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二）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一東

忠　忠義十五

遼史耶律曷魯傳太祖為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為迭剌部夷離菫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　耶律敵魯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力察剌作亂敵魯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嘉其忠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歷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密告於上上嘉其忠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　蕭撻凜字駝寧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統和十二年為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　蕭幹小字項烈字婁典北府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王王賊平上嘉其忠　太宗紀天顯十一年

冬十一月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後奏西有兵至命楊隱迪輦達拒之唐將張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瞿馬糞腐木以飼馬馬饑互相咬其騣尾死則以充食楊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金史列傳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虖仁哉聖元之為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為政足為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為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

渤海軍向胡沙補且哭且言曰聞女直欲為亂汝輩是耶具以告太祖又
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東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登代
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將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
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
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楨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魯乃進兵永
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
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言不絕口而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
俱贈遙鎮節度使特虎雄健嘗從水入鶻盧堡敢戰闍達魯古城之役治
女酋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　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
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援遼兵數輩披而出之賞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
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傷乃步闘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
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於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燭偎水部
族酬斡為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
寧江縣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鷩
古阿豬軍馬燭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
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
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
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
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若三水鷩古城邑
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
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
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
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為鄉導詔曰遼趙王習
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
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
為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
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
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
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
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為釁不可不察其設備之
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

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
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
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
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
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
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
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
朶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
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
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
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
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
意禿里余睹通事河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之降牌印無
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
方遊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
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
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
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
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
事世宗嘉韓奴中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
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
為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為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
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
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
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用班之　溫迪罕蒲睹為尤者群牧使西北路契
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
仗陰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關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闕諸奴以
為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
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
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焉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答
耶魯瓦群牧使鶻毒歐里不群收完顏不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

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乣詳穩加古買住胡睹乣詳穩完顏速没葛
轄木乣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
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
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
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
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
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闍孫史大習馬小底賴荅皆被
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闍孫史大皆贈
修武校尉賴荅贈忠翊校尉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
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
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
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罵而殺之詔
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
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
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
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

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至死罵不絶口漢散授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
買哥等以騎二十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翼衆擊
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
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
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
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剌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
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
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
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
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
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
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
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
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皆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
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没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

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
二年進士歷清池閬善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
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
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
事大安二年爲泰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
兵數萬入鞏州守中兼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
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
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
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
子元毋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
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爲
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
檄錄陜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覈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
受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
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
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委鞫不伏元毅詰不數

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坂磽瘠大定特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
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
州刺史會邊將失守簽種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千餘人出州經
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
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感其忠爭爲效
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
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勳侍儀司承
應世勳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
毅性沉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嘆賞慕喜動顏色
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
收充護衛役曷魯梲群牧副使求錢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廐局副使
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與尚廐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
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泰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
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徵爲副統會敵
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軍蒲合土華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
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

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贈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
贈龍虎衛上將軍蹤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
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衛長試差權同知臨潢府事孛迭可爲勑祭使
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勑奠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抹
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烏
古孫兀屯上京路都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
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祭廉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
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
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闍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
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
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
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
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
兵宋兵陷于濘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
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殲之納合軍勝手殺宋
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

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取
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
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
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
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
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
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
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　大元兵徇
地河朔郡邑獻以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間當許全家室守約弗顧
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
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敏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
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
兵郡縣望風而潰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
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爲禦守記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
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誅

其馬鞭或要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辟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
以戈撞其胃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
龍山人父庭遷孝平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兼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
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
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虞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
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徵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也既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
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
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沾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
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救奏諭百姓使知
之八年宋人受盟遷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
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
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惟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
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

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糟神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
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
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
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
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
者奔東北山結營壁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
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莒國夫人謚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
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
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
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
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國安
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扆用昭屬抑原使毋爭御史臺劾奏奪
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
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
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泌南軍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衷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躓蹬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廾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謚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剌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祇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李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

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之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李果速遙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拷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軍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已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寧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郎前跪將降毅以足蹴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維翰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維翰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維翰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傳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維翰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維翰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思奮而土著者不肯發王臻維翰之故部曲也先實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昔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維翰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維翰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豈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維翰不肯降遂就死初維翰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俟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

事判官楊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也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蟄安軍節度判官蒲察札合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札合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札合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官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

剌乣上沙鷹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為兵僧哥充馬軍
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貞授
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貞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
曾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粮
十五萬斛朝廷以為應州已破朔州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
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隰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
加進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
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蹶死
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
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
事降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弘文院改
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
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
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為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
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
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歸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

何出為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
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
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
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
之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
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限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
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
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
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元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
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
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為所得執
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
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
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州防禦使事詔
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爲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
聲貞祐三年為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兵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譲

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驤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
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恭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致祭貞祐四年七
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
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鄜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
窊哥與姚里鵪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拔荊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
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鵪胡武義將軍節度
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
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遷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鵪胡權同知節
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遙
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窊
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治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哥
死之 奧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樂
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
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
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
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

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
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今
賢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壁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
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路之襟喉也可分陝
州步騎萬二千八為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
產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為食可以
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迺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
抑止誅求常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
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欠而益多必將積滯止
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顧者
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
可責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藏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
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為信然雖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至大陽
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月河北為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
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軍兵累年出戰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
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為士卒先以寬聖主之

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北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汚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皆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僅真定河間之兒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之于外以為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於屯守之地是為長策從之加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潞州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為營為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塹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孛术魯福壽為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為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為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為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况兵貴精不在眾募擇勇敢謀略者為兵疲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代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代之疾雠怨積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

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以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提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華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損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眦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伏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楨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構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特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後剝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温迪罕老兒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婁室遣兵為都總管以其姪黑廝為後特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將軍節度使裏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大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賀亘有勇略大元次河東邦獻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文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若遣懿歸松平遂自刎贈奉直大夫不盩令移剌阿里合遂八興定間累遷

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二。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天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兩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石盞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亡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從慶陽邊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馬贈持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訖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彰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躁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侵擾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副提舉。大安三年，充西

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為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之，勅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遷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北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遷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遷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遷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宋去棗陽壕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遷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邑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朮虎移剌荅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給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遷授武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鄧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諡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

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遷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興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自徽由秦州進兵，抵獲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為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遷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諡襄勇，勅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武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遷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泰州，三年，遷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久之，遷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林關，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遷授通遠軍節度刺史如故。五年，遷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闕負鄉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

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尚薄，詔祿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兵入境，益糾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為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權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遂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為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投之，鼓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須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為，蓋業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絶浮橋，撫定其衆，遂招散大將
軍。遷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軍號十萬
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
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内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
仁智不敢動。小叔欲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
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
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
疑尚在，遂令阿外代之，絶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
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
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膂略不事産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
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
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寧昌
軍節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隷元帥崔環，質其妻
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柰何？
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
龍虎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

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殺。　果垣爭
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臨海人。大定
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
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
知彰德府事。戰没，贈榮禄大夫、南京留守，仍録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
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
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
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
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
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
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殁，贈榮禄大
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
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户，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
遷知平凉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大元兵復
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
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

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
權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
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
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
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
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使，
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兀顏訛出
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
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户部郎中，河東北路按
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泰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
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
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
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
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户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
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判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

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
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録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
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王吐鶻，改户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
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
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
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
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
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
虎弒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
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
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
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
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
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　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
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

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旣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議論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illegible]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憤憤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横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

西入覲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使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爲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爲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爲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

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諫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揚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剌部族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杷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

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掠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與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遷汴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爲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旣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擢爲本州防禦使俄升嵐州爲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遂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遇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

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鼓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進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進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於野豬嶺，獲四人而還。秋，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疋，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豬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數，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遙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朵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天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稍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為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內族斜曾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糧多為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戶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為總領甄改住為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使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襄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權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元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

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城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眾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梟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愛在民，移鎮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生養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愧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眾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華在平陽，人不安之，而華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為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大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為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倫氏亦死，節有傳。　雅汝作，字欽之，汝陽

人全州節度副使婦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從徙居交牙山崧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郏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垛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寨實趙城人本楊沃衍曲部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閑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挪千戶者入州張逃去挪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誓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令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粮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移牒既行有相鬮之漸詳議官楊鵬釋之曰今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遷山鵰因勸汝作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郏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選騎所援農事盡廢城中粮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昏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人梁皐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護完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羅梁皐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粮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矣皐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皐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危真併力討皐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皐民爲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皐館天錫于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皐後爲大元兵所殺禍亟

飛卿能詩　受申逃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縣鎮防軍累功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受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檄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也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受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受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受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受申以劍自刎時年五十三軍中募主致肩龍而不知所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從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殿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省試驗牢相俠擊與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捜篋中得軍馬粮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受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爲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師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開言於朝擢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內變城破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鋌鈴之既而容與舊部曲二十八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賀爸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泰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語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俱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

城民也率鄉隣數百避兵洙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
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
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送須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怨其不附已見殺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
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
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
之役充應辨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爲鳳翔
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
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
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
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
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
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單瀌以
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
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
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

官積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
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孝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
濟姬犯張山等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錄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
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
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以糴衡白行省得開倉
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
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
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入宮闈干預政事聲
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
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
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
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
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
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
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遷領
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

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
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
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
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
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中衡瞋目大
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然不肯降望闕再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
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
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
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
知矣　朮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
宋阿吝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守中都
處定上京詔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
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遂授武昌軍節度使
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邊卒擒
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
無事人稍得息若執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

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大元兵
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須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
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
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
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臣謹斥候嚴
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
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
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
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悉謀者又報光州汪大尉將
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大尉怯人耳
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來恐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數人焦
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十人戍遂平四
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鄀陽道賊果夜出此
途伏發殲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
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
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已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

北入鄧鄧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
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
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
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權州
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生字訛降平
涼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
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游騎所執將
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
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瀆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
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
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初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
第調臨員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
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
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
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
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

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女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
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清和
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
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
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
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
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迯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
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
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
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
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寧四
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
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
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
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年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
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癸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㩦太

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
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
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
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
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
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
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
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尉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
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
性伉持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
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
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
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
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
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

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蕭蔡琦本名阿蘇字仁卿■州
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充世襲謀克死琦承襲正大六年泰藍總帥府辟
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
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
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
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特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
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
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
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
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瞥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
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
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
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
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
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積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侵逼城癸長

壘爲父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
兒副之。已而哀宗慶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
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
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
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關忠、郝乙、王
阿驢、樊喬、馬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
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
爲砲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
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短十餘擲，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
人皆挈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
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爲得不怨。上默然。
餘各有傳。　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
復豎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
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
大且多，性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
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

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
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詣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
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
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
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焚
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
分大義，及侍從官巳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
幽蘭軒。火方熾，于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
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
吾君然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
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
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死道路者同。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
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
山乃撥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
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儒顧從軍，累遷例
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术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

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戶。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
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實數千，與軍中將領
沈思忠、寗子都、董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
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
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
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行南行，留
提控王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
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
梅林。阿海破蘄、黃，搜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
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
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
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
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
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
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
國家城池，甘死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

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
以資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
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以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
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
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
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
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
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
以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
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鎮江之囚有
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
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髯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誓死守節，卓卓如此。
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
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
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遣官一隨勝姓頰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
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矢貫兩手於樹敵大敗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因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没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韉事覺祿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優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偏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董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至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陜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

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諸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兎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創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於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芻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

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爲立祠完展字世昌太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忠　忠義十六

元史列傳李伯溫守賢之孫瑴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户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馬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事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扞守父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逾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剌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侍嘗質於木華黎從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别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絶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十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

𤗈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顔合達攻平陽守正衆瘡戰殁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衆閒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悉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是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燕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甚且敎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录渝盟珪棄其妻孔氏于金山伏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逥宂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温因孛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禄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絶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因至汴金主壯其爲人誘以名爵欲使撫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禄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烹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材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爲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恣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

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寫先降至大名金將走單登城督戰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大原時太原新破哈剌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資者官爲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率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慈𨿽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將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沂州清泉寨爲𫝊壘皆未下甲

中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畢守者弗備門啓徑入肆戕之盡潰其首長走石家鼎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首長王歆降石家鼎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麾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使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眞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殁于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乙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忙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趙武安其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李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潞州長官侍立長而還授之戊辛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

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栢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眞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路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眞定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得戶七千兼滄■州達魯花赤佩金符將金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眞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遣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眞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州明年仙復犯眞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眞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擴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殺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擴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獪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穽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誘仙黨啓關納我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以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樹贈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丹氏祖明里也亦哥寄隸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爲鄰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先髮潛謀欲襲太祖固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亦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父脫倫闍里必麾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八舊臣子孫擢爲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侍之頗厚八剌陰結脫鐵木兒近侍也里伯兒謀報父仇後爲也里伯兒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

爲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共誓欲殺汝以報吾父之讎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這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輿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壇畔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下置廣興萵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爲萵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諫其弟將兵南伐餽運緊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督漕米二十萬踰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弨抗言量之踦羸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

旬朝廷必不任躬擯臣獨當其責。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復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鹽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鼓吉躬抵賊巢。招諭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尉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捕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當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鬭。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詩勒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閔亦夢之。二人相攜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箎。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于時。越倫質子善著。偰哲篤子偰百

僎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益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郾城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墾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爲滍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關辨。葉縣倚陝漕勢。以變襄城。中書遣官參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烏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嚙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副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命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瑔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攝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兒事急。且恐城中人僨。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歛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禾。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凡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刳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中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耶。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禘祠蒸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擬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今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疎遠。無戚書可攷

宜做先代脩正王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為國子監丞遷宣文閣
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以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為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
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
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潰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
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
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
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泰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
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
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
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推牛饗士激忠義以作
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
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方
單于江閭之遁黼雖孤立驛系僉書屬將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
擊賊黼大喜問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以至境忽撤諸鄉落聚
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
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

石橫尸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
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
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
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
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
城提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
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
張弩箭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
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墜馬黼與從子秉昭
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
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
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侍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授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
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釋孜十二

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泰觀係遣兵伏將圖劫掠俟獲而
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為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
降被拘久之賊黨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叢聚士誠復鼓變
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
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
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璉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
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盛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
遷延為緩師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
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論
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
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遷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
淮東未幾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為守禦計賊
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為聲援後
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己
益恚嫉乃撤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
捷水寨以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兒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
來攻不華知事危迺入哈剌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揚村橋賊奄至殺廉
訪副使不達失里哭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
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揚退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
赤鯉湖為賊據沭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掃南鎖橋不華與元帥
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
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為賊所掠德琇僅以身
免賊以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
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饑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
鳥及鞾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
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鬭中傷見執為
賊所醢次子伴哥負母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
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為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議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奧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為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粮之富，甲兵之精，稱嘉為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一　九

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喜同，甯姓，河西人，初為後官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為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勵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援，賊攢刺其馬，馬蹶，喜同徵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為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闘，遂見執，罵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者，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甯，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卧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為賊所得，叱明見賊首，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恐其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荅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厲賊也，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為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鄆郡盜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七、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梃當賊，賊矢兩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七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一　十

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當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當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當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又有吳德新者，字上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書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鎗刺之，然亦壯其志，歎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為鄆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攜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頭可斷，豈能為

爾爲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絶口。其妻子皆爲所害。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爲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詈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事死耳。豈爲汝爲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瘞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賚以塟。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克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州判官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乃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濬州。州濱黄河。嘗經盗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虛。士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徽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敺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任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梃急趨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斲服坐堂上。盜欲辟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縶樸倒懸樹上。而剐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絶。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強毅開敏。精力絶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顧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戶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荊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懼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擐佩刀上馬。與賊鬭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乘信逆天。職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耶。既罵奮擊賊。賊以槊撞璉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鍇。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黄巖。琬潛登白龍奥。舍於民家。絶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瞑目卻之。七日而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録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爲馬兒爲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爲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撝。肆其陵辱。撝不郵也。及士誠使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絶。竟爲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録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柏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衆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悉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

絶被劄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齊為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威昭字元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諜稱賊以迎拜使之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絶口賊怒先剜其臂肉而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為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盡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剌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堘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圍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米載出通江上賊突至駝船來鬬納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良渥且召納速剌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夫後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殺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麾兵挫其鋒援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省臺為聘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荊南王朶爾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縱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為民患此國賊也可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正奉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為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

將信陽一軍為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為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遁賊將突至我軍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忽都不花復勤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又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紿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袍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恭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我主閣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使守空城欲何為耶海魯丁曰汝聞張雎陽事乎偽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惟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

以城叛城遂陷帑閭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絶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爲義兵尋戰敗爲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諡曰桓敏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常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敎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時變起倉猝軍民擾

亂賊竟焚舟刼粮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謂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内空虛無備柰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途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塡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諡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推剝遂阻歷試權貴朝臣莫不畏憚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擿奸惡一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郡僻遠城壘可月之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叅政分省於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事聞朝廷贈諡曰儆哀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尫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脩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脩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譚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巖谷中官兵

復郡邑一魯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父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瀕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乞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旣半載淮漢賊起荊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蘄黃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絶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絶賊以力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洑賊衆奄至出鬬死其家藏爲一子挂山海子懷印授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毋犯刑事詩書毋自棄以千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

閒俊秀教之設爼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定後增至五十定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蹟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蘄黃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輙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飢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絶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縣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駡不絶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孛羅兒留京師傳爲平江路管軍鎭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遴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九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鬬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耶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駡賊怒剮二人之腹而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東

忠

忠傳一

忠經

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經而敎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是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道茂勛華之德弼賢俾能無遠不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爲此經庶少裨補誠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爲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卑高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義皆師於古蓋敢徒然其或異同從忠孝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分爲十有八章所以弘其至公勉其誠信本爲政之大體陳君事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 忠之爲道所以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慶應也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

大乎忠 覆載之間人倫之要覆之則書道之則出無有大於忠者 忠者中也至公無私不正其心而私於事則與忠反也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 四時廣運天不私德萬物孚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 不私諸己何往不可也 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 一則爲忠二則爲僞 爲國之本何莫由忠 未有舍忠而成於務 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 君臣因其義深也社稷安其作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動其應影也忠之爲用其功如此言人之易從也 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 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爲忠也則無異行 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 道行自邇忠之大焉 身一則百祿至 立身履一百福貴之本 家一則六親和 御家不惑自然篤睦 國一則萬人理 天下合心無不從化 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精一守中 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 聖君在上垂監於下 萬邦在下觀行於上 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 王者至尊猶有所尊況其下乎 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 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王發德慶而遠嘆是也 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 日增一日德益明矣 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非懷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懷人任賢使能化君之要也故得皇猷丕丕
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揚以光祖考
以嚴配社稷於無疆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爲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

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雖有周孔之才必以忠爲本也冢臣
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上以其
義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
矣此皆忠之常道國所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匡國安人至
忠無迹議在沉潛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尊其君
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明之如
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溢頌聲作
焉體生於中和之於外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
臣良則事康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
此乃守常之臣也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出
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盡國之道動則有儀百事之
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愛己曲從則爲尸素上下

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於上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恭可以成正直可以獻忠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欺事不平則忠難得身不清
則何以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
清則謹己而已不足於事獨明則雖察於務奸賄難任獨平則使均於物
昧澗無堪夫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
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政之理也固其必然夫人莫不欲安
君子順而安之用其情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因其利而勸之
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君子
愛人小人易使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事德就君化以行化明國
法以至於無刑章條申而不犯刑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寒者
衣之飢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懷其恩有向背也蓋守宰之忠也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莫謹焉人誰非子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象御有君非君泰寧人必
蹐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順百穀用成是以
爲休徵故人之生賴於君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
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爲忠書云一人
元良萬邦以貞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德化潛運以心則不知所
由而民從善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政施有術明見於
人人勉而行欲罪不可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臨
以威知懼無化既省於政猶豪於德刑則在省而中舛流四出是清萬國
政則在簡而能簡則易從能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不久
則人心復澆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無德則虐加
德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濫則知政不怍樂德不務而
人不懷也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修勤於
官官修政明而人自理政無不能理之吏與不可理之人詩云敷政優優
百祿是遒政其人理祿其宜哉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
萬人也武德在乎靜非形於征伐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命不
可專帥不可失國之寄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感懷義以
厲之示其慷慨使其激勵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
進退使之必行賞以勸之懸其爵賞使之恭功刑以嚴之威其欽誡使之
懼罪行此六者謂之有利六者並用綱則夫之故昔將用師子化曰未知

信之類是也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
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備也詩
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扞禦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
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
目不聰不明不修其任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蔽其所聞不明
則蔽其所見理辨則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
子去其私正其色私去則情感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未罪爲公則
成則浮不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雖微
必舉惡雖視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攸能也以之而出則無怨小人
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官務修政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
驅周爰諮諏勤勞不怠善斯勤矣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
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忠不居心動皆
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自貽伊罰求安可得匪惟危身辱及親也
既夫於忠又失於孝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忠則
得福祿則榮親也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守忠之道眾吾攸

歸身安親樂得盡其養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之故得保於孝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考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 廣為國章第
十一 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道
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
則邪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用為保召為師元為股凱
為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敎莫若文威莫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
德之則不可逾刑政理之則不可破壞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
文被夷服式化人臣和悅邦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
忠上信之所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咸
屢非一木之材為國資庶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
下之耳目為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聞也天下之心為心順物之
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無為化元運其
理如此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為而天下自清
有事則煩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自公不私
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則人從儉儉清
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偽見實知偽之息崇讓則人不爭見進知爭

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化行心易咸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夏得
天和歲無夭折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雖逆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
臣以榮君德已著本斯君君德不足忠臣以辱恥於不能為臣不足則補之
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循宋之聞揚君之休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
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虞之
道也臣下有賀詠之人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
傳於後代忠矣夫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久遠無聞則有缺於忠道矣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為用也用忠以教人莫知為施之於邇則可
以保家邦以有聞哉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窮故明王為國必
先辨忠為國者之忠者臣節不先辨忠國將安賴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
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閒之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志
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為君撫愛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
能勇則國難清為君解憂為君果敢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有
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念乏而恩恣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
念乏而作念深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念乏而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

忠而敗也能而無忠則為敗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
乎善惡既別任使不惑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升
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
虛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聽則虛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德合則其道光
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事而上君違不聞諫於已彰者次也未及施
改之非後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改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
君所令是乃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
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務使君改過為美社稷之安
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以正木臣忠可以正主也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為善則言為惡則凶善莫大於作
忠百行之善無忠皆惡惡莫大於不忠大惡之惡為逆者誅忠則福祿至
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言播芳聲不祿不忠則不忠彰惡未有不刑
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天意本休君子知而
順之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天監孔明勿謂注
昧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
第十七 為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賞錫之先後光慶皆君之德光

揚祖考受垂子孫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必報不報非忠君子有無祿
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誰不為臣食土之毛皆銜君德合衛
述於日月君子知懷帝恩雖隱息山林有能潜國況荷君祿位而無聞焉
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君可瑞洪二曰獻猷納當其善君可
依行三曰立功功各其庸君可無患四曰興利植致其序君可與足賢者
國之幹幹可以立獻者國之規規可以執功者國之將將可以禦利者國
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於國道斯
廣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間一言一德猶
必報況君臣之義重恩重乎如何忠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
行也忠有成未盡則淳化不行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
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効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
則四夫之事洪遠則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
德廣矣聖無偏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明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
盡忠忠則為君闡揚君德由廣大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臣下所敷
禮樂以之而興君上則作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刑臣下所化
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君也既備人懷於慶樂至而歌曰然

之理也。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君臣之始於政。能著於群瑞。故其成功可以告神明也。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德施於人。德格於神。而後行於樂。樂行則何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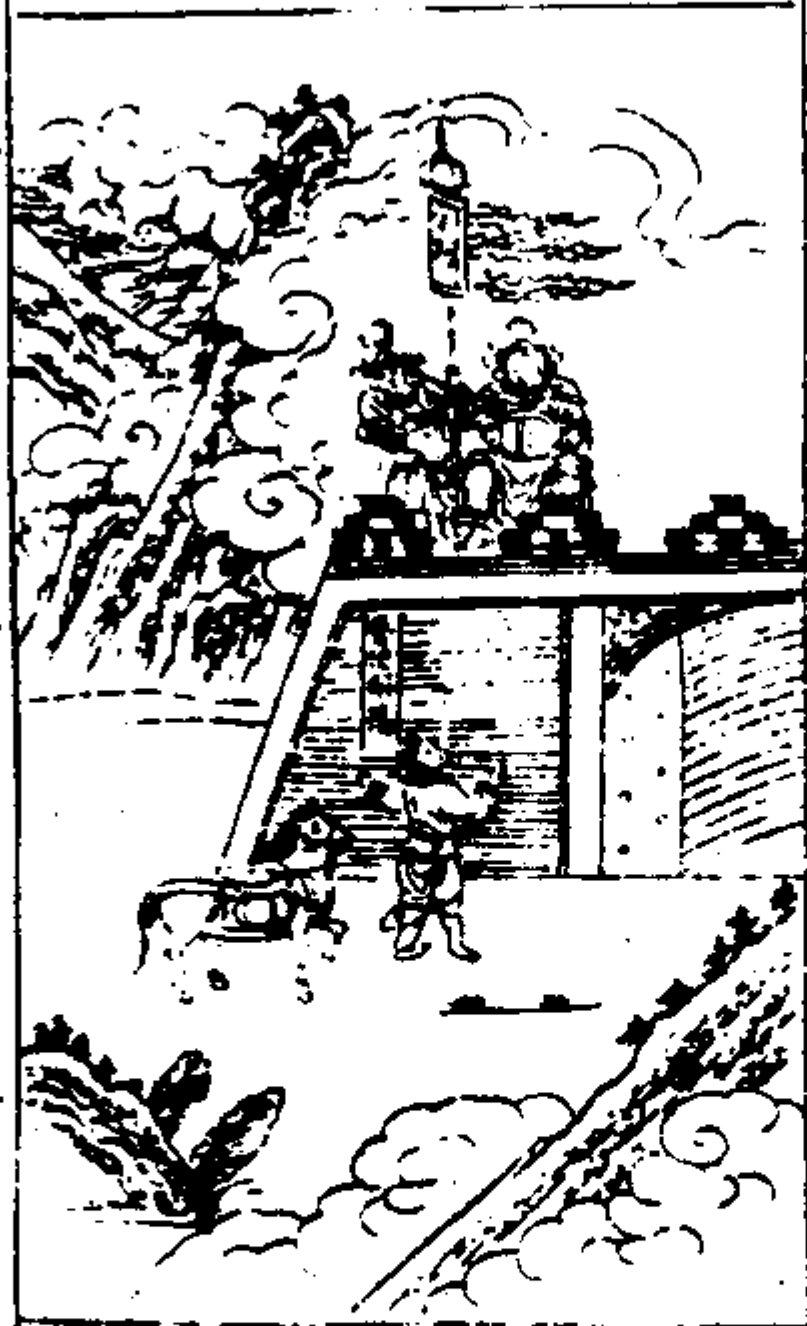
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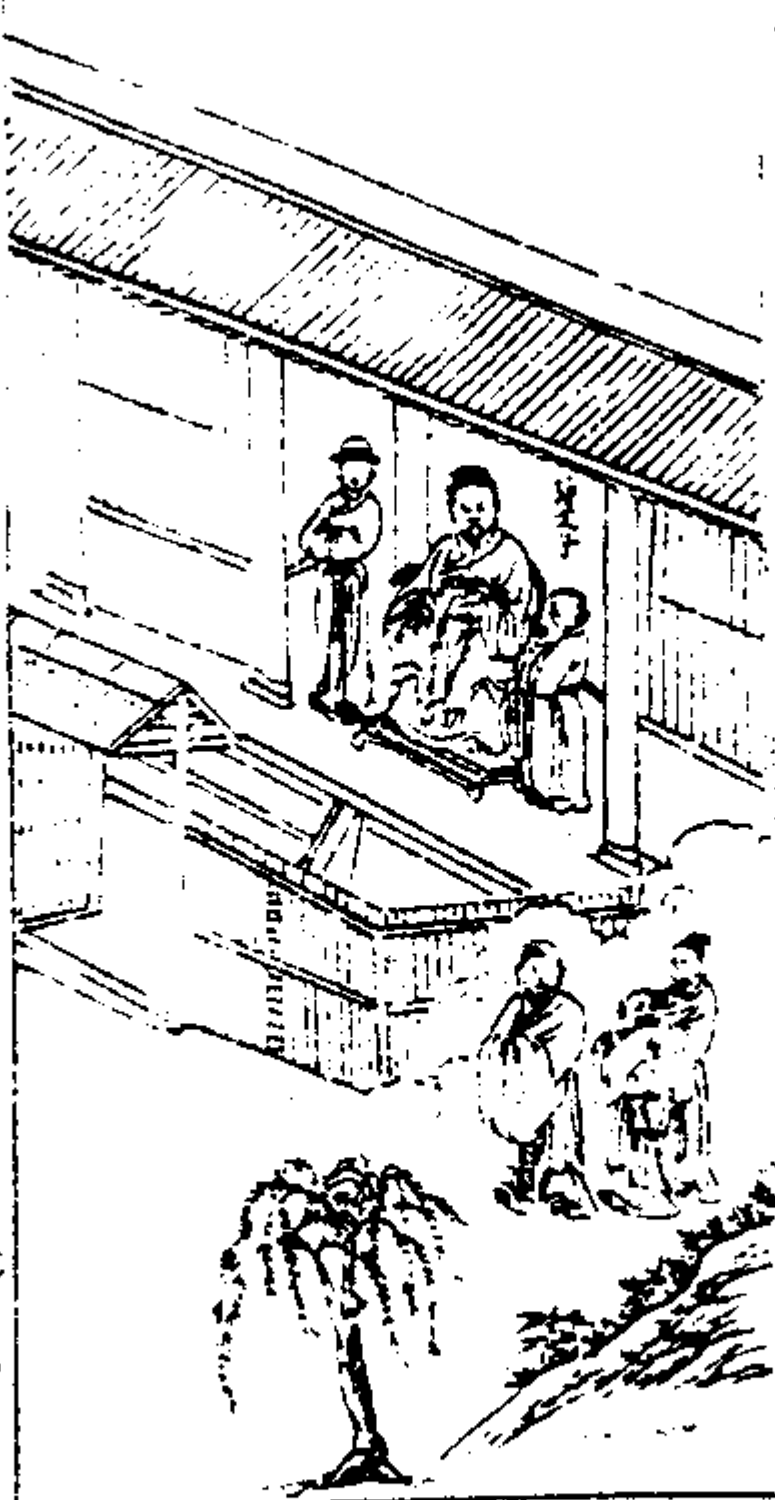
國朝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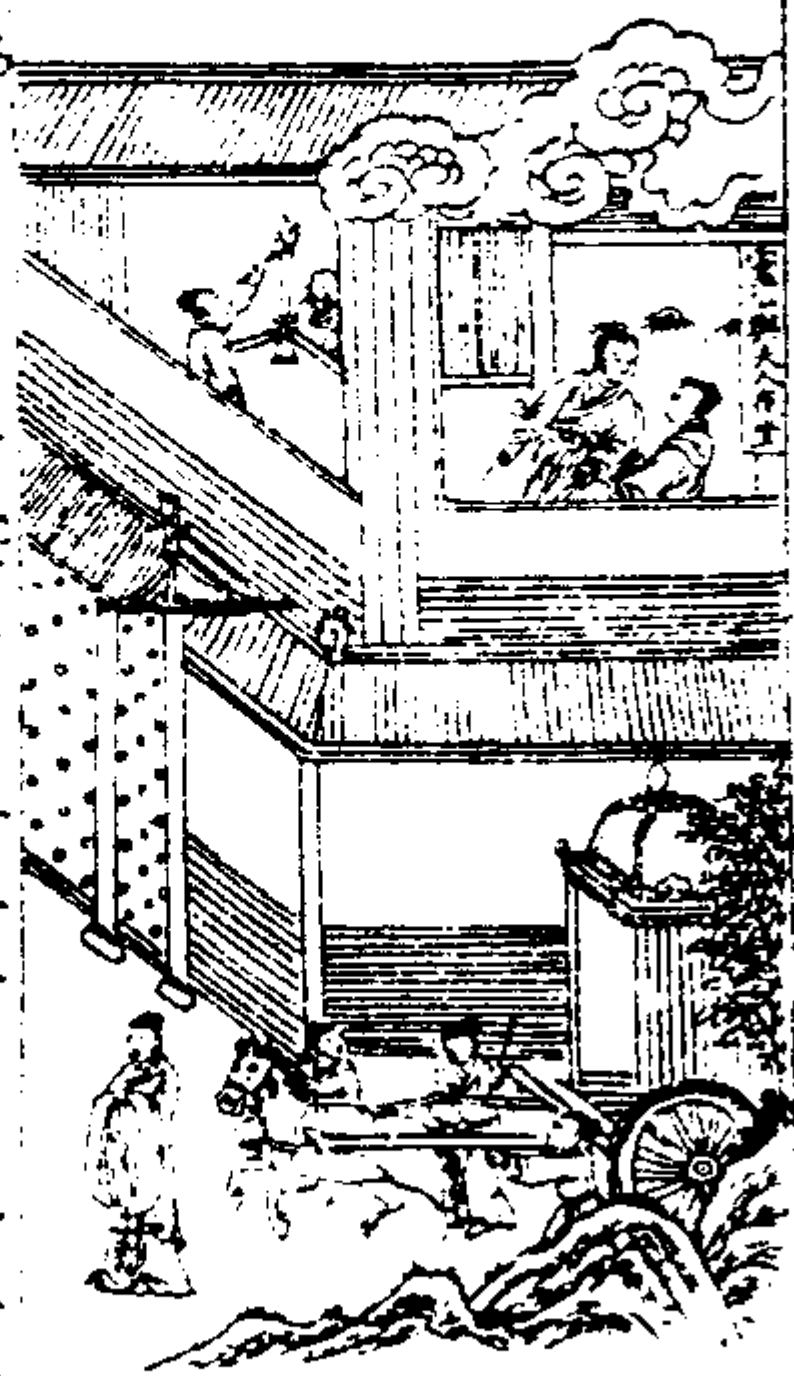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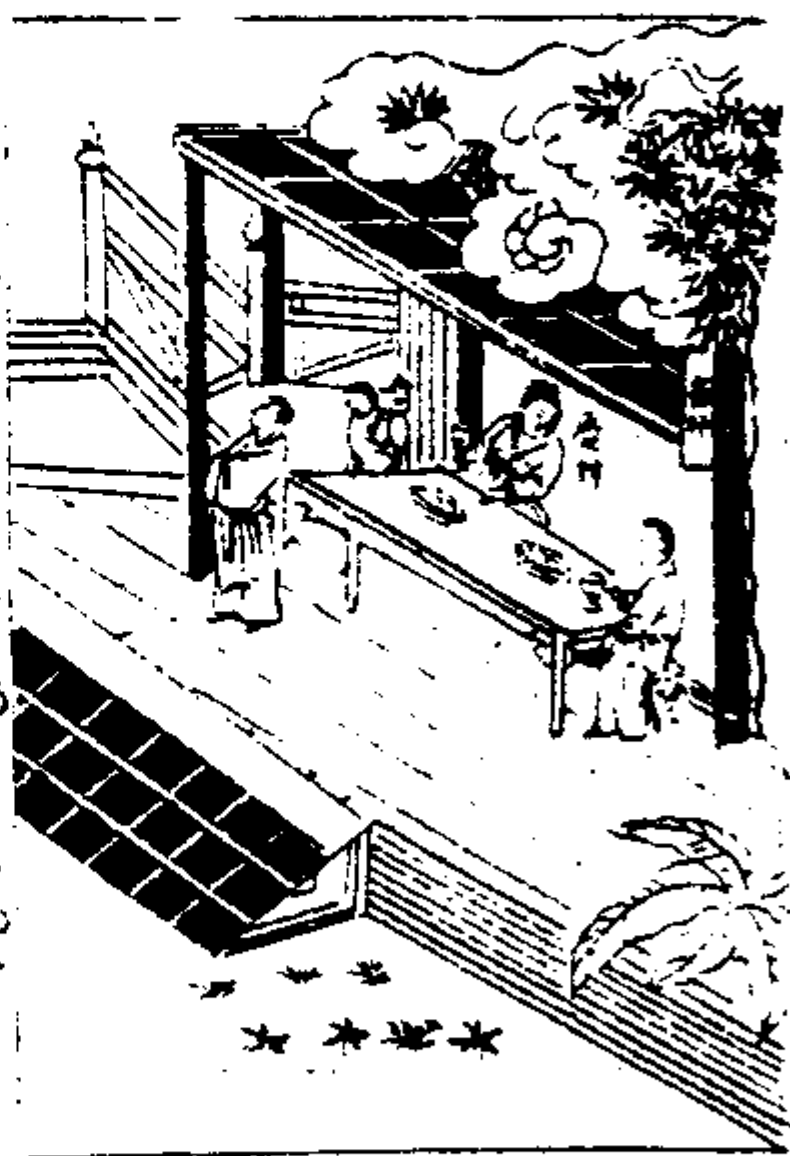
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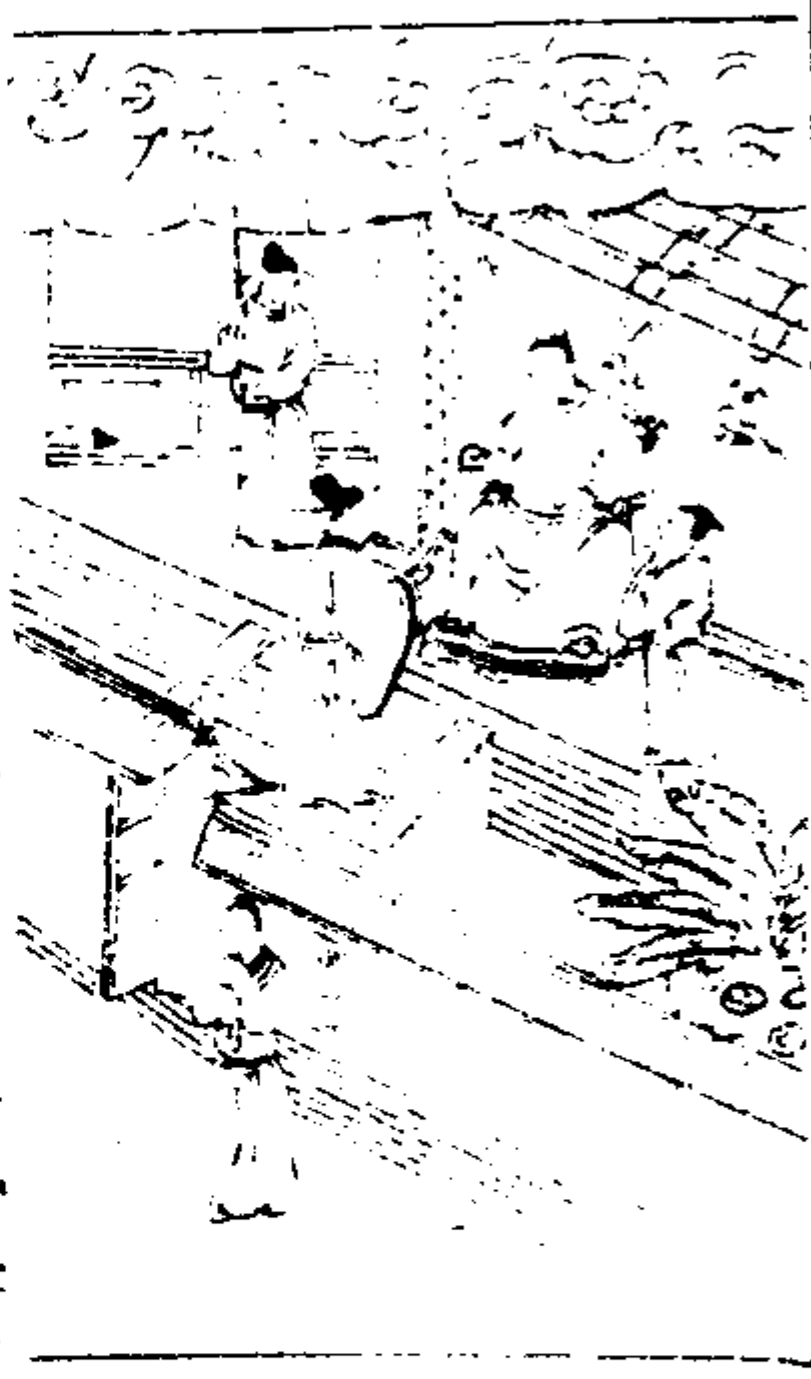
子產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產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老的每都得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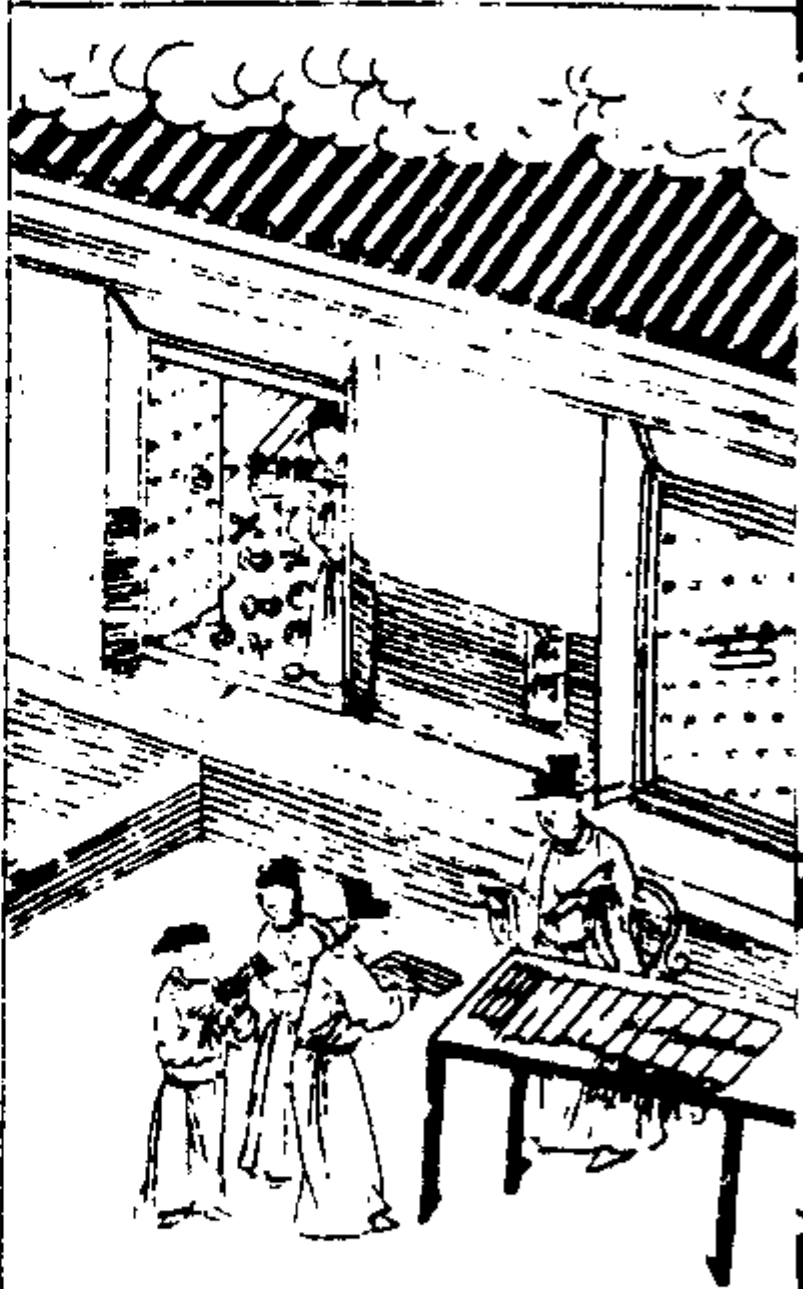
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撇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寗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却來伐衛。衛成公着人去楚國求救。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寗武子跟着。及衛成公歸國。寗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寗武子又跟着。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衣服飲食進與成公。晉文公着醫人來毒衛成公。寗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着衛成公還國。寗武子做上卿。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着。及至到宋國城下。却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要殺他。着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臣能守着人君的命令。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魯國的臣。做魯國三朝的輔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喫穀粟。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家臣貢什物做葬具。衆大夫入他家裏看。都歎息他忠於魯國。

蘧伯玉名瑗音院。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闕門外車響。到闕門根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着這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着君的鞍馬也須起身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是他。靈公着人趕上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您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着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着天說。晏嬰必不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怒。要殺晏嬰。崔杼音予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崔杼慶封事敗了。景公着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鬬辛。是楚昭王。鄖音云縣的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鬬辛的父。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的讎。昭王走到鄖縣。鬬辛的弟鬬懷要害昭王。對鬬辛說道。已前平王殺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鬬辛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冤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我决定殺了你。鬬辛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着別的兄弟鬬巢送昭王再走入隨國去。以後吳軍退了。昭王歸國。鬬辛受賞。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入楚國郢中。包胥見本國危急。前走去秦國求救。立着秦的朝門哭了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啓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着臣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未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立着庭前倚墻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無道。有一箇臣這般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着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著法度，依順著道理。教百官每都依着他正道行，但係喫俸祿的人，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喫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休說：我做國相，要魚喫時，自把俸錢買喫。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曾喫菜，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裏葵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細，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著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賣與誰？公儀休做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粮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取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盡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險要去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著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啟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選求賢人，先安定了巴蜀，却出來收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著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軍。助高祖出兵，收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留蕭何守關中，輔太子，修城池宮殿，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没一件欠缺。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補了。又著他子孫兄弟少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鄼侯，鄼才何切又音贊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衆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衆人道：你諸人獨一身根我，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著我，他守關中，輔佐我成帝業，功勞又大。務定著蕭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張良表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下邳，張良歸從了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良將兵法說與別人，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在他上，很著不去，及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拜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說：秦朝因爲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著耳，却成得事。便如苦味的藥雖是苦著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着軍馬還到霸上。到營，後來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到在鴻門下，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著馬走到高祖營外，悄地裏喚張良，著張良撇了高祖，和他一搭兒走去。張良說：我根了沛公幾年，今有急難便走去，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設策，請項伯飲酒，結親著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著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脫去。張良後爲高祖計謀，委任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爲將，滅了項羽。高祖即帝位，著張良自揀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一萬戶，做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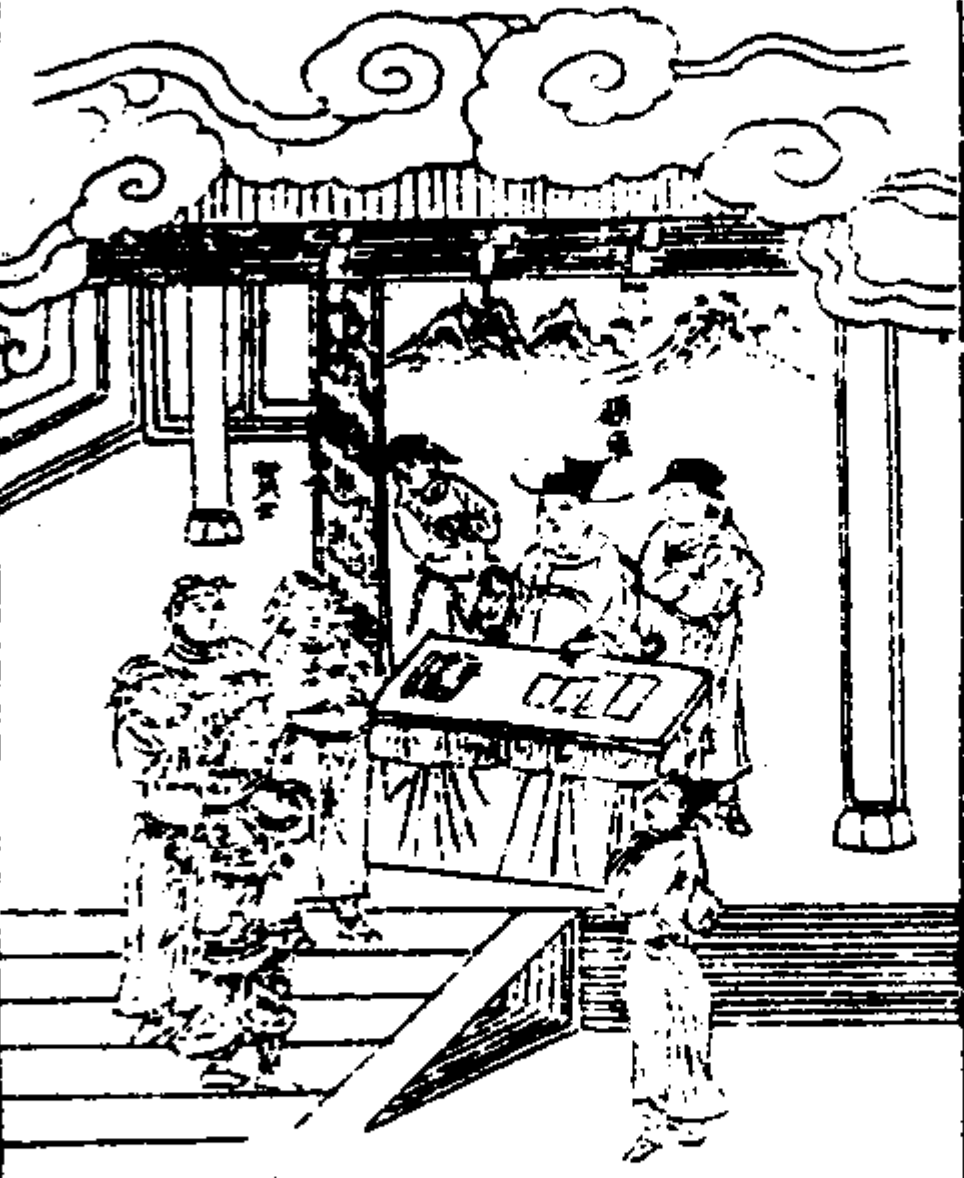
汲黯乙咸切表字長孺濮音卜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忠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說我欲要行仁義。你衆臣宰以爲如何。汲黯奏說。陛下心多私欲。卻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衆臣宰每說。汲黯這般不曉事。衆臣宰都怪責汲黯。汲黯對衆人說。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衆人匡正。你衆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衆臣宰皆服他說。武帝後來稱他可比古時社稷之臣。

魏相。表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沒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着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姪兒樂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說。而今霍光沒了。又着他兒子做大將軍。又着他姪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減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着他說。陞他做丞相。封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那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曹參。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鄧禹。表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的性命。光武大喜。着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曾將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產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太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畫像在南宮雲臺上。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琊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廝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着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着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曾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

陳球音求表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刼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秉薦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罷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桂陽賊胡蘭領著二三萬人來攻零陵城中的人害怕吏人每都來對陳球說而今賊來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趕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郤和城裏人緊守著那城子和賊相抵十來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來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盖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琊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厮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著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嘗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諡音示忠武侯

顧雍表字元歎蘇州人王孫權時封顧雍做醴陵侯代孫劭做丞相顧雍凡選用文武的將吏官員務要人人盡他的材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曲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好惡都密地裏著朝廷知道但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朝廷不敢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議覽

王導表字茂弘瑯琊郡臨沂音移縣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嘗因喫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鍾覆了終身不喫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設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穀身上無重穿的絹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封始興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文臣

温嶠音轎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王敦請温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蓄兵謀反。温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温嶠便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着朝廷防備他。後來王敦果然反了。朝廷着温嶠做中壘將軍。將那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温嶠做江州都督。遇着蘇峻反。温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

國家。成帝升温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謝安表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温謀簒位。引着軍馬來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透衣。荒急倒拿着笏。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温不敢説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来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溫到了篡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錄尚書事。秦王苻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來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著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敗了苻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人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辛恭靖音淨隴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著後秦主姚興領軍來攻河南城子。恭靖緊守著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羌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箇房子裏監了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來。安帝見他忠節。著做諮音資議參軍。

高允表字伯恭。渤海郡蓨音條縣人。北魏太武帝時做著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卻受了人一千匹布。事發露了。來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著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著別一箇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殺了。後來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講書。太子說與高允。着

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著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國史都是崔浩主張著做。請赦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來。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饒得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箇小臣。心裏懼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問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著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乞臣的殘命。實不曾問臣。臣也不曾這般說。不敢迷亂。太武看著太子說這箇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來太子卻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卻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啓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史書。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蒙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來做到中書令。封咸陽公。壽九十八歲。

狄仁傑表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年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一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廷政事。將中宗降做廬陵王。著在房州住。卻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鸞臺平章事。對武后說臣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廬陵王不可。武后惱怒罷了。後來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卻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警省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但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歷戰。取得天下。姓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曾將兩箇兒子託付

與主上。今主上却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著武三思做後嗣却不想姑
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廬陵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
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纔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
太子。中宗再即了帝位。贈仁傑司空。睿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姚崇表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
問天下的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
姚崇知帝有大志。畫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願有十件事奏主上
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

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
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
小人。天
下太平

宋璟(音永切)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
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揀選好人做官。著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
賞的都依著公道。不用些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宋璟便直言正諫。姚崇
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却同心盡忠。著天下賦役

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好宰相。只數
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璟做太尉。謚號文貞。

張九齡表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
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
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瑛。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
執着法度不肯。武惠妃着大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
相助。宰相能勾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
不曾動。那時安祿山纔做范陽小將。來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

庭。他日亂幽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議他罪該死。玄宗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
祿山赦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狠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殺了他。
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將安祿山赦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
齡已歿。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
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優恤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韋皋表字城武。陝西萬年縣人。唐德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
當有太尉朱泚(音上聲)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朱泚後來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皐做他的將帥。又有朱泚的家人領着軍馬來對韋皐說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韋皐說與道。既要做一家。可且把衣甲都卸（音邪去聲）下。免得衆軍心疑。韋皐安排着筵席待那來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皐喚埋伏的軍人。將牛雲光并那來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德宗。除授韋皐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蔡州賊吳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粮食將盡。臣宰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說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若不趂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看着裴度說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說。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上。憲宗便着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說。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若不斫得賊的頭來。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來果平了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王徽。陝西人。唐僖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有反賊黃巢引賊衆打破潼關。徑往京城來。僖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跟去。荒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來。黃巢要他做官。王徽假做啞不回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動。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寬。却走脫了。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綃帛寫表。着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僖宗。除做兵部尚書。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劒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李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內軍馬分做三四部。差官分領。只有陳世卿會射。自當着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來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着顏色說。喫了皇帝俸祿。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別有他意。後來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李沆（下党切）表字太初。洺（音名）州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說。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說我做宰相。別無他能。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那時有石保吉求做使相。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遍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曾問李沆。人都有密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密奏。那密奏的不是讒的。便是諂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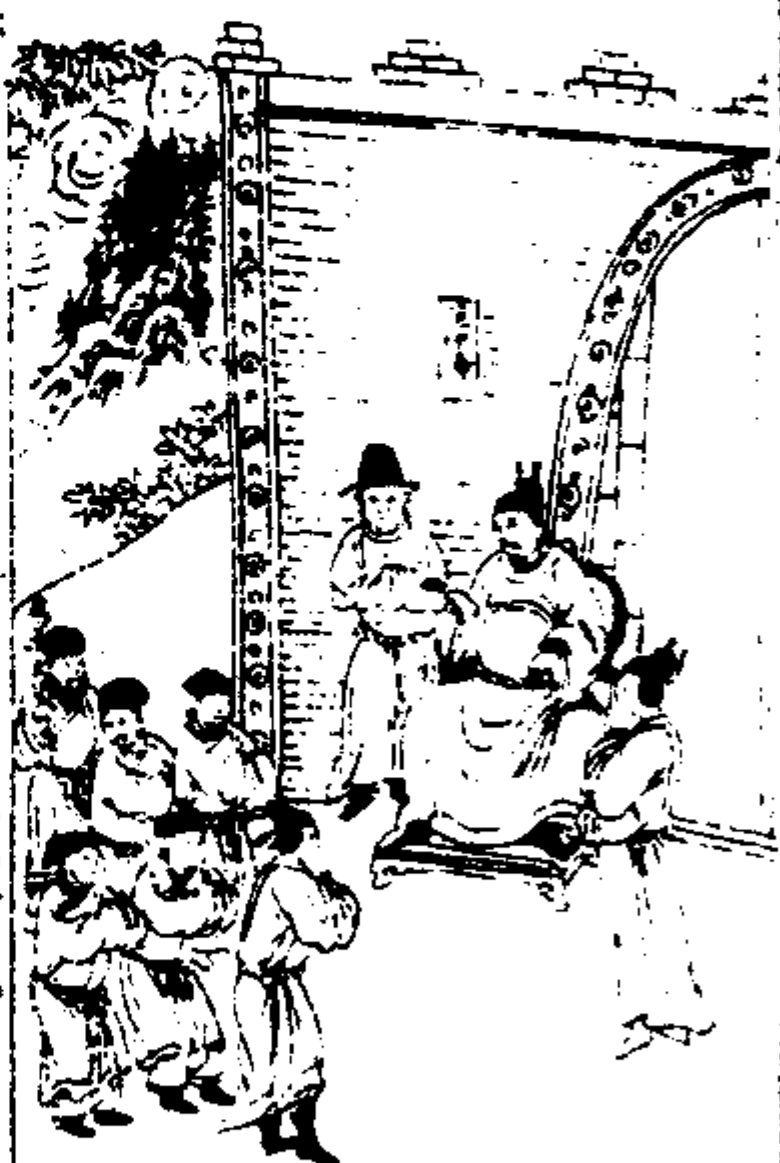
李沆做人性直。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聲。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謚號文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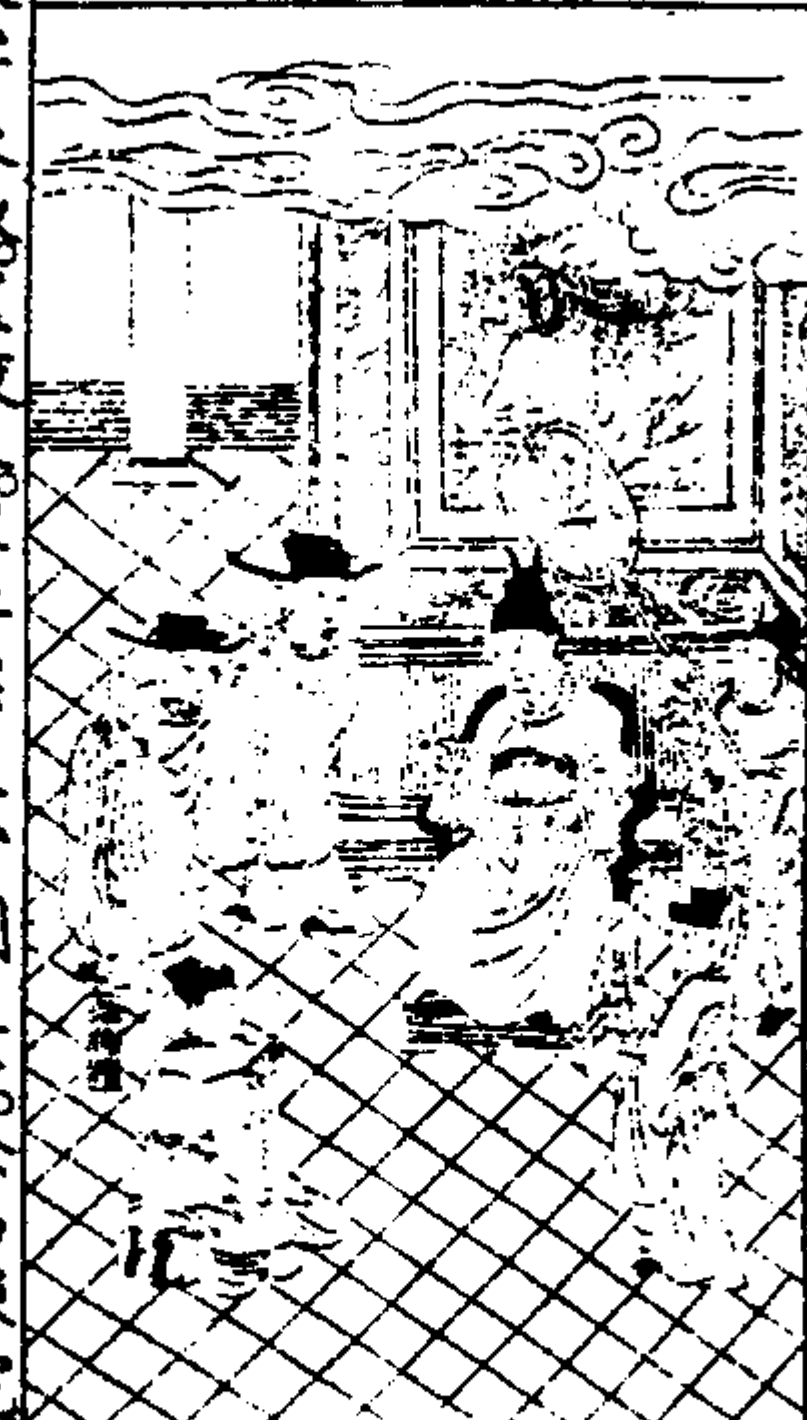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澶(音蟬)州親征。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雍王遇著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著王旦廻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著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卻在後頭走著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著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等閑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衆官人每商議。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卻去問同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曾定奪得。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了。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謚做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亳(音薄)州鹿邑縣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那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著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繩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關。占著驍健營。撫恤衆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關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關軍民衆得多似城裏的人。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日賊在城裏將田京的老小綁縛著上城來。叫那田京說道。你休要攻著城子。若打得緊。他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喝教諸軍盡刀攻城。

又著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顧戀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衆人從南關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裏妻子保守南關。為國家忠義的上頭。他功勞最大。陞他做兗州通判。

韓琦(音奇)。表字稚(音治)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唤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宗的事。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為臣子怎地得知。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些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日間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讒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病重。是有差了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為子的有病。為母的怎生不寬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加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殁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封做王。

范仲淹表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塞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脩邊塞。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邠(音彬)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羌人略自親愛。與臣做龍圖老子。願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乃上言十件事。都是為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事一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薨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後富

貴。無賓客不喫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歐陽脩表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著眾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還著杜衍(音演)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著眾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為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曾公亮考天下的軍數。屯戍多少。地道遠近。屯戍但

有缺少。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些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了。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蔡襄表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抵觸(昌角切)了宰相呂夷簡。遭貶。秘書

丞余靖音浄救仲淹太子中允尹洙音朱請與仲淹同貶館閣校勘歐陽
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看不言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
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來
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王素做諫官也着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
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聽諫又不是難用
諫是難今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着行休着邪人
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音聳還用范仲淹和韓
琦管事蔡襄奏說主上今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
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着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
般邪的都退一箇賢人進一般賢的都進眾邪都退眾賢都進天下怎不
安寧又天下的勢比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
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若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
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那古來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
宗着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
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君謨兩字
賜與他後來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謚號忠惠

司馬光表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幷州通判那時
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諫官范鎮諫仁宗立
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
姓愁怨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
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進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
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
那時患病嗟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閉便寫書與
同寮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

託付今託付與公說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
十等進奏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
光說我心裏正想着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
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歇有賓客見他身體羸音雷瘦引古人諸葛亮
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
勤謹後來病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說的
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
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宗澤表字汝霖婺音務州義烏縣人宋哲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
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
迴來有人問為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
我怎肯屈節與他辱了君命眾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
事欽宗就不着他去又着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
推托不肯行宗澤說喫了國家俸祿怎地敢避難當日騎着一疋馬便行
只有羸弱軍十餘人根着既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
不動的計策又上奏着邢洺音名磁趙相五州各要好軍二萬若金國來
攻一州便着四州都來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得是除宗
澤做副元帥後來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
泱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道他說的是又除他知襄陽府
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與粘同罕擄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着手
下將李景良閻立中郭俊民領兵去和他厮殺閻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
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卻着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
將書來招宗澤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來
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着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𢘑不肯死戰，却來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你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廝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黃潛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疽發背。衆將官來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憤成了病。您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怎敢不盡力。明日風雨，白日裏黑了。宗澤無一句話爲自家的事，只連叫過河三聲，沒了。城裏人都大哭。遺下表章，還是要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

張浚音俊，表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營使，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彥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節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被苗傅、劉正彥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呂頤音移浩、鎮江的劉光世都來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吳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悞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齊應道：順。張浚道：你們若有不肯向前拿賊的，我都依軍法處治。你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呂了嘉興，準備戰鬭的軍器。呂頤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遍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來。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衆。苗傅、劉正彥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繫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金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吳玠等，把了口子，保全得四川。張浚還朝，被人讒言，貶在福州。金人來侵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來，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僞齊國劉豫等又來侵淮東，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豫的軍。有姦臣秦檜主張講和，貶張浚永州。張浚在貶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來金主亮引兵侵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兵。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謚做忠獻。

虞彬甫，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著他做軍中參謀官。那時金主完顏亮自將大軍來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音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采石犒賞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曾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待李顯忠來，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來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誥勅在這裏，待要賞賜你衆人。衆將見說，懽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來賞軍士，不曾著你管廝殺的事，別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趓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舊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與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洪皓表字光弼，番(音婆)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著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來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長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囚著。洪皓常穿著麄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麪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惱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

不曾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將著菓子米麪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來，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來，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著李微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著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來。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思，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己酉出使北地，到回來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音猶)閣直學士。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顓(音專)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託)胄弄權，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胄曾築南園，要著楊萬里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胄怒，別著人作了記。韓侂胄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怒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有憂國的心，吏人來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著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兒子從外來，說韓侂胄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來，書寫著道：韓侂胄(音宙)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謚文節公。

歸暘(音陽)，汴梁人。元順帝至元五年，做潁州同知。那時有杞縣人范孟，做河南省掾，好生不得志，假做朝廷使臣，黑夜裏到省，將省裏大官人并大衙門裏的官人都殺了，別用人管著各衙門事。那時人都不曾識得破，要著歸暘守黃河。歸暘不從他。賊怒，將歸暘禁在牢獄中。歸暘絕無怕懼的顏色。不多日賊敗了，到朝廷加做監察御史，又受賞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當克勤無怠先任於非厥終之終今乎

慎始敬終 敬齋泛說太甲厥辟不辟而廟曰太宗太戊有桑穀之祥而廟曰中宗武丁有雉雊之異而廟曰高宗是謂三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召穆公之詩也啟之三宗亦異於茲矣蓋其始之不治暫咈於人而厭於天而一念知悔懷其永圖而令終既足以揜前非又有以大過人者此所以煌煌然與堯舜並列上古之書也故人君之德雖在於慎始而究其成功則尤在敬終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illegible]

慎終如始 諸子瓊林說苑敬慎篇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察微要終 唐李衛公集奇器賦乃沃水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沖

嫉始樂終 唐李文公集薦所知書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

謀始要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上文相公書謀諸其始而要諸其終天下無遺事

善始善終 史記樂毅傳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宋楊誠齋集海鰌賦在德不在險善始必善終吾國其勿恃此險而以仁政爲甲兵以人材爲河山以民心爲垣墉也乎

勞始逸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策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

有始無終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蚤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始唐明皇開元之初屬精爲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故意荒侈卒至大亂此不可不鑒也帝深然之記纂淵海經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書君陳[illegible]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詩谷風[illegible]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同上[illegible]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同上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詩正月[illegible]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史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西漢張耳陳餘傳贊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逆伏盡言拂然以譴章逐猶棄梗集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illegible]賦靡不春華鮮克歲寒

潞公集章武公小人種花心朝在夕不存[illegible]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illegible]員既罷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派杜郵死垓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劉賓客棄我忽若遺[illegible]囊者勝秦契通來雲雨睽[illegible]衆天初則許之以死徇體而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illegible]也[illegible]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illegible]

謹始克終 元劉文貞公集人恐不知學知恐不能有有恐不能行行恐不能久致知始條前力行終理後謹始復克終斯人聖賢倫

善始令終 元王惲秋澗集史丞相家傳其躬當貴雖勢欲然若晃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者郭汾陽王

慎終 世說新語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當慮其終 宋真集愛吏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盡當圖其始故與言無初有終先庚後庚壹言先甲後甲終則有始

政之始終 荀子致仕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illegible]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illegible]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illegible]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illegible]邵子觀物篇始終教化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教化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爲天地終則終爲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數有始終 張行成述衍天地間萬物萬事無不出於數者既以此始必以此終聖人藏諸用不以此顯示於人恐小人記之以爲蠱膺人疑之而致惑耳必先窮理盡性始可致於天命也采真集自始終而言退藏於密者爲萬動之終自終始而言寂然不動者爲萬動之始一日之早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兆神之變化具焉

全德始終 分門故事裴度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綏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

下莫不思其風烈。

乾坤始終 魏伯陽參同契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始必終 抱朴子內篇 論仙卷 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書林事類 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 天行也。終則有始天行也易 終始慎厥與。書太甲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注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在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註言當與賢不與佞否亂在於用臣 始卒。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乎治 典于學。念終始典于學書說命 惟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言德行終始不衰是乃日新之義哉有一德 慎終于始。注於終思始於始慮終太甲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注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書 法天。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書劉貴傳 萬物成終始乎艮。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成乎艮說卦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成終始 終始象四時。樂記注終於羽始於宮終始象之變化終而復始 終始無

常主。易 善始美終，原始要終。易之繫 善始以終，而其終能以功名終始者。東坤傳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詩文王 無缺。哀帝詠始之人出之道無缺焉 羣書足用事實中庸之法 湯。謹厥終惟其始。成有一德 太甲 令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伊訓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太甲下 謹終于始。二太注 於始慮終，於終思始。同上 終始謹厥與，惟明明后。以命下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說命下 其文王始於憂勤，文王以此九萬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前元指傳來漢文帝冊曰：賢良明於國家之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同上 對曰云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董仲舒傳 武帝冊仲舒曰：子大夫習俗之變，終始之序。選班固東都賦 光武既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上文注 躬自儉約，司乎孝文。文紀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謚士廉瑞志元弘基世南叔寶，皆終始著名者也。舊唐書 文宗臣前謂格玉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謹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又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雖無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奉天道以謹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同上 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以塞天下之望。名臣令 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臣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謹厥惟厥終。唐本貸 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本貸 婁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本傳 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賢孟子為事了 孔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人之事也。六經 易蠱卦 終則有始，天行也。繫辭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說卦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記文王世子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謹其始。大學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樂記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祭義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祭義 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左傳序二十五年 書曰：謹始而敬終。同上 子產曰：思其始而成其終。文元年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諸子 註十九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上文注 終始如一，惟聖人耳。上 事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同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荀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本末相順，始終相應，使

生死終始若一。同上 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禮論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同上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禮論 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王制 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上又注 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勸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 紛紛兮其有終始。王論 君子敬始而謹終。致仕 人主臨事節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管 明法解 聖人者習於人事之始終。淮 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同上 反覆終始，莫知其端緒。大 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諸史 史春申君傳 春申君說秦王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前紀 終而復始。律曆志 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五行志 聖王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唐員 春秋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譬喻 易蠱卦注 因事中令，終則有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荀王制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

反說 人之立事無不

就始而工於物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浸淫不振也

終始

宋楊龜山字說論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黄光大積善錄人之所為不能終始者無一事可到頭也學而無終始學必不得祿耕而無終始耕必不得穀以至射御書數醫藥卜筮百工技藝苟不能終始用心者皆不足以成事故凡學事無所成者乃無廢疾之棄人也良可惜哉此吾子夏所以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審夫此則人之為人當由是而為聖人之徒切不可反此致使無一事到頭而廢棄終身者也

論始終

敬齋泛說木壯於卯人之所知也生於亥而成於未人之所不知也火壯於午人之所知也生於寅而成於戌人之所不知也金知其壯於酉而不知其生於巳而成於丑水知其壯於子而不知其生於申而成於辰亦與木火無異也吾當吾張王之時據吾張王之地壯之也物莫先焉然而不可以語成功必也既當吾時又據吾地又涉吾所畏歷吾所忌獲歸吾必歸之所而後吾始終之事了矣彼其徒春華棄秋實傳一指而食有背者事是以進此道耶

令終

詩大雅既醉篇高朗令終注令終善終也詳解下

義終

禮記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注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

處常得終

孔子世家補魯昭公二十五年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辭榮善終

晉書魏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不能有終

金史粘割斡特剌傳世宗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矣書足用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湯誥尚克時忱乃亦有終仲虺之誥謹厥終惟其始太甲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說命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洛誥已汝惟沖子惟終上文王惟當終其美業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諫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其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書畢命單公惟公克成厥終

六經易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歸妹卦君子以永

終知敝左文元年歸餘於終文十五年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二十五年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襄二十七年君子之謀也始衰終皆舉之

諸子孝經一章終於立身荀子議兵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

諸史劉蕡策春秋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終也

譬諭孟子萬章孔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反說今身傳襄帝切以令日視陛下志操袞於始初多也太宗皆唐可稱者三君宗元宗憲宗皆不免終易未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

體題王始如初闕始如始有始能終有乎

賦歎元賦偶始乎不變王三復人始而百王大終從光一如前一世之流而公限水圖賦隔切所其陰中易學宗之不免山為祈峻當如此白之惟終

必以惡終

分門故事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怙終

書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

記纂淵海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繫辭怙終賊刑書舜典晝夜額額注無休息也書泰誓凶人為不善亦惟不足書泰誓穢德彰聞同上紐于姦宄書畢命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書畢命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詩節南山無曰式臧覆出為惡詩雨無正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板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隱六年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左昭二十年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僖二十一年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揚子蜂蠆不弃毒於人則不靜說苑權謀篇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蜂蠆終懷毒詩集音不悛鴟張益熾見傳集

大罪非終

書康誥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注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

非終惟終

書呂刑非終惟終注非終如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

一終

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注十二年歲星一周天是一星終淮南子天

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呂氏春秋季冬之紀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行之是謂一終終一歲十二月也晋史推五星術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

間歌三終

儀禮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而一終也間歌三終謂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歌樂及笙並作也孔子家語孔子厄陳蔡子路援戚而舞三終孔子和之曲三終

八終

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者權天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扲投之隊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之歌千人倡云三皇時有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六六八曰總禽獸之極者昭曰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李善以遂物為首草木為奮五穀達焉故謂為曲

里十為終

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天祿永終

書大禹謨帝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續後漢書吾彥傳彥吳時為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命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常從容問彥孫晧所以亡國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禽此蓋天時非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而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御不聞乎帝甚嘉之

受終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伊尹告終

宋詠史詩伊尹精忠死貫寃元王筆下竟亡言他時斫脛剖心事說道渠家有本原春秋後序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

飾終

經子法語荀子飾終注送死飾終也

知終

東漢書計子勳傳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二十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臨終

晋書隗炤傳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許渾詩王可封臨終詩十世為儒少子孫一生長負信陵恩今朝埋骨寒山下為報慈親休倚門中州集無事道人董文甫臨終四首無情養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拾盡傳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這番新生有地死有處萬年不能移一步一輪明月即天心此是渠儂住處住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今古一輪月分明印碧霄門門爐影到處處柱香飄不起眼中星何勞指上標真空渾照破歸去杖頭挑詩海繪章表世衕臨終作青霧十來悲風萬古吁其誰掛寶劍應有冀生芻皎月東方隕長松半歇枯山泉吾所愛賢到夜臺無王渾秋澗集跋廓懷遠臨終語錄人當易簀際發言罔不吾昏懞述本真狂者涉誕幻倚嗟廓懷遠洞徹生死變日氣薄西山嗷乎天理見諄諄忠孝言垂戒漢馬援灑然明月懷身後照鄉縣賢歌諸賢詩清風一家傳中州集韓玉臨終詩客自朝那戍東過古鄭原衰年會此運奇禍發流言白骨將為土青蠅且在樊仰呼天外恨沉思地中冤母老半途鬼兒孤千里魂此心終不滅有路訴天閽天下無雙士軍中有一韓才名兩相累世道一何艱旅次窮冬暮因孤永夜寒身亡家亦破巢覆卵寧完嬰鑠鞍仍在嗚呼跌屢彈丈夫忠義耳無惜感歎還滕奉使茂實臨終詩并序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愁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刊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遊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違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蠢魚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隣優明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從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思蘇武假道狗張騫流離念君東坐閱四序遷岡來忽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雖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類昔燕破齊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

感慨今昔聞未嘗食賫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元何足論遠戎死江海近戎元朝昏斂我不須衣裳尸以黄憣題作宋臣綦家宇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稚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足飢寒歲時一醉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無疾而終

五代薛史列傳管迫者武漢球守洛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迫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端坐而終

悅生隨抄

謝泌性端而直奉道好服餌及被病沐浴衣道士服端坐而終其身不傾上聞而嗟異遣使臨問恤賜家人即其坐為棺斂之

夢生桑終

王公四六話王元之自黄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殁也臨殁用事精當如此是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告終儀

遼史禮志凶儀 高麗夏國告終儀

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並班敘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右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顔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優位再拜賛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叙戀闕再拜賛好去禮畢

歲終

書林事類

歲終奏年曆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 日窮于次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月令 月窮于紀星迴于天 並上 冢宰制國用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歲杪 上 賀成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並上 制官府正其治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事 舉史正歲會 歲終則會史正歲會事 平在朔易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也 陰陽以交 事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萬象更始 周天之數 云漢志 萬物畢 死歲有遠也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萬物畢元改為一歲 史次受計 告書百官志少尹一人從四品下掌二府州之事歲終史次受計

文

葉水心外集終論上

今天下之害其勝困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燦燦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版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繫零勘合才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曷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併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椿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計欲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歷史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擧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聚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劃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之兵寬矣朝廷令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四年之費以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擢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鉤考其隱胄乾沒請給不盡及半人之羅贊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爰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雖狡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雖以契丹渤海漢兒前後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吏其敵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讙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者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為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離役之廂軍令之廂軍盡隸于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于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

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難役，如廂軍為役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精粗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使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令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春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省可用之於死地，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戒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瑣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門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國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下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材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貞觀政要論慎終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卽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侈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邁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諫。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則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有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伸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聖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

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二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萬代永賴分聲類說終說

人　吳漢秩命各以功名終　趙以趙括代廉頗而敗於白起楚以顏　代李牧而敗於王翦燕以騎劫代樂毅敗於田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顏愷之食蔗自尾至首曰漸入佳境子嘉聽樂從絲及竹曰漸近自然物固於薄於所始而厚於其所終矣

物　物有始美而終惡者離貴之子是也有始惡而終美者澤雉之子是也

事　行百里半於九十此言末終之難也

無終

西漢書地理志無終。注縣名屬右北平郡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州入海過郡曰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隋書地理志。無終縣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泃河如河庚水灅水濫水有海

終氏

通志氏族畧　陸終之後以名為氏望出濟南南陽宋有終慎思又左傳母終子嘉父瞿國君也　王莽曾祖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姓氏遙華終利恭下邳人東觀漢記終謹思苦學家貧董儲為之害者不過謹思報云魯爵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城不到懷趙璧以空歸明年首為謝答三年于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推於韓信氏族言行錄姓纂陸終之後以王父字為氏遼西北燕有終萬以文章知名通鑑國外紀陸終帝嚳之祝融吳回生陸終羅泌路史高辛氏紀無終氏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為無終氏　高陽氏紀陸終氏高陽氏之後

終軍

西漢書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諮上徵問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舜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降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戲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聚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沾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也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以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封大本於三宮所以致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服虔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君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燔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謂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先祭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書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臣瓚曰登封泰山以明休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余反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將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殷水德也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伐殷武王也臣瓚曰傳論者本以并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發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從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比偏一此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易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言中謂中其事也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鐵鐵有器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臧古藏字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

飾而史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illegible]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夫向人枉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多枉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者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扶目反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

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仆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劉後村集武帝有荒志終童無遠謀長纓自繫耳莫繫越王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東

終

送終

宋真西山集泉州勸孝文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識達送終不諱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禮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爲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上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弌二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裏棺用牛骨鑽說者謂以繒點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夫士並棺漆外各施衽束說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米口貝周禮喪事飲互物蜃物以潤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爲灰置槨下禦濕左傳郑文公葬用蜃炭禮記熱用魚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溷也唐韋應物詩奄忽逝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僾妾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贊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遠備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遂終畢封樹已荒凉獨留不待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始難忘法苑珠林送終篇凡有四部述意部云惟四大毒器有橡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惟有循環之勢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則悋而弗爲徹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煞生命聚集親族供侍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究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替痛慈母之幽靈愍逝子之酬妄但冗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炎癘若多翹待良醫之藥惟斯孝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璧具資身並修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云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二曰學度死者謂那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歡歡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慚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此五當畏知是勿爲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若爲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道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爲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年二十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嗥哭斷絶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絶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花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爲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從受苦樂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遶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歡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勸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勸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生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尒時世尊爲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衆生墮有數一切皆有爲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衆生是常法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得無漏涅槃。　道送部云：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畧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　故蕭喪服要記曰：魯襄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襄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荊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袂，何用衣為？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乳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役之於魂，或入於重室。（重說文）重者也。（重主卑）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遂蓧，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神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事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身屍，恐夏地從蟲，故云埋之。自外無難，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不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先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尊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尊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惰，繼埵鄙夫，何成孝子。故

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懈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惟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惟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眾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眾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眾，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眾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人貪欲六塵，猶餓人貪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饉，故號出家女為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惟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麻油香花，幢幡梓材，事各五百，真佉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拾舍利，諸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十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五惡急恚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逮靈乎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惟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

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自曠野之間佛躬自舉林一脚阿難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尒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尒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吾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耶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云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迄矣百齡終歸磨滅巡環三界逆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質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捨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過漸頃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脚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眾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損此中有眾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己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眾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而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

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二此若眾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尒地獄眾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眾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便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致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受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如此位見彼眾生亦尒是故往從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眾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眾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眾生並如己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眾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尒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　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蟄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悷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逆牛婬如馬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提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烏雀中多貪味故蒯中受生又好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殺重業則受化生若殺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殺重癈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

常在人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着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𧂐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與聚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又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後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捨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而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身見不同者依俱捨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身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悉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身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胝剡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觀金臺不復延攬鬢隨遲速羅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惟應逐四緣幻工作同異變弄作多身愚俗諍人我誰優非謂真謬者疑久困達者知切實親疎既無定何營非蒼天

感應緣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一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生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

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諱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簒位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妁字威明年少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林拔杖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鄰人乘船至下邳賣鉏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鄭賁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遂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如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聞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人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九條出搜神記

古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携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携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携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携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携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

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柏木勇貴人疑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遂離姑姊並歷年歲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輕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種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其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

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悪為善當何得耶悲我所具故以屬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十小姊適吳興嚴晩遂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甦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墜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病甚流死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廼入上妻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蹍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澄為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貫繩林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林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林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腳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從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說頌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脩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淹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遠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遠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尒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內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遠在焉眾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

夜中夜遠猶豫眾行道体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以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吾无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眾僧有聞見不眾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遠之契今其至矣眾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林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林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鬼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

並出應神記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統解玄微統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人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命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須生世為善知識送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迹傳迹于今已九一驗出唐高僧傳也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之具數十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鑿地不覺鑿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此出踰墻及登墻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墻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唐鄭鄉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並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催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當自此之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于人弘白說也

大藏一覽送終門

外病可觀佛相好　終時隨念彼方生

無常經云人將命終身心苦痛應起惡心拔濟饒益教使香湯澡浴著新淨衣安詳而坐正念思惟若病無力餘人扶坐人不能坐右脇而卧合掌至心面向西方當病者前取一淨處唯用牛糞香泥塗地隨心大小方角為壇以花布地燒衆名香四角然燈於其壇內懸一彩像令彼病人心心相續觀其相好使發菩提之心復為廣說三界難居三塗苦

難非所生處惟佛菩提是真歸伏以歸依故必生諸佛剎土受微妙樂問病者言汝今樂生何佛土也病者答言我意樂生某佛世界時說法人當隨病者心之所欲而為宣說佛土因緣十六觀等備如西方無量壽國一一具說令病者心樂生佛土為說法已復教諦觀隨何方國佛身相好觀相好已復教請佛及諸菩薩而作是言稽諸如來應正等覺并諸菩薩願哀愍我救濟饒益我今奉請為滅衆罪復將弟子隨佛菩薩生佛國土如是三說既教請已復令病人稱彼佛名十念成就與受三歸及懺悔半受菩薩戒若病人困不能言者餘人代受及懺悔等既受戒已扶彼病人首北面西閉目諦想於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為說其四諦因果十二因緣無明老死苦空等觀若臨命終看病餘人但為稱佛贊美絕隨病者心稱其名號彼見化佛及菩薩衆香花來迎使生歡喜身不苦痛心不散亂正見心生如入禪定尋即命終必不退墮三塗之苦即生佛前若在家人於命終後當取亡者受用衣物可分三分為施三寶由斯亡者業消福生不應與其死尸著好衣物何以故無利益故若出家人所有衣物如諸律教若送亡人至其墳所可安下風置令側卧右脇著地面向日光於其上風當敷高座種種莊嚴請一苾蒭讀無常經者于止哀餘皆志心燒香散花供養高座經典及散苾蒭然後安坐合掌恭敬一心聽經各觀己身無常不久磨滅令離世間入三摩地又請苾蒭隨誦何呪呪無蟲水滿三七遍灑亡者上復呪黃土亦三七遍散亡者身然後隨意或安窣堵波中或以火焚或尸陁林乃至土下以此功德令彼亡人百千萬億俱胝那庾多劫十惡四重五無間業一時消滅見佛聞法畢證菩提摩字函第七卷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衆生臨終願生佛剎者當浴身體著鮮潔衣燒香懸幡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為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識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乐字函第十二卷

何謂鬼祁之所惱　蓋無神物以匡持

阿含經云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星字函第三卷

鬼且不能為談淦　人衰衆隙作災祥

譬喻經云有人沽酒鬼現來欽告主人曰明日當有一人持華身有金銀於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可往取金銀保後無憂明日主人伺候果見一人入水洗浴上岸著衣蹲地而死酒師前詣取侍金銀後日鬼來主人問言我見此人著衣欲去乃死何不水中殺之鬼

答我只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
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之設祠祀
耳 出玄五第十卷 壽量盡則二種死 不平等故九因緣 瑜伽論云
何死謂由壽量極故此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云何不
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而度
量食於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
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 出字五第一卷 智度云橫死者謂
無罪而死或壽未盡錯投藥故或不順藥法或無看病人或飢渴寒熱等
夭命是名橫死 彩字五第六卷 實積經云有二種死一者分段死謂相
續有情二者變易死謂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菩
提 字字五第九卷 生平多惡何無罪 垂終一念大為功 毗婆娑論
云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
口意善命終墮獄有人身口意惡命終生天阿難白佛故如是佛言是人
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
垂終之心其力大故 對字函第三卷 諸經要集云彌蘭王問那先羅漢
人在世間作惡百歲臨終念佛死後生天實我不信復言殺一生命死入
泥犂我亦不信那先問王如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浮耶沒耶王言其石
沒也那先復言如人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
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船若舟不入泥犂使
生善處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力使入泥犂
何不信耶王言善哉那先復言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小
譬如燒鐵在地二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其手大爛知者
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為能自悔過其殃
少耳 扶字五第十七卷 在時為善必上天 臨終因恚墮蛇中 雜譬
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
是也沙門言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耳蛇言我
臨終時道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沙門即為說經一心樂
聽不食七日命過生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耆
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不可不謹病者心也 乃字
五第三卷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篤婦大悲苦我何
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生一蟲婦哭
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蟲從鼻出婦才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

化作此蟲婦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為蟲道
人為蟲說法卿既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蟲中蟲聞意解命終生
天 緣字五第七卷 斷命一稱那謨佛 由斯純善往生天 正法經云
昔有人受人所囑斷命祭天既被持縛無所能避唯念諸佛一稱是言那
謨沒馱耶言已命終生三十三天六十劫中受勝妙樂藥王軍菩薩白佛
言此人何緣生彼佛言臨終純善相應發淨信心歸如來一稱那謨沒馱
耶故是人即為深種善根又復於八十劫中得宿命智在在所生離諸煩
惱息一切苦 丁字五第四卷 末後定力既現前 直使中陰而可轉
大毗婆沙論云室羅筏國昔有二人一人修善未嘗作惡一人作惡未嘗
修善修善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惡業力故欻有地獄中有現前便作
是念我一身中恒修善行未嘗作惡應生天趣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
念言我定應有順後次受惡業令熟此是地獄中有現前即自一念一身
以來所修善業深生歡喜由勝善思地獄中有即便隱沒天趣中有欻爾
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天上作惡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善業力故欻有
天趣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常作惡行未嘗修善應生地獄何緣
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善惡及異熟果若有善惡異熟果者我不
應然由謗因果邪見力故天趣中有即隱沒地獄中有欻爾現前從此
命終生於地獄如是中有於趣亦可轉耶 義字五第一卷 惡徒聞死便
生驚 善者見亡何有畏 毗婆沙云若人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沒
世墮惡道故多集福德死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頌曰待死如受客
去如至大會多集福德故捨命時無畏 賞字五第一卷 下冷上身乃善
終 上冷下身必惡趣 諸經要集云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已上煖
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
上至腰熱氣後盡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後盡生於畜生從膝以下乃
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 封字卷 臨
終心識趣後身 不可說一與言異 十二因緣論云如人臨命終時心
識為因是故得生後身心識而彼心識不可說異亦不離彼亦
不即彼如是從燈生燈從印生印從鏡有像從聲有響從日從珠出生其
火從子生芽如是等法不名異彼 臣字五第三卷 佛亦從壽令追甚
人命無常在呼吸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妙幢菩薩問四佛說釋迦牟
尼壽量無限云何亦現短促時四佛言釋迦於五濁世出現之時為欲利
益衆生令生信解若見如來不般涅槃不生難遭之想所說經典亦不受

持所以者何以常見佛不尊重故譬如有人見其父母多有財寶使於財物不生希有難遭想所以者何於父母財物生常想故善男子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若見如來不入涅槃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見故彼佛世尊不久住世善巧方便成就衆生（楊字五第一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辭字五第七卷）　罪業報應經偈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然日出須臾沒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亦復過於是人身既易失不須生貪着摩那經偈　譬如旃陀羅駈牛就屠所步步近死地人命復過是已（鍾字五第十七卷）　古德頌　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望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　死生既至終難免　天地雖寬豈可逃　四不可得經云有兄弟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閒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所至無礙今當方便以免斯難於是一踊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入市中人間之處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於其中間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擧關山入藏其中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于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在山中者於彼喪已禽獸所噉在海中者爾時天命魚鱉所食入閙市者死于衆佛既觀知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未除安脫此患佛說頌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翳形以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堅無身乃爲寧（對字五第三卷）　出曜經偈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徵字五第六卷）　無常殺鬼多寬濫　罪福除司有秤平　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病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更聞門巷間吭吭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信幡還來入屋叱咄僧規規遑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俄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目有品數約十餘斛形如五升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在世時有何罪福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閱簿檢其罪福也有須臾至長木下從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秤之既佛弟子

幸可度脫吏復上匱秤之秤乃正平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官執筆觀簿疑遲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矣監官曰獄吏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前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補也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屢遊白衣家殺生取人亦多冤濫規曰橫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爲善（廟字五第三卷）　兒亡父就閻王索父至兒訶此老愚　法句喩經云昔有梵志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歸家娶婦生一男兒聰辯可愛七歲偶死梵志痛切我兒無益不如往閻王所乞索兒命於是齋戒齎持香華發舍而去道邊前問閻王何許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婆羅門便前如問婆羅門愍其愚曰閻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到也當示卿方西去大川其中有城閻王常以四月四日按行必過此城可往見之梵志奉教而進果見閻王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七歲命終願王布施還我兒命王言卿兒今在東園中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前抱哭曰晝夜念汝汝寧不念於我兒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須臾之頃唐自空手梵志泣恨而歸我聞世尊知人鬼神變化之道復往白佛具陳兒語反以責我無父子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然而父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着計爲己有沉溺生死惟有慧者不貪恩愛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得羅漢道（才字五第二卷）　追亡功德七獲一着力修營三七中　灌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父母親族命終或墮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爲其修福得福多不佛告普廣爲此人修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往生佛土復次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竟三七日罪福未定應爲修福代爲懺罪如餉遠人譬如世間犯罪之人望諸親屬救其危厄以福德力緣是解脫　普廣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其人臨終方生是善得解脫不佛告普廣人臨終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便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願往生（本字五第一卷）　塚塔精魂在彼否升沉苦樂豈其中　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若人造立墳塔是

人精魂在中以香佛言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亦在亦不在佛言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為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不有去處是故言在云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人間受福及不信真正從盜造罪墮在畜生餓鬼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 出五母子經

祇是箇兒來又去誤教五母起還悲　五母子經云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宿命而笑曰我一身五母悲惱為第一母子時隣家亦生然我短命母見隣子即悲惱也為第二母子時天命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悲惱也為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我類兒食知悲惱也為第四母子時少年先死母見同輩娶婦即悲惱也為第五母子時七歲出家我母憶念即悲惱也五母娶會各說其子咸增哀苦我念生死輪回如此當勤精進求道 出五母子經

子孫弘善餓鬼歌兒女為惡好人哭　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餓鬼家兒孫為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孫唯為殺害無有與作福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 出譬喻經

一子遺蛇螫以死五親不顧遣無常　五無反復經云梵志因見田夫之兒遭蛇螫死父殊不顧往鋤其母亦不傷悲說向其婦妹亦說譬喻言與其婦喻如宿鳥至暝其奴喻如擲子如是五人俱了生死梵志問佛亦說生死本空 出五無反復經

雖具神通那免死若能放下始無生　梵志黑氏經云佛說梵志得四禪定具五神通善能說法閻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柰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知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著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著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著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悟無生法忍見業 出黑氏經

螽

洪武正韻陟隆切詩注螽斯蚣蝑也陸璣疏曰蝗類也釋文云一名斯螽蘇轍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或曰九十九子子名阜螽又名蝝許慎說文螽蝗也从䖵夂聲夂古文終字䖵戎切䖵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阜螽蠜 郭璞注 [illegible] 草螽負蠜 注 [illegible] 蜤螽蜙蝑 注 [illegible] 蟿螽螇蚸 注 [illegible] 土螽蠰谿 注 [illegible] 螽醜奮 [illegible]

[illegible] 顧野王玉篇螽 古文 蝝之戎切蝗也亦作螽郭忠恕佩觿集螽螽上之容翻螽斯也下古蜂字司馬光類篇蝝又之仲切方言蠑蛄謂之蝝蛉吳棫韻補叶音虔亡切毒虫王逸九思陞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不豈兮見蠹出門兮觸螽截個六書故艸蟲飛躍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 [illegible] 郭守正紫雲韻之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 [illegible] 螽蝝 [illegible] 楊桓六書統照母螽 [illegible]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螽从䖵夂聲夂音終今作螽陸佃云螽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當十月有螽災也阜螽即蝗也一生九十九子信宿即飛錢氏詩詁曰螽斯以喻子孫之多斯乃助語非負螽也毛鄭誤以負螽解螽斯孔氏因指為蜙蝑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螽照弓切蟲名蝗類作螽蟲非今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從螽

篆書 石經 汗簡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 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漢張鄭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王申子類傳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蟘螽也禮記月令仲冬行春令則蝝蝗為敗今按爾雅草蟲負蠜蟿螽蜙蝑也阜螽即蝗也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鸒斯鹿斯之類非蟿螽也毛鄭誤以蟿為螽斯先儒因指為蜙蝑非也蜙或作蚣字書云首文也

螽斯

詩周南螽斯篇終斯羽詵詵兮 傳 [illegible] 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illegible] 陸佃埤雅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也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蚣蝑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螺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阜螽

詩召南草蟲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賦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貌阜螽蠜也敬齋先生古今黈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有疑者政可以意求之勝者不卓不勝則卓矣陸佃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杕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詩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類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咒而成己子

斯螽

詩豳風七月篇五月斯螽動股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飛螽

南史梁本紀武帝太清二年益州市有飛螽萬夆螫人死許月

春秋書螽

秋螽 左傳桓公五年秋螽杜預曰蚣蝑之屬爾雅蚣蝑乃斯螽蜙蝑 宣公十三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十五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秋螽至七秋歲數有軍旅 八月螽 僖公十五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僖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丘比三年在外也 宣公六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六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襄公七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九月螽 哀公十三年九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詳見本志 十二月螽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丁亥劉螽性為也與乃螽出於十二月螽生於冬是寧不為百姓之多者事之何也桓天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伏十月也西流七月也明之十二月夏正十月也而大猶西流螽蟲不息蓋曆誤爾西漢書五行志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 凡螽螟凡螽七螟二唯秋初不月螽三螟一條經無書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宣七月也螽始出則為災不止比一月故不月螟生不月星十五螟或螽乃為災災不在此月故不月穀梁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其義未盡凡螽災多書時明某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其記

螽及會獸以異書有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也石光審鉤玄書作凡螽蝗也明凡食葉田螣音特蝗也明凡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木兌冬又土于史書之凡後凡溫生而將為害是以記也書螽記災也明以凡為不凡以食為天聖人以為國之大事故書甕牖閒評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螽為螽斯而不悟如楊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螽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胡安國通例螽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工事之實見災之大近異異之跡數也玉堂閑話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其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眾多螽斯即蝗屬也將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曰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樹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有不至浮河越嶺踰池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林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群豕躍而食之斯須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饑嘍齧群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為

所殺至癸卯年其螟皆抱草樹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　雨螽春秋公羊傳文公三年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記異也何休注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也醉杜氏曰雨螽于宋自上墜有似於雨來者故書趙氏曰自空而下人多有似於雨墜代有雨毛雨血雨土之字是也愚按左氏謂墜而死公羊謂死而墜皆無可考未知然否春秋例要隕而有見於下曰雨　西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準過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朐城部許見冬志今使後代史志蝗有遇風而墜者有因大雨而墜者有墜而死者有使為災者　通志災祥畧春秋魯襄公二年雨螽于江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為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衆

洪武正韻陟隆切多也又姓从目从乑三人為乑乑音吟衆立貌又送韻

爾雅漆貫衆郭璞注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衆音林郝為疏擇曰藥草名也一名濼一名貫衆本草云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鳩頭陶注云葉如大蕨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故名之衆秫說擇曰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說文云稷之黏者也與稷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　丁度集韻之戎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篆]此本之仲切人聚也借為此聲紀聲[隸]隸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姓左傳有衆仲衆父以字為氏字濂博義衆職戎切蘇因上　趙謙聲音文字通衆照弓切見太聲此方音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韞衆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衆氏

千家姓商音魯郡　古今姓氏辨證衆名世曰出自姬姓魯孝公生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孫仲以王父字為氏春秋衆氏音中舊姓書皆作去聲誤矣

衆仲

通志春秋列傳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爲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致宋公陳侯蔡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雨衆

洪武正韻陟隆切久陰小雨　許慎說文⿱雨衆小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雨衆雨聽戎切　司馬光類篇之戎切又之仲切　戴侗六書故通作衆　楊桓六書統知母⿱雨衆統聲⿱雨衆隸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　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弓切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韞⿱雨衆

篆書[篆]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草書[草]鮮于樞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容

慕容德

晉書載記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

昔勾踐捷於會稽終覆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橫逆虜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

以逸待勞彼二十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恭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

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

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恩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
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
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憤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
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
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
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容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
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
靳瓌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
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號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
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
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
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
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
以滑臺降于魏將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
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
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
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
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
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
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
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
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
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
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
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
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
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
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
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
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
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
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
四萬餘人德進冦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
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興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
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
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
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懷凶父樂
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將
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
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魁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
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
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
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通漁
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
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
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
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
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魏書云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渾參軍張瑛常與
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
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
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
遣使奉策告成焉遣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
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
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
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
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
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德曰
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
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
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
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不奉太后動止便

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禄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禄雖外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

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嘆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久宜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户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

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内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鷙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强

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宜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卻克怒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刻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

敍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將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魏書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皇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慕容超

晉書載記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

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皐陶作士刑之不可已也如 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既廣懲慭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京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

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祈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通曰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咲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諲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

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穎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右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諲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齒今有危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赦三請楚師不出乎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求救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以大現為界并獻馬千疋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賢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鋭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

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弋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泛說慕容熙之立也年始十八在位六年年二十三為馮跋所弑時義熙三年也超之立也年始二十在位六年年二十六為劉裕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義熙六年也當熙淫縱時晉室雖微劉裕甫起姚秦元魏氣燄方熾至如傉檀蒙遜李暠及柔然契丹劉勃勃吐谷渾之屬日夕智力相吞噬而熙寶殘析跡燼偃然自得恣為不道樂其所以亡者其愚騃固不足盡而超雄偉有持守累經多難既歸依叔父獲承舊物而用匪其人戮成大亂乃欲驟烹為法慘若申威而又專固自矜寡謀妄興輕以區區之齊挑撓江左今日陷宿豫明日取濟南犬豕為讎兵連禍結皮骸骨首授國燼何不思之甚乎

慕容鍾

晉書載記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踐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倜儻之雄姿韞從横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静荆吳崇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纂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肆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現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偽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慕容白曜

魏書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粮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為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

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為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青內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姦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身即潰散自量城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惟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諭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為高不俊為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關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為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

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贊見尉元傳後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白曜弟如意

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綸肇字賞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縣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歸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擁兵十萬仗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兩顧將兵役既

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
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
軍門文靜棄仁棄成寘海沂陽謝遠望塵南奔聲震江吳威偃荊漢及青
州旣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遂使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
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試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
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旣靜爵命亦隆榮曜當時
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米棠難
辯傷惠未察合門屠戮湯黯盛德蔑尒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
曜策名王庭累樹榮援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藩折衝獻國闢疆千
里拔城十二丰勤於戎旅之際艱關於矢石之間登鋒發危志存靜亂及
方難旣夷身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
足明機達豈容悖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之積京南跨州連
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援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比之不可生
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試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
勞止神瞻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
發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

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
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牢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
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婴禍淪
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
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冤之魂使合棺定謚殘有餘
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
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歟仰惟聖明希紆
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
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
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
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
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
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適蒙曲照虛忝令職小
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
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
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徵好碎事頗曉工

作王司廚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兒諸攻具契皆參典
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
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
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
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
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逸不敢復
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
於他族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
軍甚得邊民情和弟二子僧瀚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
行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
卒贈幽州刺史孫
善儀同開府主簿

慕容紹宗

北齊列傳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
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
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
亂紹宗攜家屬諸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

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
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
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
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為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
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擊之累為步藩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
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
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
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
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長史又命為行臺率軍
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
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
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洪
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攜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
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
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
衆反乃以紹宗為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

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微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州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蕭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之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

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一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船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之功罪止士肅身其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臺州總管史臣贊見北齊列傳後隋書列傳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賊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究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聞兎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贊見趙才傳

容

慕容寧

文苑英華庾信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懋賞用禮議勲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師尚
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衍邑傳獨戈之賜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
功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昊天不弔其惟楚國乎可以旌德景鍾
勒勲彝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周書作人）
人也都尉總六縣之鄉名山稱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
英雄奄有河朔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興國公即皝之苗裔
家世燕臨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録尚書北地王慕容
超之世番昇王室詳之燕録可得稱焉曾祖尚書符若因魏室之難改姓
豆盧仍爲官族祖仕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勲攸屬恩深追遠保
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公禀氣中和
降祥川岳岐嶷表羈貫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兄弟
分巢便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恡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滿（疑輔）
握兵淮右抗權江南公時任别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破石必先行陣秦
南隴西每當矢石樘（疑）降衆勝莫不前驅策勲行賞常居第一永熙元年
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
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户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爲侯增邑合
九百户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
光禄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
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户俄授數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内侍
以先經制牽固辭不就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僕射職惟賛奏
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後魏元年重授數州刺史公
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儀兼典舉之選屬以江南阻兵諸宮邊敵軍機警急
鋒鏑縱横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鋭士兼荆户之廣卒水龍競
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其
後鄀州内判成都外絶公又總督衆軍冕來即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還
其酋豪納其降附皇朝受終文祖章命神宗遷賢與能改紘創制爰登册
書授公柱國增邑四千户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肴函秦晉編户殷

積郎關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公建隼旟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
城咸勸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勲庸特著册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户蓋
因破侯方仁等於荆陝即其地而封焉逖紏王慝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
是御之以寛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和舜任皋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
群盗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況痼彌留保定五年三月
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詔贈其官謚其公禮也十月庚申葬于洪
瀆之川鞞紵毁宗容車東道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克善令
終生榮死哀嗚呼哀哉經德秉哲體道居貞覆責思沖居盈（一作滿）念損
澄波千畝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汙隆立身行己居安如澄
亡殁狥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常從星辰
之候艛船戰陣之録强弩馳射之書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梯衝所向
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闕（疑）三門之陣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
官厚禄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
名之典昔臧文既殁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德陽青石
之墓千年未平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毁敢因斯義乃作銘曰遼水之東
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餘氣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

冠冕世禄射儀祚胤俗被燕丹風漸英藺劬勞行役辛苦行陣勇過渐騎
氣踰充實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謙謙君子擁旄仗節出蕃入仕
持節五朝建旟千里時逢改作名載策勲淮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刑政
獄慎深文況羊不飲崔盗無聞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四校兵兼七營
還長擊短從實先聲增壘感敵減竈潛兵鐘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
帷幄荒凉豐碑下掁題湊邊喪宫臨樗里臺傾孟嘗宅兆戒期遠辰告葬
德遺身後名昭没世館舍長捐泉扃永閉要嬰悼蒼柳莊悲衛風秋北原
日没川逝葬田舊頃容土新封淡濩片石劒掛孤松清徽令範千載遺蹤

慕容儼

北齊列傳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
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
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攻壽
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
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寄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
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
元寶掌討之儼爲别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蔡太又擊賊

王奇於陽夏平之。李昌中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西都督。永安中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叙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叙遑遽皇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北史云。見東雍州刺史薛相樂長揖而已。太射以下。欺至其罪。乃謂儼曰。卿若少爲群下至節。儼樸訥曰。吾欺親如此。恒望入朝。豈可并人。神武嘉之。令左是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八王崇祖社。致獲兒。神武以奶投以軍司共禦平。儉始得還州。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進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幘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犀狄呂頼及僞署太守鄭道台、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并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莢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莢。約復以鐵鎖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荻莢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

計。唯煑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熟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鬢。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衞送蕭莊萃郢。默若秋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地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顯給事黃門侍郎。北史云。子令。郢州刺史。武帝平鄴。更其子送款。偷之。子令初至子才從子。叔書云。行臺武王之除。子曾不與。答馬。北面備哭。然後奉命。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竟武威將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爾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爾朱兆敗。率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兗荊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絕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爾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爾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伐。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厙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爾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蚳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衞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衞宮閤。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恡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

食馬豆中以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鑰，每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晉

見本書列傳。張瓊傳後。

慕容諾

冊府元龜：唐高宗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王慕容諾曷鉢爲青海王。

慕容彥超

五代歐史雜傳：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

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詬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謂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虛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

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畏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才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斬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嘗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

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纂誤：周兵犯京師，隱帝遣彥超副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隱帝紀，則彥超先戰敗而後益降周。紀傳不同，必有誤者。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本傳則明日方戰，是時未戰，安得云力戰乎。

慕容延釗

宋史列傳：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爲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以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爲殿前都虞候，出

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兵入舟數百艘泊東汭洲即命延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偓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偓督舟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還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復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即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詔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百子氈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將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荊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録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宋史無傳見[illegible]以下

慕容德豐

宋史列傳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異吾門必此子八歲授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肆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受粟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薊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鄜軍都巡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疋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鎮安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爲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命須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寇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僞強難制命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廷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振饑民全活者衆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遷客省使知鎮州召對便坐撫慰甚至是冬邊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奬之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

原殘缺

貧甚真宗聞之特詔給團練使奉賜遂進領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illegible]

[illegible]綴承制史無見韓令坤傳下

[illegible]補供奉官累遷內殿

[illegible]須衆十萬餘舟千

[illegible]焚其舟

慕容

艘來寇與

賊剿開州

二副使咸

北汉奪耕牛

刺史復任峽

天禧初改右

之不喜與夫

授室嗣息下

慕容产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illegible]擬

論令據回申到擬狀謚曰文彥[illegible]言臣案寧紀元

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邊制勝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選備以副側席之求凡所爲引皆召見便殿天子親訪納焉時公在選中比入對論議有餘胃然動丹扆亟擢儒館上方欲褒顯異才以勸多士於是閱歲未幾不累遷遷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翺翔殆周公處遇持異恩竭

底蘊以躬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
蔚然爲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于官其家狀公行于朝命謚于太
常謚法曰德美才脩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名於行不浮請得而論
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彊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
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藏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
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閎博於爲詞章逐然根柢理致代言
西掖摛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溫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
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脩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
比終善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可致力友愛
于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誨誠意篤備世實不先其息必
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亦力請于朝以及之吹噓汲引唯恐後用能咸被
采擢華萼扶疎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爲言豈唯族姻鄉里慕
之縉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而嘉獎之蓋其因心力行故久
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被之以此謚其
誰曰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懍然貳銓曹則藉它亢後條目
以絕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擧正叙法頻斷比

以恢讞奏之路寬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居底績宜不一而
已也若夫官師論謚獨綴取行已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朽云謹議奉
議郎守考功員外郎吳巖夫伏承太常寺謚議如前謹按上公天資警悟
學術過人自其少時已能奮勵力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識者固知其遠
到矣紹聖間朝廷設宏詞以待文學之士公與同輩試于有司一擧而得
之自此名聲上達聖主銳意圖治網羅英俊用之惟恐不及公於是時首
被識拔召對便殿擢真書林更踐華要皆以才能見稱未幾進直西垣一
時誥命多出其手文章典雅士夫傳播以爲深得代言之體出入禁闥謀
謨議論爲不少矣而公慎密不泄以故罕有聞者方將進用不幸云亡此
朝廷之所深惜也嗚呼公之持橐幾二十年出處進退終始之節皆可考
考至於內行脩飭孝友純篤出於天性則又有不可掩者世實以先同氣
而不以私其子撫育教誨迄用有成數年之間諸弟繼踵登朝寔以光顯
矣然猶分俸祿以給其不足此又人之所難縉紳之論莫不以此多之天
子亦聞而稱獎焉身歿之後室無私藏聖恩矜恤隱終之典於數尤縟太
常亦稽衆論請以文友二字謚公之名名稱其實不爲虛矣當部準例於
都省集合省官同衆詳皆協令式請有司准例施行謹詳定訖連具狀申

都省取裁奉太宰判依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勑旨仍付所司宣和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吏部
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銀青光祿
大夫慕容某謚曰文友牒奉勑牒至准勑故牒宣和二年三月日書令史
武統給考功員外郎吳嵩夫考功員外郎黃叔敖侍郎王鼎侍郎盧法原
尚書蔣猷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擧南京鴻慶宮蔣瑎撰文友公墓
誌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
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子薨于寢享
年五十有一上聞震悼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賻禮加等又以御府錢二百
萬賜其家宣和元年二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漆嶺之原公諱某某字
其先曹魏時建國爲率義王歷晉隋唐世有顯人五代時開州刺史贈太
保某於公爲四世祖太保二子長曰某國初以功封河南王季曰某爲磁
州刺史生右衛將軍諱某家于溧陽隨子官宜興卒葬焉故今爲宜興人
右衛生少師諱某於公爲考少師三娶周氏沈氏蔣氏累贈崇崇嘉國太
夫人公沈出也幼卓偉不群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
過輒不忘嘗有異人語少師曰是兒手有從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

之信然切末之見也少長銳志於學痛自砥礪窮經綴文不少懈出與諸
儒試常爲魁首弱冠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比少師捐館
舍公承訃號絕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推官知鄂
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之士公從試中之遷淮南節
度推官越州州學教授推所以教諸生孜孜不倦南方士喟然興於學益
繕治黌舍刊印三史辯校精審遂爲善書四方士大夫搆求之寫以養士
迨今蒙利焉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
賜對便殿敷納明辨方秋試進士公建言以爲邇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
靡畔經術頒詔有司凡選擇務先理致後文采詭僻不醇者黜之詔從其
請除祕書省校書郎未幾擢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兼見一再上益
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章數十上大抵以拾遺補闕輔教化慎命令爲
先劾按權近無所回撓後言執政以某事當去上益爲罷之論議堅正風
望隱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權中書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
三年春罹嘉國夫人憂初夫人寢疾公憂見顏閒扶承左右殆廢寢食及
執喪毀瘠踰制三年不居于內芝草產廬次鄉里歌頌之服闋除拜中書
舍人大觀元年春權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兵部侍郎數月改吏部遷請

編次差擬近世爲書以室欺說下諸郡審覈圭田有無多寡之實簿正之
又爲薦舉都簿具注薦士之章毋得隱漏典選凡三年條教張設銓擬吏
姦縉紳大悅使之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詳議官前所論執政復登用
言官希意誣公以他事朝論不以爲然上亦察其無所他趣令赴職而公
力請補外遂出知汝州布宣德意加以廉平民有犯法必求所以寬之罪
疑者從輕故下德其賜至相約不犯公令既去而思之不忘尋加集賢殿
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兼侍講并議禮局二年冬復拜刑部尚
書公平日以文學進法律非所習人或難之公曰三尺安出哉顧患不留
意爾凡有祭決必本於法令而緣飾以儒雅故平亭論報當於理合人心
建請開封府捕盜官與緝事使臣敢捕繫無罪人諸吏者並比附政和法
縣以杖笞及無罪人爲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自是吏知畏懼不敢妄捕
繫人又論命官有罪除名爲重追官爲輕而刑部叙法除名人初犯私坐
乃除一官叙公坐盡叙舊官而追官者皆除所追官叙輕重不倫願詔有
司詳定復請下大理取熙寧以來四方奏讞情法疑憫決書比類之天下
庶獄達方知所遵用詔皆從之每決四方疑獄必從輕比多所末宥故奏
牘之上司冤者屢以斃絶稱慶于朝兼詳定高麗入貢法六年復知貢舉

公自崇寧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上初建儲
貳以重國本東宮寮寀極當時之選公以宿德鉅儒與今丞相白公時被
差擇朝野稱得人既職調護五日一見皇太子必力陳父子君臣之道如
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忠惓惓輔道開益居多歲中預攝翰林學士自居從
官凡翰苑缺員輒被旨兼領所草内制自成一集公久服道聽譽望隆洽
忠誼謀謨上所深知天下士指日以冀柄任而平時盛氣揚休未嘗有疾
七年仲夏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勤猶力于朝謁告纔數
日遂不起病不登三事遠圖弗究豈命也夫將歸葬詔以季弟開封府刑
曹掾彥季通判常州典護紼事長弟彥許自開封府刑曹仲弟彥傳自太
常寺丞亦皆請外同護喪而歸從官舉故事賦歛賻送合數十百萬公子
舉棺號慟曰義不傷先人名卒辭不受公孝友蓋天性非彊勉致然事繼
母盡禮既處顯矣致養怡謹如布衣時友愛三弟所以拊育教誨之甚至
稍長進之於學講習琢磨以身率之其後群處太學皆犖犖爲名進士延
賞不先與子必徧逮同氣吹噓汲引例被除擢當時貴之其論撰集賢也
法得任子不許及旁養將仲弟未命公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
至誠祈懇朝廷多公義特從之自貧約時與諸弟飲食衣服必均絶甘分

少造貴猶然每休沐朝直退必相與論文義或把酒燕衎窮日夜無厭斁
暫不見輒惘惘若有所失彥許初除天府刑曹公以職事對因辭謝上存
慰勤至問及兄弟之數且曰卿之孝友朕固知之聚族千指調給輯睦中
外無間言京城無宅以居僦舍卑陋處之裕如也幼女與孤甥女皆擇命
士之賢者歸之奩裝周渥不異己子居家不問有無祿賜所得不給於用
妻子衣食纔足而已既歿家無餘貲天子亦知之故其賚賜特厚及葬狀
公之行治上太常太常議曰謚法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今其狀
愿法乃謚曰文友公之節惠可以無愧矣爲人敦大静重容處有常不妄
笑語雖家人子弟不見其喜慍御下以寬不與物忤人犯之不校也言官
誣公者既死其猶子坐殺人州以具獄上刑部人爲危之公平心論決卒
傅生議論者伏公能損怨起家單平被遇明主列於侍從十有五年初無
左右之助小心兢畏以義命自安無所附麗非公事未嘗請對天子思見
公至被命乃敢請問自幼嗜學問曉節益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紬閲不去
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渾雄深博發爲詞章雅麗
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温厚褒貶無溢言詔命或晝夜操筆立
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一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

公文以爲有古風進見往往摘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
二十卷内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于家公每階自宣德郎十四遷
至通奉大夫開國自河南縣男至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娶葛氏故
贈少保某之女封衛國太夫人賢明淑貞治家有法度二男邦佐承議郎
行太府寺丞有美才所居官能舉其職邦用承事郎三女長歸余之子寧
祖季歸余之子及祖仲適朝散郎尚書户部侍郎賈安宅孫男九人曰綱
承事郎曰紹曰絢皆通仕郎曰綸曰約曰繪曰縱曰絳曰純皆將仕郎孫
女四人長適文林郎賈巽次適從政郎任仲愬餘尚幼既葬邦佐以門人
之狀與太常之議見示泣且言曰先人葬宜有銘願以累公余與公居同
鄉遊同年仕同寮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也乃爲
之銘曰赫成之裔世雄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
及其貴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之報道隆以廣學
博而奥逢時之休横厲遠騫翥于禁密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專宜
曰不貴公志未伸胡弗壽考俾秉國均惟皇是悼喪我良臣有蘊弗攄亦
無後見謚以易名萬世是信滁嶺峩峩
荆水活活既固既安曰公之墳

慕容彥連

宜興舊志慕容彥連義興人。崇寧三年中詞學兼茂科。

慕容暉

宜興舊志陽羨人。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檜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曰雙檜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曰坐蔭月華青嶂外。徐吟帆起白雲邊。

段豐妻慕容氏

晉書列女傳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誅。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偽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太寧郡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監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侯將軍。次曰世岳。世欽。世膺。家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偲。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永安縣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誌銘。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穠。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于此位。

恭人慕容氏

宋何澹小山雜著故恭人慕容氏墓誌。恭人慕容氏。其上世曰延釗。佐太祖定天下。啓王爵。其四世孫曰彥逢。位文昌門。風始振。彥逢之弟彥季。以朝請郎提舉京西坑冶。贈中散大夫。娶安定郡王之姪女。是生恭人。六蜚南巡。提舉挈其族家毗陵之義興。故慕容爲毗陵著姓。恭人諱蘊慈。生而莊麗淑惠。天成長擇所歸。于吳氏。吳氏亡。無嫡子。再歸于轉運宋公正純。宋公性鯁介。仕州縣至擁麾。乘軺咸著聲績。所至以嚴見憚。有古廉能風。恭人以正規助爲多。轉運前娶應氏生子曰佚。郊恩有廢疾。將屬恭人之子。恭人義不可。曰使吾子當食祿。雖遲何害。毋使人以吾薄窺我。卒先之。暮年而卒。恭人哀傷甚於己出。轉運捐館舍。恭人隻力整治内外。率以勤儉。靡事不中繩墨。小大斬斬如轉運生存時。每晨興頫指家務。罷則繙金剛經二卷。日一齋爲常。性好施。喜作釋家緣事。以爲因果可證。復授道家籙。閣茹葷亦不過

一品。性不喜自奉。祔于彭華鄉祿山轉運公之墓。初恭人既耋諸子飭二孫以寄門戶。暇日從容置酒。使知舊事。曰汝祖自倅京口。被薦擢漕廣東。徙湖南。遠宦數千里。子弟指衆。吾經紀細碎。略無遺漏。嘗治首飾。飲食陳水陸。不敢下筯。湖南供堂什器悉檢校以歸公帑。行抵中塗。有乳婢私携坐褥。即叱還之。士大夫所至。多以不賢婦喪其廉節。吾瞑目亡憾矣。嗚呼。恭人卓識如此。其愚無似。跪起得同子姓。每嘆恭人之齊家律己。以爲近世所希有。去歲挐舟相過。惓惓惜別。將恭人之康健。尚能復來。就謂慶弔相尋于門乎。葬有期。元龜謁銘。乃泣而銘曰。恭人之生。閒關百罹。作善有報。八秩維祺。豈惟與年。極樂是歸。夜旦有常。慶弔踵門。宅彼祿山。利其後昆。

夫人慕容氏

宋葉石林建康集夫人慕容氏墓誌銘。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杲。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爲幹辦公事。適值方江回祿。事遣日生。凡典籌悉委之。十一年。柘皐之役。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爲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来告繼聞不起其亟走介致賻贈未數二子以周君蔡之行狀来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理父彥羲母王氏夫人幼莊柬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爲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文忠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命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爲郢州渠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若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爲福衆羅拜曰知吾母来迎險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至襄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爲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襄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揚達来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衆夫人膽畧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强二子迎之官諸孫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醴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彔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師夔次適廸功郎諸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祕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安强次適從政郎錢靄孫男彥衍彥衡孫女適廸功郎靜江府司户參軍韓恂實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慍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爲先當官以勤恕爲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内典嘗自贊畫神曰丹青得意以爲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使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孝婦相夫爲令妻教子爲賢母忘言可以回强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赫赫勳閥慶源委長奕世載德續紹流芳篤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内行潛備来嬪大家令問肆揚蘋藻聿修肅恭齋莊爲父刲股禱姑然香旋獲感應孝德彌彰夙擇名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来遇寇英發狂暴亦回深惟懿範宜享百年爰卜新宮永豐之原既固既安克昌厥後刻此銘詩以昭賢德

安人慕容氏

宋韓駒陵陽集安人慕容氏墓誌銘　宜興蔣季平喪其妻慕容氏過時而哀不忘余往弔之季平曰非喪吾妻也喪吾賢友生也因謂余稱其賢余蓋昏然異之然後知季平非溺於愛其不忘固當又將葬乞銘夫銘墓非古也銘及婦人益非古又無行事可書誠如季平言安人女而孝婦而恭娣姒而和妻而順親屬見之歸曰使吾婦得如慕容氏可矣爲娣姒者亦然歿而哭之皆悲使其夫懷其義可謂賢已是宜爲銘乃序曰安人父彥逢故刑部尚書太子賓客母篤氏晉康郡太夫人慕容世爲河南著姓國初延釗以功爲河南王而其別子有爲宜興吏者卒葬宜興因家焉三世而尚書顯安人少稟庭訓慈詳可顧其儕麗服游觀心不善之年十九嫁季平調娛上下無間言誦經文略知名教議論纚纚不類閨閫中語至與季平商摧進退凜然如老書生疾革氣不亂謂季平曰吾舅姑老矣子尚自愛無以吾故傷其意乃瞑無餘語實宣和四年九月辛丑壽二十八殯于城東佛舍明年歸葬宜興殁贈安人一子未睟季平名寧祖故觀文殿學士之奇之孫大司樂瑎之子政進士第仕爲校書郎好學而文聲稱藉甚然季平自謂安貧守義視富貴不汲汲蓋安人有助云銘曰猗嗟安人錫其芳中心宏寬外齊莊和協先後嚴尊章天君相之宜壽康始生江陰嬪大梁客土既薄非其藏舟檝輕利時日良魂兮安處歸故鄉卜靈之宮閟高岡琢石銘之發幽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東

頌 洪武正韻以中切。漢惠帝紀有罪當盜者皆頌繫。顏師古曰古者頌與容同。刑法志注。頌謂寬容之。不桎梏也。又晉徐主音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又送韻。从公从頁。本頌貌字。取其形容盛德。因借爲歌頌字。許慎說文頌貌也。从頁公聲。余封切。又似用切。籀文從額。徐鍇通釋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頌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然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與封反。顧野王玉篇頌與恭切形容似用切歌頌。丁度集韻籀作額。通作容。戴侗六書故唐主褚主虞傅士弟子選伍衣登堂頌禮甚嚴。又作額。借爲雅頌之頌。借義奪正義。故頌貌反借用容內之容。伯氏曰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止當讀如字。李肖吾字通頌今以爲雅頌之頌。形容字乃從容。容乃容受之容。倪鏗六書類釋作額。借爲雅頌之頌。似用切。借義奪正。故頌與容兩用。周伯琦六書正譌隸作容。訓容受也。借用別作蓉非。篆只當用此字。趙謙聲書文字通諭弓切。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俗但借容。轉注見貢韻。籀文从容聲。溶亦从人。漢婦官有傛華。借傛華字名變音見上聲。

篆書 頌 古論語。頌 集韻。頌 史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頌 古文篆見姚敕賜二十體篆。頌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頌 蔡湛頌。頌 郭君碑並洪邁漢隸分韻。頌 石門頌。頌 熊君碑。誦 臺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頌 懷素。頌 張錫溪。頌 鮮于樞草書集韻。

國頌 管子注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序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溶 洪武正韻以中切。水貌。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俞種切。又音容。丁度集韻余封切。說文水盛也。一曰安流也。亦水名。司馬光類篇又尹竦切。千祿字又余隴切。戴侗六書故水舒緩貌。又上聲。淮南子曰動溶無形之域。釋行均龍龕手鑑又音勇。揚桓六書統論母戴侗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溶溶水盛貌。趙謙聲音文字通諭弓切方音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喻維。喻寅。廷溶。

篆書 溶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溶 徐鉉篆韻。溶 六書統。

草書 溶 鮮于樞草書集韻。

沆溶 揚雄羽獵賦 沆溶淋滴。會落沆音衮流行貌。

貫涯溶 抱朴子內篇 陽玄卷云交六處貫涯溶。

二川溶溶 唐杜牧樊川集阿房宮賦 二川溶溶流入宮墻。

恩鴻溶 李翰林集 恩鴻溶兮

暗溶溶 宋蘇東坡集 書昭山之澤江潦。默默輕冰籠水暗溶溶。

蓉 洪武正韻以中切。芙蓉生於水者。即荷華也。古詩涉江采芙蓉。生於木者亦名拒霜。楚辭搴芙蓉兮木末。又從容。藥名也。許慎說文从艸容聲。余封切。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徐幹七喻。懸明珠於長韻。燭宵夜而爲陽。瞻贊擬於雲霧。艷色過乎芙蓉。郭守正紫雲韻荷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漢相如傳外發芙蓉菱華。揚桓六書統論母戴侗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芙之言敷也。蓉之言動容也。楚辭集芙蓉以爲裳。又木芙蓉秋花。李時珍義說文芙蓉本在鄧山。李詩青天削出金芙蓉。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予切。此指收古但借容。韻會定正字切喻維。喻寅。廷蓉。

篆書 蓉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蓉 徐鉉篆韻。

行書 蓉 智果。蓉 黃庭堅。

草書 蓉 並張錫溪。蓉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木芙蓉 格物叢談 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此花是也。此花叢高丈餘。葉大盈

凡枝幹交加。冬凋夏茂。仲秋始著花。花時枝頭蓓蕾。不計其數。朝開暮謝。後陸續頗與牡丹芍藥相類。但牡丹芍藥之花。不如是之夥且繁也。然比花以色取而無香。有紅者有黄者有白者有先紅而後白者。又有千葉者。非一種而已。況比花又宜耐寒。八九月餘。天高氣肅。春意自如。故亦有拒霜之名。世俗多於近水栽种而茂。因號曰木蓮。審然矣。古今事通。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李白詩。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農桑撮要候芙蓉花開。帶青摘漚過。取皮可代麻苧。鎮江志。草木記。產於陸者曰木芙蓉。按楚辭。搴芙蓉兮木末。特假物為喻。言芙蓉在水而求之木。不可得也。二花頗色相類。後人借此語以名之爾。種藝必用。邛州有弄色木芙。初日白。明日鵝黄。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花蘂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梁書。昭明太子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得出。因動股寢疾薨。元康文靖公集。燕集芙蓉花序 木芙蓉華與菊時性喜暖。恒產南土。繁于中州。前未聞也。友人周介甫。始移自漢中。植于咸寧之肩張別業。每於其榮。輒邀賓朋。具樽俎以樂之。時天高氣清。凌霜未肅。聽流水觸絲竹。倚方叢當妝靚。而嫣然其嚬。灼然其媚。妩然其艶。藹然其衿。逐客獻態。又非陽春凡卉之所可剗也。而雅靈西沈。則酣然其寐。是有以象夫道義之士。順陽以逆睡。於是羽觴縱橫。天歌迭作。客輟杯而言曰。退觀以發光陰嘆。然以孤景物。俱未適夫中。盖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日之集。豈徒然哉。介甫欲述以辭。俾余為引。王維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李德裕詩。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韓昌黎集木芙蓉詩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方作豔閒。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方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醉。祠作群。又云。間本作秋江官渡晚。采木古祠空。洪本校從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祠所喻為無矣。蓋詩人狙彼類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無屬。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顧得勁未審。無今便逐風。頗得或作須勤。挪宋元集。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木芙蓉。拒霜也。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

風霜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芙荷謝雜穢。反此生高原。曹勛詩木芙蓉 本自江湖遠。常閒霜露餘。爭春候濃李。得水憶紅蕖。孤秀曾無偶。當門辛不鋤。唯能政搖落。叢綠照階除。趙孝顯詩秋朝木芙蓉 水面芙蓉秋已衰。叢條偏是著花遲。平明露滴垂紅臉。似有朝開暮落悲。白居易詩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黄滔詩木芙蓉三首 黄鳥啼煙二月朝。若教閒即牡丹饒。天嫌青帝恩光盛。留與秋風雪寂寥。 却假青腰女剪成。綠羅衣綻彩霞呈。誰憐不及黄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為經霜裹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妝。劉兼詩木芙蓉 素靈失律詐風流。強把芳菲半載偷。是葉葳蕤霜照夜。此花爛熳火燒秋。謝蓮色淡爭堪重。陶菊香濃亦合羞。誰道金風能肅物。因何厚薄不相侔。洪适盤洲集木芙蓉雜詠。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蓋古水中無薜荔可采。木末無芙蓉可搴。猶緣木求魚之意。與古詩涉江采芙蓉。皆指荷花也。韓文公木芙蓉詩云。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乃誤用耳。 非陸有芙蓉。名同物不同。采江搴木可。作麼誤韓公。朱翌叢集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閒弄影。許綸詩木芙蓉 津陸元殊穠。名稱偶爾同。秋光波底見。堤上憶蘇公。 沈韻方叔蜀川園亭上觀芙蓉 晴霞擘錦炫晴空。碧玉芙蓉曉更紅。只道爾秋為素景。也教春色艷秋風。許棐詩木芙蓉 芙蓉艷金谷。秋色錦機中。霜樹不知醜。葉與花爭紅。宋景文公集木芙蓉 芙蓉本作樹。花葉兩相宜。慎勿迷蓮子。分明立券辭。舊時童拉云。十金買藥圃。中有芙蓉樹。再猜此不芙蓉耳。一作準南守。再逢霜艷新。花前今日酒。却是去年人。予去秋已有木芙蓉四章。故有是句。 木芙蓉盛開四解 木末芙蓉語。當時不謂真。今來木末見。愁殺擬騷人。楚辭。搴芙蓉兮木末。蓋指芙蓉假為喻爾。 短塵難把筆。宮額巧粧黄。青女由來妬。憑君淺作紅。 清露津綳藕。尖風擷絳英。叢不可振。慎勿妄空名。俗謂名拒霜花。其實迷霜即悴矣。 千枝青叢外。剪腸只自留。曉花兼素髮。同是一悲秋。 江南木芙蓉株子。春云。其高如樹。中山地寒才數尺。花番色淺。八月已開。 江南高北樹。塞北僅成叢。何曉誰爭艷。方寒淺作紅。弄條風淅淅。衝藥蝶忽忽。且作黄花伴。無令數琴空。韓駒陵陽集解後木芙蓉 託根地雖早。交霜花亦茂。物棄固不遺。人情固為陋。章興時菊開。誰能發孤秀。楚人搴木末。已見離騷就。司馬溫公傳家集 木開木芙蓉 木末采芙蓉。騷人歎所無。何言霜華艶。不與水芝殊。看

苞蔚瞬結茂葉稠陰敎豈若蟲巢類瓠零老五湖詩海繪章木芙蓉花
孤芳託寒木一晚一番新春色不為主天香難動人弁颯見流落貢菊伴
因循莫詩偏相愛衰遲似我身李石方舟集木芙蓉　榮枯一氣內造化
本自公春花與秋蒂孰云有不同試看木芙蕖雨露滋芳叢嫣然主百巧
秀色傾芳攏婢子有不假值寒霜枝紅漢鄉球其西池荷亞其東等作一
物看皆是頃春工開闔寓至理歲事號秋風此有桃李場感嘆無言中王
黄州小畜外集栽木芙蓉　憶在長洲縣手植芙蓉花春栽秋成樹枝
葉青婆娑八月寒露下朵朵開紅葩輕圍蜀江錦碎剪赤城霞者使賓朋
主驢婦人叟衛变霜伴松蒭滿地如桑麻歲寒萬木殘斫蒭留根查春番
一番動又長新枝柯良因地脈宜豈在人力多今來帝城裏貫宅如蜂窠
堦前栽數根換土擁新沙澆溉汲御溝壅覆堆野莎經春不出土入夏方
有芽窮秋竟無華花小尤不嘉地氣移物性自念良可嗟還同山野人種
為晉紐加妨賈將致靖濤伴禾文家所以多病身少年雙鬢華紫微雖云
貴白髮將奈何會當求山郡卧理尋煙蘿舉觀莫豈足安身任蹉跎終焉
太平世栽地恣狂歌陳古靈集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千林寒
葉正殊黄占得珍叢第一芳容易使開三百朵此心應不畏秋霜宋景文
公集寒圃蕭蕭雨氣收斂房障葉似凝愁情知邊地霜風急不肯將花剗
占秋王安石臨川集木芙蓉　木芙蓉今芙蓉也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
臙脂色未濃政似美人初醉著强抬青鏡欲粧慵陳龍詩托得王人初病
起道家裝束厭䙝時杜荀鶴詩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王之道
相山集題馬江官舍木芙蓉　桃葉蕭疎柳葉萎清寒應怯夜來霜芙蓉
作興秋相好獨對層臺試曉粧呂東萊詩木芙蓉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
後霜前着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鄭剛中北山集池邊
幾簇木芙蓉裊露樓煙花更濃地有鮮鮮金菊對賞時莫惜醉千鍾胡銓
澹庵集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諱孔昭夜見庭下雨中花云木芙蓉也楚詞
云搴芙蓉兮木末言芙蓉水花不在木末也　幽花卧雨滋濺淡秀色可
人屈治容郎灭楚人非傳物不知木末有芙蓉史浩鄮峯漫錄即席賦木
芙蓉　盈盈佇立𢾾秋霜露染臙脂作靚粧正似瑶池見金母醉歸未脫
綠衣裳張約齋湖南集蘇陡觀木芙蓉因見淨慈明上人望日惠詩輒賸
二絕　來訪秋花本為詩滿杯傲逐負幽期山中聖出明書記還了清遊
一段奇　口邊白醆公家事主上清狂我輩真會乞一聞歸故隱定因能

賦結高人　池上木大蓉欲開述興二首　芙蓉環望璧波明然是丹從
綠茭樽倚倚花成紅香借老夫天地錦幃榜　岸巾三酌使酣眠墜地雪殘
寫未全明日滿城人定說若無詩景是神仙　題黑羊齋外木芙蓉　儘
粧酣酒夕陽濃洗盡霜根看綺叢綠地圖花紅錦障不知庭院有西風
窓前木芙蓉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未
作愁紅怨綠看趙蕃淳熙稿木芙蓉　三兩芙蓉並水叢向人能白亦能
紅浩然不在芳藥下如何獨占晚秋風劉忠肅公集詳染輕紅敵萬叢靚
如粧面照寒塘蜀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呂南公灌園集曉過
城隍街馬上看木芙蓉　秋來風味苦闌珊偶為繁紅暮駐鞍何處更期
征馬過祗今聊作故人看三冬已至休爭氣九月將殘未覺寒自有榮華
趁時節先從蘭菊鬭豐端王之道相山集次韻徐伯遠木芙蓉　千林搖
落見孤芳銷得詩人賦拒霜高壓菊花還獨步靜窺池水試新粧自憐衰
病退歡娛忍覩驊吟引興長何必秋江畫比並佳名艶色正相當頃安世
悔菴集後編次韻盧漕木芙蓉二首　風波久厭水中央初日精神入檻光
木末端來就詞客墻頭應是誤行郎高花大葉宜圍障淺綠深紅照豆觴
壯觀秋容惟有此霜邊倒盡雨邊荒　吹殘池面飾中央幻出臺前艶妝
光衣無欲催愁杜老幾人 [illegible] 黄霜難拒天
潘郎風未尚恐波主陸著退猶疑葉可藏避着欲以道葉為庵擬種開未
三百樹黄文芋屋未應荒　吹韻高秀才木芙蓉　流落秋江世未知知
心惟有子西詩唐子西芙蓉行以孔孟伯夷貴主比興蘇韓句外新相識
孔孟門中許獨窺不悉碧桃真我命見高樓下累詩最宜青女好襟期且
大蘇詩娉婷秘向東風嫁羞扶邯鄲道上姬鄧紳伯詩木芙蓉　露冷煙
淒草樹荒木芙蓉好試平章滿數曉葉尤宜日芳藥秋花正耐霜蜀錦卷
情粧院落秦宮開鏡照池塘寫容安得翁劍老聊便投動斲一觴騎省徐
鉉集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曉吐芳
心零宿露晚搖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香借菊叢默飲數
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張宋紫微九主集種木芙蓉　去歲經秋百
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未如蜀國城邊望疑是秋江漢口逢定之惟終來
愁藉應餘寒菊伴幸容歆同出水方新司空因長吟負老松姜特立詩木
芙蓉　西風颯颯吹紅蘭千林搖落無容顏芙蓉花高捏血般爍爍對此
紅玉堅冰霜殘殘花 [illegible] 對凡花須 [illegible] 欲安得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此
時霞瑛　[illegible]

心所見非所望此後少朱棠寂寞橘柚青 美人娟娟隔秋江華羅織裳
楸葉光醉香艷粉凋斜陽吏使詩人感杏傷屑紫芝太倉錦木集木芙蓉
歌 吳江十月霜華淺秋空無雲霜日暖芭蕉樹暗蕭幕垂木芙蓉開紅
婉婉銀床露重梧葉飛金錢掃地秋蘭萎無人自對秋風哭黃蜀葵花不
同調使綠妖紅解醉人徐娘未老秋娘少少年時節歡榮多紅蓮影落秋
江皎若耶女兒白如玉夜半採蓮聞棹歌驚風吹浪鴛鴦起回頭日月飛
枝衰對花不飲今蹉跎漢漲秋風當索何楊椒能小亨集木芙蓉 南
陽氣候溫四季花相續十月不芙蓉鮮鮮護香玉花如朝槿妍葉擬文獻
緣情哉閑玩晚桃李与春明 袁易靜春堂木芙蓉 少昊秉秋律白藏
振嚴威凄其無物爾城然群卉腓茲花性莫挛於焉抱貞姿粉披出樹陰
布護蒼沼涯泣蓮混名族叢菊相周依衆芳圃沫品相時各有宜承露愈
幽艷被霜增華滋雖徵後凋操詎允秋草萎臨流誰為容倚風猶自持躑
躅献芳態焉汝發幽辭全芳備祖李春伯詩 甚疑杜甫叢但病皮骨老
不宜入水貪只可隔水眺宋景文公集江南江北樹秋至便成叢尚晚誰
爭艷能頻淺作紅歐陽公集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半看池蓮盡獨伴
霜菊槁 湖上野芙蓉含思秋脉脉娟娟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吾未

寒幽艷吟難定 芳菲能幾時頹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嬡嬡含風態蕙
蘭須秋看桃李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咲黃菊花離根容憔
悴 槿衰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雁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
錦案文同丹淵集勝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艷二析立紋科欲品精妙入
君當二三數石學士詩深淺霜前後應同舊渚紅群芳生衰歇聊自舞秋
風梅聖俞宛陵集王渠折柔素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採菊聽陶家船
寬僧詩霜深瘦吐艷日暮更鈍舒掩映殘荷濕嬌羞敗菊叢陳簡齋詩集
拒霜花已吐吾宇不淒京天地雖肅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
時粧溪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裳採覯鴻慶居士集沙際深淺碧竹外欲深
紅晨光發張嚴醉臉酣春融歎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娟泣朝露城
頃夕風頹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聚酒斛其根明年何處逢李流謙澹齋
集芙蓉 秋光冷如冰秋花淡無色偶見此聚者濃豔照孤寂天寒翠袖
溥耶得在空谷東風嬡桃李俯樹三歎息李公明詩孤芳照寒水婉婉自
幽閑萬木碧無色一花紅獨殷秋蓮多綵子晚槿亦未頹都天淵明宅于
今五柳殘江湖前集陳君正和元耘軒賦木芙蓉來字韻 碧樹蘢秋池
錦帳迎風開水光或倒影嬡蒻娉無臺春風木芍藥是花豈靈秀淡妝絕

指物備芳牆之淺彷彿秦興號上馬猶能捐持以贈美人科挿烏雲堆蘇
東坡詩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路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生首
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佳一笑其景追推倒漢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暑
誰為少年容憔人勁南老次公趙昌自題其畫云勁南相叟 千林掃作
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穩看來却是最宜霜王東牟集
觀中芙蓉盛開 秋木日動搖秋容日憔悴況復白休宮焚香事幽獨胡
忽使美人把此清淨境仕宦儼環珮注目明倒景臺客正法眼泛突白色
覩得非葉太清宿今來天谷北斗春已足三山事初醒曰嶧黃女子俗目
未可理賞聽步盡詞主便浮館讀那知羽衣人文戒伝一區記語秉方史
翁桃不可辛共待月滿除蕭蕭散珠影棘濃詩蘇埂芙蓉 西絹八九月
蘇堤賞芙蓉艷艷風日美鮮鮮霜露濃今年湖最紫映水自為容十里欄
成錦紅綠花重重錢塘盛吳會昭代多鼎鍾遊入醉不歸車馬如游龍里
巷達廊廟歌酒日相從千鍾不憚費一笑無留蹤勝賤窮耳目樂事開心
胸東遊將百年兵農安提封四境復豐稔物色近初冬作詩代華杰里風
正時雍 欄壞芙蓉發霜前城北花圍君話書室使我土山家氣兩三杯
後埋突一望餘石丁餘興在相與醉主淮 墻外芙蓉初過其一尚可玩

日炮山秋來芙蓉表孤花事事英綠中紅鮮娟姿詎不與時物遷言以
頹色語二而望之濃落葉後泛泛楊誠齋集首劉寺芙蓉 初約山寺遊
掠為途可百邪知妻水鄉化作錦繡國入門逕深深過眼秋寂寂隔竹小
亭明桐紅溪珠碧山僧引幽踐絕獻危佳陟三步綺為障十步霞作壁欄
如屏四圍搭以收五色滿山盡芙蓉山僧所手植秋芙例裡淡此花獨腰
澤郁憶補外時朝士作祖席是間萬株梅冷射十崖白舊遊不可尋雪枝
半搽珠李處僅松庵集芙蓉 佳哉木芙蓉秋晚芳意足滿植華堂下似
續兩明菊香此好頻色可玩不可獨始見開二三旋已放五六濯濯晨風
吹鮮鮮背露浴非鬮鏡時羅廣用愁幽獨我老百念空掃迹主林谷猶作
埋霞想父絕稍粉欲三逕徂幽事吟苦鬢毛禿河洛未休兵魏蜀蓋中滾
北欄揮師集路衰寒不把峰容吧益退其班憐婆娑明霞剪秀碎欄飽
冷露酣俯清瀨宛然古銅碧嫣然艷粧對又若舉袖薄瘦立煙渚外西
風僅如許晚節尚可待逐拜拒霜號不受斷腸況亦豈無老成試論推行
華槿橋小山錢菊權東籬長裳櫻芙荷衣振禍陸離佩芳芷稚相鄉宿莽
安敢背花城側仙之俗說信從昧偕有離騷經石氏得先載 貴霜搗百
卉信霜獨揭花其疑堘消落秋借春韶並駢酣羅珍妥長久新翠詎堵雲

剪新綺落日明丹砂灑冷襯宿艷葉散猗來霞離騷比君子城闕嚴仙家
二月三月時紅紫相矜誇西風一掃落亂委隨蓬麻花中陣頓潤晚節穠
有加芳潔以類從叢蒲於等差梅遲元氣回菊制暮景特使四時義斷
續令人嗟劉後村詩芙蓉六言四首　寒林百草搖落老圃數株白紅楚
客空悲歲晏姮娥錯怨秋風　雪白露初泣曉酒紅日欲平西王嬙何彼
穠矣美人清揚婉兮　月地不離人世花城直必仙家且容康節弄月不
美曼卿主花　羞作太真妃帳寧為屈大夫裳帝賞比花高節別賜一名
拒霜　絕句二首　湖上秋風起擢欽萬株映柳更依荷老來不作繁華
夢一樹池邊已覺多　池上秋開一兩叢未妨冷淡伴詩翁而今縱有
花意不愛深紅愛淺紅　律詩一首　紛紛亭館映池塘艷冶姿容淡泊
粧醉去比疑曾被酒笑來未人可為裳有情絕色真如面誰取新名作斷
腸只合樽前醫老監石丁之事大微茫雜南陽集芙蓉五絕呈景仁
堂前堂後盡芙蓉晴日烘開萬朵紅不把一樽酬勝賞忍看憔悴落霜風
小詩清露結搖風賞得新花次第紅客至莫教樽酒緑朝吟夕賞未知
窮　少年昔把作西游九采奇絕夾道秋今日家園開爛熳坐身在蜀
江頭　下辭辰起立秋風為愛濃芳露滿叢若比洛陽花品盛萬株開遍

瑞雲紅　芳腸日日逐珍叢未必歡情盡醉中却怕後時無意思殺風景
似范家翁　劉攽彭城集九月吉月澗上望芙蓉因寄菊令歲持晚青蘂未
作憔然有餘　百芳不柰秋風急惟有芙蓉特非霜本為南州積炎德一
為名誤客殊方　張文潛詩　今年古寺獨芙蓉憔悴真成澤畔翁聊把一枝
閒照滿明年何處對霜紅　清霜屬嚴殺松栢氣不振芙蓉乃微杏晚艷
獨嬌春猥許叢薦疾款知菊貳欲孝無所體却使栝吾惟司馬溫公傳
家集和秉國芙蓉五章　清曉霜華浸自濃獨憑安日養殘紅勸君秉燭
須勤賞閶闔難禁一夜風　北方稀見誠奇物華界粧緣指撚紅契罰可
憐人不賞擒根屋角數無窮　平昔低頭避桃李芙華今發歲云秋盛時
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後時獨立誠難事猶賴階庭有菊叢歸
約霜前弄恐態非如葦木萬株紅　旦見涉江求水際豈知緣木采霜中
微紅未肯全衰歇正似酡顏鶴髮翁　朱晦菴詩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
紅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颭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交波直欲波橫塘却笑無人獨自芳且倚新粧閒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我扶筇自笑摧頹一老翁看見芙蓉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
風　楊誠齋詩　芙蓉盛開戲簡子文克信　芙蓉得雨一齊開開盡秋光客

不奈到得客來花已老晚粧猶可兩三杯　曉穿芙蓉城　晚粧慵困晚粧
新天意未肯趁絕塵天徑花枝欺我老親將紅露酒為巾　芙蓉佳處不
勝佳花不中藏秖外料恰似曲江聞喜宴綠衣半醉戴宮花　拼櫓江濱
芙蓉一株紅白二首　芙蓉照水弄嬌斜白白紅紅各一家近日司花
出新巧一枝能著兩般花　司花手法我能知拋破少知未大奇亂剪素
羅粧一樹略將數朵蘸臙脂　楊村圍戶栽芙蓉為壁一路凡數萬枝
楊村江上繞江園十里霜紅爛欲然都把芙蓉作籬落真將錦繡裹山川
晚粧照水客如猜春色入秋寒更鮮客舍瓶中兩三朵可憐向客強嬋
娟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染露金風裏
宜霜至水濱莫嫌開最晚元自不爭春　晚香芙蓉　兩歲芙蓉無一枝
今年萬朵壓枝低半紅半白花都鬧非短非長樹斬齊臨水蘸粧新雨後
出墻背面晚風西春芙笑殺秋芙淺秋恐濃於桃李蹊　木犀何似水芙
蓉同箇馨名各自都風露商量借膏沐臙脂深淺入肌膚與回春色秋光
裏脫得紅粧草蓋無字曰拒霜深不怨却愁霜重要人扶　陸放翁詩滿庭
黃葉舞西風天地方收肅殺功何事獨蒙青女力墻頭催放數苞紅　晚成
一雪坡集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卻水天雲錦路

又聞步障失堤紅　周益公大全集平園老叟周丞載讀次對几芙蓉絕句
歎服不已効顰于後　秋花少似春花結眼明見此木芙蓉斜臨野水作
秋鏡似照曉粧濃未濃　洪适盤洲集芙蓉　高標出艷自宜霜持草繁花
莫中傷肯與紅蓮媚三夏要同黃菊向重陽　陳簡齋詩白髮飄蕭一病翁
春年身世藥秋中芙蓉墻外垂垂發九月憑欄未怯風　杜和鄰迪詩江邊
一樹垂垂發滕元秀詩題新中丞庭下芙蓉三首　西風吹下一庭秋
自與聊花更熟醉臉晚來紅拂拭未妨蕭瑟卻風流　莫把秋芳與春比
物土各各以時行只今獨步西風裏那得春花與抗衡　菊與為朋竹與
鄰閉門誰見曉粧新不須多羨蘇堤好車馬往來塵污人　熊見山瞿搢集
芙蓉　青鸞度諸翠重重雖有嬋娟羅萬結把似杜丹酣富貴洛陽今是
幾秋風　建足何知即席索芙蓉詩　憶昔參遊芙蓉城城中侍子千嬌
嬈霞封雲卷逞嬌媚朵朵漢家尹興邦西風吹醒黃梁夢悵噫香紅誰與
共別來秋晚過群像獨把臙脂騎綠鳳太液池邊翡翠樓金屏蝠轉何風
流那知鄒袁來頹敗阿監青城雪滿頭不必對花長太息榮華俯仰成塵
跡色空空色無了期昨是今非又來日　李公明詩芙蓉　野花能白又能
紅也在天工長育中長對秋煙頹色好豈知人世有春風　江湖續集李龔

詩　懊怔春紅不受除一枝枝似一團霞玉宵露重秋煙冷唐突西風是
此花　南遊寓興集芙蓉　海天秋闊鳥呼霜離落風淒菊破黄誰把芙蓉
栽近水分明鸞鏡照紅妝　李忠定公集沱露披風浩莫收嫣然秀色照清
秋佳人日暮來何處翠袖紅妝相對愁　呂元鈞詩剪取芳條便插成只從
秋後吐繁英清霜難拒紅光減仰視松筠浪得名　再詠芙蓉　一夕西
風一度開不須人力為栽培化工何事存芳蕊長與炎荒作瘴媒　嶺外此
花尤多中元後盛開瘴癘漸作土俗忌之目曰瘴花　才淹株綱錦小葉手
種芙蓉入秋盛開　天然富貴又風流簇簇湘妃起聚頭與傲杜丹何不
可高他一着見深秋　空山寂寂朋游少為愛風姿手自栽九十日秋獨
暖然一枝謝又一枝開　留侯美好婦人然楚漢功成更仙艱與拒霜
同品格主來賀翁錦高堅　閒監政自亦不忍令尋由來未易姻開又爭
他桃李分何緣同得並開時　廣倚詩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
叢中擅一坡天借媛頭千丈錦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
木末寒言遠芙蓉祇有理頭薄須叢悵望家山天様遠萬枝相映落霞紅
和松老弟南坡芙蓉　簇簇坡頭錦繡叢翻香消息問來鴻未商未道
先驚綠青女何妨更染紅向日望培曾覆貴有時灌溉亦連筒平來再宦

成雖索郎欠看花一醉同　夏芙蓉　四月池邊見拒霜園丁驚問此何
祥花如雲錦翻新様葉似宮袍染御香病不能陪花酒伴詩猶堪謀鼓謀
傍諸君筆力廻元化努力先春壓眾芳　和　老子而今兩鬢霜未應癡
絕泥機祥不能木末寒朝露爭先雁邊吳晚青使合折來書卷時誰宜晉
向實叙傍漫山千樹方芽甲肯信人間有早芳劉圻文詩曉看如玉暮如
霞濃淡分秋染此花終日獨醒千底事晚知爛醉是主準陳龜峯詩紫草
排葺露微紅不比春花對日烘冷落半秋誰是侶可憐妖艷嫁西風胡松
窓詩妖紅異色絢池臺不作匆匆一夜開若過春時占春榜杜丹未必作
花魁劉理詩華嫿臨流結絳叢多情長伴菊花叢誰憐冷落清秋後龍把
來妥獨拒霜任希吳斯庵集植芙蓉有懷　為愛秋花霜後紅故栽千樹
待西風邵思少日梢頭語淡落花前贊影峯容容先生詩葉芙蓉手卷
玉肌綠理轉光深盡得如生不許臨思憶小池霜後看一枝斜印碧波心
共圃以肯娟為地古为獺然故云　芙蓉初開有懷　意外芙蓉三兩枝
被風吹綻不多時嬌紅適向虛檐見似送新題遣賦詩　賦肯豐肌糊杜
丹杜丹爭將拒霜寒花邊有句道不出思得蟻心人共看熊夢梓華堂集
南溪上種芙蓉　夾水芙蓉密密栽綠溪斜立照溪開放教十里紅將去

不盡溪流不要回趙蕃淳熙藁芙蓉道間二首　芙蓉山上芙蓉老去人
誰向人咫尺分毫識或如冠翻或鳥獸令我左右煩窺覘平生退之南山
句為渠持贈筆力嶷那知到盡果辦此造物豈是無留藏　芙蓉山下芙
蓉渡壁盡崖巉何物路更觀溪水突人柔令我詩情雜欣慨與天真說松
原山如此積兩應主潚從來漬滌無根源水狀石露須臾間方秋崖果綠
裳丹臉水仙容不謂佳名偶自同一朵方酣初日色十枝應發去年叢莫
驚墜露添新紫更待微霜暈淺紅却笑杜丹猶淺俗但將濃艷醉春風北
憫得師集憶水芙蓉木芙蓉寄西湖諸友　竹涼池館綠荷風同看吳宮
小隊紅少却亂紅深處推西陵播北斷橋東　花滿秋城閒水明鏡中滿
露掌中零盡鮮新詠游花下寫寄滅中石興下曾平傳潞集吉之南門外
見芙蓉爛開　小春催出傾城色笑倚墻頭君招客芳猶帶秋風嬌娜
直宜江路側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似摘花神留為菊後果天意
遣作梅先驅看山唐子西集人間八月初霜薇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更
盡疊罩葉七國歧復邪柯族人間三月春風好溪上芙蓉跡如掩周家盛
衰伯夷持漢室陸時貴主老小兒達化誰能發回枯折逐芳叢只應人
老不復火有酒且發袁類紅玉書齋甲寅藁和易巖兄芙蓉吟　大專此

秋分四氣曜靈西征駕新霽人間萬寶告成時白帝詩功有良貴后皇嘉
惠救一頭晚妝鸞鏡憑晨遊蜀錦步帳數十里爛然一抹眼波流玉容沐
露月梳妝翠袖蹁躚舞微笑雪舒霞卷競芳環照水迎風鳥誰好水中木
末莊騷人拒霜宜名字新平生不識春宵醲甘隨青女嫁花神易至胃
中五千卷景物驅時司中臻貫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
主事難淺子高邪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甚天猶地山為昇詩冤醒
爽風光轉梅花已飛受降城殘偏拙軒葉圃丁報秀野對席芙蓉盛開
我家分占清溪曲溪曲新添數椽屋屋前花竹占清妍更植芙蓉伴黃菊
植時止是三寸栽兩打霜埋地氣回深培淺壅那費力想見錦繡沿溪開
向來為渠轉一轉欲拌秋光坐不住于今秋光雖勝前花開却恨偏江滿
哇丁知我酷愛花風吹芳訊到官衙淡紅深淑足嬌態高高下下依日斜
人生行樂何須定蹉見此花頭次盛蜂牌添密探偏多蝶坪尋香婁朱暉
困根哇丁輕削根趣時亂插不歡紫今年開過明年嬌要使長家天地恩
主人傲官在廣水亦有芙蓉滿開地看花剩德植花時寸滴一杯誰寄似
僧文炯集芙蓉花歌　東鄰擬外芙蓉花初開聚聚如朝霞今朝花謝枝
空在嘵樹千回只歡嗟花謝明年還復開紅顏已去終難回人生不及花

枝耐况有流光白髮催遊子對花心盡醉老翁見之如夢寐醉把浮生比
夢中肯討榮華與憔悴中州集党懷英西湖芙蓉詩　林巒振危柯野露
委荒蔓孤芳为誰好一笑聊自獻明粧炫朝麗醉態著晩困脉脉懷春情
悄悄驚秋怨直無桃李媒不嫁惜嬋娟悠悠哉清霜暮共把蘭菊恨元虞集
道園學古録木芙蓉　九月裏王妾渚宮寬袮翠羽度雲中湍汀山雨衣
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丹霞瓊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
彩舟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翻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
尺吳江水做比十花灌錦潭虞集道園遺藁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
綠茵隐約錦模糊西風滿地吳王醉卧看樓前教戰圖許有壬至正集調
木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陸地蓮移根培植不能妍世間又絶司花手郝
道捉轉是偶然劉仁本亦玄集木芙蓉畫　光浮仙掌露華濃香滴丹砂
暈玉紅太液池邊秋月白參差霞佩倚西風王沂伊濱集木芙蓉　露白
江清水殿涼館娃宮裏宴吳王美人醉起更衣晩密帳温帷翡翠粧鈔録
雜詩木芙蓉　木芙蓉朝花白暮花紅世情兩翻覆正與此花同木芙蓉
生墻東死墻東只換色不換叢世情翻覆無間斷若比此花根亦拜岳
梓闕風葉溪山瀟洒家宜秋緩步何須百人擁亂後見花如故舊老來詩

酒更風流盡銷暗折誰知處好為一帰人舉頭欲對黄華開口笑茫然消
息也堪愁　平旱木芙蓉千株爛然雲錦醉行其中如遊芙蓉城也作歌
紀之　牡丹一名木芍藥菲霜也號木芙蓉好花名盡多重疊不取枝同
取飲同悲鴻一聲天雨血落霞萬項江飲虹水花已盡岸花出千朶萬朶
能白紅曾共鴛鴦登婉孌也隨鸂鶒上屏風金釵欲擲嬌花靨玉手高攀
與面重弄色合歡無限思九心千葉為誰容朝看花開紅偏淺莫見花欽
紅轉濃朝開夕斂如趁市明日風光移別蘂平生愛花入骨髓白頭出没
芳叢裏清曉穿花東塢歸花棲露墮秋溪水波溪入覺境珀成駐得来頽
與花似老我逢花六十秋花開花落水悠悠未契太平一杯酒歲歲花開
伴白頭范德機集芙蓉　芙蓉生石壁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處
處逢程禮部集芙蓉遠碧　女媧採灰土削作青芙蓉一笑墮平地化為
煙外峯送空秋水積爛色晨露濃困之朝玉京仙人邁高蹤袁文清公集
芙蓉盛開余方在病姑題數語以答芳時　芙蓉發高秋結根近流水亭
亭裊脩莖鮮鮮益繁蘂我病絶筆觴彼賞亦成喜濃露醉未頽清風翻綠
披閑閑一作翕張随時明獲然象端士循吟夜景寒推歌時振履　黄粹
翁和余芙蓉詩有贈無王音未肯納展之句因便用前韻送之　聞君駕

征軒迢迢渡烟水徘徊未忍去情所炫新蘂綾唱驪駒歌猶能一笑喜少
焯行素商零霜百草被瀟洒出世姿賦詠有奇士鄭重蘊餘曙明年聽未
履　綿州荒山道傍芙蓉盛開　臺榭瓊瑶姿初非媚幽山伊誰植老根
安過怡芳類堅持隨日心不放秋光闌駘駘困病客况爾主清歡暗言匪
遑久嘆色埋塵燕郝經陵川集儀真館後園芙蓉　詩人重江花池圃不
敢蒔芙蓉十數叢下馬開已過霜霽餘秋陽殘花兩三葩倏忽今年春九
君孤館生幾土洗新苞鎮日看長大綠玉圭柯條蔓草為刈芟秋風吹紅
苞半吐嬌欲破初如搭紅粉指歌烟脂洗日高頻漸酡醉暑驚馬墮輕風
一披拂零亂霞飐簸脉脉吳宮深盈盈楚腰餓露重力不任欹就錦茵卧
嬙多韻有餘所恨唱不和秖應苑苦斷為汝歌楚些　庚戌歲九月中於
西田獲早稻芙蓉　久客未還反感憂使多端對花便舉杯暫得心田安
芙蓉如美人盛容耐闌觀愁紅清粉深醉臉傷春還上日倚章灕依風翠
綃寒含涕有深思欲言還着難露重膏沐新低垂淚闌干無情似傷情使
我凋未殞載歌更獻酬物我何相關起来拂花舞不復為嗟嘆　芙蓉
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番斜日錦雲晩萬里西風紅露秋
深院周圍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秖應来歳蓬蒿底埋没共塵取次休

霜後芙蓉　燕悴江頭秋牡丹南人棄擲北人看明妃出塞燕胭冷霜
滿琵琶淚滿鞍寓菴藁中峯寺見芙蓉　迢迢高澗水下注清冷池池上
何所有上有芙蓉枝芙蓉何娟娟綠葉數紅蕤不生湘漢間左右隨風披
如何在空谷若與幽人期素心果如此孤獨將無辭程雪樓集至洪王肯
堂治書見示芙蓉詩次韻二首　春風歇桃李秋雨深莓苔蕭然公館閒
得此奇種栽九天清露零一道紅雲開寸牽綠衣隊耐宴瑶池盃穠粧月
鑑懸麗服霜刀裁瑞蓮湧平地妙色分五臺瑩陪飛仙遊偏稱幽人懷終
疑閬苑去嘉會何時諧此日眼雙明臨風首低回長當歌楚騷招得花神
來　幽居有佳人顏頰暈紅玉飽承仙掌露帰沐蔓葵曲一望西風塵倚
竹舉袖拂閒臨清水照静對遠山矗向来涉江人見謂江成陸楚楚靈均
裳貯麗為誰屬惟應妙手畫掛壁薄天禄后皇植衆芳艶艶列金屋詎知
淼室憂不在眷睡足結言遺吾相高舉鄧書燭胡秖適棠山集至元十五
年九月二十三日賞翟侯虚錦亭芙蓉　淡白輕紅宮様粧醉容醒態巧
低昂天寒翠袖嬌無賴珍重微雲護晩霜　芙蓉臨水四圍栽正要佳賓
數往来不用名家金步障天教首色盡屏開　露冷霜寒江樹空西風閑
到錦芙蓉潭如晉武平南後越女吳姬滿六宮　判上潘難盡此花此人

初見入鴛詩賞無賤有真堪惜廻首西風化彩霞王景初䕃軒集芙蓉
夢入神仙海外城醉紅香擁萬娉婷覺來煙雨秋江晚依舊騷人伴獨醒
丁復檜亭集題芙蓉　秋江渺渺百花盡天色漸寒愁夜長春情夢斷西
風起一樹欄開紅拒霜王惲秋澗集芙蓉　平生不識翠芭纖真色還欣
到爾曾嬌絃癸芳無兩樣閑妝楚葉更多尖一溪野水明妝鏡滿樹清香
拂繡簾開謝已甘秋色晚碧桃紅杏我何嫌又性夫詩露冷紅酥不帶愁
湘蘭楚菊共清修璺均死去無人問開却滄江一片秋盧疎齋集賦得秋
水芙蓉題丹陽劉氏別業　滿意秋江玉鏡臺清風時為故人來謝家池
畔芙蓉晚惆悵春工去後栽晴傳翁百花詩此花又名拒霜處曾中有見
丁度按樂侍女迎作芙蓉館主俄聞丁卒石曼卿去世後有見之者云我
今為仙主芙蓉城欲見者同往不諾騎一素驢而去近詩十里秋紅照馬
蹄少陵詩稱隱繡芙蓉　如館如城幾艷叢拒霜不覺老西風曼卿人見
騎驢去丁度仙遊按樂空惆悵二公皆死識淺深十里尚秋紅且閑齋地
香花醉肯羨豪家繡褥工薩天錫石林叢三益堂芙蓉　班展十二捲輕
碧秋水芙蓉隔畫欄綠翦迎風霞遶影錦袍弄月酒生寒湘妃翠袖留江
涌仙掌紅雲濕露盤紙恐淮南霜信早絳紗籠燭夜深看借大訢蒲室集
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花開未覺早霜侵留伴仙人酒半闌
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翼江寒玉真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
持向兒那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劉將孫養吾集芙蓉　芙蓉棗棗結
青苞苍葉深煙光重捎西風天嬌索扶倚出墻臨水紛相交凋梧老柳無
顏色谷自晴光借朝夕游蜂粉蝶最世情已向墻頭水邊覓韓性五雲漫
葉山陰堤上芙蓉盛淳中福王所種年深憔悴秋至猶作數花泊舟堤下
悵然成詩　黃雲作霜古臺下阿夥斷兎吊鴛毛紅藍一暈落青銅濯月
啼痕夢中瀉波心嬋娟抱壓筏欲語不語天為愁鎖山淡黃淡如影蝶使
不識那耶秋墜髻參差倚秋傾古錦緘情寄書客君不見侯家女郎爭艷
陽水秋吹紅半天色張憲玉笥集芙蓉曲一首三解　芙蓉花大如盃露
為醲主作壺勸客飲客勿推　芙蓉花嬌秋入紅為袖綠作裾舞回風歌
停雲勸客飲客須醉　芙蓉花何娉婷舞嬌梁上燕歌響花間鶯予高木
合登更卿夫寄聲人間花永秋風冷莫按韓娘綠竹裳　國朝僧宗泐詩
題木芙蓉　向來桃李媚春風霜下芙蓉醉晚紅東巷自衰西巷盛田家
客滿貴家空清江貝廷臣集木芙蓉　萬里名花蜀土分瀋江渾似錦江
濆夜承仙掌三清露春剪巫山一片雲未許王家誇少婦還從卓氏姤文

君所思欲寄知何處鴈斷天南日色曛顧祿詩詠池上芙蓉　華蓋擁霓
旌掩映仙妹面只疑洛浦神來遊水晶殿周吳泉性情集芙蓉行　天門
初曙啼早鴉西風吹落丹霄霞美人倚闌千立錦樹頒霜初見花美人
顏色花可比歲晚見之心自喜鴻鵠沙邊雲彩飛洲渚枝上虹光起密葉
玲瓏亂翠毛繁英燦爛栽文綺宮女焚香別殿中吳娃覽鏡妝臺裏朝來
貌練驛亭西疑是美人隔秋水紅妝翠袖青霓裳微笑含情欲主画未來
霞消落日紅相思咫尺雲千里高季迪缶鳴集東池晋芙蓉　江天搖落
送秋搖滿目殘荷與枯葵東家喜有木芙蓉數樹繁開依綠沼攘豔低將
流水映寒香遠迓迎風裊半愁霜露倚叢殘老去徐娘猶窈窕天公似厭
秋冷淡故發芳菲媚清曉莫嗟不及見陽春卑馬塵埃相汙少吳王宮殿
斷竹客湘女祠空掩啼鳥何如此地獨尋靜對嬋娟散憂情蘭舟難無
美人搖日暮孤吟自行繞明朝重到恐銷殘零落紅雲波渺渺宋濂羅山
集芙蓉篇　芙蓉葉上香霜早芙蓉花開秋已老美人栽就芙蓉衾欲寄
相思淚滿襟劉嵩詩寄題孫子林白插芙蓉　孫郎作縣不為情閑把芙
蓉學寫生王柱靜含秋露白淑屏低立晚風清洞庭水落愁新濁錦里霜
飛憶故城亦擬放船螺子港幾時呼酒看秋晴宋錢塘韋先生集木芙蓉
詞　木芙蓉墻頭淺淺紅滿林枝葉十九空獨此雅危當秋風抄無意
開俗眼俗眼不開須在儂接羅斜歌勿嫌書滿袤何鄉鴛兒畫豈必貴金
菊韓喜白玉鍾歐陽公詞少年遊木芙蓉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
妝兩輕煙重無僭天氣啼破曉來妝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
不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白君瑞詞滿江紅木芙蓉　木落林疎
秋漸冷芙蓉新拆傍碧水曉妝初鑑露勻妖色欲向霜前呈艷態想應青
女加憐惜映朝陽翠葉擁紅葩閑庭側　嚴桂香隨飆泊羅菊嫩陪幽寂
笑春紅容易被風吹落滿眼炯然宮錦爛一身如寄神仙宅把綠樽其惜
醉相酬秋工力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木芙蓉　曉艷最便清露晚紅偏
怯斜陽移根栽近菊花傍對錦香成新樣　主客黙揮玉麈歌詞細琢文
章從今故事記溪堂歲歲芳尊共賞周竹坡老人詞漁家傲夜飲木芙蓉
下　月黑天寒花欲睡移燈影落清樽裏喚醒妖紅明晚翠如有意嫣然
一笑知誰會　露濕柔柯紅壓地羞容似替人垂淚著意西風吹不起空
繞砌明年花共誰同醉　西江月和孫子紹拒霜　天意未教秋老花容
剗地宜霜酒肌紅軟玉肌香不與梨花同樣　采伴孫郎小燕臨風為舞
霓裳更疏綠水照紅妝使是採蓮船上惟揚志減字木蘭花詞　舞臺歌

院雨後西風寒蓟蘸華捲舟風花與殘霞一樣紅宮詞隱編香款巧隨蓮
步踢不怕霜寒日日拼教醉盡欄張翥詞南鄉子秋日湖上賞木芙蓉
秋色照波明夾岸芙蓉似錦城卷盡樓臺紅粉面輕盈未許黃徐寫得成
一舸載揚舲共醉花前玉笛聲猶記青鸞和月跨三生我是仙家石曼
卿蘇東坡詞定風波 十月九日王子之置酒秋香亭有雙拒霜獨向君猷
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 兩兩輕紅半暈腮依
依獨向使君回若道此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烟
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擁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
看卿頁息集三臺令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月色諸黃相似不
着紅鸞扇遠 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
清風 毋使置酒南教場賞芙蓉賦鷓鴣天 莫惜花前泥酒壺沙場千
步錦平鋪將軍閒試臨邊手按出吳宮小陣圖 清露裏曉霜餘嬌紅淡
白更憐渠人間落木蕭蕭下獨倚秋江畫不如 再賦 艷朵珍叢聞舞
衣蹴毬場外打紅圍小輿穿入花深處且住留花醉一回 秋欲盡宦情
微江梅未破菊離披情知不與韶華競回首西風恐鬥非 盧祖皋集鷓鴣
天賦芙蓉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中有一人長眉青
烱如微月淡疎星故末章及之 江南秋欲偏等除爐分酒邀聲萬青林
傷霜淺鬪風流何事試筆備晚妝波步遠臨池館薰風天宴事回時細剪
荷衣尚倚半酣粧面 深院綺霞低映步障攢陰暮天偏捲無言笑倩傳
前恨仗誰遣似重來鶴駁錦城依舊無便倦風究轉念疎星浮月長留甚
時再見張元幹蹄來集菩薩蠻見芙蓉 天涯客裏秋容晚妖紅聊慰思
鄉眼一朶醉深粧着渠照鬢霜 開時誰斷送不待司花共有腳疏陽春
芳非屬主人高觀園竹屋擬語菩薩蠻蘇堤芙蓉 紅雲半壓秋波碧艷
粧泣露嬌啼色佳與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
日粉香殘六橋烟水寒范石湖詞菩薩蠻芙蓉 水明玉潤天然色平平
持作西風客不肯嫁東風殷勤霜露中 綠窗梳洗晚對飲琉璃盞斜日
上粧臺酒紅和困來蔣竹山詞高陽臺芙蓉 霞爍肌珠雲蒸篆玉環提
娥娥飛鈴天壤王郎颷輪此地曾停秋香不斷臺隍遠溢萬粟錦艷嬋明
往事成塵鸞鳳簫中空度譜聲腥翡一點清寒髓貪芙菊共飲露蘭汀遠
屋高紅新營小様花城霜濃月淡三更夢夢曼仙來倚吟屏共襟期不是
瓊姬不是芳卿葉石林詞卜算子五湖明褈木芙蓉九月旦盛開 曉雨
洗新粧艷艷驚衰眼不趁東風取次開待得清霜晚 曲港照回流影亂

微波淺作態低昂好自持水闊煙村迷來時屠詞生查子拒霜花 庭戶
曉光中素幕秋光裏曲沼綺疏橫纓亂新梳洗 紅臉露輕勻翠袖風頻
倚鸞鑑不須開自有憐前水晏元獻公樂府少年遊 霜華滿樹蘭凋蕙
慘秋艷入芙蓉臙脂嫩臉黃金輕蘂猶自怨春風 前歡往事當歌對酒
無限到心中更憑朱檻憶芳容腸斷一枝紅吳仲方江湖詩樂府 黃葉
舞碧空臨水處照眼紅苞齊吐柔情媚態竚立西風如訴 遙想仙家城闕
十萬綠衣童女雲綵紗玉娉婷隱隱彩鸞飛舞 樽前更風度記天香國
色曾占春暮依然好在還伴清霜涼露一曲欄干敲偏悄無語空相顧殘
月澹酒闌時滿城鐘鼓永平志處美人小目樓觀芙蓉 秋深猶帶秋初
熱秋老放秋香發變他樓下木芙蓉粧罷三千美女土唐宮 西湖雜小風
光勝分得錢塘景迷北林木迷北山恰似三賢堂後凭闌干金王叔拙軒
集水調歌頭戊申秋季月十有六日賞芙蓉於汝南佑德觀酒酣為賦 明
月幾時有蓋暮年遊宦之情不能已也 岸柳飄疏翠籬菊减幽香蝶愁
蜂懶無賴冷落過重陽應為百花開盡天公着意留與尤物殿秋光 霽月
烱疎影晨露浥紅粧 奈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驚衰早容易度年
芳祇恐韶顏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與細商量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元高擇集芙蓉詞 美人夜怨減秋顏落紅片片臙脂乾露珠啼淚損華
盤芙花壓面秋嬌殘琉璃淺碧猗斑寒參差摘折青琅玕香心碎盡恨未
殘華絲拖風入碧流盧疎齋集賀新郎賦拒霜 覩物聊賓戲問花枝能
紅能白如癡如醉華枝香銷斤雲斷約客幽閨憶起甚卻有溪娘風致木
不芙蓉都如許笑人間不解靈均意欲晚西風秋水 而今老子婆娑地
更何須奪奴步障謝公攜妓從倚西樓登江遠日暮蔵我綺帳楚澤荷衣
芰製蘿菊難忘平生約共小山叢桂相料理吾與汝有知己梁簡玄集一
䔥紅芙蓉和友人韻 怨東風把韶華付去檥李小桃紅黃落山空香銷水
冷此際才與君逢歎秋思柔腸九結擁翠袖應費剪裁工掌臉迎霜幽姿
泣露寂寞誰同 休笑梳粧淡薄看浮花浪蘂眼底俱空夜悵雲閑寒城
月淺有人吟偏深叢自前度王郎去後舊遊
衰煙草接吳宮惟有芳卿寄言感損眉峯

地芙蓉

即木芙蓉

宋嘉祐本圖經地芙蓉主邪州味辛平無毒花主惡瘡葉以傅貼腫毒九月採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地芙蓉古詩云一名拒霜花俗號寒花九月採花曝暴不曝即浥爛又葉陰乾亦可曝

水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潁川語小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艷直稱為芙蓉誤矣況元用詞云湖水秋來蓮蕩空年年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秋園雜志花之品春花秋英英不時有歲五六月芙蓉盛開雲錦可愛雙花並蔕開亦為瑞異仁傑離騷草木疏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少注芙蓉蓮花也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芰荷合芙蓉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名莖下白蒻在泥中者為蔤房為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藕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本草稱實一名水芝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唯苦薏不可食葉中蔕謂之荷鼻其的至秋末皮黑而沉水者為石蓮惟蓮實能浮之仁　伴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白亦名水華也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溪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漢閒鴻芙蓉賦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幹以凌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色揚桂楫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為飾感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勑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三國曹子建集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曒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晉潘岳芙蓉賦蔭蘭池之綠水育沃野之上腴課眾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俠押揚雲布並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赩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閑發青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太平御覽潘尼芙蓉賦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夏侯湛賦臨清流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脩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榮外散菡萏內離的出蕊發葉妖花披綠房翠蔕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莖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實折碧皮食

素實味甘滋而清美閒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綵致芙蓉賦芬馥揚馨焰昇星燁爛如朱霞朝興炯若流景在天宋鮑明遠集芙蓉賦　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綺羽而晨過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而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葱河之銀燭冠五華於群萼超四照之靈木藝文類聚宋傅亮芙蓉賦　考庶卉之珍麗實總名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泛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徽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葫秀于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瑩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晉傅玄芙蓉歌　渡江南採蓮花芙蓉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涉江採芙蓉詩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遠道　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　浮照滿川漲芙蓉承露光人來間花影衣度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為裳　梁簡文帝詩　圓花一蔕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耀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點不逐秋風摧　採蓮詩　晚日照空磯采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多

搖禾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隋斬德源芙蓉詩　洛神挺凝素文君拂艶紅麗質徒相比鮮彩兩難同光臨照波日香隨出岸風涉江長自遠託意在無窮　李元帝賦得涉江采芙蓉詩江風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劒復似漢冠名荷花風送遠蓮影向根生葉卷珠難溜花舒紅易輕日暮兔舟滿歸來度錦城　唐太宗皇帝採芙蓉詩　結伴戲芳塘携手上彫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遊鶯無定曲驚鳧有亂行蓮稀到聲斷水廣棹歌長棲烏還密樹泛流歸建章　洪适盤洲集涉江采芙蓉芳堤落無泚相思不相見於芳欲誰遺秋容感人心浪浪徑涉決不如膝上琴哀音入君耳　江湖續集鄧允端詩　涉江采芙蓉欲采寄所思所思今何在望斷天一涯折花照秋水秋水清且漪行樂不得再日暮空淒悲　揚冠卿客亭類稿采芙蓉詞　采采芙蓉花集之以爲裳自彼若耶溪登于君子堂馨香墜紛蘭把玩畢褒斧佩服古無斁懷人思沅湘方巨山集歷吳司理采芙蓉圖　紉之以湘纍秋蘭之佩載之以剡溪夜雪之舟狀之以清水寒露之奩洗之以碧玉晴雲之甌着重船尾畫船頭荷花滿溆雙飛鷗折紅如洗雲錦稠倚棲竹棹香浮浮薰風滿袖涼颼颼醉面欲醒誰相酬若有人兮渺中洲把住老月時不休花亦問月愁不禁何以了此蒹葭秋皎宮夜泣悲螿修蟋燈欲濕行雲留楚騷如水不可作此意難以筆墨求蕩于渠兮渥之幽　虞集詩長州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陸龜蒙集開吟鮑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耐秋

碧芙蓉

太平廣記元載造芸輝堂前有池中碧芙蓉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高似高肆碁類迷之碧芙蓉頌　澤芝芳艶擅奇水屬緣氣紅荷兄行綠王擢麗蒼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金木見人周齊王融謝紫酢啓曰東越水產實馨來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擇酢魚之本劉孝感謝藕啓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葦水羞二字亦新

白芙蓉

唐李衛公集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渌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歎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渠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未明夕瀰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焉尚流其好香泛回塘兮清景暮環脩渚兮碧雲深誠有感於遊邪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紫瓊英始發狂

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蟀擇猗暫觀其明月便似處子映松逸靚其氷雪鎮列霜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鷺於葭菼散飛鴻於林機余乃鼓輕枻入澄瀲兒㟁田古人呼池澤爲瀲度杷椰越蘭蘅裂徊容與寂忘遺榮近汀洲而受露出蓮徑而澤平飛鷗鵁起鴻鵠揮水珠而濺葉動皮紋而抗莖傳羽色而適情合金縷而爲情當度風而陰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猗瀾静無夕露又如游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拯之於湍瀨舒温藻以爲帶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於芳感嘉期之未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形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荷米且采其華容由是向國之珠以爲麗觀廷華頸於沿沚曳羅裙於磯岸且擢澤玄賞於瑶池徒靈根於天漢憑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競聽高鄉之早蟬悲凡衆之還未彼妍姿之照灼倚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　秋水蹈兮秋露濃藏華落兮歎芙蓉蓄花榮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相佳人兮寂静處類如玉兮無冶容

黃芙蓉

宋俞良能香山集彦禮從宮寄似芙蓉詩次韻奉酬二絕　紅粉雖云妙飛黃亦大奇欲知堪畫處絕勝採江時　幽園知何處青山東復東芙蓉黃玉蘂還與海榴同　兔山黃芙蓉詩　幽園黃千翻風味略相似　梅聖俞宛陵集詠王宗說園黃木芙蓉　水中衆木巷相擬有嘉花王榮拆繁秋全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采菊聽陶家事與雖殊異吾將寒以終

紅芙蓉

元滿道原頤齋叢稿九月八日賦二種芙蓉二首其一紅芙蓉豐肌弱骨與秋宜宿酒朝來不自持畫為嚴霜成揭質要憑初日發妍姿燕姬入畫猶嫌陋蜀錦圍案未足奇獨對芳叢寄幽興子高真是遇仙時

醉芙蓉

漳州府清漳志一名拒霜有紅者白者朝白而暮紅者曰醉芙蓉　姚成一室坡集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更殊異初開花微碧仙子淡裝袂延次塗白玉肯淨無淫蘭漫欲謝時朝臉暈紅嬌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爲醉花雖無情物司者定有意晨醒纂初發晚醉颯欲墜乃知沉湎者頗沛在遣次可以爲酒藏省花當歎器　國朝晴江貝廷臣詩醒芙蓉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朶依稀武都女靈色宮衣輕欲舉已竊玄珠化爲物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憐使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変波殘發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花酒共酉頓王盃十年流落雲間路欲與舊賞知何處芳心一點對斜陽寂寂無言

咸筆叢

並蒂芙蓉

宋書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元嘉二十年五月晉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淵以聞。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蒂，園丞陳襲祖以聞。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藝以聞。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聞。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獻。酉陽雜俎衛公庄有同心蒂芙蓉能改齋漫錄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跌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于徽宗，詔以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跗，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辭以進，名並蒂芙蓉詞，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辭云：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噴蘂，類君王壽與南山齊，此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憑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新蓮子，開花競芙，問鴛鴦向誰留意。國朝顧祿詩題趙子昂學士所畫並蒂芙蓉花：春入臺端款綵霞，無邊生意繞碧華，院鈴不動文書靜，貌得芙蓉並蒂花。

同心芙蓉

隋杜公瞻詩詠同心芙蓉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飄舞袖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梁朱超詩詠同心芙蓉　青山麗朝景，玄峯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蒂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續鳧裳。

重臺芙蓉

唐李衛公集重臺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待其人託意焉。昔柳惲為吳興太守，頗主客而歎曰：茲汀洲以採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拾瓊蘂於桂山，折瑤華於蘭皋，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凡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願得為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紓蘭棹，泛淪漣，吟采鷺於蕭管，鳴鵾雞於琵絃，臨漪瀾以遠望，數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澄霽，微風不起，涵麗景於碧濤，爛朝霞於清沚，鮮麗秀頽擢立叢倚，既西子之類態，自韓娃而莫止，遠以畫之，香綠逕，玲瓏蝕映，見峯聚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叢畫棱，彩挽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蒨其映蘭芷，出蘋萍，掩翠葉之衆色，挺嬋娟之修莖。清露以湛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擅奇，而獨秀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陋，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實，嗟淑頼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爲，諒難得而知焉，此華無實，從根又不三數年，故人間罕有焉，乃歎曰：吳山秀兮煙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蓮無多兮無厭，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此地。張說詩重臺芙蓉　衆芳凋落後，特地遇陽和，一一開雖晚，重重得亦多，暮無幽鳥語，時有凍蜂過，日暮

九蘂芙蓉

宋劉攽彭城集九蘂芙蓉　託根不近芙蓉死，移植猶依灌濃寒階畔，輕紅拂淺潦鄉並藥連心，九相似，看來還使九回腸。

二色芙蓉

宋文同丹淵集二色芙蓉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閣物華分拯委，繡引紅針開判時，落晚自憐殘露泣，思來誰念倚霜離。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酒宜。姜特立梅山續藁二色芙蓉花　拒霜一樹碧叢叢，兩色花開迥不同，疑是酒邊西子在，半醒半醉立西風。態夢祥單堂詩題二色芙蓉便面　曾惇西風十一闌亭亭，醒醉碧波寒。月邊青鳥無消息，流落人間作畫看。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紅白芙蓉　木渠三數抹，能白又能紅，晚暮淺深色，醉醒客態妹，流霞斟玉斝，抽汞養丹爐，模寫紙難真，秋江有畫圖。

轉觀芙蓉

元潘道原順齋蒙藁轉觀芙蓉　露涼風冷見溫柔，誰挽春還九月秋。千醉未醒全帶艷，辰粧初罷尚含羞。未甘白紵居寒素，也看緋衣入品流。若信牡丹南面貴，此花應是合封侯。

添色芙蓉

虞衡志：辰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者，與此意同。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江浙間必宿根重茁，蜀裡亦濱

海面芙蓉

太平廣記：元和初，有鄉貢者，嘗東并越海，風飄至孤島而止。二公憩問而陟焉，迤邐有紫雲，自海面擁出旻術數百步，中有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綃綺，錯雜燿奪人目。時有雙鬟侍女降焉。

金芙蓉

南史千陁利國傳：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後傳至毗邪跋摩，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等藥。唐李翰林集登廬山五老峯詩　廬山東

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詩：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

玉芙蓉 杜陽雜編：敬宗時，淛東國貢舞女二人，脩眉黟首，蘭氣融冶，衣軟綃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

石芙蓉 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建安記：大湖山在浦城縣西南一百里，一名聖湖山。湖在山頂，昔有采藥者止此，見滿湖皆芙蓉，涉水采之，乃石也。

錦城芙蓉 蜀檮杌：孟後主羅城上盡種芙蓉，九月盛開，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又令城上盡以幄幙遮護。成都記：孟後主於成都四十里羅城上種此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張韋江漁翁集：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時。今日重來舊遊處，看花得似去年無。

椰池芙蓉 王子年拾遺記：漢昭帝遊椰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柔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白石芙蓉 邵氏聞見錄：唐驪山下有溫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

步出芙蓉 齊書：涪陵王鑿金蓮花以貼地，今潘妃行其上，曰：步步出芙蓉。

淥水芙蓉 南史列傳：齊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將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儉乃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初發芙蓉 南史：宋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各使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臉若芙蓉 西京雜記：卓王孫之女文君，眉色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故悅相如之才而越禮焉。

人鏡芙蓉 酉陽雜俎：李固遇老嫗，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狀元及第。其詩賦中有人鏡芙蓉之語。嫗乃金天神也。

華芙蓉 太平廣記：梁清家數有異光，仍聞擲騷聲。令婢子伺，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來過舊居，仍留不去。

幕下芙蓉 李曾伯可齋集謝荊帥啓代奄赴佐賓三一日之吉，取諸人製錦碎刀，款謂千室之邑，使爲宰顛是坑，本能脱足而隸僕，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掬漁於綠水；堂前揚州，績循有於春風。

鴨觸芙蓉 李端詩奉秘書元丞杪秋憶終南舊居：行魚避揚掷，驚鴨觸芙蓉。

口噴芙蓉 常建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古意。

秀出芙蓉 李白詩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

褥繡芙蓉 杜二記詩：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芙蓉羹 山家清供：雪霞羹，采芙蓉花去心蒂，湯瀹之，同豆腐煑，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羹加胡椒、薑亦可也。詳見羹。

芙蓉城 古今事通：晉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歐陽公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騾而去。蘇東坡詩：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石曼卿也。

芙蓉館 石林燕語：慶曆中，有一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爾。俄聞丁卒。

芙蓉園 事類合璧：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在長安曲江塘。杜甫樂遊園歌：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芙蓉苑 事類合璧：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唐地理志。又六蜚南幸芙蓉苑，十里香飄入夾城。杜牧長安雜題。

肉蓯蓉

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肉蓯蓉。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癥瘕，除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五月五日採，陰乾。陶隱居云：代郡鴈門屬并州，多馬處便有。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佳。亦可生噉。芮芮河南間至多。今第一出隴西，形扁廣，柔潤，多花而味甘。次出北國者，形短而少花。巴東建平間亦有，而不如也。唐本注：此注論草蓯蓉，陶未見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蓯蓉，刮去花用，代肉爾。本經有肉蓯蓉，功力殊勝。比來醫人時有用者。宋嘉祐本註：蜀本圖經云：出肅州福祿縣沙中。三月四月掘根，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繩穿陰乾。八月始好。皮如松子鱗甲，根長尺餘。其草蓯蓉四月中旬採，長五六寸至一尺已來，莖圓紫，採壓令扁，曝乾。原州秦州靈州皆有之。吳氏云：肉蓯蓉，一名肉松蓉。神農、黃帝鹹，雷公酸，李氏小溫。生河西山陰地，長三四寸，叢生。或代郡二月至八月採。藥性論云：肉蓯蓉，臣。益髓，悅顏色，延年，治女人血崩，壯陽，日御過倍，大補益，主赤白下，補精敗，面黑勞傷。用蓯蓉四兩，水煮令爛，薄切細研精羊肉，分為四度，五味以米煮粥空心服之。日華子云：治男絕陽不興，女絕陰不產，潤五臟，長肌肉，暖腰膝，男子泄精尿血，遺瀝，帶下陰痛。陳本草云：即是野馬精餘瀝結成，採訪人方知，動落樹下，并土壟上。此即非馬交之處，陶說誤耳。又有花蓯蓉，即是春抽苗者，力較微耳。圖經曰：肉蓯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今陝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來者，肉厚而力緊。舊說是野馬遺瀝落地所生，今西人云：大木間及土壟垣中多生，此非游牝之所，而乃有，則知自種類耳。或疑其初生於馬瀝，後乃滋殖，如茜根生於人血之類是也。皮如松子，有鱗甲，苗下有一細扁根，長尺餘。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本經云：五月五日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三月採之。西人多用作食品，啖之，刮去鱗甲，以酒淨洗，去黑汁，薄切，合山芋羊肉作羹，極美好，益人，食之勝服補藥。又有一種草蓯蓉，極相類，但根短莖圓紫色，比來人多取，刮去花，壓令扁，以代肉者，功力殊劣耳。又下品有列當條，云：生山南巖石上，如藕根，初生掘取陰乾，亦名草蓯蓉，性溫，補男子，疑即是此物，今人鮮用，故少有辨之者。因附見於此。收，如本草陳藏器序云：強筋健髓，蓯蓉鮮魚爲末，黃精酒丸服之，力可十倍，此說出乾寧記。雷公云：凡使，先須用清酒浸一宿，至明，以椶刷，刷去沙土浮甲，盡劈破中心，去白膜一重，如竹絲草樣，是此偏隔人心前氣不散，令人上氣不出。凡使用先須酒浸，并刷，草了，却蒸，從午至酉出

入，用酥炙得所。宋衍義：肉蓯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為甲。於義爲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船與本草肉蓯蓉乃鉄根之類，主治已載本經。出陝西，其狀有鱗甲，如肉精，拿者佳，味甘酸鹹，微溫，無毒，是矣。又有草蓯蓉一種，然形頗相似，上是枯燥，全無肉性，即不堪入藥矣。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雜驗方用者，名馬芝。嘗說云：伯樂論馬交氣於西，又爲於千。故俚俗號騏騰說，馬有遺瀝墮地，蓯蓉感其氣而生，故又號馬芝。且其力能補壯也。其者壯如絞鯉甲，乞驗，細薄而肉肥長，厚寸鹹而柔，并帶割切之月，許而可取，且之戶化而無澤，不如是，則木下或土壟之上所生者，皆無甚力也。薄俗亦以芭蕉根、雞冠花梗等偽之，性寒味惡，施於滋補，豈無害歟。所以先賢方十柔元本用肉蓯蓉。注云：如無蓯蓉，則鹿茸可代，事類全富。肉蓯蓉最難辨，惟咀之即化，都無渣滓者真。以刀切肉有細絲沙，而無滓者，亦真也。金劉守真保命集：肉蓯蓉益陽道，命門火衰。王好古湯液本草：蓯蓉，氣溫，味甘鹹酸，主五勞七傷，補陰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療婦人癥瘕，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命門相火不足，以此補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肉蓯蓉屬土，而有水與火，峻補精血，驟用反致動大便滑，河西自從混一之後，人方知其真，而何曾有所謂鱗甲者？又云：蓯蓉養五臟，強陰，代蓯蓉用，味甘可食，煮粥尤佳，補氣，平。大便虛而燥結，虛而大便不閉者，莫用。五蓯蓉雖得真者，多是金蓮根，用鹽醃而為之。北方有草蓯蓉，名曰列當，精有補性，味精有聊實，雖偽仗羅太無誤上。居曰：其蓯蓉，凡使，先須以溫湯洗，刮去粗鱗皮，切碎，以酒浸一日夜，瀝出焙乾，使如頓急要用，即酒浸煮過，研如膏，或焙乾使。市渫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蓯蓉，爲臣，亦可以生啖，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婦人多子，補中益精氣，強骨，悅精神，治男子絕陽不興，療女人絕陰不產，除婦室痃癖，帶下陰痛，止丈夫尿血遺瀝泄精，壯陽道，暖腰膝，潤五臟，長飢肉。生於馬瀝，產在鴈門，肉多為勝，形扁赤潤，長六七寸，莖圓紫色，於五月五日採之，陰乾。圖經云：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若依本經於五月五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於三月採之。入丸酒浸日乾，淨拭。胡仕可本草歌括：肉蓯蓉是馬精生，主療勞傷補益精，女子絕陰今有子，男人陽絕亦能興。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元繆蓯蓉之補虛乏。博聞錄：最難辨，唯咀之即化，無滓者真，以刀切肉有細絲沙，而無滓者亦真也。山居備用煎：當歸蓯蓉天麻

附也領先事少樓左右可言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畫爲使女奴傳言
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焉妻既謀螭獨曰以吾斯酒爲媽乎即命一大爵自
引滿飲之而去後遊雜孫元慎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躍出曰相公今日
登庸言訖趨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
云今日罷相遂明報出中書文苑英華錢珝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昭
宗乾元二年臣僅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命授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者澤澤自天征訟無地臣某中謝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
物者宰相之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即可以理陰陽苦
柔服可以撫四夷適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材非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
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與
日合明有言必訪於芻蕘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狩且欲興脩
至德以弭災動神機而伐叛後事皆運昭吉玄筴是宜慎擇賢良光輔睿
哲臣志雖苦學器異混成但爲章句之徒異虞攉衡之任陛下明恩委照
聖鑒洞開後於致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踏鄭典授以洪鈞空驚行潦
之流忽載大川之濟遠遠獨異嫉懷終疑頤回非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
立朝臣野必有其人省己捫心無知所措臣某無任感恩荷聖駭懼屛营

之至畢仲游西臺文集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覽事摭已出遺時之老
進撫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疚顧成虛名之暴得冀謀思之可後
嘗昧凡以事陳及奉訓詞莫追汗兮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
亦既超踰惟知震懼中謝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叨於
言責裕陵吝貸便遠於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秉遇而軼業不圖白首謬
膺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遠比二年遂尸柏臺仍
自二揆之列超昇端揆之崇豪右省之隆名開使封之新國陪敬厥職明
吉臣迷近世未聞迨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
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惊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
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於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臣朴學終累國
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圖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
隱　又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荊遺明盛之朝而戴崇高
之位榮非己擇寵實心驚中謝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考慎
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微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始
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於病民如臣者學
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積遇三朝晚歲間關竟歷二府方念頹書之

必至敢懷安地以爲安焉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起居論道之
崇皆侯社之故封益爰田之真食寵章避命代省還思終渙汗之莫回知
眷求之虛佇大踰分願殊極憂慚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舊延登以
想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謬以衆賢家蒞注意聖謀任
上敢定刀於明時先衆未加更惡心於大體庶無辱政以累後人　代辭
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慚懼敢圖重位輕畀具寮中謝竊以任官
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濟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
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
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堪近用自陪
樞要久乏勞能勤進趨吝之方多夫事機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
鄰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於帷幄智備見於簿書方思引咎以杜闕何
意謬恩之據晉總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於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
胥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考於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
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去古人之措柏收功指揆之近敢超鼎鼐
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擾民情之未厭持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遲
庭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吾化之成言出肺肝期於傳請　上太

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愛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於難安中
謝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於論相蓋量材
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
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鳴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
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
之眷許陪樞政之繁身已涉於再春事茂聞於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
之羞忠義未忘益頼先臣之澤尚圖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間時救謂孰求
更加大用趣中臺之峻秩象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備增道欲休而更遠
敢云静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矜愚忠少矜危懇念自昔工
師之衆尚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於遭次收還時柄更授
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勲言欲心行詞
非敢飾　代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
避中謝切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
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
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
載見於後王方今中外要安賢能輩出況爲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

特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疏徒以九臣之義方得請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最積戰兢晚領政樞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抛收像進越以答前恭蒙賜玦之仁更荷持衡之重夙宵內省累懷灾興伏望皇帝陛下考慎其人明揚以道蔽穴退處或遣允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猶以興邦如臣至愚前然幽之未至於時無補尚假借以為多惆惝之私謗僅以倖

代第三表

重寄難任勝可虞於顛覆思言未許盖不盡於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切以眷求碩輔師表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為士民之儀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家遭召今叢內戚有九遷之咨仍叨三接之歎身則甚榮事將奚補列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於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爾使逾越其論功雖厚沾沾之象閒青在倖定為戲翫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龍伏望皇帝陛下曲同審眷大答遠圖借使之才猶難輕用保佑盛世自應瘝曠之主賢殷求速民宜有傳巖之肖象還其前命俾以致擾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自知而為辭頻彈危懇供俟俞音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九庸思制於備古司頻幸位以多愆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陛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素言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才從機事之繁遂沐記書之問飭兵儀而有約將學意以無窮蝨惟王室之為心況乃本朝之倚重矩攸藏於不違無協濟於往

公李商隱集為湖南座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啓

伏見某月日恩制相公登庸凡在藩方莫不稱慶相公妖弘廣度踈越正聲君子卷舒不違於仁義丈夫憂樂惟繫於邦家異漢之不離公門裴安之每念王室今果明臺納諫武帳陳謨掌夢卜之貲自契鹽梅之望況聖上儲精垂思保大定功推軒后師臣之規侍周成長相之道三古之美華未遠百王之損益可知伏寸九臣佇答休運以不懈不忘貞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仁遠乎哉古猶今也斯固祖宗降意華夏同誠某早忝恩光今當謳詠思昔時之叨佐愧汗仍流賀今日之登賢歡心異寵欲侵於通屬猶往處藩條望於馳誠實陪常品伏惟鑒察

宋元憲公集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寵相公登庸詩

感會由來屬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滿且卷弋鴻冥日前今閑池鳳浴年伏老沐金催且酒濟時高識正横川高風盛德供難狀留與名山信史傳

孟庸 詩桑中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注亦貴族也詳中

保庸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保庸注保庸安有功者貴聎四保庸者保安之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勸使心安也

民功曰庸 周禮夏官司勳民功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蹤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體民言之先王之業以農為本以后稷氏之者周之先棄為君之稷官農人祖嘉穀天下為想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故以后稷擬之

太甲思庸 東漢書孔融傳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復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天子何罪使復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過庸 漢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庸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囂自庸 子華子隨武子之嗣則囂囂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他見

懋昭勳庸 子華子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尤責於趙宗

韜畧勳庸 宋沈與求龜溪集郭仲荀辭武泰軍節度使恩命不允口宣卿家傳韜畧世載勲庸忠謹自將簡注惟深後躬節錢仍侍殺藏住根異恩益圖休烈

必濟謨庸 馬明叟實賓錄唐司空圖為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魏公李公同師文中子嘗揣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乃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云三賢志同列尚儒風

嚇愚欺庸 唐書傅弈曰佛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

子美執庸 宋具集揚墨夫中子美執庸

六子奮庸 溫公潛虛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

元老奮庸 宋李曾伯可齋集賀太傅鄭右相啓 明庭播告元老奮庸立傳惟其人用事昭於舊德作相置諸右俾秉鈞於中樞

紫闥奮庸 宋胡寅斐然集代人賀劉監啓 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瑞聖時用繩祖烈

就庸 管子山至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

取庸 管子治國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注澤不足則歲凶當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則計所倍而取庸矣

流庸 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庸保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注庸即謂賃作者

保謂庸丁信任焉

丁役收庸

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郡舊制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積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詳守

歸米償庸

新唐書列女傳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為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三斛而蠃。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我。曰。御史不償之。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

折庸

傳聞琛諸員償育無以償同家眷折庸其財根軍於衣粮內起半併還家眷不在抑折庸之例。若良人質債折庸身死者。其債並免徵理。若元質數口內有身死者。除一分之數餘課不

同元王惲秋澗集烏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生男女。能名典嫁。其實貸賣。此又大傷風化。甚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元者一分之價。至於顛求衣食者。聽外嫁與嫁。不賣者。已嚴行禁止。如此。不致已大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

賤況清無別。不然走夫門尺眈

輸庸

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誤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已。不分內外。願令輸庸者聽從之。明昌二年十二月。物五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令輸庸

租庸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間。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納三者法。租庸調之法以人為本。梁陳舊月丞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跂戍下同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十六年乃詔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舊唐書壽王瑁傳。唐法食封戶。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通鑑綱目玄宗十四載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二載鋼來載租庸三分之一。文獻通考。總武初平來元以定郡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賦稅。令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產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武成以修刮壹殷所役甚廣。并兼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妻者輸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

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七六七。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時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梭。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後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　馬端臨云。右北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而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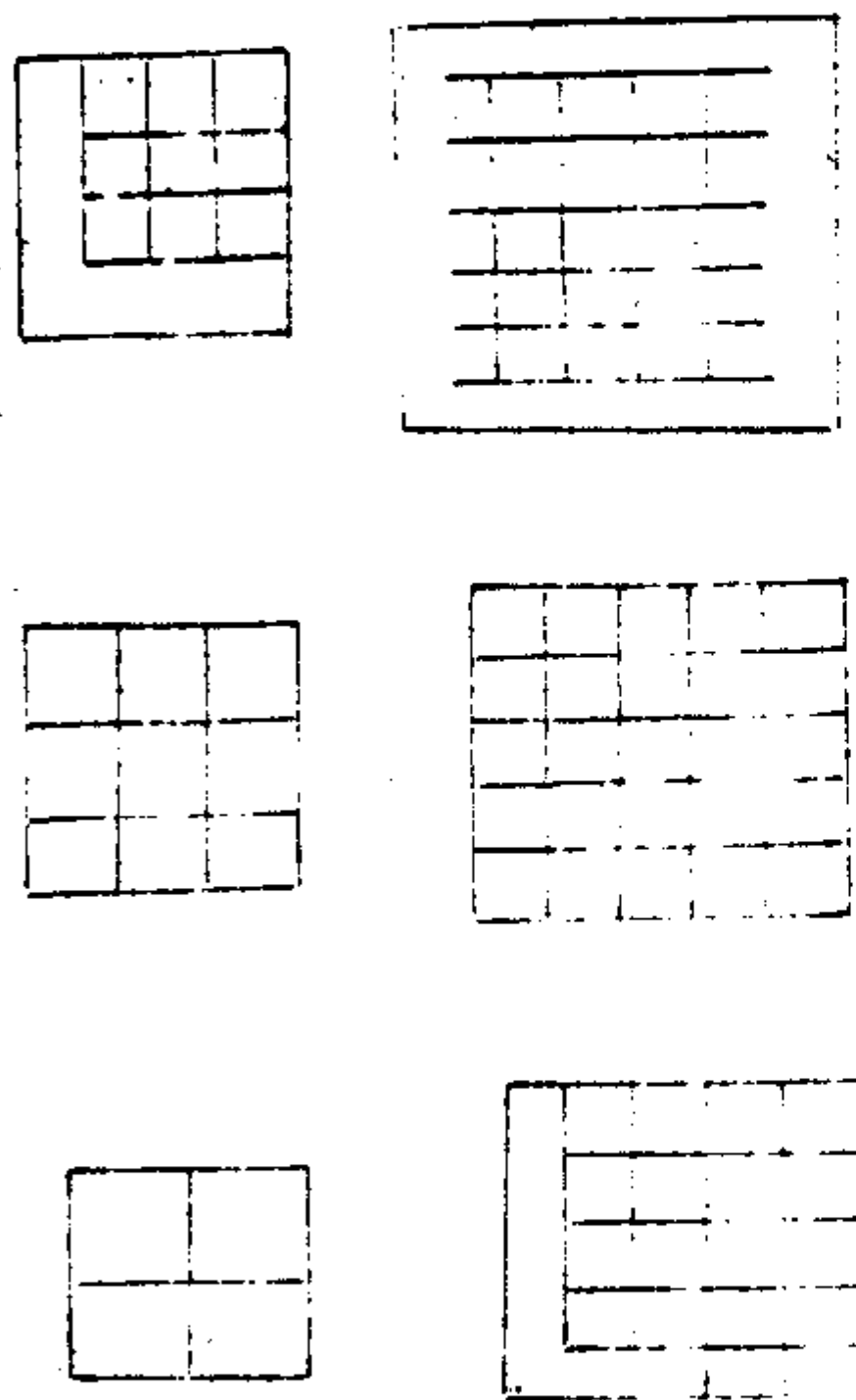
一兩。緯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絹十四兩。絲太重。今不然。

以作爾庸

詩大雅崧高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也。

附庸

詩江漢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注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魯頌閟宮篇。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閟宮疏。諸侯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獨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夏商之禮。不能五十里爲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今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九一等矣。　長。音長。或下同。顓之宣反。臾。音俞。此。音律。又音類。使注同。王之。音任。字。如字。一音慈。烏。音于偽反。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爲偏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爲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然此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三種圖

大司徒職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祿者。當取焉。然則牧正帥長。皆是諸侯有功者。得有附庸爲祿。又諸侯有德者。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取閒田爲附庸以爲祿也。又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以天子畿方千里。上公方五百里。地極。故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者。謂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也。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與侯等。子本地四同。有功進受伯地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進則取閒田爲附庸。退則歸之閒田。故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雖侯爵。以其是王子母弟。得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又成王以周公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下註附庸二十四。是此四等附庸之數也。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

吾也吾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九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天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其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陳浩集說不合於天子者不興王朝之聚會民功曰庸其功労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之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疏 其不封公卿大夫又祿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火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必畿內每須頒賜故閒田名 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里長者以為附庸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書周者謂授眾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小國不中里長者為附庸是眾里長大小也 附庸二十四者言四等附庸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上公之地方五伯里附庸不滿百里周之法也夏殷之禮則不滿五十里為附庸莒東萊左傳頻編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杜預注言分為附庸始於此莊三十年齊人降鄣杜預注鄣紀附庸國 僖二十年清人殺鄣而服于衛夏鄣入滑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及其言為杜預注須句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曹私屬者顓臾之埒 文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今以為卿杜預注蕭宋附庸成三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宣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滕 宣十三年齊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 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 襄二年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杜預注三國齊之屬襄四年請屬鄫五年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襄二十七年盟于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昭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穆叔曰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向曰周邾莒杞鄫之怒以封魯罷 定元年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哀七年邾茅夷鴻告吳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陳祥道禮書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改因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其子為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重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止封也

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止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為城 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待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義附庸時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晉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也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晉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通鑑外紀桓王二年九月邾鄭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挾附庸居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孟子萬章篇不能三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注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鄭氏諱術小國附於大國

謂之附庸。

封秦附庸

史記秦本紀：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願為附庸

宋史南唐李景世家：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為附庸，世宗不許。

制府附庸

李重伯可祭桑(?)醉裏陽寒謝制帥啓：竊以裏城之為邑，實居制府之附庸，矣已地險，雖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蠻土。文苑英華小國附庸判：甲有子男之爵，由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糾之，不伏。　對判爵惟五等，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為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政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閒桓政。朝宗會正，豈俯踰閒，惟甲某名庸茲利建，未朝入貢。一作木(?)非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欽封，均錫禹之舊。原子男為扶，雅居尊爵，一作統之榮，并邑分疆，爰在閒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大執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章，執為年越，糾之不伏，誰謂非宜。

庸國

春秋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楚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杜氏曰：庸國名，屬楚象(?)夫小國，在今夏陽府舍(?)縣。

舒庸

國名。春秋成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棄疾(?)師襲舒庸，滅之。註：巴(?)舒庸，東夷國。

上庸

縣名。通鑑綱目：赧王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西漢書地理志：上庸屬漢中郡。史記甘茂傳：茂謂秦武王曰：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宋張紫微先生集上庸　天將晝陰(?)限中原，獸伏禽心類百蠻。積木架橋乘漫水，峯茅茹火去燒山。帝巫問事書龜(?)卜，帶穗收禾架載艱(?)，非是投

荒嶠難信，吁嗟清猶類可求還。

居庸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居庸屬上谷郡。歐陽南詩度居庸有懷舊隱七言三十韻　巨靈擘斧劈山石，鐵門關閉天府奧。陰風蕭蕭出澗谷，澗嵐氣拂拂侵衣悄。諸峯列峙如奔馬，錯落虎牙雄敢暴。東西兩門里攝(?)垣，左右二翼軍偉(?)號。熊羆雲開蓋(?)子甲，馬陵月黑擊師纛。寶髻珠簪翡翠屏，霓旌羽蓋聲千轟。行人縈紆躡蟻度，卑樹家(?)茸寒髮冒。郵亭民舍半因依，萬壑千崖爭險傲。時逢嚴穴吟招隱，又望蓬萊疑可蹈。一年猶(?)空走鬼(?)飛騰，百尺啼猿花(?)腸回。穩斷疑無路，奚路窮存奇石。兼千鬼蛇神李賀詩，聳手詰曲周人誥。觜胥霜靜金吾去，浮屠高時網(?)絮(?)老。家(?)驚時遲日月明，鳳城天近雲霞赤。騎驂棄馳相似發，祺攻穹廬連夜到。龍門矢氣思聞奮，琴笑聚聲疑有瀕(?)。然陵趙關述烟卑，馬邑屬門亭障導。漢飲猶思記牧頡，秦城誰更憐咕(?)驚。將君基遠空蕪，沃李陵臺陽無音耗。胡笳亦念將軍悲，琵琶尚想單于好。浮雲流水今還古，徐鶴沙森顛復倒。牧馬繞驚塞草春，衛盧又見秋鴻報。百年狂落幾夾(?)蕃，萬事紛紜珠靜躁。往事茫茫閱變遷，登臨一一成嗟悼。衝盧地接冢山道，憶昔山居禽鳥噪。別去經年郊憶山，見山喜天持杯勞。虎敗城西便石立，龍湖亭下飛泉暴。雲空今人豈不懷，漂然舊侶憑誰告。太行之陽盤谷好，山勢相連疑可還。落日千峯思渺然，明朝準擬吾東(?)。

黃中州集蔡珪出居庸詩　亂石妨車轂，深沙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閒日東西。側腳判(?)雲，平頭土舍低。山花兩三樹，笑殺武陵溪。

元郝經陵川集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黃，死焰燎日横天狼。巉巉鐵穴六十里，塞口一綫(?)來冰霜。導騎奇(?)衝尾前遁(?)，車縫轂半側箱(?)。彈爭峽道水復凍，居庸關頭是羊腸。横拉恆岱西太行，倒卷渤海東扶桑。幽都都在南口南，截斷北陸萬古疆。當時金源帝中華，足纔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明昌。陰山大起飛龍勢，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債老未(?)老，宣怒市已還猖狂。盧合逆血濺玉座，六宫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黑風吼，賊臣一夜擊鎖降。北王從衰骨成山，官軍城上不敢望。更獻監收四十萬，舉國南渡尤倉皇。中原無人不足取，高歌曳落歸帝鄉。但留一旅時來往，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國無門，便作龜茲能久長。汴洪無用築子城，試看昌州三道墻。請祇遍崇(?)山築。

再過居庸　滚滚隨行旅，遑遑北走無。名重竹馬有，尺充風塵。路有青山舊，人傷白髮新。迴頭望南土，八貫致園春。　再過居庸口，悠悠今十年。歲華何迅速，宦業却迍邅。關吏款經換，山家亦變遷。惟餘出下水，隨馬響涓涓。許有壬至正集居

庸道中　草塈懸樛木。蒼松掛女蘿。霜清天宇豁。林瘦月明多。漸覺起時慵。猶能對酒歌。是號東列國。休笑漢關河。　君看如畫處。濃翠濕煙蘿。雲影和秋淡。泉聲入夜多。擬賡黃竹賦。還憶紫芝歌。萬騎陪明發。霜飛月滿河。　萬壑清風吹酒醒。居庸關下短長亭。回頭不記來時路。馬上看山四面青。

中庸

孔叢子居衛。爲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三十二篇。續後漢書道術錄子思傳。子思乃申明家法。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干乎道謂之和。真實無偽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唐書劉蕡傳中庸上聖之龜鑒。名臣言行錄中庸雖爲寔篇。而章句渾淪。讀者莫知其條理之聚然也。朱熹苑轉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備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潤某日記。論語。萬古之書也。孟子七篇。存孔氏之學。前聊子焉。恐王道不見於書。獨有孔氏之學則間斷矣。中庸大學見於戴記。是時明禮意爾。　中庸二字。禮上形容。大學含糊將安之乎。　爲我則住而不及。兼愛則反是。君子之中庸。堯舜文王之道也。伊洛精義無過不及。是之謂中。平常不易。是之謂庸。求其渠鄉黨一篇。無非聖人之情。中庸一篇。無非聖人之性。緣情以制禮。因性以自知。聖人之意也。學者貴也。求前欲觀禮於謙。其亦觀諸鄉黨。欲觀性於後。其亦觀諸中庸。容齊三筆。是以道留意六經之學。故有中書傳之見焉。

擇乎中庸

張子止家大易高頫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書書劉蕡傳文宗策制曰。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潛潤緇志。焉理龍見賈易書曰。

依乎中庸

張子擇乎中庸以儒道頓乎浮動。如依岳者見之。正家有德爲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歎。

名假中庸

性理字訓名假中庸。實則倍之。曰反中庸。

胡公中庸

兩漢蒙求胡廣字伯始。靈帝立爲大傅。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貴處中庸

魏書和洽傳。洽字陽士。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儉素自以處身則可。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古之大教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心鏤中庸

唐徐彥伯福密論中庸以鏤其心。

賜中庸

家史。張知白爲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勸讀中庸

伊洛淵源。橫渠興焉。人集賓游。實喜談兵。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事類合璧中庸不事對　止德。常道。　其至矣乎。不可能也。本出明德焉。則本名擇文體題不偏。而帝矣。　高明。君瑾賦偶德本於止。道行於公。服膺君顏子切切有得。疑心古彥伯拳拳於念。擇伐一善。執其兩端。服膺心分。自得聖人之正。行諸己分。執非君子之時。　鍊馬乾粹。自能信以能謹。數在皇極。本無偏而無陂。　勉其行於不足。有餘之防。執其端於無過不及之時。　性何待率而無往。御之者心。不必竭而去心乎之蹇。賦隔推以化民。副不待罰。御之政。主而在我。豈容竭身偕之。　或若姚崇。遺獨傳於精一。純如丈右德。孟顧於祗庸。聲律會元中庸賦。偶德可謂至。民當鮮能。　民鮮使由。而民鮮久矣。人曰予知而入難守也。　徐主切切於心。疑賴子拳拳於服膺。九經並分無事。以事而從時學宏綱修身爲大。　尊賢爲親而敬體臣下。子民來工而懷柔方外。　由一身至群臣。肥別而五。目庶民及諸侯。雖張子四。欄江綱中庸體字。九經龜鑑。　擇善服膺。常道正德。　可能不偏賦司主而不倚。主與俱主。性以有常。性其所性。　心苗不獨。豈待操心。性卿不戕。焉能率性。　性擇於心。怨素乎惟一之心。無盡於性。含己其有常之性。　吾恐衣錦。經擇未於之矣。仁義禮智原本有常之性。　君子依中庸。循待避強。小人及中庸。類皆偏傳。江湖集趙德行題張也愚草書中庸。　學執右軍家數字。筆成朶雲聖人書。鸞翔鳳翥三十許。鷗髮雖皮七十餘。從昔晉碑那焉比。近來燕說正紛如。平生嘗好同羊叔。展玩吟哦又起予。李公明集中庸。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不須求勝解。只比是奇功。卑卑孤本上。明明百草中。若將聲色撿。聲色都盲聾。未每卷訓蒙絕句中庸。　過衆不及總非中。雖卻平常不是庸。二字與將容易看。只斯爲道

用無窮。涑惟宜先生集書中庸示邊周輪 紙上遺書字究然。千年微意有誰傳。曾將靈鑰開關鍵。琢磨成周二老賢。二程夫子也 陳漢樂軒集誦中庸 瑞托中庸誦一篇。眼前神物頓森然。塵埃掃盡無他慮。儘管高樓自在眠。王景初蘭軒集讀中庸有感 人心無內外物我自藩籬。試看乾坤運。何曾造化私。寬平仁義路。明白聖賢規。曲學方蝸戰。捫膺為爾悲。

文

元郝經陵川集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矣。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為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乎常之用也。言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斡翩而不泥。澀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位空說誕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搬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為而衄。聚為而碎。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為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故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茲其所以為道。而庸之所以為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誘。道之所以不行也。王田揚君春卿。以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書異。不躋躋以拘俗。不依依以惑衆。不為太高。不為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駭世。不朝行而夕變。便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怨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刹今衰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征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措。非卓然持立獨行不矜之士。其孰能興於此。若今如是。其有所望矣。

庸氏

宋助伐紂子孫以國為氏 庸。言。膠東人。英賢傳 庸蜀叛時從周周武王氏 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庸生

西漢書儒林傳 都尉朝授尚書膠東庸生。張禹傳 元帝時張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庸 中庸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朱子章句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朱子語類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云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前逢杜甫 朱梅菴大全集答陳安卿集註中不改仲尼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則恐在當時爲可耳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程子遺書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饒魯石洞紀聞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問朱子既分不偏不倚爲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爲已發之中及其釋中

庸字義則兼衆二說豈中庸之中亦兼未發言之邪先生曰朱子謂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是該未發已發而言也但以下文擇中庸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問然則程子釋中庸亦曰不偏之謂中何也曰程子單言不偏則未發已發皆可言也章句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則是一指未發一指已發 本張五則 問中庸中和之分先生曰中和是主性情而言中庸是主理而言在性則謂之中在情則謂之和在事物之理則謂之中庸其實一理也又曰中庸是道之準的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又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 吾天中字依五則 陳櫟發明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提根爲首一句以爲明須了天命所然書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 惟君子爲能體之 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 胡炳文通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無偏無倚而後

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史伯璿管窺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以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 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兼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用上說然若不從體上說來則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至謂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然則性情果皆無預於事理耶豈子思虛說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之工夫於前至於行事之際則皆不原於道體無賴於存養之工耶又豈但空論性情之德存省之功於始至於擇守中庸之時亦皆無所資於彼但就事理上擇而守之邪況後章論費隱尊德性道問學皆合體用言之豈亦子思之自誤耶雙峰於一貫忠恕章則尤朱子久說曾子有一上工夫於洒掃應對章則病子夏泥事而不說理無以貫通之於此却又謂未發底無預於擇守意正相反皆是但知求朱子之疵而不自覺其彼此之皆病也多見其不知量耳始述其槩於此其詳於此章之末論雙和言書處又十二章論前面許多

說話都是說費處辨之 曾貫標或謂首章不言中庸此章始言中庸何也曰此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而此章首以君子小人分別學者之趨向也然所謂中庸者首章曷嘗不言之蓋道之不可須臾而離者以其率性而行不離夫日用之常也故其體用自大本而至於達道其工夫自戒懼而至於慎獨其功效又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者孰非庸也饒氏乃謂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事理言則是以中和與中庸判而爲二矣夫豈合內外之道哉至謂致中和欲其戒懼慎獨踐中庸欲其擇善固執爲內外交養之道此則以成德入德之工夫混而爲一乃欲以爲交相養其可哉 項安世續說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循中庸之道也 趙公著句釋仲尼曰 子思孔子之孫而稱祖之字者著其爲孔子之言也 君子中庸 中庸之理惟君子爲能體之 小人反中庸 小人反是 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朱子章句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朱子語類。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上君子莫是指人而言。下君子莫是言中。時中莫是言庸否。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黄榦　問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語續錄楊至之　梁禹人疑先生所解君子而時中。云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問時中。先生云。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云。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朱晦菴大全集答董叔重。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程子遺書李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使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說沫附錄語錄。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黄直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之。黄直卿　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以得爲不肖之不及否。先生曰。小人固是愚。所爲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爲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爲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董銖　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此便是中。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盛寒衣葛。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此章所解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楊至之　謝良佐語錄。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而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爲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吳本云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爲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中爲中　如此却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張南軒集。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蘊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

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時而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肅說。是從上蔡說。是。爲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當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陳埴木鍾集 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此乃時中之中。初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義精。不能到此。饒魯石洞紀聞 忌謂戒謹。憚謂恐懼。君子而時中。言其有君子中和之德。而又能臨事戒懼。隨事處宜以取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言其既無君子之德。而臨事又不戒懼也。君子言時中。小人言無忌憚。各舉其一而互相備也。釋義 問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執兩端。用其中。亦只是時中否。先生曰。然。問此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後章又說用中。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問唯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否。曰。然。答張玉淵 先生曰。戒謹恐懼說得細。忌憚說得麤。若只是說小人不戒謹恐懼。則說輕了。小人所以只說小人無忌憚。要放重些子。答吳中孚 問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還是小人認無忌憚爲中庸。還是索性不管。先生曰。小人只是不管。蓋知所忌。便是戒謹。知所憚。便是恐懼。小人不知此。所以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此兩句君子小人互換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得小人不時中。小人說無忌憚。便見得君子有忌憚。問胡廣中庸若律以此章。頗類無忌憚。曰。此却不然。胡廣中庸。只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箇鄉原。所爲真姦人也。莊子亦是此意。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便是鄉原之意。答袁[illegible]生此意中 先生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朱子就而字上看解得好。蓋君子既有此中和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本不中和。而臨事又無忌憚。答張玉淵 問程子云。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謹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竊嘗疑首章論涵養性情之正。其要在戒懼謹獨。此下十章。論變化氣質之偏。其要在擇守強矯。不當復引戒懼之說以混之。後見先生釋義。分忌憚二字。配戒謹恐懼

然後前日之疑以釋。且嘆先生玩理之精。而知聖賢立言之密也。然章句引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就靜處說。釋義只言戒懼。且於臨事言之。是就動處說。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而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之中上說。得未知是否。 先生曰。章句戒謹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之此章。畢竟少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自是一說。與本文之意不同。同上 陳櫟發明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王解說上兩句。王肅本是矣。程朱子從之當矣。或謂有小人之中庸。如胡廣之中庸者非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隨時之宜。而酌量以處恰好之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文公蓋就兩箇而字上[illegible]出意味來。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此說時中之中。中之用也。是乃平常之理也。語錄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裏。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推原所以能時中之由。由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故能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貴。如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謹以存養天理而無時不中。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也。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陳櫟考異 君子之中庸至而又無所忌憚也。祝本無所字 陳櫟詳解 君子致戒懼謹獨之功。而有中庸之德。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之心放肆無忌憚。所以與中庸背馳。無忌憚者。戒懼謹慎之反也。 不偏不倚者。中之體。未發之中是也。無過不及者。中之用。時中是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兼中之體用言。中庸之中是也。首章言中和。此章言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中性和情也。以德行言曰中庸。語之中庸之爲德是也。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胡炳文通通曰。章句於首章曰性之德。此曰君子之德。蓋所以爲君子之德者。不過能存其性之德而已。君子而時中者。未發時戒慎恐懼。已是有君子之德。及其發也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者。終日膠膠擾擾。政自不見其有未發時。此心已是小人之心。而又肆無忌憚。戒慎恐懼。是君子畏天命。無忌憚是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者君子知其在我者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觀章句於此兩章無異意可見子思之意與夫子本無異也馬豫纘義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正忌憚也問小人中庸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不知有此戒謹恐懼之旨則肆欲妄行恣肆之欲猖狂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史伯璿管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上說得饒氏曰章句戒慎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與本文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不聞處說起雙峰前既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則於此亦不

之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兼動靜為朱子意以自明耶無時不中之言不若隨時處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其上文正意又略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為又推其本而以知為重云云蓋亦本饒說而云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亦因不通看章句全文而惟就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卻曰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是慎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誤歟下面肆欲妄行卻正就發處言此是勤叟恭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辯饒則不必辯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矣中間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為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為應事之本也業何

以此為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為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趙德纂義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蔓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亦說云其非中其非聖人中庸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卻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登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須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急按東萊呂氏又說小人之中庸只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謂無忌憚為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程復心章圖按此章中庸只是一箇字不可折開說中庸乃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一箇平常底道理此則天命之本然而率性之自然底故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則反是下文乎鮮上二句君子之體中庸也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隨時以處中也時中之中是發於事物上論如允執厥中之中也中是當然恰好處當臨時隨事看不可執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一當然恰好處便是中一室有一室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以人事論之父子主恩則主恩乃父子之中君臣主敬則主敬乃君臣之中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乃夫婦長幼朋友之中以身論之足容重手容恭乃手足之中坐如尸則尸乃坐

時之中立如齊則齊乃立時之中又大而言之在堯舜則以揖遜為中在湯武則以征伐為中在禹稷則以救民為中在顏子則以陋巷為中曾子以去為中子思以守為中在三仁則比干以死為中箕子以奴為中微子以去為中凡事事物物千條萬緒大有大之中小有小之中莫不皆然揚氏為我墨氏兼愛二者之間執一箇中是徒執中無權安得有中權是時銓量其輕重以取中如此方是中此君子而時中也此句中間一而字須子細看小人中庸須依王肅本着一反字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以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君子之中庸是平時能戒謹恐懼工夫方能事事合中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故肆情妄動無所顧忌所以與中庸背馳

中庸
- 君子中庸
  - 以君子言其德善
  - 以時中言善之至
- 小人反中庸
  - 以小人言其心惡
  - 以無忌憚言惡之甚

程若庸增廣字訓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中庸君子之時中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義可以總括得經權詳見經權條朱子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誠而中君子之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北溪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南軒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者以太極無適而不爲中也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此物則此爲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以爲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爲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爲萬殊者固統乎一而所以一者未嘗不完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又曰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中有定體可也即其無適而不爲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體可也是則非知權者其能執之而勿失乎今夫權之得名以夫權量輕重而未嘗不得其平也執中之權亦猶是耳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則有以權之故也故堯舜湯武之征遜不同而同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死生不同而同於中顏孟之語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聖人之時中矣李純甫鳴道集說伊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屏山曰不然君子雖知率性之謂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之道無復忌憚雖似中庸而實反之不須添此一字其理自通正學者之所謂無礙禪也百川學海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性理會元中庸之道可久　所謂中者言其道則無時而不中言其事則當其可之謂也故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繫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犧以下十三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夫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此君子之中庸也若小人則反道敗德滅天理亂人倫何有於中庸哉故曰小人反中庸侯氏

魏公著句解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所以爲中庸者君子而時中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小人而無忌憚也不知此理故無所忌憚程子輯畧仲尼主憚也　程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明道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伊川　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呂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知乎禮意猶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

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

而不爲叅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渝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衛湜集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建安游氏曰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盗名進鋭而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爲子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爲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爲過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且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時而中者柰何以其大本立故也大本立則周旋萬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既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

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道爲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省厥中唯恐其爲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稟於天而中出乎性其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爲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聲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從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俾夫言行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聲形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心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小人目悦乎色而不憚傷其明也耳悦乎聲而不憚傷其聰也貌悦舒情而不憚傷其恭也言悦順情而不憚傷其從也心悦邪僻而不憚傷其睿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爲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

人而胃於刑禍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之君子以天下譽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怨舉天下無以動其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爲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子之心一切反之聞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者爾　四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爲之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著一箇字不得若著一箇字便是用意君子中庸何其安靜明哉　高安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此即和之義也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中節焉爾曰時中云者變通無滯泛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行之固中矣通變而行之亦中也禮而行之固中矣從俗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之亦中也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意非小人所可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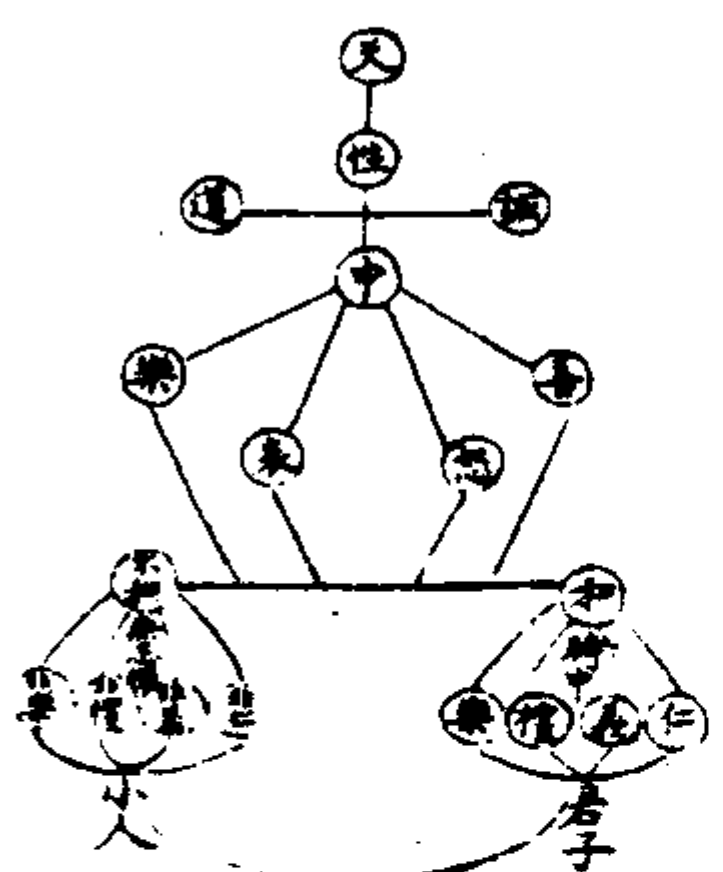
欲縱横顛倒無所不爲亦曰吾之所爲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辯矣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外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安能中節乎此其所以辯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辯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爲中庸小人體不立而用常差故爲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爲時中小人發不中節但爲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辯君子小人若辯白黑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全吾心之中和乃所以爲君子之中庸中和二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乃自吾夫子發之無和不能以爲庸其實一理也　蔡淵思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黄幹云謂人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糅不齊君子小人之分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反是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其戒懼謹獨居敬集義以能不失乎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爲小人之行而又無所忌憚也蓋既不能戒懼謹獨而徒執己見是以常反中庸也此則子思子言性君子則可入道而小人則與道背馳此乃理之所不能免然得君子以爲

吾道之宗主則小人雖無忌憚而此道猶未至於不明不行也陳應龍辯語問諸家時中之義唯横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横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董銖　許謙叢說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乎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

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愼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從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熊禾標題事義以下五章皆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未易知未易能　趙次誠考義第二章書中所言之中庸其所謂中者皆無過不及之中也朱子以首章有中和之中故名篇之中不得不兼言未發此章中庸本言時中以其爲仲尼之言而居於一書所言中庸之首故即之以著夫名篇之義而於或問則止以無過不及言之然其以中庸爲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而謂之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本是理於天命即篇首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推是理於極致即篇末所謂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也然則此二句朱子舉中庸全體之義以見無過不及之時中始不外於上天之明命於可至於聖人之極功其所以勉體之之君子而戒反之之小人者遠矣然朱子謂之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處中與無忌憚皆以行言而德則言夫所守心則言夫所存旣能守於己而一定不易又能行於事而萬變有常則表裏如一而足以盡中庸之道存於心者旣陰爲不善而行於事者又公然無忌憚則亦表裏如一而反乎君子之中庸至若下文申言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所以明中即庸也君子知中之無定體者雖隨時而在而實則在我而已故能極於不覩不聞之時無往而不敬致此無過不及之中無時而不然然則上言中爲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所以明夫中之一本此言中爲無定體隨時而在所以明夫中之萬殊上言君子爲能體之所以體是中於天命此言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所以體是中於人心陳定宇謂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事以裁度此中之用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意以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殊不知中無定體體在時中而體之所存即用之所在矣故或問

謂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謂之當然則指事理之已發者而言初未嘗以時中爲已發之中而戒懼爲時中之體而在於未發之時也若總此分言體用則下文小人之肆欲妄行即無所忌憚耳亦可應上文而以肆欲妄行爲無所忌憚之體而無所忌憚爲肆欲妄行之用乎陳華祖提綱仲尼曰君子中庸王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此中庸之德唯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則反之陳古靈集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孟子謂惻隱羞惡恭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爲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動而違道徇於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爲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中庸無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爲小人蔽於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晁景迂集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霸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發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

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
亦訛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呂氏。熊氏
也。錢時融堂管見：中庸，平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匪高匪難。君子者，順此
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必違乎權而後無須
臾離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爲中庸者也。猶言以安
爲常也。嗟夫，小人之爲不義，苟能自知其非，庶幾其或變焉。寘然安行，自
以爲是，是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歎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
方達卷論

中庸君子小人天性圖

合沙漁父曰：君子小人同乎一天，同乎一
性，誠與道皆有也。君子歸執中之善，故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合乎仁義禮樂焉。
小人反中庸之德，故喜怒哀樂皆不中
節乎仁義禮樂焉。小人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雖與君子同，然本根不中，亦
虺蜮之蟄，時息心而靜慮，乎可不慎獨歟。

袁甫蒙齋集：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通貫天人，
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平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蓋耳皆是。本
非難知難行，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塗轍所由判也。君子而時中，當
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祁寒盛暑，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
暑爲中哉。時中字，釋中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順性
凝命，雖萬變交錯，而謹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之性，夫豈本與君
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人欲橫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
顯顯者，亦有外似君子而內非謹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蓋其無忌憚之
實，是則深可罪耳。故不執一者，在謹獨之君子，行之則爲時中；在不謹獨
之小人，行之則爲無忌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
忌憚即反也，何必贅。　君子即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謹獨，上帝臨女，故
時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
薛季宣浪語集：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
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王與鈞藍縷蓽構
義：中者何？至極不偏之謂也。庸者何？平常不易之謂也。自昔言道者，惟曰
中而已。仲尼兼中庸以爲言，蓋中無定體，隨寓而在，然皆日用常行之不

可易者。道無不中，庸無不常。或者知中之無定在，而不知其不越乎常也。
故聖人不但曰中，而謂之中庸，蓋以明夫不易之常理，初未嘗與中相離
也。未有不中而可言庸，未有不庸而可言中。君子惟蘄循乎理，故其爲中
也，必因時而取中焉。且以時中之大者言之，時當以天下遜，則如唐虞之
禪授可也；時當爲天下討，則如湯武之征伐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時之可
者，理之常者也。動惟其時，而一循乎理，此其所以爲君子之中庸。至小人
則反是。彼其制行，豈不自以爲中庸哉？然德非君子，而資實小人，欲行權
而不知反經之爲非，欲蹈乎大方，而不知猖狂妄行之爲失，放浪於規矩
準繩之外，而莫酌夫權衡輕重之中。蓋有舉國與人，而自以爲唐虞之禪，
亦有稱兵謀叛，而自以爲湯武之師者。其他如漢胡廣、唐柳宗元之爲者，
又小人中庸之細者，動失其常，而不自知其爲非，則其所謂中庸者，乃其
所以爲無忌憚也。嗚呼，小人以無忌憚爲中庸，其實反中庸者也。君子以
時中爲中庸，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故聖人首斷之以兩言曰：君子中庸，小
人反中庸。而後言君子之中庸如此，小人之中庸如彼，以見小人之實反
乎中庸也。說者謂小人何有乎中庸，經言小人之中庸也，其中必有反字，
今闕文耳。以愚觀之，小人中庸之下，言小人而無忌憚，是蓋反之之實矣，

奚必更加反字於無忌憚之上哉。闕文之說，未敢信然。李好文經訓要義
真德秀曰：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
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
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也。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
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
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
體焉。谷棣與權集：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總論第一章中和中
庸之旨，而所以分君子小人者，是引起下章道之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
過不及之端，以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義。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此是發明無過不及之中，是無時而不中，無事而不中，而皆本之不偏不
倚之中，是以道心爲重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又發
明過不及之差，無時無事而得中，而失其不偏不倚之中，是以人心爲重
也。因君子小人所爲不同，以見中庸爲至，而民鮮能，引起下章也。性理會
元：至誠足以爲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謂也？曰：此明其所
以爲誠也。未發之前，非無物也，而得其所謂中焉，是其本也。枝葉之備，既
發之後，非有物也，而得其所謂和焉，是其道也。幽顯感格，未發而不中，既

發而不和則天地萬物吾見其錯陳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為我用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吾順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則
僞不起矣誠中和者所以養其誠也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為中庸中庸
足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謂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何謂也曰此中庸之失也由周而後天下之賢者智者常過之愚
者不肖者常不及也過者以不及為陋不及者以過為遠二者不相合而
小人之無忌憚行焉於是知愚並困而賢不肖俱禍嗚呼孰知君子之中
庸耶華賢良文無過不及之謂也　夫君子雖能為之而不知中庸則其
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
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
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為過之難歟後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
有能中則是後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
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
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
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
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
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饒士悅集中庸之書言中
庸者七章先言中後言和先言和後言中者各一章言中不言庸言庸不
言中者各一章合而觀之亦有同乎　中庸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全體中
萬殊言者以中和比中庸中和是體中庸是用然中庸之中可該中和之
義故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先言中以性言後言和以情言情出於性
也先言和後言中皆指實言是學問所成不可以先後論也言中則無
不庸言庸則無不中鄙意炎衍義仲尼曰性君子為能體中庸之理小人
則反中庸之理君子之所以體中庸也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
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其以小人之心不知此理故肆欲妄行而無所
忌憚也

右第二章

朱子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
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
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趙
順孫纂疏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

同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陳氏曰中和以性情言
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饒魯石洞紀聞
此章承上章中和而言中庸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中庸
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釋義　章句云變和言庸者主實兼中
和之義先生曰德行云者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則見諸行事者時
中是也游氏以為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然愚謂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
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
者則欲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
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嘗見問章句云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
首章之義竊意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是氣
質之偏所以聖賢教人使要擇守矯以反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章句以
為釋首章之義恐非文意　先生曰此下十章是聖人立箇中庸之標的
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非首章意也不矣
中字陳櫟發明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和情以德行言之則
曰中庸中庸之為德也是也然中庸之中有未發已發二義實兼中和之
義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也中庸之中所以兼該中和之義也胡炳文通此說中庸分君子小人首章說中和只歸之
君子蓋君子有主敬之功故能因其性情之自然者推而極之小人無主
敬之功故德行惟君子為能小人則反是倪士毅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
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
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
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
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史伯璿管窺章句曰變和言庸者至實兼
中和之義　輯講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
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
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
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　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
峯謂其所指各異愚已嘗辯之矣今請因其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之說
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峯之言則判
內外離心跡不得為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
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即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

之說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內外也性無內外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功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當應之事而後喜怒哀樂之情隨所感而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而後事始各得其宜故已發之後誠有省察之功則情無不中其節而事亦無不當於理者矣由是觀之擇中庸而無存養之功則察理必不能精而無以爲力行之本守中庸而無省察之功則人欲必不可遏而所知爲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存省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擇守皆有以致存省之實此內外所以有交養之益也雙峯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二者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坐致與戒懼愼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內自內外自外而且至於內外之交相爲病矣尚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峯之說而知其所以致此差失之故有二謂首章未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說中和以爲四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說愚已辯之詳矣四無偏倚一

無乖戾之說愚亦嘗辯其畧矣今請再申二者未盡之蘊以明之蓋子思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雙峯則限之以但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拘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所重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但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也殊不思人之情豈止於此四者乎思特舉此四者以爲之凡例耳唯饒氏只以四者發皆中節爲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所發皆無預於擇守之工遂以性情與事理判而爲二而如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姑以智仁兩端言之智之發爲是非之心仁之發爲惻隱之心是非惻隱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量又可得爲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及其達之事理之間則智主於知所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況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擴充其是非之心以分別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奚得而辨則理必不明雖欲擇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執而力行苟不能擴充其惻隱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

不可得而守也謂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爲致知之本致知即擇中庸之事省察所以爲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功此意已於首章章下辯饒氏說處詳之此不述合而言之則未發之性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故不可無存養之功已發之情皆所以爲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此意即上文所辯者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峯限於四者之情而不知子思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其差夫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正爲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章未說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爲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說氣質則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耶愼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說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欲當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爲遏則是防之過也惟以氣質爲說則自然首意貫穿無許多窒礙矣更以發皆中節之意推之尤見其說之不通夫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

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發而皆中節四字爲言耶曰皆中節則見其亦有不能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爲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說則除非刪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氏惟如此說故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辯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事其間有曰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已發也則爲和果刪經文而皆中節四字爲說蓋欲成就其未說氣質之說則不得不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爲和乎子思之意正恐未必如此也雙峯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手底工夫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矯之說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方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焉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爲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而及耶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耶不知有是理否雙峯識見如此安得不與章句枘鑿姑述其同異于此以俟明者爲折衷云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主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倪氏此等折衷◦會捌籠罩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方說氣質又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功不同幾句上◦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是非◦則其於朱饒之孰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吁陳定宇胡雲峯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錢時融堂嘗見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上牽合說曰道曰教曰中◦曰和◦名字雖不同◦皆所以為中庸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庸 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朱[illegible]巻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 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為也中不可為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為過未至則為不及故惟中庸為至祝洙附錄語錄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為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為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為大孝武王周公之為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強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強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 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兩鋒相違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為之不可無意以為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主故惟中庸之德為至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然亦人所同得主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無能字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槃括纏晉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釋義　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同上　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民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槩括將來說道故上面去了之爲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答○中所陳櫟發明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九不得○至○以無過不及之中言章字之訓在有又再二○而之二十之○集註亦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况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百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　通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爲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者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馬豫辯義按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饒氏曰中庸乃事物當然之極故謂之至然亦人所同得至民不興行程子云民不興於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鮮能之者蓋謂少有能知能行者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依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不其是今已久耳諸針曰程子釋之以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義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人也許謙叢說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史

伯㬌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槩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爲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　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薛季宣浪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釋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書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爲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之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無忌憚
以反者言
小人有是
此以上言當涵養性

中庸

以至者言
無過
情之正以

無不及
民鮮能之
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爲德也四字而知中庸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加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因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存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爲至即論語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程子之言雖無之爲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倚雖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爲發明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回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遂為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夫之矣李仁壽以為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奚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陳古靈集中庸之性至虛以為體至神以為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為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偽之相感穿鑿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因利欲誘於外則穿鑿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顏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况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幾時雖堂嘗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為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能者鮮愈見其為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衆蒙庥集中庸非動亦非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聵也。　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錄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闡孔子之言不容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荅椋與權寵的當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易得動無難事是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之教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晦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謬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生親筆也。當以後為正。　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胡祇遹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恆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况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如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恆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恆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為中帝王為中在一人則心為中在一草木則幹為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為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變幹為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宋公遷通旨中庸之為德也鼎也中庸其至矣乎中三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中二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十一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中十一右以德行言而事業之中在其中。趙氏曰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為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按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旨小異覩者擇焉可也　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敝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鄒霆炎行義不亏曰道則大中不及則大至也中庸之德其為至矣乎用行切無偏事但世教衰而民鮮少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繹義 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
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 錢時融堂管見 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朱子
章句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
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
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朱子語類 賢者過之
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 朱子語類 道之不
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 問
知者過之如何却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却說不明 先生云知者緣他見
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 智如
老佛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朱晦菴大全集答張敬夫 道之不
明不行來諭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
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
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
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
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
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
為疏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萬正淳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
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
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過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
二矣 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為智者之
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辯不足以為知者之過 知者之
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 程子遺
書 道之不明也 至 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程子經
說 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伊川 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

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
常失之不及 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問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
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
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
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
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
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
不及 董銖 衛湜集說 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
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
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
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
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
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
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絕矣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辨但聖
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再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 拙
南軒集所釋恐未安某嘗為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
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絕之行而過乎
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
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
不識如何 黄幹講義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
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為之當然者皆是也昔嘗有過與不及之
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
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達夫道耳
其與違夫道者一間矣而遂指以為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
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
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
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
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
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
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
勉之 趙順孫纂疏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知愚賢不肖至夫其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
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
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至此道之
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
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至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見
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櫟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知者知之過特
其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
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
亦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特其所行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
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炳文通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道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
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書也此章釋道
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
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無偏
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至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絶人者其持
論常高其視簿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
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
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
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
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汚
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
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
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晳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
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道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
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子思此章分道
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
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
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
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
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馮椅緝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知者知之過或問云能知君子之所不知者是知者過乎
中也既以道爲不足行或問云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不足行愚
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或問云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又不知所以
行是愚者不及也賢者行之過或問云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
過乎中也既以道爲不足知或問云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爲不
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或問云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又不
求所以知是不肖者不及乎中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氏曰道之不
行雖於道之不明道之不行而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
無人能明之則中之無今也耳許謙叢說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
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知賢者
之過嘗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
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極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
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
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
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違道又如下
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侍知賢過中

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熊禾標題事義言人之資質不同過與
不及皆非中庸曾貫標註上章言民鮮能此章言民鮮能之故蓋道者即
率性之謂知愚賢不肖者氣質之偏此聖人所以必脩道以立教也故下
文所謂知仁勇者即所以品節防範其過與不及之病則循性而行是即
中庸之爲德矣四書通乃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則是以
氣質二字析而二之外理甚矣項安世家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吾祿與權覺豹
管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行者本乎
不能惟精而合於中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言道之不明者本乎不能惟一而合於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是又歸重於不能惟精又引起下章道其不行之意性理會元曾吾夫
子嘗發中庸至矣之歎而謂民鮮能久矣故原其道之不行則以爲智者
之過愚者之不及原其道之不明則以爲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且
論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於智與愚者何耶蓋智者知之過以

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其所以不行也至論道之不明不曰智之與愚而曰賢不肖者何耶蓋賢者行之過以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斯道之所以不明也　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人之行不為過則為不及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毓士恍集聞中庸於道之不明不行章以知行交互說先儒於知仁勇章既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又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其言知行各不同何歟　為學之工夫不過知行而知行之要當交互而用其功故先儒於中庸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知與行交互說者所以辦其不能交互知行此道由以不行不明也知仁勇章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言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所以明知行之交互如此學者必盡是而後知之而成功也故其立書雖不同而皆所以反覆推明知行之不相離也何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可見其不能交互知行也若其知行交互則必無過與不及之失而道之行且明矣至於哀公問政章則盡發知行交互之說以教人今欲知知行工夫不

容偏廢也故既以生知安行屬於知學知利行屬於仁困知勉行屬於勇而又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以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知行工夫又當以勇為之不可有彼而遺此所以見知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也由是觀之知行二者聖門切緊教人處橫說竪說只在交互用工夫彼不能知行者固墮於愚不肖之不及而偏於知行者又不免失於賢知之過學者可不勉於知行而兼盡之哉若論用功次序則致知為先力行次之篤鎰侍問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汚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大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之在聖門每好為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二等自未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聖人為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為賢知愚不肖者哉　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為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為知之過然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為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為蓋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涂潛生經疑問中庸言道之不行是操守之形也宜歸之賢不肖而反歸之智愚言道之不明是識見之空也宜歸之智愚而反

歸之賢不肖何也　人之為學知行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知之無過不及則道可行行之無過不及則道愈明故先儒謂中庸是章正其交互說所以發明知行不可偏廢也夫中庸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知愚者是推本行之必由知也蓋知者恃其知而失之過愚者不及知而失之不及失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行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行則道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也道之不明不歸之知愚而歸之賢不肖者此發明知之必在乎行也蓋賢者恃其賢而失之過不肖者不及行而失之不及失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知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知則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此不明所以屬之賢不肖也試以下章証之大舜章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知之事而曰執兩端以用中於民則知之中有行此章句所以謂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顏回章言服膺而弗失此行之事而曰擇乎中庸則行之中有知此章句所以謂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以是觀之知行互進缺一不可尚何致疑於其間哉先儒有言博文工夫到則約禮工夫愈密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學者合是而究之則思過半矣魏公著句解子曰道之不行也道之所以常不行者我知之矣知愚所以不行知者

過之。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道之不明也。道之所以常不明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明。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人不求所以知。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子章句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晦菴大全集答江德功　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桂辛之譬。却是不嘗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桂辛。須嘗喫了方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呂春之桂。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趙順孫纂疏三山陳氏曰。道焉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陳櫟發明。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智者氣之清。而質太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之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然為學之序。知必先於行。此章特指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之而復道之中庸。載其能明且能行也。晏氏曰。智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反言之何也。曰智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去觕不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章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余氏仲曰。知者過於知。以為不必行。賢者過於行。以為不必知。飲食而知味則不厭。不必行則失於仁。不必知則失於智。愚不肖人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陳櫟詳解。人莫不飲食也。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少有能真知其味。以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馮椅輯義。道不可離。人自不察。陳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章句譬如飲食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但少能知其味耳。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吳氏曰。蓋不能知味。喻不能知道。道不能知。安能行道云。趙德纂要鮮能知味也。疏義集說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鵝知使牢寡。食能知其黑白。此皆書言之也。陽字溪先生集物不細嘗。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子細玩味。何以知其理之妙。魏公著句解。人莫不飲食也。譬如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但少真知味耳。日用斯道而不知道之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程子釋墨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刑名度數之末。範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楊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微而不通。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衛湜集說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
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弈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
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爲賢
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
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
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
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
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
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
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
者或以穿鑿爲知或以繆悠爲賢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
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從之爲道紀類離倫輩輩然與吾道爲尨不
待較而知其爲非也猶自安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

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
孔子同稱爲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
知之語道則與道爲二講說則立說夫離其入人也因人之高明使學者
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延平周氏
曰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則明也蓋知之然後能行行
之然後能明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
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
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
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
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不
知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殽弗
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
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
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　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
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
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　蓋知者專於明道或

急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蓋
不能知味者以踰不能知道也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
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爲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
失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
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
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黃幹年譜問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
味也　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故蓋賢智君子也
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
而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爲道今則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
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誠者天之道
以後故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其人
之實德到袵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好看　蔡淵綱領
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言有違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
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失於勇　蔡淵思問人之所以不能中庸
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智

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厭苟
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言違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丕
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違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
以當原乎本也　饒魯石洞紀聞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章
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
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此章專以過不及爲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
所以爲庸非有二也下章倣此　釋義　問夫子以道之不行不明皆由
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過與不及相對言皆未得爲中道也今章句
云愚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則是不言其不及而但言其全然知行如
何　先生曰朱子被愚不肖字礙了所以如此下語蓋愚者豈能知不肖
者豈能行道便是中賢知過乎中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
中問然則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費隱章以
夫婦一事言此章以道之全體言本互中中間道之不明不行不知朱子
互換注是如何先生曰正得本文之意　又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
子卻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正緣天
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

天下明不是說人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者了道之所以
不行於天下者以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其所以不行也道之所以
不明於天下者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者中
而已矣不中便不是道譬如一條大路人人知得此是大路則由者必衆
自不到得榛塞此路既有人由則其為大路分明人自不到得從小路上去
見得知行相因本文文是此處中間知賢過之　先主曰知者過之如索
隱之類以人言則老莊之處釋氏之無是也賢者過之如行怪之類以人
言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本文無　王奎文發明四章道者率性之謂
也中庸其備道者之德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
於中庸均有未盡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故上章引孔子之言以嘆民鮮
中庸而此章引孔子之言以及此　陳應龍輯語林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
章道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
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跷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
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
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

苦行後都不去明知了老之屬他便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黄義剛　盧孝孫集畧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
也　此知行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不務行此道之所以不行
賢者恃其行之力而不務知此道所以不明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方說得順今却恁地
跷說緣是智者只去窮高極遠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然他未見得時
是這般人及見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只去堅苦
力踐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不理會知然他未行得時是這般人及行得
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許謙叢說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
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
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是知不是行正言知賢者
之心蓋是他心惟通達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史伯璿管窺第四章鮮能知
味也　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
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
耳若真知理義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

也　發明云云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
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庸幾其能明之且能
行之　輯釋引晏氏曰云云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
未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為無理不知
果得子思意否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
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
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者索
何以譬喻之說為正說乎若曰知未是真知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真知
之意則上文飲食亦真指飲食言耶飲食既為譬喻之辭則知味之知又
豈真為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
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
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
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
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
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

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又
引朱仲曰知者以為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為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
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　發明文
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　輯釋獨引通云云後面欲說知仁勇
此章為此三者發端知者以道為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知
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三說互相祖述亦皆因上並言
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強說從勇上去其實不知味如何是失
於勇發明前說以為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
為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直至白刃可蹈處方發以引起下章
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提說勇也捏漫心東剔按此章道即中而已
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凡其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稟不
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别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然知
是主於知賢是能行得底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
及宜若道之不行今乃以知愚之過不及謂道不行賢不肖之過不及謂
道不明者何也蓋天下之理真能知之而後真能行之真能行之方可謂
真能知之知者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如佛老莊列之徒說道理太過

入玄妙去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惜然無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以行處為重於知處放輕如割股斷肝以為孝皆所行過當處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飲食是日用間不可缺底但人鮮知其味譬如道是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其為過不及之弊也宜哉

此見民鮮能之之由

道
- 以不行言
  - 知以為不足行
  - 愚不知所以行
  -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 以不明言
  - 賢以為不足知
  - 不肖不求所知
- 以不可離言
  - 人日用而不知
  -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趙次誠考義知愚賢不肖以學者之事言非指人言之而以為知者之優於愚賢者之優於不肖也蓋道病於愚不肖者之不能知而行也苟能知之則為知而不愚矣而又不免於知而過之能行之則為賢而非不肖矣而又不免於行而過之過猶不及雖曰知賢之勝於愚不肖而實則知愚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此皆學者之事之所當謹者也若指知愚賢不肖之人言之則所知無過不及然後為知者之人所行無過不及然後為賢者之人況知之必見於行行之必本於知未有知者專於知而不能行亦未有賢者專於行而不能知也要知此所謂知賢之過即後章索隱行怪之事也朱子謂索隱為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此所謂知之過也謂行怪為過說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此所謂行之過也語錄亦謂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蓋知之過者始雖知而終歸於愚行之過者始雖賢而終歸於不肖其不同至於欺世盜名而為無忌憚之小人者未之有也何者自知愚賢不肖以下皆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語意中來若以知賢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則知行之過獨非反中庸乎許白雲不察乃謂知賢之過不及止就正理上看若知如老釋之空寂賢如沮溺之遠遁及下索隱行怪之類又非正道而過於中意以知賢之過者為君子而老佛沮溺之知賢為小人然許氏此言本以病北山陳氏之說也陳氏以此之知者為老佛之徒此之賢者為晨門荷蓧之徒故許氏病老佛沮溺之不得為此之知賢呼許氏之說固不可而陳氏分老佛之徒為知晨門荷蓧之徒為賢要亦未為可也夫老佛自高於虛無

寂滅之學晨門荷蓧自高於絕世離倫之行皆自知而自賢其所以尊所聞行所知者一也章句空寂非老佛之賢而遯遁非沮溺之知乎愚故以為分知愚賢不肖於知行之過不及只可指為學之事言而不可以言知愚賢不肖之人也陳華祖從綱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愚者不及也以見此中庸之道本行也為知者失於過之愚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見中庸之道本明也為賢者失於過之不肖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結上文以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此人字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陳古靈集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為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已隱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顯則智與賢者有所不為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為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企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不及夫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諭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諭道同斯義也饒時融堂管見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猜淺而無識其為不知一也道如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為其為不行一也道如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是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特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徇於俗學自以為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者但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

之不可須臾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袁蒙齋集 道之不行，
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
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
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貴其聰
敏絕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宜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
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當中。
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
則而已。嘆眾人之鮮知味，何氏之質矣。日用飲食，天美元酒，遺味存焉。何
謂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 道之不行，以知愚
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操中庸之權度以折衷
焉。而賢知乃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當中。眾人之不
知味，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鄒建炎衍義 孔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
中而已。其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知之過，既以為道之不足行；愚者不及
知，則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孔子又曰：道之不明也，我亦
知之矣。賢者行之過，既以為道之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二者特如人莫不飲食也，但鮮能知飲食之味也。

右第四章

陳櫟發明 此章言知仁勇之失。馮稼纁義 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陳氏曰：惟民之鮮於中庸，既人此智賢
愚不肖之蔽，隨其氣質之偏而失焉。王柏某註批 此章為後面知仁勇三
者發端。知之過以為不足行，不仁也；行之過以為不足知，不智也；不肖者
不及行，不及知，不勇也。錢時融堂管見 承上章鮮能中庸之歎，而發鮮能
知味之責。果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
知愚，而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
能行，不知不可行也。故知之過，愚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見於行而後
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過，不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於一
時，明可明於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行，行則明矣。鄒建炎衍義 言道之
過與不及。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朱子章句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順孫纂疏 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
者，以其不能知道也。饒魯石洞紀聞 問：前章既言道之不明不行，此復言
道之不行，只是反覆慨嘆之意否？先生曰：上章末句說鮮能知味，故此章
以道其不行繼之，言其鮮能知，所以鮮能行，以起下章之意。蔡氏玉澗
問窺觀此章行字，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之不明，所以不行，又舉

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而言道之行由於明也。 先主曰：是章言仁。陳
櫟詳解 道其不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之也，蓋人不知愚而道不明，所以道之不
行。此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許謙叢說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
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
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
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熊禾標
題事義 言道之不行，嘆之深也。曾貢標註 學問之道，先知後行，此章則先
舉不行之端者，蓋上章以知行交互說，至此章先言行者，非以行為當先
也，政以民性之蔽，不能知，故不能行也。故下章以大舜之知矯其知愚過
不及之病，所以明擇善所當先也。趙次拯考義 三章言中庸其至矣乎，民
鮮能久矣，曰其則見中庸，指上章君子之中庸而言也。此章言道其不行
矣夫，曰其則見道，指上章不行不明之道而言也。二章之言矣乎、矣夫，以
中歎悼之意者，中庸之鮮能，由於小人反中庸；道之不行，由於知愚賢不
肖之過不及，故聖人於此特有感焉。然上章知行並舉，此章亦承上章而
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許白雲乃以上章主知，此章主行，知而又行，次
第如此，此非所以論二章之旨也。陳古靈集 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
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
其位而無其數，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嘗周之
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
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從知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
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與。陳華祖提綱章句 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中庸之道，惟鮮有能知之者，故有不能行之者矣。
此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行，必如舜之事，知而行，行而明可也。此見起下
章。錢時融堂管見 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袁蒙齋集
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嘆之憂惘之深，而
救之切也。讀是書者，蓋亦深省乎。 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
不行何案。項安世隨說 此後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
行也。陽字溪先生集 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為
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 雖嘆道不行，然其
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絕之辭。蔡標與權寵約事註 曰由不
明，故不行，惟其不能惟精，是以不能惟一，故不能允執厥中也。又引起下
章舜大知之事，發明能惟精之意。鄒建炎衍義 孔子曰：由道之不明，故其

不行矣夫。魏公著句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道不明，故不行。○晁景迂集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
矣夫。者何。不識不明。則不中也。楊簡慈湖遺書子思聞於夫子曰。物有形
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乎。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雖欲究理。不以
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
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至哉
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平至純至粹至精而
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深而至
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本德昭
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
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亦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
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
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
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爲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
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
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異之意。或有同之意。
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
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
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絶群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
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
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求我求。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
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本無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
省其失。雖賢雖知。雖進四者。默者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融清自明。莫
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
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深思。自省自信則於日思
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
昏。聖愚斯異。此誠非言論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
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蓋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

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
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言語之所及。
薛季宣浪語集所貴於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爲其能有見也。
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遑何從而行乎。
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
賢而智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
者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遵道
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右第五章

朱子章句此章承上章而擧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歎道之不行也。又曰。
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
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
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
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胡
炳文通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章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
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焉。陳櫟發義黃氏曰。必如舜則知而
行矣。錢時融堂書見承上章不知味而言。王栢纂註批點承鮮能知味之
知。起舜大知之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庸 中庸十二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子章句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語類 舜其大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 下知半塗而廢不能執 不仁 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 執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賀孫錄同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智為一人之智而不自用其智此其智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智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智也所以能因其智以求人之智而智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智而愈愚也 銖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 節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閎祖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說而求其却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矣 僩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衆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賺等之言或問程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其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 立 問中庸集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 賜 問章句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當時所以說衆論不同之極致蓋緣上文有好問好察邇言 立 陳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十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 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 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僩 執

其兩端非是揩轉來取中節朱子語續錄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
東一箇說西自家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朱晦菴大全集答潘謙之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進不肖之任者舜之智不過非獨為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
亦以隱惡揚善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為進賢退不肖言乃為受言擇善者發也　答張欽夫　舜好察邇言
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
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道通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是如此　答徐居甫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　然所謂中非如
子莫之所執也程子遺書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否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否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

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
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
變與執一無異程子粹言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
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
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　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呂曰舜之知所以為大
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
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
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

與人同之道也　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
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
以為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為知大矣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有柔克焉執其義之端也執其仁之端
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為舜也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聽既聽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
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
私苟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惟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為舜乎　長樂劉氏曰夫知出乎情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者以其非

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之視以增其哲攬天下之聰以滋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能與天下之大利通天下
之大害立天下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為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為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
合衆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為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為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為言者
之勸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
為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智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
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為舜一以為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為舜也據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
知樂與人同為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
群言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葢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况其遠者乎天
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
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素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
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蒭蕘之
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爲善人
之善猶己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己之惡故惡則必隱之恕心所
發有自然也天下事端聱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寬必有猛
有親必有疎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遺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
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
之於民也　象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爲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爲聰
其爲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聽而爲聰用天下之明而爲明此大
舜所以爲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葢言取諸人者如是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葢言用諸人者如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
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與物親而無棄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
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
謂學不厭也所以爲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
而遠遠者之化於善近者之敎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
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禹臯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俞都咈
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辨也舜辨其善者行之而日
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屛之屛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
惡也又知所以爲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
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
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
藻飾而意已備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爲淺近而
棄之矣凡爲惡已熟善心已絶者此眞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錄棄之可
也誅之可也若爲惡未熟善心未絶者非眞惡人也猶有一善可稱聖人
不忍誅棄隱其惡而揚其善可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
稱也苟有一善可稱雖素常爲惡聖人猶爲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
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爾謂之允執
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
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

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
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爲用博矣故可以損則
損可以益則益而權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
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而爲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
非中中之用豈有既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鮮如舜故曰大
知大知則非智者過之常俯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
取諸人以爲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爲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焉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
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者歟何
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爲資人如資人之爲害稽斯其所
以爲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
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吳興沈氏曰大舜之爲大知非徇己
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己
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
己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己而不敢以此望人故
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己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
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執二者之
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爲大端有在乎此　仁壽李氏
曰中庸達德知爲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強
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
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
以好問言之何哉葢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
一己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爲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爲知非大知而何故此章於
終專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爲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
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焉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
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
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湮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
者不吾惑而善者無所棄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
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
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
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

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執輕重之兩端則見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為己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張南軒集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於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意。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張南軒語錄：舜其大知也與，知周乎萬物之知也。蔡淵思問兩端謂過之過與不及者，執謂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但隱惡揚善，主己為言，執兩端用中，主邇言為言耳。趙順孫纂疏：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愚謂舜之知可謂大矣，其所以為大者，是不自用而樂取諸人。所以常好問而好察邇言，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不得謂之大矣。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何以與此。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而不非，事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興，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德之尤也，可不辯哉。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冀斯道之行。饒魯石洞紀聞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為舜乎。　問執兩端之說，章句說得極精密，但人多看不出如何。　先生曰：也是難看，舜之不自用，每事必要問人，如何區處，所言雖至淺近，亦必仔細詳審，那說得十分不是底，則為他掩覆，不與之揚，其惡那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且以大小言之，有說得極大底，有說得極小底，又有說得不大不小底，雖如此，不齊，舜之心亦皆無所適莫，自不大不小推而至於極大極小底，亦皆執而不舍，不大不小底是中間，極大極小底

是兩端，則大小皆無所遺，然後於兩端內量度事宜，看中在何處，若在極大處，則極大者為中，若在極小處，則極小者為中，若在不大不小處，則不大不小者為中，然後以此用之於民。若曰於兩端之間折半取中，則是子莫執中矣。揚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取中。故孟子云：執中無權，權稱錘也，以權稱物，謂是移來移去，到平處方是中。顏子之世，則在陋巷為中，禹稷之世，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為中，如此是要止於至善否。曰然。本張王洲問朱子以小大厚薄釋兩端，其義如何。先生曰：兩端猶言兩頭，凡有物皆有兩頭，一頭大則一頭小，一頭厚則一頭薄，執其兩端者，左手把住一頭極大處，右手把住一頭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取中也。問然則只是取其大小厚薄之中間為中否。曰不然，如此則是子莫執中矣，非所謂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取，如革之時用大杜言，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其他可以類推。本邵本忠先生曰：執非執而不用之謂，言執其兩頭之盡處，而於中間度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度在既執之後，朱輸謂度了方可執，非也。若已度了，則舍其兩端而用其中矣，焉用執。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也。且如欲刑一人，有一人說當誅戮，有一人說當決配，有一人說當從杖，此是衆論不同處，若他人之偏於寬厚者，則必舍了誅戮之說，而只於決配從杖之間求其中，偏於嚴酷者，則必舍了從杖之說，而只於誅戮決配之間求其中，至於子莫，則又必併誅戮從杖之說皆舍了，而只執決配之說以為中，皆偏狹之見，唯舜則不然，左手執住從杖之說，右手執住誅戮之說，却於其間將罪人所犯情節遍參衆說以求其中，若中在決配上，則誅戮為太過，從杖為不及，我則舍誅戮從杖之說，而用決配之說，若中在從杖上，則決配誅戮皆為太過，只得舍決配誅戮之說，而用從杖之說，若中在誅戮上，則決配從杖又皆不及，只得舍決配從杖之說，而用誅戮之說。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家方　陳櫟發明：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好問好察邇言，皆取諸人也。集衆智以為己之智，此其智所以大。若自用己智，則便有窮盡，安得謂之大智。　然於言之未善者，主執不樂告以善哉。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而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舜執兩端，量度是知之審，用中於民，是行之至，惟真能知之，是以真能行之，此舜所以為知而無知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

陳櫟詳辨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中舜其大智之人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所以為大智。集衆智以為己之智也。故舜好問於人而又好察淺近之言。淺近之言，理實寓焉，人所易忽而舜不忽之。其無遺善可知矣。胡炳文通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政是學者用力之始政當以聖人自期況舜之所謂大知者不過取諸人以為善爾方其有取於衆人之言也不主一人而惟擇其善者揚之及其有取於衆言之善也又不主一說而惟擇其合乎中者而用之執兩端是不主於一用中是乎用其一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通看此二章陳應龍辨語子曰舜其云 問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先生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著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智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董銖賀孫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便分別得但不須誦言遠其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胸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正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葉賀孫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與其下乃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請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答曰理固是一理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執上更生疑余大雅馮豫辯義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言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語錄曰舜常言語也。猶必察焉。亦必子細詳審。求討他道理。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隱匿而不宣揚於人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播揚之而不隱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廣大謂未善隱而不宣。光明謂善者播而不匿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章句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語錄問衆論極厚極薄之說而中摺之否曰不然如此則却是半厚半薄安得謂之中是子莫之執中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盧氏集義曰執小大厚薄之類是把來量度兩端只是於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非謂二說之間中摺以為中當厚而厚即說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說薄上是中李薄之中說得是即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惟其說底善者用之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蓋隱卻民間兩端各有中此舜之所以執之而用中也盧孝孫集略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乃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此所以為大知也問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曰舜之智不過非獨此須以全章體之言之善者播而揚之其不善者隱而覆之則善者愈樂言而不善者亦不憚言安得不盡聞天下之善乎 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只是要求箇恰好底道理而與民共由之耳兩端是兩頭盡處許謙叢說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已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為智之大也鄭趙德纂要其斯以為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熊禾標題事義以下皆言知仁勇之德 兩端用中舜之中庸也善非未必中也於善之兩端而取中則中庸之道也說得不是底則為他掩覆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中無定體看中在何處隨其時措之宜或當輕或當重或當薄或當厚或在極大或在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

取中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厚博大兼總衆善而無所遺用其中則
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所以謂之大知曹貫據註舜之所
以爲大知者好問好察即學聚問辯之事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者即
寛居仁行之事也然舜以好問爲先者舜之學不待聚而知之博矣故通
言猶好察之則凡遠且大者蓋無不察矣此非學以聚之之實乎但此章
主言知而必兼用中而言者蓋仁知互相爲用故舜之知而有仁顔子之
仁而有知以見知者不偏於能擇仁者不偏於能守此所以謂之中庸也
程復心章圖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看下面好
問好察許多處使見舜知之所以大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
遺善可知　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　兩端謂衆論不
同之極致　主何以與此　程子以過不及爲兩頭恐未然此時方是量度
以取中安得有過不及之處既量度以取得中了方有過不及處凡天下
事事物物皆然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好問好察
隱惡揚善則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此舜之所以爲大知
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鮮能知
- 行不著
- 習不察
- → 日用不知 → 或過或不及 → 道其不行

舜其大知
- 好問
- 好察
- → 無遺善
- 隱惡
- 揚善
- → 廣大光明
- 執兩端
- 用其中
- → 權度精切
- → 非知者之過
- → 非愚者之不及
- → 道所以行

第五第六章

趙次誠考義好問好察則己之善不揜隱惡揚善則人之善不揜執兩端
則善之在人者公於己用其中則善之在己者公於人或言執兩端而用
其中即所謂執中曰不然執兩端知之事也而在於量度之先執中行之
事也而在於精察之後隨事物而執兩端執持之執也執中道而用之於
民執守之執也其所謂執之義亦不同矣陳華祖提綱子曰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見舜之擇之審而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此言執其兩端論語言叩其兩端而有不同者此謂兩端謂衆
論不同之極致以取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執用之云者則無一善之或遺

矣論語謂兩端謂聖人所言無二致以叙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叩竭之云
者則無一毫之不盡矣此見舜之行之至而非愚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
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是也此知字當知所謂知所以知此
中庸者是也晁意遠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
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臆說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爲
舜乎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　舜其大智也大智非掖明自用
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
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
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爲大智也錢時融堂管見舜大知所
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好問即所問者廣無遠無不上達矣而
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淺淵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
善不能擇則未免遺邇阬窮之蔽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
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焉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
故曰其斯以爲舜乎見得知字甚重陸象山集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
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絶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袁蒙齋集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
太虛瀅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
舜則中心篤好焉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
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
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
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性即中也問察隱揚順乎
天則人己兩盡善惡兩融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
有輕有重則有輕重之間輕重之間固中也輕重兩端亦各有中也舜執
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聖經互相發揮尤舜言執厥中得夫
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一所
以爲大知也所以精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互風寒莫加焉大舜無爲
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精惟密乃融乃一是爲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
夫子復贊美之曰其斯以爲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
皆好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必察焉隱泯也融化無迹也不問人我善惡兩
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

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故止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已明。性之也。夫子立言以曉未達者。必曰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始明。此教也。呂喬年麗澤論說中庸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又十三章。言庸而不及中何也。此書從頭至尾。句句是中。句句是庸。不要摘字看。才如此看。自此至此說中。自此至此說庸。是尋行數墨之學。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執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聲。去聲。陽字鄒先生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以一己之知爲知。以天下之知爲知。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好問者。非匿強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舜其大智。大與小對。使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揚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內自知愧而言必惟其善。此皆與人爲善坤化之妙。不只是揚善。爲與人爲善。劉先生道謹錄。程曰。中庸誠至矣。公曰。今之學者不知有此中庸。是學者宗主。大率用意又不可偏枉。須由中道。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程曰。何謂兩端。公曰。兩端只是首尾。無兩般事。若由中道則無時不正。擇老之道皆未免入邪。

答祿與權窺豹管。此因上章言道之不行。至此乃發明惟精之義。乃擇善明善之事。故曰大知。好問好察邇言者。即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意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即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也。此皆惟精之功也。至於用其中於民。則惟一之意存焉。舜聖人也。知仁勇兼備。此特舉其一端耳。非不能仁且勇也。至若瞽瞍底豫。則其仁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則其勇也。此章言惟精以及惟一。引起下章言惟精而不能惟一之事。饒士悅集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知亦大矣。用中行無事不同也。舜禹同謂之大知。抑有異乎。舜不自用而取諸人。禹不自用而循諸物。蕭鎰侍問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爲知。回之爲人爲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王克耘經疑貫通。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

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歟。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強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此道焉。非以爲知仁勇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乎常。則亦豈足爲中庸哉。故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蓋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庸之尤難耳。涂溍生擬疑問。中庸稱大舜用其中於民。又稱顏子擇乎中庸。用中與擇中有深淺歟。答。愚嘗謂能擇中而後可以見於用中。能用中未有不先於擇中。大舜之用中。因以能爲顏子之擇中。所以求爲大舜之用中。集註謂大舜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行之至。是則不可謂舜非擇乎中也。特大舜生而行之差易。顏子學而知之而猶待於用力耳。問。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而皆及中庸。是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九章乃言知仁勇可能。似中庸又在三者之外何也。答。中庸二章以下。變和言庸以德行言。又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自德行而言之。則中庸即三者無過不及處。自人而言之。則資質有近三者而未能無過不及也。大舜顏淵子路三章。自德而論知仁勇。則中庸與三者爲一。舜之大知。又能執其兩端而用中。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知即中庸也。顏子之擇中。奉奉服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仁即中庸也。知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去聲。則子路之所當強者即中庸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虞舜聖人也。惟不自用而取諸人。斯其所以爲大知也。與舜好問於人。而上好察乎邇近之言。然於言之未善者。則隱其惡而不宣。言之既善者。則揚其善而不匿。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其中於民。則其擇之精。行之至。斯其所以爲舜之知乎。此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魏公著句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知之大。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好詢問於人。雖淺近之言。亦好審察之。隱惡而揚善。言之未善。則隱而不宣。言之善者。則播而不匿。執其兩端。執事物之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用其中於民。然後用之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必若舜之大知。然後知之無過不及。而道常行也。

右第六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之事。馬豫緝義。此句亦承上章道之不行而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錢時融堂管見。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不知。於此特引舜事以明知。故能行。鄒霆炎衍義。言舜之用中。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一東

庸　中庸十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朱子章句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穽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朞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朱晦菴大全集荅楊至之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其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張無垢中庸解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直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歟程子譬晷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　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知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朞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為至德力將行之而弗措也踊躍以為興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挂其心。膴仕奪其志情動于中守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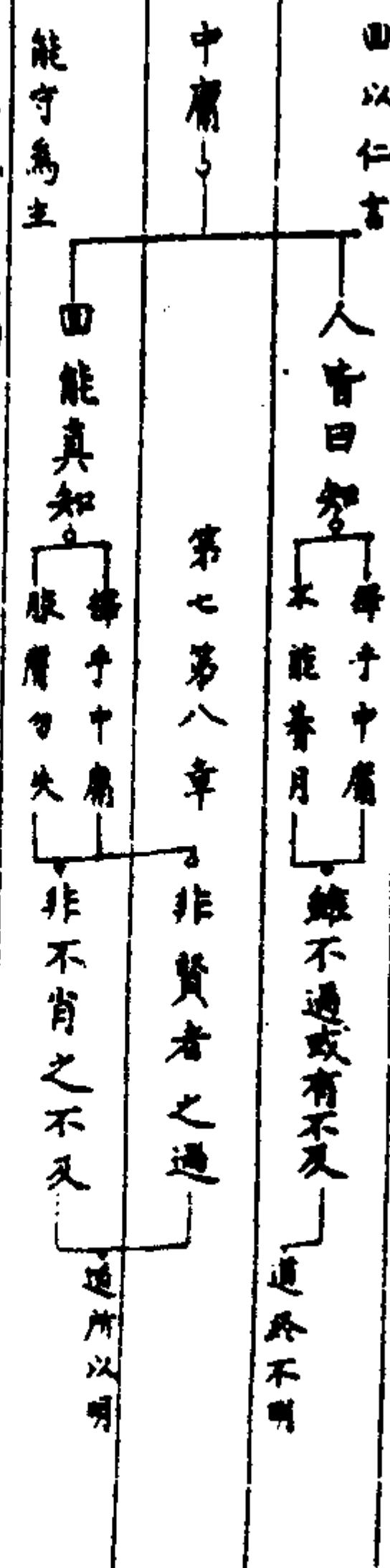
外誘於便佞阿黨很傲凡可利其身伏其欲者無所不至心知中庸之善行反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其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爭於前而濟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侈乎內以蝕其學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為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己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己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為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禽獸然為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知此又烏得為知　延平黄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敝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殽卒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悲夫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知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爾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慎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擭陷阱人之所以獲禽獸者也知其設險而莫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善雖明措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滅人雖罟擭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此無異於自投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肆天理日消為惡之心愈深而為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善而忽忘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實非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擭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晋川倪氏曰以罟擭陷阱言欲其避

害也以擇中庸而守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于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之善以廢己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一己之善以與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為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者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真德秀集編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以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趙順孫纂疏罟網也擭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愚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擇乎中庸至皆不得為知也葉氏曰罟擭陷阱人皆知其為掩捕而設而不能辟之此

殆借此以興起能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　錢晉石澗紀聞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知何說得知字恁地重中守向來讀此章疑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辟只說得不能擇不曾說得不能守後來細玩章句方識其意蓋分而言之則知能擇仁能守合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先生曰然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擇不去便是守知雖知了然不能守仍舊是未知知﨤真真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事便是見之行事以此見此章不特說知併行處一齊包了各其中守問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朱子謂其知禍而不知辟其所以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正以其不知禍也今謂其知禍本文似無此意先生曰以下句推之則上曰予知者即知也譬知理理歟酒知而酣之卒殞其身今世人皆知富貴有危機然未勉貪富貴者為利欲蒙蔽其知故也　各東次君說見中　問此篇所論中庸似多主行言知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皆以行言也未審然否　先生曰德行猶形影有是德必有是行言行則德在其中二者不相

辯陳櫟發明期月匝一月也目前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屑許以起下一事是承上章舜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引起下章顯回擇中庸而能勿失之意陳櫟詳解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避也常人皆自言明智然違人驅納之禍機中莫為其中而不知其此至可謂之智也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以此人皆自言明智然擇乎中庸之理而不能周一月之間暴久於持守之此豈可謂之智也許謙叢說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非宜意不在罟擭陷阱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河文淵纂罟網也擭機檻也　韻會罟音古說文网也徐曰網之總名擭胡化切機檻也書杜乃擭注捕獸機檻會貫探註人皆曰予知至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或謂此章舉不明之端然謂之能擇而不得為知何也曰擇善所以為知者以其固執而能守也然固執與擇善固有仁知之分但仁知必至相為用蓋擇而能守方為真知守而能擇方為實行苟偏於一則非特不得為知亦不得為仁矣程復心章圖前章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當為子曰道其不行也夫為第五章蓋亦以興起下句之義也如此則是第

五章借飲食之說以引下章舜之所謂知第七章借罟擭陷阱之說以引下章回之所謂仁第九章借白刃可蹈之說以引下章子路之所謂勇畢竟都是子思櫽括夫子之意言之姑識此以待來者

回以仁言
中庸
人皆曰知
擇乎中庸
不能朞月
雖不過或有不及
道所不明
回能真知
擇乎中庸
服膺勿失
第七第八章
非賢者之過
非不肖之不及
道所以明
能守為主

趙次誠考義禍患氣之變也中庸理之常也禍自外來智且不能知辟而不足以應變矣況理本內有而智尚足以守常乎然則朱子所謂況字正或問所謂以上句起下句而謂之興者也非比之謂也胡雲峯乃以況為比而以為二章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比能擇而不能守之人陳定宇亦以為即上章一事譬喻以起下事許白雲又謂其義在於不能守中庸謂不在罟擭陷阱皆非也然許氏既以為意不在罟擭陷阱矣

而又謂以不知辟承上章之智以不能守起下章之能守其說又自相矛盾何耶陳華祖提綱于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借此以起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擇乎中庸是能擇矣不能期月守是不能守也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蓋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能擇而不能守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也以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明必知類于能擇能守可也此見起下章晁景迂嵩山集于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項安世體說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錢時融堂管見人孰不自以為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惟氣血是用惟物欲是從所謂不悉不移者皆罟擭陷阱之徒也是故不足道至於擇乎中庸若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袁蒙齋集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者樂水何懼乎游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易曰入于坎窞凶

嗚呼易之入于坎窞即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于其所以然者惟自以為知而已自以為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使其果知驅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為知而實陷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則處乎安尚難而況處險乎況脫罟擭陷阱尚未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讀書孰不曰我說中庸問其所以為中庸者何如也有為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即庸庸即中有為精詳之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曰中是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是矣而何以又曰中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為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彼豈以為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為廣居

安宅耳何則彼不肯自以為愚而自以為知既自以為知矣終不知中庸之道果何謂而吾之所以擇而守之者果何在也其為不知莫甚焉夫中庸之道未嘗不混融也未嘗不精詳也今之談混融者實何嘗混融今之語精詳者實何嘗精詳彼自謂予知之私見錮於胷中牢不可破又豈識所謂中庸哉善乎子思之論舜曰舜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夫舜大聖人也極天下之知孰能加之而舜未嘗自以為知理之所當問者每好問而不厭言之所當察者雖邇言而必察是其心果如何哉孰為善孰為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為知矣而舜不以是為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間之藩籬扞為爾我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為我我尚不立何者為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即問當察即察當隱即隱當揚即揚無高妙無奇特中中庸庸知是而已茲其所以為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中庸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為殊也獨言用中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為不偏常為不易可也不易

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為無過不及庸為日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日用常行日用常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者不相似然何歟意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即兩矣知兩之即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于此必有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于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即中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特有之意春秋之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為中庸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為中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即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合兩與一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

其心有待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無二道也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晉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以六居之雖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為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離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予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蓋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為晉明入地中為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憂富貴而無貧賤夷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為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吾於是觀擇中庸守中庸焉初爻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過其時夜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焉中而非正聖人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彼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曷足

為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尚且不敢自以為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咨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于此僅然自謂予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于左腹上之後入于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真所謂納于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為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競競焉雖然終日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為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為之勇聽斯世之淪胥發生民之僕望焉得為中庸焉得為知哉聖人又於九三之爻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為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尚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如何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善守哉吾試為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即墮於不知耳人皆曰予知

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耶滿宇宙皆中庸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阱之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惟真不知者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之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於此不待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為心通默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予知耶皆曰予知乃大不知不曰予知即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

避是天下之至愚也而懵不自覺苟且自謂予知耶嗚呼彼有轉罟擭陷阱為安宅坦塗者乎罟擭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望焉舍而去之是何為善不果而為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呂祖謙麗澤論說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蓋不入此則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少有坎坷崎嶇意必不肯行充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避者則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此塗矣賢聖亦是從安穩處行而已字溪陽先生集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罟擭陷阱罟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胡祇遹紫山集予曰人皆曰予知王而莫之知辟也存心養性接物處事或過或不及或不恒久已悖物許遣錯争戾內而此心外而無顏不位不育小則起爭訟大則犯義犯刑然則不能中庸者非罟擭陷阱而何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失或不能盡則反是遂至放辟邪侈無不為已陷罪而受刑法不可宥此司寇獄天序有典所以不得不設也世教既衰民不興行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善荅棙與權𦤀豹筦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註曰知禍
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蓋能擇而不能守雖曰不
能惟一則惟精之功亦不終矣故曰不得爲知惟其不能守也乃引起顏
子之仁發明固執則惟一之功也朱公遷通旨人皆曰予知章中七回之
爲人也章中八極高明而道中庸中二十七右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
其中愚按擇之爲乎知守之爲乎行拳拳服膺亦爲乎行惟道中庸爲致
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
也邪𡧍矣行義孔子曰人人皆自矜曰予知然不知避禍辟如禽獸
者驅逐而納諸網罟擭坎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避也焉得爲知人
人皆自矜曰予知然則擇乎衆理而求所謂中庸而不能期月之久守
也焉得爲知乎魏公著句解子曰人皆曰予知人無不自矜其知者驅
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
者也獲網化及而莫之知辟也驅民而納之死莫知避焉曾是以爲知乎人
皆曰予知月上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
月匝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能
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朱子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

章也趙順孫纂疏黄氏曰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
又曰是引起顏子事胡炳文通曰上章言舜本自大知不自以爲知而
卒成其知此章言人本自不知自以爲知而卒成不知此兩人字蓋指知
禍而不知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舜聖人下章回賢人
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下章回能
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章句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
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晦菴大全集張無垢中庸解張云顏子戒愼恐
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於喜怒哀樂喪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
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喜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中庸無此意也
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知何得之而又如何深
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
皆喜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

一毫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己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任意以
試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程子遺書顏子擇中庸得善拳
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
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
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
患在不能守不能斷程子釋書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
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
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
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
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
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
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
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爲知也歟雖
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
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
可識故抑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

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
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
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爲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
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
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 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
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
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楊曰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
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況朱
附録語疑論二章之言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
善力 林夔孫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
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
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
可致哉衛湜集說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橫渠張氏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
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建安游氏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

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顏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顏子明之人皆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顏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顏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欽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　嗚呼學者精微非顏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回之所以為顏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中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顏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顏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為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胸臆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其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

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豈可皆責其知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麗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幾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無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為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群聖賢事為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顏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　雪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為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為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嘉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茲回始可謂知趨順孫纂疏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黃氏曰君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饒魯石洞紀聞問得一善善便是中庸否先生曰然問拳拳服膺而弗失曰不是只管著意去守這一善只是須

子心不違仁無私欲之雜故所得之善自然常存而不失谷子中字以玉耕　問顏子擇乎中庸地位已高又曰得一善而服膺弗失還是只守這一善還是借此句以形容其能守先生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也谷袁文公錢處中　陳櫟發明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智而言必知舜之智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必知顏子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語錄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諸友好論聖賢等級不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　陳氏曰惟能擇又能守牢固不失乃為真能知之此回所以為仁而無行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明也陳櫟詳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回之為人能審擇中庸之理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苟得一行之善則必拳拳然服著之心胸之間持守而不忘失之此言顏子於中庸之德既能擇之又能守之惟其真知之故能知此此回之賢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知而言必知舜之知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行必知顏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明也　胡炳文

通擇乎中庸一也擇而不能期月守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擇而得之服膺弗失其心三月不違仁矣日有所得則善愈積而愈多得之不失則善愈存而愈熟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馬豫輯義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顏氏夫子言回之為人也須氏豫曰人字當作仁字庶與舜之知字為一類擇中庸得一善孔氏拳持之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能守即是解勿失字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倪錄曰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可謂能擇能守矣問舜生知安行顏無事乎擇否曰聖人安得不擇但擇一此理會善事惟精便是擇惟一便是守生知安行只是不似他勉強耳　盧孝孫集累問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只在性情上着工夫曰學者固當存養然處事接物皆是着工夫處顏子只得孔子說克己復禮四箇字終身受用不違仁也是這箇不遷怒貳過也是這箇簞瓢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顏子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是克己復禮前一段事須先識得這道理分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行得是與不

是皆不知如何會克己復禮所以大學先要格物致知方去誠意正心擇中庸是博文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約禮事用其中者舜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顔子也顔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舜大聖人不易及也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為聖人耳許謙叢說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從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故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顔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本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不違可見此意。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顔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熊禾標題事義顔子之仁克己復禮此顔之擇乎中庸也。擇而能守三月不違之事也。故以仁言。曾貫標註或謂舜之知則曰用中回之仁則曰擇乎中庸或言庸或不言庸何也。曰中庸二字有自德行言者。如君子中庸統言之也。有自事理言者。知道中庸擇中庸之類。析言之也。故舜之用中本不離夫庸。而顔子之擇中庸亦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饒氏槩以中庸為事理。則有固而不通之病矣。程復心章圖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此回之所以賢而道之所以明也。趙次誠考義此章與前章皆言擇乎中庸而此章之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即前章之所謂能守也。章句於前章釋擇乎中庸為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守字則未暇訓釋。此章釋拳拳服膺弗失為著之心胷之間而擇字則不復言。合而觀之可也。然章句所謂擇為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以為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好問知也用中行也。是則兼有求所以知所以行之意而擇字實兼知行而言。中則守夫所知所行之理而勿替也。但擇屬智故重知守屬仁故重行然二章之擇雖同而後章不言守而謂之拳拳服膺而弗失章句以拳拳為恭敬奉持之貌所以明尊之之心也以服膺為著之心胷之間所以明親之之心也顔子於中庸之道而尊之親之

若是此其所以為真好學也歟。然或問於回之能擇而謂之無賢者行之過。於能守而謂之非不肖者之不及。行夫所擇守者中庸之道則中庸之中。當自兼無過不及之義。擇則擇此無過不及之理而守則守此無過不及之理也。今乃分擇為無過。守為無不及。意者主中庸言之。則無過不及之理無間於擇守。主擇守言之。則擇有不敢盡其有餘之意。故言無過。守有勉其不足之意。故言無不及。不可以槩論也。至若前章章句以舜之好問好察至於執兩端而擇之審知也。以用中為行之至行也。而下文則以為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蓋兼知行而重知也。此章回之能擇知也。能守行也。而下文以謂顔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亦兼知行而重知也。二章之旨本無以異。朱子既以舜之權度精切不差而後用其中者為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乃以回之真知而後能能擇守者為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誠若可疑。意者上文論本章知行之序而皆重知。下文論章外知仁之意而重舜於知之知。重顔於仁之行而不必拘上下文意之相家則未可知耳。許白雲以六章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之所以行。八章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道之所以明。舜知也而謂之重行。顔仁也而謂之重知。道所以行本於知之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道所以明本於行之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其說有不可曉者。夫果足以辟章句之疑乎。陳華祖提綱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此見顔子之能擇則非賢者之過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見顔子之能守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者是也。此行字屬仁。所謂仁所以體此中庸者是也。　晁景迂集子曰回之為人也至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應說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顔子是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錢時融堂書見顔子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守者異矣。末象齋集善惡遼絕擇之易耳以善非善擇之最難顔子善擇而得之得此一善何所不遷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家矣。舜性之也。顔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顔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顔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顔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

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孟子思子特以二人擬倫而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有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遂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責爲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字溪陽先生集舜往中庸顏子身中庸然顏子在聖賢之間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資善觀書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說曰。孔子稱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觀一善之得奉持而著之心惟恐失之。此豈日月至焉者能之乎蓋仁而不違則以善而勿失也答祿與權集此承上章發明惟一之意擇乎中庸是擇善之功用力於惟精也拳拳服膺是固執之功用力於惟一也。拳拳服膺是執而勿失是固則其用力之至可知也此正顏子三月不違仁之特非若舜之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雖用力是亦生知安行之亞也此發明惟精之意輕惟一之意重以起下章中庸不可能之意蕭鎰待問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而不獨能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獨能守矣此中庸之成德而道之所以疑也鄒霆炎行義孔子曰顏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奉持服著於膺胷之間而弗或忘失之矣惟顏子其知故能擇而守如此此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回之爲人也回孔子弟子顏淵名其爲人也擇乎中庸可上得一善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言奉持而著之心胷之內也必若回之能擇能守然後行之無道不及而道常明也薛季宣浪語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人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爲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爲顏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右第八章

倪士毅輯釋此章言仁之事擇

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馬豫續義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鄒霆炎行義言顏回之擇中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章句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知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朱子語類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他雖不曾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方子廣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特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爲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爲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爲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繆以千里如何不是錯 程子輯畧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 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也周官

家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
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
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
之唯其所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能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
以不行也視涑附録此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
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各物至之 衛湜集說建安游
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祿之貴可辭為廉者能
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
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
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
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
則沒身而後已是常久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
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祿矣未
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
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

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
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
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
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者乃常行之道孔子言
其難知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黄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
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
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
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
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勇矣 馬氏
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祿者人之所欲而
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惧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
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
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
均之理爵祿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辭而不
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
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

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
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弟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
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弟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
弟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
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
為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為之唯中庸天理不
可以能為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產之比疑不可均以與人然而
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已燕子噲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
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祿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
疑不可強為辭辟也然蔡為晏嬰之類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
顧則是爵祿雖崇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
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
慴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
焉辭爵祿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數千年中亦無
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絕倫之行非常人之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為可

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
何也曰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
一字最為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為所行皆近
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為善之功狹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
者之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也廉者之於爵祿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
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絕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為也雖然能則能
矣此豈常行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唯中庸每事皆任天理
故不可以能為之心為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
行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萬善所歸皆
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
下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
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揆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願
可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是乎耳彼猶可為而
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遠矣不為其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使其奮
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為達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達其

所不為於其所可為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為難而絶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爲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為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唯一槩之以天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為上力行者次之勉強又次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外者易強於內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顔子足矣顔子不易得如子路足矣　宣城奚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有不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以擬議料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顔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自求饜飫自得

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遏用其心也　雲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小大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祿當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為人所不能為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為能也　新定顧氏曰此設為之辭以明中庸之為難事耳聳天下之聽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易為而難能若是盖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絶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提然傑出者惟顔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也蔡淵綱領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知仁結上言勇起下趙順孫纂疏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文集曰三者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語録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

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到那恰好處便是中庸陳氏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資稟高潔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甚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以力為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至不能及也陳氏曰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而為之須是學問工夫篤志到那義精仁熟處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則若易而實難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黄氏曰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之而中庸則鮮能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均天下國家偏知辭爵祿偏仁蹈白刃偏勇入中庸須要此三德今三德如此却曰中庸不可能何也先生曰均天下國家晚達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勇敢者能之皆可以氣質為其均之辭之蹈之未必合中庸若欲合中庸非有以勝其氣質之偏物慾之私而純乎義理者不能及此所以為難能　問此章是引起下章說勇底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曰然陳櫟考異天下國家可均也下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行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云云祝本如此他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云云胡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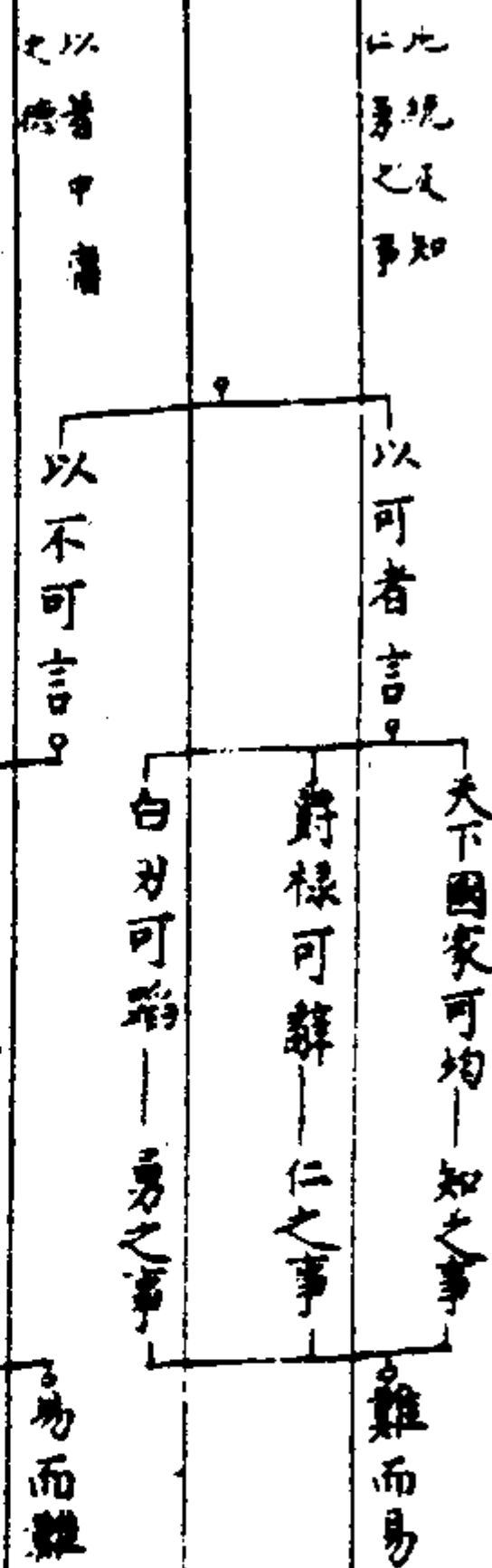
通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於公子糾之難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盖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中庸雖若不可能亦不過乎常之理人自鮮能知味人自不能期月守故曰惟聖者能之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知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章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又嚴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章句一本曰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一本曰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盖曰倚於一偏則就三者之事上說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就人行此三者之事上說後本是改本分曉焉張緒義均平治也章句　呂氏曰有官冢掌均邦國平治之謂也按諸說有曰以天下國家均以與人者非是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章句語録曰三者看來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者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　疑曰可均可辭可蹈是智仁勇否曰不然若便是知仁勇却合中庸更何必用中

者不可能一句所以章句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曰亦曰事只是說三者亦是知仁勇之事。不是直指曰知仁勇之德也下文云。不必合於中庸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既曰不必合中庸又曰近似亦可見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方氏曰。義精是要物格知至仁熟是心正意誠知此則能擇能守而行事皆合乎中庸矣。苟一毫私意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是中庸不能及也盧孝孫纂疏程子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曰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道理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　中庸不可能程子但云克己最難此言徹上徹下許謙叢說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為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格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史伯璿管窺饒氏謂此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此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須勇之意而於此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擇蓋章句此意只為中庸不可能說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讀者詳之熊禾標題事義註言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此只隨資質所及做去到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胡貫標註或謂三者此皆知仁勇之事而又謂中庸則不可能何也曰均國家難能也然知如臧武仲亦可均之辭爵祿難能也然不欲如孟公綽亦可辭之蹈白刃亦難能也然勇如卞莊子亦可蹈之夫三子之所能雖皆知仁勇之偏然或倚於一偏而其所能又未必合乎中此夫子之教子路亦必文之以禮樂方可以為成人也玩味事之一字可見或又謂章句既云義精仁熟而又必至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何也曰義精人熟者仁知之兼備也蓋義之精而又無一毫人欲以蔽之者知中之勇也仁之熟而又無一毫人欲以累之者仁中之勇也此蓋自中庸之成德而言故微見勇之意非如初學者全有待於自勝之勇方能擇而能守也

程復心章圖

論德難易

此說又知仁勇之事
以可者言
天下國家可均—知之事
爵祿可辭—仁之事
白刃可蹈—勇之事
難而易

以者中庸之德
以不可言
中庸不可能—義精仁熟
易而難

趙次誠考義章句謂三者皆倚於一偏可均者才能之施於人知之偏也可辭者制行之守於己仁之偏也可蹈者血氣之不守於己而妄施於人勇之偏也章句謂之質之近而力能勉者蓋以其出於天資之所能人力之所致天資指知仁勇之根於賦稟者而言也人力指才能制行血氣之見於施為者而言也然或問謂之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者即所謂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是則知仁勇之偏其偏於過者乎何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國家而不知反諸身知之過也用舍行藏安於所遇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潔身亂倫高蹈遠舉而不知返仁之過也死生視義之可否一朝之忿而至於忘身及親勇之過也然此之所謂知仁勇以資禀之性言也中庸之所能由於義精仁熟以知行之學言也義之精則知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明仁之熟則行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行是則知仁勇與義精仁熟本不可以槩論也饒氏既以義精仁熟欠勇字意胡雲峰又發明之以為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皆誤矣乃若許白雲以上兩章所言擇乎中庸就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就全體上言固然矣而又謂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格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事之特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其分義精仁熟與無一毫之私於應事之前固不可矣而其言應事則又似以全體之中庸亦就每事上言不知此何說也雖然章句以非義精仁熟與無一毫私欲不能及為中庸之不可能以理言也告以人事言竊恐亦通蓋天下國家難均爵祿難辭白刃難蹈而人或可均可辭可蹈中庸本無難也而人則不可能庶合前章鮮能之意又以見聖人未嘗言難以沮人而中庸亦未嘗不可能也陳華祖提綱天下國家可均至中庸不可能三者至難事也而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中庸人心本有之德至易事也然非學問篤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回之擇乎中庸蓋真知之者故以是章承之然

欲進乎中庸之域非強者不能故以子路之問強繼之章句所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是也。晁景迂集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錢時融堂管見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支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絕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哉無他能故也凡以聰明運智巧皆道之祟也真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故又曰唯聖者能之　衣冢齋集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也嶠嶠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極而言執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　呂東萊麗澤論說天下國家可均也謂管晏亦可做恐管晏人物當不得一箇均字去一正天下糾合諸侯正是一切強力均天

下國家事　字溪陽先生集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為力聖人便自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後權便不用能　來書說知仁勇底人然使可均可蹈可辭某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蓋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著力用功或有些偏不與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卻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命與性天也率與脩人也人主天地間得於天者同脩於人者異　答祿與權集夫天下國家之可均有才者能為之爵祿之可辭廉靜寡欲者能為之白刃之可蹈輕生者能為之然或不合中庸之道者多矣故曰質之近似者皆以力為之至於中庸非明善而案擇之精固執而能守之定者不能允執厥中也此章兼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言之以起下章勇之事也　性理會元瞬菴云均平治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蓋天命精微之極不容一毫人欲之私故用意者過之少懈者不及非知他事可以智力而能也　又云中庸則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矣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天下國家可以均平而治知者能之也爵祿可以辭而遜仁者能之也白刃可以蹈而死勇者能之也三者天下至難然有志則終易中庸者天下之至易然非聖人則不可能而終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平治也知者能之爵祿可辭也辭遜讓也仁者能之白刃可蹈也蹈踐履也勇者能之三者至難而易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易而難故民鮮能也。

右第九章　朱子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引起子路事。馬稼翁義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益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而人之所難明中庸之尤難以起下章章句　或問蔡氏曰知仁結上言勇起下章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庸 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程子釋畧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衡從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逃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朱子章句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耐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僴 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人患乎懦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慾怯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祝洙附録語録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重錄趙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 陳櫟詳解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孔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答言南方之強其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下一句當強歟三字強下文分別言之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人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伸屏以此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賢君子之君子 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然之以秉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雖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 馬豫輯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輯釋亦引之史伯璿管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黄裳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主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字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 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抑問女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不報無道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道衛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時因論南方之強 程子釋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 陳櫟詳解衽金革衽席也金戈兵甲冑之屬死而不厭視死如歸輕死而不厭悉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 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

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馬豫續義：此一節言過乎強者也。或問方氏曰：南方北方之強，皆未及乎中。下文不流不倚不變塞不變四事，方是說子路義理之強，是強之中。史伯璿管窺：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通引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輯釋亦引之，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兼，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趙德纂義：衽，席也。禮記內則云：奉席請何趾，將衽，疑則更卧處，衽卧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為寢卧之具也。趙德纂要：衽金革，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忍，故人性剛猛，恒好鬪，故以甲冑為寢，當於中至死不厭。在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者，辭沖云。是以南北立樂，且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魏公著句解：衽金革，衽，席也。金，戈兵。革，甲冑之屬。死而不厭，雖死而不厭，此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此強者之事也。故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語類：如和便不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以尤見硬健處。義剛 當初說中立了，又說而不倚，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人硬健處。義剛 問：中立而不倚。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卻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淵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銖 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甚分明。但夷齊如何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不從便卻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卻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

他雖如此，又卻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盍歸乎來。文王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僩 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卻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泳 朱子語續錄：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答潘謙之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枕來 附錄：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久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廣謙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董銖 強哉矯，贊美之辭。 詩傳：矯矯，武貌。總論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夔孫 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

之說雖亦貴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求乎
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
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
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之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
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
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
人陳櫟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
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懇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平生之所
守也陳氏曰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
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伸曰
強勇也中立易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矯勇貌不變塞至死
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
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設教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
氣質也　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爲未然今姚氏又指此言
之陳櫟詳解故君子和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
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懇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爲貴然夫當一

於和而無節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其矯矯然武
貌也矯名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當放此中立而
不倚強哉矯不強者皆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而立又能持守常不
偏倚可謂強哉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遇國有道時雖達而進
用然者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遇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
此四者純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
者非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
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污惟強者爲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
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爲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
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
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
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
也　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
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　新安王氏曰子路爲人初無中和
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首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

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
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
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
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爲大者之壯也倪士毅輯
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
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
所倚也史伯璿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　饒氏謂此
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爲矯揉也若以矯爲強貌則當曰矯哉
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偏載饒氏此
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爲未然今饒氏又拈起
言之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慮抑而強與而言雙峯謂聖人
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爲主而矯爲贊其強之辭和饒說
則以矯爲主而強爲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強非問矯
也雙峯但知反章句爲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若
以饒說爲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
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攷何文

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　詩魯頌思樂之篇此飲於泮宮而頌之
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叔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
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谿陽
先生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
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
矯其偏以適於中也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忘
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
變平生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魏公者句解故君子和
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汝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誇強貌中
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著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家有道之時不變塞
焉塞未達也言不變未達之所守之強哉矯可上國無道國家無道之時
至死不變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
也程子輯畧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
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

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書淺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唯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實不已一也　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

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于路也　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以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知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適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法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于中庸之道焉皆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黃安游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為中庸待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

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乃中庸之強若以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之行行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枉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危塞之時無道之世脅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悔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揣端以答德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似之北方之強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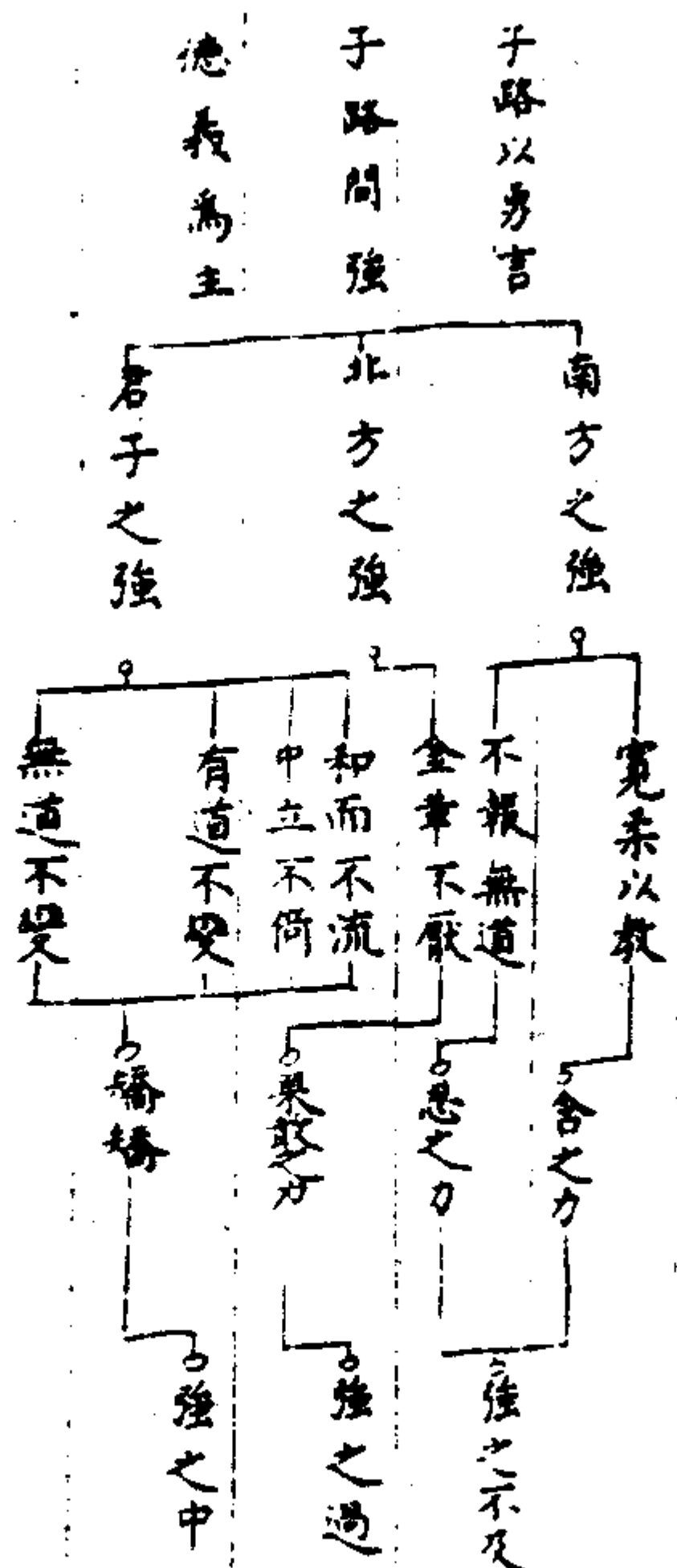
宮黝似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晏氏曰仲尼答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為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直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 雲川鄧氏曰南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持恃血氣為強爾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勵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為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為傷勇非中庸也蔡淵綱領子路問強至強哉矯主勇而為言也饒魯石洞紀聞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問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只是因其氣質而言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乃是能矯其氣質之偏以就乎中如何先生曰然問然則章句訓矯為強貌而引矯矯虎臣為證何也曰朱子之意謂此四者皆成德事故以矯為強貌然以矯為強貌則當曰強哉強不當曰強哉矯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強哉矯者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蓋此四者非平日矯揉之強者不能有以至此又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然章句以不變塞為不變未達之所守似牽強曰曾向來亦疑之但別辭不得 余録王淵 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如何先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且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氣便是用了蓋陽主發主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問朱子謂南方不及乎強者也北方過乎強者也看來南北各屬一方皆是氣之偏處所以不中君子之強又不如此曰南方之強強乎柔者也北方之強強乎強者也君子之強強乎中者也問君子居之與下面和而不流之君子何所別曰南方雖不及乎強然亦是君子之事是亦君子之徒矣後面和而

不流等語却是正說君子問陽莫盛於南方若是一味含忍恐非陽剛氣象曰固是含忍然却是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是也此雖可謂君子之事然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當報處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譬如於天也有和風甘雨時也有嚴霜烈日時中道拘不得又曰上面南方北方之強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所以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以接物固是好然知和而和則易流而為不恭中固不偏然四面空礦亦易得倒歸一邊問然則偏倚莫卒曰程子云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亭亭當當是四面湊來恰好當中便是中立直上直下是上面與下面筆直無一些邪曲便是不倚不倚尤難故非矯之強者不能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 番共中守依王淵 陳應龍輯語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 曰凡人中立而無所倚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僵仆矣此正說強處劇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董林 許謙叢說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為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為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為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為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為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善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善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實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容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

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
特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
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為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
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為富貴所淫則為事
物所汩不為所汩者知未盡為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
者也故以不變塞為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
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
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
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微柔之容皆不可以為正訓　饒氏寬柔其
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者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
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
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善幹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
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　董曾實標註子路問
強至強哉矯　或謂南方之強謂之君子和而不流亦謂之君子何也曰
南方之君子對北方之強者而言一則寬容含忍一則剛勁果敢俱以質
而言也至於和而不流之君子又所以對南方北方之強而言一則風氣

之強一則德義之強也　或又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其與首章所謂中
和者同與曰首章之中和以性情而言此章之中和以德行而言一則本
之於心而有體用之分故其所該為至廣一則行之於身而有溫確之異
而其所守為至剛一則根於所稟乃天賦之自然一則成於學問乃德性
之卓然者也或又謂君子之強四者亦有別乎曰和而不流是接人處中
立而不倚是守己處國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處國無道至死不能
變是威武不能屈處四者謂之德義之勇者既能持志又能無暴其氣之
謂也程復心章圖子路好勇故問強南方之人寬大而能涵容柔弱而能
巽順所以能誨人之所不及非寬大則人之所不及者已不能包容之非
巽順則不能低心下氣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是橫逆之來直受之
而不報南方地氣溫軟人稟得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
此君子字只是平說猶君子長者之謂北方地氣剛勁人稟得亦勇多以金
革為衽席常在兵革間雖死不厭故以勇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
南方強失之不及北方強失之太過皆非中庸之道此下說君子有四者
之強乃中庸之道子
路之所當強也

子路以勇言
子路問強
德義為主

- 南方之強
  - 寬柔以教
  - 不報無道
  - 含之力
  - 忍之力
  - 強之不及
- 北方之強
  - 衽金革不厭
  - 果敢之力
  - 強之過
- 君子之強
  - 和而不流
  - 中立不倚
  - 有道不變
  - 無道不變
  - 矯矯
  - 強之中

趙氏誠考義強哉矯皆勉學者自強之意和而能自強則不至於流中立
能自強則不至於倚國有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平素國無道而自強則
能不變其困窮然則所謂不流不倚不變皆言堅強不屈而求以入德之
事非指理之無過不及者而言夫德之成也蓋和而不流者言其人之和
易而不當同也中立而不倚者言其人之強立而無所倚靠也國有道無
道而所守之不變即所以守此不流不倚之志而不敢變也章句以為此
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

強孰大於是非謂不流不倚不變為中庸之不可能也亦非謂己有以勝
其人欲之私而能擇能守也蓋謂夫子之所以勉子路以此者正以中庸
之不可能而君子之莫大於自強也何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
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能守即上章所謂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
私者不能及也故於此既言不可能而下章則言惟聖者能之正謂惟聖
人然後能夫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章句以聖人之所能者為中庸之成德
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曾謂夫子教子路以理勝氣而勉強脩德
以致夫不流不倚不變之力者亦可以為成德乎語錄以不流不倚不變
為能擇後工夫意正以為成德之事錄之誤也胡雲峰遂謂君子居之之
君子為泛言而不流不倚不變之君子為成德殊不知南方之君子雖不
得中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而其所當強者則正在於不流不倚不變之
道初非可以分君子之不同也語錄又謂惠為和而不流而夷之歸文王
善養老而不從武王伐紂為中立不倚夫和而不流固可以言惠矣以夷
之清為中立不倚則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獨非中立不倚乎大抵惠偏
於和夷偏於清其制行則有終身不可合者奈何引之而證夫子所教中
庸之道耶饒氏又謂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

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
和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夫四者之強皆出一致惟和不流故
中立不倚惟不流不倚故有道無道而終身不變未聞可以次第難易言
也且至死不變教學者持守之事又豈可以言聖人之所能乎要之舜之
好問用中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爲智回之能擇能守學知利行主於行而
爲仁子路問強而夫子抑其血氣之剛進之德義之勇困知勉行主於強
而爲勇其學之淺深事之大小固有不可以槩論也 陳華祖提綱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夫子舉三者之強以揭其剛
其下逐條釋其爲強者之目以告之蓋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
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其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則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則矯四者皆子路之所
當強然此正上章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能擇者勇於知能守者勇於行此義理之勇所謂勇所謂強此
中庸者是也熊禾標題事義子路之爲仁南方之強柔也北方之強強也
不流不倚不變則君子之強中庸之道也 項安世聽說子路問強至強哉
矯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知顏子足矣顏子不易

得得知子路足矣 子路問強子曰云云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
衽金革云云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
不流不倚云者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
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
強者之事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流不
倚蓋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
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
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
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錢時融堂管見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汝也寬柔以教者優游以爲教也不
報無道者橫逆之來也之而不報也衽衣衾金戈兵也革甲胄之屬也矯
強貌塞者窮塞未通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答
之逐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哉謂今所謂是南方之
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者南方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居
也其事知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爲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知彼於斯二

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尚也抑爲君子之強而後爲強耳於是推明四節
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崇則行之而窮塞
之所守者不變變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
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於此惕然
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
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 晁景迂集子路問強至強哉矯者何強疑其
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
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動而勉之也國中
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袁象齋集子路好勇故問強夫
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砭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
同而皆曰強偏也南以含忍爲強北以果敢爲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
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
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
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
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

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皐陶曰剛而塞塞實也
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
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
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
其死夫子已豫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割積無毋國人不若之矣然輒之
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長子之咸衰子路
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
強哉子思列此章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
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
履爲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
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薛季宣浪語集子路之問益
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
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
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國有道不變不爲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持立
貌王與均盖纏蒙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強者君子所以進德

修業者也一息而不強則非天矣洪範論六極而終之以弱蓋弱之爲害乃學者史病最深處人惟氣昏志弱故見理不明用心不剛卒至懦而無立此所以不可不強也然強之說有二有氣稟之強有理義之強氣稟之強則自其風氣之所使者言之理義之強則自其涵養之所得者言之子路孔門高弟以強爲問而夫子既告之以氣稟之強又告之以理義之強南方北方之強氣稟之強也抑而強與之強理義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寬柔以教謂誨人之際雍容而不迫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校此君子之事而南方之氣稟然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衽席乎金革甲冑之下冒敵而直前捐軀而不顧死而無厭此強者之事而北方之氣稟然也君子之所謂強者充之以義養之以直持之以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天下之至強也驕者強哉之貌和者君子之達道也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惟和而不流則可謂之強中立者君子之有守也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惟中立而不倚則可謂之強邦有道則仕此君子得志之秋也處富貴之地人之所易驕吾能不變窮塞之所守則可謂之強邦無道則隱此君子退處之時也處貧賤之境人所不能堪吾能死守而不變則可謂之強嘗

試觀之張儀蘇秦當戰國之世紆朱懷金從車傳食周游乎列國之郊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豈非大丈夫之事然孟子直以妾婦待之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後謂之大丈夫蓋儀秦之所謂強者血氣之強而孟子之所謂強者理義之強也雖然此強之說而中庸之義存焉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君子之不流不倚則強之合乎中庸者也子路好勇故先告之以南方北方之強而終以君子之所謂強者啓發之蓋將使之抑其氣稟之強而進於理義之強也使子路涵養之功自此日加則嚮昔暴虎馮河之氣習當消落而無餘矣異日衛人之難何至於輕死哉惜夫嶽麓書院講義強者德之幹也子路問此宜可與立矣何以謂強者德之幹蓋萬病皆本於弱謂聖可企可望而及弱也謂天地民物之責不可任之以弱也知所向慕而不能往弱也不自奮勵而俯仰況浮弱也有初無終弱也議論有餘以即易揉弱也推此言之弱爲萬物之根人而病此無德可言矣故曰強者德之幹幹立而德充如四體既正而膚革充盈也然強當較積學之虛實不當較氣稟之剛柔南方之氣溫厚故其人以容忍勝北方之氣嚴凝故其人以果敢勝雖不盡然孔子舉其大

辯論之參較二責南方固優於北方然而亦氣稟之所鍾非得於積學之所養也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所稟偏於剛則主之以義理而不暴所稟偏於柔主之以義理而不怯是其強也蓋一切不論氣質之何如而自有學力之所謂強矣虛者養之以至於實歉者養之以至於充學愈進則強愈益非一日之積也故強者聖門之所貴也強立不反是謂學成而雖柔必強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所致所貴乎強如此人見子路之好勇而問強也故不深思強之爲可尚夫強亦猶松栢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不強則弱其人無德之可尚何足有爲哉夫和而無節則易流性弱故流也中立而無依則易倚性弱故倚也國有道處富貴而變國無道處戚患難而變惟弱故變也君子人歟收斂整肅行乎從容舒肆之中正直方嚴出乎寬大樂易之表何流之有既不依東又不依西久之卒不依乎東西既不附彼又不附此久之卒不附乎彼此何倚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之有不流不倚不變見於外者也強立於中者也流倚變者其中無主之驗故夫子以不流不倚不變告子路使知必如此則有以驗其強其實則聖賢所以太過人德成道尊皆自此主也不然彼其初亦夫人也而何以至此孔氏之門問強者惟一子路然由今觀

之得強之實者顏子曾子乃其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亦知其所當強者然終以血氣之剛所稟少偏夫子慎其以所偏者自許也故爲辨南北之強使子路知強在此而不在彼子思取而筆之中庸之書後之學者懦賤弱而貴強如此則夫弱者之不足與有爲而強者亦自警也切嘗妄論強者可敬可畏而未必有爲也人之爲學其初豈能一一皆強惟其日求勵焉而不使之退日強立焉而不使之僵日振拔焉而不使之衰猛不失言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是非之輕徇乎不失色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顰笑之近媚乎不以區區得喪亂吾方寸不以紛紛瑣瑣耗吾精神使義理充盈氣力全固而無是餒及其久也卓然有立當重任臨大節居濁世處群邪境變於前而中不動其浩然獨存者乃與天地相終如此者其身成德而世道亦嘉賴之所貴乎學學此者也讀中庸至此尤覺有警於予心讀此章矣而忍以弱終其身則如勿讀而已矣故切自疏其說而朝夕省焉不知凡我同志以爲然否　或曰梅翁先生謂夫子告子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先主本意蓋謂當強於和而不流當強於中立而不倚當強於不變塞焉當強於至死不變今茲講義泛說強字乃謂強則和而不流強則中立而不倚強則不變塞焉

強則至死而不變與夫四者所當強之語異矣曰然不流不倚不變須於臨事接物對境時見之無緣至此時而後思所以為強也夫強非一日所能不流不倚不變乃強之得力處故予有積學養成之說梅菴先生之說本自明白然或恐讀者不無以文害辭之病令細玩或問中所答以證章句所釋則意亦明矣或問中所答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必至於流中立而不依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先生所謂持守之力剛以勝人者可謂非一日所能而臨事接物對境之時乃見其得力也然則強其所當強以為此四者之地先生之意恐合如此思之　國朝答祿與權集子路問強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而言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二者雖就風氣而言然人之資稟亦在其中南方之強不及然其能忍亦人之所難也故謂之強而君子居之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君子貴乎犯而不校也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則勇士輕生者之所為也故曰強者居之南方之強雖不及猶近於君子北方之強雖云過然終於勇士而已未若由擇善固執之功而進於中庸者為尤難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以下四者合乎中庸者也然一節難於一節和而不流凡和者易於流故以不流為強中立而不倚凡中者久則力疲必至於倚故以不倚為強先和而後中者先其用而後其體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凡國有道則野無遺賢君子皆達而在上矣達而在上則素富貴行乎富貴或有忘其窮而在下貧富之節者人能貧賤一心貴賤一致而窮達不易其所守斯亦人所難能也故以不變塞為強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有龍德而隱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之意而死生窮達夷險一節非聖人不能也此其最難而能之故尤以為強也通上四節皆其勇之中者也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能若是乎此章言勇而下章亦言勇以終首章之義蕭鎰待問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執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而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唯

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　余濟主疑疑問中庸言中而不倚五子言中天下而立以及言中道而立中立之義有同異歟　答中立不倚以君子之強而言中天下而立以人君之位而言中道而立以聖人教人之法而言　鄒霆炎衍義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答之曰汝之所問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而之所以強與夫寬容柔巽以教誨人所不及不報復逆無道之來而順受之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容忍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君子則居之衽席也金如戈兵之類革如甲冑之屬雖死而不厭惓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強者則居之故汝之所強者當知君子雖和而不至於流則強哉而矯矯也中立而不偏倚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有道之時不變易其塞而未達之所守焉則強哉而矯矯也國家無道之時志雖至死亦不變易其平生之所守則強哉而矯矯也此四者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夫子以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馬豫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陳華祖發揮此十章通為一節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中庸之中兼體用言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即首章大本之中無過不及者中之用也即首章達道之和變和言庸先儒所謂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蓋性情天所賦也故初無聖凡之間德行學所至也故人有能與不能者焉然欲務德行而實有是中庸於身者無他在知仁勇三者而已故下引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以明之知者所以知此中庸也仁者所以體此中庸也勇者所以強此中庸也故舍此則無以適道而成德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庸　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索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明　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詩是爽知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　朱晦菴大全集荅蔡正淳　呂氏解素隱爲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爲未當行而行之且聲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爲怪僻之行者爾意若分明何必曲爲之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爲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爲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　吾勝至之　索隱行怪一章大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圓渾敱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圖儱侗無分别也　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爲叛臣在家爲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爲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爲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爲恠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嶮而行怪以釣名　雪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爲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嵩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爲而隱皆素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　陳埴木鍾集夫子素隱行怪吾弗爲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取之何不侔蓋隱行怪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庸故不爲之耳　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至行也　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　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怪素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僻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爲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爲之矣倪士毅輯釋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許謙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師古曰程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趙德纂義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　按漢元帝時東郡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數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乃將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爲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獲水德之瑞自從所不勝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卿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說諸儒千載之惑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爲苟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注云申徒狄恨道之

不行從濱而負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狄特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 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魏公著句解子曰素隱行恠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為之矣此不當強而強者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朱子章句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祝洙附錄語錄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董銖趙順孫纂疏遵道而行行有不逮 陳氏曰遵道而行似乎能知半塗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遵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塗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則不能知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為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賾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為何耶蓋賾隱之隱可索也隱恠之隱不可索也通者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猜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 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璿管窺第十一章半塗而廢章句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發明引饒氏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辯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塗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豈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著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能擇善也半塗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君子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朱子章句不為索隱行恠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宋楊蓍集唯聖者能之 張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遷而張皇也祝洙附錄語錄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董銖張南軒集說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蓋其道為難真西山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篇首之十一章然則素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為中也陳櫟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處陳櫟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重君子不為素隱行恠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謂如依於仁之依謂據依而不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所以隱遯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恠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通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

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蓋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
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為於彼。便
自弗能已於此。卽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
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
慍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
此互看當有得也。馬豫續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魏公着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索隱而行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雖隱遯而不見知於人。亦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 此皆言知仁
  - 不當強而強
    - 索隱 — 知之過
    - 行怪 — 行之過
    - ・聖人所弗為（第十一章並）
- 強學同異
  - 當強而不強
    - 遵道而行 — 知之及
    - 半塗而廢 — 行不逮
    - ・聖人所弗已
- 勇當否之異
  - 不待強而強
    - 依乎中庸 — 知之至
    - 不知不悔 — 行之至
    - ・唯聖者能之（言上章之義）

朱子語類。素隱行怪。未能擇。半塗而廢。未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閎祖　程子輯略呂曰。惟者君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

衛湜集說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隱如褒鄉之隱。獨索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惟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修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為。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焉能及是哉。

建安游氏曰。吾弗為之。廢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嚮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為言無待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優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惟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為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矣。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窮賤而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關也。行道君子。睨小利害。一蹔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移。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移。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東山郭氏曰。素以隱為事而行怪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長往巢穴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知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祿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惟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惟聖人能之。此既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往則詭譎。詭譎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質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怪。鉤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為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

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為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為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譎而行怪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所弗為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自息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惟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定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為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又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迹山林去人也遠為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以業禦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為之能知也半塗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四明袁氏曰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　蔡淵綱領曰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蔡淵思問君子知而不流依乎中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未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饒魯石洞紀聞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　張玉淵問章句於索隱行怪及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皆以知行強擇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知者又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二圖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為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然　同上盧孝孫集畧聖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　許謙叢說素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尤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方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猝阨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子思逮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事不賴勇而裕知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知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史伯璿管窺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擇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為勇能不變　雙峰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思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况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雙峰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却又稱其不得經文之意故知此說耳然章句之意貴未

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爲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曰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峰所以疑也殊不思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持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不爲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峰於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爲能擇能守已兼知仁之意則遯世不悔一語無着落處故只得以爲勇能不變殊不思章句曰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故可爲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峰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或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遯世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知仁若雖依乎中庸至於遯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塗而廢者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指遯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

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賴勇裕如亦只以爲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爲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曰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却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不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見又孰知不爲索隱行怪之即是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之即是遯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章句亦是取上節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況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却正是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賴勇而裕如不可也唯夫子遯世不悔乃是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勉焉不敢廢者故其知盡仁至可以爲不賴勇而裕如耳雙峰以爲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悖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不爲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塗而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按遵道而行一句即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搭在半塗而廢一傳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之意却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之至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耶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意耶　熊禾標題事義總結上九章之意首言過底人次言不及底人末言中庸　曾貫標註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或問首章以戒懼慎獨言此上十章乃以知仁勇言何也曰戒懼者存養於平時慎獨者臨事而省察二者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乃成德之自然也知仁勇三者非於戒懼慎獨之外別有工夫也知所以知此即所以明乎理欲之辨也仁所以體此即所謂存天理而遏人欲也勇所以強此即所謂強乎仁知者也三者之序先知後行乃入德之次第也　趙次誠考義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行雖有及有不及然行之而至於廢則必其知之不真故朱子曰知雖足以及之亦有以見其知之將及而未能得其閫奧之意均之爲不及矣然不及者力不足之謂也饒氏引冉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以爲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夫半塗而廢則冉求之所謂力不足也畫則能進而不欲與力不足者異矣而饒氏不知別焉然力不足而廢者雖不足以語不悔之聖人而猶不失爲君子是故言君子於遵道而行所以

明索隱行怪之為小人也。言君子於依乎中庸所以别成德之君子。於知而不能行之君子也。言君子而復曰聖者，見君子之成德即聖人之能事，而學者有不可忽也。饒氏曰：謂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是蓋分依乎中庸者為君子，而不見知而不悔方為聖人。殊不知依乎中庸與不見知不悔，皆聖者之所能，而為中庸之成德，初未嘗分君子聖人而異屬也。許白雲又以聖人之不為索隱行怪為知，依乎中庸為知之盡；不能半塗而廢為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仁之至。而不知不為索隱為知，不為行怪為仁，而依乎中庸為知；而遵道而行為知，不能半塗而廢為仁，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兼知仁。何可以索隱行怪與依乎中庸皆言知，而弗能半塗而廢與不見知而不悔皆言仁哉。陳華祖提綱：第十一章，亦承上章。索隱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知者過之；行怪者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賢者過之。此不當強而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為。君子遵道而行，此知雖足以及之，半塗而廢則行有不逮，此當強而不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能已。惟不為索隱行怪，此所以依乎中庸；惟不能半塗而廢，此所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蓋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頼勇而裕如也。非吾夫子不能

猶謙不自居，而曰惟聖者能之，所謂中庸之成德是也。故以是而終前十章之義。項安世聽說：上章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錢時融堂管見：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怪，（至）唯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卷依而浸隱也。述，稱述也。怪，不雅也。）素隱行怪，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為。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袁蒙齋集：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素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廢矣，是天下之怪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奚以怪為。雖使見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為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遵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遵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名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自遯，寧顧人

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為。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為。其遵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惟不廢，世雖莫我知，恭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薛季宣浪語集：索隱行怪，捬其索，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為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為，為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字谿陽先生集：索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履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特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非謙辭。谷樑與權覌豹管子曰：索隱行怪，（止）吾弗為之矣。此章承上章，亦言勇之事。索隱則知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行怪則行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上章言勇，皆以風氣所習為重；此章言勇，皆就學力所至為重。索隱行怪，既非中庸之道，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雖能擇乎善，而不能持久，是豈勇之謂乎。為之不勇，則必至於半塗而廢矣。孔子所以不能已者，是仁勇之兼進也。索隱行怪

者，既失之過；半塗而廢者，又失之不及。故下文乃言無過不及之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依乎中庸，不惟不為索隱行怪而已，又且和不流，中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皆知仁者之能事，而勇在其中。至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其為勇也，不亦遠且大哉。此蓋潛龍確乎其不可拔之意。即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之時；孔子飯食飲水，樂在其中之際。此所謂正吾夫子之事，乃不自居，而曰唯聖者能之，亦自謙之辭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乃顏子不改其樂之事，非聖者極致也。至此則知以擇之，仁以守之，固勇以造其極焉，則中庸之道畢矣。此十章雖曰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然堯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而亦無餘蘊矣。此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而接夫道統者也。性理會元：呂云：此章言仁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龜山云：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饒士汶集：索隱行怪章，朱子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論語子路成人章，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然則武仲、公綽、卞莊子，果舜顏

淵子路之比乎。中庸以德言，論語以學言。鄭玄衍義。孔子曰：素隱行怪，以求隱僻之理，行詭怪之行，然足以欺世盗名，故後世有稱述焉。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中，不當强而强者，吾弗爲之矣。君子而能遵道而行，是知擇善矣；半塗而廢，是力不足也。此又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强而不强者，吾則弗能已止矣。君子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隱遯於世，不得見知於人，而亦不悔也。此正吾夫子之事，而不自居，但曰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仁之至，知之盡，不待勇而裕如者。

右第十一章

朱子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篇。

朱子家山圖書

第二章圖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本同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第二節嘆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第六節謂世人違性而行中道而盡惟君子依乎中庸

此章彙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饒雙峯講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中庸一書，子思子明道傳教之書也。自今觀之，首章以中和爲言，而先之以戒懼謹獨；次章而下，以中庸爲言，而繼之以擇守强矯。夫道，一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蓋一也。於致中和，則欲其戒懼而謹獨；於蹈中庸，則欲其擇守而强矯。名既不同，而所施之功力亦異，其故何哉？蓋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駮，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其已發也則爲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德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强弱知愚賢不肖之不齊，故不失之過，則或失之不及。過者尤於高遠，不及者淪於卑陋。唯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必裁其過，勉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中庸者，以天下事理當然之極而言，以爲過不及者之準的也。子思中庸之作，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乎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謹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戒懼乎不睹不聞，因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也；謹之於獨睹獨聞，因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也。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其此之謂也。然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苟非於中庸之道擇之精而守之固，則亦何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而使之復其初哉？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有是三者以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爲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過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子思以舜之大知、回之服膺、子路之問强，次第而條列之，其以此與？由是觀之，前言戒懼謹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後言擇守强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實相參。學者誠能以是體之吾身，則進道之方無餘蘊矣。昔先師勉齋先生嘗謂曰：中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

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指。愚常服膺斯言，而未深識其所以然之故。潛玩既久，乃若粗有省焉。痛惟先師逝矣，九原莫作，雖欲奉而質諸巾几之傍而不可得。今者恭遇倉使戶部致崇師道，建祠繪像，以與此邦舊治之士共瞻仰之。晉不敏，既辱與觀禮之末，而又辱俾論所聞，辭不獲命，謹試述其一二，以求正于同志。是否尚幸有以教之。晉近與諸友口講中庸，自首章以至第十一章。前十章言之已詳，獨後一章之義有未竟者。今將別去，敢取此章爲申言之，謹獻斷堅持守，是所望於同志之意也。

子曰素隱行怪至惟聖者能之。愚嘗熟復此章之言，竊謂學道者當以中庸爲準的，學中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何以言之？道之在天下，過則失之抗，不及則失之陋，惟中庸爲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此人之所當知，所當行者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賢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而中庸之道，每患其不行不明於天下。欲學中庸者，將於何而取則耶？古之聖人，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故其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自無過與不及。凡其氣質之偏者，皆當視此以爲之準的，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以庶幾不失乎其初焉。此子思子中庸之作，所以自仲尼曰以下十章，既引夫子所論中庸之語，反覆開示於前，而復以

夫子之所自道者樂之於後豈非以中庸者道之準的而聖人者又所以為學中庸者之準的與自今觀之索隱行怪此賢知之過乎中庸者也索隱者深求隱僻之理以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行怪者過為詭激之行以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若老氏不求道於實有而求之虛無佛氏不求性於至善而求之空寂墨氏為仁而兼愛以至於無父楊氏為義而為我以至於無君之類是也是二者以其說足以誣民其行足以詭俗故不惟當時之昧者惑之而後世亦容有稱誦而慕效之者常情於此鮮有不眩於是非者而夫子則曰吾弗為之所以深惡夫邪說詖行之害道而痛絕之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求之孔門冉求自謂非不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故其仕於季氏也於泰山之旅則不能救於顓臾之伐則不能止甚者為之聚歛而附益之是固夫子之所謂畫者至於確實如子夏其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信而力行者矣然他日退老於西河之上猶有可議如曾子之所云者豈亦未免半塗而廢者耶常情於此寧不以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容有力之不足而然者而夫子則曰吾弗能已蓋其天理之純自然不息而窮通得喪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為之間也夫不為索隱行怪則其所依者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此知之盡仁之至正吾夫子之事也而乃曰唯聖者能之而不自居焉又以見聖人德盛禮恭謙卑自牧雖履既聖之地而未嘗有一毫自聖之心也丵乎中庸之道人之鮮能久矣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固不足與有言有行矣幸而有不自暴不自棄者若可與有言有行矣而求知之過者乃至於索隱行之過者乃至於行怪是則非惟不足以進道而適足以為斯道之害其賢於自暴自棄者亦無幾矣所謂過猶不及者也又幸而有不索隱不行怪者若可與遵道而行矣而力之不足而不加勉又有半塗而廢者焉是何中庸之道擇之難而守之尤不易耶學者於此盍以聖人為之準的凡聖人之所不為者我則絕之勿使有一毫之近似聖人之所不已者我則勉之勿使有一息之間斷聖人之所不自以為能者我則已知常若未知已能常若未能而汲汲焉益求以進之則於學中庸之道庶乎其得之矣苟為不然舍聖人而師己意以吾之所是者為道以吾之所便者為中庸高者流於隱怪弱者泥於半塗而小有善者又或喪於矜伐欲其依乎中庸而不悔也難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趙次誠考義

總論二章以下十章之旨　章句謂此十章為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愚竊推子思之所引者而知其意之不能無在矣蓋十章之中每一章立論必以一章嘆世教之衰以明所論之意焉二章言能中庸為君子反中庸為小人而此章則嘆中庸之鮮能者久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嘆道其不行矣夫六章言舜之大知而下章則嘆人之皆曰予知而禍不知辟中庸不能守八章言回之能擇中庸而下章則嘆夫人於天下國家爵祿白刃或可均可辭可蹈而中庸則不可能十章言所教子路之強而下章則數世之索隱行怪不當強而強半塗而廢當強而不強然十章之首先之以君子小人之邪正次之以知行之過不及邪正所以明心術之不可以不謹過不及所以明學術之不可以不明此二章實十章中之要領也是故重君子小人章言之則中庸之所以有能與不能者由於君子小人心術之邪正而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心術之不同者由於道之明不明行不行也知行之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小人之反中庸也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索隱行怪小人之反中庸也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始之以君子中庸終之以君子依乎中庸知君子之所以依中庸則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其不以依對反而言於前章者前後互見也然則依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不悔所以結前章君子時中之義而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小人無忌憚之心也至若重知行章言之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以舜而擇之審行之至以回而知之真守之固以子路則教之擇南方之強而不至變其所守則皆不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於知行矣索隱者知之過遵道者知之及行怪者行之過半塗而廢者行之不及仲尼之依乎中庸則不為索隱行怪之過於知行矣仲尼之不見知而不悔則不為半塗而廢之不及於知行矣或舉舜顏淵子路而分言之或舉孔子而該言之無非所以明知行之無過不及而聖學之所以成也然則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知行之過者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所以結前章知行之不及者也雖然凡所以別邪正之心明知行之學則又在於成三達德而已其言舜顏淵子路雖若於三達德各專其一而實未嘗不兼見焉始而舜之好問知也隱惡揚善仁也執兩端知也用中于民仁也不言勇不賴勇也其次如顏子之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守而能拳拳勇也教子路以不為南方之強而知不至於流中立不至於倚知也未達之所守與平生之所守仁也不變勇也其終也則結以仲尼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然則言知仁勇而始終皆舉聖人以為言者蓋將全君子之中庸於生知安行之學而信

乎有以終首章之義也哉槃立武指歸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是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謂大本之中迫其將發動必由中是謂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莫不致察乎危微之幾權與乎已發未發之際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二節數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歎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歎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知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

即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昏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擇乎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集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乎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塗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胡唯致知篇

凡第二章至十一章皆論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事處中也

君子而時中　衆人所同得知無難事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中庸之圖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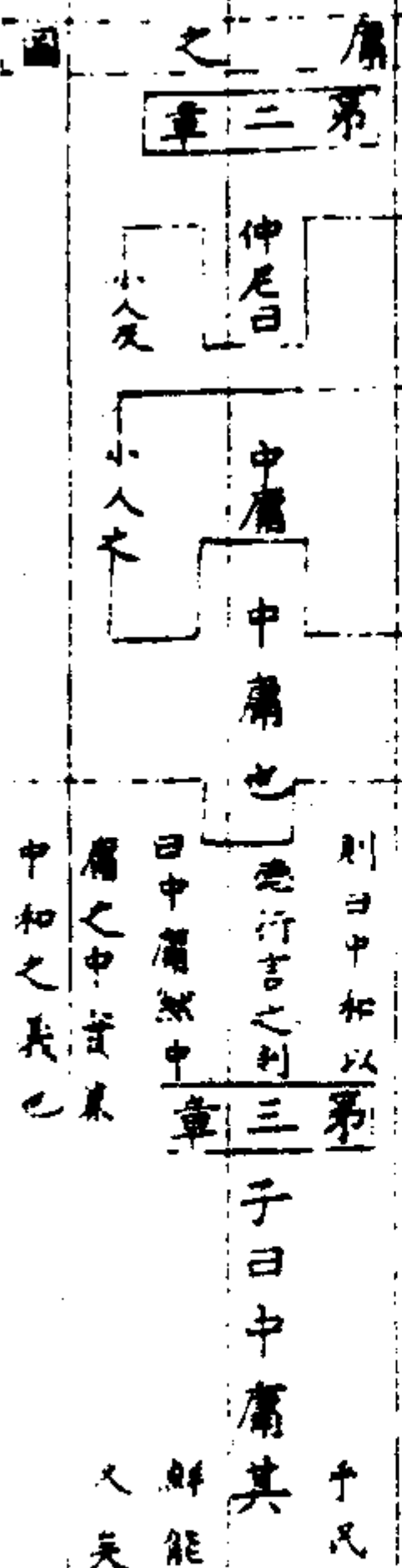
仲尼曰　君子　中庸　小人反　君子之　小人之　中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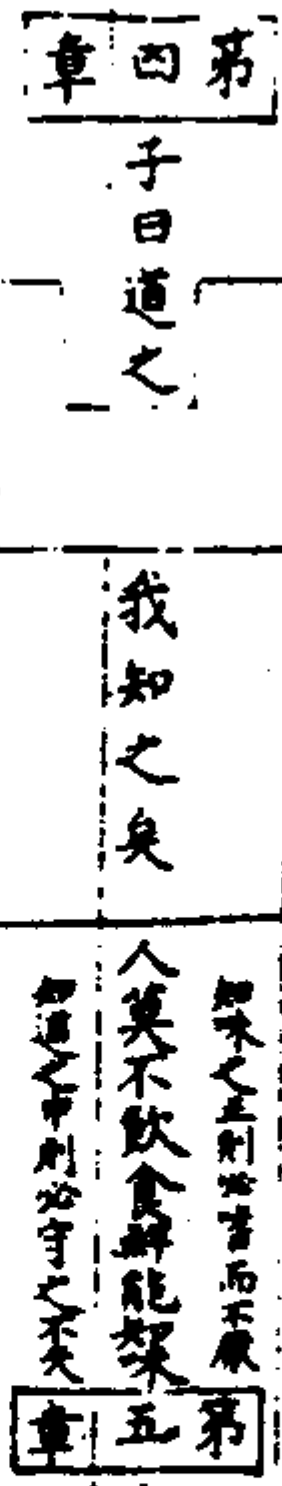
喜和言庸者以情性言之　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也

小人無忌憚　但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小人而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　不明也

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　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　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　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味之正則必嗜而不厭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不失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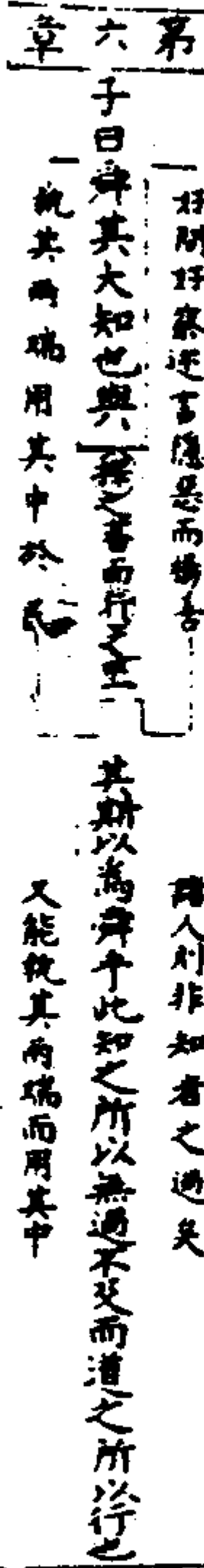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擇之審而行之至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爲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

又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第七章

知禍不知避

罟擭陷阱而莫之避

子曰人皆予知皆不得為知也

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

能擇不知守

三者難而易

中庸易而難

第八章

非賢之過矣　能擇

擇乎中庸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

子曰回之為人也

得一善服膺弗失　又而道之所以明也

非不肖之不及矣　能守

第九章

國家可均　回

子曰爵祿可辭仁中庸　下可能也

白刃可蹈　勇

第十章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

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　南方

子路問強子曰

北方之強　衽金革　死而不厭　北方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之強也　君子居之　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

不足強　過乎強

和而不流　一者之強　強哉矯

中立不倚　強之矯也

有道不變塞　抑子路血氣之剛　所謂中庸者　能自勝其欲

無道至死不變　不能擇而守也　進之於德義之勇

第十一章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也

知之過仁之過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一勇之不及

第十章承上章志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非世俗所謂強也

右第二章君子中庸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朱子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饒氏謂此十章聖人立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饒氏發明朱子之意至矣蓋小人之反民之鮮能賢知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皆氣質之偏而戾乎中庸者知能擇仁能守勇能強矯皆聖賢立教使人反其氣質之偏以歸乎中庸也故第二章言中庸之道唯君子惟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小人所以分者固由於氣質之偏而尤繫乎趣向之異經之而字傳之又字其義可見第三章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唯小人反之而凡民亦鮮能之蓋凡民雖不盡至知小人之無忌憚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其所以鮮能也第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足上章民鮮能之意朱子章句中待後生禀之異一語此饒氏變化氣質之說所從來也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上章言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終之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曰不明曰鮮能知皆主知而言也此章曰道其不行矣夫惟其不明是以不行則主行而言也要之民鮮能以後諸章皆承上章不明不行而以知行分言之必知第六章舜之知而不過則道明矣蓋好問好察邇言則樂取諸人以為善而非智者之過矣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於三達德為智之事第七章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以況能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亦承上章大知而言以起下章能擇能守之意能擇能守必如第八章顏子之賢而不過則道行矣蓋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無不肖者之弗及此於三達德為仁之事第九章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三者難而易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蓋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強哉矯之意第十章子路問強以明能擇中庸而能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強也此於三達德為勇之事第十一章則兼知仁勇而言之素隱者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則非知矣行怪者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非仁矣是皆不當勇而勇者過而失中者也遵道而行者智雖能擇半塗而廢則仁不能守是又當勇而不勇者不及乎中者也若夫君子依乎中庸則智能擇仁能守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勇能不變矣正吾夫子之事其曰唯聖者能之蓋謙辭爾大抵人之所以貴於學者求以變化氣質而復性善之初也若昔聖賢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惟在知行兩端而已故中庸之書自第二章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皆示人以變化氣質之方其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中庸之標的也曰小人曰民曰知愚賢不肖是皆言人有生禀之異也曰無忌憚曰鮮能曰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是皆言人無變化氣質之功也惟其有生禀之異故或過焉或不及焉而均於失其中無忌憚即過之類鮮能即不及之類惟其無學問之功故或不明焉或不行焉而不能以復其中欲求是道之明與行則惟在知行兩盡故自此以下列知仁勇三達德之目以為入道之門是乃變化氣質之方也蓋智能擇知也仁能守行也勇能不變則知行兼盡矣故引大舜顏子子路以明之舜知也回仁也子路勇也第十一章隱怪弗為曰吾弗已曰吾依乎中庸遯世不悔曰唯聖者能之則兼知仁勇而言則吾夫子之事也子思子立二聖二賢以為中庸之標的其旨深矣饒氏分為六

大實。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道以中庸為至。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其敎
在擇守擴充。以變化其不此之氣質。中庸之標的也。首章言中和中和
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此章言中庸。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
理。道之的也。　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章明中庸之
道非惟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皆由氣質有
過與不及之偏也。然專以過與不及為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
為庸非有二也。　又曰知者過之索隱之類以人言之則老莊之虛無釋
氏之寂滅是也。賢者過之行怪之類以人言之則仲子之廉子會之逸是
也。　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行字是承上章知字而言鮮能
知味之知道由不明所以不行而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也。從事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大知之事。　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能知能擇也
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
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說得知字十分直不但說知弁
行底一齊包了。擇是知守是行也。　第八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仁能守也　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似知爵祿可辭也似仁白刃可蹈也似勇中庸不可能也三者皆
氣質之似而中庸之道必學問之功不可以氣質為也　第十章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子路勇能強也。夫南方之強氣質柔弱不及乎強者衽金
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夫非方之強。風氣剛勁過乎強者
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
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中庸之事也是乃變化氣
質之方舉四者而不及他欲學者觸類而通之也　第十一章子曰素隱
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夫索隱知之過而非知行怪者仁之過而
非仁。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不能強而非勇君子依乎中庸知能擇仁
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勇能不變其守趣順秩纂疏潘氏曰中庸之
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
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
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

體是道。朔炳文通道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
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
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為第二
大節。史伯璿管窺謂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大辟言首章與後章所指
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未說氣質後十章方說氣質之意。今據其意
之尤悖而又易見者辨其一二其餘前所以辨者更不再述其闕有曰存
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緣其妙所謂必有事而
勿正活潑潑地者也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拂猶之可也
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矣況體立用行正
以其有存省之工乃緣於是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為自然得以此見
得不說氣質終貫固護而踈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且必有事焉而勿正
活潑潑地者程子借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
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之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
至於離道耳固非但欲為此以見道也惟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體認不
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慎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
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混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
膜然雙峰却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自為說則曰子思
是要人識此道程子是要人體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為證則
是正如孟子本文之意當以集義為事而不可預期其效不必如朱子所
謂借也如此則集義是工夫生氣是功效若以預期其效為不自然則可
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為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
為自然下工夫為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
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數恐以此為自然而可以生叢
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又有曰云云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
戒懼慎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此已於彼處辨之矣性者渾然太極
之全體無所偏駮故其未發則為中已發則為和云云此亦已於第二章
章下辨之矣右已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十
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仁所能知能行者道是
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
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熊禾標題事義知士
譽遺七則元錢許融堂管見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辨明至此收拾在依

人欲病音養兒者昇華之謂忌臺笠緇撮詩大雅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明儉且節也　辰馬農祥國語三云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注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天駟曰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辰也祥猶象房心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農祥晨正又第一云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注農祥辰星晨正謂立春之日辰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中農食七人貢禹上疏曰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百家共一社劉熙歲時記云社曰民會社鄭玄云百家共一社　以牛疲區種增耕後漢書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不捨指多失其實百姓患之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田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　哇丁杜甫有園官送菜詩云哇丁負籠至文採墾于摘蓉耳云哇丁告勞苦　神農二十篇漢藝文志農家之流云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

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年老田野相民耕種故号野老氾言也又數細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為御史　蔡葵一篇宣帝時言使宜王弘農太守右農九家百十四篇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蟋蟀麥也在堂九月役車其休農人乘役車人三休農二畢庶事也　蟋蟀收艾陵蟋蟀牽蟲馬蟋蟀秋艾陵柳宗元詩　時天時力地力太玄曰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注春天之時盡地之力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供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籍而不稅籍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二十畝家各二畝為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責也吏吏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為私也初稅畝者非公畝宣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為民已悉矣古有公田焉君八家共君竃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桑以養生送死冬蝝劉向云蝝蚍蜉子董仲舒云蝝子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蝝之言緣宣稅畝故生災非青也冒稅畝而蝝生一夫一婦佃

音田人音向字田百畝以供五口受十畝以為公田一夫一婦耕百一十畝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家各二畝為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樹桑以備養生送死是也　九扈為九農正爾雅疏云昭十七年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頒枕云切鶞翰倫切實達注云春扈分循抑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實達注云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達云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達云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達云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苗百切達云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莊革切達云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達云為蠶驅雀也老扈鷃鷃晏音達云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舍人樊光注爾雅亦與實同其意皆謂以扈為官名令依此請扈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收斂蓋藏其事何得名使聚而總号令之其為果驅鳥蠶驅雀皆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澤天之下何以用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郭云諸鳥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蓋青色今爾雅扈作鳸　臺笠緇撮毛詩美曰南山有臺臺王緇撮箋說淨草也可以為蓑笠故曰臺笠戴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蓑笠南土多有　蓑笠　顔堂一屋名也而為張王子曰許行言滕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子行仁政願受廛而為氓注言氓野人之稱也國學廛也圓曰園方曰廛國語帑音尾釋音遲又音蟹並見玉篇

諭政

如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有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去草之農　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國語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農祥　西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於南使以興農　祠以午白氏六帖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故曰農祥也

農忌　異中舊事異農忌五月甲申乙酉丙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

農

民丁口　書叙指南關土殖穀曰農耳食賁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骨勤力本業曰力子樊畔農人勤曰畫田夜績杏字龄保丁曰白徒之衆鄉村人曰丁夫王符保伍曰比伍尹翁歸村保田曰郊保之民前五行附名籍中曰占著漢紀附託胃塵戶曰附籍侯曙徭役曰任務大宗傳科算丁口曰口率之科丁為長差役曰惠役之民鄭太定等等曰業比復紀江革又曰比要小司徒非理科徵曰持選橫調王瓘徵發

名曰微發如雨。王書剗賦曰治賦。王樸見其科役。曰復。考就遠逃之民。曰畜民。并得謹民曰憊民。曲食賞人丁實。曰無所影賴。揚於陳民。靠曰剗屋實田。伏仁傳。又曰貴舍佔田。李會丁口不實。曰覆敵。稀漏落戶名曰將戶。張措。人涑云。曰彫趣。蘇傳。流人歸業。曰流完畫復。蘇轍。民望本業。曰適訟下機。劉蚡。農民曰狀見荒。覽。陳恰 林。撲估物力。曰增貲就賦。劉于。農所衣曰徵。讓。賞于胡虛之樸。農並于。曰鼓竽濟。上親。保。曰保任綱近。毛。君孝緇田分水。曰定水令。宛。寬。農民曰芸夫堅狀。便陳紀。又曰邑老田父。潘安仁舂曰賦。清華部民曰齒城思詠之民。厲。射。民逃之。盡。曰家爲空戶。唐。民濤曰秉其業西逸。下 胃。小民。曰單產屛民。一。農任時。曰戲春東作。柯 營民貧。曰春於操責。下 胃。又曰財空戶。勝 木 梓。小於鄉。曰聚漳 光武注。主農之富曰田嗟。劳。鄉單身民。曰收介特。左 昭 四。開 移 民 職。曰 登 下。周禮 冬貴漏丁。曰隱口之罰。漢 法。民黠曰主盜之條。周 官。晉 八 月 女 七 月。

進

農書

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唐會要。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先勑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秋節代晦日。其月二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創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爲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呂和叔集。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伏惟政事每十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中謝。臣聞不受牲王。祈穀于圓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爲勸。躬耒耜。籍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速其日用。弘我政本。寔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指禽而實穀。菲食而立人。考先典以授時。稽爲貴以任土。粢粱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爲農。豐年屢屬於郊歌。嘉瑞繼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農正之祥。經始嵗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典墳。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通洽人情。見擇草杼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農之盛念。時詔昭蘇。一縣而時雨先飛。三稷而春膏自起。臣業慙學識。禄還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王蜀於畝畝。允屯孔修。賀主靈於富庶。謹繕錄前件書凡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柳宗元集。進農書狀。農書三卷。右伏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求以爲恒式者。貞元五年。謹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創。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德宗 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獻帝力於嘉謨。稼穡之艱。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文苑英華。侯書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時是農政爲韻。我后令節中和。孔嘉。良。已全。祥桃仍欲革。慶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於是心脊周召。股肱稷契。洎彼庶尹。當茲新節。陽和溥暢。言拜賜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於審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會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備。政令不差。則晨華知勤。水旱無備。則倉廩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致授人時。而克典壺記。犬無禾黍。則青史頻書。今陛下爰傑。日慎一日。惟人是愛。惟農是恤。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人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過邑。運思祥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丘。慶考令辰。實當四仲之日。致作月狀。舉無典。廩爲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叅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於變時雍。恭勤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吉川致農。此所謂超羲越軒。臣賢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爲經邦之善政。美哉。啓沃之義。於斯爲盛。貫休用前韻。聖上親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詞播植。俾平豐之慶。無隔幽遐。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脩耒耜之穡。用廣異同之說。將斯致作。期國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啓文字。儼瞀稀。燮夔龍之獻納。擒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主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使稱童作。驗深耕之法何怩朱虞。所以候驚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周夫是蕪是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致當載陽之候。以進爲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咎。歲獲終畝之言。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表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禮。脩將明肥磽異等。豐歉殊狀。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富庶之規既如此。將皆之道必於是。佐玄化之風行。勤黎元而草靡。故將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備臣聞慈於后稷。兆人乃粒。帝有遷於神農。伊斯事之明哉。捨前代之釋昧因獻奇之嘉辰。遂啓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

群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 胡直鈞 月前韻 農為務本春則歲業和者取至和之靡惑中者衆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教源於仲序配節令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遠觀播植之論當后稷之訓不遠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種理之勤制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為農器更舊節為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拱清之居百職事孜孜而奉職群有司濟濟以進書書曰陛下德被淳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勤無忘親勞佇豐年之應曾不自盡一作進臣所以摭聞見而獻可庶將獲小大之所知伏以羲和平秩時在元吉既錢鎛之徒豐國準直而何失遍西成於遺秉之歲或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輩咸執其當情游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諮衆議允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勤革公卿而終事庶績咸脩然後刱典章須遠近斯再耕之自此佇多稌之于彼稽汜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掠當改是豈不以群下執形在上務農政將降古功於后土介景福於天宗況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擅美於茲辰冀終古而輝映 鄭式方 月前韻 聖人清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協于天統令節徵為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改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熙物俾淳風不遐是以四處即斜九教用嘉當其天廟低臨詔光發洩二月

初吉式諭於農祥三務成功不前乎歲節後其時用天之道遂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產未洽三時尚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刊既種既戒潔盛之望有期希農希濟地利之宜奚該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涞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籍庶人則中田有廬故乎較之頃不差物力之功克實皆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禎也皆無不利其耕也動罔不吉然後邦國知習節之宜衆耜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敎惟脩足食衣豐年之慶多稌與大田之獻且夫節者青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遊逆善宜芳時罔不若化洽芳物無非是乃種乃理秋積庾於京坻有翼有慿欵詠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慮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敢俾貞萬姓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秣莘而謳詠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四 一東

農

詩文

議興農書 東晳傳 石鑒卒王戎乃辟晳見琛張華召晳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穡叫於原隰勤蕪萊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尤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貢梓羊

取之清渤狄冢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虞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郤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理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文苑英華

觀農賦 歲起於丁東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播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疏樹清葉抽叢曉出鳳城瘦道路之攸往遲嬉郊野知耕鑿之斯崇見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蝠湊人沮溺而為偶水鄭白以分溉一𤰝二耒禾同此里之禾苗盛草稀豆

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饁室家相歡樿鎡去莠築壇洗繭野餉曉粲於
斜遐雲鍾暮荷於曾丘偶近山之樹客悅臨流之地寬葵膝鎌而乍采恭
東伏而時省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
后稷濟時教播殖之功惟彼閭閻中命掌嗚矣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
人之業農爲二俾彼甫田皆無不利故土炎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
禮讓食足則國贊邕熙無辭寒難服先嗇之吠詒皆當儲峙救黎人之阻
飢九年救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遂叔門人將承規於孔父心將請
學恐貽責於樊遲劉悅文較農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
於民救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教地五月較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
後世不毀其教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亮爲其道死則俎豆其功
集農功字聖人然則教懷以禮當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
禮遂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祿人死屬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
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
有來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業者安得而種也
一作之劉軻文農夫禱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爲甚明年于耕之
时途出東山見老農草偶其族爲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

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恭謹達精誠于明神嗟我耕食
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農者仍歲荐飢
人爲鄰媄田無耕夫桑無蠶婦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兵蜀弄兵吏呼
其門畝荒餘之人挾弓挾戟女子主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萃盜繼誅乃
歸其居乃復室廬廬懷田蕪亦莫獨其俎今之牧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
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
又慮爲螟螣又慮夫麻馬之奪其食賦吏之厚其歛嗚呼必馬無厭求
者妻無厭羅紈者吾歛其濟矣亦於何厚其所濟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
禱曰無害農人以肥麻馬無寒蠶婦以暖妖妾無銷禾稆以滋兵匪農人
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禾稆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
而殘馬肥而豪不踏不肥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
嗟嗟神其怡怡尚饗宋宋景文公集乞損豪強優力農 其物力如本戶
自言不實或隱落藏避分文以上全戶籍沒入官其官吏作弊爲隱藏者
並乞監鎖赴御史臺勘奏旋取朝旨除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七路不行
借貸外餘十一路並乞施行臣伏以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
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救恤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

居物逐利多蓄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
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毫佐助公家臣以爲此奸
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
用臣愚以爲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
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直若干數目
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諸於所在送納仍
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關坐勅令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兼并香藥茶
鹽許百姓任使於京師外州請算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
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減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峯急如此
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來以明國家損
豪強優力農補物平施之義 陳舜俞農說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
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爲已
今之耕皆爲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
之上不爲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
合爲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爲圃大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
大夫兼并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日工商之取於農詐

僞無厭古之異教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誘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
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
水旱皆利之今者障覺而皆有禁稿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救蓄積
又有倉廩以發其廩今者不剷不蓄豈平無所賴不免爲流亡古之天下
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七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
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爲吏者聞有勤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
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
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躋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爲
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爲老佛者又數萬竭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史胥徒
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
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數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
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賙之均人恤之
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
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蓄溢尚能賜田租寵強力賈誼晁錯式勸上敦本
以杜游末然爲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來賞罰其爲
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戰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忠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范太史集上哲宗乞留意農政　臣近蒙賜詔暫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惟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惟憂澇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人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艱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主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思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備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鈎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家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為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先其償者不過雞狗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歛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

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李直講集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情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喜焉秋歛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稅而桑有蠶非歛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籍農之產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末始及於政且附冗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衰者鮮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然則可不寒而有心則群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呂東萊集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室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感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懼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愁歎廷眷北顧用寒悼于厥心附有太上皇帝軫申飭守令懷輯安撫晉勉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室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糴翔貴生蟲蝗落自占版籍者幾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

應之急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蠶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壤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倚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稼穡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緩弛急徹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真九華先生集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旁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屬郛月榭竹蹊紫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建官每念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瑰奇靖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陣識不當庫其式陋其名浮浮之意昭視其後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閒來客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戰於外志革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希平乎名希歟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即顧外景之不常思往忽來遊治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

乎。乃若岡辭外緣，深得政本，哇龍低昂，氣象萬千，目爲其耕，耳爲其𦗠，悠
然而深思玩默而業理，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生堂皇人必唱曰：太
守應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
吾民，是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得國俗而亡者矣。吾謂斯
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史曰：大善。請狀易之。明日，哉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
大合。侯笑曰：噫，乃清望相耳，俾郡使叙領此，可異也。即榜用不疑。嗚呼，廣
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爲其州者凡幾，其實適叙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
寄意斯亭，早早救本，如房與侯爾爲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
關怒，其飲耗瘵之際，必非肆寄與逸，雅容學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
書已矣。公名恭，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喬後進通書，竊狀繫以
詞曰：潮竹琛琛兮，潮光洋洋，史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侯公來庚兮，歡則爲
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若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
勸無之永央也。　李大隱先生集農隱記　耒耜，衣襏襫，勤勞畎畝之中
者，是農非隱，處山林，藏閒曠，逍遙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
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
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鋼川吳伯承世

爲大族，崇寧以來，始徙家于湖秀之境，仕官之餘，父子戮力治生，于今三
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于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開關寬曠，哉詩松菊，尚榮
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藹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請前
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害
於衣食，以穎乎之賓，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五
季，則秦君汗史，使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爲貧而仕之說，秦漢以
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食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憤世嫉邪，
棄官而去，又歎來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
幸使於田，東皐南畝，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芸芸，無復斧斤闤闠之擾，人
得意於酒，逍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穫者獻其功，余方獨酌
引滿，悠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于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
賞，埔官選部，而輕財重義，賙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
於世。薄領之役，徒勞人爾，人豈可安於田里，而爲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
材，遭彼榮寵，生棗稍康，而靡有積貯，田園蕪沒，茫茫然而莫歸，乃自放於
寂寞之濱，伏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于苕霅之間，而將老焉，若夫

傲之乎。使其不待疾病衰死，而後納祿，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
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豐稷大上狀庚部
書　役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愿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
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
難乎？何事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蠶而衣不
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焉，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
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臺，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
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
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閣下，惻農之語，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
下，又過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托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屬，得論
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元胡祗遹紫山集一論人無餘力而貪伙畝之多
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爲畝，比之二百四十
步爲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
懈無急，百畝之田，猶不能耕，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勞，
加以公私負故，展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
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　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

之勞，地以深耕熟擾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
十畝，牛之弱且飽足，不妄服勞，壯實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弱不豆羸老
困乏之牛，而犁地二百餘畝，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豈能深，而擾
豈能熟，趂時過而耕犁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
望畝收及於古人，不亦難哉。　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在南畝，農以
時爲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辦，亦必不獲，況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
吏奸弊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遷延遷延，半年數月，以
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不干礙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
人數十家，廢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耘耨而
不得耘耨，當收穫而不得收穫，將錢舉債，以供奸貪之已取，已取無厭，不
得寧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入，良可哀痛，雖設巡按察司，略不究問，縱
恣虎狼，白晝食人，誰其憐之。　四論種植以鹵莽滅裂而望豐穰，土不加
糞，耕不以時，擾不破塊，種每後期，栽麥種子，不精擇成熟，不鋤不耘，雖地
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儻不幸雨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
　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敏，嘆地社種麥，皆圖耕穫，一粒可生五莖，地不
祧嘆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穫懸絕，如此，粳宜早種，二月尤佳，粳

生兩葉如馬耳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秉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弱貪多種穀苗高三四寸才撥苗苗為野草荒蕪不能滋旺叢茂每科獨莖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為糠粃 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為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閔民之所疾苦而哀憫子育之恐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其力之所不及而督迫鞭扑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人之任聚集期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備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虐下欺上徒取大具官不得富實之利私不能免凍餒之苦棄本逐末賣田賣牛流離奔竄望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衆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戶差役日就困苦貧乏窘若夫職不可枚數此其略也 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穀帛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慶弔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貴有用之穀帛貴買無用之浮淫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歛業不償稱貸農室既空耕徒逃避農業亦廢有司略不禁治 某聞農桑

水利方德麟集聞天生斯民口體有累衣食之源固有在矣農桑所以為天下之大本獻寒耕暑耘服勞之不易旱乾水溢均節之有待水利又農事之不可緩者故夏后卑宮而盡力溝洫周官建遂人而均水有官降及後世若李冰之於蜀鄭國之於秦它如白渠芍陂之類相因而起且溉且糞之謠飯豆羹芋之怨史不絕書其或興或革孰得孰失班班可考矣欽惟聖朝務農重本詔下郡國必首及之於是都水庸田專主水利以時巡行用廣其澤勤於農事可謂至矣今夫磧高港斷限於舟楫若可鑿而通也蹄涔汙池淤葑所壅若可濬而深也然而四下之地水霸先潮濱港雖在已不勝舟則何賴焉無源之水旱乾易淺捨揮方施已告竭則何益也力役驟興人情勞怨雖鑿雖勤成功茫然又況队皮狸本有未免者今將憚難而不為耶則水有遺利將不顧而決為之耶所成可見矣所以度地勢之所宜究水源之攸自舟楫通而無洋涸之分儲蓄廣而有旱乾之備役興而人力不困備豫而歲功當覺物阜民安公私使之必有其道也且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湖學之制實言水利是亦吾黨所當講也諸公出而應時之需有聞及此必有以應之矣願發所蘊陛子方集聞農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内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於人肌膚欲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剬莫詳於虞周禹貢邁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銍秸粟米供於司服之内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饁饟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崔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狀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為主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内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藉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為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郡國一史儼儼為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為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

國折入於秦秦為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幔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執下一則曰為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綦組以害女工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異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為后飾異止害女工而已漢之為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摭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蹶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幅大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穢小丈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縮黃使國之經費困窮夫職貪情成風長此安窮狀之無術設使是實

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可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蒲束作方輿叢勝鳴鳩茶桑可採蚕催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熊晃山瞿梧集主用民賦農功如何論咸淳己巳京學類申論思　主文劉肴加辰翁批筆力如千歲丸松僵蹇傲倨乎嵯崖峭壁之上靈霜之操凜如也　近古而不勉之復古君子惜其言之不知本井田農之古也古者上之取乎下下之供乎上美然有餘裕者井田而已矣自夫良法決壞民之務農者寡供馬者既竭馭馬者亦廣而上下始交病漢去古最近井田猶可古也是錯知勸農而不知所以為農功之本寔農為戒不農異其賦不賦異其用云云請先古漢之農農自掌禽關以來為主民一日不可闕之事井田又為吾農千萬世不可易之古古孟軻氏日以王道行李戰國口刺刺說農不輟山之東翹企以徯航飯蘇梁迂之滕猜可語古難勝植桑之熟高目於布縷絲粟之征能古否乎阡陌而秦請三晉願耕之訳以實地于山西膧然以富強寰六合走黔首於頭會箕斂之下而不敢喘息秦不師古天地之大變也嗚呼秦變古齊梁迂古滕亦不能古君子安得不於近古之漢望焉漢後元通周之古文帝又有復古之資吾讀漢書至籍田詔如呼蟲原老吏游葵棗春風中太史公書高惠紀而詔皆不書獨帝之詔以上曰書之豈其言言淳實自肺腑流出無非歸本之論一篇之不華為農而朴素之一本之不斷為農而畜縮之當是時用未嘗不足噫此意古矣今日為農出一書曰減今年租明日復為農出一書曰減明年租當是時賦未嘗患乏噫此意古矣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古聖人以之順帝則也錯扶寔底智乃欲柄賞罰而福禍之毋乃朝暮其三四若狙公之芋乎錯之智在於貫粟爵為謀古井田之制哉貫之助也徹也皆什一也而皆徹也賓師給焉祀羹仰焉匪頒寵祿富焉帝非富於用者也非苛於賦者也渠渠新耕方興芸夫莞于浩然出作入息之天錯壽三使而歐乎農本之則無如之何異日煙火萬里之盛實史者獨於農反覆於意錯立下風矣長沙傅治安一策慨慷言當世事且于封建而不于井田於錯也何容喙不井而限宜少近古竹林清明之議卑矣惜乎志有餘者道不足征和之令已不能復後元之古況三代乎抑嘗縱觀往古編等九州之賦以作貢塞於帝嚳以前其後周公之治周視為屯詳然王畿千里之內法不盡取未聞以財少為患漢文景時天下之財不入於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諸侯若其人者亦不租稅其田意今非古矣漢之

臣為佳存其壞復不念江南大耕水耨之勞終夜撫卷為之傷今思古、

國朝清江貝廷臣文集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爲邑者定之橫塘有秦君大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才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砍勤播之欲時惟恨旁之害也芟夷之惟蟊賊之食也折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筍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父曰吾視三吳民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醸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武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臣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為人且將俯儀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虖歟浮以太白燈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頹然而卧聞有高農之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　唐杜工部集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切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沐曰晉葛洪年老欲練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皮日休詩　農父謠　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如何江淮粟挽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陸龜蒙詩　彼農詩四言　世路峨嶮淳風蕩除慨彼農流猶存厥初業為而廉淡然而居首亂如絛形乾若臘大耄既齡童子未齔音氣以貢以戰悲舜悲紀我暮聖道我晚古書火傳為學時由爾釐有飯一盛莫益莫羸有襦一襖不襟不帽所謂飢寒爾何遑賦為貢厥田上下各異番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憂南畝旱氣赤地遑其豐歉陰無二退翰希進供訴希視蹴于昊天以血為淚王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娛稗史　于濆　許富農詩并序　濆寓居兗山南六十里有富農

得氏琅琊人。指其貌。此多歲者也。積累萬度。為乎無異。血屬星居於里土。主不遺死不贖塚頑妻拏。意與天地等。故作是詩俾廣知者。 夫關鄉人語此家勝良賈。胥肉化飢。飽倉中有餘粟。青來滿桑柘。里夕鳴機杼。秋風一夜來。累累關砧杵。西鄰有餘宴。逢萬遠塚堵。貧樂固窮心。天意在何處。當門兒稚子。已作桑田土。 四海無空地。盡為廣苘土。孟郊詩贈農人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伐桑株。滅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綠。狂飈一入林。萬葉不著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張碧詩農父 運鋤耕斲侵星起。隴畝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施肩吾詩代農叟吟 且將一笑悅豐年。漸老那能日日眠。引客特來山地上。坐看秋水落紅蓮。宋范文正公集農詩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污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畝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壟。游惰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恭詠詩本農 奔競若不息。生民只有寃。誰握元化寶。鑿斷農華根。使絕侈傘苦。著為明聖恩。何須重師古。即此是義軒。孔平仲詩十畫農謠一首 春雨津淶洽。秋苗香苾芬。京坻看使是。完固促脩國。 情

別一首呈陸孝孺十畫。 恬和勸春律。芳茂若秋松。孟畢花枝。吳杼俳笑空。 九畫一首 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依爐冶。弗忘念夙昔。吟奕同羨舍。 八畫一首 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吉余。金芝先出谷。奔名戒征馬。 七畫一首 予分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完乜我住。來秋走丈舟。 十畫四言 孝伴沉俗。泥虹叶虹。星君促面。有塵班封。脩治千兒。茂果見昌。宗社於使。偉宜劬孤。忠劉原父詩農父二首四言 入水作田。上山伐薪。人世幾何。終歲苦貧。安有靈藥。化為羽人。呼吸光景。為君外臣。鳥飛不遠。暮還其宅。我獨匪人。去從兵籍。釋棄耒耜。頓貪朝名。轉徙異方。終世為客。 農衷前人 陰陽失常度。水旱互為災。歲暮不成耕。閭里自相哀。相哀竟何奈。田畝無汗萊。欲行開租惠。欲居兵賦催。同知羅憂患。誰復念旻哉。往往遺溝瀆。顛之決如頹。國度須積累。國乎須災財。大臣職富國。爾命自宜哉。梅聖俞農難 叫無良農。叫禾莠一。欽。叫曰魏 根莠非所植。嘉禾共一田。老農實惡之。芟弄時褫捐。管蔡與孟跖。同氣詎能遷。周公不妨聖。跖惠不妨賢。賢愚彼禱矣。取舍得其然。晏元獻公詩春野觀農事 土膏經宿雨。農耒服春疇。舊隴縵驚稼。初陽未喘牛。桑煙黃野聚。萬葉蔽原溝。伍伍耕徒盛。荒年少欲伕。宋景文公詩春野觀農事

茂來田鮮野。寒姿換故林。耿防漬響急。新叫來夜深。乳雉嬉原隰。歌牛下清陰。吾廬堪學稼。將老有初心。 出野觀農二首前人 杏蕋萌牙各報春。風煙萬頃綠陂勻。果然疰腹三餘飽。伍伍深耕不顧人。 伏臘中林煙火邊。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萬意盛陽青動。正是陳根可拔時。彭汝礪鄱陽集和君時語農者二絕 兒女莫啼翁莫愁。十分栽插十分收。滿篘白醆須盈面。花插黃金聽滿頭。 大田既成歲無憂。零雨其濛夜復收。私稻可惟群馬鬣。君叶吉。穎乙康馬鬣。聖禾亦自秀千頭。君時於十首押里木。乘起祠先農道中前人 更闌燭花低。呼僕起視夜。問夜如何其。露落月未殘。皇帝共神明。躬乘或蒼旂。多儀禮有叙。火急利無菑。令孜先農祭。上意在耕穫。篤言役明起。不敢私安暇。馬蹄踏冰雪。霧露溼雕鞍。寒林月中影。十里開圜丘。燎火望壇壝。冠裳出次舍。鏘洋響金石。磬音紛舞雩。百千禮樂中。萬事無雜翦。祭賓久塵土。今日聞韶夏。心知至誠通。自可膏澤下。清風有飛穫。叔麥容桑柘。人家實倉廩。得以呼俗嫁。四夷共安寧。兵僭弊類禍。山川百神享。天子樂二假。秋報復秋冬。報還見擊鼓御。頓予其缺然。何以積滿歸。尚堪遂農樵。擊壤歌聖化。韋簡公詩戊戌清明在具。去春閱武于河朔。今被召參貳大農。悅然有感。 前歲賞花鄉國中。三行粉面綺羅

紅。去年持斧遶城下。十萬軍聲鼓吹雄。每歲春耕長忽忽。此時新騎又忩忩。却將千晴塵沙服。去看東都御柳風。李忠愍公集農夫嘆 傷哉野老村下居。薄田幾畝聊自鋤。辛歲辛勤輸稅外。倒困試量無升儲。牽衣索飯兒啼苦。婦姑相將挑葉煑。賣家趁食奔西方。拼卻餓死官路旁。共爺潮山集農兵歎 宵旰永平未六十。一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嘉其志。作小絕以紀之。仕宦老不休。農兵乃知止。低頭愧斯人。三嘆不能已。陸放翁續稽山農十作。凡四十行。以為不可常也。復作九首。 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懷氏之民。可以為吾友。眼如巖電不看人。腹似鴟夷能貯酒。周公禮樂寂不傳。司馬兵法亦久。頹有神農之學存。王今扶犂近可聊。野史巖贈大布以禦冬。黃粱黑黍身自舂。園畦剪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醲。安得天下常豐年。老死不見傳邊烽。利名畫斷莫掛口。子孫世作稽山農。 農舍絕句四首前人 三農雖隙亦忙時。稽事何曾一夕忘。秋曠胡麻憂雨未收。蕎麥怯新霜。 神農之學未為非。日夜勤勞備歲饑。雨畏禾頭蒸耳出。潤憂麥粒化蛾飛。 萬錢近縣買黃犢。漫換行當東作時。堪笑江東王謝輩。空臺塵尾事兒嬉。 柱門雖與世相違。未許人嘲作計非。長被里遺牽犢過。小舟月下載犂歸。 農桑絕句四首前人 農事初興未苦忙。且

支漏屋補頹墻。山畝高下皆底調。野水縱橫自入塘。✓水長人家浸稻秧。蠶生女手摘桑黃。差科未起身無事。鄰曲相過日正長。✓采桑蠶婦念蠶飢。陌上匆匆負籠歸。却羨鄰家下湖早。畫船青幟去如飛。✓蠶如黑蟻稻青鍼。夫婦耕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荊簪。　農家六首

前人　✓大布縫袍穩。乾薪起火紅。薄才施畎畝。朴學教兒童。羊要高為棧。鷄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傲王公。✓盜息無排甲。兵消不取丁。頻過鬬鷄舍。閑學相牛經。江清漁歌遠。人家積火青。遨遊無定處。隨意宿丘亭。✓東舍女采龍。西家婦爭鷄。翁詩酒重碧。孫愛果初紅。果熟三冬近。園桑一笑同。雪生無修巧。百事仰天公。✓租積耕蓄地。于船取荻薪。荼頭供井絡。赤腳胼胝縫。價已貂師將。巫選賽土神。心當厭多事。謝病又經旬。✓新作地爐成。達聰亦自明。酒香糟餅脆。人靜布機鳴。縣吏催科簡。農家普債輕。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撐。✓諸孫晚下學。繞屋繞園行。至笑藏鉤拙。爭言鬬草贏。爺嚴責程課。翁愛借錢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　晚秋農家八首　前人　✓老來萬事嬾。不獨廢應酬。門前即湖山。亦復罕出遊。吾廬有真樂。一捐眠高秋。回看世上事。待我良悠悠。✓秋雨無時休。令我雙鬢稿。庭荒何由鋤。木落不待掃。道如入城市。十步困泥潦。莪首辛可煮。蜀黍

直勿道。✓養犬使警夜。畜鷄司旦。微警盜所窺。失旦圃吾惠。豈無穢稲貫。把振不可緩。家居亦為政。從我中夜嘆。✓東鄰稲上場。勞之以一壺。西鄰女受聘。賀之以一襦。誠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閭。努力平農功。程賦勿後輸。✓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業耕桑。身雖老農圃。何能避風霜。夜半起飯牛。北斗垂大荒。✓蕭蕭柴吟門。拾元叠浮屠。既畫鉏韭畦。還雪風竽爲。炷香晏坐白。陀計已有餘。捫腹笑自賀。無乎欣吾藏。✓若寒牛亦耕。甚雨鷄亦鳴。物物各有職。忘心其敢萌。我老近農圃。學業付後生。語兒績膏油。勿輟讀書聲。✓吾里賢良者。盡有萬石封。少年以科選。但可衆其窮。仁義亦何常。聖賢與人同。我言不足取。汝宜忘乃翁。　農家前人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濕濕。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防。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秀擺鳴機杼。蝗雨暗蓑笠。人薪仰有路。斷堡恍有捨。洪水西滔天。偉禹民乃粒。食不知所從。汝悔何將及。錢提同一初。勤惰在所習。周公有遺訓。請視七月什。　農家歎　前人　✓青山皆種禾。有水皆種稻。千頃登兒覺。乙乙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搒榜。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　農家歎　前人

✓村東買牛犢。舍北作牛屋。飯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纖纖稲秧綠。二月鳴搏黍。三月號布穀。為農但力作。瘠鹵變沃。腰鐮卷黃雲。踏碓舂白玉。八月租稅畢。社瓮釀如粥。老稚相扶攜。閭里送迎逐。坐令百世後。復覩可封俗。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秔香。　農家前人　✓低垣矮屋俯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別離愁。餘糧常貯新陳穀。農隙閑眠子母牛。聞道少年俱孝謹。未應家法愧恬侯。　前人　✓寂寂江村數掩扉。吾廬又及素秋時。橫林未脫色已蓋。狄鳥欲栖鳴更悲。小釜羹羹初下豉。矮瓶豆粉正燃萁。為農幸有家風在。百世相傳更勿疑。　前人　✓南畝勤蓄稼。西城謹蓋藏。種蕎東舂且。斫荻待徵霜。路碓新舂白。山廚野荻香。何須北窻卧。始得傲羲皇。✓農事稍閑有作　前人　架犂架犂喚春農。布穀布穀督歲功。黃雲壓擔風日美。綠針插水雨濛濛。乎疇遠近笑語樂。浦溆縱橫舟楫通。東家築室窻戶綠。西舍迎婦花扇紅。我方祭竈徵牀鴻。盤箸亦複呼鄰翁。客歸我起何所作。孝經論語教兒童。教兒童。莫悤悤。願汝日夜勤磨礱。烏巾白紵待王公。✓農圃歎　前人　我不如老農。占地一鍾。東作雖有時。力耕在茲乎。張燈觀夜織。高枕聽春舂。時時喚僮黑。旨蓄亦可供。我不如老圃。父子日相從。一鉏萬事足。不求定遠封。春泥剪綠韭。秋雨畦青菘。放筋有餘味。宜不羨珍罌。刀者半平病。清饒滿雅容。歷生一瓢覆。壁倚一枝笻。惟有中吟警。和答林下螢青燈照兀兀。布衲聊自縫。　唐仲友說齋集　送錢守歸副除大農二首　北海康平守。曾為漢大農。此邦高治行。今日繼前風。飽鯉難於政。循良茂厥功。好將清靜對。推與四方同。　賤迹歸田里。高懷不世情。細傾憂國酒。頻話及時耕。叢棘悲將近。茅茨計未成。攀辮無好語。所願達時英。　項安世詩　山農　江上見山農。畬田用火攻。鼓聲為號令。竹棧當蠶封。生理猿猱似。年華豆粟供。無功陵浮祿。愧汝若為容。　方秋崖叢農詩　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閑舍求田計未成。一犁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相覓。晚隴雨晴人獨耕。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逕遶羊腸。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甑家家飯已香。雨過一村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研。青裙老婦還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漠漠餘香著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暖蛙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　陳杰詩　為農　去國已為農。愛吟但顧豐。目光牛背上。世事草廬中。絕異吳思懼。聊如蚕黍通。新來詩亦覺。稍稍近豳風。　季僎民鶴鳴集　貴翁田園託溫家種樹書。祈年無罪歲。事事有乘除。　畫家詩訓　前人　農圃小人事。民生獨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一東

雝

洪武正韻於容切。詩雝雝喈喈。又和也。詩雝雝在宮。有來雝雝。周頌雝篇。包咸注論語作雍。又澤也。詩于彼西雝。又雝渠，鳥名。又董送二韻。許慎說文雝𪆫也。从隹邕聲。爾雅鶺鴒雝渠。邢昺疏釋曰：鶺鴒一名雝渠，水鳥也。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小雅云脊令在原。陸機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名之。陸法言廣韻雝上同。徐鍇通釋宛封反。張有復古編雝从隹邕，別作雍𪆫，並非。戴侗六書故鶺鳥也。相如賦曰：煩鶩庸渠。郭璞曰：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足，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即今水雞也。按郭氏所謂章渠，今人謂之章雞。雝，聲相近，實一物。爾雅之說非也。雝又作雍，借爲和雝雝之雝。別作噰噰。又爲廱雝雝容之雝。詩云雝雝在宮，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人云鎬京辟雝。毛萇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雝。按焦周曰成王作一舍。周器之銘多有曰王在雝上宮者，雝蓋二宮名也。古器銘又曰惟十月初吉壬寅，王在和宮，大夫始鍚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雝和也，□始雝宮之異名，與漢儒本因璧水而生璧書之說，後之沿襲者，遂加广爲廱，其失滋甚矣。李肩吾字通雝，从隹邕聲。釋行均龍龕手鑑雝，於容反。楊桓六書統影母雝，从隹从邕。雝或从隹从鳥。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雝，借爲鳴聲之和也。別作雝，雍噰廱並非。李登存古正字雝本鳥名，借爲雝咊字。俗作雍，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雝，鶵鳥名。作鷄非。俗譌作雍，亦非。凡从之者皆然。詩雝雝喈喈，亦借邕廱音。書闢門邕穆。爾雅廱廱優優和也。九辯鳫廱廱而南游。作噰噰非。爾雅癰雍音聲和也。俗字借專訓咊。書於變時雍。又雝奴寘韻，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兮彭因煙雝。

篆 雝𪆫 並徐鉉篆韻　雝雝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雝雝廱雝雝

雝𪆫 並六書統

隸書 雝𪆫 並六書統

肅雝 詩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注：肅，敬；雝，和也。周頌清廟肅肅雝顯相。有瞽肅雝和鳴。禮記少儀，鸞和之美，肅肅雝雝。正義曰：肅肅雝雝者，雝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雝雝然，肅肅是敬，雝雝是和貌。元王惲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隆孝敬於先朝，勤劬於內助，宮[illegible]安御其規苑，宗族化其肅雝。

和鸞雝雝 詩蓼蕭篇和鸞雝雝。注：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言諸侯車馬之飾也。

雝雝在宮 詩思齊篇雝雝在宮。注：雝雝，和之至也。

雝雝喈喈 詩卷阿篇雝雝喈喈。注：鳳凰鳴之和也。

于彼西雝 詩周頌振鷺篇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雝，澤也。[illegible]在西郊，故曰西雝。

客出以雝 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雝。注：雝，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雝以送之。

歌雝 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雝。注：有司徹而歌雝。

雝 詩周頌篇名

有來雝雝 與公叶，爲內同。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公 辟音璧 天子穆穆。朱子集傳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 於音烏。相予肆祀 相上同 祀叶養里反。假哉皇考 假古雅反 考叶音口。綏予孝子 子叶獎履反。於，歎辭也。廣牡，大牡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牡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綏我眉壽 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右音又 考叶音口。亦右文母 母叶滿彼反。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illegible]

有邑祿不敢專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共於天子者則有諸侯也宗

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致祭承象如此於焉廣牡而下四句則言諸侯屬

廣牡以助祭事於予父王來享以安我孝子之心係孝子者親視之辭也

假哉皇考總宣哲維人以下四句皆子孝子之歎也有壽以下四句宣哲

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安於人而格于天以能昌厥後稱之

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無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矣故

曰備君之德允之德廣是亦可乃武乃文而已人道之該天道咸是以能

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子以暫子孫是以能燕又於

天則能昌我後嗣也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章而言所以安我之實如

此故我所以得享眉壽然考與文母也　祖一烈考錄慕後思祭謂以文

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先儒未之主武文王之神不無疑矣李氏

曰見朱解曹氏見詩說　許謙名物鈔雝　武王祭文王　傳　周禮太

祝注右讀為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師春下周題下又徹之詩學士

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謀說者則廣成也且徹祭下群樞體總書有篇字

劉瑾通釋愚按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

故以肅肅言其敬又按先儒於今字皆訓助之來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

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太子詩錄三八有司主毛詩詩記鍼氏曰互見

童子聞嚴內曰見詩稱曹氏曰見詩說朱逸仙曰見集解嚴官見名物鈔

胡庭芳曰見纂疏　朱翁黃通周人以諱事神　至氏莊公六王書甲臧

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名父之名自子雖不敢斥言然禮卒哭

之後舍故諱所謂舍視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終生者之

名然則諱之者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

將諱之周人諱從人不諱　享右祭祀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以享右

祭祀　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也稽與拜引之拜者一曰稽首其頓至

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動音

董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拜七

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奇音羈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

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毛萇傳鄭玄箋有來雝雝至相予肆祀　傳云相助

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

乃助王神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

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至文武維后

傳云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

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燕及

皇天至介以繁祉　傳云燕安也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

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　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　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

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孔穎達正義有來

雝雝　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貌色雝雝然而和既至止於此

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肯主各得其宜又揚言助祭之事

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

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

孝子故令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

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

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

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令神

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

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大德之母

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為鄉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　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為

勴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

義則此辟亦非卿士言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

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

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

雝肅也以爭言神故云助王神祭孝子當慈而趣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

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

時所用是矣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

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

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其紂之所棄

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

此太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君考斥大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

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

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聞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事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皆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恭上教與故人皆有才智也。箋繁多至福祿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以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令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蒙故上意也　傳烈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太祖爲大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陸德明釋文相維息亮反助也注也辟公音璧君也注同於薦於如字王音烏假哉音暇本也作古雅反宣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宣徧音遍一日才知音智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嫌於文王之諱也則人以深害神不應犯諱當音處是又瑞應應

對之應既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同姒文王妃毛居正六經正誤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要義父祖皆得稱皇考見正義蘇潁濵集傳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大哉我皇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敬爲此詩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乎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雝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爲進大牡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之歡心如此大哉大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

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皇天無有變異爲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后謂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爲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祖降福于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爲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大姒亦不必以爲大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太姒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爲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不爲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爲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已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已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不斥曰大

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犯其字亦爲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曹武名赦而後世之臣有公孫赦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黃曰唐陸淳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爲配然則周人所謂禘太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黃門皆以太祖爲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爲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爲馬融王肅之說爲當而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書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爲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禘及

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爲祀文王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爲父謂之考祖亦謂之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此皆求爲之說而不可得故曲之辭也予以爲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請者試思之放齋曹粹中詩說雝雝則四方皆以和來而非出於勉強肅肅則承事于廟者盡敬而無墮容辟君也諸侯有君人之道而其爵異尊於公故謂之辟公猶天子謂之辟王也諸侯來相祀事而天子以穆穆之容臨之是以諸侯皆肅雝而無有大禮者凡牲不用牝廣牡則博碩之謂也肆陳也皇考謂武王猶閔予小子之稱皇考也烈考謂文王蓋武王之烈考也文母謂太姒武王之母也烈考文母皆繫武王言之也宣則被露而無私哲則知人而不惑文則能附衆武則能威敵皇考所以安予孝子者厚矣遺以宣哲之人使承事于朝達天遺以文武之君使藩屏于侯服是以能內外和樂安及皇天也天之安否視民而已苟民不得其所天亦不安其居今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矣如是乃能昌大其後福祿無窮綏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也今成王賴武王之德澤遺皇天之況祿所能舉此大禮升右文王以及文母也蓋由尊尊以及親親此所謂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也故禘太祖之詩如此東萊呂氏讀詩記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又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來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陳氏曰孝子自謂也　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應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遺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鄭氏曰王也鄭箋也以王也律朱氏曰也不懷歟主曰也顧頌傳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雖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考其詩詞始言皇考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於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

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於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大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慈湖楊簡詩傳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爲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大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雝和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牸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令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君有大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倚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安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攷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太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嚴氏詩解陳少南太祖安我孝子之道使世世在位者皆有明哲之才爲君者皆有文德武功烈考指父文母指母不必言太姒也本文用詩緝毛曰毛也傳鄭同毛鄭箋孔曰毛王氏父曰也孔朱氏曰王文曰五見請詩記辻仲書之孟也朱祥叔齋也卜之華谷嚴粲詩緝辟公解見烈文穆穆解見文王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牲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道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

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　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謚雖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為烈祖文王書謨故武王書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為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晏曰並見嚴華谷曰並見毛傳王氏曰見詩記朱曰見朱傳蘇曰並見簡齋朱氏曰見蘇氏曰並見朱傳李氏曰見集解洛注云見正義黃震日抄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腓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樓古注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林岳譜義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廣此大牡以相予之肆祀大牡碩大肥腯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臣明哲其君文武無安格于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大姒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以為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姒焉詩傳纂註謝氏曰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雝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朝承大宗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歆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　周人以諱事神春秋襄公四年陳侯午卒胡氏傳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之患不他滅幽書取士奔稱逃之類所以紀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

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悉者遺禮以為孝諂者歆佞以為忠悉諱繫名害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嚴氏曰[illegible]未善詩經解頤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深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道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大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施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達行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祐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用節綏乎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劉玉汝詩纘緒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瞽有客本句即見前說次句見此生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意以光祖既享祭但將徹為徹者之言獻天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為諸侯助祭者而言歆窮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猶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記天子先既助祭次言已祭此後頌祖恩既以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為武王祭大王者以言天子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為徹者以周禮論語証之而甚明也詳詩之意所言為助祭受釐以徹事其為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李公凱句解有來雝雝成王來禘祖之時而諸侯之以職來祭者邦雝乎其和至止肅肅至止於廟也肅肅乎其敬相維辟公助其祭者則公諸侯也天子穆穆王其祭者穆穆天子也於薦廣牡其原大是將順祀犧之牡牛也相予肆祀辟公當助我以陳其禮假哉皇考成王於是推原得此之由推之樂於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太王綏予孝子安我孝子以已成之業宣哲維人天則宣著哲智之人以輔之於周文武維后文德武功之諸侯以輔之於外燕及皇天其無安之政上及于天克昌厥後故能昌大其後於今須以昌王位行禘禮綏我眉壽上天享之而安我以眉壽之福介以繁祉介我以多之祉既右烈考北惟使我受右於文王亦右文母又使受右於文王是宣太王之功王季之子孫所能致哉謝升孫詩義斷法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者其來雝雝其至肅肅

其助我祀事者咸備如此則天子得以泰然無事惟見其有穆穆深遠之容如此天子粹然於其上其下能盡助祭之禮故也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有來雝雝止綏予孝子　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監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膺壯以助祀而大哉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大抵前聖之降監本未易致後王所用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耶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諸侯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尸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强於始而怠惰於終者周人之祀大王也[illegible]徹不違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詠焉則其上下協一意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無用以徹所以示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亦可嘆也此章結見要發得出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　彭士奇詩義主意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古者君臣之盡善盡於奉祭之際見之何也祭所以一人心也故觀人之道莫大於祭助祭者惟諸侯既有和敬之心主祭者惟天子又有深遠之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

豈不足以見古者祭祀之盛哉　相維辟公止相予肆祀　祭者國之大事一人主敬於其上則群臣效職於其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者固患乎有矯亢之迹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雝和可知也至而肅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爲助祭之諸侯乎　於薦廣牡止綏予孝子　諸侯有以助吾祀先之心則前人有以安吾後人之心矣　宣哲維人止克昌厥後　聖人道大而德備則天與後人皆被其福矣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惟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衞君德則安人以又皇天又且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要非一端之所能盡也有人之道焉有君之德焉所謂人道者要必有以達彜倫之常所謂君德者要必有以得統臨之要故人道非明哲不能盡而君道非文武不足盡文王者人道君道之兼盡其斯所以爲聖乎　綏我眉壽止亦右文母　前王能久其錫福之功後王能盡其奉先之孝要亦各盡其道而已矣先王之受其子則以眉壽繁祉而錫予之後王之念其前則合烈祖父母而尊禮之一代有道之長豈非先聖後聖各盡其道於錫福奉祭之間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聖人之所以安其

後嗣者不特安之以壽之長而且助之以福之盛　林泉生詩義矜式有來雝雝止綏予孝子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而助祭而前人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撥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爲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爲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　有來雝雝止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故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孚深前王之道德兼全故治效格乎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純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爲子之責也　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則君臣之理著矣和敬之諸侯奉壯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一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數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王何容心焉　一詩之中獨此一節尊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興正在於此　宣哲維人止亦右文母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

本也　綏我眉壽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雝一章十六句

朱子集傳周禮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輔廣童子問曰主議周禮論語定此詩爲徹祭所歌後詩辭定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者矣以論語三家以雍徹[illegible]則知[illegible]者可知也　劉瑾[illegible]解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于日徹祭畢而收其俎也[illegible]之祭則教舞以徹

灉

洪武正韻於容切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爲灉亦作澭滝周禮作維又送韻許慎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从水雝聲徐鍇通釋按尚書雷夏既澤灉入于同言灉入于雷澤也又按漢書雷澤在今濟陰城陽西北兗封反爾雅郭璞注書云灉沮會同[illegible]曰[illegible]州云雷[illegible]且[illegible]亦[illegible]云[illegible]二水[illegible]自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水自河出[illegible]名爲灉也雝反入江[illegible]河水[illegible]入[illegible]之百[illegible]江之[illegible]孫炎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河水[illegible]入河[illegible]名[illegible]云水自河出[illegible]雅[illegible]是也　顧野王玉篇灉紆用切水自河出又音雍澭滝並同上　張參五經文字澤名　丁度集韻或作

滙司馬光類篇滙又委勇切水聚。集韻千祿字音雍又於用切皆水名。楊桓六書統影母灉說文灉隸省滙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趙謙聲音文字通河灉水在宋出曹州古通借雝俗爲用維。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注當讀作雷雝不敢改也。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吕爲雝字有雝音則非也。作灘非。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灉。

灉徐鉉篆韻 灉六書統 灉隸書 灉沈子琚碑見漢隸字源 篆書 灉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灉 灉並六書統

草字 灉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於容切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又徵送二韻。

維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一東

廱

洪武正韻於容切辟廱學名說文作廦廱爾雅廱廦和也通作雝雍天子曰辟廱詩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辟雍與廱邕穆與雍類雖雙押如恭邕時雍辟廱之類不妨分押許慎說文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爾雅邢昺疏釋曰大雅思齊云雝雝在宮此八音之和樂也顧野王玉篇雍同上陸法言廣韻辟廱天子教宮唐玄度九經字樣廱雍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字徐鍇通釋雍封反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揭塞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畫臺於樂辟廱又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詑王制天子曰辟廱漢平帝紀詔劉歆治辟雍皆此廱字然文選班固東都賦云乃臨辟雍又三雍之盛儀注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唯詩乃流辟雍辰平子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右闢崇牧傳天子學曰辟雍止是此雍字又如近年太學補試辟雍水環如璧賦魁李端三韻押官韻云會播坤之雍亦是此雍字然則有所引證押韻須詳細依出處本文寫若押時雖可再押辟廱如已押此辟雍字韻則不可雙押矣釋行均龍龕手鑑廱人廱奴縣名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廱音廱義同 楊桓六書統影母廦或从广从敦省宮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白虎通四面如璧水雝之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蓋以茅草取潔清也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壁則曰辟廱集韻通作雝詩振鷺于彼西雝倪鐙六書類釋廱本作邕趙謙聲音文字通雝天子饗飲辟廱詩於樂辟雝築土邕水外圓如璧吕節觀者亦取味義故亦借雝東都賦乃臨辟雍記天子曰辟雍合正韻會定正影弓切辟雍天子講學行禮之地以水環立如璧以節觀者故名字切影弓影因煙廱。

篆書 廱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廱徐鉉篆韻 廦六書統

隸書 廱李夫人 廱孔龢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廱卒史碑 廱孔宙碑 廱高頤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廱鮮于樞草書集韻

有明其義者以待考之某義曰明王制說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蘇望識遺曰鎬渭辟雍非學也辟名雍和也詩靈臺篇言辟廱而其中述鳥獸魚各得其所復執諸實不均謂皆非學校中事文王有聲言鎬京辟雍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識下為下字一本誤作不何備德輔擬丞相大司空辟廱奏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 王者治要在化民法設而弗犯令行而弗違上下歡欣無乖離之咎者其素存也昔者帝王地不過千里外列為諸侯政教咸自出不專在京師咸國繇狩朝覲始然陝之其化非甚使也然猶用是以為國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自上達下也成康之隆雅頌興作刑錯不試四十餘年故孔子稱曰郁郁乎文春秋大侵古變則譏焉魯僖公來圖諸侯能脩泮宮後伯禽之法詩頌載之今漢地數萬里車書所該皆為郡縣群臣百姓待上施令口所欲言述如雷風甚便易為非古比也高皇帝受命天下日有事常親御軍旅群臣多功臣不聞禮博士叔孫通行君臣於杯酌之間厭雜萬里至今頻

之化議推奉有過差無嫌言之後為此甚難故孝武皇帝元朔之詔曰禮壞樂崩朕甚愍焉誠思為漢家建大業亡極也於是大儒公孫弘兒寬董仲舒太史令司馬遷承聖意議禮樂咸有發明董仲舒首推孔氏抑百家立學校之官弘請置博士弟子廣學者遂定正朔服色寬議封禪事此先帝至聖至明為之萬世者也陛下丕承前烈曲盡施化惻念愚民無知抵辟道於聖慮自貶損以為教化不先章下臣向章詔臣等愚弗逮事不足以興創作竊伏見國家八聖相承大議已定其經傳有文皆次第修立不專一世今陛下欲增未至行所宜誠盛德謹按周詩武王作鎬京行辟廱禮四方來觀得廣文聲燕翼乎之道故其詩曰鎬京辟廱自西東南北無不服臣向言合經意使當世宜施行臣請立辟廱長安城南外圍內方如古制度興千載之廢新萬民之瞻蘇然化行天下帝甚會要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廱因以基位世祖中興遂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西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二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帝時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升廟書表見周辟廱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今漢興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日文王其堂言周公成之也言興之平今王莽傳莽奏建辟廱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而入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顒 蕭由傳元始中作明堂辟廱徵由為大鴻臚 會要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廱得萬國懽心侯各千戶 三輔黃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雅樂武帝對之三廱宮即此

東漢辟廱

續後漢書禮樂錄辟廱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廱壅也壅水為澤也故又為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廱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廱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為辟廱故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廱為天子學宮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祇

庸孝友之德歌詠聲書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鐘鼓管弦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習之性之身之審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為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廱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盡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惰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蹴本植末卒皆僨斃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請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更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弘為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為博士置弟子員著為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

莽奏國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衙曰序逆立辟廱京師光武反正大興學校立辟廱于洛去明堂三百步明帝臨廱拜老橫經問道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洽終不業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祿師主誦習者章句訓不習於理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索其心法而達乎教本天子不爲帝王之學不能化而力治故雖有辟廱之名而無辟廱之實也東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南漢陳求云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illegible]治也河間古辟廱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illegible]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時太山[illegible]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illegible]平帝時起明堂靈臺天下通一藝以上[illegible]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也及平帝時議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廱明堂章下三公而純議同榮帝許之　光武中元元年初起辟廱注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廱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廱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朕固薄德何以克當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臨辟廱東漢會要順帝陽嘉元年臨辟廱饗射二年十月行禮辟廱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幸臨辟廱東漢書楊賜傳靈帝幸辟廱引楊賜爲三老　蔡邕傳蔡邕辟廱示人禮化蔡邕獨斷天子之學曰辟廱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文選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廱揚緝熙宣皇風注辟廱宣德化之所循水環之以爲教流行也兩都賦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廱海流道德之富　張平子東京賦春日載陽合射辟廱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故曰辟廱言其上承天地以順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白虎通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衙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廱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圜又以法天於廱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廱之爲言壅也壅天下殘賊故謂之辟廱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其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廱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是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魏辟廱

魏志文帝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廱以顏回配五年五月講尚書七年十月講禮記亦如之　甘露二年五月帝幸辟廱會命羣

臣賦詩　崔林傳晉楷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文選注引陸機洛陽記云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皆魏武所徙。

晉辟雍

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晉書武帝紀太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各有差牛酒亦各有差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錄祭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臨辟雍行其禮通鑑綱目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立辟雍晉書庾亮傳亮陳便宜曰今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禮義光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天文志辟雍禮得則太微明諸侯星明。潘岳閒居賦靈臺傑其高峙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祗聖敬以明順養老更以崇年注云明堂辟雍是一也長安志將壁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以三輔決錄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唐辟雍

唐會要永徽二年七月詔議立明堂令詳定辟雍制度。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司奏辟雍古大戴禮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唐書歸崇敬乎正禮代宗擢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以祭酒為太師氏司業為左師右師教授法學生謁師擂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請益師二時上堂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賊主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習俗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唐書張齊賢傳國水為辟雍古之制也

宋辟雍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崇寧元年徽宗初立辟雍增士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又蔡京之政悉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元一統志在開封府宋徽宗崇寧元年八月建外學

十月即沛都之南度地立學舍因先王禮以制之樂以和之應名曰辟廱外圓內方為一千八百七十二楹以居天下貢士推三舍法于天下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內外升于州由州之上升于辟廱因辟廱以登于太學司成率屬稽籍考成升其尤者命以官三年大比累以時務別等差唱第釋褐而官使之今其地則廢矣玉海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幸太學辟廱先是十月六日定儀注書手詔賜司業吳絪等學官遷秩賜章服兩學授官免舉賜帛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學官遷秩賜詔并御製宣聖贊十特以之士二百興化府志徽宗御書辟雍詔刻石興化府學三禮堂中承議郎教授莊柔正敬立宣政雜錄辟雍興於崇寧而廢於宣和中更輔相數欲廢而未暇張無盡在朝曰我有大鎖一量終欲鎖辟雍而後已聞者笑曰既鎖則有閑時未見其廢也果不能鎖後王將明為相遂與醫學俱廢朱子精錄問晉于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云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這物不必論如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信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當初解詩亦疑於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為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辟廱舊規

事類全書周學士上庠錄曰初建太學只有十齋曰服膺褆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積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果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學官以太學尚有隙地復申請于朝得旨增置三齋曰節性經德立禮共二十齋每齋有爐亭大率可坐二十四位進會題名板牌掛于東西二壁之上既第者以朱誌其上而下批云某年登科或甲科或釋褐各以貫書爐亭東西二壁通身塞暑月即開北面實壁以光齋板牌掛于此壁之上二板牌書鄉姓表德掛于齋壁。

爐事之圖

舍廚　書廚　坐次　天井　後窗第三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一位

爐　爐規板牌

書櫃　浴堂　坐次　天井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三位

齋亭

門

備 理 時中 篤信 果行 務本 育賢 觀化

經德 誠意 率履 節性 持志 養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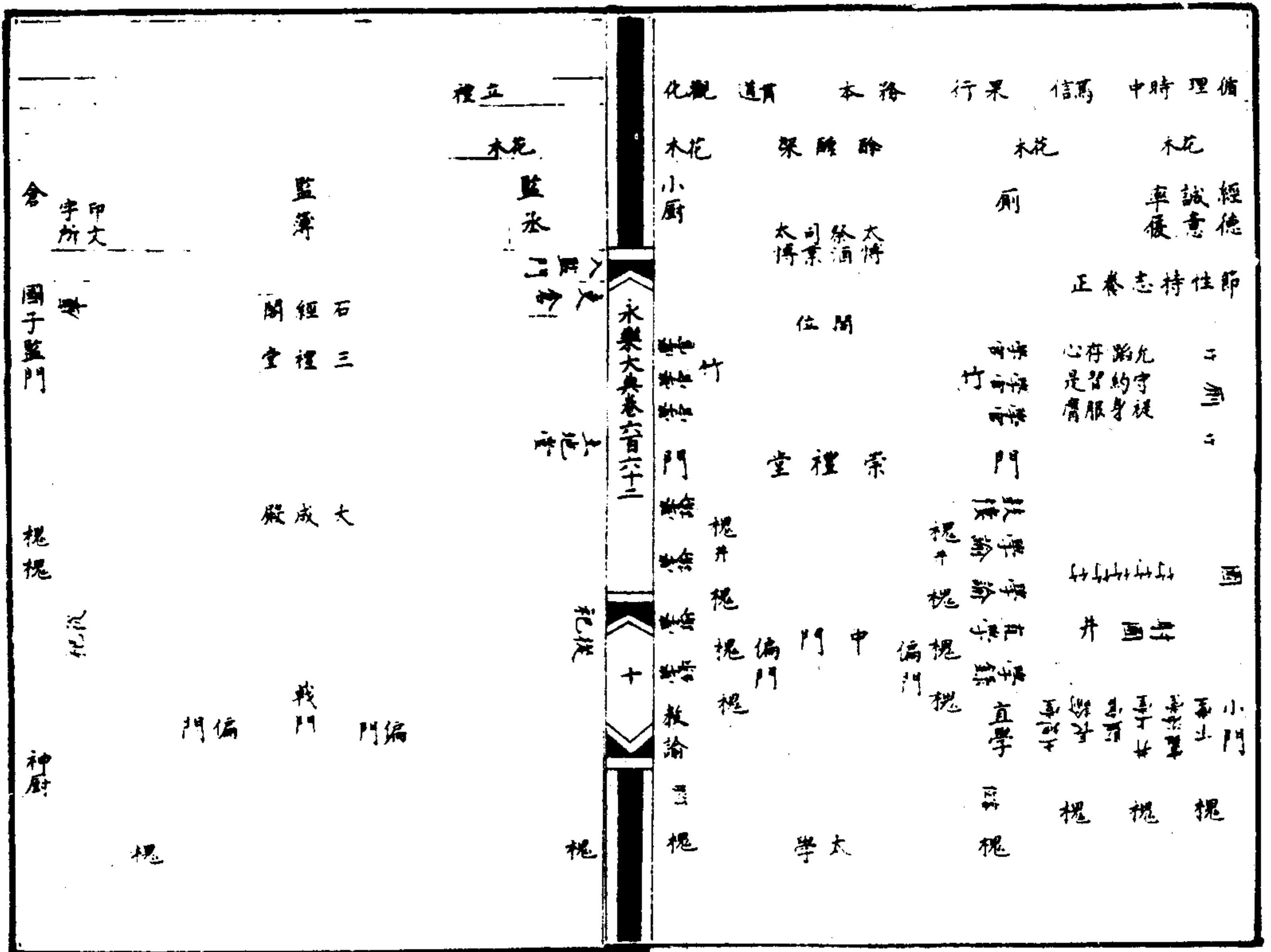
廁 小廚

太傅 祭酒 司業 太博

崇禮堂 中門 太學 直學 教諭 小門

立禮 監丞 監簿 石經 三禮 閣堂 大成殿 戟門 偏門 偏門

印文字所 倉 國子監門 神廚

槐

學官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 國子監丞 國子監簿 太學正 太學錄 國子正 國子錄 監書庫 監廚官

前廊 學錄一員 學諭八員 直學二員 教諭一員 逐齋齋長一員 齋諭一員 集正一員

生員 太學生一千員 國子生一百員 內舍生一百員

武學 學正一員 掌儀一員 直學一員

職掌 學錄掌規矩及給假凡學校之事分東西廊各任一人掌之直學主學生出入門簿及治齋僕之不職者學諭輪講小經輪月出題目教諭在中門外教小學生長諭點檢本齋供課更革會議彈其不遵規矩者集正掌本齋一月出入之費凡齋衆納用置簿四書籍及會食逐會之事兼掌官書假借登帶簿書月內有引暴試者代長諭引新參者至崇化堂而又凡郡序會食及公私試中光齋者參假者皆掌其事偕合用而乏錢則集正自措置應用侯有錢則支還

參齋 初參齋例具欄幞齋僕備名判押齋二枚引至齋廳相見納齋用錢十七千方引暴試次日行食行食日別具判參前廊未行食前雖出不書門簿及不請假出入以襴幞行食後以衫幞安本齋候新參名數畢方以當題名於爐亭

供課 逐旬一課上旬賦義中旬論下旬策前廊具課題中學官學官判示貼于大門諸齋僕各錄貼于爐亭凡催課在學官嚴峻大率依前課即催從課不登即決齋僕並先經齋長諭及前廊書名方呈學官課簿係齋僕就集正請錢置

私試 逐月一試以孟仲季月分試三場惟二月內事冗不試以後月追引還公試月則先一日鎖院前廊出宿于外次日引試會于東西南三序內舍別限于東序之北以幕匝之試日禁懷挾學官惟司業不與考校鎖院五日後司業入學開榜例關第一等每十名取一人不及數亦取一人

公試 以二三月晦朔為準引試二日初日詩賦義五道次日論策各一道差外官主文以學官一二人參考察懷挾甚嚴試日士子各具襴幞揖大廳簾向拜考官具公裳答拜訖方出題目奏號後御史下貢院監關卷每十人取一人第一等多關第二等視就試人數四百人取十人逐等倍之

解試 試與舍法不相干經義六七人取一人詩賦四人取一人

外舍 凡在學三季謂之滿年者有分數而後當校定新參未滿年雖公私試雅亦無分數且如今年雖是滿今春公試高占亦只得分數惟在學久而未校定者先只公試第二等即限本年私試三中使得升補史不待來年公試

內舍 外舍生第一年滿差分數及等謂之校定次年公試中第一等則升補當日行內舍食自後亦赴私試為內舍校定三點

則退降外舍。凡一年中內舍平等校定六七人，優等校定三人。設有一人與第三人事體同，亦就中校其優劣。　上舍　上舍率再歲一試，例不出季秋之月。主文係奉聖旨差外官，亦兼差學官一二員。其法重於他試。每試只分優等平等，雖中優而前試無分，不得為優校。何者？一年內只有優校三人，皆以是年公私試分數校定，雖不得為優校，亦不失為平校。凡優校人試中優，即釋褐。若有三四人，則取分多者一人為狀元，中平即免省赴殿，不中謂之下等。上舍後三年方免省赴殿。平校人中優，即免省赴殿

國子　係父兄叔伯在朝，而子弟來入學者。解試六人取一人。補試看人數多少，臨時取旨，幾人取一人，多不過五人，少不過三人。凡國子入學而父兄伯叔去任者，則移入國子生類。凡國子只許試外舍，校定如合升舍，則不該升，名曰寄理。內舍該無人在朝，方許升補。凡國子不得充齋長諭

迎駕　駕出前一日，於貢院前西畔設學官起居幕次，二十齋各設次於東畔空地，每齋各幔幕。雞初鳴，諸齋生各具襴幞，聞堂上鳴鼓而行，從循理齋前門出詣起居所。除官廚鄉鋌頭三枚，早點心外，每齋各備酒殽。迎駕畢，於貢院前兩廊各備林檎鍋竈，任意烹飪下酒之物，大率五豪飯畢，從容俟聖駕回，乃反。次日如初禮

釋奠　祭酒司業太博國博國正國錄監察御史太常廊官等侍禮，初獻及中終獻各一人，東西從祀各三人，十哲二人，讀祝薦帛各一人，御史官一人。入不服祭服，惟斜襌不致者。凡導獻官進退跪拜獻奠，皆太常之人。先奏大成樂而後藏事。奏樂之式，樂工數人歌御製文宣王贊于上，編鐘磬笙簫琵琶次奏，祀合歌。每齋五人助事，襴幞序立于大門之內，皆北向，其拜視獻官，卒事而退

節序　脉與生員各具冠帶或襴幞，於本齋團拜。先一日買香紙錢馬等，雞初鳴時具案于大門，逐人拜禱。團拜訖，齋僕導齋眾東廡過謁諸齋賀節，每齋各名紙一具，某齋長某與齋眾拜賀。如正旦，則未會食前拜謁大成殿訖，各以鄉里會合團拜于崇化堂。凡節假，冬至正旦寒食各三日，餘假一日。凡遇節，官廚不舉火，即打米出食錢，其日聽生員入，亦無門凛。凡會食卵鼓羹，惟正旦寒食早膳三盃，其餘即晚會五盃七杯以上，隨齋豐儉

監廚　除監廚官逐日淮事外，每二十齋各監廚十日，長諭遂推一人，齋眾每日二人，早上冠幞詣前廊學錄位前拜揖訖，至廚監視，隨意烹飪。凡羊雞豬頭數及肚肉歸掌之類，各寮其數，照二十齋當日行食人數之簿。二膳之米，必躬視其所出之數，篩簸淅淘，必謹督之。一日之食，飯辛祥腐精不適節，則無以調眾口

齋用　每月人納一千，其諭內舍且前之者亦多一半。長假免，短假就歸，歸來納，積久及免齋許方許行食。久任齋請假，須納齋用足方給假

泮水辟廱

識遺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泊泮之儀，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為學校作，則當鋪張譽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材興感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蓋謂環水為天子之學，則半水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以學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非通考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故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鄭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勞老，假祖事事，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繫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為廟，亦非。蓋廟為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為饗馬射焉，因俘獻耳，瘖瘂沈湎熙慢甚矣。此皆非家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殺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學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嘗皆禮記之說拘之也。胡致堂嘗疑泮為廟類，詩八章或事居三，非學明矣。廟則飲酒養師，俘囚琛賦旅獻，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熙慢之弊。且謂辟廱亦非學。辟，君也；廱，和也。詩靈臺言辟廱，而其中述為獸昆蟲各得其所，發鼓鐘鏞，奠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按辰書命黃典樂教胄子，用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學曰學宗，官之學者辰稱夏諸也，牲帝學事多與樂相關。夏初大決學士共計指者，今課事大會，乃知古宗學為一致，書以木能　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上章曰皇王維辟，辟為君無疑。釋者例以辟廱為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據先儒釋辟雝為環水內方水注，正如璧無缺，以璧得名。周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例指雝為水，實不知君召缶表如何。鄉先達魯賓澤士能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僖公，亦誤矣。文公采閟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詩文

李尤辟廱賦　辟廱岩岩，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

次差池雜遝廷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
慶德稱壽上釐戴萬岳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禹戎蠻髦
僭耳表容重譯纍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又曰卓矣煌煌永元
之隆會弘設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晉傅玄辟雍
鄉飲酒賦時皇帝親佳萬乘之尊覽以章乎辟雍爾薄齊列官正其容乃
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味俗而見遠邦僕讓而升有主有
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勅酒
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及至嘐嘐笙磬喤喤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
而不淫好禮尚古四坐先迷而後得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文苑英華王
履貞辟雍賦以王者立教之本為韻　辟雍之義教化之方辟者象旋圜而
不極雍者以流轉而有常行於歷代創自前王業此乃理發之斯亡業致
剡流何莫由之而先著化人成俗靡不因茲而允臧公宮之南靈臺之下
赫巍巍以層構規制度於眾寡區別遠采於虞庠經始不差於周雅闡揚
學校勞求儒者溫良恭敬之士資於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
達野尊卑有秩禮教是崇取乎年均武叙不以地高為雄隨其局貴賤之
義自別尚乎齒少長之儀有聚然可以闡皇化彰國風允協和鍾之教允

成琢玉之功寧止大聞天者比於鳴鶴居陰者喻夫漸鴻而已爾其學習
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則是効詔夏絃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
五更俾民知孝惟冑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於此釋采有時
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釐庶績咸熙抑前古之是賴伊茲禮之是
特德貞行方建其名以取譬泉流波注立其義而在茲由是金華可偃洋
朴斯逸所謂深其流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至矣哉辟雍之旨也大
辟雍之教也遠可同乎不騫不崩豈俾夫損之又損　三場文選歐陽玄辟
雍賦皇慶清寧人文素闡京師崇天下之本闡學萃天下之才粤若稽古
炎自蒼姬始號辟雍昉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宮其規制於文王
其度講於周公卽觀者於四面壅流於以環中若乃道闡邃嚴義闡軒朗
瀅源止而不泥文瀾溢而不蕩肉好適半如璧之象茲乃辟雍之初所以名狀也或
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為文王所建鎬京者為武王所營茲乃辟雍之初非一
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兮觀德或養老兮興孝雖九有之俊髦執萬方之
則效茲乃辟雍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述其建侯設禱矩裕　異人撰事
君之敎制注視立己之鵠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為觀皓背鶴髮尊侍
隆師視噎以攝從之以諮斯則辟雍之參天下之盛儀闈閣啾啾洋與

美猶覽上國之光華雖賢關之為游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容
聞之曰于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予濟觀夫劉治幽中
世臨雍耳　四齊要荒萬里紀學遺質蟣蓋圜橋以億萬計于斯時也辟雍
亦可謂盛矣愚曰未然子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觀今日之文治我國家
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撫崙崦之月窟南窮火維之陬北際
冰天之涯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
庠序於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蔵與卓之
特祠賁飛龍之首震乃播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詳詔頒文治蠲
日星乎梧江之條實予多士之東將見自今以始從是之億萬尚扶與
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抵惟聖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能立天地而存性
養賢為顯後尊彝之大務惟尊學為化民成俗之大原睠此辟雍屹乎本
根圓頌為今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協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
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揚宗瑞辟雍賦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洪三
垂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啓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
後光前斂五福以錫庶民猶仁風而肥八埏厥史治而樂士朕建物而肯
覽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作辟雍聲教被乎遐通隆運軼乎時雍其為

制也壁月印海洞風聲飛方壺屹然中峙長虹爛乎四垂黌序秩兮輿輪
落覺翔乎翬飛崖三秀兮殿據靈石數兮庭闢八戶闔闢兮乾坤九機儼
雅兮壁奎璇鐘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說斥藻兮澄碧依青衿兮中於
瀉文魚兮遊戲膏宴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茲馴良喻兮德嶷
朋來況乎總龜筆冠蓋兮后先翳綴佩兮陸離連嘉猷兮二典撰鴻休兮
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谷夔含咀織天之範軟味明月之珠是當
泰丘園之責而來賓上國之彈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携
天顏沖邃百王軼奔千官肅躋以祀其饗禮儀物備飲食三老釋奠素王
洞洞屬屬濟濟蹌蹌肅雍以德而治倍化淵風而樂奏在泮宮而宴樂
陋昔侯而不齒闕橋門而觀視漢世其執昌子述諸生詩經史研治否
摧今古色笑以教雁押雁然聖說日躋思湛時對頌聲嬉天韶見惻德源
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蒐惟士林思臻森雨之佐以
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貌行藝於京國鵰鶚奮兮雨潭鐸嵋空兮冀
北猬膺語心揮雲吐虹來遊來歌載歌辟雍歌曰濁璧水兮作辟雍建聖
治兮啓聿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繫令德兮參無窮振孔聖之制作兮準
酌成均之遺號闡往世之所可擬倫兮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

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王沂辟廱賦伊辟廱之權輿兮遐哉邈
乎歌鎬京之雅詩兮記王制之遺書靈臺傑乎共峙兮明堂兮同符據坤
靈之體勢兮豐層廈之渠渠高基屹其麗鴻兮棟宇環峞而離疏斥丹艧
而不御兮惟儉質焉是圖規矩應乎天地兮包元氣之絪如圜海縈流兮
湯湯瀅環林兮扶疎洋洋兮玄魚噞喁兮白鳥戲廣兮浮深樂我兮皇道
藹藹兮多士纓弁兮森森或絃兮或歌講古兮述今瞻明光兮甚尊君曾
不乎章臨於是召禮官以具儀協吉日兮辰良建翠華兮椅柅駟蒼龍兮
騰驤大常來兮排排和鸞鳴兮鉠鉠髦士兮雲集乃會乎泮宮伯夷兮相
儀后夔兮為工虞業兮維樅賁鼓兮維鏞聲磤隱以砰磕咸合雅而茂頌
乃養三老事五更張大侯布五正繹繹以之而宣揚皇風由是而流行同
文王之有聲陋漢明之橫經蓋崇儒而尚德宣飾治而樂成原首善之所
自宜六合之咸亨也乃有兕齒鮐背之叟相與歌曰於樂辟廱天子之宮
文教誕敷四方攸同文教伊何務如清風遹來厥容遹觀厥成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趙賈翁繫昔太上元氣渾淪巢居穴處茹飲汙尊蠢民風之大
簡尚脩道之無關逵夫聖人作天秩分關王化宣人文於是天子有教學
之宮辟雍取仁和之義乃若米廩申規瞽宗定制庠開上下之別序立東
西之異律四代之從宜逮宗周之大備雖襲禮之靡同莫不以化民而致
治乃闢旋丘乃疏辟流宮翼翼以駝駝水汩汩而滺滺帶以蒼藻之雉梁
以丈鷁之舟天子乃輟萬機之清燕乘六龍而下游建翠華之旌駸赤玉
之虬宗伯導儀冢宰告猷蕩埃壒於祥飆扶實兩於華軒擁橋門之觀聽
兜老艾於道周隆國老之錫養陳醬醑與遐倫挑經訪道截推載謀紛胃
子以育才勤朝夕之藏修虎闈齒序崇卑是倚故將示天下以長長亦以
戒狹貴於諸侯於斯時也咸英振綴兆具四術崇六藝衆人禮爲家伊呂
峯秀連茹揚廸接武堂惟移風俗而厚人倫蓋藹藹乎庶民而尊主者矣
嗟王澤其杳眇倏蒼蘇之不長乃群雄之角逐宜汲道於蠹秦夫詐譊興
斯文墜仲嚴祠魯之令儀岳遂謀於遠人說而詩書藿禮易伏東觀廷碁
石渠啓揖較較乎永平之風亦庶幾乎羅綠或乃譏藏館之微疵訟書臣
之靡淑曾不毘聞四百祺之丕基不猶愈於一瞬而夫秉者乎富塗靡典
午微世變降而靴微聲余心之怛怩幸闢館於天策攬英髦而濟時固未
造之詞華寧解紐於四維吃詩生而正五備足以扶六代之衰悅元龜之
如彼撫既往而太息審晉窺於玄造欽世皇之御極膺同文之休運聘俊
道之閒德伊洛沂源泗沂涵澤體成始以成終圖象魏之東北位蒙王於

清穆斂六館之嚴翼既刷世以告成寔貽謀之典則我聖皇之有天下也
跨商涉周超虞軼唐以揚耿光以風四方材有造而心倫德無遠而弗彰
方能簡廉能登篤民潤皇猷明憲章弘祖烈于萬古冠文治於百王顧辟
雍之涵育宜愈久而彌芳小臣拜手稽首而獻歌曰辟雍巍巍兮辟水泛
泛聖功之崇兮聖德之醇貪我教我兮惟師惟君萬世無斁兮以壽斯文
　楊晉孫辟廱賦惟聖明之世有聖明之制作會文武於京師有聖明天
子之學是為辟廱水流圜璧而實通汪汪乎如四海之會同天下禮樂
皆在其中洋洋乎如萬折之必東國南七里天造地設異泮水之為宮其
氣象則明堂之明重屋之重其制朴而度詳又何論乎廣狹與卑崇要之
皆為政治之本教化之宗于旋饗射于旋養老誦有周誦無窮澆德依仁
坦坦蕩蕩而為公禮其門義其路偉進退之雍容萬姓之所瞻仰多士之
所遭逢於是三歌辟廱宇宙同風吾不知為雅頌之隆也樂吾樂兮不訛
鐘之鼓鐘也猗歟盛哉帝之德乎王之功乎學制不講於魯論甚哉周室
而已矣制學不備於鄒書宜乎周務而秦雖自是幾千百年意古治於澄
濛賅漢唐之文飾孰能知夫辟廱合萬古而觀之歟今日之卑當際海隅
而皆學校一士不願於庸愚國子監揭範模典章六籍人物洪儒雖無辟
廱之名而辟廱之實則有餘科舉詔行五閩皇圖於是英才競爽而雲起
吉德以觀光上國見聖朝制作之規漢靈臺獻緣理氣相符文萬古之所
無書生何言雲漢當天太平天子德高斯乎千文傳辟廱賦聖天子成
武功闡文運於今日隆禮典於辟廱勝此都城之左巍乎崇王之宮金鋪
衆寺初日暉棱浮乎半空麗達庶穀鞭壯爭雄擴大庭之正道來來戶之
清風儼至聖之尊居藹群賢之景從秩秩遐豆翽翽鼓鐘莫饗以時黍稷
維豐苟不得其門而入則莫能睹其垣墉也於是天子念道學之相傳自
濂洛而考亭及我朝之魯翁蹄從祀以跳榮命儒臣而秉筆勒堅珉而告
成有弟子立館下而問曰辟廱之制何居國子先生呼使前而告之曰鎬
京辟廱先之於詩蓋築土壅水之外狀其圜如璧而中規自南自北自東
自西四方來觀莫不均齊弟子曰敢問辟廱之義先生曰天子諸侯之學
不同辟廱頖宮之名亦異辟者明也所以明其教於四海廱者和也所以
和斯民於一世弟子曰唯將揖而退先生曰未也古者建學天主先然崇
膠庠以養老重鄉校以興賢於樂辟廱進退周旋循名責實義有取焉噫
於璧或不見諸瑕玷觀於水或未達於淵源苟乃循明壽而旅進祈雍月
而升堂則非吾所望於諸生者則今一理天循多士雲集奇盛之詞場觀

光於上國京師乃首善之地豈無卓然之魁楚挺然之英特是宜濡其身
浴其德席㳂衡門之下鳴珂清廟之側豈不虛辟廱之名而能盡師友之
責也李尤辟廱銘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藝文類聚陳
徐陵皇太子臨辟廱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
文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
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照彼昆蟲皇帝世膺
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繼彼重黎光
茲已也儀天以行三善儼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
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
學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樞衣即席對
揚大人剖開大訓清言抗吐精義入神副德炎文動音鋒起開鋒泉涌辯
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王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紫聖踐駢羅秀出信
今張為懈其師法何晏但其訓詁務務馬洋洋為此實廣新之盛德生民
之壯觀者也臣柳又聞之曹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康逞其詞
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
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波三階已平儆駕戾止
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屬成丹書貴道黃金賤藏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元魏源子恭上明堂辟廱書正光元年為起居郎明堂辟廱並未建就子
恭上書曰臣聞層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遠是以
書契之興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並以對
越上虛宗祀配天是用酬答下土大孝異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
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
自北徂南河卜廱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祖
於是恢構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學建明堂立學校與一
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
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
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叉總勒作官重贊授令自茲厥
後方配兵八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接緒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
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責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
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理乖淹積年載
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徙抑而不遑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
構履止於尺土為山頓為一簣良可惜歎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

與建功亟斯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興彼循環無極便
是虧剏程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
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
宗有爲配其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宋李復潏水集賀幸太學辟
廱表　玉琕和鸞肅景六龍之御璧流貴舍視紆萬乘之尊輿誦載傳群
情均慶。竊以晉武視學惟行飲酒之儀漢明臨廱但講拜老之禮。畫
如聖世翕變道真發祕化以開人之天叙彝倫以建民之極膠庠奕奕美
論奐於絳匠紘誦洋洋揭聲明於寰海恭惟皇帝陛下道致廣大性熙光
明。族異路之謠辭興千年之絕學海涵地產生共慶於時先雷動風行物
咸新於聖作爰嚴法駕貴旟儒宮示淵衷勸獎之心昭熙朝華縟之典臣
適分符竹阻詣闕庭臣無任東漢書班固傳辟廱詩曰迺流辟廱辟廱湯
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
上。示我漢行鴻化為神永觀厥成李躋黨先生集送元景容辟廱老年
鶴舉玉蒼蒼送汝雖牧泳兩行短褐尚存慈母綫義居初判紫姝房瑣罷
元自音聲滿為兩今翔異長別素來審收寂寞一突温飽待文章王初
寮先生集同郡李建之貢辟廱偶試不利還鄉及河不得濟作二詩送然
讀之殆難為懷因為次韻極其悲苦年少紓之當須劉元忠彭少逸同賦
　客行天雨霜履穿敢留跡欲濟河水澌蹊龍情不測去住兩更難凄寒
斷消息　顛風無安巢望翼思斂翮誰回太陽恩照此窮谷陰扶持北雲
翼翻翻翔千仞。張孝祥詩上辟廱　金銅隱花古龍遶朱干大羽紛紅立
寶鐘玉磬垂丁東和鸞雍雍八音翕鯨奔虎嗟二十年至尊戎衣不解鞍
里中小兒事刀劍管籥擲去塵漫漫真儒倏興明典禮周庠達雲新荊杞
銀袍如雲拱翠華師儒便坐講經義群書足用事對澤宮橋門　國水旋
流　教化流美意當體題於樂明和　聚水學省　左判辟沼賦偶滑皆
歷號洋洋鼓鐘　畏宇中峰清池外環　橋門中峰為里書集井泉外吐
清來日號　女更名新於璧水於於死論承私奔異　環念外屠使池河素
鼓鐘編兵豊聲制無冠帝論門湧漢儀賦隔東叙其周之且設香制之設
圍周以法辟形白虎之雜峯律元會體題左判題上　儒宮儲門賦偶桂
備考赫樂諸龍健　理樂明和地在至選德化天洽流兩水旋　張璧皇
水園立法天　造德積寺中寓莊帝遷寸外張　橋門門道水地白杜澤
字頻載聲用以周　偽京於業而有封武制橋門師觀而數
新澤府　漢哉推刊濟奔死事有帙傷寺澤年迷經

三廱

臺

辟雍靈臺上辟本字之下西漢博聞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
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又漢書音義曰皆協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西漢書林單傳
武帝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注鎮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
句鄒曰於三宮班汝校有文質者也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屛之盛者
則劉德字君道遵次儒服卓爾不群好古文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
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東漢會要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
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
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
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東漢書光武建武三十年二月注東觀書載太尉
趙熹上言宜封岱宗正三雍之禮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
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
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是年三雍初成拜桓榮爲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也守叶

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安大射養老禮畢帝親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　祭祀志皇帝受命中興建明
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皇帝威靈廣被
無思不服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張子平東都賦遂至顯宗乃
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
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良馮相觀祲祈
褫禳災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注
三雍謂禮之也有親明堂辟雍重臺精熙累洽累有休澤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江陵項氏曰天子之學謂之
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
靈臺元魏鄭道昭文乞脩三雍表　高祖時爲國子祭酒上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
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嘆息有
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
臣微重萬一全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雍可翹立而興
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不從唐仲友說齋集漢三雍記　光武皇帝握符關祚身濟大業天下既
定戢弓矢散馬牛示不復用乃始博延儒雅斟酌典憲以興太平之治博
士臣榮建言宜立三雍之禮章下三公太常議太尉王熹司空臣純議道
在列咸謂當如榮請帝命其奏學中元東封之歲遂建明堂立辟雍起靈
臺恢張聖業以垂裕來世明帝丕承增光前烈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祇
舉宗祀卒事升靈臺以望雲物季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親養老更
神人之和允洽帝王之典斯備宜有文字登載本末而傅史闕焉是故紬
繹舊聞追爲之記曰聖人位兩儀之中君四海之廣上之欲純和神靈昭
報光功下之欲欽於人時流行德教雖其精神必衍之運固是以事神保
民和同無間然必有徵章懿典以鋪鴻藻仲景鑠則三雍之禮是也三代
盛王之共由斯道而應事於周爲備當時所以嚴父配天聽時布政考休徵
而育人材者載在簡冊炳著可述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曰經始
靈臺於樂辟雍鄗鄗之文斯爲盛矣中更暴嬴焚滅古法莫存炎正
隆興歷十有二君曠世雖興迄不具襲方世宗指古禮大而河間獻樂於
三雍雖嘗被詔討論然三篇之說但藏秘府而已維光武以聖德中興顯
宗以文明繼統前遺後承乃克大備于時議郎傅士讀洽海通若曹充祿

松之徒相繼考古則經討裁訂正於是度地國南合宮是營承休處其左
崇臺立其右而三雍之制定矣上圜下方九房八達以法天地是爲明堂
壁水外旋橋門四闢以宣道化是爲辟雍崇基三丈門通斗建以協時氣
是爲靈臺冠通天衣日月備禮和樂祗祀舞功則宗祀之禮也望元氣正
儀度吹律觀象可曆考祥則登臺之禮也射虎侯奏騶虞觀祖割牲正坐
自講則臨雍之禮也禮行於明堂而鬼神饗祖考寧焉行於靈臺而陰陽
調萬物育焉禮行於辟雍而孝友明道德富焉一舉而衆善皆得者其三
雍之謂矣厥後元和陽嘉之君或舉汰上之祠以章先烈或作十二門之
詩以歌月祀或奏應鍾作樂器以正時律皆能恢洪大道光紹祖武三雍
之禮蓋大而光顧不偉歟初建武末遂境無事歲仍有年司空張純以明
習故事致位台相以爲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尊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
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
奏之未及上而桓榮有言純遂總諸儒以定其制則三雍之成賴純之力
爲多故并得而紀之群書足用三雍事對石北滑數是安[illegible]以秋醴
題大賓改故賦偶佚此大狀盛夫上後建自光武盛於來[illegible]祀王命
而四益於寅秉華三世而益隆於顯世一新文章之建而昭唐明之典

武協律以聖惠武承天而布啟藏陽丈之貯 宋盛時壽於行禮然成乎子天丈之於世宮

饔

洪武正韻於容切熟食詩作饔天送說許慎說文饔从食雝聲徐鍇通釋詩曰有母之尸饔兒封反顧野王玉篇於恭切張參五經文字饔饔上說文下經典丁度集韻饔或从雍作饔妻撰廣千祿字書饔饔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割烹煎和之謂饔周官內外饔掌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古通作雝稹食禮雍饔以烹牲魚獸膳饔曰為祭稜釋行均龍龕手鑑饔俗文饔正饔今韓道昭五音類聚饔食也饔或作饔宗楊桓六書統影母穰以饔饔睡王饔不饔俗饔以熟食共人也从共即古饔字饔省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饔影弓切亦借雝記雍人士能今正方音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周烟饔

篆 [illegible] 王存乂切韻 [illegible] 汗簡 [illegible] 集韻並杜从古 [illegible] 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徐鉉篆韻 隸書 饔 六書統 草書 饔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內饔

周禮天官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注饔割烹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疏曰其職云掌王及后世子之割烹又云所主在內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烹煎和也烹煮也煎和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截胾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先進食之時擇選作其中御者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大牢之也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illegible]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illegible]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illegible]

外饔

周禮天官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注外饔所主在外疏曰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 [illegible]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illegible]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illegible]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illegible]

飧饔

周禮司儀注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 [illegible]

尸饔

詩傳祈父爲有母之尸饔注云尸主也饔熟食也言子勞役不得養母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

餕饔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餕饔未就注云餕饔熟食也

膳宰致饔

儀禮聘禮膳宰致饔注熟食曰饔

爲治自饔

孟子許行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之事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說

佐饔

顏氏家訓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

壅

洪武正韻於容切塞也障也擁也鬱壅炎也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亦作壅壅蔽也陸法言廣韻又音勇丁度集韻壅或从雍作壅司馬光類篇又渠用切妻撰廣干祿字音雍又音擁皆塞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壅韓道昭五音類聚於恭於勇二切隔也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玄曰雍謂隄防上水者今從土也又於隴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壅盾慈饔或从田與壅同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周烟壅

篆書 [illegible] 並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並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並六書統

草書 壅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癰

洪武正韻於容切癰瘍俗作瘫 許慎說文癰腫也从疒雝聲 劉熙釋名癰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又癰猴氣著喉中不通穑成癰也 顧野王玉篇於恭切疽瘡也 徐鍇通釋乙顒反 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癰腫肉起 張有復古編从疒雝別作臃非 戴侗六書癰於容切疽子余切又七余切瘍之邕聚爲腫者曰癰癰邕也深者曰疽古疽單作且[illegible]以爲之者爲節義節而爲瘍也俗作瘫 釋行均龍龕手鑑瘫癰臃癕並俗癰正 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癕于弓切 楊桓六書統影母癰从疒从雝雝與邕古通用邕壅也血邕而不散故也統發癰從王癰决雝或从肉邕從王臃爲 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亦作癰鄒季傳發頸癰注與癰同 集韻亦作臃 又書作齊史唐公傳齊腫 趙謙聲音文字通癰影弓切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作臃瘍非 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同瘫癰

篆書 癰 臃 並集韻見杜从古 癰 徐鉉 癰 並六書統 癰 臃 書統

隸書 癰 臃 並六書統

行書 癰 王羲之 癰 王獻之

草書 癰 章草 癰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廣雅曰癕疽癰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 說文曰癰腫也疽小腫也 幼幼新書癰第一篇曰巢氏病源小兒癰瘡候六府不和寒氣客於皮膚寒搏於血則壅遏不通稽留於經絡之間結腫而成癰其腫上皮薄而澤者是也熱氣剩之熱勝於寒則肉血腐敗化爲膿膿潰之後其瘡不差故曰癰瘡也

頸癰

漢書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一云癰作瘫 內經素問人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胃脘癰

內經素問黃帝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注云沉細爲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脉盛人迎者陽明之脉故熱則熱也人迎謂結喉中動脉息十書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發背癰

西漢書吳王濞傳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濞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漢節必有以報王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宋書劉瑀與何偃亦發背癰瑀病篤聞偃亡懼甚呼吁於是亦卒

腸癰

東漢書方術傳華佗明醫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血二升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復分藥與之後會里人如成先病請藥愍而與之及自病發無藥而死 王明清餘話泗州有儒生李氏子乃醫者楊介之婿盡傳其術一日有富盛縣富家婦有疾邀李生往初視脉云腸胃中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李生乃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耆湯吞之遂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生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耳切脉至此亦可以言醫矣許[illegible]

口中生癰

王隱晉書徐苗字叔胄弟亡臨殯口中大漬膿溢苗含去之

食魚不癰

山海經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鰧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生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多阿羅魚一首十身食之不癰

食魚生癰

辛氏三秦記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

氣聚爲癰

論衡幸偶篇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

結癰

類說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利留結爲癰

病癰

左傳襄公十九年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瘡濟河及著雍病目出

用術病癰

黃門龍川略志子瞻常從事扶風於開元寺得傳化金方後遇見陳卿語及此僧遷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郡邵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

不妄也詳見衛字下

恚癰 舊唐書劉洎傳貞觀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人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刑將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

破癰 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徙癰 南史齊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潰出黃赤汁數升余此樹為之痿損

噀水潰癰 太平廣記玉堂閒話熊皎稱嗣自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著道服稱伊業尊師能噀項上患一癰痛苦不可忍伊含三口水噀其癰使潰並不為患至今尚有痕在詳仙

為卒吮癰 史記卒有病癰者吳起吮之卒母哭曰吳公吮其父遂戰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鄧通唶癰 西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唶音責

吮母癰 東觀漢記樊儵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吮之唐書文叔才母病癰叔才吮瘡注也 元史孝義傳孫瑾事繼母尋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

為弟吮癰 晉書徐苗傳苗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

為父吮癰 北魏孝文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為吮膿 言行龜鑑真宗命為元誤易元為直道李虛己三人者與焉奏曰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膿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曰俾陪侍書曰猒得朋矣

太子吮癰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還十一月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疾瘳百官皆賀

吮姑癰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永寧縣君李氏姑老癰發胷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

吮祖母癰 杭州府志梁范元琰錢唐人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值母患癰嘗自含吮

哭捧母癰 孝友同風南史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藥不愈康祚乃跪而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覺肉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冥感位至屯騎校尉

不吮父癰 唐皮日休集孝誠篇樂正子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父癰二賢卒成大孝

擊佛致癰 宋槐庭濟美集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徐摛體癰 事類全書梁倖中東海徐摛博學多才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寫斜看紫膿正視紅肝 云户上懸蕙 明知是蕩無遺長綱判是見留

潰癰 戰國策蘇代為齊獻書燕王曰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判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猶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判晉楚哉 西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曰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 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注疣者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續後漢書董卓傳卓上書曰臣聞潰癰雖痛勝於食肉

養癰 東漢書馮衍字敬通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自恨根華盛時不早去此婦至妪白家貧身賤之時養癰長疽自生禍殃

如脅下癰 東漢書段熲為護羌校尉桓帝詔問討東羌衛咯頻言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雖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於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矣

射癰 隋書高祖討突厥沙鉢略詔曰今選將治兵贏糧聚甲顧彼召王之首徒翠于之背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

萬里之衆亘朔野之道瞻望天崖而一俯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

兵患猶癰 唐書獨孤及代宗時爲拾遺上疏曰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漸戢之其害滋大心香妙語爲男患癰許願疏 禍福無門所召當思患以預防父母惟疾之憂庶有神之可託用披丹懇仰叩洪恩茲以兒曹莫明疾證養癰護疽而難施砭劑自頂及首而益甚拘攣荏苒數旬煎熬萬狀莫伸控懇徒切戰兢爰就家庭許陳章醮期即詣於清吉冀默召於洪休伏願鑒茲一念之誠申以再生之賜痊良兮良治繼今可紹於箕裘而如山如川自此永增於福祉願言圖報永天弗諼

癰疽 詳瘡

甕 洪武正韻於容切汲水罋古作甕前漢西域傳烏弋國有大鳥卵如甕顏師古音平聲又送韻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陶器廣韻汲器又烏貢切

罋 洪武正韻於容切見廣韻又送韻陸法言廣韻汲器丁度集韻亦作罋甕陶器司馬光類篇又並烏貢切說文汲缾也楊桓六書統影母罋从缶雝聲罋隸正罋省文罋或从瓦甕隸王甕省

篆書 罋 甕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罋 甕 並六書統 隸書 甕 婁光生碑見漢隸字源 甕 並六書統 草書 甕 草

𤫟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龍切玉器也丁度集韻亦作𤫟瓗石次玉或从雍楊桓六書統影母𤫟从王雝聲𤫟隸王𤫟省

篆書 𤫟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𤫟 六書統 隸書 𤫟 六書統

貔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音邕似猴八子也丁度集韻狳屬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貔楊桓六書統影母貔从豸雝聲貔隸王貔省字淺博義新同上

篆書 貔 隸書 貔 六書統

硧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宮切又音癰丁度集韻石名楊桓六書統影母硧从石有聲 篆書 硧 六書統

𨒌 於容切陸法言廣韻𨒌𨒌多貌丁度集韻或作𨒌司馬光類篇又郢孔切方言南楚凡大而多謂之𨒌又郢項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𨒌或作𨒌三楊桓六書統影母𨒌从多邕聲𨒌隸

篆書 𨒌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𨒌 六書統 隸書 𨒌 六書統

鞥 於容切丁度集韻鞥韈或从邕作鞥亦作韄司馬光類篇又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韄楊桓六書統影母韄从革雝聲韄與鞥同从革邕聲韄隸正韄省

篆書 鞥 鞥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鞥 鞥 鞥 並六書統 隸書 鞥 六書統

𧜂 於容切丁度集韻𧜂被襁異俗語或从邕作𧜂司馬光類篇於用切楊桓六書統𧜂从衣雝聲𧜂或从邕聲𧜂隸王𧜂省

篆書 𧜂 𧜂 並六書統 隸書 𧜂 六書統

擁 於容切丁度集韻擁擁遮也或作擁楊桓六書統影母擁从手雝聲擁或从扗省

篆書 擁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擁 六書統

蝫 於容切丁度集韻蝫名蜂也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蝫从虫雝聲蝫隸

篆書 蝫 六書統 隸書 蝫 六書統

蓷 於容切丁度集韻草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蓷从艸从邕邕水繞城也艸之所萃必壅遏不通亦若水繞之也蓷隸王蓷省

篆書 蓷 六書統 隸書 蓷 六書統

𡢽 於容切丁度集韻女泥楊桓六書統影母𡢽从女邕聲𡢽隸

篆書 𡢽 六書統 隸書 𡢽 六書統

慵 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憂也又上聲

𪗜 於容切𪗜道昭五音類聚音雍義同

…部取　相見八人

…史其…

清楚宛有冠蓋…送於貢籍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

許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

魏公隸舊椽文雅　李翺爲孟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

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崔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

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感池音

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懽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先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

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才而已矣

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人尋下第詩曰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再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

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

花即看盡何其遽也果不達　劉乂　劉乂鄙士也少放肆爲俠行因酒

殺人亡命會赦書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

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爲獨拜

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

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可三朝誰是

敵白鬚四海半爲儿貧家雜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

好折君宮職是虛名巨源後拜省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

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

鶴拂雲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巨源字景山大中

可中少年何事甚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蕭蓬兵刀矣懼樂

向風一點戾寒晚暮江平　歌詠嘗　歌詠嘗玉行

於舍疾…且知於玉二元貴終於四門助教李賀孫本

手刀…情致書　之風且一命

死孫瀨　八斷都去

覆不…　里來北

晚期相親或日

將別約至…迎故有早晚期相親之句妓思之不已

得疾且…　曾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爲信自從別後減容

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云韓玄道訪予嘗嘆

其事玄道頗惜之　袁高　尚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夫其本職史

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身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

得與茶事親昕緻耕農來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緣扶…二

歛壁灣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

嶺才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挺臺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

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廻遠天涯所獻

愈艱勤況值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

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

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

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

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

大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閑戚三年以賣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蔣濟

美　濟美大曆九年春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春澇王臣直

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耀應物鏡何偏向圖幽沉盡東堂禮樂宜轉令遊

藝士史惜壬公平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慙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

覽之問失第之因具以實告謂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依從放

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東都謂復主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

以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贖帖遂命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

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旣而日暮已晚詩

未就謂云據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景莊謂曰前足下試蜡日祈

天宗賦以魯丘對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曰天寶

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錄送納旣而索舊卷則駟字上

未點在焉易卷之意蓋有在也到闕謂擢濟美曰前日春闈遺才所投六

辛制業懷吳濟美紀其事曰前朝公相許與之分一毫不忘

…之門…　權城

[illegible]滿長門[illegible]不學君
[illegible]萬行　元稹　稹聞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蜀
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登翰林以詩寄曰
錦江滑膩蛾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
雙蛾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辭推指風
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即囉嗊之曲
也元云在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其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
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公先
娶京兆韋氏字蕙叢韋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
雲出本事詩　樂天在洛大和中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樂天
云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
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
見無來幾死于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
丞指正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大和春衣無句兒歌陽鄉亭安將石榴花
[illegible]遮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華長安千萬門遂白公句　白居
易　張爲以居易爲廣大教化主取其讀史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
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
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
幽即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酣遂違程之
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
丹之句又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峨眉山勢接雲霓
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樂天不爲贊皇
公所善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
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
讀其芳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
矣前言之耳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
[illegible]上福哭者其詩[illegible]卻[illegible]　[illegible]俠之
[illegible]嶮郊郊　天報詩

[illegible]小[illegible]樓生[illegible]
[illegible]許意云一樹春[illegible]萬萬[illegible]　[illegible]秋於絲永豐東
[illegible]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坊兩枝植於禁中自感上知人爲詩云一樹衰
殘委泥土雙枝移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　各下文
士無不繼作歸常侍琮時爲留守亦有詩和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
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吞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一樹依依在永豐
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牛僧孺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淒涼數流輩
歡喜見孫兒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元和
三年宣政殿試對敕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八人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
王起賈𫗧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爲考校官後僧孺罷相
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閤春
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閫外君彌
重罇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公始至京致琴書灞滻間先
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
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
二公良久曰可與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
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
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或云僧
孺登第與同輩登政事堂宰相曰掃廳奉候　樂天求第於維揚僧孺先
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
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譏予衰老故答思
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
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寄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
恨公逢我不教狂　李紳　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憫農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紳
字公垂中書令敬玄孫號短李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
號三俊武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
[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通仙溪聽蕭韶碧落[illegible]門壓紫[illegible]　[illegible]謝連青瑣近丹
[illegible]新恩[illegible]　[illegible]人世隔雲

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
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
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迴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　再遊元都觀絶句并序云余正元二十一年為屯田郎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
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
復為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揺春風耳因再
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
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禹錫嘗對賓友每吟
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衣冠暫脫是閑身對花木則今三石衣
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白二十二好余秋水詠云東屯滄海闊南
瀼洞庭寬余自知不及常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雲適
洞庭雖為一篇思杜員外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鄭

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
秋此實為佳句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携數妓還洛後却遣錢塘故尚
錫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沈存中曰禹錫霓裳羽衣
曲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兩作霓裳
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
善嘗引上入月宮聞儺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
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
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州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横書
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
金陵五題自序云禹錫字夢得附叔文擢度支員外郎
王叔文憲宗立禹錫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
場久落

栖州易連州徙夔
入看花
為主客郎中復遊元都觀詩有兎葵燕麥之語聞者
益鄙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為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
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　故國思如此若為天外心半白公句湖上收
宿雨故人日已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樽酒恨多無力斟幕踈螢色迴
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群籟此時情豈任無題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
聽時心秋堂境寂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
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雲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
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
城中鼓角聲和平美憲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
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陳潤　送駱徵君云野
人膺辟命漢上掩柴扉黄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脱薜蘿
衣他日相思處天邊望少微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
祖也丈夫不感恩感恩當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　賈島　島字
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能詩獨變格入僻似矯艶於元白來洛陽
韓愈教為文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户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

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為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
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黄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大
中末授遂州長江簿初之仕留東川守者李程之島獻感恩詩曰艶聳琴
終非獨樂單城未晚巷重門何時卻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雖綺舜
閤收雨點龍獅關外卷雲根遂邈蜀吏隨賓列櫂棹扁舟不忘恩自長江
遷普州司倉方十旬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
空垂不第名蝸書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
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島詩有警句韓退之喜之其履桑乾詩曰
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便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日到行客替生愁
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為觀政
惡之故不在選愁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
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
出□□云不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
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中斷絶再生賈島在
退之詩　頭枕是溪中石井底

木　逈夜半　子歎幽居云閑居少
杜篤　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逕野色移石動雲根暫
賈島　哭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
息破宅帶林身　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　夜
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　贈吳處士　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　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　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　舊國別多日
故人無少年　李正封　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
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
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盃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送之正封從軍有晚秋郡城聯句詩正封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
明夜觀來月暗秋城柝遂為警策正封字仲護終監察御史　崔護
字殷功正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
雖小詩莫不埏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護題城
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
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
所傳有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

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故多行前篇　張又
新　又新字孔昭薦之子附逢吉罷貶汀州刺史又附李訓訓死後坐貶
終左司郎中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又新嘗
作廣陵從事有酒妓每致情焉後二十年罷江南郡州道廣陵適李紳鎮
淮南又新方懼其隙已而又過風濤沒二子紳憫然優書曰端溪不讓之
辭愚胸懷怨刺浦沉淪之事鄙實憫然宴遇殊眾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
又新以指染酒題盤上為辭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
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李即命妓歌以送酒　柳公權　公權武
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
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不
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
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文宗時充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蹕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
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
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
日長公　六閣生微涼五學士

清意　權題於壁字方圓五
鍾王後生無以加矣公權字誠懸卒於太子太保　陸鴻
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
上得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詼諧辯捷性
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
至大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
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來鴻漸又
撰茶經三卷行於代今為鴻漸形因目為茶神有售則祭之無則以釜湯
沃之　章孝標　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持筆多為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果重與禮部孝標來年登
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
門戶飛孝標及第後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
尋為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
白頭人改為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斃武
曰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矣　李紳鎮揚州請
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窓拂砌上寒條來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長安秋日云田
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
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右二詩雲莊又玄集取之　施肩吾　肩吾
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為詩
奇麗著百韻山居詩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
煙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　隋曲有跋勒盤唐曲有突厥盤阿
鵲盤或云關中人謂好為盤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
是盤蓋當時語也今扶鼓譜中尚有盤枝聲　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諸
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迫晚忽得疾請與
終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為戶部侍
郎以贓貶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尤工詩尚節義　張蕭遠　觀燈云十
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粧歌鍾喧夜更漏暗羅綺滿街塵土香星
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向水中芳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　蕭
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　出唐摭言　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
春風又官渡鄰白鷗飛出石牆頭　發城句　雙雙白燕入
許康佐　州許佐詩云猿啼三峽雨

□新九之　泰□□九年問狂　須問老妻□　康佐
書□人為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帝讀春秋至閽弒
□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嬉笑後問李訓訓曰
圖書不近刑人以為輕死之道帝曰朕近刑人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
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終
於禮部尚書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云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
閒園偶碎錢已被秋風交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
徒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南史字季直幽州人以
試參軍避亂居揚州揚子再召未赴而卒　徐凝　范德言樂天為杭州
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
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漸
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
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
徐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
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
凝為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遥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
為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述
禮場祜嘆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
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浚杜牧守秋浦與祜
為詩酒交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為詩以高之曰睫
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
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
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者喜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
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數佐於祜耳潘若沖郡閣雅談云凝官至侍
郎多吟絕句嘗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
鼎湖蓋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
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凝送馬向遊蜀
云遊子去感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遁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
□□工文人共許應記蜀中行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　□曰□□
□□橋吏□□頃花□　宿列上□房云浮生不定若□飄林下真
片□□閒寒□　□焦　□爪楚　楚□翰林學

翰林為學士　南尉趙嘏獻詩曰鴉
士元在當代天才業奉許謨榮同□□□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
星□回翻覆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張仲素　佳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
房不忍歸　送春辭云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不用惜花
飛　閨人思云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意斷更傷離閑花落遍蒼苔地盡
日無人誰得知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為翰林學
士常貴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鄭
士元　送張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
蟲聲粘戶網鼠跡印床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士元字君胄中山
人寶應中選纖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郢州刺史高仲武云士
元負外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刑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更張
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公詞體大約欲同就
中郎公精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又去鳥不知倦
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衡古人掩映時
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
矣　送彭將軍云雙旌漢飛將萬里授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
鞞悲絕漢烽火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于良史　春山夜月
云春來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
惜芳菲南望鐘鳴處樓臺深翠微　冬日寄李贊府云地險朝陽遠天邊
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
何處得銷憂　閑居寄薛據云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清僻居人事少多
病道心生雨洗山林濕鴉鳴池館晴晚來因廢卷行樂至西城　高仲武
云良史工於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吟文未終乾然
在目　舒元輿　大和九年誅王涯等洗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雖登臨
遊幸未嘗為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
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含者如咽
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泣下霑衿　李賀　杜
牧之序其文集云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
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
□為其格也□□　牆陣馬不足為其□　□言　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
□□　□月多□梗莽　□□　恨怨悲愁也鯨呿

有劉棗強爲先生姓劉氏
咊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之協膽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
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雖徤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
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如野武俊先騎
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
曰某之技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先生
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
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
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
相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
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筵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于當時隴西
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污辱重地劉棗強至重必以公賓劉
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
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及爲之惜其壽爾後不得已
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
宴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詘矣

矣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
之慟曰果然止掾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
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邑人劉永高士也嘗大言之
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湮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涸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再既
撫實錄之何嗚呼先生之官果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
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劉侐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
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光色一輪成暗酒匣中昔背鏡光短不照空
心昔補明月懃無比良工手中方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掬於心且無恨
他日爲我叠古老婁童欲連謠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頓年長岳雨日
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晚日　元微之酬劉
猛見送詩如云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燒其推重如此　李餘　長安東
門別立馬生白髮可齋後軒蓋繁南山瑞煙發可嘗憂車馬繁土薄閒水
登　〃登長憂三五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三人詠好
成名二榮歸面之土〃新詩　之〃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霽
馬可　引堂　入賈島送

工淺〃　從鋒命　牧變岑陽岳石掛
〃〃押雅注僑若舞合粗〃〃寞方流〃　〃〃　題鶴林寺僧室云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沈泊潤州聞角云孤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聲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
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但將鍾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爲國羞〃尼父老道
魯叟婁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悲知己言何始喧宣至今
百王則執不悟其源可　劉昭禹　昭禹字休明婺州人也少師林寬爲
詩刻苦風雪詩云可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十
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覔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
之必獲其實在湖南累爲宰字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于桂州幕
中有詩三百首　孫昌胤　和司空曙劉慎虛九日送人云京邑歎離羣
江樓喜遇君開筵當九日泛菊外浮雲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曛言吾酒
中意未肯丧斯文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
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
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
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昌胤登天寶進士第　嚴休復　揚州唐
昌觀玉蘂花折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絶云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目斷未
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
艷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元和中見一女子從以二女
冠三小僕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命小童折花數枝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
之期自此可以行矣行百許步遂不復見休復有詩元微之和云弄玉潛
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樂天
詩云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歎弄花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
得知　朱慶餘　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留二十
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
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
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
門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矣　又題王侯廢宅
云古巷戟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去看
〃〃從涯塵滿檻小池初涸草侵沙〃〃〃〃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
〃歸鄉云〃〃　到鄉中〃　〃山皆遍無家水

楊虞卿　過

英英墓云蕭晨騎馬出　　我已為泉下土思

君猶似掌中珠四絃品柱聲初絕三人孤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

知過者是狂夫樂天夢得皆有和章　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

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霑衣　夢得云但見好花皆易

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虞卿字師皐

虢州人依宗閔譖蔽宗閔僭謀相攜宗引為右司郎中宗閔荷之時號黨

魁為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户參軍死　楊汝士　唐白紙重京官兩輕

汝士建郎後詩云泡訊方五四詞臺二分後殺空雲闘一得見我衣

裳字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前分世人詩字為香司蘭而遷任詩雲曆白

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於昌里第僕射與所

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

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

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貴維云盛証有

悠延醉醲醲其日大醉歸謂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許為州牧　裴

令公居守東落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汝士曰

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

作冷淡生活元顧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張志和　漁父詩云西

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

云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又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

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

用仙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長卿對面寄維云酒蒼喜

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閑任白雲多郡閣容無釣家貧學弄梭門

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維答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

吟絕妙詞鄉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織師　時劉為睦

州司馬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

色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欲幸見恵播

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

淺郎中之言　　再拜而出　李德裕元

詩曰元和天子

皆　青天德裕頗為

為及試官南去　寒雪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

鄭還古　還古閑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

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豔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

未擬生裴秀何如乙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喜甚曰事俟榮命

以此為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

物故乃放妓他適逸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卒

再娶東都李氏舅房直溫為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習房主之始知舊

夢之前從也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裴休　贈黃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

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度江濆一千

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會

昌四年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

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

大日輪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

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録之為傳心法要云休字

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為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

者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泛一妓段東美賦

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

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櫬至青段奠

之一慟而卒　九老會胡杲　九老會賦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

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

花意卻勤鑿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

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杲年八十九懷州司馬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

柳條初低樓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

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去

更何如　皎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

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

賢山茗羹時秋霧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

當鼓絃木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真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洛灘開日春　　官班朱紫多相似年幾高低

公　　空有清虛

延迎勸

十何一 倆情重同作明時

前龍翁草長 盧貞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

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

十二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

逢七老翁但願驊騮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 自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

八十三 張渾 幽亭春盡共為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

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

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

斯筵堪作畫圖看 正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七八五百八十

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

主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

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前刑部尚書

致仕年七十四 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其序曰胡杲劉鄭盧

張等六賢皆多壽餘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

既醉且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

事者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樂天云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

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為

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

猶稀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禪僧如滿師

年九十五歲又云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

而不列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始來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

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

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旹語雲氣詩云河平畫作愁漠

漠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暮遠樹斜蔡濃蓋密憤秋亦有思鄉

客看禾盡白頭 滕邁 湖州崔蜀言郎中刺為起部式安帝中有周德

華者劉禹錫春女等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

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

吹 雲漢于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滕郎中

一 閭令門前背樓靠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為妙也是

以姚合郎中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稱

矣遇登元和十二 裴思謙 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

日心里 解 增小語倫禁賈玉

負夜 三年登上第 廖有方

方元和十年失意遊罷 蠻而有空弥逝者書版記之曰余元和

乙未歲落第西征過此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問其疾苦住止對曰

數舉未偶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俄而

逝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臨歧淒斷復為銘曰

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明年李逢吉權有方及第改名游鄉曾之義士也有方交州人鄉子學以

序送之 姚合 張籍寄合詩云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為客燒茶竈

教兒禱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占隱士星 武功

縣閒居云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雪惟藤

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 又云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

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

笑寂寥 方干 哭姚監云入室幾人成弟子為儒是處哭先生 來鵬

范攄云來鵬初無令舉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貞外 給作擬僧之詩僧

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來鵬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

以為四背或云四倒然雖意悲為佳致盧公詩云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

光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吏屬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

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段

文昌 文昌父鍔為江陵掾文昌自耆宮客遊成都常南康與秦韓禍為

賓從後劉闢逆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猶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

坐文昌遽請歸闕至興元西鶴鳴驛有僧倚巴山之隈有前識謂文昌曰

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至京擢升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

至鶴鳴僧已物故杏花方盛 文昌鎮蜀有題武擔寺西臺詩云秋天如

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

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劉郇伯 郇伯與范鄴郎中為詩友范曾得一

句云歲盡天涯雨人南莫蜀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 出北

夢瑣言 陳季璋 思腸魏文正公諸孫舊第以尊直臣云阿衡隨逝水

池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殁後振芳塵雨露新

芝蘭故里春勳高流十代光彩映諸鄰共喜升平際從茲得諫臣

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證宅還其子

孫奏合伏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證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

、事關激二、 京 天伏顧明勑有司

仍遂後 聖德憲宗深然之
彭衣司以為詩題試進士 郭良驛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云南浦
旅浦遠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岫
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 淮中迴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觀詩
所載疑李錡叛時事也 崔敬 施肩吾與之同年不睦敬舊大一目以
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唐球
球有詩名如臨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有漸
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佳句也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為詩撚
藁為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
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其題鄭處士隱居
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水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
無事中酌盡一罇酒老夫顏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峨
峨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懸
濾水羅題青城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為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
山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薅嫩玉夜開
紅竈燃新丹孫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

詩

詩話二十五

支

全唐詩話白敏中 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
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千里鎖諸關西邊
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 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
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
帛傳左衽盡知歸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 崔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
宙群芳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
氣遙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
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為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
知送意俾與惎絕敏中竦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
惎遂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
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
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魏扶 扶登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

掌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
地不將今日負初心榜出無名子削五言詩以譏之 馬植 司華紀錄
利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試五場某有至者唯盧弘
正請試之試兩場而植不解植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亦不可知也而試登
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武夫剖焉得之
公大伏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鹺徵為植所據復以手札處
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醝務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
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曰
我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
邀問則失之矣後自黔南召入為大理遷刑部拜相植字存之為李
德裕所抑頗思望宣宗立白敏中當國乃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
遂相 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詣鄰晉公晃晃指架上
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
知誰是解絛人晃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父居郵嶺三
鎮節鉞已矣嘗謂侍臣崔鉉七人裴休真惜大刃宰石鎮江陵碎為荻
人燕 刑渚崔既東釣衙

言幸曾亭於亭息
不與　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樓上實愁於
威鳳賓筵初啓　鐏俎之歡將幕木移已在陶鎔之下光土灌藹善溢
蓋推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濤之詞也玆字台頊相武
宗與李德裕不叶罷侵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打魏國公宣宗於
大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東釣調四序之句識者榮之　裴夷直　夷直
字禮卿文宗時爲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爲禮部外
郎劾曰是開後日賣爵之端詔聽遂着于令爲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
不肯書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
常侍夷直戲唐仁烈詩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僚史數年
逢此日逐應惆悵羨他人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爲祭酒兼太
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最爲韓愈李德
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霜樹烏棲夜空街雀報明句碧山相倚暮歸爲一
行科句　翰兒　兒毗陵人開成進士也卒於烏程令　顧洞明鏡覺思
昔白雲知句滄洲迷釣隱紫閣負僧期句酬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句滄
洲未歸跡華髮受恩心　楊衡　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

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
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
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宿青牛谷　都無有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
一一爲愁開題花樹　哭李象云白鷄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
花開更幾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王
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爲麄官大率重內
而輕外令求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
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
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麄官
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大常博士出辟使府至盛鎮故有是句後梁以建國
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麄官寄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
嘗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爲戶部侍郎邊兵訴所
時緣昏散惡臥衛尉卿俄爲忠武節度從宣武卒　裴知一　樂天
蘇州刺史自　台流赴郡時稀歸縣裴知一謂爲將過巫山先於神
大書　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
劉郎中禹錫三年

四章而已沈佺期
巫山高不極　閤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
江飛鳥向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
綱作行雨婉孌夢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
曉蒼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
高唐去千愁見楚宮居易吟四篇與繁生同濟卒不賦詩　羅裕之　野
酌亂無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春暮送客　裕之正元後
詩人也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
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入潼關
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
昔龍顏何處梟光輩千戈自不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
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指
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

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二　二舍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帝崩
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襯櫬至乃舉祜爲孟才人嘆宇曰
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頻傳
唱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靈歌來云日映宮
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黃翻綽指向西樹不信寧歌迴馬來　感王
將軍柘枝妓歿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今來坐上偏惆悵
曾是堂前教徹時　祜長愛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令
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　行
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不　身吏
不疑之句　李商隱　楊大年云義山詩讀怨篇愛一絕云珠箔輕明覆
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嘆曰古人措
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鄭師錢若水嘗誦雨句云
夜半虛前席　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
兼爲　青　盖具　蓋山然警絕之句亦
義山也酒酣席

帆送遠人幾度木
客覺之大驚詢之乃義山也　劉得仁
事門多掩陰階竹帶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咏氷開衙向
得人從幕府來終期天目老蜂螫遂書曰　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
不解悲滿頭猶自挿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得仁貴
主之子自開成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
年卒無成常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
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許人競爲許男之　吟苦曉燈暗露
深秋草跡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日宿宣義里池亭云暮色逸桐亭南
山幽竹青夜深斜紡月風定一池星鳥與無人跡蘇蒲有鶴棲此中休使
得何必泛滄溟　長信宮云輦京秋氣到長信恨何如總寶月生指麝鬢
雲滿院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從翠裾　王智興
智興爲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乃謨書與至從事席
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異而罷使以牋隸廂上小吏亦置牋於
智興前於是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遺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煙塵獨我知四座驚嗟監軍猶張祐曰觀茲盛事宜得無言
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鎭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
章句右軍書左右曰書生𥚃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誰又有李據
生海內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間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　馬戴　送
客南遊云儀卜何山隱高秋梧岳陽蕭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蹊向殘虹
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爲哭清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
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
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耶知戴潛
遣一介郎其家矣戴與姚合善合有詩云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跡我知
方甚善衆說以爲非僞石闌泉細和風見鶴飛新詩此處得清消應稀
又有送戴下第客遊詩云昨夜逆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愁愁別前時寂
寞同鶯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何況離人別遐收轉太空戴訓…
顗詩云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懸瀟湘者春生蘭桂叢鳥啼花半落
府方空所贈誠難答冷然一掬風　鄭顗　顗宰相絪之孫登甲科
宣宗時恩寵無比常夢…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
集中争一大中一　顗教勝後謁徵覲
吹臺來時不鎖杏

…壁塔見書
穿盡然　大興善寺…和尚院庭有紫桐
珠素之　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膠稍不可浣
東門鄭絪嘗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木
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木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
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矣素八
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爲鵲就掌取食長
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高連經三十春半
生不踏院門歷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
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
典刑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
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
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寶池尤妙絕
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詞粉
驗之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刺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
竊眸欲語吳畫連句㝡淡十塔同吳生縱任跡亂雲將逼人神鬼如脫壁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衆黑雲夜窸窣爲知不霹靂出此際忽仙子鑽
衣爲奕妙轉作旋生參差奪人魂爭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峭束
兒甬搽發歎側柯真獄不可視毛戴股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沈火宅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
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
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寺有韓幹畫下生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師子尤入神又有
舊鐵石及齊公嫂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
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跡不工　平康坊菩薩
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壁壞
移入大佛殿內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
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佛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
…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
一詔釋畫寫是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而轉元和末俗講僧
文淑裝之筆　…公荀書…曰但畫…色汗無
會覺上人以利

之吳[illegible]酒且和其[illegible]許可以與張似不及
[illegible]到吳道玄[illegible]
[illegible]何等
[illegible]之要錄
畢至一擊百千有覩其意建熙二十[illegible]經歲[illegible]火球史十
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
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圖三
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
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
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
院寺見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
況雙流縣百姓劉乙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與室
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築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人輪理成
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閉
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首首如塔勢分
六臂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

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
[illegible]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崇仁坊資
聖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
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
不得心訣用思大苦其能久乎 午中門總門吳畫高僧常
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illegible] 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
隅楊怛畫逆吞天女明睇將瞵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長三丈餘觀音院
兩廊四十二賢聖黼黻畫元中書贊東廊北頭散馬不群見者如將嘶蹀
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藥菩
薩頂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蓮華經 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傳學
強記多奇篇秘籍常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笑而不言算之器
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傳物類此終太常少卿 酉陽雜
夕予坐客有送連句為煩乃命工取細斑竹以白金鍺首如茶挾
[illegible]戎侍常與客連句初無虛日小酌來押或爲韻相角或
[illegible]胄之作[illegible]太球穗韻無所
[illegible]成

[illegible]設改稱[illegible]賞
[illegible]蟻蟬夢中[illegible]予因請坐客各賦
[illegible]句有吟賈島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馬戴經峰洞庭樹
木蘭舟又賞銷金鐵任有吟僧無可河冬當寒斷一日畫山一日岸
遠與沙平又開州客業[illegible]有吟[illegible]割集開一日山又泉聲到也盡
有吟僧靈準詩晴看漢水黃秋覺峴山高有吟米景玄塞鴻先秋去邊草
入夏生予吟上都僧元璣寺隔殘潮去又採藥過泉聲又林 宿風
雨夜深來予識蜀中客龍李子每云寒雲生易滿秋草長難高 常蟾
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
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戎[illegible]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
欲口占兩句寄大驚異今遺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
客無不嘉歎寄今唱作楊柳枝詞 穆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
第初爲徐商掌書記又尚書左丞 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
茅屋一溪雲師言耳[illegible]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李敬方天台閣望云
天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果無秋盡山苗半夏新鴟鳥曉辰翅鴟鵂夜
飛輪生萬無雲物分明見北辰勸酒云不向花前醉花應笑人又變連

夜雨又過一年春 汴河直進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歆支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大和中
爲歙州刺史大中時顧陶集唐詩類選云李歆歆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
獨與前輩相近家集三百首簡擇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變絕或長多言
而典刑具存非敢遺棄 李郢 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云綠
齊輕露翻三台艇阮情懷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盃
知北闕元勳在唐勝蕭何寄北闕大夢却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
酊日斜空從袞衣迴 贈羽林將軍云虬鬚憤頻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
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
霜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 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終於御史
杜牧之湖南正初招郢云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雲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着白蘋
以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李洞 上崇賢曹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
[illegible]曾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
[illegible]新鬢[illegible] 同唐諸王孫也

□□馬飢饋□□□□陵少已春箔清路人
□□□送僧云越講迎騎象番齋戲射鶴上高僕射曰征南破
□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閑倚交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後曰乘
杵聲中偈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送人歸東南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貫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
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凡所示百篇
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
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前獻詩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
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裴公贄也洞慕賈島鑄其像
頂戴常念賈島佛　送僧遊南海云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鉢
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空却歸日松偃舊房前　長
孫翺　長孫翺朱慶餘各有宮詞翺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
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崔櫓　華清宮詩云銀
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門横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岸梅云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餘香半日向人如
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木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
浦為題詩　高蟾　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
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　盖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
疎　蟾初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莫向春風怨未開　胡曾亦有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
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時謂蟾無躁競心後登第乾符
中為中丞　于武陵　孤雲詩云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
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客中
云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
葉皆飛南度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李頻　過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
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
劉□風　□□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客所沮因賦一
□里寄□□□□知客名紙毛生不
□□□家

長□□□諸侯門□　姚嵒傑　柳棠平習之從其文
皆不足取余　□□□大當時諸侯爭□舉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
□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
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
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褚載　雲詩云盡日看雲
首不回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青天何處來賀趙觀文
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
絲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看御榜大能
榮耀苦心人　陸威為郎官戲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威因畏然戴弄
以牋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載
宇厚之登乾寧進士第　汪遵　遵幼為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
徒善為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遵於途
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
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
遵長城詩也得名於時　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
平泉花木好高樹萬少縱橫萬木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

遵題李太尉平泉莊詩也　盧渥　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
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毋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弟紹
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沼自戩尉遷監察
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畢設祖筵
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渥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
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
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　渥在舉場甚有
時稱嘗於灞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
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
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時亦不以為忝　滕倪　滕倪苦心
為新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郎中邁邁每吟其句云白髮不
能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
邁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盛如此倪遇秋試
辭爰告遊留詩為別悵然曰是必不祥倪至秋逝於商於館舍聞者莫不
傷焉倪詩曰　上別程□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
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已逢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

無路接差池　貴冠〃　州人父居京師感懷詩云螢燭
不爲苦求名〃〃　以上國無交親請謁多以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氷片
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絶歸去知
誰榮爲嘶渭橋鄉狩地起愁聲登元和二年第毋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
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殷院李行修舉
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
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來棄身丘園絶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
用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微
薄失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冠卿竟不應命杜荀鶴有詩弔其墓
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
無亦閑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冠卿以拾遺召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
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不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李鄘
鄘李程之子也登元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
魯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軍亂果逐鄘接舊史鄘有詩名大中末累官
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子蕒亦登進士第　鄘落第詩云勝前潛制淚
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

愁容深居已過春　薛能　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大中八年
平判入等補盩厔尉辟大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州表觀察判官歷
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川取爲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
歸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判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鎮
感化節度入授工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黃明元年徐兵赴溵水經許能
以前帥徐軍吏懷思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周岌因衆怒逐能
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獻僕射相公云淸如氷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
絶攀旗帝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
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可詠闢闢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
故故生此能詩也然無于美人稚之度　秋夜旅舍寓懷云夜鎖荒無燭
夜吟西風吹動故人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
鷺合鴈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曹鄴　鄴
字業之大中進士也書末以祠部郎中知洋州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地接
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聶夷中
夷中有公子〃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
詠田家詩云父耕原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眼前〃　〃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
燭不照綺羅筵〃〃〃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正也咸通十二
年高湜知舉榜内孤平者夷中公乘億許棠夷中字坦之尤貧苦精古詩
咸通中爲華陰尉　張林　林擢進士第官至御史爲詩小巧名採景於
園林亭沼云菱葉乍蘇人採後芰荷初沒舸行時亦佳句也林言毀佛寺
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而歸時號蘇
捏佛溫庭筠遺曰好對密陀僧　崔塗　春夕旅懷云水流花謝兩無情
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絶
華髮春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蜀城春云天涯憔
悴身一望一霑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自傷春清
鏡不堪照鬢毛愁更新　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　章碣　焚書坑詩云竹
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碣
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方干　越州使院竹云莫見凌雲輕粉籜須
知纖石作盤根細看枝上蟬吟處猶是筍時森食痕月送綠陰斜上砌露
凝寒色濕遮門列仙終日逍遥地鳥雀潛來不敢喧　世人如不容吾自
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

頭宜白此峯　干爲詩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以來
未有之句也又貽天目中峯客有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之
句　衛準　莫言閑話是閑語往往事從閑話來句何必剃頭爲弟子無
家便是出家人準大曆五年登進士第　司空圖　愚幼嘗自負既又而
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氷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
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
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戍鼓和潮暗船燈照鳥幽
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皆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
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
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
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
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
得於樂府則有晩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客來當意愜花
發過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孚鶵下口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
池痕春漲滿小欄花〃　〃〃切　〃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

更惆悵廻孤棹猶自出落於千重數土涯只自憐殷勤元昨日旁午又明　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之詩時輩固有難及濮後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旨矣　王禹稱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亭記云云二上辛史叢文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政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比

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　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詆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矣題休休亭之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苔云耐辱莫柳璨為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表　全名節上奇驕歸　其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致名心惟樂於泄　小負　又亞惠詩忘反正之朝載省載

思宮狗遯棲之志宜　梁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疎譽之惟憎壺中天道　汀竹為君解對　狀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華下云日炙旱雲裂道為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免湯遇災數災數還中報何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　僧舍貽友人云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棊舊山歸有阻不是故遲遲

下方云昏旦松軒下怡然對一磬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細事當棊遣衰容喜鏡窺漢僧有深趣書至又相邀　秦韜玉　貧女云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每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為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瑑李茁士委泊恭疑之徒交遊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僖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為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王文韜玉准勅及第仍編入牓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高駢　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式一日聞奏樂聲響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尚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司日報到移鎮渚宮　又二妃廟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步虛詞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云使來燒踏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詩豈不工如此　翁承贊　承贊乾寧進士也唐語云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皮日休　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歸氏子以姓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延遜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傳床上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　又苦吟云□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　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才　裝

□唐舉子先投所業 謂之行卷 □書 行卷試尺行五言十九首至未
千秋賦 復行舊卷 有投之者 說曰 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 何
微别行卷 識者以為知言 天復六年登甲科 其詩以苦吟難得為工 且
拘格律 嘗有詩曰 苦吟僧入定 得句將成功 又贈僧貫休云 總無方是法
難得始為詩 又云 是事精皆易 唯詩會卻難 遭亂故宦不達 洛中作云
莫怪苦吟遲 詩成鬢亦絲 鬢絲猶可染 詩病卻難醫 山瞑雲橫處 星沉月
側時 冥搜不易得 一句至公知 恭云 十九條平路 言平又嶮巇 人心無
算處 國手有輸時 勢迴流星遠 聲乾下雹遲 臨軒繞一句 □日又□垂
張為 為唐末江南詩人 與周朴齊名 如到處即閑戶 逢君方展□ 有詩
稱 杜光庭載毛仙翁事云 仙翁名千 □鴻漸 元和間劉禹錫 李紳 白樂
天輩皆贈詩 至大中戊寅五十餘年矣 是歲 又為導遊長沙 不之沒遁 許
棲女奴於岳麓下 感之 歲餘成癲疾 仙翁一見曰 此妖氣 邪光浹亂 □
哥不相值 頻於旦夕也 以一粒投為於香爐 焚之 郁烈之氣 聞百步 魅妾
一號而斃 乃木偶人也 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 疾遂瘳 為作詩别之曰 癲
形感神藥 削骨生豐肌 蘭炷飄靈煙 妖怪立誅夷 重覩日月光 何報父母
慈 黃河濁滚滚 别淚流澌澌 黃河清有時 别淚無收期 為後入釣臺山訪

道而去 韓偓 死中云 上死離宮處處迷 相風高與露盤齊 金階鑄出
狻猊立 玉柱雕成翡翠啼 外使調鷹初得按 五方外案使以鷹隼初調習
始能擎發之得業 中官過馬不教嘶 上乘馬以中官驗以進謂之過馬 至
歌錦繡雲霄裏 獨許詞臣醉似泥 醉著云 萬里清江萬里天 一村桑柘
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 過午醒來雪滿船 即日云 書墻暗記移花日 洗
甕先知醞酒期 須信閑人有忙事 早來衝雨覓漁師 香奩集 和魯公之
詞也 惟其艷麗 故貴後嫁其名於偓 凝平生著述 分為演綸 遊藝 孝悌 疑
獄 香奩 籯金六集 自為遊藝集序 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 凝在政府 避
議論 諱其名 又欲後人知 故遊藝集序實之 此凝之意也 沈存中云 曹
松 李肇國史補云 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 通來漸侈靡 皆為上列所
占 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 所以通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 上御紫雲樓
廉觀 為時式 擬作樂則為之移日 故曹松詩云 追遊若遇三清樂 行從應
妨一日春 勑下後 人置皮袋 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 逢花即飲 故張
籍詩云 無人不借花園宿 到處皆攜酒器行 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 闕
一則罰金 曲江之□□□注所□□ 之□ 敘座主 注侍郎詩云 得名丘墻
車馬闐塞 莫可殫 空 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

淩卻頻若無公道也 席上衝盃碧落人 半夜笙歌
教泥月 平明桃李殘春 鄭谷 爭那酬恩未殺身 春日長
安書事云 浩浩看花晨 六街揚遠塵 城中一丈日 誰是晏眠人 御柳舞著
水 野鶯啼破春 徒云 還楚客 猶自惜離秦 晨起云 曉色教不睡 捲簾清
氣中 林殘數枝月 髮冷一梳風 並鳥聞鐘語 欹荷瀉露空 莫徒營白日 道
路本無窮 松有詩云 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可謂詩世致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四　二支

詩

詩話二十六

全堂詩話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漢與云山雨漢風卷釣絲虻颭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漢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鄭綮　古今詩話曰相國綮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黏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秤言輕重不偏也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綮刺廬江將去別郡人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　錢珝　珝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嚴惲　皮日休湯嚴子重序云余爲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甚歡其所爲文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駭於常軌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余美之諷而未嘗忘生擧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冤之謂終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年也書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埋沒耶江湖閒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爲詩書望生之友也嘗爲我作詩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後無家秪白蘋若下新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酆都頌帝晨　頌具載酆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　王渙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小勲渙首唱長句感恩□□與公曰□令七十騁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磨琢多成器□□□兀埋吏衙天

思念何思最深者春來爲毒也□□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青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流傳渙字群言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鄰拯光胤皆同年也　七夕瓊筵往事陳聚花蓮蒂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見驪山私語人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屛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擧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籍甚以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弟向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爲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寵絶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翁綬　詠酒云逃暑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杯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爲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綬登咸通進士第　袁皓　皓宜春人咸通進

士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蘂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蘂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魏手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嘗詠巷者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牓於都堂　王視　會昌時有趙三聊者曰余不若耶漢東與同志者二三紹蘭佩蕙每貪幽閑之境觀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繼宵往往忘倦洎于初笄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而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迫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景東過涉灞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樽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銜寬加嘆累日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大假使潘岳復生無所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濟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　偽兩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視和三

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〻〻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
見耶遠視字不耀名家子唐末為給事中　韋莊　長安清明云早是傷
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紫陌亂
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咸陽
松來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
詩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
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為台輔　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
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踈曠不拘小節李詢為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
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為掌書記尋召為起居舍人建表留之
後相建為偽平章事　吳融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忽忽下此山一曲羽
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　融字子華越州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公
乘億　億字壽仙魏人與李山甫皆為魏博樂彥禎幕府悉以詞賦著名
咸通十三年別家十餘年矣嘗大病鄉人傳以死其妻自河北迎喪會億
送客為上見歸人塞眾類其妻也歸既不已妻亦如之詰之則是也相持
而哭路人異之後旬日登第億嘗有詩云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
成塵可知其屈矣　羅鄴　牡丹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

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
歌鍾到此争催貴豈信流年鬢有華　貫春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
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　鄴餘杭人父為鹽鐵小
吏有二子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　羅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
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
畋疑有慕才意隱貌醜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絶不詠其詩廣明中迴守
賓滿嘗暨居之光啓中錢鏐辟為從事歷判官副使朱温以諫議召不
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從給事中年八十餘終餘杭有子朱
翁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識隱猶未第隱嘲之已鍾陵醉別十餘
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牡丹云似共
東君別有因絳羅高卷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
與君為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　蜂
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春光盡被沾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　許棠　洞庭詩有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題翁過洞庭
云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
却如閑漁父時相〻〻歌浩[illegible]　張　汸友趙渭州華云杏園沉

飲散榮耕就佳話日月相朝眞　去逼肩樓明蜀宮闕壇轉翔鸞樂
有煙塵動處隨上篆鎖　蘋字象文唐末登第射標陽避亂入蜀王蜀時
為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
花閒寺僧僧以蘋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蘋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為
知制誥朱光嗣以蘋輕忽傲物遂止卒於官蘋士穎秀幼有單于臺詩曰
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為世所稱　鄭谷　谷字若愚袁州人故永州
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與刺史同院見奇之曰嘗吟得丈夫詩否曰吟得
莫有病否曰丈夫曲江晚望斷腸云村南科日閑圖首一對鴛鴦落渡頭
耶深意矣司空嘆惜撫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為都官郎中卒于
家谷自叙云故許昌薛尚書能為都官郎中後數年建州李員外頻自憲
府内譔拜都官員外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曾依獻於此令早矣知令
忝此官倦是正抉何以倒繼前賢邪　凝學方春滿蜀鄉本隨風雨斷鶯
腸況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谷蜀中海棠詩也相看臨遠水獨
自上孤舟〻潮平無別浦木落見他山〻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
有權〻闌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〻捲簾科陽裏看山落木中〻雨折季
山徧孤舟帶鶴歸〻長安一夜殘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遺〻班趨黃道急

數擲紫宸深〻　題杭州樟亭云故國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平無別浦
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　感興
云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十日菊云節去
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偶
題云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便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
古傳　温憲　温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相延昌
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絶於崇
慶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惆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
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温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絶
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絶音塵
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李昌符　秋晚歸故居云馬省曾
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垣壓薜蘿乍
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　傷春云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
春盡雨聲中鳥急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昌符字
若夢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歷尚書郎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
符有詩名久不登常歲卷軸怠於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

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惟道那家孃子臥且留教住待擬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與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決司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虛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李山甫　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幕府因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劫其家貲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識執政也巢冦之亂翰林待詔王遜者北遊在鄴山甫遇於道觀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遜應命奏之曲終潛然曰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惜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霑襟句未亡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一本云情知此事少知音自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更霑襟致身不似笙簧巧悅耳寧如鄭衛淫三尺絲桐七條線子期師曠兩沉沉貧女云平生不識綺羅裳閑把荊釵益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牀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為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

岑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有唐鍾離權處士二詩其一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其二云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好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清平有幾人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出居于蜀後聞駕在西岐又還來洛留與五危之事悲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尚在誰能更與讀來看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貶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嫉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閣圖呂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奉賊與雞犬同食雞呂必弄死於此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過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鄭雲叟在華聞之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

請賣卜居三蜀免後馳名逸大　之後來修史者言君刀允正頒綱常　王衍　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唯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于世　伍唐珪　寒食日獻郡守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逕苔荒一釣船慙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煙唐珪唐末進士也　韓定辭　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唯餘山上望羨君將後見王喬彧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彧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候於公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

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雌益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同谷子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者詠五子之歌何后潛令秦王誅之事木行而斧去詩曰邦惟國本自安寧臨下當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召殷兵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牆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為盤遊亂紀綱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仇讎萬姓遂無依頹委何曾解扭悒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沈彬　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嘗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悟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蕭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來征不得騎龍卻憶上清遊第三舉

納省春贈劉象爲董云曾慶大 于舉四朝風月贊蕭跡不隨世祖重
勞翻郁爲文星吾積書十載戰壓鎖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
君惜仙桂平年年有餘時劉象孫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覺彬詩其平特放
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還三峯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
南偽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凡衛冠蓋暗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
周朴　朴唐末時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
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厠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
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
了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不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
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
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
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耳卒乃釋
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栢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
句欲戲之一日騎驢於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
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
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

傳以爲笑武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古陵寒雨絶高鳥夕
陽明又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日黄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
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孫魴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
魴留詩爲第一篇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雖隱云老僧齋罷關
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句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人曰萬古波心
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
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夜坐句云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
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功
擬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徹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
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恨之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華山桑就山釋褐
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絶曰汨沒朝班愧不
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反舟召爲郎遣
誅壇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范德之子　吳人范德處士之子
也　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
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　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鄭雲叟　鄭徵君爲詩皆拾遺　迥絶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捲洗時
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
鈿飾臉横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
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
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
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
思山詠困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
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閑見戈鋋匝四濱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待
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
工夫任堆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閑見有人尋移庵更
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閑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
得世塵侵又詩云寡心插木牢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逢麝看雲忽見仙憂
狂銜兩戴春醉戴花眠絶頂登莫望東郡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卧見
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面上蒿萊祭朝人來説
中原正亂離　僧子蘭　太平里乘兵部裴郎中云不語淒涼無限情荒
堦行盡又重行昔年住此人何在空見槐花秋草生　僧雲澈　生於會

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吉李紓以是上人之名
由二公而顯正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使誣得罪徒
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
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
樂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曰經來白馬寺
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黄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
雄於詩僧間耶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云清晨有高會賓從出東方
楚俗風煙古汀洲草木涼山情來遠思菊意在重陽心憶華池上從容鶯
鷺行　僧靈一　新泉詩云泉源新湧出洞澈映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淹
苔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衆流分若對清宵月冷然夢裏聞　劉長卿和
云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聞聞細響慮澹
向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爲文者
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駈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偉歟泉
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峯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靈一大曆正元間僧也酬
皇甫冉西陵見寄云西陵潮信滿島嶼没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
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溪行即事云近夜

山叟碧入林溪轉清不知伏牛地畢洞何縱横幽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孫舟蠻夫道但聽秋泉聲　重還冝豐寺云載過招隱寺重會息心期樵客問歸日山僧記別時野雲陰遠岡秋水漲前陂勿謂須未此吾今不好奇　酬皇甫冉以下三章純公所為也見集　酬皇甫冉將赴無錫雲門寄別云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峯向若耶春山子建宅古木謝敖家自是長偕隱那云想去賒　宿天柱觀詩云石室初投宿仙翁幸見容花源隨水遠洞府過山遙泉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峯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僧清江　病起云身世足堪悲空房卧病時捲簾飛雨滴掃室竹陰移已覺生如夢那堪壽不知未能通法性詎可見支離　僧廣宣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宣以詩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鸞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鵷鴻原上共陶鈞　起和云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一還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鸞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時劉夢得元微之皆知之宣與夢得最善　述之有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云三百六旬常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僧法琛　趙使君生子晬日詩云毛骨貴天生肌膚片玉明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國器嗟猶小風姿望益清抱來芳樹下時聽鳳凰聲　僧皎然　僧皎然一日寄於舟中村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善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蓋大服其鑒裁之精　同袁隸事樓上望云遠飲高樓上湖山向晚清桐花落萬井月影出重城水竹涼風起簾帷暑氣清蕭蕭獨無事因兒塵外人情　皎然詩式普論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日月光天德取傳衣處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　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　詩式云詩有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覊郭景純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鮑明遠詩擧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尊尊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啄蟲蟻豈知往日天子尊念兹變化非常理中間惻愴不能言二曰駭俗其道如是

有據與耆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遊仙詩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云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顛盧照鄰漫作云城狐尾獨冬一悲自參軍淫泆格一品曰潛谷忿道知夏姬當壚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曰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須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只以為談笑之資矣李白任詠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　賦得啼猿送客三峽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霑襟斷腸分重影流泉入苦吟凄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　僧文秀　端午詩云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自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　秀居本時僧也鄭谷喜秀上人相訪詩也夜松堂宿論詩吏入徽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閑門長似在深山又重訪秀上人云晨畫長懷吳寺殿宜茶偏賞雲溪泉又寄題詩傳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舊山歸老有誰林吟曾孤宦甘寥落多謝携筇數訪尋　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迴心未迴　僧棲白　中秋夜月云尋常三五夕不是不嬋娟及到中秋滿還勝別夜圓清光凝有露皓色爽無煙自古人皆說年來更一年　哭劉得仁云為愛詩名吟到此風魂雪魄去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冬日寄僧友云歎邊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葉落深井凍痕生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壓明何當招我友乘月上方行　秋夜宿西林寄貫島云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弟遲迴共至今　秋日寄屬元云揚鄉起秋色故人猶未還別離何自苦少壯豈能閑逆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何當同一見語默此林間　廬山寺云千峯盤磴盡林寺昔年名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多年人跡絕殘月石陰清便可求居止安閑過此生　金州別姚合云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殘言之離別易兄以道途難山出一千里溪行三百灘松間樓月裏秋入五陵寒　姚合送無可往越州云清晨相訪門前立麻履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佛願攻詩句覓成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僧懷濬　秭歸

鄒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寧 [illegible] 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 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乎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僧可朋 可朋丹棱人少與盧延讓為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嘗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却無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闕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千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實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窗蒼萬古遠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洪南方淨番能詩者多矣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峰兩潮弄半江天又云詩因賦客分題僻暴為說人下着低不識古人 僧雲表 寒食詩云寒食悲看郊外春野田無處不傷神平原纍纍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 僧貫休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乎動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郡隗臺建遇之甚厚建二年呂令誦近詩時貴戚皆坐休欲諷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花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為之序卒死于蜀 亦稱禮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荅石霜云汝問我荅休即問之霜云能者幾人知 荅山行云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 晚泊湘江懷古云煙浪漾秋色高吟似得鄰一輪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岸濕穿花遠風香觸廟頻只應諛佞者到此不傷神 天台老僧云獨住無人處松龕嶽雪 中九十臘雲外一生心白髮垂不剃青眸笑更深猶能指孤月為我訪 寒思廬山貫生云山兒許辭甚寒夜

更何為覓句如頻坐巖霜竹 日點木葉崖果落冰池進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 題譚詞律師 云律十餘角者高處出塵埃芳草不曾關幾生如此來墜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如結林中杜伊余頻一陪 言詩云經天縛地物動必是仙才幾處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吟向霜髭下終須神鬼哀 休種僧云不食更何求自由中自由身輕嫌衲重天旱為民愁供器誰將去生臺鳥不遊會須傳此術歸去老林丘 誰是言休即便休清吟掛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物千般逐水流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覺嵬白髮無惜竹不除當路笋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闕卷空主動卷箱寘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頭白又何之 自古浮華能幾何逝波今日去滔滔漢王廢死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撐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衲袍 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似黃金鑄作鍾子期 僧齊己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昏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笋深不堪思舉筆兩望獨沾襟 山寺喜道士至云閑乎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無心者閑尋此境來鳥幽聲忍斷茶好味重迴知在南嵩久寘心生綠苔 登祝融峯云猿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白日轉神州 宿簡寂觀云萬壑雲霞影千峯松桂聲如何教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沆瀣清閑尋古廊畫記得列仙名 僧栖蟾 短歌行云蟾光堪自笑浮世懶思量身得幾時活眼閑終日忙千金無奇藥一鏡有愁霜早可塵埃外光陰任短長 僧貫休贈王道士云藥力資蒼鬢應非舊日身一為嵩岳客幾葬洛陽人水縫嶽探水雲根斧斫新闌西往來熟推得水張張 贈幼章法師云北京從別後南越幾聽砧住久白髮出講長貴乘深杏連郡含像勢微遠業禽寂寞應關道何人見此心 送秋遠人南歸云南行隨越僧舊業一池荷兩鬢已如雪五湖歸獨宿夜清鳴構鎖寒蕭露船燈此處應無事却未期未能 早秋過鄴勁書齋云暑消蕭舍清潤生有餘情石水生茶味孫烏戒角聲遠雲收海雨靜角掩山城此地秋吟苦詩來逐翁行 送康居歸建業云南朝秋色滿歸去思 宮城在民耕壤塚多月明臺獨上衆綠寺頻過筆下西江闊相[illegible] 贈百茄禪師云野寺絕依念空山

曾過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無 卜嫌林遠尋溪愛路千多年百嵩主
不記百嵩名　贈胡僧云瘦形無血色草屨著從穿鬧語似持呪不眠同
坐禪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情性人難會遊方應信緣　贈絕粒僧云
一齋難過日況復更休糧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唯留煨栗火不寫化
金方舊有山尉任從僧請作房　晚秋江館云病寄西州居帶城傍門高
柳一蟬鳴澄江月上見魚鄰荒徑葉乾聞犬行越崎夜無使潮色寺鐘京
有隔原聲故園貴盡休歸去湖水秋來空自平　贈李道士云布褐高眠
石窗春送泉多戲黑紗巾岸頭說易多羽客落手圖琹對俗人自算天年
窮甲子誰同丙夜子庚申擬歸大華何時去他日相逢乞藥銀　秋日同
衆夢錄懷少室舊隱云曾居少室黄河畔秋夢長懸未得廻伏病十年雖
水石思歸一夜隔風雷荒齋幾度僧眠起拋覔頻經塵路來燈下此心誰
共說傍松幽徑已多苔　師樂洛人姓周氏少從洋圖法遊姚合而返乃
易名賀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賀哭百嵩師云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杪餘
來續亡夜剃遺僧疾時書地爆焚身後堂空臥影初此時頻淚下曾省到
吾廬時爲亦有詩云苔覆石床新師曾過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時謂相伴云兩賢已

步霜五湖歸釣魚送八月夜濤鳴擺鎖寒章露託塗石水生茶味休耳
滅病聲可磬徹遠巢禽可伊流背行客岳響今青後〻　唐有周賀詩卽
清苦也秋宿洞庭云洞庭秋葉下旅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
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只被浮名繫寧無愧海鷗　巴陵秋思雲楊柳
已寒色楚田方刈禾歸心病起切敗案夜來多細雨城蟬噪殘陽崎客過
故鄉餘業在香陽洞庭波　岳陽樓云平楚起寒色抄秋猶未還世情何
處淡相水向入闊空翠隱高鳥夕陽歸遠山孤舟萬里外惆悵洞庭間三
詩作周賀　僧文益看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
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僧修睦
秋日閑居云老事不相關誰人似此閑暮簾香月盡移竊對青山野鶴眠
松上秋苔長雨間微僧頭有信昨日得書還　樂起作云長空秋雨歇微
起覺精神看水看山坐無名無利身偶吟諸祖意茶碾去年春此外誰相
識孤雲到砌頻　題東林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遶廊水光秋瀉瀉僧好
語尋常禪古苔文疊山晴鐘韻長謙思南嶽上久此白蓮香　僧景雲
畫松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
第三株　僧可上　哭貫休〻　松雪地蜀死葬山根許繼降令古宮

早梗子孫塚欄寒月色人哭〻〻滴碑字年年添蘇痕　僧卿雲
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〻　園梨〻〻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
邊地花鳥南飛不到書北寄未除堪羨神仙客青雲早致家　舊國里云
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燒生春早家貧覺歲長石房雲過濕松徑雨
餘香日久竟無事詩書聊自攜　僧惠默　題聖米寺云路自中峯上盤
廻出薛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
近鐘磬樓笙歌　螢云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却無
煙微雨籠不滅輕風吹欲燃昔時書案上頻把作囊懸　遠煙云靄靄前
山上穠花滿荒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
堪流野目不悟意如何　織婦云蓬鬢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
縑猶自陪錢納未直青樓一曲歌　僧滄交　病僧作云大得身亡法此
身終未安病將猶可洗瘦骨不禁寒無心伊鉢經無氣力看悠悠雲
資獨坐夕陽殘　寫真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
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染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僧若虛　古
鏡云軒后洪爐鑄成蘇痕啓落月輪星萬般物像皆能鑒一爲人心不
可明匣內乍開鸞鳳活臺前高掛鬼神驚百年肝膽堪將比只怕看頻索

髮生〻　僧曇域　贈烏雲禪師云遠庵枯葉滿麋鹿亦相隨頂骨生新髮
庭松長舊枝禪高太白月行出祖師碑亂後潛來此南人總不知　僧懷
浦　初冬旅舍早懷云枕上角聲微離情未息機夢回三楚寺寒入五更
衣月沒栖禽動霜晴凍葉飛自愁從役早深與道相違　僧慕幽　螢云
鍾斷危樓鳥不飛螢螢何處最相宜香然水寺僧閑卷筆寫春閨客著詩
忍爾思多穿壁處偶然心盡斷纓時孫康勤苦誰留念少減餘光借與貧
僧尚顏　寄陳陶處士云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沉泥道直貧嫁殺神清
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曾遊否山茶又更攜　開元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
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
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
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
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崔氏　盧校書年暮娶崔氏結褵之後爲詩曰不
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劉氏　杜羔不第將至家〻〻〻〻〻寄〻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
年被放廻如今妾面羞君面〻〻〻〻夜〻羔即回尋登〻又寄詩云

長安此處無多地贊贊　　一年少今夜貫鈎何處樓

、古題六　薛瓊　濤　　建陳雨史摘妝之春無還舊意其妻

薛瓊寫真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夫歸遂偕老焉時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崔懷支誠　李季蘭　寄韓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八分書　李蘭五六歲其父抱於庭前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必為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　高仲武云士有百行女有一德李蘭則不然形器既雄詩意亦蕩自鮑照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之嘉境也上方班婕妤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異劉長卿謂李蘭為女中詩豪　如意中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愁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遥徼秋興多又殷動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蔓仙貌長芳又勝花

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夫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傳宗宮人　唐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丈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二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為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真後僖宗幸蜀真盡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張建封妓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眄眄善歌舞雅多風態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眄眄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耳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嫩詰其由乃眄眄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眄眄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眄眄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眄眄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　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　其　樂天和之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　　長綱　彩色似

煙幾回欲　潸然自　　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　數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眄眄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眄眄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出長慶集　女郎宋若然　若然貝州人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正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并若昭尚宮嗣其秩歷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女郎張窈窕　寄故人云淒淒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女郎劉媛　學畫蛾

眉獨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　鶯鶯　鶯鶯姓崔氏有張生者託其婢紅娘以春詞二篇誘之崔答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喜其意既過而別崔命毀鼓霓裳羽衣之曲張文戰不利崔貽書以廣其意又有竹茶碾亂絲之贈曰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楊巨源元稹善張生見其意歎賞之巨源賦崔娘一篇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張後以為妖於身也絕之既而從其所居崔潛寄一詩云自從消瘦減容光萬種千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卻羞郎張將行賦一章以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遂絕　不知名　江陵有士子遊交廣五年未還愛姬為太守所取納於高髻坊底及歸寄詩曰陰雲幂幂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髻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遂遣還有為御史分務　不者　愛姬為李逢吉一闋遂不復出明日以詩投之云三山不日　毛尚可乘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　紗窓暗　　卜寺吃中　上月只

子靈運贈晦權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
詩云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　謝混嘗因酣宴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
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
達且沈隽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捨獨解豁昆萊華亂質勝誠無
文其尚又能峻通達懷清悟參參條蘭訊直會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
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嵩逵陛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
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屬之言惟弘微獨盡褒美曜
弘微見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
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
延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
撫掌竟日　王藉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處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
有王藉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官會稽郡丞若耶溪
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宋武大會彭
城戲馬臺賦詩王墓首文先成帝何爾帝大笑問王弘曰卿弟何如答
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
用五十韻王觀援筆立奏帝嘉之即日授御史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

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圖緯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
則傾施之不已則質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
銘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
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畢
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兮
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
殆絕所以相要王在此數句耳筠又能用強韻每公讌廉約謂王志曰賢
弟子文章之美可爲後來獨步　沈約常云見謝朓諸好詩固是流轉如
彈丸比見近製方知此言爲實　王晏與齊明帝鄆有佐命之功而晏性
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故其詩云徒序候方調　王准之爲御史
中丞四世居此職準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惟解彈事耳准之正色
答曰猶差卿世載雕蟲泰閑門無應稱也故云　任昉爲御史中丞時劉
孝綽及到溉到洽等相從宴游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
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有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
達識張子復清儀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峻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
到則溉兄弟劉則孝綽也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因求彩段

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患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曰余衣本百
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到溉之孫藎早聰慧從武帝
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藎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袁淑爲彭城王義康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劉湛復惡其不附己而淑
不爲改意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
自適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　袁粲死於齊難褚彥回丞節
從齊世以名節譏之時人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張率十二能爲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有虞訥者見
而詆之率一旦焚藁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
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張率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率取假東
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帝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
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
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張融作海賦
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

鹽耳融即求筆注曰鹿少撈白黃波出重積雪春建飛霜暑路　沈約嘗
謂何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
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王僧
孺詩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知者　顏延之文章冠絕當時然疎誕不
能取容於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
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
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
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之與
謝靈運俱以辭彩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敕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
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列錦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休詩謂
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
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沈懷文爲楚昭
王二妃詩見稱於世有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
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　江總尤工五

七言溺於浮靡後主時爲尚書令游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爲狎
客　宋武嘗數飲著令群臣賦詩沈慶之雖元勳大臣而手不知書上逼
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顏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
遇多幸傳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
柳惲少工詩有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
壁及所執白團扇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羣
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嘉賞　武帝宴齊光殿與群臣賦詩劉孺與
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
應就何事久遲回　蕭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詞藻若乃
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天監中預九日朝宴稠受旨云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
成降旨曰可謂才子。非望之恩未易當也予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
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　謝微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
十五劇韻　梁初郊廟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蕭子雲啓宜改之因使
子雲撰定啟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　齊武陵

王曄常與諸王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高帝曰見七二十字。諸兒中最爲
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
也　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被徵置酒告別文和流涕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哭
哀緣也鋒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
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衛風不能推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
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爲業潛移也　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
都王鏗知將及皆謂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
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　武帝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
幾落此奴度上往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
今日王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亦內相疑備其子仲雄善彈琴
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
儂曲歌曰歎息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
猜愧　齊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
八風儛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齊武帝在安久見
疑乃作塞客吟以諭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淚序德晦河晉厲宣江楚雲雷

已壯天山雖武直髮指秦關疑精越漢者秋風起塞草衰鴈鴻思還鳥悲
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數可明清蟬映暮景浪凝庭金笳
夜鳴刺鸚晨征轡精凍而悵四扯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龍泉而
散英曲繞首燕之歌吹吟絕越之聲歇園琴之孫弄想庭霜之餘聲青關
望斷白月西斜恬源睨霧壑首禪霞戒旋鷁曜遠波情綿綿而方遠思嘉
高衣而遂多尊擊秦中之沉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
驚飈兮瀰泊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
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形陵之遠象悟興龍之哉累悵遐心以栖玄　齊
梁間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
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
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與約書曰范詹事
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適輕重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
必從根本中來謝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斯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
美惡璧又善爲往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誣乎

文多不載　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明山賓築室未就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東秦固多士
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
經士　庾易志性恬靜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并贈詩
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而
靡縟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
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
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
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則亦未之敢許
　侯景以蕭正德爲帝將使劉之遴授璽之遴預知之乃剃髮被僧服以
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傳聞伏不鬭化爲支遁林及之遴
遇亂遂被緇衣　梁西豐侯蕭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頃之奔魏
先爲竹火籠詩一絕內龍中曰楨幹屈曲盡爾有蓋鎖欲知懷炭日正
是寒霜朝　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沈
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武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

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
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吉士瞻少有志氣
不事生業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聖儒守一經未
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
童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梁武以為然
因作堰浮山　世稱任筆沈詩昉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
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
矣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蕭文琰曰燒寸燭而成四韻詩
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孫瑒卒江總為之銘詩後主又題銘後四十餘字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
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長功臣
木驂此意如何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丘遲辭彩麗逸鍾嶸著詩評曰范
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取[illegible]文通而劣
於文季　[illegible]為建陵[illegible]高奏[illegible]之了會人之[illegible]

有八人圖狀無一寸補句文如許事更打未詎央　吳均好學有俊才沈
約嘗見均文大相稱賞其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為吳均體　鍾嶸嘗求譽於沈約拒
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
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固當辭密於范意淺於
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何思澄為遊廬山詩沈約稱賞自以為弗逮
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書此詩於壁　紀少瑜初為京華樂為王僧孺賞
之其才華新拔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其
文因此遒進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
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
漁父神韻蕭然垂綸長嘯緬異之問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
亦勞止方今王道文明胡不匡贊蟬聯之美何晦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
狂士不達世務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激激相忘為樂貪餌吞
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　陶弘景逆知梁祚覆沒乃預制
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中化
後門人方出之　鍾嶸詩品論云大主為詞比事乃為通談若詠情性何

貴州事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事高臺多悲
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顏延之謝莊
尤為繁密當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遂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
不貴奇競須新事後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
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　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彭城王義康因文
帝有疾矯詔收之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
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　江革
為晉安王長史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諮之王憂聽代為
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財莫知度不度新人不
如故　卞彬除服有才而與物多忤自稱為下田居婦為傳籠室仕既不
遂乃著蚤虱蝸蟲等賦皆大指序事見南北國語　齊高帝輔政劉
秀節知運祚將遷起兵圖之兵散與袁粲俱被禍先是秀節子侯為詩云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人皆以為妖語也　高齊後主淑妃馮
氏小憐有才色後主惑之願得生死同處周滅齊以妃賜代王達因彈琵
琶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舊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illegible]開
孝元為高歡時已木門大可高[illegible]非[illegible]且可得一年

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貞觀　魏孝武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
日平原公主明月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
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孝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乃殺高氏　高齊聞童謠曰可憐
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
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高齊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聞之將徙一
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
先是童謠云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
羖攊為水邊羊指帝姓名也　宇文偉有清才陷齊自鄴還庾信贈詩
曰[illegible]及齊平寶弓歸　元暉業當魏末賦詩曰昔居王道泰濟濟
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　魏南安王禎為相州刺史孝文餞於
華林都亭詔百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咸陽王元
禧有反狀事露出奔禧憂迫謂防閣尹龍武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
奉得龍武欲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及己都不有
心於此判也禧亦不以為風己因解之曰此是眠也而龍武謂之箸既殊
古人為之歎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

洛水港港猶序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逆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
聞弦管奏之莫不洒泣　魏孝文宴群臣於流化池芳林下令崔光請暴
春群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元勰詩帝為改一字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玉之
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勝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孝文幸
代都次上黨之銅鞮進纖賦詩令示彭城王元勰曰古稱七步汝可賦之
時勰去帝十步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松林松林今幾冬山川何如昔風
雲與古同帝笑曰汝此語乃貴吾以平一字內之意也　于仲文擊高麗
每戰破賊高麗降將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
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崔慎以肩地自矜常與蕭
祗明少遊等高宴終日獨無一言少遊晚謂慎曰鳥鳳飄白日忽然落西
山慎亦無言　魏孝靜帝人日宴雲龍門崔暹與其父俊共侍宴為詩話
問邢邵等曰今朝此詩何如其父咸曰俊博雅弘麗暹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見晏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暹父子　王晞性閒澹寡
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
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嘗詣晉祠賦
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

終須盧思道謂晞曰一作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笑曰鄙事亦是留連之
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王晞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群僚嘲
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誚者曰雅家量
富驍編書浪遊地　盧詢祖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
遂毀容服如賤役者至役所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
木介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
亦何辭間於荊棘　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為道逃竄公私成患百姓
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　胡叟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曰群
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直途既已塞由路非所遑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
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情人　魏孝文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鄭道昭
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
賓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衛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
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
遵彼汝墳兮昔化貞來者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

如大化光四表孝文遂令邢巒總集敘記　普泰二年元日中書舍人元
覲獻酒肴節閔帝因與元昱及薛孝通等宴因使元昱等朝詠以酒字為
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歲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國首孝通
又立忠字為韻覲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亦
及昆蟲自朝賀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
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　裴寔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嘆
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
牒至此幼不免固可以言歸矣春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欽心
焉　裴敬憲辭章清五言之作獨擅時名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
裴伯茂文藻富贍其終也魏收以詩弔之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
時人以伯茂性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齊長廣常山王之亂楊愔過害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禿禿羖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
道不遠我道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愔也角文為
用刀道人為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嘗尚帝姑故
曰道人姑夫云　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
上為一時盛作　邢邵文章典麗既贍且速每與文人[illegible]見

數十首嘗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當為誦之有不遺詩
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太和中崔光休書閣微本
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之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
答焉彪念為真定公子直國中射惟勤以忠廉之節嘗賦詩曰華山萬丈
樹雕鐘作琵琶由此材高遠枝響竭中華又曰提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
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之　賈禎
坐攜誌議董紹於高平牧馬掃祠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
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馮元興為元叉所用被廢為浮萍詩以自諭曰
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漂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陽固先官不得志
闔門自守因著顯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
幸何厚兮丈夫多不載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
陽五伴侶寫而賣之於市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
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尚書令王肅於
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
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誦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肅云何悲吁

平城為彭城也踏有愁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
為誦之瑩應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清汴水肅甚嗟賞
之踏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武成
將殺濟南也時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
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中興寺地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
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
氣後帝以為濟南之應乃害之　趙彥深以秦建狂武將之中頗疾忤惡
言議時有可否故引知撰事祖珽奏言有怨於是出珽與彥深為判孝先
是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事中趙老
至是其言乃驗　祖珽在內有諸士建夢人持尺杖其詩曰九升八合粟
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彥深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卻
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律於我不實也　周將韋孝寬懼斛律光
之威名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
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
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珽復奏聞以告其[illegible]以饒舌為[illegible]己盲老
公[illegible]珽也遂誅斛律明月實由[illegible]

賦詩觀收詩末云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　魏收以子姪年少中以哉
為著挽中篇其文多不載　史祥少有文武才幹隋煬帝賜祥詩曰伯翳
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
掉逕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韋夐志尚夷簡澹
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明帝從敬甚厚乃為
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
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陳尚書周弘正聘于
周弘正素聞韋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終日恨相遇
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
為當時所欽挹如此　柳弘少聰穎博涉群書辭采雅贍其終也楊素誄
之曰山陽王阬風流長逝潁川荀粲寂落無時脩竹夫池永絕梁園之賦
長楊狄沼無復洛川之文　周孝閔帝武成二年高琳討平文州氐師還
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
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

調信無取公不當見用信有可取不應有此言公當其儲之地握地何可
輕發　隋文帝除有平江南志詩可任者高熲薦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委
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
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中徽為襄州判史舊俗皆通饋
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百里徽自
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相謂曰此中使君詩也一
時傳誦焉　劉晞有才藝以冠群興未有所定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
末云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　來護兒勇討
擊奉盆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
軍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榮公來護之　周羅睺為太子左衛率侍宴
安廣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孔範以羅睺執筆製詩還
如上為入陣不在人後　李諤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隋文帝時上
書曰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正俗調風莫大於此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
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
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
[illegible]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
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云云文多不載
王褒嘗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梁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
切之辭及魏任江陵其言方驗　侯白好滑稽嘗見楊素與牛弘退朝謂
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李行之素埋兄男子盧思
道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
實錄　李憎伽不息辟命及卒衰激德為懷舊詩曰平生慕俗畏終身無
世言其見重如此　庾信留長安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
思　王熊鎮華州齊神武遣司馬子如襲其城熊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
聲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因出擊破之　隋煬帝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
燕泥否帝嘗為燕歌行文士鮮能和者作佐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
胄竟見害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胄復能作此語耶　初魏世謠
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至齊武成時祖珽欲害河間王
孝琬用以為說曰河南河北即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大赦也帝疑而害
之　盧思道工詩所賦蟬鳴篇為庾信稱賞隋文特為吏瑒宣位下不得

志爲詠懷賦以寄情事見南北國語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
喪之志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考察寵命羣臣賦古詩　李壽文藻富贍
爲尚書左丞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寮寀贈親友詩云監河受升水蘇子
惜餘明益州達友趨廷射辨交情並失職之志云　煬帝賜牛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學行敎時俗道素合中庸納言云閣上禮儀皇運
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但端居　諸葛穎爲著作郎煬帝賜詩略云恭輪長
洲苑詩讌贏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
煬帝自東郡還京師爲五言詩賜羣臣平和王胄虞世基虞自矜詩成帝
覽而善之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理新作自直
也適此未可與言詩矣　齊後主高緯雖溺道而好詠詩嘗曰我終有解
作此理否今蕭放集錄近世輕艷詩充屏風圖畫　煬帝以當世詩人詞
多靡麗爲任後一變其體所作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等詩並存雅
正歸於典則雖儷溫失德而詞無浮蕩　蕭琮斑弁輕狂亂不得志作德
鍾鳴悲落葉以自傷
潛溪詩眼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
[illegible]遠意還不足論之[illegible]

遠欲與見素相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又自含意蓋如
此而復頓挫高雅也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
則用楊妃在蓬萊山語則又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蓋如此而後
深穩健嚴也　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
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
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此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
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曾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妙皆不可
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性情摸寫景物皆如是也　老杜謝嚴武詩云雨
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
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
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
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
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
當重疊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
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公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公語傳師
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欺世爾　友人嘗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葫蘆酒一篇詩葫
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春盡時余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
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爾故必有可書
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
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
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耶沈存中言思看燕子牖窺真姓酒兮揪
檠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天敎
事猶爾所謂一葫蘆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
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傑之言高情遠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
無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
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矣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讀之
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委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第三句
且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夫既見南山矣
於是摸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本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真
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稱爾有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遂成詩云
聞者嘗疑有一士人爲詩相示言萬事一句[illegible]

老杜詩觀其用月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
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
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
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此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
之事若十月之交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
必塵俗之言止謂無益之語爾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亦多矣方當共
以爲戒也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甚多然未嘗作婦人
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
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
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
雅爾　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
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
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子
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書實事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
亦以爲然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

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杜平慢處乃鄰女効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者八句公又使余讀老杜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

王偁定觀好論書畫常誦山谷之言曰書畫以韻爲主予謂之曰夫書畫文章蓋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爲巧奇吾知其爲奇布置開闔皆有法度高妙古淡亦可指陳獨韻者果何形貌耶定觀曰不俗之謂韻余曰夫俗者惡之先韻者美之極書畫之不俗譬如人之不爲惡自不爲惡至于聖賢其間等級固多則不俗之去韻也遠矣定觀曰瀟灑之謂韻予曰夫瀟洒者清也清乃一長安得爲盡美之韻乎定觀曰古人謂氣韻生動若吳生筆勢飛動可以爲韻乎予曰夫生動者是得其神曰神則盡之不必謂之韻也定觀曰如陸探微數筆作狻猊可以爲韻乎予曰夫數筆作狻猊是簡而窮其理曰理則盡之亦不必謂之韻也定觀請余於其端乃告之曰有餘意之謂韻定觀曰余得之矣蓋嘗聞之撞鐘大聲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宛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余曰子得其梗而未得其詳且韻惡從生定觀又不能答予曰蓋生於有餘請爲子畢其說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捨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爲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夫立一言於千載之下考諸載籍而不繆出於百善而不偏發明古人鬱塞之長度越世間聞見之陋其爲有包括衆妙經緯萬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雄偉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於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不足以爲韻衆善皆備而露才見長亦不足以爲韻必也備衆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則暗然心服油然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來其是之謂矣其次一長有餘亦足以爲韻故巧麗者發之於平澹奇偉有餘者行之於簡易如此之類是也自論語六經可以曉其辭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韻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書意多而語簡行於平夷不自矜衒故韻自勝自曹劉沈謝徐庾諸人割據一奇臻於極致盡發其美無復餘蘊皆難以韻與之惟陶彭澤體兼衆妙不露鋒鋩故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初若散緩不收反覆觀之乃得其奇處夫綺而腴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于質與癯而又若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飲酒詩云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歸田園居詩超然有塵外之趣贈周祖謝詩皎然明出處之節三良詩慨然致忠臣之願荊軻詩毅然彰烈士之憤一時之意必反覆形容所見之景皆親切摸寫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乃更豐腴華美然人無得而稱其長者以古今詩人惟淵明最高所謂出於有餘者如此至于書之韻二王獨尊唐以來顏楊爲勝故曰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李海不下大令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雖不腓廣又曰觀顏魯公書回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拘觀楊少師書覺徐沈有塵埃氣夫惟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韻自遠近時學高韻勝者惟老坡諸公尊前輩致推蔡君謨爲本朝第一其實山谷以謂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蘇子美兄弟大俊非有餘乃不足使果有餘則將收藏于內必不如是盡發于外也又曰美而病韻如某人勁而病韻如某人米元章書如李北海邃勝則勁足以名世然猶未免於作爲故自蘇子美以及數子皆於韻爲未優也至於山谷書氣骨法度皆有可議惟偏得蘭亭之韻或曰子前所論韻皆生於有餘今不足而韻又有說乎蓋古人之學各有所得如禪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韻故關闢此妙成一家之學宜于取捷徑而徑造也如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見高妙自有超然神會冥然脗合者矣是以識有餘者無往而不韻也然所謂有餘之韻豈獨文章哉自聖賢出處古人功業皆如是矣孔子德至矣然無可無不可其行事往往俯同于衆人則聖有餘之韻也若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偏矣聖人未嘗有過其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有餘之韻也視孟子反覆論辨自處於無過之地者狹矣回也不違如愚學有餘之韻也視賜辯由勇淺矣漢高祖作大風歌悲思泣下念無壯士功業有餘之韻也視戰勝攻取者小矣張子房出萬全之策以安太子其言曰此亦一助也若不深經意而發未必中者智策有餘之韻也視面折廷爭者拙矣謝東山圍碁畢曰小兒已復破賊器度有餘之韻也視喜怒變色者陋矣然則所謂韻者亘古今殆前賢祕惜不傳而留以遺後之君子歟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

意語致以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老杜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夢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鶴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乃言留滯之勢當自不過舂終始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立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也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初聞大盜之平上喜唐室後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卷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卑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盡一時之意惟當人之情道盡而有餘理如辨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適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厭君平之卜所以薄畢卓之禮所以為蓬萊實不能如意則凡三峽之險道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神仙走萬里無所甃竄傳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繇為騷人亦多此意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字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株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食則饋貧人故曰高秋總饋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眼花家家有志厚之風庭庭有齊恭之化故曰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寇盜肆何暇如此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者貫珠非但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有不齊而與未嘗不正指與擔則如遣詞臨與興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立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為貫穿以停穩筆畫為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柳子厚詩尤深雖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其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至一轉語入如古人文章直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句用論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識深清之意森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其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脩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illegible]遠過[illegible]房禪房花木深[illegible]青松如膏沐于家書有大[illegible]見實洗而[illegible]其如洗沐未免窮以筆墨後知此詩能傳造化之妙然雜書說悟此心自足蓋寸用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為其本末關鍵至書遺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　柳子厚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受卒平生抱負夫依違勝既盡後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篇有草堂無主燕飛回殘陽寂寞出樵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花之雅易售於流俗耳　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太白云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後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喚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讀者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如禪者所謂擇法眼真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世俗所傳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云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

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使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答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兩閣意背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句法蓋與上七言同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歐陽文忠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陽、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尤多言之故于鵠送宮人入道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鍾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今佛宮乙夜鳴鍾俗謂之定夜鍾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鍾者景陽三更鍾耶今之定夜鍾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攷爾 東坡和淵明貧士詩云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羞獨賢此詩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將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然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產祿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辯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於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是也故朱墨手自研辯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宋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又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特起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虧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到意處多如此其原蓋出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說千里閒立參倚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說平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了然於手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其作莊子祠堂記去盜跖漁父說劍讓王四篇君盜跖漁父之詆訿孔子說劍之從横可以無疑獨讓王亦曰淺陋不入於道者何哉予聞學者多不能通蓋自巢由務光諸人其清節衆人之所共曉讓王篇無所發明直作好語以緣飾之耳故老蘇稱揚子闕所不足辯所不足闡蓋亦與此同余嘗以此語及今友人不以為然。後因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余曰。若讓王篇於此則稱之耳於是又為弟子發問而後曰既已縣矣無所縣者且得有哀乎彼視三釜與三千鍾如觀雀蚊虻之過乎前後因曾子而足以明道又曰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者何也若揚子雲至此則論焉之耳於是太史言其惡伯常騫言其善而狶韋又以為皆出於自然二人以世間是非論之皆非是然後因靈公而足以見理其布置開闔如咸韶之樂干戚羽毛皆有位置鐘磬鼓笙皆有節奏文章之本在此。自言語之工。皆其末也如光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率弟子而蹲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踣河語簡而意遠讓王曰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其他好語雖多意皆類此固流俗之所嘆賞然衆人所知何必莊子著書而後明也於是讓王之淺近可以無疑故善學莊子無如老坡若淺學之士取其字而用之往往承襲塵俗變為惡語如釋氏之論水以為於神像為琉璃於餓鬼為膿血蓋不善學之過也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無綺縟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

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哇哃小臾熱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垂老無家别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行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秘書送靈惠師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八　二支

詩

詩話五十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蘇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鳴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烟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鑼，摩挲光陣陣。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今儂美，裏郎船尾無雷花，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淸望行。船頭昂尾低低，無奈晚茶時，淸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惟無奈晚茶時不可解，當時傳抄洽閱者就也。予嘗見古本作挽茶時，來狀意州新年詩云：水生挽茶渚。恐用此字。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媿，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近除金紫戲次道著。予謂近世過杜陵宮槐官職，如種鍊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樓詞云：不堪金帶垂腰重。其爲達耶。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篇行屬乃辭，與程唱酬梅花絶句最轉千首，識者已數其傳之。有同年陳從古，字希穎，哀古今梅花詩八百一十一，次韻其自序云：梅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絶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况官供不著錢。又古詩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鴈戴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讀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洒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耳。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爲左衽，悔不穩藏宮。亦可取。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沖佑西臺，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淹浸倒東籬菜，更聯黃菊濕蓬蓬。落帽孟嘉尋箬笠，

漉中陶令胃蒙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箇一身泥非也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生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暴之也　唐人衆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操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常惜客花多困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團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恐無兩平宋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緻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激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illegible]說[illegible]所爭祈来此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因知姓字爲勝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曾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齋葵詩乃云斤上園何[illegible]飽旅食江湖日至前常恭聚貴最清好園應加添[illegible]香原則是高將軍所作乃齋詩耳非苟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如其發予按二詩各因有養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紫芝未爲人云今日代江國集過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其爲見時未入以公真書指示集中時也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然見面執但句中時有難皆時所見不同者也是廣曹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未久[illegible]上[illegible]渭宣城里峰雙溪只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聞齋待主人參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脈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勻青改作梅花味不知綻花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豈懷未可期瘦祭何日起乃易瘦祭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破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綻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了應見杜子美詩王而綻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目不窮見歐陽永叔長篇況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形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形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像泯詠之撫掌稱善

予謂紘說固美然靖節此題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己說皆誤矣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歐公詩云王勅爭門通伏入手押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伏而入及在朝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刺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之上先坐後殿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高報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愁當傳趣之句也　予吳詩自此傳與退之詩云事業窺[illegible]子美未見[illegible]大言退之實欲[illegible]之也予[illegible]按文[illegible]華[illegible]中

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人日侍宴應制詩持中韓詩題集與頁華暮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世傳歲時雜詠作併數登高日第二句情已兩餘滋雜詠作秋物兩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駁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春詞後一聯云願信陽歡節信爲人秋期雜詠作微臣侵何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乃傳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未免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則碧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卻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緣何肥其妙如此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鏁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蘇氏續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鏁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將堅使能避

造金銀細縷金爲綫以縷之縣玦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踈失如此何耶錄況爲猜鐵則不待辨矣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抛白紵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擬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指麾之麾未忘本之類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　潘岐公珪逢辰擬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慶袛從播野嬪婺推播山無一字附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梓徽宗彝會稽之永祐陵康妃爲徽宗也啓當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于進挽詩實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讖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當度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司空在山舒州太湖縣界初號重叛寺過爲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業進泚道理山谷自塔院乃上審至本淨生禪巖精巧天成中進雕臺艷驚傳聯舊翻覽千賢石宗室普滴有吉石如翻卷中起翻是猿身而遊龍之喜度此叟少其韻上有

一書及李太白書云一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條豫丙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勒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勒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違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像祠皆從滌除誤矣于中手之不從僅能改勒爲赤而已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留夜宴詩臨懼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下園杜詩本云留歡上夜關蓋有挾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閑字似關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卞氏杳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亦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色也殷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書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

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獨江逵云看題詩集只云釋奠卻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推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洛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予荅云省題所印如秋獨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說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勤之耳其云音當公卿胄書閭結請聲豈舉業當用今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昔一歲相國彭城公爲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太功浮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禁御大勅之後者蓋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遠說傳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每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壁邊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illegible]瀾來書[illegible]本[illegible]不厭煩而以書寄坐中所藏又有帖云[illegible]觀

時詩本上書蓋誤作其人尊有詩附小獨屯一首作其體句也後想卿時慶事有題開國男某謁者生子名之曰荆不書事探紹興來登科豐厚矣惟所主持書室曰見狀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事丙淳盡觀坡之論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事聞國男者語謂縣事耶徐師川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優劣也　前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陶淵明紀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春中紀行詩如江闊鏡奇石未爲極勝到憔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横皆閒中所得句也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人長鮭瘦頸閣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

東坡徐出其叢盖間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翠擇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為鄧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推本東坡以韵辭紀實實挽竟夕僅得句云郎從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王荊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為詩是也　詩題不可不閑詩材最多其[illegible]之類尤宜入詩用　[illegible]一以[illegible]

使覺[illegible]五言之語類若此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書三謝詩後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

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非讀易詩云誰為吾相思娛瘦使有知音可療渾晚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辭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埵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荊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些斯猗洮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為終老子文亦多然兮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為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為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為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為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使世文體變不復論其終為辭者類仍用此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鮑明遠松栢篇悲哀曲折其本不以適自釋僕竊依之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詩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引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illegible]生而書緒神也　東坡在海外方[illegible]人得[illegible]

要皆力排叢蓋能敘時事實與意義最難能如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動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人不唱也　明遠行路難杜暴豪放若大江河詩中不可此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錢希白内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主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緑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重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吏未根皇職裏滕賞時游洛水濱作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唐人絕句有不可及者余嘗謂杜牧之雲夢絕句可作三賢論其辭云日旗雲旆想悠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扁舟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詩意謂反接不若范蠡之高范蠡不若君臣相保之懿使文士評之當作數百字而牧之直以末聯十四字盡之真奇作也　李商隱詠江都事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用事命意皆

為精切然温庭筠用之愈工庭筠云侯主宮中有晚鷺飛來只隔西江水
誦其語但覺吟詠景物況其意則目睫之瀨前辛之敘皆在其中矣
嬀廟在今漢陽單城中俗呼桃花夫人廟杜牧之嘗作此詩但以末句
字斷此一段公案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前三句可及後一句不可及也以綠珠證息嬀是非判
然不待下語此工與貫韻對曹公云思劉景升袁本初父子相類可謂切
不追切而意已獨至矣　余嘗見貫太史訂正李太白詩字如送紀秀才
遊越詩云送爾遊華頂令余發會吟太史云會當作為蓋華頂越中山名
為吟用思越事可謂精切矣然文選中自有會吟行一篇專言會稽山川風
物之美則尤於送人遊越為宜而為吟乃越人思鄉之事反更不切也
李義山憑卷詩云藍田日暖玉生煙正如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
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其光潤之態可愛而想也義山此詩本詠婦人而
後人專譽使以中間四句為眾之四曲此詩本自明白不煩疏解注詩者
之習如是多、本昌二先生願次河南諸君子之言擇道居以精學
者[illegible]遍

刺譏也　又見任子淵注黃太史演雅詩豆詰春秋二三策盾有杜鵑再
拜詩云爾有杜鵑行詰有春秋後行春秋當作春秋後後呂秘書作皇宋大鑒
亦出任氏之說獨張右史手[illegible]主杜云演雅石本上是春秋字任說非也頃
見王子度余以津州教授考試永州過浯溪摩崖石讀太史親蹟如未主
之言則又以山谷既以書太白詩任子淵安得不改山谷詩耶二事皆為
傳寫所誤故未可盡泥　杜詩有遣行官張望補稻詩又答嚴武云雨映
行官再贈詩蓋唐人例呼官力為行官若今散從官衙官之類韓退之與
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得吾兄書者是也如杜詩有為軍送酒盧仝詩有
軍將送茶皆當時送書之人後人不知遂以兩映行官為兩映行官其去
本事遠矣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晴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
無數滿汀洲　此詩與人之失所依託也藕花可依而依蒲豈不謬哉此楊
秘監萬里說　同年游寺簿仲鴻言親至參積山野寺山園至今嫌然始
覺杜詩之妙滿山皆櫻桃方熟時山鵲與鷓鴣群食之人皆知龍山是鵲
鴿所恃特未知金桃之為櫻桃爾安世嘗讀許慎注淮南子云含桃鶯所
含食故名含桃含櫻桃字當為鶯今觀淵見之言則許氏所謂鶯者當為
鶯鵲而含桃又當名為金桃也今西邊人用野櫻桃皮飾刀靶謂之金桃

皮則櫻桃之為金桃無疑矣　蜀人皆言滄溪縣宜摘狨樹黃實然狨山
谷身中望之極可愛玩杜詩所謂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者蓋指也地
初不產橘柚特過客遙見似是橘柚爾如蘇子瞻詩中適印紫魚問之閩
人乃是適應江所出傳聞之誤如此非一云後世謂古人當時所得為真者
未必然也張仙杜軒初纂先先安玉津園武臣趙伯驌奏曰辛桃源亦未
易擬光先曰漁人將仙非漁也愚也使其不逢其肯及掉而回伯驌進詩
云當時漫說有桃源總信漁人不得仙何似玉皇親到處一時和氣滿山
川進稱首御日換適春大夫　光堯嘗於觀春問劉妃云南中今有何草
杏妃以荔支初結子萱草正宜男對詩有兩鵲巢名一而義殊宛南吳其
德陳圖受其魏　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諷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
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子美乃有餘情作畫材
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餘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
金拂錦繡段曾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南無憂當為我一補破也以上周
紫芝老子因文公歲月遠韋諷要松[illegible]東都長安嘗北征在廊州及屈從還
京時王為如[illegible]客九月猶[illegible]少陵干日出處自天寶

東都長安之後多在流離顛沛中其所得皇如畫松特[illegible]上元歸故都之
華當覓桂木於何十一少府覓松樹子於韋少府覓果栽於徐卿求栽桃
樹茅屋為風雨所破長歌自嘆至有力不得救之語則少陵困苦又不止
於九月猶絺綌也越四年依舍人遺綺段少陵辭之且云今我一賤老短
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觀此數語少陵之心可見紫芝特未
考其歲月先後耳　子美送之句律非他人可及杜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
華星釋云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備爾嚴易直之體　四時詩許彥周
云頗佳之情詩中語非淵明詩山谷在忠州時摘樂天詩成十小絕彥周
特未知耳　杜子美詩云朱紱負平生又云扶病垂朱紱又云笋帶看朱
紱銀章付老翁白樂天詩云金帶縋腰衫委地又云紫綬相輝亦不惡又
云赤紱金章盡到身韋應物詩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山林鐘鼎各
天性也　少陵詩有百斛綠沉槍用紫芝集趙德麟以綠沉為竹引陸龜
蒙一架三百斛綠沉錄者其又引黃志古弓右又引劉邵趙郎賦其器用
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門堂鈴魚勝了令角瑞雖有參接既云弓少陵詩何
必下鎗字弓與鎗是兩物趙次公云以綠色之物沈沫其柄沈與沉同元
嘉十六年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綠沈屏風一牀又石季龍出

來與用桃枝葉或緣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組色或鵝黃金色當以次公之說爲正　廣南風俗無市肆有虛其俗擇虛曠可容衆之地先數日出榜云某日於某處𢽾虛是日貴賤咸集百貨悉備雖謀規田產之類亦於其地主吾聞其而散其地亦虛曠故曰虛柳子厚詩云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是也予始至上陌村其地屬湖之武康依山產竹木牙儈門前各有虛地至暮山民荷竹木草薪艾擔其中售者紛然不售則牙儈代還直山民得錢買鹽米而歸地則虛曠終日無一人踪者廣南虛之類也　東坡志林載晉辭客云麥熟頭低黍熟頭昂黍麥俱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正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以麴麥陰氣也又況如海南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自京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麥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麪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龍臺先生渚塘南中步行路過縣正官頗知書吐語質直有野逸余見川[illegible]余問曰北人嗜米何乃復目稱皇象之嗜余頗其言之詩彼曰吾生於乾地稱彝水不洽今彼之味高咏[illegible]詩云小

雨寞寞欲作冷黑雲頭上正關詩皇皇客路有何好秋秋秋秋煉如許[illegible]元生竹輿渾似醉徐行聚狀頗相宜路逢北客亦不急野店濁醪時共持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是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詩人多以柴桑令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樂天宿西林作曹東[illegible]親見凌李大尚書云千里蒪羹未下鹽豉未當作未千里未下是兩地名予嘗改陸機傳考之因[illegible]中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機以是對吳中不聞有千里未下地名說恐未確又考之世說但未下鹽豉則曉然不是未字亦不是地名故老杜詩云豉化蒪絲熟近又見雲間志引東宇志華亭谷出佳魚蒪菜陸平原所謂千里蒪羹者不獨指太湖也孔毅父珩璜論云千里蒪羹但未下鹽豉謂蒪生水中復人以千里未下爲地名可刪去但字劉長卿歷陽詩一鍾蓴羹菰十里水蔘羹亦機之意令人藏蒪無鹽則化成水少陵毅父之言驗矣陸三山云蒪菜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即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蒪菜之美

北苑茶甲天下歲貢龍團不得鳳凰山味津水不成津中石黑堅如玉爲研與筆墨宜熙寧中王顧始發其妙東坡因而名之有龍尾研歌云況眞蘇子厚嗜銘數語扫胡作中後頗濃用此傳易　歐陽文忠重文游迭

詩叙多於劉原父云荊君今幾時歲月如抻ㄑ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又云翻是無獻納詹康使乾盡於孔生云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來魯儒年少勇且仁又云丈夫志不過童志長賤貧於白秀才云白子來自西從我文與書升階揖讓靡言氣溫且舒又云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於韓子華云貴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大歡笑語不共一尊於孔秀才云吾始未識子但聞揚公賢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於吳生云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於姜秀才云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甚齡君秀發於章生云子年方少力可勉性與夫子爲顏回於焦千之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惟言一身窮自待九州重於蘇子美云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莫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於梅聖俞云人青善詩翁有酒誰肯一觴之兔我獨無酒歡詩就翁何所爲又云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天之則云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無聲[illegible]古賢人今青邊詩[illegible]長頭青衫[illegible]最後見事安集[illegible]蘇梅丈人昔[illegible]東客民[illegible]今爲白髮頭[illegible]秋月與春風[illegible]公歸名曰文忠而[illegible]梅堯臣者云　蘇文忠平日出[illegible]天貴州來

坡恐亦效樂天東坡也爲忠州刺史時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詩云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賓樓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別物感人情有淺深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小林檎人詩云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木禽魚盡有情何處慇懃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文忠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實起於樂天忠州之作　后山云歐陽文忠不喜杜詩蘇文忠不喜史記予謂二公文章高越諸子已有餘力其不欲比方史記子美者蓋尊之也　范文正京口即事云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其視劉長卿金陵五詠氣象更不同矣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言三星直戶然終天率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星俱出謂之牽牛東坡元日次韻子野七夕云得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用事精切　太白詩刬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陸務觀獨作一聯刬却君山相水平斫却桂樹月更明蓋太白子美平日以詩自適林泉筆墨故有比耳

近世如虎邁吉白沙舟中月夜詩云萬丈碧琉璃孤舟夜撞破誰知老達
聰下有謫仙生和月吸玻璃詩清神欲舞此月能冰酒此酒能玉液亦是
佳句。 張安國題秦城云壁山煙分北防胡南攀聖域史迹圖撞海冰天
塵不動那知隴上兩耕夫悅巨濟題光陽光武祠云空村煙樹鎖叢祠陳
影吹風過客知寒鐶不來寒兩瀑卸如當日渡河時真詩史也叢祠陳勝
傳註草木岑蔚貌 太祖即位四年郊日至亦在梅至其事凝始上聞不
得已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郊惟此一卷范鎮太報賦云用日之至吾適
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饗典前說同又吳曾漫錄云熙寧二年十一月三
十日冬至嫌其御殿帝謂侍臣曰若當郊祀歲來何故言景祐三年十一
月晦冬至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唐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
甲子詔曰月既筆於貴鍾日且臨於甲子杜甫有晦日過崔戢詩陳與義
有休日詩則知晦日不惟不可用於郊雖他事亦不可用後世用爲休暇
日。 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少陵取爲逮[illegible]句淮南子
紐也不可以[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不可以建逮
[illegible]父[illegible]王[illegible]可待 [illegible]

耕戈衰[illegible]半中道[illegible]何由一洗屋[illegible]紙互相望韓文公贏秦云秦田可耕
時已[illegible]王師討北河雷歸救軍載車農事濟豉爲飢苦推念裁蔡州納節
旨將死起居誅張鋤奉朝廷未當有遺累青不妄意歸與畫蓋未當一
日不以家園爲念也 飲馬長城窟說有謂秦築長城飲馬水窟婦人思
夫故作此曲文選載一篇正用是說唐詩僧子蘭一篇當以賈誼過秦體
之蓋唐征戰之多故借是以寓言其詩云洗盡骨上上不洗骨中冤其言
哀以悲 元次山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詩少陵有日傳錦單十數公落
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又觀杜牧之詩云太
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暴征爾自序云又陸魯望牧小鷄山樵人
詩欲彩以青乾符閣郡守則其比興體製蓋與少陵述元次山詩意同也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
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
人有公孫大娘者善劍舞能爲鄰里曲曾裴甫以濡脫西河劍器是曲名
謂宣有婦人而能舞劍者乎故少陵詩曰爠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
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又曰妙舞此曲神揚揚則以劍
而舞也明矣如項伯請以劍舞梁元帝九劍之戲亦此類也 毛澤民九

日頻茶代酒當有吟句釋皎然九日同陸處士嘗茶詩云九日山僧院東
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因思前輩做事雖日自我作古俱有
來歷 李太白詠嚴常有妾薄命詩陸務觀及之末句云命薄卻今天下
樂 少陵贈秦歸侍一金求故註引王逸少奉歸侍一金事于故孟子註
古者一鎰爲一金一鎰二十兩則知百金二千兩千金二萬兩此戰國時
也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皆真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
錢又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漢賜陳平金二十鎰則是戰國時四百兩
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有餘其直二千五百漢之四金方及黃金乙
斤價例唐太宗賜功臣黃金各乙斤者以一金論之前唐之一金視漢之
一金其價已同於黃金耶少陵之侍一金寄[illegible]與鎰同 蔡聖老
望夫石詩云千古流傳未是[illegible]爲謫號付史中[illegible]當時如望終身有何事
淪留竟不歸前輩以爲此詩能形容妙處殊不若聖老盡情而歸於義云
詩人詠歎多是感傷方叔欲十日[illegible]造化以安天命[illegible]反詩云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書士皆有
[illegible]

常也一握中詩云平升僅[illegible]淵明纔二寸繞客子夏寢之帳中之别號
歐陽在潁中詩幣用嚷王梅月筆言號白戰禁體字類過雪次歐公
韻又作長篇皆微其體格律一新警動當時其後如山谷詠雪家貧無酒
望隣富官冷有田知歲豐之句亦可企二公矣 張子韶罪意山林有觀
淵明歸田園詩今觀喜晴詩云開門以秋色愛此佳山林此真得山林趣
也 韋應物判滁日有吊僧詩云破衣掛樹老僧亡惜無姓氏意勸從歐
公醉翁亭記傳以名書何其幸耶 張正見詠梅云楩寸花是雪不倍
有香來揚誠齋以爲警句韓子蒼用春不雪三字語意尤新 詩中用三
嬋娟字嬋娟去作誰家妾人嬋娟也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月嬋娟也兩洗嬋
娟淨竹嬋娟也又有山嬋娟嬋娟吳貌也 吳淑惟送别詩婦人雖眼軟
淚不事閑流只因苦離别揮盡三江秋用陸龜蒙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别
間之句 李義山樗花詩云風露淒凄秋景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
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引類深遠寂而不怨末句與難天行路難之
作頗相類也 詩非能窮人詩工故謂之窮窮盡也歐公救梅聖俞亦云
東坡次秦少游梅花詩人因長寶日午睡未動偶然得一記萬衆國朝再
亦非謂因詩而後窮韓文公論島詩云行實風所含德馨神所歆詩非詩

陽神也字恐字皆作出擊請〻　韓退之詩云夕次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
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二千里也或以為歐後非也書禹貢五服至于
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亦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方六七十里五
六十里也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
懿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
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
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懿避死不能記南北
之意　陽峽公自行書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
中亦有詩石亡之峽公以書再求曰須衆贈言乃為毅者藏去子充極愛
其遺辭之婉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
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襄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
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
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
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白尚書詩云[illegible]風[illegible]地收殘暑[illegible]南
寺入[illegible]三百後才大似當可傳[illegible]文[illegible]花[illegible]遇曾為

常人舉好詩天機眾詩雖多庇類而讀之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杜少陵月詩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蔺草以為譏肅宗恐未必然為
初到成都詩云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此則
感為時事發然憂愛之意亦見於言外非譏刺也　鄭介夫喜作
詩多至數十篇論英州邊款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
樂錢絕似王元之也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
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
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倅琪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
遊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出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野客叢書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
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能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
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春思殺衷春將半燈火闌
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為國風燈入長寒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
夜深景致秦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詩正所以狀宮中向夜
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為因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日
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杜子美還李龜年詩曰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
是行人渴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乞呼孺人
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盃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儲光羲詩孺人喜逢
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
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
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鄉關無近信消息張
[illegible]公首皆較衆書休曰邦尚父休詩塞北裴中令吳說淮西杜司勳曰春
一碧綠烘釣線種千竿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譏之似覺拙離其實協律
張華謗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
別今見玄蟬我卻迴櫂德輿曰去時擬上清明宴月照櫻桃撥亂花今日
歸塗後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客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乃于詩曰去時物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張文潛粲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
人多用此鄉案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是[illegible]直曰要得香我
松江詩語乃魚雖不香作香字以[illegible]而往[illegible]更[illegible]

船使盧鴻有養字與伯詩曰香羹何處羨鱸魚魚作香字未謂非也僕謂作
者正不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不當言香耶　但此鱸
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
右史之說觀覽夫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
且說見以蓋證往往馨香遠聞其見殊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
字此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
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
池魚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昭諫為多荀鶴詩如日然然
為儒儒不了為儒得了盡輸儒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
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得睡人曰遠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
無事人如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昭諫詩如日西施若解
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遣化與多力不免為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
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
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吴按漢書不學孫吴兵
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衛
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二支

詩　詩話六十三

敬齋古今黈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
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代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乎自天上
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未由弓冶手安比父兄
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乇尺刀元五用丹白且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
坐刀田干戈包已久永卜　文廷歐陽永叔戲為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
多即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為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
歐公此詩當亦為兒輩設也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寂笑
倩傍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云年年
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文離不成語矣　東坡詩口業
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云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
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
有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謂落屑亦體物語或者
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納紙投名愧已深更教門外久
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不知何人所作索謁固可
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於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庭上
欲言時此真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丘忽
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李白瀑布詩云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工裁亦難可
謂天冠地屨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燠詠柳云翠色
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摸寫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
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者人止
知以意對不知尋常與七十正為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
數也故得對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
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真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
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為
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言不可信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拉落對
云踈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

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夸稚子會，誤判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稚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夏，子爲朱紫之紫塵俗哉。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實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文明遠，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楊駱富嘉謩，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爲等篇矣。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豈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自顧淺鄙，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許渾霸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空彈貢禹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襪，客路空彈貢禹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於薛。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閒掛百錢。挂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欲令改云杖端蓋遂下句橘千頭之頭。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邪。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爲鼓吹，今以蛙鳴爲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鄭顗而叶老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笋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醁醽今日醉，緗帙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蹭蹬，便爾怨對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目之緘怪語言，有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上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揆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也。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道此語，則其爲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以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子美，長吉所以爲長吉。一坐爲之嘿然。 太白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大內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臺音。答元丹丘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箋，爲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於蘇子卿上林雁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固詩人陶寫性情，言嘆不足之餘音也。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遊布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於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爲所累。如訣移不識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爲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爲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邪。 國風方秉蕑兮，贈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籍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衆據遠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詩越嶺溪行云，想見山河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勞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茗亦屢侍。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如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真有事實也。 海外逢寒食，春秋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曆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

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得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僻邪。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柰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陶弼詩。冬日喜許涉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虔林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邪。大抵詩家立意貴峻峯。遣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其一時相慕戀云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望則月滿之明。朔則日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瑒德璉傳。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云。公子愛敬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

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瑒爲文學。瑒當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爲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剽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時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己有耳。謝詩復云。惠初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此類。此豈率爾而爲邪。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漏山阿。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讒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含滿覆。而謂含滿欹者。又明遠之誤也。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別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東坡既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今古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遠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其真有物以稱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人易爲之感動耳。　[illegible][illegible]閑評杜子美詩云。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世多

疑詩字走。時字而蘇東坡詩云。颯颯催詩白雨來。又詩云。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蓋與子美意同。則知子美詩是用詩字無疑。　遯齋閑覽嘗稱羅可雪詩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不知如何是佳句。而遯齋稱之若此。每笑青衿詩其詠席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憑重。殆與羅可雪詩無異。　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然前輩多以比白物。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又雪詩云。屑瓊瑰。瓊本是赤玉。今以比雪。則誤矣。故晏元獻公拒霜花云。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蕊瓊芳旋曉風。又紅梅詩云。巧綴瓊葩色絲。三千宮女宿粧指。又紅英詩云。峰英瓊粒傲霜前。今答退臺亦自妍。其意蓋欲證退之之誤耳。余觀元微之石榴花詩云。寒落山榴深映葉。紅霞淺帶碧霄雲。翹塵枝下年年見。別似衣裳不似裙。謂榴花不可以比裙也。至歐陽公榴花詩云。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又榴花詩云。榴花最晚今又折。紅綠點綴如裙腰。乃持以比裙者豈亦證微之之誤邪。　余先父作詩至少。每得句須不凡。其和倪彥達雪詩云。猛穿窗紙寒無歇。亂積簷茅曉未知。此一聯絕佳。嘗謂前輩作詩正不欲區區比類。惟善形容者自能體帖。使人一見便知詠其物。如此方爲奇持老父之作。正有合前人之意矣。又嘗作絕句朝雪云。六出勻如剪。無根

散亂閑倚風輕薄甚。佯因貼梅腮。其句清絕如此。足見其胸中灑落。而非俗者也。　蘇東坡詩云。水面風生人未知。低昂巨葉先零亂。巨葉荷也。此二句殊有佳致。非才藻過人者。未易及此。此恰如鄭毅夫詩也。毅夫詩云。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比之東坡詩句語雖別。而意極同。此是知前人錦繡肝腸。凡吐出者皆新奇。初非蹈習者也。　蘇東坡室中九華詩。板本首句云。我家岷蜀最高峯。然余家收得東坡親書此詩石本。首句乃云。清溪電轉失雲峯。此首句以不若板本之奇。疑後來經改也。　王介甫不作纖艷等語。余嘗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非介甫之詞。後觀方勺泊宅編云。陳正敏謂此唐人詩。介甫常題於扇上爾。是余之所見爲不妄也。　洪覺範詩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此一聯甚佳。天下白者。越女天下白也。海東青者。海上一鳥名。能一日渡海者也。　杜子美詩云。白白江魚入饌來。余深愛其用入饌二字。後觀黃太史家書云。筍四時入饌。又洪駒父詩云。溪毛入饌光浮美。亦愛其用入饌二字。與余所見同也。　秦少游贈鮮于子駿詩云。擊強雕鶚健。治劇鵷鶵鎩藝[illegible]峰黃。病其句中不見餘刃之意。遂云鵷鶵鎩不可。彼蓋不知少游用杜子美之詩耳。子美詩云。鎩鋒瑩鵰鶚。所謂鵷鶵鎩者。蓋此爾。非少游

之誤也。　蝋真子錄載杜子美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舞之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詳視至於如此哉。余以是知蘇東坡在惠州，其子過赴州會未歸，而東坡有詩云：臥看月窗盤蜥蜴，靜聞風幔落蠨蛸者，亦是意也。　人多病蘇東坡詩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謂左氏傳如訓往，御以如臯者，盖爲妻之御而往臯也。今曰不向如臯，則是便指如臯爲地名，非是。彼乃不知後人誤寫向字在不字下爾，非東坡之誤也。余嘗親見東坡一紙書此詩，乃向不，誠是也。與如臯地名略不相妨。見前輩文字不能詳究，輒妄自譏議，豈不重可笑歟。

洪覺範有文彩，作詩殊可喜，黃太史諸公皆愛之，嘗與唱和，但不讀儒書，故用事時有錯誤，爲可恨也。其作冷齋夜話，竊笑杜子美彭衙行押兩餐字。杜子美彭衙行云：小兒强解事，故索苦李餐。是押餐字無疑。若乃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此盤飧字盖用左氏傳乃饋盤飧寘璧者，飧字音蘇昆切，或印本誤寫作餐字，然豈得謂之盤餐也。盤飧有何據依？惟覺範不知所出，故以謂子美押兩餐字，豈不重可笑耶。非獨此也，又嘗作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遒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此一杯字乃前輩張釋之傳所謂取長陵一杯土者，杯字音步侯切，豈可作杯字用也。此無他，皆是不讀儒書，故錯誤至此。然則學爲文者，其可不本書之所出乎。　蘇東坡送江公著詩押兩耳字，一云忽憶釣臺歸洗耳，一云亦念人生行樂耳。其題林逋詩後詩押兩曲字，一云吳人生長湖山曲，一云更肯悲吟白頭曲。然東坡於耳字詩則注云其義不同，雖重壓無害，於曲字詩又知不註，何也。　歐陽文忠公讀徂徠集詩云：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罹字乃與鼉字同押，作羅字音。余按揚雄方言云：罹謂之羅，羅謂之罹。是罹字可音羅字也。　呈似亦如送似、指似，送似出韓退之詩云：寫吾此詩特送似。　蘇似出元微之詩云：指似旁人因慟哭。未知呈似所出，闕識之俟知者。

東坡嘗記韓定辭爲鎮州書記，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云：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然嵯峨二字，緗素雜記自音作搓峨。用此二字則平側不順，不可讀，恐是故作搓峨用之，顛倒其二字，亦如蘇東坡龍井作井龍，黃太史西已作已西也耶。不然，何謬誤如此也。　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已以爲切對而語益峻，盖其服膺如此。

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更奇絕，雖尚未成全篇，則知太史真能集句矣。第恨所見者不多爾。然其譬集句爲百家衣，又喜王荊公莫言常爲此詩，而謂正堪一笑者，亦其所優爲之故也。　黃太史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絇絲。絇者，屨絇也，盖言屨絇之上用絲無幾爾。絇音渠，非王荊公用一絇絲之比也。荊公之詩：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乃用隋唐嘉話一絇絲價幾時絡者。　宋景文公作仲簡晦日集晏相國西園詩末句云：三入功名始白頭。始下音試，以是知杜工部詩鬼瞰寒始急，白樂天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如此等始字，當皆音試可也。　石林詩話記黃太史詩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謂止此二句，乃晚年寂得意者，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語雜之。然太史集中載王厚頌二絕，後一絕云：夕陽盡處望清闕，想見千嵓細菊班。其下二句即前面一聯，石林何不細考如此。　白樂天詩云：而今格在顆成雪。元微之詩云：陽是身如夢。格陽二字殊不曉其義，二公用之又不同。容齋隨筆云：猶言已是也。余謂只是已是，不須作猶言，第未知出處耳。且如差池二字，前漢中自作柴池，注云柴音差；婁蛇二字，橫塘詩中自作婁羽，注云羽音俱依切。以是知陽格二字，二公用之雖別，皆只是已是，更詳攷之。　余嘗愛前輩詩中用夢思二字。　蘇子美詩云：請甚無夢思。陳無已詩云：歲晚山河無夢思。　蘇東坡詩云：有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若據韓文出處，乃長頸高結下，方云喉中更作楚聲。今東坡乃借下句一喉字押韻，却與詩註子三緘其口破句而點者相類。然東坡高材，豈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爲戲也耶。　余酷愛杜工部詩中用受字，如脩竹不受暑、雙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而秦少游詩中學用受字亦可愛，如蜂房受晚香、亂帆天際受風忙是也。然此受字乃出於左氏傳云而受室以歸，受字盖出於此。　煙紅霞綠曉風香，此蘇東坡披錦亭詩也。煙焉得紅，霞焉得綠，詩家故作此語，亦枕沐漱石之意耳。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名偶王切玉之詩也，非渠無能道此者。　程績解蘇東坡詩句日爲君愁，引韓滉詩白日自爲人間長。然此句乃歐陽文忠公青州即事詩，非韓滉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文選載曹丕之詩也。蘇東坡作前赤壁賦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豈非曹孟德之詩乎。孟德乃丕之父，亦錯記焉耳。　或云蘇東坡詩云：豈知來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柰何獨看織紗，故陳無已譏失於粗者。余謂不然，此自是一格，正如杜牧詩云：珊瑚破高齋

作坪春黃糜夫李絢得珊瑚其中今衣青衣而春初無糜字也 穿雲迸石不辯勞遠地方知出處高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此唐宣宗瀑布詩也其命意如此豈非天子氣象耶 唐韓文公蘇東坡皆誤用莊子中子桑裹飯事作子來文公詩云昔者一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涉泥水裹飯往從之東坡詩云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余原此字之失蓋來字與桑字頗相類文公已為誤用東坡又承其誤耳 釣艇歸時菖葉雨并寺官官小未朝參此二絕首句也蘇東坡集云僕作此詩時年二十九歲至春渚紀聞乃云此聞子容詩誤載在東坡集中未知其孰是也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昇平泪成陣云云此詩前押兩盡字殆類杜子美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與夫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也 蘇東坡和穠公水官詩云長安三月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東出關未出東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諸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學者其可不知 晉李類菓當病蘇東坡和陶詩押游字陶詩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遊而東坡和乃言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謂遊游二字不同不可押余按廣韻遊字下注云與游同如此雖用游字然亦無害 杜工部題岳陽樓詩其間二句云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至矣哉詩之極也而江彥章陪諸公遊惠山詩乃云巍基首梁宋奧義接吳楚亦佳作但不免蹈工部之塵也 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為梅花東坡續帖中載之甚詳黃太史詩云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後洪景盧罷懇守送者一十六人亦用三百盃事其詩云嘉賓自是十六相痛飲須拚三伯盃余愛其用事親切未嘗不擊節稱賞也 蘇東坡在揚州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其年神宗上仙當時詩者遂謂東坡以遷謫之故忻幸神宗上仙而作是詩故東坡有辯謗劄子云是三月六日臣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至五月間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手加額云見好一箇少年官家又是時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是詩其時去神宗上仙已兩月決非山間始聞之語事理甚明及觀其弟子由作東坡墓誌乃云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揚州常人與公買

田書至公喜作詩有閒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已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其說又如此 秦少游虛飄飄詩云雨中溫點沒流水風裹絲雲鋪遠霞余謂沒字恐誤欲改作泛字若溫點既已沒矣自不足云也惟其尚在泛水之間故有虛飄飄之意焉茶隱筆記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裹出遙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知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滿凌晨春草長謂順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防詩叢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殷璠謂故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庾肩吾詩頸氣方疑海清威正折綿張說臺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宦官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叛注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學者以謂唐有自平書偶讀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句海收城之句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穿為太一宮使尤謬 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秦城休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孝綽望賦亦云城依斗勞闕千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郢樹也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樂天云義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 東坡詩嘶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云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

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樂天有王家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牧之詩。歷土鶯助勸。樂天妾命不助勸。 詩中用闌干。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畫上看沈。人間閣在不如吾。樂天自注是實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勃陽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又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為君歡。笑倩傍人為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觜。蕊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華。已近苦寒夜。長貧惟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麤疏甚。忘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什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詩中用而今。正如些些耳。今姑他歟哉。主僧勿留蟲無溫嶠香。樂天語。相欺有底也。自巴知差底新新遠。莫皆老杜語。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花鳴鳴。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雁而烹之。莊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漚鳥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盛墓誌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齒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古録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謂老杜稱比稷與契。蓋求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以為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似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亭五柞圍。未愁東挽三楊。仍有撰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馬山之最高峰。有五顧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掩長楊而聯五柞。又集中長楊之宮。懷仲子五柞之館。此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思家哀老護松楸。復得一聲隨我遊。讓辟劇談義祖謝。錦雪高臨異多。由北亭五柞故來慭。東挽三楊仍有根。吟歎除京從此始。但無緣五與君乎。 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讙古城。 荊公晴日晚風生香氣。香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香氣始清和。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集。所以老杜有林茂鳥依歸。水深魚知聚。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夫叱是李公擇故吾詩句鄙戒遠化十畝舟如束。 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於毛詩。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謝上蔡語錄。聞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詩文發源。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寂着意深遠。鶴林玉露。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斡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云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沙中。麗云長嘯代大詩。佇立以望于。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笑容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悵悵暮忘飢。西興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緬。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殆學蘇韋。德人之言也。 杜陵病掛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言少。識者出涕淚。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之承金露。晨泉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illegible]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至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廩矣。而人才尚多。故光弼馬行曰。成王功大心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 十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 十一

韓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撑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死而後夫者未育其人此病擁種揄之嘆弁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哀鳴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壽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嵩斧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愁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盃自是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曉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言瑤登之事極其形容不能捨其戀戀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是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竟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雖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京風又落宮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荊渚路岐寬夷南鬼火成何事終轉胡鋒作爭臣龍沙北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宰衆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帝求仙言青雀者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悔猶排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唐子西立朝藏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拔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驚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此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萼香邊瑣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香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大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磨爍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

下缺一頁

月佛前燈塔在孤峯最上層犬吠一聲秋意盡鼓門紙有獨歸僧誦畢舍
去竹磵甚異之亟追逐出門不復見問群僧皆不之識意者其仙鬼之流
歟今夏解后竹磵於京口偶及此竹磵謂僕曰由子詩而成一段公案不
可使之無傳也　香山居士大林寺桃花絕句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
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可謂巧於形容卉木爲造
物分疏僕觀唯室步里客談載蘇丞相子容使虜適北曆官失日虜閏立
春與中國先後子容曰本朝在南氣先到一日北朝在北氣後到一日虜
主大喜乃知此意非特可資詩人談諧亦可攄專對機捷所謂不窮乎之
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所用之異也詎不信然古今詩話所載
此類甚衆不容該之辨爲此爾雅莿蕨豕首郭璞注曰本草䓞蘆一名蟾蠩
蘭令江東呼豨首可以焰蠶蛹陸左丞農師爾雅新義訓莿蕨豕首云豕
謂其首積精在腦以此見服此草者可以上達泥丸考之本草上藥有天
名精亞於五芝黃精人參之列非惟今人不識諸方亦不曾用中下藥乃
有地菘豨薟或又謂之火杴鶴虱即其子也分布諸條閩隱居陳藏器之
徒各爲異說莫能歸一近世沈存中良方始以一言蔽之曰地菘豨薟鶴
虱即天名精也舊傳張忠定公進豨薟元方其初甚著神農所見之正經

爾雅又列於釋草則其知名也久矣僕嘗苦脚膝之疾嘗合服十餘年甚
得其力但久服覺氣微壅至於活血駐顏誠爲妙藥山谷外集有詩云紅
藥山丹逞曉風春榮分到豨薟叢朱顏頓欲辭鏡去賣葉掘根償見功以
此知山谷亦嘗留意於此但其根元不中用氣味只在葉爾四五月內採
酒浸九蒸九曝味甚苦不可爲湯劑以酒或蜜爲元百無所忌小便白濁
者三五服便見效聞向來觀王貫之亦有加鹿茸之屬而爲餌者自是別
錄。　洪野處景盧乙志載劉又元後丈有云余數世爲人直信奔己壽衆
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司進仙僕得其集觀之有修
養詩曰損神然日談虛空不如歸命於胎中我神不西亦不東煙收雲散
何濛濛常使體如微微風綿綿不斷道自沖世人進一不進一一回存想
一回出只知一切望一切不覺一日損一日勸君修真須識真世上道人
多誤人披圖醮錄益亂神此法那能堅此身心田自有靈地珍惜哉自有
不自覩明真汨沒隨埃塵真仙者之言也學道者苟能參之去真境不遠
矣世但知又有氷柱雪車二詩在鑄州與都島同科不知其所造如此故
爲表出之修真者或有取焉　僕己巳歲備員江東帳計與運管晉陵胡
季玉照運幹洮湖陳德制仲莫同養二君皆名家子能詩春時同遊蔣山

蓮上報寧寺登謝公墩季玉因舉荆公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
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且及前輩謂荆公不獨與時賢
爭新法又與謝公爭可見其爲人僕戲問曰萬一爭至漕司諸丈何以處
之二君無答僕曰使送本縣當斷曰在法二主士投契要不明違二十年
不在陳理之限合沒官時皆大笑今二君墓木拱矣追記一時戲笑之言
爲之悵然　陸仲高升之放翁族兄也紹興間宮學秩滿將忠十部王判
大宗正事置司於會稽有主管財用官牧等官赴行在時放翁年尚少作
詩送之云兄去游東閣材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
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仲高頗銜之放翁不知也後仲
高坐累久閑乾道中放翁以史越王薦召試除刪定官仲高臨别銜袖亦
出詩送行封題甚謹密一時不暇拆洎登舟觀之但頭句改兄字爲弟字
爾放翁先祖少列政和八年辟雍上舍賜第起家習詩訓子孫他日不可
忘新經義訓後李父著作以書伯氏太史以詩決科獨景迂愚鈍不能繼
經學自别爲詞賦嘗記伯氏言舒王詩解其有過前人處且如解氏之質
矣日用飲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其辭曰至治之世神無所出其靈響吏
無所用其聰明此言要非秦漢以後學者所能道古今書通安成劉信夫

登第授宣州教官寓杭州渡江值太學數人同行信夫在衫右白衆聽之
問能詩否曰略曉自岸索詩指西湖即云長樂鐘聲下九天萬家春色擁
搖煙山迎山送利名客朝答潮生來去船衆大喜繼其筆曰只消此四句
不必足使因此定友肯堂平之疊山謝枋得至元乙丑方歸五峯魏參政
聘之入燕至崇真寺十五日不食死付子詩曰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
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
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神仙多宴會鳳簫龍
笛鳴瑤琴豈無道兄相提攜騎鯨直上寥天一　元稹與白居易爲友爲
詩善狀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者稱元白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悉傳誦
之號元和體宮中呼元才子居易晚與劉禹錫善集其詩序之曰彭城劉
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在在處處應
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王禹錫第十六子與子聘姻遂作
賀雨詩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譏曰十六郎作詩乞得如此
不入規矩曰蓋是醉中所作他日持大軸來曰爾復醉耶　唐學士坐在
右銀臺內令元殿宴罷歸院多從數式樓過故郭路討道者劉相譏曰劉
綱暗借醞輸便敎武樓中似去年嘗同爲學士侍宴也故事句中宴設別

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詩因宴日再至寄同院云雲閒乍闢仙韶
曲禁裏還逢敕武樓盖用唐事 故云已人楊朴能詩真宗召對自言不
能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且
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放還山子在
湖州赴詔獄妻子送出皆哭無以語之顧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作詩送
我乎坡自云 司空圖論詩謂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之豪估耳郊島
非附於寒瘦無所置才皆中其病自評己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
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殆不可曉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
先觀鏡跡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何如哉
南朝作詩多先賦韻如競病二字是也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
樂文思預廉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押賦夏併鏡慶十字
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拆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谊一堅畢訖
橘質帙實十字令人無此格也 議者杜牧華清宮詩明皇十月驪山至
春還宮非荔支時按禮樂志帝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樂長生殿奏新
曲未立名會進荔支因名荔支香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驪山乃貴
妃生日甘澤謠同又言十五載妃侍輦避暑驪山宮感牛女事不可議牧

之之失也 劉勳少宣雲中人專於詩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刁斗厭寒
更人憐直道還時好自喜閒身與世疏擊筑漫流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
心濟南云好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船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
文錦字中百和香董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時尤可喜也 唐詩有一句
中自成對者謂之當句對盖起於楚詞桂棹蘭枻斵冰積雪蕙烝蘭藉桂
酒椒漿自後皆然如襟三江帶五湖鐘鳴鼎食于公異卧鼓偃旗養威蓄銳
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杜詩尤多 楊徽之詩太宗寫其警句屏上僧文瑩
云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冰甌雪盤中方與此詩相副 寒山詩安禅廣
慄非但釋子語楚辭尤超出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
漫兮難征心怊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若青蠅白鶴黃藉白丁青蚨黃
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甚工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
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孫澹胡讀通鑑詩薄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
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台閣不煩魚鴈到桐江清溪無心陳仲弓圖叢知
敎漢諸公未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二絕甚佳 朱文公曰東
里題咏獨顏平原一篇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
抱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

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孫雲遠辭隨還鳥飛見廬山記
公集不載 白傅分司東都詩上李留守序言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
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
一漁翁蓋與李絳者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崔群裴垍王涯杜元穎及
絳也考舊續聞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捷舉坐語移時因論及
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
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
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
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盖用杜子美詩句但
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
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廉幾馬乃知時人偽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
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廉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
偽注乃云張駿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駿慚而止此婦
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為丈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傳所
有之事乃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偽亂真其言又皆鄙褻近日有刊東萊
家塾詩武庫如引偽注苦吟詩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

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偽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
引其注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偽指為東萊之書也
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黃豬肉詩有大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大
候足之語以為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為真後
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唐人以格律自拘惟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
照地騏驎袍雪灑胡欄干三百六十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來後語當如
此用字哉宴公與鄭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繁華能幾時然杜詩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
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横蒼莽邙山
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峥嵘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工字古人用之皆是
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度關河蒼茫閒亦作
側聲要且亦多如此用字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
見其年少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
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
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記所載又東軒
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科制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閲人多矣視

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內家衣明顯敞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祖宗朝二詩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顏陪鈴翹詩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鵷鸞閣直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鳥起姻彩筆持批天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影清屋兀生烟宮漏永詩聞幽鳥自呼名李訪孫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黃中云青綸輝映雙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云日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兩晴初播徽之云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繁然有貴氣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

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生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擬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詩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俊凌雲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早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新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却平夷每然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不得從君話老師亦以合律為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為

魯直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為法前後杂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絕少舛謬極可貴也廬陵守陳城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論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俳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為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為新奇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群臣應制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越號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于陳無已有句法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二支

詩　詩話六十四

維揚志李紳鎮廣陵有少年甚踈簡來謁晤對閒言曰尚書先寄元相公詩云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大性迂耆酒李二十短而能詩少年即丘慶子也謂李公曰短李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閑勸平昔酒閑吟世上詩李白辛大有此狂見吾敢不存舊矣　李相國蔚鎮淮南李蠙獻詩云雖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　杜邠公守揚州辟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爲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布聞御詩即教習采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顧街之鋑政歸洛每遇維揚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布也　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善畫鞍馬老杜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曰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又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曰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祈哀乃重贈曰覓得黄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著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户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座中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章孝標及第後作詩寄淮南李相國紳云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且以一絶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李相國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曰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紳覽詩擊節稱賞　越水李主簿遊廣陵迨春未返其姬寄詩曰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維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荅曰偶到揚州悔別家親知留滯不因花塵侵寳鏡雖相待長短歸時不及瓜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族以崔有詩名資贍甚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别醮便令剃髮爲尼涯悲悔慟别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宫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王公爲傳言事出知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鹽頭如借問爲言悵也减别腸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狀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闥曈矓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泉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宫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寳奩疑是月華沈争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善惡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鈿翠纈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日勝五兵符傳堯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宫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宫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鑄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别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嘗有一聯云願留鑑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見洪邁隨筆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云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盻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鎦銖悲風颯颯吹黄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哺雛山墻野壁黄昏後馮婦遥看亦下車　王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伱

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最爲膾炙人口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馬仲甫居揚州於九曲池買地築亭名曰借山有詩聲聯云平野綠陰藏亂山晴黛浮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爲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諫議大夫鮮于子駿守揚州嘗至隋煬帝九曲池等處郡人秦少游和詩云司花人遠木陰陰蓋用煬帝司花女事也 東坡通判杭州道過維揚劉貢父劉莘老孫巨源適相會東坡以三人字賦詩之貢父時通判秦州也莘老以言事謫湖南故詩中云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始坡與巨源同朝坡不報巨源之謁頗有纖介之嫌至是講解詩云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遂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蓋以此 東坡廣陵詩用鳳釵事蓋用劉言史詩云空闕隋花耕人說拾得蒼苔古鳳釵 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林和靖梅花詩然而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與桃李不敢承當一座大笑 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戴良詞罷洪府監兵過廣陵爲東坡公出所獲西夏刀劍東坡命晁無咎作詩贈之三郎少日如乳虎代父搏賊驚山東硬弓長箭取官職自說九戰皆先登將軍奮勇鑽不纖痛惜靈武奇謀空城頭柳揄不徒走壯士志屈蓋慎胃平生山西秋霜雪洪府下濕號兒童聞名未識二十載初見長撩東坡公銳頭短後凜八尺氣似飲井垂蒼虹只今不語當陣立望見已是千夫雄往年身奪五刀劍名王所環犀兕同晨朝劈界一府看竊指私語驚庭中紅妝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螺旋鉎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蒼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東坡喜爲出好礪泚鴨綠石如堅銅收藏入匣人意定蛾眉稍進琉璃鍾太平君子尚少壯必戒鄰小毋爭鋒舞于兩階底可觀跳空七劍令何爲我爲蘇公起揚觶稚歌緩帶聊堪同從公請礪歸作硯聞公嘗諫求邊功 東坡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正白可鑒漬以盆置几案間忽憶在穎州日夢人詩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

道絶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今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又云樸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馱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歎久之蓋漢兒寬嘗出爲揚州刺史後自揚州召還陪武帝郊祀乘車在駕前帝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悅然坡時爲尚書亦乘車在駕前 劉李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 呂中公守維揚秦觀以舉子謁見時適中秋雲山閣新成宴客其上公素聞秦才名即傾撰樂語云云公得之大喜即召同席禮爲上客是夕卻微陰秦復別作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春色作秋陰 參寥云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何處是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相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厭長楊 清老者金華俞子忠也黃庭堅與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荊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迷花闕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違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好也 高宗爲康王日登平山堂大明寺見寺中白菖蒲一盆高三尺許甚異之遂留題曰惟不識泥土唯根抱玉泉令寺僧智嵩聯句云雖離巖谷伴也則華千年帝頓智嵩曰若亦能詩邪未費空中虹霓項再令僧賦之云水漆青紅事一條和雲和雨攀天漢玉皇爲厥皇宮儀故築空中萬丈橋帝大稱賞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好罵滑稽嘗譏羅隱揚州詩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簫煬帝歸定是見鬼詩也

右司郎中麋公師旦，慶元乙卯歲將命往客，以十一月既望回次揚州，因遊平山堂，恍如疇昔所嘗到，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絶江適真，見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楊帥趙子固為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昆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視之，則公已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姊家于姑蘇之黃渡，飲于園，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衆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它日必達，到至是始悟歐陽公官止於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新安志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詩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簾。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下有馮延巳三字。　石敏若學士橘林文，汪彥章內翰龍溪集，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多，如鳥聲應為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山色總無溪色好，松聲長作竹聲寒。貢郡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又阻風餘干渡，詠水晶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

設皆內翰所為，則橘林中詩本自無，棄去將還空冀北之群矣。出漁隱叢話。漁隱者，績溪胡侍制之子，名仔，寓居吳興，自號苕溪漁隱。　郡西北黃山有三十六峯，與宣池接境，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山有湯泉，色紅，可以滌瀹。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有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身上無明業，只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持使節，上疏議新法，勸傳武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誼疏云：自唐朝虐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大更張，不更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為害凡七。又言變祖宗法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詆譏，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有

跋　天禧二年尚書員外郎舒雄序職方曾公詩云：近世詩人之作，多尚輕巧雕刻，大喪風雅，惟君之詩，立意措辭，以平澹雅正為本，渾金璞玉，得於自然，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如贈漁父云：逍遙五湖上，活計一竿頭。覽金員外岳詩集云：都為吟新句，不成彈古琴。喜友人過隱居云：掟狀松上雪，未變雨前茶。山居書事云：雲生枕上藤床冷，火進爐中藥鼎香。此深到古人之趣也。政和間葛勝仲來宰休寧，得其詩而讀之，謂句法高遠。又謂屬辭精深，且知公以經術德義高踰州里，與潘魏二徵君、和靖林居士篇什常相往來，每慨嘆之，而恨不及見也。公名沃，號字夢得，自號松蘿山人云。曳日齋葉抄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蓋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做道哉。不惟此爾，遣興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晚登瀼上堂云：安得隨鳥翮，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横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安得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　曾見詩話稱陳無己詩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歎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毅夫草詔相侔，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鵲欲動時，春殘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矜綵捷，趙乃思逸，辭致各清麗。　侯鯖錄

記鄭俠上書事，作，慈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復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閒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遂得罪，比興似不相遠，所遭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說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屨。却乍讀似與莊子意别，亦是不為古事所使也。　荆公詩多擧正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群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因事，破家刦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為寛。路傍年少歎惜汝，正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正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令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正觀開元時。鬬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為謹厚君子，願不

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
行意近荊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
而作亦用荊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續漢老悉改之于號萬如居士
有梅花百詠後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絶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
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首不
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吟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疊疊過荊陳肯把齊梁一
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式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
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劉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巾襲至今集中可
見者盡以賦詩荅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鍾司
理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
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
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
皆自鍛若粹衆長借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漳江浴龍東隴徐用虎晚
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且別爲義疏劉公復有荅以詩者併舉其
槩於林知録仲嘉云豆須看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
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時願仲白之子云詩至山

中不可加郎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
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尚聞香
請君摘出驚人句玉蓮横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
塗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冰霜直探
寶藏珠盈掬倒寫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
反璧錦爲囊於方至貢元云賞兒籬下看花筭曾見千枝玉雪麼晝得逃
禪三昧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晝擷精英
發秘藏難把微酸諧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於陳斑判官云抹黛村眉嫌
醜恠約黃宮額費妝塗於袁卿楫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
云和者肩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荅而嘗和韻者當復
幾人矣梅絶句以十計維揚公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剏兩詩
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氏之後莆田唱訓爲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
勢轉兩輪五霸之所運毫端棲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其
超然萬有之表較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
年間有夸李子萬墳厭其巔此更壯偉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

地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許廣大狀捨句語中決非
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
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
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鑒空闊詩意度　張
李長續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橫月詩
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
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醉
餘釵擁横枝瘦夢破香隨淺笑來董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
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排徊月
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復爲子淵元發所稱而
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真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
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玉立春風又費一年期樓高練栅明霜
影竹冷横斜浸雪枝尚笑閒塵除未盡背香猶着夢魂知今劒南集有次
韻張李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鶴黃王柳絲萬里西湖驚日斷二
年東閣憶幽期挿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凄涼君勿嘆平
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聞寓於篇什起愉

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李參政其孫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
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虵魯直詩也古今
描寫月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
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着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放廓矣文公
荅陳同父達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過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
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
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
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
我耕東坡詩話　林肅翁庸樂軒詩荃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
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柰何噫是樸
議舒元輿之作耶蓋元輿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
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
山賦云云昌時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

若柳子厚詩誰謂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
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戒行齋譯儼環立比兒孫
藥城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
管注云竹枝根之末生者賦言君子孫然荊公籬落生孫竹正用此東坡
檳榔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勤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則別一
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為孫又謂兒子森森如
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行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群
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於熊豹肯視狐與
狸此言虎恃儕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晝
皆谷眠眠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
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毒儕類至於孤危先食熊
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山禍之應也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
逢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
頤此言虎已失儕類狐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之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
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
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

虎之惡極矣失其儕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
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
不保人誰信汝為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
其儕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焉能自存始云亦皆有匹儕中云匹儕
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映處義主風刺謂為李宗閔作式辨其
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者向來
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
事嗔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為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
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杜詩直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為世勸　泰溪
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必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顧類坡
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囦子
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
定何年　荊公兼并一詩人議設青苗法欲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云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
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

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我是其意雖
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榮耕收
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
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為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廩詩云先
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
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
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強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
易弊徒為厭世變者深歎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
嘗權其子而為民父母汝望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
測然者或謂張景溫推解鹽之類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我前筆論
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
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呼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
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即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丘墳滿目衣冠
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令
然洞金陵詩龍光寺裏只孤僧去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鷄籠山上望一間
茅屋晉諸陵末語悠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寄除架有功

成者退之意而秋蟲莫在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
君白玉槃謂時則賤可貴盛一夫為足惜注詩有又別取義　半山便
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庭秀詩也一關猶言一膜之隔未盡
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晚盡山谷寒近來別具
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庭秀學詩法故觀以為喻文公報鞏仲
至帖云來諭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
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
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
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
識正為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
昌言白鶻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韝條垂翅排霜刀毛縱甲雪
色慈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價朝發海東夕九嶷世為奇後玩不足奪
質移神歸畫師而今難尚深堂上燕雀屏絕寧來窺畫師黃荃出西蜀成
都范尹能具知范云荃筆不敢次自養鷹鸇觀所宜毯毛植立各有態刻
奇剔怪乃有為尋常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其兒長大好飛走其
孫貴鼠逃又衰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近習無他技此即事垂戒異於品

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按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居實
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為毛翎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摸寫之故得其
真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
其後世有捕鼠為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
不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為梅聖俞言
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如來故事
遂亦且載當以為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
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
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
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
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
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
云野處編六言於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借於唐
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有云自
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之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
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

注者謂書孟傳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
河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
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
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為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
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異矣　東坡賦柱杖必以
聲言之如柳真齡鐵柱杖云忽聞鏗然爪甲聲又絕句莫嫌犖确坡頭路
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洋川園林橋下寵魚無數在識君拄杖過橋
聲昔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鮮得空字
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矣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得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
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樂伯死即休在退之樣
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
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中意指字
魯直運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蓋用范史楊倫語倫為將軍梁商
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

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沈魏書云綏卻也有前一尺無
卻一寸梁馬仙琕曰有留死一尺無卻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
句略之昔賢著作非必有意於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
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
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真與見聞無毫膜隔礙始得
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
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其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
石菖蒲長水蕉閑莊嚴若事謾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
視荊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之　潁川集吳
沖卿大夫參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
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況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為孔
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為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
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
夫人不以為恨後註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為贊夫矣按紹聖初子由必
策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
於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為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

稅尋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度既相必復仇也然去國本
坐行子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戴槃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
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
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是以戒盛滿為意似迫促程子
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己放歌
行曹直以為顧影徘徊衒耀太甚予謂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
明誠太衒耀說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是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於不嫁
惜娉婷五字無已衒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卻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無已借意偶類此用魯
直法評唐人故亦適皇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
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於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
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觴
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
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花又定時要
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
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

三筆。論蘇公責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為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蓋公雜誌。亦稱蘇公不經許何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詳說之作而孜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吊海月辯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商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勝西谿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或謂此自舊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熟名當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為同。逆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為守。登侍從。豈出處老少。晚節閑適。安分寡求為同。若樂天聲伎之奉。固魏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豈誠適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蓋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抄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為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

橋映綠楊。渠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鬭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自逃逆以養。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呂居仁亦有雙廟詩云。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大廈又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槩為。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魚歸。亦不往吊湘江纍。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別會焉。　陳唐齊治園池為柏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有抱膝齋詩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懲藏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忘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删。諫訶致囚纂。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光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排佪畫綁細。夜雪埋前山。其二云。青骹則難聽。閒驍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孜雜合。手挾二千年。柔倫起衰颯。念烈備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老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價侯珠。彈射墮埃壒。陳君舉有寄題抱膝亭詩。稻渠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為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鴈鳥去無蹤跡。悲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推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咲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開門外。蓬蒿若千尺。同甫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侍郎句掇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攜已別費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蒐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卻為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篇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追致思。蓋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

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已漫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速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袛撰而排遣也。只欲眼前寫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个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迄紹熙癸丑。幾十年迄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間。各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耶。予謂淵明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詩命子。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非不教子。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為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疏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汝等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如儼等固能服勞家事。持學業未可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誡儼等同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自為賢愚者。責子

詩。聊洗人間寒乞聲。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遂之過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何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今讀者如當時周旋其間。以為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叙擊毬之狀。同。楊庭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千木。派別黃金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熊熊開金粟。犀首累累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為對偶。又自註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為花補傳。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卻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鼂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劍南。藁中鬪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五車書。詠物之工。略同機杼。纖者但評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

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又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為客至而作。一為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試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為閑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天辭而責之。不若詩大東後二章。歷舉牛女天畢。東啓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寓歎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狄索具見。今但評其放而已。退之三星行。卻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休上老人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卻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遂不同。遂及前詩言之。未必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荊公遂謂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

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之句退之此語為雀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欺已也劉彥冲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　酉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陞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集採蓮絕句云雲散青天掛玉鉤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絕句　老杜古栢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謂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杌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也鷗鴉也蠛蠓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古栢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人之侵凌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為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鷗鴉螻蟻蛟龍皆巢中

一物任其去來為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蟻諭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棲鸞鳳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又為三節自孔明廟前有老栢指夔州孔明廟之栢自憶昨路繞錦亭東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自大廈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栢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栢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閟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與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艱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衰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或謂子美作此詩倫詩家眾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附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作徂年悲即猶洞仙歌結語荆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妩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寧耐客住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趙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承嘘浴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容位假寐詩錫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

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擘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郗超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坡又略譯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遠岐伯論候氣曰如侍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考古質疑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先後相戾若是繇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是謂君子論人瑕瑜不相掩詩人所作美刺雖繫言左傳隱公十一年存許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詛射潁考叔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失政刑二事同年而職書是非得失不相掩也周之宣王當時詩人雖或美之而或刺之豈故無定論哉雲漢崇高諸篇乃美其所當美祈父白駒等作亦刺其所可刺爾當子美投贈哥舒也時方立功青海吐蕃奔北當時寵幸莫比固宜極褒美之辭異時潼關史詩乃哥舒失守之後故有勿學之語揆之於理其先後美刺言各有攸當也況乎詩人頌美類多誇辭觀子美上太常張均卿曰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圭上翰林張垍則曰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所以推美其兄弟者至矣蓋二子以族望才名聯居華貫是時皆未有汗偽命之事二人張說子雖言之溢美未害也知此則投贈哥舒豈得不推美之乎李慶善騎射謙遜下士甚得名譽及僨軍降虜隴西士夫深為愧恥蓋才名鼎盛固難預占其晚節而末路一蝕未免有負於初心則譽於前而恥於後亦公論之不可磨滅者杜公之詩要亦美其所當美刺其所可刺藝苑雌黃遂以其先後相戾為疵豈其然乎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以日月為居諸以子姓為貽厥以新昏為宴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貽厥無基址又云為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此類尤多異氏謾錄謂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韓杜未能去俗何耶予以為不然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篤友于之情故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爾大慶謂古人多使友于東宮論曰東海穪藩謙恭之心獨惡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又晉書齊王攸傳曾無友于之情則以友于為兄弟其來久矣梁簡文善覺寺碑居諸不息杜詩童非聯

居諸則伏十三是封則居諸非獨轉用之也又按晉書五行志中何曾云無貽厥之謀又劉琨傳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齊謝朓賜左傳啓蕭金遺其貽厥藝文類聚經典門然則退之所謂貽厥亦相承用之爾皆漢漁隱曰杜詩積摶扶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扶搖旋風摶鬪也今云摶扶亦是歇後語然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為妍而反嗤之不以為病也大慶觀杖乘七發云山梁之餐豢豹之胎楊子法言云山雌之肥不曰雉而杖乘止曰山梁楊子止曰山雌則東坡所謂山梁雌者亦本於此然史傳所謂歇後語何可勝數梁武帝立內職詔刑于壽訓周文所以表德宋書衡陽王義季傳令陽和翁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民失其時刑于即反于之類播厥即貽厥之比古人類多用之矣又觀任昉建梁王牋曰經綸草昧歎深微管文薦文帝長沙宣武王碑微管之風餘芳無絕宋傅亮宋公修張良廟教曰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又傅亮褚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微管又梁任昉武帝追封長沙工詔道被如仁功深微管並見藝文類聚晉齊王攸箴曰體雖之競晉侯疑中微管疑中非歇後語乎杜篤曰肇十有二又曰朔南暨聲傅亮曰道亞

黃中照隣祐庭王元長作策秀才文先明之旨弗達欽若之義復還晉應詹傳陛下宜奮赫斯之威王融曲水詩序谷陝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施之舉劉昭後漢曆志注云亦深盡各之致吳筠詩逶迤搖白團近觀洪丞相隸釋傳陵太守孔彪碑曰仁必有勇可以託六皆所謂歇後語也謾錄又云唐相鄭綮為詩好歇後句時人呼為歇後鄭五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云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也大要觀近時稼軒居士有卜算子詞一闋其詞雖不雅正然既作歇後體又且押韻亦不易也藝苑又云須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是類乎大要謂此非歇後語當謂之擷頭語可也陸機愍思賦屢抱孔懷之痛歎逝賦悲其爾之多喪王融曲水詩序定爾固其洪業魏文帝令曰耳未聞康哉之歌安帝貽樂成侯萇詔曰朕無則哲之明任昉求為士詔亦曰庶同則哲之明此皆一律非擷頭語而何　直方詩話荊公始為集句者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卒然而成始為貴也其後多有劾之者孔毅父嘗集句贈東坡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鴈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

云云遯齋閑覽謂荊公集句詩雖數十韻頃刻而就詞意相屬若出諸己如云翻手為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杜詩上乎交行下其相救行合兩句為一聯而對偶精切如此西清詩話乃謂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以文為戲於後大著嘗見其下第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常娥何惜一枝春云云蔡寬夫詩話云世言集句自荊公始予家　有王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不如公嘗見與否也大慶觀舒王詩集其集句凡四十餘首如題金山一韻乃四十句信乎詞意相屬如出一己又胡笳十八拍凡十八首亦皆集句為之餘多絕句如懷元度云秋水纔深八九尺扁舟陡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携手正是歸時君不歸贈長贊善云潮打空城寂寞回百年哀病獨登臺誰能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戲僧湛源云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為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即事云漸老逢春能幾回柴門今始為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盃送張明甫云就船一樟百分空五十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莫不詞快而意聯但對偶者少爾近見梅花集句其中警聯若出一手始以數絕附見於此冬至陽生春又來園林風暖衆飛

關化工清氣誰先得若說高標獨有梅杜甫羅隱王安道邵康節殘雪猶封宿草芳南枝何處得春來東君定與花相厚故遣凌寒特地開杜甫無名李希聲王安石張七崔塗漏泄春光此一枝水沉為骨玉為肌從教臘雪埋藏得自有清香處處知唐明吟山谷荊公毛滂人蕭條蕭竹院深吹香獨與我追尋何人會得東風意要試平生鐵石心張中崔竹軒東坡山谷薄薄仙衣淡淡粧幾時金額藉蜂黃偏恰雪裏無雙艷更占人間第一香謝無逸張符劉粉祖穆張公江南歲晚雪漫漫堪笑臞仙也耐寒鬚撚黃金危欲墮蕭凝紅蠟縱初乾翻千叠張去非劉公林逋郎官湖上探春回相與擇亹獻早梅莫笑吟詩淡生活為君吟罷一街盃李白花丈王公東坡林逋冷冷疏疏雪裏春氣清偏覺與精神世間無恨丹青手玉骨冰肌畫不真李希聲何明高蟾劉學竹裏橫斜一兩枝惱人風味可誰知顧君採擷緣幽佩始見清香無盡時毛滂可陳去非東坡張元素竹陰松影翠相連耿耿幽姿伴歲寒慣負曉霜甘寂寞結為三友冷相看陳去非張文甘翻思獻東坡落梅云正是春容爛熳時不堪愁笛一聲吹香銷色盡花零落尺時青青子滿枝東坡陳參香知之羅道臘梅云香蜜染成宮樣黃鬚金叢裏見新粧精神不比蘼邊菊風格孤標又國香謝無逸呂居仁徐文

詩。紅梅二首云。玉頰何勞獺髓醫。猶嫌大白傅燕脂。一枝帶雨墻頭出。似畫楊妃出浴時。（宋璟、徐鉉、僕射、謝無逸、杜甫）又云。枝頭灼灼爛生光。獨占新春第一芳。故作小紅桃杏色。頓姿眼水似臨粧。（參寥、張文潛、宋琪、趙德麟）墨梅云。杖藜翫檢故園梅。雪壓林寒春未回。紙上今朝見顏色。不論時節遣花開。（曾定父、韓少隱、張會、東坡）凡若此類。前輩所謂意與言會。言隨意遣。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豈不謂佳也哉。　大慶丁卯年孫豫章因見林介翁友葛司成之標。皆有集句詩。觀其所集。選擇真若己出。但其混然天成。初無牽強之態。往往有勝如本詩者。誠足使人擊節也。試舉其警聯附見於此。林公所集如樽前詩。美將年少輕時節。老去還能痛飲無。（上許渾、下居易）約李少卿卜鄰詩。見欲移居相近住。子孫長作隔牆人。（上張籍、下居易）鄉飲明日貢士携長牋見訪。書以為謝云。方趄上國期干祿。先惠高文謝起予。（上杜、下愈）元日有感云。愁知酒盞終難捨。病看椒花祇自吟。（上羅隱、下劉長卿）其貴穿切於事情如此。又有四句一意。如三月晦日詩。蕭蕭光景去何頻。三月惟殘一日春。古往今來祇如此。可憐多少惜花人。（羅鄴、令狐楚、杜牧、王安石）元日朝回云。地上睛煙拂不開。傳呼仙仗九天來。小臣拜獻南山壽。萬歲長傾萬歲盃。（上二句安石、下二句李白）皆如一人所作。雖然此絕句爾。猶未足見其工。至於八句全篇中有對尤為不易。如集英春宴罷趨太常寺齋宿云。孔雀徐開扇尾還。玉階朝罷卷晨班。隨花影留星弁。日迕龍鱗識聖顏。畫漏未移天正午。朱衣只在殿中閒。斜陽醉出宮城去。獨宿永聽夢帝闕。（子美、文叔、趙、子美、王建、秦、陵、文、杜）其他警句意貫而對偶者尤多。如云。勸君更盡一盃酒。興爾同消萬古愁。（王維、李白）牽得詩書消白日。能將富貴比浮雲。（王建、……）將何政術稱循吏。未有涓埃答聖朝。（高、杜子美）也知世路名堪貴。其業田園老合歸。（張祜、居易）往恨忽從中夜起。衰顏不似舊時紅。（王建、元稹）豈有文章驚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上杜、下荀鶴）風情已被愁將去。懶性還從病後多。（上鄭文寶、下王安石）去國一身輕似葉。憂民兩鬢欲成霜。（李師中、杜甫）病嫌樽酒都無味。貧覺家山不易歸。（元、杜）道直任從流俗佐。病多能使壯心摧。（……）至於觸景詠物。其屬對輕重尤更均等。如云。蒲刺荊花鋪紫毯。點溪荷葉疊青錢。（白、杜）烟含嫩柳交加碧。溪撲山花細碎紅。（……文寶）日暮數峯青似染。春來雙巷滑如飛。（王建、溫）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歐陽公、蘇舜欽）樹影不隨流水去。水光長共夕陽來。（……）苦於風月惟添病。愁對鶯花枉過春。（……）門通小徑連芳草。

池引幽泉漲白蘋。（鄭谷、元、鄭文寶）愁腸聽鴻渾無寐。病眼先春已見花。（上文寶、下安石）一年莫惜千回醉。一笑相看萬慮閒。（許渾、王安石）鬢已無將天作鏡。嫁愁惟仗酒為媒。（……王貫）已上皆林集之警聯也。葛公所集如生涯詩。歸山何不早。緣欠買山錢。（樂天、……錫）夏日詩。清風北窗下。猶足傲羲皇。（李白、高適）中秋月詩。無因駐清景。款年又明年。（武元衡、司空圖）亦皆意貫略無縱緯之迹。其絕句詩。亦可佳。如惜花云。落花飛絮正紛紛。慢緣妖紅半不存。可惜風和夜來雨。卻將春色寄苔痕。（……）九日詩。高秋寫目更徘徊。多少鄉心入酒盃。正坂迷離黃菊芙。望中難得白衣來。（王……杜甫……）遣人詩句云。把君詩卷燈前讀。字字清新句句奇。坐到天明吟未足。翻將唱作步虛詞。（白、杜、白、白）窮巷云。不嫌窮巷似漁樵。自古昌林遠市朝。鴉背負天龜叟尾。飛流遣分各逍遙。（……杜……白）白王如八句有對偶者數篇。尤佳。如幽居客至詩。無事焚香坐。逍遙一卷經。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有客過茅宇。呼兒掃竹亭。尉人具雞黍。復設甕頭清。（……）三月晦日詩。花片亂飛愁殺人。風吹雨洒旋成塵。百年莫惜千回醉。三月惟殘一日春。生去死來都是幻。酒酣贍足最關身。西樓悵望芳菲節。添得臨岐淚滿巾。（……令狐楚）

（居易、鄭谷、……羅隱）故人春遊詩。東郊立馬望城池。旋把金鞭約柳絲。歌酒家家花處處。春風日日雨時時。別來同說經過事。醉後齊吟唱和詩。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應窮巷久低眉。（……）

其他警聯切對五言者云。山歌猿獨叫。水宿鳥相呼。（白、杜）病久歡情薄。年加記性銷。（……）盡日看山立。有時尋竹行。（……）強飲沽來酒。重看讀了書。（……）孤烟生暮景。疎竹漏斜暉。（……）七言者云。船衝水鳥飛還住。棹拂荷珠碎卻圓。（……）山色好當晴後見。歌聲長向月中聞。（白……）其他佳句。未易枚舉。然集句之工。至此極矣。姑筆大槩於此。使觀者嘗鼎一臠。則知其味云爾。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二支

詩

詩話六十五

編類詩三百篇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秦漢之歌三變而爲五言七言樂府辭雖不同音節亦異而風雅之氣備存東晉以後漸有琢句之風以巧麗對偶相誇尚於是古意失而律詩興於梁沈約永明八法至唐杜子美律詩之體成而大行于世樂府自漢至唐變而爲詞至宋金而浸冶之風盛但知發乎情而能止乎禮義者鮮矣此詩之沿革而歷代相尚之所以不同也然離騷爲詞賦之祖而尚有六義之體絶句出於律詩金元之曲出於詞而古意失之益遠蓋由世道日益降古風日益泯時俗日益薄人心日益蕩以日降之道日泯之風日薄之俗日蕩之心而欲復古不亦難哉然今之作者苟能以三百篇存諸心而以爲之師以兩漢盛唐爲之友正心立志措意遣辭雖不及古必能遠過時人矣

古詩無題以詩中首句二字爲題至樂府而始有題自謝眺沈約席上各詠一物始有分題至唐而又有分韻用韻次韻之法而盛行于宋金元之世是不述已志而

牽合從人漢魏猶有贈荅倡和之法猶是各言己志後世倡和究如搨本臨帖與人寫真果何關於自己哉此詩之所以愈不若古也

杜子美詩云蜀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觀自字空字來字先字多少感慨然深味之則先主之敬禮武侯武侯之事先主以及後主終始如一而各盡其道非子美其孰能知之是雖律詩古意存焉他人又曰伯仲之間見伊呂以其人品與其心而言也指揮若定失蕭曹以才能事功而言也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天命已去漢矣武侯雖有人品之高過人之才亦不能善其後宜乎食少事多而終不能久於世也百世之下知武侯之心者其惟子美乎

凡文章之有音韻者如銘箴頌贊辭賦皆古詩之流體制雖不同而理則一也唐虞之際有賡載歌夏有五子之歌殷之亡周之興也有麥秀采薇之歌賡載之歌著于經麥秀采薇見於史孔悝之鼎銘正考父之鼎銘三緘其口銅人銘亦皆紀録于方策學詩者苟能觸類而推之以貫之則古今之詩道畢矣

李太白才氣高邁故其詩多是乘興而成清麗痛快洒落有餘而沉欝頓挫處却不足杜子美工夫縝密故其詩多是苦思鍜錬而成莭達意散各盡其趣莊重典雅山野富麗濃厚纎巧隨其所遇各造其極使之人學杜不成猶在法度之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李不成出外規矩之外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韋應物詩得淵明之冲淡而情思自然柳子厚詩得淵明之句法而志趣抑欝蓋其心憂愁實多而強排遣之也惟其所遇有不同故其詩亦有不同也陶韋柳雖是三家其實只是一體學之者舍其異而會其同則可以得三子之妙處

凡作長律如作大文字之法句雖排比意實圓轉雖要先立冐頭指盡一篇之意中間抑揚開合節節有序後而結尾超出意外須要盛水不漏方是好詩若句排意亦排如畫甲乙帳正成何等模樣耶

陶淵明詩云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此詩是擬曹子建詩也蓋時運之易失歎青春之不再其自悼之意爲何如哉子建詩云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浮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顔誰爲發皓齒俛仰歳將暮榮曜難久恃詞語無一字蹈襲其意度絶相似善於擬古者也

郭泰機雜詩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纎纎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盖心有所思而不得見故不能成章而悲也此與采采卷

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意同其孤臣懐君之心乎又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夫河漢清淺而易涉可以興之語矣乃脉脉不得語焉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又與河廣之旨相似此則比也河廣則興爾

古詩傷歌行云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膓感物懐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而不著作者姓名自今觀之性情柔弱音節悽惻感春鳥之命儔悼中宵之獨寐似是班倢伃之詩也班倢伃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懐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以美材而成美器既得御于君所矣復恐過時而棄捐也蓋倢伃有寵于成帝時又有趙飛燕及昭儀娣妹二人新幸倢伃恐其失寵故作是詩也其後果以衰供養長信宫則知怨歌行作于未失寵之前傷歌行作于既失寵之後二詩實相表裏非倢伃之詩而何怨歌行得六義之比體傷歌行則賦也姑存是說以俟識者鍳之

李太白擬古詩云涉江玩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南

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凉風前。此詩是擬古詩十九首也。古詩云。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故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然古詩沉著。而意味深遠。太白痛快。而俊氣煒然。又如謝玄暉玉階怨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太白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玄暉何嘗如是俊巧來。然玄暉雖質。而意却深遠。太白雖巧。而意却淺近矣。今之學詩者。徒尚其華。而不求其實。此所以愈不若古也。　詩本音律之文。古樂府音律世遠莫傳。學者按解題而擬其意。至於音律則非矣。然余有一說焉。昔荆軻歌易水。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然則可以為徵亦可以為羽。豈有一定之律哉。顧歌之者如何耳。論其大要。不失乎浮聲切響而已。唐詩人擬古名家者。陳子昂。李太白為稱首。子昂之感寓。太白之古風。皆自文選中來。往往有逼真處。惟杜子美熟精文選理。鎔會變化。自成一家。雖出文選。然無一字蹈襲。此子美所以為高歟。是知不以摸擬為難。而以變化為難。如蜂之釀蜜。百花無不采焉者。及其蜜之成也。人但知味之為甘。而不知何花之所為也。虞伯生學士論作文以煮肉為喻。取汁而棄肉。亦是此意。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程以文學評余文。琢句已到。但意義短促。不敢放開。恐久則局束而不得伸也。揚大中曰。汝文意氣不擴充。宜熟讀孟子。揭伯防曰。汝文氣充意足。但琢句欠精耳。余以三說質之於危太樸。太樸曰。三子之說。皆非也。作文特患入門路頭不正。汝入門處路頭已正。但有生熟之分耳。久久成熟。自然知變。不拘拘於規矩。而自不外於規矩矣。凡為文。博學而約取之。正本之於經史。傍參之於子集。慎言其所當言。勿言其所不當言也。學之至。則可以追迹於聖賢。未至亦不失為君子儒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誠以此語為主。則其立言不枉。而必可以傳于世。不然。誇多而鬬靡。亦何益於世道哉。　學詩之體有六。一曰命意。二曰體制。三曰氣魄。四曰情思。五曰字句。六曰音節。命意要有理。合乎風雅之旨趣。體制要成一家之言。如學古詩十九首。一篇首尾不雜別樣句法。氣魄要渾厚而不至於浮薄淺露。情思要七情所發出於至誠。婉轉含蓄。有餘不盡。字句要鍛鍊精切。渾然天成。音節要轉換鏗鏘。如浮聲切響。雙聲疊韻之類。六法一有不備。則非作者之詩矣。學詩要得三百篇六義體制。漢魏西晉宛然有此意度。東晉以後。漸趣於巧。如三謝詩。造語益工。而古意益失矣。學詩之法有七。字真情實景生成句也。漢魏西晉之詩。如空山道人。草衣木食

而服氣導引。外面無可觀者。而其中神氣極盛。江左以後之詩。如病婦粧梳。外面可以悅人。其中之氣則餒然矣。漢高祖楚霸王皆不文之主。然亦能作大風鴻鵠垓下帳中之歌。蘇武李陵。皆將家子。然亦能作五言之詩。其在當時。孰稱其為詩人乎。但後世學之而不能及。遂宗之以為法也。古人之詩。事切情真。出於至誠。如喜而笑。怒而叫。哀而哭泣。痛而呻吟。皆非勉強為之。故其詩自好。蘇武李陵之詩是也。後人為詩者。往往為人題卷事情不切於己。旋立意思。旋琢語句。如不喜而強笑。不痛而呻吟。皆非至誠。皆非自然。神氣皆不渾全。所以不好古詩意遠。每恨其句之不工。律詩句工。每恨其意之不遠。意遠甚宜潜玩。句工止可詠歌。學詩者其才各有偏長。故亦各有一偏之好焉。茍能兼取而並用之。不亦彬彬之君子乎。昔人有言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以用功所至而言也。　又曰。學詩如學禪。要自悟其理。以識見所得而言也。用功所至或可必。識見所得不可必也。待其神會而心得之。然後可與言詩矣。故學之非難。悟之為難也。凡作詩叙情則真情。叙景則真景。觸於目而感於心。則景與情合。神與事會。自然有趣。有態。有氣。有神。流動充滿。隨遇而得。無拘無闗。渾然天成。自然得到古人佳處。其視區區闘釘牽合而成者。天淵不侔矣。凡作詩。先將情景涵泳於胸中。使其興趣神氣充足有餘。然後發之於詩。自然一氣渾成。而非思索鍛鍊之所可及也。誠如是則神會心得之妙。有非淺近之所能知者矣。吾於四時。最喜秋。尤喜秋之夜。每風清月明星稀河淡秋聲在樹蛩吟在室。莫不神氣冷然。毛骨竦竪。攬衣徘徊達旦無寐。至為歌詩累月不能措一辭者。一夕盡得之。如是者蓋有年矣。至正九年春。吾在燕京北城得倪仲愷之舊館于教忠里。乃卜居焉。其中門之外。一室尤清架曲簷以承塵。而四壁飾以素楮。瑩然可愛也。遂因之而不葺。朔則與賓友周旋揖讓。暮則偃息其中。一窻南出尤明。至秋之夜。纖雲不興天宇空碧明月在庭。流光滿室。四壁盡白。詩興清發。吾乃抱膝長吟。神遊意適。恍如乘雲御風翱翔乎白玉之京。而周覽乎八極之外。蓋無異於昔之所得者焉。嗚呼。人之精神。與天地通。故其神交氣感。妙合至道。而況於詩乎。昔人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信不虛矣。是用紀其所得於天者。以與一二同志共樂焉。或曰。宋人詩雖不及唐。尚與唐人為賓主。今人詩句句學唐何異唐人之臣僕。吾應之曰。以唐人之詩法。形容自己之性情。譬猶使之將命耳。吾但見以唐人為儐。未見臣僕于唐人也。今人作詩有三病。才高者好生新奇。往往琢奇句。押險韻。而不可讀。學博者好用隱僻故事。往往艱深晦澁而

不可曉。甚至不祖古人規矩。而欲自成一家。往往撰爲不經之語。以眩惑
後生。而與古人吟詠性情之旨。於是乎失之遠矣。凡作詩須慎寫題。古詩
題不可吟律詩。律詩題不可吟古詩。押韻須平易。不可艱險。愈艱險愈不
自然。而反傷其意趣矣。凡作詩不可多用故事。多用故事。則客意勝主意
矣。用故事須要隱然不可顯。然須要我去使他。不可放他使我。知此則無
拘滯牽合之病矣。 古詩青青河畔草。以興綿綿思遠道。乃興體也。蓋曰
河畔之草。則青青矣。遠道之思。則綿綿矣。然遠道之人。不可得而思。徒有
夙昔夢見而已。適夢見在我之傍。忽然夢覺。時則在他鄉矣。他鄉又各異縣
焉。是以展轉不可見也。此句此意多少曲折。又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
天寒矣。今入門之人。乃各自取媚於其君。而征人之苦。誰肯相爲言哉。感物
興懷。其責同朝之人也深矣。蓋物本無情。人自有心。言無情之物。尚知時
而有情之人。反不我顧。不如枯桑海水之有知也。唐書新語。蘇味道使嶺
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
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蓀。冠去神
羊影。車連瑞雉群。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
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于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

坐事。錫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
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異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
而放錫于嶺南。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
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
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
何。俊遷戶部員外。與吏部部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備字恭堅轢。已防令史
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
中賞其俊捷。 陸餘慶孫海。工於五言。甚爲時人所重。性恢不附權要。出
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
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聰燈林霧裏。闇磬水聲
中。吏籌中有會。爐煙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歧
山範爲政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
焉。其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
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郭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于審亦以文章
知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及賦詩曰。孤松
群山嶽。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

大厦今已構。惜哉無人搖。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
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麫國。賦詩
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
清國讎。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
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絶唱。 玄宗朝張說爲
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闗國體。講易見天
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
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說贊曰。
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輕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
盡載。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
臣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
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
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絶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
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
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 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
轉香車。爛漫惟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

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多不盡
載。姑蘇筆記 唐人閨怨絶句二首。王昌齡云。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
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李頻云。紅粧女兒窻下羞。畫
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頻梨山集五十七言
有佳句。此詩視昌齡不無鈍賊之愧。 余客濟有濟城人申子寧誦絶句
云。寒食清明憶去年。與衣沽酒醉花前。今年花酒渾如舊。憔悴春衫不直錢。
以爲徐明之者所賦。頗似唐人。庚子歲九月。無錫同虛觀壁間見一道題
絶句云。萬壑千岩歸去路。七閩二浙倦游身。朝來默檢行裝看。除却烏藤
剩得貧。予方倦游。憮然有感於吾心。 常文公題楚昭王廟云。丘園滿目
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羅澗谷作
漢廟詩。可謂善用退之者。秋到咸陽天亦愁。五陵無葉寄寒颸。人心畢竟
江南好。夜夜篝燈入漢祠。 嘗愛陸放翁一聯云。正欲清言聞客至。忽逢
美酒報花開。偶見司空表聖。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之句。方知古今詩
人妙趣一也。但琢句不同耳。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
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 柳子厚覺衰一首。起語云。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陳簡齋房州避亂。起語云。久謂事當爾。豈意身

及之事不同而情同有暗合如此　劉方平賦銅雀臺妓前四句云遺令奉君王繐帷強一陳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劉後村絕句云先帝宮人總道粧遥瞻陵栢淚成行君恩恰似薔薇水滴在羅衣到死香後村南岳集詩全學唐此可謂青於藍矣卹野遺事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蒙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寓興多同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巵唐羅鄴詩曰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充善於詩嘗云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髙出古人議

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騷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荊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乎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此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荊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住雷州亦題一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琡琡渡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霄廚向月澄並唯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

中崔峄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遠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視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覆馬鞍遺上上自池來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乗小輦遊苑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恒爲門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持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輦扶親事已非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爲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惟真致兼是假借太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

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後多看談易見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晉把一麾江上去即旌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嘗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子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來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狃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幽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　王升之善詩極精緻善賓客醞法高妙劉跂斯立字曰玉友且書小寫幾日愁圍未解紛一盃聊以鼓吾軍酒壚久設無人將玉友于今始策勳又作悲愁引有昔時携手兩少年君死我衰俱可憐及波間羅

機令無有夢裏行雲果是非之句余赴廿陵廾之以長詩見送閻余作鑑堂又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十章尤奇廾揚過冠失之可惜劉斯立哀其不達爲詠哭之妙甚其略云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昊異達辰清明建旆禮興嗜武杙旗周所適但名列士版身佚里閭瓶草䒘木哇唬躊躇良朋萃止殺設醴斛退察其私蓄不宿儲又云休文華帶計日有餘幼安架巾當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何遽行旅舍偪拘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予嗚呼哀哉文多不能盡憶觀斯立之言可以知其人也廾之年四十終奉議郎汝陰丞客死京師二子孟博孟公皆淪落彥祖之後遂微可念哉　黄魯直元祐間與宣城陸諸公往來甚歡一日雪中過七叔祖靜之題詩酒庫云北風吹雪滿都城繞路驊騮訪玉京相引轡頭乘春酒正流三峽夜泉聲宣和間其書壁猶存老杜詩天棘夢青絲說者不一余在靖康見李衛州舍人琴言往任陳州教授又潛出東坡雜書內一帖云天棘胡梵語柳也又古謌湖上春風舞天棘信知柳無疑矣獨不曉夢字疑是弄字而或以謂蔓字也更當博求之　李少師端愿嘉祐丁酉暮春作新堂會翰林趙叔平歐陽永叔王禹玉侍讀王原叔舍人韓子華永叔命名來燕堂原叔八分題榜因聯句賦之刻于石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堂林泉富餘地卜築踈林蔚是時春正中來燕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嘉與得名因笑談揮墨紛題榜所誇賢豪盛豈止泄樹廣人心樂且閑鳥聲頡而頏吟章敵花軒醉袍捲風幌情輕雲薄藻稞初日照珠網紅袂主牆杳清絃汎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遶去槳波光欄檻明竹氣衣巾爽生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飈轉綠蕙夕雨滋青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做未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優可象今此大基成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也可以想見文物之盛太平無象端在於此宰相令獲癡聾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侍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曾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光帝橫笛實津樓天

網帳中夏寶蓮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想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曾直真蹟第三聯改云屬纍左官僚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詩譏其持據糞壤間人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絜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劇辨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無翻萬古非可衆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崇豈不仰吾葉石屏立衙衙溪口嗛素賴我思何人如徒倚如有賴徒見去思容齋隨筆者意此詩渭風格無可參非也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厭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齊劉書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大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畋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爲刑故刑于皇以太行山爲太形又如居姬與以局俄等音百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誰郤注云音居其它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類失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顏碑長韻唐詑高豪何曾河戈亦相間而用云諸儒鳴道集古人作詩所以吟詠性情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往往務爲艱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古人吟詠之意也　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子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又曰鑒㭬歷頹寂飭象薦嘉嘗又曰殮和忘微遠延首詠大康此等詩句皆刻畫無三百篇風致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澁語略無風雅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壥又云關冬春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營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于今此體猶在　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閒暇佳句也　王仲宣贈蔡篤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佇又有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之語又有中心孔悼涕泗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之

語大有變風之思雜之衛詩中何有不可　劉公幹贈從弟二詩興寄幽雅有國風餘法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閑雅俊逸有古詩人之風如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又如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又如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之句想見其風致　沈休文詠湖中鴈云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動浮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文字雕琢則傷正氣作詩亦然如陶靖節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遺意

予友施彥執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而有得于詩毛詩至緜兮緜兮漢其以風而有得廣川書跋鄞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其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記之乃屬知夔州吳師益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碣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異亦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人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毁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劑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肖也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其特祖則指牛僧孺羊嗣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求其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平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悄忿少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喜而郡功曹馬文淵爲大守京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壞能乃是僧爲叢爾孤岫逸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李海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恨臭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扶而譽之是一快事謂褒能孤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拒裹表暗選能馮相觀祲襛褄宎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据耶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可穿者皆是故謝康樂言寔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異岫檝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默默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鑿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己是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辨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二支

詩　詩帖十八

王狀元八詩六帖　寶貨文事附　寶貝　韓連城。連城爲寶重。韓百寶。分散百寶人士稀。
椰坤珍。說惟潛坤珍者衆利衆情者安利居貨值千金。歐精好。雷持
百把畫精好往往遺棄滄萬寄中藏。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
光鋩。牙鬚甲角爭光鋩。腥風怪雨灑幽荒。煌煌。珊瑚玲瓏巧纖裝。珠宮貝
闕爛煌煌。風雲愁。至寶欲出風雲愁。至寶。君欲庭珂有至寶。世俗不辨珉
與玞。蘇寶釵。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揚州場帝塚庭不貪
寶。子罕不受寶。我以不貪為寶。無瑕玉。

金　李尺薪。貴金賤尺薪。陸寶。君無陸貨金。韓墜案。遂家墜案金。韓貯儲。
金壁鋪重寶。貴用歸貯儲。金璞。眾價流金璞。羣金。堅如撞羣金。柳雙金。
詠妄雙金重。千金。敗屢十金毛。歐滿匱。黃金滿匱人所貴。吹取偶傳運
中州。金玉。溫如金玉粹而純。為誰慳。黃金為誰慳。蘇黃金。白日織土
時。黃金賤似土。散盡。傾家取樂不論金。散盡黃金如轉燭。金多。鳴衆金多
選足。念君卑郿塢藏金。散行樂。黃金散行樂。屋堆。屋堆黃金十重。張之選玄
不勞斫阿呼。散貨賤。珠金散貨賤。布路。布路金珠誰不實。遺金。藏書萬卷
可教子。遺金滿贏當借人。

玉　李璵璠。縱日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趙氏璧。秦欲趙氏璧。胡入郢荊
山。本是楚家玉。還來荊山中。凌白虹。符縣照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點。青
蠅一落此。相照流時間。白玉換。白玉換斗米。奇璞。楚地由來賤奇璞。珉玉
分。竭來寄誰為荊山珉玉分。三獻君。良寶絕兒弃。虛持三獻君。杜為環。
汝貴玉為環。環老。環老須照玉。青熒。琳琅愈青熒。寒水。乞為寒水玉。琳琅。
琳琅識介珪。入懷。入懷本倚崑山玉。食玉法。未識食玉法。兩歸服冰玉。藍
田。明朝直入藍田山。藍田山美玉在長安市上。韓卞和。卞和識三獻。凝
淨。尺璧勝凝淨。玉璞。皓若價上璞。珪璋。宰當擇珉玉。宰有奔珪璋。瑚璉。問
門把瑚璉。歐瑯玕。君家獨種玉。種玉土瑯玕。崗裂。玉石焚崗裂。天質。天
上有天與質少如磨礲。時玷。白玉有時玷。蘇青瑤璵。寧不作六器。誰知
貴璠璵。抱璞。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脫桂。相如起脫社頭壁與俱還。辭
環。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鏤徽肆豈予。鄭大亦辭環。至公不貪寶。環狀
照屋。萬璨槿。未敢寵璨槿。以雲花比上也。環佩。環佩鏘鏘。辟邪香。玉中
還有辟邪香。荊山玉。獨抱荊山玉。懷璧。貴珠白虎天下惜。願恐貪夫死懷
璧。燕石。却將燕石報瓊華。列子求入得燕石以為寶。經三大。美君美玉經
三大。夜光。兒童驚夜光。取珊瑚。有敕況網取珊瑚。試玉。欲試良玉須猛火。
黃。不琢。天球不琢中粹溫。按劍。白璧按劍起。連城重。許田連城重。用鄭伯
以璧假許田。懷玉。國士懷珠玉。精藏。精藏必有待。獨短表雄降。晴虹。精虹
貫夜寒。君子比德於玉。買一雙。連城買一雙。白璧一雙也。明月。明月上天
江。日月如璧也。發石蘊。二士對曲肱。圭玉發石蘊。言落於石。尺璧。和氏有
尺璧。楚國無人知。遭逢。但使玉非石。果有遭逢時。抱璞。老來抱璞向滄顏
東城元是知音者。言山谷識浩州。亦稱滄翁。陳堆玉。可無堆玉十量珠
雙璧。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遊。昭君事。

銅　蘇廣陵。廣陵銅器越溪羅。開元遺事指明皇。銅山。天公胡為不自憐。
結玉融石為銅山。採斷。萬人採斷富媼泣。秖有金爐遺衆火。錢湧。坑流寶
發錢湧地。出寶。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悵。化南畝。我願銅山化
南畝。爛熳黍麥蘇惸嫠。銅駞。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駞。

珠　李出海底。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明月兩特達。餘輝照傍人。
去砂礫。採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奧有報。投珠奧有報。月珠。中有不死者
探得明月珠。高價。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識此寶。誰人識此寶。竊笑有
狂夫。暗投。遠客持明珠。荊玉難暗投。驚龍。探珠莫驚龍。罔象。玄珠寄罔象。
赤水非眾庶。魚目。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驪龍。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
月。杜報恩。浩蕩報恩珠。有隱字。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有隱字。
欲辨不成書。久寂寞。南海明珠久寂寞。暗藏。珠明得暗藏。掌中新。掌中貪
見一珠新。脫玷。驪眼濁水。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盈把。郡須珠盈滄海
把。夜明。自得隋珠覺夜明。驪龍。吐此驪龍亦吐珠。韓海水南。漢安海
水南。藏弄明月珠。寒光。遺我明月珠寒光。蘇視故精。請歸視故櫝。靜夜
珠當還。合浦。合浦貫珠無復有。常年笑我泣中否。徑寸珠。炯然徑寸珠。斗
量。屋堆黃金斗量珠。散貨賤。珠金散貨賤。瓊瑰。側頭蚊室瀉瓊瑰。老蛟泣。
晚來東上東風急。須上求珠老蛟泣。明珠。明珠如彈丸。虛彈。但想千仞飛
急為發虛彈。穿蟻。貫珠穿蟻關連朝。夜光。夜光一已多。剛復累累自還。
開道特江空把玩。平來合浦自還珠。黃覺杜。覺杜湖中有明月。淮南草
木借光輝。筆談爲嘉祐中。揚州一珠入覺杜湖甚大。剖蚌。故應剖蚌登玉
府。不若行沙弄夕霏。日氣也。比孫莘老也。彈雀。彈雀輕千仞。清珠。明月。明
月弄寒江。明月之珠。藏珠於淵也。的皪。剖蚌珠的皪。盈掬。明珠得盈掬。還

連千淚。鉛槧。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照灼。文星相照灼。豪横。文章傳家
横。相如後。爲文無出相如後。豈不貴。文章豈不貴。編剗。固宜長有合文章
紹編剗。銳氣。文章銳氣卷輝輝見組花。傳道。文章自傳道真似文章無。高
文字。光息高文謝起予。清文。象全安足比清文。無杏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
勝。不難。音書亦之難。勇仕無不能。李杜。李杜文章在。元郎馬文長。鄉高
文。天庭挾高文。爲字若波馳。後生誇。文許後生誇。雅頌。雅歌張仲傳頌祝
書候。吕翰墨場。鋒渋翰墨場。詞林。麗漢麗詞林。 歐弄業。始吾南幼學弄
業。群兒尹頌公物文。驚暴去年來書未上圖。欲以文字驚衆今。間出。文章
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復奏。發春葩。文章發春葩。豈能磨。稍晚已埋沈。
文章豈能磨。舊藁。舊藁偶自隸滄溟之一。無散失。其餘旗付與。散失吞無
何。驚後世。存之驚後世。古組照妖魔。貴子文。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實
府。實府富文章崔蔡。詞章盖崔蔡。不作。爲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無敵。美
君年少才無敵。復古初。文章復古初。無雙。文章天下無雙瞿。吏部。吏部文
章二百年。海內傳。餘事文章海內傳。筆力。西漢文章筆力豪。天下知。落筆
文章天下知。精神。文章精神何用鍛天巧。秀辯。文章秀辯得家法。高一
世。文章高一世論議伏群公。發天葩。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杏

長在日。凡章開花數日間。天葩無限長在日。驚世。文章驚世知名早。日星。
惟有文章爛日星。筆硯。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不足論。論我文章不足
論。妙天下。高文落筆妙天下。百怪。虞公轄念不在世。彈壓百怪無留。根
源。尹奇關異各取勝。逆之荒從無根源。飄流。愛思飄流誠已甚。文辭表落
固其宜。自一家。青史文章自一家。飄飄思。揮翰飄飄思。像奇落落見。千箱
文章盈千箱。畫虎。文章無用等畫虎。傳群經。張子虚而秀文章傳群經。射
星辰。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落筆。不知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
天馬。子華筆力天馬。驚驕十日誰與群。 蘇謫仙泉。洪起謫仙泉酒面
對傾坎室寫現。鳳頭風皆舊。頭風已愈微手愈背痒怜得仙掌絶不喜儒
美向韓山去。君王不喜儒言始皇也。詞源。詞源更更波頭蒼遊戲。是之仙
人也。遊戲於斯文。儒奇。談笑出儒奇。鼓舞南海神廟記也。下筆不休。吾家
有二許。下筆兩不休。言蘇環蘇。 勉強。文詞卑少作勉強非天票。廢忘。號
詩從廢忘。懶惰今十稔。嘉祐初。編懷嘉祐初。文格變已舊。碎璧寸錦。十金
碎金璧百衲牧寸錦。椒柱砂縢。調和椒柱縢且存妙縢絛。言文格靡鍜縢
製之甚。學步虞眉。學步歸碎碎。虞眉成手類。言帡南。老宗伯。絳帥老宗伯
言獻諧承厥群兒競龍魚。交龍不世出。魚躪驚滄滄。氣駭龍。至音知味。文

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橄。徽賞。至今天下古。徽賞無左。相。祠高騰。清當千載
後。石室祠高騰。漢末人與學蜀郡。又一變。兩宋人一變。此學無誰論。欄衛
努參。憒衛破舊法。努參究凡推。追衛樂。萬古追衛樂衛亦樂虞而虚無。鄙
曹劉。鄴劉鄙曹沈。曹植。沈約。言以詩賦爲鄴劉而不用也。周化。先王周化
出。弟子困蠹寝。欺宵蠱。文章自足欺宵蠱。草玄。直似草玄人。嘿嘿老儒館。
薄技。文章薄技安足呈。收降旗。論文作詩俱不敵。有君談笑收降旗。詩筆。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曹植。文章曹植今堪笑。卻卷波瀾入
小詩。曹植波瀾閒杜詩。簡牘。簡牘儀刑在。見重衆刻芳。主文字。今誰主文
字。公合紀旌旄。開卷。開卷追相憶。如音兩不遺。封禪詞。胡不學長卿。預作
封禪詞。真小技。唯覺文章真小技。見君文。故人生工見君文。今謂是古人呼
吳淵。二宋文。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徽言。人物一衰謝。微言歸重寄。正
始音。想想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憑虚。泰郎文字困縱然。漢武憑虚意欲仙。
一技。一技文章何足道。杜詩文章一小技。獻頌。何似泰郎妙天下。指少游
明年獻頌請東巡。一班。携文過我治平間。舊豹當時始一斑。工語言。謫仙眞
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如餅水。王郎年少日。文如餅
水。瓶爭鋒。爭鋒雖剗甚。閒斂。閒斂或驚奇。執技。文章何足言。執技等醫卜。

帳下兒。莫示孫郎帳下兒。言軍書孫業也。著書。著書已既筆。一篆含千浮。
如革蠹。黄粹如革蠹。天節非一人。均。將將自娛戲。豈爲俗子衆。羅趙。羅趙前
頭且紘書。晉羅叔素。趙元叔。下方羅趙。文桊。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舌
耕。先王本古耕。文字潛千頃。發蒼顏。空令付公子。坐使發蒼顏。作表忠碑。
當年我作表忠碑。豹覺江山氣未衰。千金。千金漢殿長門。漢陳皇后廢長
門。奉百金于司馬相如。欲作賦以悟主上。千金買賦此也。文人。文人不妄
語。今奴此何疑。凌雲賦。近者載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五季文章。五
季文章似細民。井平格力木全回。政知前筆宋徐更。數昔風流似上臺。文
園。文章恨不見文園。相如也。禮樂方將訪石渠。筆如椽。何事居中着孔稹。
任教明起筆如椽。爾雅。文章爾雅漢家風。少得譽。文章少得譽。瑜正始。文
章瑜正始。風節貫華皓。事文叢。結楚事文叢。斷郢。王斷郢人堊。言妙於文
也。窈眇。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爲文。爲文不在多。一項了伯
倫。虚名。文章固虚名。賦雲夢。閉門撫我老太玄。紛紛札自君賦雲夢。餘事。文
章乃餘事。文字見知。我窮真可歎。文字乃見知。文字爲累。 文字而吾
累。足古聲名不厭低。 黄照今古。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陝。誅
坂公也。落明珠。文章似揚雄落明珠。揚雄相如傷哥。試斷郢人鼻。來

見播于詹言未極其妙者。如虎豹。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班班在兒孫。謝
公它不滅二班。文章不滅二班。近楚詞。文章近是詞有功翰墨。有功翰墨
乃如此。貫工巧。鏤水文章貴工巧。功用。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
珠。不發。近偷部曲風沙裏。不發千古翰墨場。賞音。後世家賞音。相予當壯
歲有龍。試刷水志君。陳無已壽石。文章自有體。翰墨場。空餘小米翰墨場。
翰墨林。少年有功翰墨林。經術文章。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
言詩人。老伏波。翰墨場中老伏波。言馬援老將軍據鞍示可用。韓杜。文章
韓杜無遺恨。言子美退之也。江河。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言
張文潛。知音稀。胃中凌雲賦。自貴知音稀。文字。四郎祀菊荒三逕。文字時
進二叟遊。佺期近。行布佺期近。行布宇。山谷多用。子建親。飛揚子建親。沈
佺期。曹子建。文士。　陳餘扁翰。道逢餘扁翰。入亡吏典刑。典謨雅頌。典謨
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千陳郎毛袍荒荒。言帐。
文體。文體變化未可量。後生不作諸老亡。萬口一律如吃瓜。龍虎章。城狐
幼犬人陸梁。虎豹卻走蓬中羊。上帝悲傾被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言坡
文。前驅。前驅吳回後夷皇。降旗斗較求雅裳。從以甲胄萬兕行。言坡文。日
月光。采風樂滌無留藏。天高地厚日月光。坡李扶病傷。使公以柄扶病傷。

工如稻苗待公秋。言道流不及公爲梵言城李治膏肓。如人膏肓。外
證已解中尚惟。探囊一試。貴答陽。二池十年新學探囊中方。老生喜甲不
敢驚。向來狂複今尚狂。請君別試囊中方。言坡之答學者。筆下冒雲。筆下
倒傾三峽水。胃中別作一家春。珠璣無限珠璣唾咳中。語妙。語妙何妨石
作腸。末後。文章末後將自朝。語不驚人神可崇。不同時。文章從古不同時。
詩語驚人筆盃奇。翰墨。翰墨功名是。能文。城西兩謝俱能文。不朽。有儒其
窮與不朽。我亦華無書王濟。南史張融。縮手。便使兩歐陽。縮手不分付。言
不肯作詩。鳴蟬賦。兩生文章家。氏從鳴蟬兩。歐陽小兒甃。妨要務。豈有文
章妨要務。血指汗顏。血指汗顏真觜手。此懷緒優而誰傾。不群。英詞世不
群。情生。情生文自生。英詞。英詞真蓋世。文墨。明窗弄文墨。妙語含笑。無
新功。富好無新功。終年此交綏。降旗。未須堅百戰。富如建降旗。成書。成書
看萬冗。敢有後人來。意氣。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統斉。入章篇。精
四切蓉入章篇。著勳。少日書林頗著勳。平日書。文章平日書。雄深。雄深次
子長司馬老。論奇字。青衫出論信奇字。詞場。詞場两向棨。三長。高處漫三
長。揮翰手。平生揮翰手。文墨。妙手文墨秀儒林。論李。謳論文不足多。敏
捷。敏捷爲文筆不休。高文。高文要學亦多聞。秦牘。千篇奏牘漫多知。識字。

學詩媧侍處。識字即空樽。言無人載酒來。三千。三千奏牘諸儒上。九萬牋。
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貴將軍九萬牋。王右軍。寄詞華。詞華風世能奇字。秘
方。喚欲論奇字。載酒終能諱秘方。文章真訣也。補天手。筆童仙子補天手。
遂妙詩清萬世功。辛苦。辛苦著書如作吏。世間杜是最關心。蹭蹬。落筆如
流寧蹭蹬。讓一先。君今意在翰墨間。它日人爭讓一先。情至。執知文有忌
情至自生哀。未工。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一座傾。足知落筆千言秀而
想俾坐一座傾。

博學　杜滿腹中。經書滿腹中。見道。見道從新得。破萬卷。讀書破萬卷。博
涉。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院。載考。載考墳典書。夜字。夜字照焚薪。泣痕埋
家貧。燒祭新詩書。暗誦。群書萬卷常暗誦。閱萬卷。年少今閱萬卷餘。　韓
讀古書。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衆丘。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衆流。求
觀衆流細。必泛滄海深。群聖文。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誇舊知。詩書誇
舊知。較幽玄。研文較幽玄。所得。學道窮年何所得。　柳一貫。六學誠一貫。
精義窮發揮。詩書圃。足迹詩書圃。歐日掛簷。偶開緇氏編。不覺日掛簷。
專心。專心仁義立與軻。豈知它。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它。刻苦。伊予方窮
賓。刻苦窮文章。自廢。負薪幸自廢。當學頗忠恕。閱今古。與亡閱今古。圖籍

羅甲乙。開卷。豁開一開卷。沈然待後枝。沉浮。沈浮其間。遠君遠禁。厭無
厭。乃知文字義。愈久益無厭。此樂。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開踏。分官得
開數。舍此欲冥耽。耆學。惟益二三子。耆學甚同類。口傳。致事某朝能口傳
多識。多識由博學。談孔孟。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舊學廢。別離幾舊時
舊學廢百日。鈆槧。嗟予學苦晚。白首用鈆槧。奚所貧。居然奚所貧。孔孟久
已空。自私。群儒宜自私。惟予道且疏。饑歎。十年亏無儉。愛得飽飢歎。春秋
嚴嚴春秋經。文法誰敢裡。綱紀。三才七網紀。五代休宗楚。牾窶。並研汝肚
腸。英經爭齋細。遺文。典亡兩當芒。事迹多遺文。成敗。才能知成敗。此孤寡。刺
毛忌秋毫。是非誰攄撥。好惡。當於間妙忌。遙已指暇玷。華袞。反裳華袞褒。
如誅媒斧鉞。在君。教非當在君。已暴何由欲。針砭。前能去疾痛。其可撕針
砭。蘇新聞。新聞妙無多。舊學刻可求。萬卷。詩古爲藝始遂神。滿腹。古書
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鼎讀書。吳子久不出。讀書益土。墮廢學。我今廢
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滋欲無。博收。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
大道。大如天不可求。倚其可見致其幽。篤實。鍾子篤實慎勿浮。發憤食樂
以忘憂。文道。大道之難道。文道恨不早。詩書。詩書有啼時。笑扶杜。當時苟
能可。謹勿笑枕杜。新學。新學已皆從扶杜。新書。新書燈坩拄。但無不可也。

知君不怕新書新。苦學。苦學偏太瘦。清淨業。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
欹十鍾。弄舊學。竭來東遊幕入府。弃去舊學從兒嬉。破萬卷。別來十年學
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好學。好學去益堅。未衆斷醉明。言子由因新說。十
年因新說。兒女爭摘。勳蓬萬壑。垣種蓬萬萬殺誰使有。言種子不足。腹有
詩書。麁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山人讀書夜達旦。想前輩。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看書。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多遺亡。我老多
遺亡。得君如再少。甚博。縱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少學。少學不爲才。　黃
知味。飯美自知味。如此是道。不言冷暖自知。新功。讀書得新功。用意苦。讀
書用意苦。日新。但回此光。退損已。平生僚學皆日新。著勳多。日夕肯貴公
學古著勳多。窺一斑。綠學窺一斑。史新。得學史光新。文字徒。惟有文字徒
萬古根柢。說本學。參君說本學。領子已血汗。參聽他曲學。聖言補勸學
到來緻狎懦者。謂吾儕。卽意讀書聲吾伊。卧看雲。讀書卧看三本雲。筆耕。
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轉。三餘。皇文開萬卷。文學開三餘。強學。八十強學
難。萬古一來流。宜讀書。燕子日長宜讀書。古學。爲君說講古學。此事可羡
天公。今古。陳君今古爲不學。陳無已。困源。困源學未淺。萬卷書。雖無李子
六國印。要讀四郎萬卷書。田子才。能文。劉郎好詩又能文。樾蜀詞源。經蜀
樊寵底。詞源未沒深。八米句十年書。尊前八米句。望下十年書。八米盧郎
瑞世。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學行對心關。學書。學書但學溪老。鮮言不必
作功名想。可觀。讀書可觀雅父。獻言自新。談工進詞林。平生悉索唐三蒙
詞林根柢頗雄蕩。吉彼公。少游范淳夫。三人皆死。欲山谷歎息也。　陳正
學。正學元非世。用公孫書。鄭侯書。書詩鄭侯書。所得。論我追英書。所得非
所家。看千年。胷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起百川。勤苦。勤苦讀書發不懈。
未須場屋弃長檠。三冬學。瑞能過我三冬學。聰明。經史三千學聰明一旦
開世學。世學遺從衆。絕筆編。我已吃遲編筆用遺。所日筆用造言不讀書。
承家。承家舊守諸儒。作業。只信詩書端作業。會直可踰鉼業若流。亦守
殘書。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半智中殘書。快意。書當快意讀易盡。學苦早
干學苦斷通從。增氣。解卷物增氣。
經史　韓。禮易。禮孫獨禮隨易貫不遠復。東高閣。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
遺經究終始。書史。古書散左右。詩史置復前。書王法。春秋書王法。不誅其
人身。國史。國史弄緘縢。留會。經訓乃蒭會。經籍。說於經籍深。豈究端與
說詩。注疏但說詩。經諱不讀。識湛讀。聖經空湛諒。經史。書是經。書經。暑午
注前史。建號。細味播敢是遠通新建號。　樂觀象陳經。觀象無大屢決經

謝于筵。有遺音。周頌有遺音。　歐周會。周靜謝會盟當公家由古。熙寧爲
遣班固泊欲向下筆。熙寧皆謂當研磨。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磨。馳騁。解
明左丘聘馳騁丈建業。焚香讀易。焚香過殘讀易春。復雅。未韓不復雅。孔
子修春秋。貶吳楚。使王貶吳楚。天法嘉諸侯。熙周。安儒泥於唐。甚者云熙
周。源流。大旨既已失。安能討源流。交鉤。遂令學者遂異說相交鉤。三傳。自
云善三傳。日欲採微幽。河圖。宓戲八卦畫河圖。禹湯卑經聖唐虞。古畢。直
不古與萬世模。獲麟。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未免悲。我當爲之說。酌者
木免非。始墳麁。而子獨曰然。有如墳麁茫可推。世雖不爲瑞。其意乃可積。
春秋。春秋二百年。之約義甚丸。學者一從聖人沒。學者自爲師。衆家說。平
嘿衆家說。平地生荊棘。關新奇。相爭逐唯各出關新奇。舉世。舉世十餘
薦衆世不知退。聖人經。但欲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蔽虧。日從衆家說日月
遭蔽虧。浮雲。常患無風力。掃除浮雲使還光。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好
古。子素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衆見。堪然出衆見。不爲俗希早。　蘇。委厭學
六經既已委天墓。言參人石鼓。鮮許功。許功當果春秋餘。今乃始及祖莊
秋。易三絕。自視吾與丘親。繁易常三絕。五偏然。如我當以卒事。論讀易東
窓。遂知讀易東窓下。東馬款門定不屢。守章句。愚儒無知守章句。九師三
畫。前東九師新得增易。无夢石三畫舊遺書遺編。重覽狐坐東主。耕。高把
遺編照露螢。斷絃揮塵。斷絃掛壁知音喪。揮塵空山亂石聽。洗心。畜殘何
須史臨水。胷中自有洗心經。忘憂。易可忘憂家有師。子由。方笑春秋學。治
經方笑春秋學。荊公目斷爛朝報。一經。一經通明傳節侯。曾賢盡節侯。春
秋古學。春秋古史乃家法。論學。惟有夢魂長傍昔。共論唐史更讙明。詩易。
使與古郡詩無數。寂寞寒窗易數通。當經術。之子富經術。蔚如并大畜。魯
史。魯史僅光耀。荊公以爲斷爛朝報始。廢。　黃書肆。秉流古本遺。虞不作
書肆吉未流。空文。空文誤來者。聖遠吠無言。燕說。試經用燕說。未弃諸儒
傳。燕說吉非書意。濫觴。濫觴雖有葬來派倫九疇。言荊公國可驚。諸儒又
事堅。口舌爭。雖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妙處。荊公六藝學。妙處不執。鑿
戶牖。諸公有其經。積復鑿戶牖。言空鑿。不聽我。間此不聽我。縱多說河水
今須聽而行。言狐疑。草玄。草玄不妨嫌易。日閑月學。經耕春。六籍經耕春。
多難。自古非一家。六籍益多難。發冢。詩書發冢。飯念今人。抱。守典墳。是
儒守典墳。共書詩。書共書詩。史曲說。尋書冊。時尋書冊應多味。　陳。太玄
經。使乏才一是。白首太玄經。三年學。經史三年學。三年通一經。滿腹。詩書
滿腹不及口。言不致飢也。白首。一經從白首。功名薄。詩書於家功名薄。工

發冢詩書　工發冢。堪發冢。詩禮向來堪發冢常平。相門經術有書平。插架。五千插架未爲貧。五千卷。平生五千卷。還令不問塗熟也。黃卷。好令須黃卷。貯腹。貯腹中生萬卷餘。

文籍　袁閱讀。閱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標帙。故園忽何遠。未知散標帙。觀寶書。坐月觀寶書。禹穴。禹穴藏書地。丹壁。丹壁開藏書。　杜。壁魚乾。散帙壁魚乾。傍架。傍架齊書帙。載典籍。欲使西梭載典籍。精典籍。山居精典籍。書叢。書叢映隙縹竹書。標背竹書光。誰能帙。書亂誰能帙。散亂。散亂一示竟展書卷。風林展書卷。散帙。散帙有餘清。書連屋。床上書連屋。書籍。閒閒書籍滿幽時。騰腹中書籍幽時。曬三軍載。三軍方載書。故國樓。書歸故國樓。注陳傳放歸故園。載書二十卷。歸家起樓。青囊。青囊仍隱逸。　韓。已遠。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披猖。紛紛百家起。詭作相披猖。長老。後生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純粹。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遺辭。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開卷。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百家。前經百家書。蟲魚。蕭辨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三萬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懸牙籤。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過眼。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古人書。遙看古人書。後來前日歙。五六卷。荒學五六卷。古藏四三塋。商摧。堅爲飽商摧。浪馳騁。文字

承袍號。點勘。不如觀文字。甘鈴事點勘。有文史。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王史。酪遺文。思渺于遺文。使我心已覺。紙傳。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百本。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古。藏落。武藏于四夷。武落在深山。羅左右。圖籍羅左右。盈一室。退食圖書盈一室。千金產。然書自是千金產。追思。掩淨發陳編。追思二十年。萬卷。藏書萬卷復強記。遺逸。前編記遺逸。懶翻。盡書懶架抱經摭。文字。歷盡文字細練緗。自覺誠大勝。收愚老練緗。買時。有國出河龜負時。首古往況何悠悠。把卷。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濶王開。　蘇。舊書。惟餘舊書一百束。方舟載入荊江曲。黃卷。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卷藏。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鄴侯世家。坐惟鄴侯三萬軸。家何世南。竹秘書。談經。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異書奇字。不許中郎得異書。且與揚雄說奇字。五車一編。家傳空腹五車多。患子紀上從夫一編是張良。遮眼。遮眼文書元不讀。一篇書。戲作一篇書。千古發蒙端。本無言。傳墨絕相投。予初本無言。書繞經。架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留書法繞。藏書處。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牙籤。風動牙籤亂葉林。書帶草。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家書。誰言家書藏九十年。山谷。發書眠。聊欲發書眠。秋濤春千挽。萬軸。家書空萬軸。

簡。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五車。五車書已留兒讀。蠹魚。蠹魚自曉開箱匡。科斗長收古鼎鐘。五千卷。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文書。引繡文書信手翻。四庫書。堂上四庫書。堆胷。萬卷堆胸兀相撐。小字。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欄。誦亡書。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信書。無人方開道半生常信書。得異書。知君得異書。百回讀。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收散亡。百金搆書收散亡。載行書。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雜說。永頭雜說爲純帙。三萬軸。諸恨才藏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九子讀。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相撐柱。堆床五千卷。磊落相撐柱。一字不堪煮。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　黃勘。辨差。要公共大字。米墨勘辨差區別。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討論。從主漢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生睡。文書滿案堆。生睡如黃嫻。寒殖。寒窗書萬卷。紛亂刪直龍言疏飲及竟十年讀。十年讀書厭貧見。眼明。把筆已頭白。見書猶眼明。編簡殘。學古編簡殘。想白。想得讀書頭已白。求是正。行書床書傳藏。酒尤是正。味永。妍如書嚼欖。苦過味方永。永長也。閱萬卷。讀書閱萬卷。校經。校經同省並門居。無日不閒公讀書。藏書。佳人觀渦文字工。藏書萬卷皆次中。藏籤。書籍要藏籤。胃蟠。胃蟠萬卷夜光寒。許書林。自公及歸休。平頒許書林。故人賦。故人

晉有凌雲賦。汗簡。汗簡文書山壘高。五車。捆。書載五車捆。捆。載也。群經。六千無靈群經。山谷。古書籍填繞。四壁。有書萬卷繞四壁。言貧。多未見。萬卷藏書多未見。　陳。一千卷。架插一千卷。明明並群雄。歐公作集古錄。一萬軸。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汗牛書。何賴汗牛書。

述作　李揚馬。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建安。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文質。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刪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古。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彫蟲。一曲熒然子。彫蟲喪天真。費精神。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奇作。毫墨隋酒落揉元有奇作。窮天人。著論窮天人。千秋祗麟閣。落筆。落筆起風霜。草檄。君草陳琳檄。草玄。晚節覺此疎。一精草太玄。著書。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茂陵書。求有茂陵書。工夫。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搜索萬象。既遺前言吏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樊子。異哉樊子誰可呼。心欲獨出無古初。一語。窮荒從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剗襲。親云已出不剿襲。句斷欲學盤庚書。記錄。胡歸虞集足追。記錄細碎何足程。媲世。媲世妍巧習平汙。以奇矯逸騁群思。追韓徒。月無須得追韓徒。　杜。一囊。有作成一囊。開俗。開俗九州藏。詞清。詞人雖擬河清頌。頌敷。頌敷凝

諷誦周庾信正旦詩。撫花逆頌表。摛頌。向來嘗摛頌。賦頌。名曰賦頌。鵠
韓翃同異。往年并筆翃同異。唯解驚衆詩不已。跨綠驛。近來自說尋坦途。
猶上虛空跨綠驛。鉛槧。以余短握持日請從鉛槧。瑕疵。繽紛指瑕疵。天機
居然妥帖。謙見賴藝天機。不敢占。此跡語從何休息不敢占。搜奇。搜奇日
有富。　柳逾十年。著書逾十年。曲賴庸不推。　歐忘早窮。君老忘早窮。文
章故綴緝。草藁。殘章與斷藁。草草各收拾。　蘇著書。著書自妥且窮愁。多
念慮。著書多念慮。餘思。空腸吐餘思。靜似春蠶絲。賦雲夢。剌來賦雲夢。落
筆風雨疾。注蟲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給札。給札賦雲夢。真良計。著
書多暇真良計。蟄王褒。述作蟄王褒。清篇妙語。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
春發病顏。珠玉。詩成珠玉看朝還。米厭窮愁。父嶷著書千古事。虞卿愁來
厭窮愁。非窮愁不能著書。出秀句。空腸出秀句。吟斷五味足。不窺園。我昔
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三都賦千首詩。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
輕千首詩。草凌雲。歸家但草凌雲賦。　黃獨扛。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班馬手。兄張班馬手。看蓉不足云。請還園現邑。横筆陣。當今横筆陣。一戰
靜楚氛。揮風雨。緣蟲叢草紙。筆力扶風雨。落筆。落筆塵沙百馬驚。揮毫想
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回萬牛。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筆瑞世。

張侯筆端世。硯滴乾。筆削三江硯滴乾。曹劉。堊功與學形欬唾。更覺曹劉
不足吞。洒風雨。著書洒風雨。去驂遠。去驂甚遠文氣半。聲摩空。殺前作賦
聲摩空。斯文。習之實錄弄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古今鮮之文。懶著。游鮮
一彝五。曲肱懶著書。寶唾。寶唾歸青簡。咳唾成珠玉也。汗青簡也。晴虹。精
虹貫夜窗。此德於玉氣也。草玄。草玄非近準。言準易。萬人敵。筆皆萬人敵
筆力。但有筆力回萬牛。文學。文學縱横乃如此。霧豹。文如霧豹容窺。豈見
一斑也。善著書。家侯口吃善著書。吐白虹。男兒立世間筆端吐白虹。言文
章光焰。王仲壬。著書王仲壬。王充。文章伯。竹林文章伯。國士無異製。制作。
比來少制作。非以弱故降。機中錦。景陽機中錦。猶衣被五江。用江淹夢一
疋錦。波瀾闊。春花波瀾闊。笑陸海潘江。秦少游花柱爲陸機潘岳。筆墨深
關鍵。筆墨深關鍵開關見日屋。評斯文。陳更評斯文。如鍾登鼓笙。陳無己
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陳托著書。中年托著書。文字。人生如此耳。文字
之吳問黃卷。從知吳地問黃卷。一言契。
平生著服硯文字爲卷初無一言契。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二支

詩

詩帖十九

王狀元八詩六帖詩篇　李大雅。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正聲。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白雪。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此曲。徒勞歎此
曲。舉世誰爲傳。已唱。誠爲已人。寡和者乃歎之。大雅。大雅思文王。頌聲久
崩淪。斧斤。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落筆。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
滄洲。郢歌。吾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牛腰。詩藏兩牛腰。夢春草。夢得池塘
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共詩。成共誰傳臨海作。可見斗何共和之。空吟。
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詩騰。詩騰顏謝名。作行吟。朗作猛虎行。暮作猛
虎吟。江鮑。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芙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河梁
詞。性無海嶠作。敢缺河梁詞。揮清詞。新振揮清詞。振雄藻。逶山派幽事。謝
朓。詩傳謝朓清。神祇。說試令神祇。新詩。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白雲。歸
來白雲唱。恭聞黃竹篇。不直一杯水。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
棹頭。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陽春。巴人誰肯和陽春。字字。將

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長謠。繫之本衰上。相憶每長謠。四愁。張衡殊不袞。
愿有四愁詩。慰相思。愁君錦綉段。贈我慰相思。相和。陽春欲寒誰相和。自
詠。遣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跋吟。詩因鼓吹發。便情。吟發空復情。相思園
世作。詩人。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寥。不殘。賦詩留處所。千載處不殘。採菱
曲。于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梁園。千金高本重。思多對酒逶作梁園歌。阮
公詠。却憶逶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東武吟。聞作東武吟。曲盡情未
終。知己。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群英。揮梁園之群英。振大雅之東洛。
枯解嘆嗟。吟詩解嘆嗟。護興。老去詩篇渾護興。倩杖扶。吟詩倩杖扶。動江
關。暮年詩賦動江關。潼關。億在潼關詩興多。七衰。未許七衰詩。晚節。晚節
漸於詩律細。歎句穩。賦詩歎句穩。不免自長吟。珠玉。詩成珠玉在揮毫。著
篇。覺其著詩爲頗亦恨枯槁。凌鮑謝。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響
業。前輩詩譬爲吾家事。詩是吾家事。近道要。清詩近道要。何水曹。能詩何
水曹。江淹書何遜八歲能賦詩。神助。詩應有神助。茅屋賦。已公茅屋下可
以賦新詩。遣興。遣詩真如詩。諷興。諷興詩家流。詩魔。如君苦思緣詩瘦。吟
詠。詩或吟詠轉淒涼。覓紙題。可兒覓紙一題詩。落墨。賦詩猶落墨。求友篇。
欺我淒涼求友篇。能詩。已知元祿最能詩。錦字。誰家挑錦字。江月上郢靠。

白首詩壇將。文會不于盟。詩壇推于將。宛陵詩翁。宛陵詩翁勿謝遜。人生
自足乃謂姑能吟。杜然東土秀，能吟風騷。歌行。作詩數百篇。長歌并短
句。傾耳。子詩何時作。我耳傾已久。所存。擬弃不復惜。所存今無餘。落人間。
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飢欲死。宣州詩翁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梅
聖俞。好言語。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壺。離情。近者去江淮。作詩
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不平。退之號百物，其鳴由不平。數寄。因
風辛數寄。為我舁與賓。閑放。知君樣尚我，閑好作詩，閑放莫可禦。絶景。高
篇絶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無煩。寫情。賦快復歸臥。詠言聊寫情。吟哦。安
得事吟哦。新句。君才神有餘，新句亦飄飄。慰寂寥。出君衆乾詩，寄我慰寂
寥。朔風句。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送春。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
送春。清苦。清篇述曾劉，苦詩作島可。懶作詩。老生無情懶作詩，蹲祖閒詠
哭詩賦蹲祖閒。緑騰。吟就緑騰貫已飽。淡泊。世味惟存詩淡泊。彫蟲。新篇
述彫蟲衆作。唱酬爛東作。自覺。詩篇自覺隨年老，筆力與來筆力十分星。
蘇梅。一自蘇梅閒九泉，始聞東頴播詩篇。詩敵。每恨年老才已盡，怕逢詩
敵力難當。從木李。聊效詩人投木李，最期佳句報瓊琚。謫仙。聯墨未吟二
謫仙郎官。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八詠。才。自是空有東陽瘦
覺切愁無八詠才。樽前客。不須採摘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餘暇。傳聞豐
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入評。詩精格入評，詩翁。喜得少年嗟老病，
尚能聯句惱詩翁。風月。翰林風月三千首。侍臣篇。自憐臺笠累，未暇傳侍臣
篇。珮環。詩清叩珮環。郢曲。郢曲幾人酬。詩社。唱高誰敢校，詩社江淹。惟恨
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短篇。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託短篇。
新篇。已將二美交相勝，乃杜新篇麗彩霞。篇詩。三十篇詩三十年。江湖。十
年江湖千首詩。學問。東城有詩翁，學問冈少小。文章。東州太守詩尤美，祖
織文章爛如綺。傳百紙。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邂逅。一詩留
賞難邂逅，後世傳詩固不朽。瓊琚。慰我以新篇，報很比瓊琚。寄我。新詩醉
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遙。君詩。惟思傳君詩，告健寫奇介。憶山吟。徒為
憶山吟。耳熱助朗誦。送子。歸去能來否，送子以短章。思其人。夜思其人為
跡踏。作詩聊誰為出妍。孤吟。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霜。和其音。作詩和其
音力盡猶炮堡。非所敵。情知非所敵，但欲繼其芳。繙挑詩。近者繙挑詩，有
傳來北方，如春陽。發我衰病思，捐如傅春陽。欲和。欣然便欲和，洗硯坐中
堂。若有亡。筆墨不能下，恍恍若有亡。犯其場。老鶴背飛嬰亦易犯其場。堪
降。不戰即自却，鋒刃未堪降。第一。詩豪第一流。餘思。江山餘思入新篇。醉

題。因得醉題詩句在，準備。仍約多為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對隴雲。詩
就高樓對隴雲。客思。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君交。縱平都洛與君交，共
計詩中思最豪。擁鼻。舊社史評能擁鼻。工剪裁。二子雖元此翁在，老子尚
能工剪裁。示我。奈何不寄反示我，如弃正論求詭辯。滄浪。子美寄我滄浪
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東望。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佳句。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豈長弃。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窮
年。詩老。憶嚴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荒冢。撥霜撥孤萎，泣古弔荒冢。叩金石。
琅琅叩金石，清響聽主悚。文章。靜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衣裳。又如古衣
裳組繡爛成文。家服。拾其裁剪餘，未識家服身。成篇。欲吁偶成篇，聊用緘
君作卷軸。歸來錄君詩，卷軸多紙職篇章。酒醉弁篇章，四坐幽然嗆。此時
而我於此時，翛然於孤詠。自衒。敢向公前自衒詩。己音。非高使比己音。下
少味還同魯酒滿。嘉篇。兩年嘉篇來，為寶豈惟荣耀訖當時。新集。南都已
見成新集，未曾休崖未作詩。降詩敵。平生未有降詩敵。臚膺。拿止篇章此
脈膺。四夷。得敢公詩播人品，去思從此四夷聞。唱和。閒說後游多唱和，新
篇何惜盡傳看。俗韻。言無俗韻精而絕。將薄物。敢聞微誠將薄物，少資清
興入新詩。吟紅藥。紅藥獨賞吟紅藥。酬唱。平生喜接君酬唱，不得尊前詠
落夜。可涯。屢獲詩篇喜可涯。吐虹。奇詩切入武成宮，曹香揮毫夜吐虹。吟
就。才有吟就珠不俺。始知文字樂無窮。酒壺。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
泥酒壺。莫作。我謂莫作詩，亂我思。記聞大落出，鳥悲四時，百物亂我。雕
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閒退之。吟哦。我老慵歎焉，安能事吟哦。才
有餘。君才辭有餘，新句吞飄飄。朝詠。又語難朝詠。勉強。嗟吾老矣不能休，
勉強作詩慙效尤。一蹴。擬于未知期，寄詩聊一蹴。作者。詩三百五篇作者
非一人。賤妾。羈臣與賤妾，乗淚乃流糸。可取。其言或可取，龍雜不純金。錦
組。作詩幾百篇，錦組爛瓊琚。險語。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麁。奇怪。窮奇變
雲煙，搜墟攢蛟魚。蘇難好。過客詩難好，詩債。為談什渠羅，詩律到阿宽
坡諸子小名。得句。得句不妨清。新詩。憐君肯好丈，遠聞得我新詩喜折屐。
六篇。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千光景六篇詩。和詩。款曲送酒去，端為和詩留。
新語。舊匿藏新語，清風自滿舟。留句。山翁勸留句，雖為寫塩米。前詩。前詩
尚遺墨，不録久恐忘。連珠。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詩孫。夢中
時見作詩孫。妙句。妙句解令知八為。長篇。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
凄楚。入手頻。江風海雨入手頻，似聽石室胡琴語。閉戶吟。紛紛無補竟何
事，慙媿高人閉戶吟。韓老作詩。又令韓老作新詩。無價手。唯有此詩非昔

王滿眉從。江湖常在醫詩酒事袁絨愈頭痛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寄
多情。段將妙句寄多情。横飛欲試來坡老。長篇。未敢旨氣除本豪將復長
篇書小草。微吟。敢復此微吟。解和隔粘檮。作詩苦。篇來予美元。立坐作詩
苦。焚筆硯。袖手焚筆硯。清篇真誤與。孟東野。小詩擬試孟東野。磨搰惟郊
詩人故歷折。金釵零落不成行。憔悴。詩翁憔悴老一官。吟詩。著我當陪許
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咀嚼。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蕭蕭令人飢。瀾翻。如
君急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出新意。吟哦出新意。驚人。悲莫使驚人
悲。來遊不到吳。工織紋。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言以詩播讒讒。雄撰。公
詩凝南山。碎拔十丈峭。逼天真。形容逼天真。邁進識其要。潘羅潘羅含未
寬。放議。窮閱與詩來。詩來昔相寬。千意遠可射。咫尺。依依見其面。疑子在
咫尺。詩力弱。但恐詩力弱。鬪健未見敵。詩劉。詩成十五刻。詩誦千里隔。一
篇一月寄一篇。愛愁何足撕。効兒童。覓句效兒童。嚴詩。君無廢此篇。杜甫
嚴詩編。杜集嚴武。住相。請公作詩寄父老。使知萬壑松風哀。寒光開。數詩
仕侵想盛。從波新除舊寒光開。有父風。清詩不敢私素篋。人道黃門有父
風。捲波瀾。文章曾拉公堪笑。卻捲波瀾入小詩。杜詩云小詩。破鬪。作詩雖
未遠潘陸破鬪豈不吟得清。數篇。君才敢將東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得

佳句。蘇東坡上佳句。從此不看營丘畫。錦繡。知君直須富有餘。莫惜錦
繡償肯速。翻險。窮多翻險穿元遠。睹取名畫不用摸。驚撩落。莫將詩句驚
撩落秋也。大雅。大雅初微詩流風因衰衰。變騷。帳為詞客騷。變作楚臣騷。
閑後髮。衣轉更崩壞。綠綸閑後髮。笑癡。詩將笑我癡。謝賊病歷相詠嘆尋
顧佳之。清圓句。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柱彈。百篇。百篇聊寄我。中不鄭人賊。
鳴佩環。清詩鳴佩環。無此客。只恐將前無此客。清詩逆有士龍能。詩愈好
恐永急食詩愈好。恰似霜松轉春鳥。帳下看。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
帳下看。錦囊。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戰七言。夢中戰七言。王
丹乙入懷一詩遺戲謔。更身空逆求。寫天日。作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詩
自旅。心明詩自旅。筆老詩翻珠。僵韻。贈我皆僵韻。知君得具書。絕倫。新詩
五百言。句句皆絕倫。璀璨。詩詞各璀璨。老語走用得。清絕。清絕聞詩語。五
字律。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要淘揀。清詩要淘揀。乃得鉛中銀。好句。初
聞好句驚人倒。梅過東庭職雨過。詩腴。詩腴因遊參。帶酸。作詩頗作六一
酒。住江亦帶梅公酸。梅聖俞也。健筆。清詩健筆何足數。賴君詩。遣春無恨
頻君詩。窮事業。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沅湘。難知。詩新妙難知。倩
清樽。新詩倩清樽。窮。今窮人未信詩能窮。黃樓詩。坐有黃樓詩。千古配王

尋成集。到郡詩成集。如玉雪。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新驚。詩僧。發春容。僧君
妙語發春容。顧我風味不成弄。謫仙句。我無謫仙句。待詔況香露。得嘉句。
定向秋山得嘉句。琢吾西風吹好句。琢玉本無瑕。言無足而走。得句。得句
會應緣竹鶴。五字。五字古原春暮白居易古原暮春風吹又生。琢句。新從
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漢山琢句新。脫兔落鶻。好詩如脫兔。下筆先落鶻。出
奇句。坐看士衡執別手。言陸雲與之別。更遣夢得出奇句。言劉有送行詩。
寫肝脾。篇向入寫肝脾。四海知我霜鬢鬚。中郎詩。蝸來清顏上。泛濫中
郎詩。如登阿。春郎忽過我。賦詩如登河。句清。句清法本黃子。二束與借魔出
談客。新詩出談客。詹文固枝疑。傑句。傑句尤豐清詩屬。競病。坐人未要逃
競病。健詩雨。賦賦健詩白雨奔。吐氣。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絕塵。清句
仍絕塵。紀遊。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侍黃精。詩人空腹待黃
精。王事只看長柄械。老手窮交。老于王摩詰王維自能詩書窮交孟浩然
論詩。論詩曾伴真。誥曾巳忘言。堪唱。公詩使堪唱。為付小嬋娟。妙絕。詩成
輙寄我。妙絕閩譽弄。懶作。懶不作詩君踏料。昌通歷詩過餘隱。詩禍。詩社
何妨載酒從。建安初。大路今為會字伍。作時猶似建安初。如清風。于詩如
清高琴琴挽將昌。綺語。胡為久閑巫斷語。且自意言不作詩。作產狂濤。地

倫番維塵滿失亂狂濤。粉鶩。粉鶩逆其色。魚蝦。曲眼易參軍。杜陵謫仙。作
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爭標。揮地收千艘。爭標者兩艘。例窮。詩人例窮
苦。天意遣奔逃。無佳句。恨我無佳句。情味。詩人情味真宜海。試問於君底
事。戲言窮也。喜折腰。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腰。敢論詩。對于敢論詩。酬句。
清酬更句雲東流。杜詩句。今朝杜詩句。氣如風來儀。詩名。古藏鼎沒是詩
名。似嶺雲。謫君詩似嶺雲。詩壇。詩壇欲歃鶴從累。洛生詠。猶懷周與參。
能作洛生詠。詩律嚴。明朝三子。詩律嚴於。輕千乘。豈與置紙畫。得句
輕千乘。投名入社。投名入社有新詩。和詩忙。非才顧覺和詩忙。詩病。詩病
遣春穠深。癡雲雨。雲雨休排神女東。忠州老病長人詠。詩豪。詩豪正值安
仁在。空看洛陽滿院花。侍歸。謝女侍秀句。留侍中郎歸。淡生活。莫笑吟詩
淡生活。當今何買為君書。貪讀。袖中出子詩。貪讀酒應嗟。無風雅。狂吟既
宕無風雅。揮黃泥。應為詩人一面顏。山僧未忍揮黃泥。起我。知我久慵懶。
起我以新詩。如醇酒。詩詞如醇酒。益結黨四肢。欲和。欲和不知時。欲和先
昏疲。無好語。應急詩人無好語。醒脾。胃無百篇詩何以醒脾兒。專新。戕更
君有志氣。詩壇專斬伐。如潑水。道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
教我欲尋鬚。恰如西施藏白地。要清詩。遣子覓楚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

詩看花詩。十載飄然未可期。郡塔重作看花詩。惡語傳。門前惡語誰傳去
唱酬往復。唱酬往復字應淺。憑君路。此詩史秋思君路留與江南子布看。
綴瓊瑤。醉中忽思我。詩清綴瓊瑤。詩鳴。將軍挽病自詩鳴。懸河。詩似懸河
供不辨。故欺張籍隴頭瀧。相呼。溝吉聚欽不知春。佳句相呼頻欽令督役
夫兄也。追靈運。付君筆力追靈運。吳負南金九日題。秋虫聲。吟詩莫作秋
虫聲。天工惟汝鈞物情。酬瓊玉。空虛豈敢酬瓊玉。物情。新詩說盡萬物情。難
句。國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絕唱。昔年郷陳詩無人聊九江。絕唱。了今賡
絕唱。外重中已懼。附家集。何當附家集。繫懷追感波。如得書。每得君詩如
得書。宣心寫妙畫不如。驅除。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蘇司業
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唐蘇源明。黃樓詩。我在黃樓上。欲作
黃樓詩。黃樓詞。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傑句。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
獨妙。夫子獨何妙。雨雹散苗稚。雄詞。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脫手。新詩
如彈丸。脫手不暫停。擬蘇州。五言今復擬蘇州。咳唾成。河防部伴衆畢至。
無數新詩咳唾成。盛韶。獨喜誦君詩。盛韶音節奏。雞豚社。雞豚異日同爲
社。應有千篇唱和詩。借車。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獻酷孟有
移居詩云。餘波。餘波滿消濁。它與居易穎。風流。迩來誰復是前輩風流事。

雨詩人今寞雨詩令唐三月望播溪紅對櫻罰局吾處。傳不潛。飄腸待一
聲妙語得不泯。相牽引。君未恨不與史復相牽引。悲句。故人猶款日悲句。
爲餘恨。變風。威樂清衰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冷淺。迸珠自哭咸何事。
冷淡誰能用詩功。忘三伏。吟哦相對忘三伏。擬從清溪入雲宮。湖州名水
晶宮也。山上集。百首共成山上集。難酬。預憂詩筆老難酬。街口。好詩街口
誰能得。俗子疑人未達聞。俊逸。已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奇字。
奇字雖賡變風。五憲三傳。五憲已出東洛。三傳離北南客。似連珠。小詩有
味似連珠。工雜擬。好學惟君工雜擬。換新詩。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
待來上。巢苔。美君截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鴻鵠家雞。天遠鴻鵠不
易得。主令作對遊家雞。久假。送之驚哭子美。孫門公久假何時歸。明月。世
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學杜甫。天下衆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
其骨。驚嶒峰。劉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嶒峰。名章俊語。名章俊語紛
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主子美。前主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雕劉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伏肝腎神應哭。千萬首。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
談笑足。夜吟。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使與劉。劉師服侯喜。章句。才首
萬句年非少。急走從君應已遲。先有識。流落天涯先有識。詩格老。二公詩

孫老獨斯。醉後狂吟許野人。氣吐虹。知君不向窮愁老。尚作清新氣吐虹。
清激。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鮎鯉。句句。公詩句句有生聲。繼永和。
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惡韻。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刻燭應
須便置鞍。如秋菊。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長篇。邇此盛我言。長篇發春
蓉。傾瀉。歸來千首詩。傾瀉五石瓠。彭澤蘇州。却疑彭澤在。顏鬭蘇州頰。閒
裏還靖節。五言當還靖節。險韻。險韻清詩苦鬭新。搗殘椒桂。最後數篇君
莫厭。搗殘椒桂有餘辛。珠也。詩新。筆老詩新疑有物。盡詩人。此去若容陪
土談。故應客主盡詩人。借君句。我老詩壇什敗旗。借君詩句發良精。催詩。
夜燭催詩金燼落。只自知。故應好語如紀滰。有味難名只自知。詩將。載酒
送詩將。詩壇不是心工戰。病。詩人工藏病。心亦說。有聲。如國梅仙詩
有聲。不語。今詩忽鞭聲。不語聊自挑。聲韻和。我詩難云拙。心千聲韻和。狂
詞。小圍香霧晚裝龍。醉守狂詞未必工。書史錄詩應有聲。四收形管御新
題五字詩。兼天長短三十章。却定本郎五字詩。詩清。題詩誰似皎公清。詩
酒相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章恐獨賢。清篇。老行清篇呈木枯。不兄
新作語兄妹。賡歌。許兄淨洗涵星想。爲予賡歌望月湖。壁詩。壞壁題詩已
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記孤吟。更邀明月說明年。要記孤吟孟浩然。萬口

傳。湖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曹植句。每見便聞曹植句。清絕。詩
語尤清絕。千金。吟公五字詩。美重千金。勿出。收藏慎勿出。免使群兒號。
五君詠八哀詩。妄凍五君詠。况痛八哀詩。嚴詩。儒者學嚴詩律。餘威嗟塞
氣。補詩亡。至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少味。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
酒美。緣詩窮。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如東野。詩如東野不言
寒。林和靖。清詩淺。置之江淮。又清詩洗江湖。消永夜。聊借好詩消永夜。每
逢佳處輒參禪。一時編。奇與君家小兒子。它時此句一時編。築詩壇。君家
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鄭伯降條侯壁。明朝鄭伯降。誰受靜夜條侯壁已驚。妙奇。古語多妙奇。可
識不可詮。巧哭在頻頻。來者無涂湊。不堪索。晚來復空索。一字不堪索。島
可句。吟爲調霊聲。時有島可句。如神。搞拈詩句已如神。詩律細。傳家詩律
細。已自過宗武。短詩。短詩勝上戲聊以戲宗武。少陵子。懷祖。王懷祖常
置其子於膝上。詩暮。入室亦詩暮。少游。常酒樓。讀孟郊詩。夜讀孟郊詩。
細字如牛毛。佳處。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餘驕。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
驕。滿激。水清白石鑿。滿激不受蒿。不償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對空
螯。又如煮彭蜞。竟日嚼空螯。僧清。韓家。要當鬭僧清。未足當韓家。寒虫號。

得人意。驥歷塊。詩成落筆驥歷塊。未肯咭。得句未肯咭賛賞見眼眉。人自
窮。盾公晚二子。人自窮非詩窮二歐不肯作詩也。周旹俊。公詩周旹俊。更
更無天實。詩許。五七三不同。須公以詩許。我七字。金華仙伯我七字。好事
不復千金惜杜。天所借。肯遣居士亦其豆斗酒百篇天所借。言李。有新句。
正恐朝來有新句。長吟。江西勝士與長吟。錦不如。未有新詩錦不如。陪強
韻。進陪強韻愧非過。感摂前聞覺未多。滌煩風雨入懷泥滿聘時須好語
滌煩慕。更清新。了知句畫更清新。詩興動。撩撥作新詩興動。可令千里不
同風。叢匪滿。千里秀句叢匪滿。句苦。句苦不緣愁。多趣。絶唱猶多趣。老來
却後酬。餘窮。老歷新句數餘窮。棄近詩。才退于書不重奇。每愧諸郎棄近
詩。供一笑。從作七言供一笑。自嫌那得使人愁。有心期。待大言切只自知。
略容千載有心期。言無知音真與古人相期耳。更有詩。恨君不見金華伯
何處如今更有詩。謂當直。我五字。三年我五字。尋不借輝光。未工。少好老
未工。詩月投子稱。起衰乎。詩句起衰乎。近功。論詩於近功。未須衰。尸斗為
句未須衰。作魔。老去斷百好。尚以詩作魔。七字戦。諸子為言十。晚梁七字
戦。詩力。就知詩力解窮人。萬口傳。脫手新詩萬口傳。驚老醜。老夫送詩驚
老醜。盡當詩句日清新。興卷。興來不假江山助。日過渾如草木春。智是農
弓智身吾不讓。衛陽紙貴于能頻。看詩。老閒看詩老猶能。近風騷。使俠有
新詩高處近風騷。聆五字。隱几聆五字。未覺歷日驚雷鳴。顧爲見雷鳴莫
作飢鳥號。微吟。微吟子壯聲句裏江山隨指顧。得瘦。學詩嬌得瘦飽
參。可裏宋風却絶參。金璽。貴生多新詩。如金璽抽繹。唱高爲參。唱高難獻
乃。爲永得哎咀。意合。意合無古今。投牘有逆推。名成。價重。名成弟子聲價
重先生。稽。太瘦生。已知名世代爲瓦。可復緣渠太瘦生。出眉宇。得句未肯
吐。秀來出眉宇。隨筆。賦詩隨筆落。可憐生。嫣復可憐生。催新句。起須一恐
催新句。才風反用雨催詩之意也。詩囊。繞詩貴事今來有。座我錫得神所
驚。無好詩。夢中無好詩。池草爲誰生。誰知。得句有誰知我在。有新功。學詩
有新功。黃犯共推激。聲生吻。詩如聲出吻。懷抱移。來平得佳句懷抱頓能
悦。關里論詩。當于關里與論詩。光華。看日光華開秀句。得窮。老去秀句論
天衷二子緣渠吾得窮渠詞詩。雅頌才。詩清雅頌才。君知。妙語君所知。小
吟吁。乞小吟撩我老吟邊。只今剩作驚人句。顧覺吟邊意未平。學詩。黃土
學詩用力新。悲手疾口如翻瓦。送七言。衛風踏東送七言。要今寒屋土春
温。驚四鄰。是時積陰天黃昏。叫門索大驚四鄰。雪中。繙字。更來結字猶且
意。且不見我未來君未手縛麒麟。君老失心向年。從須赤手縛麒麟兩

手。兪。道逢其人雨于兪。妬婦捫磨工右軍。古詩誇鈔詩。判欲鈔詩寄來使。
未多陪。倡酬于此未多陪。近風騷。喜使詩律近風騷。險韻瘦辭。險韻瘦辭
貴討論。雷門。真持布鼓過雷門。敏捷。敏伏才無盡鏽張意有閑。不奈閑。錯
積思詩不奈閑。驚人句。携無錦里驚人句。才盡。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
君急手揮。看句。登高看句記山川。元祐脚。肯學貴家元祐脚。信知人兄匪
天窮言豈直也。客兒語。詩成已作客兒語。謝靈運小名。善世。昔人三百篇。
善世已有餘自娛。近市吏淡居捐以詩自娛。英詞。贈有八詞裹不空。那能
繼。句。妙那能繼。徐庚。錦囊佳麗倂徐庚。滕欲同君獻聡公。頃暴。領暴當句
于。劉孫英雄志。壁間。客落壁間詩主持彼所娛。候蟲。吟聲正可候蟲為言
如候蟲之吟。前吉。驪知詩律自前生。愁難耐。句妙方愁千辭耐。步兵詩。早
作步兵詩晚參雲門禪。籍詩不迷。山中篇。勵我岩下參禪于山中篇。虛隨
五字虛隨萬里船。言空有詩聲。須好句。細水向來須好句。閒七字。閒七
字心已識。鈎章棘句天與兒。叔李詩。李也亦有詩首篇叔李擬尾驥貂我。
一詩。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愁。未及和。未工。實贏詩未工。猛索要小我。矣
腐。是才雖爽腐。筆作青紫椏。精力畫。此生精力盡於詩晚歲心存力已疲。
爭出手。不六虛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江山助。詩豈江山助。句新清。
家法句新清。劉陰何。新詩乎處劉陰何。萬戶。筆須萬戶探輕重。不得千篇
一巴。竟千言詩輕為戶侯也。擬說詩。擬說詩心已解。一世間決馬不須鞭。
明朝有新句。預恐何訃曹明朝有新句。何遣為水部。淺短。我詩淺短子貴
倘。求日俯視無留藏。有賜。句中有眼貴剥寫。沈燔炳熱上清凉。勝黃諳人
寸我諳勝黃語。伏豎夜掾爭翻元。戴震。我來乘索不自张。正類好論能快
然。詩家新有聲。詩家小槐新有聲。舊傳秀句畫里貴。韋杜。韋杜諸人得知
詩。千詩。一窮無四壁。百代有千詩。驚人。吳乎功力歸椅倖。不是驚人敵弱
賊。先得句。已度城塗先得句。尋詩林。立尋詩杜著詩志。拆補。拆補新詩擬
獻酬。詩有驗。教知詩有驗。莫恆路無執。詩能窮人。爭著語。欲共兒劉爭着
語。不堪桃托已隨風。瞎投。詩清得睹投。擊鉢催。登高能賦爲吾儔。不用催
杯擊鉢催。留句待。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君來。異吟。共吟未立僂
建語。是語不興冷。伯仲。新有詩聲伯仲間。登臨得句。作意登臨遣得句。此
生寧復要長閑。細細看。從今來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尚堪我七字。
老子尚堪我七字。諸進與竟爲七字詩。尋人腳代一行書。窮五字。未
信世人窮五字。二鵲進復以詩嶠。增紙價。不伏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風
風嶠。推敲。出手推敲字進右

文事　碑刻　秦苗僊欲覽碑上文。苦從崖壁讀。剝落。香鮮羊公一片石。
龜頭剝落生莓苔。墮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衰。韓形模古。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虎螭科斗參身屈。業披鸞飄鳳舞拏
虎螭偶見之。事嚴迹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涕漣洏。我來咨嗟涕漣
洏。搜索。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塵泥浣。韻書嚴上石。刀伏塵
泥浣。鐫銘。無誠仍鐫銘。隱書石。書於蒼華石。五玖雀龜黿。石篆。寒岩飛
溜落音步新石篆何奇哉。不滅。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石
泐。山中老僧畏石泐。印之以紙層松煤。留傳。欲今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
比瓊瑰。非筆畫。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崔嵬。從天地胚渾
判。元氣結此高崔嵬。遺迹。當時好事給山匠。萬古遺迹於蒼崖。深埋。山祇
不欲人塵見。每吐雲霧深藏埋。欲下請。群仙飛空欲下請。常猶海日清光
求。識字法。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封寄。辭悝語鄙不足記。封
題述寄蘇與梅。刻其石。因歸謝者為我刻其石。遺客。君今遺文已妝蓋。
埋路傍。斷碑埋路傍。沉碑。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注下悲山川。憂崖。可哭
沉碑更崖。劃金玉。我欲責子寄劃以金玉。聯金可鏁而清玉可碑非堅。
蘇鏡堅頑。起然置酒平昔遊。尚有詩賦鏡堅頑。石缺。舊聞石缺今見之。文
字聲律缺。此老指畫猶口。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辨崖如石在口。好古。韓公
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偏旁點畫。但存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
八九。車攻。我車既攻馬既同。其魚維鱮貫之柳。所辨之字。識鼎名斗。古器
銀積猶識鼎。聚星錯落僅名斗。模糊詰曲。模糊半已似蔽瓶。詰曲猶能辨
跟肘。缺月嘉禾。缺缺秋月隱雲霧。崔崔嘉禾秀稂莠。偶存。漂流百戰偶然
存。獨立千載誰與友。軒頡冰斯。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穀鷇。籀史
變隱。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古文蝌蚪。齊岣嶁。何人作頌比崧
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壽年歲。欲壽年歲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刻石。登
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犖掎。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
掊。鬼守。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物閱。興亡百變物自閑。汝壽
細思物理生數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不斷。古碑理不斷。火換。阻書非可積
字法深久換。誼楚文。劃山石。何人劃山石。使我空涕流。湘東碑。誰能為我
訪遺跡。草中應有湘東碑。刻詩。韻石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殘碑。
郗嶽更幾情。劃處有殘碑。蝌蚪伏龜。古苔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收拾。
安排壯事榭收拾費金貨。岣嶁。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古碣。門前古碣
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斷碑。雖草得斷碑。寫蒼崖。從寫蒼崖留截句也
平陸識此時心。三碑。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至山。那解讀。老人那解讀
偶見不能記。不留碑。唐初傳有此。厥後不留碑。留山隱。爾來古定誰得制。
公有妙語留山隱。野火燒。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元結銘。
磐石。南山多磐石。清滑如流脂。摹刻。未暇為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佳處
未易識。當有來者知。黃銀鉤。邢公勤銘留刻畫。剝剝銀鈎洗綠苔。邢聖
求銘。摸索。歷十年煙雨暗。摸索一讀心眼開。摹邑曹娥碑。峴碑。峴用碑
首千年石。他日已人懷叔子。時時解看千摩崖。零落。斷碑零落卧秋風。古
什溫公之碑。後再復。它山。兩蘇論墨相為賓。未到它山世已傳。君子衆判
日月。泰山判日月。頌吹漁。月彼頌吹漁。問模碑。惟有問模碑。文章觀沫至。
中興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永州。摩崖。千五十年世看墨本。
摩崖石刻贊成功。瓊琚詞。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文士。同來
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
朝悲。寒音。苔蘚鏡翠昏。惜哉次山世未識。不待碑文鏡翠昏。吉元結次
山。朝陽巖。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文不辨。蘚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衰永
州朝陽巖。覺今李陽冰書也。陳富當。繼上富當微定錄。與人何事有枯
榮。黃樓記。打碑聲也。後世名。已傳紙背咸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大蘇碑。
屏亡老羊篆。市發大蘇碑。羊仲御已。覽古。只應千載後。坡公黃樓記。覽古
勝當時。人情貴耳賤目。一片石。為我一片石。併刻錦摩崖後山自此。
字畫　秦龜千元。當龜千元虎。起龍虎。筆縱起龍虎。篆文。落筆篆文崩
雲。使人驚。鳥跡。爾有鳥跡書。相招報溪飲。人素。手跡人素中。如天落雲錦。
讀罷。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不滅。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烏跡。遺我
鳥跡書。飄然落君間。上古。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歎息。感此三歎息。從
師方未還。獨步。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盡山中兔。天氣涼。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石硯。牋
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掃畫數千張。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
盡數千張。颯颯。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不停手。起來向壁不
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龍蛇。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驚電。左
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書題徧。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
題徧。浪得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老死。張顛老死不足數。我
師此義不師古。天生。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杜絕
倫。褚公書絕倫。九齡。九齡書大字。銀鉤連。濃輸銀鉤連。染翰。朝朝染翰侍
君王。筆飛。筆飛鸞聳立。章罷。章罷鳳騫騰。並美其書翰。神速。總角草書又

神逸古色。萬里起古色謂草書也。空雄胯。草書非古空雄壯。破餘地。筆力
破餘想。八分字也。直百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蛟龍盤拙內屈勢八分
字也。揮毫。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也。雄書。雄筆勁千古。墨客。墨客興無遺
蒼頡。蒼頡鳥跡既茫昧。銀鈎。蛟能動蓋焰眼鈎。龍蛇銀鈎皆字體也。尺牘
尺牘側陳遺。變化。字體變化如浮雲。通神。書貴瘦硬方通神。快劍。快劍長
戟交相向。謂篆也。文翰。文翰飛省書。草聖。草聖秘難傳。溟漲。滄溟漲筆力
遠氣逸來感清識。貫堪貴。一字買堪貴。筆書。筆書何太古。垂露。仰看無落
姿。相纏。蛟龍亢相纏。褚薛。書借褚薛能。神翰。神翰顧不一。體變鍾東兩注
鍾繇鍾會人于吾祿書。韓筆下。顛側筆下字。蠢形。蠢形犹不開奇字為我講
聲形。八分。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張吾軍。許戒伏之只今足依吾軍。
柳衛夫人。間道爭熊猶未非女中誰是衛夫人。記姓名。昔日儒工記姓名。
遠勞辛苦寫西京。臨池。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墨沼。小學新
翻墨沼波美君瘦樹敬枝柯。弄吾。在家弄玉惟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自
題書成欲寄庾安西。然皆應勞手自題。厭家雞。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
已厭家雞。官奴。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論寫付官奴。元和腳。柳家新樣元
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書窻。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窻且當勤。起草。事業

無成趾塹。飲南宮起草舊連名。二妙。勸君大患添功用。起取當時二妙聲。
墨池。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那得知。如今誠達限增門已道
世人那得知。董筆。世上悠悠不識真。董筆芽盡是棒心人。西賓。若道柳家無
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醉題壁。又女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餘墨。遺跡庭
庭在。餘墨瀾不枯。醉題。更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土煙煤。傾壓。河傾崑
崙勢曲折。雲壓太華高崔嵬。下筆。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信
手。濡毫弄黑畫。信手不自停。莊帳。端莊雜絲擒。犀星光燒擒。光精。語言既
可驗。筆墨尤其精。溢紙幅。爛然溢紙幅。視之無所形。蟲篆鳥跡。朽蠹蟲蠹
篇。遺文篆鳥跡。縹緗。筆畫縹緗多餘妍。骨已朽。欲知所書今其多骨已朽。
史奇。筆有神鋒老史奇。傳百世。二寶收藏傳百世。直惟榮耀託當時。頹廢。
詩成多日為筆法頹與廢。蘇飛鳥驚蛇。已亡飛鳥失驚蛇。古跡雖存而
真蹟亡。識字。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草書。何用草書誇神速。
開卷惝怳令人愁。好之。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適意。自言其
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醉墨。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病
嗜。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敗筆。君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
如山丘。一揮。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點畫。我書意造本無法。

點畫信手煩推求。隻字片紙。胡為議論獨見賜隻字片紙皆藏收。不藏鍾
張。不藏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臨池。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禂。醉
墨。醉墨寫邦國。歐公題夷陵風勢。驚。凄涼雨露三年後勢驚壓埃數字餘。
題壁有感。擱度。至用擱度緣底事十書君立不中書呂先生學稍欺題詩。
書小字。淨几明窗書小字。使同兩雅注蟲魚。草聖。舞劍有神通草聖。似伯
英。墨煩遠欲龍因水無復臨池似伯英。伯英學書水墨蘭亭。蘭亭真墨欲
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
父子。徐家父子亦奇絕字外出力中藏稜。李陽冰。今子至於李陽冰。嶧
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水斯。書貴瘦硬。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
未公吾不平。肥瘦。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好古。吾與太守真
好古。購買斷狭揮縑繒。龜趺。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齊畫靜聞登登。奇蹤。奇
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溪藤。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
溪藤。春蚓秋蛇。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蘇子雲也。謝希
逸髯韻。苔詩與字非二絕。二絕。醉裏自書雖自喜。如今二絕更逢君。王筋
工。嗜後空驚王蔣工。蔣素書也。出銀鈎。義之生五之後身出銀鈎。驚蛇。前身
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墨戲。和詩仍寓墨戲。海亂群鴻。適意。吾雖不善書曉

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見推。子詩亦見推語重不敢荷。子由。
剛健婀娜。觀妍容有嫵壁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
嗟。不謂子亦頗。字體。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闊落結束
入細麼。古書法。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鬼驚。鍾張
已遠。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退筆。退筆如山未足珍。鐵門限。郤人踏破
鐵門限。唐僧智永工筆札。求書者多故也。隨意畫。春蚓秋蛇隨意畫。覓來
禽。好事郎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小楷。小楷清絕規
撫臥。元和腳。君家自有元和腳柳公權柳宗元新樣元和腳。厭家雞。莫厭
家雞更問人。言學王右軍書法。一紙。二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須鬢已成絲。
褚遂良帖云。傳家法。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作行草。為君紙
尾作行草。爛如嵩洛浮秋光。潞公為郭熙畫跋尾。來禽青李。三帖縹書防
盜竊。得見來禽與青李。蛇蚓驚雞。春蛇秋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
函金鑰。玉函金鑰上天來。紫衣敕使親臨賜。雲委。翁論邇眼來易識。石落
挂壁空雲委。寒具油。誰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寒具餅也。油
涴。書畫巧偷豪奪。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顧愷之畫爲桓玄
所竊。破塌。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唐王涯藏書畫後爲人破垣取

盛際崇儒學。皇家盛。興隆學校皇家盛。猶黌序庠序制猶黌鄉閭教不行。樂
育。樂育惟仁亦主教。勵賢。本欲勵賢修古學。學政。古於經學政今也藝庭
名沂。沂風。春晝沂風勝芹土泮水清。象丘。形諸土拜王家欣識象丘形。有經
斷金壁有經。廣庠。漢詔崇儒學廣庠請肅獻。寶構。叢想新宮構萬杵速歡
謗。壁水。照爛宮光星四環壁水清。盛禮。冠童儀盛禮高杜德同周。文郁。舞
笙彌文郁。讀經盛禮修。昕鼓。微生聽昕鼓。願由處弦游。從學宮。大雅彼君
子。偶來從學宮。諸生。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猶齡君秀發。儒學盛。欲知儒
學盛。百善本三綱。盈門。土徒日盈門飢坐列屬饑。蘇絃誦。黌洪已可喜
兒聞絃誦音。青衿。兒曹自圓美。誰家兩青衿。讀書。引書與相從。直酒仍須
翫。如玉琴。可以侑我酬。現洪如玉琴。益齋。依于涉香今名以益為名。吾聞
之夫子。水益非速成。為學。為學務日益。此古富自媒。為道。為道貴日損。此
理在既益。益銘。願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問道。我欲氣然往問道。未處樂
習雜處。自牧。後土不自牧。坤今空快果。擢苗。貴苓根苗不待長。言笑苦
永益弟子。無弟子讀書從兩處。書縱橫。排門入室書縱橫蠨蛸紙燈龍燭雲姿
口潤。翻誦書口潤翻布較雜杜宮。鄙賀。假斤思鄙賀。鯤化。鯤化泊鱗濤。長
何蕃。諸生徧自畏何蕃。槐市。但見中平陸槐市。諸生。代此諸生漸壯驕。來

頭雜記為嬉娛。 黃昇。堂将升聖人堂道固有扇陛。開儒關。張侯大雅曾之
結髮開儒關。從學。十年為從學苦淚共陸厄。 陳學舍。學舍論文二十年。
白頭相對圖依然。三千。三十若籍今為盛。相顧。豈待相顧言方為不朽說。
識子。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擲酒間。誰識之。無媒自进推識之有才
不用今老矣。君獨厚。衆人供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獨憐。人皆笑其
狂。予獨憐其愚。得其為人。已得其為人不待風馬牛。其賢愚。浮實無根蔕
潰漆能須臾。知經執盛敗。得見其賢愚。多學寡言。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
修寡言。豈易識。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默識。藏否不出口。默識如蓍龜
昔傾蓋。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轉。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鞲。于今三會合。
每進不少留。可識。豫章既可識。堋鏈誰當收。識英傑。聊人部賤育。英類識
英傑。郗鑒。人那識郗鑒。未識君。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天。雖經科。却觀元
嫵媚土固難雖科。涉其淵。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數。龍困。龍困常鼎騰羊
儀武虎皮。憒憒。憒憒對天公。無皂白也。 貴識察。但儀相識察。水鏡。中
水鏡共入者。清鏡。聞人清鏡空。九流。胃次九流清似鏡。水鑑。府家水鑑共
寒光。安敢比。乎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璧金匡匣。相千萬。豈相千萬不啻
過。 陳評識。奇實積遺驥服。有評其識者有軼傳言坡公。暗中摸索。請中

摸索不難知。輪囷。眼東輪囷却見梅塔。得何耶。黃庭後老得何耶。精悍。操欲精
悍吾所聞可人。後不能文已可人。八俊。心俊光依于。諸公少實主。俱第一。參郎百
好俱第一。第一人。綠紗金單伯。入閒第一人。伯仲間。兩公論詩伯仲間。識黃裳。綠
衣猶記識黃裳。潛齊陽安劉晏字識杜黃裳於綠衣時和為貴人。識君。千主師友
張章公。紀純技君口不空。半面。半面相看吾已了。得斯人。高求得斯人。執詞千翻
飜卜可不諸而吝未識。因十卜可不懸日月識。高懸日月。短棱。短吹使施巧。枝然
莫汲深。識短難知。

師儒 袁鍪。善為今余非聞經學秀群英。白首。黃金散盡文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衣鞭。衣鞭本
溥百文章多佳麗。談五經。曹史談五經。白髮死章句。經濟策。將以經濟策。芘如學士孫。帶履。兒看
速遊夜首歲方頭巾。擾亮。攘步從且道之行光起。蹇衣。人委衣帽亦不重衣人。叔孫通。君
非叔孫通。與我本休憩。歸耕。將事且未遂歸耕決水濱。杜儒雅。風流儒雅亦吾師。宋玉。是汝師。韓
益多師是汝師。吾師。車陵躲我是吾師。誰來遂。師資誰未遂。五車書。而貴五車動首傳男兒須
讀五車書。文選。熟精文選理。飽經術。愿須飽經術。勤六經。不足無貴大動鄰動六經。樽酒。何時
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不愧。論文或不愧。論文。孟子論文更不欺。暫衆稗。論文暫衆稗。笑自知。詩文笑
自知。騁大塲。世氣騁大塲。文學。文字當依。多誤見。儒冠多誤見。儒術。儒術既難起。 韓
傳經。傳經隱金鳥。教化。儒士怯教化。松竹林。讀書松竹林。浩千萬。歸來閱書史。文字

浩千萬。賤嗜。壓箱竟誰屬。賤嗜非貴好。沒古。歸雲識央三沒古得。條種讀書史。紀
門讀書史。風清窗戶涼。詩書。詩書漸欲抛。勞精神。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甚是勞
精神。綴語言。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夜諷。夜諷常在恥。蠹書蟲。笑殊
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古道自愚憨。古言自包裡。殊古。當今周殊古。誰與為歡
終不掛眼。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凭書案。孜孜凭書案。譬彼為粘黐。聞之師。且
吾聞之師。不以物自墮。拳足拜。聖儒拳足拜。經史。館儒卷經史。樂名教。始知樂名
教何用苦拘攣。 柳為貴。知命儒為貴。窺虞廣。幽沉謝世事。使默窺虞廣。古今。
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遠。自笑。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舒散。緣秩各舒散。前
後互相逾。靈府。瘴痾浸靈府。日與往昔殊。了了。聰明了了。微卷兒若無。竹素。
就夕講與言。但與竹素俱。熟寐。湛極更剖卧。熟寐乃一蘇。文體。文仲長文體。太
冰心自愉。具適。得意適具適。蕭散。道盡即閉口。蕭散納因拘。愚拙。巧者為我愚。
智者為我拙。自悅。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六尺軀。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鄙學者師。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器。好古。吾常恵力寡。伏子好古使。伏生。傳
經伏生老。臨席。幽文臨臨席。盈庭。傳古澆盈庭。勤苦。一生勤苦書千卷。得曾子。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得吳生。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百年。古士不並世。
百年猶比肩。材賢。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自疑。吳生初自疑。所徵豈其倫。見

曾子。我始見曾子。文字初亦然。無倦。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盍門。生徒日益盍門高第。常鎖最高第。羣游各名科年。君。從學方千君。偷暇。公齋每偷暇師居廣坎壁。莫及。而高難莫及。師燭宜非氅。　蘇相從辛業。去年相從休本居詞道已許談其粗。近將棄官往辛業。俗眼本書耶得翻。從我遊。異哉梁子清而修。不遠千里從我遊。正色。睞然正色盡變。稗世之所馳我獨不問事。我生疎學懶且偷。兵見問事貫其頭。曾芹。芹工已成曾鼎服。泮宮初采曾侯芹。從文舉。正平獨肯從文舉。禰衡孔融。斷孝尼。中散何曾斷孝尼。悠康表孝尼。曜儒。曜儒不足倫。魯諸儒。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濁。書生習熟。書生習氣未能無。書。師閱頭。岑別二三子。詰旦師閱頭。非它師。詩大非它師矣。吾乃當奇。非俗儒。泮宮先二非俗儒。諸生。代北諸生新注箭。横經。一落夜馬贊五見宿業參。夜談空說細。春秋猶横經。編簡香。初聞編簡香。精覺鋒鋪。歷初舉進士不第。家安國為咸郁教授。後隨韓存寶征。老儒。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巢子踏槐花。師皇墳。君夕與我師皇墳。常資老經擇述文。函丈。先生罷函丈教授席開函丈。絳帳清風。絳帳清風骨稽神。廣文寒。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師帖。　黃庶千里。從師學道應千里。參魚去。古人求善道。行則肥。訪道。勸子來訪道。得從我何為。理窟。張横渠理窟。堅壁勿與戰。鳳羽虎章。丹穴鳳凰羽，鳳林虎豹章。言文有體。家法。小謝有家法。師承。我學少師承。坎井可窺底。儒衣。儒衣相詬病。文字共娛玩。真儒。使民皆農桑。乃是真儒耳。青衿。青衿厭詩書。爭席。諸儒爭席異昭軒。程藝文。諸生程藝文。辟靡老。翟公辟靡老。薪槱。薪槱茂棫樸。並世。師儒並世難。日月適前疾于由。從師。從師學道也不惡。勝故年。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言從學有新功。如在父眼慰意。被諸生。文采風流被諸生。問道。相將聞道城南隅。便無己。洪駒父。師山谷。青莪。句使賦菁莪何教當不類。望山谷教育。無棄。它日可教之。玉音尚無棄。為儒生。二十始肯為儒生。行尋丈人奉巾屨。　陳。曹諸生。丈人會諸生。閉何生。多士問何生。何答生。曹儒。三年侍曹儒。從師舉。士有從師舉。諸兒却未知。師法。歸法時雖得。粗千言有餘。後此翁。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言生早則不見門下士。稍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一瓣香。向來一瓣香。敬為曹南豐。如宗門中得法所自也。嫡孫。行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後山師南豐猶子。視歐陽猶孫。幸一逢。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異聞。曉進遠前輩。平生聞異聞。識此老。吾將識此老。天豈喪斯文。三千子。使吾三千子。皆名四十喬。腐儒。乾坤吾腐儒。闕師友。後生學行闕師友。語路不進空遲疑。膏肓。聽渠膜膜生

膏肓。膏肓其良心也。師友問。平生師友問。四海參寥師。誦賦。青衿曾誦賦。登門。晤首始登門。三千。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程不作遲。秀士林。三楚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儕門。師門。老去斯文不再論。却因夫子語師門。秀儒林。冥冥超世網，蔚蔚秀儒林。守章句。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嘲笑。筆硯。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拚除。着儒冠。四着儒冠甘送老。言四為學官也。伏老。提非伏老成。知伯。歐陽生。字知伯。師伏生。字子雲。吾有浚邑守子雲。定能勤。意氣有餘功用少。相逢千里定能勤。欲其來學。郡文學。平生郡文學。郡為侍三為。老先生。平生曾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三為。三為郡文學大勝郎元侯。空虛。空虛仍廢忘。何以慰諸生。一長。一長未可衆人師。

考試　韓舉進士。州來衆進士。選試將所。煒煌。辭對我其。句何煒煌。　歐。有司恥。朝廷失士有司恥。侍從。自愧知予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求士。求士有司公。紫案。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春蠶食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德行。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鑒裁精。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精。懷詔。相隨懷詔下天閣，一鎖南宮隔數旬。銜鑑。銜鑑對明選英豪。此所謂可畏。披衣將可畏。奏下始聞封。真才。但幸真才得，寧憂橫議攻。慶得才。文章無責責肥遷。朝野入喜慶得才。　蘇轍。醉翁。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六一。門生曰發門生衆人傳，却將新句調兒童。坡言六一。墨水。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謂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題品。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蜀老蜀老盡蘭蓀，香不數蔆茝。眩晃。百家見珠玉，眩晃自難富。容我。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媟。白袍立鵠。傾君聞此添膿燭，門外白袍如立鵠。催考紙落。樓上煙雲催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重看。非關文字須重看，却被江山未放回。考闈。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閣精強外已誇。玉石不衡。觀過二郡士，玉石不能衡。得人。欲知君得人，今夫者亦擇吾。橫碧縷。玉筆哀怨不遠人，但見香煙横碧縷。坡公在試院。出無計。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蛯蝀空房語。閉鎖。明朝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疑可識。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五色。平生慢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愧不出。我愧不出于大笑，行止皆天何可責。無怨無德。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謝玉川。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凌雲賦。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祖夫人非臘仙。並送李篤方叔下第。　黃藻鑑。愧無藻鑑能推轂，當贈錢。獻賦當贈錢。迷翰墨。少年迷翰墨，無異出蠹。品目。承詔當品目。賦納忽數束。林數沒稍室。賦納忽數束。變名。變名混甲乙。騰寫。騰

為夫可讀。畫窗夜。凡畫窓過白駒，夜凡跋紅燭。思嘉魚。釣深思嘉魚。顧良玉。玫瓌顧良玉。一律。技天用一律，佰單厥重復。難縱。綵布溢難縱。快意。快意武破竹。中鵠。注金無全巧，鵠於武中鵠。行私。御史威降霜，行私不容。棗英鑾。史部從英鑾，片善必錄。刈楚。得士刈其楚。鈴量頗三復。困人。困人亭成萬。賤子具録嗟。供帳。儀鸞供帳饔飧行。濕薪。粉朴濕薪煤竹參官燭。厭歷官燭決數檄。坐窓。木穿石槃木渠，透坐窓不遂今人。處試院不能得去。如木鑽石槃。驥子墜地。驥子墜地追風日，不隨千里誰能識。難塞責。今年特奉佐春官，遂又此八難塞責。權衡。文章藻鑑隨時去，人物權衡逐勢低。　陳得士。傳士於今執我卷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二支

詩　詩帖二十

王狀元八詩六帖科舉　杜舜舉。舍舉十六相。觀國賓。年見觀國賓。要路津。立登要路津。鵬鶚。騁驪開道路，鵬鶚肆風塵。鄉賦。鄉賦念君賓。榮華。榮華貴少壯。舉最先。中聽舉最先。宗匠。宗匠集精選。韓舉選。中世進選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豈不見。入門事勢豈不見，使困卒苦終何為。究根源。使本亦進士，頗窮究根源。進士。來何從進士，此路轉崎嶇。鄉曲薦。詔下諸郡置，表貢鄉曲英。尹東京。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登名。功曹上言公，是日當登名。得鴻生。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簡擇。群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鏗轟。此地歲列驕引吭吐鏗轟。名聲。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耳目。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聲鳴。今者遺寂寞，不能出聲鳴。為情。郎大夫縣尹，慨然難為情。與爭。惟求文章為，不敢妒與爭。推鋼。省選逮役又鄉，當尚推鋼。鳴鹿。年甘謝鳴鹿，工席相公朔服之工席，歌鹿鳴，相拜埋林樂亦作，相升送於庭。歐取才。朝家意在取遺才。鹿鳴。曾陪鹿鳴宴，偏識洛陽才。並薦。同時並薦與存亡。蘇。爭場屋。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賦。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千金弊帚。千金弊帚人誰買，自重而人不買也。半額蛾眉。半額蛾眉世所憐。時之所尚，亦以為妍。眊矂。顧我自為郁郁眊矂，吾不獨公失辭。嬋娟。憐君欲闘小嬋娟。當是説人。青雲。青雲豈易量它日。誰得意。醉裏未知誰得意。滿江風月不論錢。槐忙。槐花還似昔年忙。唐進士。逢年。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百戰。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一鳴。江湖放蕩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新書。縱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王荆公新學。不得解。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得失。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新科。新科復舊貫，童子方已壹。踏槐花。底伴老儒來，默業。強隨舉子踏槐花。黃舉子。槐催舉子看黃花。棘闈。棘闈深鎖武成宮。暎天進士摩虛空。國朝試進士多在武成宮。社闈。社闈鳴鴟欲兩喚啤啤。南嶺北嶺宮社闈。言狂。文聲調一律耳。博投。輝然一關有奇偶。博悉於投不在德。言勝負偶然。巨浸。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潰滲爾。吉水到渠成不可必。霧豹。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蜕骨仙。言無以進化為事爾。陳。大科。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卻成之白玉堂。坡中賢良科。科舉外。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心科舉外。我筆先。才雖魏為吾君惜，果滿寧容我

筆力。風濤倫七力。勢逐孤雲横落筆。落筆風雨疾闘筆。嗟我久聞書。不書紙尾醫王帖。管城穎。一沐管城穎。束尾。爲把束尾書漂藤。千兎禿。先生嘆妙乎。一掃千兎禿。鼠鬚。蒼鼠香鬚飲松腴。鼠鬚筆也。鍾王。筆落鍾王硯。不如管城沐。間沐不升管城沐。弄筆。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獨如。巨筆。巨筆屠龍手。筆陣。筆陣空來夜所驚。寄鼠須。欲寄鼠須并剪紙。請君草草賦黄樓。風雨快。莫放筆端風雨快。有神。异時長嘯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風生。落筆風生戰堵墻。大筆。大筆推君西漢手。筆老。筆老詩新疑有物。書益放。我老書益放。落筆止爭掣。蛟蛇走。醉筆蛟蛇走。投筆。朗爲事奔走投筆勝羽箭。縱横。落筆縱横盤走珠。供點筆。悵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翻濤。曹子本陽伏筆勢翻濤瀾。賈餘勇。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千鈞。筆端猶自斡千鈞。蓬中筆。回思十子事。無悅蓬中筆。杜詩蓋中有舊筆。情生。時復援筆勢。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紡綿薄騷經。誰能弄。如今各漂泊。筆研誰能弄。筆耕。筆硯耕學苑。醉筆。醉筆得天全。究究天投妙。中書君。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　黄。勲勞。勲勞在石渠。蒙茸。明窗厥悄見蒙茸。束縛。束縛歸來偶無取。黑頭公。建時猶作黑頭公。榆棉公。諸猪也。管城公。夫子未作管城公。管城子。管城子無食肉相。霜毫。要識佩霜秋兔毫。

利如錐。龍泙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聞皇極。弟入思齊訪洛詩。如沙畫錐。自有筆如沙畫錐。謂藏鋒也。倒三峽。筆倒三江硯滴乾。秃如椽。枯筆秃如椽。毛錐子。案中尚有毛錐子。兎尾揮前作戰場。霜兎。松煤淺染飽霜兎筆墨。能傳。公家周彥筆如椽。此君詰意當能傳。竹毫。毫健。霜兎束毫健筆硯何日晴軒觀筆硯。毛物。毛物宜管城公。有神。酒有全功筆有神。龍蛇筆。不見龍蛇筆。　陳。筆頭。筆頭細字真堪恨。眼衰長嘆不解愁。筆下。筆下源源赴百川。脫帽。徑須脫帽管城公。少試玉堂揮翰手。雙筆。論文正可替雙筆。備顧明持。索如椽。頓恨詰未工。安得筆如椽。

墨　李。松煙。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蘭麝疑珍墨。精光乃堪潑。懷袖間。黄頭奴子雙鵶鬟。錦囊養之懷袖間。灑筆。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韓。羲之墨。能貴羲之墨。字欹傾。墨淡字欹傾。　柳。載玉。載玉鋌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天詔。尚書舊用載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播芳馨。幽壑豈能揮損益。徽辭只欲播芳馨。顧兎靈。桂陽卿月光輝遍。毫末應傳顧兎靈。　蘇。墨翻。墨翻衫袖吾方醉。腹稿草書。飲松腴。蒼鼠奮髯飲松腴。足支三十年。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墨磨人。非墨磨人人墨磨。研磨未磨墨先眦。一螺。一螺點漆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龍

麝。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李駙馬家墨潘。何以墨潘穿破稍。張張畢餅敵玄圭。比潘岳。漆墨。手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壺映秋月。張李。世八重耳輕日煎。區區張李爭媸妍。張遇李廷珪。墨仙。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易水。但怵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潘翁。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犀角。魚肥熊萬杵。犀角蟠雙龍。進入。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飛白。金胱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開天容。遂作一笑開天容。渝麋。渝麋給尚方。老手挫編刻。分餘。分餘才見及。流落一歎嗟。竈煤。允池研寬煤。筆管書柿葉。烏玉玦。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圭璧。先生人擬之。圭璧斕箱匣。輕煤。書窗拾輕煤。佛帳掃餘馥。寸玉。平勁破千夜。收此一寸玉。東山松。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墨堅人苦晚。未用歎不足。注蟲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寸金。贈行一寸金。金足三冬學。老松。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從來北李家。翠冷。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鬒髮墮寒鴉。玄雲。紫潭出玄雲。古硯與墨也。翰墨。翰墨留染濡。絕勝醉劃欹。君決遠煙。遠煙具削紫。入手。入我病目手。玄雲溶淒淒。　黄。點漆。贈君以點川無漆之墨。傳明。墨以傳萬古文章之明。松煙兔影。松煙兔影湧明窗。筆墨松煤。松煤淺染飽霜兎。筆也。墨池。揚子墨池春草遍。嘆無復有此人也。飲

墨。可飲三斗墨。出通典。北齊某士劣者。飲墨水一斗。泛硯肥。松煙泛硯肥。麝煤鼠尾。麝煤鼠尾過千年。束鼠尾作筆。　陳。烏丸。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松身。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覺。摩老眼。潘翁殷勤摩老眼。一生再見三嘆息。舊物。了知王墨無遺形。王家舊物秦家得。所有。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錦囊。黄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豁目。畫磨。畫磨忠敏東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邉臣。萬里風煙入長笑。玉盃。初聞擒山送弓劍。箏知玉盃入閑見。夜光。夜光夾夾衡斗牛。含有大史占星變。尤物。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適目驚老醜。磨研。念子何忍遲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小試。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才萬斛才八斗。但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法傳。其李風流盡法傳。外諸孫李廷珪本姓奚。陳瀆。常山陳瀆子。懷抱自高標。執云勝潘翁。惟眉山翁言坊題陳贈墨潘谷不逮。米畫識。四海未畫識。一變歸元原。胡郎。胡細乃常子。外家與刊存。胡郎墨一點。一點落紫漆。玄圭。解衣贈玄圭。孰知師白義。不解書。我貲不解書。下筆輙自憐悲也。

硯　李。琉璃。琉璃硯水長枯槁。　杜。金井水。硯寒金井水。王蟾蜍。宮硯玉蟾蜍。巨璞。巨璞爲鑿鑱光滑。其光或害毫。其滑乃波濤。　柳。盡日封。硯匣

留塵盡日封。歐裂氷澌。破硯裂氷澌。方尺是。我有銅臺方尺瓦。慈非玉
柰欲酬君。蘇。破硯。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氷硯。童子然氷
得雪也。寒雲。雨昏石硯寒雲色。馬肝。路石琢馬肝。洗硯坐。晴窓洗硯坐。蛇
淵稍蟠結。龍尾。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作硯。與天作石來幾
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塵垢。歸來
玉匣俱塵垢。摘絲文。床亦何有。鳳咮。况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
照水。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窓。大几清無塵。蠧虫眼。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
窓下篆虫蝕。蒼壁。君家石硯蒼壁隨雨霑。草玄硯。擬草草玄無筆差。換
硯。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影琢湯天和。求餘波。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
硯求餘波。懸河。詩成的住硯應哭。那將淺瀆供懸河。眉子硯。祿山之亂。君
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横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
馬嘶。明皇事。長卿之袁。又不見王孫青瑣横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
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愁天公。邇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
中。紫潭。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涵星硯。雲月。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
日明。陶泓。陶泓不稱管城沐。漲液。但令溢液到枯槁。勿遣光景土睡冥。青
青出。吠吠穿雲月。青青出水前。研磨。文章工點黥。忠義老研磨。一格。舉世
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於好事。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漳磚屑。岩
經太。經太尚含泉脈發。千秋應有淚痕濡。學瑕。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
或擬學班。班超投棄筆硯。欲立功異域也。几硯。几硯寒生霧。欲書。吟硯欲
書先自凍。硯石。號州出床頭。硯石開雲月。涵星硯。呼兒淨洗涵星硯。為予
賡歌隨月湖。子石。子石如琢玉。端硯。何好。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達。既似
蝸殼隨人如鍛柳稲。石硯。耐寒石硯欲生水。乾欲裂。欲求東齋銘。要敢西
湖雪。長餅分來到。小研乾欲裂。求酒潤筆。洗硯。記取表之洗硯處。碧瑠璃
下黑蛟蟠。冷硯。寒窓冷硯水生冰。黄宣墨。採裹贈硯頗宜墨。流出黄山
汝州非遠求。才美。乃知此山自才美。物欲致用當窮搜。成器。遂邦故今成
器。硯。不琢元非此石羞。鴨頭綠。又聞峨山鴨頭綠。洮河綠石硯。試霜臺。安
試飽霜秋先臺。深石含風猶。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蛛網鎖。蛛網鎖硯網
書棐。石泓。晴窓影落石泓。元硯為弘農陶。石硯為石泓。題詩。題詩一研塊。
凍硯。烏烏難凍硯。言說。陳土壓。寒窓冷硯欲生塵。舊物。上家舊物群偷
後。石出蠻溪百丈深。古人心。傳翰吾非玉堂手。斷金君有古人心。嘗材。嘗
工嘗材元剝器。市道居貨如作贄。斷璞。書生計亦酸寒。斷璞半尤穿木
債。端溪。端溪四山下龍岡。萬積中州清淑氣。石為容。金聲玉骨石為容。河

江底漁雲作佚滑色。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聖人出。諸天散
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微宋封端州為端王。沒今。沒入深役霄千丈。
探頷遭遇龍伯嬉。挽出。攙攙挽出萬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時樣。琢為時
樣供翰墨。十襲已藏百金貴。不計貴。北行萬里史眼目。寵御好事不計貴。
豐悴。南降居士獅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殺贈。似將閑瓦磨寵辱。報贈不
減前人志。見奪。人言寒士莫作事。見奪客偷天破碎。還客。為玉輕瓦與無
同錦余還客棐佳惠杜。詩。錦余卷還客。始覺心知和。欲得。衆所欲得當有
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注蟲魚。歎書細字注蟲魚。安得筆嚴八千傳。

硯屏　蘇。紫翠屏。獨有滦上月。開掛紫翠屏。珠璧。故將硯屏送兩范。要使
珠璧棲窓櫳。風林横。乘涵徑一尺。下有風林横。涵星泓。思送小范窮。護此
涵星泓。畫山水。頗從少杜得一句。山人畫與洪濤傾柱畫山水。暈影落。影
落蘇子硯與屏。石屏。霏霏點輕素。渺渺開重陰。紫翠。風花亂紫翠。煙林。雪
外有煙林。意深。雪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黄。滄江。石似蒼江落日明。鶴
鵾馬鷗落沙汀。已與班班。小兒胷相能文字。已與班班作硯屏。

紙　杜。巴牋。巴牋染翰光。染華牋。佳句染華牋。價高。衡陽紙價高。綠牋。高
文辦綠牋。韓。魚箭。書饒壁魚箭。起草。分從起草餘。雪難如。箭淨雪難如。
歐。堅滑。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滑膩卷百枚。蘇。百紙盡。輿來一擔百紙
盡。落雲煙。紙落雲煙子患多。溪藤。為把粟尾溪藤。參光。參光鋪几淨無瑕
入夜青燈照眼花。剡藤。從此剡藤真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玉板。剡藤玉
版開雪膚。開玉板。剡藤開玉板。春擣紙。敲冰春擣紙。供醉後。落筆雲煙供
醉後。百番。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宜作百金收。雕肝腎。知君也要雕肝腎。
分我江南數斛愁。江南李後主。澄心堂。紙百金一幅。給札。古紙無多日
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記流觴。繭紙記流觴。黄。繭紙。銀鈎玉唾繭紙
麄繭紙勝子記。魚網。理毛更異魚網紙。魚網遠紙。小紙。古田小紙惠我百。
信知溪翁能解玉。染鵝青。經知鵝白非新得。謾染鵝青勝舊書。月鵝不日
今日多不日紛而累。青紙如女髮。似山光。深如女髮蘭青眼。時似山光
夜月。餘言。染溪藤。為染溪藤三百箇。待渠滿椅一床書與寄拂開。陳。
衡陽。衡陽紙貴子能辦。價重。價重先生措言紙貴。高價。吾與無多高紙價
女兒膚。南朝宮紙女兒膚。玉版雲英。玉版雲英比不如。不稱。已與此箭元
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肌理滑。收卯剡粮肌理膩。光氣寬。剡上作版光直
寘。哦七字。老夫前注哦七字。書八分。衍有猗注書八分。

水滴　蘇。研滴。然後研滴切分決。黄。三江。某倒三江硯滴乾。滴蛤。不見

龍蛇筆。新乾硯澗燈。抗詩。
印章　杜。虎豹符。兵係虎豹符。黃金印。紫極出入黃金印。銀印青。若有銀
印青。銀章游。霧印銀章游。六印。鄭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蟠螭。通藉蟠螭
印。解金印。誰能解金印。銀章。銀章付老翁。照青春。金章紫綬照青春。破在
腰。銀章破在腰。拖玉。拖玉腰金報主身。貴平生。未緘貴平生。擊帶。擊帶看
未緘扶病垂。扶病垂朱紱。　柳。濡印。濡印錦溪沙。印文。印文生綠經旬合。
蘇。黃金印。何人佩黃金印。十杜非純項北風。金印。西來故父客。金印鉏
鑄印綬。莫教印綬縈飾毛。　黃。不琢。印章不琢色纔素。印材。印此心。唐
縱橫純印此心。如斗。付與山河印如斗。鬼章。纍纍。但領上入印纍纍。家世
京世印纍纍。李子。鄭無季子六國印。蘇秦字季子。古印章。我有元祖古印
章。印刻不忘與諸郎

燈　李。青凝。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明滅啼將多。不明。孤燈不明思欲絕。
月復寒。病臥龍節子。燈青月復寒。　杜。林重門。張燈啓重門。風起。風起春
燈亂。雪灑。舟雪灑寒燈。飛蛾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山鬼吹。山鬼吹
燈滅。鬼偶宿。鬼偶宿張燈。花燼繁。類白燈明裏。河須花燼繁。妾半眠。燈花
妾半眠。自照。殘燈自照孤帆落。光散。燈光散遠近。共此光。今夕知何夕。共
此燈燭光。無害。燈照破。十方昏闇鎖。成花。孤燈何事獨成花。　蘭膏。蘭膏不
動長明燈。未寢。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樂青春。燈火樂青春。照昏花。夜
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善人。吾人燈花欲開。
眼亂。病眼亂燈火。細書數歷沙。　黃。留夜語。燒燈留夜語。坐寒冷。何事歸
湖門燈火坐寒冷。十年燈。江湖夜雨十年燈。憶昔事而燈光。使欲歸床懸
壓尾。正愁嚮月似燈光。言夜談暑月。長見燈光如見月。而嚮也。共燈火。秋
堂一笑共燈火。然若草木臭味同。一燈。一燈明滅入詩成。燈窗。今年二三
子。事業在燈窗。　陳。成市。燈火無成市。挑不明。冷屋風燈挑不明。挑燈。白
髮挑燈寫細書。共不眠。默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作喜。燈花頻作喜。曉史
紫。燈花燒史紫。奪目。擋燈按神星。奪目爍不散。張燈。小市張燈歸。查勿忽
見。燈昏忽見燈無山。星火。星火遠相亂。眾為深明。深明隔水燈。不焰。寒燈
挑不焰。婧妍。發火觸稍至。奇燈已婧妍。

燈籠　蘇。悅雲母。排門入室書。擁燭城燈籠悅雲母。　黃。小燈籠。夜堂
朱墨小燈籠。

燭　李。短炬。傾壺遠短炬。把歸。日落把燈歸。夜來向燕京。　杜。夜闌。夜闌
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三歲。三歲如轉燭。細火。野船明細火。朝天。銀燭朝天
紫陌長。燭炬殘。獨宿江城燭炬殘。更長。更長燭明不可掇。萬事。萬事隨轉
燭。炎宵。炎宵急明燭。寒房。寒房燭影微。題詩。題詩燭炬紅。官燭。何須把官
燭。更深。更深定燭紅。虛燒。虛燒夜燭花。蟠長煙。華燭蟠長煙。夜分。夜久燭
花偏。夜守。夜守照獎斯。光吐。月到盤燒燭光吐。花炬銷。花炬銷。檢
書。檢書燒燭短。　韓。爛爛。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夜中歸。願君熟念此。
秉燭夜中歸。達曙。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銷紫。猛燭已銷紫。宮燭。宮燭
曉山殘。未銷。銀燭未銷窗送曙。　歐。行炬。溪明望行炬。燒殘。燭燒殘愁
夢斷。紅蠟。病眼自憎燭紅蠟。龍紗。紅燭龍紗照玉顏。　蘇。青熒。照拂青熒
有殘燭。勤秉燭。使當勤秉燭。為樂戒暮送殘燭。當宴有殘燭。藝天燭。使加
藝火焰。未作照海燭。繼燭。相逢瑞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過我秉燭。
過我勤秉燭。畫燭。銀紅畫燭照湖明。勸秉燭。背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
似奔輪。紅燭。紅燭小庭駿衣。椽燭。豈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燭高花摧。
樺燭香。送客林間樺燭香。燭燼。燭燼已殘然夜刻。松炬。更然松炬照幽深。
絳蠟。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金蓮燭。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
燭。燭滅。不似洋州一石安燭滅。蠟煙。林渺松香混蠟煙。近制以椽燭松
明易牌。然。秉燭。秉燭真如夢。蠟炬。起拂蠟炬送空屋。欲事蕭然無一句。燭

盡。酒闌燭盡話不盡。僅立寂僅屏風。一寸燭。酒闌不忍去。共待一寸燭。
共此燈燭光。吾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樺燭煙。空庭樺燭煙。燭。燭奉奴朝
燭。石崇以燭代薪。萊公。萊公夜長飲。寇萊公不點油燈。所至燭淚成堆。
黃。官燭。官燭論斤木可決。縱橫。風裏官燭淚縱橫。試燒。試燒燭。燒燭欲
主跋。跋。本也。燭盡也。　陳。燈燭光。竹泉高亭燈燭光。兩炬。明然兩炬。大
城。車與遲大城。光。冬至。羊相列燭多至數百燭。謂之火城。燭膺。燭膺入
朝班。

燭籠　蘇。紗籠。紗籠柴燭迎門入。　黃。臍婢婧。燭間載後乘。籠燭照婢婧。

釋典　歐。東序。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學禮。行禮漢丞相。學禮膺諸生。
三代。祖立秉三代。肆容施兩楹。挑市。杳壇。霧中挑市暗。日出杳壇明。公卿
冑。昔面公卿冑。嘗聞誥誦聲。闕里。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詞賦　李。詞賦。屈原詞賦懸日月。作賦。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長揚。西
遊因獻長揚賦。　杜。校馬。諫以詞賦重。而將校馬同。子虛。詞賦凌子虛。綵雲。綵
雲思作賦。新賦。誇胡新賦作。美物。雖閒多美物。罷賦謝相如。容賦。唯國有
客賦。賦格。近又脫賦格。飛黃。飛黃權射。為大道。里門關大道。更路辟騰姑。說
使可勒銘。試季通塞多歧。簡易。上從起簡易。慎勿要經快。　杜。初有竹。坐

樓物有作。王粲在荊州，思歸作登樓賦。入光明。奏賦入光明。四賦良。馬卿四賦良。勤江閣。春卒詩賦勤江閣神交。神交作賦客。授簡。白頭授簡為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工無益。詞賦工無益。揚雄敵。賦料揚雄敵。健筆凌鸚鵡。禰衡善為此賦。三賦。淼拂三賦在。問長卿。君王問長卿。河東賦。揚雄曾有河東賦。丰衛吹嘘送上天。似相如。賦或似相如。獻賦。獻賦遂朱宮。柳離騷。詞賦已復窮雄騷。愁單鵠。肖賦愁單鵠。

書簡　李。綺繡文。挑竹書簡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倫。雲月。靈心圓融，三江月彩質呈成五色雲。歐。不絕。郵簡不絕如飛翼，莫借新篇屢仕還。來往。滌約詩簡屢來往。雨州雖大復封疆。雅思。善攻已成多雅思，尋詩冥邀驛簡來。

勸勉　歐。可嘉。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骸筋。筮子學好勤，使自苦骸筋。卷軸。勁勁袖卷軸，一歲三及門。一言。惟求一言榮，歸以耀其倫。啓源。無求榮其實，不若啓其源。加冠巾。韓子亦嘗謂，吹劍加冠巾。美材。子誠懷美材，但未遭良工。堅好。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孟韓。於誹以成之，孟韓蔚曾碗。

歌詠　李東武吟。開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白雲歌。載酒五松山，頹然白雲歌。石潭歌。既過石門隱，還唱石潭歌。長嘯。長嘯出原野，凛然寒風生。歌淥水。吟興發歌淥水，秦客為之蹙。盡落日。長歌盡落日。吟松風。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吟鸕鷀。客自桂陽至，能吟山鷓鴣。足樂。持此足為樂，何須生與子。酣歌。清夜方歸來，酣歌出平原。醉芳菲。對此石上月，長歌醉芳菲。浩歌。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吳會吟。昨夜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松間吟。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吟。歌苦寒。衣裘歌苦寒，苦寒聲對。淵明。梁父吟。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父吟。闞歌。闞歌歎面芳林。莊舃吟。悲為莊舃吟。吟白雪。長吟白雪望星河。洛生詠。時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振林木。高歌振林木。空復情。高歌空復情。繞行雲。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長歌。居亦不得意，長歌美鴻飛。歌鍾。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綠水動。清池白雲飛，七澤歌於綠水動，三湘悲吟。悲吟雨雪動林木。楚歌。為我楚歌。楚謠。楚謠對公擲。行歌。行歌明月宮。聞早鴻。歌庭聞早鴻。棹歌。洛浪合有曲，寄入棹歌聲。採薇。採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雲月。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狂歌。白髮對綠酒，狂歌心之積。歐。幾日。酣歌幾日暫相從。白雲。手歌白雲曲。留連。驊詠共留連，高吟近昔賢。陶情。四愁寧表激，高詠且陶情。吟詠。聊以助吟詠，亦可晉耐時。獨我。書懷且獨我。獨吟。寄懷獨吟瀟頌禁。消歌自可瀟頌禁。尋得。兩中尋得越江吟。當和。我欲君當和洛生吟。能作洛生吟。多勝。吟詠日多勝。自歌。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詠悉頃。

勉學　杜勸郎。不是無貴人，勸郎勤六經。飽經術。患須飽經術。須讀。當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熟精。熟精文選理。載考。載考墳典書。韓有詩書。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腹空虛。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同一初。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異閭。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不學。問之何因耳，學與不學歟。有餘。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可親。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過前。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患不多。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不行。患足以不學，既學患不行。四美具。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夜誦。夜誦常至卯。歐。最靈。人稟天地氣，萬物中最靈。五常。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中繩。輪由揉而就，木直在中繩。金玉。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遠躬。仁義不遠躬。勤勤。勤勤入主誠。教養。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堅好。根本既堅好，翁對其根莖。勉勉。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寒儒。吾本寒儒，老向把書卷。未倦。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唐虞。上經省唐虞，儒說起秦漢。箋傳。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相攻。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兩軍。初如兩軍交，未勝負如戰。人為當其旗，鉞偃不貫八方之兇，凡墨至哉，天下乘之眾日三乙。業希仕宦。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聚聲名。聲聚聲名，惟期飽貴賤。日夜。忘食日已積，燃薪夜役夜。揮筆硯。請言得志後，便可焚筆硯。辛苦。少得辛苦時，惟事寢與飯。一生。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文翰。中間不幸痛，一外職文翰。清近。官榮日清近，廪給亦豐羨。安晏。人情慎所習，雞犬比安宴。俗流。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水陸。杯盤窮水陸，賓客羅佼乾。中年。中年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老可歎。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退懷。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懷。不欲見。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朽斷。惟奉舊讀書，簡編多朽斷。溫故。古人重溫故，官事今有閒。樂無限。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忘憂患。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貴文。人知物貴寡，至寶見百鍊。暫時好。嗟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味愈長。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萬一。何待已散骨，萬一見罪譴。載舟。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論述。平生頗論述，詮次加點竄。垂後世。庶幾垂後世，不默死無聞。蠹書魚。治我蠹書魚，韓子詒非訕。患不強。凡學患不強，苟至將焉庚。簡直。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下筆。枉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學在少。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強。與論。廣言誰與論，款息自悲傷。傾耳。子行其勉旃，吾衰方傾耳。勉旃。及茲自勉旃，待老著

史擴充。余此于思百戰何于忍多贊說也。陳堅城壘。請公堅城壘兵未
役無勞收功。百戰收功未出奇。勇功。逆勝鬪勇功。
偏將 杜終日侍。堂怯偏裨終日侍。漢樓船。楊僕漢樓船。
威名將 杜德廉頗。中原將帥德廉頗。漢嫖姚。將軍只數漢嫖姚。舊家聲。
嬋聯舊家聲。
儒將 杜國寶。將前夫詩羨塞工得國寶。三軍勢。古書三軍勢。兵法。兵法
五十家。爾腹爲莫罰。應對如韓園。詠通略文字。安邊。安邊猷何有。韓兵
又動。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攙搶。武勝唐攙搶。青油幕。從軍古云幾詄
笑青油幕。膝首惡。百牢搗興師。十户膝首惡。禁函掠。天子惻唐慶將軍禁
函掠。鼓鐸。中堅擁鼓鐸。刺斫。武士猛刺斫。登壇。爲登壇。戎裝。滇戍
裝。爲謀帥。謀帥難爲郤縠。先選特。選壯軍與不爲用。北討。王帥北討何當
足。驕騰。行行事趙充國人爲何驕騰。膽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當然。軍令。又
云事成都。相逢塞軍令。 柳方虎。行樂戚方虎。陣雲。漢家三十六將陣。東
方當勤挨陣雲。
武功 李斬樓蘭。傳月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平蕩。單于一平蕩。捷落自奔
北。收功。收功報天子。行歌師成陵。畫像。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

臺。獻凱。後周獻凱見麒麟閣中。采功大勳。六軍勲名。先次取金城
城以一箭書能取邊地。功。畫麒麟閣。功成畫麒麟留何有金城。 杜[illegible]
將何足侯。係頸。係頸從麒門旁其名王歸。 韓衆勲。衆勲封麒麟。勳爵。
秋威思義。誰復論勳爵。賞元功。手把仙桂東相卽一時寶賞元功。用元
功。南伐旋師太常東天書降封册元功。五等崇。將軍崇歷三司貴相國新
兼五等崇。禁營中。碣駕欲歸仙仗裏龍驤還入禁營中。至公。長勲無干非
封疆。得就閒官卽至公。 獻封侯。試取封侯卽如何筆硯功。 蘇戰國。戰
國論秋草。先登。先登將戰事斬級馬革裹尸。馬革裹尸直細事。且殺虎頭
食肉。虎頭食肉是何人班超與鎮虎頭。苦戰。苦戰知君使白羽解仇。西悉
解仇隣猛士受寒裘。廟算。廟算難不戰。虜意久欺天。良家子。山西良家子
銘緣紹裘鐵馬刀。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虜周旋。何時無此女去與虜試
周旋。誅驕虜。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碎銅山鑄銅乳。取契丹首。恨君不取契
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一戰。何時請長纓二戰涇河傾馬斑。若人如馬亦
如斑。先復壹頭出玉關。馬後斑超入西羌。已入西羌泥沙晴久來東海看
滿山。黃金得勝。好事黃金使得勝戰捷之人所載。取可汗。射弓樓前何時
去。直上陰山取可汗。降於羌。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羌。[illegible]文正公。折

蕃。君郎更何事。折簽守王雛。勒燕然。當會勒燕然麾廟堂劍履百戰。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歌杕杜。我歌歌杕杜楊柳方網娜。言方去。事首虜。邊
風事首虜所得豈公屠。三衛。近鋒歸去雛三衛按鉞重來定十連。忌驕。羌
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奇功。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鯨鯢。掌上鯨鯢猶
未梅簾中孤兔不須驚。穿虜陣。胡騎入圍中急烽連夜渴短刀穿虜陣瘠
血招袞宛。誅元惡。斬荒尚紀誅元惡東城誰能事細兒。對旗將。瘠尚封焱
將。從軍。恐憶從軍乎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
射獵兒。故將軍。老去何君兩雌悴把夜辭歸人不追明年兄把鈇將軍木
肯先誅前後兒。結髮戰。將軍結髮戰蠻溪。戰天嬌。軍研拼學苑。戈矛戰天
嬌。 黃生縛。主壤。且定不動壹主壤。甚定也。耕觴。看抑揮觴都護家班超
事。復雖從蕭丞夫三侍坐揖胡真人似無論坐目。鼓吹還。得得司徒鼓吹
還。名不朽。董侯從軍未立望名不朽。
刀 李明月。夕刻此月橫行。橫行。君不能攀此行橫行青海夜帶刀西
屠石堡取紫袍。 韓霜鋼。雷男發新硎。 蘇白刃。白月戰士持。持寸鐵。白
戰不許持寸鐵。寶刀。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切琅玕。何曾斬大蛇。亦未
切琅玕。要領寒。胡馬寒窮冀已之要領寒。有愧。吾刀不汝割有愧在其肝。

自藏。念此刀自藏。思之虎皮斑。用者難。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長歎。感
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非意。我老求所易。垂遺非意。擇所便。知子從
必大欲擇刀所便。屠狗。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刓。涅蟠。欲試百鍊剛。要須
更涅蟠。銘其背。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大刀。兜鞢小袖鶻鶻盤。大刀長
劒龍蛇抻。莫耶。莫耶當自躍。豈復傾爐炭。出素虬。破匣長鳴出素虬。指刀
劒也。百寶裝。百寶裝刀環。磨刀。磨刀山谷進鵰冠。帶刀劒。少年帶刀劒。但
只從單輿。吏刀。神唐不月全。吏刀乃疾危。凜凜寒。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
凜凜生寒毛。斬蛟。願逢武士斬蛟虜。不顧腰間纏錦條。短刀。短刀穿虜陣。
濺血絡衆沱。百鍊刀。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劒 李神物。張公兩龍劒神物合有時。挂壁。雌劒挂壁時時龍鳴。犀象。不
斷犀象羞溢苔土。彈劒。安知慕群客。彈劒拂秋蓮。按劒。按劒思相拒。挂空
壁。長劒挂空壁。寶劒。不待金門召。空持寶劒遊。難託。寶劒終難託。巨劒。腰
間玉巨劒。意許無遺諾。琉璃匣。開劒琉璃匣。倚天。拂拭倚天劒。思高堂。放
書輟劒思高堂。托知音。西來何所爲孤劒托知音。龍泉。龍泉解錦帶。爲爾
傾千觴。青萍。吾家青萍劒。操割有餘閑。橫腰。直無橫腰劒。屈從淮陰人。照
嚴霜。拂劒照嚴霜。錦帶。錦帶損龍泉。雌劒。雌劒挂壁時時龍鳴自晒。學劒

錫自鳴。劍非萬人敵。心飛揚。明主不安席。扶劍心飛揚。起舞。起舞蓮花劍。
浮雲氣。劍決浮雲氣。湛盧。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延陵。我有延陵劍。玉
字。贈劍到玉宇。延平兩蚊龍。學劍。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匕首。神有匕
首劍。頻陽。劍舞轉頻陽。當時日何曉。浩歎。將劍增浩歎。莊周。莊周空說劍。
蛟龍。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射天地。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金匣。一
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潛鋒。風胡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楚山。吳水深
萬丈。楚山邈千里。不隔。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遇。斬樓蘭。願將腰下劍。直
為斬樓蘭。匣中鳴。有時匣中鳴。舞秋月。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
漣。杜湛盧。君王按湛盧劍名。豐城氣。虎有豐城氣。氣衝。氣衝有劍匣。獨
脫漁鱗象吹毛。將尖劍吹毛。肝膽露。西蜀神劍肝膽露。防身。防身一長劍。
將欲何安䏚。三尺劍。我歷三尺劍。短亭。何劍短亭也。雄劍。倚主親雄劍。衝
星。佩劍衝星聊暫拔。斬蛟。徒聞斬蛟劍。引盃長。有劍引盃長。鳴開匣。雄劍
鳴開匣。星辰斂。劍斂星辰。須天倚。不似長劍須天倚。蛟龍爭。杖劍出與
蛟龍爭。吐光芒。每夜吐光芒。虎氣。虎氣必騰上。龍身。龍身寧久藏。三尺。三
尺獻龍泉。豐劍。經過卞豐劍。注晉書煥曰寶氣之精上徹于天在豐城。匣
裏雌雄。匣裏雌雄劍。蛟龍匣。零落蛟龍匣。芙蓉劍。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

割。注云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
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巧冶鑄干將之璞。水斷蛟龍。陸割犀兕。覓徐君。把劍
覓徐君。注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云云上。　韓錯斗牛。雪
摸提寶劍。光聚錯斗牛。倚太行。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鋒摧。
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未謝。劍心知未謝。鑄鉏鋌。何當鑄鉏鋌。無邪心。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知音。故人念我無使侶。持此贈我比知音。
鋒折。我心如水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腸劍鋒折。決雲。決雲中斷開
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鄧麏。古劍新鄧麏麈埃。　柳破匣。龍劍破
匣宿月明。長鋏。長鋏子忘貧。　歐匣中。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明。有聲。欲
知天將雨。鋒面劍有聲。一物。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開鑰。常恐躍匣去。
有時暫開鑰。七星文。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在人間。此劍在人間。百妖
夜收形。俠肝膽破。俠光與俠娼膽破骨亦驚。光射。試聞向五月。飛光射欃
槍。藏武庫。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狂胡。柔何狂胡兒。工欲邀金鏤。　蘇
湛盧。湛盧詎復見。秋水光耿耿。湛盧神劍名。獸冶鑄。劍翁。佳人劍翁孫。遊
戲暫人間。越王聞劍於處女。化為白猿也。劍氣。劍氣嘷嘷夜衝天。嗚光明
滅到黃霄。李白。便隨李白踏滄溟。李白節士吟。安得倚天劍。嗚海斬長鯨

秋水光。雙鋼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鋌。蛟龍吼。劍在床頭詩在手。不
知誰作蛟龍吼。如赤蛇。我家銅劍如赤蛇。玉佩。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
裏玉佩嗚衝牙。蒯緱。蒯緱玉具皆外物。言以繩與玉為把。長鋏。贈君長鋏
君當歌。妄食無魚歎妄蛇。櫑具。一朝得見泰公子。櫑具欲與冠爭歲。斬蛟
刺虎。斬蛟刺虎老無老。帶牛佩犢吏所呵。步光。屢把鈆刀出步光。長劍。它
年長劍柱君頤。斫姦邪。楚山鐵皮皆奇物。如君欲斫姦邪虛。斬無極。蒯濮
無根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一寸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詞誠
真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蟆蝕白。從軍樂。少年帶刀劍。粗識從軍樂。
秋水。玉章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磨砥。看不疑。櫑具爭光看不疑。看劍
引杯看劍坐生光。尚方。願子傳家去。它年詣尚方。來雲寶龍泉。我見方識
龍泉。劍之精狄筆寫光與雷煥登陣觀天文。孤劍。霜氣凝孤劍。捕
黃蛇。兩餘江清吳淞沙。古公瑞雲獲黃蛇。燒尾。蛇行空中如柱天。雷公持
煌燒蛇尾。挃有聲。或投以地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如削鐵。不上青山
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老蛟血。細看兩脅生碧花。凡是江中老蛟血。彈
鋏。蘇子得之何所為。蒯緱彈鋏詠新詩。玉具。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
間玉具高拄頤。武昌銅劍歌。　黃劍氣在牛斗。掘獄無張雷。劍氣在牛斗。

雙劍用雷煥依華事類書。　陳太阿。太阿並龍淵不拙。鈆刀不堪供一切。
善藏。王柔旃指則則折。善而藏之光在匣。斫水。斫水不入不斷。斫石斷木。持
刃。持刃授子柄。
弓　李。鴈落。學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綠紘開。學弓綠紘開滿月不埋堅。
白猿啼。學弓拂箭白猿啼。明月弓。學明月弓。　杜。落鵰鶚。射弓落鵰鶚。
各在腰。行人弓箭各在腰。向秋毫。弓天向秋毫。挽彊。挽弓當挽彊。暗江海。
弧矢暗江海。玉帳分。玉帳分弓射虜營。不虛發。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　韓天
才人帶。筆前才人帶弓箭。兩斛力。三尺角弓兩斛力。注弓衹而勁。　蘇
弨。猫腦遮眼外杜女大弨掛壁無由彎。　歐秋風。弓勁秋風鳴白角。
大弨。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紮。　黃挽強。上黨良家子。挽強如
石射三十學春秋。豈為汾車首。為春世。挽弓。挽弓八石不好武。空拳。空拳
不易當堅敵。　陳一發。百全一發不虛弦。
矢　李。不可乏。矢拂兩真箭萬人不可乏。射鳥獸。飛射鳥獸。花月醉雕
鞍。書連。我書書連箭。射金甲。虜箭如沙射金甲。天狼。弧慣天狼。挾天不
敢張。落雁頭。安得羿吾射。一箭落雁頭。一隻。仍留一隻箭。未射胡連書。
杜用長。用箭當用長。鐵鏃。憶爾腰下鐵鏃箭。聽鳴鏑。清心聽鳴鏑。彤弓。胡

爲俠彤弓寫弦不虛發。帶弓箭。管前才人帶弓箭。當滿月。哭羽當滿月。箭鏃。
金絲鏤箭鏃。大羽箭。插將腰間大羽箭。韓遂天狼。兩矢逐天狼。赫赫。赫
赫火箭者。射書繡。弦箭射書繡。柳凝案。川壞分凝案。蘇白羽。遙知重
陽酒。白羽落黃菊。三箭。天山自可三箭取。腰羽箭。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
箭。疲兵少債。張義疲兵得少債。唐招義步兵。孟澤路弓箭十。雙箭。一雙鉄
絲箭。未發手先嗔。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個。黃一矢。將軍一矢爲人有
射爲也。箭有神。漢得兆州箭有神。箭鋒直。刀能持一箭。與我箭鋒直。言箭
鋒相直。

弩 蘇瓛張。蠢材眠瓛張。前漢將路強弩也。

槍 蘇半跌。路旁拾得半跌槍。何必開爐鑄。才點入手。用之如何在武渊
入手當令君長嘆。橫槊。橫槊何人解賦詩。唐元稹言曹氏父子。鐵槊。路人
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

戈 李兵戈。龍虎相吞食。兵戈連狂秦。亂浮雲。戰國何紛紛。兵戈亂雲浮
雕戈。雕戈夫胡偃。若雁星。十月劍南州。戈鋋若雁星。杜送老儒。干戈送
老儒。憶句踐。枕戈憶句踐。興王未息。興王未息戈。開雲色。戈鋋開雲色。客
愁破。干戈滿地客愁破。雕戈。夜出擁雕戈。曹陽戈。魏秦曹陽戈。戚林戈。戚

林戈。未息。塵漢。漢兵戈塵漢。漢。令代橫戈矛。古來無人事。今代橫戈矛。
戮戈。是我材不足。置麻顧力弱。又不堪戈殳。玉塞。玉塞又包戈。 蘇提戈。
提戈入市衆坦然。干戈。干戈萬槊擁潘郎。降也。戈矛。文才戰天驕。胡者天
之驕子也。 黃荷戈。荷戈去防秋。西歐頻欲跌。防犬羊。千里荷戈防犬羊。
執戈。常願執戈王前驅。橫戈。老夫何有更橫戈。

甲 李熊耳齊。積甲應將熊耳齊。 杜散金甲。未出細柳散金甲。作農器。
安得鑄甲作農器。血埋。血埋諸將甲。鳴鏑。甲外控鳴鏑。 韓脫明介。戰罷
脫明介。 戮夜帳。組甲光寒圍夜帳。 蘇甲厚。木中甲厚行何懼。被甲。借
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襯甲。青袍衲衫襯甲。紅線勒中光遠
晝。箭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戟 李羅江煙。金戟羅江煙。殺氣。殺氣赤䨴翻戟嚴風裂衣裳。蛇矛。丈八蛇
矛出隴西。 杜破林胡。長戟破林胡。馬休飛。長戟馬休飛。艱難奮。艱難奮
長戟。家列。五千起家列雙戟。如林。世亂戟如林。 韓氷槊。戶削埋氷槊。駈
海若。雙矛駈海若。 蘇矛戟。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

旗 李繽紛。旌旗繽紛兩河道。卷海雪。旌旗卷海雪。夾兩山。旌旆夾兩山。
黃河當中流。尋陽滿。旌旆水軍尋陽滿旌旗。蔽戰場。連旗蔽戰場。海潤。傷
旌旗颯閃像。彩虹。旌竿拂彩虹。朦霜。旌旆朦霜晚。討鯨鯢。今茲討鯨鯢。旌
旆何繽紛。 杜暮慘憺。旌竿暮慘憺。晚明滅。旌旗晚明滅。少海。少海旌旗
黃。入旌旗。黃屋入旌旗。雲旗。翠旌雲旗相蔽虧。十年厭見。十年厭見旌旗
紅。駁騷。駁騷搖旌旗。落日照。落日照大旗。虹蜺。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飛揚。旌旆盡飛揚。翠華。翠華想像空山裏。注云翠華天子之旗也。赤羽旗。
秦殺精曬赤羽旗。龍蛇動。旌旗日暖龍蛇動。旗仗齊。旗旗仗齊。回首見
回首見旌旗。金支翠旗。金支翠旗光有無。電旌。憶昔電旌下南苑。漢旌旗。
總淚漢旌旗。蛟龍會。旗尾蛟龍會。擁霓旌。下帳擁霓旌。拂千旗。悲滿拂千
旗。大旗。暮送師二尉大旗。遠鎮虜旆旗。旆旗。奮威旌旆旗。朱旗塵
不翻。旗杠中見朱旗不翻。勃若一。旌旗動若一。皂尾。皂尾雲杠三。金錯
旗。竿金錯旗竿滿雲直。蒼山。蒼山旗旆愁。 韓夫雨。杖斛旆失空杖。流日
月。旗旆流日月。散揚。旗分散數揚。穿曉月。旗竿曉月雲霞遞。壓南荒。紅旗
照海壓南荒。將壇。旌旗別將壇。拂晴天。西來旌旆拂晴天。清雨卷。清雨卷
歸旗。 柳搖蕩。綵旄促搖蕩。 歐長嶼。旌旗下長嶼。誰從。春郊誰從蛛旌
行。風暖。紅晴風暖旌旗悠悠。悠悠。旌旆晚悠悠。向日。春郊向日綠旗開。兩旗。
船頭初轉兩旗開。歸旆。湖水萦歸旆。照路。雙旌紫照路。春耕。綠旗春耕有

春耕。 蘇畫旆。西風吹畫旆。紅旗。紅旗對隊猛士喝。旗隊。旗隊遠知封石
瀑。旌纛。兩邦旌纛光相照。卷旆旗。開門卻待卷旆旗。羽旌。羽旄照城閉旗
突。安達偶看鐘旗。看鐘旗。雲開路白看鐘旗。其忘西湖把酒時。 黃卷旗。驚沙卷
旗旌。擁萬夫。春風旗旌擁萬夫。風旆。車騎東來風旆斜。 陳朱旗。朱旗一
麾來雪卉。疑波。交旌。悠年此交旌。降旗。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鼓 李驚山。戰鼓驚山欲傾倒。悲鳴。鼓角使悲鳴。樓船習征戰。悲海月。畫
角悲海月。相聞。戰鼓遠相聞。隴底聞。三奏天二合。鼓聲隴底聞。 杜疊鼓。
鞞。嚴城疊鼓鞞。秦川多。北歸秦川多鼓鞞。分旗鼓。鼓鼙。春風入分旗他鄉
他鄉亦鼓鼙。 柳報衙。龍鋼鼓報衙。 戮笳鼓。笳鼓下曹臺。無驚。緯鼓晝
無驚。疊鼓催。清曉津亭戰。頻嘶疊鼓催。 蘇忠將帥。遂因鼓擊思將帥。豈
爲考擊煩媒娉。漫戰鼓。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旗鼓。聞說官
軍取乙關。將軍旗鼓動如神。鼓如無。定江邊柳。待大中原雪冪。春堪樋。戍
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 黃豐鼓。不用渝詞疊鼓旗。

兵法 李兵符劒術。白旅猶兵符。黃石借劒術。 杜五十家。兵法五十家
爾腹爲盃。司惠如蟻。圍張遠哭文章。玉帳術。空留玉帳術。捉豹韜。司空
怪豹韜。 韓壹一令。軍門壹一令。兵轉肅。五營兵轉肅。 歐蘇武遺編妥

愛蘇武說。往往曾杜遷更又　蘇。堵一擲。萬人睹一擲。段盡如沃雪。草草
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節制。峙峰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孔明八陣圖。唯
餘八陣圖。千古壯愛吹。未整。六師紛紛未整。三吳氣折。披圖。披圖見八陣
合散更王宮。教君集。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黃。琬。處女驚雷霆。敵人
開戶坑起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石轉。千仞溪戶石。轉雷。擣虛。漢家萬騎擣虛回。
號令　杜。節制。惟特羅王都節制。前賢風。號令謫行大將旗。號令頗有前
賢風。訓練。訓練強兵動鬼神。　柳。無援。令肅軍無擾。　歐。大號。風雷大號
馳馬不嘶。萬馬不嘶聽號令。　蘇。號令。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
鐵。肝膽裂。中有李臨淮。號令旌旗生光。獨嚴肅。筆毛羽。號令潛生光。
外兵空伍。令嚴。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灶煙。
攻　李。苦戰。苦戰功不賞。忠臣雖可宜。桑乾源。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
河道。支海。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征戰。萬里長征戰。三軍盡
衰老。築城。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
已時。格鬭。野戰格鬭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銜飛。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枯枝。
將軍。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凶器。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

旄頭。旄頭四光芒。爭戰無已時。白羽。白羽灑赤血。流沙爲之丹。名將。名將
古誰是。疲兵良可歎。天狼滅。何時天狼滅。父子得安閑。旄頭滅。敵可擒。旄
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雁雲。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太白。雲
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八月敵可摧。懸胡。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橫千里。
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誅鼠。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似雪山。連兵似
雪山。破敵誰能料。虎鬥。秦隨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幾度改。吳涼
幾度改。九土中横潰。胡兵。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星無光。草木摧殺氣。
星辰無光彩。丘山。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隨金鼓。晚戰隨金鼓。宵眠抱
玉鞍。　杜。亘長雲。出師亘長雲。銜枚。銜枚有荷戈。西征。軍旅西征僻。長戰。
安路何日罷長戰。戰自青羌連百蠻。軍麾。天地軍麾滿。雪外城。已收滴博
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煙塵。煙塵多戰鼓。龍武軍。龍武新軍深駐輦。格
鬭。東郊尚格鬭。耐苦戰。秦兵耐苦戰。未解圍。關城未解圍。風塵。風塵戰伐
多。戰伐。野哭千家聞戰伐。血戰。血戰乾坤赤。宇宙。宇宙一羶腥。不在衆。奇
兵不在衆。　韓。兼弱。更與匪兼弱。誰敢卻。虜騎圍無蹤。力戰誰敢卻。焚城
郭。連空壘。雄壕照夜焚城郭。除積聚。燒除積聚壍埀大。依托。探騎。月暗
探兵諳。雲梯。戟喊雲梯翔。揭千鎗。雷鼓揭千鎗。原野。蹂野馬雲臥原旗火。

歐。戰血。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敵舞今尤壹。　蘇。戰西羌。君隨幕府戰
西羌。夜渡河兵斫雲岩。箭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參耳。
守　李。燃燬生。燃燬生虎豹。心兔逆旌旗。　杜。關城險。艱設關城險。防虞。
防虞此何及。防邊。防邊不敢驚。　韓。嘗鍮。未足煩刀俎。祇應輸管鑰。險
猶恃。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　黃。思草枯。幕下諸將思草枯。言草枯非
用兵時。
和　杜。息戰。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兵猶火。顧戎兵猶火。同晏眠。安得
廉頗將。三軍同晏眠。銷金甲。肯銷金甲事春農。無傳箭。青海無傳箭。天山
早挂弓。偃文偃武。偃文偃武不無人。戰武威。不承戰武威。人憶。人憶止戈
從偃甲兵。請先偃甲兵。見息兵。何時見息兵。　韓。解兜鍪。浮髮解兜鍪。
歐。方睦。謀信部方睦。干戈。廟堂今不用干戈。包并。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
并。異類。謂此雖異類。有土亦含情。觸突。滿離被觸突。礬若稀與絕。弱綦。馴
綏以弱綦。可呼隨指令。臣職。偏番効臣職。冠帶復人形。休息。四海兵休息。
番獲有新主。　蘇。升平。亦解觀形勝。升平不敢論。解仇。西羌已解仇。烽火
連朝罷。西邊地名。落攙槍。西極落攙槍。言西邊寧靜。攙槍妖星名。出則兵
起。　黃。和戎。西定已和戎。無征。有道四夷守。無征萬邦休。款塞。前朝夏州

中。未款塞門西。言夏人入貢。降書。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言西方曰狄
鞮。犁面。來踐日月。言我狄納犁面。犁面帶金屠。剖面祈求請命。閑干羽。
般陛閑干羽。自皷鞞。遼侵自皷鞞。言肝鼓遼侵。量谷馬。求輸量谷馬。用谷
量牛馬。言西夏入貢。觸藩羝。不作觸藩羝。言不犯塞。定五溪。蠻猺常相待。
今聞定五溪。上武陵五溪蠻。解弓刀。昔地無我叶賊曹。民兵勝勞解弓刀。
屢教民兵爲河東提刑也。思草枯。幕下諸兵思草枯。言草枯非用兵時也。
降　李。舞干。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梅。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款聖朝。
河隴降王款聖朝。　韓。高陽。勞佯高陽肯坐約。齊横降。納節。蔡州納節舊
將死。　歐。率德。苗頑不率德。舞羽舞于庭。　蘇。受降城。受降城下紫髯郎。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羇呂布。猶勝白門羇呂布。叔將鞍馬事曹瞞。鄒伯降。
明朝鄒伯降誰受。
勝　李。破敵。月食西方破敵時。　杜。飛勝。飛勝戰伐名。捷書。日報捷書日
報清晝同。胡危命。胡危命在破竹中。獻凱。獻凱日繼踵。羌塞雲。青海黃河
卷塞雲。破的。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争。滅蜂蠆。冬威滅蜂蠆。一戰。將乾坤
一戰收。　韓。廻軍。廻軍與角逐。斫樹收窮寇。鳴先。鬭場再鳴先。送路一飛
而。獻俘囚。且將獻俘囚。陳鈇鉞。榮對陳鈇鉞。地寨興鈇鍖。掃冢廝。地理畫

封疆。天文佈衆廟。洗雪。侍安慄恐膿。洗雪不論炸。賀書。取判賀書飛寒路
歸鞍端呈勝氣。城上赤雲呈勝氣。 歐。豪傑。并見自古豪俠任戰五代
衆百乞真主。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 蘇。捷婕。犬羊散盡沙
漠空。健婕夜到甘泉宮。振旅。振旅歸來是何時。十分宜勤苦難勝。督戾岡。
背城借一吾何敢。憤莫將前督戾岡。晉佛圖澄傳。獻捷。雖無獻捷功。奏捷
偷簽從宸究奏捷上雲霄。懽娛。疑異人圖像懽娛路載謡。告廟。取道征陵
寢前期告廟。桃面縛。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臨陛。二聖臨雲陛千官溢
海潮。凫章敗。強弱帶道有強弱。是時或長消。忌驕。兔情防報復軍勝忌矜
驕。凫奇功。慎重闢西將。奇功勿再要。並見豪。
敗 李。白骨横。白骨横千霜。嗟戰殺條荒。滿長平。昔郢四十萬同日滿長
平。渡瀘。雲南五月中。頻兵渡瀘師。殺馬奪旗。安草殺漢馬。張兵奪奔旗。僵
屍。呈今西二河流血横僵屍。七擒。將無七擒略。晉女惜國忘。名家子。翹翹
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幕府辟。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奔潰。是時西邊兵
屬戰飆奔潰。化黃土。英雄白骨化黃土。 杜。血洗箭。野曠天清無戰聲。四
萬義軍同日死。胡歸來血洗箭。逐北。胡人愁逐北。 韓。前敗。未來聲已
桃。始敗敵前敗。 蘇。亡魂。呼嗟蜀先主。兵敗北亡魂。遺墻。只應法正死。使

公去遺墻。拾棄骸。俾沸迴城拾棄骸。堅壘連舫。堅壘千兵塢連舫一炬燒。
千株。千株非一斫。代死自先朝。戮囚。戮囚車蹤跡。天王馬蕭條。横將。横將
如蹈大。胡裝尚衣貂。獲鬼章二十二卷。辭具服。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
緩死。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寬宥。慈仁違大母。寬宥藏唐堯。賜裏。
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藁街東市。藁街虛拔首。東市偶全腰。困獸。困獸
何須殺。遺雛或可招。
威信 李。紀漢。兵威衛紀漢。殺氣凌穹蒼。派諾。感激一派諾。縱横兩無疑。
杜。憶廉頗。中原將帥憶廉頗。漢嫖姚。將軍只數漢嫖姚。舊家聲。煇赫舊
家聲。 蘇。威聲。威聲西振變。武節北通遼。靖塞氛。餘威靖塞氛。 黃。潭卧
虎。潭人大度如卧虎。
謀算 李。知五兵。胡虜三歎息。衆知五兵權。失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
遺良圖。良圖掃沙漠。成功。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才略。弱兩飭才略。功
成及鄧禹。左車略。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龍韜。破胡必用龍韜策。長策。
長策掃河洛。奇絶。英謀信奇絶。夫子協清芬。 杜。高難測。廟算高難測。籌
策長。扶顛始知籌策長。攄豹韜。司空旌豹韜。揮兵擒。妙略揮兵擒。安邊策。
四十安邊策。七廟略。然然七廟略。復漢。復漢留六策。紆籌策。三分割據紆

壽策。算正。備文廟算正。世策。欲謀濟世策。嵩長策。廟謀嵩長萬功操。籌運
神功。謀如神。雄略動如神。安危。安危在運籌。從容。從容仰廟謀。策略。將軍
專策略。 韓。三略。廟算建三略。林薄。間使斷津畏潛軍索林薄。沙囊。大水
沙囊涸。 歐。六奇。六奇遂自秘。海宇正休兵。繫單于。平生又欲慕賈誼。長
纓直請繫單于。不戰。當衢理檢四面休。有策不獻空踟躕。 蘇。遠略。遠略
劝吞漢。雄心豈是變。三白帝廟。不戰。廟謨雖不戰。虜意久歎吞。坐籌。坐籌
付公等。吾將寄潛沱。水名。召虎。班超。廟謀周召虎。遼帥漢班超。不留訣。神
名非學到。自古不留訣。 黃。懷六韜。賈侯懷六韜。孫吳。初不學孫吳。廟謀。
漢家飛廟謀。料戰。筆容百萬韓。風雷獨料王師不戰時。衆給事。
忠勇 李。戰鬭。豈惜戰鬭死。爲君掃邊氛。沒羽。精感石沒羽。豈云憚涇鶏
樓船。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崆峒。世傳崆峒勇。 杜。四方服。四方服勇
決。猛士守未夾。直留猛士守未夾。鷹揚。前疾。所用皆鷹揚。破敵過箭疾。精
銳。漁陽突騎猶精銳。四飛馬。兵氣回飛馬。驚聲沒巨魚。衣染血。鋒先衣染
血。皆絶倫。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絶倫。猛士。猛士思滅胡。雷霆。雷霆走精銳。
萬人呼。富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馬頭金匼匝。
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 韓。揉攫。摧鋒若貔虎。起來如揉攫。 歐。射虎

斬蛟。彎弓飲羽射石虎。入欲醉斬荊江蛟。 蘇。朱公子。昔日朱公子。雄豪
不可追。大史殺晉鄙。勇且英。其人勇且英。氣如雲。門下佳人氣如雲。門前
壯士氣如雲。項羽虛拔蓋。不負。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劉璋。
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一二。嚴子。嚴子獨何賢。談笑傲堪此。死誰爲。國亡君
亡嗟此。差子死誰爲。嚴顏元郡太守不降張飛。斷頭將。呼嗟斷頭將。千古爲
病嗟。被甲。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搏戰。先登搏戰事斬級福
匡何者爲三墳書也。揮三軍。書非古亦有戰陣。皆中羽扇揮三軍。鼓譟。雨
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亂。身輕。將軍思重此身輕。笑裏鉾鋩如一
綫。小兒懸。叫呼鬥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點。輕妄虜。平生輕妄虜。熱境
笑魏勃。烈士。烈士家氣安用此。劉景大本名。遲好書。魏勃勇。人言魏勃勇。
投來向小兒。魯連子。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虓虎。猿虓方健兒。虓虎猿
貔貅。野宿貔貅萬竈煙。猛士。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閣通驛。鐵騎。路
入但覺驄馬瘦。不知鐵騎大如山。截髮。西方乞不戰。截髮願作萬奇
元。 黃。横八區。忠勇横八區。智勇。智名勇功不入眼。虎畏。虎畏萬里歸。
陳。英雄。英雄餘戰伐。盧州莱公卯戰。
行陣 李。横北荒。虜史横北荒。胡星曜精芒。天地陣。升天地陣。星芒盡。

陣解星芒盡。杜堂堂。天威已息陣堂堂。八陣圖。名成八陣圖。謂孔明也。
雲鳥陣。六說總成雲鳥陣。蘇常山蛇。雖心欲將南澗虎。陳勢頗學常山
蛇。
營壘 李峴纂。峴纂注公佩。紫塞。開營紫塞傍。海霧鎖。營室海霧鎖。杜
亞夫營。馳入亞夫營。棘門。飛鳥避棘門。右兵。秋七麗右兵。帳殿。帳殿羅玄
冕。棘門服白袍。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歐柳間。日落柳間營。盡邊。頑氏盡
邊高壘削。夜驚。一夕夜驚營。蘇堅壘。堅壘千兵峻。條候壁。昨夜條候壁
之驚。
軍儲 李蘭轉。漕引救蘭轉。疲人免塗泥。杜軍儲。日給在軍儲。二字皆
有引。日給。同上。供給。萬里煩供給。米貴闕軍食。去年米貴闕軍食。供給家
無粟。欲煩供給家無粟。轉粟。轉粟上青天。言難也。軍儲不自供。天下軍儲
不自供。籌餉。軍須運籌餉。韓戰卒飢。食空戰卒飢。蘇恐之軍興。汗流
奔走誰救後。恐之軍興汗鎖簽。保甲。保甲連村團未使。方田訟牒紛如雨。
窮脉縷。爾來手實降新書。伏剔根株窮脉縷。積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
如雲驕不戰。
軍書 李如流星。羽檄如流星。速驚雷。羽書速驚雷。如飄風。飛書走檄如
飄風。 杜飛檄。庾熟些飛檄。傳檄。正坐歸傳檄。羽書。西征軍為羽書遲。屢
飛。傳聞檄屢飛。羽毛書。軍急羽毛書。還似急。羽書還似急。韓羽書。紅塵
羽書靖。何怍。拂羽余何怍。蘇一檄。鵝未城下作飛石。一檄驚落天驕魂。
偃卧。永十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帳下兒。吳亦渠邪帳下兒。孫策。
橫槊楯墨。詩成橫槊裹。何曾乾楯墨。魯連書。願為魯連書。一射聊城。哥。史
記燕將守聊城。齊攻之不下。齊田單遺書以矢射城中。與燕將。自殺。聊乃
下
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二支

詩

宋詩四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讀李遠詩卷。次泗州南山詩韻。 玭波亂清淮。一葉
寄真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異。胡塵暗是邦。絕境墮渺茫。空城草木春。
戶外屢誰雨。悵望壺公龍。來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禁。從今淮
上山。不落夢中想。 誦鄭次魏詩有讀山谷文一篇特奇蔡詩云追繼杜
參諸。近追蘇玉局。此寶錄也。 歌終白玉樓。夢覺黃粱熟。斯人已寂寞。故
致在空谷。誰令然首惡。先生城旦讀。尤芒豐城劍。慟哭荆山玉。鄭郎乃其
徒。聞世何燭局。高風渺不嗣。句法此遺燭。大攻兵下來。弔古淳泰俗。叢山
一炬燼。鶺林萬金贖。張守叱隨集次韵張輝惠詩三首。詩部可卜擬詠茅。
好句人間見一毛。吟就詠聲應未絕。流傳紙價頓能高。不成燕雀追黃鵠。
已作蜻蜓避百勞。清夜月腔啾警句。霜猶風竹助蕭騷。投老須營一把茅。
晚親珠玉看揮毫。賦牛絕欲驚曹植。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閑身栖寂寞。
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蔭堂
茅。寒夜微吟自刺毫。羨子筆迴霜氣動。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安足追隨
苦。使覺長須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士。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
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韵。 亥唾成詩未許勞。腹中應有綺千毫。畫
蛇恐巧因添足。倚馬才高肯駐毫。剝肉固非方朔社。蒸壺曾入老盧盤。小
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東方朔剝肉為社。引東坡以卸
餘處蒸壺為盧緩儀。 劉屏山集雜韻四首。 積雨生秋意。浮雲放晚晴。鍛
聲寒野迥。梅影小溪清。 殘霞鋪旗色。新月長圓暉。黃落樹滋春。夜眠人
息機。 蒼溜侍清瀉。林聲息怒號。水浮秋色遠。山帶夕陽高。 宿鴈猶驚
渚。寒鶄已看林。野中雲散亂。江動月浮沉。 絕句五首 目送孤鴻獨倚
樓。晚風吹淚更橫流。荻花落處螢烟岩。六十三程是白州。 雙魚來自瘴
江濱。一讀家書一愴神。見說夷荒風土惡。可無神物護忠臣。 干戈擾擾
恨何窮。南北東西任轉蓬。世事不堪長齟齬。胸中頗有氣如虹。 喜聞歸
騎已揚鞭。載酒相迎不擇途。我是武夷東道主。使同蠟屐上岩巓。 竹邊
茅屋水邊堦。東風漸欲放春回。丁寧紅紫休爭發。待取山南刺史來。 詩
曾吉甫橫碧齋詩。 携笻引荒東。偶步松岡北。冷然毛骨清。楚尾見秋色。
稻氣襲初凉。煙陰淡微日。緬懷小齋居。拄撐本寂寂。鏡度減知閒。微吟數

岑碧若人端好修吟篤動無迹深窮伊水源峻陟衡山極終焉想孔林所
樂惟自得延和數酌醪備靜一編易向來辱領輸洞見胃中白思親道匪
俾旣遠情不懌别余質寘頑固未易刻畫尊生有遐心充已無全忍以致
是所知負負常夕陽餘波儻時漸王汝天其或 偶書 風急胡塵暗九
州岸巾長霸一登樓故園郤憶桐孫在薄宦端爲荔子留湖海以南兵尚
鬪犬戎不死禍難休仮門推較皆飛將盍有清談謝傳流 讀韓子蒼呂
舍人近詩 詩人零落嘆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定應
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衡交呂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相塵不相見它時
惆悵倚金鑾 陸放謂南集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晩未習道書行尚把之
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我生本江湖歲月不可算探乘
遊名山所歷頗蕭散一逢巢居翁見謂於我館酌泉煑松柏每得造膝疑
行道不自力殘髮日已短海上故不遠請限何時滿 仕宦五十年所至
不黔突取魚固捨熊挾先耶很鶴退歸思默默誰敎書咄咄屋穿每莫葺
驅瘦可數骨秋風忽已厲落葉觀殘月脫巾坐中庭清冷入毛髮 我愛
古竹枝每歌必三反孤舟上荊巫天末未覺遠最奇翁子峽恨不遂高遠
探蜀故宮煙水楚廢苑至今清夜夢百丈困牽挽人生如寄爾勿歎流

年晩 往歲著朝衫晨起事如囊書歸臥孤村括淡有餘味閉門絕外慕
自謂眞富貴蕭然畢吾生地下一增氣里翁戀兒女小疾輙憂畏惟窮可
賒死我在君亦去 萬金築華堂千金敎新音不知憂患腸著脚日愈深
令人善議古後亦將議今使汝有子孫聞之亦何心鄧通擅銅山死日無
一簪未死汝勿憂吾溪多魚溪 往者遊青城猶及二三老稽首出世師
數語窮至道要于其弊處棄去根不畏俯仰能幾時殘骸日衰槁吾兒有
奇骨亦復至幽討金丹儻可成白髮何足掃 稚川師鄭君繞及一卷書
書大恠如蓍度世蓋有餘想其所論說妙極軒昊初內篇今雖存亦復飽
蠹魚我欲探其原蹇步空趑趄安得插兩翅從公遊太虛 隱書有三景
字字當力行寸兔與尺宅可以久汝生泝流歸崑虛堅守臨長城一旦吉
成功河塞黃金城笙鶴適緱山貂蟬朝玉京即今脩行地千古名還嬰子
道室以混嬰名之行年過八十形悴神則旺往來江湖間垂老猶跌滄
波浩無津天遣邀徼尚判溪掛風帆漁浦理埋撩奇雲出深谷新月生疊
嶂興懷晉諸賢誰能續遺唱 二十遊名場最號才智下蹭蹬六十年亦
有亦一把與衣祖黃犢乘雨耕綠野西成得一飽敢計泥沒踝住久鄰好
深百事通乞骸扶高小筧香相與注老兎 絕句 情游不能耕心媿新

春白歛徹茅三間主人終勝客 朝士腰下黃山僧鼻端白放翁俱笑汝
飽飯作閑客 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窗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雪
晴衆甲紅雨足韭頭白雖無萬錢具野飯可留客 小兒勿大勤使汝髮
早白長爲南畝民殊勝東閣客 四日夜雞未鳴起作 放翁病過秋忽
起作醉墨正如久蟄龍青天飛霹靂雖云墮怪奇要勝常憫默一朝此翁
死千金求不得 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 暑耘日炙背
寒耕泥沒脚家人占青腴我獨治磽确力盡功未見厥土但如昨豈惟窘
糠籺直恐轉溝壑今年雨暘時天如相耕穫屋傾未暇扶且復補籬落
舊絮補破襦生薪續微火惸孤有凍死自視亦已過鄰翁冒風雪斗酒持
飲我失圓擘霜蟹捋添釘山果欣然共笑語何止寬寒餓布被擁更闌招
魂不須些 三山鏡湖上出郭無十里結廬非所擇但取便薪水間亦出
從宦安能慕園綺地主卜林塘亦復異于美遂除方丈室僅足容臥起吾
意本扁舟陸居聊爾耳 祠官粟一囊不驛驅七十前年蒙寬恩倒許乞
骸骨聯翩三兒子俱作鶡雀碧賦祿雖上逮亦足慰衰白幅巾節摩下祿
病謝來客從今門前路永掃車馬迹 舍北有漁磯下臨清溪流柳陰出
朱橋蓮浦横閣舟蕁緣二三畝米擬供晨羞魚蝦雜瑣細亦足贍吾州人

主常如此安用萬戶侯綠蓑幸可買金印非所慕 寓形百年中如臂屈
伸頃少壯數何時已復墮衰境老人喜自潔臨澗漱緑淨佛龕香事已僧
缽供黃煙山茶試芳嫩野果薦甘冷不學萬錢廚夭漁取淮蘋 巖石著
幼輿風月思玄度老子放浪心常恐迫辰暮安得世外人握手相與語吾
宗甫里公奇辭賦漁具高風邈不嗣後有冷諷苦霜風吹短衣何山不堪
住 久病臥江村髮白面黧黑艱難念溫飽日夜積涓滴聚壤囊圍岳荷
鋤耘隴麥苟失一日勤農事深可惜小兒念乃翁辛歲共欣戚踧望明年
春社雨泥一赤德孫秀眉宇慨然脩初服枯腸貯詩書十飯九不肉成童
將冠峯想見袍立鶴光澤倘未衰豈無五束粟汝能記吾言併以告阿福
閉門勿雜交一經萬事足 吾幼從父師所患經不明何嘗効侯嘉欲貧
能詩聲亦豈劉隨州五字矜長城秋雨短檠夜掉頭費經營區區宇宙間
捨重取所輕此身儻未死仁義尚力行 讀杜詩偶成 一念寧容事物
侵天魔元自是知音捨遺大父脩行乃小吏相輕尚動心 千載詩亡不
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城南杜五
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從之看渠冒次
溢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琹入藁里生民清廟非書詩句令天開

太宗業馬周遇舍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 讀李杜
詩 濯錦滄浪客青蓮濯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
誰不賤貧明窓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樂天詩 放姬鬻駱初何有常
笑香山恨不攄輸與此翁容易死一身之外更無餘 讀許渾詩 裴相
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 讀
王季夷舊所寄詩 燈前忽見季夷詩淚灑行間不自知醉別西津如昨
日露晞滄斑已多時予在京口與季夷別遂不復相見 讀林逋魏野二
處士詩 君復仲先真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閙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
朝名利人 讀宛陵先生詩 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
是頂門開鍛鍊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歐尹追
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玉磬鏗
鏘非俗好霜松欝欝有春溫向來不道無評識敢保諸人未及門 讀陳
秀才詩 程子曉相得居然一坐傾心詩欲飛動病眼爲開明英妙非凡
質衰遲畏後生吾徒可相賀吾宇有長城 夜讀鞏仲至閩中詩有懷其
人 詩思尋常有偏於客路新能追無盡景始見不凡人細讀公奇作都
忘我病身蘭亭盡名士逸少獨清真 讀豳詩 我讀豳風七月篇聖賢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五　四

事事在陳篇豈惟王業方興日要是淳風未散前屈宋遺音今尚絕咸韶
古奏更誰傳吾曹所學非章句白髮青燈一泫然 讀後漢詩二首 賓
春老于吾所慕世文章寧在多詩不刪來二千載世間惟有五噫歌 丹青
季奕行年七十八猶灌園蔬授六經我欲圖之置齋壁世無顧陸善丹青
讀唐人愁詩戲作五絕句 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
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却始應休 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
屬僧窓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
不爲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 我輩情鍾不自由等閑白却九分
頭此懷豈獨騷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飛雪安能住酒中閑愁見酒亦
消融山家有力參天地不放清樽一日空 讀近人詩 琢琱自是文章
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大羹元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 雜題絕句六
首 少談王霸謀身拙晚好詩騷學道疎還有一籌差自慰閉門不作公
子書 莫笑花前白髮新宜和人醉慶元春何時道路平如砥却就清伊
埜幅巾 三生元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薦紳二寸楮冠芒草屨天公還
我水雲身 黃庭兩卷伴身閑盤篆香殘日未殘泛泛孤身似萍葉始知
天地不勝寬 年華僅蹇留不住鬢雪縱横耘更多樂天不生夢得死恨

無人續竹枝歌 年來世念掃除盡猶有閑吟傾自貲安得涉筆九萬箇
爲君畫寫暮春詩 雜題 松肪釀酒石根醉槲葉作衣雲外行指點人
間獨長歎秋風又到洛陽城 山家貧甚亦支撑時撫桐孫一弄行朝饑
米空烹芋粥夜缸油盡點松明 羊裘老人只念歸安用星辰動紫微洛
陽城中市兒眼情知不識釣魚磯 黍醅新壓野雞肥茅店酣歌送落暉
人道山僧最無事憐渠猶趁暮鍾歸 釣魚吹笛本閑身正坐微官白髮
新著屐此生猶幾緉可令便踏九衢塵 山光染黛朝如洗川氣鎔銀暮
不收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邊樓 雜詩絕句 世味漸闌如嚼
蠟惟詩直恐死方休四時風月元無盡萬里江山更擬遊 一身須理無
非病兩飯盤盂亦關佚正可清言學老甫不須豪氣似元龍 枳籬莎徑
入荊扉中有村翁百結衣誰識新年歡喜事一鷄一犬伴來歸 聽大雪
貴書身似匡廬老病僧閉門一衲坐騰騰雨聲驚覺長安夢惆悵西窓夜
半燈 戲題 莫輕凡骨未飛騰要勝人間粥飯僧上山路近行猶百里酒
杯一舉必三升 戲書觸目 貍奴閑占熏籠卧燕子横穿翠徑飛我亦
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 古風 犧象薦清廟餘才棄溝中二者
雖甚遠殘生其實同人當貴其身豈復論窮通寧爲原上草一寸挃春風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五　五

木生雖拱把鮮不困斧斤枯朽或可全又以鄉故焚嘉木終銍艾星獨
草見耘此理講已熟要當尊所聞 擬古 牛跡可使圜羊角可使直惟
使剛者柔造物不可得世方貴輭熟剛實不可爲爲剛死道傍已矣何所
悲 君看一釣絲能得幾日絡君思幾州鐵打此一大錯目前豈不快後
悔將柰何我非通神明比汝更事多 寧忍十日飢野葛不可烹寧枉百
里途捷徑不可行自古風俗壞善士亦淪胥摘抽尚包貢後世稱木奴
坐卧北窓下百事廢不治脫粟與大布衣食裁自支溫飽豈不欲達道予
心悲地不見先人所冀向有韡 古意 千金募戰士萬里築長城何
時青冢月却照漢家營 夜泊武昌城江流千丈清寧爲鴈奴遠不作鶴
謀生 戲作絕句以唐人句終之 兩細穿塢塢風和上柳橋山居無曆
日今日是何朝 回頭問童子今夕是何年靜對煎茶竈閑疏洗藥泉
客從城中來 客從城中來相視慘不悅引杯撫長劍慨歎故未滅我亦
爲悲憤共論到明發向來酣鬭時人情頗少歇及今數十秋復謂須歲月
諸將爾何心安坐望旄節 謝徐志父帳幹惠詩編 平生渕若人筆墨
極奇崎相望二千里安得接談笑一朝獲其詩驚喜踰素料夜窓取冷試
寒灯耿相照春容清蒯歎縹緲蘇門嘯天漸江濤照野楚山境每篇十

過請玩味頭憂擇正如毀名酒雖變不忍驟看君亦華髮氣壓萬年光予
昔從茶山辱賞三語妙文章老不進憔悴今可憐推知牛車鐸黃鐘乃同
調頓君時來過勿恤俗子誚　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文章有定價議
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詩有誠齋風今年入脩
門軒軒若飛鴻人言誠齋詩浩然與俱東字字若長城梯衝何由攻我望
已畏之謹避不欲逢一日來叩門錦囊出幾空我欲與馳逐未交力已窮
太息謂王子諸人無此功騎驢上灞橋買酒醉新豐知子定有人詎必老
鈍翁　觀渡江諸人詩　中朝文有漢唐風南渡詩人尚數公正使詞源
有深淺病懷稍思亦相同　雜詩了半年不讀書顧影疑非我乃知百年
中如此過亦可書能作汝崇識字果非福明年倘未死樂哉駕黃犢伐
性無城屑腐腸無旨酒齋居亦得疾果無第一手才不如嵇康疎懶則過
之雖有絕交書不作幽憤詩　偶觀舊詩書歎　吾道運無積何至墮哇
吟豐雖彝竟天乃後自拘窘外物豈移人子顧不少忍鶴井與狐妖正可
付一哂繁華夢境鬧零亂空花實可憐愁書生尚學居易穫我昔亦未免
吟哦咏肝腎落筆過白雨聚豪森末旬幸能悟差早念念常自惕安得從
碩儒稽首謝不敏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
十餘開口何曾淺世事託身且從安吾廬　行過入智滿了楚贅之絕交
空箱仗茅屋一交書畫到此盡平生灯火安心　出遊路外溪經雜詩　江天
北月西南落村路寒雞一聲鳴自笑此身爲旅慣野橋孤店每關情　江
村何處小茅茨社杏青蒲雨過時半幅生綃大年畫一聯新句少遊詩
眼明未了觀山債力在猶能涉水行莫笑軒然誇老健身存終勝得浮名
壯歲經春在醉鄉老來數酌不禁當正須獨倚蒲團坐領略明窗半篆香
兒扶行飯出柴扉傴僂方嗟氣力微道側偶逢耘文叟倚鋤閒話兩忘
歸　父讀儒經學養形未容便廢少微星一枝新縵金鵝黃更向名山斸
茯苓　薔花如雪滿中庭乍出芭蕉一寸青老子掩關常謝客短蓑鋤菜
伴園丁　晚交數子多才傑誰肯頻來寂寞鄉但寄好詩三四幅絕勝共
笑億千場　醉冷絕句　少日沉迷汗簡青如今毀譽兩冥冥書生弄筆
如何信只合花前醉不醒　驅使雖忍赤丁子傳呼底用蒼頭兒世間如
夢身如寄春去花空欲沉詭　牽經司禮人誰聽是古非今世共憎何似
對花傾綠酒自歌一曲醉騰騰　山邊水隔重重嶂雨練風柔處處花一
病半年能不死又將此恨醉天涯　雜賦絕句　地遠夜裹麻熙後死離
晨烹豆粥査不是有心輕富貴從來吾亦愛吾鄉　病起胃中一物無夢

遊信腳到華胥覺來忽見天窗白短髮蕭蕭起自梳　終日覽堪未一尤
生涯略似草堂僧澄新不啻晨炊晚留得松肪代夜燈　出門信步作閑
遊野廟村坊到處留每伴樵夫當半會更隨牧豎采汾溝予舍汾溝皆竹
木名体不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騎驢太華三峯雪鼓棹錢塘八
月濤　昔人券葬荒丘裏陳迹紛紛朽簡中華竟是非誰辨得舉杯吾欲
問虛空　百億須彌理固有八九雲夢何足吞天下廣居君識否一間茅屋
寄孤村　夢裏曾作南柯守少時元是東陵侯今朝半醉歸草市指點青
帘上酒樓　七十八十古來稀行年九十固應衰已興工部耳聾歎更和
文公齒落詩　中年畏病杯行淺晚歲偷真食禁多謝客杜門殊省事一
五香飯養天和　齊民讓畔不爭桑和氣橫流歲自穰君看三山百家聚
更無一壠有遺蝗今年經草湖三山邊而又下逐不入　得雨郊原已徧
耕東家西舍多逢迎前山雲起樹無影別浦潮生船有聲　一身只付雞
栖上萬卷真藏椰子中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　謝提走老
司理錄示山居詩　頻頻經年客席鄉把君詩卷意差強古人三語猶嗟
賞況是珠璣滿錦囊　老覺人間萬事非但思茅屋映蹊籬秋分已是饒
歸夢更讀山居二十詩　夢海山壁間詩不能盡記以其意追補　碧海
無風鏡面平潮來忽作雪山傾金橋化出三千丈賸把松枝引鶴行　海
上秉雲滿袖風醉捫星斗躡虛空要知壯觀非塵世半夜鯨波浴日紅
一劒能清萬里塵說波深處偶全身那知九轉丹成後却挿金貂侍帝宸
春殘抛擲落花眠正是周家定鼎年獨起不知秦漢事一樽閑醉華陽
川　曾仲躬見過適過予出留小詩云次韻　地僻元無俗客來蓬門只
欲爲君開山橫翠黛供詩本麥卷黃雲足酒材　數樹山花草舍東想公
繫馬落殘紅那知老子耶溪上正泛朝南暮北風　雜題絕句　賀公在
朝稚吳語莊舃仕楚猶越吟我幸歸休在閭巷前感槩不須深　茅屋
三間已太奢乾柴白米喜無涯非賢敢竊優賢禮頻拆尊綠與蕨芽予休
自衣初不夜秋請　野花紅碧自爭春村酒酸甜也醉人解放缸頭便千里
不愁無處著閑身　湖堤踈瘦水楊柳村舍殷紅山石榴惟户本來遺意
入乞將因得片時留　癸丑正月二日絕句　朱顏不老畫中人綠酒追
歡夢裏累堪笑三山衰病叟閉門寂寂過新春　菊叢抽綠滿茁荄繞舍
梅花已過開須信今春春事早江鄉開歲有奔雷　太息　太息貧家似
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禱廟祈神
望歲穰今年中熟更堪傷百錢斗米無人要貫朽何時發積藏　北陌東

阡有故墟。辛勤見汝昔營居，豪吞噬蝕皆迷去。閑戶無人草滿廬。 無題
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窻裏，飛上青天妬落
花。 半醉凌風過月旁，水精宮殿桂花香。素娥定赴瑤池宴，侍女皆騎白
鳳凰。 出兩脩眉淡薄粧，丁東環珮立西廂。人間浪作新秋感，銀闕瓊樓
夜夜涼。 數日不作詩 吾詩辭不發，孤寂柰愁何。偶爾得一語，快如決
九河。黃流舞浩蕩，白雨助滂沲。門外無來客，花前自浩歌。 得趙昌府寄
子及予適詩 去國雙蓬鬢，還山一廢車。壯懷搘古淺，老悔養生踈。俗態
慵開眼，高吟獨起予。青燈對徐子，併爲問何如。 閒詠 身似地行僊，心
非欲界天。輿竿聲軋軋，巾角影翩翩。買菊穿苔徑，煑茶就井煎。歸來書迭
坐，隨處一欣然。 久入春農社，新僂老衲包。帘裁微放褄，硯斷正須粘
薄，能爲崇芳見任絕交。吾詩無好句，聊復當詼嘲。 病中雜詩 久病身
猶困，閒遊性已成。未傳湯發事，即理水雲程。枝宿忘街陌，論交失姓名。最
憐花塢好，恐是杜丹坪。 自我居湖曲，漁樵日往來。只知年屢改，不覺老
相催。小清潮痕長，長堤草色回。逢春心事在，莫道已成灰。 天遠不可問，
將如此老何。老驚詩思退，貧欠藥錢多。剡縣尋僧宿，桐江買酒歌。市橋新
柳色，又是一年過。 七月二十四日作 聞拂青銅一悵然，此生應老海

雲邊。涼飈入秋詩初就，幽鳥呼人夢不全。天上鵲歸星渚冷，月中桂長露
華鮮。射胡羽箭凋零盡，坐負心期四十年。 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
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今逸全篇。偶讀
晁公文集，泣而足之。 仕不違時勇退耕，閉門自號景迂生。遠聞佳士輙
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早孫遇事偏
多感，欲續殘章涕已傾。 無題 晝閑無人晝漏稀，離悰病思兩依依。釵
梁雙鸞春光到，笋柱孤鴻睽不歸。迎得紫姑占近信，裁成白紵寄征衣。晚
來更就隣姬問，夢到遼陽果是非。 珠精玉指擘箜篌，誰記山南東蜀遊。
結綺詩成江令醉，雲泉夢斷沈郎愁。天涯落日孤鴻沒，鏡裏流年兩鬢秋。
不用更求驅豆術，人生離合判悠悠。 蠟捸轝車赴客期，追歡眾數杜丹
時。新春欲近猶貪喜，舊愛潛移不自知。寶鏡塵生鸞悵望，鈿箏絃絕鳳參
差。玉壺莫貯胭脂淚，從濕泥金帶上詩。 金鞭未揮憶春遊，萬里橋東巷
畫樓。夢倚曉風吹不去，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樸下朋儔好
在不。盡有吳牋三萬箇，擬將細字寫新愁。 箇中偶得去年二月都下數
詩，有作。 昨佩魚符出鳳城，春風處處聽鶯聲。欲尋舊友半爲鬼，重到西
湖疑隔生。浮世正如枝六薄，野人何意慕三旌。嚴州戍滿真當老，猶幸爲

民死太平。 蜀僧宗傑來乞詩，三日不去，作長句送之。 看遍東南數十州，
寄船卻泝蜀江秋。孤雲兩角山之慧，斗米三錢路不憂。今年所在皆大稔
萬里得詩長揖去，它年罕空再來不。放翁爛醉尋常事，莫笑黃花插滿頭。
舊識姜邦傑於亡友韓无咎許，近屢寄詩來，且以无咎平日倡和見示。
讀之悵然，作此詩附卷末。 故人王骨已生苔，邂逅逢君亦樂哉。湖寺禁
舟無夢去，京塵馳騎有詩來。醉中不敢教兒誦，看處常須盥手開。父矣世
間無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 檢舊詩偶見在蜀日江瀆池醉歸之篇，悵
然有感。 江瀆池頭爛醉歸，青旗日晚擁城扉。正馳玉勒衝紅雨，又挾金
丸伺翠衣。老境漸侵歡意盡，舊遊欲說故人稀。憑高三歎君知否，滄鷁無
風亦退飛。 呂氏子叕郎求詩 乃祖身兼將相崇，諸孫玉立有家風。此
郎已復塵埃外，他日相期氣類中。行己勤勤須自省，讀書疊疊要新功。果
能孝孔如獅子，一瓣香應嗣放翁。 六言絕句 滿帽秋風入剡，半帆寒
日遊吳。問子行裝何有，帶間笑指葫蘆。 不慕生爲柱國，何須死向揚州。
但願此身無病，天台剡縣閑遊。 愛馬能成一癖，結髦可忘百憂。我亦時
時自笑，閑編萬事俱休。 過舍生封萬戶，阨窮不直一錢。此是由來事爾，
正須到處欣然。 豪士以妾換馬，耕農賣劒買牛。我看浮名似夢，卻貪山

水閑遊。 風細飛花相逐，林深啼鳥移時。客至旋開新茗，僧歸未拾殘棋。
覓飽如籌大事，擁書似墮重圍。誤喜敲門客至，出看啄木驚飛。 香煙
獨篆不散，燈焰無風自搖。獨倚蒲團寂寂，忽聞山雨蕭蕭。 歐陽徹飄然集
和韻，戲索建中和詩。 功名未許冠凌煙，琢句投囊學閬僊。韞玉要令神
物護，探珠豈待老龍眠。賓王頻欠新詩債，子美回償舊酒錢。自古逸才多
滌蔍，醉來宜灑奪袍篇。 世謝讀白樂天放言詩，效其体依前韻作數首
見寄，因和答之，亦放樂天之体。 如簧巧語何須聽，似海侯門豈足遊。太
華崇高無棄土，滄浪合并納纖流。未要季子榮親印，已買陶朱伏老舟。藏
器待時須大用，恥爭蝸角與蠅頭。 駟馬華軒終得志，簞瓢拌茹且潛身。
情殊莫擇排空雀，和璧休投按劒人。畫史解衣須遇鑑，齊門鼓瑟信難親。
宗廟洗垢從教謗，深雲襟懷與道鄰。 得鵬休笑蓬蒿適，燕雀豈知鴻鵠
遊。顏跖賢愚終異域，涇渭清濁自殊流。綆長方可探深井，水淺安能泛大
舟。獨愛樂天吟者句，輸贏終待局終頭。 言行樞機宜慎發，利名韁鎖苦
縈身。無非入市攫金客，誰似臨岐抱璧人。鵷鷺弟兄猶列序，虎狼父子尚
相親。刀錐不用爭蝸角，請學當時閬叢鄰。 古詩寄游良臣兼簡陳國鎮
叢望興淺知無累，謝絕歸來事清白。亂絲心緒尚紛如，時對風塵獨捫

風會須稽古補前愆赤水遺珠不難索仰公學問又日新磨礱章偶謫仙
人逢知議論到佳處眉間喜氣常津津我慙踪跡很萍梗欲親桑几嗟困
循飛奴寒落絕問偶滿心依約生埃塵以膠投漆貴耐久回光借燭期知
貧情均骨肉非有素白玉琢成心始圓莫學紛紛輕薄兒世情翻覆成雲
雨登雲依舊高崖義指掌江山勝槩多佳脈風物未入毫疑泛靈槎游絳
河竭來乘興須一往飛觴擱醉橫秋波膚門況有金閨彥奉驅麗景森吟
哦悠悠此志遂何日欽阻相期踏雪過洪文安公小隱集王世英秀才出
示曾鄉詩求和　投筆文章壯志偕爲經鶴訓漫心留若爲一見開青眼
解使三公出黑頭望龍自應知可否析潮須信妙源流夜光明月無虛售
可恐詹人按劍求嵩勝仲丹陽集同子充遊先祠見交代李行正詩道用
李太白舊韻因亦次韻呈子充　俗物敗人意作吏七不堪蝎來東蒙逼
歎友角立傑出推江南英材百汰揮利見奏量萬項澄寒潭弱齡文采照
金殿往再立境衣猶藍銅章來路聽丘鼓邑屋歡康無疾苦春風郊外正
酣酣笑指叢祠雨勝舞猛抛薄領亂回回戲看油碧聲如雷不遣韶光很
湮滅桃已蒸霞柳飛雪超然危立俯河干抱城清泗鳴驚湍謫仙秀句但
碑搨無復真跡龍蛇蟠君不見聰明文思撫寰海四表上下騰光彩破椽

欺魄爐無煙豪氣英風亦何在荒郊遺趾望中來遐想千古令人哀祖龍
巡幸亦瑣瑣從臣徒向蒼垠開豪華豈復靈光殿峻峨誰知李武臺耿耿
星河挂窗牖未跨歸鞍猶捧手同門早歲叢横秋年大飢寒依扶酒俗儒
醒醉尚不分金馬玉麟名遠聞小縣鳴弦須卑令冷問問字放子雲五斗
不歸俱委瑣避逅爲像天贊我金蘭縞紵未足誇稽呂命駕何其除官寺
相望無百步洋林正對河陽花坐令莊舄吟忘越亦復無心存魏闕濁酒
相從未有涯傒竈請鄰繞一月　山谷以寒叢子詩十二首作叢書詞筆
俱絕襲組之出示求跋因題絕句　百篇詩已露玄關欲免驚愚理亦難
招得使君來帳下不愚饒舌坐豐干　曾夢良傳惠然見存出關字詩十
有七篇偶撫所遺成三篇紀謝　未有歸資可買山一封程奏使求閑誰
雖去後容爭席碌碌羞承肯抱關幻界已知都是妄真心自要識無還尊
前裒裒聽名理坐遣窮愁一破顏　清明時節訪溪山消盡機心大智閑
元亮孤舟聊自棹尚平家事不相關叩門雖乏千金顧戀德翻嗟半日還
逆水幽亭同歷覽應憐歸欽致歸顏　居然埋照向窮山誰識龍媒伏帝
閑意氣雖吞雲夢澤功名未羡玉門關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是好
還但恐縉紳公論在招延行見覲威顏萬立方歸愚集衛卿叔自青暘寄

詩一卷以飲酒果核殺味烹茶齋戒清脩傷時等爲題皆紀一時之事凡
十七首爲報　自歎秋頭無孔方頭上貂蟬之金黃醉鄉遙遙道路長傲怨
新釀汲新泉指點銀瓶難索嘗空教金縷唱秋娘遙想紙屏行觴忙繡阡
裝纛節妙香夢熟有時歸故鄉賜我屜卮澆客腸　不堪壽寓天一方無
心佩紫兼懷黃侍酒無田道路長如意至今貿西涼若溪竹葉儻許嘗藝
色何須留窈娘緬懷星郎拋令忙席上徹聞雞舌香丈順勝勝之醉鄉惟
有麯生可娛腸　席中珍核來異方烏榫正綠金棖黃大谷消梨紫蒂長
蒲萄馬乳堆西涼深秋楊梅有何嘗羅浮定逢何二娘洞庭霜橘芭苴忙
吳姬手擘三日香可憐猶子留他鄉終日忍飢如饞腸　閑居食前一丈
方羔兒釀酒鵝兒黃千里蓴羹紫絲長乳肥豐貯琉璃涼洴蝨豆粥得並
嘗蓴前何用綠珠娘紹炙羔煮庖廚忙益面濃封龍腦香魯衛勾吳莫誇
鄉南北兩烹慰中腸　客居貧病醫無方忍飢面作瓔墨黃颯萁蕭蕭風
陣長東廂曝背資滄涼鄰家有酒難偷嘗單書正藉公孫娘家家刈熟哇
丁忙有口不識雲子香令我馳神青腸鄉杯棗有時來實腸　金杯製宅
初莫方夏木陰陰囀鸝黃紫絲步障百里長魚軒象服迎閑涼笙歌嘈雜
閒木嘗何止一曲杜韋娘珠襪朌簪迎送忙羅幃繡幕圍風香須史料理

龍陽鄉木奴千頭可充腸　靈芽跨底碁局方茗抗斑斑金栗黃食罷烹
香消日長莫遣薑鹽資冒涼康君所嫉裴不嘗誰是纖纖捧盌娘識取真
味那得忙不是沙溪不入嘗可須更醉無何鄉甘膿肥濃能腐腸　紙窗
蒲團竹几方清曉聊翻經卷黃禪心無累攢眉長坐回熱惱生清涼月六
腥羶口不嘗眼靜不覷登伽娘名利從渠朝市忙豢口輕飄栢子香莽蓴
大胔蜻龜鄉不教藜莧徒集腸　淮南空說枕中方鬼物豈解爲金黃虎
龍自衛眾寂長身閱寒暑無炎涼王母蟠桃端可嘗何必更值王晁娘日
月跳丸那覺忙口中自有芝术香雲裝羽被入仙鄉爲公洗髓兼洗腸
玉軑華芝今省方西風索索吹纖黃返京宮闕秋草長望風胥溺心淒涼
襲紫用命嗟何嘗義軍誰是竹園娘熊羆何事追奔忙大似濃薰送混香
清蹕何時還都鄉中興慰我九回腸王漢賓先生集雜詩四首　有憂烏
啼門有喜鵲噪廬主人聞啼噪善鵲嫌老烏吉凶實田人烏鵲何與乎但
知預相報其智各有餘人智不如烏貪喜忌憂虞遂於烏鵲間憎愛乃爾
殊福至自福至禍來貴先圖二鳥孰有益嗟哉主人愚　春蠶口吐絲生
人皆仰供蜘蛛緣滿腹秖能打飛蟲衣服與網羅利害豈可同蠶生旬月
老蜘蛛無春冬蠶食惟草木蜘蛛肉食豈蠶以繭自縛蜘蛛掛青空蜘蛛

有餘無蓄蚕有餘功受報乃如此天理不可窮龜肉不可食蟹螯不中
卜龜以殼自戕蟹以味見戮所養殊穀豹所亡等藏殼一足致患害內外
皆竭無稽康坐才死翟尚以勢族樂哉蟹螯中貯此老龜肉　江發岷山
陽河出崑崙趾淵源既洪深浩浩并衆水東流至渤澥曲折萬餘里經山
與重數過郡不知幾海邊有小溪近出海山裏未能數里間已接潮波起
到海雖則同難與江河比董霜傑先生集　書伯脩兄詩尾　覓句尤長五
字中只今惟有富清翁解言泉擣空山練不減澄江謝脁工　戲書簡遠
詩後　君詩頗似天韶女淡抹濃粧總入時翻笑岷峨老詞伯西湖信口
比西施　偶成　滿酌東坡桂醑更香張翰蓴羹誰羨封侯爆兒醉鄉中
寄餘生　偶題　了忘萬事枝節聊伴閑身已取五湖風月便歸吟句清新
偶書再用江字韻　莫厭簡編舒卷借君棐几明窗世路休休着脚湖
賢乎地濤江　戲書　客鬓先於蒲鉚衰秋風吹夢到茅茨難亡情話團
欒處生怕權門導省時知馬問牛類相準棄人用犬猛何爲紛紛傳舍曾
非恭況覓横鄉欲諱飢　借東湖先生寄蔡直韻書淵明蘇公詩後　元
亮東坡百世師人間夢事付癡兒閒風逢酧一樽酒擊節頻歌五字詩清
夫欽蒙彭澤夜悠然飽飯惠州時誰言出處非同道丘壑胷中兩婭奇

書少鼎林陵詩卷　勝處由來富林陵眠中頃咯句中新孫桐朗玉有天
律明月清風無俗塵今代主盟真戲我平生作語豈驚人碧雲暮合閑心
事僕僕蹇然寂寞濱鄧拼櫚先生集　無題　風行水上偶成文暎入園林
自在春換國雖工非我有嘔心得句爲誰珍三生戒老詩堪畫千古長庚
筆有神不可臨風嘆奔逸筆端一笑弊何人曹勛松隱集　雜詩　方塘倒
影青天淨幽徑苔生綠蔭濃春去得閑觀物化吹涼醒睡喜支筇　孤山
不復訪林逋杖策東風踏碧蕪九里蒼雲行境徑四圍碧玉照晴湖　雲
除翻風斷鴈斜城陰日暮噪棲鴉春容落景寒猶嫩望盡逢天數縷霞
遠水兼天冷暮雲驚風脫葉靜逾閒蒲園宴坐都無事只有山爐供夕熏
幽棲真在赤城隈桂月蘿雲冷斗臺猿鶴定能知我意移文未恐曉歸來
景陽未下水雲鄉梅影搖寒月一窗歌枕夢能歸故隱滿帆煙雨渡濤
江　春事忽忽秪可驚喧和喜試曉衣輕梅花爛熳渾如雪只恐風生隕
玉英　欣欣花木遍香紅雲散天容靜碧空恰是韶華濃似酒挪緣澹蕩
杏花風　從來甚愛水雲居投老安閑且自如淪茗焚香方外友白灰紅
火養丹爐　臘後暄和若夏初梅花催暖不容殊從來惟擬連旬實數月
能忙雪不如　曉天梅潤喜追涼湖上悠然興自長清耳要聞蒲稗雨竽

舟深入水雲鄉　清暑堂深日景遲床頭書案夢回時小欄閑倚薰風曉
一點紅榴綠萬枝　建旬梅雨暗人家甚阻支筇一徑斜待得晴明陰新
綠追涼風帽倒烏紗　此生擾擾事無窮脫得閑身石火中聊種柴桑三
徑菊未輸嚴瀨一絲風　危亭欄檻倚江干飲了登臨得暫閑林木巧遮
高下路山容都在有無間　西牕忽見弄微明甚喜江湖作晚晴不揮雲
霄遺暑濕且無聒耳鳥聲聲　綠暗紅稀迷處所梅黃雨細半陰晴小軒
坐夕無餘事喜聽黃鸝一兩聲　飛去鶯兒黃一點壓低梅子綠園枝釣
總捲簾涼生坐但覺新陰轉影遲　柳浪收時水拍天湖邊宮殿影相連
悠揚笛韻惟秋徹歎乃漁歌何處船　柑花開落玉峰晌香轉薰風滿坐
間摘得一枝參鼻觀不妨終日醒餘醺　佛頭山下雨隨風倒海翻江一
餉中徙倚欄干便晴霽湖光渺渺夕陽紅　一山孤秀隱溪雲溪影涵光
隔世紛松竹徑深涼意透衣巾不覺午風薰　道人身在水雲鄉誦罷楞
伽日正長滿坐好風驅熱惱一庭濃綠作清涼　輕雷隱隱切鶯夢小雨
踈踈巧潤花正是暄和好春色常將詩酒賞年華　款段揚鞭過雨村沙
平步穩轉山根好花一簇墻頭見深院誰家尚掩門　漸漸西風入小樓
樓中聽徹玉笙秋不妨青竹搖殘夢甚怯新涼攪客愁　澹煙疎雨耿寒

林一水清漪淨不深照影自憐遥搖落歸途未就更關心呂忠務公集
偶成　金風蕭瑟動踈籬細雨霏微拂畫簷羅菊半開家釀熟自嘶生理
勝陶潛古詩云山僧須不飲沽酒引陶潛　謝劉仲悅龍惠詩編　久欽
文采動簪紳晚見佳篇妙入神金自鷄林酬去貴珠從驪領採來珍越羅
蜀錦工誰擬陣馬風檣勇莫倫四十年來無此作白氏詩賦近今四十年
睢陽令繼少陵人李壁鴈湖集　六月十八日作　三伏已過二九夏欲賓
秋月林踈梧響露圃幽花稠故人有晁子高談今前脩勝地能館我衰疾
於焉瘳山寂使午憩井冽共晨漱墳素共偃蹇几杖亦夷猶嗟哉作田苦
斛水車輪軸暮歌究如笑達旦不肯休新叔幸稍登懼貽晚禾憂安得盡
壓壞倒卷天河流生意決萬物仁風扇九州老餘亦蘇醒翛然脫籠囚眷
言南山曲偃袂追浮丘　六月十四日　山色朝尤爽溪聲夏亦寒寒予
資園隱所得是平寬庭日荒苔蘚林風老蕙蘭石牀聊可借白月在松端
爲問微園綺何如與孔賓好山時步屧幽澗或垂綸塵遠知仙近人踈
覺道親晚來微雨過翠色猾松筠　嚴秦伯出示試齋五詩屬予繼聲姑
呈一首　高愛北牕好誅茅試結廬地臨平楚迴堂抱一峯孤乞子青霞
珮斟吾白玉腴行行對金馬謹莫戲休儒　戲題　深院鎖蛾眉黃花一

兩枝晚來天氣好渾似早春時 又口占小詩五首 歸傳忽忽一過家
驛亭回首見梅花絶知天漢朝宗近去去方來北斗槎 蟬達夜語不勝
清歌枕借聰蠟炬明早是宋公懷抱惡更禁庭樹作離聲 歲月翩翩比
擲梭從公能幾別離多梁州此去千山阻病鶴無因借一柯 四海同心
閱貳卿兩公相對眼長青從今太史靈臺夜定奏梁州聚德星 少年繆
許憂時策萬里空懷報主心畢竟窮通吾有命鷗盟未冷且重尋 未梅庵
集古意 兔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蔚蔚蓬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
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爾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
歲月遒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劉得明孝集 祝弟以夏雲多奇峯為韻賦詩戲成五絶 出山幾何時
歸來使長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長林下為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
何所見但有四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忽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絃
歌 于時本已懶胃次況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祇自知 炎蒸不可柰
雲氣滿前峯向夕風吹盡微聞遠寺鐘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
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峡吼奔
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我隨流水覓

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過高臺攜
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
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浸漫
是中正氣愈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問彼二首
任從耳畔奸聲過特地胸中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況君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
深 公濟和詩見閔晚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絶
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直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
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絶處尋 福嚴讀
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撥別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
有經行到處詩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闕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子
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鄁汾王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
襲舊著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茲
樂未央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
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規蠹蝕似向遺蠹看蠹旋始之古人有
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界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

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坐嗔陪仙仙兩子取詩上
酒故云 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肆兀日回鞭解順果值得水井涓詩序鑒
古亦會朝宗川涓川口兩公知我不罪我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
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呂居仁集 雜詩 烹葵去王鐵剩隸在海角巖序
忽已周月亦頻告朔向來手中翰今此已捲捉尚嫌薄領繁不厭朋友數
塵埃向奔走文字費彫琢途人有前知予乃獨未覺出門見大路夫子焉
不學 結髮在儒編俗事方刺促往來三十年未見可棲宿微官不能去
尚恐遑逞逐歸棲則在念所望一枝足頻寡故人好宜有鄰可卜出門難
無車徑自騎黃鵠重尋置錐地青燈一盃粥 飢蚊青而化怒目虬兩鬚
黃昏於我還且從少迦蹣肌膚恣咬齧熱視不可毆中宵盛徒黨意氣若
有餘傷哉陷阱虎有時被囚拘求食至搖尾曾此蚊不如雲龍困螻蟻此
語不可誣 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 夜雨不嫌久凜然
天欲秋客燈吹屢滅細雨落還休未許金張並虛為郭杜遊江湖少歸夢
知為故人留 我髮白已短公愁安得長牆根春薺老瓶水臘梅香侍立
無天女相隨有漫郎平生湖海興今夜宿連床 髮短吞已白眼昏誰復
明殘春斷花柳晚日閉柴荊潦倒書常廢驅馳夢或驚尚於圍聚歡難老

未忘情 令弟窮顏幗書生老仲舒相招得共處何往更安居歲月塵埃
外桑麻雨露餘送行無別物圯上一編書 苦語相留握塵床會宿頻山
東今出相海內不無人婦女能尊客兒童不厭貧長途有如過今日倍情
親 無題 德盛不押侮玄談多類俳居然少壯語無乃近齊諧恨此達
者趣猶乖壯士懷故當先復禮方得盡梯階 聖學遭難繼斯文當望誰
還能養志氣且務攝威儀曾子但三省子長徒愛奇從來要公處本不在
多知 心廣體故胖意甫氣自屏頹然萬物表樂此一室靜念君久安坐
轉覺此味勝蹊雖過野馬破牖行日景但令此意真不必費譏評想當溪
山横更有松竹映隱几得晝眠此固可補病 我病無能到處窮于才安
得尚濃逢如何共飲重陽酒相對無聊似乃翁 重陽共采東籬菊却似
乃翁年少時顧我無能甘老病相尋惟有向來詩 聞鐘即起待天明客
舍無聊坐五更何日長風破巨浪看渠萬里出門行 平生隨我飯脫粟
靜夜不眠尋細書可見烏衣諸子弟從來志業不如渠 學詩漸老轉銷
聲未路蒙公此日情尚有文章能起疾豈惟田里解嗤呲 近郊秔稻成秋
熟遠郭溪山入晚晴剩繞長郊和新句不知庭下薄寒生 一任衡門可
雀羅時容歌枕聽懸河因君小試屠龍手要與午牕落睡魔 余稠尚冷

知吾深意緒無聊覺病侵夜半改詩緣底事向來餘習且關心　胡處安
知鼎重輕禍始元是漢公卿莫陽耆舊唯龐老更禪碑中無姓名　偏倍作
倍　柴門羅雀懶頻開喜有新詩到眼來聞道繫舟城脚底莫乘溪漲便輕
回　入秋多病渾無酒學道無成却讀書莫謂窮居便寂寞天涼猶枉故
人車　疾病侵凌我亦衰後王誰復更相知可憐日落長安路不見驊騮
整轡時　夜涼早起尋李貽孝湰慶長所惠詩有作　夜長忘陰晴忽聽
簷雨滴空房開重門涼氣通枕簟欣然欲攬校如見舊相識那知真伏內
得此極適夕起尋兩君詩令我生氣力元躁長從李已自除剝鉄逵遊得
數士合比百無益挑燈視皮膚不顧炊歎亦因之不復寐爲子增歎息
追成舊作　滿江風月一船霜無計留君只自狂燈火隔簾香隔坐無人
知是竹枝娘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着意力猶微無端一棹歸
舟疾驚起鴛鴦相背飛　過盡會城渡石梁亂山千疊轉羊腸草堂居士居
流在與種寒香滿古堂　江城春色漲晴空攪杏浸山淡眼紅溪轉路回
人不見藍輿十里度松風　雨濕平林松桂香斷雲在再拂疎篁江山故
自可人意從此歸梅葉最長　佛日縱步相尋甚歸甚苦戲成絕句　相
逢不可苦相催只一作五到更深月上回莫怪室空無侍者夜窗相對有

寒梅　戲成二絕句　老讀文書兩不前亦無餘地可逃禪閉門省事韋
置遠懼有貍奴附日眠　病犬煨濆隹附日頻猫蔵縮尚逃寒等知雨馬
霜風下更有長途不道難　口占二首　城北城南柳絮飛街東街西鵓
鴣啼海陵三月與春別一夜雨成三尺泥　風雨偏連春事休十日九日
轉城頭雖無俗物敗人意可使澄江消客愁　偶作　去年芳草又萋萋
休數王孫猶未歸更見春深送春處三三兩兩傍雲飛　偶作二絕　不
燃蠟病守繩床世念紛紛久已降一夜月明如白日驟聞急雨打天窗
膏火從來只自焚何曾野鶴駐雞羣如何死亦無公論地下猶存衛府勳
鄙夫養病苦不足諸公覓官常有餘自是閑人不更事可憐雲爲更深居
擬古　寒雞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漏雲雷塞下乃龍蛇宅坐看陰外
天缺月桂殘魄少來可喜人牖戶陳玉帛平生千萬年暮有二三策千山
所種杏日在斤斧厄念君十年心使我變鬢白　擬古　西鄰有佳人開
戶納明月月照衣上纓同心爲誰結此結今幾時未解心已折隔林聞鵲
練起坐更鳴堂情人在萬里我獨音問缺不聞行路難但見思歸切年來
契闊久烈士或妻節如何空牀居初未見短闊胡馬與越鳥本自無離別
草榰新霜白秋送池水竭君心有斷絕妾恨無盈歇　題焦寺丞詩冊三

絕　一世奔波在別離君家孝友獨天知已令好夢傳消息更有賓鴻効
羽儀　路旁來報定何人物理潛通自有神想得三衢相見地至今草木
亦長春　河朔家人墮渺茫江南風日正舒長已知原上鶺領處更入雲
間鴻鴈行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　丞相癸宗及編氓恐禍廷乾坤正翻
覆河洛倍腥羶報主悲無術傷時秖自憐逢知漢社稷別有中興年　已
運難云極羣公莫自疑民心空有望天道本無知野恨留黃屋青城掩定
旗燕雲舊耆老寧識漢官儀　羽檄從天下于今久未回如何半年內不
見一人來周室仍遺變宣王且遇災猶存九廟在咫尺得祈哀　主辱臣
當死時危命亦輕誰吞豫讓炭肯結仲由纓漢血腥行殿傷心望虜營尚
留儀衛否早晚復神京　喜才仲兄弟至偶成四十字　落日下喬木好
風來暮船徑思投轄飲徙作對床眠寂寂驅愁外紛紛着酒邊平生五經
笥不直一囊錢　甲端應時　避亂久去國遠遊將抱孫豸埃到湖嶠愁
難滿乾坤氣力吾先老風流子獨存相逢能少駐重爲倒餘尊　謝人送
詩　堅坐少愉樂欲行還滯淫時蒙七字句可慰十年心歲晚日愁短天
寒霜雪侵主人不厭客莫辭酒盃深　讀東坡詩　命代風騷第一功斯
文到底爲誰雄太山北斗攀歸念覺王秋霜散孔融不見陸機歸洛下只

聞張翰過江東廣陵雉操無人繼六十餘年一夢屯樓攻媿先生集戲作
二子爲丞分越邑女兒隨壻過江南莫言屋裏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
庵　經筵講詩徽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飾物剛健
位象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鯀擢任列閎顛蒙日方謀始
宸心最急先未還親政理首務闢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書吾勤
已甚坐侍禮無前講徽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義極摩研備
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
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遘酌興業
大明綿東國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田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紹熙載
迄茲嘉定年關雎從肇彼赦武遂終焉龍數傳中旨恩光被爾聯神文期
繼體元祐信齊肩內廐頒臺騎雕鞍絢錦韉茗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眾
俊咸宣力孤生亦倫負少時曾學仕老去未忘荃納祿誠休矣歸耕久妥
然鋒車催促召擇里謂登僊詞禁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使莫覺重得
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尚思求講肄海嶽效塵涓　謝刻中洗
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美松筠無改葉自言
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虛擲雙璧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何日見但將

吾道付滄洲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六　二支

詩　宋詩五

衷起巖東庵集臨安邸中即事且謝誠齋惠詩　猶得十篇慰旅忘坐吟行詠只相隨豈無一箇閑賓客使有誰來得似詩　東風一夜轉西南分外羇愁分外寒秋裏酒腸渾不放一盃全似十盃寬　老來無復夢清都到得清都卻守株此子行期猶自拙箇中能巧定應無　一去重來鬢已星八年歸老卧漳濱似曾相識滿天下不信憐渠未有人　閑叙樓居隘似囚一樓四壁障雙眸楚晴下得樓來看又被西風趕上樓　有愁無睡秪青青萬留虫吟到五更不分小蛛同作崇呼牌也作百般聲　世事全無只恁閑光陰閑裏故相關欲將睡去消磨日睡得醒時日未闌　只作離家一月程如今一月正飄零定非官祿星臨命想是流年是客星　急雨科風一夜括客衾愁枕五更長問君箇裏情懷惡不聽鵑啼也斷腸　挑燈拭眼聚詩材撚斷髭時句欲裁判卻三更猶不寐待渠明月過樓來　萬苑叢中客裏身可憐虛度一番春日長尋得寬心術與取門前賣卜人　男兒弧矢四方居何以家爲莫念渠打撲精神布一過書來不必問何如范石湖大全集程助教求詩　疊山剩水帶離亭送客煩君遠作程真欲明年攀吳楫白沙翠竹是柴荊　漆姪比課五言詩已有意趣老懷甚喜因吟病中十二首示之可率昆季賡和勝終日飽閑也　舊歲迎新歲涼床又暖床山川屏裏畫時刻篆中香畏壘安吾土支離飽太倉右教身便健鶴背入纏揚　扨鹿紛紜妻亡羊散亂心形昏逦眼讀愁苦撚髭吟幸覺行迷遠其如卧病深通身都放下何用覓砭鍼　日暖衣猶襲宵長被有棱朝晡三楪飯昏曉一缸燈伴坐蹤如几扶行瘦比藤生緣堪入畫寂寞慧松僧　繩何扶拐骨蒲團閑悴慮事疑償業債形類罯因拘空劫真常悋浮生幻化軀箇中元不二無語對文殊　軟熱差逕蹊芳辛實枕憐候晴先曬席占濕預烘衣易棗雞皮皺難培鶴骨肥頭顱雖若此虛白自生輝　數息憎晨淸伸眉愜晚晴隙塵浮日影窓穴補風聲捫蝨天機動驅蚊我相生偶然成一笑栩栩覺身輕　貴仕龜鑽筴閑居馬脫韁冠塵昏舊製帶眼剩新圍堆案書都少登門刺字稀掩關灰木坐休示李咸機　目青浮珠珮聲塵穎玉簫秋懷潘鬢秃午夢楚魂銷注水餅花醒聽薪鼎藥潮南柯何處是斜日上廊腰　靜裏秋先到閑中晝自長冊翻

疑泄挪尸祝湯羨蟲腹已捋經笥牙猶試藥方強名今日愈勃窣負東牆
汗漬節杖赤苔封屐齒青有醫延上坐無客伉分庭齋月鑽牕者鳴禽
側枕聽莫嗔猿鶴怨岫幌兩年扃　偶然　偶然寸木壓岑樓且放渠伊
出一頭鯨浸橫江無奈蝗鵬雖運海不如鳩弱當自厚人何責世已相違
我莫求石火光中爭底事賓親收拾付東流　再題白傳詩　香山歲晚
惜芳辰索酒尋花一笑欣列子御風猶有待那生吹律強回春若將外物
關舒慘且恐中堅混主賓此老故應深解此逢場聊戲眼前人同孚鈴刀
編崔仲才問詩於予作此贈之　日吾未此居時已聞子名壁地騏駼後
破敍淩伽鳴過我不彈勞琳琅照柴荊圖史佩蘭權解章漢縱橫寅緣記
娶來歲月令崢嶸相望百里遠尚記十載情袖中河梁句想秦漢西京賞
子主壁姿愧我燭螢聲城廉反見迫欲語還自驚斯文煨燼餘作者老距
兼若苣不奈秀淫流自崗清差池百年內望子為長城已知蓄積富更在
淘汰精君看上嶺田寧可鹵莽耕石渠久則窮蟄勿塞此盟床頭有濁酒
會與子同傾　讀呂居仁詩有味其言因錄致德裕隱軒中且次其韻余
貴蒼煙窮谷之約於德裕故末章及之　飲落不解蹁躚無緣官朱郎
抱此恨終歲常鮮懽家書破萬卷生計才一簞積憂苦薰心獨以詩自寬
清於蟲鳴摐淡若雲出山老眼久無人一見為解頳孫蒲萸葉中吳才得
任安向來三日疑共此一室閒人事喜幸偕此後會面難駿發爭奪徒臨
淵教貴閒日月老蹉跎百挽不一還那知莫頹波可以濯肺腸我形已支
離乃學仍淨洗會營南山廬與子同歲寒　次韻朱德裕讀豫章詩　黔
安老居士平日浸為窮梁壞襄何補話已續更難其為漢玄嘆寧知楚纍
者會頁畢此去嘶無負此種予兄朱古秦七丈慶臣好詩而喜佚飲之酒
而贈以是詩　踏遍荊吳贅欲叢夢中煙雨暗三巴白鹽赤米猶能飫碧
獻清流使當家子業昔誰怜范叔吾門今始識劉又鳩斯賦食雖堪哭指
祝無勞置齒牙　偶成六言　荀華歇眠露夜蒲團趺坐花時莫嘆老驥
千里且喜鶤鵬一枝葉水心集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閒詠此游絲轉
境勝空疑瀉峽流我已輸君閒早覺醉吟都與日中收　薛景石兄弟問
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予錢界之　揮毫書是冷邊物珠走錢流義自
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與譯詩窮　題孫李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
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洗汝舌移來不周置汝胸千家錦機一手
織萬古戰場兩峯高秋南執推與莫前塵蕭浪掌吹寒煙龍攜猿白頻集
古詩　庚身乾坤中適意乃其常貧賤亦天然危忍使自傷平生賦命薄

守己豈不良量分稍過差神理翻百殃苟無濟世具希進未免狂鄙哉祿
上人遠跡空潛藏市朝車馬喧不礙松菊芳何如著衣冠用捨姑逢場儻
無使偉心世亦不見戕　十月五日病三日雨日猶閉門本求安歲月不
可過秋成尚百日急迫如星火西風吹撼林木葉朝來墮夕陽下城頭蟋
蟀鳴戶庭蹇裳臨溪水照影非昔我感歎動鄰里慘慘風滿座懷深聲愈
淒解地意難穩人生一世間太半逢坎坷為樂須及時俠忍傷老大　西
風正浩蕩出門無所尋強起理菊花聊以慰我心傍籬見南山經旬阻秋
霖豈不欲傲遊慮此泥濘深涼颸帶寒煙瞑色著高林歸鳥未逢棲撼撼
風葉吟遊子悲故鄉感嘆歲月深一室蔽蓬蒿空壺絕孤斟徘徊東牆下
仰視林端參耿耿夜何長白露濕衣襟　初日照池底游魚戲漣漪落日
延西林晴蜓弄斜暉忘情體自適不但禽鳥微以茲慰心胃富貴如何違
捨棄者清溪步藤臨荊扉青天妾長流孤雲無所依居然忘物我身世忽
若遺　凡今種園花但取紅紫叢今我種園花所樂在生意使晨車露濕
園林有清氣寢興不褰首歎衆違花次次第除叢枝分明去浪蘂客至旋
結襪捨柯惜餘味新梢繞過屋蒻輸漸拂地是中有深趣欣然心自慰
送客出河門送手閉籬關歸來憩午牕坐看屋上山衆雖困未覺攜藥聲
已殘倦鳥止不飛鶴犬亦在攔高林靜白日時覺鳥聲閒寂寂窮巷中翳
翳桑柘間不妨麻稻香無時來粲端　古詩四首呈劉行簡給事丈　人
生寄寒暑鎖鑠如然薪但見烈火焚俟忽糜灰塵不過數十改即已無此
身豈不甚哀哉言之為酸辛達士易與足一飽即自伸通者達多途貪婪
喪其真如此不飲酒徒為世上人　一室守丘壑四海無遐想樂此鄰里
歡坐閱草木長燕寢北牕下挽几遂俯仰清風動柴荊白日照窮巷接目
有佳色到耳無驚響樂哉心迹安康保神氣養百年第屠下逖矣千載上
少年負豪氣乃心在有為天下非我能胡為久棲棲聖賢既在上治具
皆設施一廛為天民豈不樂在茲但願禾黍肥富貴從此辭兩露被東皋
草木含華滋一物遂生成仰荷皇天私努力且加餐已矣復何期　人無
百年期乃為千歲根蓄積為家雞此意古所教憫余貧賤士窘束未易論
今歲夏潦至信宿水浸門舊粟已告竭新稼無一存朝分糠粃飡暮掇藜
藿吞一身未保活況敢念子孫雖云傷我懷賦命不可奔未死尚為氓一
息猶天恩　絕句　小雨收溪北微雲沒舍西地暄鴉鵲閙日暖鷓鴣啼
無題二首　春風桃李客能得幾時好誰憐澗底花自對春風老　可
惜花無主分明枉過春誰憐桃李蹊卻屬路行人　絕句三首　楚天落

日暮雲浮痛飲狂歌不覺愁醉眼山光似鄉曲忘知身在漢江頭　漢口
風光惱殺人綠楊無數遶江津草堂日日來新燕釣艇時時得錦鱗　大
別寺前春草深風捿山下漢江清空村野艇誰爲主賴有流移旅客耕
表姪趙文鼎監稅傳老拙所定九品杜詩說正宗作詩告之　平生竭力
參詩句久矣冥搜見機杼豈惟蘊蓄徹邃鬬要使幽深盡呈露君今學詩
叩妙理頗已具眼識精粗他年陶冶融心神好與造化開門戶讀之促感
誰使然若見其事在其處會須體物奪天機便可分庭抗李杜風騷樂府
久寂寞但見坡谷正馳驚君才妙齡中料選第恐此道非先務詩分九品
吾所創妄與正宗闢行路君今持此欲誰論勿使羣言生謗怒唐仲友說
齋集代家君荅間老詩三首之一下本韻仍統此都依作流水高山舉似誰
我斷弦善聽匪鍾期三詩歷歷皆可讀彷彿當時病可師　附熱衙泥不足
言開來杖錫亦紛然不趨鑪炭趨寒谷青白於中覺汝賢　江山天借使
詩昌太守風流似沈郎莫作推敲衙導具好將佳句過黃堂　讀章吾甫
詩　句法之來久詩壇忽有人看君戰字苦勝我食芝新國史空遺恨宰
門未識真尚須樽酒細非效倖心望　次李撒索揚纖甫詩　詩來得得
巧搜尋清似壺冰洗我心白雪陽春皆絕唱高山流水欠知音秦淮淼淼涵
秋影楚岸迢迢起夕陰此際須君速相就寒鴉趁侶欲投林　再用韻
愛山欲作抄秋春薄宦遲回倦壯心排遣牢愁須魯酒激揚逸氣和春音
歸與物色荒山擇晚矣功名惜寸陰寂寞孤芳卿自守不殊蘭芷在深林
振南軒集捩于困求予詩爲賦此　窮冬泝別江風急波濤怒捩君一葉
飛追逐任掀舞時從古岸傍頗得班荊語君家峴山下擴眉挾風雨萬里
垂橐歸問君何自苦兩兒繞過膝秀色隱眉宇昨者試省中旁觀正如堵
誦書聲琅琅亦復記訓詁呼前與酬荅進止更應矩我爲三咨嗟每見必
摩拊視君須愛惜事業貴有序美質在陶冶如瓶無苦窳道遠方愁子速
成我自古可使利欲風居然熏肺腑良心人所同愛敬發端緒峴江本一
勺東流貫吳楚但當養其源日進自莫禦君歸閉門思予言或可取　馬
上口占　向來一雪壓霍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俱玉立巍然更
覺視融尊　偶作　世情易變如雲葉官事無窮類海潮退食北窗涼意
滿臥聽急雨打芭蕉　偶成　公庭過午無餘事退食歸來默坐時賸日
半窗香一縷陽來消息只心知　謝用椽惠詩　一見知心事從觀慰目
評意祥漢循吏儒推魯諸生莫作同南漢終期冀北群新詩連夜讀梅影
伴孤青楊誠齋集讀淵明詩　少年喜讀書投老昔草草追今得書恣天

恨身已老淵明非主面揮箴識已畢極知人更賢術矣詩獨好塵中訣久
睽瑕處日偶到故交了無改乃似未見賢貌同覺神異舊說出新妙瑚空
那有瘢滅跡不須捧腹腹入琢初天得萬象表向來心獨苦廣見破幽詩
寄謝頴濱翁何謂俟且攜　讀唐人于濆劉駕詩　劉駕及于濆死愛作
愁語未必真許愁說得乃爾苦一字入人目螢出兩使雨莫教雨入心一
滴一痛楚坐令無事人吞刃剸肺腑我不識二子偶覓二子句見曹勸莫
讀讀著生愁去我云寧有是試讀亦未遽一篇讀未竟永慨聲已長忽覺
二子愁併來遮不住何物與解圍伯雅煩盡護　偶成　珍禽飲盆池將
扇撲隱几一聲驚得飛再聲驚不去　絕句　楓老頰方少山晴柔反昏
舊賞今更甚已冷幸猶暄　書王右丞詩後　既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
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詩情　只要嗣詩不要
名老來也復減詩情虛名滿世真何用更把虛名賺後生　讀唐人及半
山詩　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
是一關　跋黃文若詩卷　五字長城固不如萬肝蟲臂得闗渠竹坡集
裏曾相識驚見蘭亭繭紙書　無題　坐看胡孫上樹頭旁人只恐墮深
淵渠儂狡獪何須教說與旁人莫浪愁　和韓子雲惠詩　幸自同裘好
誰令異苔岑忝承五國三不但百蟲淒苦泣蛩何扶老生青三十者餘只
容撣翎鋏敲道出無車　和濟翁弟惠詩　竟歲不得回移書烏用頻我
方得吾弟今豈有斯人海內友非少談問子獨親醉餘無浪語尤見醉中
真　相思何所似餓者食人頻此客非常客詩入太逼人黃初那足過子
建巧能親臺閣俱知己誰爲薦子真　語妙渾忘夜杯行未厭頻平生習
俗子勝處要吾人已結詩中社仍居族裏親酒邊不着句何許見天真
跋張功父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藁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
後山中一瓣放翁香若處霜爭澀曜來鶴校強不應窮活計公子也奔忙
擬汲古得脩綆詩　學子研終古難將短淺求汲深欣得得探綆要脩
脩遠酌源千載長繰思萬周初如眾眼隔忽若井花浮意到言前達詞於
筆下流昌黎感秋句聖處極宜搜　擬王水記方流詩　觀水那無術曾
於往記求是間還韞玉其外必方流縝栗淵潛久英華氣上浮清波皆中
矩寶使直横秋金海芒相貫墉源折以幽瑞如君子德不病暗中投　擬
歸院柳邊迷詩　玉殿朝初退金門馬不嘶院深歸有處柳暗迹都迷紫
陌春無際青綠舞正齊風烟忘近遠樓閣間高低殘雪驚聲外斜陽鳳掖
西小溪花底路物物歎詩題　擬上舍寒江動碧虛詩　江遠澄無底秋

深分外寒。太虛元碧淨。倒影動清湍。浪雪翻空碎。天藍落鏡看。光搖楓葉
冷。聲戰蓼花乾。畫手猶心苦。詩豗覓句難。人間那有許。我欲把漁竿。　題
徐衡仲西總詩編　江東詩老有徐郎。諳帶江西句子香。秋月春花入才
短。松風澗水出肝腸。居仁衣鉢親分似。吉甫波瀾併取將。嶺表舊遊君記
否。荔枝林裏折枝嚮。　為王監簿先生求近詩　林下詩中第一仙。西風
吹到日輪邊。杜陵野客還驚甫。團子先生小着鞭。拈出老謀開宇宙。本來
清向只雲泉。新篇未許兒童誦。但得真傳敢浪傳。　張功父索余近詩。余
以南海朝天二集示之。蒙題七言。　作者于今星樣稀。後其望古駟難追。
空桑孤竹閑元亮。玉佩瓊琚杜拾遺。自笑吟秋如蠟蟀。吐呼也見古今注
可能擊鼓和馮夷。報章不作南金直。愧君家兩葉詩。　讀樊川詩　江
妃琴裏芙荷風。淨掃凝雲展碧穹。嫩熱便嗔珠小顆。斜陽酷愛弄飛蟲。九
千刻裏春長雨。萬點江邊花又空。不是樊川珠玉句。日長淡殺箇衰翁。
與長孺子共讀東坡詩。前用唐律。後用進退格。　急性平生不少徐。讀書
不喜喜觀書。十行俱下心未醒。兩日俱昏還月餘。偶與兒曹繙故帙。共看
詩句羨春蔬。問來卻是東坡集。父別相逢未勝初。　枉着平生多少書。分
明便是蠹書魚。萬籤過眼還體去。一字經心卻似無。急讀何如徐讀好。共
看更勝獨看渠。題生冷笑仍相勸。惜取殘零覓句饑。　與長孺共讀杜詩
病身兀兀腦岑岑。偶到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齊讀味初
深。斷肝杜卻期千載。滿眼誰曾更再尋。筆底盡雄死猶妻。莫將饒舌泄渠
心。　謝邵德稱示淳熙聖孝詩　古人浪語筆如椽。何人解把筆題天。崑
崙為筆點海水。着天借作一張紙。作商猗那周皇矣。廷射薄正邵夫子。淳
熙聖孝貫三光。題天如天誰敢當。夫子一洒金玉章。銀河吹呈閒琳琅。吉
甫奚斯焉為行。彼何人哉。唐晁郎夜來王蠱。聯金荼老大春寒眼下足。起
來拾得聖孝詩。燈花阿那聖得知。　跋吳子莫秀才詩卷　君家子華翰
林老。醉吟芳草夕陽愁。閒紅落翠天為泣。慶手作春翻作秋。晚書異味今誰嗜。耳
孫下筆參差是。一徑芙蓉十萬枝。與作春風二月時。旁人笑渠眼花恐落
井。渠方捧頭得句呼不醒。老夫向來守荊溪。郡有詩人兀不知。贈我連城
雜照乘。一夜空齋橫白。芙蓉春風之句。乃吳之警句也。唐子西云。不著
芳草已是夕陽愁　周益公大全集　劉仙才仲俊示其父醉吟詩集索郵
句　蹇步嬰𤹪到作溪。病眸眩瞀刮金篦。清風滿座無塵事。遺墨盈編有
舊題。父羨山人居水北。今知詩社續江西。醉吟跌　誰能寫琴築琳瑯識
介珪。訛繼祖桃林集　次韻答李孟達通判索郵詩　剛後無詩亦可憂。人

言賦者古詩流。欲聞正始今安在。須向元秦以上求。元酒大羹存至味。子
虛亡是謾相酬。萬人叢裏誰人曉。獨有夫君楷點頭。項安世丙辰悔藁　陳
信民求詩　于今陳平甫。吾當項信民。食兵吾不愧。門欄子方貧。老眼觀
斯世。多情尚若人。相過無遠近。元不計冬春。　次韻鄭檢法與胡教授論
詩　古詩亡狗曲。新樣入桑間。論捐經較谷。人方敬杜顏。許王子美字主
吾公皆此大戒。服公嘗然。天機傳杼軸。僧衲忌斕斑。妙處無多淺。從來造
物慳。　謝張先臣秀才惠詩。詩人張武子之弟。字以道。　古不
要世人憐。窘甓千尋絕。來維五十絃。鼎來三影句。即脫一燈傳。依約雲門
路。寒驢兀瘦肩。子與張武子游雲門今十年矣。　偶得二首　水邊楊柳
先轎沙路上。寒梅柴未花。欲識乾坤生物意。藥根麥子已含芽。　雪中春
到梅花覺。水底水行人未知。弥望天公好消息。適今通古更何疑。　絕句
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愛偏愛在長沙。　次韻黔陽王令
論詩五絕句。　洞庭五百里巨浸。衡岳七十二高峯。不是公家椽樣筆。个
中拖手若為容。　舊日輞川圖上翁。而今孫子尚家風。如何寂寞黔陽去。
五兩青綸一畝宮。　驪珠一百二十六。落紙勻圓字字同。怪得春來全少
雨。煙雲都在錦囊中。　見說吟哦三十載。從來此字一生功。勸君莫用彫
鎸得。只恐令人曉史窮。　我亦童年學露螢。老來留眼送歸鴻。自從謝絶
曹劉後。浩蕩春光滿太空。　得句　平生為斯文。思極心欲破。得句如得
官。歡喜不能坐。逐床行百匝。如覺此身大。昔我得官時。悠然但高卧。　次
韻謝姜自明秀才示卷詩。　高人貴寡和。不顧世俗非。君歌陽春曲。調與
衆耳違。朱絃古時瑟。素積前朝衣。尋我秦羨鐫。枯腸飫晨飢。贈我和氏璧。
珩瑚發寶暉。平生織流黃。忽受苦錦機。愧非鍾子鑒。空枉伯牙徽。　謝姜
夔秀才示詩卷。從千嵓翁東甫學詩。　千巖一派落都城。乘露金莖滴許
清。古體黃陳家格律。短章溫李氏才情。等閑又得詩人處。咫尺相過故將
瑩。想見紅塵馬帽底。幾多懷玉未知名。　監利許知縣見示詩卷。有　我君
五十四篇詩。燃盡青藜秋一枝。長韻屈平經裏思。短章介甫集中辭。只因
雲夢曾遊耳。使把江山盡得之。剗我錦機君已甚。不須更遣世人知。　謝
王草場示詩卷說。　王郎老句合超群。囊曾是東萊語夜分。多向斷崖生絕
景。或於晴野度輕雲。篇吟古意無人解。新住荒園免世紛。待地藍輿穿北
郭。已聞藜杖過前村。時□　陳櫻寧既刊周左司太倉梯米集於集陽。趙
使君復刊櫻寧詩於荊門。詩家皆羨其師徒傳授之懿。余亦次韻羨之。
鄉人長幼班以年。歲姻遠近合以連。未知骨肉金石堅。祖孫父子其屬天

詩人一炷倉梯煙。王州拜後摸寡前，如念爾祖思厥先。非真有間胡得焉。漢翰師法忌囊沿，譜系散落觀者駭。王州搔首吾不然，持此薄命將誰姚。何來得法双膝穿。老夫重任猶承肩，有能一鏃直我弦。兩手付汝君不見。大書深刻開重玄。徧四大海求其傳，筆有自鳴集張德恭以詩雷謁次韻。新詩俄拜辱，半醉未全醒。如入圖書府，宜游著作庭。文章先體製，耆舊有儀刑。愧我空邊莫，窮居晝掩扃。 故里猶牽夢，他鄉且定居。老於經卷熟，病與酒杯疎。耕稼少豐歲，交朋多素書。孤零常自笑，潦倒更如譏。 無題 碁局機心息，詩篇習氣餘。去來旋磨蟻，生死蠹書魚。閱世雙蓬鬢，逍遥山一草廬。苦無食衣計，不是故躊躇。 謾成 時事何年定，吾生半時休。僧居才群夏，遂聖又防秋。遠水朗滄海，斜陽傍小樓。西風吹畫角，歸思滿扁舟。 六言 剝牖何如倚市，力耕須要逢年。留醉堂中老子，日長沽酒無錢。 飢腸有句欲吟，陋巷無人肯來。薄晚飄風驟雨，終年枯木寒灰。 從來鐘鼎無夢，是處林泉可家。料事頗知風雨，逢人且說桑麻。 一丘一壑粗足，老圃老農可師。鶴唱不踰風雨，蛙鳴何擇官私。 舊書終日懶讀，小斧有時獨攜。敢醉挽篙白酒，護生不殺黃雞。 兒女通人咄咄，交朋笑我悠悠。幸逢邊塞無事，但願山田有秋。 陳造江湖長翁集偶題 霧紅煙

白急積陰雨後，風光聖得新。詫似遊人須著使，陰寒已破一分春。 無題 多戀膚非觸忿章。一議良是碎兵符。先生擧歎忘雞口，俗子過逢動虎鬚。 酒熇車後無何飲，易卷床頭說後看。莫謂浮生須此具，世紛方解不相干。 才不時宜嬾治生，學專信已一官輕。只今尚反須千載，獨惜特無尚子平。 居爲耕叟出爲官，出處人將二致看。朝市山林俱一道，却須神武掛衣冠。 薄宦受風摽，還家歸岫雲。行人與喬木，老色竟平分。末路愁周朴，窮交有墨君。看渠皴若若，千騎詑鄉枌。 浪出嗟何補，歸來樂有餘。山川付不借，天地託遽廬。酒熟聊呼客，鈎垂不在漁。平生捿遯意，政用盖逆疎。 叶病十四五，秋來身自輕。已拌不稽首，事便可憐生。每笑隱者傳，尚存身後名。灌園聊日用，分藥且交情。 題五柳先生詩編年後二首 淵明英傑姿，不墜運覺翁。漫仕徑拂衣，高枕北窗風。平生經世意，蕭然詩卷中。卯金納大麓，正自羽鉄雄。妖雛自取死，還欲貪天功。斯文未斷喪，吾道聊污隆。把菊得況醉，直氣歛長虹。區區記隱德，史筆殊未公。 郎報謀麟經下書日。義易曲學皆寓憶，日月豈終缺。陶翁詩百篇，優造雅頌域。九原不容作，妙意渠能測。今君語折覆，指示了是白。定知沈筆人，斜川舊仙伯。臺萋無餘蘊，領覽絕新得。言下悟永師，吟邊識園澤。 送詩陳惠伯惠伯求所居三詩既爲賦作此以送。 危樓深室桂爲堂，題品端宜虎豹囊。歷數諸公皆大手，尚須此老索枯腸。馳神幾夜層虛上，血指如今妙斷傍。聊復送君供覆瓿，未須傳到鄭公鄉。 閒題 自笑冠裳沐猴，只今江海信虛舟。斷無具闕珠宮夢，猶有黃雞紫蟹秋。詩外畫爲閒日月，人間分占素公侯。政須鷗鷺供青眼，未厭山林映白頭。 再次韻謝惠詩仍叙不敏。 百鎰贏金散伊當，何如盟手頃佳章。胎信自非凡劑，獻佛當知便放光。斤運向來車合轍，影斜還惜鳥分行。衰年辭緒誰禁得，鏡裏新絲莫計長。 小家茨竹即爲堂，暇訪深林索豫章。平日林頭但周易，看人筆落便雲光。庫隆賦貿嵳多樣，更指論材要當行。莫向黔婁問奇貨，長沙舞袖可能長。 淨居主人索詩急筆賦 淨君椽字庫碑塵，山居不之塵外人。我來肯作獻客想，老語一一刊華咲。頻年愧煩香積供，醉後狂言亦安用。詩成每傳饞餓，更向叢林禁輕重。咬公咨公後進師，好事繼今誰似之。他年落事須妙質，政自兩公勞夢思。 韓守松卿索近詩 緣款故每以寺詩道意。昔人技成數屠龍，似我五字雕蟲。鏤肝擢腎探懷抱，半世不辭詩得窮。詩成賴詩神與刀，嘯昔夢中分五色。後來動作萬鈞輪，塵俗何曾一錢直。象韓有句當千年，取世所遺收自賢。數篇妻向青眼邊，可復把玩

璧中圓。君家十頃圍翠蓋，近樹遠亭如畫出。時須與我一樽同，笑對風煙揮此筆。 戲作 飲食少進不往聽師伯飲淚食止酒日成古詩 書生粟賦紙樣薄，平日扶衰惟粥藥。一日飲濕小齒肥，河魚數日煩醫治。侄辰府公約把酒，嚴斥廚丁預節口。借問主賓騎酢餘，還許公榮袖手無。厚味腊毒古不予，如作病何仍古語。主世例非金石堅，支離如我更可憐。鏡堂動使諸病入，冷生亦復百憂集。彭殤齊肥李自齊，此理祇許蒙莊知。筋下萬錢無足取，廚爲三韭徒自苦。法士語飲慮且憶，何如卧客懹中醉。不屬婪酣任人嗤叔伯。何如碎叔高人師。黃石陳遵張竦納，鑿夫何爲彼此。未可相是非。七十老翁誰能促，戲緣此戒辭死病。祖吾命存，張牺拙軒集先公守汝陰，嘗以詩送都曹路君桂冠東歸，載來崖公留其錄語，今僅插世間三十年矣。遇寓居潁昌，一日有都曹公之季子字文老者來自京師，出其家所藏二帖，紙墨如新，因道存沒之舊，感慨于懷，乃追繼先公詩韻以遺文老，時方就試春官，待報也。 誰聞敢覓言，執手爲改容。此道久寂寥，世態日方濃。昔翁守潁尾，軒裳心已慵。感懷皆鄙老，獨躡二踈蹤。脫屣太倉粟，歸謀田舍舂。浮雲倍此理，可必祿萬鍾。已矣衙門下，哀哉馬鬣封。冥冥表付諸子，介胄輕遺峯。坐看一戰霸，此言天心從。翁詩墨猶新，我涕交頤䏇

重寺筆硯黑愧之好語傍于非終窮者時節會自逢 客有誦唐詩者又有誦江西詩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韻 泛觀今人詩機巧田心生鏤冰與鑄木未免求虛名豈知製作妙渾然同水漬塵埃數張紙亦足傳佳聲軍趨不知守年勤到莫齡奈何口耳問一見意已傾拔身入詩社被褐生光榮叢同代異說初非出本情我願剖藩籬掣刀隨所成 戲題 兩路客華白生風嵐氣清秋心慈不展垂月轉難成 偶得 客舍墻根草未生市橋官柳已欣榮洪鈞造物元無意只是東風有世情 偶成 竹奴角單頗相宜正是書齋寂靜時白鳥忽穿林影去自携紈扇細題詩 又前朝晴煖昨朝寒細雨催花發不闌處處閉門掃垂埃家家妻姻憶殊雲東灣泛艇看人渡北埭扶筇向晚還惟有葦山怕陳迹輕烟苒苒薄縹裳偶書二絶 靜觀萬物各隨緣天亦何心付自然鷓鴣不材鷄鵝貴豈知鷄鶩得天年 久知鳬短鶴長語誰賦花榮竹脆詩物理無窮難測識且傾美酒樂天時 偶題 夜深水冷無香餌若箇黄鱗肯上鉤我欲釣鼇安爾用一竿風月好迴舟 題司馬才叔詩後 司馬才名世所覧銀鉤妹墨尚依然塵埃試看妹絲壁側指於今六十年 六言 梅長官深有味[illegible]木居士書清溪未用三熏三沐且占一壑一丘色惟有用又子翠亦堪夸比君未須歌句清雨終是望渭北雲隅太師集 有作 名塵塊屢拂世垢思一滌意棄經已肆虛驚背獨汗著步裁免跌高談辛成諗辰去將奈何磨頭髮如澤 偶成 長歌詠考槃酒落似休官愛竹臨溪倚劈書生石看足煩猶着後髮免自忘冠幘為無多欲持身到處安新稼軒集 書淵明詩後 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 讀邵堯夫詩 飲酒已輸陶靖節作詩猶愛邵堯夫若論老子胷中事除却溪山一事無 再用韻欲把身心入太虛要須勤着淨工夫古人有句須參取窮到今年雖也無 偶題 逢花眼倦閑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 人生憂患始於名且喜無聞過此生却得少年耽酒力讀書學劒兩無成 人言大道本強名畢竟名從有處生昭氏鼓琴誰解聽亦無虧處亦無成閑花浪蘂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園無一事扶藜看得綠陰成偶作 至性由来稟太和善人何少惡人多君看瀉水着平地正作方圓有數何 又 兒曹談笑覓封侯自喜婆娑老此丘棋鬪機關嫌狡獪鶴貪吞啖損風流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我識箪瓢真樂處詩書執禮易春秋 一氣同生天地人不知何者是吾身欲依佛老心難

住卻對漁樵語益真靜處時呼酒賢聖病來稍識藥君臣由来不樂金朱事且喜長同畎畝民 老去都無寵辱驚靜中時見古今情大凡物必有終始豈有人能脫死生日月相催飛似箭陰陽為炭僕於兵此身畢欲參天地且讀中庸盡至誠 右兆成一雪坡集 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饑君竟齊唐 題梅谷詩藁 不與春風落世間萬山明月雪漫漫谷中更有人如玉招隱不來清夢寒 魏鶴山大全集 建士拖寒 自叢以詩相近 三峽雲連白帝城風波九死得餘生虎頭猿尾亂流濟猶面馬肝緣壁行中行何妨需在險心亨但見坎常平況逢詩友慈愍問寧使窮途哭步兵 口占 秋風已颯梧猶碧宿雨纔收稗亦花天香工夫供醉眼東鄰有酒不堪賒 偶成 有口即飲酒有眼只看書看書知古今治亂能愁予不如一味飲醉眼昏蘧蘧 沂水春風弄夕暉舞雩意得詠而歸為何與點狂曾晳箇裏須參最上機 劉浚塘集 讀韓詩和其韻 詩有二日云刀去陳言務去俗可怪無情書精神 韓子文同孟氏醇陳言去盡只天真君詩實却彫鐫巧筆下應誇自有神 和王克家所寄草堂詩二首 絃歌流化記琴堂雅會難言愧立鄉正對薇花揮翰墨猶能春草夢池塘 身在金華與玉堂寄聲時到祝鷄鄉爲言舊訪虛廬處七柳壓平堤水滿塘 偶成 日下浮舟去雲邊支杖行物華隨節換人意與秋清小圃疏逾潤荒叢菊向榮幽亭元自好底用絆浮名 地曠晚逾靜山空月倍明銀河横瀨氣石澗伴蛩聲颯颯迎風葉飛飛濕露螢歲華行晚矣為爾一凝情 木落山呈骨泉空水反源知時秋燕去負日午風喧玉粒炊晨餉金英卧晚園歲華今已暮身世兩忘言 樂歲饒嘉澤荒山徧有秋斷雲猶過雨平陸自交流香飯炊紅粒嘉蔬薦綠葵痴蟠誓覺何事老我即死矣曹彦約昌谷集 水北氏家息間有題夜深短檠燈功名平生心者戲成平側詩二首 詩書窮年燈功名平生心平勤驚遽裔衰鳴拔伐林蘭青誰為客未絃無知音安能如蜉蝣隨時安其陰 竹外兩縣境水北一草舍鄰屋日見斗糧匱玉待償禍福自倚伏得失忽晝夜予盍去墨守我亦入遠林 知縣次韻來使寄二詩 亭亭青琅玕水霜崔嵬心雖無桃梅姿知非柴荊林涼風西南來清圓彈空音誰賽彭殤相從山之陰 待志烏擇木夫喜鵬入奁但協孔氏性忽索少室價小草有遠志積季欲縞衣所覲匠伯顧不使棄樸社 知縣再次韻不作平側體使次韻二首 步出山前坂遥望徒驚心下無百尺流上無千歲林至人有遺言三歎金玉音莫飲盜泉水莫息惡木陰 和氏詩荊璞猛走數百金

謂是奉主暮適眼不售價有時置直寫光彩思驚夜持歸弄兒女足以照
里耗 伯量同二矛欲見訪湖莊以詩言至甕拂過情稱次其韻 清江
一曲分問關衛作琴書上下灘（米●清江引有上灘下灘聲） 鵲報主人
知有喜忽然金玉總稱難笑殺商山綺與園 鐵年須使護風寒只今勳業
纔如此孤負哀頹鏡裏看 年來奪錦馬羣空而況君家有八龍傳與鄉
人經濟寡問爲何惜少春容 予欲作詩已久不以見示忽出一卷其中
有四十字乃相陪避暑三峽播之作戲次其韻 乃有詩如此清新思湧
參賣緣塵外妻發露性中天萬事驚凍迸新功喜盛年常流歎挽處醒得
困時眠 章來言語妙天下知價無詩能且未識面乃時以佳篇見夠何
也不敢再戲戲意勉次韻二篇以謝 珍重章來辱寄書應疑不後夢康
廬本無學術安時論誤入班行拱帝居老矣應招拿爲祿時手歸釣亦非
漁宦情山色常如此欲去遲行媿二疏 吟罷新詩卻看書先生必自愛
吾廬天開上壽供張筆地出佳泉相廣居自古華耕懷道義只今舜德起
陶漁直須大老歸來好莫道高情與世疏 況子淞㴩來歸舟過淮右編
衣左圖錄贈行以詩因及衰朽輒韻奉訓三首 況也來從班馬儔泛舟
千里尚騷香庭雖過鯉元無立捋偶乘由得問儔親見治民如治眼歸談
擒賊定擒王驪思父子寒如此孤負珠璣富墨莊 金石爲心歸作槖
前合侍玉皇香只因淮蔡須裴度不爲并州戲葛強編斧遇來新遣使穰
裘從此盡輸王功成遠勒燕然石聞却江西左氏莊 憶作相逢疑豫章
笑談親接齒牙香如今但有心期在不似當初腳力強投老頗能安晚境
祝甕聊以報明王蘭編未了科主債今決猶能讀老莊 丈君見示鹿鳴
詩走筆奉和 眼明及見決科文發策當書第一勳八句僅行歌白雪一
言合意定青雲君今去亦朝天上主聖還須對夜分遙想未華傳勅處九
重春色醉朝曛 四明趙添監遺日惠詩不能盡繼匠手次唐律韻以謝
禹口爲銜不自寬轍環唯筆可深耕門迎滄海鞮期闊地遍天潢司去
清吾道本無青白眼世情休數短長檠珠璣肯袖來昌谷不道陳人畏後
生 陳倅寄惠四詩用昌黎和裴相韻既不能當也走筆賦二章以謝
兩歲驅馳馬首東曾微一戰可論功因人偶爾成擒蔡無計降之媿伐崇
萬竈炊煙歸塞下十分表事到淫中酸寒伎倆饒如此孤負新詩託至公
近來人物眇江東況也書生貴勇功痛定却思三策繆歸來猶想萬山
崇誰從荀伯官寮裏賦入昌黎句法中我事尚多心事少苦無佳語可酬
公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胷中事煙杯

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
四郊看落暉 腳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閑人興來衡口都成句眼
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漏泄我精神思遣借問難酬對只
恐流鶯說得真 桃紅柳綠蕤春華燕語鶯啼盡日售誰信聲聲沂水詠
又知處處杏壇家 可惜有生都家家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
識到處清音獨我聞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路著此機何
所以陶然如醉又如癡 偶作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
知求却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
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
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
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
兩追尋將年費煞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
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便彫鐫一片
真純得自全待得將心去鉤索旋裁荊棘向芝田 忽認胷中一團氣一
團氣裏空無地既空無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忍習起時能自訟
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談說不知此勇不元勤 回心三月不違
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雲花輕著水寘寘不後省滿醇 有心切勿去
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 此天然處
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
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裴疑先賢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
前都錯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用爲從心口到沒參差哉
韓子休汙我却道詩花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
時多少閑光景無箇閑人領畧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
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睢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須攻只爲英才輒墮
中今日已成風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先夫未
識儒除却儒風如更有將驢騎了便騎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
雲欲掃除迅覺無擬議無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爲豈思
慮 太極奚河圖河圖非太極判後贊無極哀哉何太息何不觀古聖一
一已默識（然）湖爲作圖爻擾而曲屈是孰知五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
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
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詖是中適莫俱難着意態徵生已覺疏劉
後村集 古意二十韻 自從混沌元萬象困芽蘗淳風誰挽還古意日

濁薄余幼聽輪囷泛濫通流略短篇堪製綠片文可驅駕吾嘗觀竅妙渠
敢識雜駁北未涉崧岱南僅覽衡霍蒴破評三隻老公以陳仲舉方子春
又令為之三名竹隱表一鶴余史傳公十科日代及賢能才識之為雖腐
世流傳未經聖刪削歲晚歷九州尋從惟一鶴飄然乘剛風騰而上寥廓
金色大千界水滴幾萬落荒哉漢陵闕叢爾蓬城邪遂覓子宗廟盡見佛
樓閣叫閶闔雲耳聞鈞天樂吾持此安歸善極還驚愕恍疑緣崖墜又
恐行路錯詩魔暫辭去來如隔日鷹易展隨天翼難踏實地腳萬病皆有
藥惟狂不可藥拙吟示兒曹聊記武公謔　古意　吾夫子書稱遷太
史公曾傳滑稽堯帝扭曾遊巢許邪云唐虞揖讓三科區武王粟不飽夷
齊拾來穩即萬鍾棲採下薇堪百甕蠶不是狂言大無當聞之蠶缺與王
倪　無題　元以于托反病將身付醫反令多市道醫或似屠兒　琴漢
唔師德酒徒拳伯倫吾評此二士頡子後無人　李世雖相後先賢量有
餘潞還于方譎被客致平書　主聖如天恩葉遺臣愚何地著孫危白虹
貫日始虛語中野從露無恐韉寶玦已隨屍血淺鐵鞭未必鬼督知莫年
一寸丹心在却怪湘纍有許悲　江北塵高戰鼓酣惜無赤壁順風帆城
池險固高樓百郡已蕭條有户三明主依然勞聖慮諸君豈得尚清談爲
乎頻敓不復作誰與兒曹共苦甘　夕烽　一夕徹甘泉鑄印分弓玉壘萌
天狗如雷防急變佛貍死卯意謫傳漢家豈可興三策胡運何曾有百年
漸覺風寒逼堂奧寄聲諸老急籌邊　一揮萬字思如暴曾映金蓮讀奏
篇黍扶方燃芸閣上葉舟忽傍釣臺邊　詩成渭北空相憶謀寢淮南恐未
然君去吾當從此逝未知握手定何年　鯨海外多仙境界蟻窠中有小
乾坤不愁北谷愚公老自覺南柯太守尊　郭郎線斷事都休缺了衣冠
返沐猴棚上傀師何處去誤他棚下幾人愁　棚空衆散足淒涼昨日人
趨似堵牆兒女不知時事變相呼入市看新場　游公念舊繞三月鄭傳
儕才恰半年老去獨當千箭鏃向來不踏兩船舷　項無翅短立攤撲孤
唳誰聽祗自悲寧叅焦山山下土不籽身托上林枝　放言　丹劑乾鉛
汞紅塵掃枇糠只消一隻鶴安用萬頭羊　戀闕子年遠還鄉賀鑑狂老
人忘節序有菊即重陽　鏡悲鸞獨舞射感雉双飛早認色空是晚知婚
宦非　萬里先行脚三家晚閉關曾求詩入海又作史藏山有酒聊排悶
無書可訂頑君看鷙鐵羽似若早知還　雜記五言九首　洞達開堂奧
荒唐說刹塵儒醇明吉子釋點慧瞞人不必括褪性安能柱梏身誰知千
載下有箇葛天民　青牛先已去白鶴又方歸若欲分優劣老僧賢令威

東行值伯倫西去逢無功不知何圖去疑是醉鄉中　履霜行于野絕
狼厄於陳伯奇父逐于仲尼天戮民適日思渴走唱月使倒行兮父骨
已朽棊皇家亦乎　先傳傳後學目覺覺天民詈儒述甚者何以株迷人
荒哉務天子報迹偏九垓已為僵師弄更引化人來　悉悲皆根性巫
覡各有傳參禪繞一宿學幻費三年　題放公贈鄭介夫詩　王座見圖
數景景萊邑民如何崔白筆只寫蔡奴真　何來與相國投分自鍾山不
入翅材館廿為老抱關　下吏語尤硬投荒身轉輕不然王荀老肯與作
先生　雜詩　福裂常巴割地羞掃平思靈載天蹤窮廬已牒元頻血露
布新函守緒頭　聞說關河撫掌收擬為跋子看花遊可憐逸少興公輩
說者中原得許愁　由北圖南有混并自南收北費經營從今東起書生
論敵飲者人致太平　不及主前見虜亡放翁易簀憤堂堂遙知小陸羞
時薦定告王師入洛陽放翁北華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
翁　少年意氣慕橫行不覺蹉跎過一生便脫深衣籠窄袖去叅留守看東
京　輦洛山川幾過兵漢家初遣使修陵可無神物呵軒虎且讓香煙到
柏城　長尤柒點於堅者勤固姦權奈虎何剗製赭袍添曲蓋中原假帝
不勝多　鞠躬解作筆人誇辮髮來持虜帳書祗合索綯牢畜狗不煩伐
鼓享鶉碣　倚俸將軍約早回楚村相國更頻催江東將相真如虎怯敵
胡雛莫過來　全衆回軍未可非反旗鳴鼓亦兵機不知三帥揚鞭勝誰
為君王殺後歸　努窮斯變變斯通句面初更便不同西北怕他小老子
東南有箇太平翁聯與間言中守泰太師為太平翁　一番旗鼓建行
臺勇者投驅富筆財透將不消橫草戰團王抵要撒花回不妨割肉供豺
狼和約依然墮渺茫未必與吾盟夾谷且須防彼劫平涼　蠲除一倍臺
符下權借三分暫撤傳頹已奪麾耕壟上不然伏鎖狗軍前　說向丁男
與小姑各勤耕織了軍需莫教塞北同文軌却為江南減賦輸　胡來如
鬼去如風唶嘆何曾待棗紅曉首一春無使至興元六月在圍中　擁旄
佩印各榮華已貴無官可復加若不掃門叅相府必曾養馬侍中家　蘇
衛臧胡同拜爵裴韓平蔡亦聯鑣祇今光範門前客太半河陽幕下賓
元子置人防壁後椽侯搜客到車中觴杯定不疑半傳亡首何曾害魏公
夗侯世世襲蟬冠庾氏人人染將壇但見門中俱貴盛誰憐階下最孤
寒　口占　陌上鞦韆索漸收金鞭懶逐少年遊晚風細落梨花點飛上
春山總是愁　時有吟哦搔贅髮別無主掌鬢冰銜筆歸南畝稱三老怕
守東華趁六參跌蕩已將經來閱聊與佛同龕向來壁柄萬懸起皆

事何人可共談。 絕句 定本蘭亭傳廣父。光公墓字發蒙初。兒童若問何人寫。問道携翁八十餘。 愁腸一飲緣無算。病眼四時常有花。舊日讀書無釣處。重尋如到別人家。 潘郎贊豈暮能繞東野肩非雪亦寒。世上那無仙可學。人間惟有老難醫。 雜韻七言 元老墟墓中得貶諸賢煙瘴裏招魂無盡自誇佛口脹子厚光病鬼骨髓。 素碑、雪齋大傳幾罹禍。訟石中書又納忠。豈可朝無宗室老。不知家有國師公。劉向傳 回仙輕舉乘黃鶴。太白大醉騎鯨魚。絕湖飛過人不識。入海問信今何如。 寧草兩都卿雲賦。不作六朝徐庾詩。勝獲沾李翱張籍。殘錦分江淹丘遲。文公左目耽羞明。猶抱遺經細考詳。今汝畏書如畏虎。天公折罰使偏盲。 聰明不及前時久。惟算猶能嗅臭香。老去無端都塞了。不分紀肆與蘭房。 造物將如此老何。懸車以後藁尤多。晉劉伶醉戲為頌。楚接輿狂偶作歌。 周旋王庚二公際。傳授并汾諸子間。歲晚更無人共語。牛欄西畔荷鋤還。 老憐幾箇小孫兒。不減添丁與阿宜。漸有墨鴉揮總興。絕勝竹馬走廊嬉。 讀書十行目俱下。上樹百迴心尚孩。君看大年與文叔。當日皆從童子來。 放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性天。莫求鄰媼誦。姑付後儒箋。至質翻如偽。尤癯始似僊。吾非肝肺異。老得子同然。 讀竹溪詩一首。 不敢匆匆看。情態幾絕編。奈他少休禮。號得并秋光有領低頭拜。師曾撫膝傳。已將牌印子。牒過竹溪邊。 次韻王元度二詩 衣件之子 留落而今兩鬢秋。暮年出處愧前脩。敢云余補韓公處。極喜君來謝客州。奇甚寶鐸騰紫氣。清於玉瓚薦黃流。後生不作先賢遠。使合相推出一頭。 向來綺語禍機深。幾劫靈均欲自沉。周廟人曾銘在背。管城子已老無心。今惟伯樂能訓。儒後有鍾期必賞音。老矣尚須君攀摹。昔人一字荅千金。 宮教惠詩次韻。 忘機鷗鳥日相親。算祖曾言畏四鄰。幸有山林容此老。不將籬落寄他人。誰能交結令韓呂。猶記周旋昔鄭陳。歸裝中庭蹻足臥。絕勝推拜望車塵。 又用前韻 既主未老各情親。誰道先生不覲鄰。莫嘗揮先驚鴨者。豈無勞網與魚人。何曾膝上推文度。亦許車中載小陳。陳太丘攜諸子詣荀淑長文尚小載著車中 賜茅京師即山鑄得如跳出軟紅塵。 即今身在水雲間。不著斯人王荀班。子美步歸猶戀闕。浩然肩聳徑還山。人情薄似平原酒。世路危於灩澦灘。華據把茅皆幻假。祝君黃髮映朱顏。 讀太白詩一首 翰林萬里出峨嵋。曾受開元帝異知。只道高眷能毀高。無端環子亦嗔疑。空傳飛燕當時句。難覓騎鯨以後詩。昀是長庚星現世。救穢伯反與王師。李華為白墓誌云下為伯天上為王師 覓西

叔弟手抄諸家詩一首。 小態數載共吟披。重見殘編拊事悲。早日才高鸚鵡賦。暮年淚盡鵪鴒詩。神交夢尚通康樂。手澤書堪付阿宜。若是孔懷因未斷。安知來世不吹箎。 偶賦 自已深藏甚俗知。客來鄰曲善為辭。偶揮冠起成何事。徑拂衣歸自一奇。村飲婦常留燭待。山行童亦挾書隨。明時性學尤通顯。卻悔從初業小詩。 自題長短句詩後。 春端帖子讓渠儂。別有詩餘繼變風。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蜀公喜柳歌人廟。洛叟譏秦蝶上穹。可惜今無同好者。搏前憶殺老花翁。 唐詩 瀛州學士風流遠。中葉君懸貞觀塵。雲武拾遺晚爵擁。開元供奉老佯狂。戲舊翡翠非倫擬。撼樹蚍蜉不揣量。頭有元和韓十八。騎麟披髮共翱翔。 題林大之詩卷二首。 叔李詞人雜推嗟。善君詩卷美無瑕。朋儕都走避三舍。句律斬新成一家。肯學小兒烹鳳髓。要看大手拔鯨牙。村翁豈敢持衡尺。直為癡年兩倍加。 君豪自盡相推異。吾老猶堪共切磋。有許奇奇并怪怪。直將少少勝多多。風人所作范而正。治世之音樂以和。他日蕙絃要賡載。勿為窶士五噫歌。 黃源嶺客舍題黃瀛父近詩。 不但行吟又卧披。捲編因有感於斯。競為蛙蚓號鳴態。爲觀龍鸞天矯姿。損把孃人摸大好。琢磨家我指微疵。自慚學識非康鼎。安敢告君共說詩。 題黃景文詩晤叟媚親燈久矣。得君贄卷閙還閑。專心致意刻成鵠。有時通身占斷梅。中的孟云非爾力。鑽堅頗歎竭吾才。舊時奇字今忘卻。不是無人載酒來。 姜穿草屨行求友。晚閉柴荊病絕交。古德皆曾經捧喝。今人不肯事推敲。吟千萬首等蛩響。續三百篇無鳳膠。霜地鬢毛如雪色。少年歲月莫輕拋。 六言二首荅林天驥長短句。 天孫機上刀尺。雲兒口裏宮商。愧我元非郢客。恨君不識秦郎。 書帥曾累遷客。墜叙能謗醉翁。草作經學博士。勿為曲子相公。 六言三首 表賀亦為白兔。韋布彼襆巨題。定價堪提綮嶺。遂康不讓龍溪。 錦機組織尤巧。紙田收獲甚儉。即今家閣藏起。多時掃閣栽歸。 南塘登極數豪。手圍冊后尾聯。已矣諸老絕筆。勉哉吾子着鞭。 三先生文集讀李翰林詩 杜陵搏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惟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雲庵覓詩 百級危階上翠巒。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彝孤臺上唱和詩成。示成孝諸子筆。 落日寒江斷句詩。千吹萬斷覓何為。不知老去還成癖。到了封題更一吹。 書生誨所寄詩後。 搔膝支頤體漸康。入門已作白家香。從今休傍官人俗。但向林泉呼二郎。 謝王爾聘爾中惠詩。 兄弟初年事綱山。是贊未出正童頹。我方盛壯今瀛老。多謝新詩敘舊懷。

誦少陵詩集　麻鞋奔走杜陵翁，卧盡風帆兩驛中。天也不愁窮餓殺，年年催促晏詩工。　謝余子京縣惠詩　晝同學曆夜觀星，壯日情親忽老成。莫恨異鄉相見少，一來人物一番更。　遠來無物亦拳拳，到老生涯尚闕然。坐久但貪情話好，又勤雞黍費囊錢。　謝丘子中惠詩　高叟生來五十年，方知弄筆學詩篇。此郎甲子才奇一，吟詠看看到適邊。　聽吳畢聞講杜詩今夕行因劾釋子偈體成一絕　春秋皆貶事無褒，莊子思之意若何。下筆便爲齊物論，大家命酒且高歌。　同行歸急因倦不能詩行李放遲遲，周遣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脚力與神疲。來往成虛費，科名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造物不相欺。　陳叔盟兩惠詩以一首謝　休要逢人誦六經，紅泉往事已彫零。向來太壞共王壁，到處閑從普化鈴。羨歲兵隱頭也白，兩篇新什眼空青。還鄉旧識多農賈，那得柴門自掩扃。　子畏惠詩用韻酬之　老儒秪合在雞羣，變化那能慕海鵬。壯歲親朋多死別，窮途造化與生存。欲尋衣食愁無路，却被妻孥怨少恩。徒掌期君今落第，相憫未得剩空論。　謝余薦鴉聽易惠詩一首　向得追隨父祖間，此來重結子孫懽。自嗟三世須臾見，不有餘生會遇難。詩杜已收風月美，擧場秖用秋穰殘。百錢聊買時文看，容易如君直換官。　次韻林君則惠詩

湖水當門四面山，旁羅書史坐中間。他人共我何曾有，造物於君本不慳。況是早教緣累少，便知托與歲時閑。餘糧倘得鮮魚煮，大勝簞瓢陋巷顏。　方秋崖集　讀白詩　我貧良亦饑，老生白鬢業名奉常第，年已三十餘。半生苦無幾，寧不欲疾驅。山麋野而僻，所至皆崎嶇。一登督是府，兩駕太守車。意見有不合，索去不待吠。所以二十載，同一優侏儒。豈如雲水身，自適瓜芋區。夕吾酒一瓢，朝吾飯一盂。貧賤與富貴，本自無差殊。寄語劉伯龍，毋煩鬼揶揄。　人生有窮達，不係才不才。造物所付與，聖賢不能回。君看孔孟氏，遇世何如哉。豈其有不如，王驩與桓魋。以茲自忖度，所遭已踰涯。前哲固不及，後顏又可咍。同時第進士，或未離蒿萊。歸來亦云幸，靡散目不杯。山池芙荷過，野岸芙蓉開。幅巾一節竹，適可眠秋崖。　左耳聽北鄰，哀哀哭其夫。家破肉未寒，欲與死者俱。右耳聽婺婦，吚吚哭其雛。夫亡僅一女，不自禁妻痛。攬衣夜向晨，鐃鼓何喧嘩。誰何過喪車，送骨荒山隅。中年自多感，人世何所娛。聞見又如此，生數歲月俱。明朝計安出，痛飲真良圖。　以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爲韻作十小詩　居十卿者三，至九卿者四。不博牛背眠，醎酸信殊嗜。　玉虹横吾腰，金貂直吾首。寧知千載名，不如一杯酒。　事有俄頃間，遺臭及百代。吾觀於斯人，不過一字愛。

東坡真天人，落筆蓬萊宮。何如赤壁笛，一鶴橫秋風。　周有說愛蓮閣有詩愛菊，吾居則誰與。其諸子獻竹。朝吾一答篙，夕吾一敍隸。詩賜其啟雷此事底須ヒ　秋雲七尺藤，夜雨一卷書。寂寞空山人，微此誰與居。吾心如鐵石，命則薄於紙。籍口見古人，則亦賴有此。　彭殤同此軀，顏跖同此心。哀哉宇宙間，羣生欧林林。吾猶金在〻惟治者所甄。謹毋出光怪，夜半擾龍卷。　三絕句　掀蓬仰看玉崢嶸，借得漁船一日晴。九曲水窮山兩急，老仙於我得無情。　鶴怨空山久勒文，實舟重訪武夷君。一聲鐵笛不知處，但覺滿身生白雲。　莫問神仙定有無，地靈端不着凡夫。我來爲發渾輕健，飛上前山不用扶。　尋詩　蹇驢踏雪灞橋春，畫出郊次野水濱。纔見梅花詩便好，梅花前世定詩人。　胡得雀索寫近詩　生涯未辦閑珠酒，書册相携撿點梅。邊眼事真如陸詭，向人口合且銜枚。昨窺古鏡十分瘦，病起情懷一硯埃。擧世好竽吾鼓瑟，故人猶索寫詩來。　次韻[illegible][illegible]勞詩見過　家在屏山東復東，高軒肯過白雲中。石橋自是神仙度，竹屋相傳句律工。日暮春江愁李白，山寒秋菊老龜蒙。時乎莫神揮毫手，此論於予却未公。　蔡定齋集　讀集賢之參政詩　耆舊頻凋喪，懷人念里閭。哦詩三歎息，廢卷一嗟噓。遠勝言猶在，謀身計亦疎。功名今已矣，笑矣竟何如。　偶作　老僧真是百無能，有口何嘗話葛藤。入定參禪良自苦，超凡入聖又誰曾。東西路別徒勞泣，南北宗分自取憎。箇裏無禪亦無佛，常行粥飯在家僧。　歐陽守道巽齋集　索胡學聖詩　爲侯君詩十日留，無詩何以別交遊。自緣白雪難於和，莫把明珠暗處投。往施固慙三不報，此鳴儻許兩相酬。令番但挈空囊去，湘水湘山跌跌愁。　陳杰集　和彭教諭論詩　平生於二南，百過在茉苢。不知執舞蹈，但覺烏可已。埋埋古人心，豈與不傳死。天和本發中，世味或食耳。全明凋靡後，末造放蕩始。折楊紛皇荂，敗素正堪紫。斯文吾衰久，安得刀任鄙。天河儻可挽，擧俗快一洗。不且尊杜黄，鄉言尚予起。　誦詩　盛氣劇騷壘，長歌歷杜藩。二南四字始，萬古一辭難。　無題　大地生靈惜膜乾，紙田不飽腐儒饕。閑將傳士蠹蟫味，試上先生首蓿盤。　口語甘時心猶異，中邊甜處味方宜。詩情合屬東坡老，愁絕當年荔枝。　聞說江邊起柁樓，欲將吾道付滄洲。三年惡瞰盧仝屋，一日輕裝范蠡舟。蹈海高懷欣獨往，濟川好手蹇難留。檣陰舸下能容我，兩笠烟蓑傲白鷗。　至日拜賜詩　十官萬歲講朝儀，黃幟高張簇仗齊。清曉山臆頻和直，虬贊隆準伴宸奎。　玉堂硃知步有二像。　程薄能靜袖詩來訪次韻　高吟聶蒻屢經審，牽課紛紛子貢墻

雪曲我應愁郢下笛聲公自感山陽堪嗟絳老呢塗役孤負春宮桃李場斗大康山盛儒者憑誰推此叩循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九　二支

詩　宋詩八　元詩一

滕元秀詩集上鄭廣文詩　元注非真巧昌歌非衆嘗我詩本不二好之弗肯置胡能欲溢飽頗復作災暴無益不自知剗畫要研媸老生六藝學已得聖賢秘。　吳鄭促詩律乃遊戲伊予亦何幸茲獲巾箱侍豈任怯大巫正自慚小技却嗟賈長江我詩非不避文公倘見容願教推敲乎先君知云吾齊不解書剛欲羊吏嘗居然黎萄腸草味非天置寸此蒿儒饕餮幾不爲崇耀來釣賴濱溪山相娛媢況復烹詩人深悟作者私諸公競推挽其奈造物戲青衫晚從事著以供燕侍文章可華國誰云紙小校堂堂陳無敵敢不三舍避載酒踐前盟時當問奇字　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淵明詩也以詩定韻爲十詩　郭墟遠人煙棲迹在衡宇年齡迫衰謝漸覺有病苦眼如蒲羅穀耳僅聞鍾鼓手中一枝節藉以扶傴僂少習舉子業不能中科目莽竟爲尉泌州縣苛碌碌四任奉真祠一家仰寸祿勿云擬負予予亦負此腹　居閑尤生史掩卷忽長吁兒聞莉呼禁

取酒滿注盂悠然盡三酌雖慮數如驅乃云此韻物不可一日無　我居西山下距城半里所門前有雀羅戶內無可堵小圃桃李空數稜獨苦豈同心相過時小摘就烹煮　我前有萬古非夢那無追我後有萬世未夢安可期欲知今現在正似昨夢時夢中無實事徒自勞心思　立夏少半月穀雨是今朝梅子酸著齒夢穗長半穫天運不暫停又將轉斗杓無復冬裘御重取夏扇搖　芳菲去無迹入家綠陰裏有園屋西偏足以縱步履醉醲香絕奇橘花香更美日供香自發不待微風起　萬籟止不作寂寂山居夜鼓聲起神祠磬聲來佛舍幽人啓樓窗片月光相射此景不可孤呼兒具杯筆　神龍固難豢天馬豈易縶淵明肯折腰爲此五斗穀我本田野人初不慕輕肥食未從人乞隱不待賦歸　我讀淵明詩或至忘食眠人物萬天民度越羲黃前胸中抱真淳筆下雜言詮安識契有懸証識其超然　三月十二日晚雨因取淵明詩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之句定韻賦十詩翌日雨未已姪坦師來相招時方賦六首暮雨暗還舍遂足十韻元本闕第十首　中年知學道所得不造微老來衆拙甚動與世俗違詩書束高閣蓬藿蔭壞扉自應車馬絕不待門當揮　蠶婦正望晴耕夫又須雨蠶既惡濕葉牛惟便溫主我不事農桑亦知宮有衣食有

不足何敢怨貧窶。　自得林下趣。窮處甘如薺。白雲爲朋友。青山是昆弟。
幽池萍未生。閑來弄清泚。照影不能悟。徒自塵纓洗。　風吹飛絮亂。日照
遊絲高。晴景方可愛。暮雨忽瀟瀟。老人蚤睡眠。夢覺雞戒朝。簷聲鳴堦除。
雲氣冒山椒。　去歲所種竹。今歲望成林。竹萌猶未見。時節春已深。逮茲
一雨潤。猜角庶可尋。切勿輕剪鏾。長養令蕭森。　久雨變晴色。久晴欣雨
聲。下人自分別。上天了無情。人喜春色麗。又悲秋氣清。是皆妄心耳。四序
吳虧成。　逮寺有緇徒。殷勤久見招。是日藍輿出。輕雨颯晨飈。稽首謁佛
像。焚香坐僧寮。豈惟飯滿鉢。兼有酒盈瓢。　靜觀一世人。忙多閑者少。鬢
髮已剃除。應接亦紛擾。何術生羽翼。物外得輕矯。難求九轉丹。且盡一尊
醨。　老人見桃花。悟者有靈雲。我見亦有悟。花前飲玉醺。可憐南北家。論
說事紛紜。爲問參老禪。何如參麴君。　閑題　　漏雲殘日淒欲陰。占巢歸
驚紛投林。風吹曠野暮色白。山近小窗秋意深。已將夢事了得喪。更憑杯
酒寄浮沉。書生習氣難料理。有底苦吟勞此心。李彭日涉園集擬古　彼
美如花人。如花復如玉。嫁作征人妻。別長歡日促。拂掠可憐粧。翠袖抱幽
獨。飛狐驛使斷。交河無寸牘。春著聳梅繁。風吹秦樹綠。草生森茸茸。誰能
辨賓蕉。啼莫花成子。愁聞笋爲竹。雨滴翡翠帷。月上寒蛩??。稍知狹邪遊。
能志窮寂寂。新人工參差。鼓人動杼軸。滔煙霧。窮娛紅縫有邊幅。君言飼
夫君。夫君當熟復。吉君君不知。我自藝蘭菊。　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
藉甚洪崖孫。高寒欲無敵。徐郎騁君後。挺挺百夫特。堂堂無雙公。戶外滿
屨迹。虎豹雄牙須。儕流甘辟易。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款識。賞
音略岑寂。陰何不足挌。少陵頗前席。洪語自奇嶮。餘子傷剽賊。大似焚絲
沈。文字各識職。二子辦釘餖。鄙夫與下客。突食薦鮒美。熊蹯雜象白。骰敢
付公議。吾言可以熟。　醉書　　春風吹草木。萃萃揚衆杼。亦復吹我鬢。祇
解成老醜。速呼醒酒冰。冬祛歸愁幕。遣客我欲眠。深吟柴桑叟。　酴醿香
目來春餘。閑雅雍容亦甚都。睥睨到林泉芳獸。持輸耐久作歡娛。　雜子
滿林春笋生。發花老境尚多情。瀟酒封侯真有自。奇姿不讓惑陽城。　湛
湛胃中萬頃陂。翻疑淺器是斗筲。從來未許愁知處。傾首因愁福一非羽
面皮。　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十詩。　孟夏樹扶疎。繞屋欝
青青。了無俗事驚。歡歌顧忘形。浥雲烟前峰。竄雨自神屏。蔬盂有妙理。未
減五侯鯖。　清晨澹無營。扶行瓜芋區。二雛能拜起。嬰兒千里駒。抗顏村
髭鬚黏酒裝。胡盧世非李元禮。可芳爲諧嗅。　香荷芽蓋蘋幽草圖今使
手携東皐書。竟熟俱上口。詩無擬。澄江文不誇。幼婦婆娑丘壑底。藏此中

馬走。　丈夫志四海。搏風類鵬舉。方其未遇時。緊身閨中女。晝伏夜動者。
貪胃如倉鼠。炯炯抱名語。所慎在出處。　我有百衲琴。巴渝不同調。三疊
太古音。那免世驚笑。彼哉遇疾徒。睥睨追風驃。幼輿雖折齒。初不妨吟嘯。
謝公東山時。微侯等塵霧。一朝長袖溫。攝衣忘雅素。忽著進賢冠。頓失
滄州趣。勇退真難忘。天末橫雲度。　昔者溫簡輿。玉屋頗清賸。是封種爲
羅。非復無度量。落膽劾權臣。龍銜違官謗。戀嫪胡不歸。張鶴僛惆悵。　少
室拾遺公。許身頗與箕。韓侯爲作牙。俯交軒冕兒。獻策盪淮寇。化類立丹
墀。未免謗松桂。應遭北山移。　尋壑逐飛鳥。持觴送歸鴻。不解世俗書。皆
古何所緣。久矣川效弦。別茲山不重。應容陶隱居。佳眠聽松風。　舉世市
道交。誰能保榮名。譬之多財賈。是焉安得贏。一身拱璧重。萬事秋毫輕。向
來冥寂士。飄然遂遐征。　豫章董瞿老求詩。　珍重膠西相。風流後葉孫。
退藏蓋射策。曠遠頗窺園。韻絕五峯秀。可奇三峽喧。花山多勝踐。屬禮魯
俱存。　讀書。　獻峯秋色外。一上一回高。踐華誰云險。捫參未覺勞。雲扉
留野客。霧牖卧方袍。往類非吾事。何須似馬曹。　錢舒貽赴上甲之詩。
君自金張侶。從予愁遠遊。衹園分客秩。星渚繫歸舟。芘園煙霞晚。隋河榆
柳秋。中州多汲引。行矣亦封侯。　演上人以權詩示余歸其卷演氏系以
長句。　花縣潘郎未白頭。下從玉局仙翁遊。平生四海饒次守。庇冠壞衲
藏深幽。死生只在天一角。句法不復陰梁州。眼明得此道人演。更遣權詩
遮世眼。喚起蘄春十年夢。恍如神明還舊觀。黑柏蒼鷹飽欲飛。天馬嘶留
方來漢。演翁自是塵外客。筆端秀句應無數。禪餘軋軋弄鳴機。紫鳳天吳
亂紅碧。曾臺載月漾丹米。盡出公家金粟尺。　觀呂居仁詩　　西風塵暑
切夫深。老火由來欺稚金。螢花缺月千夢短。髯正彌關遠本。忽看僧珍
五字句。妙想冥與神明聚。清如明月東湖泉。壯如玄豹南山霧。柳楊頓挫
百態隨。鶯鳥欲舉風追之。莫言持此黃初詩。直恐竟亦不能奇。老懷凜凜
受霜氣。想見此郎冰霰姿。鄙人好詩如好色。嫣然一笑可傾國。擊節歎之
俯歛低。括中安得着此客。此客不肯詘塵羈。況復世在如蛛絲。秋空橫河
鶥鵝上。不許蜂蝶同所歸。漢家太尉死宗社。大鳥泣墳天所借。謝傳未吐
活國謀。賫恨懷奇赴泉下。僧珍向來期此人。頗波砥柱妙入神。要當壘岸
湘水濱。喚起猶足張吾軍。　王子張數以詩見過。　午夢鶯花濕。曉涼衣
帶秋。愁來倚柱嘯。詩到擘箋遲。律熟無誰敵。詞慳不殺酬。蘇州語猶在。五
字爲君休。　戲書　　虐雪饕風春事晚。輕紅未放入夭桃。即看倚杖花經
眼。便許堆盤素雪毛。　晴簷已復聽提壺。濁酒聊堪擇荷鋤。短短長長變

園柳三三兩兩數鷁魚。溧井寒泉徹底清不容私地有姓鳴脩除何獨
充庖易耍看籜龍將雨行。止酒嚴詩春盡長顛知易戒復難忘戲於寵
下還詩債便欲花前輿索郎。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 夢中逐客幻
中歸荆英甑閑好賦詩誰謂涪翁吁不起細看宅相力能追太沖文價經
皇甫着也辭源怯退之立壑同盟從巳定莫令兆業作愁眉 二絶 過
盡柳花無復綿。幾畦麥浪漲晴川幽禽喚起醉鄉夢疑在故園茅屋邊
生綃他日寫荒寒咫尺渾如萬里寬我緣管與煙霧裏有人應作畫圖看
蘇洞吟然齋集 口占 士生弊於文其實乃無用今年州縣間朋友多不
貢栝桿早兩工巳得輕拋擲大舜與皋陶乃曰選於衆 寓言二首 請
神偏八方一散或爲風堂堂世之人柰何總虛空我無騰化術正爾不能
忘回視恍兮惚老子其猶龍 幽關度青牛生在空桑中葉砧未刀頭妄
身變山峯三年化爲碧是血本來紅古來埋直氣曾見吐長虹 夜讀杜
詩四十韻 夜讀老杜詩如對老杜面此翁歷艱險往往詩中見襄吾游
川蜀所恨年數淺草堂閒無人正在成都縣斷碑蝕苔蘚捫讀知幾遍蒼
思隱其下終日弄書卷庶幾平生心所得未應緬親庭宦行在歸計爭初
願言瞻浣花里苞水乃欽獻人間畫圖様皮骨作豐肤京華四十載褐短

更嬉蹇至今彼壹上唇呿齒微現獨餘雙眸子利若秋江剪因何太瘦生
貧賤恐不免來陽一觴天厭食知味鮮從人美有時出語識蝦蟆邪知獨
角龍妙用天行健至其得意處力斡造物轉神雷破潛窟霆飛兩庶武
夫荷戈戰檄皆旂鼓偃蛟鼉呿波浪宗廟羅儼晏鞭車雨平陸擊鬱忍絶
巘又如虛空內一氣互游衍有足恣馳驅不行者自遠蒼茫鬼神會慘慘
類狀變春榮與秋悴時節隨睽顯鳳鳴朝陽桐諸鳥從巧囀閑雅樂不淫
小弁親不怨此身付天地寧作青紫檀低頭向嚴武陵舜非所使自年棄
忠桀句法老益練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鍊麒麟經示褒貶此物足懲勸蜀
山上摩天蜀水下如綫山川蘊精異翁句麗而典荒邪夜狙呇獨巷聞驚
犬分明夢見翁瑾手一笑觴歡動得軟語意若深于眷文章致隆貴嗤點
到羣兒何當同宗丈相與攜筆研 擬古 曾城上岧嶤觀切晨星其
下視九州我行屢秋春道逢兮美人遺我芳蘭蓀蘭蓀不可佩飲水以斜
飧仰看雙飛燕起勢何翩翩顏淵稱賢者樂在簞瓢間美人捨我去此去
何時還悒悒思徒抽惻惻聲聊聞 夜讀杜老星月詩二十首 杼胃清
如洗斧狀二十詩月星連北斗冰雪撓南枝黃堅充茶甓其龍美酒卮杜
陵天上語舉世幾人知 偶題 少杜夔髯垂埃蓋畫黔跡平生空衍場

垂老膺金珠世有伯勞燕人誰能拿魚凝年將半百撫事已嗟吁 偶作
盤薄意無窮藏脩一畝宮竹鳴知過雨花動覺微風閑作詩如畫長思
巳是空人言類摩詰雖病有神通 重憶舊句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
詩白鷗没浩蕩天馬謝羈維矯矯真無敵飄飄信所之百年能變化萬事
燕差池 于頃時有一聯云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萬天民極愛之偶
再續成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輕鷗憐野性垂柳讓風恣智巧從天
賦疎狂聽我爲極知貧者病未許藥能醫 無題 愛酒陶彭澤能詩陳
後山浮沉將底用長大若爲顏鏡面卉一葉梅邊屋數間鏡君雙鬢白還
我半生閑 綠雲無據玉樓空回首悲歡一夢中爲憶當時梧桑色滿墻
椽見石榴紅 月樣琉横蒼脚頤弄簫騎鶴上青冥歸來自滴金莖露寫
黃庭一卷經 夢到巫山起較遲花梢日在不多時關心自對空梁語
一箇飛來燕子知 樹端浮綠漲連雲青草池亭不見人猶有薔薇數枝
在雖然是夏亦如春 張鎡湖南集戲倣樂天體 去日不可再來日焉豈
虛直待百事足護把四大拘黃河幾當清白髮莫旋烏全福貴安然真樂
難強圖朴直自許我才能不如渠巴盟方寸心免苦六尺軀登臺值明時
擊壤容匹夫輕車歷野寺小船泛晴湖金鄉池內觀白猿洞前呼孤山未

學林長鋩且懷蘇珍貫不滿器醇醪只攜壺更帶雨耳鐺旋煑肥魚意
均飽俀適迹或升沉殊達人獨大觀萬象歸一途丹鼎雞變化佛性狗有
無快答此話頭凝議計即蹉 集古今山林閒適詩以狀泉林嘯咏名之
夜窻涉歷編山林詩輒取悠然忘世故正味若醇酒渠能道我言不必出
吾口抄成長自隨真爲歲寒友 偶成 出門吝喧鬧歸舍喜清兎新篁
解重擁尚帶溪粉濕拄鑷坐無語風來動書帙留客不須歸今夕月方出
愁 樂天閑適文章累陶令歸來兒子憂雨事吾今渾放下看山臨水更何
面來 覓句 覓句先須莫苦心從來瓦注勝如金見成若不拈來使前
巳離弦作麼尋 吟詩 一日吟成九首詩旁人都笑少瑕疵直須作到
無人愛始是吾詩長進時 詩本 詩本無心作君看蝕本蟲旁人無鼻
孔我輩豈神通風雅難齊駕心胸本發蒙吾雖知此理恐墮見聞中 讀
樂天詩 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士康
裕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谷真是小兒言 負放翁劍南詩集 見說詩
并賦嚴陵巳盡刊未能親去負猶喜借來看紙上春雲湧窗前夜雨寒
光朝路送玫好遺制宣 戲題 人前一語堂胡墻王氣西奈本狄鄉雪

野村廉輕隊馬杏園移象矮交床詩忙渴硯酒磨墨腫足趣廊花奪香嬌
採盡歸官祿去有時開咲錯商量。改舊詩戲成　不作新詩只改詩當
家功用亦幾稀全牛迎刃未能解六鷁遇風先退飛欲脫規模還似舊枉
教犁幹不曾肥何如盡付紅爐火免使群公說是非　叔祖閣學座間請
觀詩編因賦　出門何許會初心家有師儒是學林盡古更因金印偉書
叢方稱錦堂深未燈鷹酒隨冬豐翠蔓披牆引慕禽每辛酸鹹得同嗜可
令傾耳聞韶音王逢原廣陵集雜詩　方春不種薊然歲無自保良田弗
加芟徒種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一日不為田百草已有根況復開三時其穢何待詩芟不有錢鎛徒差潸
借勸歲晚憂不耕何獨議物耘　毯毯晚春樹上下聚百蟲不有口似蠹
則生尾似蜂設不二者然亦徒生無處清陰不可居晚歲還秋風　關雎
后之淑棫樸君之明先王尚好德況乃公與卿所以彼一本作被行葦敦
然遂其生誰能弦此歌為我發古聲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聖時惲
頌民聽訟小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向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無為化
魚蝦無所能動輒因人得蛟鯨能則弃覆舟取人食龜鼈雖謂殊劉剝同
一劇龍不入網羅亦不為人識　犬羊養於人壯則人食之猛虎嗜人肉

一本作令今終一本作不抹獵者機豺狼與狗同為害豈必咸封一本
作豈私能為人還作行子吳　古人重非道飢不苟豆羹有為非其心或
不脫是行如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欺人猶以學自名　還東野
詩　吾於古人少所同惟識韓家十八翁其辭浩大無涯岸有似碧海吞
浸秋晴空此老頗自負把人常常看平時未嘗有詩詭只說東野口不乾
我生最遲暮不識東野身能得韓老低頭拜料得亦是無量文章人前日
社子長借我孟子詩三日三夜讀不倦坐得登折聲生服傍人笑我苦吉
是何為竟此放手紙童子請我顧去燒此詩苦澁讀不喜吾聞傍人笑嘆
之珠不已又長童子言藏之不敢示柰何天下俱若然吾與東野安得不
泯焉夫星潛山集讀杜詩至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舟人偶來吾飢似
詩識也　老翁起布衣詩史天下選眼中無全牛萬象轉縈窺曹螢知幾
草波瀾付一卷淒其憂世心妙若醫國扁惜哉無孔子不得並墳典豹窺
管中班吾猶及淺淺歲月走江淮吟淡空盤盂諸子不見味咀嚼必朱觜
遺編過三復奥義見百過長言起清風竦立侍冠冕減火散同舟讀已事
在眼吾豈監河侯不救在陳患生塵甑屢空憂釜聲不免君過千里程與
汝共艱嶮雖無百丈牽頗有眾力挽願畢平原公試草三米薊更問借來

人恐有秦明遠　翻歸自五羊得承可舊詩一編書其後　君不見香山
居士居洛陽遠借五寺收文章又不見巢父詩卷何所藏留之天地同久
長鑄金琢石非不強金流石泐不可防以人傳人莫甚良世人顧未知其
方我昔宦游凌大江年少從君璧一雙勝時一詠同一觴頗亦自愧搶榆
枋劫火不肯留青囊日往月來心不忘大兒南歸自五羊袖中乃有萬丈
光伏而讀之喜莫量重到虎踞龍盤鄉今年貢船早放洋明珠大貝光溢
箱答賜不敢煩吾皇願得君詩歸獻王蔡九峯集讀江西詩呈游光化料
院　江西多秀士卓躒相後先其中最翹楚無出黃陳前森然禪天餘琢
削草含緣卷童扣金石越女調管絃非無要妙音難與韶濩傳王風情云
遠屈宋美獨專況淥元暉詩曲雅淵明萬少陵備衆體太白真謫仙微情
寄風月肺腑皆天然自從句中眼一字千金錢于今百餘載誦說如河懸
人惟屋下屋何以千萬間正聲日微茫寂感空無邊　古意　古人不可
見末習徒紛然精微固難知論議胡爾偏郢曲聽者誰已唱和乃千世道
既君兹淳風何當還矯矯且自強天運終來旋　種木必培根清流必澄
源根源得其理流末適可言聖賢本始務條達蓋自然時俗枝委求持操
空爾煩存存此成性道義斯其門　偶題　作書與蜀客止為求知音不

料絡素絲卻與多黃金今情既已異古意何由尋一笑陶靖節雅趣無絃
琴　偶題　暮年無雜慮何事更關情入市非求利居山豈為名誠存心
自逸足健步常輕卻是行遊處春風日日生　寂寞園林迥樓臺念處算
雨聲連砌響風色入簾寒義理無新得交遊少舊懽梅花自暗香歲晚獨
相看　日日門前路春風與物期早梅紛白雪垂柳散青絲把酒懷情久
吟詩遣興遲關來復關往携策護逶迤　夜讀蘇州詩　夜讀蘇州詩襟
懷盡冰雪飄飄關塞雲微微河漢月秋蘭南窗前清香靜中發懷我千載
心歲晚更幽絕　歸自城中承介卿寵顧惠詩次韻　幽桂從君志驅馳
愧我人無忘歲時舊因得笑言親心賞知非故詩成語自新一川風景會
樽酒且頻頻　絕句　積雨添泉脈寒來送兩山南風北窗下午夢聽潺
湲　和伯氏用介卿韻惠詩　信筆題詩學行餘功名聊且付樵漁心閑
獨玩三秋餘足健時看數畝蔬渺渺橋園聯草閣疎疎竹徑傍田廬是間
日有無窮趣月淡風清靜讀書　悄悄園林世味長碧雲疎散暮天光且
寬桓業與江左厭聽干戈精洛陽梨葉盡時無伏暑竹陰深處有餘涼從
容領會精微首何用區區底事忙　次劉子馳言詩之韻　試將風月共
君說識趣應須出舊材吟味性情當自得數張華藻弟差訛入神致用何

思慮。昔往知來謾切磋。欲達古詩三百義。一言而蔽不須多。 劉子野携芳
諸名公詩軸見過。爲書其後。 畏暑懶出戶息心聊罷詩諸公舊有作其
意已無遺嶺表經行處賢關扣見時悠然皆往事。勉務日新期。 謝人惠
詩。 歲事已無幾相過常少賓。扣門來剥啄握手見情親月窟文章客花
巖老病身從茲褋義合有約待新春。 雙林壁間有人寫董仲達希李韻
詩和者紛紛因用韻。 寺古蒼松老。僧高俗客希。我來遊覽日。不用苟與
歸。 曾景山猶子覓詩。 勿謂參也魯。孔門最少年。能於一唯間頓悟社
三千。薛季宣浪語集讀東坡和靖節詩。 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
繼逸響。箇中有生思。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固泉石人。蘇則廊廟器
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往者不可作。斯復逋姓字。神交定忘形。飲食尚
知味。難資中聲律。片鉄猶應類茲文在尼父。爲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
作今世視。以我思惟心。光彼剛大氣。芥子納須彌誰信略相似 又讀陶
靖節詩。命次前韻効其體。 濁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横翠既逸響。聊以
寫我心。矯矯兩白鵠。盤旋下曾林。此情誰與傳。無絃有遺音。萬籟夕已息。
寧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疎林。遊子爲
三歎。寥寥希大音。 讀靖節詩。 淵明鳴素琴。無絃有餘音。善聽非子期

翏然貫知心聲滿天地間。清越窮幽深遊魚泳登淵宿鳥投故林忘肉於
聞韶羲皇到于今 讀晁詩擬作二首。 坐對悲風嘯晚山征鴻不記幾
回還。青銅蝕破菱花面。憔悴烏雲綰髻鬟。 王樂紛華若未真。至游無朕
亦無身。細看浮世多塵垢。如我得歸能幾人。 公抄次第寵詩漫答 不
談炎甫坐談空。爛醉晁驚澈。從中閒說詩豪君是否。好磨長劍倚崆峒
無題。 朦朧夜色暗浮雲。咫尺分埃怯戰塵。深夜鳴榔到庭戶。江湖如有
釣魚人。補忠正德文集泊舟盤橋兒子沐輒於市買曆尾題云客裏其如
日費多因取筆足成一詩。 贈澄生涯一釣莫東西淮海信濤波亂來益
覺人清寒客裏其如日費多麟湖社圖今老矣蒐衆歸計素貧何越吟楚
癸那能之特寄爽禪拍棹歌。 彥文携王友見過出示致道小詩因次其
韻 一壺春色王生光。最愛霏霏遠鼻香。淺醉不禁衣袖冷。幽林風露夜
蒼涼 仙官新拜爲詞臣。林下相逢又一人。勿謂滄浪清可濯。此心元自
絕纖塵。 於世無功懶據鞍。誅茅種竹老空山。不應天與靜中趣。甘是人
容拙者閑。 無題。 膠膠身世竟何窮急電飛花過眼空。惟有離愁推不
去。五更孤枕角聲中。 再書一絕。 吳兒何如黃四娘能令詩老醉顛狂
可憐去歲花前客。戎馬塵埃兩鬢霜。郭祥正青山集 謝涇川宋妻惠近詩

不到涇上已倏忽二十載環山敞樓閣金碧想未改長溪托華玉洗月
發光彩秋聲咽松杉夜氣鏁蘭茝白鳥自成群黃猿行作隊仙人控鯉去
岩下遺蹤在猶疑深雲中彈琴尚相待居儒工翰墨石壁露璀璨意有神
明怜塵辭不得凡地勝來俊哲求子令出宰公餘綴吟業爛熳排珠琲又
如崆峒兵百萬森甲鎧寄我數十篇翛然起沉痗胸中強挾伏舊學久荒
緩行追天馬逝驚蹶竟難逮撫卷懷遠遊魂魄飛騑騷何當契雲霄看吕
吐江海。 和姜伯輝見贈醉吟畫詩 蒼崖一萬丈中瀉白玉泉飛鳥度
不得而我長攀緣洗盡心地垢吟成元化篇更復有何物一一當我前忽
逢姜伯輝英重涵水淵湖談了無迹所得全於天便欲脫青衫泛我江東
船結交要終始相忘復頹然徑呼妙手畫秋江霜景全求輸正卓千照影
無頗偏誰能騎蹇驢世路空留連咄哉可以住揮手泛飛仙 覽進醇老
詩卷 羈栖海上州歲晚得師游可瀉碧潭月篇成清夜秋雲根龍洞鏤
花氣蜜房收此理何人達營營枉白頭 元與近詩加妙用奇四韻 誰
識子昂孫新詩驚暮雲体兼諸謝備名與少陵分今去知無敵從來自出
群南山能射虎只許李將軍 與元輿論詩 一作城頭飲重論別後詩
倏然雲雨至應有鬼神悲叙事公偏富求柴我最知賡酬三百首餘韻付

咸池 四月一日作 有瘴從今始斯須雨復晴草蒸蛇肆毒條密鵬嘗
鳴晚食宜防飽村醪可強傾何時擊歸鐙高嘯嘆浮生公傳永日不可今
紀紀即中庚數於以保之 全師惠詩 十里湖山紫翠秋師居獨占一
巖幽談經已許分吾座更有新詩索獻酬 答首師詩卷 手携詩卷屢
相過要把青銅垢盡磨言說從來無實敵更乖佳句欲如何鄭紳伯集六
吉四首大韻月湖性已臺茶在三峽上游煙水四川極險關山滿市笙歌
盡永漫山桃李春閑 處處賞心宜主公來詩眼偏明掃千里有筆陣可
一日無酒兵 百千年陣績在六七月雪流來文筆手中雨向白盞赤甲
東回 嗟此地待何晚見孤芳陋群妍小試鳳樓工巧終幽麟閣風煙
紀句大韻見除再文再春兀坐長吟五十詩怪來几案夜生輝胸中錦段
明如許羞得吳娃懶上機 桑里相聞路一程無從欵接笑談清那知避
近論詩處秋滿瀟湘鴈送聲 絕句月好石折史書二十次二步些去
墨不忘毛穎諸孫二十萬千里相看誰與同有兩客鄉變名姓烏有先生
亡是公 漫成 飲罷浮蛆聊隱几醒來們虱說看書風清襟袖涼無限
雲煙溪山畫不如周美成清真集謾成 峯頭萬賴號揮指萬籟寂欲尋
所歸方變滅了無迹古今何足云浩劫洞一息曾聞不遷義貞定非木石

至樂諒難名。所恨羅敷隔。 河梵連底卷黃沙。回首方驚去國賒。唯有客
情無盡處。暗隨春水漲桃花。 無題。 石瀨光泗泗。沙步平徙徙。楓林名
一社。春汲共寒。影藩籬曲相通。窈窕花竹靜。茲馬自足。樂未覺丘園迥。令
尹難無恩。黥吏幸老屏。唯當謹時候。田廬日三省。驕兒休馬足。高廩付牛
領。無人橫催租。烹鮮會同井。 讀書。 窗影蠅飛見。簾花日照成。汗餘胡
粉薄。香度越羅輕。書葉蠶頭密。調笙鳳咮鳴。情來愁不語。極目雁南征。
舊識回文譜。新諧遠調謳。望歸朝對鏡。合飲夜藏鈎。融蠟粘花蘂。燒檀煖
麝油。双眉誰與畫。張敞自風流。 麗日烘簾幔。影斜酒餘春思。托韶華高
樓不隔東南望。苔霧游雲莫護遮。 偶成。 窗風獵獵舉綃衣。嬌美唯應
枕簟知。忽有黃鸝深樹語。宛如春盡綠陰時。 徐妖月臺集。登舟客有誦杜
詩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因成一絕。 暖風收拾乍晴煙。春水西湖並半
船。若使杜陵輕著眼。應言直下是青天。 讀劉賓客詩再賦。 山泉何地
發輕雷。直使煙雲對面開。可惜隱侯無妙語。却裁詩自擢州來。 余夜坐
必看東湖詩。心悟神會。非它人所與知也。比來老態。併見殊覺少味。感而
成詩。 清絕東湖舊有詩。夜窗風味許誰知。眼花頭白今憔悴。不似向來
灯下時。 蒙劉元中數示東坡詩。 無邪公文天所賛。汨汨詞源倒河

漢。一篇新出紙爲貴。萬國爭傳豈可撰。捷節役充無芥蒂。畢景著書自娛
玩。天之所賓雷電驅。渠不愛惜風雨散。兩河灃傑真好事。五世遺文盡推
案。似聞傾蓋劇推許。耕以削牘定真贋。分傳餉我枉銀鈎。貧室驟驚滿珠
貫。無玷共推玉界尺。平生當置鐵門限。世人不識祿伯喈。欲問圖書頁王
粲。 宛陵群英集。首夏讀謝康樂詩。 首夏屬佳月。景靜澹無營。獨此爽香
坐。何以寫我情。慕謝方婉孌。臨文 縱橫甘如酌玉醴。靚若佩蘭英。山水
信可賞。符竹亦非輕。無悶未云悟。惜哉稱達生。 古詩。 晨登期門士。大
獵南山陽。白日照旌旗。咫尺臨清光。之子才且武。結髮在戎行。控拳拉熊
虎。餘勇殊未央。回車宴五柞。舉烽介行觴。禾黍被中野。松栢生高岡。借問
何所思。所思在異方。彼美異方士。安得同翱翔。 峩峩切雲冠。奕奕夫容
劍。揚揚徒旂旆。濟濟爲榮燕。行行向雙闕。去上未央殿。君明臣亦良。四海
皆清晏。齋房多靈芝。郊藪爲凰見。群臣亦何爲。稱功勸封禪。 中夜整冠
帶。覽彼明月光。屏營不能寐。憂心獨怦怦。危坐待明發。牽牛直南榮。盈庭
樹蘭蕙。芬馨日凋零。客行隨所適。感物懷故鄉。朝發雁門道。夕入蘭臺宮。
佳賓會若雲。列鼎吹笙簧。終歲燕樂。僛僛之有餘慶。 仙人降瑤席。風露
清瓊瑤。郎誦玉書文。遙上綵雲章。湛湛露中夜。五色垂景光。空庭[illegible]

祝以長生方。湛然守中扃。不迎亦不將。瓊漿酌天和。玉芝茹春香。手種蟠
桃花。坐待三千霜。相從廣成子。鸞鵠參翱翔。 六朝宮闕鎖黃埃。王謝諸
賢喚不回。半世江湖成老去。滿天風雨挾愁來。倚門夢寐家千里。逆旅情
懷酒一杯。終有林塘歸舊隱。寄言鷗鷺莫相猜。 周文璞方泉詩集。偶題。
海叢江聲相與浮。今時帝里舊杭州。西湖寺裏多金碧。自厭樓華不肯遊。
絕句。 巾車初扣槿花籬。物物來前總要詩。一句坐來模寫了。兩鳩飛
下老梅枝。 紗籠解散坐門欹。生怕逢人索役雛。朝雨洒來山更靜。春鋤
恰好到方池。 解呼威羽歸丹穴。可得單于獻漢宮。四面八方龍不住。許
來分坐此山中。 隔林八十尾眉叟。理竹疏泉過一生。見說石林身便且
把書只在石中行。 阜伯涌家須夕種。八年寒食數歸期。江鄉橘柚花如
雪。不許離人戴一枝。 入春便與僧爲友。紫萼黃英見坐禪。昨日鄰翁催
入社。謝他只是說無錢。 吳可藏海居士集。題馬上元所藏趙墨隱淵明四
詩。 我不識趙子。見此便得之。談笑出丘壑。粲然備四時。似聞月旦評。氣
壓淵明詩。馬卿辛白下。慣作煙雲嬉。歸來九衢塵。舊好不少移。慇懃看懷
袖。亦足慰夢思。我本家北阜。一官老京師。頗懷月下松。披圖頁幽姿。正恐
林間鶴。怨我歸無期。那知此心在。倚宇終棲遲。誰怜阿堵中。發有一斛泥

願分溪上山。供我笏拄頤。 吳秀才出示孫尚書詩求鄙作。 往時家分
寧。鳳俗喜追隨。挽留杯酒間。往往醉如泥。比年舍臨汝。閉關無相知。牢落
三週星。淹泊一水湄。人事即漸熟。鄰曲不復疑。聞有長者客。清談頗忘疲。
宗盟晚相遇。佳此野鶴姿。過我忽長鳴。傾倒胷中奇。借問所從來。半世游
京師。群賢共文字。聲名冠當時。自得閫有餘。足能攀桂枝。上以榮北堂。下
以光衰遲。故山未暇往。舊游不足思。墻東或可隱。便擬營茆茨。奇懷傲南
牕。幽花擷東籬。是亦差可樂。去此將何爲。恨未識胥鄉。論交尚嘉池。不妨
氣類求。相與慰渴飢。同姓紛在眼。邈然棄如遺。此道已澆薄。君乃歎篤之。
何當美盛德。老矣徒嗟咨。黃妳厄兵火。荒唐廢文辭。毛子素倔強。豈復能
發揮。誰爲國士重。自有尚書詩。 趙周臣滏水集。古詩雜擬。 朱明變氣候。
大火回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枝被九州。豈不念
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步羨門子。高步登崑丘。千秋
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朔風厲嚴氣。玄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殺
駮。鄰躅獸狂顧。驚鳥辭故林。路滑躡峻坂。緣壑上嶔崟。披藤斷人迹。反是
蛩然音。旅羹不充腸。況乃飢饑侵。閉門望積霰。白日肯照臨。不見東鋑道
所棲四海心。聊與添宝數。不待雍門琴。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

更代謝。柰此遲暮何。我欲制頹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晴眥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曠野彌桂羅。西望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歎。撫劍徒悲歌。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谷筩。一變爲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漱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難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灃。　猗猗竹與桐。並生江之滸。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峯。樓枝食其實。家類無幽深。變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嶰谷管。一製薰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九齡起韶州。姜子家海南。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鴈萬里心。　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况爭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艷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花思遠人。鴻鴈不我待。霜落日夜新。顧言垂採擷。歲晏委荆榛。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心。古風不復還。中有太古音。置琴掛壁上。吾道無古今。　戚戚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羇白骨。麟閣誰功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白草岡。冰斷黃河聲。天寒馬毛縮。仰天爲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彫陰坡。北望驃騎營。注馬千丈坡。射鵰萬里城。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譙樓。怨恐愁絶倒。王滹南先生集山谷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絶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蟾蜍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着。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絶。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鬬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手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天。從渠屢受群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崔德符詩絶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歎此生。常愧老來親拄杖。看花不似蝶身輕。　芙蓉堂下水溟溟。老去難禁此段清。渓取王郎吹玉笛。愁來要聽水龍聲。　荒滿亂葦簇人煙。指點江州一望間。惜取看人閑目力。琵琶亭上看廬山。　也雲塞望蔚青林。刻雪停空立皓鶴。南渡長淮纔一水。令人便起五湖心。　殘月迷新曉。桃花隕夜寒。何人未粧洗。光傍玉闌干。李公明詩偶作。　石火光中寄此身。誰論北富與南貧。眼前正愛溪梅瘦。冰雪亭亭笑伴人。　天涯地角古來傳。今在天涯地角邊。日日江頭望江水。蠻風瘴雨又淒然。　漫作。　測測日西去。去來無盡時。百年無半在。一事更何爲。草座倚寒木。疎梅橫短籬。直能捐世慮。何處不忘歸。　煙冷風寒處。芙蓉三兩枝。愁懷方換酒。秋意更催詩。不遇元白友。寧尋沈宋師。誰知苦吟處。鬢落一絲絲。蒙隱詩集讀少陵詩。　建安七子文騷雅。生贊宛除奇起膏肓。公爲第一流。滿朝競飛翔。惟公獨海留。平生一嚴武。幾成鞭虎頭。是知詩窮人。到骨未肯休。就友自青雲。蹭蹬老滄洲。破除世萬事。麴生聊可謀。危言竟何補。軟語祇自羞。成此一段奇。政坐多牢愁。收拾萬丈光。千古射斗牛。開卷想清標。凜如對霜秋。閉戶味膏馥。妄言希驊騮。偶成。　直面溪山照眼明。息肩簿領暫身輕。蝸巢得失真餘事。燕羽差池已半生。老境到門頹有甲。愁城堅壁酒無兵。何時蛻迹囂塵外。莫問人間無用名。　無題。　斥鷃蒿蓬足。鯤鵬浸北溟。餘生薰白業。內景鍊黃庭。大白螺浮綠。短檠燈閃青。欲知陶令趣。應向醉中醒。韓維南陽集　覽揚樂道洛下諸詩。　昔驅羸馬望嵩雲。正值嵩陽躑躅春。千古屢興都邑地。百年勞苦宦游身。曾札勝事留連久。忽見新詩歎息頻。君欲買山能遂否。它時願作社中人。　讀杜子美詩　寒燈熠熠宵漏長。顛倒圖史形勞傷。取觀杜詩盡累紙。坐覺神氣來洋洋。高言大議輕九重。往往變化安能常。壯哉起我不暇寐。滿座歎息喧中堂。唐之詩人以百數。羅列衆制何煌煌。太陽垂光燭萬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讀之踴躍精膽張。徑欲追躡忘愚狂。非徊覺華不得下。元氣混浩神無方。文天祥集　題毛霆甫詩集　雲澗美毛霆甫詩也。英英白雲在澗之下。彼美人兮其德孔純。英英白雲在澗之下。彼美人兮其思孔多。白雲英英澗水泱泱。彼美人兮碩大且昌。　陶潛避俗翁。（遣興）龐公竟獨往。（雨）明明君臣契。（奉千徵）女牢落吾安放。（郵公宅）　吳楚東南坼。（登岳陽樓）風雲地一隅。（地隅）蹉跎暮容色。（重過何氏）不敢恨危途。（北風）　風煙渺吳蜀。（秦州）雲帆轉遼海。（後出塞）喪亂紛嗷嗷。（遣遇）尚憫微軀在。（嚴二奉禮別）驚風翻河漢。（有感）鶉首麗泥塗。（傷春江漢）吾衰將焉託。（遣懷）愁絶付摧枯。（於江）陰風千里來。（兵會湘江上亭）驚浪滿吳楚。（所）世事兩茫茫。（贈衛處士）飄泊欲誰訴。（入衡）平生方寸心。（五四孝典）誓欲玄冥北。（又二不）歲暮日月疾。（馬懷）我歎黑頭白。（贈韋判官）吾抱何恨。（贈別）恨無匡復姿。（與御）含

笑看吳鈎。後出塞 回首蛟龍池。秋懷 天長眺東南。鄭公見表 謝多酸辛
汝陽王璡 丈夫誓許國。前出塞 直筆在史臣。李公見贈 天衢陰崢嶸。赴
奉先縣 歲寒心匪他。送嚴使君 平生獨往願。立秋後題 零落首陽阿。送米
之間舊莊 濟時肯殺身。寄唐使君 慘淡苦士志。送李大夫 百年能幾何
荊唐或 終古立忠義。陳拾遺故宅 絕域三冬暮。送十七舅 垂老見飄零。
送李大夫 林叡森貫濟。過郭代公故宅 意鐘老柏青。送程錄事還鄉 仰
看八尺軀。別張建封 不要懸黃金。蘇公源明 青青歲寒植。枯楠 乃知君子
心。使君 小人困馳驟。九日 後生血氣豪。遣懷 世事固堪論。月官送丞
我何隨羈曹。老仙 天地日蛙黽。促七齡 勞生苦奈何。戲贈 都督
卿欲從此逝。送樊侍御 人火射虎多。別李 男兒生世間。又出塞 居然
成濩落。赴奉先縣 驚鳳有鍛翮。寄使君 虹蜺就掌握。偶題 驚皇不相
待。贈小圃 白魚困密網。送津 但訝鹿皮翁。遣興 冥冥任所往。蘇少保
威鳳高其翔。奉贈 老鶴萬里心。遣興 脫略誰能馴。薛少保 兀兀遂至
今。赴奉先縣 天寒霜雪繁。赤谷 蕭蕭北風勁。 高鳥黃雲暮。送嚴
單斗上摸孤影。義鶻 乾坤沸嗷嗷。送王砅 名紫朱鳥影。九齡 寥落寸
心違。送何侍御 斯文亦吾病。早發 儒冠多誤身。贈韋左丞 識字用心苦。
況隱居。斯文憂患餘。雷鑒石濤 舞舞流年度。書 名賢慎出處。
志士懷感傷。贈李四丈 猶殘數行淚。登牛頭山 引古惜興亡。杜遊 讀書
破萬卷。贈韋左丞 許身亦何愚。赴奉先縣 赤驥頓長纓。述古 健兒勝腐儒
草堂。 蕭條四海內。別唐誡 慷慨有餘悲。水檻 路逢相識人。前出塞 開懷
無愧辭。詠懷 高歌激宇宙。衡山縣 歲晚寸心違。贈韋贊善 忠貞負冤恨
李公邕 姦雄多是非。詠懷 丈夫四方志。前出塞 喪亂飽經過。寓目 清心
聽鳴鏑。聽許十誦詩 衰老強高歌。別唐誡 茫然阮籍途。早發射洪 益歎
身世拙。北征 零落蛟龍匣。李公光弼 開視化為血。客從 天地有逆順。董
少府 惆然難久留。發秦州 當歌欲一放。奉贈裴 河漢聲西流。登慈恩塔
萬古一死生。詠懷 誰是長年者。王宰宮 我何良歎嗟。贈 短褐即長夜。遣
興 高官何足論。送八 寂寞身後事。夢李白 物理固自然。蘇端 頗聞第一
義。謁文公上方。 清江河漢英。再見於空同。讀歐陽先生詩感慨為賦。
采芝雲滿山。采欒漆垂澗。當年有清徹。為寄來南來雁。雁去人已逝。歲月
劇云晏。流水夾聲音西河。老憂患徂日。志士悲窮途。行子貫吉君為梁
宋遊。我復江漢寓。十年耿相逢。千里欠一聆。玄酒寄糟粕。美疾愜羈棲。贈
子歸東方。聊為吳興覓李洪芸庵類藁偶成律句十四韻。 白雪人誰和。

朱絃世所輕。薄才慙吐鳳。豪氣欲騎鯨。豈有江山助。應無風雨驚。雕龍寧
可學。刻鵠歎無成。韻險元非駕。詞新敢効顰。何如一盃水。難比五言城。七
步才空敏。千言敵必勍。固羞鶴膝病。莫繼鳳鶵清。徒溢牛腰軸。誰題鴈塔
名。清新希庾信。巧律漫陰鏗。鷰過言難補。魚勞尾自赬。只憂生白髮。有志
撫青萍。俏樂方知駭。鍾期善聽聲。敢將嘔心作。試就屑談評。 偶作 不
種松陵二頃田。却來江滸按戈船。乘風破浪非吾事。暫借僧窻永日眠。
十日王程未許歸。登山臨水此心違。夜闌佛屋龕燈暗。時有飛螢點客衣。
小雨纖纖未肯晴。歸程猶起欲宵征。潮來江滸綠如染。雲抹山腰練許
橫。 漫成。 能安寂寞興何長。自覺無機稱坐忘。一澂成功心尚在。五禽
為戲學無方。病來乍惬衣裳袂。秋至新嘗橘柚香。欲識道人真靜處。南華
一卷是醫王。許綸涉齋集讀王文公詩。 文章與世為師範。經術於時起
世仇。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柰句風流。 用山谷韻題洪子恂所藏山
谷六言詩。 遠原妙處何如。水到自然成渠。信手拈來都是。揮圓須印泥
書。胡文恭公集讀僧長吉詩。 生民類能言。茲文特淵邃。精詣在希微。幽
通資寫託。狀物無遺形。舒情有至樂。自非妙解機。誰抽神奧鑰。大士棲綠
巖。門前耶台嶽。萃屏何峩峩。千仞拂穹廓。芝朮被諸峰。煙霞與衆壑。中安
仁智居。旁研華竺學。觀法識非空。了心無少著。人境既相於。神明信超卓。
作詩三百篇。平淡猶古樂。於言雖未忘。在理已能覺。天質自然美。亦如和
氏璞。貯之古錦囊。訪我杼山郭。杼山空崔嵬。然公久寂寞。中間三百年。寂
寞無人作。何意正始音。緒餘在清角。山旁夏欲休。林英春稍落。吟登蒼下
餘。歸夢華頂數。偶言整巾瓶。仍前侶猿鶴。誰言雲無心。還依故山泊。王居
玉送歸有春風吹林雲之句。 頎予禽鹿姿。繆此麋人爵。居常眩韶音。戢駭
頻金絡。比將親椒蘭。竭欲甘藜藿。緬懷淨名庵。終尋香火約。 子莊見求
近詩以一閱為介。 半綸衹役謝英遊。牒訴裝懷思若抽。銅鉢任敲何所得。
鐵盂難缺豈銷憂。楚囚操樂寧忘本。蜀客儒辭秪傍愁。強扶已音還首眾
知君詩戶敵千侯。 謾成。 日醉風酣百卉開。錦韉爭躍大隄來。城東有
客歌盆久。不敢將春上老臺。 謝惠詩。 君詩來貺我。難當語帶誠齋句
妙香鮫室垂垂新。下泣蠙珠顆顆勻。爛生光彘飛錦里。花爭巧夢到池塘草
又芳。早晚交遊逢大手。急將名姓為傳揚。 謝叔子陽丈惠詩。 老子詩
名久蝕闕。喜君步驟少陵壇。句敲金玉聲名遠。韻險車斜心膽寒。傾出囊
中和月窘。蛟如盤底走珠丸。苦藏難究詩家事。會看壓冠早一彈。 又和
前人。 作者傍邊好見聞。遠來就汝作比鄰。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裏知音

有幾人爾許精奇花槊筆豈容塵俗海翻鯨老夫幸有千機錦尚欠江頭
一浣新曾率樽齋集 贈張章叔子儀言詩 少年氣宇要自恢見人賦詩
謂爲才出入常將筆裝懷中年心地要自息見人哦詩謂爲癖起居常把
口掛壁子儀昌誦得意詩可中句我已嬾機多年抱渴滿意沃半世稱雄
望風雌詩源始自葛天氏三人投足歌牛尾萬象包羅八曲間國風雅頌
其流爾八曲不幸世不傳傳世僅餘三百篇漢唐代者代角立庶幾老杜
氣渾全本朝詩數江西派黃公太史爲之最大成未集夷惠行其體猶微
顏孟單派流到今嗣者誰青出於藍吾子儀狂杖初擔教門出便敢喝佛
罵祖師我當拗折君拄杖大家俱以背爲向能出二十四人前更超三百
五篇上 徐漢英學詩二十年餘矣挾近作來示賞歎次俾吏印可諸公
間 三厄五窮能養詩養之成熟氣渾夷不知胃次是三代可與筆端爲
四時收拾性情歸大朴發揮風月出多儀勘符容有一未合更把大通相
轉移 郡齋與龔濟叔劉薰卿談詩 其奈魚蟲草木何詩之機械也無
多氣猶動志平心養聲可成文泛口哦元酒大羹君子淡黃粹土鼓聖人
和危神天地與吾一相感相通豈在他文潞公集 運使兵部見示拙詩四
沐饞和唱者已竭而荅者無窮內省小巫敢當大敵既難攻合餘燼願爲

城下之盟 引玉浼三唱投珠已四吟出莫拙者三矣真拙者四一鈞旨
協律王家次韻元和六義盡同心臣浸傾無竭洪鐘扣有音鼓行單巨畀
怯者願聞金 無題 西陵何限相一一勝瑤華幾縱青絲騎多逢油壁
車香囊猶未致春帶已成餘莫作雲間月願覲梁上霞 子山朝奉倅汝
陰過洛訪別求詩限安字 鄴下才名同七子六年開幕得嘉賓子山前任大名使幕六年老拙所覩孤從穎水投餘刃合去甘泉作從臣素以潘陽
數信趨仍於洛盎卜仁鄰士元驥足難羈絆即見康衢勢絕塵 初泛舟
新池觀子弟葦作詩因爲此示之 舊池疏引逶新池便覺瀠瀾勢渺瀰
得志魚蝦爭跳躍無根萍梗任推移船頭欲過衡橋腳柳眼初開映水湄
借問阿連春草句何人先把紫臺摛陳允平詩集無題 鮫綃簾捲錦屏
開菊柳絲絲拂吹臺閒品琵琶不成調落花飛趁蝶風來 千樹琅玕碧
玉稍秋聲半夜浙江潮小庭寂寞無人到誰與同吹月下簫林亦之網山
集荅推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沉吟堪膾炙登抹更精
神世俗難知己文章却解貧竹窗休苦思思苦轉愁人陳藻樂軒集同行
歸急因倦不能詩 行李放遲遲周遭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腳力與神疲
來往成虛費拚名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遺物不相虧 雲庵覓詩 百級

危階上翠微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讀
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
人物與形容 葛元承集總題 車馬不來山意樸市塵都遠土風淳又無
僧寺鬧鐘鼓流水聲中自有春 塘曲椒和柔共老山頭松與麥齊青人
家歲計村南北似識幽風舊典刑 槐庭濟美集五言二首 一雨日夜零
堦前草更青西風忽蕭颯殘月照空庭 鍾鼎山林事都盧一夢中觀音
門裏去葉葉響悲風 江端本詩次韻子我兄和沈侍御吳興酬唱詩三首
茗雲澹初泛星霜今幾周芳蓮霞比色曉水月同游未盡煙波賞先驚
歲月遒 風塵今滿眼遙想芰荷秋 宇宙塵日誰何風馬牛欲天然莫
倦卷地駭奔流贖武非天意窮兵與鬼謀風波方浩渺何處可維舟 四
野傳烽急中原殺氣浮游魚驚過艇風葉亂鳴騖宿霧藏丈豹寒浮露遶
洲無心謀出處知命復何憂洞霄詩集有何不可四首 園林桃李爭妍
我有蘭花數朵盃盤芽蔌鮮肥恁地有何不可 炎炎火傘張空避暑林
亭趺坐有時解帶披襟恁地有何不可 桂花香滿脩廊皓月當空照我
徐徐三弄瑤琴恁地有何不可 竹塢雪封雲鎖地爐溫酒添火醉來擁
被高眠恁地有何不可 途間偶成 佛曉挑藤去路忙倦投野店午炊

香粥香昔日題詩處依舊榴花出短牆 王君實耀軒集讀林去華唐厚主
薄省題 病夫夜不眠五鼓始交睫頓起比夬蠶情夢飛莊蝶恭承高軒
過不及倒屣接惠我百篇詩殊戰何煒燁五言比長城一望皆危堞壯如
廣陵散悲似陽關疊音韻最清圓格律尤妥帖登壇裨將降呪水小巫怯
永嘉富人物佳獨足追躡經術止齋陳文章水心葉林君游其門早負賢
關薦鄉校設皐比戶外紛屨綦科目苦無憑取捨如漁獵入網多弱鰈上
鈎布巨鬣西廊上奏篇甲第僅書捷低頭矮屋中壯氣不妥萎研朱點周
易修此清淨業焚香讀楚詞時作真行帖臺府歲舉貢求者例有挾孤士
之梯媒剛腸羞婦妾諸公縱憐才或被權勢劫誰能推轂之上論得欣愜
二月朔日得詩二十六韻 二月方書朔新晴景物饒令春添一閏是
月始元朝一枕初回夢千官想正朝橫魚金繫帶鳴騎玉爲鑣歸第無餘
事流風競貴驕歌翻羯羊鼓舞襯鳳凰簫爛醉東西玉爭妍大小喬湖山
行處樂日月靜中消軒冕吾何羨巾車隱者招林泉供嘯傲杖屨足逍遙
砌筍和泥掘盆花引水澆酒爐衣可準茶竈火頻燒冷眼嗤投燭灰心厭
覆蕉慣分田父席懶折督郵腰繙閱書連架賡酬詩滿瓢只知貧亦好未
覺興無聊所恨黃巾熾能爲鄰境妖四郊群嘯聚十室兀焚焦舊偶月虧

蝕。新年地震搖臺占頻吉異塗說游與妖帶甲多淪沒抽丁田役徭備防
家買劍烟遍境鳴刁。恐少鋒尤烈渠魁首未梟豺狼行逐逐鴻鴈羽翛翛
欲訴關閽苦。其如魏闕還。太平何日見。讀報惱添憔。 題王雙巖詩集後
自是先生標致高誦詩恍見萬人豪清如金掌雙莖露壯似錢塘八月
濤。胃次無塵春柏柏道腴有味樂陶陶輶軒刻棗傳衡岳留得芬芳伴楚
騷。 白首憂時意更長明言六籍藥皆良先生不覺身前用有子親傳肘
後方。時論無人傳藥石。上醫着眼識膏肓歸歟活國工夫辨要續雙巖百
世香。 山中讀誠齋詩。 四海誠齋老千年百卷詩不親門下久却恨我
生遲。嚼句有何味。班荊生許時犬羹元淡泊妙處少人知。 萬首七言千
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肝腸定不餐煙火翰墨何曾着點埃錦琵月中彈
不徹雲濤天上瀉將來已西社裏陳黃遠直下推渠作社魁。 和林養正
龜符惠詩。 殿階程文被十行要捜餖論獻朝堂無頭只欠鯢三好強項
須教受一章耿耿古心增骯髒茫茫俗眼咲荒唐太官羊肉非吾羨一筯
蒓羹分可嘗。 夜讀杜詩契心喜成。 夜永如年眠較遲寒聲颯颯澙書
幃靜看香篆縈茶杭細嚼檳榔當酒巵詩卷一開明病眼騷人千載契心
期偶逢會處點頭笑早被灯花聖得知 讀坡詩。 先生詩筆觑天巧國

中往往無曾飽三讀快如撥愈頭孤癢底用麻姑爪千古詞林有老人誰
復膺中誇佼佼當年流落見丹心懸知世道終難掬玉堂豈不顧公留群
吠其如左也狡出入風波千萬重葛巾野服混蠻貊飢來隻字不堪煑豆
粥一盂粗可飽跋前疐後竟何成羸得苦名占箕昴與公同時富貴人名
字磨滅隨蟻蚤丈夫當為不朽計方寸莫被飢寒擾季易安集偶成。 十
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往時高
僧詩集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 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
夢屬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偶成。 去歲春風上國
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程伯淳詩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
年。曾橋林集漫成 學書須學顏真卿作詩須作陶淵明其它泚筆半觀
戲使有風骨非天成。林子仁詩無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客
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胡少汲詩絕句。 風圖吹雪柳飛
花睡起鉤簾日未斜四海知心双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僧景淳詩絕句
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事立草際一螢飛 僧正平詩絕句。 琴
到無絃聽者稀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欲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 僧

嶔之詩絕句。 黃鶴樓前月滿川。一聲橫笛鴈排天史君遣吏來相報風
起蘆花落釣船。 僧顧忠詩絕句。 竹裹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
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爲掃門 宋子京詩讀卷伯詩 孤節區區是愛君
危言未達已危身豺牙虎爪銛於劍不爲詩人食譖人 劉因詩無題。 贈
好詩千首臨岐泱一襟寄書書不盡憑夢夢難尋。 去事有時既此情何
日忘朝雲寧復見江月永相望。 雜詩。 竟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
收如力開田享素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嘗孤口奇兵入禱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
盡化魚道民心膽破誰說戰生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
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
嶺通山後風謠采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
粮西風如有約秉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巣低映帽竹
溜細通廚霜葉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舊規模。 巖居訪
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冠盜畎畝化荊榛領
取天倫重無君慾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
成行脉穿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奄有盡可惜是逃亡 進詩一首。

十年陪頑鬧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見事遲長城何自壞孤注莫
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謀長真水雲集七言絕句。 心涼腎熱得
修持悟此方知達妙機十二時辰無作用馬猿放蕩損靈芝 毛吞大海
誰人解芥納須彌幾箇知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 酒色財
氣一大關意情滅盡出塵寰絲毫莫向靈淵掛如掛靈源不結丹。 六年
鍊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恰
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
五言絕。 學道假除假修真空綠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酒色氣
財盡憂愁思慮忘攀緣愛念絕五葉王蓮芳。 大道常清淨無爲守自然
自心不回轉何處覓言傳。 獨坐若環庵孤清味最甘條然無一事默默
守三三。 採得波羅春製成般若茶湯澆清淨水戲罷見黃芽。 常觀愁
爲苦是礫變黃金觀身如糞土明月照瑤岑。 心生清爽少語默氣神和
清靜消諸孽無爲解眾魔。 無題。 如今識破戀灯蛾愛餌逢魚戲黑波
本是一團腥穢物塗搽模樣巧成魔 絕句二首。 斷橋橫落淺沙邊沙
岸蹤梅卧曉煙新雨漲溪三尺水漁翁來覓渡船錢。 柳着輕黃欲染衣
汀沙漠漠草菲菲曉風吹斷寒煙碧無數鷲鴦溪上飛。 偶成。 越羅與

蜀錦被體何其華。豹胎與猩脣。適口良自佳。佳美未必得。飽暖不可踰。明適紙勝雲霧。昌墨如鴉。更招南浦石。四友相寵加。謾薰新芽香。時烹固陵茶。蕭然文字間。亦足為生涯。　橫笛佳人用意深。數聲高起海潮陰。梅花落盡還堪惜。留取殘英伴醉吟。　睢陽道中。　竹溪噎絕雨纔過。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　向來松檜吾無恙。坐久便聞南澗鍾。隱隱脩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兩絕。　志念平生早着鞭。不知江海付蹉跎。眠看歲月消磨盡。盛買黃牛學種田。　此意蹁成一笑休。園林真樂可消憂。蕭蕭白髮秋風裏。曳杖閑看水枯牛。　與滕翔貢外評詩。　騷雅因君話。於余敢庶幾。易教添髮白。難是捨人非。趣極堪無味。理深還有機。真風今已矣。誰復苦知微。　顧庵口占。　健即觀書困即眠。飯餘香灺濕茶煙。客來莫說人間話。我是清貧無事仙。　湯信祖集無題。　置居城西陰。斷草行短垣。藝木老風雨。妻懷謝早喧。情隨雲岫遠。色與松菊溫。所託雖云幽。亦足當華軒。門外車馬塵。蹴踏白日昏。誰能赤吾族。且以求其門。尚捐千金軀。肯領五畝園。所以向荊棘。殷勤理墻藩。我初念此老。君已行其言。俗士苦難了。相與聊心存。　春風距曉催林莽。裂石如雷土如雨。長年飛舸白浪中。慣見羊猱當虎怒。吾衰去國今幾時。絕險未省風濤危。獨倚施樓聊一嘯。借問如許將何之。錢塘韋駿巢謝吳令恩詩。　我君生縣山谷中。獄訟衰止吏庭空。清然十智政餘暇日。以文史為從容。新詩就我手自封寄。鄙得之猶見。攻發語突兀。森公錢起辭詰曲聱牙。蛟龍書之堂上。輝光濯來者。仰讀頭顆顆。自緣局書拘蹊。濟咫尺會合嗟無從。安得六翮乘大颿。與君慷慨論心胸。六月暑氣烈。若燄溪谷正好尋幽蹤。紗巾短髮垂鬈鬆。旋掇佳句相撞舂。一飲須百琉璃鍾。薄視貴富猶飄蓬。古今詩綫贈彭丙翁胡復初采詩。　山中五色芝。正為何人飢。米門酒肉厭棋者。實得之。儁侍易手粟。乃以毒見疑。轉而得一售。汙以肉與脂。堂堂仙上藥。為此臭腐遺。藏深有不遇。遇亦未可知。不如取自食。何以其果為。　蕙本為蘼蕪。昌陽即昌蒲。黃精與鉤吻。本是根種殊。向來家生葛。棄野不可茹。採之有不辨。不如堇與荼。蒙茸適相似。一誤非所圖。世人不識察。以我為儲胥。老農八十死。何如且燕蔬。　巳無千載事。乃且長短吟。長吟塞天地。短吟係人心。人心有不察。千載衰歌沈。士家得無用。無用奄且瘖。何如高山高。謂在流水深。棄去復棄去。何必揚雲今。吾言本不藏。而亦不可尋。　小絕。　一夜睡不着。小窻天忽明。林塘寒鳥聚。聽得最初聲。　絕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嘆此生。常愧老來親拄杖。看花不

似蝶身輕。　讀坡公次子由詩有感。　每聽他鄉風雨聲。絕如老子在彭城。當年猶是人間別。況此茫茫別死生。　縱使重來史我心。形容未必識如今。周南留滯年年遠。弄怕難存舊語音。張子野詩酬周開祖示長調見索詩集。　辯玉當看破石詩。泥沙有寶即山輝。郡塵往往無真璞。惧使人評鼠腊歸。陳長方集書楊舜韶詩後。　吳城磊落見長身。屈指文章第幾人。歲月消磨百年後。音容間絕九泉新。懸無健筆作佳傳。空對遺編獨慘神。符也克家端的否。會須收拾寄蒼珉。鄭獬鄖溪集偶題。　寸心不着一塵飛。坐見孤雲冉冉歸。萬境去來無不可。白鷗爭得見忘機。許棐梅屋詩謝施雲溪寄詩。　折得桂花三數枝。雲溪又寄數篇詩。詩香入在花香裏。韻似龍涎火暖時。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詩社得神字。　今宵文會反作句擅清新。始也詩言志。終焉筆有神。既無折角者。寧有面墻人。只待逢真主。類難七月陳。王之道相山集國清化人示寒山詩。　師從天台來。示我一集詩。編編未及讀。涕淚已交頤。紛紛世間人。迷妄覺者誰。浮沉苦海中。欲出無端涯。寒山與拾得。旁觀為興悲。作詩三百篇。勸戒仍朝嗤。覺此未覺者。當下成牟尼。此意亦良厚。柰何人罕知。師持國清鉢。欲救雲堂飢。贈言亦安用。聊以報所貽。　讀韋蘇州詩因用陪王郎中尋孔徵君韻。　我才傷樸遫。吾道屬艱難。未遂三豪遇。那知一笑歡。湖山晨瑩翠。風雨夜窗寒。歸棹秋無幾。游吳意未闌。　燈下讀魏彥成諸公詩次韻呈曾子脩。　距春尚司月。春信回柳時。來芝與菌。往往出糞朽。流俗不自重。困窮變操守。貴賤等人耳。未易遽薄厚。桃李何敢輕。所報必瑤玖。一笑置勿論。旨有君子酒。趙叔靈南陽集自題。　獨居頹子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閑尋月。因吟瘦過秋。泣多曾憶阮。貧極尚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晁沖之具茨集戲成。　長夏軒窻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春風力。顏色何如桃杏深。　袁蒙齋詩讀朱冠之詩有作 三首　孔孟宗師心中的。回由評品手持衡。至剛大勇本來有。由義居仁熟處行。說到孤忠推自孝。輙揮一死肯偷生。此篇此語令人醒。夜半青灯看到明。　浮雲擘破月華明。怎得浮雲不再生。幾度月明雲幾擘。全無雲翳月全清。　侯生欲解憑誰問。光覺雖知肯盡鳴。苦硬工夫須徹底。秋雲漠漠一輪横。　多言外好中何有。有德之言春意融。惟一性天真洞徹。許多事理盡流通。可新悅耳源光潤。思苦雕肝味易窮。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崛強是揚雄。林敏脩無思居士集全陵馮仲宣詩語極妙。而未之識也。因張牧之以詩寄子仁。僕亦用韻　遠遊平日嘆摧輈。老笑仙廬有舊丘。對酒獨吟心尚壯。揮毫那復興如

流寄詩千里已相識傾蓋他年敢自謀夢想秦淮江口路一篙春水進船
頭。趙時韶集 予出留遠曾光生門牆因侍留耕先生座間出示有懐樓居
倉使救荒之詩僭越用韻。 乾坤秀氣孕三奇勲業入閒有口碑臺近棠
陰遺澤在樓輝秋葛起人思後先王李金昆政多少丹山碧水詩世事蕩
來尚勝觴頼君一手理紛絲。李覲皇祐續稾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
舟行見拂衣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越七閩舟行
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
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恨更有才人勝古人李恐齋扣缶初稾鹿湖
袖詩見訪次韻。 屏星照我有光華閒卷群觀咲語譁闕楚幾年分月色
江湖今日不天涯謀無俗韻真前輩識主詩壇老作家別來重來慰蕭索
李生何憚手煎茶。彼茶歎李生好客手自煎茶。洪朋清非集雜詩 塗沉翰
墨場春事忽云莫文字森在眼回首不長領莽置在北門以寫憂思慮春
水決莽浮上有桃李樹安得酒如江畢竟醉煙霧 五絕。 支徑雨濃草
色短墻風動筠稍黃鸝猶轉夏木紫燕纔出春巢 千里煙波渺渺四時
啼鳥怱怱堤柳日濃舊色庭花月換新紅 江柳風吹嫋嫋池荷雨洗田
田吟鳥千聲夏蟬薰爐萬字晨煙。 南牕桌几淨隱北圃藤杖閒携在野

秋風終蟀界天暮雨虹蜺。 傘堵坡臨南尹給孤園快北牕未能享擊千
界會須口吸西江。西昆酬唱集 傳説者伏蒙判府宣機中大先生頒示勸
士文詩風厲五邑一鄉士子銘心篆骨感激思奮。某晚進不才備數學職
仰承獎勵之意詎敢自默輒忘膚淺賴成古詩五十韻繕寫拜獻以謝萬
分之一儻蒙台覽仍賜斤削不勝幸甚。 三楚蘊秀異郡城雄上流衣冠
世不乏文物多中州人材亘古推無雙稱漢劉郡許禮李唐忠孝摩千秋
真人造皇宋開國狀龍頭宋鄭繼高蜀聲華振遐邇父子兄弟間聯名英
俊遊杞梓茂長林蘭蓀藝芳洲三歲科詔下功名等閑收漢運厄陽九六
飛偶南浮翠鳳翔淮海郡庋壽邊樓儒流短衣後吾道嗟彫楚子衿詠成
闕學校廢不修鄉黨罷里選它郡副旁求中間得良牧津水延牧郡丐請
侵秋闕縫掖皆來遊命鄉治論秀取穎仍拔尤侯邦與勸駕鹿鳴詠呦呦
薦士僅纔半舊額未云周天地忽開泰喜色傾朋儔斯文其在茲真儒領
邦侯教化爲己任其案無訟留領齋閣吟詠文彩珊瑚鉤手筆大燕許道
統傳旦丘朝廷撫西師元老將貔貅機幕賴闕決王帳談兵籌歸來上方
咯虞言悟宸旒天子勞小試分符寬須憂下車未云幾五袴宣歌謳日賜
而曰雨誠感通靈湫視民若瘝于疾奸甚仇雠利器易盤錯錯頓成仁

政成有一載作爲慕前修士曰得賢守夜光非暗投功業在此舉犖當焚
春舟公曰諮爾士山川今昔侔自古有若茲在今寧爾休大書訓此邦父
兄無謬悠勉爾子弟輩淬勵胥具捜毋使師帥賢徒貽古人羞刺史秩滿
去留貴爾其諶青紫可俯拾胡寧甘惰媮士皆感斯語再拜謝綢繆此德
何以報斯言無以酬我有難老頌旨酒兢其觩燕喜多壽祉五福歌是遒
明廷選鵷鷺夷路騰驊騮願公歸朝去玉珮鳴清球論思獻納地雍容展
嘉猷坐令天下士廣厦皆庇庥李忠愍公集雜詩六首 風流李東山磊
落孔北海身逐煙雲飛名與日月在彼哉世上兒平生抱懟悒雖云官爵
高當以羊豕待 門前誰剝啄云有故人至殷勤具雞黍莫辭今日醉人
生若飆馳世事等鱗次區區百無益杯酒差可貴故人首肯之愛吾言有
味。 一飽百念休掣席坐朝陽陶然四肢春興與飲酒長夢蝶鼻聲小牕
虱衣縫光雖非北牕下亦足傲羲皇 相如貧立壁淵明老經丘文字照
千祀何人與之儔我生造化間一萍寄洪流收心短檠底要陪古人游
明月如幽人邀有出世姿吾欲從之游閉門曳藤杖得酒袖自攜貰此一
貶竒人生要行樂戚戚竟何爲君看李太白高風謝塵羈樂哉如樂哉
愛民如愛子豈不有公卿脆矜非所倚吾君償擇賢何病不可理藝文類

聚雜詩。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細數可
不慎隙漬曰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
突不見賓狂爛爲上客思顧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家善猶有如雞
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偶成 人不識春風競看枝上紅春風有
妙理都在綠陰中 古意 莫結蕩子心思情信難保楊花縱可愛柔是
浮萍草周濂溪集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
丙午正月内成十詩奉寄闕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二紙
方寄遠。下二月十一日時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連中得新詩一軸 瀟
湘流水闊巫峽暮雲踈不得相從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
解頗鄉閭接譽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零與永二
郡孰安閑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未盈冠吾靜心
長在吟詩性最懽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貢誰知零澤寬
還爲半刺史不失古虞官別來今誰厚朱幡舊最懽遥吟春色好並蓋縱
游鞍。此言書言與永守某部中有舊。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
竹淚還聽鷓鴣啼湘水積波遠蒼梧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渠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墨諸使錚錚島老鵷方秀玟圖蚌

轉明吾甥眞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故里。有子侍藍輿。溢滿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俸剩。應得更添書。虎叔濂溪有書也。　八郡湖南使。技被畫有名。刊臺本鄉舊。長刊者公。鄭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感饒風刀。伊人最直清。預知相見日。傾蓋使投城。　宗邑袄災併。無如舊歲多。己巳歲。凶寒浸宮闕。潦水注江河。秋大雨。晁盛天為瘦。夏大疫。陰強雪薦癯。冬大雪。知君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對雪奇絕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蟲魚。大義誰窺觀。微言尚闕疎。煩君來訖索。但恨未成書。　永嘉薛師董同兄笙從友劉仁愿同來冉貢五卷　轉屋匡廬老。不歸霜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值春風布。一水消回鼓。楚希。翠栢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禪。洸空天地銷餘滴。獨惟門前多僧衣。　懷古四首。為知己趙辛元長賦。兼呈王永叔宗丞戴少望。　言理不可求。吾將訊蒼蒼。草木被春華。隨風散芳香。才高未為福。名大或不祥。煌煌太史公。遺桑横八方。瑞麟出非時。卷伯終見戕。晏嬰不可作。鮑叔邈相望。發憤著春秋。擅奪日月光。文章誠可傳。毀辱胡何傷。　高高黃金臺。燕趙爭趨風。後來得荊卿。思禮盡翺翔。丈夫易感激。況在窮巷中。縞衣登素車。函谷眼已空。呂政當野死。無丹無奇功。俠骨化為鐵。血變海水紅。英積氣不磨。今為亘天虹。　天地有大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厲為忠樸。哥勃真少文。波瀾信無學。歸然社稷臣。漢脉終有托。微臣有楊雄。百拜美新作。男兒無美標。焉用讀書博。　嗣宗董司馬。徒爾鋪其糟。叔夜屹主山。落落竟崎高。神仙之可求。此人不可招。湯武非聖人。況識鄉與昭。一死繼結纓。孤竹爭清標。蕩盃一杯血。緜無凡毛。鴟鳶嗜腐鼠。竟絕終身交。　東陽呂英父詩為思劉政之作也。　襄陽劉子謫仙傳。揮斥塵寰如寓逆。醉眼芒羊天地窄。吟兔凄湯甩神愁。生來不帶封侯骨。老去徒深活國謀。且暮風塵起河朔。未容埋沒妻山丘。　竹隱先生徐侍郎詩五首。即為劉政之作也。　江西詩社久淪落。晚得一人劉政之。不向嶺頭拈取去。此衣此鉢付他誰。　謫仙昔者號無敵。侯喜中間還有聲。後五百年無繼者。得渠一句便堪聽。　一生能著幾兩屐。萬戶何如千首詩。竹隱在傍須徑造。醉鄉有路莫他之。　風吹客袂遊芊露。雪打人頭入半山。無故被他林鳥覺。說傳新句落人間。　閶門長安十日雨。車馬不來蛙黽多。若往澹然應子是。作商聲者必君歌。　古詩　凉生几硯未糊秋。風射入如相呼。牀頭吳鈎作龍吼。便欲乘此等穹廬。丈夫詩膽如斗大。摩挲笑與歌莫些。平生柔腸作鐵堅。

挑盡寒燈擁樸坐。撞鐘打鼓天欲明。稚木知晚鵲先驚。夜來有雨不須問。聽取窗前蕉葉聲。　老僧慣聞定較可。山色朦朧半煙鎖。玉晉安地怕桀持。消息兩中彈指過。前四十日得一晴。遠山松檜如潑青。痴雲冉冉自辟易。半江滾滾金龍生。桂花畢竟終蹂薄。孫出婦娟懶掠。正緣久不見雲生。事半功倍掃蕭索。人言快意難得時。世間樂事須生悲。轉頭潑墨天地黑。依然兩腳如絲垂。山翁豈識神龍志。持地森嚴阻遊意。不知金鴨香篆長。擁鼻猶可看文戲。重重疊疊添青蒼。誰謂泯翠迷叢篁。草木過濕有香意。衣龍篤藕華龍湯峻巖。萬丈苔斑駁。日國甚佳雨不惡。晴明晦冥俱可觀。昇泰有時為乘鸞。定山之癡如定詩。或日或雨皆足奇。君不見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西興小舟枉五月作雪西人以花與丈眼約子同登未遂所請寄以五十六字　客子東南不著家。主人北里恣豪奢。夜深常倩月移竹。春老不煩風掃花。暮雨送涼歸枕簟。夕陽留客賦煙霞。何時執手闌干外。同把功名咨鏌鋣。　和　剖破藩籬作大家。一區非儉亦非奢。小園翠拂竿竿竹。別館香傳徑徑花。獨酌滿船撐皓月。歸樵半嶺拾殘霞。英雄不是貌憂戚。時利雖刀鈍鏌鋣。　偶成　一別京華近十年。此心無日不悠然。嘆梅得句天然巧。把酒闌懷地自偏。鉄硯不須兵十萬。銅盤何用客三千。功名自有風雲會。不過風雲母自煎。　和　已覺清懽減少年。詩狂酒興獨依然。榮華有夢應難到。衆受知吾僅得偏。莫笑春三朝得四。休論人百已能千。枕肱飲水隨吾分。不管飢寒兒女煎。　劉慶壽會子齊安歸索詩　放目族闖間。人歲多滿百。爭光遠遊賦。一語省未得。翻迁二十年。惴惴帶城壘。爾時淮西酒。只應連舉白。所視得氣繫。況復臨赤壁。相繆故在。捷長公此遺蹟。試窺磯石上。猶帶秋月色。獨行州西路。空有淚頻滴。嗚然不入耳。子政來為客。不特月憐子。我負鵬尤劇。大江日南風吹。箏盡成荻。極思穿六鱗。史美決師五策。如何萬里驅。將舞宮亭汐。縣知要如願。抵掌歸故國。類手稷下老。若此麻中直。相揮禾兩眉。欲跋已孤蹤。長亭撫短棹。呼重三大息。懷心何處安。焉有飛南北。　小絕　解貂換美酒。半與美人醉。留半伴山翁。夜深談世事。　陸象山語錄　陸子壽詩　提孩之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靜和云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趙庚可山臺吟藁　偶題　鶴骨難銷負郭田。移家飛鶯落霞邊。

黃陳六手庵無肉，白墮三杯杖有錢。夢裏好山元歷歷，徼邊流水自涓涓。來時會共黃花約，客路相逢又一年。徐安國西巖集偶成。 啼號交口事紛紜，掩耳含羞不忍聞。自笑年來情況惡，任渠般作癡將軍。絕句。 舜于湯孫卒一門，萬家和氣擁祥雲。却煩北使歸時說，此事先秦所不聞。鄉關杳隔萬重山，水路何如陸路難。卧聽舟師報平善，日今已過十三灘。觀呂氏外孫祖謙詩。 昔別溪南寺奇庵總角兒，傳聞不好弄，勝善更能詩。經術真吾道，彩行是汝師。披垣家法在，何以編叅爲。 王仲信仲言見季袖詩，見過不可無語，仲信性之子，曾宏父甥也。 吳宗擇皆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舅兄如此信難爲。誤蒙錦繡重重贈，靜聽塤箎一一吹。勿以窮寒便憔悴，寒如東野始工詩。 無題 王屏無復護歌雲散，作東風陌上塵。酒冷泉空香信遠，一簾花月夢殘春。江湖詩集吟詩難。 從昔吟詩第一難，詩成莫做等閑看。因哦一箇敲文字，倚偏春風十二欄。 任希夷斯庵集讀壬子以前詩。 壬子以前詩大抵昔少作一覽欲銷愁萬感紛如昨。蘭葦新去叢棠■無留亭。哀哉誰與言，淚雨九河落。 謝和崇陽舊詩。 若效飛鳧客多愁擊劍仙，閑吟五字句，近得故人編。方媿雷門鼓，俄揮草聖煙。侍郎詩思敏，百斛似泉淵。 游陶仙觀林公辨詩。 偶來殊恨酒尊空，只有青山對禿翁。細把故人詩卷讀，却疑談笑在閩中。 木落風高八月天，山荒屋老意蕭然。道人香火但灰冷，何處如今更有仙。 毛詩。 三百詩刪麟筆前，周家積累肤綿綿。須知正始基王化，只在關雎第一篇。 觀連江林宰詩卷有懷趙紫芝。 小小吟哦不足云，更憐娃蚓漫紛紛。紫芝一去齋房後，誰憶青山空白雲。 能改齋漫錄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優遊頌將吏，獨此守山城。 孫妙仲絕句。 林亭長夏愛濃陰，未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却來蜂箇箇，自啼還住鳥深深。 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千鷗箕穎夢，轉爲風外小松聲。 諫議宋文淵集名宮詞云： 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鴈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憂御史過伊川。 郭祥正青山集鄭壁詩至惡，而終夜甚苦。 醜女不知醜，終朝事塗抹。惡鳥不知惡，徹夜鳴聒聒。有客示我詩，一讀冠纓絕。不知夜吟苦，肝肺亦摧𩣡嘔。心良可憐，妨聽未忍喝。慎勿輕惡詩，惡詩非易得。 廖剛高峯集偶書 射獲元非虎，圖看未識龍。古來除夢卜，真得幾英雄。 汪藻浮溪集偶成 幽卧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雜詩。 古屋清寒

雪未消，小憩晴日長芭蕉。酸甘荔子嘗春酒，更長青茅薦菊萬。 碧聰凉草唯便臙，露井無塵蚤綠楓。夢入醉鄉猶病渴，轆轤聲到枕邊來。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北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嫫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說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人君材官然。來努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曉乃賢。鎡基俞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荒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達於售，再獻甘減趾。在玉膚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我衣敝縕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努鈇勿妄彈。 元遺山集雜詩。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嗤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洗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飛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速，不曾赤腳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適蔽不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觀，髑髏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綉裝山川。 應接紛紛又決目，柱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州原經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瀲瀲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侶與春爭。舒開楊柳聊相狀，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艷低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妝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客霧輕塵細灑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百年喬木欝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謂史部之美李汾人閑閑曾守也郡 神仙官府在瀛州，何意閑關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閑閑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君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徘徊，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論詩三十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

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illegible]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窻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晉之謝靈運淵明唐之白樂天柳子厚）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顦顇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illegible]）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天隨子[illegible]）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

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乙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雜著二十首

粟菽真所諳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

帶月荷鉏歸棠田丘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遁謝荷篠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自傾遙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屨邈哉此前脩久而道彌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慄此貞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柰何一觴聊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

西南望崑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燒殘翁狗不能神一色貂裘觸帽新可笑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萬期流轉不須臾扰物觀來定有無王席紙衣公一盡枉將白骨計榮枯

鳧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藏覆古來多鼎食可能真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銜璧是忠臣洛陽荊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屠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雲亭石說盡蒼生有底功

天下河源地下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僅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术三王八竟言功圍碁局上豬奴戲可是乾坤鬬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笑殺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冢卧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淩煙閣上人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對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回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轉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老優慣着沐猴冠却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讎井蛙奚足論謂以足蓋正有一

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曾
是萬戶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
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
觀齊州。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
秦秦中多貴遊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
已卜隣跛鱉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寞抱玉獻
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寒饑幾何人誰留韋
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潑手容盈盈兩無語纖纖爭春風
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朝花正開今朝花
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繁華東梗楠千歲姿龍鱗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
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存歿。　行間楊趙挑衢巷老去辛
劉入夢頻寒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三代名
家不數人波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
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呻吟孤居無著竟安住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
自甘齊客瘦食鮭誰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誤身。　潦
倒聊為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維我貧顏

上雲煙隨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年來今年晚待辛。
荅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
百篇吾不惜眉毛。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
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獨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蕭莫不務日欣欣
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
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
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　阮戶部詩謾成。三
首　蓬池舊草綠茸茸愛酒清談隱者風縱似步兵成底事滿壺依舊夕
陽中。　心若金蘭過耳餘春來還共客東都幾時却泛清河水已約荊谿
共卜居。　太白仙人白玉篇逸才清思兩難全如今貂尾容相續只恐巴
吟不足傳。　國朝非空上人詩集雜詩。　楚和賓荊石自信終不疑三獻
兩刖足千載為之悲淮陰垂釣時一飯不救飢帶劍過都市見笑屠中兒
不遇蕭相國漢家幾失之。　宋人資章甫適越以求售斷髮文其身適國
無與賀以直尚齟齬枉道猶難就紛紛世之人蠅覆方恥驟。　絕句。　吉
州城頭畫角鳴吹轉南斗十六大星將
單譙門上歸馬折柳青青長短亭。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　　二支

詩　元詩二

元王景初蘭軒集李公敏吾觀李公詩。胄系何老蒼。如有淮注龍。千里思騰驤。又如南山松。獨立凌風霜。不架屋下屋。不疊牀上牀。言志與紀實。句句出肺腸。用事無牽掣。吐詞多鏗鏘。養源自覺爾。可見東流長。六經博其趣。諸子發其光。他時再相見。吾敢輕論量。　絶句　逍遥天地内。本是一閑人。卻笑周貌婢。棲棲漫苦辛。　我有東山約。歸歟定幾時。流年不相待。添滿鏡中絲。　夢覺聞風雨。寒聲隔紙窗。閒心無限事。起坐對殘釭。　老廢觀書眼。空閑永夜燈。蒲團依壁坐。何異一禪僧。　天理全真實。人心去吝驕。要知顏子樂。元不在簞瓢。　移得黄花菊。開時已過秋。一叢何處蝶。來為晚香留。　遺糧戰群蟻。腐鼠落飛鳶。佇目秋風外。孤鴻入暮煙。　雨露青霄遠。風霜白屋深。有心圖富貴。應不到而今。　有客談金馬。無心羨石渠。他年循野史。深入白雲書。　懶廢交游禮。貧疎骨肉恩。流年過半百。行止任乾坤。　位重憂方大。財多愁亦隨。人生要無欲。貧賤一麻衣。　錦衣思尚絅。君子亦何心。胡不觀豨斗。山藏九地深。　天地雖云大。猶將形器拘。誰能超物表。獨與道為徒。　希聖與希賢。功夫不偶然。掃除心上地。闢廣性中天。　炎炎燎原火。始自一星然。須信情當節。誰云慾可窒。　天地元無蔽。人心本至靈。柰何將物欲。遮塞自頑冥。　山溜能穿石。元非一日功。學無堅久力。安得聖門通。　萬丈滄溟底。神珠尚可求。讀書不知道。安可等閑休。　寶鑑塵昏却。重磨復舊明。人心何異此。改過善還生。　寡欲可延年。存心即事天。神丹何日就。香鼎亦虛然。　釋子談空寂。神仙竟渺茫。古今天地裏。唯有一綱常。　男女無親授。當知嫂溺援。世無鄒孟氏。誰與辨經權。　木恠翻巫書。龜靈逞速劊。世情機械外。吾亦愛吾愚。　嗜利和心醉。爭名至死忙。誰能超此累。莊子在魚梁。　有定乾坤理。無私造化心。當時鑪冶内。枉作不祥金。　有說皆非道。無言乃是天。當知六經外。別自有真傳。　世儒箋注學。愈說愈支離。道妙忘言處。幾人真得知。　久視能傷目。多思亦損心。焉知心目外。有道自玄深。　博學資詳說。當知反約功。聖傳精一處。只在片言中。　乾坤唯一理。無古亦無今。不有天忠恕。於何觀聖心。　澹泊忘塵慮。逍遥養道心。頽然無用叡。羞作不祥金。　白髮滿青鏡。功名心已休。春風吹夢覺。高易在林頭。　雜詩　青青南山樹

託根一何高。雨露雖平私。風霜亦先遭。修幹拂雲漢。清陰蔽樵徑。歲寒枝葉盡。樵斧將焉逃。　煌煌珊瑚樹。託根萬仞淵。陽光照群物。海底無青天。絶寶世所稀。幽沈多棄捐。誰能理鐵網。採獻君王前。　扶桑出火日。助此三伏威。水沸魚不游。林焚鳥安歸。更堪晝夜間。擾擾蚊蠅飛。風霜一朝至。豈恤身無衣。　平生雅志在山林。世事縈人未遂心。早晚隨他桃鶴去。杖藜不厭白雲深。　長身索米侏儒飽。飛將無功妄尉侯。世事紛紛本難料。雲山招隱去來休。　貧賤身安富貴憂。生涯粗足更何求。他年杖屨紅塵外。只要青山伴白頭。　問津入海厭風濤。歸卧雲山一布袍。人爵得如天爵貴。權門爭似聖門高。　世事無邊白髮催。坐消心火到寒灰。相知只有南窗月。肯送清光夜夜來。　永夜披衣起。離懷酒半醒。殘星何歷歷。孤月自亭亭。露氣三更白。天容萬古青。何當上銀漢。濯髮謝塵腥。　家貧甘淡薄。地僻寡經過。日暮佳人遠。春深碧草多。山川留笑傲。湖海入蹉跎。明月一樽酒。無人聽浩歌。　尊酒何人在。青山落日昏。商歌聊寄意。楚些不招魂。世事頻欹枕。愁懷獨倚門。鶺鴒心不斷。千里共啼痕。　清風生橋杏。明月照空尊。爵爵歎聲斷。茫茫夜氣昏。流年翻故紙。生理愧前村。擬買雲山住。黄塵謝遠奔。　骨肉三年別。雲山一夢賒。乾坤兩神物。今古幾根華。嶺積秋霜。林啼返晴鶴。帝鄉難可戀。爭似早歸家。　萬慮散還集。孤懷行轉幽。劒歌心事晚。燈火鬢華秋。歲月水東注。關山人北游。幾時霄漢路。黄鵠謝籠囚。　滄浪亭下水。濯足有高人。聲價乾坤大。光容日月新。騎鯨今不返。覓句欲誰親。怨憶論文夕。傷心淚滿巾。　滄浪亭下水。回首未忘情。無復塵纓濯。何勞波浪清。山川元氣在。風雨暮愁生。得句無人和。天空孤月明。　碧澗寒松樹。庭除未易栽。根盤元氣在。花抱白雲開。匠石無消息。幽人自往來。冰霜千歲節。桃李莫相猜。　睡起南窗下。吟詩兩鬢風。惜無尊酒綠。聊發醉顏紅。世事何時了。浮名到底空。故園歸去晚。蘭菊半蒿蓬。　帝里三年客。麻衣兩鬢塵。還斤思郢質。度曲困巴人。意在窮辭苦。芙蓉不嫁春。歸來當世事。已矣勿重陳。　藜杖晚風前。衡門落木邊。傷時成短詠。引鏡惜流年。寶劍曾衝斗。靈槎可上天。誰能甘碌碌。塵土没華顛。　不買酒澆愁。唯吟詩送秋。黄花開易了。青鬢去難留。道業知誰重。儒冠浪自囚。會當鞭彩鳳。八表恣狂遊。　長歌續短歌。歌罷意蹉跎。白屋沉風雅。青雲出瑞麐。蟄龍寒不起。山鬼暮還過。莫憶遠遊賦。途窮霜露多。　人海易風波。吾行知柰何。乘槎天漢遠。泣玉淚痕多。故苑荒蘭菊。空山老薜蘿。青霞千古意。白石一聲歌。　王佩石蘭衣。手拖明月輝。騷人不相待。薄俗竟

安歸閬苑迷蒼海瓊宮隔紫微世塵三萬八黄鵠要高飛 回首東山望白雲幾時歸去謝紅塵三生有債窮書客萬事無心老道人火候周時丹欲就金精飛後氣方神從今一蹴虛空破何必區區鬥大鈞 無題 西北青樓倚絳霄漢宮春色映芳袍佳人獨織紫紋綺寒女漫持金剪刀欲採蘋蘩供祭祀還思歌舞事遊遨五雲牢落秋風暮夢斷瑶臺璧月高

讀杜詩 風雅誰堪繼後塵少陵詩筆妙通神祇宗獨立郡山小元氣無私萬物春一代興衰繫國史百年忠義激人臣鸞膠不續朱絃絶北里貴花日日新 偶成 一世匆匆萬世長中間盡有事商量初聞寃鳥憤滄海又見愚公從太行天上美人無夢到山中瑶草為誰香兩盂薄粥三間屋了却浮生不用忙

陳子康集雜詩 薄言采幽蘭江上秋風生煙開林光浮露餘花氣清美人如芙蓉贈我秋菊英為君酌玉醴馨香貯瑶觥佳會難久留遠望空月明風吹陽雲斷悵然以傷情 薄遊溪林暮時聞倉鳥和裴回擬孤詠佇目清雲多煙光浮蘭渚香氣泛緑荷佳人將白亭浣此芙蓉波涼月為誰好薰風時我過幽懷耿無寐良夜其如何 古詩 遊子日暮歸勞勞涉長道涼風悽以寒庭樹日枯槁昔為春芳花今為暮衰草不見桃李顔榮華豈長好惟有青青松相看以終老 世道良悠悠天月仍皎皎時序日以遷秋至一何早寒蛩鳴壁間白露下庭草故人遠行役好在萬里道相憶懷德音惟仁以為寶 孤鴈長逸群高高在雲間遊子悲故鄉行路良復難草木有榮落松柏知歲寒川水日夜流歲月不復還願隨黃鵠飛安得雙羽翰 與君重別離相携至河陽悠悠復何之驅車上太行浮雲日以暮秋風鴈南翔瞻彼河漢流仰見明月光行役良可還并州下嚴霜 絡緯何唧唧孤妾終夜織起視河漢明迢迢見雙星星月仍皎皎懷人在長道漢殿秋風涼婕妤居未央玉食常有餘被服羅衣裳 空房生幽蘭英英含光輝良人行西遊西遊何時歸秋風吹行雲飄飄如征衣何當投君懷相思長依依寧如雙冥鴻翩翩凌風飛 明明秋月光照我嘉樹林林北多悲風憂來鳴素琴彈彈至山長悠悠湘水深美人隔千里瞻望勞我心願言託孤鴻寄以贈遠音 漢濱有游女容色荷花鮮鬢髮如青雲環佩凌紫煙蘭舟采芙蓉明月何娟娟秋風吹芳草所憶在遠道不見雙鴛鴦華蘭日枯槁 鳳凰離丹山去去何所依孤鴻世無侶況乃梧桐希琅玕竟不實終歲常苦飢浮雲蔽朝陽隨風自南飛高翔周四海下以覽德輝 北荒有龍庭飛雪何漫漫漢使持節行一去十九年黄雲落紫塞白日廻青天茂陵哭秋風忠義難與宣懷人不可見

嘆息空茫然 衡陽歲云莫翩翩鴈南征落日下湘渚秋風生洞庭九疑紛綿綿蒼梧雲氣清不見鸞鳳翔但見魚龍驚引領希黃虞悠悠傷我情 別客如流光并州非故鄉草木日零落憂心以彷徨塞上多浮雲遂路宛且長涼風從北來塞鴈復南翔中宵不能寐使我懷感傷 明月在遠道天星向表棲客行一何早鵲鳴一何遲上有百丈峰下有千仞谿此道亦以險望皇欲何之況復霜露零願言早還歸 暮登河陽道北望蕩陰里河内餘流民山東復大水不見中土人去作異鄉鬼薄命非關天窮途亦云已 永夕秋風至寒參落千里鴈清霜凝塞原明月在雲漢遲遲遠行客忽忽驚歲晏世道有反復鷄鳴夜將旦 客子從北征野宿在草間夜聞霜旅人戚戚相與言戚戚何所言為言征役頻去年戍平城今年度桑乾風雪沾人衣冽冽天色寒天寒鴈南飛回頭望長安 從軍鴈門塞日日風色寒將軍遠征去何時破樓蘭征人半不返獨取天馬還悲笳隴阪下壯士摧心肝白鴈度寒暑悠悠行路難何如黃鵠飛飛去終南山 永夜何寂寂征鴈長役役起視河漢流懷人在南州秋風碧雲暮芙蓉發江渚我有明月珠可以照千古持此欲贈君將歸道無因死之以為寶終當寄遠人 長雲鴻鴈鳴落日秋風寒客子常遠遊自古行路難薊北見明月故人在長安一夕道相望清肅氣若蘭宛然丹鳳鸞樓彼青琅玕欲往從之遊安得雙羽翰

韓性五雲漫稾偶成 平來游興殊常傲春後吟情故自超燕子未修花外壘杜丹初洽雨中黃 林樾蕭疎曲逕深小庭秋色淨無塵一杯苦茗猶留客滿地碧花珠可人 權就蔓菁半著花猶殘枸杞未抽芽絶憐肉食妨精進猶擲琴高下夜茶 偶書 緑陰庭院燕交飛隱几攤書思欲迷拂面微風吹夢斷半窗斜日杜鵑啼 十二月五日 覓梅攜杖雨意闌珊風吹面不成寒園林莫問春來未且把梅花當雪看 偶題 苔逕荒荒意苡愁西風初上木綿裘池亭入晚尤奇絶丹桂花西月一鉤 擬古 邯鄲繁華地闕道凌雲端玲瓏開户牖綺疏繫以鬟皎皎樓上女慘慘發清彈得非愁芳景促柱懷辛酸借問彈者誰不言再三歎音為雙飛鵠今為孤棲鸞豈無登臺客所歎非所歡 翔風一以翳桃李無餘陰柔荃次第萎王鮪日夜沉瑞居念時節萬感集曾襟丹林豈無花之子獨苦心駿馬戀長阪病鳥思故林願抱荆山璞往宿清渭濱 雜詩 飄飄學僊侶保鍊長生姿遺禁著芻狗養氣如木雞荷欸不死機動靜無盛衰朝為受形役流宕旧坐馳琴心妙三疊至音諒誰彈嬌首三山雲悠悠然望安期 商飈振原野勁風入我網遥夜起悟歎慨然念

徂秋北辰巖中天。河漢西南流。臨陽無停機。感此四運周。佳人天一方。何以慰我愁。豈無百人樓。登臨以銷憂。 亭亭山中木。華實分蚩妍。短長各自用。誰能保貞堅。攘尊輝青黃。斧斤失其天。有如溝中斷。聊以散自全。人生若青火。銷鑠固世緣。喟然起長嘯。從彼蘇門僊。 榮榮清秋菊。含章發荒園。鮮裳耀佳色。象在六五坤。凝霜織累草。始列幽芳尊。擷英泛清觴。南山清一痕。自非靖節翁。素抱孰與論。願言保貞質。飭華固靈根。 衡門十日雨。晨飯食兮桑。永懷冰玉人。衛生失其方。王函夙所覩。金匕亦屢嘗。詩聲出戶外。泰定神不傷。昔賢秉元化。此身本安康。聊示衛養機。何能測其鄉。 昭文不鼓琴。至道無虧成。意而出黥劓。刻彫傷衆形。吾聞養生主。靈芝發初榮。一為外物嬰。杞梓成薪荊。世人亂名實。羽重千鈞輕。珠重漆園吏。自樂心太平。 空山被褐翁。寥寥以儒素。飄然新宮銘。奇文日星燦。何人恭少霞。取闢遂玄鄉。乘翰擊琬琰。微言參窈冥。塵劫火淪胥。晷運不暫停。樂哉清寧劫。一念三千齡。 放然寄玄化。着此聖人篇。恭惟宇宙中。大哉精一傳。仰瞻復俯察。鳶魚在天淵。寧知進道姿。疣疢沉痼痊。康莊馳聖軌。欲往無由緣。如何考吠子。偷生幸長年。 古詩 時運有代謝。至理無推遷。壁間三墳書。不載鴻荒前。元氣一呼吸。潮汐星迴旋。至人測其幾。玄

閣守綿綿。表昏運一息。流轉天齊年。歸來訪舊鄉。山川故依然。云何塚臺紫。愁此白鶴僊。 鳥鏑發宋臺。飛鏃過西霜。石梁猶飲羽。遺砌不可當。昔工積九載。弦栝一何良。俛仰待嚴器。末路徒悲傷。宛陵斜英義古詩 美人青雲端。望之不得親。贈我一端綺。琢重同南金。上有連理枝。間以雙飛禽。裁衣以被服。雜之綠綺琴。衣以結綢繆。琴以答知音。丈夫豈不貴。尚絅思自彌。雖弊不忍棄。感子同一心。 南山何崔嵬。丁丁伐春木。代木將安施。飾此輪與轂。良材莫能致。棄置河水曲。黨人偷且閒。不獲有餘粟。況無獵較功。犬庖有餘肉。彼美蓬廬士。徹藿弗滿腹。飢渴豈不懷。從食乃所恧

絕句 依稀殘夢水聲中。落月餘輝入短蓬。似聽漁舟催曉起。令朝趁得上江風。

首夏讀謝康樂詩有感 攸序忻幽景。夏綠蔭閒軒。暴謝閟篇翰。清心絕囂煩。中有帆海作。采真逸孤騫。既感會通志。亦著任公言。明哲古所尚。用舍道俱存。臨川乃逃遁。惻愴不可論。 欸叔謂其詩得之夜半衾寒。平寇謂得之酒後耳熱。不識詩之趣者。豈未知二說為孰優孰劣也。戲用一哂。 對壘曾劉兩益增。兩家相異不相仍。春坊麗思狂呼酒。秋被寒吟清斷冰。每快獨醒空酌蟻。更儕步驟候聽蠅。箇中妙趣吾何有。一咲西風看鵰鷹。

偶作 等閒攜竹杖。隨意立蒼苔。山上雨初過。庭前花

又聞丹經尋舊學。白酒潑新醅。莫說功名事。天邊使者來。

偶成 故國百餘里。新寒透薄衣。青山招客隱。黃葉送秋歸。沙岸鷗偏狎。霜天鷺正肥。道人清似水。閒憶首陽薇。 鄰叟大不俗。笑奴辜負花前醉。一壺酒為病魔慚量窄。詩因韻險覺腸枯。我將公幹常居鄴。汝豈阿蒙非在吳。剪燭苦吟吟不輟。誰家鼓金聽鳥鳥。

無題 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暖弄雲和。春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弦鳴曙早。水亭簾幕受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與取佳人對酒歌。

借雪窗詩集至治癸亥寓京師秋詩九首 秋天風日莫。山河尚微光。小蟲鳴樹根。秋聲繞屋梁。豈無行路難。所苦非崇岡。良言不可及。悵望雲蒼茫。蒼茫龍沙遠。情去不得將。辛莫不歸來。秋華違徑黃。 送客臨清流。好踏江上船。歸來雨足偃。隱几就熟眠。精原散夕暉。秋色均林田。安知白馬去。消息應難傳。客子早旋歸。時行異往年。彔茄動星渚。明月夜臨邊。 塞馳鴻長風。龍馬在沙地。父老出都門。從官何日至。八月風驂驂。九月出兵士。十萬過漁陽。足以衛神器。皇華使者來。嚴詔請論事。寶劍匣中鳴。提攜者無媿。 熒星出千操。犬旗揚中闕。占古徵有云。王乃事征伐。于茲肘腋禍。斷擢復壞毀。念昔漢室間。倉惶殆今夕。摹天既象首。更修兄僮發。所相天之河。吁嗟賴周勃。 鄙夫懷百慮。婁婦泣。葬虞國。家有法。令爾革。何嗟吁。虎士守。禁闕宗臣。襲鼎湖。龍沙雨。塊莽。日月麗天衢。哀詔慘招。悲笳鼓動皇都。丞相沙堤在。萇弘血未枯。 高車戴冠巾。顧我長松下。夕陽慘風烈。執手雪橫野。慨彼哀文英。忠義莫暫舍。況此燕趙間。足有悲歌者。欲歌未敢言。相顧衆知寡。他日東觀書歲親託風雅。 會稽多隱人。窮霧南山居。衣古染苔色。松堂禪自如。崇岡長薇蕨。春雨自荷鋤。夫何久隔越。一悞形跡疎。天高叫飛鴻。川迥足游魚。世事如浮雲。細作行人書。 駃騠伏櫪闆。志在千萬里。服車苦所阨。力盡垂兩耳。幸逢伯樂知。金絡僞朝市。未遂瑤池歡。竟復中途止。長鳴向朔風戀戀含悽恃。遥瞻閶闔門。欽哉務天子。 開門倚杖立。螢光草上浮。非無感物情。舉世孰同諒。月明天宇靜。殿影如山丘。風精一鴈過。霜落飛九州砌下黃金花。樽前當酒籌。秋霜莫凋隕。聊以慰我憂。

范德機集次韻古體 偶為淳朴語。即有熙夷風。在世能勿忤。聊以古為同。大巧三代人。所拙辨偽工。曲截末學士。妄擬述作功。至性苟能盡。焉得推盛隆。老師于狂猖蓋憤夫所中。於時得依歸。歎嘆吾道窮。 聖道缺已久。文不老其貨。自從夏殷來。困華當從誰。中更鳴鳥聞。載嘆德之衰。究窮大師樂。復得存那猗。大音苟有託。不必稽其辭。設有盈樽酒。日夕斟酌之。樂杯當在手。自今不

復疑胡為不復疑賢者當明知　絶句　障灘芙蓉競蹇隨櫸柳枝縈星
臨迴野渡雨過高池　江上打魚船有頭那無屋與卿相見時不望如魚
水　卿路西州是延年那向東户瓶偎會使祇是伯隨風　水清灘自急
蕩槳亘須人勸卿休恨水多為不知津　水如青銅鏡山色綠芙蓉中天
明月上此處好相逢　幽人不出户長閑看盡春風長綠苔多謝有情雙
燕子雙時飛去又飛來　贈答楊顯民四方采詩　今人論學古人詩事
皆天者非人為文章由來貴爾雅但願有法何妨奇六經固以殊絞急業
子飛騰自茲入國賈擧懷大寶疑宮工青效微靖游志至言從意自足何
必王風繁流俗觀變時時到柔離宗周思近西郊哭十道使者明如水韶
闕畫在氷壺裏觀風本是使之職太息幽人為之起昨雨綠苔生晚閤黃
菊花前共秋酌采采芳英不盈襭月落樹聲連萬壑去去牛馬汗如泉既
別無計歸來年治平之音斷可傳無庸使我心煩悁楊弘道小亭集偶作
碧草含秋意黃雲起暮容歸鴉昏且噪去鴈遠無蹤林酒因循醉明人
邂逅逢身名猶碌碌止望日踈慵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孤栢連山
樹樹紅江海此時回首望黃花滿地酒尊空　偶題　藏名匿迹貴塵中
日抱書來心冥濛墻頭花變兩三色又是一年看春風　巨木埋根數百

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宫闕充梁棟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徧
地陰波間滿日瀉黃金水車催踏傷淫漆無柰連天雨正深　蘇夢祥集張
京叔僉事惠詩次韻　青驄緩轡入龜城春滿窮閻曉有情山嶽動搖銀
筆重日星輝耀繡衣明滿腔報國丹心露雙鬢憂民白髮生神政肅然詞
訟簡公餘時聽讀書聲　邑簿林雨江惠詩次韻　東風無情哭杜鵑白
楊蕭蕭古道邊思親思親心蒼然荒郊寒食空年年嗟失怙恃何大早哭
聲呱呱苦憂撓靈椿彫謝推萱草落花滿地無心掃酸風苦雨暗銷魂煙
沙漠面日色昏時思亭前酹一尊痛心泉湧血淚痕銜哀獨立松楸下迷
目茫茫飛野馬翹首觀天恨莫含為我心憂知我者我心之憂然此身光
生住章慰我真口澤手澤痛愈深那敢遠繼考叔純座中多是葭莩客不
為賞心遊紫陌看君吟對青青栢蓼莪可廢詩三百林希元長林集涌江
鄭義門詩　浦陽江頭鄭家川兄弟幾院同一煙人傳九世如一日問之
渾以禮數纓鐘聲日日齊人起恐守房房當面懸共飯早教兒輩後分衣
先到老人邊狀門碧峯背舊山遶含綠疇無客田溪民換姓溪水改宅前
喬木長蒼然遠莫豪家滿墟郭儒素獨許君家賢生子多為越人秀學成
致之天子前中山情性愛官少圭組亦復相蟬聯有詔旌門照人世江鄉

恭之中國傳聞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尺坐理琴絃　黃文獻公集雜詩　日
月東西行奉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謝茲役所以魯中叟遑遑走南
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泯草中雜
驊數丹榮流光非汝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璞玉與
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瑜瑕谷在千年後將身比金石誰當獨長久悠
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為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
無處唯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哉魯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着萬物
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越揚
執戟草玄鬢若絲　絶句　閑門索句苦無悰揮地焚香靜有功世事不
消多快意半開窻扇受松風　夜合紅茸滿意開凌霄頳玉委蒼苔亭亭
賴有墻陰竹留得煙梢待鳳來　讀罷南華睡思濃自移一榻近薰風綠
陰閑巷深如海時有幽花露晚紅　一片閑雲墮野塘好風吹浪濕菰蔣
沙鷗不受人間暑長與荷華共雨涼　薩天錫石林集偶成　踈簾日午花
陰直高樹風清燕語閑獨坐焚香看周易軟塵不到小屏山　還大都度
潛川詩次韻一首寄吳宗師并簡舜咨先生一咲　虎踞千官取次行道
人先路雪泥晴朔南日暖龍顏近嶺北風高鶴背輕丞相早行霜滑馬將

畢夜宿火連營一并兩度經過處惟有青山管送迎許有仁至正集雄飛
和詩未至以二口號速之　驛壇紀律肅嚴明一幟搖風到處贏何事而
今苦堅閉有人乘夜欲登城兩驪形迹馬牛風盡日相望香靄中恰似遼
山三萬里懷人何處覓詩筒　無題　去年曾約牡丹開同向花前把一
杯今日花開人不見對花無語却歸來　天臨索錄事出伯庸詩求和伯
庸處三年矣　當年筆陣掃千軍要繼先秦兩漢文狐塚此時多宿草九
原何處覓停雲紀功力疾猶能賦種德詒謀不待耘底事房精遺淪化世
間凡馬未空群　雄飛善作詩而例禁不得相見作此調之　張子能詩
擅士林無時無地輟搜尋文場咫尺不相見春興幾多應自吟錬字直教
成白首知音豈待鑄黃金何時尊酒論真訣要自康謠說到今　雄飛有
詩次其韻　句句珊瑚間木難君才不愧鄭都官月中有桂天河近春半
無花曉尚寒多士文章雲五色野人心事日三竿松廳雅興知多少只恐
毫端墨易乾　少年文戰不知難老矣常憂負縣官詩筆亂搖松月碎席
房清透柏霜寒人間鼓鼙從千里海上連鼇待一竿無柰春風笑吾輩滿
堂佳客酒杯乾　曹伯啓漢泉集集句　綠鍼浮水稻抽秧麥穗黃深晚蠶
一枕黑甜誰喚覺賣瓜棚下午風涼　謾成　舉世紛紛日夜忙閑中無

意閑興亡。千株理髮驛頻煩。百偏攻書徧倦忘。屋角未床晴泱晚。門前樹柳午風凉。人生未達須行樂。不待區區總郡章。 續滄江傳君平。和善樂國王詩。 五十六字盤中珠。誦之如觀麒與麟。巨魚有時逢大壑。丹鳳無恙棲高梧。憶昔眷益漢陽樹。至今夢繞郎官湖。雄章遠寄洗俗耳。慰懷絕勝談虛無。何太虛知非堂集絕句 芝谷山前日荷鋤。柴門生事轉蕭踈。放翁老去真堪笑。猶向人前說讀書。 無題 春有佳期未有期。曾陽又見下春時。春風好長江南樹。長與閒人惜子規。 王雪容華翡翠衣。帽茸貼領髮雲飛。共郎急趁斜陽渡。不惜黃沙走馬歸。 偶成 初啼山鳥豪音斜。莊蕪明時玩歲華。三日雨深春在水。一林煙濕暖生花。哥嘔舊巷鈎簾展。閑葉新醅隔竹賒。却憶去年歸漸近。半篷殘雪上寒沙。 盧疎齋集濟南張氏見仲年踰九十。其孫養浩求詩。 桂馥秋月照孫枝。華萼春風吹鬢絲。看取老萊堂上舞。不須重賦蓼莪詩。 紫陽文學吳掾賴燕室野舟自歙走書宣城丐予詩。 雨晴中天傳說星。葦郎幽草澗邊生。無人說與雷州客。萬古春潮恆未平。 紫陽何限舞雩春。底事扁舟託興新。試嵩扣舷歌此曲。晚風吹恨滿烟津。 許魯齋集絕句 閑鑰胄中本要安。親疎眼底更須看。若教此處無深毖。只恐當幾有至難。 謾得 克己功夫未肯加。責人機見益增多。百年擾擾荆棘叢。存得初心有幾何。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睹是看。此外更無容刃處。枉將機巧自生難。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病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紛紛世態都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 藍靜之藍山集絕句 風雨孤村似禁煙。東崇叢桂未虛傳。良材巨木他山盡。樗櫟如今正值錢。 山村面面網羅高。千里長空絕羽毛。獸羨摩頭飛燕子。不隨椒蘗入君庖。 杉根岩壑帶風煙。千丈千霄野老傳。莫向長安城下轉。王孫只擲買花錢。 龍盤光判鼎俎危。江湖休恨稻粱微。沙鷗家是知機早。纔近漁舟又遠飛。 顧世名梅山集詩債 詩債未能償得盡。白頭猶自費吟肩。如何黑髮人先死。地下脩文變少年。 題吳僧閒白雲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 一卷田園雜興詩。世人傳誦已多時。其中字字有來處。不是箋來不得知。 黃叔美詩送采詩者。 俊士緯文決大科。滿家傳誦積來多。老夫得句誰相憶。月落空山獨嘯歌。 陳深源庐雲山人叢稿題 道人何處攀高絕。松下斫枝如斫鐵。千崖萬壑無人行。獨自空湫踏寒雪。 一瓢傾罷酒空時。掛在岩前老樹枝。却笑許由終未悟。夢回歷歷任風吹。 偶書 金掌雲中竟若何。離離秋草夕陽多。銅墻門外長

江水。今日淒涼似汴河。 馬清泉窩菴集偶題 小兒尾語尚可惡。世事多端可若何。幸得一壓容膝坐。敢將月旦起橫戈。 偶得 坐守渾如結夏僧。兒童相對可憐生。東還西去都無計。白髮新添四五莖。 同恕榘菴集讀姚錄事送行詩。 閒閒不識催科擾。犴獄無聲梧葉寛。萬戶春風有今日。鄉賢端的是知言。 偶書 兩脚莫門實畏登。一人誤處十人憎。何如堅坐林間石。樵牧時時接話能。 偶成 天意人情不兩岐。禍淫福善更何疑。眼前事事須量力。身外悠悠枉費思。靜對詩書探道要。閒過朋友話心期。百年憂患居多半。即恐光陰得幾時。 運百止詩無題 學書學劍兩茫然。空過浮生五十年。擬向煙波深處住。王租已及釣魚船。 偶作 春風躍馬看花時。肯信秋風鬢易衰。富貴百年皆長物。老來方悔讀書遲。 少年場屋苦奔波。每對書編讀不多。三十年來書好讀。可憐老眼費摩挲。 偶題 來到深山處士家。山前山後響繅車。老夫不曉人閒事。行過西園看橘花。 元明善清河集偶書 海宦歸來心已降。兀然枯坐對書缸。買刀土食閒雕室。錦瑟塵生自繡窗。蓬艇斜陽風度水。石樓清夜月沉江。一尊老我寬閒地。今日重盟白鳥雙。 委世離羣乞地靈。西山端合為人青。殘春幾點正愁絕。落月半簾初酒醒。海闊有津迷遠道。天低無路怯餘齡。長歌慢斷知誰解。風起楊花雪滿庭。 郭昂集偶作 群犬安然本一家。偶因技骨便相牙。白頭野叟俱無鬪。醉眼留教看落花。 詩海繪章評詩 詩情亘萬年。今日是評看。古道歸昏古。清風入肺肝。乾坤撥軸動。神鬼骨毛攢。雄野相如室。高登杜甫壇。詞源傾渤澥。智刃擊琅玕。裁翦文章易。根求造化難。七言宜磊落。五字要攢完。龍虎生才不。風雷起筆端。門庭張雅樂。堂奧奏清歡。價震雞林國。名傳狗監官。道長欺沈謝。功不下蕭韓。手底千靈伏。胸頭萬象寬。莫役皮海笑。當出錦囊觀。晚水渾煙媚。春花帶雨寒。雲中芳草闊。鳥外夕陽殘。思極心源竭。吟多病雪乾。不須邀駟馬。何用薦金鑾。顧頑皇王德。雍熙萬世安。 劉氏稚子索詩。 之子二三歲。天然骨自奇。纔生松有操。未琢玉無玭。見客羞騎竹。逢人喜念詩。方知慶門內。須出寧馨兒。 南京遇朝美丈出詩因次韻。 浮雲久與故山違。茅棟如存尚可依。行客相逢初似夢。舊遊重到復疑非。滄江萬里悔南渡。白髮幾人能北歸。二十年前河上月。臨樽還共惜清輝。 無題 大車駟馬不回首。强項老翁來見尋。向人忠信去表襮。可喜政在無機心。輕談禍福邀重賂。所在多於竹葦林。翁言此輩無足聽。見棄知挺論材性。飛騰九天沈九泉。自種自收皆在行。先期出語駭傳聞。事至十九中時病。輪囷離奇惜老大。岸谷不

可千萬來自歎輕霜白髮新又去驚動都城人都城達官老於事嫌翁出
言不娀娟有手莫炙權門火有口莫辯荊山玉吳官大起燕翼巢當時下
和刖兩足千里辭家卻入門三春榮木會歸根我有江南黃篾舫與翁長
入白鷗群 青學教授史子愚貫之惠詩一卷 青丘多勝事二一屬君
詩遇物胄懷寫揮毫氣象隨溪山千古待風月幾人知別後珠璣在高哦
慰所思 讀法芝上人詩卷 道人信脚入鍾山卻為林泉筆不閑狀得
明珠盈四百未知高價有誰還 言詩裘說 因慕曾名司猜吟五字閒
功夫貪費日年幾半拋山盡說將詩去皆云得句還春官正公道回首淚
潺潺 諸公寄題林子山南華詩 舍人詩待送南華曉華變終宰相康
吟處瑞煙生禁柳寫時紅日上宮花喜看鸞鶴翔天際敢望鵾鵬化海涯
子美右軍風格在闔州光耀幾千家 讀學易先生劉斯立詩 曩知學
易妙通經今喜能詩得我驚宇宙贍山雄岱華廟朝綸樂貴英蓮曹劉難
鼠終窮技郊島秋蠅便絕聲他日北山尋馬鬣二尊紅酒酹先生 飲酒
賦詩 麴生風味誰能貶毛穎篇章此最奇到處淋浪翻醉袖有時搜索
撚吟髭香浮玉蟾人爭靡句比鋼丸世罕知文舉一尊邀座客翰林十幅
寫宮詞 奉訓宣教携詩見訪 句稽試吏本無長欽秩初焚拜闕賓五

斗可憐羞晴節二毛空歎老潘郎窮愁衮衮知何奈俗務紛紛爾許怯頹
有高人慰岑寂袖携詩句過茅堂 絕句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
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花落花開人世夢衰榮閑
事且持盃春風若是輕搖落何似從來不要開 三分光景二早過靈臺
一點不楷磨貧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京師索號酒色海溺
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 麥隴風來翠浪浮
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清樾對啼黃栗留 漫郎無處覓歸
田江北江南水拍天手攜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船 戴表元剡源集
瑞上人求詩 寶葉山中源惜師布衲百結面如癡十年相憶忽在眼談
笑甚似仍耽詩 源公作詩可憐生亦有設設山林聲見說丰姿妾膝素
霜頰黛頂照人明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叔畫 秋半說詩秋又
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熟心自皓祇恐業成身轉寒數木野風天唱
和崩溪怪石鬼鐫刊拔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游子鞍 雲麓文集無題
世路多岐更險巇乘桴浮海欲何之從龍未遇攀鱗快跨虎先驚覆屋
危隔岸有山堪避世隨身無物可千時陸沉草野吾何憾嵷屈求伸謾爾
爲 猜遺源順齋叢稾偶賦 坎井荒叢變態殊奔奔相逐更相呼應憐寒

曳懸衣結不似明窗看畫圖 讀近體詩有感 東塗西抹眩妍欲趣
春風事少年安得謝家水玉質不將脂粉汙天然 八十怡愉鶴髮親子
能承順一家春斑衣堂上歡娛舊華屋門前表額新道國此時稱孝行清
朝他日方忠臣我知是舉誠先務薄俗從今復變淳 與德衡弟論詩書
以贈之 松姿鶴相兩臞仙閱世都過七十年得意江山元有助放懷風
月自無邊古今胄腹吳從司伯仲埙篪恥使然天與吾宗真樂在大家心
會口難傳 賀秋谷公贈崇德應奉詩韻 趙子能詩雪滿簪知言秋谷
最為深便教價重連城壁更覺聲如擲地金味向靜中時自得境逢佳處
獨幽尋情寬展讀興三歎不意還聞正始音 漫題 花下從金勸酒桑
閒布穀催耕甚欲晴天行樂卻因春雨關情丁復檜亭集于昂寫薛能詩
前年挂席水晶宮不見玉堂松雪翁今日把詩燈檜下北風寒思在隆
中 偶題 一事不能方近古六經何用更知新唐虞時世君臣會李杜
文章宰相嗔 絕句 南日西流近君華倒光還映赤城霞閒窗好客高
相對襴熳黃金生酒花 江上東華仙府春青蜺旗挾翠車輪好風持地
從西入吹落碧桃香迹人 好山故愛高鈎曬置閒不遣作窗低五色錦
花杯影落斷雲含雨掛秋蜺 海氣上天扶燭龍牙君曉色動芙蓉樹間

好鳥清相語不著野人春睡濃 沙邊晴波淡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
船載酒江頭飲水柳千株滿岸陰 自愛江頭看雨蒙山光倒染鴨頭波
孌商那似天上下打皷向人既側過 江離初長杜若新紫蕙紅蘭洲渚
春楚天正遠欲有遺江上獨行遠故人 柳下杯盤野老過柳間歌吹水
翁和綠波南浦傷心別黃犬東門奈爾何 楊柳風輕欲干涼蘼蕪沙暖
足春香水鄉父老茅堂酒不信王孫道路長 北闕青雲車馬多南山白
石飯牛歌霜清水屋醲春酒雨足野田收晚禾 兩岸東風吹柳花小江
新水帶春霞長林日出鳥自乳買酒上船人到家 茅屋雞聲接近鄰短
裳巾幗莫歸頻江鄉禮俗淳風在煙樹深深數拜人 熟麥收空壟旆旆
新秋蒔過雨沉沉誰言畢賦閒無事老願太平渾有心僧盤谷遊山詩擬
古 林茂衆鳥集鳥集木易摧水清孤月皎月皎波不頹飛鳥忽驚散步
月空徘徊 古意 世情若奔流傷嗟易盈涸適與良景逢百念厭酬酢
兀坐幽興長正味深淡泊米頮日影顏四時蛇赴壑月明無古今梅花自
開落 白鳥歸青山幽然意自閑鳥飛忽不見山在浮雲間 絕句 春
鳥巧調舌魏不生愛心兀臯有鳴鵝舉世無知音 折柳送行程交情見
斷金長條無別用只要繫人心傳與編集雜詩 皎皎素月明娟娟含今

姿浮雲遞起，藏貝景逐參差。山川莽回互，天地亦相疑。焉知冥昧中，明察終不移。拯望有恒運，清光每交虧。 寸隙塵所投，片言害所為。行徒恐蹶焉，豈復惜其良。榮辱俱自致，不通亦靡常。脩正未蒙福，為邪欲何望。天道豈遠人，撫心徒自傷。 溫溫匣中玉，什襲慎自持。荊和始見賞，舉國競慕之。青蠅遽言集，魚目亦相嗤。昔為人所寶，今為人所疵。保終諒無幾，逝者已如斯。 白璧易為毀，常懼世所損。憂心日悄悄，自好反成愆。君子遠嫌疑，胡為偷自安。始知丘山累，乃在半辭間。盜金信不疑，獲塵或子淵。故心苟不易，既往復何言。 夭夭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詎能知。一朝縣霜墜，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為時所移。向非厄嚴寒，何以別奇姿。 植蘭孤九畹，種菊敗三徑。幽芳固殊姿，馨德良可並。紫蘭以為美，餐菊以資命。能言理無識，植使枝葉淨。蕪穢苦易侵，枝葉苦不盛。豈無桃與李，貴此諸野性。窮巷有畸人，夙夜勤古道。敝衣適至骭，蔬食恒不飽。歌聲苦金石，顏色終嚴好。豈無當世念，所趨惡他巧。美玉不足珍，懷義以為寶。 閒夜坐中庭，素月流我懷。鳴琴發玄思，俗音難與諧。微聽經前楹，餘響正衆聞。欲歌南風曲，聽者良已乖。顧言為清廟，復感鳳來儀。 異人言種石，可以致雙璧。千金變玄松，辛苦乃有獲。溫其彼君子，縕積良愛情

青蠅易為汙，恒恐傷厥德。連城不願售，思以置君側。然嚴無與言，持之將安適。 古意 人言道路遠，直傍天涯去。頭上忽見天，近於江南路。牽牛一水隔，織女經年會。咫尺缺相聞，何況千山外。林清源集雜言 太樸本淳默，結繩已多端。書契起百偽，千載不復還。大道日已降，支離競客言。安得萬家寂，俗厚如古先。仍當廢簡牘，置我六籍前。 禮樂設空器，詩書無全經。仲尼已久矣，沮溺不偶耕。誰能咲庖羲，今亦無負荷。我欲觀馬圖，黃河清未清。 東家陶苦窳，適市日十千。西家琢瑚璉，待賈三十年。材輕信易售，器重良自怜。世事每如此，古今無不然。 吾常觀四峕，亦復悲草木。秋風落人間，萬卉不敢綠。豈無岩穴英，粲粲若松菊。但得根本堅，自然耐幽獨。 雜詩 高高九天雲，深深九淵水。龍行天淵間，升降若咫尺。況潛通高明，神化有其理。吾嘗靜觀之，萬動根於址。 黃鶴飛高天，飲啄罔衆鳥。靈龜困沼沚，神出萬物表。鶴齡不如龜，潛潛勝擾擾。養生貴全神，不必蹈高渺。 人有一寸心，萬物交攻之。操持少不堅，一日九轉移。吾身不自愛，物欲安有涯。存養寂無勞，天理可自怡。輪扁不讀書，心與萬物忘。屠悅視楚國，不如肆中羊。正夫悟至理，遂能輕侯王。子雲空傳古，投閣何荒唐。 人生苦經營，役物無已時。達士順所遇，用舍俱坦夷。所以百里子，終身

五羊皮，為國而國治。飯牛而牛肥。 嫫母飾珠爛，西施被惡衣。姿質不可改，外飾安能欺。舉世壽中來，汩汩事分馳。有目不可信，有心安能知。 吾嘗登太行，杯勺視滄海。後來海上觀，太行一纖芥。人生信耳目，但見近者大。達士貴內觀，至理可融岑。 義交不苟同，一語可斷金。利交信易合，對面江海深。所以子期死，伯牙焚其琴。知音不可得，況復能其心。蕭勤齋集偶成 古鏡徹肝膽，嫫母難為顏。桂枝苦摎結，直士不可攀。小草有遠志，結根在深山。[illegible]奇儻翁，聊放斤斲閒。 四月二十五日作。 一熱經冬望，根穿天生乃爾。太奇偏烈風雷雨，關何事不分來，對作有年。 可齋為張東甫賦。 治生往往迷知足，商可為心信善圖。秖有治心初不關，直須聖處著工夫。 五月十七日作。 片段殘雲魚尾赬，夕陽持向竹間明。教數盡歎甘霖少，得似尋常愛晚晴。 讀李卿諸君詩用叔經君使韻佳製 羨君取足不求餘，神守安閑疾自除。道可濟時何必去，利如生怨秖宜疎。水能隨遇知行止，雲自無心計疾徐。人處乾坤最靈貴，一一皆實跡豈空虛。 二十四日得。 四月已降何多蠅，驅去復來捷如鷹。撲緣眉目無可柰，浮泥粥藥還相仍。族聚黨夥因病客，卑神靜慮無由能。安得霜風一快掃，九原瓠巴呼不應。閘此山集 信題 種粳屋東頭，種麻屋西趾。粳肥鄉里兒，勉我植桃李。粳可療我飢，麻可緝我衣。雖無眼前榮，吾樂吾自知。

已識浮雲似世情，歲寒老硯是心朋。平生不貸監河粟，自擷晉芹羹澗冰。 虎頭食肉渾無分，關隴白雲幽桂叢。歲月催人空老大，江山遺恨幾英雄。平生心事琴三疊，末路人情酒一中。拄頰西山成久坐，更無塵可汚西風。 五言 大道昔凋喪，皇風日陵夷。簡冊飛秦灰，綱常復吳施。四海恣痡毒，民命懸一絲。所以賢達人，嶠嶠冥鴻飛。或種青門瓜，或茹商山芝。是皆保明哲，安能殺危機。我生亦何幸，仰際熙明時。文風何藹藹，治象何巍巍。空谷無遯駒，賁然已來思。朝陽有威鳳，亦復覽德輝。 偶題 東風吹綠徧天涯，野路晴煙漾柳花。鶴髮老人茅店下，一尊相對話桑麻。宋本至治集 作詩如[illegible] 作詩如蟬鳴，強聒徒勞耳。不飽餐風腸，無關世憂喜。固將守靜默，天機不容已。丹山靈鳳音，聞者為興起。劾韞或有意，引吭輒顏洪。身無五色毛，聲出千人指。 絕句 倣劉叉體 西北天無柱，東南地折軸。安得宿瘤心，生在西施腹。 絕句 文明街上千株樹，盡是都人手種成。最好暮霞迎馬首，參差樓閣綠分明。 絕句 至順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賦是日大風雨不見 樓頭紅粉哭千場，樓下倉頭醉百觴。卻怪滿城春相許，歡聲更比夜來長。 顏回盜跖自彭殤，舉世無人問

彼蒼爲國横身於遇賊千年同是績恭坊 十年甲第合汙瀦又作元勲

上相居玉碗金杯同一死吞舟剛漏網中魚 彎弓射日是心期槌碎天

東若木枝空盡朝堂亡國老五龍行可灌咸池 不畏中天九廟神倒懸

誰解萬方民陳平不是安劉者憑道真成妄語人 薫風避暑借明光綵

駱傳餐出上方列第旁推半妃主門闌部曲亦丞郎 刑部雜笞田鳳鸞

宣徽雜肋厭尊拳廟堂木偶韓忠獻正笏垂紳只儼然 南城北城千官

謁十日九日大酺開六師干戈非我事四方水旱是天災 積金至斗不

然臍一旦星辰動紫微日午酒爐燒盡到家家扶得醉人歸 道途相目

兩眉攢帶劒垂紳漢百官從此長宵背貼席夜來忍錄載書攜 明年多

掾滿王畿壯士耕耘婦子饁更有餘波霑動植罵鵝春泥飽忠炎 半歲

無君四海忙尚談功業叙旂常璽書未下桓温死孤負中朝一字王 五

年相業自多多權奸真如木了何欲使文章少遺憾南山增竹海增波

雲壘勲業絶郡倫莸弟封侯老此身武事樞機付壼閫向來光武愛功臣

王沂伊濱集與劉志善談詩 風氣開時習俗移文章千變亦如之當時

不是毛韓輩雅頌衆衆說向誰 陳景仁集偶作 滴柳秋易彫松柏冬常

茂要見歲寒心不勞而實秀 舒岳祥閬風集古意 客從南方來遺我薰

風琴薫風來易致且奏易水吟高浪忽起立西顧變愁陰征馬立踟躇旁

人淚沾襟壯士不憂死怒髮竪森森長揖辭四坐秦關無阻深燕客視秦

王已若首中禽一朝事不成易水有悲音請君且勿彈此曲傷人心 五

月二十八日四絶 烏獨況啼意螢低照去蹤艱危吾輩老寂寞此心同

蜂影過窗急雛聲出樹繁經時不吐句此日獨窺園 雨來元有路風

過本無痕小立清溪曲歌眠白石根 院靜泉聲合夜深蟲語多近脈移

素撋欹枕見星河 口號 欹求善釀能好客喜與老潘相往還今日欹

求泉下卧老潘無酒客薑山 無題 墮馬烏雲懶畫眉博山宿火翠煙

微綠窗不捲青塵護暖日青蟲化蝶飛 江山有恨非吾土花鳥相逢故

惱翁百歲唯餘二十五一春強半又成空 宇宙千年更帝霸春秋萬世

正乾坤陰陽定位綱常立於此推尋見本原 谿草鴨頭相間綠山榴雖

類一時紅白鷗飛起無尋處衮入梨花柳絮中 綠樹陰中春雨過乳鴉

聲裏曉寒生紙衾木枕清如水暗想山城又叙更 清江似酒能迷客綠

酒如江不醉人似酒似江俱莫問傷心最是豔陽春 尋花不問村遠近

愛酒能論巷淺深江上幾家官釀戶如今南北急追尋 竈戶炊秔香似

乳山童切餅細如絲黄鸝銜得春愁句玉管吹成楊柳枝 白鷗滄海尋

盟主黄鳥喬林命友生燕子不來人獨自東風扶我趁花行 春風萬里

虞姬草夜月千村蜀帝花已矣莫論如許事菜畦黄蝶送田家 杏花寒

氣退三舍柳絮春光減二分簾外遊絲飛冉冉窗間野馬走紛紛 欲問

醉鄉過睡鄉兩鄉相役兩相忘海棠應是此鄉物醉暈深如午睡長 老

鴈移屯百萬田黄埃極目磧沙飛春風萬里梅花路淼淼江南人未歸

清絶 道人清絶在中宵清絶因何生寂寥寂愛讀書窗外雨數聲殘剩

過芭蕉 十二月初七日補綴舊詩寄正仲 歲闌思飲酒人老且捐書

春日將輝貧陰風爲掃除花前看燈罷雪後坐庵魚有約君無負墻根摘

露蔬 初四日作 雀飲梅心雪魚吞水面雲山居差有味世事不堪聞

野燒窮狸穴晴霄轉鴈群溪寒春未着閏月壓餘分 三月之朔邑庠請

僕升講席說詩泮水正仲前韻以紀之遂四次韻 春服初成冠與童聚

觀王式一衰翁圜冠方履還吾道續衽鈎邊見古風技癢猶侍漢符赤藏

璧不隨秦火紅穿可經衣克傳士莫令城旦屬司空 題潘少白詩 海

颶既過天沉寥老楪弄熖靜自搖特山殮棗適在業讀罷不知山月高早

從唐體入圓妥更向派家事撚撚盡衆六卷要我删子自得之何必我燕

騎紛紛塵暗天少陵詩史在眼前我才衰退空茫然君能於此更着力唐

體派家俱可捐侻遠金淵集偶作 元亮真止酒昭文不鼓琴文章成小

伎道德負初心故友凋零盡中年感慨深從來麋鹿性只是愛山林 無

題 粉圍香陣畫梁塵散夢梨花漠漠雲一夜春風忽吹醒鏡中白髮不

須耘 趙孟頫松雪齋集襍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

月忽如茲嚴風動高林百草俱已萎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置勿復

念出入由化機安得喬松術邈與世相違 絶句 庭槐風靜午陰多倚

起西窗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閑看行蟻上南柯 古墨輕磨滿几香

研池新浴照人光北窗時有涼風至閒寫黄庭一兩章 繞屋扶疏竹樹

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金彈數樹枇杷總不生 草長前庭不

用鋤自然生意滿吾廬何須直待生書帶始信康成解著書 橘子花香

滿四隣綠陰如染靜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自有天

地有此溪泓澄百折淨無泥我家溪上無人到只疑身在青玻瓈 春寒

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黄昏 湘

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着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蕭索山川樹影稀朧雲時逐鴈南飛苦無淥酒酬佳節猶有黄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

情 川源一声綠交加 深樹寘寘不見花 風月有情無處着 物烟光景到
桑麻 雲林齊後鳴禽散 祇有挑壺繞屋簷 苦勸道人沽美酒 不應無意
引陶潛 畫船南北水遙通 日曳帽中篁竹中行 到月臺邊翠碧背人飛
過子城東 午枕花前草欲迷 日催紅影上簾鉤 窺人鳥喚悠揚夢 隔水
山供宛轉愁 任仕林集偶題 屠龍空已費千金 蓋向東風理故琴 萬事
總憑天對副 一身笑與俗浮沉 傍春栽菊園秋晚 帶雨移松擬夏陰 世運
已然誰易汝 白雲蒼狗等無心 野泉出壑江湖意 山雨收雲天地心 我
亦卷舒有奇事 千金不逐世情深 張仲擧蜕菴集雜詩 先人有夙訓 闕
在幼壯時 豈意衰莫日 乃復親驗之 茫茫上天理 詎可私臆知 百年大化
中 沐浪從推移 佶彼杞憂者 徒爲衆所嗤 叔子隣家兒 探環記前身 次
律求師後 一悟了宿因 我亦清源洞 蛻骨岩下人 誤墮聲利區 馳驅失其
真 所以付鐏酒 都忘賤與貧 惜無還丹術 高擧遺世塵 悠悠笙鶴期 矯望
三山津 寒日迫懸車 寸陰老逾惜 晨趨理公務 莫逐親墳籍 究往發孤
憤 思來抱深惕 理悟復相忘 神助聊一息 湛然擁襟坐 栩栩鼻端白 千齡
與化移 不朽在方策 聖哲有明訓 學道庶有益 寒夜何晶晶 中庭積繁
霜 天風下河漢 萬里沐玉光 羽衣四三人 各乘白鳳皇 笙響發空際 游雲
高馳翔 無緣躡霞佩 擧結雙明璫 顧瞻花月中 桂終古有餘芳 龍阪何崎
嶇 行人且復止 直上望秦川 遙遙憶鄉里 沐離肝腸斷 悲歌不能已 一身
已遐征 未念同室子 何殊轉蓬科 隨風四散起 雖得同根生 不得同根死
吾恐古今淚 多於隴頭水 春江採芳草 將以伸繾綣 初期拾翠洲 復道
滋蘭畹 美人隔花深 歌竟琵琶偃 睇沐不可見 忽恍心未穩 佳時難驟得
鶗鴂鳴已晚 祇有千古思 縣縣走波遠 黎丘之丈人 歸路逢奇鬼 既爲
鬼所惑 又復鬼其子 夏南消蜀梁 俯影明月裏 背走謂伏鬼 而又鬼諸己
此皆非鬼者 特以疑故死 憧憧姦佞徒 情狀真鬼爾 匿跡不自懟 胡爲滿
朝市 河淮厭兵禍 城已多荒榛 百里無幾家 但見風起塵 燕雀歸巢樹
射虎飢食人 鄉來腊青地 死胥今如鍬 沐亡使復業 半種當及春 安得百
襲召 錯落爲循倫 征討尚未息 素何爾遺民 陸厚幼壯俚語 可人期不來
未霜菊已開 湖山無改容 坐對青崔嵬 秋高景物奇 倒指重陽催 搔首鬢
蟄肥堪薦 登高林兩山佳處多 在昔曾徘徊 離今白髮生 此興那能灰 準
擬瘦竹筇 日日相追陪 可人期不來 遠望越王臺 又和 可人期不來
懷抱何由開 東郭路迢遞 西湖山崔嵬 秋風又已至 不得詩重催 多應了
畫債 不爲耽酒盃 勝遊真可樂 何事久徘徊 更惜昔饒舌 今知有切灰 公

當東嬌遜 與衣顧相陪 可人期不來 雲遮煉藥臺 滕仲禮東菴集歎題
乾坤古今一中庸 魚躍鳶飛觸處逢 不假高明發人事 黃冠那隱郭林
宗 偶得 滔天勢屈元無事 烈地灰寒自有經 獨倚枯藤一長嘯 亂雲
收盡萬峯青 學道無所得 年來萬慮降 病身便煖炕 衰目喜晴窗 獻課
主童戲 擧書稚子雙 人來問奇字 載酒渺春江 血氣雖衰志愈真 年來
溫故覺知新 父貧多謝鄉閭敬 漸老惟於道義親 日月優游三樂事 乾坤
俯仰一閑人 幾時卜築唐溪上 分得堯民五畝春 南遊寓興偶成 海天
春雨正靡靡 半逐東風半作泥 明日晴溪舟楫便 看花直過畫橋西 讀
葛遯祿氏周易之詩 鳳吟衔梭織錦雲 世間組繡漫紛紛 憑誰函致青
霄上 五色文章達聖君 中原呈鳳集絕句 屋頭叢竹撼蒼烟 風卷飛花
到枕前 南寺有僧來問俗 打門驚覺午窗眠 高彥敬房山集偶得 春色
無多子 人生有底忙 青山雲葉白 綠野菜花黃 芋廩期方井 溪橋愛古塘
林頭拈拄杖 易得辦行裝 貢泰父閩南集無題 隔樓理絲竹 切切動人
情 飲酒且莫散 坐待新月生 石抹良輔抱膝吟絕句 飲罷挪高歌 空齋
意如洗 世既無知音 徇俗聊爾耳 溪邊楊柳樹 故故解逢迎 桃李顏何
厚 春風無限情 衣錦鬋亂臂俊鷹 輕舟客與載花行 勝遊可是當年夢
今向原頭學耦耕 當年八詠經行地 零落交游似曙星 爲向金華仙子
道 牽民無復贊青青 軒岐功德巍千古 餘教民猶病瘦宴 自笑腐儒無
補世 窮途空自抱遺經 東陽來往吳中路 行色蕭蕭僅數程 歸到家山閑
明月 流年暗度若爲情 無言春思歸桃李 說與東皇未必知 莫道山人
爲計左 敢將光隱累明時 謾題 雪深鷹宇斷冰合 鯉書遲江左梅花
發遠陽驛使稀 董嗣杲英溪集擬古 海上采珠人 惟視夜光吐 攜持以
爲珎美 價重合浦 異哉足照乘 殺勁獻明主 遠物奈不寶 棄之猶糞土
河漢金氣老 海月光陸離 蟋蟀鬪我床 蓁莘有餘悲 美人天之涯 言旋杳
無期 西風吹脫葉 撫時傷所思 陳石泉送詩走筆次韻 依劉琰之仲
宣才 方重相逢笑口開 恐兄敗人佳思盡 寫公貽我好詩來 夜寒歸夢迷
松菊 灰冷塵跡混草萊 別後莫裁馳戀意 寄梅須帶雪枝苔 漫遊集偶成
雪添埋錢菌 雲容縕山腰 自載一壺酒 微吟過斷橋 吟了唐詩首句
難倚樓吹起五龍寒 夜來幾陣霜風惡 一樹梅花不忍看 擬古九首
猛虎衔其子 食盡旅牧兒 攫人瞰高岡 盡族取其皮 獸惡終惡鷩 患生非
所擬 濯濯林中鹿 三驅猶放麛 佳人無古今 命薄同見忌 醜妻不自憐
生憎妍者異 漢宮惑畫圖 楚殿冤掩鼻 樓涼照娥眉 寧因棄捐發 寒星

烱徹燿偷兒見如月廣大於夜鳴飄風響枯葉物情忤疑似世論感所發
出門復入門循上無古轍　猢猻山野姿譯傳可馴馬跳跳竊薮裹雎盱
拈土直終憐性消潔鳊鐵瓶嗔哆他日圖驊騮此物豈共罵　越禾嚴兩
稔地脫冬更毛野人營衣食日夕常勞勞僑客何所事顧瞻首一搔豈無
歸歟興江海不容舠　鴉栖楔暝煙雀噪起晴曙鄉來嚴寒心白髮今無
數逍遥學引年淪落恐衰暮朝來梨棗兒頗解誦佳句　登高望落日四
山煙霧生須臾暮色合天地皆況寞必待衆星出隱映寒江明感歎下石
徑村巷無人聲　日高南軒眠紅光明戶牖家人旋起遲附有疾痛否南
行海波長北上關塞阻我行將何之夢中遊太古　沽酒上山巔獨酌不
成醉遥呼山下人謂我狂不對但對樵牧兒謂我平生詩詩罷悲風起江
波動妻蛇　述古　士生聞道義異彼農工商動惟禮自繩訟以貧爲常
春花豈不妍冬柏寒蒼蒼獨行衆所嗤壯懷常慨慷阿衡有聖德闢狙豈
干湯百里賢且智焉用五羖羊達人慎所託出處唯自強編懷賦梅蘂真
有鐵石腸當朝折佞倖殺然卿六郎斯人已云殁生氣變千霜　題李术
魯公贈葉子肅詩後　風雷未起涯注龍題品曾經相馬翁從此不須人
識賞驪黃牝牡世方工　口號　霜月入窻窺夢破等量事已更裁詩明

朝觸處達人意不似三更枕上時　黃塵無日不馳驅冬暖號寒年稔飢
還有洞庭千樹橘光生何待北山移　黃仲實詩古意　憶昔君去時手種
桃李花花開令人喜花落令人嗟早知歸期阻胡不種桑麻來桑供蠶蛾
一月絲上車麻熟得紡績兼司臼成紗製爲裳與衣寄君滄海涯　九山翁
詩讀東坡　簷霤滴殘夢因颷颯煩襟起讀眉山詩妙奇含幽深横江蛟
鰐怒列陣戈矛森寒泉激石瀨白日觸錦衾飛仙九霄上環珮時琳琳萬
里無定居一生多苦心遂令蠻獠耳得聞韶濩音回首呼閶闔衆啄駭且
瘖名高陸忠州氣壓李翰林如何棄不收白髮空滿簪至今三百載義士
空歔欷我生恨不早遺編敢重尋長歌爲按抑寫入薰風琴大雅集類善
卿汞詩　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已是衰周餘祖述孰能加四始研窮我
已後諸儒嗟子用意亦動原聽音知政非迂疎顧排閶闔獻米錄坐變四
海如唐虞　無題　灤河開國世還淳職貢梯航罔不賓玦樹木難炎土
物紫駝黃鼠朔方珍雕題火老鏤金珥漆齒罽王冠玉麟荒服年來朝覲
絕包茅貢入竟何人　百年功業自天開化洽周南陋漢才朱鴈每從東
海獲白禽還自越裳來黼衣玉斧嚴丹陛袞冕桓圭列上台政典有餘戎
備略秋風滿地獨興衰長流天地間集　讀文山詩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
里飛塵九寰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泪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耀如雪孤
臣生死早已決禍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金
盞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
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泪灑兒女別大
丈夫心一寸鐵　絕句　春光如佳人紅紫爲衣裳脉脉甚無情少年猶
斷腸王沂伊濱集題張仲舉贈桑文銳詩後　桑也有仙骨潛名醫藥中
飢吟十日兩客夢幾秋風頗有酒堪飲初無文送窮好將青白眼留看送
飛鴻　貴桑韓康伯能詩張景陽世紛空落木句法挾秋霜杖屨飛煙下
聲名翰墨場往來成二老休負菊花黃　青燈同兩夜貂帽共霜寒旅思
寧無恙歸書但說安瓊林勞遠夢仙鶴養脩翰聖代求才急終期拭目觀
白石化群羊仙家自有鄉草玄甘寂寂作賦間蒼蒼江路梅堪折山橋
酒可嘗雙溪今夜月千里定相忘　人生逐群動何路脫塵氛鸚鵡新題
賦麒麟舊獻文顏坦猶擁雪惟石自生雲鳥鳥將春信殷勤報客聞　世
態浮雲變心源水鏡空時時書咄咄往往視夢夢鬲落千年上汪洋萬折
東梅花知我意的皪露椒紅　雜詩　寂歷疎花晚盤紆小逕連寒村明
白水野寺起青煙三北非余恥一瘢終自憐歸期何日是山月幾回圓

歲晚難爲客地偏宜放情城鴉驚戍鼓隣婦鬧村舂木落山扉闢蕪荒竹
附籬不材甘懶散何去復何從　曲曲高都路茫茫伊澣田雲低明去鴈
野闊退飛鶖故國思千里君門隔九天窮途莫回首一望一悽然　古詩
一以送允然景元入梁其二以謝張子文惠歎拭余伊上之篇汴中諸名
勝　山童照伊白日瘦埋雲黃雍容車騎都長卿薄遊梁文綵麗宮鸞鄴
枚斂其光我飄山林牢三見天雨霜公如左右手易親復難忘交深出苦
語悃於冬飲湯爽門二三友問我行與藏長吟歸田賦亂以因山章　拚
棲在江湖行止非所期誰云山澤間見此鸑鷟姿人生會面難肯憚鞍馬
疲遥迎長伊潤枯榆媚寒曦親友話存沒學問訪闕遺醉語雜嘲虐曾不
我瑕疵君憐我踈懶我愛君坦夷而能致斯人孰謂余數奇傾蓋即分襟
歸馬三振鬐仰看孤雲飛搖搖心南馳山寒梅未破何以寄相思　寒月
侵山軒朔吹鳴竹牖夢中逢故人談笑共杯酒怪我短塵埃短褐幾露肘
相望挽天星相思令人瘦丈夫有念虛名等箕斗曾聞子公畫出此鈞
竿手平生張平子矯矯文章叟懸知月旦評應憶忘年友　賓窺縣壁見
張雄飛杜德常二御史詩　嘉陵江水淨無泥江上青山是寶雞古驛荒
涼誰與語故人詩向壁間題渥游集見心禪師適余武林寓舍出示翰林

虞歐二先生詩文讀之獨慕無已因成口號四絕。江城春盡柳吹花來門東園野老家棒石焚香坐清晝抄羅樹底論三車。青城學士老江南槑上拐伽無共談求仕況聞華蓋近龍門深庭結雲龕。白頭承旨發歸田健筆凌雲動百篇今日臨風數開卷虹光千丈斗牛邊。溧陽東南厭亂離錦囊驚見玉堂詩相期只合匡山住酒植藍輿訪遠師。古詩 青山欲赴海臨流聊躑躅潮水不上灘毋乃長崎嶇蔘生圖富貴勇往身趨起高深不可即顧乃忘其軀懸厲仰乘鳥重淵羨遊魚寄語世上人安分其勿踰。艾性夫剩語雜言 蒼梧鬪弓劍阿閣無祥禽晉叟已長嘆斯歎求之今區區蓬勾人豪伯方浸滛。泚年侈嘉瑞作物誠何心隱顯殆偶然豈必聞韶音貴河千丈渾嚴月亦已深矯首不可俟角里芝山陰。勛華不並世揖遜無餘傳緬彼業與漆佳兵豈其天履霜一何微坤冰一何堅誰謂知幾人尚候觀伊川斧衮了不公正閨雜紀年豈擬王仲淹內愧魯仲連。燕趙多佳人珠華衒天衢鄭曾有游女析楊弄青梅春風趁姿媚諧笑爭徘徊幽閨有貧醜脩潔不自媒纖布以為襦斷荊以為釵鉛沙事機杼蓬首蒙煙埃誰將好德心為爾傳新臺。枯桐斲山骨紘以冰蠶絲信指發狐調悠然遺希夷揚以寄吾歡抑以寫吾悲悲歡生我心無膚他人知我若有黃金不鑄鍾子期寄語伯牙獨絕絃良可嗤。答釋子問詩法。汝家有子顏詩體能入選爾后島可革往往以律變選律固無擇語意忌膚淺大音尚和平至味貴悠遠歸歟事斯語妙理千萬變歐稱九僧今不見退之擬過紅樓院。謝吳子與惠詩。解后西風野菊黃別來冉冉歷三霜未償詩債如山重曾結文盟引夢長老病終年親藥裹清談何日到書案閑君讀罷多娛樂螢草春添■萋萋。冬夜抄詩作。筆債窮年老髮僧硯寒還復夜敲冰西堂夢後無靈運樊府歸來有少陵諸老文章凡幾變千年風雅欠中興矮窗燭暗成惆悵忽見梅花月一稜。經語詩戲効唐子西。山徑之蹊去去蹊草門主賓是誰家其生色也草交蘩彼美人兮蓮正花。源泉混混出虛岩柔者開人已驚剪韭不妨千取百種爪且喜二生三。偶題 蔥溢山影月初斜門傍溪橋柳半遮獨客不眠春起早一簾香雪嗅梨花。風雅補遺古體二十四首。殘蹤結成花枯木化為菌碉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寂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會高懸會姿直欲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顯反時不努力老大徒蠢蠢。樹木生有枝于第歡有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事書記逢人多禮儀三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綾令人謾不省古

道當如茲欲成高高臺為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為爾遠為期不聞鄒曾學還自俎豆嬉人才日衰替寧為早下兒。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為爾忘維此慈愛心允同春日光陽和遠地脉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住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哉刀何短父母恩甚長。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意濃一門無二志響歎生春容豈唯黨里間上聞天九重祥雲及青露滋我庭下松歌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家儒士世世皆時雍蕩蕩森梓樹遲遲杖屨音未聽父母容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屨身所在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源父愛我忘父不聞歎與歙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親。莫打屋上烏烏有反哺情莫烹池中雁雁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和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為枯榮我顧三春日無光照紫荊同根且並蒂蕩蕩共生成。妻賢猶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和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歡花木羅春陰雖云一尊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備千金家睽在婦聽家聲有遺音。內則紀孝養禮了著聚思寡寡三代與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無丹青師丹青狀形貌情性那可為冬夏適溫凊芬鮮在盤辰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鵲失其曹尚且鳴聲悲劇巨痛以深衰麻交涕淚聖王為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燕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傷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安身偶生存勢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精金不畏火見此兒女曹。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百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中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為狐與蜮。人心天機在利慾日夜遷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披惡木何由斷不畏根株深須憂筋力短。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易反覆簡默終無他明明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誡天有辯誇懸河心源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施朱或白如榮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如金石固。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須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旗旋出廣路百步無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聲人生處困厄貌不思寵榮此全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丈夫既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無使公餗傾

五方各異氣百物無全才舉當配匏竹味耶調塩梅何爲不適用有根
盡須培山中多松柏城中高第宅蓋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
將耶墨乘孤危群心効死闘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有待攻敵
竟不下犬冠空若莫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虞寵爾將何爲
進懐首鼠計退與救禍期問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凰寡儔匹玉樹
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高居駕細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
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
只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内同作弟兄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粱肉爲爾不能餐群生本一源有此惻
隱端無爲自泪没功利日相殘譬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箕奪彼以與此終
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白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
外侮室内起干戈非關絶地脉乃是傷人和不見豊水上靈臺辟雍前
有大雅詩復有黍氏歌鋒鏑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黄河西北來云自崑
崙丘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莫
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狭謀癡人用小數顛倒苦無休安得申韓
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菽粟味充飢常人昧識察舉世好珍奇貪
奇不顧殘刻玉當無厄犬鉤擒萬象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夫序徒施
爲衰哉揚朱泪滴向他路歧正途甚坦蕩捨此將何之 蜘蛛解布網蜣
蜋能轉圜萬物各有技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
人易書三絶編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惰勇往如奔泉 好
龍非真龍葉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漂然異六經豈虚文中有無盡
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皎皎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繙閲
何容易曾參一唯諾巳往難再值 勸爾一杯酒君行莫匆匆君心自欲
速道路久乃通東能窺大塹西能赴崆峒不憂歳年晩但畏筋力窮三年
刻户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艱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喩大願君置胸中
偶題 蚤脩隠居服獨承外史冠無用固應爾豈唯能自寛樹蔭曲廷
生鳥語恣相喧墨卿悦性情翹生知肺肝永志一以遂吹萬何足論 絶
句 一徑繞將泉上過新鋪石子待閑行絶憐數箇琅玕子偏向闌干缺
處生 蒼玉林中石一牀綠煙浮動似香爐濕須飈下襄陽拜狂客來時
也著狀 白足過橋三峽雪蒼頭吹笛滿林風狂花也有凌霄意飛上松
顛爛熳紅 偶作 黄綾樓中挑書卧雙鶴長鳴驚夢破青天墮下白雲
來捲簾一隊楊花過 汪復心遣娃房離自歎求詩 汪淪自愛桃花水

退翰祗思尊來湖九十山翁莫相惱題詩元没得工夫張仲實詩雜詩
西州有美人被服綺與紈一朝失所託短褐常不完朝陽如有知流光照
心肝去貧豈無策此道非所安 黄鵠横天翔萬里諒非遠犬雞鳴向人
稻粱不滿眼豈無高舉意欲去羽毛短雲飛不我顧悵悵秋風晩 東風
吹衆芳浩蕩川原春游子莫不樂我獨回車輪常恐明月珠翻受尺目嗔
一時勢亦屈萬世斯爲俾 旭日耀清流魴鯉游其涯徘徊不忍去滔滔
信如斯青蘋一何多鼓枻將采之濯纓商我穎洗耳真吾師 驊騮困塩
車仰首時悲鳴可以喩我懐憂憂不得行昔爲空中雲今作水上萍嗟哉
東高節含此焉求榮 美女處空山容華若爲比馨香隨風發蘭蕙爲之
死時當青春闌沈憂波如水聘者豈不多所願配君子 雲興自東方上
下何所之終朝不成雨悵望心依依驚鳥鍛
六翮翩爲群雀欺有懐不得展生我將何爲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二支

詩　元詩三

元程雪樓集李氏八十詩　憶昔中公八十餘故人曾爲耕安車太平天斗思文治會向山中訪程書　又題許仲仁詩卷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窓閒卷聲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氣逼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流卻許後人知霜清日冷梅花瘦獨對爐熏看欲癡　胡祇遹紫山集無題　此心本虛明百欲日昏蔽譬如鏡積塵不復加磨礪逾遠逾忘反與馬牛無異既無賛父兄學校久亦廢耳目所見聞佚鬼雜魑魅習熟爲當然寧復知慙愧天道如循環亂極應運治哉實長沙太息更涕淚可憐漢孝文苟且承秦弊茲時去古近三代良可繼失時而不爲令人增欷喟氣質苟不高百爲皆瑣屑趨向日汚下遂遂趨利轍年來者前非改圖當勇決堯舜至周孔八聖吾慕悅立德與立言汲汲追前烈求心即師友自語自磋切必待文王興庸愞非英傑松柏一出土便與蓬蒿別已見千丈姿從渠戲寒雪　五十無所聞固爲聖人棄矧余已六旬耳目漸昏瞶雖達廣譬人謂我不足畏壯年不可追知悔當自勵銜行而逆施斯言何自棄莊敬日可強憤悱通必遠壽考吾不知力進王良轡　夜行圖云差夫道苦不遠天明得正途歡喜忘喘喘我車頗堅完我馬亦強健白日輝過年僕御皆再飯周道直如矢良辰未晡晚聖域望九關觀光得吾願　拘以形氣微與天不相似我心即天心人天本無二死天之所有我無一不備死去形氣私豈包天地外知化且窮神述事而繼志循倫復栽成了卻大人事　衛青霍去病起身自淫奴所知勤是隸何者爲孫吳一朝當帝意想節持兵符出塞三十萬入塞三萬餘無人問二子方略果何如李廣飛將軍受制於庸愚敗死不封侯數奇良悲夫　貴誼真英才王道乃素學孝文好無事欲爲遷齪齪公卿盡庸愚厭己忌超卓鵬鳥亦知天飛飛入惟幙不過庸何傷王道惜其湮　朝誦論孟辭暮誦六經言臨事毛髮比一一皆差愆此病果何在不識我之天我天殊不遠性理即真源真源一斟靜動止合自然泓澄百鍊鏡流行派萬川　去月吁使君今月吁叅御而我竟爲誰側耳隨呼應貴賤不自持甘爲世枯榮譬如畫家筆汙潔幾紅青又如渠夫幹從人浮沉升人主豈物耳終老無定稱夢寐驚寵辱俯仰徇虛名　稟受作猛虎一飽肉百斤朊皷爲秋蟬餐飲風露畏二鼎

各有適不知天地仁人出萬物表反自喪其真既羡晉楚富復傷顏氏貧物生本不齊安能同一均奪彼以與此恐尤徒非辛　顏淵問爲邦要須請學稼同在聖門中人品自高下執一不知人王石俱同債所以三閭翁寧死不迴駕　胷中富義理肆口能成文區區既問學漫費織縷勤余生適中年讀書頗有聞物外不能惑少覺德性尊聖域固云遠循序亦能臻晚坐恨眼力絕慮靜靈源四十無所聞安用瞻空言毋貪文字名正坐蠹塵昏呫呫誰汝聞何異蚊雷喧書生太癡絕甘受古語謾坐看奇雲士龍馬衆高轅秋風墮木葉蕭蕭走前軒歲序與流水冉冉相馳奔　好事待入手急行能幾多況復墮閑散萬慮成蹉跎惟餘誰作業搜扶傷天和擾擾靈府間起落如驚波以茲銷年光嵬哉雙鬢皤　佐命惟勲舊忠清三十年赤心思報國白髮要寧邊夢破烏江月神逝瘴海煙忠宣拜嘉謚未讓伏波賢　得死公無恨思賢民自哀方期當柱石奚想使衆臺廟貌佘如在銘旌哭遠來從今調鼎手誰繼作鹽梅　七十衰翁與世疎閒心永日共安舒卻緣當路憐愚直時有人求紹介書　昏衰敢不慎許可疎散竟能誰重輕周道從來直於矢並驅九軌儘寬平　高下洪纖無棄物兼收並蓄廟堂權固知滄海能容物奇蹇胡爲放薦賢　書判身言已失人況將末法委沙塵只憑罔火懸明鏡黑白妍蚩總識真　神游八表默觧姿造物無私卻有私鍾秀千年猶旦暮何妨異代不同時　龍眠寫生惜英才誰問先賢與後來霽月光風同一處寫留人世洗塵埃　每愛高風蓮社圖當時果有此容無龍眠何處曾相遇夢破三生向日吾　黄塵撲撲萬蚍蜉仙人樂何間一泒瑤臺畫圖幽杖屨飛芳神夢覓從游茅廬風清林野鵝寒雁共夢陰畫師暗隱無窮意何處漁舟不可尋　萬里清江一葉舟月華西去水東流傷心不見曹速子何物人間萬户侯應命趨丹青詩　丹青雖細藝能者皆高人請看宣和譜品分能妙神　風雲湖海士廟堂名節臣胷次同造化快入經營天地生萬物我丰能真凜凜冰雪冬煕煕花柳春書觀蓮社圖真宰差凡塵世無王黄華青論不復聞銅臺趙濟之索言期世琢筆跡我未見詩卷何輪囷許與多名士定如詩什新古人家數中當與誰等倫鄙俚敢斬惜酬報當殷勤寄我數十幅黃華我比鄰　王仲器之子持卷求詩　仲希能尚友遺山者忘年草聖新樂章子孫宜世傳過來風俗薄誰以勢利遷漢然見父執手澤追棄捐仲略吾世契有子乃爾賢逢命四十年豈尤循炯然秋澗題訓辭著文貽佳篇不鄙朕來於千里來乞言乃伯辭理盡援筆遂自得頓言適之

好世世金石堅　偶成　人材應時須用舍實在己所以掩鼻笑正恐不
免耳生與噲等伍背汗增愧恥螻蟻既墮地未免寒餓死可憐奔競徒賤
辱無不至朧爾而與之乞人且不視　愧磊胸中十萬兵故從阜櫪黙無
聲驚回九合諸侯夢一曲高歌獲上卿　舉選科亡業賁才紛紛詭旨起
蒿萊誰知半口寒微隷一論齊纏萬里開　小白椎開五霸原一時賢相
炫來軒只知國富兵強術不向尊周掛一言　退食委蛇百慮新漫誇事
業在經綸未時偶作登龍客無術慙為入幕賓莫喜肥甘潤枯質曾無恩
澤到斯民馬前走卒休嗔咤八議潜歸市井人　每恨平居不我知問渠
今日竟何施國人碌碌漫成事舉世庸庸與易誰　妾順漸如隨侶馬剛枝
自笑脫囊錐一杯飽食黄粱飯睡足槐庭晷日遷　命安齋主寄詩來把
戲歌吟卷復開似厭羲皇閑日月要同俗吏走塵埃只知芻豆填壯腹不
識青黄是木災試向碧天清夜望惡雲妖霧鎖三台年火陵陽集風子雲
袖詩見過且萬叙先祭酒與先人同朝之雅意甚古用韻為謝　白髮祭
酒公儀形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梟與梓吾翁幸同朝輦路時並轡治
風日以邈追慨徒倚徙子雲篤世誼攜來自携李念我一破廬落落荒城
址遺以五朶雲置之五雲案我是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論書味
淵以旨嘉聞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失題　篇章餘事等嬉游尚想揮毫
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
天外州璞研去來須猛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
之　堪笑衰翁作計狂又隨吝看到魚梁未秋早覺凋蒲柳已老安能種
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時贊易自焚香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來久
覆觴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小海何如廣平賦梅花一片心石無不
死平生不落徐庾家趙子陳陳有肖府雲根半夜生棱牙有時盤空吐硬
語更覺世上浮且夸誰能為葵青綠杖旹安荒盡天祿與辟邪　予與會
孟同游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闊今見其十年前與仲實詩帥初既追和
于亦繼焉　擾擾人間萬事塵舊交無奈白頭新此翁固是同門友今日
真成曠代人千里賞音知絕識九秋落木見橫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說到
銅人更愴神　劉靜修集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
氣此翁少有兒干戈鄉縣異哀鳴念雛孫相思勞夢寐自譬畢此生復爾
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藍輿至夜丙一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
百役一身寄效兒洗廁牏代婢理中饋生忘傳獨愛死見道路棄捐河隔
故乞走送銜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婦事作

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擬古　孤燈皓素色寂寂虛室深傷彼蘭蕙花
黯黯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會邈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
寸鐵蕩滌妖氛沉心定有天游淵乎秘中襟所得不可訛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飈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
未知慨然慕意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習必我拒所
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為撫劍一太息盡夜中情馳人生天地
間太倉梯米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魁玄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
辭憂失三五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未未達萬物各有時時节不再遑
憶昨初讀書人曰飢寒基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
學屢捧鐵鋤非所投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
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端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與富貴期鴻鵠凌
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作鷄笑藩籬世能盡依兒吾將誰與歸
凡物能振厲即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
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雜著　人生豈不苦終古謂之然孰是
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足非所欲易耕非所難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
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飢寒況
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
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塞坐
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粮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
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絕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淡無情盡
是忘機者　今朝客爲求文主昨日隣嫗借米移未枕質錢多舊帖看囊
不必委新詩　出門已坐十年遲擇地寧容一物棲丹篆萬金空自許青
雲平地欲誰梯長庚只合陪殘月衆楚安能立一齊醉裏商歌動寥廓飛
鴻淡淡夕陽低　雜詩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搗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
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韓說戰爭初　關嶺通山後
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粻西風如
有約秉興即吾鄉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狀奴力開田享素封
來牧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冀北高寒境英靈
海嶽全期丈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比盛事
瞻仰在作年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依帳帽竹澗細通廚簷來
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我甪白鹿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曰在風
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荊榛領將天倫重無君

慈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杳有陣漸入翠成行脉穿休危
石牛蹊帶小塘圈茅庵如畫可惜是迸亡　一語喚醒瑞巖老千言不昧
草庵歌開人爲向忙人説佛法元來本不多　老兎雖雞自有春晝冰徹
底照來真驢鳴畢竟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華庭草思悠然風月
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
是倫閑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噎侵一半春
詩家道體説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誰喚南窓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
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併撚類家巢十月天教薺麥春　漫記　天棊
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不使真忘得憶竹栽蓋強自誇　我
自無行即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澤幸有牛溪在却向長安説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嘆一局蠱棋爲解頤擾擾自無安脚處幾人打透利名關
應物何害累我真禪家怖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卻笑當年墮甑
人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難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入蒼狗豈知
蜾蠃即螟蛉　偶作　爲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
與我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真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闔道江湖好
煙水飛鴻滅没有遺音　偶得　血氣雖衰志愈真近來溫故覺知新久
貧多得鄉閭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消磨三樂事乾坤俯仰一閑人幾
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　自覺筋骸老漸頹曾經坠沓度危關
清霜烈日留身後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頹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避南山
雲鵬枕鷺今無地幾點江鷗盡日閑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敏之學士遠
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續貂以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蹶軻晚節歎行
藏故國頹綱墜新朝明德昌雄材能預算大量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
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窮蹂張西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慧使天墨壓
光動太白鋩犛犛車徒盛鱗鱗旗皷望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謀臧江右將
禽楚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彀強梁敢跳梁採訪軒車鬧司農官吏忙輕
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勳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晉蔡奇計有平
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奮迅鵰鶚得翺翔偶遇風雲會争依
日月光永觴千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霜迎風初請命
出郭遠相將父赦真宜死寬恩何赦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無疆扶杖聽
黃語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出戎行敗絶仁猶在周傾道不亡禾
招燕郡内入覲大倉傍戎服貂裘紫星軺鼓馬蒼中春辭北望初夏過西
凉瀚海涵而蕩陰山仿且僵開雲逆去路跡雨潤行裝出處空興嘆風光

自斷腸典刑陳故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援深溺中州冀小康風俗永老亂
壽莱要優長痛疾如神附遊魂哭鬼伏仁術能肯肉靈藥起青肓避禍直
緘口當年肯括囊遣蹤心欲剃涉苦膽先嘗北漠絶窮域西陽抵大洋詩
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氈檣連腮帳繩穿朽腳床郊行長野興人靜若禪
房回鶻交遊熟崑崙事跡詳風煙多黯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象妖氛
黷太陽真龍三島去奕葉一枝芳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九疇從帝錫
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服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將
方息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案堵無更肆固敵不餽粮衣
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北方
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猶麄褐肉食棄糟糠隱逸求新仕流亡
集故鄉百官欣戴舜萬國願歸唐耕釣咸生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
行看建明堂每嘆才雕篆長慙學面墻君恩于久負賢路我深妨覆餗恒
憂懼持盈是恐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大守方遺騎初平政牧羊厚
顏居此位若已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
韻因和而謝之　允文符大一天相丕丈昌泛海難追蠡封留欲學良撫
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年鬢已蒼伴食居相府無德報君
王草甲濡春雨熒心傾太陽大權歸禁闥成算出巖廊自北王師發平南
上策長皇朝將華命亡國自頹綱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葦航股肱無敢隋
元首戴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勳雖巳集遺命未寧忘萬國來
馳幣諸侯散奉璋兆民涵舜德百郡仰天光大有咸如吉重乾體自強碩
賢起編户良將出戎行太廟陳邊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浸滅皇嫡久成
戕致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襄殺氣侵南斗長庚
壯玉堂方猶藏寶玉劍未識千將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
勇士展鷹揚武繼元封跡文聯貞觀芳宮庭敢諫皷帷幄集書囊侍御
雲見行觀丹鳳翔武大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賢肯遂藏詩
書捜烏篆功業仰龍驤國用恒無闕民財苦不傷八音歌頌雅百戲屏優
倡聖澤傳朝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州疆重任司鈞石微材
匪棟梁思歸心似醉感娩淚如湯敢于終辭漢黃公合隱商窮通真有數
憂樂寔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歸故鄉　與貴仲論詩　論詩夜夜貴音
燈與李玄機似衲僧示我鵬南圖覺海欲乘桴去未之能　和彥長老絶
句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夢耳覺後哭呵呵無彼亦無此　只識雜盤不
識金雜盤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疑團後物物頭頭總是心　高庭英索

詩獨爲一絶　一川秋色滿東籬鴈字行行自寫悲試問省庵何所省黄
花紅葉總堪詩　錄寄新詩呈冲霄　冲霄酷愛王泉詩媿我年來無好
辭錄寄新詩三十首莫教俗子等閑知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訣
禪譚教不知家芳草漫漫去路差杓卜虚登本老鈸盤星錯認洞山麻全
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慌照遮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劉
文貞公集古詩泛言一百二十一首　天地合二五蒼蒼皆所生人爲最
靈物稟彛初混成嗜欲既閑鑿昏雜難自明聖人設教化同復純粹精
乾坤六合中道義皎如日人心動靜間應對二而一爲善有高明爲惡無
暗室小人悖之凶君子修之吉　聖人所定正易書詩春秋如天有四時
不息長周流集義充浩氣賢哲知當修拳拳畧無怠歲久同交游　是教
得土生農夫柰劳苦特或偏雨暘功須旋添補不耘苗不與助長大勢鹵
隣翁慶有年心休生蟲蠹　天地有晝夜日月或升沉聖賢平道義體古
運明今窮通無損益一貫存中心貧賤既不濫富貴朔能淫　放心宜早
收無令恣馳逐安宅寬有餘正路直無曲雨露晝夜間滋息牛山木血氣
易致衰耆欲何時足　人生天地裏心腹居人中萬事貴中立中立無不
通偏倚過不及其道非由公公心普明明白日懸蒼穹　有身須有心有
心須有事有事須有誠有誠須有至至者無不通通者無不遂遂者存於
公公者合于義　聖人立人極法象師乾坤乾坤周四德萬物生春温生
生復化化至善榮心根文藝屬游泳道義長推尊　天地運四時四時行
萬事人居天地間一理貫無二用事體其時上下自合志合志義在中中
在正可示　主道體無朕一理長分明廣大備天地二五合生成惟人號
靈物乃有純粹精立極定中正乾元亨利貞　人欲蔽天理不明同暴棄
復來還復來主無復地乾坤動靜間浩然充集義存神過化特昭然見
誠意　人生一百歲世事千萬端今日有明日取次凋朱顔詩書同造化
移物勝還丹少壯當努力寸晷休虚閑　遇惡改所同見善遂未及三人
必有師存心莫偏執寡過止時中性成如素習聖門永不閑肯來皆得人
道義畧無間時命或有窮無間必當敬有窮莫僥通在此不謀彼行處
惟宜從雲雷遂經濟枯草生華風　富貴非永恃人皆有天爵可求不可
求趣舍無交錯幸得昭私愫才術展穿鑿須知君子心義外都無託　爲
教首孝弟爲治先農桑大綱若能舉衆目還自張天下本無事庸人何太
忙春風動黄閣萬物生輝光　三獻兩遭刖克誠終不惡良玉荀蔵足
在將何若紛紜淳于心盡道古人錯願學古人錯莫學今人淳　斜月桂

樓角秋色夜還多閑雲自巖壑林爲思舊柯青山豈遲遲白日空蹉跎春
風幾時來一一吹青莪　梧高鳳不來一葉凋金井幽人想鳳儀依梧憂
延頸鴈宿蘆花灘鳥飛明月影白雲不覺秋西風江水冷　南山有佳氣
北嶺遥相望歸禽梁高樹煙水明夕陽雲霞淡無色草木翻青黄淵明不
飲酒籬菊爲誰香　閑雲不肯飛戀著西山住長風不惜情吹散無尋處
山下有幽人携節日成趣向晚獨歸來茅齋樂貧素　大賢守易簡一物
曾不差庸人騁私智展轉事如麻千書苟一得後世爭相誇迷流不返
何處尋歸槎　清泉日夜流知爾有憑據盈科遂入行一息不停住碧雲
出山來不想還山去佳人望眼花鵲亂天將暮　高明若有畏下愚安敢
欺凡生在穹壤有性寧無知悖出必悖入相還如刻期孟子既不妄反身
奚復疑　絜矩譬良匠忠恕道不遠横逆忽來加平心宜自反既直徑可
前稍屈使當枕君子之德風何草不能偃　三十至四十又覺十年非後
事不能慮今日當知歸春風吹好夢跌臈明朝暉北山存慧帳傢鶴久忘
機　一水東北流悠悠入滄海一一山西南横青青色不改中有讀書人書
中見真宰如伕明月珠晴室生光彩　李白汲蕩士高明四海聞爲愛一
杯酒辭卻萬乘君還山酌明月明月埋陰泉長風爾有力爲我拔浮雲
可愛王右丞幽情因畫託寫出無聲詩胷中興丘壑巖樹秋萋姿伏風也
吹着日月曾幾何衮榮不凋落　三老煙霞病沈郎風月愁各自有佳趣
未肯同追遊黄塵滿行路路遠生白頭長江鼓高浪廻舟不自由　莪莪
太行山清清磐谷水山色共見佳水味誰知美去問李先生萬事果如此
先生一點頭無言有微旨　南風差有力吹散浮雲陰佳人慕君子策杖
同幽尋室無一尊酒慰此方寸心明月來相照歸鵲集暮林　群水多註
流狐山能自立寵辱不驚心到此要熟習玉井有清泉百熱除一吸渴眷
莫號呼鰻短苦難汲　駟馬相如貴六印蘇秦還漁父不識字長伴鳧鷗
閑汩没是非裏奔走塵埃間十年不改舊青眼望青山　風雲慘淡中干
戈横五季希夷隱華山昭昭見天意百川自東流狐蟾亦西墜扶桑日出
來鄒韵猶軒轅　純袴仕宦内布衣擱人中不謁萬金富甘受十年窮詩
吐清明氣酒澆硯磊胷百尺高樓上幾箇陳元龍　海東有蓬萊神仙居
絳闕閑人一草廬無才罷干謁萬籟寂不聞狐雲亦如歎虚室生清光萬
山吐明月　木落不愁秋花開那謝春榮謝自然道誰是道中人道人不
可識滿目飛黄塵荆山雖有玉水淺石磷磷　落花不着枝啼鶯不噤口
東風未肯閑漢邊弄楊柳幽士一茅廬塵路厭奔走枕上看青山薫風入

南牖。小池流水細。皓月秋風清。風水一琴響。月池雙鏡明。天晴夜參廊斗轉參斜横。吾家樹枝穩。烏鵲緣何驚。 孤心應有憐。萬事但無宗。歸雲入好山。砥柱謝頹瀾。清泉灌稻畦。生涯非分外。冥鴻任往來。天宇自寬大孔子有美玉。韞匵而藏諸。善賈是貪利。有求無不沽。中年亦云往。九夷皆可居。我不孤天下。天下寧我孤。 寡言養精神。多慮困心力。忘情不及情。鮮有中庸德。守六知地貞。用九見天則。自反既能痛。所向無寃窒。獻書自可為。選士果誰賢。宰相調九鼎。將軍安四邊。北溟有鵬化。南山無豹眠。子孫千千世。乾坤萬萬年。 地庫藏寶刀。天機織雲錦。錦成刀所截。段段稱絶品。製為天子服。用人要詳審。萬一得其人。九重可安枕。 聖人揭日月。小子囊螢光。照照不能遠。飛飛空自忙。誰啓聖人道。能止小子狂。來此日月下。置彼妝螢囊。 鳳凰食琅玕。烏鵲啄穢粃。試與琅玕食。掉頭終不唯。欲問何所為。只知穢粃美。儻有食之者。必是鳳凰乎。 賢人輔九五。天下歌升平。一朝開正道。萬古垂鴻名。名為世所尚。道乃人當行。道行名自行。苟取失天成。 名器慎所守。非人覆公餗。有功然可封。無德豈宜祿。勿矜才有餘。當憂道不足。能用心休休。天下皆受福。 為愛山中境。長見山中人。山人解眠録。體健心無塵。流泉既清耳。孤雲還伴身。相邀坐孤石。語黙而情真。 潺潺何處來。澄澄清人耳。尋聲到山根。有泉激石齒。兀坐聽不休。天地皆同水。日暮下山來。山上白雲起。 間關林中鳥。優游波上魚。不知有弋釣。緣近道人居。道人日蕭散。魚鳥長自如。飛花飄戶來。亂點讀殘書。 枝頭載好音。黄鸝初弄舌。春工物色華。處士生誅拙。囊空無一錢。吟嘯當佳節。持花不肯飛。堆作堦前雪。 江海繞闤闠。車馬衝塵埃。功名果何處。萬里勞英才。梅逐雪飛去。柳傳春到來。若無一樽酒。懷抱頓難開。 白石不可飡。青山未能遂。富貴吾有天。貴蔑豈當媢。秋風自西來。木叅挂黄。想來家酒熟。持為我留一醉。 幽林通一徑。中有野人家。不知堯舜道。耕墾為生涯。父祖有遺訓。農事勤桑麻。為問何時節。桃李始開花。車去馬還來。充塞長安道。一自鬢生華。五湖歸豈早。行客兩晴時。共受青山好。却恐住山人。不肯山間老。 草舍清溪上。車馬少經過。江山麗春日。鳬鷗戲晴波。東風弄楊柳。好鳥來吟哦。歸舟沒煙靄。隔岸聽漁歌。 何物比君子。窓前幾竿竹。夢斷落雪聲。清風滿茅屋。草稀生有涯。頻子自知足。春來桃李花。紛紛動人欲。 曉月富總白。薰風到枕清。鶯破幽人夢。樹頭聞鳥聲。起來僅盥漱。案上書縱横。閑卷得餘意。惟自知幽情。 水滙百川流。春來萬花發。清風動黄閣。麗日明丹闕。不欵貪泉水。誰造首陽蕨。遠客

幾時歸。子規啼曉月。 秋霜徹夜飛。肯憐山前草。孤松倚北巖。千年不枯槁。生識久自通。天地有常道。悠悠世上兒。只見眼前好。 宿鳥落高樹。夕陽下華廬。亂來雲覆盡。道者靜看書。得意首頻點。無言心亦虛。世情難混雜。不是與人疎。 葉落林自疎。林中見未往。豈知林外人。天地更高廣。羲和行四時。萬物有消長。青雲照碧溪。古今同俯仰。 眉頭但舒展。生涯順有些。十年何所積。文書載五車。富貴眼前花。開卷自能逸。出門見新月。一曲玉横斜。 天地設如機。日月忙於織。白髮換青絲。生疎太相逼。蝸牛兩角間。抗敵鬪豐圍。紅白桃李花。隨分有春色。 青女待白帝。夜作秋霜飛草木盡黄落。松栢獨何依。地白江山老。月明星斗稀。憑誰把鄰管。為我喚春歸。 東園勝可游。長携一壺酒。天地豈無情。春風盡花柳。將尋桃李蹊幽禽喚回首。午醉乍醒來。城樓横北斗。 瞻帳靠林水。清勝讀書堂。白雲自來往。六合包混茫。人皆惜春色。我亦惜時光。千金買不住。老却富家郎。 曾遇終年飢。豈果亦知貴。若受三冬寒。細絮育輕費。淡淡聖賢言。省來真有味。臨事能不差。天地入經緯。 行雲不行雨。長繞陽臺飛。高唐夢已斷。巫山空翠微。宋玉護為賦。仙娥何處歸。此事果非誕。淫風禮所譏。 織女違夜忙。衣裳未遍身。田夫帶月耕。朝夕無米喫。私家亦云盤。官中輸斂急。都城買笑郎。千金不愛惜。 君子有佳會。由禮相追陪。時當置肴核。要與春風期。酒歡不在醉。笑謔盃行遲。桃李侍明月。人生多別離。 事冗貴閑人。心孤慕良友。松泉暑夜涼。寬襟一盃酒。薰風捲薄陰。明月入我牖。誰似陶淵明。彭澤辭官守。 羲和挽六轡。駐此夏日長。薰風何處來。患我南窓涼。詩書在前几。開卷心生光。富貴是何物。世路爭奔忙。 策杖過前村。黄雲看禾稼。行行重行行。行到西山下。都城人事多。飲食曾不暇。念此百年身。合得幾時假。 禮一分有殊。尊卑蓋天命。萬世錯亂門。立名皆自正。治國如養生。飲食要温清。元氣若能調。五臟安得病。 寬猛政事和。賞罰善人進。蒼生際海隅。十室有忠信。知可使當行。見弊豈宜順。萬事不剛生。到頭無悔吝。 闔國賴王師。經邦在良弼。君擇將相二。民歸法令一。臯陶格有苗。周公戒無逸。茫茫天壤間。得人諸事畢。 井田既不分。誰肯各安分。一無僭石儲。一有萬斛運。穴蟻已知歸。冥鴻更求進。一日利源開。千年塞不盡。 先行言後從。言行本無二。當用忽差池。却是兩件事。海棠花無香。玫瑰條有刺。君子慎樞機。下流多謗議。 服順自謙謙。鄰生不讓長。峽傾瀑流。滄海有容量。百司邊豆間。三公廟堂上。巖巖南山石。赫赫萬夫望。 陽春足舒暢。嚴冬苦悽慘。東風儻有廻。萬物有深感。天君子自為日

月代周覽高明既聽畢誰非露肝膽 禮義不自持機防為誰險善小尚
人稱惡大定難掩言行君子樞顛沛要拘檢一出難再追所生安可忝
語默非不誠寸心惟自得人情利害間萬斗空費力昨日園中花今朝路
傍棘四海皆兄弟誰是真相識 金石亦要穿忠義果如此忘身遺道行
虛名半張紙誰云生可輕事蓋有當死嫂溺不為援斯豈人情耳 藉地
用白茅君子過於厚戾惡矜不能仁心人固有淨生都百年損益在三友
客從遠方來木李報瓊玖 天地總生成義和調四運邪正忽交差陰陽
有逆順暑氣千春溫半喘恐行近蒼生喘更多鄢公胡不問 赤子將入
井游絲命懸死客從何處來趁斂如有使餘情豈暇生惻隱自及此乃知
人心仁不獨子其子 老黃拜後將關公恥同列使以親舊論能受怒為
悅一語開人心萬事自明徹千里未同風連床無話說 令人有聲持古
者無瑕璧詩傳璧可懷兩物俱當惜東西十五等只作塵中客詩不堪璧
論路人多眼白 青女行雲秋蘿菊開金餅短娥在月宮盛比人間冷詩客
未忘情得句忽如省驚鳥不肯眠度梧轉蹤影 以殺若止殺離雖愈難
寰四海關兵戚草木沾腥血頑天生猛獸食盡人間鐵無以結兵器戰爭
應自絕 游魚樂水深歸鳥忘林迴飛潛固不同所適情無等達人無已

事山林在鐘鼎紛紛書欲聞恬淡定誰貴 太山青寸雲須臾偏天下中
有行雨龍祈祈濟枯稼如何根荄姿越攪散相殘北明苛物歸茅屋自閑
暇 虎狼亦有仁同類不相食人生天地間往來幾能息大路偶遭逢何
暇哉荊棘行程大家忙轉首各南北 乾坤處處寬萬物自從偏蝸牛兩
角間戈戰未曾息古往今又來到底誰為得青山爾何能來手摧群力
本是山中人長作山外客幾年不還山頭髮半斑白鴻去又鴻來寒暑太
相迫鵬飛不到邊誰謂乾坤窄 白璧本無瑕相如元妄作連城既不還
奪與有何錯後世少窮源訟流漫穿鑿私智得縱橫丹心總難託 春從
何處來楊柳黃金色堂前燕子飛恰似曾相識碧雲望眼中佳人沒消息
青山一片石自斷情無極 明河天上流還向地中落地神不能收放出
一杯杓源源成江湖漫漫通海漠蒸氣化雲騰結為雷雨作 忠義萬世
推豪放不足法晉人疎禮度謙恭為福狹如意擊珊瑚枝枝氣相壓迷途
不知反社席動戈甲 秋霜着菊枝夜雨打梧葉幽士一槃燈文書苦涉
獵青雲惜蹉跎白髮歎勳業隣兒不識字牽斷雙飛蝶 明月不可攀去
地八萬里短娥住月宮孤清史雖比幽人步閑庭夜色凉似水足下玉臺
生素風吹不起 閑情與時適野興臨溪多針垮在高樹鷺鷥浮清波春

光輝花柳好風來自和孤舟沒煙靄隔岸聞漁歌 為善蓋本分成功皆
偶然脚下自有地頭上誰無天萬事莫勉強一誠須精專盡其在我者鵠
蟲非所偏 天地兩儀間君子有容德誠厚於中情詩人辭不適于將與
莫邪觸物豈常克上善非善爭袖手推鋒刃 使晨一杯酒暖氣如還丹
霜風飄沙漠不覺衣裳單歘歘面上熱緋緋心頭寬若得海為酌應廻天
下寒 今古混茫中誰能窮鄙夷孤憤與獨醒入我寬懷裏一日醉一場
百年都有幾秋霜上鬢來春風吹不起 既生莫能逃將來還許忌只除
打見在一日十二時還酒醉於酒得詩興作詩物情各自適天意元無私
神畫容宇宙攏蟻夢公侯說破不為怪一笑長江流高峯有明月桂寒
風露秋勞節步庭際聽遠啼猿幽 騏驥困駑駘蘭蕙蔽蒿萃懷才避世
者豈愛林間老善道不容行浩養樂天保儻有乘時為佩王心如橋 山
澤先龍蛇窟穴聚鼪鼠不肖與仁賢豈可同時語寒鴉集暮林孤雲去無
侶德輶一鴻毛鮮有人能擧 尺蠖屈求信龍蛇蟄存身胡為不前進貧
者恐傷仁顏淵惟樂道原憲不憂貧優游任時運未見德無隣 百年駒
影過一衲野情幽順友開三徑從塵飛九州有山横眼外無事寄心頭勿
道閑人貴閑人只自由 朝陽山色麗秋吹水聲清欲上雲峯去還登石

路行搭節林下想聽鳥樹頭鳴無人知此意一笑自為情 煙霞擬畫妻
一覺睡何甘忽被風吹破清入月蒲庵出戶看天色斗柄已廻南舊見松
搖影只疑龍出津 高望四無樹虛虛心地寬無聲風裏鳥飛上白雲端
孤山枕林水細路之盤桓夕陽添暮景更與好生看 山賤雪史襄岩室
雲猶封不是樵夫慣幾人能得適天香生白晝飛鳥盤高空細聞無調幽
澗下有松風 欲道却不道區癡常似癡儘教人話笑自是我心知補袖
既遭饑饉又解飢困能貧且樂安敢強施為 元劉秉忠讀李杜詩集
因作適時歌以呈諸友 讀杜詩增人愁誦李詩銷我憂李杜文章一元
氣回旋萬古開寰搜文經武緯紫天地輔贊化育総公侯愁復愁何有愁
憂不憂何無憂主上蒙塵盜賊橫父子隔絕烽煙稠壯士空家苦戰役老
稍十九生難求杜老當此際意遠身悠悠雲翩縮骨緋鳳蹄局淹留致君
不能到堯舜為臣未得同伊周名列朝官事難濟誰能一笑伸眉頭翰林
本是騎鯨客謫仙下落塵寰因醉巾斜岸見天子援筆揮酒江河流白璧
不受青蠅點脫羈嘯傲吳山秋玄霜清夜洗餘澤世俗援援真蕭愀璉迴
玉府舊行處安期為友盡鴻儔黃塵際海飛不到十二闌干明月樓鳳凰
麒麟類鷄犬豈有豺狼當路遊贏得半生閑口笑菊菊酒酌玻瓈人間

遣旱禾欲槁朱顧生視沉良壽直糓赤龍稟上帝倒吸天漢貢神州歲寒
松栢轉青華又看新月横銀鈎時乎時乎各有適且須落𩖅嵩崙丘 讀
杜老上章文詩 六合風雲慘淡間丈夫多哭誤儒冠戯排趙壁韓爲易
哭却秦軍魯豈難軒鏡上天客露破隋珠投地夜光寒死酬知已方無憾
章惜千金報一飡 讀工部詩 工部文章萬彙全填如星斗羅青天羌
居三百五篇後傑出數千餘句前良金美玉有定價殘膏賸馥無窮年當
時驅駕雖能並只除太白騎鯨僊少日曾歸杜審言青蓮藍尤得非難
清雄豪雅隨情賦遠近洪纖着意看但諷數篇真可老九亡一字莫能安
漫漫一似滄溟水無限鯤鯨吸不乾 再讀杜詩 規矩方圓稱物施運
斤風度見工師千青氣象動高興際海波瀾生遠思三月聞韶忘肉味幾
年鼓鄭和巴詞騷人盡在清光裏恰似中秋月滿時 再録杜詩 深造
入龍須初觀見海波瀾遺前輩少沾溉後人多地藏琳琅窟天機錦綉梭
元非蓍含秘文思自懸河 詩律嚴單律縱横出没齊色氣一天大望嶽
衆山低句驅無奄韻才鬬盡着題數篇真可老白璧滿幽棲 賊盗起如
草戈矛森似林窮身常迫難感物不忘吟關塞思君淚乾坤許國心敬傳
金石語萬古比稟箴 讀百一詩 家中陳穀换新絲肥馬輕裘富貴時

寒女何曾木機杼飢夫元不輟耕籽田文鬬眷三千客應捷徒吟百一詩
欲歎帝閽閽者怒茫茫下土是誰司 讀招隱詩 山谷妾蛇絶世塵風
來蘭蕙發清芬垂綠舞榔啼幽鳥漱玉鳴泉躍細鱗嶽頂卧觀滄海日蘇
門嘯過太行雲巖前松栢長青翠不覺人間秋復春 讀東坡詩 翰林
工部供云没天上詩仙更有誰無滯胸懷長灑落多才言語自新奇南遊
大得江山助北望逾驚斗牛萬斛冷泉透地有決來應手作波瀾 又
讀東坡詩 言有條章動有儀風流人物古今稀自傳蘇氏文星耀史覺
眉山秀氣微春樹滿園堆錦繡冷泉萬斛瀉珠璣眼看鴻鵠摩霄去鵬鷺
無田共奮飛 讀山谷詩 清奇淡雅總功夫句句冰霜字字珠並鳥
方上霄漢相忘魚已得江湖筆端應有神靈助言外全無翰墨拘酒醒薈
回秋氣爽似看明月在蓬壺 讀遺山詩 情發聲調節作文温柔敦厚
見詩真離騷九變能堪尚屈宋前頭更有人 兩岸桃花夾醉鄉春江渺
渺月茫茫謫仙詩思難籠罩仰羨雲霄孤鳳凰 秋風夜雨布衣單破屋
猶憂天下寒不料世人多莽鹵久教吾道屬艱難 雲霞閃爍動光彩舜
殭征鞏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烘子備論兵 斜氣從教杞十牛
百川横放海難收九天直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鶴揚清唳過華

亭銀漢無聲轉玉繩夢斷一軒明月在令人心似玉壺冰 編排一字有
高手就裏功夫作者知自古文章貴辭達蘇黄意不在新奇 公論元無
檀否臧過情聲聞可承當杜詩韓筆顔書字不待人言自發揚 北里笙
歌勸酒盃南隣門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迴 再讀
遺山詩 人没詩存重與看芳馨不死比芝蘭生前富貴雖平淡身後文
章已渺漫蜀錦絲頭從此細 上遺山見者杜作書絲世曰無日月細去
阮引時刻排機杖之叉之也 巳歌韻腳自來寛未言雪曲無人和傳者幾
希作者難 細讀遺山詩 句法縱横得自由清新俊逸出常流天機雲
錦三千段月宇星名四百州未得深源傳正派謾將鄙語入冥搜何時五
彩生肝肺轉間江海乞筆頭 一集新詩動九州宮中才子謝冥搜文章
皆曰有司命江漢自來無斷流錦綉堆前難措手琳琅窟裏懶廻眸方營
草舍遮風雨誰敢添修五鳳樓 集諸家詩 好詩不在眼俗語難留心
璞內可分玉鑛中還得金山尊春嶽大水會滄溟深妙曲含琴瑟發揚期
實音 讀唐人詩 風雲飄逸意何建金玉鏗鏘聲自清蜀錦正驚裁剪
碎溫針還解貫穿成苦吟應有秋蟲和好句定隨春草生六義班班風雅
變類斯陶寫古今情 爲覺大中書詩 李杜蘇黄韓與柳六家詩體混

中殊篇篇得在功夫外字字成於鍛鍊餘便許後人翻格律須將前輩作
規模擬心要到縱横地下手先開萬卷書 烈火爐中匠手模真金百鍊
益精明如君好事有幾箇似我爲人空半生語不貴奇惟在當事休步趍
只宜情春花秋草雖條麗造化無窮看混成 舜典俊爲三代接關雎首
向二南開變風自衛漸如此大雅至秦安在哉蓋世雄文韓子學驚人佳
句杜陵才詩家體面儒家法豈曰無師討論來 愚有真誠告覺庵詩家
論句類禪參桂塗必賴青黄赤壘塔元從一二三獨立未能竿莫上空行
不解板須撈佗手若契環虛處别爲迷人作指南 近詩 詩如雖劍要
鋪陳遠自主球近自親本欲出場無好譯等閑章句笑翻人 聽挑仲乎
誦詩 五雲宮闕隔三韓塵世何人得往還勁鶴豈辭天路遠長鯨曾吸
海濤乾盡期王子登山頂誰想麻姑在坐間細嚼一言堪换骨仙家臺内
有靈丹 口號 眼大心雄志有餘功名富貴不勞圖癡癡休學小兒女
挺挺須爲烈丈夫天地五常元一理廟堂三老豈多謨閑來試把詩書看
道義分明見也無 自得共有詩 詩書味美淡功名血氣方剛愛慎輕
知所當然惟自得勇於不欺漫誰爭海雲月上傾壺歎楊柳風過叢枝亭
春色無私人共有閑吟閑醉遣閑情 吟詩 七情蕉淚難進槿六義淪

紛紿變騷句。穩先須辦長短字工端要定推敲。若非精當功應少。意不包含氣骨高。脫手若能圓似彈。千迴萬轉任吟嘲。惟裹吟情含富厚。胸中造物混茫開。拈時輕快功夫到。得處平常鑪錘來。驗推清雄隨事賦。縱横長短可題裁。賦成未有驚人句。馬上寧前愧不才。

雜詠詩 漫與東風作主人。賞踏花草伴閑身。不辭揆竹成高架。狀拾薔薇一片春。

洛川春色幾時歸。漾漾清流照翠微。日暖雪消沙岸軟。鴛鴦相對不驚飛。

樓上鳴鐘報五更。濛濛深殿佛燈明。更無幽夢隨寒枕。聽徹松風到曉聲。

雜詠 五更殘夢一聲鐘。盡在朦朧擾擾中。世事倒流三峽水。人心横隔九疑峯。一時富貴求何晚。幾冊文書讀未終。盡日掩關塵垢裹。儘教奔走哭珠璣。

寄友空勞尺素書。投人多駭夜光珠。巫山控落難藏底。渭水澄清易見魚。未卧煙霞歸海島。欲栽桃李傍江湖。年來生計如何耳。留得床頭幾冊書。

幃帳蕭條靜看書。萬機那識此心虛。無才把事相料理。有酒將愁總破除。巖下優游輸四皓。江邊憔悴哭三閭。從來渭水清如鏡。無殺直鈎得幾魚。

山嶺孤城背夕陽。戍樓寒角送悲涼。嚴陵不預風雲會。李白那為翰墨場。投樹棲鴉千萬點。書空征雁兩三行。興來頻有床頭酒。一曲高歌入醉鄉。

秋水澄澄照影孤。百年逆旅轉蘧廬。聊生莫問鳩為計。憶

遠須憑雁寄書。北海鯨魚釣已重。中州麟鳳網猶疎。清愁萬丈千雲月。昔酒澆來自破除。

萬家砧杵動長安。應念征人塞上寒。缺月蘆花雅作雪。經霜梨葉煉成丹。五株色敗門前柳。九畹香存院後蘭。秋思偏來攪胸次。醒時長窄醉時寬。

玉京爭上最高樓。佳節重逢九日秋。一別龍山風落帽。幾逢鴈塞雪飛裘。今朝白酒人宜醉。明日黃花蝶也愁。獨對一壺酣飲後。餘杯留着再扶頭。

地雄西北帝王州。一月登高那未休。紅葉黃花空應節。蒼山白草不勝秋。寒風無謂頻吹面。破帽多情却戀頭。恰遇鄉人來送酒。淵明不醉復何愁。

織錦文章學不成。史堪斷句覓詩名。黃華陡覺江秋思。白酒良能解宿醒。月底關河家正遠。樓頭鼓角夢初驚。尺書寫下遙憐寄。初動風前雁一聲。

山前滿目聚成團。汾水悠悠雁北飛。一枕黃粱新夢斷。千年華表昔人非。煙霞有路逢芳草。桃李無言笑落暉。明日征鞍定何處。春光正好不思歸。

郝經陵川集雜詩 縱横十萬里。悠悠總世塵。勞生為物役。往往失此身。對面皆九疑。惟有酒相親。花開社甕熟。春風滿比鄰。痛飲有高躅。暮夜達旦晨。君看雞窠中。豈有百年人。

種豆南山歸。枚自陟高嶺。雜田似蔬畦。纑錯成野景。日夕卧柴荊。破屋風落冷。床頭有餘醁。渴飲興味永。月上流清輝。起舞動人影。吁兒讀經騷。載酌幽復騁

醉眠踏曉日。獨樂靜中龍。

天命端可樂。物情孰能量。開軒受西風。明月照我房。悠然中聖人。載酌夜未央。哀鴻忽遺音。底事昔隨陽。遂令不飲人。反側斷中腸。

三代秋周孔。漢末有佛老。汩真復翔偽。弄性遂不保。涇渭混濁清。原隰易濕燥。世多喪心人。死病不辨早。消滴成江河。竟末遑合抱。六合一條荒。浪走無正道。

丹山九采鳳。有道即游豫。阿閣與岐山。和鳴復高翥。一從休德衰。轉翮遠揚去。高賢亦避亂。好遯有深慮。冒出犯難行。宵人肯爾恕。幼安遂海居。龐公鹿門住。倏然遠世塵。豈復有憂懼。展禽黜不去。子文無愠喜。爭如卧雲意。遠棄人間事。淵明偶來帝。初無仕宦意。酒熟遂告歸。

佳期恐難值。散髮山月清。濯足溪流駛。把菊見南山。物我有廢置。

大道初坦平。奈此世路迫。劫灰到重泉。兵塵滿阡陌。乾坤一戰場。血盡青更白。何處着此身。重覺天宇窄。獨立萬物表。祇有雲門客。弋人忘冥鴻。此中是安宅。

道人守化根。靜境深苞桑。單衣不掩骭。一食恒糟糠。何心到文繡。更不願膏粱。真風出樊籠。太和蘊元陽。中襟既忘幾。外物奚能傷。嬉嬉離群倫。究在天一方。尊中有奇樂。一詠復一觴。

西北有佳人。飄飄碧雲端。悠悠與神供。冉冉從化遷。偶來住人境。結廬青山顛。更不煙火食。飲把晨露餐。我欲從之遊。路遠縈塵緣。逌然歌紫芝。重寄歸來篇。

聖作商藺易。古道皆若稽。叔季私煩苛。平地生巖崖。生民入苦獲。慘慘傷于懷。孰能與蠲除。變亂益盈彌。神農設教笠。庖犧初取離。罹不漏吞舟。豈能強胥竊。謀利因營商。遂使天質虧。

爽則弛更律。廓廓高天涼。我作清夜遊。步月上河梁。蛩吟煙露根。雁翔風水鄉。商聲激泝哀。銀漢零飛霜。向不酌酒樽。奈此秋興長。

溪風吹竹花。石壁墜松子。山氣清入骨。雲嬌時猶倚。奕奕靜中趣。超超物外理。

趙孟頫松雪齋集雜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茲。嚴風動高樹。百草供已衰。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遯為世相遺。

絶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挂落山川草樹稀。白雲時逐雁南飛。苦無綠酒酬佳日。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雁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陳旅安雅堂集題楊顯民米詩卷後 蒙游洞庭野。斜月映珠星。軒后來張樂。伶倫吹鳳笙。夢回憶其音。猶沙有餘音。截竹學作聲。句人皆不聽。東南有高士。洗耳卧巖扃。涼風鳴松林。石澗響琮琤。何日郢與語。續為千古情。

向余在京師。有詩寄楊州陳新甫云。東華塵土滿。招來

与樂閒邊繫綵舟二十四橋春似海令人腸斷憶揚州 比新甫來錢塘索
余更作三首 天下英賢皆願仕山中隱者盡登朝淮南春草無端綠公
子歸來不可招 別來春夢繞東城華屋銀尊對雪晴坐客風流誰得似
啼鶯新曲度閒情 去年病客臥淮船故人不來心惘然今年過我即復
去夕陽羅外馬翩翩 白南恩詩 白侯忠信多才吝故遣分符到海涯
西漢英人循吏傳南恩千載去思碑闌嶠安輕杜崔城野高深登臥衰
人望次公今旅用公名寧損蒞民時 許左丞赴衡湘泛琅琊江上春同
書院鳳山山長何明初來謁公為詩與之時公被召還朝而明初携所得
詩來京師居數月南還公屬余次韻於卷末 鄭侯護愛衡湘好出處那
能愜願私詔使已辭龍尾道相君方寫鳳山詩堂依翠篠川如玉坐列華
簪室有芝東閣只今文物盛幽人何事嘆歸遲 題白玉蟾贈劉丹晨着
月詩後 玉蟾先生列仙儒風昔夢見冰雪如丹晨不比劉郎服循明本
解人間書紫清午獨松陰冷俯視塵寰真犬井銀河夜靜浴明月水風吹
落玄雲影玄雲盤屈龍虎章百神守之不敢將 友人記余少作因錄之
漢村積水生寒煙書廬睡起清明天隔溪春哭人飯鬼膝間燒錢野風
起酒旗山前雨踈踈來禽花低飛鵓鴣荒墳纍纍出新草草長如人人又

老東門大道青楊間可憐車馬無時閒 藏六詩為林恬齋作 禹燥中
野蠋欲洛流水青黃背蹄錯五合九六中算約舉六藏之九斯作人言天
地猶橐籥陽氣流行包旁薄蛇甘即且蝟尋鵲子能
深沒有真樂陽精純凝乃脫郭焯頭不肯支床腳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二支

詩 元詩四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無題 夏草琅玕冷於水綠雛烹魚手操匕西風歸
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
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文游盡投
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匡匡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
面鬢蕭然 半畝秋天近石床金爐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
蒼蕉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來聰睡覺日三竿滿園涼生香如縷塵
几幾經亦倦看 絕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陰八月如一色琅玕
三百箇猶堪栽作殺青書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
變苦推尋青雲昳日書成字寶墨盤空譜作書暮鳳翔翔天廣大秋螢唧
唧雨陰況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陳立夫求詩法 拙跡

生理歎衰翁食粥何妨甑晏空驚見殺雞供李路喜看載酒問楊雄畫圖
已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今子讀書誰得似高閒甘旨不憂莊注子
方集次善卿雜詩 貞女不自媒娥眉為誰掃春風吹年華開戶綠芳草
靈脩不我顧覽鏡紅顏槁焉得北堂萱聊用寬憂抱又懼青蠅說善使黑
白倒逐令親者疏我欲早有見 東坡譏舉子有類候蟲鳴退之譏詩人
謂作蒼蠅聲制策直而核聯句新且奇自作復自譏持論終未平無人解
此意起我懷古情 蛙從井底語豹在管中見若遇大方家一笑真自獻
饋漿意已驚抱甕力殊倦固知巧若拙頗覺狂次猜玉以德保瑕瑕以多
故賤 火雲吐赤日旱勢千里闊古人救荒術貨食知本末家家算口賦
殆類僧持鉢激水沽肆枯植木蔭道暍諸公善勢力赤子正飢渴 棄兒
啼草間瘦妻卧路傍公廩已告匱私戶猶多藏嗟哉守錢奴盜竊勢且昌
莫保千金軀汝富安得長鍊炭不及炊寶玦空自將獨有黃巾寇不入鄭
公鄉高賢古所貴薄俗今可傷 雜書五首 田叟不知書指望升平年
一生把鋤犁忽聞鑄戈鋋早晚征徭起驚訛走相傳腐儒寒窗下風雨正
鞠眠 夜半更相呼巷南連巷北人語何喧喧陰風何窣窣猛虎下山來
妥尾逐不得村中雞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犬穿籬吠狺狺

聲四起似各應其類月寒人影空帖耳循墻去家家防穿窬披衣不得睡
秋聲何飋飂乃在枯柳邊嘒嘒音韻鵾鷄歲晚複窮蟬號緒少年時春風
正可憐流光不相待白首泱漭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
餘毫禿手不釋才器有長短志趣各自適遥思玉關外萬里風沙隔　絶
句　車薪勝盃水輿羽重鈞金物理元無定權衡只在心　貫絲綉平原
疑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欲誅雲師韓將訟風伯水旱
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偶作　奸雄住往墮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
狂生投盃智絶憐老母遣當歸　汉伯機絶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漁却
灘頭舊釣竿自着漁蓑沽酒去路逢賣客問長安　偶書　憂時耿耿丹
心在無事悠悠白日過萬里山河音信少一春風雨悶懷多　舊題　曉
得清明一半春蜂衙蝶使往來頻東風自動鞦韆索不見海棠花下人
偶題　少年不更事新學多誤人樞冲成謬語張禹豈純臣　旋沽臘醅
供園菜小簇春盤擷土蔬老子興來猶不淺故人病後肯相疏遠書每勸
加餐食新學多承問起居大息吾年餘幾耳閒愁不樂復何如王文忠公
集讀唐百家詩選　風雅變漢魏近古猶可取六朝傷綺靡逍遥亦已久
子昂振高風感寓傳不朽李杜俄繼興英名揰星斗夫容照初日亦有韋

與柳衆咬復炳爣升堂窺戶牖森然群玉府燦若春花圃熒熒大晉還制
作半好醜端爲垂世規區別豈容後荆公選詩眼政如經圃手自用一何
愚美惡頗雜揉驪珠時見遺魚目久爲寶唐詩觀此足誑人何太厚誑人
寧此詩感嘆重搔首　病中偶和韋蘇州詩　黃鵠戢短翮爰集江之涘
海鷗憺相忘翛然亦戾止抱疾呻吟餘孥歌下里忽聞陽春曲南薰泛
絲綺龍門草髮彥楚材稱杞梓迷奏正始音窈眇諧宮徵里風觸清籁大
路平如砥言觀麗澤象偲偲勗多士堅貞瑩圭璧芳馨襲蘭芷翦刀芸我
田前修蹈遐軌　作古詩一篇奉呈庶齋盛翁暨諸士友繼後作韻再作
未及録呈裘庶齋泊諸友示予和章而容川劉君所作與余再和第二篇
梓字韻一聯合若符契廼重次前韻用以贈劉仍不改前句以表志同道
合之意云　廬阜抗靈嶽磅礴莫江涘豈伊宅列僊多士亦爰止士林推
孤秀巍巍冠仙里貽我英瓊瑤縟以雙鴛綺佩此樗櫟姿跋彼橋與梓燻
箎唱斯和合宮復諧徵奇君如莫邪鋒鍔幾淬砥積縕諒已久貫音豈無
士老我歌遠遊佩苣扈芬芷方駕遵脩途騑騑勿停軌　復次前韻呈庶
齋先生　伊昔汗漫遊彌節江之涘峨英阻靈覿九疑徒仰止超忽歲云
邁駕言返田里被我夫容裳含章粲如綺亭亭南山桐嶷嶷九山梓爰伐

清廟瑟朱弦於宮徵頗推挫純質永言資礪砥豈無青雲彥眷茲黃髮士
贈我荆山玉報以沅江芷軼駕諒絶塵遥驅尚同軌　病中偶讀韋蘇州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詩因次其韻　卧痾逆休吉偶遂清淨緣幽棲
復坦坦謝彼塵慮牽憶昨擁朱幡守邦江北堧異效鉛刀用剝位強仕年
上將布德澤下以惠顛連拙疾負宿心抵節差可全緬懷千載人聊用善
自詮故山足棲遲解纓濯清泉繰紗造物游閱此歲序遷孤鶴忽騰翥軒
軒返芝田　無題　駑馬非龍媒形如涯洼駒眷戀棧豆恩低首駕鼓車
逸足思霜雲蹻鸴有所拘豈無九方歆相視空嗟吁天廐十二閑汹袜玉
山蜀立仗殊不鳴矯矯真良圖造物等嬉戲軏賢復軌愚浩歌撫桑芝繞
屋聲嗚嗚　猗猗彼芳蘭托根華池邊婉娩結新婚期君金石堅金石信
不渝婚嫁當及年遥遥遠寄音迢遞阻山川望君君未來芳歲宛徂遷感
彼夫容華灼灼艷且鮮　黃河出崑崙九曲赴東海知歷幾險艱朝宗意
斯在桓桓南山松特立閱千載枝柯鬱且茂不爲歲寒改世故饒變更倚
伏難豫待但秉金石心益生尚無悔　西州有寒士結屋山之麓鋤治五
畝園但植梧與竹汲井溉芳根列援護真木綠竹漸有實梧桐陰始綠鳳
兮渺何許遲爾一來辱雅意在千年君心何太速　肅肅張兔罝依依守

雌卑超然龍與鳳世外保優遊離群豈不若自顧寡儔匹白駒寫場苗備
首就維縶所以嚴子陵不爲漢光屈　太公混漁釣伊尹隱耕耨一朝遇
真賞款起佐元后世無九方皐相馬失之瘦昂昂千里駒安肯戀棧豆吾
慕鄭子真躬耕老巖岫　行行復行行出門恣遊衍溪邊散餘步溪水清
且淺魚鳥各從容閑雲任舒卷秋風柳嶺峴歲寒松偃蹇喜茲秋郊淨樂
我裸懷展裸懷日以展我心日以遠安得同志人共陟青雲巘　民彝物
則自天全參大炎空詎可燃妙理生生誰會得鳶飛魚躍塞坤乾　聖心
原妄寓遺經先達重陳炳日星暇食安居了無事明窗棐几靜儀刑　道
匪虛無大路然周程授受有心傳可憐异軍操觚者抵死區區幾百年
山靜泉清全道體草生木長驗人心導消護集兢兢意何日清江撲茂林
琳宮盆沼貯清冷七澤三湘照眼明並蒂芙蕖咸艷冶露盤雙玉共金
莖　露盤雙玉共金莖吸露仙人上碧宴手把雙荷一撣灑群生醉夢豁
然醒　絲絲寒雨靠空碧一片清愁宛如織候蟲抱恨復啾唧萬里羈人
嘆行役雌蜺千丈横晴秋須叓倒影呑江流蔦衫無奈風颼颼坐見填色
來高樓北平飛將老不侯一言悟主田千秋明發往問滄江鷗咄哉痴計
良悠悠　公擇藏書五老峯貽詩燕翼奇無窮眉山仙伯絶盛事至今千

載流清風雲孫磊落殊逸群文雅彷彿如前人牙籤神架三萬軸天祿石渠不足吞我生祖有劬學志歲華荏苒嗟無似有願須讀未見書慚非海內無雙士知君好事絕等倫交朋就假寧俾勤異篇隱帙倘垂示微辭妙理當同聞

偶成

自笑山林麋鹿姿世緣驅迫到京師金張有籍通青瑣嚴鄭無階上赤墀擾擾紛紛亦良苦熙熙壤壤竟何之野鷗未是樊籠物夜夜江湖入夢思

青雲冠蓋滿皇州黃閣烏臺換上游時事紛紛空嘆息貫音寥闊愧淹留公車辟掾求三語逆旅哦詩擬四愁翁媼倚門心政切春風款水去來休

古詩

幽人捐筋力自斸十畝荒手持蟠桃核種之南山陽一年萌蘖生百年枝幹長迨還三千年美實期見嘗客從都邑來衣馬多輝光嚼華欲分贈朝露含幽香笑我大遠計悠悠何所望

律詩

崑崙積石導洪河銀漢曾通萬里槎自厭瞽裳汙臺閣政宜樵牧傍陵阿鳳麟呈瑞吾何與珠璧聯輝世豈多玉署薇垣奏風雅空拳深愧敵操戈

絕句

來時梅萼衝寒破歸去葵向日開千古江山儼如畫不堪荒草沒燕臺

王惲秋澗集冬日與呂文讀毛詩二十二首

婦道防閑貴有初文姜夫御從雲如何殊笱敝梁空在秋水誠多得計魚 敝笱

服御鮮明擬大君轔轔轂擊汶陽春載驅既匪勤王事隱惡能無播萬民 載驅

濟濟威儀美且都詩人流詠入嗟吁齊家為失防閑禮禦亂無多金僕姑 猗嗟

爲國規模以德將恬然風俗入安疆新婚服襟既非禮葛屨凄霜尤失常 葛屨

汾水悠悠究一方條桑采蕢僕夫當誰知棊棊乾車子終日傾筐沮洳傍 汾沮洳

得民方可固邦基此道幽深莫我知都憶賓庭陳百旅棘桃猶足備多儀 園有桃

地狹民稠十畝間來歸來逝共開閑何當一復周家制谷守封疆絕往還 十畝之間

邦畿邇近四隣侵行役無時怨抑深陟岵遐瞻私自慰倚門應甚望雲心 陟岵

不敢安得歎懸門匪稼胡為未積囷但待鄙貪居祿位不能無愧伐檀人 伐檀

碩鼠歌詩怨已成三年貫汝未卿生熙熙彼土雖云樂猶抱遑遑去國情 碩鼠

蟋蟀示約人從化玉樹歌淫國旋空蟋蟀戒深垂萬世由來奢儉貫乎中 蟋蟀

隰原尚賴樞榆蔭人主憂勤貴一身堪鄙晉昭徒自苦只將鐘鼓樂他人 山有樞

鄰鄰白石水揚揚宗國由來日盛強本末僕從師服諫爭交窮國似田常 揚之水

沃土分封自晉昭子孫蕃衍喻圍椒大夫休起盈升數宗本顛披爾遠條 椒聊

束楚綢繆仰見星時危婚嫁種難成卻思王事興岐日內外供無怨曠情 綢繆

骨肉凋零失所親徒行踽踽一身存不如杕杜春前樹枝葉猶能庇本根 杕杜

縱御羔裘豹飾袪國人不恤反居居豈無它所甥持去思好猶懷未忍蹤 羔裘

孝養庭闈士乃常反教執役事戎行悠悠仰面蒼天渺失所何殊鴇任桑 鴇羽

晉國流風屬變移武公反正思依依誰知問鼎傷脣際肯獨尊王請命衣 無衣

道左園杕杜春清陰猶自庇行人國擅須賴群賢輔孤特何爲任一老 有杕之杜

歎生蔓野葛蒙枝女子從人得所依余枕未溫征役遠庶幾百歲須全歸 葛生

晉獻聽讒似采苓竟從微隱殺申生後王采察能明遠譖想難多事不行 采苓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侶即欣然時時夢裏長安道驢背詩成雪滿肩

郝御侍節使江畀子翹

翱翔主部曾我幸開門無一事醉餐秋菊讀離騷

人無定志何從好事到難量尚口行一理縱能消百妄物情其柰正違迎

總題

無窮山精青龍峽不盡溪蟠碧玉派西自鎮江南抵楊三千里路略相同

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

文鍵親承謦欬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業不放奎光到玉除

雜詩

野人家具取宮中適用都輸庇厓功君是判嵓瑚璉璞得來饒待賁磨礲

較量暮四與朝三初不多爭讓愧慚懸懸不成丹闕夢劍南才了又了南

事歸故國蒼茫外春老風沙慘淡中辛苦西臺臺下栢不成還作柳花空

昨日清明塵障面今朝上巳卻晴明老天氣候初無定欺倚虛名作實行

人家構室要仿傚小木枝撐易作功汝是連雲棟隆物得來才貴梓人工

周幹臣讀潭濱唱和詩軸

草堂舊雨記相尋細和潭濱唱和吟白雪調高難寡和米絃聲眇有遺音

犀寒蒼渚奇逾出氣奪元胎理更深一洗向來箏笛耳坐聽三峽瀉瑤琴

高山仰止為千尋更對佳人與細吟藝絕六鈞供破的調高千古得知音靜藏航兔無窮要法比滄溟不自深客去濃然心境寂滿軒秋氣入絲琴

跋王內翰與木菴唱酬詩軸

木菴詩筆唐大暢心印多從吏部傳豹管一窺連璧句月腮情長碧雲篇風流豈落明昌後真率當追靖節宜留取人間作遺像鬢絲禪榻話它年

程端禮畏齋集夜讀友人詩放歌公贈沈博士體

陰風颯颯玄夜長呼童秉燭坐中堂手開韓子五月五日書懷章始言日月一去如箭忙覽茲節物對酒不能嘗終歎負才蘊志不得展坐及頹衰鬢蒼蒼詞深意氣元瑋讀之使我心惆悵嗟于韓夫子爾材誠高勿悲傷是非由來兩茫茫鳳凰在藪雞雉翔玉石同移一槩量魯門九奏享爰居西狩獲麟爲不祥黔婁予足不自覆閭閻金玉盈其藏儀衍得志稱丈夫孔孟奔走終皇皇嗟乎韓夫子生得時道可行坐俾君民躋虞唐不然飯疏飲水枕曲肱死爲善人稱其鄉嗟乎韓夫子古言貧乃

士之常蓋泉之水不止濁惡木之陰寧為涼雪霜不大擊松栢無由彰爾
不見靜清先生胷蟠萬卷富穰穰志高太華狹土方吐辭驚俗哭且僵豈
無究萬秋無粮先生之操終魏昻嗟予庸夫乏爾胡為使我百感集中腸
孤燈照壁耿夜光出門朝旭升扶桑　無題　不為業許不伊周老向江
湖萬事休脫下綠蓑仰脚卧青山明月滿孤舟　劉仁本亦玄集漫成六首
澄水泥一斛混流難清濟碱砆非美璞琱琢將安施莊嶽置齊語衆楚
爭咻之獨醒不可活何不啜糟醨柄鑿忤方圓屢轉禍所偃出門涉遠道
柰此足力罷仰天一長歎我生胡不時　唐虞事揖讓登庸八元凱商周
德代虐戰國干戈始項籍氣拔山漢高力不逮築城萬里長亡秦乃胡亥
通來問鼎沸四郊多伏鍠天運尚有恒人心殊未改中夜起悲酸冥號問
真宰　城頭烏夜啼鄰鷄號噴噴起坐不能寐仰觀長太息衆星何煌煌
四繞環中極銀河浪不生旄頭洪無迹天道娑耿光象緯森羅織云胡海
宇間干戈尚狼籍真人坐法宮明當驅兇孽　崑崙起西北滄海亘東南
洪纖有萬類化育皆春涵王霸迭興後厥德胡乃慙漢以龍翔起秦為虎
視眈英雄橫割裂民命已不堪混一未百年亂復如焚鉄文運茍恢拓武
德何時戢　十載風塵起四海亂縱橫或圍私爵號或叛擁連城或指敵

王風因之稿亂生昨聞大兵下中原已剗平江南翠華蒙可望王師迎又
聞到淮甸會合出襄荆應知精足食高秋氣肅清涯渚塵騏驥溟渤生龍
魚豈是池中物諒非棘下駒風雷一鼓舞天漢出雲衢匪同枯涸鮒垂頭
服鹽車歸涔鄙蛙黽阜櫪隨駘駑況逢伯樂顧復值公子漁天閑擇玉駕
玄極扶鰲極　漫成　絶憐海上覓神仙童女童男采藥船白日人間愁
短景朱顏鏡裏換流年蓬萊已見成清淺陵谷何知又變遷却笑五雲香
案吏陳辭再拜玉皇前　無題　學仙羸得維摩病凡骨嘶非大藥姿玉
檢每從天上下瑤笙誰向月中吹陰陽煆煉成丹鼎沆瀣充明洗肉芝會
見此身先羽翼飈車有約赴安期　胡惟仁詩續羽庭詩因成六十韻　安
羽丹霞宅弄珠明月宮璟文當瑞世高步遂靈空政佐東藩治情輸北闕
忠及觀憂國詠深識贊皇風吳越干戈際乾坤輪墨中春陵哀困悴梁甫
惜英雄陸海歌良吏田湖理在公體應追稚什律可協臣工城役傷周道
河防念禹功厲能今尚梗懷古意何窮美刺麗以則編摩初有終詎云王
迹熄猶見政音通次第關群作英華萃厥躬思深淪幻妙氣合動沖瀜悝
眣夫容綠階翻芍藥紅想移清晝日吟送碧霄鴻鄉夢歸還託天倫愛益
隆下言輝杖舄上德茂董兹嘆諾尋常語懋祥豈弟充誦其文藹藹聽者

識颯颯綺縞紛相錯波瀾迴不同片言居警策一字慎褒崇閫閫分江漢
低昂眇華嵩箴鍼兆範鳳俊逸五花驄閑欵環連鍱鋒鋩劍在磬寒欺氷
井玉清泣露盤銅月映秋河桂霜凝曉岸楓鶯鈴辮藻賦鯨錦結離攏妥
媚何飄忽模期必混融偉神殊變化任物賦纖洪聞竊窺賢製伊誰概鄙
衰頌聲荒蔓草詞學憔雕蟲徐庾波流靡王楊燎焰烘柏松羞晚節桃李
競春穠秉筆歸豪傑揚猝發膭聾哇淫方椽奏寥廓竟孤掇翻巖宜王度
肅韶合帝聰一塵鄉久外五馬又從東川瑩金淳景山輝璧吐虹薰章文
館閣脫葉播兒童鳳沼才名重鷄林紙價空内人傳樂府使者致吟筒化
日行宣朗卿雲覆爵蔥詔歸清禁直衣染御香龍仙苑朝飛鷺天關詠雪
駿賜袍題歎錦銘器表形容合是詞林虎寧淹樂府戎鋒車佇教追璜珮
聽琮瓏小子惟狂簡生涯任轉蓬來書遊上國沽酒醉新豐荆棘長途指
塵埃短褐蒙投竿思老渭擇鉄擬歸馮杳杳迷方術依依頼瞽朦八能慚
賦拙一物咲倥侗頗効鉛朱抹難名繪畫攻苦吟三逕菊清捲半窓蓬欵
爾香千首今人謡兩瞳學鳩徒羨鶴吻鹿敢當熊鴻感車中鐘材憐爨下
桐勲陶知有在蜀郡頼文翁李廷寓庵詩集偶成　時往草木幽事叙門
巷閑飛鳥來親人故作可憐意　風雨蕭然一室虛床頭惟有舊時書官

開不理西曹事自取芸香辟蠹多　春色堂堂不必疑浮雲流水任東西
曉來一陣催花雨村北村南布穀啼　春色年年自往來偶然行上妙高
臺可憐荆棘參天裏一朶桃花獨自開　五言四首　顏色不如前舞袖
無心著奇語搥鼓人莫趨紅芍藥自舞不知羞欲罷更無手今日令他人
乃知前日醜　對酒莫舞劍生上春欲起為有傷心人如何要人喜　禁
園人散後凝庭霓裳舞惟有李龜年達人淚如雨　絶句　夢覺西齋鶴
影孤最憐殘月掛高梧一窓涼氣如清露起看菖蒲葉上珠　漫題　日暮
山光合雨餘溪水清可憐桃李樹猶有故鄉情　溪水東流去春愁可柰
何美人今不見門外落花多　無題　世事真難托微宗只自憐文章登
第日準楚用兵年薄宦春雲外歸心夕照邊長安無近使回首意茫然
幽居無客至倚杖間韶巷滿地生芳草開窓見落花衰年常畏酒多病復
思家獨立無聊賴空墻散夕鴉　劉彥朴索月旦評詩　亂後人才久混
并誰能著眼向高明汝南莫訝先賢傳陝右重新月旦評妍醜團難逃水
鑑重輕終不離權衡却防腊裏曹瞞至世上姦雄要指名　讀樂天詩
寒齋坐無事開觀樂天詩一篇復一篇終帙不如癡撫卷想其人百慮春
水澌便如飲醇酎心體供融怡夫君古達者聞道超希夷胷中浩然氣不

為富貴移立朝著直節終始無磷緇窮通等一致未見喜與悲放浪林野
間自比榮落期香出月明夜洛水花開時沉酣溺杯杓諷詠多詩辭傑懷
既夷曠文字無嶔崎雖言未嘗言真是忘言師人生能幾時飄若風中絲
巧拙仝一死虛名亦莫為得酒且開顏萬事姑置之作詩不必工醉墨徒
淋漓機翻我自穩任使俗人嗤 古詩 涉渚采春蘭蘭生不盈握我欲
持贈君路遠安可托昔者承君恩良厚不為薄今君在萬里音書兩寂寞
我憂君不知我意君不察蘭葉何青青馨香透風發安得入君懷為君解
煩結悠悠終莫致脉脉心不絕 髮衰白已白形衰日已槁誰於形髮間
不隨形髮老浮雲日夕變青山依舊好此理非智求不在讀書早欲看杜
陵花須上長安道 娟娟圓月明照見我心懷明月豈不美我懷自不佳
黃河決金堤東南流入淮誰令州與縣化為狼與豺人命賤如土委棄不
得埋憂來望中霄北斗當空排攙搶不可視黙黙下西堦 農家初闢地
日夕把犁鋤荊棘總芟刈新苗漸成區勤勞不自急瘠土為膏腴儲彼後
來人不念前人劬耕耘付童稚倉廩隨時虛遂令禾黍場化為榛與蕪昔
以一人耕成此百畝居如何有百畝不能養其軀牛犢辭故舍華屋為丘
墟牧竪不忍視落日空躊躇 蘆葉何徙徙稻葉何垂垂至實不外肱高

才但自早鄰主白首枉寄乎扣角悲歌中有所負何必常人知念彼輕羣
兒衣冠空陸離氣遺黃金盡皇皇竟何之古來觀人者不輕微賤時 早
起坐東軒晨風吹我衣初日出海上蒼凉無赫輝翳翳新木榮交交群鳥
飛禾黍蔽原野秋實已離離雖非已所植私欣兩勝時亂離得安處貧賤
何足悲 上山行採薪下山行採蘭採薪易果歸採蘭棄草間雖有君子
心不如桃李傾方知出山賤不如長在山我欲遺所思路遠風雨寒嗟哉
不能顧俯之淚洗瀾 道傍華表柱下有百年墓不知何代孫代貴墳前
樹代樹尚可忍畏官留禁步棄地與他人遺骸一朝露漢葬古所敎雖貧
反能固 堂前兩株樹未夏結層陰相看坐終日愛此歲寒心故人離亂
間寄我孤桐琴不辭涉遠道以我為知音登山覺山高汲井知井深不經
洪爐然不識真黃金丈夫同患難方知尺與尋陽彼市廛人翕翕安足諶
荷花未出水荷葉已田田何不飄流去中有藕絲牽荷葉牽藕絲欲去
不得去客子萬里行棲遲在中路豈無田與廬豈無親與故丈夫生出門
雖親弗能顧去為人所憐歸為人所慕安能隨燕雀低飛度朝暮 蛸蛸
秋風起摵摵庭樹鳴浮雲有凉意白日東西行路有羈旅人自言久但征
去年役交河今年戍彭城上功在幕府官職未分明長鎗不得用黃金有

餘榮荊棘被原野流水不復清無官亦歸去天下何時平 遊子念故里
日夕心懸懸微軀下自保遠道何當旋攜琴欲撫之一撫兩絕絃蒼天一
何高海水一何深山高與水深不如游子心安得雙羽翰歸飛投故林
婉婉良家子娟娟好顏色芳年不自愛誤為鄰里識一朝入漢宮引過長
秋側雖然不得憐名在宮人籍已矣復何言芳菲從此畢 蘼蕪生水濱
綠葉何委蛇間以蘭與芷被彼清江湄清江起洪流化為濁水泥憔悴勿
復道飄零渺難期所願蘼蕪草微根富自持 浩浩天地間二氣相推移
流行不暫息生物遍其宜天地不生物用此將安施斯人七尺軀不與衆
物齊聰明百骸具豈但食與衣晨興暨夕息凜然當自持 被髮歸朝陽
棲遲渺行路春風吹百草歲月忽已暮客從海上來潔白如秋露吹笙駕
玄鶴綠渺雲中度教我服華池令我顏色固 童子十二三汲水西澗阿
水深不可汲白石生清波俯首濯雙足既行亦既歌上山采紫芝下山牽
綠蘿手持一尺蓬徒若猿猱過恐是黃初平驅羊下前坡我欲往詢之奈
此頹勞何 幽幽山中寺釋子二三人晨興擊鐘鼓誼誼誦靈文齋罷各
分散寂然無所聞或生長松間或行清澗濱采花獻佛前不喜亦不嗔山
頭日未出有客來扣門自云西州去牧羊三十春問之無可言長歎下青

雲 晨起坐西齋群峯淨如寫初陽上其巔白雲在其下復有丹碧林闌
斑綴原野微風披拂之庭户亦瀟洒優游得清歡顧我何如者夢幻既非
真榮枯諒成假諸緣隨所遇悠然坐蘭若 亭亭長松樹白雲護其巔飛
鳥不敢下伏苓已千年蒼鼠從何來便捷不可言倏忽在其後倏忽在其
前雖肘利指爪枝葉無由全念彼歲寒姿受此微物牽驅之不得去撫之
徒自憐 泳相出午門大夫已來迎兄弟同一家無相猶以爭豈曰無他
人雖賢不如親晨出與暮歸以保我弟昆 劉文簡公集口號 竹外花連
屋溪邊柳映門看山無俗客邀月有芳樽 雜書十首 雷兼電擊威何
壯雨挾風來氣更豪坐待紅雲晚晴後靜聽蛙吹起城壕 雨後蟬聲特
地鬧自諧宮徵和南薰千門萬户垂楊裏無限清陰總屬君 階下茂蔡
開已過稀稀枝葉不成叢晚花三兩看時見也自芳心向日紅 樹頭蛛
網車輪大過得蚊蠅已數圍可笑無心蝴蝶子還傍飛去復飛來 溶溶
野水淡雙鷗閑然夕陽影外秋忽見沙邊有人立貼雲飛去不回頭 雨
燕泉泥居屋底群雀穿穴巢屋顛昨宵兩自雀巢入燕室墮床人不眠
雨勢未知幾日止不計屋漏怕歎傾雷門巨蚓長一尺時與井蛇相亂行
今晨好晴氣不濕家家箱帙滿庭中當天赤日照如火群蠹鑠滅須臾

紅　北堂玉謍開未開客贊昨夜涼風來佇目東南一千里白雲終日只
栽回　有感仝前月　貧家男長憂娶婦富家女長不出戶貧富相傾理
或然男女失時吏可憐　六言二首　經營郭外二頃棲息城中一菴莊
叟能知魚樂宋宗膏與鷄談細看堯與舜與熟誦周南召南嘗甚東塗西
抹從渠四朝三　天上人間華屋水邊物外茅菴須知豪客歌吹不佀
儒生笑談好是拈紅拾綠爭教看北成南黃塵萬事紛擾青眼吾儕二三
　外兄魏鵬舉以大銀詩一篇見示仍令僕亦賦之及云何龜新題亦宜
致思輙成古風一章以荅之　魏公卓犖真奇英才落落惟就詩偶觀
物象動佳興行吟坐詠遝如癡揮毫一賦不容改自然如匪用意爲達篇
累題出新陰燦然相映金玉輝辭明理當悀人意傳寫相告誰敢非近來
變例賦大銀全篇語意新尤新恰如驪珠出滄海照耀世目無纖塵少陵
謫仙所未有欲誦直恐驚倒人寒齋書生苦多病杜門不出聊養性訒吟
才思還蕪廢硯池生塵筆常凍有時閑卷能自娛却得終朝對賢聖偶者
君詩心茫然搔首徒能發孤詠作意欲效西施顰贬足莫逐霜翻勁新題
啟賜安敢爲吏待宗工示龜鏡　醉中聽智仲撖誦詩喜而有作　眉尾
盡白歡頰紅足蹯胥筆肩角隆兩手提膝氣吐虹目睨屋渠頂摩空櫻如
寒鶻望四野突若鷙鷹超絕峰須叟閒口水湯風閣翻欲與長河東誰知
乾坤萬古恠特氣泄此方寸飢寒當初爲漢祖大風起沃擬荆卿別易水
邈然古意動悲壯慷淡風雲酒罇裏思吟浩客少年場吳鈎錦帶照座光
思辯生死一語須稟髮直上鬚鬢張須爲廊廟賡歌曲上有明明下穆穆
民無夭札物無疵四海一家均五福歡情却作行路難長鯨翻海虎滿山
李白悲歌阮生哭奔車亂馬愁長安酒闌日落風色黑寒燈耿耿月掛壁
微吟轉入楚騷城切切門前山鬼泣客歎不辭悽不歡我獨起舞叫且謳
文章大是寫心共如君氣象律玩誰能挙古人已矣不可望一笑逢君千
載上劉將孫養吾集約暮雜詩　楚水浩浩白楚山悠悠青人生自夫路
山水初何情重華入愁雲閶闔環峩嶫快然各千載笑汝空一生長風渺
湘波汝屈何由乎　興衰晝夜事反覆今昔同可憐仁人心悲死不悲從
明知力不及誰遣身適逆賊當有奇利守方無駁功一餓西山西一霸東
海東　人生無智愚用舍隨其向儒能采薪菲往往見所長當其未必意
百計無一望因依豈非命遇合如有相張良本爲韓陳平亦事項　才難
聖所嘆千百不一全能言未易得況復可繼傳大官老於事肉食倫目前
方當痛先寵者頗擇後賢蜂準第一語老死貴少年　事主敢不忠忠乃

特未易指軀欲奚爲中道咄非意是非或有局忠邪亦易位一時容異見
千古尚倒置嗚呼東市車此豈危家事　大厦亦既顛一木何能扶況乃
非徠渠曾不比摭攄彼皆無責備此獨有遺誅公卿置何地文字累老儒
寂寞楊子雲見稱莽大夫　小兒必解事老父何足紀頃時床下拜終古
眼中姚新交陰郭家平視壽張氏風生臺閣上寵列諸王次固宜伏波翁
歲晚困帝媢　人或侍故素安可知平時誓忠益一語成嗔癡布衣忽違
青雲友舊意更先疑子陵作故態罪足無益辭狂奴固當爾君房殊可兒
　狂俠世共喜事敗有餘德咄哉皆惡子生狄人死力風塵豈純臣飢虎
傳健美君有封昏者此豈嘗夫職特平一倫兒世亂兩漢賊　洽下未易
居浮況不可諧談之爲見玩嘿謂我不倚但平或可刻好語猶亂階不能
皆達人誰當恕中懷德操尚可事逢人好復佳　百年未易料何往非失
身功名固哀世亦復多誤人中道失知己小兒共經綸千年出師表磊磊
悲如新一吠孝正語此豈高先倫　勲業各有天才智竟無與伯符志不
遂公瑾年恩暮高臺銅雀春黃屋臺城路亦壁固依然江東兩抔土二播
幸遇君君亦二橋誤　英雄有盛志百錬居然柔驅馳一世倦歷落身後
愁遺言教責復想見訣淨流美人內隱笑世子外回眸何待伏既時已忘
西陵丘　大幾人所有小新非人情乘危作險語何能不疑嗔君心人豈
知君語非所陳造然豈友道餘悔不蔽身暮年王茂弘流涕周伯仁　遂
非何不主中姚鮮自道誰能富术路未肯志始好初心盛德事日暮行顛
倒古人有風致語竟見懷抱處中慟伯仁桓公念阿濟　名輩不可高周
流何濁清名猶天所忌況乃自立名邂逅有相逢恩怨不自明虛哉了何
益實患安可嬰平生度元規晚拜陶士行　士貧患無主事主欲親已親
猶恨不容容獲全者幾奸雄忌貧國疑忌及妻子此猶凜不保爾乃何足
恃吐茵岌治哉寵瀆憶死矣　少年輕前輩新貴喜失序虛名隨位起流
俗浪交許英贊意寒落聚子咸亂虎歲寒何足數人事亦多故向來王述
少坐愧小懷祖　山河向寂寂喬木嗟久衰雲間昔氾監洛下相娛婷耕
遊王和同莫宿劉樂隨身猶先一輩事已被一時欣佪渡江來乃識祭充
兒　人生有邂逅所托非所顧物論極無情心迹誰與辯噫嘻落帽狂豈
有入幕戀髯參與短簿談笑入文獻孟嘉盛德人老讀桓脫儔　六合方
內外意實各一尚未門玩海鷗故覺神氣王高穫遊塵間談辨雄生上或
云古無有彼道爲得放不見元嘉間嘗有黑衣相　六姓史逐鹿南北沸
間鼎熾然驪九錫紛若事一頃何者非奕棋乃有愧未泯姓朔斗廬基史

韜士不遜如何千年幽獨笑彦回冷　晉陽家化國首事于推父擒充入
殺竇千眾逐誅武東宮漫長嬌統業誰基緒喋無玄武門可但天策府順
笑魏鄭公歡取萬餘虜　數緯聖不道譏譏吁何祥所徽轍亂萌發覺幽
豫防如何比造命拱手待成狹英明有時昏衽席養戈斯但疑女君羨皇
識武媚娘　古今有大笑枯楊晚華出嫦娥齒髮落未肯沮擇匹墮身奉
君愛身亦竟狼藉彼淫固自取渠命豈不惜蓮花張六郎老武八十一
語言誰不美肝肺鮮如流貫高對滕公令伯念母劉千年真寥寥情語罕
共儔靈武黃衣辭蓬萊家事謀吾評唐名相三歎李鄴侯　知士明觀火
仁人心持衡宦閹禍東都以權不以兵大歷衰夫馭神策監專征任文國
姦朋易置亦忠君崛彊昌黎公昌賦永貞行　論勢不論理盜或非所惜
苟安不慮遠事有顧因備消消既成河滔滔愈無津國知多荊棘長此待
何人不曉白樂天風諫平藩鎮　宦海古風波高位危竿伎況復聞亂離
安所盡命義一朝姓七八忽起年三四富貴不掩身瞬息無憔顇漫令馮
瀛王得證佛地位　淵明節高世甲子書微辭于羨窮念君同谷歌悲傷
可憐天復末覊縻困困場故官署庚子事苦無名章得非韓致光坐累香
奩香　杜平閑日與青山賭詩各得數解　簷陰幾轉厭呼茶手倦圖綃

坐半斜忽聽一哇鳴草際呼童看履探荷花　綠陰啼鳥不如名午睡醒
來獨自行山下行人應羨我誰知愁是此中生　飛鳥帶將梅子落凝蟲
打得紙窗聲莫嫌獨坐愁如海清眼新詩拾得成　竹林風定日流金人
似遊魚抱釜鬻道是無情如有意時時一霎放輕雲　日長謾倦厭枯棊
怕惹閑愁懶賦詩忽憶故人天外去綠陰濃處立多時　莫將幽意攪天
涯琢草涼斸鎖碧紗自愛竹床趺坐久起來蒼蔔已開花　謾題　力屈
塗窮定某州如今草莽是何丘已傷無哭田橫處乃有追評蜀亮謀劒氣
閒寒孤拜斗龍光變滅蜃成樓達人不忍重相問時倚空庭淚洒揪　穹
穹厚厚此含人零落羈魂托斷雲萬里忠精託高廟一函枯臘從先君越
吟已復江南些漢土終無海外墳故舊盡哀知有處西州艱語不堪聞　豫
章熊朋來集奉還皮曹贈北遊詩　桃花入賦長緣枝虎豹傳斑繼子皮
衰朽無因出門去感君示我北遊詩　紫極道士葆藏蕭冰厓覩寫送伊
祖師住浮雲詩因次韻　寫韻蒼檻瀕水村西南其戶正臨坤莫訣李洞
浮雲觀愁見桃花今日門壓客何期詩闊世羽人已有子傳孫此山恨欠
浩翁句讓與岳陽遍較軒　趙開闢醉寫陶詩三首卷末云元光元年冬
寫詩鬢雷在傍大笑雷蓋渾源公希顏也按元光癸未當宋嘉定十六年

九月庚子朔食既明年宋寧全宣俱登遐又十二年而金亡　開闢醉寫
淵明詩鬢當大笑咸歔欷是年改元光明年元光無光輝公本三月
冊徒自全年宋言全改元光漢曾笑曰非光光乃無光矣一星未周世
運去酹酒匆匆風景非義帝元圖城中醉幕未華而城陷伐有興亡何處
避呼精金虎御天機道藏經鹽王舞闢空中歎云金光入門吹長指吸
足哀杜丁史日之言太白入帝垂戈搖有些了義豈世云可憐士主遇此際
不有淵明吾誰歸結廬豈免在人境關世從如與我違安得梅源遍平地
不惜草露長沾衣陶詩趙墨那忍讀倚瑟再疊西山薇　馬虛中霞外集奉
酬秦軒蔣明府惠詩集　六義陳國風篇章著三百聲渠變浮靡裡道日
崩迫大曆極頹波雄鳴破昏惑有如赤水珠妙在心自得秦軒漂門老赤
手探月窟折得芳桂枝月姊不敢惜吞香入肺腑出語圓超特夜久虛室
靜淡淡月光白一讀四古心再讀動精魄乃知天地間元氣運不息高松
挺節操眾卉失顏色小子愧學詩應當取其則　偶成　松風寄一龕蕭
瑟我相諳雲海鷗盟冷名場蟻戰酣履須經實地道豈事虛談世態從歎
老欣欣雪滿簪　昔嫌上界多官府不道人間足是非四十年來悲喜夢
倚闌閑看柳花飛　觸撒青黃入眼迷升沉人事理還齊曾有知北當論

蟻不是巴西錯放麑百種時情雲擾擾一場春夢草萋萋此心肯與南風
鏡已向蒙莊悟木鷄　兩奇贈好憤相諳欲寫天然下筆難畫舫入歸歡
舞散老夫獨自倚樓看　善政猶如草上風聖賢法則豈無同失時護使
嗟陽虎述古誰能祖蜀熊治亂班班方冊裏江山歷歷畫圖中百年多少
浮沉事不及槎頭把釣翁　穀雨擊連四月初閑門鎖石久無儲貧冷杜
甫常賒酒老愛邊韶懶讀書鄉里小兒相爾汝舊檻孔雀自覩躁生生化
化趣春意誰羨華胥樂有餘　讀石田詩有感　吟青三數過不覺爐寒
燈意趣無非道文游半是僧課書貪自樂婿竈夢何曾自後言詩筆苦心
終未能　雕搜還不到姚賈是宗風勢立典刑上句存規矩中片雲孤嶼
遠寒水夕陽紅此理言難會冥心感化工　悟門難築入韓讀韓堪傷天
地困經緯風騷張紀綱高秋明素髮老菊傲繁霜物化精神在心中何
亡　無題　華轂高軒欲世塵一枝筇竹喜相親精神我愧瑪瑯客甲子
誰同絳縣人悠遠山川終古在鮮妍花草逐時新故交霜葉凋零盡欲話
當年記不真　戲衫碌碌戀癡人傀儡棚前錯認真事去謾勞添註脚愁
來悔不早抽身濠魚未解莊生樂社鼠寧知晏子嗔桃李無心自開謝可
堪春色太逡巡　輕肥裘馬我無能糲食蓬衣寄此生游戲每懷黃叔度

巧言休恥左丘明。經天日月分遲速。行地江河自縮盈。大道甚夷民好徑。等閑貧富不須驚。　堪憐堪咲古賤吟。吟苦何堪造物嗔。容陋影慚窺井母。時來功立敗諂人。長鑱短褐秋云晚。白髮青燈迹已陳。只有西山無限好。暮雲歸鳥自情親。　讀唐僧詩　高僧吟興苦。吹萬各秋聲。着物兆難測。爲客人盡驚。力回千古意。氣通五言城。輸與無心者。輕輕道得成。　詩思　本與名言絶。乾坤鍾氣清。靜中收拾得。閒裏琢磨成。美刺明時化。幽微索至精。不曾親悟入。似隔萬重城。　毛詩　六義關風教。吟須字字安。苦心雕琢易。出口渾成難。道合天心動。篇終鬼膽寒。極女言不得休作等閑看。　謾成　睡催花雨濕行塵。脉脉憑軒欲損神。閒憶少年如昨日。只疑樂事是前身。黃鸝紫燕春仍好。剩水殘山物自新。可惜白鷗波浩蕩。扁舟老却釣魚人。　林間把酒　山鷄舞竹外。支節野鶴隨醉卧。落花春不管醒來。惟有白雲知。　松風滿屋散輕濤。老圃無心事桔槔。睡背簷前趁斜日。怒爭梨栗笑兒曹。　徑曲交加鎖竹陰。不教寵辱到林扃。心閑莫道渾無事。粉落松花汙鶴翎。　參天楊柳手親栽。一院西風戶牖開。暮日尚餘三四尺。山平水遠看秋來。　匼匝得失付酣歌。雖信草棘得意多。荒逕久無桃李樹。不知春事已如何。　遠蘿緑橘間黃橙。蘿外青山取次橫。一陣

晚風寒霧欲揩前。待得月明生。　九日離根菊未黃。無詩無酒惱秋光。偶思渠燕歸飛盡。自理枯滿葺草堂。　溪鮮初肥蜀酒香。村南村北穀登場。日頭黃穀田翁樂。醉向茅簷卧夕陽。　小春天氣未生寒。綴樹未條工入看。昨夜海棠開數朵。一雙蝴蝶上闌干。　新霜尚薄樹聲乾。寒水無痕倒浸山。知是釣船歸較晚。鴉鵲喚喚起蘆灣。　飽霜紫芋細旋酥。旋掇寒灰出地爐。漸愧鄰家新酒熟。客來沽得滿葫蘆。　野花芳草三春夢。楚水吳山兩地愁。心緒晚來禁不得。半身斜日倚江樓。　曾向山中靜結盧。雲邊黃葉自樵蘇。不知白鶴巢松樹。占得門前第幾株。　世態爭趨向背機。眼看來碧旋成非。山桃野杏春猶淺。早有青蟲化蝶飛。　蕭蕭野老髮垂肩。家住湖西杜若煙。戴得芟根入城賣。西風落日滿歸舡。　草木凄涼露未晞。秋蟲琵琶漸瞽底。竹窗夢覺湖光白。月在鄰家釣艇西。　風琴流響韻虛堂。湘簟欹眠水一方。靜裏數聲恭剥琢。亂鶯深向緑陰藏。　眠底紛紛五色迷。楚人元不重山雞。老夫驚覺槐陰夢。悟得南華物理齊。　槐柳交陰日正長。荷花荷葉滿回塘。人間未必渾無暑。心地清涼者自忘。　老圃秋光亦可佳。炙煙涼日自生涯。儘容詩酒酬清事。丹桂纔開第二花。　珠絡檀橙滿閣垂。欣欣節物暖爐時。膽瓶小巧偏堪愛。插得蠟梅一兩枝。

長憶成人總角年。學吟終夜不成眠。精神消盡今頭白。秪得詩名不用錢。　夜雨膏濃曉又晴。熙熙景物象升平。啼鶯只在花開處。誰識桑中布穀情。　槐陰滿院喧巢鵲。蠶房香老蜂趁衙。鄰家艇子釣魚去。水光搖動金蓮花。　移榻松陰避月明。天河萬里度流星。仙遊夢覺蒼華今。猶聽鶴聲來杳冥。　西風吹雨十分涼。店舍新蒭柏甕香。淨洗瓦盆刪菊本。老夫作意做重陽。　老我何堪樂自全。不將造物強栝擕。貪眠又過希夷子。一夢人間七十年。　枯蒲風急駭栖禽。紙帳燈昏坐擁衾。門外霜華如練白。不知何處尚鳴砧。　飯罷迴廊轉數遭。不知積雪重林梢。自憐迂僻人多咲。洗竹交加助鵲巢。　勝景園西石路平。瘦節扶我過南屏。希夷名在庵何在。應是先生睡不醒。　北風小雨戒新寒。漏水楓林葉已丹。莫道閉門知已少。白鷗飛去又飛還。　隱隱寒燈竹院深。暗風吹雪打窗聲。利名不入蒲團夢。一衲蒙頭坐到明。　斜陽日日過山坳。鐘磬相聞隔水敲。生事一盂鐘粥外。靜看林下鵲爭巢。　燕山楚水曾爲客。慣聽霜砧搗月明。不似新愁怕新鴈。秋風吹落兩三聲。　晴日穿花暖似烘。風簷微動玉丁東。山童睡起心無事。斫得筇枝補鶴籠。　岸柳禁風葉漸疎。乍涼還試夾衣初。兩添秋水入籬落。閑看鷺鷥行捕魚。　酒能醉客心難醉。詩解窮人思不

窮。千古湖山百年事。倚闌分付落花風。　芙蓉露濕天宇清。星河淡淡蟾蜍明。西村知有夜船過。擔亂一群鸂鶒鳴。　雲歸雨歇湖水平。五色螮蝀山邊明。唱歌舟子採菱去。十里柳堤蟬亂鳴。　煙水微茫沒釣磯。物情人事兩依依。楊花自逐東風去。空見漁舟日暮歸。　送客河橋愴別懷。露花煙草見船開。傷心不及梁間燕。又逐春風冒雨來。　西鄰張樂通宵歡。野老眈吟盡日詩。總在天機流轉裏。可憐樂處不相知。　耶律詩叟溪醉還集回題詩卷　下字工夫大。協音格律深。不唯穿月脇。當合出天心。　莫衛編皆疾首。知識錦連篇。篇何警某字字更清奇。　微古　倚倚無粒粟。西成妝不得。供盡天地間。千年萬年食。　藹藹無影樹。無人得攀折。障盡天地間。千年萬年熟。　戲題近日所作詩卷末。　誰擅風騷上將壇。頓還舊觀據吟鞍。自然倚伏行藏在。未要閑人作話端。　擬古　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人間半是仙。叢底東風吹夢斷。一牕花影月明天。　門外西風斷續歌。曉聞行李過滹沱。得封侯也知何日。人道仙郎鬢已皤。　沈沈鴈影落雲邊。雲邊鴈影橫秋天。秋天一望萬里。汝行人猶聽鳴悲茄。悲茄一聲悲欲絶。雪紛紛兮風烈烈。玉泉溪上多舊遊。舊遊別後經幾秋。　和林城西看春柳。何如談笑傾杯酒。百年身世一夢中。夕陽相對空回首。　和延年

所誦小詩　月滿風簾醉夢殘松陰深碎玉欄干如何又是沈沈夜特比
尋常分外寒　戴廣趙虎巖詩韻　羅列征鴻字不如天涯牢落正幽居
故人何處秋光老愁把斝殘草草書　人生能得幾清明傳亦爲榮夫亦
榮華後使誇饒勝事五湖煙景有誰爭　偶得　臑時遊子不禁愁把酒
悲歌醉即休旅枕夢迴情味惡滿天風雨五更秋　舟中讀仙伯詩歌
金門羽客傳仙伯雕章繼賀登瀛客錦囊滿積驪龍珠冥搜得自蛟龍宅
豈無神物爲護持未許塵凡探幽賾金山萬丈安可升玉海千尋不可測
返被鬻歌歌一曲四望煙霞皆改色浪花送逐清風來客與舟客舟舟名
乙橫玉溪測浚波狙植水仙府獨上蘭洲登醉句馳情何許望成建水與
青天等寬窄　張西岩弄劉靜遠索詩　靜則不動龍乃不勞理何以見
不動月墮寒津底何以見不勞雲歸故山裏欲求二者功且旦反諸己
讀陳節齋詩刻　心遠亭高樹拂雲編衣一去幾經春壁間好護題詩石
再見如公有幾人　不見當年老節齋傷心遺蹟半蒼苔讀餘風起庭前
樹猶似英靈到此來　方塘順倦以此壯之　纔渡清溪懶着鞭白雲嶺
上莫留連與君馳下坡阤去一族人家是玉泉　三月晦日　雪帽風裘
出帝京與春同到濟南城明朝春又堂堂去剩約飛花與送行　日長人

寂寞書稱擬賦春詩第二詩可是宋風尚纖巧亂飄飛絮罥游絲　選杜
緱山詩　緱山人去已多時獨對遺編動所思墳上不澆千日酒世間空
愛七言詩追隨工部仍多感撲擬樊川更好奇昨夜燈前選佳句疾風應
報九原知　曹杜聲名已並馳楊王蹤跡久相隨千篇雖富少青眼一字
未安空白髭得法初從緱嶺學命題多是相州詩可憐十五年前死不見
中原混一時　和張秋山壽詩韻　今年此夕借光輝新得秋山七字詩
濟水傳來仍有派寓齋仙去更無師清如映月梅花朵老似經霜檜樹枝
忙着錦囊收拾起他時不獨說吾磯　安仁籌吳帝謝以詩求跋然都諸
公送行詩既題其後復用來韻　都城桂玉不關心日日長吟復短吟冷
地誰逢人薦舉清朝半是子知音一封黃紙中書牒八品青衫主簿箴五
老峯頭舊遊處停舟爲我一登臨　張子淵集上京紀行詩　世祖龍飛莫
兩都歲時延蹕重依遷千官扈從趁黃屋三子聯鑣總白衣眼底關山生
藻思馬頭稽穎發光輝詩成京國爭傳誦太史還瞻動少微　晚成　久
旱妨農稼雲霓瞑不開強風秋愈壯好雨夜深來元帥嘉猷闡官軍荷鎧
衛已集諸侍還川陸轉悠哉元朝風雅擬古四首　涉江采夫容江水何
逶迤未華狀朝旭窈窕薰風前相望不盈咫風波良獨艱覆之豈限袖襟

翫空長歎春榮衆所慕泯默無復言　孟冬寒氣至眄彼庭中樹忽得故
人書中有相思句故人隔異縣相望良獨苦候蟲鳴廣除落葉被衢路悽
其對摧落登高詎能賦白髮生鏡中荏苒流年度故人歲寒姿亦有滄勝
具相期佩飛霞共飲金莖露　青青河畔草春至不復辭延緣被陵坂絕
彼牛羊飢荏苒時序遷王孫終未歸西風一蕭瑟楚客空傷悲安知壯士
心金石乃不移陰陽無停運垂柳生金絲鳥鳴百花開迴首乃爾爲丈夫
貴自勗千載以爲期　明月皎夜光出自河漢東衆星爛以繁牽牛正當
中永懷乘槎人上與河源通邂逅往從之杳杳將安窮至人凌倒影千載
幸一逢願言攬其袪一洗塵埃空乘風遊汗漫歷天九重有志未能就
憂心徒忡忡　絕句　磯頭繫漁艇林下訪樵牧飄然一白鷗獨有滄洲
緒　獨酌翫溪水溪水清且漪山月忽飛來皎然誰與期　酒醒帆山桂
流泉夜彈箏獨上青峯去中天見月明　坦坦黃金道蛾眉七琁車莫隨
雙燕子容易落人家　無爲人所憐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年寓形此
穹壤百歲指一彈古來多少人滅沒已不聞草木與同腐可憐生世間獨
有聖與賢明名長久存聖賢在世時小心常畏天終始獲周道沒身無過
言所居至廣大靡物可與權萬衆不爲泰一私亦自尊我當師聖賢無爲

人所憐　古意　美人抻新花悵不逐時好花亦解自憐紅顏易成老
偶題　修竹千竿萬卷書水明沙淨稱幽居春風碎上吹殘簡時復晴窗
落蠹魚　永夜觀兒課舊編小窗燈火憶當年曲肱自笑不成寐月上瑤
琴第五絃　雪夜題書玉署深思山使欲寄瑤琴征鴻若問平安信河漢
東流是此心　絕句　繡簾鉤月夜生涼花霧霏霏入畫堂吹徹玉簫人
未寢更添新火試沉香　金吾列侍擁旌旄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
方退食內官傳勅賜櫻桃　出門何路覓亡羊日日紅塵枉了忙笑殺東
齋趙夫子不來看菊過重陽　無題　自古功名孰盡酬平時閑卷說封
侯萬言未試人皆惜一士難招國可羞豈必後來俱齷齪若爲諸老獨風
流黃塵哀哀將年待往事悠悠與酒謀　聽兒誦衛詩　羔羊同時逢素
絲抑抑有老尋其儀如何多善臣于國猶有北門憂仕詩人主仕遣亦偶
爾出門入室同一軌書聲聽處千年心霜月殘紅夜如水吳禮部集五言
絕句　客有說獻玉絕絃事因賦二詩　荆璞寧非遇卞和猶識真識真不
自保翻恨世無人　識趣全琴在賞音千載期未絃何用絕自貴不求知
題謝先章君琬兄弟詩卷　謝氏家聲舊今猶好弟兄依依對床語惻
惻在原情露蕚花雖減春池草自生叔勤同姓老望爾早來京　題李天

台戴氏詩後　大監能全節傳家在一經寧爲重席讓不作鼓琴伶霞映
層城赤幕留故樹青閣孫偶相識三嘆想儀刑戴帝尹書烏辜為大監內
翰○叔戴為之不起有子為徽宮○典使于兩漸亦解○後子仕至集賢直學士
讀陳後山詩有感　我名其世偶然同身迹沉微轉更窮寄食尚冷從
郭槃賞音未易見蘇公　瘵假自秋徂冬因讀詩及楚辭後語集成雅言
秋風草木黃落日夕羊牛下來征夫心亦憂止爲月于還歸哉昔往陽
柳依依行邁黍稷離離懷歸畏此譴怒靜思不能奮飛結幽蘭而延佇攀
桂枝兮淹留望美人兮未來思公子兮離憂日宵宵兮下山風飄飄而吹
衣臨清流而長嘆望青山兮不歸歲忽忽而逝盡老冉冉其將至心懟懟
之憂思夜耿耿而不寐鴈雖雖而南逝懷啾啾兮夜鳴天淡淡其無色荒
亭亭而復明吳舜舉吾吾類業擬古　義書閣人文立德繼玄音斯道古
似數辛乃遂末技詞華鄙瑣瑣何況靡工緻既貽俗眼嗤還爲知音棄魚
目殆非珎燕石渾瑾珥綺麗炫頹波澹泊高致爲知大雅音詮諷含六
義神龍蟄重淵豈偶介與鱗變化入寘漢倏忽致屈伸藏深苟無欲此
性安可馴清晨滌塵慮拂拭龍唇琴水綠袂王軫言徽發徽音一鼓別鶴
起再鼓紫鳳吟自非山水工曷契瑱于心貞士失知己何自免陸沉嘉遇
良難必聊且慰呼羚　褰衣涉湘濱崇蘭泛幽香折以遺所思宗此道路
長采芳須及時過時萎且黃不念桃李年離別隔兩鄉何當早還歸慰此
飢渴腸　寶氣吐光芒夜燭霄漢上孰云久淪晦精采動星象由來至神
物變化非可狀離合迹靡同顯隱何由仗寘思据獄初博識啓浮獘　先
正進云邁名流若晨星餘光安足仰竟莫資典刑義晨殆黃虞去余幾十
齡淳源就湮塞後該守群經苟非述作功鮮麻何由醒炳炳垂懿則頗側
眛與寘　四壁但蕭然蓬蒿蔽幽居豈復計貧餧志在古人書我來慕高
誼仰止將焉如清風百代上遺言良起予　在昔奏還想餘燋起良圖君
臣及際遇魚水相與俱乃知長嘯時興懷佐廟謨贊輔著伊呂茲士顔不
殊東未南陽者孰識爲鳳雛出師戒兩立懇懇忘勤劬功名照前代千載
擅八區　擬古禄詩　抱美不自獻孰識費下才乃知荊山珎終以石見
猜鳳雛來高巻東未南陽限何以答三顧起獻山亦權八陣布雄略出師
其壯哉　淳洗無異源靡靡逆時變宗何遽不還公處伺其使長積米芝
叟不作市城懸忻與木石俱何意謀自見邊隅尚傳譽風塵暗寓縣前脩
邁高躅皇爲來者勸食薇可終身深期謀龍戰　哀哀我征夫遠役在邊戍
雨雪忽載塗淒其歲年其從我始雖壯容鬢已非故甘心許徇國勛業苦

雖樹枕戈憤已盈孤征尚誰訴　比日折中路春思情所私吉吉共惠逝
驅車欲焉之別近恒惻惻別遠寧不思寄語室中人遠遊非所陳　昔聞
詩與禮憶在過庭趨耳熟叢訓及姓我秋及隅中道遭蕩析詵比冬又林
深惟秉履顛竊比達提荷出嗟歲月馳莫遂毯秋惠窮生貴陶義時流重
進誼循怜虎口脫敢異媧涂濡屢空中豈作寧爲米俗驅　曾遭屆東海
卻秦過稽宜戰國固多士卑然一見之余本寒鄉民終居河之湄尚友篤
嗜古深衷切自私一獲展良悟如枯渴與飢遐躅追千載遊姬誠足悲函
之激忠憤姚之熊虎姿　監吹拔竊祿哂此齊庭竽從繞一言忍與研
硃供古稱贊達人高蹈狀不謀食自昔非珎竊君詞月祿貴耳豆賤自爬
玩復自娛窮達有恒理敢昧待賈沽兵楚祿琵瑟漭深復皆云　荃海吾
又夏芳序不我延所思邈山海迢遞隔遠天寄書雲中鴈曠絕貽厥嘗業
擢有衷款寸心終莫遷如何結髮親負此桃李年來歷揚妙音豈計攻取
憐當年既肩謹安得令尚然嬿婉懷哀傷顧比金石堅躞蹀下闔閭何由
已悄悄　高騰照初日水木湯清輝拂拭朱絲弦山水調更微鍾子不我
遇自與聾俗違無弦寄高興此意良未非折腰畢已矣豈是昧事機駁弃
計已得遣迹非可幾　古道就蕪穢末流滋諂諛逃求竟何稽誰作復雖
嚴知患難兩欽享與較縣經江逢逆時變襲幾于與貯詞載我大漢後作
千里雪途精苦難侍針黹一何烈默悟元化工喧啾息諍訟　惟昔弟逢
遊發軔自兹始辛勤三十載倏忽一瞬耳未明轍環蹤窮宦懷居昔往遷
厄陽九歷稔未云已鄭重携挈心千祿爲覲喜出身忝逢掖殘瞰諒非美
多艱亦屢遷破陷緘中止自省婁蔕營所幸元發跡遠別尚羸執昕夕竟
何停於焉限陽朔曠闊非所擬相思只長歎一生數頻起寒門要變故延
禍及先妣腸裂五內傷憔悴復何似永抱終天痛不得送鄉里蕙帷擁虛
位徒見字盈紙旅魂不可招痛絕眞欲死悲闃屬纊言離亂念諸子層
雲起遠空陽曦黯淪沒倏焉光釆歇變化何倉卒窮居念離索終朝恒兀
兀杪冬寒氣慘凜凜傷肌骨燠律諒可回推遷任飄忽　禄詩　河宿澗
宵分嚴霜歇芳物喔喔南飛鴈聲逐浮雲沒征夫懷遠役弋船連櫓發軌
遣嚴程緩崇此苦寒月大布不禦冬況值霜斷骨命徹難自保去去曷驅
突親知慘別離割痛永相卹歸來良有期會見早寧謐　晨起凄風厲箱
氣欲斷肌喧涼謹代謝推遷理無違念我遵崔居悠鑿心自古寢烟念列
鼎違卹凍與飢富貴何足羨賤士安坦夷　鼓城遵夜柝喧呵吁卉管瀆
輝鑒燈燒桂燒光復滿秋磬動寥廓還鴻起綠亂宗茂乾袁歎闕河音信

斷客寢不遑安親違愁心緩 賦散已成霹杜門養愚家婦爲非素習皆
此退與窮由來方鑿齎不與圓柄通孜孜爲利者秖自取勞躬廉立㕘貪
懦將謝爽惠功餘生皆可畢何須問汗隆 擬古十首次劉閬廷韻 送
節地崇綱橫潰肆狂佯宗主柄歸史賊北謀軍殘民舉詎宜洪因維走云
斷嗜能靖群兇未覺事功牢豈不念無辜憂衆氣恒短卓彼一正功其人
彌稱嘗 騎射息芳辰餘閒端可卜戲玩足娛心棘門拋蹴踘蹴高齊浮
雲式駭衆觀目將軍誇巧捷接踢寂稱速噫彼暴殄餘窮欲未云足恢恢
忱帶私恐捻禍𧎸促 自從喪亂來東西安所之山谷帶可居浮海帶可
期餘祭學子遺中還患如茲番維弛臣節不殺死獨違道辭尚可托徒苦
播聲詩媿爾吞章甫衣貌矣用悲 莫奴卓潔識時議駿且驚始也議形
色終爲心靡平登山迹既邁敵羲豈可生去余已千代昭然無隱情後賢
睇厥旨較若失萬程何須重此文脩辭貫將迎 子房閱韓亡捷足驟高
志脩名列三傑式傷運籌事圯橋期羞失詎謂滿相值鍾安良梓美神除
會元氣明哲既保身聲名照天地漢楚茲遂哉遯矣隔淮泗飛鴻隨遺音
云有帛書字 光常著高鄧明王禮不盾蔵深麃求衛高蹈豈無因商嶺
芝可茹楚澤蘭堪紉貫斧事相株茹馬崇晨啓伊人不守汭胡爲乃栖荷

俯仰終媿作信罷遷與逝 貢闈後南北從昔皆苗民虞廷一格遂至千
義常陳紙緣類莫殄圓此帶順兇嚚怒仍噴武徒勞邇與遐綱維遽云斷
那能一朝伸玄端襲儒服亦復常此巾徒守子雲學謾誇首陽仁投畀豈
群憤毋令洗斯人 世無柳下惠嗟哉此夫簿全生已彰行矣用洛涕答
擒詞縱工麗未足俾述作遑遑馳羽檄援優夜喧柝流血川谷殷客貞爲
清鄰忠臣炳休光渠輩尚安托煙息貴不回吾吝悔寧晚老去莫知泫淚
行亦亡逸堂堂吾儕東重義知所本循能著忠節欲效天無羨儕名之
毋不媿逝與遠蘭濁罷郡并歸心入私忖安成不可即何計遂明壑 詩
擒登山夜徒懷浮海舟既絕樂殺不往敦元龍樽往事成悒悒來今悵悠
悠 戈厮祿游辛川塗不可游嘆能含塗炭積此已十秋人命亦可吟欲入
水上滙墨風被九寺謳吟良不休 絕句 飛來雙粉蝶還爲落紅迷不
惜餘香在隨風過檻西 幽居偏寂寞樹午綠陰圍更有雙飛燕新巢次
第完 閒門花落盡稍稍覺春歸只憶山中好雲深蔔薇肥 織青腳寺
遠一望去程賒杳杳飛泝驚微茫近落霞 樹色偏宜晚煙煙後古城隅
心違駐目判把亂未生 昔時得舞地處處長蒿菜共說茅蒼莽今朝有
燕來 楚山不可極楚水欲千重雨逐飛雲度相從認去蹤 長編中夕

起空閨幽思多忽聞啼杜宇奈此草居何 飛花隨雨急欹樹向風斜不
識春歸路愁來倍憶家 惟得春多雨農家未力畊雲濤生近渚篙得海
舟輕 謾成 官柳搖青淺學眉舞腰纖瘦似螢兒多情只解牽離思剪
盡煙中數尺絲 楊叔能小亭集李太白詩 長庚昔入夢名與少陵齊凍
隋諸作者稍覺氣焰低軒昂傲權貴反爲嬖幸擠璘也一青蠅安能點白
圭探芝謝家英白骨埋黃泥 效孟東野 聞昔有廉士井飲投青錢嗟
余七尺身眠食須人憐夜歸借卧榻朝起爭炊煙喟然長太息俯仰羞前
賢曲肱一榻上夢與汗漫期或登高山巔或步清溪湄形開日已異身世
交相悲願言長不寤夢裏心怡怡我願如蚯蚓食土能充腸我願如鷦鷯
自然羽而翔人生豈不貴歲暮天雨霜不知冬日短但覺冬宵長縕袍不
息恥恐污君衣裳糲食不自難恐辱君膏梁青蠅點白石白璧亦無光一
人向隅泣一室皆感傷 讀陰濩臣詠雪詩 穎守多賓客玄冬燕賞時
聚星成故事刻梓播妍辭吾子追遐躅儒官下絳帷高吟三十韻擬學二
賢詩 前朝閻閭有光輝南國衣冠欲奮飛兩地困厖春夢斷百年事業
壯心違四民失職士爲最數口無依誰與
歸鬢髮蒼浪五十一天教去米故山薇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詩　二支

寒山詩集三字詩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養老客。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五字詩　我在村中住。眾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褲太窄。或說衫少長。攣却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死生原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聰明好短命。癡騃却長年。鈍物豐財貨。惺惺漢無錢。　國以人為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疏。地薄樹憔顇。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期利。　束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盤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牆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

復有丈夫時歷歷應隨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兄弟。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閑。有路不通世。無情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為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眾群。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倫。　富貴疎親聚。只為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啟。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饑。巴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墻屋分散盡。木植亂差橫。甎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任風吹驀塌。再豎卒難成。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

不賢他亦拒。將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却卜商語。　俗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謟詖中。裝車競嵽嵲。翻載各瀧涷。　是我有錢日。恒為汝貸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怒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繁澀。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趂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圖頂上立。　買肉血㶁㶁。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捷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牀。兩箇當頭脫。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猖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群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脝。箇是癡頑物。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牀施酒果。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

訪親友。大半入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如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檝。浩蕩情無已。　垂楊結如烟。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羈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在。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為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活。烹羊煮眾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無袴瓦作裩。到頭凍餓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鬇鬡。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為骨少。狗多分不平。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楊柳。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葛上。半路困風煙。徑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

雖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
心樞要。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似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不識
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
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
有。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迴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
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爲多患累。與道殊懸
遠。拆西補東爾。不達無爲功。損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 可
笑五陰窟。四蛇同苦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黨六箇賊。劫掠法財
珠。斬却魔軍輩。安泰湛如蘇。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
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訝惜餘光。 可貴天
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出。入他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
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
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水
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有人把
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亦自謾。似
聚沙一處。成團也大難。 蒸沙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甎。那堪將

作鏡佛說元平等。總有眞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推尋世間事。
子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却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
濫口。背面總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脣皮。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
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眞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
中王。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
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
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欄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
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軟火。飢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
廣置田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儂家
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群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
金釧鏤銀朶。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
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量。與
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騮馬珊
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
看北邙山。箇是蓬萊島。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着蓬蒿下。曉日何

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零。遮莫齩鐵口。無因讀老經。 夫物有所用。
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一虧。圓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爲。驊騮將
捕鼠。不及跛貓兒。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
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醋醋憐。將歸見夫婿。 春女衒容儀。相將
南陌遊。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
兒家夫婿知。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
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
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
傷老客。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眞。昨朝始趁却。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
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
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沉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却遭
刺。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扃
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鶴。颻颺入雲飛。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
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妾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
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牀。 快傳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

猶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智者
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斷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
焉能拄口手。端坐鬢紛紛。 客難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
不爲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 從生不往
來。至死無仁義。言說有枝葉。心懷使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
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一瓶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箇瓶牢
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一自遯寒山。養
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
移。我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爲去津。榮
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
魁偉。生爲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
你紫芝歌。 我眼那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共老。一種好面首。昨日會
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着破裙。喫他殘䬸餖。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
西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祗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
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吊客有蒼蠅。 一爲書劒客。三遇聖明君。東守

文不賓西征武不勲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幅箔死將餧青蠅吊不
勞白鶴餓着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人間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
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天
生百尺樹翦作長條木可惜棟樑材拋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
秃識者取將來猶堪拄馬屋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
浮是寄居慎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惱盡令無有餘 水清澄
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
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
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 可畏輪迴苦
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
暗獄無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却遭沉溺
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得即永得 昨日遊峯頂下窺
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
今爲一聚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真佛
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王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

樹永言欲攀上莫造石橋路緣此生悲歎幸居將已暮今日觀境中颯颯
賢垂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染在薰
猶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
子齧大樹焉知力氣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
迷 君見月光照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蕭灑人道有虧盈我
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爲理時陟涅
盤山或翫香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會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
生厭一墮三途間始覺前程險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
凡愚那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愁亦無慮無辱也無榮 諸佛
留藏經只爲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憂懷怕
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姦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碗楪不曾乾長時
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
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山
頭時換却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爲貴如何塵外人却入塵埃裏
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顇況復不遂者虛用平

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
更殺衆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
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
死後受波吒莫更稱冤屈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却見
受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
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
身暢逸却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却沉歸地
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鄽俗豈知市鄽俗大有根性熟 嗟見多知漢終
日枉用心岐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
到定知亂紛紛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
布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
霞起匼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玉臺物七
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要當來果誰知造惡因見佛不
解禮覩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鄰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
可笑是林泉數里勿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暢道曲虎嘯出
人間松風清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峰巒時坐盤陀石偃

仰攀蘿沿遥望城隍處唯聞鬧喧喧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泡夢幻
身百年能有幾不解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 按
三隱詩山中舊本如此不復校正傳古君子兩根如月正要觀雪中芭蕉
畫耳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爲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綺羅人
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
一牸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多伏虎見我
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
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爲此心悽愴 寄
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脩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
憂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驅向北西
見趁向東長漂如泛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窮 繼縷關
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家宅箇是極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
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
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 世事何悠悠
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四時周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

宅主露地騎白牛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旣摧折沙石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舌甜唇觜諂曲心釣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鍾高聲和不時學客舂夜夜不得眠只爲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却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着却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犂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臂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着病纏三年臥牀席亦有眞佛性翻作無名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彌勒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二儀旣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 余觀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往任西東若得箇中意縱橫處處通 可歎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閑時年年不覺老總爲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來三惡道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復西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觀無事者憩歇在巖阿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地中天語汝慕道慎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採取莫共羊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食常不周 自羨山間樂逍遙無倚托逐日養殘軀閑思無所作時披古人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盤遶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眞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爲人枉虛老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峯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硯硯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處播嘉名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胷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顦顇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 迴聳霄漢外

雲裏路岧嶤瀑布千丈流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鎭世界天台名獨超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玩偏嘉麗虛巖蒙霧迷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花出淤泥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嬌艷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折作辟蒜殼取爲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 爲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催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頗虛擲亡羊罷補牢大悔終無極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 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脚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誑俗將爲道雖着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自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蘗苦難吞順情生喜悅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 我見人傳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違背心眞無委曲不作諸纏縛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可中作得主是知無內外 寒山無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輪石牀臨碧沼虎鹿每爲鄰自羨幽居樂長爲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脚巖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肴饍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 花上黃鶯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絃玩之能不足眷戀在齠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棲遲寒巖下偏訝最幽奇攜籃採山茹挈籠摘果歸蔬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鉢雜和煮稠稀當陽擁裘坐閑讀古人詩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來往埋在古冢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爲報後來子何不讀古言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白鶴銜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貫居

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向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
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生前大愚癡不為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
前生做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　元非隱逸
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愛裘踈巾道有巢許操恥為堯舜臣獼猴
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
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寒山有裸蟲身
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
劍擬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採藥空求仙根苗亂挑掘
年無效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
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關天命今年更試看盲兒射雀目偶
中亦非難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驢
飽足却令狗飢頓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
夫妻共百年相憐情狡猾弄璋字烏𪇆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荑常遭青
女殺　赫赫誰爐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
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齩便是走　吁嗟濁濫處羅剎共賢人謂是
荒流類焉知道不覩狐假獅子勢詐妄却稱真鈆礦入鑪冶方知金不精

白雲起嵯峨綠水蕩漣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
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粤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
泉棲遲觀自在巖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天為被蓋快活
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昨夜夢還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
力呼之迴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為子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鎚落東
海到底始知休　亦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
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看茫然一場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
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畫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
是誰家子　箇是誰家子為人大被憎癡心常憤憤肉眼醉昏昏見佛不
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臠除此百無能　人以身為本本以心為柄
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却為菩
薩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翁自身亡
能無一人哭哭他盃觴者何太冷心腹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
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陀典能談三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

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為第一人愚者能讚歎智者撫掌笑陽燄虛空花
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
却柂後面又無柂完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我見凡愚人多畜貨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
天福罪業如毗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疏文空
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群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
樹心真無罪福寄語兀兀人叮嚀再三讀　勸你三界子莫作無道理理
短被他欺理長不奈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
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流莫飲無明水三界人蠢蠢六道
人茫茫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兀兀過朝夕
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妒似顛狂不自見
已過如豬在圈臥不知自償債却笑牛牽磨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
日行遶遶不離其盆中神仙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
翁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直出語直直
心無背面臨死渡奈河誰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寄語諸
仁者復以何為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廻棄

本却逐末只守一場獃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
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團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　常聞釋迦佛
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
切佛心是如來地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千般貪知榮不知辱
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
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苦悽悽良
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
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待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
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
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無奈何耽
財好淫殺見好埋頭安貪心過羅剎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
得惡罵恣情掣趁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
不信受共汝惡合殺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菩薩
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眾人皆讚說　我見世間人堂堂
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
爺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悒怏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為不

李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噇抹嘴道我暢自逞說嘍囉聰明無益當乎
頭努目瞋始覺時已晚揮佛燒好香揀僧歸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却閉和
尚不悟無為人從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襯錢兩三樣雲光好法師安角
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　有鳥五色
文棲桐食竹實徐動合和儀鳴中施禮律昨來何以至為暫時一出儻聞
絃歌聲作舞欣今日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
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
無價數　一生慵懶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卷經無心求裝
軸來去省人擎意爲則說藥方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我
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妙如如無倚
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昨到雲霞觀忽
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為此謂言靈無
上妙藥心神秘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看
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
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　余鄉有一宅其宅
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

布裘真疾獨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仆八百人水碓三十五舍下
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為綠珠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
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零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脫體
歸山隱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
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
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
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
說非眞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　男女有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
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雖大命身死墮何鼻
云二一種愚二三分多事許日傍行者不離滿肆為他作保見皆他說
道理一朝有赤張逆答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
輙莫染貪嫉大有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寒山
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却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
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為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
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
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有錦繡包真珠入席袋佛性上逆茅一群

取相漢用意總無交　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輟已惠於人方可名為
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
可不憤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此來是夜
又變即成菩薩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
露入茅簷月華明甕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三兩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
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
時成齟齬　鄉瑞一群羊公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狼逐元不出
學生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飩飩無餘肉　銀星釘稱衡綠絲作秤紐
買人推向前賣人推向後不顧他心悲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揮
帥第　莆門私造罪准擬免災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繳不入鑊湯
亦須卧鐵牀不許顛人替自作自身當　三界如轉輪浮生入流水蠢蠢
諸品類貪生不覺死汝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
知寒山為伴侶松下啾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那得
出頭時　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却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為
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
光日夜照玄妙卒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婬泆業此輩實堪

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衆生助佛為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解救苦恣
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　常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
夢事夢事成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
悠悠塵裏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惆悵何哉惆此流念彼塵
中苦　不須攻人惡不須代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
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
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人言孰采勸君
末聚息題安餅上乞狗也不喫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
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吾
生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
鷹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京州聞伐匈奴盡婁
兵無處遊歸來舉巖下廓草枕青流壯士志未拔獼猴騎土牛　重巖我
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除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
語鍾鼎家虛名定無益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
妻疎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借一斗水活取轍中魚　徒閉蓬門坐

頻經歲月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廻瞻郊郭外古墓犂爲田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顚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高擧手彈指南無佛陀耶　驅馬度荒城荒城重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史更無名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褌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誅長存磨石下時哭路邊隅累日空思飯終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夭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鉤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暾　憶昔遇

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我不鑒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汎灩極目波上鳧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疎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染世事心淨如白蓮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囉囉拍手催花舞搘頤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客屢經過　我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銜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冥去不迴。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月裏婆娑樹幾年爲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猨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樽蘆莕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迸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　山中何大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沉迷客窺覷不見天　城中蛾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採花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鬬論爭物色此地勝余家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跕躧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慚神佛少心懷嫉妒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應難避奈河　昔時可可貧今日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偬行泥屢腳屈坐社頻腹痛失却斑貓兒老鼠圍飯甕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應六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途粉骨遭千杵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

中寶　或有衒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侗侗繩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懵懂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蟬蟲齩破他書帙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邊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關關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暫廻面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爲舞穿酒盡緣歌啐常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沒冢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斜有甕瓶掇拔無簪笏風至攬其中灰塵亂坲坲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秉機杼那堪事箕帚張婆語驢駒汝大不知母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子之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

食我家園菁　凡讀我詩者心中難護淨慳貪纏日廉諂曲登時正軀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龍魚已世濁作貌纔時清爲騄駬前迴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膞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纍纍松柏下　嗔嗔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准始知沒道理　羅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三先生皆稱爲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衣衫蓋是書誤己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内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傍採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内不免歸山丘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靉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

鬧我者歷歷樹間翻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腇鸞鶴飢徬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緩富須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共見掛在日東邊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衆群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蓑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爲　勾拂蒔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奉宜當喜高提從法座時時方丈内持用指迷人　書棟非吾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度不造筏漂淪爲採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鳥弄情不堪其時卧草庵櫻桃向杳杳楊柳正毿毿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吁嗟貧復病爲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損人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

爲觀失道者貧白心惶惶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爲造迷盲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蘗在千萬斧刀痕霜剝萎黃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椒鹽去骨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佛哀三界子總是視男女恐沉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汝癡衆生甚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顧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峯遙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仙路迷碧落千山萬仞現藤蘿相接次連谿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爲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　汝躭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剎窟再三勸你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汨汨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

皎近則群鳥語啾啾老夫獨生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閑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兔角弓擬射無明鬼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喚作閑言語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拘内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情不識心中無價寶恰似盲驢信腳行　心神用盡爲名利百種貪婪進己軀浮生幻化如燈燼塚内埋身是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祖不學白雲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　秋到任他林葉落春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橫眠無一事明月清風是我家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余見僧

錄性希奇巧妙問生渠朝時饒邀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誌公師　久住
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泉
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燈月未沉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
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跡舒處周流徧
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
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東西南北
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只為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
逐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巒深可遯萬重谿
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迴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
樂實奇哉　自從我到天台寺經今早已數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卻
多少後生人〻居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
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迴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
來　逍遙絕無鬧忘機隆佛道世間岐路心眾生多煩惱　兀兀沉浪海

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　覺老瞥然起生死紛塵埃寒山
特相訪拾得常往來　論心話明月大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徧
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寒山詩集瞋是
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
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霧冷嶽
色草門連竹葉覆松室開石引澗泉已甘休萬事採蕨度殘年　益者益
其精可名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為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
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　貧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
剿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裏　去家一萬里
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
勝術不貪為上謨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
險歌難可測實語卻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教莫此居　若人逃鬼魅第一
莫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當自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
無渠下觜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
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鬒髮時行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採彼紐婆
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齎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

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非堅
衛風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
勤采芝木搜斥詎成仙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為桂樹相留
連　有人坐山陘雲卷兮霞瓔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狐疑年
老已無成眾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
人臭人返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啖蓮花生沸湯
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茲立九竅朝朝為衣食歲歲愁
租調千箇爭一錢聚頭亡命叫　寄語冥綠何事泉知珠子顆塵當有別離
復是遭喪禍所為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埋死虎六道不欲我食色
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焰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
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徒
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泊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筮遭連蹇卦生主虛危
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
事被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中州集李
純甫雜詩六首　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踵混沌古猶今黑
白無真色宮商豈至音維摩懶開口枝上一蟬琴　乾坤大聚落今古小

朝昏諸子蠅鑽牖群雄虱處褌一心還入道萬物自歸根卻笑幽憂客空
招楚些魂　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心源澄似水鼻息細於絲把上山
川好壺中日月遲神仙學道者那許小兒知　空擇流沙語難參少室禪
泥牛耕海底玉犬吠雲邊仰嶠圓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
僧穿　狡兔留三窟獮猴戲六窗情田鋤宿草心月印澄江酒戒何曾破
詩魔先已降雄蜂雌蛺蝶正自不成雙　道義富無敵詩書貴不貲浮生
幾兩屐狂業一絇絲豪俠非吾友腥儒即我師誰知茅屋底元自有芳光
又作元有七見　又偶得　已衣青衫已十年聰明更覺不如前羈書
棊更先抽手鼓笛場中少息肩甕底剩儲元亮粟杖頭高掛老坡錢會須
著我屏山下了卻平生不問天　李經雜詩四首　巖椒鬱雲日夕生陰
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　造物閒巖地巖帳捨劒壁苔
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齊陰風鼓泉湧石為嘯已破碉憩道生枳
棘盤盤出井底回首帳如失長老不耐事底事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鳥
表林隙　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吟轆底日暮風更號　晨井凍
不覺誰療壯士飢天廄玉山禾不救我馬瘦　鷹奴失寒更指拍叫秋水
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　塵埃汩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

復話菩茶不圖癡獅衰屠龍技晚揖管生書空咿嘎堂上酣歌鍾巧知造
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送歸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至經不
歸途徹窮門庭日月生星風太阿割玉礪以石生歸鵝鶴搖天雄 王持
起偶作 人情爭勝似爭恭死怕輸人一著遊黑白不分傍袖手年來吾
亦愛吾癡 又謾作 有時幽鳥話心事無限秋蟲誇口才北闕上書吾
老矣東籬把菊思悠哉竹林留得巨源在蓮社招入淵明來不然餘子敗
人意懷抱耿耿胡為閑 又絶句二首 山勢奔騰如逆馬水流委曲似
驚蛇溪靈不欲露天巧眼力未到雲先遮 鳥語留春春已迴落花隨意
卧蒼苔清明寒食閑中消遣董草薔薇次第開 王良臣雜詩三首 道人
知我愛禪房淨掃階前紫石牀歎飽三盃風味好脫巾和月卧黃昏 老
子平生酷愛閑天教行處傳禪關撈魚散落層頭月猶在梅花醉裏閒
殘陽收拾第兒行徐得識心不到鄉安置小奴今夜夢蘆花風細月如霜
周昂無題 西風吹白水日暮動寒威野帳收旗盡莫兒欲尚歸梢梢
閑鳥過慘慘見雲飛夜黑多對虎荒村定敢依 又讀陳後山詩 子美
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班管內時時見侍陳郎兩鬢蒼 又
讀柳詩 功名翁忽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開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

此最悲音 史肅雜詩二首 春江日暖舞清漣客合蕭蕭一縷煙迷鳥
隔林招我醉小桃當戶為誰妍禪心已作沾泥絮詩思渾如上水船卻是
官閑得無事一簾紅雨枕書眠 南皮城下荒秋草說是當日燕支臺廿
事翻騰只如此吾生棄置已焉哉迎風紫莧因循老背日黃花次第開獨
夜不眠思阿謝白羊如駕小車來 劉迎書何維楨見贈詩後 臺埃榷
手衆人中草木重來臭味同春夏我雖迷出處交游君不異初終赤黃晚
歲徵奇夢清白平生繼古風嘆息蜀州人日作傷心不覺涕無從 客剄
公濤漫賦 貫知囊底一錢無老覺人間萬事虛富貴儻來終作廢勲名
便了又何如季膺未能松江鱠曾望將成笠澤書自是杜門無客過不關
多病故人疎 劉澤與劉之昂酬唱有詩云 虞門舊說災如火陋巷今
猶冷似冰半夜杯渠長袖舞白頭書冊短檠燈 蔡松年溪成 人生各
有適一受不可更違已欲殉世憂患常相嬰三卑獲瀆將九鼎調蒼生功
名豈不美強之輒無成朝昏忘寢食俯仰勞心形何如從所好足以安餘
齡予也一丘壑野性直難名刀懦謝提劍才拙慚窮經踈放已成癖紛華
誰與爭駕鹿便草豐白鶴顧江清不堪行作吏萬業方營營夜慮多俗夢
枕無餘酲拄頰西山諳適意千里羨蓴土走歲月秋光浮窗清欲語簡

中趣知音耿晨星世逆古今險方寸風濤驚封侯有骨相使鬼須銅挫
收此身去田園事春耕 蔡珪讀戎昱詩有作 我家北潭邊溪流卧衙
門俗客自不來好客時聞尊路人或不知云是渭南村底事半年別此懷
誰與論 來時西郊林木未秋未老借筋數歸日適復見冬杪心地倚門
望望我綿綿道慙愧戎子詩在家貧亦好 吳激偶成二首 一番瘦筍
羽林槍松架陰陰盡日涼繞屋雲煙無定態連山草木有真香 鑿湯兔
盞澗旗槍風雨山中枕簟涼學道窮年何所得只工掃地與燒香 高士
談偶題 羨他田父老於農遠是庄西與舍東不似宦遊情味惡半生常
在別離中 朱之才寓言二首 獸有善觸邪草有能指佞敷草非有心
不移本天性前王著庭冠俾爾劾端鯁如何不稱服觸指反忠正吾欲取
二物蔘植列臺省一令邪佞徒奔走亟深屏 風雨晦時夜雞鳴有常聲
霜雪枯萬幹松柏有常青內守初已定外變終難更若人來世利浮沉無
定情俯仰効桔槔低昂甚權衡反出木鳥下徒為萬物靈 祝簡雜詩
雨後清寒滿袖風鳳聲南去暮雲濃秋來杞菊能多少欲助盤飧自不供
榴花嬌欲鬭羅裙石竹閑成碎纈文更有戎葵亦堪愛日烘紅臉酒初
醺 施宜生無題 唱得新翻樣貼腔阿誰能傳背嬰嬰天寧寺裏尊前

月分學淸冥入小總 劉從益和淵明雜詩 俗士苦紛擾此心本無塵
功名適外物了不關吾身吾身復何有形神假相親天地開一室日月挾
兩禪有生即有化如晏之必晨但得醉中了亦足稱達人 撣戈欲却日
小力自不量何如任天運閉門坐齊芳詩書列四隅著我於中央夏卧北
窗風陰冬曝朝陽但有藜藿美亦足充饑腸 少為饑所驅老為病所迫
人生能幾何東阡復南陌急須沽酒來一笑舉太白浩歌草木振起舞天
地窄同欲二三子誰主復誰客浮沉大浪中半竟歸真宅 歲月去何速
老炎變新涼游子久不歸回首望大渠風埃滌如此何處真吾鄉野菊明
落日林楓染飛霜勸我一杯酒悠然秋興長 邢彥詩毛詩 含氣有
喜怒禍物無不鳴天機泄鳥迹文字從此生誰言土蕢篇聲合天地清樸
滾擾氏琴巧露竭皇王末流不可障聲律隨合羌偏讀蕭氏選不見真性
情巡判難識篤名曰離騷經頌美獻諂諛是謂之采銘詩道初不然自是
時代更秦火燒不死此物如有靈至今三百篇殷殷金石聲漢儒各名家
辯口劇分爭康成獨魔戈諸儒約連衡祭酒最後出千古老成精我欲讀
爾雅不辨蟹蟹名尚憐沈謝輩滿篋月露形孔徒凡幾人入室無長卿三
子論性命舉世為讒評白首草大玄才得覆醬甕不如且易說念笑人愈

聽
張建雜詩二首 尾跰穭山泉石鼎煮叢菊燎以松桂枝清芬滿茅
屋 踏雪尋梅花雪梅同一色不是暗香來梅花尋不得 毛慶無題一
首 少犂對起石州山楊柳分青入髻鬟乍識春風眠如鵬爲誰無語獨
憑欄 李漸護書 肖懷平日意八達伎倆只今龜六藏唯有閑情如老
菊寒華自信晚能香 劉煦讀張仲揚詩因題其上 布衣一日見明君
欲有詩名四海聞楓落吳天真好句不須多見鄭叅軍 郭用中偶得
叅偏聚林灘出蘇指端孤月照高秋大千界裏開窺掌不二門中指點頭
掃地燒香聊自遣戴花種竹儘風流莊蒙拋死談齊物無物齊時也合休
宗濂修從書 冷面宜教冷眼看只煞索米向長安陰崖何恨枯松樹
望見屏帷盡牡丹 王欽夫同東嵩元先生詠詩 林逋仙去幾來年驚
見梅花第二篇千歲冰霜松骨瘦九秋風露鶴聲圓騰輝定出漣城上得
趣知從太古前遁迹茅齋話終夕只疑人世改桑田 劉曹王豫雜詩六
首 竹塢人家瀕小溪數枝紅杏出疎籬門前山色帶煙重幽鳥一聲春
日遲 風荷柄柄弄清香輕薄沙禽落又翔紅日轉西漁艇散一川山影
暮天涼 古度停驂日向沉渓涼歸思使清吟碧山幾點塞天闊紅葉一
林秋意深 倚嵓蕭寺㮣危崖丈室軒窗面水開雲齎暮寒山月上數竿

脩竹一枝搖 畫色晴明著色圖山光凝翠接平湖煙嵐自古人難畫遠
郊深深近郭無 寒林煙重暝棲鴉遠寺疎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
數聲和月到山家 王中立雜詩四首 華山宮殿白雲封不見當年打
睡翁貪看終南山色好不知紅日下前峯 獨跨蒼虬下太清春風萬里
月華明同君感激爲君說鑿破天機我也驚 雲葉鄰鄰皺碧空笙簫遥
響入天風忽驚風浪耳邊急不覺形神來世中 此生休更問浮名名利
區區不覺停我有一九天上藥周時還解濟蒼生 王予可雜詩二首
白露沙灘淺綠湄小舟艤岸尚依希山回屏曲江連樹春嶺人家深處歸
暗悲秋色素團團一雨飄零颭霽寒天淨長空煙歛處彩虹金桂樹頭
山 元敏之讀裕之列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阿翁
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
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兒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旗
傳家詩學在詩郎剖腹留書死敢忘 大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 背上錦
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元德明詩 少有吟詩癖吟來欲白頭科
名不肯換家事幾曾憂含咀將誰語研摩者自讎百年閑伎倆直到死時
休 燈下讀林和靖詩 落葉落復落清霜今幾番疎燈照茅屋山月入

頹垣老愛寒花淡幽嫌宿鳥喧卷中林處士相對兩忘言 滕茂實偶成
纖雲卷盡見秋容古木交陰一掃空雪壓羣山曉來雨茱侵鈇鉞幾番
風欲歸來得人將老屢送還來鬼亦窮賴得子卿佳傳在壁題時讀愴飄
蓬 中州元氣李韋讀太白詩六首 古風六十篇詩家共欽手可憐邪習
筆區區到白首 本是江湖人強作金門客拔劔斫蒼蠅歸來弄明月
長安白日晚渭水秋風寒蓬萊有歸路休歌蜀道難 平生不識愁但恐
榮華改泰山作黃金酒池接滄海 朝作猛虎行暮作長相思誰知心似
鐵也有皺眉時 詩家無處洪拄席探禹穴飽登黃鶴樓爛醉金陵月
又讀過齋詩 杜老藩籬豈易窺西崑體更漸流漓語新才近雅名世調
古求深卻背時射虎豈無真李廣猴心那得兩西施牛腰幾卷猶嫌少鬼
妬天愁不自知 又雜詩 李杜文章冠一時六朝高勝晚唐卑淵明自
合詩家愛萬古清風一伯夷 陶潛志屈歸來日賈誼書陳慟哭時淵底
孤松休戮戮世間萬事只天知 自憐高處少於癡半世蹉跎坐好奇到
處溪山題品遍關中猶欠漢城詩 又謾成 學得詩篇似古人才交人
笑捧心顰直須到郤無心處信手拈來始是真 志短才微學失真枉消
歲月費精神閑來點撿囊中作幾首新詩到古人 又絕句三首 李杜

韓蘇萬古春雨崑一變漸離真前山未了後山出多少邯鄲失步人 閑
簾忽見舊前月款扰未眠意下客山雲過雨不成陰歎隨院落花如雪
竹影重封綠瑣窗蝸涎徵印紫苔牆曉來一陣催秋雨便覺風來帶嫩涼
爲顧讀友人詩六首 客從長安來夢寐嵩少間誤入梁王都繁華亦
可觀清晨登吹臺駱駱詩眼寬回頭一西顧三十六青山 天垂日月光
人目借以明夜深黑如漆誰不摸索行異哉學仙子視明恐目盲終日暗
室中癡坐守冥冥 自古賢聖人立行貴通中所以千萬年人感教化功
西山餓死節東魯揚惠風清和亦奚罪後世隘與恭 天地有定位醉眼
迷東西望道未之見自魯還適齊安車由坦途不聞有顛隮胡爲逸丘壑
披蒿尋幽蹊 有客從東來携我陟峻巓或上如緣壁或下如墮井回望
雲霧深天藏松佳景歸來返平川紅日正炳炳 楊子草太玄知者一何
寡寥寥千載後僅得那與馬賞盡二公難不賤蘇子窮玄尚且如斯況不
及玄者 又謾成 膾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聖賢志豈在酒
肉酒肉之中禮所寓主人待客禮已亡客若不去真苟聚丈夫生有萬里
氣豈肯低眉市廛巷與其飯疳得車多曷若行歌乎於路我之爲我當自
詩窮達聽天無必固或乘雲氣登蒼穹或遊東海隨烟霧杖頭長掛一壺

酒滿日江山總詩具浩然一無天地間我大物小坦無懼不然須入鹿門
山徑渴龐公棲隱處蓋頭風雨茅三間妻學碎纖兒織屨石田頻水待數
畦病力猶堪種芋弊衣糲食任平生天下何思復何慮一毫既不詘於
人綽綽胸中有餘裕　又讀杜詩　後學爲詩闢務奇詩家奇病最難醫
欲知子美高人處只以尋常話做詩　穹礴冥搜狂費功天成一語自然
工況兼詩是窮人物好句多生感慨中　白水魚竿鶴髮翁世間底處是吾
英雄縱橫雖有如椽筆不入麗人眼目中　千里奔馳蜀道難草堂寂主
登交獻怨冠三揖康鈞上詛謂將軍埋數寬　又漫題　白髮已刁終頻
顛頻折腰身如枯木處心似殺茅焦肅月長漂泊生涯慣寂寞平來忘均
味豈是爲聞韶　又偶得　節過重陽景自殊斜風細雨晚寒切黃花自
逐秋光老白髮還同世事疏百念已灰時去矣一身多病盡歸嫩幽居自
是無車馬獨對餘尊讀道書　趙從周離攜三首　朱明變氣候大火向
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枝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
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從獨攜羨門子高步登崐丘千秋長不
老永謝區中囚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
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遂留之和律呂截竹嶰谷間一變爲清商日暮來悲

風清泉漱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誰容不如歸去來一竿
釣清灃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頹
光惜無曾陽戈憑高望八荒睇睨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
走四顧蟥野迷絓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
悄然發長嘆拊劍徒悲歌　劉昂讀山谷詩　語要新奇萬世傳琴中尚
趣在無絃幾離古佛拈花處又到莊周夢蝶篇　老栢燒餘觀物化寒梅雪
裏作春妍論封合作江南將輸與明珠萬顆圓　絶句二首　山花山雨
相參落溪水溪雲一様閑野店無人問春事酒旗風外鳥關關　禪僧勸
學安心法道士教行進火功今日一盃供破戒黃花籬下醉西風　王庭
筠偶作　腰金舊說揚州鶴網篛曾聞葉縣鳧何似東平阮夫子一官千
里緑騎驢　又絶句二首　竹影横窻度梅花入夢香可憐今夜月不肯
下西廂　幾年山裏伴雲閑卻逐閑雲漫出山官職留人歸未得如今猗
首送雲還　覩之美絶句　百歲光陰千歲憂三分春色二分愁九分對
酒十分飲一事灰心萬事休　劉瑎絶句　一旬暫得耳無事三盞且教
心太平寄語山南舊兄弟此時不合論功名　萬天民偶題　緑樹何稠
疊清風稍美餘擁叢雲片片藤透雨疎疎脩莧過泉鑿殘碑出野鉏丘陵

知我變耕稼離陶漁　又偶成　姑參龍象種終見馬牛身再整衛冠簪
難忘漉酒巾散花天上女擲筆道中人寄語林和靖非翁不卜鄰　又絶
句　夜雨漲波高二尺失卻捣衣平正石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
相憶　又雜詩　下竺山前打一遭了掌門子看溪橋恐驚繞硐梅花落
莫遣行人語笑高　江湖集陳起宗以毅齋曾先生詩法曰能以無情作有
情子熊舉以見教兼示學詩如學禪之句次韻聲謝　西禪欲南關胡僧
越海來一蹴萬山雲又分五岐關遣人問靈源要識老牛胎半生苦迷此
所見終骨我有時面壁求眼底仍飛埃誰知樸湊到卻自詩中回無中別
出有金枝生萬葉再拜老主語趺跌空中栽當此意語高唱還自咍如
得合濟珠如獲荆山璞方信春力到無地匪蒼苔可憐見花人盍至歸盍
僕我今得容音敢想爐中灰辨香爲南豐用酬開塞臺　又天台桐栢觀
李高士惠詩兼寄其遊山紀詠一編且復見招予不能赴刻欲次來韻以
謝　景物寫成編清新人競傳風輕花自若雨驟鳥懷然老我塵中累多
君物外仙未能拋世慮山館借林眠　又汪起潛謝送唐詩用韻再送劉
滄小集　二年不覩孟山貫成客打門驚幽禪手持姑溪之樊紐中藏片
玉龍鸞鏘弘璧天球匠意古未聚大曆郎與錢自非仙姥得靈肯何以朱

拍洪崖肩秋高約我西湖邊是時抱衾借枕眠未賡踈影暗香句且纏寒
泉秋菊薦篋中尚有詩一編持贈雖微意則厚錦段料應重下剪向來清
思湧如泉　又趙監簿寄建寧諸詩　推敲久不見新栽函軸光芒奇草
萊音調似於清廟聽風騷知自建安來每嗟衰脫同雞菊豈意光春得嶺
梅拂拭塵軒對清絶媿無錦段報瓊瑰　又六言　破窗有子書鴉枕門
無客嘗茶春事應憐幽獨滿墻飛過楊花　曾吉甫讀呂居仁舊詩有懷
其人作詩寄之　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
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故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
悟常言古作者一一從此路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
若脫兎風吹春空雲頃刻多態度斬然養琴笈間以八珍具人誰與口耳
學不見欣慕一編落吾手貪讀不能去嘗疑君胸中食飲但風露經年關
親近方寸蒲塵務足音何時來招喚亦云屢賤子當爲君移家七閩住
周信道以決致遠慶來問詩作長句遺之　君不見伯倫平生老湖蹤
有一須留人間懷鉛抱槧亦何益惠子五車終不傳我今所見蓋如此堆
案文書藏鼠穴自知老境要虛心卻笑少時空血指勞君日日求微詩試
欲把筆心自凝無鹽已老稍識恥安敢唐突西施爲古人作詩有成法句

欲圖轉字欲活始循規矩後變化如以金丹蛻凡骨君試停盃參此語莫
笑前人用心苦只今孰是前輩詩風猗作文君記取 無名氏絕句 行
到山深處臨流一兩家也知春色好隨分種桃花 大乙峯前是我家滿
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侍宴黃昏未肯休
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 姚寬絕句四首
一兩一風花欲零在官在私蛙亂鳴留春欲繫金鴉脚日日斜樓上
情 花信今吹第幾風香苞未拆牡丹叢雨聲細入窗前樹夜夜夜深春
夢中 京洛逢春思昔時翩翩遊騎醉中歸平川花柳濃如錦樹樹樹頭
蜂蝶飛 愁將老眼到花梢獨自傷春漢絕艾王謝風流今不見家家家
屋燕成巢 安晚堂曠上人索春閒詩軸以臂疼未能錄去姑以偈語展
限 轉盼湖山思半千春鶯啼處起秋蟬詩囊未倒真成債道眼相看總
是禪壯士不甘弓掛壁病翁猶有筆如椽少須定賦茅齋約恐掉頭吟聒
夜眠 又遷雲峯曾直詩 并見改字作帖 蟠空健筆虎蚊騰九折羊腸萬
馬登裁剔煖寒真見聖宰龍泉石肯輸僧命意得了兎走穴孜字未安孤
聽冰句法當頭飛梓唱就渠言下辦三乘 又讀曾直詩 晚唐詩似晚
春景姿媚有餘風骨輕千歲俄逢古壁洗摩挲篆籀根增明 又口占

誰道寒官俸給稀齋裝蒲路得追隨秋光不與詩腸算無限江山信筆叉
李槩偶作 心如野鹿迹如萍只顧閒閒不顧醒楚國蕙蘭增悵望兩
中氣影浣遙青 偶立空山冷笑香不須歌調更含顰平原累累添新塚
几者還曾哭送人 又偶題 杞菊苗香雨足時芝羑千載適天隨貪提
近覺魚蝦貴勿笑吳儂嘆逐鬼 又偶成 設老謀生未有涯敢吟空自
度平華人閒春雨秋風夜落葉堪悲似落花 又讀周晉仙詩 句中常
處玉瓏玲合使吟人洗耳聽王謝風流今不見金鴉山下月冥冥 絆偶
王民山惠詩 民山名字出朋輩獨推先不奉寒窗問于今四十年傳來
詩似錦倏去步如仙自古山林士無營貌亦賢 又謝松関姪惠詩 韋
布名猶盛詩書不負人每過臨水宅長想釣魚身世苦詩難和歲寒交始
真近翁濟病久今病復兼貧 卓汝恭刊劉後村先生選唐宋絕句謾題
一絕 千年風雅存餘響唐宋諸人是似之好在一章章四句後村選後
竟無詩 蕭元之與程右史論詩道 我嘗論詩詩始其道最奇更神工裂
渾沌聲音相雄雌物理何距細人性無妍媸書其天真琴吝鳴志所之斯
民樸未散粹如玉不疵老稱壞備日君臣賡歌時下逮雅頌作間列已風
然怡愉且安勿和厚無澆漓圖經聖人擇要匯古義觀屈宋變賦體蘇李

五字詩七字追迅電陶謝蒙实猗雖各騁逸思猶如觀尊彝但有奇古意
了非爭鑿姿傷心玉臺後巧麗爭紛披雕鏤以爲工叫笑以爲奇詩乃一
投爾那復古道爲有唐李與杜切切哀其衰稍欲復古作便覺驗些遺後
人好異論醎酸各行私白以說見斥甫以樸見嗤那知托奧妙中有真趣
怡琳琳作者流行行信且疑我嘗任胃臆謂自唐無詩山川或登覽朋友
或聚離頗以悲喜意吐作塞複辭豈有肩古作聊欲戈傾攲子雲不可待
賞者又復誰所以拜壇下僅令佐鼓旗庶幾皇有鑒猶能知左思 又偶
成 挹却滄江萬遠遊獨彎弓劍上邊頭群胡忽遁陰山北欲渡何求不
自由 少年鞍馬疾如飛貴盡儒衣賈戰衣老去不知筋力減夜闌猶學
解重圍 策菌古意三首 悠悠淵邊人濺濺澗中水水流無返時人生
流水耳 逝波不可廻白鳥不可馴古人成感慨今人猶古人 鏡空納
風月心遠辭埃塵終日窮目力得景亡天真 又讀梅雪村詩 雪村吟
有藁名岐斗牛低聲調唐之上精神江以西愛君憂國意臨水傍山題何
代無風雅人心自鶩雞 又偶成六首 春陰晴復陰固物怡浮生杜宇
鄉心重楊花世事輕知非蘧伯玉覺是晉淵明此意誰人會騎牛訪偶耕
杜門總利名此地此心清雨架筆多潤風檻琴自聲虛堂回古味送境

見真情脫帽尋斷簟酣眠小太平 江湖千萬頃小艇孰煙波無夢世情
薄有吟春思多百年空反覆兩鬢暗消磨釣叟同吾志鳴榔柳外過 世
事如今不可知桐逢茶罷且吟詩無風古鼎香煙直未午空庭樹影遲 袖
手好看棊勝敗論心休問酒醇醨謀居恰與松江近所贍羑蓴漸及時
醉數牛角過前村此世應無利祿奔有水可漁田可稼即松爲徑竹爲門
賞稀運爲琴書樂李樹參差鳥雀喧不負山靈回俗駕意心同是一乾坤
留得春風趁馬蹄日長無事綠陰低茉花籬落誰家酒煙瑩長烟過小
溪 沙門紹嵩亞愚口占二首 江上有微徑漁人四五家野船明細火
宿鳥起圓沙峽口聞猿夜秋星見客槎徘徊幽興盡更覺在天涯 谷口
殘春黃鳥稀野梅山杏暗芳菲百千幽勝無人見紅白落花相雜飛 又
偶成 誰復知予懶是真平生百信解甘貧若無名位高今世爲有煙霞
伴此身長掩柴荊避寒暑猶將談笑對風塵只今那得王摩詰狀取江湖
太古民 又偶作 孤錫依京寺悠悠過一生有山供傑句無地可歸耕
蒸競波中影恭聞句上聲流年衰此世寂寞不勝情 又戲題 地僻人
稀到東郊自養蒙山迎天接樹夜靜竹藏風岸柳含烟翠江花脫晚紅詩
應是遊戲吟嘯不須工 小閣稀幽隱群峯競秀尖村春雨外急秋色望

中添世事已黃髮忘情付黑甜從渠造物巧未惟老天荅　又爲題幽
徑草初青無人知地名征鞍千里遠倚杖一江橫雲重欲爲雨風和柳得
晴家家好春色春色偏空明　王諶絕句　紫燕黃鸝興已闌薰風庭院
綠陰寒兒童競說新篁長只隔前窓懶去看　午風吹夢過橋西夢裏詩
成未有題睡起不知天早晚柳風忽送子規啼　過了荼蘼與素馨一春
風雨又追尋卻從立夏晴多日策杖閒來看綠陰　又無題　草綠花紅
辰紛奕菜畦一色漾黃金行行山路清何許春事三分一半荣　小窗風
來荷葉香等苔繞砌綠陰涼燕飛依稀琴絃響驚破一窓幽夢長　又題
劉玉渾詩　萬古玉渾水居何獨理名多應吟思苦一似此泉清山墨佚
高隱江湖已者聲小詩拈來出更欲與君評　俞桂古意　無言情脉脉
美人久相隔道阻脩且長春草幾番碧風叙吟鬢雲鬟鏡輕雲幕昔爲比
翼鳥今作孤飛翮愁絕寄郎衣腰瘦裁宜窄　又論詩　大道本無體何
在文字間易從先天畫詩自聖人刪流風傳益遠後作莫可攀推敲誰氏
子一字不可闕　又看先叔祖青松居士倉使詩　偶冠每笑拙身謀春
日因何挂玉留南浦未思芳草恨西湖正爲落梅愁四靈去矣今如在諸
老蕭然事已休衣鉢青松誰繼續家雞還復可搜求　又偶成二首　短

髮蕭蕭滿鏡秋家居但覺歲時流兩年不見西湖面笑我寒盟是白鷗
吹來一葉報秋知玉露金風正及時戴了凉巾披野服桂花香裏看唐詩
又口占　園林綠暗又紅稀蜀鳥啼山尹蕨肥春夏一番交蒙早錦衣
脫了著單衣　又吟詩　漁溪僻好只吟詩此意還須識者知自古爲郊
貧徹骨詩從窮處始爲奇　陳必復五月十三日偶成　富貴真同一蝶
丘寵榮多處獨多憂靜觀草木自生意悅愛溪山多勝游竹豈有情那得
醉雞筆解語亦能愁紛紛數子成何事只合求田問舍休　又偶成　遠
堂栽梅亦可人寂憐夏月綠陰清前村雨過山如洗深徑風來竹自鳴滌
硯不嫌池水分寫書無傍午窓明近吟未許人知得且句梅邊信姓名
又漫賦　篝燈讀易聽更殘微雨蕭蕭燭闇闇治世豈無謀可獻書生從
古命多寒數莖蒼鬢爲憂時白一點心猶報國丹未肯軒裳便塵土此身翻
恐誤儒冠　又讀後山詩　百世人參杜陵句一燈晚得後山傳天寒霜
重年孤擊木落江空花自妍絕代文章箸此老半生心力盡他年後來不
作嗟誰繼古意凄凉付斷編　趙漢宗讀陶詩　端居洗塵慮細讀淵明
詩嗜昔慕此翁寢寐忘詞鐵此翁非詩人而有天然姿紛紛世事中采采
黃菊枝此語人共賞此意嗟復知知即翁之徒高風接皇羲　有藜可種

菊有琴可無絃適趣不待籬種菊真偶然南山有佳氣得意終忘言淳耐
空庭中一笑涼風前　又讀陶詩罷　一山秋意入柴扉細讀淵明采菊
詩讀罷依然成一笑閑拈野草調兒嬉　又偶成　負郭二頃田留易辦
衰祭衰祭幸已周啼饑坐終歲長貧固非病時運殊復爾幽居日月閑糜
粥勝甘飧明日春風生宅山蕨薇紫　曾由基偶作三首　才退愁無反
時難悔有家鄉心懸杜宇世事付楊花　故山荏苒失歸期顏尚如丹鬢
已絲憶昔師門傳拙賦迄今客路懶工詩不傷遲暮無豪舉卻喜從吮嘴
習詩便把嬉臺題遷隱何時買得草堂基　遺愁時復賦篇章之是書生
習未忘小吏豈堪人看觀酒邊主伯帶詩狂　又與陳剛父論詩　少陵
久矣跨鯨游近說西江沸不休雙井發源注南海百川分派失東流居懷
正印蜀懸眼我扶玄闡笑點頭半世工夫緣底事多人卻作等閒求　又
荅詩友徵近詩　寄傲西峰未肯東論文舊約幾時同不知傑句真何用
便有虛名豈療窮　珍重遠書徵近作蹤蕪放我大新功每憋特筆多豪逸
點筆成章杯酒中　又題楊敬之贈項斯詩後　今古銷沉幾項斯由來
作者不祈知看渠一片憐才意合把黃金鑄敬之　胡仲參無題　露重
濕征衣風急翻紗帽山下灌園人倚鋤看馬過　又偶得二首　挑燈伴

寒夜孤坐竹爐邊赤脚知吟苦時扶山茗煎欲問梅花信山寒去未能
靜思天外句坐對夜深燈戒酒頻添炳煎茶旋鑿冰月殘霜又落無復叩
門僧　蕭澥寫林和靖梅花詩後　西湖幽處卧烟霞湖裏荷花匝四涯
何事先生得佳句荷花卻不似梅花　又無題　衣縫密密今垂老擁襟
忡忡漸趂行君縱無情到閨閣那應母子亦無情　趙汝鐩偶成　青雲
得志士順指快所欲萬事付杯酒粉黛貯金屋嗟我骨相窮不受富貴逐
嗜欲人所同有特未免俗青奴頗專房高卧擊老足黃嫣最如意開卷醒
困目援寒命抑婆涑余轉陽吞開樽喚湯婦新語温鄰渌始得此四人明
孫不相辨呼之即來前相娛不相猾時人皆笑之畫餅豈充饑我亦謂自
笑竹篁聽蚤王　又無題　人與春俱老花用雨易殘天涯雲萬里腸斷
倚闌干　姚鏞雜詩一首　北風日以勁古道無人行陽坡樹已黃陰崖
草猶青四時相代謝誰爲此枯榮攬衣坐幽燈下有流泉聲聽之不成寐
抱之有餘清悠悠京洛塵污人頭上纓　芳庭偶成二首　東風王勒馬
歸輕多少遊人上鳳城燕子不來春寂寞海棠花發近清明　漁歌聽盡
欲狂燈一徑人家柳影深天意似嫌花信早東風吹雨又成陰　李壽雜
詩四首　滔滔東流水赴海無歸期李喜石轉日今茲復衣茲人生亭天

地百年七十稀思慮復營營恐爲達此嘆 歲雀賀厦屋虫蟻悉醒陳野花引飛蝶古木來新蟬秋天百虫吟春天百鳥喧程公真閒事喜往見色言 明主不棄士我自志山林爵服豈無華才疎力難任身向深山換魚由深淵沉吾亦愛吾廬高歌復微吟 深巖有老翁龐眉髯雪夜半呼我名授我微妙訣字畫古稿樣體勢訛復缺變幹忽炯炯須史竟彼蜀至今得其傳心會口難說 羅椅讀曾景建四詩 驟客詩翁死有靈君行亦足慰飄零肅云來共長沙辭原謂何如澤畔醒一辯誰堪續香供四詩今擬當埋名黃花紅葉秋天晚想見蕭湘野鶯汀[illegible] [illegible]又絕句 叢青樹綠[illegible]以清二月山暑九月桂江南庭園得閒行 楚山葉脫洞庭波紛落屯今裂薜蘿欲識千秋萬古意前人此句後人識 杜牧讀杜詩拔然有作玉澤久淪決正聲皆雅言百川忽西流青黃雜蝶樽驗經炊死灰明燭日月合綺麗兆建安淳古還開元夫子挺元氣大音發肥脾明裏失意若神接隘乾坤再變六義彰一日五典焚上詠周南風下返湘水鬼仲尼不容刪餘子何足吞五季兵戈繁蜩螗鳥喧頹波既瀰漫新奇尚西崑吻嗽生揆許神鬼傀儡見王蘇發醯鬯黃陳翦河源煌煌百年間後學同推尊

時詩或嘗鼎往往猶戴孟微麥惑銅盤變釋訛全枝顏子小子將獨交閑極思神融淚交灑思苦心屢捫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溫爐治無停二兄復吞諸孫斯文誠儒存庶以起九原 鄧允端絕句 楚岸卸輕帆停舟曲江曲日暮寒鴻歸春水平橋綠 陳宗達絕句 鳥鳴山逕晚急浴野塘春一路山巒蒼幽香亂撲人 黃文書絕句 乳燕飛飛簾影遲不晴不雨晚春時閑憑繡目消書困風送楊花落硯池 琴翎平生嘆薄游雲間春晚思如秋夢回月浸書窗今身在吳松江盡頭 一室如窩且屈蟠稍加櫚幕得心寬欲教禁足名安樂只恐難支大暑寒 莫怪人言濟叔庭東行西去又思歸兒童舊讀從溫故一笑今朝到式微 張紹文絕句 晚雲扶日上高梧一枕春醒困未蘇山鳥不知如許事隔窗猶自勸提壺 雨過盤池起綠波夜來添得幾圍荷單衣不奈春寒惡却笑楊枝挾纈多 周端臣偶成 一灑斑斑小雨晴杖藜隨意數幽情不論城市山林地幾有梅花處便清 黃敏求偶成 閑開詩眼靜中觀春在虛無杳靄間風老山樊香世界日烘蝴蠋錦屏山峙粮備歲蜂開戶堅壁防春燕把關不被東風相鼓弄蒼波依舊白鷗閑 葛起文偶成 止水澄胃次蕭然遠俗氛靜求徹外趣詩策酒中勲風馬櫚前樂香猊帳底雲破黃臨

小草咄咄逼鵝群 王志道五言一首 頗得山居趣悠然醉復醒開門延爽氣數竹寄閑情清磬敲殘月寒津浴曉星誰能韋世網汨汨苦勞生 朱南杰因陳梅隱求詩 早歲走江湖那堪又歲除隱梅非活計行李盡寧居自有珠璣集不勞朝貴書酬君無好語索笑謾躊躇 趙耕夫論詩有感 未得歸山養聖胎漫誰輕脫出山來老猶作態經霜柳靜有餘妍照野梅大小易知准酒戶淺深難說是詩才吟翁終欲招田父止話桑麻共一杯 陳允中無題 閑拈紅葉欲題詩待得詩成又懶題心事不隨流水去月明人在赤橋西 戴復古無題 憶聞春燕語雕梁又聽秋鴻叫斷腸一縷沉煙飛不過兩樓相對立斜陽 又曾景建以詩得罪道州聽讀 閑說烏臺欲勘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花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絕參一勺濂溪水帶取光風霽月歸 又讀嚴繁詩風撼瀟湘覆非深於杜詩者不能作此語江空雲月明以其一聯槩括爲對繁字坦叔 筆端有神助句法自天成風撼瀟湘覆江空雲月明苦吟邪草草妙趣若平平李杜詩壇上爲君題姓名 胡仲弓讀杜牧之詩 風流不減晉諸賢湧出胸中萬斛泉吟到秦淮商女句令人憶殺杜樊川 張至龍擬韓偓詩體 一聲阿誰鷓鴣變學

謌新詞未得腔拜了夜香郎娛極旋收錢綫背銀缸 孫淳絕句 春証聽子規枝上惜芳菲風弄落花片一簾紅雨飛 莆陽劉氏題洪使君詩卷 洪師復為序刻於芹泮士争披傳到茅廬我竊窺笑適韋郎森戟司高如排浑采蘋詩日推出歎重沉水間亦握老品爲又况有太丘爲小序遂知流布滿京師 又題許介之詩草并公斜其[illegible]我留意踏外君往廟迴邊走僕行千里敲門授一編真妍非粉黛至巧謝雕鎸何必周丞相問兒要自傳 又執我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往天莫求鄰媼話付後儒箋並質翻如俚老龐始似優吾非肝肺異先得子同然 又還杜子埜詩卷 老眼昏花廢課程小窗久矣斷書檠夜來忽得君詩卷自起挑燈讀到明 張良臣偶題 誰家池館靜蕭蕭斜倚朱門不欵敲一段好春藏不盡粉牆斜露杏花梢 又賦 柳塘旗亭不思者臨江愁殺晉衣冠傷心明月揚州路十里朱簾蕙草寒 錢塘徐氏松庵雜詩四首 疇昔庵中人爲饑所驅去去去竟何之二年江上住辛苦歸得來重尋舊栖處屋宇缺酒禪蝶數風雨盡頹漏思補葺貧有中辦懶人生如寄爾復作身外慮丁丁斤斧邊眼閣雙垂素秋深燕營巢無乃日已暮 松間得月明露下衣上濕歸庵閉門坐勿聽俗塵入挂壁燈花寄倚窗樹影直老懶世

久跌浩歎心有適淵明彭澤歸醉衆詩成集仲蔚蓬蒿宅門無車馬跡
山深嵐氣寒煖我唯有酒飲酒不易對陽林叫隣叟相見無雜言唯說竹
利厚明年筍當生鋤壟蒲在手事從勤苦得此說誠不苟客去醉則眠徑
到無何有　鼻眼不吾用遇物輙成礙萬法何從生要頁自悟解松庵今
年秋木犀在門外黃蘂含清芬因風入室內我已結集空彼猶故態在邑
香方積深無諍得三昧　周成師古詩三首　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姿
在山千花忍出山百鳥啼操持思所寄轉趾迷所思清彼太始風寒夜太
虛月一日掃人衣三歲香不歇　昔懷今未歸悄悄無誰語超超何所向
空齋聽春雨㸃然金玉聲幽意相爾汝故以平在中萬物皆媚嫵時想西
城外花草不可數浮雲日夜征來昇渠何許　德人天機深凡子人之多
懆余思采適月計混盈科勿謂玉無斑當知石可磨四十尚無聞素心恐
蹉跎汲我屋下井流我盤中花清香未似之懶惰欲如何　大梁李氏無
題　舜裳本自完芭絲馬用補故應盤溪翁江海看煙雨平生事機巧百
歲亦塵土寒花貴晚節顧影吾與汝　平生翁中竹歲晏風下草靡靡不
可救嗷嗷竟誰保倉箱固蒲富食薇可以飽歎息復歎息已矣勿復道
趙布俩劝王建詩體三首　玉釵半落珊瑚枕金屋低垂翡翠簾更喚女
醫來問病逢春自是可曾快　從渠羅襪印香泥偷擲階前問柳枝昨日
看郎來繫馬杏花亭北立多時　銀釘未徹碧紗窗秋入樓心送斷腸誰
伴纈花簾不捲屠前狀下玉玎璫　來梓六言二首　葉淅瀝而爭墮菊
徘徊而尚開流年逼人太甚佳客折簡不來　行空月不著相出岫雲無
恐心胃中一丘一壑不礙城市山林　危槙借詩話於應祥弟有不許無
袜之約作詩戲之　我有讀書癖每喜以筆畢抹黃滿句根施未表事瓜
八手足攤漫汲理析駁會歷歷可觀閒卷如畫繪知君篤友于因從借
詩話過手有約言不許一筆漬自語落我耳便覺意生禚明朝試靜觀讓
論頗彭湃讀到會意處時時欲犯戒將舉手復止火側禁捱疥抆瘙無所
施肖懷時一還只可捲還君如此讀不快千駟客可輕君抱亦少益昨問
掌下人尚有此編貴與衣頂一狀吾矣當痛哭　徐文卿因孜翁以翻南
詩藁為贈詠歎之餘賦短歌以謝　平生誦公流傳詩每恨收拾多所遺
豈知二千五百二十有四首一旦俱為吾得之長松駕壑風烟老春花嫣
然動碧草秖今忠憤欲白頭四海但推言語好有文如此何所憂世間萬
事元悠悠君不見李杜千載名不休豈不勝彼公與侯　盧陵劉氏以仲
立於枕上和余韻夜半得詩句敲門與余余攝衣而起相與對語于野航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橋上殊為勝絕因再用韻　夜半詩壇喜解圍楚天雲淡玉繩低撞鐘自
得興不淺泣鬼初成人未知踏月過橋驚鶴棲犯霜對語伴烏啼蕭條此
意欣重見絕勝劉紅辭玉巵　黃元易湊成　在俗參寥子無田靖節翁
心平詩少怨胃弱酒多中熇熇蒸梅日離離脫葉風未應悲歲晏端合幸
年豐　張韓伯古詩　疊練如疊愁練厚愁亦厚登登夜深杵隨月到窗
牖不道有離人空齋獨搔首　天台徐氏偶題　老去功名不掛懷高眠
之外只清齋偶因種竹便多事風葉掃餘還滿階　史文卿偶成　一生
富貴皆空夢千古英雄只斷碑幾欲含毫作天問西風吹恨入江籬　無
名氏無題　秦王夜宴茱萸宮月上海棠千點紅舞女歌喧留不住荒苜
蕭草時寒蛩　西北原頭三月春桃花頭側送行人行人況況未去更
去邯鄲西去秦　又絕句　照影空濛山色裏背人撲漉水禽飛梅花落
盡春寒在細雨斜風點客衣　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
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

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又違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只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又杜甫洗兵馬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遶。世美青門五色瓜。秦邵平。封東陵侯。食邑千戶。及秦破家貧。於長安城東種瓜。五色而美。世號東陵瓜。唐柳子厚。賀瓜表云。七月而食。豳詩歌王業之艱。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又黃山谷薄薄酒行云。秦時東陵千戶食。何如東門五色瓜。青門即東陵也。中使奔騰南海荔。唐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南海獻荔。數十里至京師。色味不變。杜甫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又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又蔡君謨荔枝歌云。繡衣中使勁稱卑。黃紙封林遍阡陌。雄豪闊美建溪茶。宋范希文鬭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先人從古栽。又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飽看春結楊梅實。宋蘇東坡在惠州作詩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笑對人簪茉莉花。宋坡在儋耳。有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一本作白雲滿髻。嘆棗何須質婦去。前漢王吉。字子陽。少時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鄉里為之語曰。東家伐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傳柑留與細君誇。唐開元遺事。上元夜。貴戚宮人。以黃柑賜近臣。謂之傳柑。蘇東坡有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古人謂妻為細君。葡萄止渴思歸遺。唐陳叔達。帝嘗賜食。得葡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之不得。願歸奉之。韓愈詩云。若欲滿盤堆馬乳。不妨添竹引龍鬚。葡萄出大宛國。張騫使西域。得此種。種之中國。實如馬乳。宋少章詩云。葡萄塵西域。漢使斬根回。自到中原後。無從上苑栽。葡萄亦名馬乳。張騫出數使。橄欖餘甘更待回。宋蘇軾。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即櫻桃也。好事要將橙橘記。宋坡贈劉景文詩云。荷敗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孩心只為棗梨來。杜甫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去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溪邊蓮有佳人採。李白採蓮曲云。若耶溪畔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觀裏桃思道士栽。唐劉禹錫出外職及歸京師。聞有道士種桃於玄都觀中。作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

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又出外職二十年。復歸京師。而桃已不存矣。惟見燕麥兔葵。搖動春風耳。又作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復來。欲使忘憂萱草植。宋朝丁晉公作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又杜詩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毛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即萱也。背。堂之北也。退之示兒詩曰。主婦治北堂。今人稱母曰萱堂。憑誰伴醉木蓮開。唐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腰鐮山蕨殊無味。蘇子瞻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近來三月食無鹽。手翦溪蒲也自妍。宋朝徐仲車詩云。妻有一匹絹。以為身上衣。自織青溪蒲。圓圓手中持。朝朝賣去暮汲井泉歸。無人不看妻。不使見娥眉。苜蓿盤中非飽暖。唐薛令之。泉州人。為東宮侍讀左庶子。時。官僚甚淡。令之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胡麻盃裏覓神仙。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次有一盃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沿出大溪見二女。相邀過去設酒饌。行夫婦禮。有仙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住半年求歸甚切。仙女送出洞口。至大道。得還鄉。並無相識。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採藥不出。今人有詩云。流水胡麻好問津。何須採藥更求真。阮郎不信思歸去。空度人間七世春。蘆間詩詠吳楓落。唐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為人所稱。後鄭世翼於舟中遇信明。曰。聞君楓落吳江冷之句。因取其詩集展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之水中而去。曾聽漁歌楚竹燃。唐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剝棗烹葵還舊俗。毛詩豳風七月篇。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周人以農事開國。豳風之俗如此。乃還舊也。賣絲糴穀是何年。五代史。進士聶夷中。作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經霜松栢姿猶茂。晉簡文帝與顧悅同年。而悅鬢髮盡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柳悅自謂也。松栢謂簡文也。顧悅字值之。落雨梧桐恨更多。唐元宗於楊貴妃死後。思之不已。白居易作長恨歌云。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昔人於河濱網得一石。刻曰。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李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銀床。井欄也。

十里荷閒了公事東坡守杭州陳少章獻詩云十里荷閒蓋藹初我公初
王有西湖郡將公事湖中了光既官閒事之無兩岐麥秀聽民歌漢張堪
為漁陽太守勸民農桑以致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
樂不可支東山不見薔薇冬李白有憶東山詩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南浦傷如芍藥何晉江淹別賦云芍藥之詩
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芍藥出毛詩溱洧篇云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
晚節黃花須採訪宋朝韓魏公詠菊花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
晚節香又古詩云眼前景物年年別只有黃花似故人舊遊蒼蘚更摩挲
宋朝陳少微遊碧落洞詩令子弟作詩有一先云碧落他年訪舊遊摩挲
蒼蘚又從頭懸崖鐫有詩千首直許蘇陳占上流東坡少微嘗題詩碧落
洞故曰蘇陳也 斷蛇帝子英雄在漢高祖初為泗上亭長將過豐西澤
中亭止飲夜徑澤中有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
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其故嫗曰吾子
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胡曾詠史詩云白蛇初
斷路人通漢祖龍泉血刃紅不是咸陽將瓦解素靈那哭月明中素靈老
嫗也白帝子之母也 射虎將軍勇敢名西漢文帝時李廣有勇力從軍擊
胡所善射殺首虜甚衆匈奴謂之飛將軍嘗居藍田於南山中見石以
為虎射之矢入沒羽下視乃石也他日復射矢竟無沒黃魯直詩云李將
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仔細看來是石頭 華表
歸來聞鶴語昔遼東華表柱有鶴作人語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丁令威鳥自稱吾仙人
也 北山去後覺猿驚宋漢末孔德彰作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
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漢疏廣也東海
人故曰海岸 高飛不作商山鶴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使人
卑辭厚禮迎四皓從太子入侍四人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驚問四人各言姓名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上曰汝為楚舞我為楚
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翮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將奈
何雖有矰繳兮何所施 浪跡須騎禹穴鯨杜甫送孔巢父歸江東兼呈李
白詩云南尋禹穴探李白杜甫問信今何如又賀知章以李白為謫仙人
云若逢李白騎鯨魚時白在會稽乃禹穴之地也 援筆空成鸚鵡賦後漢

禰衡少有才辯為江夏太守黃祖書記云祖時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祖
子射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此以娛賓客衡覽筆而就文不加點辭采
甚麗後於座上言不遜為祖所害後人有詩云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
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吹簫猶憶鳳凰臺列女傳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吹簫嫁之吹作鳳凰聲
鳳凰止其屋公作鳳凰臺最月鳳凰從天而來夫婦俱升仙而去詠史詩
云秦娥一別鳳凰臺東入青雲去不回空有玉簫千載後遺音時到世間
來又漢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卓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
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云鳳兮從
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文君遂奔相如 座上真龍誰起舞漢高祖為
沛公時與項羽鴻門之會羽臣范增數目擊沛公羽不應出謂項莊曰汝
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請以劍舞時項伯與公約為婚姻項伯亦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唐人李長吉作公莫舞歌云材官小臣公莫舞座
上真龍赤帝子櫪中老驥護雄思東漢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慶欲篡漢
作西自立當作樂府辭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世說
王敦大將軍每酣後以鐵如意叩壺而歌此詞壺盡缺矣杜詩云長歌擊
擊破渡江已化中興馬晉大安之際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
時晉氏諸王渡江惟元帝中興晉祚焉乃應其讖晉姓司馬也 倚帳空歌
不逝騅項羽為楚王時有美人名虞常幸有駿馬名騅常騎被漢王追至
垓下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遂飲帳中悲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無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李白擬
恨賦云項王虎闘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氣傾帳中舞劍泣挫雕騅
馬不逝嗟呼何歸胡曾詠史詩云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帳空歌不逝騅明
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鳥喙越王休與共春秋末范蠡與大夫
種言事越王勾踐時越王為吳王夫差所敗棲於會稽蠡種二人相與報
吳及吳滅蠡乃乘扁舟泛五湖至齊與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如長頸鳥
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乃曰狡兔死良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子可以去矣後又題韓信廟詩云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
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雞鳴齊客去難追春秋戰國
時齊公子田文號孟嘗君養賓客數千人入秦秦昭王囚欲殺之孟嘗君
獻狐裘於王幸姬為言釋之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有客能為雞鳴野雞聞之盡鳴遂得出關而去詠史詩云被放函

關輔本閒田丈畢馬出塞未來門不養三千客誰爲雞鳴傳故回纏腰便騎揚州鶴。昔有四人共言志，其一曰欲賞，其二曰欲貴，其三曰欲仙，其四曰欲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綠筠軒詩云：君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曳尾寧爲濮水龜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聘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此龜寧其死而留骨爲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莊子曰：往矣，吾將生而曳尾矣。胡曾詠史詩云：青春行役去悠悠，一曲汀蒲濮水流。正是塗中隨曳尾，令人特地感莊周。鷹揚渭水思興起　詩大明篇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尚父乃太公呂望，如鷹驚之揚也。釣於渭水，周文王爲西伯，出獵於渭濱，見太公年八十，坐茅而釣，遂與載歸，使爲太師。又載記云：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後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喻曰：吾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杜送高書記云：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龍臥南陽豈久留　蜀主相諸葛孔明躬耕隴畝，時荊州徐庶謂蜀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後人詩云：如今世上無徐庶，誰向君前識臥龍。又曰：天意欲蘇陽九早，有數當作臥龍休。又王荊公詩云：溪北漢南水恰隨，潤江進望夕陽春，思畫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杜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韓信飯千終作相　春秋時齊桓公送客於郊，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遂舉爲相。要知牧豕至封侯　前漢武帝時，衛青少時，父使之牧羊豕，青之兄弟皆奴畜之。類有人相青曰：此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辱足矣，安望封侯。事于從爲大將軍，伐匈奴，踰奇。關內侯。又漢公孫弘，菑川人也，初牧豕海上，後對策及第，爲相，封平津侯。石檜林文集云：菑川牧豕之夫，初成何事；渭水非熊之兆，請看騫翥丹墀。獨對龍旗動　宋朝夏英公竦廷對詩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紫禁頻陪鵷鷺遊　杜甫送兵馬行云：青春後殿隨仗入，紫禁正耐煙花遠。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鶴駕，太子車也。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乘白鶴謝時人而去，故曰鶴駕。乘醉騎驢來古縣　唐李白被讒，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宰使人問狀，對曰：曾使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諷詩馳馬入長洲　唐高祖時，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常遊

晨入朝，沿洛水堤步月，乃援轡諷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人望之如神仙焉。黃牛欲買休歸去　兩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農桑，見郡人帶刀佩劍，遂曰：何爲帶牛佩犢。乃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世傳一武人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北渭南村。郡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白馬牽來仔細看　昔人有獻金陵牧薛大夫作白馬詩云：白馬披緋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難尋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竪耳邊寒。自知毛骨天然異，更請王郎仔細看。又家語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後猶馬爲一疋也。三匝蘆渠飛鵲遠　魏武帝樂府辭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烏鵲以喻蜀劉備也。李白詩還聽月下烏三遶未安棲。一朝看我快鶻搏　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化爲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鵬之徙，擊水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李白大鵬賦云：擊水三千，以搖起，待風九萬而遠征。又杜詩云：從茲振羽翮，九萬一朝搏。歸來海燕知簾捲　宋朝仁宗時，丞相呂申公舉張文忠公堯叟代相，堯叟大升任，懷引爲之德，作燕州碧酒遠云：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情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忠曰：莫愁調鼎事無功。不食溪魚爲水寒　傳燈錄華亭船子和尚偈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又黃山谷作長短句歌云：一箬笠，一蓑衣，一釣絲，斜風細雨不須歸。金鱗正在深深處，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夜靜，滿目江山，空載月明歸。虎豹山中藜不採　前漢鄭昌爲諫大夫，愍傷蓋寬饒，爲文夫誠往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帝不聽，下寬饒吏，寬饒乃引刀自刎，衆莫不憐之。蛟龍水裏竹難安　杜子美詩云：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清溪元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言勞竹積石以爲聚魚之區，兩下有蛟龍，龍與雲致雨，難魚梁之利，而公不敢犯之，趨利異乎人之往行直前以採利矣。要知霧豹成文虎　列女傳：陶大夫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故藏身以遠害。今君貪富務才，不無後患。去謝朓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易畫卦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子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誰謂雲龍作野麋　晉陸雲字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座，華以其並有大才，謂相見可勿作常論。陸

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座撫掌而笑歸燕須尋華屋去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作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侍郎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又東坡賀新郎詞云乳燕飛華屋飛烏願借上林棲唐李義甫初召見太宗令詠烏詩云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借爾豈惟一枝颺朝彩日中有烏也聞夜啼乃王義慶為江州刺史宋文帝所徵家人大懼妓妾夜聞烏啼憂思而成曲曰烏夜啼李白詩云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半當戶啼風飆雨灑木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金牛通路山須鑿蜀記曰昔蜀中無路入秦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牛食果每日糞金三千蜀侯聞之貪金乃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得牛視之果知其詐路已通矣後五丁死惠王遣張儀將兵伐蜀蜀遂滅詠史詩云山色十重擁蜀門成都剖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駟馬登橋柱必題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初往蜀郡過升仙橋乃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駟至其處杜詩云

贈裴南鹿猶登橋柱必題贈裴事同喻犯人並明笑升賦云出西蜀都題橋以見志入函谷關棄繻而示誠棄繻事前漢終軍年十八西入關關吏授軍繻軍問大丈夫西遊終不還遂棄繻而去後升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郤笑孫新悲白雉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麟多青青二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又云枯楊枯楊爾生矣我獨七十而孤棲好聽琴瑟唱黃雞白居易侍郎守杭州白有歌奴高玲瓏者白公與之歌曰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莫謂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復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逢春須問牛何喘漢宣帝時丙吉為相出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吏問逐牛者曰牛行幾里矣或譏吉道中群鬬死傷前後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有傷害宰相與調陰陽職當憂故問之又江南李綠登臺見牛晚卧曰牛且無矣有無郡頸李進明曰匠不學故上絕句云曾遣寒風觀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夕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今逢雪方嗟馬不前唐韓文公姪韓湘落魄不羈公勉之學湘曰子之學與公異公令作詩以見志湘乃詩曰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花公覺詩戲之曰子能奪造化權乎湘曰此事甚易公問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發視乃出碧花二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而去未幾公為佛骨事謫潮州在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問公曰憶花上之意乎正今日之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成此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豈期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自信蘧蘧成夢蝶莊子齊物篇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化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故人有詩云蘧蘧無一事非夢亦非周又白居易無奈何歌曰為奈何兼為此何足誰明此志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達此觀者表焉之氣休看跕跕墮飛鳶東漢馬援有大志其弟少游常哀之曰士生一世間求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後援征五溪蠻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下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故詩云何須更待乘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劉夢得經伏波祠有詩云一以功名累方思馬少游獲為伏波將軍也書藏浪踏

憑鴻雁前漢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後漢使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言於單于漢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繫帛書云武在某澤中單于大驚武等遂還孔璪詩憑雁寄書真浪語耳杜詩云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書真浪語款款故山微又江淹詩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皆無是理以為秋來而春去燕秋去而春來如人寄書有往來之義客久傷心怯杜鵑蜀成都記曰杜宇自天而降稱為望帝後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添春時有聲蜀人思之詠史詩云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又李白詩云蜀道難云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嵯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又杜詩傷心悵杜鵑鶴避茶煙人不到東章聖真宗之使人召魏野野聞使至留詩一聯於壁間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使錄詩以進章聖以對不來矣遂不召鶯啼花裏客猶眠唐王維居輞川作詩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九重彩鳳休教下宋陳希夷先生諱摶字圖南居華山周世宗時嘗召見至本朝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年赴召後歸隱舊居辭表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一箇冥鴻已含飛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

朝范文正公謫官過嚴州題嚴子陵釣臺云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箭冥鴻
惜羽毛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塞馬安知非是福北史塞上
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也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
知非禍也後子騎馬墮折髀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也後胡兵大出丁壯者
戰死其子以跛故父子相保又賈誼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海
鷗相與盡忘機列子云海上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至百數
其父曰取來吾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機心一萌鷗鳥自驚李白
隱大公篇云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左太冲詩豈無元
思清胃中去機巧物我兩忘情可以狎鷗鳥行人爭羨松鱸美宋賴范希
文贈釣翁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沈濤裏吏吳
赤壁賦云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又滑吉往語云
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漁父還歌桃
鱖肥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荻花風水片帆撒桃
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坡
以詞增成為浣溪沙云萬里不封飛燕食東漢班超人相之曰當封侯萬
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石敏若橘林文集云

玉山照人晉侍郎裴楷字叔則人見如遊玉山照映人也燕頷封侯漢飛
將李廣匈奴號為飛將軍數從天子射獵格殺猛獸文帝嘆曰惜廣不遇
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是不封侯事也五湖便作釣魚歸范蠡
與大夫種事越王既平吳乘扁舟泛五湖人有詩云一葉已中為五湖
歸釣魚又羅隱作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蒲
酒徒皆彫落山簡多也終南山色空崔嵬李益月始隱於南山後北名五
斛人日也山乃仕宦之捷徑耳聖代已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遺才一輪
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 勸君倘作鴛鴦合蘇東坡一絕云杜子
美有奴於江詩云使君自有婦莫作野鴛鴦臣為也龍則並莫眠則
交頸以諭人之夫婦也宋朝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去而
未能也適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群妓小過又欲笞之妓泣曰妾不
敢辭恐杭妓不安也呂釋之梅聖俞聞作莫打鴨詩以寄意云莫打鴨莫
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水中落莫比孤洲老鶬鴰鶬鴰尚欲遠飛去
何况鴛鴦羽莫長擇對屏看孔雀開隋竇毅在周為上柱國有女工而髮
垂過耳三歲與身等讀列女戒傳一過不忘毅常曰此女有異相見識不
凡何可妄與人因畫孔雀於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

者閉數皆不合唐高祖最後射二矢各中目遂歸之後為唐高后杜甫寶
李盤屯詩云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鸞鳳結成詩有約唐于祐晚步禁
衢於御溝中得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慇懃謝紅葉好
去到人間祐見詩亦取一葉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後
祐托韓泳門館帝放宮女出嫁泳以韓夫人嫁祐一日開奩二人各有所
題詩為證泳曰二子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
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古今詞話云唐顧況進御
溝得一梧葉上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波聞寄紅葉寄與有情
人況讀使如有失乃取一葉題詩御於上流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
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余以況與祐二者之事皆
相似故並載之於此 麒麟抱送夢將來唐徐陵年四歲家人携見寶誌上
人上人乃以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杜甫徐卿二子歌云徐卿二子
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錦幪要識
龍頭香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而肇貧同日起送郡守獨餞
頗於郡亭而遣肇明年肇狀元歸郡守會肇觀渡肇即席賦詩末句云向
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盃酒須知鶴髮催宋朝仁宗時蔡齊狀

元歸有酒失有僧與齊舊一日來謁齊不遇題詩一絕而去云聖君寵重
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齊得見詩
遂令一盃酒飲畢覆盃終不飲也 汗血驊騮真偉物杜甫從姪杜勤下第
歸於長安作驊騮行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洞源倒流三峽
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又贈李將軍詩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渥洼水中出汗血馬即天馬也 能
言鸚鵡豈凡材宋朝王禹偁字元之年七歲能屬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
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
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
上出對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曰
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嘆曰此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
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又補衛賦云惟兩城之靈爲稟自然之奇姿體
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 乞閒且作
籠魚主宋朝王列公罷相知金陵作詩云投老歸來一幅巾君王猶許備
藩臣芙蓉堵下環秋水柳與龜魚作主人再罷相食堂觀使者居鍾山
又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皆城塵只因患病爲閒侶不與龜魚

作主人。昔爲蠡王性仁愛。每得魚放於池中。其子盜出賣鬻約之。王不懌。乃鎖其門。高其墻。題詩於門曰。高牆堰墻鎖郭門。盜去從此斷蹤跡。池中魚鱉見相賞。從此方知有主人。往卜寧爲雞鶩爭。楚屈原字平。被放三年不見王。乃往卜於鄭詹尹曰。余有所疑。欲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告之。曰吾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又云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平自傷忠直不容於時。而執於小人。任也。留鶴本爲高士侶。宋朝太宗與潮中。潘若沖隱林任蓮經而去。留鶴一隻與處士參融。贈詩云。峭峪數年同野興。二害境幾羅與船歸鄉。樂少寂數長夜別莫無傷。任遠飛何耳聽吹從靜夜。合花作庫帶針蟬。翻天萬里不將去。留伴高人坐釣磯。若沖到今從官。雖禍有詩寄融云。秋來頻夢岳雲白。別後應添鶴頂紅。復融與鶴相離而亡。若沖依之爲一絕云。南岳借來共嘆嗟。風寒月摧已荒蕪。先生去世未十日。留伴高人鶴亦殂。放猿猶有主人情。宋朝王仁裕。畜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放之。作詩云。放汝叮嚀復故林。舊時伴侶好相尋。耐寒不怕霜中宿。隨逐從教客裏深。歸去先勞青嶂曉。界應快白雲心。三秋嘆異松

精健。任把高枝徹曉吟。猿後入蜀。過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群猿連臂下飲清流。有一巨猿捨群而前。從者指曰野賓。呼之而應。哀吟而去。又作詩云。嶓冢祠前漢水濱。山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前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那復稻粱身。數聲腸斷連雲叫。認得前年舊主人。吟成白鷺窺人笑。宋莊盛舊詩云。長安方怡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里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成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此心重立太平基。其詩林後嘗至台轉。夢覺黃鸝喚客鳴。宋朝陳待常於彭門壁間見一絕云。一鳩鳴午媛。雙燕語春愁。復以詰東坡曰。世謂公作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之句。僕安能道此。若溪漁隱曰。予嘗用此語。作春日一絕云。語盡春愁雙燕燕。夢回午夢一黃鸝。經卷寫來鵝欲換。晉王羲之性愛鵝。見山陰道士有群鵝。求市之。道士曰。爲我寫黃庭經以換。羲之寫畢。道士舉群鵝相贈。遂籠鵝而歸。杜詩云。鵝費羲之墨。又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鵝。金囊倒盡鴨呼名。唐陸龜蒙居震澤。有鬪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挾彈斃一綠頭鴨。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語。待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覺之。余何。內養信。嗣以囊中金。因徐問其鴨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嗔且笑。蒙

還其金。曰吾戲耳。後有題吳江三賢堂內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河豚欲把聲名道。梅聖俞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出暮春。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爲羹。故聖俞知之。道盡河豚好處。人以此詩爲絕唱。劉元甫戲云。鄭都官鷓鴣詩。人謂鄭鷓鴣。聖俞河豚詩。當謂梅河豚。此魚吳人珍之。曰其腹腴爲西施乳。坡詩。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孤雁能令禮貌殊。司馬文正詩話云。魏當美崇德二年。登進士第。爲河南法掾。嘗忤其意於知府薛映。因獻孤雁詩云。天寒稻粱遠。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稱賞。自是不以掾屬禮待之。時人謂之魏孤雁。薛公著月指其美。當是方盛頂狼狽。入易服歸。把板而出。忘其帽頭。薛公嚴事左右。莫敢言。出久月上。當是顧見其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退。學士吟成蝴蝶嘆。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其中有佳句云。狂逐掛蕉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後人有詩云。物化舊聞莊叟夢。詩題新得謝公名。都官詩就鷓鴣呼。鄭公詠鷓鴣詩云。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

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時人呼爲鄭鷓鴣。唐人呼爲鄭都官。啼春妖鳥須知避。方主好詩。宋公庠知揚州。主未謁。乃寓於平山堂。去誦詩不已。宋使他辭已之。乃見野牛就木挨癢。謂坐客胡恢曰。野牛恃力狂挨木。恢應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悟其意。欲至春教狀。皆譬喻。恢亦放而免。齧席青蠅却被驅。唐人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爲人素稚律。坐而性儌。駢高公留雲而遠隱。王武陵飯室于寺。竹叢。若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羅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隱曰。白澤遭釘釘在門。乃淺雲也。傳語借鸞休跨鶴。壁山道士林定。嗜飲酒噉肉。居九天使者廟一日。有鶴因風飄墮于廟庭。道士驚喜。自謂當乘此上天。命令山童捉而來之。羽儀清翔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翌日州養知詳。于公府處士陳沉嘲之曰。啖肉走上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不須乘馬且騎驢。唐代迺中。以舉子衣服俗異。下令不許騎馬。唯中以下千人許跨長耳驢。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袖長衣篤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昌圖身大。故有此作也。好看巾箱作黃雀。後漢楊寶年七歲。行於華陰山。見一黃雀被鷙鳥搏。墜所損。袁而傳

之國狀中猶十株黃花餘之經十餘日蠢愈且去綦來一旦變為黃衣平
少與王衆一雙報之曰好學此張子孫累世為三公貫生處明帝時為太
尉處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
貫羊除人出搜神記莫把絲綸釣白龜搜神記毛寶行於江見漁人釣一
白龜寶贖放江中後十餘年守鎮邾城與石虎將單交戰敗投江中腳
如踏一物視之乃昔所放之白龜漸傳至岸背長四尺龜至中流猶返顧
寶又令稍餘孔愉見人籠龜買放之中流龜左顧數四及愉封侯鑄印
印龜左顧者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悟而佩之槐國蟻邀人理政異聞錄云
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樹棼醉卧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
邀棼隨使入穴中見以大槐安國其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
至郡凡二十載使送歸遂覺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二大
蟻方王也又尋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雲軒無耐客歸期唐王榭居
金陵以航海為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
人郡也引至當處見王王故以女妻之榭問女此何國曰烏衣國也王召
宴於寶墨殿令作詩筆掌云恨不此身生羽翼亦
可與君吟煙霧遂令取飛雲軒既至乃烏殿荒子令榭入其中閉目少息

主家見梁上雙燕咒喃下視榭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燕去乃書一絶
繫於尾曰誤入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灑淚春
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復有詩云昔人相逢宜歎合只今睽違走生眠來春
紙有想思字三月天寒無雁飛明年燕果不來豺狼當道狐安問後漢張
綱字文紀和帝時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道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無君臣之心十五事鴻鵠冲天燕豈知前漢陳
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
何富貴之有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又白帖云有鵬鶴於大道
者逸詩之曰觸冲天之物寧耳目之觀乎遂放去毛詩云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不悟猿妖能命筆世說云庚信中孫恪遊洛中遇袁氏女納為室
後十年同至峽山寺袁氏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是此院舊物僧初不曉
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而集袁氏惻然命筆題詩云無端造化幾埋沉
剛被風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
猿追嘯者而去僧方悟曰此猿乃貧道所養者碧玉環胡人所施繫其頸
也故詩云思隱偏雲侶賦詩留玉環復郡昌題詩云猿豈為妖浴自述世
間那有倘來妻裂衣心痛從前悔悟不如猿又豈解豈知不客解吟詩裏

字記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語亦似人而徐鉉小說鄱陽山中
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為
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故杜詩云
排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竊銅嘗見徒姧吏元城寺貫鄴怔
峭直不容人吏又遇烏仙游令文史代有一史酣酒鄴怒曰吾與此郡
必無此輩史務吉公欲吾令獨造鐵船渡海也鄴復從史先生時辭史為
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其狀訖積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用鑄錢槌
而遁海不從嘯旋同共扶徒之懷璧曾聞罪匠夫左傳桓公十年虞叔有
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
此以賈害也乃獻之與舅同心河棗璧左傳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
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遂投璧於河子犯紙涵也治
民善政浦還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海出珠民採以易米先
牢守貪穢採求不知紀極珠悉去其民困及嘗到郡革前弊未踰歲去珠
復還故詩云合浦貴珠無復有論錢盡買不平事平鼓見陵女子係政錢
云半輪殘月掛屋以保棉繡有斷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

事人晉魯褒傷時貪鄙著錢神論判之曰視之如兄字曰孔方又曰錢無耳
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韞玉須求善賈沽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云子貢
以孔子有道不仕故以此問孔子言當衒賣待賈不當求之耳泣玉曾
聞三獻有韓非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
王以和為詐刖其左足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詐刖其右足
及元子羽王立和又欲獻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
淚之以血王聞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
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吾是以悲遂使獻玉王使人琢
璞果得玉遂名為和氏璧遺金何謂四知無後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
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密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國朝劉基覆瓿集絶句九首　吳鄉風景不知春
滿地蒼苔一病身臥起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楊濱　花白飄零草自
紫何須惆悵獨關情高軒日永成虛坐隔水風來聞鐵聲　雨餘煙柳釣
青絲風過芹墟滿碧漪正是愁來無著處綠陰庭館暮寒時　一樹櫻華

半夜風平明枝上十分空黄蜂紫蝶紛紛去留得蒼苔藉碎紅　楊柳陰
陰覆短墻微風細雨麥秋涼如何一歲三春景不及開窗午夢長　淮水
東邊舊六朝雙樓翠館白雲銷于今只有垂楊柳猶似當時舞細腰　花
落江皐宿雨晴野烟消盡見蕪城鳳簫一去無回日不及年年綠草生
天塹長江似海深江頭山鬼哭埋金米家釀酒西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
暖風吹恨日光遲恰是清和四月時黄鳥不知人嬾起未明啼上綠楊
枝　又無題　花自飄零水自流無情有恨月如鈎十年一枕三更夢贏
得風烟滿地愁　後夜蛾眉釣洛黄河邊猶舞玉蜓光不知何處藤蘿上
全見姮娥一面粧　捲映高樓抑映犀風來唯有鵲先知長應別殿黄昏
後記得金宮妬寵時　一片浮雲萬里心海波無底未為深底澗陰迫羲
和夜空使傍人說鄧林　玉樹沉沉結夜愁金陵蔓草沒叢丘誰言錦纜
江都去不見金陵蔓草秋　黄鶴高飛雲路遥野兔撲食但泥沙山中樗
櫟年年在看盡西風木槿花　又漫成　八駿茫茫去不回白雲歌曲使
人哀雖無風起鯨鯢浪青鳥何由海上來　瞿塘怒水激天風回首童顔
變老翁落日長年烏鵲過白鷗飛出浪花中　微涼生袂一登樓深無歸
鶴無無愁誰似孤雲獨無事隨風直到海西頭　階下青苔砌上莎春深

烟雨自相和幽蘭生在空山裏縱有清香奈爾何　沉水香銷金博山月
滿樓臺深夜寒瑶琴絃絶不可彈葉落鳥啼尋夢難　江水如天月如水
落葉蕭蕭夜風起一寸愁心千萬里不見行人應未已　春雨日日送愁
來雨中百花渾未開青山不見神禹穴碧草已滿越王臺魚兒弄水浮還
沒燕子尋巢去却回頭白揚雄嬾獻賦衡門從此掩蒿萊　愁將短髮逐
摇落漫把殘燈照寂寥兩地身心悲夜鵲五更鍾鼓夢春潮鶯寒栢葉垂
垂靜向日霜華泫泫消悵望烟塵滿長路紫芝空長故山苗　又題瀘技
翁晚興詩後　堆胸悶憤匣中夜蛟龍吼男兒抱志氣寧肯甘衰朽松柟
在深谷枝葉拂星斗雖無般匠顧勢自凌培塿昂昂商山翁矯矯渭濱叟
林泉不退遯軒冕亦固有奈何劉伶輩賤身若芻狗徒生天地間辜負髮
與手三復詠斯章千載吾尚友　又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少陵
昔遭亂買屋西枝村卜鄰得贊公聊可與晤言四國鬭豺虎煙塵塞乾坤
中宵望北辰慘戚衰老魂我今亦漂泊不得歸本根感此一太息欲語聲
復吞　又雜詩　江蘺生汀洲香氣何清婉欲采寄所思不憚道路遠疾
風吹塵沙山澤蛟蛇混誰復惜芳菲空悲歲年晚　小魚頭如針大魚須
如松小大各生育孰私天地功神靈發浩怒溟海蹴驚風大魚食小魚波

池為之空波空水亦竭小大相唅噣但見龍蛇鬭骨成嵯峨殘青飲蠛
蠓孰辨蘇與酸　饒婦厭貧夫常懷相棄心慨慕東家子年少多黄金輕
身改栖託布被烟錦衾寧憶秋風起霜露凄叢林葉落枝亦盡愁聞蟋蟀
吟　雲月雖不明精魄固長在飛蛾亦何知乘時妬光彩天高多飄風烟
霧中鼓鞬紛紛墮蒿棘終竟爲何罪　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蒂昨暮青
山阿今朝滄江澨風波無定時淪瀆難爲計是中苟不異局間耿與精中
香存楚國仲連卻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　渴人常夢飲饑人常
夢餐中宵霧來夢兩臂生羽翰騰身入紫霄吹面天風寒驚覺渠毛髮感
我涕汍瀾　吾觀神龍變天地爲晦冥龍成宰元化嘉澤浹四溟出山不
諷風入水無震霆拈萎仰沾溉沃若生意青豈比蝦與蚧裂石摧欹墜俾
民舉疾首抚神蹙眉頻　鷹本是鷙鳥爪利翮勁疾胡爲化爲鳩鈍拙無
與匹棲遲荊棘間粒啄營口實暮啼墻角雨朝啼屋頭日昔爲鷙鳥是今
爲鳩鳥唯運命若不常孰爲金石質　愚公志移山精衛思塡海山高海
茫茫心事金石在松栢冒雪霜秀色終不改春陽照幽林卓立有光彩
急雨漲潰涂潦池成五湖青蛙與耿黽得意鳴相呼自謂樂無似王足不
求餘蓬萊有玄鶴曾見東海枯清夜淚長風哀音繞天衢使我起太息黑

髮變霜鬚　空庭生夕陰高閣留返照歸鴉集紛紛棲雀鳴嗷嗷冥思擬
群物非日展返眺草樹蔚参差雲霞相輝耀慷慨商山心想像蘇門嘯大
鵬搏扶搖斥鷃翔蓬藿悠悠共淪汩潰潰堪一笑　惟豺知祭獸獺亦知
祭魚豺獺有報本人道當何如華堂飫玉食盜賊塞中塗那能不自愧而
以糧庸愚吁嗟千載下拈骨空專車　雷藏蟄蟲伏雷動蟄蟲起蟲雷不
相期冥契非人使英雄應有時何異蝗致蟻神物無風胡銅花蝕泥滓
種荷渌池中荷生葉猶紫擦萍逐蛙蝈恐長傷荷蓋荷心有露珠的皪無
泥滓荷根有藕絲纏綿誰得似　陰崖有喬樹乾鵲巢其顛朝食葉上露
暮食葉下蟬巢成長眾雛鳴飛一何媛但願本根固風雨得安眠如何就
摇落而不仳悄悄　蒼蠅眼晝明蚊蚋眼夜明明眼利口觜晝夜無時停
拍死紛藉藉飛來更營營一旦霜風起稜威肅天刑飛者不復飛鳴者不
復鳴雖有太陽光不能煦其生乃知天勝人智力徒鬬爭　豺狼食人肉
蚊蚋食人血食肉死須臾食血死不絶哀哀露筋女肉盡惟皮骨誰謂蚊
蚋微積銷能銷鐵　蚤母羽蟲孽與人無怨惡胡爲含毒害吐蚊吼如牛
紛紛散草澤觧觧森戈矛無辜受螫蠹皮破腥血流覆巢或有令未應後
鵄鵂　黄鷹食烏雀山雞食蟲豸蜂食花上蕊蝦食苔間滓兔食節草根

鳳食梧桐子所嗜由性成易之則皆死其觀付一笑誰與窮茲理 魯陽
仰揮戈羲和為紆轡耿恭佩井泉湯液出荒地精誠所感格高厚靡不至
人生亦良難如何紛其類蓮蔓滿六合惝怳真幸意 在昔信陵君勞謙
賓弘度好士天下稱賓客遠傾慕救趙奪兵符怫清邯鄲霧歸來存大梁
秦甲警東顧魏王本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挽日落西
河陰歌鍾怨零露 天鵝巢萬葉形軀纖且微不知懷何事直上闚天扉
啾啾終日鳴天聽不可希鎩羽口吻裂落日空悲歸 雖死為從雌鶵死
為鬪力塞蜂死洩饋鵰鴆死求食豢庠好畫角栽豹美毛色紛紛死相藉
殺身本華飾自取夫豈過外至良可惻軀獲合扶亨豢鵰宜卯逕山林久
誠蓄誰復繼而益 天風嗣萬籟小大皆有聲律呂與懸匏嘈嘈同一鳴
人情有所鍾聲氣為之使無知而拄括則亦無鈍耳 殊俗甘昫腥比之
芻牛腴殺勁奉賓客自謂敦有餘鐫嚼雖異貴赤惑誰能祛霾陰蔽玄象
清消混汙渠誰能辨夏后再分龍與魚 大星出四方晱晱如明月兒童
驚指示草木見毛髮夜久斗柄迴人靜涼風發徙倚步中庭空煙散成雪
楚人將適蜀揚帆信江水江潤多西風帆遠行不止日暮入海濤極目
無涯涘鯨魚吹高浪舵折檣竿圮頓足空號呼煙波千萬里 冲霄雖為

羽泛海雖為舟縛羊為戎犧猛志空悠悠農時失耕耨何以望有秋犬落
盜敵乘鳥隼不如鳩詔筆不我與去若川水流歲暮獨彷徨凜凜懷百憂
爰居避風翔豈羨案牲祀臧孫強自用取笑於君子拾盃養鳳凰將以
為觀美徒令鞏雀畏長逝深林裏 神仙不世出蟪蛄夭蜉蝣嘉禾嬪膏
澤狎稊秤稗有秋驛馬將焉往荊棘滿崇丘玄陰結嚴冬芳意生自遒鴻鵠
從何來哀鳴聲啾啾願欲適縣圃路阻迷所投況我孱懦成引領空憂愁
桓溫一老兵豈識捫蝨士擁衆臨上流竟作跋扈鬼苻堅氐羌豎何能
作天子眈眈視中原為有景略耳知人聖雖之求賢在座已衰曹豈力敵
生死一彈指惆悵後來人慷慨前車軌 芙芙木槿花振振蜉蝣羽秉彼
三秋露及此六月雨客好能幾時生成亦良苦十年搆阿房一日化為土
染鬚作童顏於身竟何補不如順天命保己良多祜 天地若大爐萬物
生其腹人猶腹中蟲蠢蠢隨化育鑽攻無時休賦膨為翻覆肺肓調元氣
豈不長戎毒憰然命滌蕩汗下兼湯劑岦岦自狂猘沿沸交殺戮何當襆
肢定風止水歸瀆鑄鐵作鋤犁春耕待秋熟 二儀播元氣晝夜靡停機
有生即有死化工亦何私彼狂率所欲冥行失康逵無航思利涉蹬此百
禍叢賊人還自賊擾擾竟何為 邪南有窮夫黃髮對老妻兒人抱兒女

仰面看天嘆邪北有宕子鮮服明春闈累累倚門楣躡茹芝盤醢盛年異
欣戚薄美空嗟贖達生貴知命胡為苦悲悽咬咬水中鬼谷谷墻下雞良
無返情望乳抱何樓樓冥目思此理惆悵中自迷盜跖飫粱肉原思餒窮
閭夷齊采薇蕨儀秦駟高車祥麟殪西狩尼父空嘆吁天道米福善彼蒼
竟何如 老眼昧昏夜見螢以為燈燈螢何足辨所悲老且耆耆老復何
用甘心就無能逍遙麋鹿顧所得良已弘 鬼神陰陽精變化無定達如
能禍福人豈向人求食而況天地心怛怛甚正直祭祀本人情將以壯與
稷居歆豈在物馨香薦明德蒿伯悟不誠虞公亦何益前王有舊章敬之
在無射 海鯨乘扶搖激水騰九昊退潮膕泥沙顱骨空嶙峋猛虎弭尾
行飲血不滿唇跳嗥道傍攫係首八尺繩賦命雖在天成之亦由人嗟嗟
螳上蛾亦豈厭其身 夷齊值明時餓死西山陽四老生亂世采芝以倘
佯李業過公孫欲善返受殃嚴陵辭故人萬古清名揚性也寔有命君子
順其常浸浸雲間鳥冥冥隨風翔海宇豈不寬六翮有短長浩歌向日月
幽盡意茫茫 雜詩 越女工妙舞秦娥善清聲同入楚王宮各擅傾城
名宵陪綺席宴風侍金輿行常恐他人至傳寵分恩榮涕泣奉顏色怡悅
隨風土願為松柏枝莫作日及美開花不結實生傷秋霜零 白露出草

根穎穎如明珠黃華炫金鋏亦復盈嘗除酣居無尤物說之聊可娛衡門
不出扃此非衆所須但恐成蕙苡千載令人吁 服力徇穡事矻矻望有
秋凌晨荷鋤出日入且未休中夜看星辰早潦切所憂西成告豐歲珠璣
滿田疇飽食幸可期喜色欲盈眸寧知霜雹早零落不得收荒畦委滯穗
捶藤掛空籌斜陽照白髮短褐還飯牛天命固如此汲汲復何求 季世
罕上壽百歲為長年軒皇不可見顏冉復誰憐安期乘彩虹羨門駕紫烟
朝游蓬萊島夕宿會城顛常恐風聲扶摧折滄海田徒令驪山客想望稱
神仙 月明棲鳥動月暗棲鳥定茅鴟潛枳拘犬眼掛宵鏡皇天生萬物
一物併一性遂令蓋壤間擾擾事爭競喧啾窮日夕豈不慁天聽化工雖
云巧烏法稱自病況思令人嗟欲問誰與應 蒼蒼山上松濯濯庭前柳
亭亭拂雲起婿婿含風久佳人皎如玉嬿世難為偶長歌罷以數去烏盡
回首昔為瑶草叢今為蠹餘柤棄置勿復道華容不如醜 連哉非良器
驟得難久好桃李望春舒亦復迎秋槁莽芙蓉翹朝見未夕委蔓華鐵農種
植禾自廢得食早歲暮寒凜冽衡門靜如掃瀛洲對方壺弱水為池沼不
見千年花安得如瓜棗徐市駕樓船輕帆迅於鳥仙人倘可見常恐三光
老寄書附文鯤碧雲空棣鄉米漾文粹雜體五首 丹桃艷陽質移自武

陵源柔風神繖條鮮澤沃靈根吐蓓當春茂結實俟秋蕃藍莖大如竿有
色極華丹衛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饗君饗發靈和神茲生玉顏無爲升玄
化泰然即軒轅失注字處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
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常消搖夜來新雨至南園秀芳菌根之爲美酒
沖像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將步適澤神與品物交鶯飛亂
陵蟬噪然落巖猿歸休挽肱卧遐思邁泆客貴唐不我逮緬焉心領勞玫
面微袤 竹元不變節蕙芙尚餘馨秉性有恒操滯物非至情在峰結唇
構中園穿空實井華通上白嵐影時獻青築篔試丹訣濡毫勝酒經一爲
纓芳累球嗟神符爲事去處將濃感來心已離覺覺哀錢驚棠棠唆涑蠅
遊將命脩駕薄言還故桐軒猿浣陽卉泛碧破陰革觀化驗群品裒襟咏
三精情素掠已展爵服吾何豐改擬收 周庭體王圖漢制建神區環
極法北辰玄芙愚巍圖綺殿祥飈轉丹闕實氣浮象魏歷華道獸環銜金
鋪宮華錦隊展御衎華市園長生臨寓縣億載握皇符環貫九炅集稱紙
百螢輸天閭睿情懌道洽臣節乎承鶴鸞鵠殿泰踪泳明廬元功在獻替
昌言列都俞殷勤宣大猷持用禱嘉禊玫湖樹退 少年遊京洛京洛多
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芊鬱巍峩究馬游龍行丈軒流水過晨夕將般樂振

筵陳綺羅觀禊灌鬯酒行酒上陽坡兜轉七盤舞紫環北里歌中有巖棲
士如同顏閔家彝雲同蒻不默實郅李羅時矜城闕中流塵深如何自咤
遂德般順典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客華失題各羊宋濂羅山集雜
詩四首 去去清江曲似蛇誰憐身世半浮萍衆中一掬思鄉淚灑入寒
波寄到家 若箇征夫不憶家裂衣使合剪秋霞經年不下瀟溪釣心逐
秋風上蓼花 岐嶒病骨瘠如鶴蟋到秋深轉不堪九曲愁腸燒欲碎西
風紅樹帶貂酣 獨騎瘦馬岸烏紗白首行穿賣酒家谷觀自知顛頹久
醉來不敢見黃花 張玉笥詩集 裴在京師與內御史涿郡王本中論詩雅
相昇今其上都郎事詩有一天秋色在蘆鉤之句賀丞相每諷誦之既而
本中出知磁州余以憂歸避地荒僻不知今除何官賦二詩以志余意
昔日磁州王太守于今闕下轉何官親群歌註同已舊秦州勒目見應難
綠蓑黃帽滄浪水碧落金莖玉露盤一別知音寧再得殷勤驛使報平安
一天秋色在蘆鉤絕勝當年趙倚樓丞相每吟星斗上衲僧傳過海雲
陬周歌總及韶虞日漢曲新含鼓角秋記得論詩鼓鞞馬雪華吹滿黑貂
裘 又舒城李主簿有詩見寄不到微其重寫 近聞得使寄新詩轉遞
浮沉竟不知瓊叢吐華須重寫玉笙同韻莫遣吹家遠楚竹無音信路雖

淮雲有夢思村得爲中無浪語鄉心如我共南北僧妙聲早共遊那羨
仲詩集 每誦新裁樂府詞屢觀群製副深期蘭茗翡翠春風後碧海珊
瑚夜月時吳下爲章誰寂好杜陵才力晚尤奇何由一鼓滄江柁春水相
從詠竹枝 又雜詩 悲風拉黃杂茭含依鐵棣廣歎兒若饑家貧母猶
績寒憲秉機杼平歲不成匹里胥夜蹋門叫怒催織寔余晚歸田畊不
如仲刀一飯從其人安敢自皇息 胡鷹來朔風矯矯鷹羽翼江南稻梁
地異彼陰山北所憂弋者纂繒激在尋尺余何隨揚侶自剪排風翮豈知
絓羅網後恩青能高本不飛寔寔子今悔何益 有虞昔南狩元弁蒼梧
山帝子泣悲悲至今竹斑斑重華骨已朽淳朴何時還我欲往從之洞庭
汨羅顏夢寐英靈璞懷微候其間安得御風去揮手謝人寰 美利在於
人翁依隨所如上馬有好者天下將同趨宣尼常罕言防源知在初從堂
問利國孟子亦回車沛公因含夫蕭何刀筆胥提劍入咸陽僅收其圖書
謀生誠止足制用自可餘橫流竟莫返累世無寧居 西山一何高草樹
鬱穉穉仙靈此焉宅尚有泰遺民我欲躡丹梯引手捫青天天高迥無梯
欲上嗟無因今天若可上世上那有人 喬木豈無枝高山亦有岑嚶鳥
尚求友我獨無知音況數和氏璧捲抑稽生琴誰令抱奇蘊側側多苦心

杏祿與雅詩集雜詩四十七首 東風翁微綠卉木日蕃滋慨此春崇花
寧忘冬伴時澗底松鬱鬱淇澳竹猗猗物性固難變千春恒若斯 勾芒
布春令微和滿郊盛閒門足生意青青見園蔬把笎時灌溉植杖自耰鋤
寄迹衡門下神閒體亦舒 靜坐掩虛室塵事何擾擾齋心服我形稍欣
繫慮少披襟湛忘機味道窮幽杳脩聽枝上蟬仰看雲間鳥好風何處來
悠悠動林杪一笑天宇間百年靜中了 積雨憂我心雨晴還可喜樹響
清風來天空白雲起林光動遠興鳥語清閒耳宴坐久忘機湛然獨凭几
偃息南窗下快此涼風多手把一編書仰看天正碧到茲郭邑士迫若
山林客辛無素牘勞聊任詩書貴處淡神自清身閒地仍僻坐待月華升
中夜頻移席 黃河自天來日夜無停舟崩騰蕩山嶽浩汗徹乾坤龍馬
負圖出羲皇道猶敦妙契畫前易人文今古存至人不可見至理諒可論
恭惟千載下發仰聖謨尊人言渼海上靈槎幡古根張騫骨已朽誰復窮
其源 猗蘭生園中含馨媚幽色不與芝同芳乃與蒿並植溥露將雨滋
日夜各生息異類等散棄此意誰能識 秋蘭出幽谷託根臨軒楹微馨
散閒閭隨風有餘清美人紉爲佩素花間紫莖發德良自貴慎勿當門生
中夜群動息寒鴉栖復驚西風颯然至萬木皆商聲達人塵慮絕仰覽

星漢明滅心遊八極但覺元氣清脩彼階下草湛湛寒露凝寒露已為霜
豈知非堅冰所以古人心慎初惟戰兢至教有如此懷為獨撫膺 寒蟬
響不息覺在庭樹叢朝飲葉間露夕吟木杪風浮游埃塵外蛻形濁穢中
尸解等仙遊凡類孰與同蝨蛆雜糞壤反以安其躬斥鷃笑鵬鳥奮莫翔
蒿蓬物類有清濁世道有汙隆悵然拂衣起目送天邊鴻 凌晨適南畝
駕言觀我田莫不戚稂莠翳芊芊顧耘歎力薄釋此慙思牽及時功
不懈終期大有年 在昔顏氏子陋巷困簞瓢為邦兼四代克復在一朝
青蠅附驥尾騰驤千里遙竭才方卓爾莫歎嗟無聊 負暄茅屋下采芹
南澗濱野人效微忠持此將獻君翊茲青雲士學道觀人文大節誠有虧
功名安足云 陳蕃既下榻蔡邕還倒屣上有賢主人下有高世士今古
同一時胡寧獨異此周公躬吐握千春照文史 綺園成羽翼采芝商山
岑魯連卻秦軍長揖謝黃金功成身亦退不受名遠使寥寥千載後誰識
斯人心 執素麗且絜實勞機杼功裂為團團扇為君播仁風仁風被四
海然然百世同秋至商飆發棄擲篋所處行藏隨所遇哀哉吾道窮 楚
國殘荊璞棄之等沙礫宋人寶燕石藏之重圭璧舉世目多盲茫然無所
識賢愚共乘軒誰分免與跖 班姬歎紈扇辭子悲短檠舊筍尚有悲惝

角竟何情物理有窮達人心有愛憎用舍詎難侍哲人宜靜聽 我有三
尺琴泠泠持桐質上無冰絲絃妙音誰能識高人得深趣時時橫在膝摩
挲久沉吟悟悅心自懌終焉無與想俛首常淵默 漁磯在洛濱書舍依
風麓把釣月生波讀書雲滿屋上焉友千古下焉不耦俗至樂諒斯存明
為歎幽獨 投蔡步原野愛此春山添丹霞雕其陽白雲生其陰生覺群
生遂行間孤鳥吟安得一壺酒自酌還自斟俯仰天地間閑然樂吾心
窮居在陋巷所覯瓢與簞蓬廬無客過柴門晝常關豈不念妻子豈不憂
饑寒賴有古人書使我開心顏 生年幾六十好古希前脩時時持簡編
寸心常悠悠貧賤非我戚富貴非我求天爵苟自尊世事焉足謀 手持
唐虞典欣欣慕古人上有堯舜君下有巢由民我獨奚為者幽居洛水濱
願言時太康躬耕不厭貧 四時有代謝人生有盛衰吾今老將至斑斑
髮如絲幸茲康且寧好德心孳孳但願考終命樂天復奚疑 太空無纖
雲寸五清光圓止水風不興中有青青天哲人體玄化洒心常湛然此樂
真自得此意不可傳 我有金蓮炬穆輝照無垠千燈與萬燈自我一炬
分燈燈各自明我炬長有神煌煌一寸光夜夜如三春 志樸北山公抱
拙丹溪客混沌猶未分焉知玄與白所以古人心直道以為則媿然天地

間俛首長淵默 武子百世師眾也千載人小智不自鑒乃得全吾真我
思淮陰者抱羞良苦辛極知事拮据機心誠可嗔 明月出東隅揚輝燭
我堂消消行空谷皎皎逢相望舉酒酹明月我亦盡一觴嘉會在今夕歡
娛猶未央常恐晦朔交清光深自藏與汝不相見淚下空霑裳 玄陰散
寒雨布穠淒以風川途泥潰濺林藪煙溟濛茲惟秋冬交少昊收成功納
禾嗟改歲來賓悲遠鴻吾生抱幽獨養拙衡門中感時歎無窮寄身儔轉
蓬幽貞乃有言勞謙乃有終此懷諒難托歲暮心忡忡 設教有先後人
才有賢愚草木自區別格言乃警擿小子當洒掃實與誠意俱君子體諸
身進脩本同途高偃遊洙泗文學固有餘信道苟不篤判然言論殊及門
三千士訓誨無覩殊循循善誘人孰令識予趣宣尼今尚存六經語不虛
誦言能自勉不愧君子儒 人生如飛蓬飄蕩隨風轉及時不為樂日月
去人遠華亭有鳴鶴上蔡有黃犬已矣復何言追遊諒非晚 中年衰且
貧獨抱固窮節傾壺有醽醁蔥菁儼成列人情賤清素門無長者轍我本
淵憲徒商歌心自悅 仲冬風氣寒縕袍猶未具捧膝慰衡門交臂行中
路惡服非吾慰狐貉非吾慕由也百世師斯道宜深悟 雪落何紛紛北
風何颼颼哀安居陋巷偃卧非自高顏淵與原憲飯蔬還餔糟道德難云

尊奉養良獨勞我亦固窮者蹈路在蓬蒿有生信如此今古誰能逃勉
思先哲異世為同抱居易俟天命庶慰心忉忉 夷齊志高潔守經終不
移遯迹首陽阿長吟薇蕨詞清風起頑懦百世同一時君子貴中庸試用
此道推 又偶成四首 夜氣沉沉萬象幽長楊憔悴暮蟬秋星昨月面
無人識露泣風悽總是愁 鵲橋牛女赴佳期銀漢無聲素月移夢裏相
逢還又別可憐歡會不多時 獨著荷衣汗漫遊長風萬里去悠悠月明
露冷千巖靜老鶴一聲天地秋 清夜披衣上石床月華為牖洞為房洞
前手種松千尺始覺山中日月長 劉嵩詩集讀范太史詩 麒麟鳳凰不
世出我思美人寧有終飄然一去不可挽從令四海歌清風伉儼范夫子
行高身益窮讀書白雲下養母青山中大布之衣烏角巾於世不揩亦不
同時來清江弄明月蕭洒絕似商山翁秉時從步揭京國一鶚矯矯飛南
來群龍方蒲翔惟爾獨來晚豈無五色線可補舜華袞當時作者揚與虞
倡和往往揩笙竽藍田共擬雪色玉滄海獨掇明月珠一朝低迴去臺閣
騎馬南入閩中幕幕中三任總知名江海高風動寥廓寒予來髮弄筆時
已解竊罵中朝詩獨憐生晚墮荒僻每誦制作增漣洏峩峩百丈遺靈阜
安得狄梯為危立茲晨再讀海康稿玉立曠替悅神觀嗟哉老成今不存

爭笛滿耳愁喧嚀。百年氣運有也復。月落南山空斷魂。 又夜宿永古寺與孤峯上人談詩。 蓮華池上月如霜。坐地無塵夕景涼。海藏猶浮龍影動。露盤微注鶴聲長。雲栖梵鉢留僧供。風隱袈衣護佛香。一夜不眠聽說法。雨花撩亂滿禪床。 又讀薩天錫詩。 三策當年動赤墀。一官南郡奏未然。參軍情性丹陽酒。御史聲華白下詩。駿騠雪逐沙苑道。鳳凰春隨上林枝。江淮蕭瑟風塵遠。獨坐秋山有所思。 又偶閱胡思齊詩追憶故友范賓夫李子新。 曾共雲邊看晚晴。天客峯下聽灘聲。當時范李今何在。愁向詩中見姓名。錢宰臨安集擬古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有風雅之遺音焉。武者謂其未能一於雅正也。余嘗擬之。其一 行行重行行貴者不得於君而作。然但祝之以努力加餐而已。今擬曰顧言崇明德無為終棄捐。廢義有規諫之意焉。其二 青青河畔草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但結之以空床難獨守則瀆已甚矣。今擬曰褰裳竟何為日夕終風暮度數。有警戒之意焉。今日良燕會美士之不苟進也。然結之以無為守貧賤若勸之使苟進矣。今擬曰無為受羈紲回車駕言邁自傷不見用於時也。然結之以榮名以為寶若急於仕矣。今擬曰榮名何足言東城高且長自傷不得仕進而惟燕趙多佳人之比。今擬曰靜書多哲人束帶陞其堂生年不滿百。勉人及時燕樂。而惟仙人王子喬之慕。今擬曰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皆勉之使歸于正云。諸篇皆然。 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躔。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遂。蕭車北其轍。越馬南其轅。日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無為終棄捐。 灼灼皆上花。離離墻下草。盈盈倚市門。繁繁顏色好。對客巧趨蹌。當歌善窈窕。毋為逞妖冶。愧爾增(諱)傲。褰裳竟何為。日夕終風暴。 青青霸陵草。莽莽長安道。人生如過客。鬢髮白已蚤。及此芳春節。濁水流浩浩。豈無一尊酒。逍遙散幽抱。命駕出北征。貴游多年少。白馬金絡頭。瓊筵相輝耀。燕婉閒春事。夫坐紛窈窕。纓飲極娛樂。沈幽何嗟悼。 置酒聞華宴。行樂及芳辰。吳趍理妙曲。遠饗沈行雲。雅調暢高情。和者如陽春。同心風所與。適趣當為陳。叢林下翔鳥。晴川見游鱗。何當解余佩。怡然樂天真。無為受羈絆。局促悲苦辛。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綺衣人。逍遙吹玉笙。清響通明月。飛佩何冷冷。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遐思隨鳳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弄三歎。感慨有餘情。所悲同門友。局促趍世榮。顧將秋水鈿。為之解塵纓。笑吁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沙海擇琅玕。紅者珊瑚枝。明珠盈懷袖。將以遺所

思。海闊不得返。所貴美致之。燗其納我室。把㯲將何為。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螿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落葉聲颼颼。寒暑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奮志起遠遊。飄然遡長風。乘槎犯牽牛。又挾織女石。為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 青青梧桐樹。托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翁如鳳與凰。鳳凰鳴鏘鏘。合歡期世昌。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彼籬下菊。含英揚其芳。晨霜秉貞節。寧隨秋草黃。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 中林多幽蘭。江蘺雜芳蓀。采之釀春酒。將以清心塵。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為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睠彼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青郊一何煥。悠悠駕飛轅。好風從東來。百花偏中園。所嗟花下人。華髮愧芳妍。盛衰固常理。何必金石堅。朝聞庶有得。夕死不愧天。花開已復謝。榮名何足言。 空階白露下。秋氣日夜涼。悲風動高梧。落葉淒已黃。四叙遞流易。歲晏髮既蒼。興懷感逝川。長歎惜流光。勇躍勵情志。毋使徒悲傷。鄒魯多哲人。美者金玉相。被服蘭與薇。斐然燗成章。至今倚蘭蓀。遺響一何長。馳情整華佩。躑躅增悵望。何當秋余為束帶陞其堂。 朝登太行山。山下見古墓。生時諒英雄。覆屢封且固。千秋萬歲後。荊棘沒廣路。狐兔穴其中。躑躅走樵豎。朽骨食已無。螻蟻上枯樹。人生天壤間。歲月如睨電。日往月斯臨。寒至暑則去。方生何控持。之死亦奚懼。吾將學長生。空同渺何許。酒至輒盡觴。曲肱樂吾趣。 死者如逝水。生者如浮雲。郭西萬里塋。纍纍盡荊榛。終古一長夜。永寐不復晨。落日下牛羊。叢棘藏斷麟。不如東家丘。崇岡氣氤氳。蘇代有禁壁。澤日已折。 人生無百歲。每作千歲期。月出日已沒。流光疾如馳。哲人惜寸陰。進德當及時。嗟彼自放者。且復樂今茲。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 孟秋涼風至。嘒嘒厲南翔。游子在中野。卒歲嗟無裳。豈無同心友。悠悠阻關梁。昨宵夢見之。攜手陞其堂。美人懷昔歡。贈以金玉相。顧得長切磨。狂斐藉成章。神交不斯須。寤起增煩傷。恨不生羽翰。與子永徜徉。如何顧盼意。引領遙相望。念我心尚爾。君情諒不忘。 十五明月滿。十六月已虧。月虧旁死魄。初三已生輝。愁多感時邁。涼風夕淒其。仰看明月光。零露沾裳衣。故人有短書。寄之屬南飛。但寫長相憶。不及早來歸。把書起長歎。草虫鳴何悲。區區念子心。無使久相違。 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徽。置之白玉琴。揮為別鵠操。聞以慷淵吟。曲終聽者稀。矯首望知音。 出門見新月。揚輝照我裳。褰裳

起悵望美人天一方長安信佳麗不如歸故鄉王事方靡盬離思徒彷徨
顧君樹明德賤妾有耿光 又擬古 長江東流去來者方不息白日沒
西山晨光還奕奕春花瘁復榮秋草黃已碧造化無停機循環豈終極人
生天壤間少壯須努力 浮槎不土著摧折在山阿一朝洪流發漂蕩入
長波浩浩去無極江海安可涯賴此羈旅人經年不還家途窮無相知羨
妾將如何沈憂不得返徒使衣帶緩 旭日照下土渚風耀其輝耀未
及悉浮雲已蔽之淫雨瀰川澤重陰翳四岳來牟委疇隴農事安所施浩
浩洪波翻舟楫不得維丈命去已遠悵然起遐思 山中有神人逍遙若
處子餓來餐朝霞渴飲銀漢水衆世慕金丹誰能達其理瀛洲有微茫韵
水渺千里俺闕絕塵交相去諒亦邇 庭樹日已黃白髮日已短候蟲鳴
翦除秋霜薫花晚歲月如奔駒六轡不可挽泛舟涉方瀛方瀛水清淺安
期邈難求吾擇亦已返花開詎復鮮桑熟鐵自飯過然樂悟生瑾烏諒不
遠蘇平仲大史集絕句 落葉滿衙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
歸客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悶倚瑣窗聽紫燕不知粉蝶
過朱簾 雜詩二首 富貴每多合貧賤恒見疎自我罷朝請於今四月
餘平生交親者對之良可吁深情劇山海厚貌彌勤渠微君仗高誼何以

慰窮途踏達見肝膽疊疊忘其勞君雖今人居君乃古人徒 還家信可
喜還家亦可悲喜全骨肉親悲與故舊辭吳越各異縣關河復間之明日
一尊酒何由共歡持念念不忍別戚戚臨交歧童子笑謂我悲戚亦奚爲
自非形與影安得長相隨清江貝廷臣集雜詩 我聞度朔山蟠桃何鬱
鬱千歲纔一花結子復何日食之云不死數腴反枯質跨鶴凌九天將期
五龍匹諒非廣成子欲待安可必 祖龍帝六合不暇訣黃虞且復求神
仙入海覓方壺置酒阜鄉臺起然忘故都空留赤玉舄安期今有無 種
桑飼春蠶桑葉何沃若種瓜待秋摘瓜蔓何漠漠春秋各有獲在野猶可
樂君看金張館草深狐兔宅勿較是與非看雲倚高閣 大哉龍門樹鬱
鬱上蒼天根株豈不固小草還相纏蓐收行素秋淒其風露寒病葉危欲
墮翔禽亦已還朝華痛夕殞掩淚復何言 結束將何之龍門訪陳達哉
遊及良辰置酒別親戚迢迢越千里人馬疲登陟大江不可濟天方限南
北悵然廻吾駕去從山林適 春山一雨過百草皆敷榮百草不出山
中人遠行懷金別妻子夠祿辭父兄寒暑忽已易燕趙千里程龍門能碎
舟風浪安可爭性命輕鴻毛苦爲朝暮營愧此山中草萋萋林下生 薛
公來罷相賓客競相傾一朝倘失意門無珠履聲貴賤已如此何論死與

生秋燕辭空室春蝶抱留英盈虛信物理聚散亦人情達士甘寂寞力耕
謝莘纓道尊豈戀祿心遠孰希名腐儒非吾儔朱鳳以時鳴悠然動遐想
五鼎益爲輕 又錢彥彬抄詩爲賦一首 好古思古人古詩朝暮讀瀟
泊玄酒味和平綠琴曲古人今白骨古意不諧俗已歎知者稀古派空滿
掬錢起亦教古其人美如玉昨昔忽相遇大雪山中宿不知破硯冰抄詩
夜然燭諒非鮑謝才可繼曹劉躅聽之詎能數舊業且當來 丁一鶴詩
大道日已蕪游談紛瑣瑣韓非不得死商鞅終杼禍偉哉高世士結屋
青山左年來頗得道已覺初心果朝漱玉池津夜存金鼎火御氣超六虛
萬物真蝶蟲 又漫成 今朝無酒只清坐落筆猶有氣凌雲天下黃金
賤如土何人爲賦相如丈 東鄰昨日收白骨西鄰今日啼青娥傷心又
過中元節城下招魂應便多 平生落落苦難合十五讀書今老翁却怕
秋來添客思梧桐昨夜又西風 南金大貝亦何物六月胡商死道邊蒲
地清陰日亭午老夫高枕北窗眠 又無題 樓臺十二近藍橋簾幙重
遮半雨嬌洛浦有神通子建天壇無意會文蕭仙衣雪皎裁蟬翼寶髻雲
鬆掃鳳翹月落江寒春夢斷相思空寄海門潮 錦瑟鸞笙恨總牽尚思
華屋對嬋娟春風豆蔻初含日玉女蘭香未嫁年銷折篤喬載貴扇酒行

琥珀瀉銀觴蓬萊一別三清淺無伴應知不及前 又餞春試筆一首
宮花無意插烏巾暫到金門遂乞身不用天官書上第已蒙學士喚山人
葛洪井畔應堪老范蠡湖邊又見春重賦遂初慚造化狂歌痛飲樂吾真
謝肅密菴詩藁庚戌秋七月中山劉坦之先生補注選詩辭簡而事明倫
切而指達正五臣之荒謬然蒼山之淺鄙擷花采實成一家言蓋可以行
今而傳後者也詩以美之 西風吹雨作朝晴覽鏡應憐白髮生金馬玉
堂爭入夢石田茅屋豈關情五言讀罷林間竹初醞聊乘海上觥不有簡
編工著述悠悠百世竟何名張孟兼集雜詩 今晨振我衣起作溪上遊
好鳥若喚客兩兩鳴相求我心忽不樂佇立河之洲爾鳥亦不鳴飛去山
木幽 吁嗟孫滿又置之塵几間更將古銅瓶浸以清漾溪瓦生於對此
隱然怡我顏愧爾亂叢發岩色空斕斑 千岩藏爽氣及此夏日長我生
更休暇散坐岩之傍草木自多茂心境恒清涼不須結茅宇托此永相忘
大雅集偶題 漁波微動上湘簾閣沼初成小鏡匳葉底草先青可摘小
娃纖手送吳鹽 又絕句 東風細雨濕窗紗日晏黃蜂未報衙芳草滿
庭隨意綠時時吹落碧桃花 小逕斜穿入竹林曲闌通轉亞花陰牆限
勢通風如旋落地殘紅衆許深宋玄僖庸菴後藁三月二十三日出南門

訪柯人今及還遇張興權偕過建初佛舍觀畫題詩之際與權出舊紙索詩
遂為書五十六字 南郭春晴殺雨餘為尋仙客過郊居留侯孫子歸逢
遇佛氏園林與世疎頻見赤松清夢裏同遊實地綠陰初老天已倍人間
事兩祖丹經願起予傳宗泐全室集偶作 蹉跎歲將盡守此山寺閒累
月事營作茲晨始暫閒松床聊拂拭焚香方掩關吾道行不遠初服庶可
還末事盡何益秪使摧朱顏暮言南軒下靜覺天地寬棄置千歲憂庶以
一日懽初陽有微煗群鵲噪簷端起來命徒侶共登溪上山 人事天時
不可常繞經炎暑又逢涼芭蕉自解知秋早蟋蟀如能識夜長向日高臺
還走鹿只今滄海已成桑殷勤說與權豪客烏盡良弓自合藏 又無題
欲上青天盡道難下方無策問仙官春階卻被重雲掩清島還遭大水
漫 頹兔身從何處入若華根自幾年嫦恐誰說與司權者莫使人間有熱
寒 又古詩二首 高高道傍樹有鳥來作巢嚮枝未欲翩風雨復漂搖
託身諒失所移居北林坳狐狸取子去哀鳴亦啾啾嗟爾一微物有生良
亦勞長吟倚松間空山暮蕭條 周季昔不競龍虎相望來干戈既浩浩
縱橫亦紜紜吁嗟陽人聚萬古啓降門後來軼道側銜璧禮猶致天道與
人事反復何足論所以忘世客掩耳不願聞 又雜詩 落葉委道渠紛

紛無人神但觀新行迹不見舊時道古今倚道傍亂藤絡其杪歲暮雖青
青終非本容好世人懷仕進悟此若不早振衣無後期來從漢陰老 少
小薄世榮雲泉寄幽賞冉冉三十年誤身隨塵網流形大化內萬古同嚮
鞅傳中久已安道外非所強但望還山雲時時結遐想婆娑雙桂樹芳枝
春正長 自我來涇川星歲已再周託茲山水勝謂可成遨遊奈何外物
牽攖事心悠悠久知世道惡寘事仍夷猶橘林有奇鵠未嘗識羅罦翩然
覓靈鳳接翅蒼崙丘 群邪可干正衆枉能矯直蕭條孤生篁隱忍在叢
棘白璧竟何怨青蠅自憬惠公論苟不存黝辨異與跖呂梁險可逾大行
阨可陟如何方寸間中自多荊棘尊前生白刃舟中起敵國一感雖眦睚
報之甚仇隙吁嗟難與居俯仰隘八極思欲凌風翔恨無凌風翼 伯陽
西度關仲尼東浮海道大無所容一身置何在蘭蕙秋風前芳馨竟誰采
天道自茫茫知命不復悔栖栖止百年赫赫向千載 猛虎出深山往往
多渴饑閒居非彼惡嗟哉當九逵權檻素不設赤手安可羈衝颷激脩坂
白日異陰霾吾思陽虎子延佇心凄其 夜久無與適遲然坐中堂白鳥
亦何多營營來我傍靜言聊假寐遂以蒙單裳諸膚猶可忍聒耳諒難當
晨星雖未稀明月度西扇念爾能幾何賦跡於朝陽 禍福無定在倚伏

誰先知於事已來料於理亦同推西伯稱大聖美里卻見麋況居千載下
風教日已衰顧君器形累所存心不期 曾逢天下士片言能解紛千金
悍一笑永絕平原君高蹈東海上卷舒若浮雲清風散八表繼者今誰聞
四月廿五夏六陰云已盈靡草夕凋殞螻蟈晨悲鳴運叙迭循王萬彙
紛枯榮斯理信昭灼君子宜守貞 清晨曲肱卧夢昇華頂岑琢庭就巖
棲左右脩竹林仙人五六輩列坐調玉琴覺然顧我笑余獨何苦心石梁
有懸水濯此塵中襟劉遁自怡集漫成二首 暖日融和嘗發生柳條嬝
娜麥菁菁化工辛苦先施設臘底春前見此情 落梅過雨委蒲地辛夷
數林花已齊不須爛漫競春色桃樹李樹根成蹊張宗江湖吟蕭集丁鶴
年嘗有詩曰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歸余愛其奇因續以成篇
少年文采逸京華壯志凌雲送與飛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
歸美人歌罷花成陣豪客題來錦作圍自是風流超物外姓名何用落金
閨 高季迪缶鳴集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高
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
歌陽舍興相和雙淚道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
欲殺力士怒白首江海長憂饑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與我得何為頓祿

詩[illegible]題邵文伯家藏仇山村白湛淵二先生贈其先世詩後 白頭倨
邵平孫鐵杖錐無遠扣門先世崇金俱散盡故人遺墨喜猶存 又主
官趙公德彰詩附見 今夜文星聚一堂東吳文學冣非常心清我識加
陶令腰瘦人疑類沈郎筆陣久排山嶽壯詞鋒端捲海濤狂高歌痛飲雖
無厭要後人材貢
帝
鄉 答宋景濂學士論詩 風雅凋零降黍離竟從刪後已無詩嘲風詠
月非吾事只愛
忠君杜拾遺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四

詩

諸家詩目

李陵詩蘇東坡集跋李陵詩後　余本不識陳君式謫官黄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余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莫如李少卿贈蘇子卿三篇故書以贈之春秋之世三百五篇皆以見意不必已作也。王粲詩文獻通考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記二十餘篇與曹植集同。張司空詩文獻通考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贍詞藻温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陳氏曰前二卷爲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爲冊祝哀誄等文。

陶潛詩文獻通考陶靖節集十卷詩注四卷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周紫芝書陶淵明歸田園詩後。陶淵明閑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脱屣非其胸中自有定見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爲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爲靜退遠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效西子之顰而忘其語意高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黄庭堅豫章集書淵明詩後。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書陶淵明責子詩。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説夢也吳可藏海居士集五卷翁書淵明詩。陶淵明詩如向上祖師所受用處無復餘事有欲學之非飽於參尋莫能到也思道平生刻意於詩境所造詣乃如此當有明眼人以予言爲信五卷翁挺士特書蔣璨書詩前之詩人不可學然有不斷同而同者其妙至於不可言當於此詩求之説審爲甜與無舌人自不相領略矣

詩。葉宣卿書蘇東坡集書淵明義農去我久詩。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又書顏生稱爲仁詩此陶淵明飲酒詩也此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許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又書淵明乞食詩後陶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又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十二月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晁無咎鷄肋集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事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矣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觕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馬碧梧玩芳集

題註陶詩後。陶公書甲子之事後人蓋爲隱者之一節耳不於其詩數數然附著斯意也鄉先生東澗湯公始從而一二箋釋之謂其有感於興亡之際爲之增欷而累歎焉當澗爲此論時蓋淳祐初元國步小康時也去之三十餘年余乃真踐此境山中慟哭之餘因取陶詩湯註誦之簡閱事之已非悼前賢之不作因澗於役時預表斯指豈亦深了翁書杜陵哀江頭之意耶嗚呼豈不重可悲哉足編每於世運變遷之語數致志焉至於二卷中贈羊長史之篇既欲考千載興廢之存以求古人之心復欲因九州輿圖之一以驗聖賢之跡而終之以經商山謝綺角之意淵之言曰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甪游耳嗚呼世代之易猶可言也義熙之易不可言也豈不又重可悲哉本心齋書。阮籍詩文獻通考阮步兵集。陳氏曰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其題皆曰永懷首卷四言十三篇餘皆五言八十篇通爲九十三篇文選所收十七篇而已　謝惠連詩文獻通考謝惠連集一卷。陳氏曰宋司徒參軍謝惠連撰本集五卷今惟詩三十四首惠連得名早輕薄多尤累故仕不顯死時才三十七歲鮑泰詩文獻通考鮑參軍集十卷。梁元帝詩文獻通考梁元帝詩一卷。陳氏曰即湘東王繹。文帝詩文獻通考梁簡文集五卷　陳氏曰

簡文帝綱也按隋志八十五卷唐已缺五卷中興書目只存一卷詩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詩總爲二百四十四篇。　柳文暢詩文獻通考柳吳興集一卷。　陳氏曰梁吳興太守河東柳惲文暢撰僅有十八首。　江總詩文獻通考江總集一卷。　陳氏曰陳尚書令考城江總總持撰總在陳爲太子詹事以宮端爲長夜之飲及後主即位當權任日爲艷詩君臣昏亂以至亡國入隋爲上開府唐志集三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僅百首云。　徐孝穆詩文獻通考徐孝穆集一卷。　陳氏曰陳太子太傅東海徐陵孝穆撰本傳稱其文喪亂散失存者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陰鏗詩文獻通考陰鏗集一卷。　陳氏曰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韓駒陵陽集題陰鏗詩右陰鏗詩鏗與何遜齊名世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三

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爲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故録之。　吳均詩文獻通考吳均集二卷晁氏曰梁吳均叔庠也史稱均博學才俊体清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体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均均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陽周興嗣等詩固已知其非均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鈞王僧孺詩各一附類于推識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詩文獻通考江淹詩集十卷。　何遜詩文獻通考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戶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詩文獻通考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艷世號徐庾体有滕王逌序。　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又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薛道衡詩文獻通考薛道衡集一卷。　陳氏曰隋内史侍郎河東薛道衡元卿撰詩凡十九篇本集三十卷所存止此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亡幾多好事者於類書中抄出以備家數也。　史言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　宋之問詩文獻通考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常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詩文獻通考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悦帝還賜牙緋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爲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佺期宋之問詩以爲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參得二人之妙比謫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

永樂大典卷九百五　四

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詩文獻通考杜審言集十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恃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又杜必簡集一卷。　陳氏曰唐著作郎襄陽杜審言必簡撰工部之祖也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爲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則不可也。　楊誠齋序略曰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以傳好詩且以爲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予集之余觀必簡之詩若牽絲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鵝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宗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

花穠獨然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　王維詩文獻通考王右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爲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常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雉朝雊，儻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別圖，維後表爲清源寺，終葬其西。　王昌齡詩文獻通考王昌齡詩六卷。　江寧集一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爲秘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

云。　孟浩然詩文獻通考孟浩然詩一卷。　襄陽集三卷。　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推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天寶中韋縚序。　陳氏曰：唐進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爲七類，太常卿韋縚爲之重序。　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耶。　張燕公詩文獻通考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崔顥詩文獻通考崔顥集一卷。　陳氏曰：唐司勳員外郎崔顥撰，開元十年進士，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當傳于世。　崔國輔詩文獻通考崔國輔集一卷。　陳氏曰：唐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崔國輔撰，開元十三

年進士，應縣令舉，爲許昌令，天寶中加學士，後以王鉷近親坐貶。詩凡二十八首，臨海李氏本，後又得石林葉氏本，多六首。　綦毋潛詩文獻通考綦毋潛集一卷。　陳氏曰：唐待制集賢院南康綦毋潛孝通撰。南康，今贛州。　儲光義詩文獻通考儲光義詩集五卷。　陳氏曰：唐監察御史曹國儲光義撰，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仍僞官，貶死，顧况爲集序。　常建詩文獻通考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杜牧之詩黃庭堅豫章集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詩。　眉人史彥栢，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爲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牧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爲之書。　袁起岩東塘集跋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　右唐池州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吟詠嗟嘆之意，殆與風雅同也。後世騷人逸士誦其詩者，悟真趣而銷忿慾，豈特爲是邦故事而已哉。後三百四十年而某來爲郡，詣學而拜遺像，訪左史洞而觀留題，慨然思古，爲之三嘆。因得李王所書公詩，刻置山寺，庶幾夢想高躅，希萬一焉。　李太白詩文獻通考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太白所

作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方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適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以白爲山東人，而蘇子贍嘗恨白集爲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爲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僞也。　陳氏曰：書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爲

十卷號為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為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尾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良唐類詩諸編泊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　李陽冰撰太白詩集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避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又樂史後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

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大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又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窻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眞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又宋敏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秩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秩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

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闕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又曾鞏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

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劉全白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所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又毛漸後序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為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為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王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又蕭士贇撰李白詩序 唐詩大家數李杜為稱首古今注杜詩者號千家注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

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新所未能真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刋舂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為祖甚而併杜註內偽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梓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謂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蘇東坡集書李太白詩 今太白集中有歸去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

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豈復有偽撰者耶黃裳演山集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猶生於不足使然而然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天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章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黃庭堅豫章文集題太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自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元吳澂支言集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儻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陸游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周益公大全集書太白廬山詩記 廬山之南有尋真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真為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為元辰福地是觀

即琳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正元間。女冠蔡尋眞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右見熙寧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己未。予來游宿焉。明日登採訪使者閣。望疊石峯僅在百步間。相連即師子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究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牓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尺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盧澤龍祠。殆綠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略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雲觀而歸。回首舊游。甚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　杜甫詩文獻通考杜工部詩集註三十六卷。　校定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勤入集註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爲善本。宋子京贊唐興詩人。承陳隋

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杜工部集王洙撰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荊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鎭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鎭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

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荊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詣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適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省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吾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又別題大曆年者數篇。洎溪先生云。考詩最可考。而舊史疏謬至此。他不可考。今何。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集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

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它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又王安石序。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須溪先生云。辭極節制。頗以老史列論。劉將孫養吾集新刊杜詩序。有杜詩來五百年。註者以二三百數。然無善本。至或僞蘇註。謬妄鉗劫可笑。自或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於是註者深求而僵附。句字字必傳會時事曲折。不知其所謂史。所謂不忘者。公之於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詩有風。有隱。工部大雅與三百篇相望。詎有此心。冐哉。此豈所以爲少陵。第知膚引以爲忠愛。而不知陷於險薄。凡註詩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爲甚。諸後來忌詩。妬詩。疑詩。鬧詩。禍皆起此。而莫之悟。此不

得不爲少陵辯者也先君子須溪先生每浩歎學詩者各自爲宗無能讀
杜詩者類尊丘垤而忽崑崙平生喜看杜集既選爲興觀他評泊尚多
批點皆各有意非但謂其佳而已高楚芳類粹刻之復刪舊註無稽者泛
濫者特存精確必不可無者求爲序以傳坡公謂杜詩似史記今聞者特
以彼語大不敢異竟無能知其所以似史記者予欲著之此又似評杜詩
爲僭獨爲註本言之注杜詩如注莊子蓋謂衆人事眼前語一出盡變事
外意意外事一語而破無盡之書一字而含無涯之味或可評不可註或
不必註或不當註舉之不可偏執之不可着常辭不極於情故事不給於
弄也然詎能爾是本淨其繁蕪可以使讀者得於神而批評標撥足以靈
悟固草堂集之郛郭也矣楚芳於是注用力勤去取當校正審覽他本草
草藉吾家名以欺者甚遠相之者吾門劉郁云杜工部集王琪增修王原
叔編次杜詩後記。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括句語追所用
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
餘篇少或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
素畜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
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

然訛欠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
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
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
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
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
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
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
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
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華鎮雲溪居
士集題杜工部詩後　余喜讀杜工部詩漸老目力不逮大書一部以便
觀覽舊集雖五言七言古詩近體各以類聚然編次隨歲月先後長篇短
闋參錯不倫今因韻數由少及多以爲叙亦自便之一端元豐閒王文公
在江寧嘗刪工部翰林韓文公歐陽文忠詩以杜李歐韓相次通爲一集
目曰四選此中用丹筆其題首者皆四選之所録或一詩數章止取一二
則筆其首句以志王公之去取大觀戊子七月八日會稽華鎮題方丘先

生集題杜甫詩本。　子美詩兩帙吾褚中舊藏兩客東南往返四萬里此
書無一日不在几案官蜀津之一年即失其一來天彭復得之已壞數板
矣仍緝而新之其既失而復得者抑自有數耶此細字過目宛如十餘年
前不改此書之未忍棄哉而復歸耶黃長睿集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瀛曹趙来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
古精舍中避暑於瀛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録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
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推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
此爲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
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
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草堂集蔡夢弼杜工部
草堂詩箋跋。　少陵先生博極群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
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真
機矣判藏規諫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
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况我國家
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
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

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
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
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
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
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
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
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
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
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
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
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
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
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太宋嘉泰天開
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又胡宗愈草堂詩碑
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
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

爲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湖。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闃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守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東觀餘論杜子美詩箋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及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葢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時所作也。葢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邑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葢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黃庭堅豫章集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拏扁舟。蹴犍爲。略陵雲。下郭駝。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募善工。約以丹稜之麥三食新而畢。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眞磊落人也。清江三孔集書杜子美哀江頭詩後。 昔唐文宗嘗誦杜甫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於是曲江四面爲行宮臺殿以壯之。其篤信于美詩至於如此。嘗竊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弱。而風雅幾絕。至唐之諸公。磨濯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于開元天寶之間。既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苦。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緣不聾。暗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沒。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爲改易。不允之於政事。惟嬉遊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美之意哉。吾於斯見子美之窮。已死而猶不遇也。余固喜詩。頗以子美爲詩者。又嘗誦其哀江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覩詩如文宗者不爲知子美也。 注杜詩文獻通考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劒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王滹南先生集跋注杜詩。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眞。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

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爲無狀。道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甥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數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頻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王季友詩　文獻通考：王季友集一卷。　陳氏曰：唐王季友撰。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杜詩所謂酆城客子王季友者，意即其人也耶。

岑嘉州詩　文獻通考：岑嘉州集八卷。　陳氏曰：唐嘉州刺史南陽岑參撰，文本之曾孫，天寶三載進士，爲補闕、左史、郎官，與杜甫唱和。

李嘉祐詩　文獻通考：李嘉祐詩二卷。又集一卷。　陳氏曰：唐台州刺史李嘉祐從一撰，天寶七載進士，亦號臺閣集。李肇稱其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取之以爲七言。今按此

集無之。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爲秘書正字，表、台二州刺史，善爲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郎士元詩　文獻通考：郎士元詩一卷。　晁氏曰：唐郎士元，字君冑，中山人，天寶十五載進士，爲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無詩祖行，人以爲愧。

包佶詩　文獻通考：包佶集一卷。　唐史藝文志：何、佶皆包融之子，兄弟齊名，世稱二包。融與儲光義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湘、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王府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者。陳氏曰：唐秘書監包佶，選天寶六載進士，光何後一年。

錢考功詩　文獻通考：錢考功集二卷。　晁氏曰：唐錢起，徵之父，吳郡人，天寶中舉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攝衣從之，無所見矣。及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主文李暐深嘉之，擢至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與郎士元齊名，時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韓翃詩　文獻通考：韓翃集五卷。　晁氏曰：唐韓翃，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進士，淄青侯希逸宣城李勉繼辟幕府，鐵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於中書舍人。翃詩興致繁富，朝野重之。陳氏曰：翃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李壁雁湖集跋唐韓翃詩後。　嘗觀唐德宗擢韓翃事，唐於是失政矣。天官之重而輕以用之如此，好事者顧以爲美譚，何哉。翃此詩未爲甚佳，又以爲坡所書，吾疑之。

顧況詩　文獻通考：顧況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江東進士，善爲歌詩，性詼諧。德宗時柳渾輔政，以秘書郎召。況善李泌，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遷著作郎。及泌卒，有調笑語，貶饒州司戶卒。集有皇甫湜序。　陳氏曰：湜嘗言吾自爲顧況作序，未嘗許他人，況在書蓋爲人推重也。集本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六

二支

詩

諸家詩目二

韋應物詩文獻通考韋蘇州集十卷。陳氏曰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三衛後作洛陽丞京兆府功曹知滁江二州召還或娟其進媒孼之出爲蘇州刺史詩律自沈宋以後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雖音韻諧婉屬對麗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韓子蒼曰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故其逢楊開府詩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云云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以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徐師川云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劉須溪集韋蘇州詩序。　詩難評觀詩亦復未易憶與陳俞舜卿誦韋蘇州一二語高處有山泉極品之味共恨未見全集偶郡有京遞舜卿附急足半月得之報予共讀中讀數首輒意倦再看復然復取前選語視上下殊不逮因不敢復論予後得此本臥起與俱久而形神相入欲就舜卿語而故人不可得矣令人嘗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政爲無謂惟未嘗齋舉諸生時列坐共受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全集若此無數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如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正似不著一字坐見魂銷遺送無一事松風入南軒此起此結復在比興之外豈可以心力爲之蘇州五字已多即他鄉到是歸是他人幾許造次能道及其春容若佳人亦甥手再往令不同其含情欲訴乃在數字之後風瀁意傷春池寒花斂夕棲慷眼景影折如此又豈更道哉後來非無富健如古文痛快如口語者亦猶唐書瘦硬宋帖跌宕望而可愛然去八法愈遠王濛在諸作中寂寞拙然簡淡別有風韻者以其未失八法也蘇州佳致不數二謝獨不知有學韋詩如濛帖者否皎然空學其外未得其內陵陽文集題韋蘇州詩。　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似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述歟云云

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絶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豪氣未除就令見之亦必能愛乃知學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　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李端詩文獻通考李端司馬集三卷。　晁氏曰唐李端趙州人大曆五年進士爲校書郎卒官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招納士類故端等皆客之嘗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歎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　盧綸詩文獻通考盧綸詩一卷。　晁氏曰唐盧綸與韋應物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　李益詩文獻通考李益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益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劉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爲集賢殿學士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暴其獻濟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賀齊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今集有從軍詩五十首而無此詩皆其放逸多矣。　陳氏曰益寧相揆之族子舊史本傳指其少有癡疾防閑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扃門之誚聞於時故時謂之妬癡爲李益疾按世傳霍小玉傳所謂李十郎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者即益也舊史所載如此豈小玉將死訣絶之言果驗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爲此說以實之也。　韓愈詩文獻通考韓昌黎集四十卷黃庭堅豫章集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又舟中敖兀無以爲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又書。　眉山石信道請余書符讀書城南將鐫諸家塾以爲後生學家之器其意甚美故爲之書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此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奬之功異趣而同歸也黃口小兒得食未知飢飽而使之談天人之際此何異孺子學步遂責之佩玉中和鸞采茨哉信道歸刻之勿疑空復讓食之論可也。　又書贈孟東野詩後　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夭故書孟東野詩遣之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

覺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
文意乃是涅槃中佛語爾退之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成大儒者其佛
能信矣乎唐仲友說齋集辨元和聖德詩　韓公元和聖德詩序曰東定
青徐積年之叛按新書本記貞元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
愔自稱知軍事建封傳愔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
武寧請定其叛可也淄青李師古以元和元年閏月壬戌卒其弟師道自
稱留後憲宗以方討劉闢含垢授之其後擅還卒抵壽春欲援蔡遣客燒
河陰漕院賊宰相武元衡傷中丞裴度遣盜嘉珍門察反東都盜斬建陵
戟又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懼遣使歸命蔡平猶遷撓不朝卒用大師一
年而後平之乃元和十四年也詩作在平劉闢後謂定積年之叛殊不可
曉豈以師道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亦足爲小定耶公書法謹嚴
未詠師道意不應遽以爲定識者當能辨之　孟郊詩文獻通考孟東野
詩集十卷　晁氏曰唐孟郊東野湖州人貞元十二年進士調溧陽尉辟
爲興元參謀卒郊少隱嵩山性介寡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爲詩有理致
然思苦澁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張籍謚爲貞
曜先生集宋次道重編先時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

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
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秩雜錄之家家自異次道總拾
遺逸摘去重複若體製不類者得五百十一篇四十聯句不與焉又讚二
書附于後郊集於是始有完書　穎濱蘇氏曰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
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郊
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
死而李觀盛稱之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郊異矣　朱倣詩文獻通考
朱倣詩一卷　晁氏曰唐朱倣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嗣曹王皐鎮江
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長孫佐輔詩文獻通考長孫佐
輔集一卷　陳氏曰唐長孫佐輔撰按百家詩選云德宗時人其弟公輔
爲吉州刺史往依焉當必有所據也其詩號古調集　柳子厚詩文獻通
考柳宗元詩一卷　陳氏曰唐柳宗元撰子厚詩在集中與王摩詰韋蘇州
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古律絕句總一百四十五篇在全集中不便於觀
覽因抄出別行黃庭堅豫章集跋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予友先王觀
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

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
龍脈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
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
也元遺山集跋龍岩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岩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
有歛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惟其在有
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蘇東坡集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
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
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
一日書　張籍詩文獻通考張籍詩集五卷　晁氏曰唐張籍文昌和州
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終國子司業籍姓狷急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
元和中與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之謂之元和体一本號三卷　陳
氏曰張洎所編錢公輔名木鐸集與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無者凡一
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且考訂其爲吳郡
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續又得木鐸集凡他本所無者皆附其末　王建
詩文獻通考王建集十卷　陳氏曰唐陝州司馬王建仲和撰建長於樂
府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歷官昭應縣丞太和中爲陝州司馬尤

長宮詞在集中第十卷錄出別行　漁隱叢話余聞王建宮詞選其佳者
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
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冷
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並杜牧之詩
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
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朝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或云元
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
舊跋王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
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相譏戲
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
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
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
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傚此体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也
李賀詩文獻通考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賀長吉鄭王
之孫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聞之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

軒過。二人大驚。年二十七終協律郎。賀詞尚奇詭。爲詩未始先立題。所得皆驚邁。遠去筆墨畦逕。當時無能傚者。樂府十數篇。雲韶工合之絃管。云或說賀卒後。不相悅者盡取其所著投圊中。以故世傳者不多。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鉉頗選載文粹中。唐杜牧樊川集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

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盧仝詩文獻通考　盧仝集一卷。　晁氏曰。唐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唐史稱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按其詩云。元和庚寅。蓋五年也。憲宗遇弒在十五年。後十歲也。豈追托庚寅歲事爲詩乎。不然則史誣也。後死於甘露之禍。　陳氏曰。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曲。小婦吟。有所思。諸篇。婉孌媚麗。治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慶曆中有韓盈者爲之序。川本止前二卷。

胡如塤月蝕詩書。　唐盧仝居洛城之玉川。自號玉川子。舊史無傳。新史不載其事。韓愈作詩寄之。謂其宰相未許。然不仕。則其人可知矣。有玉川集行於世。月蝕詩。蓋憲宗元和五年所作也。新史謂其詩譏切元和逆黨。洪興祖作韓愈年譜。及胡仔漁隱叢話。皆謂新史之誤。蓋元和十五年。憲宗方遇弒。此詩不容先時而作也。然五臣註韓文年譜。載江子我之說曰。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垍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重。又往往出於閩嶺。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宦官也。玉川詩固不爲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者言之。必須指之爲元和逆黨。是以不免後人之議也。今攷玉川之詩。其始雜陰陽老子之說。而專指蟆精之罪。其中極言蟆精之罪。而深詰衆星不救之姦。其終則不以衆星之原赦爲幸。而以一蟆之獨誅磔爲喜也。蓋蝦蟆以微物托於月。而爲月之害。正猶宦官以微類托於君。而爲君之害。東坡云。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之烏。此因俚說以寫意。然戰國策曰。日月彤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高矣。子我之言正此意也。况憲宗即位之初。宦官吐突承璀最爲得志。至封國公。而詩中所謂鄭定進之死。亦承璀之罪。承璀固閹人。而傳中又載當時諸道歲進閹兒。閩嶺最多。後皆任事。時人謂閩爲宦官區藪。則子我之言。信得之矣。新史謂其譏切元和逆黨。蓋亦表玉川之先見。而傷其禍之卒至於此

耳。不然篇首明年新天子即位五年。宋景文公豈至誤指爲末年事邪。玉川集中別有一月蝕詩云。東海出明月。清輝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兔至奇絕。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缺。頗柰蝦蟆兒。吞我芳桂枝。窺我明鏡潔。爾乃痕翳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無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辭意尤簡嚴。因并錄於此。　又序。　詩何爲而作乎。其有美刺乎。無與乎美刺而言詩。君子所以嘆後世之不古也。以盛德成功而有頌。以異政殊俗而有變風變雅。大序言之詳矣。然功之成。德之盛。寫之聲歌。播之金石。時君世主何怨焉。政之異。俗之殊。則下之人嗟嘆之。諷誦之。而上之人往往不樂聞之。詩之作始有不難於美。而難於刺者矣。故詩之言六義。以比興賦與風雅頌兼言之。蓋托物以寓意。有隱然之規。而無扞格不可堪之辭。古詩之流。惟離騷庶幾乎風雅之變也。唐文章起八代之弊。若中興頌聖德詩。平淮雅。可謂善於美者。茅屋歌。杜鵑行。求柱霆車詩。則亦善於刺者也。惟玉川子月蝕詩。卓然獨見於當時。而百世之下。讀之者爲之興起。豈特其畦逕之絕。聲韻之豪。足以聳觀聽哉。慟天眼之翳。而憤蟆精之妖。詰海冥之姦。而干天皇之誅。其風刺之忠誠。蓋有真得於古者矣。宋景文公修新

史猶能以意逆志而謂其識切元和逆黨蓋傷其志之不獲伸使其禍兆於元和之初而熾於元和之末也余嘗紬繹其詩愛其殖風雅之根擷離騷之膏而銖較而寸量之其感傷變異則十月之交同一宏規其排擊星宿則維天有漢同一微意閔黙要而斥董秦猶所謂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也留北斗以相北極猶所謂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也屈反顧以流涕而玉川涕泗下馬屈長跪以數極而玉川心禱再拜馬寄小心風之詞非後飛廉使奔屬之詞乎越排閶闔之句非倚閶闔而望予之句乎與皐陶一問之說又非指蒼天以爲正命皐陶使聽直之說乎昌黎予之而東坡復予之二公非妄許可者也余猶病其貫穿之不易窮而句讀之猝難理暇日因考訂之以玉川本集及文粹爲祖不得已則以韓集所附及觀瀾文所錄參定之間亦以已意正其訛舛然者三復以還僅得其十之七八因編以授之童孫且序其說圖其象而冠之篇首其間闕疑以俟君子嗚呼有唐宦寺之禍基於元宗之賞力士識者憂之蓋久淯淯不息將成江河憲宗始初之清明玉川蓋有望焉使此詩而獲用則元和末年之事不復見矣至甘露之禍而玉川亦爲之不免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嘉定庚午盧陵福塘胡如塤伯和序。 又孫士彪題。 讀胡伯和所注玉川子月蝕詩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杜子美所謂更覺良工心獨苦豈伯和之謂耶前筆但能誦此詩已見賞異況章分指別鉤玄探秘用力如許哉余聞伯和之父至文好修篤學著書滿家鄉人尊之曰孝友先生民齋謝公嘗銘其墓比之以河汾王氏余竊以爲伯和可謂於至文爲孝子於玉川子爲忠臣嘉定癸酉臘臨川李氏書于長沙帥治之廣洛軒先大父冰壺先生嘗書不停披多所訓釋月蝕詩蓋晚年所註也家君在義欄嘗廣其傳矣尚恨家無刋本欲鋟梓以壽其後嘉熙丁酉冬至後五日孫鄉貢進士彪題。 劉乂詩文獻通考劉乂詩一卷。 晁氏曰唐劉乂少嘗任俠殺人後更折節讀書善歌詩客韓愈門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李賀右歸齊魯不知所終今集二十餘篇不載二詩。 陳氏曰凡二卷又附見新史韓愈傳不知何處人其冰柱雪車二詩狂怪誠出盧仝右然豈風人之謂哉。 楊巨源詩文獻通考楊巨源詩一卷。 晁氏曰唐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第進士爲張弘靖從事自秘書郎擢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出爲鳳翔少尹復召除國子司業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躰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詠不輟年老成疾嘗贈弘靖詩叙其世家云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時人稱之年滿七十丐歸時宰惜其去以爲其鄉

少尹不絕其祿太和以官壽卒。 陳氏曰凡五卷按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蓋自司業爲少尹稱其都少尹者乃其鄉里也藝文志乃云太和河中少尹誤第三卷末二十餘篇有目無詩。 武元衡詩文獻通考武元衡臨淮集兩卷。 晁氏曰唐武元衡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二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劍南節度八年復秉政明年早朝遇盜害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舊有臨淮集七卷此其二也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唯高適宦達詩工者唯元衡 陳氏曰初用莆田李氏本傳錄後以石林氏本校益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川本作二卷。 張碧詩文獻通考張碧歌詩集一卷。 陳氏曰唐張碧太碧撰藝文志云貞元時人集中有覽貫休上人詩或勸入之也。 羊士諤詩文獻通考羊士諤詩一卷。 晁氏曰唐羊士諤貞元元年進士第順宗時爲宣歙巡官王叔文所惡貶汀洲寧化尉元和初李吉甫知獎擢監察御史掌制誥嘗出爲資州刺史。 陳氏曰竇群引士諤爲御史共傾李吉甫。 鮑溶詩文獻通考鮑溶詩五卷。 晁氏曰唐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集中有別韓博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應一顆珠蓋退之所嘗推激也張爲謂溶詩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曹子固亦愛其詩以史館本及歐公所藏互校得二百三十三篇今本有一百九十二篇餘逸。 南豐曾氏曰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且著其大旨以傳焉。 賈島詩文獻通考賈長江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島浪仙詩共三百七十九首唐書稱島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後從韓愈遂去浮屠舉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謫長江主簿會昌初終普州司倉參軍今長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墨制大中宣宗年號與傳不合攄言又載武帝時謫去尤差誤。 陳氏曰韓退之有送無本詩即其人也後返初服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會昌初以普州參軍卒

本傳所載如此。今遂寧刊本首載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
養疾關外。今卻携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
人。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與傳所稱飛謗不同。蓋
宣宗好微行。小說載島應對忤旨。好事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著
訓詞首稱奏卿風狂。尤爲好笑。當以本傳亦據其墓誌也。唐貴進士科。故
誌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謂鄉貢進士。不得上州刺史。
則簿尉固宜謂之責授。欲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
早耳。　姚合詩文獻通考姚少監集十卷。　晁氏曰。唐姚合也。崇曾孫。以
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舉進士。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監
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歷金杭二州刺史。爲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
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秘書監。世號姚武功云。　陳氏曰。川本卷數
同編次異。　李涉詩文獻通考李涉歌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涉。渤之弟
也。早從陳許辟。一再謫官夷陵。大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清溪子。渤三詩
附。　雍陶詩文獻通考雍陶詩五卷。　晁氏曰。唐雍陶國鈞。大和八年進
士。大中六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　李紳
詩文獻通考李紳追遊昔集三卷。　晁氏曰。唐李紳公垂也。亳州人。元和
元年進士。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爲翰林學士。累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
同時號三俊。追遊昔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謂起梁漢歸諫署。升翰
苑。及播越荆楚。喻嶺嶠。上高安。移九江。過鐘陵。守滁陽。轉壽春。留洛陽。廉
會稽。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開成戊午八月自爲之序。　陳氏曰。皆平生
歷官及遷謫所至述懷紀遊之作也。余嘗書其後云。讀此篇見其飾志矜
能。夸榮殉勢。蓋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　溫庭筠詩文獻通考溫庭筠
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宰相彥博之
裔。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辭。爲行
塵雜。由是累年不第。終國子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
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忤時相令狐綯。終
於斥云。　張祜詩文獻通考張祜詩一卷。　晁氏曰。唐張祜字承吉。清河
人。樂高尚客淮南。杜牧爲度支使。善其詩。嘗贈之詩曰。何人得似張公子。
千首詩輕萬戶侯。嘗作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
句。大中中。果終丹陽隱舍。人以爲讖云。　許渾詩文獻通考許渾丁卯集
二卷。　晁氏曰。唐許渾字用晦。圉師之後。大和六年進士。爲當塗太平二

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
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爲名。賀鑄本跋云。按渾自序集
三卷五百篇。世傳本兩卷。三百餘篇。求訪二十年。得沈氏曾氏本。并取擬
玄天竺集校正之。共得五百四十四篇。予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皆在。然
止兩卷。唐藝文志亦言渾集兩卷。鑄稱三卷者誤也。　陳氏曰。丁卯者。其
所居地有丁卯橋。蜀本又有拾遺二卷。　薛瑩詩文獻通考薛瑩集一卷。
陳氏曰。唐薛瑩撰。號洞庭集。文宗時人。集中多蜀詩。其曰壬寅歲者。在
前則爲長慶四年。後則爲中和二年。未知定何年也。　薛逢詩文獻通考
薛逢歌詩二卷。　晁氏曰。唐薛逢陶臣。河東人。會昌元年進士。終秘書監。
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與楊收王鐸同年登第。而逢文藝最優。收作
相。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
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二人皆怒。故不見齒。　趙嘏詩文獻通
考趙嘏渭南詩三卷。　晁氏曰。唐趙嘏承祐也。會昌四年進士。終渭南尉。
杜紫微讀其早秋詩云。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謂之趙倚
樓云。　薛許昌詩文獻通考薛許昌集十卷。　晁氏曰。唐薛能字大拙。汾
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大中末書判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
從事。李福鎮滑。表署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蜀。奏以
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造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
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帥咸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
元年。徐軍戍溵水。經許。能以軍懷舊恩。館之城中。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
乘衆疑怨。逐能據城。自稱留後。因屠其家。能政嚴察。絕私謁。癖於詩。日賦
一章。晚節惑浮屠法。奉之唯謹。然資褊傲。故佻輕以忤物。及爲藩鎮。尤易
武吏。嘗命其子屬橐鞬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與渠銷災咎云。　容
齋洪氏隨筆曰。能晚唐人。詩格調不甚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荔枝詩
折楊柳十詩序可見。而所作皆無過人。又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
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自註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
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其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
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
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後村劉氏曰。能自稱許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

其詩文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恣凌忽債軍殺身其
材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　李群玉詩文
獻通考李群玉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群玉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
專以吟詠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遒健好吹笙美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
止裴休廉察湖南延郡中大中八年来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
文館校書郎集後附其進詩表并除官制太平廣記所載黃陵廟事甚異
其絕句在焉　陳氏曰裴休以處士薦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
詩　鄭嵎詩文獻通考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晁氏曰唐鄭嵎字賓先大
中五年進士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嵎開成中過之聞逆旅主人道承平
故實明日馬上裁刻成長句一千四百言自有序云　陳氏曰或作愚者
非也愚嘗爲嶺南節度好著錦半臂非此鄭嵎　李郢詩文獻通考李郢
端公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郢楚望也大中十年進士詩調清麗居餘杭
疎於馳競爲藩鎮從事兼侍御史　陳蛻詩文獻通考陳蛻詩一卷　晁
氏曰唐陳蛻未詳其行事集有長安十五詠自序云蛻生長江淮間以詩
句從賦僅十餘年矣今我后撫運澤及四海蛻復得爲太平人云云孟蘭
代聞人也　柳郯詩文獻通考柳郯詩一卷　晁氏曰唐柳郯集有與李

端虛綸筆相酬贈詩大曆間進士也　斷金詩集文獻通考斷金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貴顯所唱和詩也後逢吉卒楚編
次之得六十餘篇裴夷直名曰斷金集爲之序　孟遲詩文獻通考孟遲
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遲字叔之平昌人會昌五年陳商下及第　司空
圖詩文獻通考司空表聖集十卷　陳氏曰唐兵部侍郎司空圖表聖撰
咸通十年進士別有全集此集皆詩也其子永州刺史荷爲後記　林寬
詩文獻通考林寬集一卷　陳氏曰唐林寬撰與李頻許棠皆同時集有
送二人詩　鄭谷詩文獻通考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　晁氏曰唐
鄭谷字守愚宜陽人光啓三年擢高第遷右拾遺歷都官郎中乾寧四年
歸宜春卒于別墅其集號雲臺編者以其居從華山下觀居所編次云谷
詩爲思頗切於理而格韻凡猥語句浮俚不競不爲議者所多然一時傳
諷號鄭都官而弗名也　歐陽氏詩話曰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
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
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　周朴
詩文獻通考周朴詩二卷　唐處士周朴撰歐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
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

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
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
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文苑英華林嵩撰周朴詩集
序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海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
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金馬門蹴躇宣尼戶乾符七年閩城
殞賤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
干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鸞鳳屈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聾瞽不重
高傲縱逸林巒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
還蓬門蘆戶不庇風雨給不抗歡不變姿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
到處只閉戶逢君便是圖閑之衆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
奇君之詩召而不住或曰達察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
固不住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構假之牒見累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
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于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
聯一句得必驚人未脫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棲浩亭人也與先生善據拾
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攜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
之文與方干齋集並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傳桂投疑作枝文非所業但

直舉其美文醜作者　韓偓詩文獻通考韓偓詩二卷香奩集一卷　晁
氏曰唐韓偓致光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
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朱全忠怒貶濮州司馬榮懿尉天祐初挈族依
王審知而卒香奩集沈括筆談以爲和凝所作凝既貴惡其側艷故諉稱
偓者或謂括之言妄許彥周詩話葛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
香奩集麗而無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
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勤不得也　石林葉氏曰偓在閩所
爲詩皆手自寫成卷嘉祐間裔孫奕出其數卷示人龐穎公爲澧默奏之
因得官特文氣格不甚高吾家僅有其詩百餘篇世傳別本有名香奩集
唐書藝文志亦載其辭皆閨房不雅馴或謂江南韓熙載所爲誤以爲偓
若然何爲錄於唐志乎熙載固當有之然吾所藏偓詩中亦有一二篇絕
相類豈其流落亡聊中姑以爲戲然不可以爲訓矣又曰韓偓傳自貶濮
州司馬後載其事即不甚詳其再召爲學士在天祐二年吾家所藏偓詩
雖不多然自貶後皆以甲子歷歷自記其所在有乙丑年在袁州得人賀
復除戎曹依舊承旨詩即天祐二年也昭宗前一年已弑蓋哀帝之命也
末句云若爲將朽質猶擬杖於朝固不往矣其後又有丁卯年正月聞再

除戎濟依前充職詩末句云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魚艇且餔糟天祐四年也是書兩召皆辭唐史止書其一是歲四月全忠篡其召命自哀帝之世自後復召則癸酉也南安縣之作即梁之乾化二年時全忠亦已被弑明年梁亡其兩召不行非特避禍蓋終身不食梁禄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不能少發明之也　張蠙詩文獻通考張蠙詩一卷晁氏曰僞蜀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爲校書郎櫟陽尉犀浦令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書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之問知蠙句給札令以詩進蠙以二百首獻衍頗重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賜白金而已蠙生而頴秀幼能爲詩作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來之句爲世所稱　王貞白詩文獻通考靈溪集七卷　陳氏曰唐校書郎上饒王貞白有道撰乾寧二年進士其集有自序永豐人有藏之者洪景盧得而刻之詩雖多在一時儕輩未爲工也　盧延讓詩文獻通考盧延讓詩一卷晁氏曰僞蜀盧延讓字子善也范陽人唐光化九年進士朗陵雷滿辟滿敗歸王建及僭號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終刑部侍郎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蹈襲大奇之　牛嶠詩

文獻通考牛嶠歌詩三卷　晁氏曰僞蜀牛嶠字延峰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爲歌詩輒効之　周賀詩文獻通考周賀集一卷　陳氏曰唐周賀撰嘗爲僧名清塞後反初故別本又號清塞集　晁氏曰清塞字南卿詩格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爲杭因携書投謁合聞其誦哭僧詩云凍須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爲周賀云　李洞詩文獻通考李洞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爲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誚其僻澁不貴其奇峭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　陳氏曰與張喬同時稱餘杭明經潘照載編　曹唐詩文獻通考曹唐詩一卷　晁氏曰唐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感通中爲府從事卒作游仙詩百編或靳之曰堯賓嘗作鬼詩唐曰何也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乃大哂今集中不見然他詩及神仙者尚多　陳氏曰唐有大小游仙詩　任藩詩文獻通考任藩集一卷陳氏曰唐任藩撰或作翻客居天台有宿哈禎山絶句爲人所稱今城中巾子山也　後村劉氏曰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宋島

已歸樹於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千百首而無一可傳者　方干詩文獻通考方干詩集一卷　晁氏曰唐方干字雄飛欽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隱鏡湖上徐凝有詩名一見于器之授以詩律其貌寢陋又兔闕而喜凌侮嘗謁廉帥誤三拜人號方三拜將薦于朝而卒門人謚玄英先生其甥楊弇與孫郃編次遺詩王贊爲序郃又爲玄英先生傳附　王德輿詩文獻通考王德輿詩一卷　晁氏曰唐王德輿集有次韻和鄭畋詩知其懿僖間人也　沈彬詩文獻通考沈彬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沈彬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居高安集中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詩書末三人皆在蜀疑其同時避亂嘗入蜀云上李昇山水圖詩在焉　熊皦詩文獻通考熊皦屠龍集五卷　晁氏曰晉熊皦後唐清泰二年進士爲延安劉景岩從事天福中説景岩歸朝擢右司諫坐累黜上津令集有陶穀序陳沆賞皦早梅云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曰太妃容德於是乎在　陳氏曰集中多下第詩蓋老於場屋者　杜荀鶴詩文獻通考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兆氏曰唐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爲詞句切理宣州田頵重之嘗以牋問至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恃勢侮易搢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有顧雲序荀鶴

自號九華山人　陳録作三卷　幕府燕談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日高之句此句或公詩話以爲周朴詩　詠史詩楊龜山集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種學績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多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皐陶之爲臣相與都俞顧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明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冀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書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周於闤闠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君子之以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遒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黄文獻公集徐氏詠史

詩後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篇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首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寓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之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感於心莫不爲之發憤空嚮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沖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來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朽謂其盡爲後序其編輯先師朱子感興之作絜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也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不翦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鑒字東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衍宗式秋聲集題柯提幹詠史詩　詩自蘇李而降爲曹劉爲顏謝顏謝已失之纖巧矣降是已下泛不古若孔聖刪詩存者三百五篇豈特以其辭章之美而爲聲歌之備哉禮義所止風化所關誦之者有所感發則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生渙然鄙悖之氣釋錄其美刺審其得失則爲國者知所以恐懼修省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後之爲詩者研一韻以爲工衒一語以爲巧華靡相先浮誇取勝徒務竊區區之名而無補於世教前代論者以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譏之而謂之淫辭破典可以其說爲非與若夫即前史紀述古人出處云爲而覈其邪正是非臧否或因已著之詳或究未發之蘊而斂之章句蒐筆削於隻字剪繁蕪於片辭良善代惡而情辭隱適言足勸懲則豈不愈於雕鏤物象娛弄光景者哉今愚柯君出示詠史百絕其間去取固雖有當否而言議要不乖乎正毫端乎奪清風激揚可使德人節士益自奮厲而頑懦之夫以兼以立是豈泛泛之吟可同日語邪竊聞續筆四倍其加多胡曾當肆易下風矣恨未及篇求焉此編披玩已久歎尚之餘爰書此以俟歸之篇勝仲丹陽集跋胡待制白体詠史詩　閱史者病文字閒闊不能博記閱奧之士則能記矣又未必能習復品藻以裨史闕而示勸戒故士以史學著稱者幾希新安胡公汝明自其先君子以奄貫衆史聞搢紳故公目濡耳染有獨見洽聞之譽所論著甚富間以餘意爲詠史三百篇而所存者什四數千載間臣主行事出新意以涇渭之迥超衆儒議論之表信一代之佳筆也昔之風人固多詠史若謝宣遠之賦子房左太沖之述荊軻曹子建之賦三良盧諶之賦藺相如皆辭贊而意寡至若立己意以稱貶然若傾五河而不出二十八字非老於文學者能之乎公自御史府南欄出帥方面推移數道諳練兵法遭時艱危慷然有狂起傳介子之志而閫外之寄未顯其用故小詩中每致意焉紹興甲寅偶同寓寶溪家示詩編俾題其末既熟觀而歸其書胡氏　羅隱詩文獻通考羅江東集十卷　陳氏曰唐羅隱昭諫撰　劉滄詩文獻通考劉滄詩一卷　晁氏曰唐劉滄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詩頗清麗句法絕類趙嘏　曹松

詩文獻通考曹松集一卷　晁氏曰唐曹松夢徵也舒州人學賈島爲詩天復元年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號五老榜時以新平內難聞放進士喜特勅授校書郎而卒　陳氏曰別本與印本互有詳略但別本大遊仙十三首乃曹唐詩也　羅虬詩文獻通考羅虬氏紅兒詩一卷　晁氏曰唐羅虬撰皇朝方性夫註虬詞藻富贍與其族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綵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詰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絕句詩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艷盛行於世　唐彥謙詩文獻通考唐彥謙鹿門詩一卷　晁氏曰唐唐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中和王仲榮表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仲榮遇害貶漢中掾興元楊守亮留署判官遷副使閬壁刺史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推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体類之世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生有薛廷珪序後村劉氏曰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鎸對偶然亦如一杯三尺之聯借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

雖工而佳句可録者殊
少宜爲歐公所厭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　二支

詩　諸家詩目三

唐詩文獻通考唐詩三卷陳氏曰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裹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王景初蘭軒集唐詩序詩緣情而作情感物而動其淺深高下則係於王澤之厚薄風俗之淳漓矣故三百篇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敦柔潤澤雍容紆餘極於忠厚而後止有以見王澤之厚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天理全焉自王澤一斬於東遷之季詩亡而出於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則不以古今而存亡也楚之騷漢之謠魏晉六代之篇章其皆詩之變已惟其世道愈下是以正音愈衰故韓昌黎譏之曰其聲清以淫其節數以急有由然矣唐興三百年用文治雄才大筆其氣高接乎三代而其詩律精切尤非他文之比是以後世宗之而無改焉今所選近四百篇專取七言四韻若夫星日之相輝雷霆之相薄江河之相盪造化之相推吁至矣哉雖然本盛而末茂源深而流長推而正者詩人之實才而辯者詞人之華去古益遠余姑無望其王

澤之厚風俗之醇至於仁義以養其心忠孝以作其氣國風雅頌以正其情離騷九歌以深其思要當先此而後彼有志之士試相與求之牧萊脞語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挾奇或瞬若氷霰或賦若瑚璉或蒼古若嚴柏或眩恠若海濤或綺麗縝密若廁帳流蘇千載而下嚅嚌涵泳竟莫闚其藩世人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語晚唐又別是一種一代制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豪韓贍韋澹柳道白通俗杜渾成果果行世户刻人誦它有長篇短聯擅長吟風浩如煙海編綴類刋人自爲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各爲一大家數劉將孫養吾集唐詩序慮數百家往往特中唐以後所傳荆公因宋次道家本選之稱百家固未備世謂三司吏人亂揀貼非初本先君子須溪先生點校熟復疑荆公別有選者然唐詩浩繁雜襲得此本讀之者亦勝如盡讀諸集也嘗見荆公集句凡唐詩中閑篇剩語用之如其想見此老冐次諸家美惡爛然何不畢具亦何待篇章反復去取如吾等今所觀哉古人賦詩猶斷章見志無不可以取節況大宗師之所識鑒雖未免失真然豈無什四五存者選文章難詩尤難評得選意選得作意愈難選者各自有意衆共稱好者作者或不謂然人見之無味而中有可感者乃

倍覺深長固有本語本意若不及此而觸景動懷別有激發于當以此通
於古今之評論如有感也何獨唐詩然哉三百篇經聖筆然謂無所遺不
可謂尚有可删亦可論未有定也此本經先子論訂提撥特欲以啓後學
亹亹之機古雲諱見心詩稱能品先子深賞愛之已而名士刻雅南者多
選其作取吾家荊公選詩本刻之寄聲爲序予懼夫覽者徒能疑於是編
乃上下論之非曰辯其不然聊以廣或者之意雖不必如荊公所謂觀此
而足抑以此選此評而觀唐詩不亦可哉趙子昂文集左丞郝公注唐詩
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名何譬之於樂其猶鼓
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
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書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章布之學
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奥以爲之傳可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
出異書公悉具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
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
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
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
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
意也耶公命爲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裴說詩文獻通考裴説集一
卷。 陳氏曰唐裴說撰天祐三年進士狀頭唐蓋將亡矣說後爲禮部員
外郎世傳其寄邊衣古詩甚麗此集無之僅有短律而已非全集也其詩
有避亂一身多之句。 劉德仁詩文獻通考劉德仁詩集一卷。 晁氏曰
唐劉德仁公主之子長慶中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者開成後昆弟
皆居顯仕獨自苦於詩舉進士二十年竟無所成嘗有寄所知詩云外族
帝王恩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又卒詩僧棲白以絶句弔
之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
始銷。 邵謁詩文獻通考邵謁集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生曲江邵謁撰
集後有胡賓王者爲之序言其没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殆若今世請
大仙之類耶温庭筠牓國子監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
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謡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灯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
牓示衆人不敢獨専華藻並仰牓出以明無私仍請中堂并牓禮部咸通
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温庭筠牓。 胡賓王序。 邵謁韶州翁源縣人少傳
聞爲縣廳吏客至令怒不搘床逐去遂截髻著縣門發憤讀書書堂距縣
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音髮苦吟孫是工古調尋抵京

師隷國子時温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牓前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已而釋
褐後赴官不知所終他日縣民祠神者持幘自舞鈴忽自稱邵先輩降即
日邵先輩異時號工歌詠者能强爲我賦詩乎以爲巫偶妄言意欲苦之
耳巫略不經思即成二十八字詞韻凄苦雖老筆不逮鄉老中曉聲病者
至爲感泣咨嗟噫嘗鍾儀操土風激主前之戀今邵子託巫語啓歿後之
思異時同契有足悲者今録其詞附之卷末安定胡賓王序。 李仁用詩
文獻通考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陳氏曰唐李仁用撰其八世孫兼孟達
居宛陵亦能詩嘗爲台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誠齋序略曰推官公
詩如見後卻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明月千嶓
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卻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
如雲藏山色精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問先爲落
聲愁蓋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
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歡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惨戚之感
於笑談方懌之後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孰謂其果弦絶歟。 黃御史
詩文獻通考黃御史集。 誠齋序略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黃
公之詩尤奇如聞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
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
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
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
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而後御史公之
文復傳於二百年之後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爲四門博
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 劉商詩文獻通考劉商胡笳十八拍一卷。 晁
氏曰唐劉商撰漢蔡邕女琰爲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爲歌遂翻爲
琴曲其辭古淡商因擬之以叙琰事盛行一時商彭城人擢進士第歷臺
省爲郎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渚世傳其仙去。 李雄詩文獻通考李雄鼎
國詩三卷。 晁氏曰後唐李雄撰雄洛陽人莊宗同光甲申歲遊金陵成
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李有中詩文獻通
考李有中詩二卷。 晁氏曰南唐李有中嘗爲新淦令與水部郎中孟賓
于善賓于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賓于晉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中有
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月詩云乾坤一夕雨
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 劉一詩文獻通考劉一集一卷。 陳氏曰
似唐末五代人藝文志不載其詩怪而不偉亦不工。 釋皎然詩文獻通

考皎然杼山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皎然，字清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攻篇什，德宗詔録本納集賢院。集前有于頔序，并贈晝上人詩。　陳氏曰：顔魯公爲刺史，與之酬倡。其後刺史爲作集序。所居龍興寺之西院，今天寧寺是也。又嘗居杼山寺，在妙喜。　唐史藝文志：顔真卿爲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原，預其論著。貞元中，集賢御書院取其集藏之。　石林葉氏曰：唐詩僧皎然居湖妙喜，今寶積寺是其故廬。自言謝靈運後，詩祖其家法，自許甚高。顔魯公爲守時，與張志和、陸鴻漸皆爲客，意其人品亦必不凡。吾嘗至妙喜訪其遺跡，無復有，但山顛墳存耳。其詩十卷尚行於世，無甚令人喜者，以爲優於唐詩僧可也。觀其詩評亦貶駮老杜，如論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以爲四句已前不見題，則其所知可見矣。　靈徹詩文獻通考僧靈徹詩集一卷。澈姓湯，字源澄，越州人。劉夢得序曰：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特雄於詩僧間耶。雪浪齋日記：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寒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　寶月詩文獻通考寶月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貫休撰，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後入蜀，號禪月大師。初，吳融爲之序，其弟子曇域刪去，別爲序，引僞蜀乾德中獻之。　碧雲詩文獻通考碧雲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虛中詩也。司空圖嘗以詩贈之，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一首詩」。　薛洪度詩文獻通考薛洪度詩一卷。　晁氏曰：唐薛濤，字洪度，西川樂妓，工爲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元衡奏校書郎。太和中卒。李肇云：樂妓而工詩者，濤亦文妖也。　陳氏曰：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時州鎮褒借爲戲，如今世白帖借補之類耶。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　花蕊夫人詩文獻通考花蕊夫人詩一卷。　晁氏曰：僞蜀孟昶愛姬，青城費氏女，幼能屬文，長於詩，宮詞尤有思致。蜀平，以俘輸織室，後有罪賜死。　續古文詩文獻通考續古文詩文苑英華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惠淨撰，輯梁武帝大同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皐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爲之序。　珠英學士詩文獻通考珠英學士集五卷。　晁氏曰：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纂則詩文獻通考纂則集五卷。　晁氏曰：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爲序。　李商隱詩文獻通考梁詞

人麗句一卷。　陳氏曰：唐李商隱集梁明帝而下十五人詩，并鬼詩、童謠。　玉臺詩集文獻通考玉臺後集十卷。　陳氏曰：唐李康成撰。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則許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編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　篋中詩集文獻通考篋中集一卷。　陳氏曰：唐元結次山録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篋中所有次之。荊公詩選盡取不遺。唐中世詩高古如此，今人乃專尚季末，亦異矣。館閣書目以爲作自入別集門，非是。　國秀詩集文獻通考國秀集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進士芮挺章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天寶三載國子進士樓穎爲序。　搜玉詩集文獻通考搜玉小集一卷。　陳氏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聯珠詩集文獻通考竇氏聯珠集五卷。　陳氏曰：唐褚藏言所存竇氏兄弟五人詩，各有小序。曰國子祭酒常，中行國子司業牟，貽周容管經略群，州列婺州刺史庠，胄卿武昌節度使鞏，友封皆拾遺叔向子也。五人惟群以處士薦入諫省，庠以辟舉，餘皆進士科。　容齋洪氏隨筆曰：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蓋蘋葉，都人捧奈花」，「禁兵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荊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録。詩見四筆第六卷。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御覽詩集文獻通考唐御覽詩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于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詩，又名曰選進集，又名元和御覽。　河嶽英靈詩集文獻通考河嶽英靈集二卷。　陳氏曰：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極玄詩集文獻通考極玄集一卷。　陳氏曰：唐姚合集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一百首，曰此詩家射雕手也。　中興間氣詩集文獻通考中興間氣集三卷。　晁氏曰：唐高仲武輯至德迄大曆中

錢起以下二十六人詩自爲序以天寶叛渙述作中廢至德中興風雅復振故以名仍品藻衆作著之於首云或又題孟彥深纂　陳氏曰所選詩一百三十二首各有小傳叙其大略且拈題其警句而議論文辭皆凡鄙

南薫詩集文獻通考南薫集三卷　晁氏曰唐竇常撰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勤上中下則近於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爲目人各係名係贊　本事詩集文獻通考本事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棨撰纂歷代詞人緣情感事之詩叙其本事凡七類　唐詩類選文獻通考唐詩類選二十卷　陳氏曰唐太子校書郎顧陶集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爲序大中丙子歲也訖會昌四年進士文苑英華顧陶唐詩類選序　在昔樂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艶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李杜迴生於時群才莫得而問（此）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家（李白、杜甫、王昌齡、陳伯玉、孟雲卿、沈千運、韋應物、李益、高適、常建、顧況、于鵠、暢當、儲光羲、孟郊、韓愈、張籍、姚合）挺然頡頏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艶之辭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絶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繫其數（沈佺期、宋之問、張説、張九齡、嚴維、劉長卿、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曾、皇甫冉）皆妙於新韻播於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爲絶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録不必殊途同歸如英靈間氣正聲南薫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小誤未有游諸門而英菁畢萃然成卷而貼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貴以体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摯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羅所紀録而闕（[illegible]）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諷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没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斁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整終恨見之不偏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于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爲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爲意騷雅綺靡區别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景子之歲也　又後序　余爲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伍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録僻遠於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思漏力不及必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没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絶筆之文若有所得别爲卷軸附于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擷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偏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殁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録律韻八篇而已紀前後變接或異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選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皆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爲利遷知我以類選起于貴者天也取舍之法二十通在此題之于後云耳

古詩選書

國朝蘇平仲大史集古詩選書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施風雅頌也詩人作詩之初其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其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箾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illegible]諸國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亂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乎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体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唐之詩其体裁非

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体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書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時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書中書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体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同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知樂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槩乎其表。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其嗜好也。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爲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夐，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盛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題襟詩集文獻通考　漢上題襟集三卷。　陳氏曰：唐段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

松陵詩集文獻通考　松陵集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之，日休爲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奇章詩集文獻通考　奇章集四卷。　中興藝文志：集唐李林父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集者不知名。

續本事詩文獻通考　續本事詩二卷。　晁氏曰：偽吳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皆唐人詩也。

寇準詩文獻通考　寇忠愍詩三卷。　晁氏曰：寇準字平叔，華州人。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科。淳化五年參知政事。定策立真宗爲皇太子。景德元年拜平章事。契丹入寇，決親征之策。凡三入相。真宗不豫，皇后預政，準白上請太子監國，因令楊億草制。且進億以代丁謂。詔朝準被酒漏言，累貶雷州司戶，徙衡州司馬。卒。仁宗時，贈中書令，謚忠愍，嘗封萊國公。初篤學，喜屬文，尤長詩什，多得警句。在相位，論議忠直，不顧身謀。佞邪媒孽，既以譎死，或又謗之云在相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未能爲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辯其不然，曰：審如是，丁謂拂鬚固足以悅之。司馬溫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子孫丐於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集有范雍敘，共二百四十首。野水無人渡，及江南春二首，皆在。獨到海只十里之詩，已亡其全篇矣。　陳氏曰：巴東集三卷。公初以將作監丞知巴東縣，自擇其詩百餘篇，且爲之序。今刻於巴東。忠愍公集三卷，乃河陽守范雍得公詩二百首爲三卷，今刻板道州。

張刑部詩　臨川先生集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然竭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魏野詩文獻通考　魏仲先草堂集二卷。　鉅鹿東觀集二卷。　晁氏曰：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志清逸，以吟詠自娛，忘懷榮利，隱于陝之東郊，手植竹木，繞以流泉，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立草堂，爲詩清苦，可多警策。與寇準、王旦善，每往來酬唱。祀汾陰，歲召不起。卒，贈著作郎。集有薛田序。鉅鹿東觀集，乃野之子閑集其父詩四百篇，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

潘逍遙詩文獻通考　潘逍遙詩三卷。　晁氏曰：皇朝潘閬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太宗嘗召對，賜進士第，將官使之，不就。王繼恩與之善，繼恩下獄，捕閬甚急，久之，弗得。咸平初，來京師，尹收繫之。真宗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後卒于泗上。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友好最善。集有祖無擇序，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附于集後。蘇子瞻少年時，適一山院，見壁上有句云：夜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不知何人詩。今集有此聯，乃潘夏日宿

西禪院詩也小說中謂聞生盧多遜黨嘗追捕非也陳氏曰聞嘗賜及第後坐追奪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卒於泗州又有嚴陵刻本同但少卷末三首。滕白詩文獻通考滕工部集一卷。陳氏曰滕白撰篇首寄陳摶知為國初人又有右省懷山中及壟中寄米從事詩則其揚歷清要亦多矣史傳亡所見未有考也。王岊詩文獻通考王岊集一卷。陳氏曰王岊撰集中有春日感懷上滕白郎中蓋亦國初人又有聖駕親征河東及有甲午避寇全家欲下荆南之語則是李順亂蜀之歲岊蓋蜀人也耶。王初詩文獻通考王初歌詩集一卷。陳氏曰王初撰未詳何人有延平天慶觀詩當是祥符後人也。甘棠詩集文獻通考甘棠集一卷。陳氏曰知制誥上蔡孫僅鄰幾咸平元年進士第一人後其兄何一牓嘗從何通判陝府以所賦詩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僅兄弟皆不壽故不大顯。錢易詩文獻通考錢氏曰歌詩二卷。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廢王倧之子咸平二年進士第二人景德二年制科初錢氏歸國群從皆補官獨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皆第進士昆至諫議大夫易子彥遠明逸又皆以賢良方正入等宋興父子兄弟制舉登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百五十卷未見家止有此及滑稽集四卷而已。林和靖詩文獻通考林和靖詩三卷。晁氏曰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刻志為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郡縣常存遇之善行書喜為詩其語孤峭澄淡臨終作一絕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或刻石置之其墓中賜謚曰和靖先生豫章文集書林和靖詩。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李之儀書林逋處士詩後。西湖風物固不遜但無和靖輩人物於覽之悵然姑溪老農黃文獻公集跋林和靖詩。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石曼卿詩文獻通考石曼卿集一卷。晁氏曰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改太常寺太祝遷秘閣校理氣貌雄偉喜論事善書札嗜酒不羈世多傳其仙去其詩如春陰紅梅及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當隨日腳流之句至今諷詠焉。陳氏曰其詩自為卒石介復為作序其仕以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出吏詮見歐公所作墓誌。歐公詩話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体兼顏柳為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蘇東坡集書曼卿詩藁後。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為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為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公偶然言之乎抑有以知之也黃文獻公集書石曼卿館直詩後。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李端叔姑溪集跋石曼卿二帖墓詩。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為小廉曲謹以投合非獨不為而已一有相值踔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瞰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慨然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為戒故不果用雖在秘書不肯夜遊浮沉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其命至無算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聞首西門郎大變跋扈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曼卿也率辞易以手加額上嗟惻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槍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鯨睍睍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鍬蓋難矣安得不叢驚駭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剪剪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登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耳崇寧三年八月一日晁無咎鷄肋集跋曼卿詩刻。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閱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

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蔡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
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梁
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驚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
奇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
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空香以記晁卿嘗醉此亦知予先世與晁卿厚今不
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暮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
後會大方猶子舜與同里郭方又以晁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
乃摭文忠公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
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舜字堯詢
方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晁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乙
巳穎川晁補之無咎題李昭玘樂靜集跋石晁卿詩後。右石晁卿詩三
篇為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
三年擢戶部判官坐試進士擅不如格左遷監兗州酒三年復官知單州
時晁卿為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
有理勇於自任雖屢謫逐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
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晁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為人就弟子禮敬事之
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冀復用以發于
事業以此觀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會惟
恐汨汨以死非特言辭取悅而已。未幾高公再入為鹽鐵判官屬大河決
澶淵乃跳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陝府卒于官後十年晁卿自海州通判
逮秘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
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躓晁卿纔一進
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歎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呂夷
簡詩文獻通考呂文靖集五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
坦夫撰文靖不以文鳴而其詩清潤和雅未易及也。　陳亞詩文獻通考
陳亞之集一卷。　晁氏曰陳亞字亞之性滑稽喜賦藥名詩仕至司封郎
中藥名詩始於唐人張籍有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
謂起於亞實不然也。　陳氏曰咸平五年進士有集三卷藥名詩特其一
体耳如馬斷曾到寺犬吠乍行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皆佳句不在
此集也蘇東坡集書陳亞之詩後。　故三司副使陳公某不及見其人然
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爾後前輩彫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

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
二十五篇以示其三復大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符四年十月二十三
日眉陽蘇某書豫章文集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岳
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
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晁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
謂源清矣。　金陵覽古詩文獻通考金陵覽古詩三卷。　陳氏曰虞部員
外郎楊備撰億之弟也。　蘇才翁詩集文獻通考蘇才翁集一卷。　晁氏
曰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工草隸詩章豪麗。　晁君成詩集文獻通考
晁君成集十卷別集一卷。　陳氏曰新城令晁端友君成撰東坡為作序
補之其子也。　東坡序略曰晁君成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
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乎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
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
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他人凡從事二
十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知之也君之詩清
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
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
於世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　杜師雄詩文獻通考
杜師雄詩一卷。　晁氏曰宋朝杜默字師雄徂徠人石介作三豪篇所謂
歌之豪者蘇子贍頗陋之。　邵堯夫詩文獻通考擊壤集二十卷。　晁氏
曰宋朝邵雍堯夫隱居洛陽熙寧中與常秩同召力辭不起邃於易數始
為學至二十年不施枕榻睡其精思如此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盛行
于時卒謚康節集自為序。　朱子語錄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
其花草便是詩劉靜修集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
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
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
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
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
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寄於空獨非著乎此程
于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
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

也魏鶴山大全集跋康節詩。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爾。又跋康節遂春詩。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鉉得其所書遂春詩嘗以遺臨卭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又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惟古於文必己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耶。先生雖不為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書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公卿不既多乎。韓持國詩文獻通考韓持國詩三卷。晁氏曰。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與其兄子華王汝俱位宰相持國最能詩世傳其酴醾絕句他多稱是。王荆公詩文獻通考臨川詩選一卷。註荆公詩十五卷。陳氏曰。汪藻彥章得半山別集皆罷相山居時老筆。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啓十餘篇不存一字。又曰。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作序。劉將孫養吾集王荆公詩序。洛學盛行而歐蘇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詩幾不復傳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聲者往往可嘆也。慶元

參政鴈湖李氏獨箋臨川詩於共𢥞荆舒之後與象山記祠堂磊磊恨意相似。文章行義固各有必不可槩揜者。然東南僅刻兩本眉久廢撫亦落士大夫或白首不及見以是藏本極少亦牽聯沒沒至此。李箋比注家異者間及詩意不能盡脫窠臼者。尚襲常胺博每句字附會膚引常言常語亦跋涉經史。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詩喜荆公嘗點評李注本欲删其繁以付門生兒子未暇也。安成王士吉往以少從及門有聞日以書來汀清白刻荆公詩以評點附句下以鴈湖注意與事確者類篇次願序之。於是荆公詩當粲然行世矣。公詩為宋大家非文人詩而具用文法抑光耀以樸意融制作為栽汰陶冶古今而呼吸如今精變歷秋而形神俱妙其最也如老吏之約三尺其纍也又如一吠之可千金歷選百年亦東京之子美也。獨其不得如子美之稱於唐者相業累之耳。嗚呼。使公老翰林學士題然一代詞宗亦何必執政耶。論詩文與論人物異論行事竟見又異。鴈湖箋此詩尚以明君怨置議論蓋共正之然波詠明君耳何與大節而剿劉玭之。因士吉刻本記先君子所嘗為荆公惜歎者於此而非敢評公詩也。葉水心集題荆公詩後。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武陵句為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是則欲宿娿桑門當又疑矣。陸游渭南集跋荆

公詩。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汪藻浮溪集跋半山詩。半山別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荆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枕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摹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彥直嘗從荆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黃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揜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而表啓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錄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黃耳。今人謂荆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魏鶴山大全集臨川詩註序。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辭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推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詩隶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群書蓋自經子百史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旁行數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覽

消釋貫融。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襄居臨川嘗公之詩息游之餘適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其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闡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為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故之病薰枯護朽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手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彊志廋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辭曰。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祠官之祿里居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某敘所以作乃書以授之。東坡詩文獻通考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為

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為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
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
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陸游渭南集東坡詩序
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
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
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
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余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
謝不能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
註數十大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歲久又
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王灼頤堂集
跋蘇子送宋使君詩　元祐丁卯宋使君為尚書郎以便親丐鄉郡得彭
州二蘇先生為作送行詩非榮其歸也喜其獲奉親之樂耳然竟以內艱
不之官而二詩已為好事者刻石於守居之西湖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
發將母通守益昌出先生筆蹟相示灼讀數過竊嘆曰使君之孝傳子若
孫宋氏家聲不墜矣　又跋送顧子敦使河朔詩　顧子敦軀幹豐偉當
時有顧屠之號先生兩詩前輩推戲也今世士大夫喜治邊幅事文律面
相諂悅之不暇一語稍涉忌諱兩家之難不祥求見前輩誠實風流豈復
得耶李莊簡公文集跋東坡雙泉詩　東坡先生紹聖庚辰六月十七日
北歸過瓊作雙泉詩蓋有識焉先生度嶺海雖黎童蠻婦亦知愛敬而士
大夫或致厚薄愛憎於去來之間故其詩曰一瓶之中有澠有淄又曰豈
弟君子江海是儀雖先生曠懷雅量亦未能忘情於此時也今四十有六
年矣先生親筆以為好事者取去紹興乙丑予謫海南兒子孟博孟堅吏
來視予雙泉舊有亭宇因葺居之暇日偶書先生詩復揭之亭上庶幾先
生雄詞英氣千古不泯抑使後來者有攷焉紹興丙寅八月五日上虞李
某題李端叔姑溪集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
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
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
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元遺山集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秖是坡詩如云三
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
絃琴者自相矛盾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
月十二日題余謙一文安家集跋蘇東坡松江見字韻詩　吳松天下之

絕景也前之歲公與子野公擇六人飲馬自杭守密時也今之歲與太虛
參寥四客又飲馬由徐移雲時也垂虹亭上落日酒酣分韻賦詩立如雙
璧人與境俱勝矣剪牋厚如皮顏楷大如掌想見揮毫落筆時所謂吞五
湖三江者山谷不得為虛語豫章文集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
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舃間請問作文關
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
詩為廢卷竟日　又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
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
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石筍也朱晦庵集跋東坡書李杜諸公
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撫玩再
三不勝歎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
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
僧去塵之前必非它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
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瘦辟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
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
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晁景迂集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
以學為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其山晁說之題周益公大全集
題東坡頴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頴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
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為題是也案公
在頴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頴
為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于頴故臨
別詩云五君從我遊傾瀉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
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遹來又見三默柳共此煖熱餐纏蘇自注云
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戚之亦見過賓客
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攄發妙思羅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今古相望
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
泰癸亥孟夏九日黃庭堅豫章集書東坡與蔡子華詩後　余來青衣當
東坡詩後十一年三老人悉已下世或見其兒孫甥姪耳此邦士人恂恂
猶有忠厚之氣蓋以前輩多老成耶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
在零陵使人撫卷太息元符三年九月庚辰天少晴又欲雨涪翁書呂祖
儉大愚叟集書東坡訪子由倡酬詩送子長弟行題其後　樂城謫居此

邦東坡自黄移汝由興國迂道來訪樂城爲十日留兄弟叔姪倡和之詩
具皆可攷今相距百餘年父老猶相傳以爲盛事固以人爲重亦以至情
所感自有所不能忘也予自廬陵蒙恩徙筠于長弟南康扶滿疋馬相過
適會于遷居大愚相與周覽二蘇墨刻顧于之兄弟雖未能仰企前修然
當中和作時無官事以相縈得以携手近郊而其所留之日復踰兩旬則
其幸會視昔人益有過焉其迫也既不能作爲詩章以追前作姑手書東
坡來迂自興國歸迂至奉新及子由所賦以送之子由從東坡詩有云此
行千里聞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自念衰病寄迹江鄉北還之期未敢有
覬弟歸先廬洒掃松楸扶持門戶時以尺書訪予死生庶寓一時相見之
情且慰別後相思之意云慶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東萊呂子約父書于
大愚僧舍　黄山谷詩文獻通考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
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　陳氏曰黄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
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黄汝嘉增刻　又曰山谷詩文其甥
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刪去者故任
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監丞黄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復
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録且爲之譜今刊板括蒼黄文獻公集跋

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
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
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
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録者以元爲無故又譌而爲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
誤也韓元吉南澗集跋山谷送徐隱父二詩草　聶長樂藏山谷二詩雖
爲草筆刀道健不苟前篇用邑令事後用徐姓事爾淳熙甲辰二月既望
潁川韓某觀朱晦菴集跋黄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塘突夔人
潘羅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躨
觸字按躨跜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
亦可以發深省矣　國朝宋濂集跋黄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
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
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爲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
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
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鐘堂畜推琴十餘遇嘉賓至輒欣然鼓一二曲或
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

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卞輩平日以士大
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蛋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
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
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案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
戎州起發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
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
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
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推第未嘗被詔命爾
不然其和升陵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
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千頃司戶公司戶名庠皇祐進士夢高之子師之季
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
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諡賢節先生東坡潁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
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
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揚
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釋大訢
蒲室集釋大訢題黄山谷詩後　蘇子瞻嘗薦魯直有曰瓌偉之文妙絶當

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參禪老
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
矣因觀吞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爲然李壁雁湖
集書山谷秋懷八詩後　山谷此書遒勁而婉秀與詩皆得意之作也獨
未知呂號州指何人屢攷而莫得云眉山李某書　陳後山詩文獻通考
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　注後山詩六卷　陳氏曰陳思道無已撰亦於
正集中録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行前輩固有議其不
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
然實豫章之所闕也　又曰新津任淵子淵註鄱陽許尹爲序大抵不獨
註事而兼註意用工爲深二集皆取前集陳詩以魏衍集記冠焉　盧載
詩文獻通考盧載雜歌詩一卷　陳氏曰盧載厚元撰集中有與胡則錢
惟演往來詩　李有慶詩文獻通考琴軒集一卷　陳氏曰題南榮浪翁
李有慶撰與石昌言任師中同時卷末贈答十二絶闕其六其曰癸巳歲
者殆皇祐中耶　元章簡詩文獻通考元章簡詩集十卷　陳氏曰參政
元絳厚之撰　劉景文詩文獻通考劉景文集十卷　陳氏曰左藏庫使
知隰州劉季孫景文撰環慶死事將平之子也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

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之句其詩慷慨有氣如其爲
人豫章文集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威文肅公之子於先妣
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
嘗評景文胷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
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惟
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鬢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蘇
東坡集題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陳元龍之流讀此詩
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中州哀哉雲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出詩與余
相對泣下丁丑
正月六日謹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七　二支

師　太師二

宋眉山唐子西集代謝蔡太師啓　始緣力請得返彝廬終賴仁私盡還
舊物豈惟組佩亦復兢惶甚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爲自
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於官寧父已飾巾志意
自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墳大推濟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致
將以次收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貴閫路之手終家記錄不忌棄捐謂其書
任寧可姑優其班序請其父安田里仍處以虛閑使自爲之謀想亦不
過如此靜循其本豈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
令四海盡家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擁向隅之泣致茲衰遠亦極寵榮食
既愈浮寧有小言之稱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嗟辭受之間莫知所措李
曾伯可齋集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啓　大庭播告上袞登庸
定鼎指成師禮重周公之德分圭啓魏國名嘉畢萬之封昭宗臣佐累之
勳示明主報功之寵古今盛事中外歡心竊以六典作雄首三公而始置

百官表漢非一職以爲稱自尚父得於潘漢而上房喬於貴石郭子儀二載
落落幾人迄我皇朝尤爲曠典惟渾化真人之紹述禮趙普以勳勞主一
祐天子之幼沖拜路公以年德中興而後未見如斯考國史之所聞獨魯
稽之光烈然在孝廟十年庚戌之旦始踐魏社之封迄于光皇三月甲寅
之辰初演師垣之命非以欽崇於舊學則由翊佑於重光方蔚爲寶訓之
首稱況擢金甌之全美超前越後僅有絕無恭惟某官社稷重臣國家元
老正權綱於聖化吏張之日運籌策於王室規恢之時事能應物能名誇
蒼龜之先見剛不吐柔不茹存金石之誠心坐扶茂陵三十載之治功益
衍炎祚萬億年之休命亦賜獨隆於左右黃祺浸盛於東南屬開曆數之
紹先方卜謳歌之歸啓天擎艷柱金縢藏代發之書日洗虞淵玉几任保
刘之寄遂定一代延長之計允彰兩宮仁孝之忱以至義質鬼神息四海
鴟鴞之難信行鑾蹕格五胡狼虎之姦國勢無山岳之動搖人心有松柏
之茂悅剡登鴻碩叶贊熙治奉廣姒之徽音佐繼闈之至烈屹然於從容
客刃之頃隱若有憑藉難持之基斯允享於天心宜莫隆於人爵竊聆璽
翰親發玉音道慈訓之丁寧示元勳之尊顯謂先朝眷倚之意當示褒崇
而今日擁翊之功豈容謙抑所以彰兩朝不世之績慰二祖在天之靈異

數肆欽欽言惟允山川世胙方益增茅土之封巖石民瞻當愈重綸庭之
位然且秉樞機之周密運鼎軸之夷安被之詩歌宜在烝民崧高之雅編
之史冊無愧伊訓說命之書身親見之民生章甚甚謗司井絡父屬泰階
列竊聽於黄麻嘗欲賡於緑竹丹心報國狀志雨露之深恩白首逢時赤
分江湖之終老　賀鄭左相除太師魏國公啓　辭免太師　制麻誕播群
柄載持不必備官惟其人謙虛雖恒之貴茂立作相置諸左音封大國之
崇九鼎尊安八挺閎偉暁本朝之上宰國共政以舊人命路國於至和之
二年則及首台之重陟復岐公於隆興之初禩亦由次輔以後升大冊聲
聞前修丞遇恭遇某官器閎而周傳識立而明通有王佐才務引其君於
當道曰大人者將以先知而覺民公論侍之以統盟善類倚之爲宗主自
遂公衮叶輔宸旒持勁節之水霜締隆知於金石慨念治功之遠邈圓回
世運之艱先酬酢幾微堅凝力量繞百官而撫夷夏遂萬物以理陰陽容
用狀旼比三年而爲國隆吾體貌咸一德以事心上方待之以不名公逾
退然而毋伐茲頒九命式副群情然且陳善責難俯陋姚崇十事之說辭
榮就列遠逾鄧彪三讓之高對揚帝訓之丁寧容勿阿衡之倚賴冠榮擢
斗衍賦公素蓋將畢大儒熙載之工于以副明主仰成之意第惟事會尚

賚謨猷治善化吏雖頻解以方謁之琹師老財遺殆如扶而未把之弓抑
猶闕尺牘之證渠未易方之劃之欵逮旁觀之論雖非實誼陸贄以能言
畢智盡忠孰識如梅元齡之不爲竊窺偉奏欵嘆盈心譬彼中流屬萬斛
之舫而必屆乎行道審六馬之馭以何難天其開平治之期時則賴扶
持之力器舊人求舊無疆惟休德新日又新求責多福素著窮閫屏跡大夏
圜光承恭化治之生成今觀明綸而鼓舞謹名未洗宜欵希人才典于之
收茂頌宣傳猶頌功儒士歌詩之作謂眞悲然集代張于期上泰太師啓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懇欵冕冑威尊願惟堤蝗之誠難窺斑塔之
造再三以責誅謹是宜伏念某驚蕃下材雜置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爲賓
奉香火之明祠寸能莫効謹風霄之常職五斗是貲薦歷歲華遂終考秩
永惟熙旦大闢爽途人懷布武之心士切競辰之志乃願畢飛之羽翼已
踰細滿之光陰代者亡方杳然來耗滯留興嘆窶人不忘於起行垜北無
垠顧礪實恩於釣璜況異代居爽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
族從萃隆私於門戶銘深惠於肺肝念此使求非無階陛雖降才不與如
縉葉五校而易竊然所欲甚微在鴞鵠一枝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
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

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横舟楫於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於鼎鼐
衆口稱和泰漢已還類屬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
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不獲如己推諸溝中自怜樗散之無庸未辱匠
師之所弃一施斤削即預桷榱甚誓當勤庠當官靖共守位思糜身而報
德方屏息以祈恩　王紫微先生集代張帥謝太師除教學啓　假行都撣
壓之權慚無課最寓延閣高華之直誤被寵遂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
京兆重守符之任甘泉嚴侍從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備承於顧問
昔兩都求治責三府之玖聲今六閤相輝張累朝之實典故董敍雖判欵
之地或筆裹陪侍從之班如其未特鼓之旆鳴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
某材羞樗散質愧素昏有家深派逮世恢復業名妾寶從堅父教之忠總
事赴功無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殊遠誤蒙廊廟之召收旋將漕於日
畿繼承流於天邑暮年已勉累十篇以不前衰病居多無一量而仰報屢
有奉祠之請無鎖曠職之憂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躐躁仰知全
度終欲曲成寵至若驚圖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戴恩茲蓋伏遇某官一
德享天三王施事致王復雍熙之治躋時題要聚之期道本家屬運極樞
而燮化人無求備采葑菲以用才遂俾庸虛亦叨甄奬某敢不益思不遠

求稱所蒙若泥在鈞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冢刻之私感愧所底
敷殫罄既　沈文通西漢集上留守太師侍中啓　伏念某竊伏東藩藴然
萬里之遠仰占台袞偉兩三階之崇僅殊等威叙絶中外敢不敢以翰墨
之屑瀆自通於屏案之前雖是贄慕依企之無窮不知風夜啓居而有間
宜謂某官誕六公之貴志相國之畢命記室以占辭因行人而傳制寵踰
冢贈光照海濱内覷其愚實無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闌
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上并州判府太師相公啓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
撫封太原冊書班聞士論和附恭以某官自天生德與世會時歷試朝廷
之難式孚華夏之望甚參大政再綫家司有靖亂之功昭知金鼎有致平
之業昭于皇天雖外均乎逸勞實内倚乎藩屏上惟全晉之舊大河之東
總萬兵之符制二虜之志必用元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蓋以師長百僚
故特尊於端揆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歸於故鄉芳矢驅於
縣令人臣之極行路以榮然海隅之民尚有觀望政事之君實期須臾豈
伊一方獨被大賜某守藩二遠拜慶無階瞻望欣愉倍百常品紀慕淵海
方雲冀賀今太師啓　紙奉白麻進位黄閣默高不世歎先柱石之元臣
品罹非常獨應台階之上象神明交贊對對同休竊以六飛南幸者十有

七年。兵氣蓋嘗勞於百戰。兩宮北狩者幾踰萬里。驊騮初不到於遐荒。念天步之多艱。痛神州之未復。人雖願治。討靡圖全。中吏貪功喜事之臣。誇張而戰於失措。繼遺誤國謀身之士。偃蹇而罔嘗有爲。和戰分爲兩途。是非罔於二變。更用九相。迄無成功。惟公一人。獨質英斷。迄使韶之再隔。廼盟墨之未乾。盡返龍輴。親迎鳳馭。九重天笑。披長信之春風。萬歲山聲。動未央之曉箭。偉矣君臣之相悅。欣然華夏之交歡。在昔所無。於今爲盛。共惟某官。一常體國。德善詳兵。事重身之資。惟忠是以結主。養中和之氣。惟誠爲能動天。排群議於風波萬頃之中。破異黨於盤錯千尋之外。八聖同歡。已獨美疑。用能動不失時。直使應無遺策。控縱彭於掌握。三令而十軍盡分。遣縢陸如笑談。一言而兩國之定。有臣如此。其報云何。商鼎阿衡。欲有謀而必就。唐尊德裕。俱無官之可酬。是宜袞繡龍盤。廳楫鴻尾。圍將生而論道。豈特均於佐王。天子與之臨軒。朝臣爲之下拜。擇賢而授。舍公而誰。封加魏國之崇。位在周公之上。黑頭元晃。足觀鼎盛之榮。玉帶金魚。更覺官高之貴。而況受千齡之間氣。符當代之中興。九合諸侯。郤兵車而不用。成爭萬國。資保大以爲和。宜列屏之三槐。真擎天之一柱。功名富貴身同四海之安。宗廟朝廷。努增九鼎之重。某遊閒坦制。捐激懦衷。惟素號於登龍。偶尚同於退鷁。年齡浸晚。歲月徒嗟。礪帶山河。誓等無窮之勳業。鍾壚造化。願同來就之坯埏。

陳元裕上太師啓

明堂一柱。精忠直貫於三靈。廣廈萬間。庇蔭遍周於九野。自古大有爲之主。欲躋夫至治。必有不可召之臣。共濟其康功。措天下之危亂於已治已安。表賢人之德業於可大可久。綱維再整。竹帛難殫。但見夫君明臣良。四海仰鼻陶賡載歌之詠。更加之禮制樂作。一時歸姬旦致散樂之風。能此道吾誰與歸。非盛德曷以臻此。恭惟某官。稟天間氣。作世真儒。勳業躋於伊周。忠嘉合於稷禹。几几赤舄之綵。碩嚴嚴維石之具瞻。奮忠而燿以大謀。況幾有吉之先見。始國步丁多艱之際。奮義据驅不測之淵。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乎蠻貊。天欲平治。使我公歸。時方艱虞。爲蒼生起。正三軍之鼓勇。僞一介之尋盟。執翻者如燕雀蚊虫之過前。君子以獨立不懼。異議者若肝膽楚越之相視。大人以合并爲公。片言定約於樽俎之間。兩國罷兵於衽席之上。天迴地轉。霧散雲披。介胄變而爲衣冠。翻戰銷而爲鋤耒。論已往之芳烈。奴隸皆知。要無象之太平。丹青莫狀。且以溥天之下。迄今十載。丁茲兵歸府而將歸朝。農處野。而士處校。疆場之師。干不試。而書亦南北浩幾百萬之生靈僧道之度牒不行。版籍增數百千之戶口。熟藏盟府。德享天心。豈使弄刀

之筆。依日月之末光。誠以吐經綸。勸仁義之既效。抑又秉鈞當軸。以總三銓之柄。屛戢度德量材。而期百職之修。如某者陋質觙生。武夷冷族。遊遠齊魯詩書之國。世非東西將相之家。鄙陋分光。獨對聖賢之典。典窮閣管。見慚無師友之淵源。早嘗累薦於鄉評。晚乃叨慶於末第。衆笑讀螢蟄之書未熟。自嘆傳龐手之術不靈。翹強詮衡。而法律之士方求。精於案牘。適逢類試。幸階紳先生重稽古於禮文。俾茲蠹紙之魚。首玷蟫堂之雀。金壇造化。藻泮清優。況領風教於四明。實倍等倫於二浙。八材岐嶷。非力文從古有聲。歲月周循。自慚無補。坐靡廩給。濫造階資。既逃曠職之誅。敢後趍庭之禮。筆先參桂。雖不足助調元之手。於千金筆補乾坤。亦或能爲化工之巧於一點。與其進也。請試甲之儒。狂狷或不足以剪裁。則進退當自安於愚分。

趙彥端藉田賀太師啓

光輔聖躬。肇闡帝籍。維九功叙而皆事民務本之心。而庶事備周。繫論道經邦之力。迄成巍典。允賴宗臣。竊稽十畝之工儀。罕偶一時之盛會。文帝舉於蕭曹既遠之後。太宗行於房杜未相之前。禮粗講而少經綸。論或浦而無折衷。別由多故。寖遠舊章。上有務農重穀之誠。靡逞於服給。下有力穡服田之意。每害於流亡。寂寥載英之詩。曠絕句師之職。五谷熟而民人育。昔莫保於小康。元首明而股肱良。令乃觀於能事。增光累聖。貽訓四方。恭惟某官。稽祐生靈。功存社稷。事天以一德之有。舉明主以三代之隆。爰當文治之期。肆舉躬耕之詔。齋宮御事。謹太史之先時。龜卜吉謀。叶孟春之元日。對威顏於南面。導法駕於東郊。駿傚無言。既奉承於明薦。翔雖顯相。式飛映於群工。而況總攝使名。適恭御來。秦函在史。追加禮於乾元。勞酒班朝。首殊勳於太極。君臣盡道。今古絕倫。某久託陶鈞。屬逢表著。獻安仁之賦。欽妄意於昔人。述子淵之辭。但馳情於善頌。

周紫芝賀太師啓

適熯火以親祠。爰重配天之義。載太常而紀績。首踐作主之恩。既申錫於隆名。乃對揚於休命。衣冠歆艷。宗社安榮。恭惟某官。盛德體仁。陰功及物。休兵解甲。知黷武之無厭。繼好息民。致交隣而有道。遂烽盡滅。使幣相望。俾狂瀾既倒而復回。本善師不陳而能勝。雖盡忠竭節。在阜夔稷契而不過。至扶顛持危。豈房杜姚宋之可及。禮樂因斯而大備。君臣俱欲於無爲。乃即南郊。以扶元祀。神倉積而粢盛必潔。景鍾奏而律呂遂諧。蒼璧歲儀。八陛合圜丘之制。清臺占象。五星呈同色之祥。大禮既成。淵衷載喜。謂吉太平乃文祖之德。而祀明堂則周公其人。攜一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錫益都之號。又歸輔衛之功。皆出聖神之自知。考諸書傳而未有。某論才雖陋。感德則深。草木至微。亦繁造化

生成之數。蘊魚遂性宜無游泳鼓舞之情。罄忠惠先生集賀拜太師啓
伏覩制詔。正月一日。大慶殿朝賀受傳國八寶。太尉僕射相公。再拜太師
者。　仰止三朝之老。蔚爲萬衆之師。製以山川世作之封。崇以鈇鉞專征
之器。貴窮人爵。見乎天心。古者天子有七人之爭臣。太師首三公而論道
所以儀刑海內。輔導帝猷。嚴朝廷則爵爲達尊。事德義則責有所屈。成湯
先學於伊尹。必有所不召之臣。穆公無人乎子思。不能安長者之側。有來
命世之哲。以起非常之元。恭惟太師僕射相公。道齊摛綸。文能經緯。非予
覺之誰也。宜曰友之云乎。王曰嗚呼父師。作祇命周公之冊。余惟克遵乃
訓。繼舊學甘盤之賢。極名器則禮數益隆。咨典刑則老成爲重。就訪大事。
必先太史之乙言。俾乘安車。參用黃門之詆几。辰於五典。論啟九疇。以鎮
定如嚴石之瞻。以傅厚若阿衡之倚。一國之巨室所慕。爲政不難。天下之
大老來歸。其子焉往。周能制作禮樂。頒度量於明堂。寅亮聖明。受恭元之
神策。肇稱寶玉。於赫穆容。然而無競維人。惟德其物。昔者倚楫能道訓典
音大夫夫問於白珩。子反善理兵戈。秦使者欲觀於和璧。不有君子。將焉
取斯。洪惟熙洽盛治之聖朝。楫以瑰瑋光明之人傑。光于史冊。配君陳畢
命之書。載之聲詩。詠崧高烝民之雅。　賀大師收燕山啓　伏審吉廷大

號。正位上公。遠冑山河。擁百蠻之交衢。進游廊廟。膺多福之鼎來。見遠有
生。孰不同慶。恭惟某官三朝元老。四輔宗臣。忠誠動乎見振。威信行乎華
夏。謀深辟國。無如召公。道懋格天。有若伊尹。由是致二帝三王之治。周能
專五侯九伯之征。奇功屢書。已在鼎彝之上。勝算迭用。不出帷幄之中。乃
眷燕雲。久湮沙漠。累聖未呈於閩罷。窮菌自致於渝盟。當宁請行。來機撫
定。貔貅萬旅。正十六州疆場之初。烟火一家。復二百年版圖之舊。翰略已
定。凱旋而歸。勒名重崖。含爵清廟。固宜備非常之典冊。然後稱不世之勳
勞。錫盾彤弓。亟上元戎之節。袞衣赤舄。首登真相之班。益峻臣鄰。永熙帝
載。某方馳驂駟。莫造鈞庭。聞社稷之殊休。增搢紳之慶氣。椒陳固陋。敢冒
近嚴云云　詞語濆煩。欲盡蔣莞之謀。位貌間絕。頓寬鈇鉞之誅。劉屏山集
代賀秦太師啓　伏審顯膺典命。進冊帝師。惟大勳偉業。常出於艱難。非
絕品殊階。則無以報稱。既內崇於毗倚。亦外聳於觀瞻。出自上除。無心不
悅。恭惟太師僕射相公。氣鍾英偉。德蹈中庸。忠亮貫於神明。聲名播乎夷
夏。高仲連之節。嘗祕帝秦。善季子之歸。果聞昌晉。荐膺圖任。益罄謀謨。先
審定於國維。及更張於戎政。宣公遠慮。明國家臂指之權。德裕一言。解藩
鎮輔車之勢。人情不駭。王室益尊。當敵國之尋盟。察天心之悔禍。綏之以

德。斷以不疑。遂誠意之既孚。凡指求而必獲。固執畢至。信周旋反覆之思
畦步不忘。遂長信承顏之樂。事非衆料。功異前聞。嘉猷允契於宸衷。流慶
大赦於寰海。觸裏垣帶。已承特異之恩。紫蓋黃旗。允佐方興之運。如天所
授。何謀不成。某猥厚蜒闈。喜聞播告。思趨英簿。狀道削牘之誠。蝶夢徒勤
企想維垣之峻。葛勝仲丹陽集賀秦太師啓　伏審祗膺典命。擢拜帝師。
慶浹人天。恩流華裔。竊以爲三公而論道。尤重師臣。宅百揆而忠時。仍都
相職。粵惟周室。大倚師垣。雖武用太公。嘗著鷹揚之效。而成尊姬旦。猶存
狼跋之疑。孰若眾不賞之元勳。正久虛之重任。君臣有兒籠之合。社稷致
磐石之安。民言大同。國是坐定。恭惟某官博大而持正。高明而守中。格于
皇天。貳負耕莘之極。保茲天子。共推降嶽之英。蔡茂輔之協忠正家司而
専任。操持一節。講受萬機。仰惟東朝。久淹朔野。望慈闈於萬里之外。阻大
養於一紀之餘。雖睿主焦心以待其還。然群臣拳吉而不敢議。獨公決策
與神爲謀。既馳使駟以輸誠。果見鑾輿之返國。事光陸賈。功百侯公。兩宮
之蚤綿繼還。中壺之龍輴亦至。慈寧顯啟。獲伸愛日之孝誠。永固崇成。復
慰在天之靈鑒。惟此非常之盛事。併歸夾輔之祕謀。匪鼓棄弓。已見升平
之象。苴茅胙土。更期慶賜之行。伏念某情官遐陬。尸祿道錯。十年留落目

安虞庭之群。一德明揚。狄忠燕崔之賀。張守毗陵集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伏審疇膺元弼。正位師臣。龍疏兩國之封。巍冠群公之表。四方聳聽。萬
口騰呼。恭惟某官忱誠足以格天。敦厚足以鎮物。立奇節於多難之始。結
異眷於中興之辰。早激孤忠。固捨生而取義。晚熙大政。復達變而知權。謀
猷入告而聖主御成。精神折衝而敵國退聽。可屬大事。陋周勃之少文。坐
止訛言。本王商之多質。既獲和戎之利。遂臻偃革之期。園陵復土。而烝在
天之靈。長樂還宮。而酬陟屺之望。顯煥鼎鐘之勳榮。紓家爛之疾。默銷黃
口之浮言。率歸輿誦。復見黑頭之盛事。更掩前聞。更申帶礪之盟。永作嚴
廊之鎮。某久叨契好。不替初終。得請真祠。况叨於垂死。偷安故里。猶盛
典於餘年。永懷從壇之私。莫綴搢紳之賀。喜而不寐。言之無文。張紫微先
生集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啓　伏覩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
射相公賜第者。里旅勤功。帝齊已居於輪奐。宅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鑾。
事絕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蓋嘉面羅之功。齊第
列於康莊。實侈致賢之盛。然事或乖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豈若聖時獨
超振古。非但爲尊儒之錫。聚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裡伊
皋。功踰周召。澤被兩朝之赤子。威歸英銳之安。德荷上聖之好生。宜有廣

居之賜甚盛蒙恩遇久荷憐憫望丞相之門豈絕攀歷之念殫候命之意
初無善頌之辭史蓮峯先生家集代張丞相德遠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伏審顯膺命冊之隆首冠泰階之重伏惟歡慶恭惟太師僕射相公器涵
精粹學茂經綸出入險夷弱履危而可疾把張文武才任大以優爲贊限
遠之成懷輔格天之孝治式旋騑御歸正保謀功克軼於前聞事有光於
振古弁章伏奉與論僉諧嗚遠土之逖然贊宏休之卓爾莫展造前之慶
徒勤抃躍之私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進書賀秦太師啓　詒孫謀以燕翼子既
纂成書漢大號以揚明庭爰頒龍綍布在文武之方冊俗諸堯舜之典謨
爽夏交孚神人具喜共惟某官周邦元老商后聖臣羽翼六經裴孔子刪
詩定書之志閱成萬化當周公制禮作樂之朝偃兵革於遠方混車書於
區夏實隣係好上帝降康適國家閑暇之時乃文物修明之旦聖謨具在
宜增唐帝之煥章武烈既昭當天周宣之文德載之巨牘實頼宗工聿進
河洛之圖書備述帝王之儀憲奎躔騰曜粲若雲漢之昭回金匱貯藏永
作邦家之軌範繁此聖神之作允爲論次之功宜極褒嘉以旌殊烈允在
陶鈞之內敢忘抃蹈之情某久沐恩波尚歷康乘璵函燕頒鍾山秘典
之藏羽蓋霓旌想漢殿皇儀之盛莫展造展從切望風史浩鄮峯真隱漫
錄除太師謝留右丞相啓　充負帝傅已懷非據之羞進位師垣更冒曲
成之遇固辭弗可承命知慚伏念某少也迂疏晚焉遇合東到揆席茂德
經濟之才摘句清廟何稱緝熙之學深虞傾覆旋即引年久卧病於漳濱
徒馳神於魏闕屬大明之繼照叢萬物以皆新豈料陳人首霑霈澤嘗歷
觀於舊御竊有感於孤衷文潞公恊章蔡之不知呂申國善范韓之得志
遭時各異事揆斯殊矧某主恩豈固欲望章宗工之當軸與宏度以陞戢
膺龍自天既荷兩宮之眷佑歸恩有地實繫一相之號銘茲蓋伏遇某官
德厚無垠類高不伐伊尹以天下自任咸爾上心留侯爲帝者之師允繼
祖武當論道經邦之暇有好賢樂善之誠遂使孱微亦叨光潤而愧隗始
慚揚扢之在前結草類同顧捐軀之敢後其爲感幸罔既敷宣金正叔集
賀北京賈太師啓　伏以正吉始和適班常於都邸仁賢胥慶宜獲祐於
神明恭以某官著效真儒助宣元化協恭一德時方倚重於阿衡營致太
平議者非才於公旦外嚴宮鑰安輯都城雖兩京舉就於仁風而四海望
深於霖雨光齊台極坐擁春祺佇促璽書重調鼎餗某接席在遠獻壽無
階瞻望鈞嚴無任依頌之至林希逸竹溪集賀丞相除太師劄　國重元
勛階崇極品茲惟后矣宅揆宅準以式四方曰吾師乎爲仁爲義而澤萬

世維垣之選必傳吉廷之命又新善動域埃輝流簡冊竊以宗社之重所
寄一賢古今之難莫如二事詰令王以欲德時惟升阿之伊保沖子以居
師是亦征東之旦自漢唐以來鮮此陞拔周之老兼之乃若皇家非無名
哲澶淵之冠遺恨於天禧妤水之韓始耦於嘉祐呂指有不名之寵於平
世何爲紫巖任中興之功而末揚不與蓋嘗觀曰父吳起之問答誦米徽
天保之聲詩我思古人式至今日恭惟某官盛德元老耆儒宗工贊猷遠
輩於典謨勒烈偏銘於彝鼎方伴再造在長江飲馬之初志濟兩朝實大
實遺弓之際擢笏垂紳而聲色不動據經訂禮而典號具嚴快話斯傍皆
述行於先志發延訊正即詒翼之初謀屹成磐石之安亟了困山之役滿
乃攀爲號而如慕承龍輔以請行兩宮迭勉諭以莫留四海誦秦篇而咏
立導恭八葉歸秩九虞清廟之對在天心質祖宗而無愧武池之浴出日
功於社稷以愈隆爰即上垣衆璘絕席終佛撝謙之志實無可酬之官雖
韓以勛潞以平未有如公之全美使河如帶山如礪所宜與國以長存衡
予一人期之千載某叨居化治喜際明時早接英望於隗嚴勇躍欣鳴於
燕賀第愁拙陋罔究形容加正治之席而啓黃扉公何樂此迎先帝之遇
以光遺德世所望焉潏澗雲先生集上太師詩文劄子　某具申稟目恭
想已徹鈞几華年災厄頻於死所遇病悸少定間能用意翰墨事典其籍
乎以見古人豈知獻之師帛亦足以知名人雖廢而學不敢廢庶幾無負
平生教載獎與之恩有詩文各一通謹致帳下某干冒鈞嚴無任浣慄之
至唐繪唐元稹徽之以憲宗時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稹謂
宜選正人輔道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
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
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闚
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
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訢
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懼所能黨所近苟
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馬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
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
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宴聞飲食十八人
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
致也宋景文公集安撫太師相公書　某惶恐今茲淫雨益可相繼聖己
無慮千里人將其魚安撫太師相公身暫史下郭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

流指發倉廩埋道脩存亡皆滿此畢閨益拔所以樹明德也德之在人也
深則所救長宜乎享萬種壽期頤耋孝四輔為國元老決不疑已卮承百
體若何固太和滿厚而純祉咸荷也集部中有秩什八以上但地狹裁數
百里林叢間之不能及它自濟而已乃餘波所及也用摯備直已辨民無
横調吏如律令邊候寂然已紓深慮秋安為邦國受重晉極康文集太師
咸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闔化人倫肇興爰初真樸不慮不營總以
物觸悲以事感紀機觸善智不欲主宰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固然必
託賢明芒芒在昔罔或不寧華胥跡往結以皇義默靜無文大樸未散萬
物熙熙不夭不滿降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茲易簡無天順則歸獨其衆土
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未統之者贊卿之者逮
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于州稱疾石戶來辭許由翔翔辭長九州先王仁
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在之下述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而
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臂立仁名利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
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
侈臣路生心竭智其國不久厥沉貴罰雖存莫敬莫崇若乃驕盈肆志阻
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

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蹶乎不道首縱奢淫刳斬虐烝
人是誅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靈梁書作難王父棄禮驕船不爭奉
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初安若
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尒德音無曰
我強肆於驕淫棄彼佞幸納此遂顏諛言順耳弗得生患悠悠庶類我控
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効治亂之原豈無昌教撰撰
天子忠聞其懷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獻歐陽公集皇考
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
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
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及養而寵及
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脩
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寶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
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各作合享于新廟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
有一月脩承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歸之東府則有太師之
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敢不如[illegible]於其
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先[illegible]詞立

以吉尚饗　晁無咎集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
日具官具等謹遣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而言曰
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為近可以利當世而遠
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登公魏大姓世襲以
資蔭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
人徵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留其原用政斯卜樅以龍章西山之
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訖顯名有表其
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
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尚饗　石介徂徠集顏魯公太師　唐家六世樹威
恩外建藩翰禦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聖賢道在惟顏
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梅聖俞宛陵集
依韻和酬太師相公　相國推心本至平欲揚蕭艾作蘭蘅孤根易斃終
微賤美澤難霑漫晦冥楚客嘗聞紉若若王孫誰復顧青青東風已與生
成足不敢希冀在帝庭　王珪華陽集和致政太師潞國文公以賜燕王津
園感恩述懷　玉符初解自逍遙暫駕安車近九霄無限高名齊少室不
言休績在三朝時披雲筵呼遼鶴忽把仙巾換漢貂御苑清明開特燕莫

辭倦體勸金蕉　綾林苑御筵奉送致政太師潞國文公歸西洛　祖燕
催移玉殿班都人爭向苑傍看古來少有三師退天下曾將大器安綠野
春深花更好石樓夜午月應寒塵埃抖擻無餘事却憶磻溪舊釣竿劉忠
肅公集送致政太師歸洛　元豐天子賜安車黃髮翩翩翊聖初坐省故
攜靈壽杖會朝仍賜虎賁輿平泉花木春常在遼水城邊鶴自如身是赤
松無一事乳桐孫竹看扶疎　王魏公集謹賦五言一章贈別致政太師
封國營丘近行罏洛水濱位躋師尚父名重絹公孫勳業歸宗祏威聲奇
塞垣安居今日老馳關此心存祖燕臨華省廢歌屆至尊里門多喜色雲
漢在瑤琨　蘇魏公集次韻闔府太師留別諸公　經濟才謨沛有餘皤然
高謝意何如青雲路盡尋歸軼綠野堂成憶舊廬漢苑宴遊聯魏丙鄴都
賓客記應徐去項年奉使過北都伏蒙留連累日早來請見[illegible]日書結九俺
時若到城南地入副衰衷對綺疏　闔府潞公太師得謝西歸謹賦七言
四韻詩五首拜送　幾夕華星動紫躔歸歟光入太微垣帝臨便坐延公
袞人喜安車到國門懸敕官儀還漢鼎賜歸高第啟之墉輔京肯老起三
代傳史行看記善言　聖代登庸年獨少清時得謝齒尤高[illegible]
公四十三入相召言師碰間而拜不及五月遽求去大[illegible]依古師致仕可

最高亦未及七十九官如中令躬無疾文似司空思不勞翅中令雅以大
侍歸第時已卧疾李司空景酉心傳發椒祠歲自謂久任文字職勞疾思
恩而致是耳皆不及公之壽康玉歷叅經道對日金壺加禮賜春醑公初
至都門詔生致外別賜御酒仍宣諭從擇則日與公相見祝公倍享靈椿
算長副吾君序燕毛 官崇真是帝王師八十歸休亦未遲不似孔光辭
位日早於姜望出封時儀形昔已圖麟閣業草今應集鳳池鄢陵集說居
也集草閣多是諸五軍國大事 致府諸條終有愧甘泉猶久紀功碑 君
臣一德千齡際柱石三朝四紀中天下重輕常繫望朕前謀議不言功位
高少有名兼美體健方知福更隆護道汾陽貴且壽若論勲考亦慙公
久持邦柄擅斯文却掃丘園脫世紛已用三篇作霖雨回看萬事似浮雲
何須祭戟榮歸路自有祈常載舊勲欲別泣英猶遠繞老臣雖去不忘君
宋景文公集將道洛先寄太師文相公 兩鬢蓬飛歲月侵狀還秘殿上
恩深馬光落盡那勝律古者律者乃盡會不見櫚屋燒燃欺望琴前日化
工休大冶寄蜀故事相用答擬今茲舊物侍遺簪壓容喜接夢煌生赤悉
公然動越吟司馬溫公傳家集致趙學士體成口號十章獻闕府太師
都人共喜太師回兆補必切戶爭迎不得催正直土樓灘水淺大家出手
挽船來東郊車馬走紅塵城外多於城裏人誰信今朝還政後過如前
歲下車新 歸來甫可及春殘丞相頻邀賞牡丹遠覺石園多不到擇前
日獻百餘盤 洛陽風俗重繁華荷擔樵夫亦戴花買看二公同宴會遊
人歸黑思還家 公尉初許釀芳樽屢喚賓朋醉後園誰復吟無石位間
誰人知道太師尊 過春歸後到諸園厭苦終朝鼓吹喧招得古僧江外
至啜茶揮塵話松軒 東田小籍選新聲歌吹胡琴色色精客少有時全
不用天然水竹湛餘清 首夏清和新雨晴綠莎細軟不妨行園夫遠道
白何事施子花開斑筍生 矮帽長條紫穀衫朱門深靜似重嚴莫言永
日渾無事種藥移花一一監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杖歲秉鴻鈞功名
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范文正公集贈廣宣太師 憶昔同遊紫
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黃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范忠宣公集
致宮詞體上文太師十絕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皐夔頻年力
請方歸第天子臨軒冊太師 太師還政累年常前殺鋪伏冉禮忙入對
誰知年八十身輕拜舞謝吾皇 吾皇重喜見儀刑對御排場結綵繝場
見寵時先賜宴御前親勸一金觴 上前一歛醻金觴侍宴群公喜且驚
呂尚鷹熊今復見神仙不必在蓬瀛 蓬瀛聞說有仙居甲第園林想亦

如遠園琅玕抽翠竹平流琴瑟走清渠 清渠滿水灌東田十頃方塘不
種蓮白馬往來明鏡裏畫舡安穩坐青天 天上雖傳周伯星應期爲瑞
有常經不如全享康寧福訪水尋山到處行 行樂心清日日添詩豪酒
健獨能兼從容對客忘衰老自是天真不是謙 謙虛久已得民心三尹
西都惠愛深一自安居朝闕去萬人側耳聽歸音 歸日天恩賜畫船傾
城士女盡迎觀園家連夜琴筝薦爲趁明朝獻壯年筆韓雲溪居集宮使
潞太師 天胎真宰贊重熙何日來行命世期五夜燕遊元夕後三湯文
恭上春時難師事業前無呂先覺心靈世有伊首輪化機熙帝載暫休祠
館動民思和羹終付鹽梅手伏節難藉柱石姿華屋早開丞相第袞衣新
賦我公詩翻挑滿院光風轉李成蹊淑景遲鼎席具瞻何所願祝公眉
壽等蓬瀛詩海繪章投潞太師 昔年尊酒每逡巡此日蹉跎百碑尊零
落羽毛迷鳳穴退藏鱗甲謝龍門來非東閣天上客歸是武陵花下源肯
學袁絲事游說區區來往謾高軒 承奉使詩次韻劉太師昔冬之什 長
城五字屹遠迤可笑偏師敢出奇句稱推敲未安處韻吏傍幾益難時癡
迷老作會填海筆苦真成蝶度絲却羨偏明攻具遂劉侯謾說也能詩王
昀順堂集 投蔡太師 雙龍闕下五雲新喜見天元第一春鄜使來輸
朝會玉儒宮望拜屬車塵袁空赤白閑邊將雨足私快野人渾是昇平
好時節誰將盛事勒蒼珉 令代堂堂有魏公十方三際指揮中勲名已
恨古人隘歌詠端知寸筆窮還第文饒攙敵日睹秦安石馬嘶風此時誰
作登門客看吐經綸氣似虹 相府潭潭後斗杓門披戟常絕纖埃小山
叢桂何由識東閣長梧許暫陪繞木鶯爲棲未定悲軒疲馬望重來酬恩
有膽大如斗造化爐中肯鑄回 三徑荒蕪豹隱開中興冠蓋擬嶠嶷有
文數過金閨彥無籍堪聯玉笋班斷遣鄉愁歸舊酒安排客眼上吳山相
門賓帝多珠履自笑風埃蹭蹬間董霜傑先生集上太師相公 共笑三
山聞氣備真儒崛起應時須十年爾慎來膚使萬里慈寧復舊都介胄一
新周禮樂蘋堂遠過漢規摹無窮基業無窮聞尚父神明更力扶張紫微
先生集 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開府太師 臨中私
第已歸休當宁虛懷更欵留遠罷雖辭持節冉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
園扃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詔諭兩京居叅過不妨來與往還遊 邦人
欽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龍靈位冠三公師尚父對尚云師之尚之父之
政謂之師尚父躬全五福壽康寧久留行色春過半下別天顏涉欲承誰
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鯉趨庭 昔美部門祖二疏太沖篇詠貴良圖不

閣賓主俱公鼎，來元萬拿出貫洲，河岳英靈添賦詠，都人士女競歡娛，皆
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使蕃自古無。張鉉湖南集寄呈史太師二首 首爲
金闕相，曾是王皇師，近即維垣拜，還從彭祖期，傳聞風景勝，多賦洞天詩，
背示漁樵否，林間要勸碑。 自憐冰氏子，父祖已登門，屏跡千官外，絕書
一品尊，華戎心慶，諸青皇擁兵生全南北之人公貫主議 經傳語前論公
閑居有經解 欲理西風棹，因瞻祇樹園 公昔捨里第爲寺 如堂存
業太師百僚長，歷代皆有之，所用有賢否，邪以分安危，惟彼太公望，桓桓
定周基，至於尸氏徒，筆述小雅譏，漢曆姑勿論，我朝有元龜，潞公四朝老，
德望鎮華夷，嘵哉京檜徒，言之可欽歎，近者楊王庭，聚朝莫言非，大路不
可作，吾其誰與歸。元貢泰父閩南集代祀還呈太師 丞相傳宣出紫宸，
驚花萬里浙江春，捷書近已擒豺虎，瑞紀還先慶鳳麟，宇宙經綸歸聖主，
山河帶礪屬元臣，幾回凝睇雲霄上，夜夜三台拱北辰。 年來供奉妻遠
宦，聖主恩同宇宙寬，左部正衡踪丈積，西曹仍許進儒冠，清時有道違遷
易，白髮無才補報難，部上船頭望江月，天風吹露不勝寒。張思廉玉笥集
擬太師 黃袍飛萬嘉王體，閤門知事隨龍起，經筵侍講戲倡優，定策宗
臣永州死，諫司臺憲屬犬多，擊搏忠正，以讒阿何劉胡，洗爲牙爪五十九
賢授綱羅，北珠硾子高一尺，十四夫人分龍席，行燈午夜開元宵，京尹明
朝轉恩澤，地衣紅錦蹙中堂，真珠絡當生明光，大臣排列賀生旦，進奏文
移行四方，太師權重專天眷，還撰胡弼啓征戰，或行宮省勢如山，一日悲
盈翻局面，王津團衰悲風生，日色慘慘天冥冥，中軍統制擁車較，密旨一
語加天刑，天誅權奸天假手，何事斷棺遠函首，君王不復三世讎，地下權
奸堪齰口。元僧盤谷遊山詩訪西巖國公太師 屈指樂江觀德堂，寒砧
九度擣秋聲，風清雲斂碧天闊，重倚吟欄光倍明。 歷累舞侯業精勤，胡
外春深覺樹榮，道慕人天誇間世，教談華梵壓群英，乾坤贊濟連城重，閫
閫恩光照乘明，動地香風滿樓閣，不妨禪指伏鵬程。記纂淵海大師 賦
偶首鶴樂之司，兩觀樓之職 咸司行於德造元長 司月大公攝重統
東之職，君登能大
民始見君之長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二支

師

少師

大戴禮天子宴禪發其擧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
文雅之辭應對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廢閭小習不傳不習
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書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孔氏傳 少師孤卿比干
之宋史吳玠知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及
卒，贈少師。洪文安公小隱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吳璘授少師制 門下，
甚六事而富，一國既茂，著於書，公語八柄以馭群臣，頌可稽於象律，惟持
宿將，寔我元勳，誕錫綸綍之華，用諗縉紳之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四川
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
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五伯戶吳璘，識
恭而不伐，沉鷙而善謀，忠烈天資，挺山西之猛，桀驁聆世，濟傳地下之異
書，屹然爲國之長城，久矣，護屯於吳蜀，曾救薗之干紀，齊王旅以衆遂，漢
前有神暢天聲而深入，胡行如鬼，狃醜類以相持，氣蓋一時，身更百戰，抗
二陝土壤之半，措四川堡障之安，氛祲訖清，金湯益固，老用敘奎徽數，特
表殊庸，觸獻在衆，秩亞維師之貴，塒戈導節，地仍舊鎮之雄，加界炎田，中
浩真户，以壯斯常之載，以增閥閱之光。於戲，爵以嬔德，而賞以酬功，朕欽
志於大受，文能附衆，而武能威敵，爾勿替於前勞，祇對予休，毋煩多訓，可
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
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周麟之海陵集除楊
存中少師制 門下，總千廬而爲衛，式隆上將之元，班九棘以在朝，尤重
孤卿之寵，矇時宿望，祇虔嚴除，爰稽整旅之勞，用畀詩庸之典，誕敭成典，
子告治廷，少傅楊存中義榮傳家，忠謀許國，自逢迎風雲之會，嘗叢勳帶
礪之盟，晉臣萃美於一門，蓋本戎昭之緒，漢將聯華於三朝，亦惟世載之
承，爰從徼道之師，內壯宸居之衛，紀綱七萃，不違李法之嚴，錯綜五韜，自
得金技之秘，積握兵而浸久，嘉揖閱以深深，念富強革之期，思謹勸功之
式，惟遵論獻，警飭閩無萬戶之封，試歲月序，營將帥有十年之賞，刊重臣
之兼領，冝徽數之申頒，夏篆建牘，進陟維師之亞，肆揚導節，益彰制閫之
雄，增采戶以倍榮，疊恩章而寵拜。於戲，脩和有夏，文王資禦侮之臣，肇敕

成公居虎佐興衰之略能助迪於舜教斯對揚於王休猶勵壯猶永綏多
祉可嵩耆壽類華嵩定于 敕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開國侯
魏了翁贈少師制 此道覺此民其誰也所望數賢斯人有斯疾其命夫
又將一簡顧在馳驅之後悲聞殄瘁之音肆舉優恩聿加追命具官某首
兼數器言貫九流天津窮問學之源暘谷發功名之輔仕惟事道更三紀
之勤勞志在康時屢兩朝之際會危言忤世而不懼正色立朝而不阿嗟
去國之十年而抚閒者七載碩人寤寐永矢弗諼永矢弗遹皇極數言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學更善治之新化慨念先君之舊臣式遄其歸以康乃
辟官以尚書之喉舌位諸樞政之股肱盡護江淮來司荆楚閫寄久勞于
外使之趣造於朝屢以疾辭疑而難進用錫鈇鉞之命忽聞易簀之言天
不慭遺人皆悅懷雖卿之所守不待生而存亦隨死而亡然政所不逮於
何考而問莫所咨而取夔然遺疏繼以亟師憶賢爲然後用之悵未遂猶
詢之中悔死者如可作也尚庶幾淑艾於後生劉後村集陳韡贈少師制
朕加惠臣鄰興懷勛舊慭遺一老忽聞無絶之言茲曰三孤特厚飾終
之典永懷謇諤眷注未忘具官某知刑知兵有仁有勇家傳正學蓋自紫
陽翁而來天與素書不假黄石公之授七縱遺謀脫虎狼之厄三郡呼舉

伏睹觀之誅絶口不言其然耦弱盡力而已出藩宣於四國入惟諾於一
堂方慕洛下之耆英拂衣去矣朕欲起海濱之大老側席久之適台衮
而遂意派厭畫繡而返初服頓適澗槃之趣美異地行之遷哥不斯頫遂
遊奄忽既綴朝而給賻且節惠以易名以勒於國有勞之人以識用才不
盡之憾噫圖功臣像嘗居麟閣之中爲帝者師斯亦厲揚之亟凛然精爽
歆此寵光可宋李綱遵竹溪集劉子羽父韐贈少師朕稽三代之禮文法
九廷之遺制大饗上帝並侑祖宗用答神明之休均錫中外之福具官材
高濟世望重蓋時歷嚴近於兩朝蹈險危而一節功存寄閫有奮不顧身
之忠義在乎成見擊不俱生之志是多賢嗣爲時俊良念風木懷陟岵之
悲而詩禮本過庭之訓宜昭異數進位公師以旌追遠之思以示顯親之
意尚其精爽不昧歆承蘇潁濱集祖少師誥詞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
令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故朕既奉神考
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試禮無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
某脩身正家而擊教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美才與聞大
政寵列三師之貴推隆十世之餘錫之閑章以賁幽隧可王初寮先生集
宋王履道辭免除授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御筆手詔已降指揮除臣檢

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劄子辭免伏
蒙聖慈特降御筆金花牋詔書不允者冒貢忱辭冀回渙號申紛親詔尚
閟俞音終難誤寵之褒敢避天威之瀆中謝伏念臣叨緣儒學受束異知
再藏泰道茅守平平之業一身扶病迄無赫赫之名歷滿成以言歸分扶
閑而自逸承訓指超進班聯侍燮籙之殊庭備金華之舊列蓋前此優
賢能之禮乃衆以休鐘瑞之榮僕昧利以偷安臣之罪也知罔功而懇避
天必從之伏望皇帝陛下智燭兼明道心博受俯監由衷之請曲垂逮今
之矜思此微生許畢桑榆之景自今餘日誓殫畎畝之忠臣無任 謝恪
撿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臣撿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
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陳免奉御筆批答依已除親札手詔不許
辭免仍不得再有陳請者撫新寵而滿成方遂狀君之音渙大號以旌愚
叟厚來歸之禮每蠲恍辭之貢祗勤親翰之紆亟拜寵光第懷衷愧中謝
伏念臣頃緣孤進叟爾異知常課文詞猶回平生之學贊襄政事果無之
試之能會課帥於封圻遂交成於帷幄諸儒扞寒不勝誤國之憂臣驅渡
瀘狀作全軀之計緣俗忍疑之信儒夫頰無事之安頳聖澤之滂流搭
遠裹之耆定包虎皮而橐弓天猶落一家挽天河以洗甲兵農桑千里常

武既耿於就緒出車爰賦於勤歸分君子年心常居於魏闕誰期定遠身
復到於酒泉幸休一障之乘仍趨九霄之覲陛時班於左掖留館邸於中
都進讀通英曾是論思之地侍祠寶籙乃嘗受度之廷比奉昕朝載康王
之寶訓實藉其昭經始之艱難扉室扉家尚矜向來之落莫惟時茂渥疇
先欽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道無方況幾不測福威惟辟獨操屬世之
權鼓舞盡神深得馭臣之術憐此軒墀之舊俾於塞漢之衛惠以餘生錫
之多祉臣敢不倆堅晚節仰報隆私誦述詩書歸美一人之德精勤香火
祝延萬壽之祺臣無任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除少師謝太上皇帝表 指
鄉扮而進屢幸遂素懷寵孤棘以進遷遂紛衮渙辭弗獲命凛莫措躬中
謝伏念臣本之長材偶逢休運當紹興更化之日首被君陰途學着賜對
之初亟膺知獎爰從冉府俾預宮僚曾無一得之愚可效萬分之補屬上
聖躬行於禪遜實微臣適契於依乘甫閱期年踐登次輔出臨帥閫入侍
經帷頃復預於鼎司顧是誇於辆任力控歸田之懇俄爲錫茅之留寵光
偏及於扶姻眷遇迥加於倫等載惟增賁父冑隆於疾疢交攻鄉閭是念
已幸扶閒而遂志敢期增秩以旌榮佩恩典之過優覺歸途之增耀兹令
除遇自昔罕擁興戴德至深隕身莫報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懋昭文德

大播先仁。俯念蓋惟，由示始終之養，肆加綸綍，蔚為出處之光。臣敢不退即使安，少休疲茶，適山林之真性，自樂餘年，修香火之勝因，仰祈萬壽。僅未填於溝壑，庶復望於軒墀。

謝除少師表

辭榮未獲，姑容紛社之歸；錫命過優，寵亞槐庭之峻。感深淪骨，愧溢汗顏。中謝。臣聞一心之臣有三千，為治固資於同德；百里之行半九十，盡忠惟在於晚途。潔進退之難全，實古今之共歎。悻悻或非於大體，栖栖多味於煩言。惟臣畫竊之榮，靡有秋毫之隙，遠勝力祈於休退，溫顏每示於眷留。許解政機，猶寘西扉之帷幄；已還鄉邑，更陞左棘之班。聯假歷歲不除之官，舉累朝甚盛之典，獲雍容而至此，緊覆護之使然。一時綸綍之傳，萬神大息；千載風雲之遇，爾丹婁書。顧臣何人，幸甚過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廣大，聖學淵微。僻其久侍於清光，入惟念舊；賜以即安於真館，相亦克終。肆推明恩，昭示殊獎。及茅嬰於沈疾，使歸養以殘骸。而臣自惟執經論說於潛藩，以至當軸將明於初政。凡同遭際，悉已凋零；叢爾餘生，歸然獨在。騤違軒墀之奉，不知涕泗之流。猶草無功，冒報乾坤之施；食芹欲獻，尚懷畎畝之忠。

辭少師表

威有一德，靡致格天之勲；茲惟三孤，遂極二公之任。既許言旋於故里，豈當優冒於殊私。輒犯大威，鑒輸微悃。中謝。伏念臣業資孱陋，承精單乎。遭大上於更化之初，濫陪鷺序；事聖主於利見之日，獲際龍飛。撥路再歷，路門三入，至於輪奐，賜休於中禁，從容召見於內朝。東壁之光，數臨蓬華；緹章之訪，每逮芻蕘。恩榮申貴於私庭，錫勞殆無於虛月。黔然薄技，雖欲勉奏以何施；蔽爾孤忠，惟以不欺而報上。迨於垂老，敢此乞身。辜負君親，觍然面目。顧無勞之可紀，乃席寵之有加。匪惟忝竊之難勝，實亦顛隮之是懼。伏望皇帝陛下，博詢公議，俯察危衷。念其行世，速還筆恩，貪榮而累國；憐其秉心慧直，不於臨去而隱情。狀新命於有司，仍故官而即路。名既遂而身退，幸粗守於前聞；福或過則災生，冀曲全於晚節。

第二表

孤首丘而遂願，已載生成；鶴巢林以自安，敢圖陛進。輒伸前懇，仰冒至仁。中謝。臣聞明主法天，理無私於近列；老臣持己，義敢累於公朝。儻知非據以必危，其可畏威而但已。伏念臣俺嗌遲暮，痛抑凋殘。告歸於不能翹擢之時，辭官於積有叨塵之後。雖曰追迹古人止足之訓，亦豈能蓋累歲貪戀之羞。儻恃舊恩，優承新渥，一念既忘於戒得，百髮盡廢於前功。御騎搒搒之清光，敢竭拳拳之素悃。伏望皇帝陛下，垂明妥鑒，聖德垂慈，念威龍榮皆出於乘風雲、依日月之久，當今廉退少見於先。狗馬填溝壑之前，簡冊有光；桑榆多幸。顧輸誠之甚切，必得請以為期。

學士院奏師垂除開

府儀同三司未當已除檢校少師狀　宋衛涇

今月十日，晚承御藥羅舜元齎御筆一封付院。批成肅皇后弟，事橋道頓遞使師垂，可除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依太宗正事。臣檢照實錄，恭覩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孝宗皇帝初政清明，綜核名實，因臣寮建言，謂漢武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倣周置勲官，開府儀同三司凡十有一號，以賞勲勞。國朝檢校官蓋循唐舊，本十有九，而自司空至太師為六等，乞下有司討論，立為定式。欲自節度使而上，歷檢校三少三太至太尉，儀同，取其中制，而為降授之序，品格之次，以待賞功加恩之律，使官制不至驟躐，人才咸得序遷，行之千萬世，永永無斁。已而檢準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給事中黃祖舜等討論典故，稱祖宗之朝，無有自節使而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者，乞未脫恋數，姑以建炎、紹興言之，宗室士㒟自光山軍節度使為檢校少保，又自是為檢校少師，而後為儀同，一時諸將如劉光世、韓世忠、吳璘，皆以戰多勳濟中興，亦莫不循次而授，乃知高宗、孝宗杜絕徼倖，恪守家法如此。比年冒濫超越，公論共不謂然。恭惟陛下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克繩祖武，則今遇虞未嘗磨厲人材之日，正當愛惜名器，以待有功。師垂身居近屬，夙有賢稱，班著已高，義存國體，使假以歲月，冀恩不創致此官，何必一旦得之，然後為榮哉。且陛下所以予之者恩也，有司之所當守者法也。臣職守所在，既有上件典故，不敢隱默，欲望陛下斟酌時宜，遵行舊制，將師垂除授，且依士㒟例超轉檢校少師，庶幾上以全陛下燮扶之恩，下以成師垂執謙之美，予之稅當貴之，亦安其於致勤勳勞之後，不為小補。如蒙聖慈以為可采，乞降處分，以憑遵守撰述施行。

劉潮海　李那賀少師呂相公啓

依劉肯堂華山西官，翁烈炳之崇，非賢不久；兼孤保之重，其命維新。共惟某官，命世英奇，格天偉業。其道周流六虛而不匱，其才宰制萬物而有餘。五龍夾日而飛，首安社稷；八柱承天而列，並正台衡。拱揖而誅賊臣，談笑而安國步。方攝齋儀之際，首召還乘熙餘之幾事，爭鼓言人，到遺恨付之分陝，人為反局，召旦，付以長城，數義然以先登，幾銷群兇之封疆，浸尋而遠去。君德再肇，遺俗復得於偽狄，百將已到之地，千為盡元輔，秋哭組衷。吉甫為憲萬邦，既親文王之任；居公東征四國，孰遂哀端之功。方奮散於英猷，已揖賞於大技，四人之顯宗社，永安其余仰下風，喜將下議，量章交至，尚許乞身。家禍積流，更蒙屈志，旅大旆於沔湘，使還深於近畿。武王同德三千，儀與微盡之列；英家中天二百，賴陪寵鄧之流。恩已厚於喙枯，情不勝於賀慶。鄴劇中北山集

賀吳少師啓

入覲龍庭，親承天眷，功酬萬敵，禮視三孤。伏惟某官，勁節有常，奇謀多算，英豪特立，宣雄地

氣之所生。忠義不移。蓋是家風之馴致。破敵如破竹。摧堅若摧枯。惟此殊勲。宜家異寵。九天賜遣。旨隨輿馬之蕃。萬里還營。光動旌旗之色。某叨承命綍。猥在帥壇。獲覩覲對之歸。遂有參承之幸。其爲欣抃。罔既敷陳。播芳大全集毛伯顒賀吳少師易節啓　王者之兵本仁義。方恢闢國之功。天下之將通神明。允賴扞城之略。折遐衝於萬里。注睿想於九重。治兵方靖於朔庭。求士毋聞於東閣。雖條侯之得劇孟。已坐制於敵情。而許歷之謁趙奢。猶頗言於軍事。爰自胡星之甚孛。荐擾窠海之弗驕。率遣裒拔弓之民。爵濱江弄兵之子。蔣氏地分。既迎於神幸。不取靜觀。欲規蜀都之沃壤。伏雠容遁。疆場多虞。長戟勁弓。雖保山河之固。靡衣媮食。但期朝夕之安。遠貽當宁之憂。每重登壇之舉。聽鼓鼙而思將帥之任。賜弓矢以專征伐之威。爰得偉人。以付全蜀。昭課境土。坐收莫枕之安。衛霍功名。僅陪扶鼓之役。况覩古昔。孰與等夷。恭惟某官天挺沉雄。神資果毅。隱若敵國典刑。爾著於家聲。賢於長城。方略力扶於帝室。任既隆於分閫。志尤切於請纓。綸巾屯渭上之師。繡帽識山西之將。采詩書禮樂而成其利。有智信嚴勇而兼以仁。仰遵神武不殺之威。盡停上兵伐謀之道。棄兇戰森嚴中權後勁之儀。鼓譯鐲鐃。致布令陳辭之用。光渠裒偉。章甝逍奔細柳營也。但聽亞夫之令。曲縣行陳。狀于謳錢之刑。出虎兵雲。載加草木新清秀於何止勒燕然之銘。宜暢威靈。固將繼營平之頌。申信賞於山河之誓。參依贊於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乘遑末路。冗散下僚。雖從齋宮之師儒。頗恭參渠之節義。金閨通籍。遑懷鉛槧之流。油幙充員。無走章馳檄之效。久積依劉之願。遂諧御李之榮。實獲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滌慮。傃陪鈴下之暨。稽頌德歌功。賴備裒中之翰墨。張守毗陵集回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綍。進秉鴻樞。擇宣威疆場之勞。茂共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僃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烈貫于金石。勲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圖吉猷於左右。外虞既記。理難循久以褒非用正。俄衝誕敷綸綍。盡讒於遠略。遂協參於中興。川陸非遥。莫須達門之列。山林特畫。尚須莫挽之期。愁慶情之未舒。辱等緘之先貺。点銘之至。敷叙奚殫。翟忠惠先生集賀除少師啓　伏審盟府第功。路朝承策。備孤棘威容之盛。更師才節制之雄。允遂聰明。默不忻慶。竊以君臣相遇。古今所難。來伊呂於遠方。乃成嘉績。欽蕭曹於異代。或爲美談。况夫間世之偉人。生於一國之巨室。典刑所屬。體貌自崇。恭以某官盛德庇民。孚忠衛上。柱石邦家之用。耆龜帷幄之謀。將致熟勞。是謂周公之元子。志存詩禮

蓋承魯國之真儒。聿追三代之風。嘗定一王之法。規摹遠矣。文物煥然。爰闢公府之華。以席相門之慶。屬時稍暇。追肯嘏房。更煩典護之勤。詣被寵光之渥。襲衣赤舃。耶登三事之聯。駿馬參號。宜侯九重之眷。顧惟鉛劃。罔御陶成。自乘下瀨之舟。坐淹翹材之館。曳文二之組。方圖力報於殊恩。閒尺一之書。已竟心傾於美蔭。縉紳淵源原揚少師見訪啓　某共審麻制渙敷。棘班肯寵。屬有嚴於謁禁。致阻賀於賓榮。欽惟隆謙。特垂臨貢。又以集議。不克肅迎。悚企之私。考陳莫究。亟遣忝訥。少控謝忱。徑率匪儀。躬鑒幸甚。劉忠肅公集賀胡少師啓　伏審懇遂公歸。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崇其國老之重。青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穎孚。天下無始終之議。仰天臣之遠覽。均四海以載瞻。某官識照蹈中。靈襟秉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闢符。覽德輝而爲社。恭紫闥步虹蜆飛光。正議鴻詞。偕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勲烈被于三朝。忠勞篤于四紀。懶爲鄉歸仕。躬樂於過家。確乎裒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遥。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塵。而不煩方典刑之所在。皆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棄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子識寶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慶闈。迨茲勉強以就仕。屢辱厲廷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于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周益公大全集賀揚少師啓　班集搢紳。廷揚綸綍。雅孤棘外朝之位。旌鈎陳上將之功。注意加隆。折衝攸遠。竊以周尊祈父。俾專皆於爪牙。楚命太師。實兼司於環列。蓋事權之所寄。宜爵秩之俱高。鄉在熙朝。愈光舊典。恭惟某官精忠貫日。勁氣凝霜。敦郤縠之詩書。備冠間之文武。登庸興運。親結睿知。昔將壇旌動之秋。屢出乎於邊潞。暨淮海波平之際。遂入危於嚴嚴。肅萬旅以無譁。衛一人而有恪。勳屬以著。寵望至優。將渠三組。以垂後。雖隆異數。奉世十年之居位。宜有殊遷。爰擢貳公洪化之勞。併燮經武整軍之實。錫亞師之新命。仍數道之舊權。戰森遥臨。增貴晉寧之鎮。土田申衍益闢渝水之封。用光帶礪之盟。式表旂常之績。某威贍戚範。遹睹軍儲。望繞騎於章華。莫陪賀客。趨黃麻於奏邸。徒極歡倅。劉後村集賀鄭少師啓　登冠貳公。蔡崇元老。孤擅茸蠡。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庭。欣有謀而則就。帝學稍績熙之益。身章頒佩服之珍。載籍罕聞。搢紳相慶。竊揣列聖侍勳舊之典。非急於公頃。使衛之勞。法路國責。徵維垣。不過河陽之鉄鉞。紫巖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壓懂。乃如致身司寇王之師。賜復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

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崇粤從扶龍而乘
天思勞鮮儷不待番豕而求野望實已孚勤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
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美祿歸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蕭則
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于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起三少之扶乃推
元戎之旌俾方王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千葉靡所不知設醴
洒於揚生父而愈欽雖熙寧過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
隆無殺瑞公千歲重膺紀撥之詩以壬萬年亡輔太平之業其蠲翅昭傳
聳聽制麻方千載之滿前顧一夔之獨後老丈學為歌頌恍非僕之所堪
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方秋崖集代回鄭少師啓　進陟師垣誕
分使鉞錫帶御府屏垂建豕之章開茅神皋天賜相收之樂伏惟某官伊
尹先覺周公多材日說月將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
知凛吾道之在三宜邑徽之莫二喜欣聞播告興被光華國有師臣是為
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李愬爾扣舌初葉質秋望歸衮
陛少師啓　伏審晉頒鼎軸峻陟師垣四國于蕃一正華夷之限域貳公
弘化再扶天地之綱常朝野懽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三光全氣幾世一
人裴晉公以相而董師僅平淮蔡葛武侯見危而受命纔保蜀闕惟我公

之肩乃心掌天下而身其任西淩江都五千七百里蒋歷蕃宣太白峩眉
四萬八千年再煩開拓封内外兼種蠡之任陝東西無周召之分灩澦之
奔雷鳴群疑自息鄭國之青霜剝萬變不搖挽世變於長江大河之趨逆
虜勢於疾風暴雨之至豐功盛烈上恨無官之可酬褒衣繡裳八謂歸功
之已晚望雄師之重望侈壽母之輝儀特承劇為年不可及域主以霖果
歲洪濟時艱礪泰山帶黃河於昭封誓某竊龍最是賀無任鼓以董麻之
六經可勝距踊轉洪鈞之一氣領袖昇平儲芳大全集公子其賢超以訓
致仕啓　伏審顯膺帝制峻陟師臣雖力辭於奪攬宜益隆於異數香
四朝之舊永為百辟之宗恭以某官瑞孟恭之和躬父大之業識代天理
物之體懷尊主庇民之心皆當二聖之倚毗還以累章而勇退理不容於
賜几樂莫過於還家惟周丘之言戒雪安車之迓召退避時祠之禮遂盡
前席之恩收宜品數之寵加以慰縉紳之系望其限祠官宁迭遠門儘竊
欣新命之亟聞實倍常情而稱慶對漫塘集從翁秦祠謝史丞相兼賀除
少師啓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吉多方羅貳公洪化之猷丕昭異數雷風
鼓舞夷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紹聖賢之絕學以古之道爲帝者師
中原故疆指撝而無不服天下大器談笑而寘諸安由□休休然有容故

事肆肆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信哉十九年而芒月若新昔位
峻維垣悵莫還於遯跡禮成清廟宜首涣於明綸猶勢與蹤佇申厥命
某山林下士瑞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志義之與此衆雖笑其踽踽涼
涼居之而安人亦諒其悃悃款款數汗爲墨亦忝辟書不幸而有米薪之
憂既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爲督
郵如孟襄陽之自弃而非關明主　谷田里任莽歲特所願全生比不才
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藉令清班郡丞高選老所選調既叨脫
選之榮又矣遠居更冒均逸之寵尤兹誤渥惕若墳言判惟退安遂户之
居其可逃罪本天之直三沈控免莫於從上尤範門之書不敢雖愁於
肆愈作畫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款公抃蹈惟深較陳同既李悔亭集代
董侍郎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遯公槐升秩孤棘翕膺而宅百揆輔茂陵
十八載之隆平寅亮而側一人開寶慶億萬年之基聚明良交際動植均
驩恭惟某官德鉅材全器閎用博累世躬行於忠孝四朝身佩於安危河
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搖夏屋獨高一柱之擎天盡返齊疆全歸趙
璧金甌閑暇從容作商野之霖玉几導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民而立
極爲天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帖頓乾坤之手兩宮二聖知扶持社稷之

心肆崎巖石之瞻丕出維垣之命甫揚成涣遠執撝謙重違再命三命之
共甫轉父師少師之拜元圭袞冕上猶恨無官以酬公夏篆瑚璉公豈以
辭榮而邀上惟楓陛比隆於皇祖則芳封仰紹於先王兩朝有子我有臣
垂光簡冊周公拜前曾拜後濟美鼎彝某自分泥塗屏跡治臺蓬千里
既自技丹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之玷兹復坦明之制但增渤㟁
之於黃麻之外六經自此尚觀於蕃錫洪鈞之轉一氣更祈偽振於踈生
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遯公槐升秩師棘萬世兼定壹經躋萬石之班
三台色齊乃遠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厚大而裕和
端凝而洪毅周拜乎前曾拜乎後邁莘乎父子之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
績光昇君民之業自開禧之末一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
浮雲心本游於淡泊周汝作霖雨才受佩於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
決成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草青霍光之援招立宣猶動搖
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指行爲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導
王几之命而晏然伤凡輔臣巽之政而遂之欲美三遑越守句之裏萬盛
布黃朱之乘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翊爲社稷之
寶比播維垣之命允孚嚴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固成涣希致基命宥命正

倚擲讃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班於洪化仰頑面以經邦冲戴物
而永天蓋得下衆之言鼎以本而異火實存上鉉之虛允重尊李泌以先
生四海戴于儀爲尚父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抵於公珪青儒有凋石
有窮恐合紹開於王社其風勁坏冶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朝紳夢蘇尚
隨於賀臆輙憑魚蕭之素恭布燕雀之私亮天地而撕一人諒益泰無窮
之間理陰陽而遂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啓劉淵海唐仲友賀史丞相加
少師啓　需章得請渙號疏榮位亞維師益峻南山之節秩仍真館俯從
綠野之遊身名俱高中外胥慶切以事君不難於進而難於退論德毋取
其偏而取其全鑄爲而畫接者固多衣錦而夜行者豈允執謂甘盤之舊
學乃同伊尹之告歸誕停七年殊擅作恭作孚之美或有一德寧志爲上
爲下之心優游出處之間終始明良之遇恭惟某官直方道大忠孝天全
威由羽翼之功深契風雲之會衆中令之神觀曾莫狀於丹青衛武公之
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廣鳌經帷之啓沃再吏鼎鉉之燮調非道不陳於王
坐底隆平之治有猷則告爾后初無遠近之殊上崇休說之忠朝倚儀刑
之重顧念功成而名遂將使懦立而貪廉明詔挽留攜僊伯夷之操杖鄉
遹返游散跡廣之金冠孤株以遁班燕祠庭而佚老熙首愈嚮於嚴石清

風吏激於頹波萃英俊於翹才奉從容於別墅中書校考已狀昇心之再
周九十猶嚴竹見衮衣之三入某猥緣杂陞且頂掃門八物冠徒想洛
中之事金鑄圭璧顧屢淇澳之詩衛後樂先生集宋衛涇賀史丞相除少
師啓　伏審顯膺鴻冊祇對龍光崇列使端晉徽武公之峻秩封邑賦益
昭異數之隆慶溢折庭讙騰率土恭惟某官識窮今古身佩安危獨運廟
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社稷增重熙累洽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静一迺
若茂陵隣衍藏清廟之多儀悉豫無憾感通輔洪文之秘寶所宜眾表以
榜聽聞然昔拜師垣嘗控危情詞之懇切而今長孤特韶眷爲位望之重
輕蓋上慰於前靈亦下存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吏籍於祇歡踰
汾陽二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伋周家八百餘年之基其隱約自安
尊賢不替屬聆明制借激忻悰和兇民擊壤之歌實均舞蹈勤唐士頌天
之頌尚獲形容王初寮先生集辭免檢校少師劄子　臣今月十八日準
入內內侍省登承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金花牋語書已除指揮
除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者聞命震
驚不知所措伏念臣舊自書生誤膺寄任二年塞外莫補毫分殊無特
強理之勞獨謹容容柔附之策雖欲捐軀天石圖報恩私而天威下臨遑

遑自顧圖功弗績父扼空名已荷矜憐許其罷戍方扶誠君父祈仰使安
百口排徊一身羸病所期退伏詛敢僥踰忽拜雲章兵形龍獎叨茲視秩
實首三孤經幄逮嚴祠庭秘近皆非臣愚所可叨冒伏望睿慈追寢成命
特降處分檢會臣前奏換授階官除臣一員在外宮觀不特俯安於私分
庶幾旁協於公言臣無任考古質疑論史記所載父師少師非箕子比干
　尚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安國注父
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
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
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
樂器奔周至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庇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
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
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家但
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　據史記三處皆以太師少師即非箕
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庇少師名彊漢古今人表亦何有太師庇少
師彊之名殊與安國不合切爲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而言不同
歟又本朝蘇子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又從馬遷說

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說未知孰爲是當攷　驛魏公安陽集寄致政歐
陽少師　獨步文章世孰先直聲孤節亦無前欲知退足高千古請視經
猶疾五年在我光陰長吏樂扶天功業去如指西湖風月誰爲伴笑許當
時處士賢　次韻答致政趙少師感懷　羨君朝夕把浮丘應笑吾曹窘
若因塵外有誰攀逸鶴壺中何處着閑愁心休已得天真樂身退猶存國
事憂積善由來神所勞坐膺全福不須求　寄致政趙少師　兩曾擎日
上高天遠脫浮榮請退堅龍袞大邦方異禮碑中前懇肯踰年三師共仰
青宮貴四海皆稱白傅賢自顧衰殘歸未得暮時平地接神仙　又寄二
閣　月榭風亭勝雅名主公閒適愈多情芳樽屢酌瀛州上誰聽霓裳散
序聲　到處園亭列畫屏四時如只在仙扃歸來便是無爲樂不必重爰
道德經　趙清獻公集聞致政趙少師榮入境寄獻　我公優暇若神仙八
十高齡衆所賢政府昔同俄一紀留封今別又三年及時和氣來吳國度
曲薰風入舜絃昨日清臺應丞奏老人星照浙西天　次韻程給事寄獻
趙少師　暮春船艤浙西州且喜樽前兩白頭蓮嶺憂傳宮樹解清江深
阻故人遊凝餚讌集踰天遠屋指光陰若箭流賴有詩篇并樽使往還金
玉共賡酬　寄酬致政趙少師五首　風荷公知獨久要政堂平日幸爲

像新篇屢拜金璞賜千里同風不爲遠。明月驚人爲暗投珍函開發曉
光浮五章麗句真高唱所得過於萬戶侯。雲濤朝暮湖山勝曾伴仙翁
惆悵遊別後增思開屈指歲華如箭已三秋 短書臨發意徘徊寒夜霜
晴上月臺灘水激江天共遠隊頭唯見鴈南來 天台鴈蕩去尋真往復
秋冬過七旬不是君恩山岳重肯教歸作自由身 次林希善趙少師榮
遊杭 雄藩生台輔於時正典刑我嘗同玖府公早謝明庭官貴躋三少
身閒逾八齡所難惟壽算豈易是康寧永舊心猶壯尋幽足更停宋都儀
皆别異語喜重聽宗契令逾厚交情久可銘擒辭工詠物吐屑妙談經歲
已迎紅旆湖光動緑船游名多寓壁燕席便扶屏忽過瀛洲客新辭使者
星承恩來玉陸涖事傍沙汀厭貫塵中景思登野外亭愛忘嘉意重溢美
雅章形叙遠才超絶搜奇思杳冥道中寧久去歸路入雲青 上趙少師
詩 義高德厚賢在服進禁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功疾憂之外康
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徒御雖寡人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茲行允美江
淮風父老相呼吉兒童三朝無事繫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貫因
安農溫衣敬體食飽肯小課大稱消森函州牢縣獄因多空歡心和氣成
年豐汝曹雖駿念所從汝心汝說加愛恭新蒸刃米米刃森巫歌屢舞馳

省公有人昔與公車逢汝陰潁尾洛陽嵩山有迹兮水有聲水之鶴兮山
之松一朝賜號逍遙翁馬資僕費官與供汝曹努力吾老矣公若再來勤
蒔宮蘇潁濱集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久之作詩獻
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閒道轉勝內足無復營平昔富交
遊閒門生常盈逝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汝潁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
平生舊情好均弟兄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甥手践廊廟蹯足辭鈞衡
倘佯里閭間脫略世俗縈與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白髮相映元勳各
崢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
舞雜前楹畫舫極沿泝肴與茲迭迎棹進鳧鴨亂樂作森魚驚近寺斫履
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賡主人歌歌客識此樂
有時盡此好何由傾蘇東坡大集和南都趙少師 富貴功名已兩忘望
高高華量包湘遠家傲似蒙莊子定笑於漢霍光遠訪交親情益重共
論詩酒興偏長圖亭艤日休車馬却悔多年滯廟堂 寄汝陰少師 侍
時行道善知終猛退如公世罕逢擲棄浮名同敝屣保全高節似寒松文
章千古進謨誥勳業三朝鑄鼎鍾見說新堂頻燕會坎時賓客定相容公
嘗見約異時須上相率來亦有意已屢以休為請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

次韻 朱門有遺警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
遠遊公雖不怪旁人悍世事如今臘酒醸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
非同嗜昔心親笑從 次韓詩心曰如說狀白髮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千
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廛足 韻田畔居民山之隔有之一山有田一金 却
遠泛蠡五湖中 俊文記北山池為有進五湖嘗 擘元豐頻藂寄狀政觀文
歐陽少師圍辭龍祿歸就休閒進退之宜四方所望 四海文章傑 一作
伯 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
心皎皎樂善意循循大器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紱冕攄謝阔鈞
耕稼歸華野吹漁近渭濱五年青興函二日壯蜀伸北關思知舊東宮命
數新驚風閣羽翼驂緣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閒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
驛候嘉賓主富西湖月句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水沙靜見鷗馴酒熟洛浮
蟻書成感獲麟激昂趺交映冲淡赤松親龍卧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休
均逸豫獨往異沉淪萊畫咨詢急儀刑企想頻庶屈協丞更起為生民
章默玉堂集次韻和君貺會趙叔平少師 黃髮逍遙並舊臣燕閒加意
占光春成龍天外惟三反 言卿翰林二元張元也仕本 和雪庭中止數人音
日薦才聞袞謀當年調賦得魁倫 子賞隻可杜香處静中十數劉孫中須

禮部考官得婁仙種又元夫下第 會須共作遊河侶五老星飛事更新
少逆者也于是點頁以下有吉請之此 沈氏三先生集沈遘七言奉寄三
衙趙少師 浮石山前十里松逍遙誰在白雲中孔先登上三公印衛武
終為百歲翁程氏方訣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翔館青衫客非儒
非心江水東張舜民畫墁集上韻昌耀心語登相元者 五福備來卒一
門歲寒方始見松筠白頭再喜逢知己青眼重開為故人當日八龍司孝
友于今二阮卜比鄰冥年不作三湘客猶欲生還一吐滿啓劉淵海少師
賦偶元於居於有言要欲作然亦成 王起居文元於中述 庠士中
人見望
立逍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師　二支

三師

有宮龜鑑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事物紀原尚書周官曰乃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晉以為上公後魏始號三師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師古曰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晉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惟置太傅以勳舊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南齊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舊官漢末董卓為太師晉惠帝初衛瓘為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為贈齋唯置太傅宋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侍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北史後魏　宋世隆辭大保前廢帝特制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隋書百官志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師大傅太保為三師又曰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禮儀志滑說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郡社令兼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貞觀政要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太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唐書百官志三師三公太師

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無三公皆不設官屬唐六典太師一人正一品太傅一人正一品太保一人正一品尚書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言使能也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皇朝因之漢書云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金印紫綬漢官儀云俸月三百五十斛齊職儀云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周武王以太公為太師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成王以周召為之書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漢高后元年置太傅以右丞相王陵為之後省八年復置平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師太保孔光以太傅遷太師王舜以車騎將軍為太保王莽以大司馬領太傅又置少傅為四輔莽篡位以

太傅太保國師國將為四輔焉漢光武惟置太傅有府僚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帝以鄧禹為之章安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其人亡因罷之迄于漢末獻帝初平二年又置太師以相國董卓為之魏氏以鍾繇司馬宣王為太傅鄭沖為太保太師不是其人晉以景王名師乃依周官名置太宰以代之武帝以安平　為大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江左太師並闕晉為太宰梁封十八班班多者為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陳以為贈官後魏三師正一品非勳德崇重不居焉北齊因之後周依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不置府僚隋氏依後魏為三師因後周不置府僚初拜於尚書省上煬帝二年廢三師官皇朝復置儀制依隋氏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其後或廢或置大抵無所統職至後魏特稱三師以正其名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故近代多以為贈官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耳唐書宰相年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

秦王世民　齊王元吉　荊王元景　吳王恪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舒王元名　相王旦　宋王憲　申王撝　邠王守禮　忠王浚　薛王業　慶王悰　廣平王俶　福王綰　撫王

紘　榮王惟　建王震　已上二十人宗室親王　裴寂　房玄齡　長孫無忌　李勣　武三思　楊國忠　杜佑　裴度　王涯　李德裕　李讓夷　杜悰　白敏中　令狐綯　夏侯孜　韋保衡　王鐸　鄭畋　鄭從讜　蕭遘　韋昭度　孔緯　杜讓能　徐彥若　崔胤　王摶　柳粲　已上二十七人宰相及前執政遷者　李光弼　郭子儀　王思禮　李抱玉　僕固懷恩　田承嗣　李正己　朱泚　李寶臣　侯希逸　馬燧　李晟　李光顏　烏重胤　王智興　李載義　李克用　王建　韓建　朱全忠　已上二十人以軍功進者　武攸暨　李輔國　于頔　韓弘　已上四人以恩澤進者　江少虞類苑國朝歷三公三師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彥卿自守太尉為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為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宋書職官志三師三公，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皆赴上於尚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官亦如之。太尉舊在三師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仕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持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辭司空侍中。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兩朝定策之功辭相位。六年文彥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辭太保。元豐三年，以曹佾檢校太師守司徒兼中書令，九月詔檢校官除三公三師外並罷，又以文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錄定策之功也。六年彥博守太師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大觀元年京為太尉，二年為太師。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以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樸。渡江後，秦檜為太師，張俊韓世忠為太傅，劉光世

為太保。乾道初，楊沂中吳璘並為太傅。紹熙初，史浩為太師，嗣秀王為太保。自紹熙後，三公未嘗備官。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皆至太師焉。　賈黯傳：黯為中書舍人，權知審刑院，為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不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無兼師傅官，隨其遷叙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百川學海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為階官而序遷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為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官，豎其悖理尤甚矣。金史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元史百官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正一品，銀印，以道燮陰陽，經邦國。有元襲其名號，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太宗即位，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而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文獻通考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秩建官有六大，其[illegible]）[illegible]之二大（太司馬大將軍[illegible]）之諸位從公（諸將軍[illegible]）者[illegible]官屬等（[illegible]）[illegible]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因司徒司直長史（[illegible]）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加中丞（[illegible]）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illegible]）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illegible]）[illegible]掾史屬二十四人（[illegible]）[illegible]黃瓊主等（[illegible]）

掌擬下威儀記室令史掌上章表報使漢末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為公御閤下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漢[illegible]三府掾屬年尚文選以不肯就辟[illegible]知心[illegible]辟解書[illegible]天下缺訟時司徒辟訟[illegible]者歎十年事類辭讚多為壯重貴為直漢辟訟比七條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置於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音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主簿掾史碑皆上言之故多掾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其大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惟揚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揚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泰初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長史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遣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糾督增掾屬十八人又梁陳尚司徒置四曹掾州一人勳課表系初王渾字玄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皆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illegible]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事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優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illegible]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illegible]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屬東西閤祭

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位長史司馬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著朝服不[illegible]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者之常服江左司徒左長史可以知之矣人士[illegible]慧曉為司徒右長史[illegible]為左長史[illegible]王子良謂王融曰我有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illegible]記室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帝手敕又為參軍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昆弟八人皆為文士之冠[illegible]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illegible]為司徒左長史加給二台佐加給自謝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史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史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二大[illegible]司空[illegible]一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

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人主閣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本官也除漢為大將軍王屬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執與長史同掾屬主掾中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除漢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除漢為大將軍王屬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掾屬參綜將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曹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等其三師二大始夫則司大行有也後周以太師大傅太保為三公而不置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於臺閣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宋亦如之

太子太師

大戴禮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為太師史記外戚世家云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為太子太師也晉公卿禮秩太子太師秩與卿同晉官品令太子太師品第三舊說尚書令位在卿下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後魏書百官志太子太師右從第一品上薛綜讓少傅表先生之建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傅晉書何劭傳劭字敬祖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

特散騎常侍甚見親待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職官分紀唐貞觀十六年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玄成殂逝遂亡一鏡矣又曰玄成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為定為太子詹事時宰臣鄭覃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事文類聚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唐職林晉東宮故事皇子詣崇賢門迎師住　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府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唐本傳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舊唐書文宗紀大和八年十月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太師甲午皇太子見太師路隨於崇明門茅亭客話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覺莊宗諸子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之子也因為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為名額蜀人號為太子太師暨聖朝帝伐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皓好為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遺殘始盡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間於時政以其師從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為所奏發遣赴闕太師憂恚卒于都門元亮與太師同日累亡宗瑩因順賦入城焚燒院宇齋食諸寺中風恚二三年間楚瘡齊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于許州陽翟縣里第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文苑英

華校宋王成器太子太師制蘇頲門下孟侯之禮雖歸於家嗣大伯之風實尚於高節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幼而聰惠長則溫仁禮樂同歸賢文相半孝以為政每用因親忠而立誠所期尊主故能樂於為善婦在服儒占媛究以稽徵登省臺而成賦自奮有渠家作藩邦家其儀孔臧其德可大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神祇唐書作人神斂屬由是朕前遜讓言在必行天下公議唐書作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事之典庶叶從人之願況別為九州必資於牧伯貞夫萬國尤佇於師傅式副斂諧之求仍光不拜之寵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疋奴婢十房金銀器皿二百事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信安王褘太子太師制孫逖門下傅導元子師長庶寮必在正人無非舊德太子少師上柱國信安王褘宇量良幹朝廷頂老踐忠公而体立節明霸而威風偵大任頻總中樞業寬可春是為六官之長我兵禁恭何止萬人之敵睦朝尚蕃舊書作功自天秩之榮俾極宮臣之位可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勳封如故唐陸宣公翰苑集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徵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倣吾是以擬台階之光選宗室

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大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濟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爲尊，師範國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勲如故。李衛公集

賜靳掞太子太師杜衍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郎廟，心存丘壑，往以時事，來還宰樞，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遂人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咨常謙，即膺成制。宋洪文安公集

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父贈太子少師詠贈太子太師制　朕奉墻座於崇丘，褒神祇之大號，誕考明禋，究被幽明，興言輔臣，追念先德，宜布褒榮之律，少紓怵惕之懷。具官某，履信自持，潛光不售，揚名後世，但知建屋以藏書，教子義方，果見肯堂之底法。服在樞機之邇，相予禋祀之成，念餘慶之所鍾，舉懋章而亟下。儲宮極品，師位最高，尚其如存，綏我異渥。洪适盤洲集

處士文父棋太子太師制　蜀道文儒之林，也在西漢時，嚴馬淵雲，轟靈江漢，擅聲四海，後來仰之，如慶雲景星，當來聞父子繼美，及致身鼎輔者，我宋紹興，異材間出，高視前古，世載其英。具官某，包括群書，洋溢嘉聞，登名月蘸，仕不隆振，儲休于舍，大其門閭，光蹤鴻振，蕃塵政納，衆精會神，景行受高宮師，褒檀制墨未乾，話講神墜，後申郎冊，以彰教忠之訓，以慰顯親之心。洪有知也，尚榮享之。洪浩鄱陽集

贈太子太師制　勅惟天無私，積德必報，于公萬高門之慶，臧孫聞有後之祥，判節義貫於一時，勲名垂於萬世，宜侈侍家之福，啓予同德之良。苟非厚恩冊之發，何以示忠臣之勸。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洪遵故父任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贈左光祿大夫、謚忠宣晧，德望儀於列辟，聞學育於先儒，十九年牧海上之羊，嚴高蘇武之節，八千里感朝陽之鰹，成植韓愈之忠，方頒促召之音，遂起云亡之歎，獨有遺經之滿篋，遂詒嗣子以承家，躋于廟堂，貳我樞筦，肆厥延登之始，爰加追貢之恩，雖西清學士之班，未究平生之藴，而東宮維師之秩，允爲窀穸之光，歆我殊榮，服之無斁。可特贈太子太師，孫如故。鄭起潛立齋集

端明殿學士別之傑故父宣義郎致仕己贈太子少師湜贈太子太師制　樞副之登，幸哉有子，恩飾之命，加于其身。具官某父某，行著鄉評，學推儒望，瑾瑜內抱，躬金韞玉之藏，弓冶親傳，家有箴金之訓，維予政地，嘉爾長才，方爰陞秩於宮師，再增光于家廟，非侍廣朕渦衆之澤，抑亦表爾教忠之功。靈其克歆，禮則爲稱。

加贈王藺故父太子太師制　勅朕圖惟厥初，莫先孝治，二三執政，爵位既崇，追顯其親，襲封壟寵，於其時矣。太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爲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師之道，擊識醇深，氣節剛正，儒術師之，史事詞章，繼於古人，載馳華使之車，任非不遠，通班文石之陛，志乃克違。收其藴蓄之餘，貽爾賢哲之嗣，參和公鼎，益大德門，茲正位於宮師，庸增光於禰廟，恩典攜渥，尚其歆承。可特贈太子太師。

陳埴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劄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將當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眉寄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摸，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稽覽，有確論上贊昌朝。竊自五帝選賢，三王設子，雖擇賢之義，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冑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振冕表陳，高溥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未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內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擇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定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允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頃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離刃用以居，替己重輝而合照，故太宗皇帝英心專斷，大略制權，謂六傅而可廢，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訪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偏遵行於故事，左輔右衙，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者，是知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周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居秉鈞之元輔，討之父長，庶使左右周備，頓旦爽之耆德，封冀漢室，躋園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通富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業禮經而愧曉，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儻蒙宸鑒俯回，雖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太子少師

六典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晉書惠帝以衛尉裴楷爲太子少師。宋書太子少師少保並晉置。後魏書百官志太子少師右第二品上。職官分紀後魏邦柞頃太子少師，柞嘗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詔柞侍一黃，啟出承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柞私事之，時誘柞者，號爲桃弓僕射黃勳少師。唐李綱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腳疾不

墀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網奉至閤下勅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命與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必數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肅然禮敬貞觀十三年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引風通賢所以叶力御忠爾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循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為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爰食思治虛己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由其推尚屑辭彝典便可斷表即令攝職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昔成王幼小周公為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使為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後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慘酷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又曰房玄齡拜太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

脩謁遂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於崇讓　唐休璟 [illegible]尚宮賀婁氏因事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以為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為太子少師時所譏　許敬宗為太子少師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王起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詔每月割仙韶院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為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為恥之　唐書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為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儒怯不任事故換此散秩　舊唐書禮儀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　事文類聚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一曰靖安少師一曰永寧少師　文宗議選舊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吕[illegible]侁　宋史職官志國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參政事坊兼掌賓客及升首相遂進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為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為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

宰相官本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為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惟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因遷轉門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賈似道為少師　文苑英華授唐休璟太子少師制　蘇頲　門下君臣之道欽若從乂師保之寄人具爾瞻必在耆老兵康庶政持進前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宋國公致仕唐休璟自天錫夢維岳降精心竭忠公器且文武兩宣塗燀妥以弼[illegible]帷幄運籌推其決勝爰當宰任固辭揆職私第懸車者年益壯公門軾馬朔允適聞永舊所期懷賢是切諭於三善況侍正人營於百工孰過元老宜紆几杖俾作鹽梅可行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散官勳如故　授岐王範太子少師等制　黃門贊翼皇儲允歸師保宗欽叔公詩為親賢號州刺史上柱國岐王範秘書監兼幽州刺史上柱國薛王業等明允篤誠溫良恭儉忠孝允於今典文儒偉於成業自為我蕃翰擁其千旌雅聞

邪伯之詩尤美魯公之政雖頒條是務而導禮兼資固入拜於承明傳來儀於博望範可太子少師號州刺史業可太子少保兼幽州刺史勳封等各如故主者施行　元豐懷遇集　故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元絳可特贈太子少師　敕進退之禮始終不忘存歿之恩哀榮宜稱肆頒明命關錫故臣具官某和厚溫恭文采自飾政司容刃宿有將明知止三身厥惟嘉尚遺茲奄忽痛用盡傷虞往飭終加隆寵數尚其冥漠識我徽章可故太子少保資政殿學士致仕趙抃可特贈太子少師　敕朕有爵祿以從天下之士惟賢才者得以備其尊崇而都榮名歿而被餘寵非真以稱公義維以盡于朕心具官某厚德足以鎮浮清名足以激濁行己事上始終潔完前時老成寔朕民倚不復強起今其云亡錫茲褒嘉申我備惻維人有聞貴于無窮可　王之道梱山大集　追贈太子少師　敕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八豐而定國相漢栖筠以忠正事主終于御史而吉甫相唐天報不在其身則祉必施于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為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蘭故父任朝奉大夫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為之才挺剛毅不回之節旅勤州縣有志事功莫在援擢得全鄉社寵不臨於一境活何止於千人嗟顛細之不逢豈職孫之

有後今其次嗣翊我化鈞是以似之見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德之
靈長肆因授任之初申錫追榮之命升宮師之亞秩賁懸冊於幽扃尚其
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師　加贈少師　勅士有抱負器業砥名
勵行自見于世而用之未盡者乃以訓其子今登元樞重我朱兵之地則
尊崇之典追報其親蓋亦理之宜而事之稱也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廬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王藺故父任
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道學博而又贍材全而識明登㳂儒科受階膴
仕而持使節風采猶存軌遇長塗位不配德是生賢佐始大高門進亞公
師爰頒命綍官品增峻用詔無窮可特賜少師洪文安公集賀允中父任
承議郎贈左中散大夫理贈太子少師制　人倫之孝莫大於揚名王者
之恩尤高於錫命睠衛臣之鼎貴即考廟以追榮其官某爲世聞人不躋
膴仕種德百年之計非此其身遺子一經之傳充昌厥後方延登於政地
亟加賁於泉扃備位之孤師位爲冠尚營魂之未泯對茂渥以靈承　知
樞密院事陳誠之父任右宣教郎致仕贈太子大師宏贈少師制　昊天
有成命載賡郊祀之詩聖主得賢臣實賴精神之助肆襃嘉貺追寵禰庭
具官某器括箭鋒高明養氣見謂一鄉之善士不躋三接之康侯非此其

身自信嚴金之訓章哉有子立登樞筦之華屬茲豐禋可緩褒典即春宮
之峻品冠夏篆之魏班尚期如存歆我休渥李壁雁湖集姜特立父綬贈
太子少師　爲人臣者以忠義殺身雖千載之遠聞其風而欽之矧先帝
藩邸之臣義方所自耳目相接凜然如生因其子貴加之卹典尚何靳哉
具官某故父某位不盡才忠能効節遺物之報在其後人依乘風雲事我
聖考方掛冠於神武爰正位於黍官視其恩數之富行軼若追榮之數息
錫之新命畀以宮師豈特慰人子顯親之思亦以彰人臣死事之報英靈
不泯尚寵其承　鄭起潛立庵集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以新
除封贈父已贈奉直大夫祖文贈太子少師制　共政登庸進西府樞機
之貳教忠崇報躋東宮輔翼之師孝莫大於顯親恩聿隆於錫命具官某
父某含章獨善迪行素純踐履足配於先民寬厚自孚於仁里傳家有慶
高駟馬於門閭知子甚明植三槐於門户由爾義方之訓衛吾宥密之謹
因嘗疊被於徽章茲用峻加於慰飾慶風雲之會漢寵渥以方新感雨露
之濡發幽光而莫憾尤緩厥後益永其承　蘧梁集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
師張化生墓誌　樂全先生男張方平銘　睢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
宋人自唐五季代藩帥擅制豪傑多見辟用公曾祖光以材略仕歸德軍

顯名東諸侯節度使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祖文熈通經從使
府辟爲軍事推官考嶠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擢第風表秀偉長民有政太
宗皇帝臨軒召對嘉其器望選知鄆州賜之親札優以金幣搢紳以爲寵
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篤厚長者夫婦奉佛中身未有
子相與精禱父之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爲而子
因娠生公幼而莊介不戲弄不嬉笑人莫敢狎侮稍長就學記誦強敏他
日少傅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也曰諾即習通諸經然非其好也他
日又問盍婚宦乎曰諾婚而未宦少傅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命
令姑從吾志貲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蕩蕩無餘一不爲問父之其
子方平通顯于朝起至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天澤下施自
業流根公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尚書工部刑部兵部員外郎
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贈于領益部賜公階朝散大夫解三司使賜公
金紫皆持[illegible]也家人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所至官舍
入府門更罷乃出像吏無識者金陵錢塘泰亭有林園樓堞可以眺望山
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在京國鄉里亦爾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
事不以自累貧爱巧偽之爲平生不接于心衔菲飲食衣至于不任補紉

而後易蓋有常物不得輒有加者居處器用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歿十七
年夫人既殁不復見婦人之面孫娶婦入門隔窗一參竟不之識早歲猶
有山僧野客間相見者晚年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知其節孤
峻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大夫人憂候朝京口錢塘淨慈寺老宿僧惟清行
甚高聞公常自宴坐語其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清淨功德莊嚴三昧
者耶我爲善知識應爲發起宿世善根乃至丹陽請見公欣然接納清問
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曰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從
數相見公竟別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久植眾德本
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
親近亦不知公所存由是乃知公遊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定省燕居侍
坐語寒溫外未嘗及他因事警策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遷秦州慮公樂
鄉里且迎侍道遠請于朝求駿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吾猶可行君命
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話前朝事要官重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
若在滑州官舍所居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除麻到官中
間不浹日有如是偃蹇者耶既行左右奉輿公曰此何爲者尚書前白遷
人實多數易不足爲勞公曰吾從先人屢領郡矣見郡遣迎者白直不過

二十人無兵卒也旨在車乘家人妻裴共載今官長自奉乃爲天下安得不困吾平生未嘗用人力今以老身使人肩輿往還五千里竟不就輿乘馬度隴阪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令醫胗脉治平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三日脉奏寢遂興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殁痛自頂溫至于眉宇間七日而體手足不彊上聞嗟悼使近璫弔內司賵臨奠以太子少師告第享年八十有三配仁壽郡夫人趙氏靜溫有賢德公諱某字化生化生云者先少傅以是識其所生之壽也王父贈太子少保王母蘇氏武功郡太夫人妣劉氏彭城郡大夫人一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士人孟某次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某大理評事熙寧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于宋城縣仁孝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世報生身本如幻 如幻起滅非實相 智者明知起滅空 故離諸緣還自性 公積善根非一切 宿集衆德妙莊嚴 現有眷屬常遠離 雖在家居已明脫 癡惑所生諸煩惱 不可污染如蓮華 不修觀行常寂然 是則名爲真宴坐 常正定中無依著 萬行非功自成就 是則名爲真功德 何少無量空無邊 淨智妙明非識想 豈與色聲共生滅 來如月影水中圖 去若浮漚歸海性 金剛堅固無有壞 須彌盧山不動搖 離一切相清淨身 超越假名出三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 二支

師

太子三師

禮記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歟類太子三師三少是為六傅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也又曰六傅晉史曰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五隋書百官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翼皇太子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掌輔導皇太子每見迎拜殿門三師答拜每門必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子出則乘輅備鹵簿以從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自太師以下唯其人不必備[illegible]唐六典太子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並從一品下史記秦孝公使商鞅設法而黥太子師傅則秦有其職也漢氏唯置太傅秩二千石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員後漢太子太傅秩中二千石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至魏太子太傅為第三品漢魏故事皇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太傅於太子不稱臣晉初東宮不置詹事事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真以為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而本司位重或行或領也咸寧中備六傅之職朗陵公何邵為太子太師避景帝諱改為師安豐侯王戎為太傅武陵侯楊濟為太保其後或置或省懷帝為太弟又備六傅東晉明帝在儲宮置保傅之位而無二師晉令太子太保品第三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銀章青綬宋齊梁並不置後魏北齊置之正第二品號東宮三太後周不置隋氏置之正第三品皇朝因之而加其秩太子出則乘輅備儀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冊府元龜長孫無忌為司徒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太宗以

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傅保制曰明兩之重寔固宗祧輔導之
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於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
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夯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鐘鼎
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
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宣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
晝之書知無不為必能纂茲六行審諭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
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
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
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子賓客鄭氏諱綺稱太師太傅太保白春
宮三師唐會要皇太子見三師禮 貞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
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
禮拜荅如儀說王問珪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
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
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上曰我嘗語泰
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四
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

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荅拜每
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
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疑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
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
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
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
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
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
怪也以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以
謝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
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其行焉大和八年
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出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
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勅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
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伏下後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
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及輟放並權停其年八月勅太子
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宜令每月更

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三十二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及輟朝
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
官每月二十六日詣崇
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師氏

書顧命篇師氏 注師氏大夫官 周禮地官司徒師氏
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
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
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
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
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
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元豫章熊
朋來集師氏之官諸儒或以為周召之職公孤之副愚按武王之
在牧野固以亞旅師氏敘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則公孤之外別
有師氏之官故其秩為中大夫為上士會同軍旅主舉則從使虎
賁兵服之士屬焉皆不忘牧野時宋呂東萊某周師氏箴 諫之

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跡曰驟遠則勢不接跡則情不通驟則理不
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
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
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
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誠者
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
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煩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
法然求之於蠹書涂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
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啓心沃心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疎地遠千說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
右賢俊治洛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媺巽以入之曰義曰理原念
媺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媺勝惡微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
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刊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褻慢之處將萌復已師師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
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衆必求睃賢舉以自近旦承暮弼前賛

後襄衆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鑑此正直屏弃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宁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戟

國師

馬明史實賓録漢王莽以劉歆爲國師歆後自殺史以訢爲國師莽傳又號國師三 後魏劉延明隱居酒泉教授爲弟子蒙遜禮待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北史傳 梁書王承傳承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後爲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宋史列傳宇文虛中建炎中貢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使金國爲金人所拘留虛中有才金人加以官爵後累官進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元史鐵歌傳憲宗尊鐵歌叔那摩爲國師 張立道傳立道奉使安南傳上命曉之日嘗曰公天國之卿小國之師也

龜茲國師

晉書鳩摩羅什傳羅什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

三帝國師

唐張說集大通禪師碑 詔請西來趺座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天使國師

岳珂程史宋施宜生福人也後爲虜中禮部尚書方顯時有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

三藏國師

元史本紀至順二年特命沙津愛護持必剌忒納失里爲三藏國師賜玉印又釋老傳其年又賜必蘭納識理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

灌頂國師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十二月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玉印

高麗國師

高麗圖經國師之稱蓋如中國之有僧職綱維也其上一等謂之王師王見則拜之皆服山水衲袈裟長袖偏衫金跋遮下有紫裳烏革鈴履人物衣服雖略與中華同但高麗人大抵首無枕骨以僧祝髮乃見之頗可駭詳晉史謂三韓之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非也蓋由種類資稟而然矣必因石而扁

詔爲國師

佛祖統紀云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爲國師又勅曇遷法師爲大統尊爲國師 武后勅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師 肅宗詔南陽惠忠禪師入見號稱國師 代宗詔南岳法照爲國師 憲宗賜沙門知玄悟達國師 封澄觀大統清涼國師 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詔爲國師

宗師

王海漢平紀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益戶賜爵金帛補吏各有差詔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東漢書李通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持尊之故曰宗卿師[illegible] 盧植獻書竇武曰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召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崇訓導之義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 晉武帝紀咸寧三年春正月丙子朔詔曰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常[illegible]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 汝南王亮傳晉宗室盛無以統攝以亮爲宗師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梁王肜亦爲宗師[illegible] 魏書官氏志初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辯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 職官志宗正統皇族宗人圖牒哀帝省并太常 元魏天賜元年十一月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州郡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太和二十二年以彭城王勰爲宗師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西魏廣陵王欣爲大

宗既　後王有宗既中大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三月詔諸
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總攝焉
為團伍會要詔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有殊異以明等級天下諸宗姓任
官者宜在同列之上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
攝文苑英華庾信杞公讓宗師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音心魂震懾臣聞若分四
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須易一代之刑以德明試
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
其章句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派水衍弱木之分枝東岳則
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闕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
宗卿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俯庭陰曾未
扶墻母氏慈訓良勞苦甫及成人頃無捐棄凡遊如在忍離鞠育之恩
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塋域霜露中傾時之感霧雀展迴
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踆垂提拔當今王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璿璣齊
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蹉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脈參蹉必傷千里之
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
臣此情太宗為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賢能之臣伏願覽青蒲
之奏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
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
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諸侯師

東漢書劉般傳般少時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建武八年東
至洛陽脩經學是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
使就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
脩至行為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帛二百匹唐柳宗元
集送班孝廉觀省序　外王父以
將相之重尤命亦社為諸侯師

先師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
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為之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
以幣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有國故則否注若唐虞有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注古先

聖先師以器成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注興當
秩常職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
東漢書孔僖傳章帝過魯幸闕里祠孔子帝謂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
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
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儒學傳序太宗貞觀六年詔
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孔氏釋録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
建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于學以夫子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
以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配高宗顯慶二年七
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又准
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氏等二十一人與顏子俱配尼父
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出孔子為先師顏子
左氏為從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子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
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
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紕繆仲尼
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至教於六經闡儒風於
千世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
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開元八
年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十哲列象七十子圖形于
壁唐摭言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
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
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睹尊經
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
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
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請資官五品已上及
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事物紀原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
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茲禮起於唐懿宗之世劉允
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使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
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料開元貢士之禮而為
之制也唐會要云開元五年五月八日也據言又以為九月詔樂府詩集
隋先聖先師歌　無名氏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
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祀典無騫周子

遣□□□釋文以顏昭吾于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
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徹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
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宋楊誠齋集謁先師鄒國公文言
聖師者必曰孔孟言亞聖者必曰顏孟某諸生也初學為邑視事之三日
而首謁於

筭學先師

宋史本紀大觀三年詔筭學以黃帝為先
先師禮也 師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師

儒師

性理字訓覺其後覺傳道授業為人模範是之謂師韓詩外傳
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禮記學記大學之教也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
學博習不能安禮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
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
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
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
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
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
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為人師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
能為師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善
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記問
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
雖舍之可也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禮運曰故天生時而地
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論語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
為師矣此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所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云云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有以待夫今日之未得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不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然有時而盡亦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惟能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如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

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普程子說年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大義理之無窮矣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說展轉可以味聖賢之辭意 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汪王魁曰學者有餘人貴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 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豈有好為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之也人師乎己從而以之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辨之際亦有互相發者哉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位於人而不知其先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 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膚聚鸞散則刻之以師友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無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榮辱篇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致仕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則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解蔽篇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 性惡篇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 大略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 正論篇曰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 封之宋也名啟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孟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 曹觸龍斷於軍 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是復與古人同名者 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竭蹶顛躓揚言同曰之新子作竭走而趨之 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揚子問明篇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學行篇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吺吺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淵騫篇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也就師學問無方心不通師之罪也 子家子既為人師尼不可示訓之事切不得妄為 周子通書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之中，擇中而主焉。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子思子方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正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四象，不知如何。曰：凡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邵子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細推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縱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析十二辟卦，分十二月，邵子推又別。東漢書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衆異耳目，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焚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息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汎達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為撞道之面墻，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蟊賊也。學者可以懼矣。唐繪張籍字文昌，與韓愈書，愈答曰：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拳。若好勝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忘荃書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之師也。夫師無他，以其道導之，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為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為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故未得為孔子徒，以其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己，既向則忘，反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從造化而不從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從造化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歷厥旨，然後從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為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消，金不消，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從造化矣。剝極而碩果乃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為德性命之尤，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取德，有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德性命之情者乃若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德人於機已發矣。非獲碩果不能與於此。果結實之名，陽精之成實者，碩之為大，如大中大正之稱，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而無我，則見也。然通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緇磷，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緇磷，則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緇磷之機見，塊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為緇磷哉？剛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太易而不為易之所用，貫魚又之五陰，蓋色臭味之品，其數皆五，而宮人則其所大欲，自后以下，其品亦五，皆嗜慾之能德性命之情者，始是者皆為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斯為碩果之効，非能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主乾，豈非至大者。我宋陳默堂集陳淵曰：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自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頓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于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傳其傳者非軻而誰，故曰

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楊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為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吏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張橫浦心傳錄孔孟為學者師宗其於門弟子最能善誘觀孔子於貢子路曾子及孟子於公孫丑公都子告子其語言答問處皆有曲折深意警悟人處甚多學者當体認之真自有益程氏遺書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下書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為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楊龜山語錄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為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太平御覽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為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為當也變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為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李延平語錄其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深淺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

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媿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性理會元伊川云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范云溫故而知新者進德脩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為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楊雄曰其動也日達其所未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矣朱子語續錄去聖既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晦翁漫說皇朝師道始於泰山孫先生石守道尹師魯諸人近世若呂伯恭朱晦庵亦可謂盛矣伯恭以殘膏賸馥寓於左氏一書沾丐後人每三歲大比取秋薦登春科多其遊從晚而講明經學將貽不泯惜乎不假之年其書未成而伯恭遽下世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猶賴有晦庵嘉惠多士或云伯恭之致疾蓋自文海云師友雜志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為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為盡善善財亦不以德雲為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為私恩弟子不以為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為然學者惟以師說為是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尚書漢定伏生求書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續漢蒙求申公魯人以詩經為訓以教王臧既受詩趙綰亦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類說漢冀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焉明史實賓錄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冊府元龜孫寶

字子嚴潁川郾陵人也。郾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謂修飾掃除也。設除侍，謂張倚當物也。伏言又紀之。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至言謂辛二留之。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可為主簿，事有中者，人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言士不遭遇如人自害無本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類四以下為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衆尤盛。 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己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為郡史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

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人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歐陽歙字正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又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為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大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姜肱字伯淮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孫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為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武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廖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業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然因號為北郭先生。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光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講辭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

言為允。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至大司徒。 孔翀會稽人為掾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翀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翀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祁嘉酒泉人傳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 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

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十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
之竟以壽終。嚴植之爲騎兵參軍事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
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
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
已了細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校書徵之固
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
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
其優劣。常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
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
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
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厲有方
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爽不
仕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徐遵明字子判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
出門院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爲盛每臨講座
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
海內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爲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
通直散騎常侍李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
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束雕鐫之地而
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無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
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
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
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
蹤於北海者慕奇好古受客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
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
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
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除主誠高節湮
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
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
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溢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

物致屬斯在臣託迹諸生親承顧眄惟服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
陳愚上喧惟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
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李謐
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
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
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
書稱璩發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
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
究六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
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
經爲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華州司戶扶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居繪柳并字伯存與劉太貞尹正闓士和授業於
蕭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太貞入吾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正
傳聞孫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柳
宗元字子厚肅宗時南方爲進士者走數百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
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韓愈字退之憲宗時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
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六帖唐卑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醫樂賤工
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尹和靜言行錄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
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井見
易言行錄手字諸伊傳後。言行龜鑑胡安定明道景祐間先生與孫明
復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獨盛在湖州學弟子往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
仁義禮樂爲學慶曆間建太學于京師有司下湖州學取先生學法行之
太學皇祐至和間以先生判國子監執經座下生徒千餘人每講罷或引
當世之事以明之教育諸生皆有法。呂滎公希哲字原明從胡先生於
太學與伊川俱事先生居並舍公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
比首以師禮事之又與同舍黃公履邢公恕相反善一時之士不遠萬里
皆來師之學者相與必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弟子也。劉執中彝福
州人先生在湖學時從學者數百人彝爲高弟熙寧二年彝召對上問從
學何人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
者無慮數千人上曰門人今在朝爲誰彝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
民者追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　明道先生程顥
字伯淳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卓然有求道之
志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
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
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一人
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聽
其言教則放心邪氣自不容于胸中　劉質夫絢自髫齔即事明道先生
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
每晉問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遊吾門者衆矣而
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焉使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
易惟劉絢近之　尹彥明焞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
彥明曰此尚可以干祿邪不對徑出　朱光庭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游定夫酢伊川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
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
川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楊中立時調官
京師往潁昌從學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伊川自
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異學獨楊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楊
謝二君長進中立歸明道送之出門因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定夫中立
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
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　晦菴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學于胡原仲
劉致中劉彥冲三君子之門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有
識之士登第後同安主簿秩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
時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只說不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
後學之所造益深專精致誠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
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　南軒先生張栻字敬夫頴悟夙成
既長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
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
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省性理會元或曰濂溪先生傳太極於穆脩脩傳

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一師也非其至者也五峯知言于師道不立
學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
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明道撰墓志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知其
為學知道使其子顥頤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
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康節行狀呂希哲始
與程顥頤俱事安定胡先生希哲察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
之而明道程先生皆與希哲遊行狀　横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明
六年家錄　蘇昞字季明從横渠甚久以其文策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
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横渠[illegible]自有欵政其次有諫官御史
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胡氏傳家錄伊川自涪
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佛事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
狄矣持呂原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原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
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厚與尹張邵傳送焉門人記尹公語二
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覩奧稱高弟在南方
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illegible]三人公年七十餘時天下多故
或說當世貴人語錄下以為事至於此必敗宜大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

遂以祕書郎召到闕下遷著作郎龜山行狀張繹字思叔伊川歸自涪陵
思叔始見先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
處後更窮理造微呂氏雜志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伸毅然為
親承之計伊川以非其持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
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illegible]
南軒先生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正孺道五峯之言
曰渠家好佛某見他說甚先生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
契遂授業焉先生曰某若非正孺幾乎迷路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晦
菴曰他每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禀上做便
偏了語錄劉彝諸賢之從安定也水利等學悉施之政以淵篤簡諒稱者
終始操履無一瑕玷所守為何如邪明道兄弟之從濂溪也躬行踐履不
愧屋漏雖罹貶竄大節凜然正大之學賴以壽其傳焉所守為何如邪呂
與叔横渠之門人其所以復從程氏於横渠已亡之後非師死而遂背之
也横渠二程其道一揆始學於關中卒業於伊洛矣克己一銘足以見與
叔之所守者焉劉質夫輩二程之門人伊川以質夫為信篤守固以未公
扶為志不渝於金石亦可見矣張思叔祭伊川一文亦足以見不背師之

意焉東坡之於廬陵門下士也。六一文集一序，豈負廬陵語耶。上皇帝一
書歷詆新法，則守道之所由見矣。少游之於子瞻門下客也。為劉氏左袒
之唱，從東坡者惟少游為坐黨所逐，大節不渝，則守道之所自見矣。徂徠
泰山之門人也。慶曆一詩，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徂徠者，猶徂徠之
於泰山也。元城涑水之門人也。語錄一書，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元
城者，猶元城之於涑水也。龜山之於二程，了翁之於龜山，師友淵源粹然
可觀，皆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負其所學，則士之所以儀刑二公者，抑可
知矣。自安定濂溪以來，其門人弟子學識優劣雖有輕重，而士君子一切
取之，不欲為區區優劣之論者，以其皆有所守耳。獨介夫之於金陵力詆
新法，若背師學，然天下大義之所在，君子不以罪介夫而罪金陵。金陵當
國時，託儒更姦，聲譽藹然，雖司馬歐陽諸公亦尊敬之，豈特一介夫耶。新
法一行，公論凜然，易迺一圖適足以見介夫守道之篤，未可以呂步舒事
為比。而皆之也。惟我本朝，天涵地育，愛惜人才，作成善類，皆創黌宇，妙選
師儒，其億萬年之閎規也。師道明於上，師教修於下，蓋自天子之學，至於
一郡之學，彬彬然文風大盛，異材秀出。胡安定主國子監，而師儒得人，不
惟見推美於一時，至朱光庭上擇名師主太學之請於元祐間，猶據此以

為誇美。胡安定之在湖學，以治道名齋，條舉兵民水利之目，而當年品藻
後日悉為名臣。它如二程橫渠之在伊洛，求彙張栻之在東南，又皆取人
才之在下者，收拾之，相望百年，而道學賴以講明，人才賴以宗主，迹其所
以，大抵明道以立師儒之本，用情以洽師友之交。自今觀之，為种穆之學
者曰周子之圖出於种穆，為伊川之學者曰周子之圖不出於种穆，為橫
渠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為伊川之學者曰橫渠之學實出於
二程。夫程子之學得之周子，周子之學得之孟子，而橫渠則自程子發之，
此蓋伊川門人所以尊其師之意也。然學無常師，謂太極一圖出种穆而
發揮於周子，亦何不可，而必曰非出於种穆乎。道一而已，謂橫渠之學出范文
正而合於二程，亦何不可，而必曰實出於二程乎。紛紛多言，徒相為嘗甚
者以康節為數學，以司馬文正公為未至，至今讀之，使人以妄自尊大議
伊川，誰實累之。善乎邵先生之言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更相
毀攻，併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子孫可勿辨。噫，其真
忠厚者之言哉，其可為褊薄者之戒哉。或者乃曰：周恭叔筆從程氏游，而
又學蘇公文詞，以文之蘇公與程正敵也。孟享從程氏游，而為王氏舉業，
王氏與程異道也。著作之命，失身匪人，楊中立非全節也。夷狄之法，亞之

從之游，定夫非正道也，又其極也。黨事一起，莫不叛去，如鄒忠孝筆至老
死不相往來，何其無持操也。關中學者躬行之多，雖橫渠之力，而越職上
書，自陷邪黨，蘇季明亦思出其位矣。嗚呼，棄所學而背其師，若忠孝筆誠
可責也，獨不曰涪陵之歸，慨然有得，甘心溝壑，有如張思叔于學業之嚴
銳然親承，雖死不憾，有如馬時中乎。中立之遠著作，不拒佛於之召也。定
夫之參佛法，不攻異端之意也。而況有謝顯道之不變也。周恭叔之從蘇
公，餘力而學文者也。孟享之從王氏，可以仕則仕也。而況有尹和靖之不
應進士也。若夫蘇季明之上書，此正所謂得為黨人足矣。各於其黨，觀過
其仁可知也。而君子則曰：關洛之人，叛其師者不必責，而尊其師者大可
責。蓋叛其師者未足以累其師，而尊其師者乃所以累其師也。集言順先
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 古之教者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記學記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同上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家語 故將
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
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同上 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同上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同上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
率。同上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同上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同
上 國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前漢書元帝詔 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
帝者明義。魏志時博士執經，高柔上書云 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晉書漢
紀元走谷訓元年 古者設大學，教冑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
事不廢。晉書選舉志 楊綰云：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通鑑綱
目 裴子野言：古者人君養子，六經之法，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文選 古
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四書注 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
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四書注 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宋史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云 羣書足用，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論語 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
[illegible] 鄉立之師以遂其學。管子君臣下 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上注 吾
師也，詞達而已矣。文中子王道 范平等學府儒宗，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
歸。後漢范平等論 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
宗師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孔叢子答問 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

賢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前漢董仲舒策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見班叔傳成王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周禮地官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上文注漢文帝十二年詔三老衆民之師也。前漢本紀武帝崇信聖道師則先王。後漢孔僖傳詔博士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本紀三人並行必有我師。同上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董仲舒策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後漢儒林傳宣帝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前漢王吉頌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文中子錄唐事順宗禮重師傅見輒先拜。本紀憲宗。夫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元稹論輔導太子書司馬相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蜀志秦宓傳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前漢本傳如楊子雲潛心著述行參聖師。同上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本傳施讐結髮事師數十年。前漢本傳賈捐之薦楊興奏曰事師有顏閔之才。賈捐之傳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治尚書為博士。本傳楊倫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本傳蔡邕少博學師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本傳崇書講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記。晉潘尼釋奠頌李紓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重道也。唐禮樂志尊尚師儒審畀銓總各程所能。唐盧懷謹傳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傅先王之道也。白虎通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同上分肇類說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跡神而達思也學者不可以無師師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聞道而不傳不祥傳之非其人亦不祥。前漢朱雲亦擇諸生以為弟子包咸孫寶之為師也皆恥往教太守黃讜御史大夫張忠欲招以授其子而不能屈焉。邴原之求師也舍鄭君而從孫崧亦各有志焉耳。欲為人師者孔子之所不與好為人師者孟子以為患。原憲曰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吾不忍為人也。楊玫之於師也貫耳以免其罪王褒之於門生也撍飲以免其後

紀昌之學射也以三年而見其妙柳子厚之學琴也以十年而覺其非有師與無師故也。召師者不化往教者不聽處不化不聽之勢而欲令名之顯是猶懷腐而求香處汙而求潔記纂淵海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贄。大晉注孔子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世家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高不疑傳都授董方注學記注曰……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之。本傳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後漢儒林傳贊檗名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班固賓戲德無常師道在則是。選閑居賦師氏之選允歸人範。行狀弘洙泗之風。子……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柳文仰執事坐師氏之筵。唐……與手加書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時猶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柔開不崩聚徒從妙齡所主變鄙魯。……海錄碎事方著弟子高業門人。余知古書不俟宿舂無難重壐。同上鄭玄學於馬融業成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漢武帝時太學生徒動至數萬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魏帝詔崔誕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北史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在三之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表書叙指南師徒傳授。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帷。董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論門徒名籍曰錄牒。蔡……又曰編牒。儒林論師徒少曰朋徒息散。同上又曰生徒衰少。劉禹錫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

小為學曰結髮事師。同上又授業曰父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王學生請假曰學徒取告。伏生傳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妻。詩妻學課曰束脩之饋。第五倫學徒多曰著錄至其人。陳鎮慶恭若干往請教曰攝齋受教。家語又曰異承請誨。道堂又曰攝齋函丈。王僧儒徐君集序又曰貽我高矩。張華勵志詩集講時曰大都授時。裴方進功課不逮曰不滿程限。劉祐注求教謙辭曰闇於自見。選二十六相師傳曰遞相師祖。陸雲教子曰教勒子孫。馬援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儒林俟教曰敬滌耳以聽玉音七啓又曰敬聽嘉話。七命學書來脩曰謝章。北史……能講服制曰善說喪服。夏侯勝問義狀曰攢經捧手。謝承書董春舊學廢曰宿素衰落。鄭玄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授江總冊文晏元獻公類要先生之洗我以善十九年與夫子遊。中屠嘉兀者也則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産耻之。希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亡形骸也宣尼一日之長。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老商解顏。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醫門多疾。莊子曰顏回將之衛而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號之。豐門多派。顧以所聞志其則，庶幾其國有參考。朋徒受習從
貫逵實正大義。豐字子玉。既志好學，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貫正大義。王豹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孟子淳于髡曰。南學聚
徒西河之風不墜何尚之字彥德，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
海徐秀等。立義遣季等謂之南學。士衆常云，而之西河之風不墜。隨武納諫
不忘其師。隨會，武子也。著名高義則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甘寧相傳
祖。見後漢書。不勝編牒擔囊負笈以事吳商吳興雜錄云。吳商，故鄣人也。
學通五經百氏，徵為東宮校書郎。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人以比
揚馬，歷官至侍中、左光祿大夫。見吳書。選詣明師師有妙法遺經疏琉碩
師莊子曰：嬰兒生無碩師而能言。注曰：碩，大也。言無師匠也。一本作石
師。操篲壟門摘溜蘭室柳宗元答問曰：常願操篲壟門，摘溜室良裘不與承
志多違。仲尼家語既著弟子之錄東遺廣頌，直取弱作之詩，燕公與禪裘
書。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於三席禮記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注曰：謂講問客也。大君子之門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下足揖於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五
尺童子羞言五伯孫卿子坐師氏之筵曰弘正與李翊海書曰：仰執事坐

師氏之筵，挾鄙夫脩摯之誼。究不齊已不才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
人劉柯上崔相公書就師學問而心志不通身之罪也穀梁良醫之門多
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荀子衛邦惠子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云
云。是以雜也。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
有六藝以教民者。

啓劄青錢 師友門 古今事實

師道

模範揚子學行篇：師者人之模範也。廣文鄭虔號廣文先生。
表儀祿詩云：表儀人之師也。講授見方進大講授。
孔堂晉書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鄒館孟子：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授業。

門弟

諸生韓愈進學解：招諸生立館下。摳衣記：摳衣而趨隅。
同學漢儒林傳：同門同師學。負笈蘇章負笈追師。
鯉趨庭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曾避席孝經：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束脩

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脡脯本又公云：脩，脯也。脡，脯為束。見論語解。

謝章北史裴駿傳云：謝章者，學書之束脩也。
始禮張南軒先生解論語曰：束脩者，始相見之禮云。

朋友

會友論語子路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剖心又友剖心相知。
交朋子夏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同志易繫辭：同志為友
金石交孟郊詩：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芝蘭化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與之俱化。

學習

詩禮語：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
箕裘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溫故知新語：溫故而知新。進德脩業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長善救失記：教者長其善而救其失也。博文約禮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文章

含英韓愈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詞源筆陣見杜工部詩。
摛藻潘正詩贈河陽詩云：摛藻艷春華。瞥篆染楮自謙之詞也。
煥皇猷詩：清文煥皇猷。
緯國猷班彪王命論：較文華以緯國猷。

吟和

強韻李義山傳：叶唱首為強韻。繼聲為陽傳：請和詩也。
絕唱元稹工和詩絕，前李絕唱。嗣音曹天覺詩：嗣音謂和詩也。
寫詠謝朓作詩，元運寫之，謝混詠之。
酬復劉禹錫答詩：晚與君易相酬復。

詞賦

凌雲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甘泉揚雄奏甘泉賦云云
擲地孫綽天台賦曰：擲地當作金石聲。明水韓退之試明水賦
入光明杜甫奏賦入光明。
奏長揚揚雄奏長揚宮賦。

明經

明經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四術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通藝孔子欲求天下士，令通藝皆來。六藝孔子之徒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韋賢經韋賢傳：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戴馮席戴馮講經，重四十餘席。

曲詞

樂府文選：樂府有陽春之曲。紫芝註：隱士休歌紫芝曲。
陽關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陽關曲。白雪界傳有陽春白雪。
採蓮唐李太白作採蓮曲。
停橦殘詞：歌停檀板舞停鸞。

學科新式

糾率也。事出於一二，不糾可也；事出於衆，不糾不可也。今歲某
處書院結會，而請其人教授，出於一乎？出於衆乎？如出於衆，敢以此糾邀

一闗具某人偕學生幾人束脩若干 年 月 日 料

學闗新式。 闗請 某人教授廣文先生圍集某年文會訓導子弟講習詩書。所

有束脩節儀隨主員大小名下高低品題自入學之後更無廢弛從游學士請留芳染

右伏以古者求師必有擇師之理。令之愛子當明教子之方。雖文章可得而聞行束脩未嘗無

誨願留琴劍可就範模賓主東南彼此守歲寒之約師主朝夕講明求日益之功謹闗

年 月 日 文會料首姓 某 闗 遂一闗具學生姓某束脩若干

師友往復簡劄 換易新式

某昨奉 圭璋復聆 某不獲 拔霧睹霄麾又 某奉 違數日忽拜

金玉。睽離未久引詠 春正切仰 尊益勁 五雲三復以還一恍甚慰

如初即辰時令 恭惟 墜翰喜審 時令 就審 時令

尊候動止萬福某少稟事 台候起居多福某 入事 台候神相萬福某 入事

託請先生嗣歲兒輩未有 荅從館官見委某人學問 不從寵喻延置某人即達其

師範聞某人稍稍善誘望 爲後進式即叩之已蒙 門導以推急據稱以爲它人

賜肅言以示肯來之報也。 允諾乞示學闗當爲傳達。 所先矣惜不早也。

邀請先生里閭令歲請某 荅從小兒束歲從遊得蒙 不從學生深願親炙茲辱見

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拉令 齒錄切磋講習進益之 邀重感偶已堅某人之約有

闊同來歷幾耕犢約之誨 切晳君所賜天之幸也。 幸美意望揀與地

託求館地茲於某處拾輩 荅從館地之喻可推門下 不從託喻館事敢不奉命第此

耕無以自給嗣歲館地茫然 學問淵源人所欽慕豈待 嗣歲師席各已酌舊恐須

足下多親朋幸爲之 畢言既承約束敢不切力 廣圖却容馳報

薦人館地友人某文才學 荅從承館薦之喻矜閔此 不從嗣歲子弟師席已拉某

甚深且勤教導敢以爲嗣 人才能第未備徵業欲雖 人茲承寵喻恨聞命之晚稀

歲賓館薦倘蒙招置幸甚 亟欲倘家府就當納擊謝 搦無由祇增怏怏

就令宗詩府於舍側築室穿 荅從蒙賜教詩軸無非指 不從寵示珠玉爛然溢目開

池諸文界以珠玉尚祈雲爛 疵豈敢持布鼓以過雷門 發多矣所喻緒貂無當敢鼓

求教佳章爲泉石之壯 嚴命下逮敢勉强遵承 豈敢持過雷門哉

請人作館執事材學淵深循 荅從材如襪線初無寸長 不從鉛槧之招執事何過聽

循善誘之資嗣歲敢願留琴 執事過聽乃有延置之寵 即某淺才低豈能勝任具以

劍庶幾頑鈍頓出鎚壚 祇恐負山之蚊無所裨益 不敢拜台命之辱

請人開講比者屈致乃蒙特 荅從伏蒙台喻示及入學之 不從伏蒙涓吉入齋自合即

達極感某日稍佳已汎掃 日即當治豊書笥以承約 遵約束偶有冗絆尚稽數日

齋館佇屈琴劍幸望命駕 束侍教有期預切於躍 即當参侍。

請人論文書冊埋頭性質 荅從坐井無闚正思博約 不從俗務縈絆學問之中荒唐

蒙陋因闕某書甚多疑難 伏蒙寵命雅合卑悰敎揭 久矣忝辱論文之招安有此能

足下精研與妙能賜往教否 高齋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可荅也

請人結課踏槐伊迩吾儕鏖 荅從承約結課甚副所願 不從結課之命固願承教第

戰可無新力擬就某處結 惟是性資魯鈍正有賴於開 惟數時俗務牽掣畧不得休

課第未審肯張吾軍否 明益督有期豈勝踊躍 尚稽從命

預借束脩家信促歸偶寒 荅從尊价需及束脩敢不 不從蒙需束脩自合遵承偶數

舍爲事稍費支遣未免就 如命謹供若干惟是未能 時用支正緊恨不副來我姑

借束脩若干 恩用幸乞擲付 盡數俟蒙日入幸甚 逞數日拜納

送遺束脩學生某從師誨 荅從某幸且復與函驅司 不從某飽食終日方以爲愧忽

啓發良多某節甫臨束脩 筆硯徒無寸補乃辱台翰以 承束脩盛禮之貺何必講此

節儀共若干少寓謝悅尊 盛禮祇須皇恐 不敢受無功之祿

此控告尚存脩謝不宣 致此東報伏干炤亮不宣 拜報即甚等祈冰炤不宣

某 拜覆 某 上覆 某 拜覆

某人稱呼 某人稱呼 某人稱呼

群書足用賦偶 偶通校業 以身範命 受教請業 傳道授業深知

此。求以事之。所以導也。 敎所由興。道之所在。 領袖群彥。範模一時。

容與爲揆。優游體要。 凡小成小大成大。豈模不模範不範。 **聲律會元**

模範。我導。 其知大也。何止於知小。其功倍也。豈惟於其功。 凡曰擇其

善者。無非歸而求之。 擇而從之。事應於不善歸。而求之。自然而有餘。 **無**

金合璧 如先生相與言矣。則圖人皆有矜式。 領袖群彥。于以傳道而授

業。範模一時。于以辨惑而解疑。 默使法則。爲子表儀。 就有道而正也。

擇其善者從之。 峰依高懸。奇矜滿前。 列之君父。則敎刀一也。正某衣

冠。則望之儼然。 堪矜式於國人。能制命於童子。 對揖趨之間則無敢

喜抵人之請則無耻。 就而正焉。猶之緇之。是問以辨之。如揖趨之和。

惟人不可無學。務學不如求師。 從其技則射者無所從。變其繩墨則

匠者無所守。 一卷之書猶且立之。三人之行必有善者。 縱不模範不

範。蓋亦步亦趨。一步趨一趨皆宜監諸。 學行行者陳相之小見。師範各

者。蘇秦之拙謀。 苟將求我。我匪求蒙。道非弘人。人能弘道。 允如舉後

知。無道求有道。 將欲成小以成大。詎可不模而不範。 仇璋拾藏而就

王通之學。康成入關而慕馬融之教。 河汾戴聖之三千。更甚楊雄之一

卷。 教本無像。善皆可師。 嚴於守善也。常加主善之念。咸於之術也。益

審知新之理。然諸子百家之書，必三王四代之惟。說而正分，庸有它
適之主于一分，不會守馳。求之有餘也，無詔不求之病，善之無常也，當明
主善之爲。去黑墨遣节，深傳擇從之意，備行效超古，勤奏往肖之私。
說以文約，簡而近思，說而正焉，猶交繩之直，間以辨之，如攻木之堅。
罪論主者，前而主者後，必求以先知而以先覺。在擇從之惟取三人之
善，必立之也，故經一卷之書，見於孟子，夫默釋之書，又從乃田何，嗇婦
來之丁氏。嚴而後尊，目擧仰門墻之峻，循然善誘，器成皆渊迪之妙。
唐宋名以爲官，從多講經之盛，武帝詔有哉，蜀求郡國之人。今後學
之求于，吾無德兩，傳重家之難哉，久則肖之。漢儒曹交，願師鮮于孟子。
擧麟顏氏，常苦卑于室，已擱江網範，模領袖，協望主善，欲學滿誦
爲恢醒重，正權端儀，因不祇，無不教，經行苦行，宜尋不紀，須
範標準，無犯有道，有道有才。通書，解經，講易，受書，擇善爲堅，
重道崇禮。重學貴道，皆就當爲。若大匠之規我甚良工之正也。
考淵源之懈，而求以信道，謹言動之非，而以之作身，湯於何所立准。
戀湯敎，武範何所誘但遵武彝。五篇述帝治之源流，一理爲心宰之規
矩。業有可交道，必先工之法，執爲是遵，學爲古子之師。因且守一本。
抱以爲式，法彼蓋善，則主之曰師。非承而問道，道扉外於下帶，非擇而
從善，善不離於服膺。成小成大，領袖群彥，教詩教禮，範模一時，雖不
下帶，而常若振衣之教，雖鼓虛位，而有如函丈之親。耳提面命，一謹擬
受，心會神悟，六藝祇敎，使成后再生，作弗外於常典，使高宗復於監莫
違於戎惠。執爲一中，乃爲立訓，銘湯九字，卽湯檢身。還要須於贏矛
貳以禮舊義，河關於朋而朋由義焉。是要是訓道，行其範之時，日日
嚴師根本漢之敎。使規之循者，執離繩準之內之，之教之立，皆豈上難
陶之力。後譯之，與哉遷有仰倖之顧。去質教百千，句引慕賓之些。

擇師

禮記內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注：子師，教示以善道者。孫卿子千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東萊雜說：從師問學，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於心者，尤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

問孔子及覆問難亦可見矣。自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則有當從有不當從，若就其所偏，及所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爲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於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使有私心以之所傳爲是，私心既生，百敵俱出，此固未足以語學矣。清波雜志：或謂童稚從家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豈宜闊略，世謂幼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宋釋契嵩鐔津集：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猶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賤聖賢者猶之也。天下者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漢皆實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周學紀聞：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百川學海：王荊公敎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呂東萊辨志錄：呂進伯爲河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謝去之。呂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其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之遴選，且嚴戒之。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謝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元王結雜著：顧命內外之臣，各舉經明行脩之人，擇其尤者以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後秀者以爲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擧之業，約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敎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于朝。

事師

禮記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注：宦，仕也。熊安曰：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檀弓曰：事師

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正義曰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天竇子無隅禍中山無隅先生揖順而坐睥睨天地若自得焉弟子申榮伯請曰弟子事先生三年畸矣先生未嘗有言言

而未嘗有誨學不加益將恐愚塞心靈迨死而不照焉將去先生求有道者就而師學以成其身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汝不亟言語亦終身不汝告仰而視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天也日月星辰麗于上俯而察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地也山川丘陵附于下自汝而觀之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身也耳目鼻口形具焉天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覆黃地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動息吾置天地問汝身果汝物乎榮伯啞然笑曰此非吾物孰為吾物金傷吾指則痛結吾中事休吾心則憂薄吾氣五味嗜之而厲典五音聽之而愉懌吾是以信吾身之真吾物也無偶闔目擁鼻而不言榮伯三叩而三不和且曰技窮而不我應吾何有異哉吾將從此逝矣結束東遊逢東山丈人釋杖而避逢曲拳而前跪丈人曰汝奚適曰吾昔以中山無隅先生為有道而師事三年畸矣一問而旨窮吾是以逃而東遊丈人曰汝所問者敢聆其粗曰吾以身為吾物先生不能應丈人曰吾知中山真有道之士也宜不子應雖然吾非子師且非子友敢為子辭榮伯屏氣側足以聞焉天地設位妙歷不能質其始有目其始有而有我靈景循環去來晉日月之久不道識消散而長存人之主也氣會氣會而物偏物偏而有形形彼此相形而是非從焉技之

相偶也力斷於勝名分少虧則中扃摧搖而欲其相摘又其同也又思越溢焉好惡之情淵亂昏淫斷蝕本真而莫能有見也我實我乎我與物同是乎我非我乎實名乎妄名乎可有乎不必有乎知有不有也理之萬殊可以智窮性之原本可以仁盡命之微妙可以道至倏然參天地之化順萬物之情遊變化之途矣榮伯瞯然而氣喪忱不知其所如曰非丈人不能開其緒然復有請焉寘乎彼此一乎是非無是所事矣天下孰與為治曰吾前所語汝者易也方將語汝以所難而汝及之吾其洛乎聖人不自有已一是非而混同乎道方立萬物起而適與我相賓主則闔闢運動酬酢給足而不窮括伏歛蓄寘乎耳目而不與物對則天地之理消息而不可以測其有際矣聖人何益於庸吾視堯舜孔子為備矣榮伯退環中子止於途而告之曰東山丈人不及中山先生遠矣風俗通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犬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齋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其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

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黃允大積善錄為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為師而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為不孝為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為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也苟欲盡夫為父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制之以嚴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為父仲尼為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不合雖曾參之為子顏回之為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道一也為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何所措諸予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為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人之請師儒者蓋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士之為師範者蓋為傳先師之道業為後學之模範二者利害俱重俱不可忽請師儒而不盡禮無所知者也亦未有子孫有所成者誨人而不盡誠無前程者也亦未有成

名而遠大者。然彼盡禮。而此不盡誠。罪在於此。此盡誠而彼不盡禮。罪在於彼。斯二者之失。皆所以敗事也。且人所以請師儒者。本為教子孫以義方。取力名以光門戶。所望者如是。奚可待士不以禮乎。苟屑屑然較其小者。必失其大者。故不能盡待士之禮。而妄意延師儒者。無知俗輩也。適所以為厲階。莫若不為也。士之為師範者。所以傳授道業。為人模範。成就後進。道理如此。奚可不盡誠乎。凡居師席。願遊其門者。與之進可也。誨不倦可也。儻或禮貌衰。則去之。絕之可也。不可懷私據而隱乎所聞。使人冥行擿路。此刻薄無前程者所為也。予嘗觀世之請師儒者。多以較小節而害大事。遂誤其子孫。終身無所成。為師範者。多以懷私據而誨人不盡誠。遂致損德。而潦倒一生。人蹈二者之失者。十常八九矣。嗚呼。彼所以誤其子孫。與夫自誤其身者。皆以較錙銖而發萬億。養稂莠而害良苗。真愚無知者也。而其間猶有不知其過者。方且怨天尤人。其愚如是。固不足道。然此等事。人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不戒。庶幾不蹈其覆轍也。予發斯言。蓋以告天下之[illegible]儻以為然。不言所利。[illegible]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蓋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是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劉公是先生弟子記。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為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偝之者。君不以為臣。士不以為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古之君子。為義於其學。為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為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為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是也。朱子語續錄。問人倫言朋友而不及師。何也。先生云。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乃不及師。何也。先生云。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西漢書。夏侯勝傳。報師傳恩。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illegible]冊府元龜。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東脩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傳諭。不倦升堂窺奥而請益彌堅。心

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歎其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冒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親是孤遺。竄身以全。受或羅于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侯芭。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其玄法焉。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云敞。平陸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為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弟。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郎中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明經當授太子。[illegible]為虎賁。榮[illegible]五更。封關內侯。榮弟子曰。此何仲弓之力也。歐陽歙。字正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徒。坐臧千萬。下獄。汝南人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請曰[illegible]。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鄭弘。會稽人。為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為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衆庶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為侍御史。將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為當

時所服。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李郃字孟節，為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為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為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太學，宗事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傷，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又云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劉焉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

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薨，棄官行服。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王肅字子雍，為中領軍散騎常侍。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晉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為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縗，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薤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校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明自居。嘗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梁張充，武帝時為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陽城為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蒂，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唐書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呂原明祺記：吳坦求在太學時，常謁姜先生。先生時方閉門謝客，坦求從牖間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如對大賓，知其不為無人而輟也，遂師事之。師友雜志：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允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真州，時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在真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真州，次升書論滎陽公自外召還為秘書少監太驟。文甫欲謁次升，聞其嘗論滎陽公，遂拆去刺子，曰：此人嘗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允篤學，學問有淵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滎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事滎陽公。言行通鑑彭公云晴少師

事㦸盧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於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歿無子。公為
葬其母及妻。又劉倅嫁其女。經理其後。不啻如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悔
庵先生晚年偽學有禁。門人蔡季通編置道州。郡縣逮捕季通甚急。季通
色不動。既行。先生與嘗所游從百餘人。會別蕭寺。至感嘆有泣下者。先生
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陳后山。師道字無己。師事南豐先生。終身其門。詈不易師。嘗言向來一
瓣香敬為曾南豐。其歿也。作妾薄命二詩。以見志。詩略云。主家十二樓。一
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　王公存
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貧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汝𣿪。死無
子。公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䘏其家終身。名臣言行錄。和靖先生尹焞字伊
川門人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
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
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乃就職。又嘗曰。學問須是有師承。
如楊中立初謂西銘不及用。使時無伊川。恐不有差。　孫泰山復字明復。
隱居泰山。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當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曰石介。介首
執弟子禮師事之。　右徂徠。介字守道。居徂徠山。每嘆後世師道不立。為

師說以諭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後世乃以求師為恥。學者之大敝
也。師事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屨以侍。孔給事輔為人剛直嚴重。不
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
弟子之禮。韻語陽秋。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荊公。師
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荊公贈之詩曰。便拚掾章槩白日。只要匠
石聊穿鑿。逢原既死之後。荊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
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巍隆益巍巍。勢利窟無
淡薄識。豈與跖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
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荊公矣。又
作荊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秖恐瑕疵我獨
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
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
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李之彥東
谷所見。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先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
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
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

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典寘之不問。氣
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
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捷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
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韓淲澗泉日記
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後因集諸生論圖
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漢之師道尊嚴如此。周益公雜誌。陳無己作
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
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己學於南豐。尊之宜矣。尊其師而輕其祖。何也。唐立
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之何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戴埴鼠
璞。湘山野錄載故旦。乙入見。王沂公奏旦替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
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
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
都堂巍然受諸宰之
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師

童子師

唐韓昌黎集師說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夔日齋藁鈔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它祝只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普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逸舉不服鄉人但呼為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吊以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穎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予歎劉孝廉張道士為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眾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宋史韓侂胄傳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群小阿附勢焰薰灼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目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皆薦其才置

五經師

東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夏四月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東觀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

一字師

陳纂葆光錄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寬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于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寂上遊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唐摭言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勅畧呼為勅畧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勅略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戴埴鼠璞南堂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凋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己改為虬髭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建康志禮部尚書張詠知昇州名溧陽宰蕭楚材食楚材見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望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隨隱漫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為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為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為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荼蘼宇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鶴林玉露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一字之師密齋筆記參丞相魯公文讀書破萬卷而歆然猶欲求一字之師

一世師

太平御覽李元沖二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宋王安石臨川集祭范潁州文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

百世師

孟子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公孫丑篇集註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東漢書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宋蘇東坡集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趙善璙自警編書屏溪書堂上繼去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元程雪樓集揚試齋集賀張丞相再相啓巍然三代之佐異世百世之師

陳先生墓碑嗚呼公之制行如此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謝上蔡語録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萬世師 宋蔡宝禮北海集宋祭舜帝廟文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元史加封孔子碑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千里師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田通判啓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代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乏相從盡索形骸之外

孔子師 史記甘羅荅呂不韋 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呂原明雜記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淮南鴻烈解脩務訓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註閭里敲文丈人老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孟子師 趙岐孟子序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韓昌黎文集送王頊秀才序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

穆公師 孔叢子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文侯師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為魏文侯師

范蠡師 太史公素王妙論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列子師 列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又居南郭從之處者數百

遺三師 金錫弘道小亨集叔能題黄魯直書其父母安康大君行狀墨跡後曰以為子者尚其孝以業文者尚其辭以學書者尚其法傳之子孫為三師

更三師 元史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渴後果大顯於世

置四師 東漢書王莽為太子置師友四人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

置博聞師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

建學立師 小學惟聖斯惻建學立師宋史范純祐傳純祐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諸生隨之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元史實默傳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建學立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俗之本帝嘉納之

講學必立師 劉夷通言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邪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講學必立師尊師尊其道也不尊其道非賢師何如焉

立有若為師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異冀常談夫子歿群弟子以有若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他日有問而不能荅卒之避席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豈有為而言歟不然則非所以為訓也

舍蓋公為師 史記曹參為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求宿士為師 職官分紀陳虞寄善屬文性沖靜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陳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矣乃以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居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

拜韋母為師 裴景仁前秦記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壼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拜學官為師 唐李栖筠字正一為浙西觀察使增學黌表宿儒招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詣義遂述趨慕至徒數百人

以刺史為師 唐韓昌黎集柳子厚墓誌銘 唐柳子厚為柳州刺史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

以聖賢為師 宋史孫固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名臣言行錄蔡沉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又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以心為師 關尹子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題書徐詩明傳尊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咳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元程雪樓集送敏

公神道碑上問汝何所習對曰臣以心為師里仁子父母篇或問師曰或師人或師古師心則為下矣堯師君疇舜師務成昭禹師西王國湯師成子伯文王師駮時子思武王師虢叔太公孔子師老聃郯子師萇弘是師人也讀論語而師孔子讀孟子而師孟子讀大學中庸而師曾子子思是師古也若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師心也

以苦為師 晏子内雜篇景公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苦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

萬物為師 太平御覽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主善為師 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朱子語畧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之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之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從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但舜大聖人之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說得也好

終善為師 晏子春秋内篇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止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道德為師 文選揚雄羽獵賦歷五帝之寥廓陟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以為朋

抗顏為師 儒學警悟韓退之抗顏為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拖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翔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嘗有就弟子之列

坎壈為師 黃庭堅豫章集宋喬年真師贊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為師用智多以見己

教授為人師 王充論衡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數暢甄閑審定文義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可為人師 東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文為人師 南史梁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宗人孝嗣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

經為人師 唐杜工部詩薦伏湛疏經為人師行為人表宋歐陽公集孫明復墓誌銘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直講

儉為人師 宋齊丘子化書儉化篇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芋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學為明師 韓非子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才為文師 宋蘇頴濱集賀歐陽副樞密啟位在樞府才為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

心為嚴師 宋史列傳黃裳進言於嘉王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

正己為嚴師 許魯齋語錄正心之始當以正己為嚴師正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訓人如嚴師 後周書蘇綽為文帝行臺尚書常言為國之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善惡皆我師 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之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左傳襄六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為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文王我師 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天賜我師 新唐書則天傳高宗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血頭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疏

廣吾師 晉書羊祜傳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詳本傳

叔度吾師 續後漢書高士傳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杜陵吾師 宋吳垌總志黃檥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為學當師古吾叔源流實自杜陵即吾師也余時尚幼方忝老人侍立在傍會有乞草堂詩者山谷即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徑入小庭迂壁登峑按圖主人緣雅趣有客愛規模鷗與鄰翁狎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隔江湖山谷大奇之即別以所用研并手校注釋杜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也可以壓喻者之累兆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圓也可以消非意之擠逆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為子師亦為子友善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悉罹於兵火念之令人鼻酸

步兵吾師 北齊書齊李元忠為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于懷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如我哉

痛飲真吾師 唐杜工部集戲贈鄭廣文虔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對爾汝痛飲真吾師

足為汝師 南史梁到溉傳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

衛交願師 韓詩外傳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外國願師 新唐書藝文列傳蕭穎士授河南府參軍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求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父子資師 唐鑑肅宗即位靈武李泌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帝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

兄弟同師 北史賈思伯字士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成無資酬之鳳質其衣時人語曰北海陰生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鳳鳳慙不往

為子求師 後魏書魏宗室欽為右僕射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去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

為子延師 言行龜鑑呂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詞色

教子從師 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白首從師 文中子繫師玄聞董常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大千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捨職從師 文中子魏相薦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頹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爍如也澈而不瞬口斂如也閒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脩然而邑畢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負笈從師 邴原別傳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涿郡則盧子幹汝南則交范孟博適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師黃公度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負帙從師 魏書李業興傳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

貧卷從師 馬明叟賓實録北齊張彫武好學精力絶人貧卷從師不遠千里後為侍中加開府 **躡屩從師** 宋史陸佃傳佃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 **折節從師** 南史朱异傳异年十餘好群聚蒱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 **辭親從師** 宋史王存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十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自以為不及 **辭母求師** 北史雷紹傳紹九歲而孤十八給事鎮將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還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 **步擔求師** 漢書杜喬少好學常步擔求師。 **齎金求師**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工詩晚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 **千里尋師** 東漢書李固傳固司徒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宋史王庠穎悟七歲能屬文年十三與其弟序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推以讓弟朝傑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 **千里追師** 晉書董景道傳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千里迎師** 儀真志孫錫字昌齡世為廣陵巨室父再榮悉推田宅與諸兄弟獨携錫居建安軍揚子縣遂為真州人千里迎師立學今市書至六七千卷錫刻意誦習年十九舉開封進士第二 **孟嘗迎師**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

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郡守不迎師** 文選揚雄解嘲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天子不召師** 孟子曰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敕朝臣舉師** 北齊書孫靈暉傳後主時為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倡僻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正綽欲以嘗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敕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為榮 **築宮親師**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聚徒往師** 宋史安燾傳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 **捧手問師** 管子弟子職篇君有所疑捧手而問之師出皆起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受易究極經旨條列科義後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下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下床拜師** 海內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賈剔從之曰暮來留宿明旦下床拜之曰君非泰友乃泰師也 **省疾拜師** 崔鴻後集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床下 **無錢資師** 後漢書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師曰苟有志吾相教不求資遂從學也 **半俸奉師** 元一

統志。令狐峘再謫三衢，遇田敦為牧，乃門生也。方相見，敦曰：吾今日方見坐主。乃分半俸奉之。

金紫加師 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重教尊師 顏光生百衲錦凡人之性，未有不善，亦未有不資於教也。自古迄今，無聖愚賢否，皆知師之可尊者，重教法也。

尊禮儒師 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所至興脩廟學，尊禮師儒，崇禮讓而抑豪強，務致差賦辦集，尊禮儒師，民安俗阜。

盡禮敬師 續後漢書：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當盡禮敬之。

庾公不害師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云云。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趙希循會心錄：庾公之斯不欲以其師之道害其師，則當明告衛君，辭此行可也。今用兵於敵，而以私恩廢君命於子濯孺子，則為端矣，於國事非端也。

致尸於師 後漢書：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觸刃殯師 續後漢書牟招傳：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賊，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弟子稱師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臣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所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直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豈其然。冊府元龜：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為郎，久次轉為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既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隋王通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聖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

弟子不稱師 儒學警語：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亦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群弟子之語，而子夏之言十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方仁聲泊宅編：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如王魏輩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何理哉。

弟子倍師 孟子：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又曰：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趙善璙自警編：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恃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不意忙來就我學，遂磨礱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憎嫉乎，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弟，但恐蘇子資質勝遠，樂力不得耳。

弟子嘲師 漢書儒林傳：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弟子剌師 類說：方干師徐凝，干嘗剌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及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價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仕，先生猶滯困。

懷怨殺師 太平廣記：會稽孔基有學族人孔敞，使二子禮基為師，而敞子並兇狠，基因言於敞，二兒常有忿志。敞尋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

張目撲扶屬聲言曰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人神 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刑孔氏兄弟相継而夭 法行
於師 史記秦紀孝公用商鞅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 不行由於貴戚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 不
勞於師 唐李文公集司空楊公墓誌服習文 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 勤過父師
黃州府南海志簡克己本州人少習科舉業已而厭之遂從胡相師事南 軒先生數年講性理學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晝燕坐門塾里
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與前歷問所業間舉語孟要語為之講解有 通習者撫而奬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稱簡先
生 恩猶父師 曾文忠公行狀公之於 肇屬則兄弟恩猶父師 為世父師 范忠宣公
集祭司馬溫公文天胙有邦俾 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 立為世師 鶡冠子伊尹酒保太 公屠牛管子作革百
里官奴海內荒 亂立為世師 著作世師 續後漢書秦宓傳昭烈定益州廣漢 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

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具廚膳即宓 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
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 不如餘州爾至於著作為世師不負於餘州也 文章世師 曾 鞏
元豐類藁哀詞麟鳳出而秀千芳猶龜 蠢而扶輿篤生我公方以文章為世師 世以為師 宋陳舜俞集 謝撫州知府
大卿啓多聞博識世以為 師清談雅言聞者成誦 為宗族師 宋晁無咎鷄肋集崔君墓 誌銘道不遠人出孝入弟
可以為 宗族師 為士宗師 晁補之上李中書啓 贊天化育為士宗師 一國宗師 金 樓
子雜記下篇 諸葛司馬二相誠一國之宗師伯王之賢佐也孔明起巴 蜀之地蹈一州之土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
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 無擒敵之意若此人不已則雍梁敗矣方之司馬理大優乎 鄉
邑宗師 東漢書諸獨傳獨方直 中正為鄉邑所宗師也 儒教宗師 元史張 德輝與元裕

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 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人文宗師 唐顏魯公集贈孫逖尸夫狀 公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
之哲匠 者矣 儒宗文師 唐韓昌黎集進平淮西碑 文表儒宗文師磊落相望 度德而師
揚子脩身篇度德而師易子而教文 中子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夫 至德可師 世說新語李元 禮嘗歎荀淑鍾
皓曰荀君清識難 尚鍾君至德可師 學皆可師 晉書范粲傳粲高亮貞正有丹風 傳涉經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
甚衆性不矜莊而 見之皆肅如也 德學可師 前燕錄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 學博通為世純儒約己貞清非禮
不動慕容廆重其德 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學行可師 唐書賀德仁傳越州山陰人少與 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
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仕 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宿儒老師 程子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 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老成良

師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 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也 君
子良師 曹彥約昌谷集上封事法家拂士君子 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惡石也 真學者
師 名臣言行錄程顥誄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 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
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 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學者當師 胡見善善錄 治平中李公
擇數為朋友言呂正獻未嘗聞其疾蹙 見其遽動亦未嘗草書學者當師慕之 事是當師 程子訓蒙新 書彼之事是
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 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自謂得師 伊洛淵源馬涓巨濟 狀元及第為秦州簽
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為師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不 可曰狀元也巨濟媿謝進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己之
學其勉之時謝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至之則顯 道為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

公事棐牘委臣濟詳覆。且曰。脩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臣濟自以為得師。後在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載之恩也。

歸如得師 張文潛宛丘集祭劉貢父文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

事無常師 鬼谷子忤合篇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

我有師師 書梓材。註師師。以官師為師也。

經各有師 宋蘇轍潁濱集河南府進士策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俗說相攻如仇讎。

百僚師師 書皐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註師師相師法也。

典常作之師 書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註典常。當代之法也。謂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我官者謹師之而已。

天地之師 鶡冠子景則隨形。響則從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

無為之師 唐獨孤及毘陵集慶鴻名銘。恭己南面。無為之師。

後事之師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觀

往古之美。臣主之權均之前事後事之師。君若改圖。則臣力不足。賈誼新書過秦論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王安石臨川文集周華轉官制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

求之盲師 上陽子序根器方而鈍者求之盲師。二知半見。自喜自幸。

恥於相師 上陽子鑒矣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

當仁不讓師 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得不遜。子家子武曰。當仁不讓於師。師所從受道也。何為而不讓。荅曰。為善欲其敏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人何讓焉。儒學發悟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黃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為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為白樂天。則又所謂減師半德也耶。

吏師 韓非子五蠹篇明主之國。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史記李斯傳斯上書曰。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率群下以造謗。如此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兩漢蓁求薛宣朱博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宋張方平樂全集呂公神道碑云。呂文靖公以龍圖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為理。雅得其術。機芒不施。區稟自破。治政清靜。府庭肅然。還令言尹京之政。公為吏師。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淮東漕魏郎中啓。凜然一代之名士。備吏險夷信矣。中興之吏師。所至辨治。

法令師 西漢書薛宣傳。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

宣言為然。

章句師 唐柳宗元集荅嚴厚輿論師道書。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義利師 聱偶子主學篇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為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間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

絳縣師 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師汝昌言 書益稷。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註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祇師言 書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仗師臣 職官

分紀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圖。

賴鄉師矩 唐書劉禕之字希美高宗時拜相王府司馬謂曰御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與蓮在麻中不扶而挺也

張昭有師法 吳志張休字叔嗣太帝以子登爲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斛斯有師法 北史斛斯徵傳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有師法詔令授諸皇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成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

君師賢聖 古三墳書君陽師君師賢聖以詢道也

承師問道 抱朴子祛惑篇 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攻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捷水凸長洲而伐木獨以刀斧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

朱之所棄乃原顔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短流從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膳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

尊嚴師道 名臣言行錄程顥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師道自居 晉書王祥傳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聖賢言行敎事虞韶以成纂集宋哲宗即位幼沖沖童也時方童幼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伊川先生也名頤字正叔崇政講殿名說書職講之官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凡侍奉哲宗在講筵時甚莊正叔極其莊敬繼以諷諫諷以言諷爲以微動之上畏之上哲宗也時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潞公姓文名彥博平章事總以上之官至重之人年九十矣對上恭甚進士唱名其時哲宗坐御殿叢舉人及第傳唱進士姓名侍立終日潞公侍立殿上上屢曰伯宗頻謂潞公云太師少休太師潞公官名不肯其名而以言誦之尊敬之也休止息也謂潞公年高久立恐勞令暫止息公頓首謝頓首俯首至地恭之至也立不去潞公雖已高年尊位職守臣禮不敢便安或謂正叔曰或人以潞公之事告正叔君之倨呼正叔爲君倨傲也視潞公之恭謂以正叔之倨傲比之潞公之恭謹議者以爲未盡或者疑謂正叔未能盡事君之禮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事君盡禮臣職當然潞公世受國恩雖爲重臣不可以專有廢禮吾以布衣爲上師傅敢不自重上謂哲宗也吾以布衣蔽正叔自言己身微賤爲師傅之語以無爵之尊八王天子所尊敬之主當以尊嚴自居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天子與師臣各有其體二者不同

高選師友 職官分紀晉劉寔傳寔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爲國子祭酒賜傳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

八師不可爲 楚辭七諫曰誰使正其直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註八師禹稷契皋陶伯夷倕益夔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

兒　小兒證治八

小兒驚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形證論五藏驚傳候一肝藏驚風令小兒非時竄上眼睛手脚冷二腎藏驚風令兒齧齒面色赤三脾藏驚風令兒夜啼白日多睡四心藏驚風令兒發心熱四肢逆冷五肺藏驚風令兒口內熱喘出氣細微五藏驚邪皆因驚風傳受緣初驚有涎涎在鬲上不發或即涎潮藏腑入驚邪也日久不醫致傳邪氣入於心肺或傳肝脾腎等也却被巫師背言有祟妖禍求神斷加深重即令小兒枉夭性命雖有名方千道須曉病源今具傳入五藏于左　一驚邪入脾鄭沖虛云令兒非時噴乳嘔逆翻上不思飲乳故成慢驚也　二驚邪入心周奇云令兒非時面上赤紅惡叫四肢緩慢故成慢驚也　三驚邪入肝鄭沖虛云令兒眼目上翻眼多白睛上竄引飲故驚癎也　四驚邪入腎趙氏云令兒忽然面上黑色惡叫咬人故驚啼也　五驚邪入肺崔氏云令兒夜多虛汗狂言亂叫或傳下利是虛驚也　張杲醫說驚風妙藥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搐癡體如反張弓不納乳食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薄李賡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才合就便以擦兒齒少頃作嚔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蝎梢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天南星白殭蠶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熱殭蠶生用與蜈蝎五者為末別研三者和均酒糊丸捏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金銀湯磨化一粒周晬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癸志　惠眼觀證論小兒驚候急驚者本內有風熱面色紅赤又因乳母不自調攝酒食過度或湯乳飲兒或涎停隔中或風感身內故中此疾遍身壯熱吊上眼睛四肢搐搦牙關不開胎驚者在母胎內八九月時母曾中驚胎納邪氣傳之心藏發時亦壯熱吐涎眼帶番張此候生一月日或半月後發慢驚者榮衛皆受邪氣面無血色臟腑久冷或瀉或吐或自驚撲因而成之又論小兒原有驚候白日多睡遍身虛汗是驚氣納脾喘氣微細是驚氣傳肺無故咬妳是驚氣傳腎非時忽然眼青吊上是驚氣在脾夢裏多

咬牙是驚氣在骨夜啼至曉是驚氣傳心面色非時紅赤是驚氣在心上喘喫水是驚氣在肝惡聲啼叫是驚氣在腎前後心及四肢熱是驚氣傳脾欲吐瀉凡小兒驚風切忌爪甲青黑及吐出白虫有血瀉下啼叫無淚與夫眼直半開半閉裏赤咬人時復鴉聲皆不可用藥戴切切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論驚搐握拳　夫驚搐握拳者有陰陽兩證陰者拇指在內陽者拇指在外陽拳者順陰拳者逆也　論驚氣哽噎　夫因驚則氣亂氣亂則上下不通併於中焦氣實則痰聚痰聚則不散故氣結噎哽仰而嘘欸此驚之先兆也有久患驚疾者必須哽氣實者天霜散吐風散吐涎或真珠圓利驚圓下涎或奪命散吹鼻令嚏闊涎利更與安神膏補之琥珀散除驚氣虛者對證用藥　驗驚搐先證　目鮮目眨目白目青目斜目關目轉目瞪聲焦聲嗄聲顫聲輕啞口弄舌捲舌露筋噓氣哽氣噎氣撮唇噎乳噎食忽然定睛吐涎吐沫拗頸仰身搖頭擦面藏頭畏明手攣手顫脚攣不伸忽搖忽亂恍惚精神失張失志眠睡不寧睡中喜笑囓齒齩心煩躁熱啼哭咬人面臉弄色或紅或青伸舒用力微微作聲有前證候是欲發驚已上證候不久必發驚癎須防之驅風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頻頻嚥乳日日便青吐痰吐食瀉酸瀉腥吐嫌多因瀉怕脫形晝眠默夜起頻動瘡痢無度涎喘作聲虛腫藏冷盜汗骨蒸諸竅失血譫渴已津諸病進退必成慢驚已上證候久則必發陰癎預防之安神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治之凡小兒有疾須宜速治失治則變大患至遺御書云小惡不誅則大罪至小病不除則大患至所謂傳因畏智養病喪身可信之矣仙人水鑑小兒驚候歌地上坐時睡驚風本在肝夜啼並面白肺臟與詳觀頰色時時變心形日日觀喘微脾臟之咬齒骨家看夢裏咬齒骨家驚風又歌面白腫虛多吹乳四肢煩熱汗頻生雙腮五色時時見惡叫元來盡屬驚戴切切新書　漢東王先生方小兒驚風可醫者　非時竄眼驚入肝何以知之肝主筋肝受邪故搐於眼若眼赤是肝之外應故非時竄眼必具青也夢裏咬牙驚入腎何以知之腎主骨骨當也其齒摩及夜屬陰乃咬牙故知驚入腎也夜啼至曉驚入腸何以知之小腸是心之府心屬南方丙丁大陰陽相趁故入小腸至曉乃散日屬陽夜屬陰乃相趁散中文面青下白驚入膽何以知之在膽肝屬木其色青膽是肝之府故面青下白而知在膽必須吐妳也氣喘喫水驚入肺何以知入肺肺主氣被驚所折其氣即喘要喫水者則是肺虛熱故知在肺要喫水也面臉紅赤驚入心何以知入心其心屬火又主血人有急臉故令白赤是知入心也喘

氣微細。驚入肝。何以知入肝。其鴻卽是肺也。肝畏金，故知驗入腸也。其人當嘉青，臉時手脚搐搦不定。如治驚宜下，次肝丸散矣。前後五心熱。驚入脾。何以知入脾。胃與脾俱象土。胃主四肢，故主脾。肝入脾也。胃者是脾之府。其人必當吐，後發熱不時是也。喉內如鋸。驚入大腸。何以知入大腸。其大腸是肺之府。肺為諸藏之上，蓋又主於氣。入大腸則上衝咽喉，作聲而響。如無痰，故知入大腸。宜下取驚積藥。無時乾嘔。驚入脾胃。何以知入胃。其胃在咽喉下，上化穀食，被驚風入其中，則弄。而時時乾嘔，狀如在胃也。宜調胃氣，後下驚風藥耳。睡中驚哭，渴在三焦。何以知入三焦。其三焦無形狀，只是脂膜。驗者時，三焦被驚邪所干，卽乃驚起而哭，故知此患於三焦。發後日久自差。只宜下驚藥也。小兒驚風不可醫者。　驚風爪黑不醫。其爪黑主肝。肝絕則不榮其爪甲，黑不醫也。亦血絕。血絕血不榮則爪黑。十無一存也。驚風瀉黑血不醫。此為心絕。心主血。心絕則不能榮於血。此人不得一月時也。何以知之。心是五藏之主。主若絕，故只得一日而死也。驚風日多盜汗不醫。何以不治。其汗者主於氣。氣是衛之所係。衛絕則不管於氣，故令汗出不止，數日而死。驚風忽作鵶聲不醫。此為肺絕。聲只有出而不廻。然亦主聲，肺絕則聲一去而無廻。其人三日必死也。驚風咬人不醫。其咬人者是骨絕。主於齒。其骨若絕，故令齒作，則使咬人。約七日死。為從裏積出則遲，故在七日矣。驚風眼半開半合不醫。此謂之腎絕。腎是五臟之根本外應。其眼黑睛，其腎絕則無光無力，不能開閉其眼，只緩四日而死。何以知之。其腎屬水，方而有水，其病從下上，故知只四日而必死。驚風口鼻乾黑不醫。此謂脾絕。何以知其脾絕。主津液俱無，乃知是脾絕。兩日而死。死時須寅卯時，木剋土也。凡是驚風者，則是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為也。栖真子嬰童寶鑑論小兒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臉赤不靜，手足微微瘛瘲，不食乳，或如傷寒候也。翰林待詔楊大郢論小兒生下百日內雖者，為胃腸未堅，神氣微怯，舉動多驚，此蓋由在胎之時，母多喫動風及粘滑肥膩之物，又嗜諸般肉等，兼嗔怒不常，言語高聲，交合陰陽之時，摇頭百脉，或生時坐婆跳拙，使口中不淨，或帶風入四肢，或浴當風，包裹失度，被浮熱引惡物於脾胃之間，漸流散於五臟六腑，毒氣既傳，榮衛差互，初卽頻頻吐哯，腹脹異常，時時呵欠，噴去往往，臉裏虛驚，或卽手足搐急，目帶上翻，尋究病源，豈是偶然。保生論小兒驚候其脉忽數。驚者，乃胃受驚也。驚熱之氣流灌於心，心為帝王，不受觸搦，既受觸

搦便生風候。素問云：胃主於小兒，變受觸搦，便有面青可見者。孩兒面青色是驚。若一次受驚者，太陽左側青脉朝眼是也。男左女右。第二次受驚，山根上青脉是也。第三次受驚，眼下臉連金匱有青見是也。三處皆有青者，皆是受驚極候。王小兒臉中驚搦見人恐怖，咬齒無時，喉內有涎，渾身抽掣，手足瘛瘲，吐食非時，吐舌將手掌人，多哭不住。凡有此者皆是驚候。若小兒風熱盛，乃驚痰流灌肝心二藏，令小兒忽然眼目上視，手足急搐，惡叫暴鬧。凡此者急風痰候，宜與壓涎乳香散二服，方見本門。次與生銀圓三服。方與古人家傳方同。見急慢驚風門中下驚法。若小兒藏腑虛薄，驚涎灌心脆絡，令兒眼目緩慢，手足微動，喉內涎響，渾身不熱，此是慢驚風候，宜與生銀圓，次與鎮心圓。鎮心圓方與本驗經同，見本門中。若驚風死候，則其脉弦大，氣口開，暴喘，喉中如牽鋸，項軟無力，脚面直，顖陷顱陷，目似開不開，瀉如鵝血，身體軟無力。已上並是死候，不可用醫救。飛仙論小兒病候。　小兒非時吊上眼，是肝驚。　小兒非時夢裏咬牙，是胃驚。　小兒夜啼至曉，是肝驚。　小兒非時要咬妳，是驚帶邪氣。　小兒面上青白色，是驚風。　小兒前後心熱，及四肢熱，是驚。　小兒非時面紅赤，是驚入心。　小兒上氣喘喫水，是驚帶邪氣入肝。　小兒面上黑色要叫，是驚風。　小兒口內微喘細，是驚。　小兒夜卧有盜汗，是驚風。　小兒白日多睡，是驚風。已上三論並氣勿勿新書。　楊仁齋直指方急風慢風。慢脾風。小兒急慢驚風，古所謂陰陽癇是也。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陽虧而陰盛。陽動而躁疾，陰靜而遲緩。其始也，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肺，而心亦主熱。天宜疾醫注云：肺氣熱，心氣次之。驚風痰熱合為四證，四證已具，八候生焉。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曰八候。凡搐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青眼青，唇青瀉青，太陽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狀也。大抵熱論虛實，證別逆順，治有後先。蓋實熱為急驚，虛熱為慢驚，慢驚本無熱，所以發熱者，虛使然爾。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甚不可以陰陽無別。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引手挽右直左曲。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形勢彎弓入裏者順，出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目屬肝，肝受風熱，則目直視或上竄，或兩目頻搐。若無搐亦五心煩熱之證，卽不發搐，必狀心熱，則肝風心火二者交爭而發搐也。但直視直視者

與瀉青圓更加便搐者以導赤散瀉之大抵肝風心火乃急驚之病之要

瀉青圓去肝風導赤散瀉心火明切新書以為要藥故曰證別逆順者此也陽病陰脉陰病陽脉亦反 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於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並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析急慢脾風而言之則暴烈者為急驚沉重者為慢驚而慢脾則重而深矣按錢氏方小兒發搐身熱喘急目斜露睛四肢逆冷李醫栞以定驚搐一劑與之殊無主對錢遂別之曰發搐為肝實身熱喘急為肺虛目斜露睛為肝肺相勝四肢冷為脾虛治法先用益脾補肺胃氣稍復然後瀉肝涼驚而安 一證直視而不能食或謂神祟使然錢知其為肝旺勝脾與之瀉肺而愈 一證吐瀉或利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作效已經數日忽爾不語眾醫類以失音湯劑主之竟無寸效錢氏用地黃圓數劑補腎於是能言所以然者前乎清利小便太過遂使脾腎俱虛雖已補脾而腎尚虛故爾 至論肺虛痰實治法當下故下之必先益脾然後瀉肺經云欲瀉其子先補其母此錢氏要訣錢入方瀉青圓瀉白散導赤散瀉黃散至風散乃瀉五臟藥益黃散白术散阿膠散地黃圓皆補

五臟藥心中驚熱惰心而熱不退則與之助胃胃不虛則熱不生或胃虛不食又且大小便難則不為之疏利蓋利之則胃愈虛而身必冷 其有傷風寒而吐瀉者欲止吐瀉不特溫脾須以發散之劑先之風寒散而吐瀉自止矣不特此耳小兒平常服藥過多積玩臟腑調和之劑不愈則易之以攻擊固守之劑太過則特乎而疏利主治在我不可不問源流不可偏徇病家所欲圓機達變消息輕重而處之是通變之不可無法也大槩小兒臟腑柔嫩易實易虛易冷易熱兒有大小壯弱病有輕重淺深所貴乎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為上矣 驚風方論 驚者虛惕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竄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奶咬牙驚邪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之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色淡黃據脉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某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為活法啼中驚啼發導赤導治驚況不實者難怪 至若眼陷無光白睛渾人爪甲青黑四體垂纍一散表地不可勉強下藥 面赤如緋面青背冷頭目仰後足冷目青稜

脹胃高手擘習搦唇舌鼻黑魚口氣奄頷腫顖坑啼哭無淚冷汗不止汗出如珠如油眼青瀉黑血悶涎入心肺噯舌出口咬人五硬五軟五冷五乾皆惡證也雖然小兒有病問之則幼不能言望之則易驚易喜診之則或惕或動自六歲以下苗帝不載其說者以其難也又況驚風一科古無全書則尤為難如前所云固足以知三證之詳矣至於辨析體認通變之際有言而不能盡其蘊者可不深加之意乎驚風一也痓痙發癎卒中天瘹撮口亦風之種類焉 又論腦麝銀粉巴硝等不可輕用 小兒急驚風古人以其內外熱熾風氣暴烈而無所泄故用腦麝麻黃以通其關竅銀粉巴硝以下其痰熱蓋不得已而用之其熱為風熱盛實者設也世俗無見不權輕重每見發熱發搐輒用腦麝蟾酥鉛霜水銀輕粉巴豆芒硝等劑視之以為常惟其不當用而輕用或當用而過用之是以急驚轉為慢驚吐瀉胃虛荏苒時月驚風之所為難療者正坐此也萬一發熱驚搐本為傷風傷寒傷食瘡豆而作誤藥至此其為害豈淺淺哉以理觀之能用細辛羌活青皮乾薑荊芥之類以為發散勝如腦麝能用獨活柴胡山梔枳殼大黃之類以為通利勝如銀粉巴硝設或當用而不可無之亦須酌量勿使過劑此幼幼書所謂瀉青圓導赤散乃醫功之上藥者良以是

歟故論此以為輕用藥者勸 又論蜈蚣有毒蜈蚣有毒惟風氣暴烈者可以當之然其風氣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自止但用之貴乎藥病相當弗容固執或半字或壹字或捫子半圓或捫子壹圓尤在酌量而作劑也設或過焉當以蚯蚓桑皮為解凡幼兒欲發驚風先神志不定恍惚懼人搭眼上視左顧右盼伸手握拳悶鬱努氣情態不若尋常如此者有驚即散驚有熱即退熱壅實即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滯通則氣得其平病無由作是固當以小劑治之若夫患在痰熱全未有風癎搐搦顫引之狀則只與退熱化痰如參蘇飲之類可也謹勿妄投通關利膈等劑恐或遺其熱流入經絡反成風疾此又小兒無病不可服藥之戒 世俗玩習以為小兒體熱或遇澡浴即與久坐湯水之中風冷外傷水濕內滲頃刻間遽成風搐或惡叫頻吐或昏迷失音或洞泄不已勢如暴風疾雨難以支吾不可不戒黎民壽簡易方驚者七情中之一也古人於小兒論中不言喜怒悲憂思恐而獨言驚者小兒初生氣脉未定精神未全天之所稟者混然一真七情雖具而未有覺着但念乳食餘無所知喜怒悲憂思恐皆動於中惟驚從外來神氣無雜一有所觸悸動不安啼叫搐搦嘗原喜怒悲憂思恐字皆從心驚之為字從馬古人因字命名

亦寓意深。蓋氣者善惡之馬也。適於善則為善，適於惡則為惡，其機甚可畏也。驚之為病，有急有慢，留於陽則為急，伏於陰則為慢，亦猶馬之有善惡也。馬以銜轡，非銜轡則不能制；驚之為病，非藥石則不能調。信知馬之不可以不善，猶驚之不可以或有也。是以驚風有急慢二證，而古方止曰陰陽二癇。所謂陰陽者，急慢之異名耳。況嬰孩十歲以下曰癇，十歲以上曰癲。陽癇屬腑，為陽證，俗曰急驚，其證身熱面赤，驚發則搐搦，兩目上視，牙關緊硬，宜用凉藥。陰癇屬臟，俗曰慢驚，其證因吐與瀉，或吐不瀉，積日漸困，面白，脾虛不甚搐搦，目微上視，手足振動，宜用溫藥，不可一槩施治也。常見後人不明乎此，但知急驚用凉藥，不知太過則反成慢驚；至於慢驚，但知用溫劑，不知太過則反成急驚。迅無定見，用藥舛逆，焉能取效於目前，而不知釀成癲癇，為終身之痼疾。欲全嬰者，幸加意焉。

療驚發風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元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凉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致其禍害生焉。李東垣試效方治驚各有所因用藥不同論

錢仲陽治急驚以凉瀉之。肝風木也，主驚；心熱火也，主動。火來木中，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故立瀉青丸、導赤散之類，瀉其肝實，驚自愈矣。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凉者是也。夫慢驚者，皆因妄用快利食藥，損其脾胃，久瀉不止，或因乳食不調而成吐瀉，亦令脾胃虛損。內經云：不足而往，有餘隨之。又云：不及則兼其所不勝。故風木來乘土位，慢驚之病作矣。治當詳其溫凉寒熱，先實其脾胃，後散風，散則愈矣。又如外物驚者，宜鎮平之，以黃連安神丸；若氣動所驚者，宜寒水石安神丸。不可便以辛熱之藥散之，防風丸之類是也。因驚而泄青色者，先鎮平，以朱砂之類，治以風邪下陷也，不可便用苦寒之劑瀉其土也。栖真子嬰童寶鑑驚癇死候

項軟無力。　魚口開氣麁。　喉中如拽鋸。　不頭直。　面紅如裝。　目陷無光。　嚙衣并咬人。　目似開不開。　瀉下如瘀血。　身體若無筋骨。

茅先生方小兒初受驚風候歌

驚風之候有多般，說出根源見易難。夢裏咬牙驚入胃，非時眼上病歸肝。夜啼到曉聲無息，面黑氣青候一般。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血向心間。夜啼盜汗日多因，氣麁喫水肺邪干。惡聲頻叫形多黑，非時咬妳腎邪端。口中氣喘眼直視，此是驚風仔細觀。

又小兒驚風死歌候

小兒如得驚風候，指甲青兼黑似烟。口吐白蟲便黑血，眼開不閉半撞肩。咬人白日多驚汗，惡作鵶聲不可看。

又小兒驚風死候

項軟都無力。　喉中似鋸拉。　面紅粧色見。　目睛青無光。　魚口開麁氣。　脚脛直偏長。　嚙衣胡亂咬。　瘀血瀉於床。　睛開還又閉。　渾身硬似僵。　十般驚候病。　休用更思量。

惠濟小兒驚風日久肝藏絕候歌

壯熱頭旋不舉頭，目黃眼澀也堪憂。有時呪妳兼餬食，四體如氷痛入喉。須信本因驚悪得，連綿日久更何求。只因命盡歸泉壤，脉亂浮洪却似鈎。戉切切新書湯氏嬰孩妙訣總要小兒積成驚八首歌

腹中有塊面如朱，疳積如油體亦虛。診脉看醫須着意，精神恍惚命須臾。第二變成浮腫惡，形容土色是脾虛。為嫌乳食不快喫，醫持秋後命徐徐。第三眼下胃積虛，胎中受疾實難除。更加骨熱三焦渴，腹脹生蟲臟腑虛。第四身熱大相兼，腸熱風痰口有涎。多是所傷諸毒物，致令病苦有根源。第五七歲至三秋，遲行體軟亦難留。病狀只因不足月，自然修短命須休。第六青筋有數行，肝家受病自難當。若加嘔吐驚風作，空有良醫少妙方。第七脾疳鼻下赤，變驚心熱口生瘡。日中啼叫風癇作，眼反喉乾不久亡。第八赤脉亦然浮，渾身冷汗陰中虛。惡即高聲驚候起，乍進乍退必難除。

温大明隱居方小兒驚風多有等殊，或急或慢，或虛或實，或吐或瀉，以至生驚者，但用花蛇頭一枚，燒作灰用，如無花蛇，以烏蛇代之。全蝎二錢，麝香一錢，辰砂一大錢，防風、乳香各半錢，赤脚蜈蚣一條，用火炙，南星一錢，灰火炮，川烏尖半錢，生用。右件并為細末，水煮棗肉為丸，如雞頭大，陰乾，每服一丸，薄荷湯下。詩曰：急慢驚風有等殊，蛇頭蝎麝及辰砂。防風乳香兼赤脚，星烏和劑便令魅。鄭端友全嬰方滋煎生驚歌

滋煎無休歇，風生五臟中。面青因腹痛，不爾變驚風。

呵欠生驚

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

搖頭生驚

搖頭頻擦面，拗頸亦因風。目貶青鮮定，牽身勢若弓。

掩面驚哭歌

掩面藏頭哭，心虛怕見人。驚潮肝腎作，憂畜及牽唇。

驚喘痰嗌

驚喘痰潮嗌，風驚又食傷。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

驚痰壅滯歌

痰涎壅乳滯胃中，膈節令兒氣不通。欬吐自然生喘急，精神恍惚變驚風。

驚風不語

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致令聲語不相連。

孩子發驚

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膯睛雙直視，軀體四肢垂。腹脹頻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

驚風指黑歌

驚風指黑爪如煙，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妳多啼無淚下，暫時停息又牽攣。

再發驚風

或發驚潮搐，涎流驗目斜。烏青連

口鼻啼哭額如鴉。經濟小兒保命方書驚證歌。目白況況碧。瞳人散黑睛。乳時頻齘齒。髮際印堂青。見物多憂怕。饒啼少悅情。臥時常不穩。此候累因驚。多因驚撲未發熱候歌。面青呵欠累遭驚。瘛瘲饒啼臉不寧。纖眼面紅頰壯熱。忽然至後是驚人。小兒若頻遭驚撲未發熱已前。可常服前項鎮心丸散。養生必用說諸蛇骨牙皆有大毒。取之特慎。傷人多損性命。殭蠶去絲嘴剉赤色。蛇蛻炙黃。蟬蛻洗去土。去頭翅足焙。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乾。蜣螂去頭翅足炙令焦。蛇黃燒令赤。醋淬五七次。蜣螂勿用傷水者。驚藥內多用之。故載其說於此。並切切忻者

方

本草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方

右取震肉作脯與食之。此畜為天雷所霹靂者是

仙人水鑑牛黃散壓驚鎮心治風退一切病

鬱金二兩皂莢水煮　甘草二錢　巴豆三七粒出油盡

半夏七箇薑汁煮乾　白附子去皮生用

雄黃　朱砂各細研　犀角末　乾蝎炙各一錢

右為末研勻。入麝香少許。每服一字。薄荷湯下

水銀青治驚風

水銀半兩用石腦油研如泥　白天南星生末　白附子生末各抄一錢　白龍腦生　膩粉各一錢　蝎稍二十一箇研

右為末研如泥。候次日於乳鉢內取出。丸如菉豆大。一丸至兩丸。薄荷湯下

斗門方治小兒未滿月。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右用朱砂。以新汲水濃磨汁塗五心上立差。最有神驗

日華子治驚邪癲癇。小兒客忤消食。及冷氣方

右並煎鐵屑汁服之

陶隱居作小兒浴湯主驚忤

右以升麻取葉挼汁作湯浴之

治小兒驚邪方已上七方並義日切新書

右用鷲巢與驚屎同多少以作湯浴兒。療驚邪也

王袞博濟方青黛丸治小兒驚食哽氣

青黛一分　木香　豆蔻　檳榔各一分

麝香一錢　續隨子一兩去皮　蝦蟆三箇燒存性

右七味同為細末。煉蜜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靈苑方雄朱丹治小兒驚風方

雄黃　朱砂　麝香各研　膩粉各半兩

白附子　半夏湯洗七遍　天南星炮　川烏頭

附子各去皮臍　乾蝎　羌活

天麻　川芎　肉桂去粗皮　白殭蠶

木香　白鮮皮　烏蛇　花蛇並酒浸去皮骨炙用。已上各一兩　巴豆半兩去心膜。薄荷汁煮十七十沸淨洗拭乾要去油用

右二十味為末。令勻。棗米粥為丸如菉豆大。常服茶酒下三丸。冷氣生薑湯下。宿食不消。橘皮湯下。大小便不通。甘草豆淋酒下。急風薄荷酒下。癱瘓豆淋酒下。酒食傷。生薑湯下。元氣動。茴香湯下。血氣荊芥酒下。或醋湯下。大腸秘澀。生薑湯下。勻刑炊湯下。風眼淡竹葉湯下。頭風槐枝湯下。風疹蜜酒下。赤白痢。二宜湯下。頭痛傷寒蔥湯下。赤痢甘草湯下。小兒瘡未飲下。治風眼古井水下。小兒風眼。古井水煎淡竹葉湯下。小兒驚風。薄荷乳汁下

牛黃散化風涎。治積年心恙。諸癇風癲。邪忘昏亂。及小兒驚風。益精神。鬧心恙。鎮驚消痰

牛黃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雄黃

人參　鵰砂　鐵粉　鉛霜

鬱金　膩粉　辰砂已上各一分

北礬一兩半　片腦　麝香各半分　金薄五十片

天南星去皮心。剉如骰子大。入黃牛膽內懸東北方上百日令乾取三兩末。乾則膽令乾。如急要用。擣天南星末。膽汁和為餅子曬乾用

右為末。常服一字。小兒半字。薄荷湯調下。中風涎甚及心疾。每服一錢。小兒一字。薄荷自然汁調下。如中風吐涎。臨時加膩粉半錢同服

遼關散治卒中痰厥諸癇。小兒驚風涎滿口噤立效

朱砂　水銀用朱砂研如鐵色。無星為度

龍腦　膩粉已上各半錢　牛黃少許

右五味同研為細末。分作三服。用煎薄荷湯調下。取出惡物。五七日

後更一服。一月更一服。小兒每服一字。薄荷湯下。口噤者揭開灌之甚妙

朱砂驚壓驚安魂定魄鎮心藏退風熱一切驚風

朱砂炷去石研　白附子各二錢　附子一箇去皮臍

天南星去臍　天麻　乾蠍全者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為度各一錢

右件藥七味各細剉碎日曬乾杵羅為極細散次入朱砂末再研合令勻以甆罐收之二歲已下每服半字四五歲已下每服一字擦六七歲半錢十三五歲加至一錢如是退一切驚熱風熱欬嗽慢中壅隘並宜食後用蜜和熱水調下一切風不問急慢咬齒拗項翻眼柔麁手足搐搦並用冷茶清調下服良久膈上有風涎則吐之不爾汗出立差亦有尋時並定也有猛發一上者良久再進一服疾定後更加牛黄少許和前藥用薄荷蜜水調下日進三服若要為丸子用薄荷生薑汁蜜酒煑麵糊杵合丸如菉豆大每服用薄荷湯下五丸更量兒歲數大小臨時加減忌動風毒物

太醫局方潤體丸治諸風手足不隨神志昏憒語言謇澀口眼喎僻筋攣拘急骨節煩疼頭旋眩暈恍惚不寧健忘怔忪痰涎壅滯及皮膚頑厚麻痺不仁小兒驚風諸癎

雄黄　辰砂各水飛　牛黄　乳香

生犀末　羚羊角末　麝香七味各別研如粉

白龍腦別研極細　沉香　木香

丁香　藿香葉　檳榔　肉豆蔻仁

白殭蠶微炒　蒺藜子微炒　蔓荊子去白皮　防風去蘆頭叉枝

黑附子炮裂去皮臍尖　麻黄去根節已上各一兩

人參　羌活各去蘆頭　白茯苓去黑皮　白附子

桂去麁皮　晚蠶蛾微炒　芎藭已上各一兩半

乾蠍微炒　半夏水煑三十沸薄切焙乾入生薑汁炒

川烏頭炮裂去皮臍尖搗碎炒黄已上各半兩　白花蛇酒浸一宿去皮骨取肉

天麻去苗各三兩　白豆蔻仁

南番琥珀別研如粉　膩粉研各半兩　真珠末別研如粉

獨活去蘆頭各三分　金薄六十片為衣

右為細末入研藥令勻煉蜜搜和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細嚼溫酒

下荊芥茶下亦得加至二丸如破傷心風背強手搐口噤發癎即以熱豆淋酒化破三丸斡口開灌下少時再服汗出乃愈若小兒驚風諸癎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天麻防風丸治一切驚風身體壯熱多睡驚悸手足抽掣精神昏憒痰涎不利及風溫邪熱並宜服之

白殭蠶去絲嘴炒　乾蠍炒各半兩　天麻去苗

防風去苗　人參各一兩　朱砂研飛　雄黄研

麝香研　甘草炙一分　牛黄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至二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八珎丹治小兒驚風壯熱精神昏憒吐痰涎驚悸恍惚或發瘈瘲目睛上視

天麻去蘆頭　甘草剉炒　朱砂研飛　牛膽

天南星已上各五兩　牛黄研二分　銀薄七十片為衣

天漿子微炒三伯五十箇　雄黄飛研　膩粉研二味各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入研藥勻煉蜜為丸如豌豆大以銀薄為衣每服一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疾證未退可再服之更量兒大小加減於食後服

太一銀朱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盛發癎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壅痰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大便秘澀

黑鉛煉十遍秤三兩與水銀三兩結砂子分為小塊同甘草十兩水煑半日候冷取出研　鐵粉三兩　朱砂飛研半兩

膩粉研一兩　天南星炮為末三分

右研勻麵糊丸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蜜水下微利為度未利再服乳後食

軟金丹治小兒驚風壯熱多睡驚掣手精神昏憒痰涎壅塞手足搐搦目睛上視項背強硬牙關緊急

青黛　麝香各細研　兖墨燒淬研　膩粉

胡黄連末　使君子末各一分　寒食麵七錢半

天漿子七箇炒為末

右合研勻以白麵糊為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下五歲已上可服二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不計時候服

一方至聖丹。專治一切驚風天弔。目睛上視。手足搐搦。狀候多端。用藥一丸。用溫水化滴鼻中。令嚏噴三五次。更用薄荷湯下二丸即愈。如久患五癇。腹脹頭大。四肢瘦小。好喫泥土。可思妳食。愛咬指甲。時摘眉毛。頭髮稀疎。肚上青筋。及久患瀉痢。並用米飲下二丸。如久患疳蛔。咬心發歇疼痛。並以苦楝子煎湯下二丸。如鼻下赤爛。口齒疳蟲。并口瘡等。用兒孩子妳汁研二丸。塗在患處。疳眼雀目。用白羊子肝一枚。以竹刀子批開。入藥二丸在內。以麻縷纏定。用淘米泔煑熟。空心食之。仍令乳母常忌毒魚大蒜雞鴨猪肉等

熊膽 用溫水化入藥　蘆薈 研　膩粉 用水銀和

朱砂 研飛各一兩　麝香 研半分　龍腦 研

蟾酥 洗者酒浸一宿　鉛霜 研各一字　雄黃 研飛

青黛 研　胡黃連 各半兩　白附子 炮二錢　水銀 一錢與膩粉

同研不見星

右為末。入研藥勻。用熱過獖猪膽汁浸蒸餅為丸如黃米大。湯使如前。此藥退驚治風。化蟲殺疳。除百病。進乳食。若隔三兩日進一服。永無百病。不染橫夭之疾。凡有患與服必功効

譚氏殊聖方辰砂膏治小兒驚風手足動搖。精神不爽。一切驚邪。狂叫不寧

辰砂 通明有牆壁者研極細一兩　酸棗仁 微炒為末

乳香 光瑩者細研各半兩

右同研成膏。每服兩大豆許。煎人參湯化下。不以時候

青黛丸治小兒驚風化痰

青黛 一錢　巴豆 五粒去皮心膜肉去盡油　龍腦 三錢

水銀 一豆大　黑鉛 少許同結砂子　朱砂

膩粉 各一分　硫黃 半錢細研

右研為末。用粟米飯為丸如黍米大。三歲已上五丸。三歲已下三丸。金銀薄荷湯下

茅先生鎮心丸治小兒諸驚

朱砂 別研　白附子　白殭蠶 酒洗　蟬蛻 去翅足淨洗秤

伏神 去皮各半兩　全蝎 一分去尾丁　片腦

麝香 各隨意所入

右件為末。拌合薄荷自然汁為丸。〇大用銀朱拌腦麝為衣。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磨下

嬰孺方龍角丸治小兒五驚及身熱

龍角 聖惠方用龍骨　遠志　牡蠣 煅赤

大黃 各二分　黃芩 四分

右為末蜜丸。二歲兒小豆大五丸。日再。一歲麻子大。成癇者入牛黃一分

生金湯治小兒生七日後。忽患口鼻青。微驚。胃中冷。視物高

生金 黑豆大十粒無生用熟　茯神　乾薑 各一分

甘草 二分炙

右四味水一升煑五合。一服一豪大。日三夜三

十二味人參湯治少小驚。手足動搖。每物驚。周身及面目皆青。已如故。休作往來

人參　當歸　甘草 炙　桂心 各二分

黃芩　龍骨 各四分　蛇蛻皮 一寸炙　雌黃 六銖

蜣螂 七箇炙自死者　桑螵蛸　雀甕 各五箇炙

露蜂房 一箇炙

右水五升煑取一升。去滓服。若擣下篩。服半方寸匕。不吐下。內牛黃。

兒不能服。以乳汁和丸。日四五服

黃耆湯治少小七日以後。患驚吐哯。眼中突

黃耆　芍藥　黃芩

當歸 各一分　細辛 半分　芎

右六味水八合煑取三合。用牛黃一小豆大。分為四服。若生二七日已上熱多者加一分。生三七日兩胃上惡聚唾。口青熱甚者加黃芩黃耆各三分。益水二合。煑四合。一歲已上恣意增水藥服之

治少小生下便喜驚方

右剪父母指甲燒作灰。井花水調一麻子大。日進三服。夜一。亦治客忤

黃芩湯治小兒溫壯服細辛湯得下後熱不差。口中瘡。暴驚 已上十九方並載幼幼新書

黃芩 五錢　鈎藤 三分　蛇蛻皮 一寸炙　甘草 二分炙

芒消 一分　大黃 四兩　牛黃 大豆大三粒當或与之

右以水二升二合。煑一升二合。去滓下硝。分為三服

錢乙小兒方涼驚丸

鵬砂各一錢研　粉霜一錢研　輕粉三錢研　鐵粉三錢研

郁李仁去皮燥研為末　白牽牛末各一錢　好臘茶三錢

右同為細末，焚梨汁為膏，丸菉豆大，龍腦水化下，一丸至三丸，亦名梨汁餅子。及治大人風涎，並食後。一本無白牽牛末

辰砂丸，治驚風涎盛潮作，及胃熱吐逆不止

辰砂別研　水銀砂子各一分　牛黃

龍腦　麝香各半錢別研　生犀末

天麻　白殭蠶酒炒　蟬殼去土頭足　乾蝎去毒炒

麻黃去節　天南星湯浸七次切焙乾各一分

右同為末，再研勻，熟蜜丸菉豆大，朱砂為衣，每服一二丸或五七丸，食後服之，煎薄荷湯送下

剪刀股丸，治小兒一切驚風，久經宣利，虛而生驚者

朱砂一分　牛黃　腦子各一字　麝香半錢

天竺黃一分研　地黃半兩燒醋淬三五遍水研飛

白殭蠶去頭足一分炒　蝎去毒炒一分　乾蟾去四足并腸洗炙焦黃為末　蟬殼去頭足一分一作去翅

五靈脂一分去黃者為末用

右為末，共二兩四錢，東流水煑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剪刀鐶頭研破，食後薄荷湯下。如慢驚即去龍腦

張渙醫方妙選琥珀丹，安心神，鎮一切驚邪

琥珀　南星臘月牛膽釀者　天麻

朱砂細研水飛各一兩　白殭蠶　白附子

白芷各半兩為細末　龍腦一錢研

右件同拌勻研細，煉蜜和丸如鷄頭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

鳳髓經鎮心丸，治小兒驚風，心神恍惚，精神不定，渾身掣搐，手足瘈瘲，喉內涎響

木豬苓　人參　茯苓　朱砂

真珠末各一錢　石菖蒲末二錢　金銀薄各三片　水銀砂一錢半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為末，湯浸蒸餅心為丸如此。大，每服七丸十丸至十五丸，遠志薄荷湯下

惠眼觀證大驚丸，治驚氣狂躁，及涎牽響一切驚疾

白附子二錢　朱砂一錢研　片腦　麝香各半字

白殭蠶半兩與附子並用麩炒麩黃赤去麩不用

金銀薄各五十

右分出一半朱砂入前二味，同金銀薄研勻，入麵糊為丸如此。大，將所留出朱末砂為衣，一丸分作兩服，蜂糖薄荷熱水磨下。如大段驚疾發作，一丸只作一服

虎眼丸，鎮心化涎，夜臥不穩，夢中驚叫，或多虛汗，並宜服之

朱砂　白殭蠶　天南星生各一分

右為末，麵糊為丸如此。大，每服五丸至七丸，薄荷湯吞下

大黃散，治驚風貼顖

大黃　芍藥各等分

右為末，豬膽汁調貼之

保生論乳香散，治小兒驚風涎溢，悶絕暴死，宜用，亦不吐出涎，只此壓

甘遂　乳香各末一錢匕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童子小便下妙

弄舌散，治小兒驚弄舌，瀉黃散亦治

蛇皮一分炙　牛黃　朱砂各一錢　麝香一字

右為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劉氏家傳睡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使君子五百煨上燒或炙　金薄五片一方十片

銀薄三片一方十片　片腦　麝香各少許一方各半錢　膩粉的用炒半錢一方炒二錢　香京墨如皂夾大

右研如粉，生麵糊丸豌豆大，每服一丸，溫熱水化破下。一方薄荷水下。或膈上有涎即吐出，腹中有積滯即瀉出，如蝦蟆青苔之類。大段驚風一切不須三服必效。如小兒有疾即灌，使大便瀉。如驚常服，一丸分兩服，小兒則間日可服半丸極妙

朱砂散，治小兒驚熱，和氣

朱砂　白茯苓　人參

甘草或半生半熟　山藥各等分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米飲下，熱竹茹煎湯下，量大小下一字或半錢或三字

治驚和氣，止瀉痢

龍膽末　防風末　青黛研三錢匕　鈎藤末二錢匕
牛黃　麝香各一字匕　黃連末五分匕　龍腦一錢匕研
右同研，麵糊爲丸，粟米大。每服三五丸至一二十丸，煎金銀湯送下
温服

粉紅丸 又名温驚丸
天南星爲末，入臘月牛膽中百日陰乾，取末四兩，別研。如無臘者，只取生者，剉炒熟用　朱砂一錢半研　天竺黃一兩研
坯子胭脂一錢研，乃棗胭脂　龍腦五錢別研，一本作半字
右用牛膽汁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小者半丸。沙糖温水化下

塗顖法
麝香一字匕　蝎尾去毒爲末半錢匕，一作半字匕
薄荷葉半字匕　蜈蚣末　牛黃末　青黛末各一字匕
右同研，白熟棗肉劑爲膏。新綿上塗匀，貼顖上四方，可出一指許，火上炙手頻熨。百日裏外兒可用此塗浴法

浴體法
天麻末二錢　蝎尾去毒爲末　朱砂各半錢匕　烏蛇肉酒浸焙爲末
白礬各三錢匕　麝香一字匕　青黛三錢匕
右同研匀，每用三錢，水三碗，桃枝一握，并葉五七枝，同煎至十沸，温熱浴之，勿浴背

利驚丸
輕粉一錢　天竺黃二錢　青黛一錢　黑牽牛末半兩生
右同研匀，蜜爲丸，豌豆大。一歲一丸。温薄荷水下，食後服

栝蔞湯
栝蔞根末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研匀。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宣風散
檳榔二箇　橘皮　甘草各半兩
牽牛四兩半生半炒
右爲末，三二歲，蜜湯調下半錢，已上一錢，食前服。滹藏云：與通膈散相上下，通氣血也

銀砂丸 治涎盛膈熱，實痰嗽，驚風積潮熱
水銀結砂子三皂子大　辰砂二錢研　蝎尾去毒爲末

白朮一錢，切，淳牛子蒸，貼金紙，觀銚慢火炒　甘草半錢半生半熟
蝎兩箇全用，龍腦薄荷葉裹定，竹夾夾了，煨，薄荷蒸去之，只用蝎
如無薄荷，用乾者，用少令煮用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止瀉，粥米湯飲下

驗驚丸 治小兒驚渾身壯熱，但涂着驚便興服
粉霜　京墨燒過　蘆薈各半皇　巴豆二粒去油
天南星一錢，湯浸去皮臍　使君子四箇去皮炮炒黃
右入腦麝少許，滴水丸梧子大。一歲半丸，量兒大小，金銀薄荷湯化下。三歲已上一丸

吐痰涎方 治驚風上吐下瀉
朱砂二錢　麝香少許　蝎一箇
右先碾蝎爲末，後研朱麝極細。每服半字，茶下，或妳下亦得

小兒童子一百二十般雜驚
天南星　青黛五爲末各挑三大錢　麝香少許
水銀一粒赤豆大　輕粉挑一大錢　巴豆七粒去油
右爲末，一處用麥麵糊爲丸，如此○大。十歲以下，至一歲以上，每服十丸，用生葱湯吞下，早晨日午至晚，連宵空心，各進一服。乳母皆忌生冷莧菜、炙煿、淹藏、花色、酒肉。又云，十五以下，至七歲，十五丸，七歲以下至周歲，十丸。周歲以下至百晬，七丸，皆葱白湯下。乳母依前。百晬以下至滿月，五丸，用荊芥湯下。滿月至三朝，三丸，用蜜薑汁調下。以上各空心日進三服，但是不安，看輕重加減與服

十寶丹 治驗驚
朱砂　輕粉　蘆薈　青黛
京墨　寒食麵　片腦　麝香各半分
使君子化半分者一錢炮　金薄十片
右爲末，以寒食麵麥糊爲丸，如虎睛丸大，薄荷湯化下。臨臥後量大小與之。金薄只爲衣

瑞應丹 調理諸般驚
京墨　天南星　白附子　朱砂
雄黃各末炒一錢　金薄二片　片腦
麝香各少許　青黛末炒半錢　全蝎一箇　輕粉炒三錢
右爲末，麥糊爲丸，如此○許大。小兒量小壯熱，金銀薄荷湯化下。歲

燉吐逆手足冷嗽食進退睡中忽吽兩三聲此乃心藏驚氣不散金薄湯下三五丸臥時更煎人參湯下一服或時時濶青物煎木瓜湯下五七丸

起死輕骨丹主中風癱瘓四肢不隨風痺等疾及小兒驚風

麻黃去根節秤五斤剉以河水二石煑之去滓成膏　白芷　蒼朮去皮

桑根白皮須土下者自採剉　甘松六月縫子川芎各二兩　苦參

右末之家研極細以前麻黃膏和丸如彈大每服一丸溫酒一盞研化頓服之臨臥取汗五七日間再服手足當即輕快小兒驚風量與之吾中涎潮分利涎後用之其效不可具述

紅散子治小兒壯熱發驚痰壅腳手心熱煩躁夜啼常服壓驚如是天瘹風亦可常服

川天南星二兩以麵裹炮麵熟為度　桔梗

大防風　白芷　乾蝎去毒末炒焦為度各半兩

麝香半錢　靈沙一分　腦子一錢　甘草一兩生熟各半

右件擣為細末次入麝香腦子靈砂乳鉢內細研拌勻每服一錢食

後臨臥銀湯點喫

白附丸治小兒因驚或風涎蓄手足欲動之疾張氏家傳治驚風天瘹眼睛指掣手腳名真珠膏又治涎潮心舍牛嗓不息并夾驚傷寒驚癇又名人參丸

白附子兩箇大者生用　天南星半兩炮　全蝎三七箇

白殭蠶二七箇直者麩炒赤色去麩　人參二錢

朱砂一錢　片腦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右件為末煉蜜作丸如此。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臨臥服

金薄鎮心丸治小兒一切驚氣夜睡不穩喉中涎聲夢中狂吽精神躁悶並宜服之此藥不涼兼醒脾過一百日後四五日間服半丸甚妙如睡不穩便宜服之

白附子一分　白殭蠶直者半兩用麩炒赤色去麩

朱砂一錢研　片腦　麝香各少許　金銀薄各十片

牛黃半錢

右件為細末水麵糊為丸如此。大將所留朱砂一半為衣服一丸或半丸煎薄荷湯化下臨臥服

張氏家傳驗驚丸孩子驚風服藥後須睡一向然後耳驚涎立定

白龍腦　朱砂　香墨　青黛

蘆薈各一錢重膩粉一錢　史君子兩箇麵裹煨為末

右件同研令細以寒食麵作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歲半丸二歲已上一丸五歲已上兩丸薄荷水化下

琥珀丸治驚風溫壯欬嗽涎壅一切驚熱孔氏亦治邪熱多睡驚悸

天麻　人參　防風　甘草半兩炙孔氏用一兩

朱砂　麝香　雄黃各二錢半二味孔氏各用一兩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二三歲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治小兒注唇膏常服永不生風疾正心無驚面多紅潤唇臉如丹常服無瘡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一兩去頭足直者生為末以薑汁和為餅子於火上炙乾入每為末復以汁為餅子乾為度　朱砂二錢細研用水一碗浸潤三遍去黃色傾鐵上焙乾研子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勻煉蜜為膏入甆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

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熱水化下

朱砂丸治小兒鎮心壓驚墜涎

朱砂細研忌水飛過使灰池滲乾尤佳　白殭蠶揀去蛀取直者洗過焙乾　新羅白附子以濕紙裹煨候令紙乾取出細切成片子焙乾　天南星炮裂去尾皮臍切成片子各半兩

麝香半錢研入和勻不可太過　乾蝎一兩銚子內慢火炒令極熱

右六味各為末煮白麵糊為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丸用煎金銀薄荷湯吞下如遇驚取下後且以此藥服無不效或有虛汗用麻黃根煎湯

黑神丸治一切左癱右瘓小兒驚風婦人產後中風心神恍惚頭目昏眩常服治血駐顏及治傷風鼻塞頭痛善治山嵐瘴氣其效如神

桔梗　麻黃去節　川芎　防風

香白芷　木賊　桂枝去皮　紅豆

縮砂仁　釜墨已上各四兩　大川烏頭湯洗去皮臍一斤

天南星灰炒黃裂為度半斤　天台烏藥　沉香

麝香一錢
右件爲末煉蜜爲丸如龍眼大每服半丸葱白一寸同嚼茶酒任下
不計時候
莊氏家傳七寶散治小兒退驚化涎
朱砂　牛犀一錢　牛黃　真珠末
片腦　麝香各一錢　金薄五片
右件藥研如粉每服半錢薄荷水調下
孔氏家傳神麴餅子治小兒諸疾丙日作麴丁日治藥亦名丙丁膏
天南星　烏蛇各三錢　天麻　麻黃去節各半兩
蝎一分生　白附子三錢半　白殭蠶四錢　大附子一枚炮裂
去皮臍
右爲末水一升浸三日布裂去滓煉食麴一斗和勻踏作片子用楮葉卷七日取出用紙袋弔起十四日可用治小兒吐瀉過後精神困頓多睡不喫乳食四肢逆冷欲變驚以神麴四兩龍麝少許每服量多少以溫水調若已變瘕哭聲如鴉面青黃手足瘛瘲咽中不利朱砂龍麝并麴服之變癇滑利即以蜜丸麴末雞頭大溫水化下入麴末一兩研入雄黃朱砂少許琥珀甘草二錢已蜜丸雞頭大即名太一丹治小兒百疾

王氏手集主勝丸治小兒一切驚
蜈蚣三條　飯炙兒蠶　全蝎各七箇　粉霜
朱砂　硫黃　水銀各一錢　白麪三錢
右件研細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看虛實加減服
驗驚丸治大人小兒一切驚
牛黃　犀角　龍腦　鉛白霜
白附子　蝎梢　人參　茯苓
真珠末　膩粉已上各半兩　朱砂一錢
金薄　銀薄各五十片　麝香一字
右件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二丸小兒每服一丸以人參茯苓煎湯吞下
遠志茯神丸治小兒驚怖大啼及見非常之物干動神志恍惚不寧狂妄驚悸眠睡不穩多汗心忪精神闇鈍寒熱咽乾手足煩熱
人參　茯神各三兩　遠志　菖蒲各二兩

右件爲末二兩加桂二錢半爲遠志茯神丸以白麪糊爲丸菉豆大每服十五丸食後煎荊芥湯下日三服
瑞紅散治小兒諸驚
朱砂一錢　蝎梢三十條　殭蠶二十箇直者
右爲末每服一字半錢薄荷金銀湯調下逐日可常服之
吳氏家傳蛇頭丸鎮心安神治驚退風癇定搐搦化痰
花蛇頭連身長一尺酒浸一宿去骨　鉛白霜
朱砂　鐵焰粉　乳香各一分研　天麻
白附子各一分末　片腦　麝香各半錢
蛇含石二兩火煅通赤淬於醋中令細碎離爲末水淘去黑汁
上取一兩再研令極細
右件爲末端正陳年小半夏糊爲丸如雞頭大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
天麻神砂丸治驚風
天麻　殭蠶各酒浸一宿　蝎炒
輕粉　白附子米泔浸一宿已上各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入朱砂麝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吉氏家傳治驚風
人參　芍藥　甘草炙各一錢　大黃二錢蒸
右爲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丸米飲下
鉛白霜丸鎮心驚
鉛白霜　人參　茯苓各半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如青豆大薄荷湯下五丸
鎮心真珠丸治驚風
北寒水石硬大者細研如粉以童水浸三宿又研以水澄下腳爲
度日乾研取五錢
右爲細末傾出紙上攤一宿收入甆合內收每服一字以雞子清爲丸仍以雞子清磨下大熱方可服
聖餅子治驚
天南星去皮生　白附子　五靈脂　全蝎去土各半兩
蟬退去土　青黛各一錢　麝香半錢
右爲末用好醋一大盞煮煎成膏入藥末拌和丸如梧桐子大成餅子如未滿月一餅二歲已下二餅看大小加減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披蓋鼻上汗出方效

桃紅丸治諸驚

石薷一分 驚白糞 白附子 朱砂各一錢

輕粉半錢 黃連半兩 巴豆八粒油煎

右為末，粟米飯為丸，如此。○大，一歲一丸，驚風薄荷湯下，驚積膩粉湯下，鈎鈐蜜陀僧酒煎下

朱砂丸治驚

朱砂 馬牙硝 甜硝 甘草炙各一錢

鵬砂半錢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桐子大，看大小，薄荷湯化下，一丸半丸

鎮心散治驚鎮心墜涎

半夏十箇大者 鵬砂 朱砂各一錢為末

右件半夏以刀切開中心，却將鵬砂等末納在內，用好足一片安半夏，却將好醋滴在鵬砂等內，火炙取乾，碾爛，用粟米糊和丸，如此。○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

鎮心丸治驚

朱砂各半兩 犀角末 升麻 大黃各半兩

右為細末，蜜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水下

分金散治四足驚風大效

鵬砂 馬牙硝各三錢 片腦 麝香各一字

人參 甘草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四足驚風發動如羊眼，喉內無涎，添用腦麝，冷水下一字

紫霜丸治驚風

紫粉 天竺黃 甘草炙 茯苓

朱砂等分 龍腦少許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一歲半丸，用薄荷湯化下

牛黃膏治驚風

雄黃 天竺黃 甘草炙 白茯苓

龍腦 鬱金 朱砂各等分

右為末，生蜜丸，如皂子大，一歲一丸，看大小，薄荷湯化下

又方

牛黃 雄黃 銀粉

全蝎一箇 巴豆三粒 朱砂各一錢

右為細末，用蒸餅心圓，如此。○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驚啼夜啼，煎燈心石蓮心湯下

太一歸魂散治驚萬病

五靈脂去 木鱉肉 粉霜

膩粉一錢 巴豆二十五箇去 川烏取心一小塊如棗大 朱砂已上各一分

右細末，每服一字，蛤粉冷水調下，但是久積驚癇諸疾皆治

朱砂膏治一切驚風諸癇，暗風破傷，驚涎心氣不足，或久伏驚氣尸厥，發即昏昧，涎壅，及因驚亡魂失魄，舉動驚怕，夢魘或歌哭，不避嶄路，狂走不寧，中風緩弱頑痺等疾，小兒急慢驚風悉主之

附子重五錢半，生，止紫實一箇，去皮臍，取半兩淨，不用尺大者

天南星去皮臍取淨一箇不得用小者 半夏取中形圓正好者，一次去滑，叶炙生用 天麻明淨好者去兩頭取中心切

琥珀研各二錢半 全蝎一分去 赤足蜈蚣去頭足炙，炙取二寸 白殭蠶 朱砂光明者各半兩研如粉

麝香一錢淨研

右為細末，入研者朱砂琥珀麝香同研勻，煉蜜放冷為膏，瓷器收，每患用少許，生薑自然汁化藥一皂大，次用溫酒調下，小兒生薑薄荷湯化下豆大，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諸驚

天麻 全蝎少 天南星炮去皮 白殭蠶直者以水平分

右為末，酒糊丸，如大麻子大，每服一歲十丸，加至十五丸，荊芥湯下，藥性溫，可以常服，永除諸風

醉驚丸治小兒驚

青黛 腦子 香墨先燒各半錢

蘆薈 輕粉 麝 麵各一錢

麻穗三莖又二箇 使君子二枚麵裹煨去皮切焙

右件為末，水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破，或吞下，良久睡着，取下惡毒物

桃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般驚五心熱

朱砂一錢 蝎梢四十九箇 膩粉一錢 天竺黃

馬牙硝各一兩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聖東丸治小兒驚風癇疾
木香 丁香 硇砂 粉霜
輕粉 乾漆 芫花 青橘皮
朱砂 巴豆霜各二錢
右爲末棗肉爲丸薄荷湯下
茯神膏治小兒驚風
蝎梢 茯神各末一兩 白殭蠶一兩 朱砂一兩
右四味爲末用蜜爲膏每服一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神聖當歸散治驚風癇病咽喉有涎四肢壯熱大小便
秘澀累心神亂者
當歸 甘草 滑石 通草各一分
大黃 芍藥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薄荷五葉燈心少許同煎至
五分小兒分數服大人作一服

蝎梢丸治小兒驚風生涎時發壯熱手足搐動夜臥不安牙關緊急
蝎梢 朱砂最過留一半爲衣 白殭蠶各一分
天麻 芎藭 羌活 當歸洗
半夏湯洗七次切作片子薑汁製 牛膽製
天南星 麝香已上各半兩
右爲末糯米粥和丸雞頭大朱砂爲衣荊芥湯化下一丸如口已噤
先用藥擦牙
珍珠丸治小兒驚風又名白丸子
麝香二字 粉霜 膩粉各一錢
右研爲細末用糯米汁爲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糯米湯下
琥珀散治小兒驚風瘛瘲搐搦等病
琥珀 真珠末 天麻
黑附子 酸棗仁 藿香葉 天南星各一分用
生薑汁和餅子炙黃色 蝎十四箇
右件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撮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青黛 茯神各二兩 天麻四兩 蝎半兩
右爲末蜜丸雞頭大薄荷湯化下
迴命散治小兒驚風吊眼
蜈蚣一條赤者中分爲兩處 蝎一箇中分爲兩處各記左右
右二味左者與左右者與右各作兩處爲末左右吊眼各將藥吹入
左右鼻中立效
神僊奪命散已上五十七方並載幼幼新書
人中白一兩 麝香一錢 蜈蚣全者一條 金硝二兩
右件爲細末每用少許鼻內搐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小兒驚風
茯苓 甘草 朱砂 青黛
膩粉
右各等分入麝少許每服一錢蜜水調下
治小兒驚風積熱
全蝎七箇去毒 蟬退二十一箇 甘草半兩炙 天南星大者一枚
炮令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水中盞薄荷七小葉煎至七分溫服
陳敬濟急捷用單方治被驚
雄雞冠血
右件藥一二歲兒每服用少許滴在口中三四歲兒每服取一小豢
斛子許滴在口中一日二服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聖驚丸治小兒諸般驚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
目睛上睎睡臥不安頭痛頰赤多驚恐肢體倦不喜乳食惡家世用方
白殭蠶直者微炒 天南星漿水煑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煑五
七沸 防風去蘆 半夏去皮淨用漿水煑五七沸
人參各一兩 藿香葉去壁半兩
右三味煑者並各令煑切焙乾同爲極細末寒食麵爲薄糊丸如麻
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至十丸生薑薄荷湯下不拘時兩三歲兒可
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夏德衞生十全方治未滿月小兒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以好辰朱爲末新汲水調塗五心上立效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風蘊邪熱驚風搐搦

赤脚蜈蚣一條酒炙 僵蠶七條炒 蝎七箇炒
辰砂別研 麝香 腦子各少許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再研細
右末水化蒸餅丸煎金銀薄荷湯調化重午日合尤佳此方元缺在
前不作丸子服之者也若欲留可依此
王璆百一選方辰砂蝎蛸膏
辰砂一錢研 全蝎五枚 白附子一錢半生用
天麻一分 青黛一錢研 麝香一字研 龍腦半錢研
天竺黄一錢研 金薄二十葉
右研勻以生薑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或兩皂子大量兒大小加減
用生薑或薄荷湯研化下
抱龍丸盧州陳法師家方小兒驚藥
人參一兩 雄黄飛一兩 鬱金 白茯苓
藿香葉 甘草各二兩 山藥四兩 朱砂二兩半為衣
全蝎半兩 麝香 腦子各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和成劑每一兩分作六丸朱砂為衣十丸用金薄一

片小兒一丸分作四服薄荷湯化下
治嬰兒生下多被惡氣息衝着成忌方
右急取麝香一豆顆冷水調搽之灌之
治小兒猫鼠驚風
雄鼠糞七箇
右用火煆出於地上出火毒研為末薄荷湯調服加麝香少許
尤佳
治小兒牙關不開
天南星一箇煨熱
右用紙裹斜角末要透氣於細處剪雞頭大一竅子透氣於鼻孔中
牙關立開
魏氏家藏方真珠丸治小兒諸驚疾
真珠末 生附尖 川烏尖 蝎梢
蛇含石煆 半夏麴
右等分為細末粟米糊為丸如黍米大半歲小兒每服五丸周歲七
丸三歲十丸加至十五丸皆用冬瓜子煎湯下驚搐金銀薄荷湯下

夜臥不安薄荷湯下夜啼乳香湯下腸急五皮湯下
龍腦丸治小兒驚風墜痰
鉛白霜一錢 絳礬一錢半生 朱砂別研
天南星薑汁浸三日各半錢
右為細末水浸蒸餅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一月小
兒服半丸
鎮驚丸治小兒驚風
天麻 天南星炮 蟬殼 防風去蘆
朱砂別研 殭蠶直者炒去絲各一分 全蝎十四箇去毒
雄黄別研 白附子炮 麝香別研各一分
金薄 銀薄各二十片
右為細末乳汁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二丸薄荷湯下
朱砂丸治傷寒及小兒熱鎮心壓驚
黄牛膽一枚看大小入天麻南星末在內懸在透風處四十九日取
合時用朱砂三錢麝香一錢同南星末研細以牛膽皮子煎湯為丸
如雞頭大每服五丸用新汲水嚥下薄荷湯亦得

辰砂膏壓驚化涎理嗽利膈退風熱
天南星炮熱 辰砂各一分別研 殭蠶直者炒去絲
乳香各一錢別研 蝎梢 麝香各半錢別研
右六味並須製訖秤再研和煉蜜少許和劑蜜不欲多每服量多少
煎金銀湯或熱水化下乳後服之
抱搐膏治小兒一切驚風
藿香葉三錢去土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麻黄去節 天麻 白殭蠶一錢半直者炒去絲
蝎梢十箇去毒 片腦 麝香各少許 蜈蚣一條
右件為末煉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葱白湯化下
烏犀膏治小兒傷風寒邪諸癇驚壯熱手足瘛瘲漸成慢驚風候痰涎壅
滯眼目上視及胃冷渾身壯熱並皆治之
川烏頭去皮用 天南星各極大者三箇並炮存性內加冬子白星
玄參末 薄荷末各五錢
右研細用煉蜜為丸如雞頭子大每服一丸小兒半丸薄荷湯下筋
力緩急乳香葱白湯下

羌活膏散風熱化痰安驚

羌活　荊芥穗　甘草各半兩炙　白朮炒

白附子炮　白茯苓去皮　川芎　防風去蘆

朱砂一半入藥一半爲衣各二錢　桔梗去蘆頭洗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至兩丸同薄荷荊芥煎湯化下

注唇膏小兒常服永不生風痰證心無驚面多紅潤唇臉如丹常服無疳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一兩去頭足綠直者土爲末以薑汁和爲餅子於文上炙乾又再爲末復以汁爲餅子乾爲度　朱砂二錢細研用水一碗浸淘三遍去黃色傾紙上候乾研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煉蜜爲膏入蜆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熱水化下

烏蛇散專治一切驚風癇角弓反張搐搦甚者及心肺中風宜煎服之

烏蛇梢一兩生用　白附子炮　半夏湯洗七次各一分　天麻　白殭蠶直者炒去絲

人參去蘆　石菖蒲一寸九節　川附子一枚重半兩微炮去皮臍　全蝎去毒　羌活各半兩

右件擣羅爲末每服二錢水兩盞入生薑十片薄荷五葉同煎至一盞濾去滓放溫時時滴入口者

郭彌明方便集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但是涎疾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初生兒每服半丸用乳汁化下周歲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十歲已上有急候者每服二丸薄荷湯化下予謂此和劑古方若全急驚重者可加牛黃涼藥若方傳慢驚不爲甚冷者正好服此若全慢驚脾冷者當減朱砂麝香添人參白朮山藥以溫其脾也

全蝎十箇　白附子一錢新羅者　天麻二錢

朱砂一錢研　天南星一錢炮　麝香一錢　蟬退一錢去土

白殭蠶一錢直者不蛀者　金薄十片　防風二錢重去蘆

右爲細末入研藥和勻以粳米飯取心中軟者杵和爲丸每兩分作四十丸常服鎮心安神化痰涎除一切驚風證候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二支

兒　小兒證治九

小兒驚候

方

陳自明管見良方鎮心至寶丹治小兒一切驚風搐搦壯熱涎多惡口噤發眼睛直視

天南星　雄黃研　白附子炮　乾蝎各半錢

神砂研　川鬱金　白殭蠶各一銖　滑石

膩粉各二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金銀薄爲衣每服一丸食後臨臥薄荷湯下常服鎮心神京咽膈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並皆治之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二錢半　朱砂研飛三分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勻以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慎之則無他苦

楊仁齋直指方驚風證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不語通竅絡痰大人通用

全蝎七枚各用紫蘇葉包塗蜜炙重包又塗蜜炙

右細末每服一字薑汁入蜜攪和含化

羌活膏治小兒驚風痰涎

天麻　赤茯苓各半兩　羌活　防風各二錢半

人參　全蝎　朱砂研　明硫黃

水銀各一錢

右硫黃水銀同研如泥次以七味末夾和煉蜜丸皂子大每一粒薄荷湯調下

來復丹治小兒驚風方見暑門

至寶丸治小兒驚風痰熱

螺青半兩　京墨四錢　巴豆去油一錢　輕粉

五靈脂二錢半　麝一字　腦入半錢

飛白麵三錢　使君子十四箇連殼煨取肉

右末并水搜丸桐子大每一丸水研下

消驚丸治諸驚

人參　天麻　茯苓　朱砂

全蝎炒　直殭蠶炒　羚羊角　犀角各一錢

牛膽釀南星四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煎湯調下

壓驚丸治諸驚虛惕定心鎮痰所謂重可去怯之劑

紫石英　代赭石　蛇黃各燒紅米醋淬九次研石藥以火烏度不拘遍次研十分細　鐵粉研逐手者各二錢

朱砂　龍齒　白附焙　遠志肉薑汁浸炒

各一錢

右爲末研極細稀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安驚丸治諸驚風癇或犬聲異物驚忤打墜不省人事並主之

遠志肉薑汁浸焙　淨鐵粉　朱砂

人參　茯神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焙　白附子炮二錢半

南星中者一箇薑汁浸一宿切細焙　麝半錢

花蛇頭酒浸肉焙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燈心煎湯調下建陽劉丞議方

參砂膏通心氣除膈熱去痰壅

朱砂　人參　南星炮　茯神

遠志肉薑汁浸焙　天麻　白附子

僵蠶炒等分　硼砂半焙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膏桐子大金薄衣每一丸麥門冬湯調下

定心丸溫驚用此

茯神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三錢　人參

遠志肉薑製炒　蝎梢各一錢半　乳香三字　直僵蠶十四箇炒

右爲末牛膽汁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神聖丸治驚風痰盛搐搦口眼牽引

烏蛇肉米醋浸炙　直僵蠶炒　防風　天麻

南星半炮製各半兩　五靈脂　代赭石煅醋淬各

炙錢半　全蝎 焙　朱砂 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荊芥調下慢驚用生薑湯

南星醒神散治驚風痰熱

天南星 不去皮切片　生薑 切片

右用竹筆一條以南星并薑相間排定次用輕粉糁子掺入南星生薑片間風乾爲末每服一字薄荷紫蘇泡湯調下大人服半錢或吐或汗或下即病氣出也

乳麝丸治驚風掣瘲反折

赤蜈蚣 全者一條去首足酒浸焙　花蛇肉 酒浸炙

直僵蠶 去各貳錢　南星 炮三錢　朱砂

蝎梢 各一錢　乳香 半錢　麝 一字

右爲末飛白麪糊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泡薄荷調下　胃腸

趙公捉此多所全活

太一萬金丹治驚風痰熱

代赭石 煆醋淬　全蝎 焙　朱砂　琥珀 各一錢

南星 溫紙煨　白附子 生　防風　烏蛇肉 酒浸炙

天麻 各一錢　麝 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薄荷湯調下初傳慢驚尚有陽證用人參湯

通關定驚證治閉關散

赤蜈蚣 一條炙　直僵蠶　南星 炮各一錢　麝香 一字

豬牙皂角 二鋌去皮弦存性

右爲末以手點薑汁蘸藥少許擦牙或用物引滴入藥兩三點涎出自開

開牙散

華陰細辛　南星　朴消 各一錢　麝 半錢

蝎梢 五枚

右爲末以少許用烏梅肉揉和擦牙兼用細辛皂角荊芥末吹入鼻中

嚏驚散

半夏 生一錢　皂角 半錢

右爲末每一豆許用管子吹入鼻立嚏

開關聖散

赤蜈蚣 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蔥汁浸一宿焙乾

全蝎 一箇亦中分爲兩片各記左右以二味記左右作兩處

右各爲末左眼翻左手搐以左藥末搐入左鼻孔右眼翻右手搐以右藥末搐入右鼻孔雙眼翻雙手搐兼用之

截風定搐治法

人參羌活散散風邪除風熱初作急風每服三字輕者紫蘇薄荷湯調下搐掣緊急者去節麻黄煎湯調下或惺惺散加荊芥防風亦可常用兇得遽施腦麝 方見本門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直僵蠶 炒　南星 炮各二錢　麝 少許

赤蜈蚣 大者一條酒浸炙　白附子 炮　防風

朱砂　全蝎 焙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一字散截風定搐

全蝎 褐色者是一箇　赤蜈蚣 一條並新瓦焙

朱砂 半錢　腦　麝 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先以些少用管子吹入鼻中自然通竅

陽癇散治驚風搐痰熱

朱砂　蘆薈　白附子 生各一錢

麝 少許　輕粉 一字　胡黄連 二錢　蝎尾 十四箇

直僵蠶 十箇　赤蜈蚣 一條炙　金薄 十片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泡湯調下如口不開先吹入鼻中

搐風湯治急風定搐

白附　僵蠶　全蝎 各焙一錢　川薑黄

赤蜈蚣 一箇去足酒研生蔥生薄荷浸一宿焙乾

南星 炮　麻黄 去節　羌活 各一錢　牙消 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定搐散治急風定搐

赤蜈蚣 大者一條酒浸炙　麻黄 去節　南星 炮

白附子　直僵蠶 炒　羌活　代赭石 煆醋淬七次

蝎梢　川薑黄 各二錢　麝 半錢　朱砂 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荊芥紫蘇煎湯調下如搐不止加烏蛇肉

瀉青丸治寃視發搐痰熱
龍膽草焙　梔子仁　大黄濕紙煨　羌活
防風各一錢　川芎一錢半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調下
治驚輕下法　定命丹治急驚天瘹撮口通利痰熱
全蝎七箇　天麻　南星炮　白附各二錢半
朱砂　青黛各一錢半　輕粉　麝各半錢
腦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丸荆芥薄荷湯調下先研半丸吹入鼻中
利驚丸利驚下痰消熱
龍膽草　防風　青黛　蘆會
南星炮　釣藤各二錢　牙硝　鐵粉各一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麪糊圓麻子大每服二圓煎金銀湯下
防風湯治風熱痰壅大便不通
羌活　防風　枳實各半兩　川芎
甘草炒　大黄濕紙煨各二錢半
右剉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宣風散疎導風熱
鷄心檳榔二箇　甘草　橘紅各半兩
牽牛二兩半生用半炒熟
右爲末每服半錢蜜湯調下
枳殻散小兒虚中壅實以此導之
小柴胡湯加枳殻防風最能利風熱解血熱免得用銀粉巴硝輩已上治驚輕下法通五方
治驚稍重下法　揭風湯利下痰熱
青黛　蘆會　全蝎各一分　南星半兩爲末水調作餅包裹前項全蝎煨令赤色
牙硝　輕粉各三字　朱砂一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朱砂膏治驚風痰盛

朱砂　馬牙硝二錢　川靈脂　蘆會各一錢半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研細甘草膏爲丸菉豆大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疎風散治驚風痰熱俱盛
檳榔　陳皮各二錢　牽牛　大黄各三錢濕紙裹煨
右爲末每服半錢生蜜調下
小柴胡湯最利熱實方見發痓門加大黄少許已上治驚稍重下法通四方
治驚重下法　青金丸治風痰壅盛
巴霜已去油淨盡如霜者一字　青黛　南星炮各一錢
輕粉半分　滑石二錢　全蝎一錢焙
右爲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點茶清送下
天麻丸利驚下痰凡釣腸鎖肚撮口可通用
南星炮二錢　白附子炮　牙硝　天麻
川靈脂　全蝎焙各一錢　輕粉半錢　巴霜一字
右爲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薑錢泡湯送下
蘆會散治驚風痰盛發搐
全蝎五箇焙　巴霜一字　輕粉半錢　蘆會
南星炮　朱砂各一錢　川鬱金一分皂角水煮焙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牛黄凉膈丸治熱盛涎潮
馬牙硝　寒水石煅　硬石膏　甘草各半兩
牛膽南星二錢半　紫石英一錢　牛黄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爲末甘草膏爲丸菉豆大每服一丸橘皮湯調下
青金丹疎風利痰
蘆會　牙硝　青黛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南鵬砂　輕粉半錢　蝎梢十四箇
右爲末用香墨水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泡湯下
王監京墨丸治痰熱驚積
青黛　使君子焙熱　蘆會　牛膽南星
川墨各二錢　膩粉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爲末用白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楚州王監貢此
藥著名大利疾熱驚積疳積已上治驚虛下後通六方
和胃助氣治法　生氣散諸風瀉利使以此調氣
丁香三字　白术　青皮各二錢　甘草微炙
木香　人參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沸湯點服或用和劑方調氣散亦得
銀白散助胃祛風嘔吐作慢驚者適用
石蓮肉　白扁豆製　茯苓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炮　全蝎炒　木香
甘草炒　藿香半分　陳米炒黄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錢一片入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
茯苓二陳湯和胃助氣加蓮子肉石菖蒲用薑棗煎
異功散温中正氣吐瀉不食用此
人參　茯苓　白术　甘草炒
橘紅　木香炮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天麻蘇合香丸　天麻防風丸蘇合香丸等分薑棗煎湯調下
參苓白术散用酸棗仁石菖蒲煎湯調下
和中散和胃氣止吐瀉
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藿香　人參
天麻　白扁豆製　木香　白术
甘草炒各半分
右剉散每服三字煎服
醒脾散二方并王氏惺惺散見初傳慢驚門皆和胃助氣已上驚風後和胃助氣治法通七方
定志凝神治法　定志丸驚風已退神志未定以此調之
琥珀　茯神　遠志薑製焙　人參
白附子炮　天麻　天門冬　酸棗仁
甘草炙半分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朱砂爲衣每服一丸燈心薄荷湯調下
百枝膏安心寧神
人參　防風　天麻　茯神各秤一錢半

白附子　酸棗仁　琥珀　石菖蒲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麥門冬湯調下一丸已上驚風後定志凝神治法通二方
劉氏壽蔔易方錢氏抱龍丸理一切驚風潮搐傷風温疫身熱昏睡氣粗
風熱痰實壅嗽中暑沐浴後並宜進此　壯實小兒宜時服
南星四兩臘月釀水牛膽中陰乾百日如無只以生者去皮剉剉炒熟用　辰砂別研　麝香別研各半兩
雄黄水飛一分　天竺黄一兩
右末煑甘草水和丸指頭大每服一丸温水化下百晬内者作三四
服或用臘雪水煑甘草和藥尤佳
衛生家寶保壽膏治小兒心神不安多驚夜啼常服鎮心截風
獨活二錢　人參二錢　羌活一分　藿香葉半兩
全蝎一分去毒　防風一分　天麻一分　川芎二錢
硃砂二錢別研
右爲末入朱砂和匀煉蜜丸皂子大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更

自量兒大小增減
牛黄膏常服鎮心化驚涎
鬱金一錢　天南星一錢　粉霜一錢　巴豆七粒去殼
右四味一處爲末麪糊丸如芥子大每服周歲四粒薄荷湯下日二
服食後臨臥服凡小兒驚涎未可與巴豆粉霜等藥恐虛却脾轉不
好治且宜服惺惺散涎積不退却進此藥
防附湯治小兒驚風及一切頭風
防風一分　僵蠶一分炮　白附子一分炮　川芎一分
荆芥一分　雄黄一錢　全蝎七箇丸上焙乾
朱砂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用茶清調下小兒驚風用冬瓜子湯下一日兩服
育嬰丸治小兒驚風
京墨末不以多少入雞冠血拌和爲丸如菉豆大用生薑薄荷湯吞
下每服二三丸不計時候
牛黄保勝丸治小兒驚癇衆疾身熱急驚不可服
天麻一兩明亮者　白附子一兩末泔浸一宿

丁香一分　南木香半兩　牛黃半兩　黃耆一兩
地榆半兩洗淨　麝香一兩　犀角末一分　大附子一兩生薑半兩不蛀棗子二箇水一大椀慢火用煎附子水盡去皮切
右件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粒用薄荷湯化下

蜈蚣蝎梢散治小兒驚風
蜈蚣一條炙去頭足　全蝎七箇　朱砂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烏蛇散治小兒驚癎并急慢
烏蛇三寸炙去皮骨　鼠糞新者五十粒　皂角一錠不蚛者
右用新瓦上煆存性入麝香少許為末金銀湯調服少許

睡紅散治小兒一切風癎急驚潮搐上視涎盛並宜服如吐瀉後成驚手足冷者不可服
烏蛇項下七寸用酒浸一宿去皮骨炙黃色一錢
青黛二錢　蝎梢一十箇炒　牛黃半錢　麝香一字
鵬砂半錢　水銀砂子半錢　金薄十片　烏蛇尾酒浸一宿去皮骨炙黃色用一分　真珠末半錢
蛇黃火內燒令紅醋淬如此三度
右件牛黃麝香鵬砂金薄先研極勻次入水銀砂子再研將餘藥擣羅為末作一處研勻每服小兒三歲半錢以意加減金銀薄荷湯下如一服搐定即便用調胃氣藥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驚風
天竺黃二錢　蛇肉一分酒浸折肉如有死蛇肉更妙
全蝎一分略炒　金薄十片　人參一分　鐵粉一分
朱砂二錢　牛黃一錢最要真正者　蜈蚣二條赤足者略炙
腦子半字　麝香一字　天麻一分
右為末用酒煑天麻糊為丸如蘿蔔子大臨臥用薄荷湯下或十粒或十五粒神效如涎盛不能吞丸子即用薄荷湯化開服之

蠆半散治驚風涎潮搐搦大人亦可服去涎去風
半夏二兩　厚朴二兩
右二味用漿水一斗煑一伏時去厚朴只用半夏為細末入真生腦子少許和藥周歲半錢腹茶清調下日二服久服不妨又是風痰本

入經

羌活膏治驚
羌活一錢　五靈脂一錢　荊芥穗末一錢　青黛一錢
蟬殼一錢　龍腦薄荷一錢　白僵蠶一錢　茯苓一錢
輕粉半錢　天南星半錢炮炒赤色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周歲一楊梅核大薄荷湯化下日三服與牛黃散相間服

牛黃散治驚風搐搦心經伏涎不作聲悶絕身體強直
雄黃一錢研極細　地龍半錢炒去土新瓦上焙乾
右二味一處為末每服周歲半錢已下薄荷酒調下服一捻金再作可進此藥日二服不可多服要快用細末地龍一條和酒研如糊

惺惺散醒脾主胃氣退驚涎潮熱并傷風咳嗽或傷物吐逆多因及驚風曾經吐利再發者
天南星一兩半兩生半兩用灰炒黃赤　人參半兩　冬瓜子半兩或與天南星等分亦得
右三味一處為末周歲兒每藥一大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棗一箇同煎只存二分許卻分作三次與服看兒大小加減食前服之

聖鷲丸治小兒胃虛生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目睛上視睡臥不安頭痛頰赤多驚恐肢體倦不思乳食
白僵蠶微炒　防風去蘆　天南星漿水煑五七沸
半夏先洗淨用漿水煑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煑五七次
人參各一兩　藿香半兩去塵土
右為細末用麩打薄糊為丸如麻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用生薑薄荷湯下不拘時候兩三歲兒可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驚風諸癎
天南星一箇重一兩為末用薄荷擣汁作餅子陰乾
遠志一兩去心　全蝎一錢　天麻三錢半　石蓮心一錢
甘草二錢生用　茯神一錢　朱砂一錢　麝香半錢
右件為末入猪心內血七箇研在眾藥內以山藥打糊為丸如雞頭大朱砂麝香為衣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驚風
全蝎七箇用生薄荷麻貫不拘多少外以線纏縛定再用半夏末

少許生薑自然汁同浸少時向火上炙如乾又入薑汁內浸再炙以薑汁盡為度焙乾為末却入後藥　附子尖三箇

麝香一字　真腦子一字

右為細末同前藥拌勻煎金銀薄荷調服小兒半錢量歲數虛實增減服之

銀白散治小兒驚風

白朮一兩細剉以一合漿水炒香去豆　乾山藥一兩

白附子半錢文武火上炮令黃地上去火毒　人參一兩

直僵蠶一分洗去灰微炒勿令焦　白茯苓一兩半

木香一分濕紙裹煨　黃耆一兩　白扁豆一兩微炒黃

川升麻一分免過土焙乾　糯粟米半兩炒黃

天麻半兩剉如棊子大麩炒黃　甘草一分剉炒令焦

藿香半兩去土生用

右為末以好甕罐盛遇有患依湯使用之常服米飲調下小兒半錢歲數以上加減用慢驚搐搦用麝香飯飲調下日進六服急驚定後用陳米飲調下驚吐不止陳米飲調下天柱倒行步脚軟濃米飲下夾驚傷寒發搐者薄荷葱白湯調下瘡氣腹急多渴者百合湯調下赤白痢不思乳食者生薑三片棗五箇陳米一合煎飲調下嬰食不知飢飽不長肌肉麥蘖一把炒薑湯調下暴瀉紫蘇木瓜湯調下形神脫欲言不正及大人吐瀉藿香湯下二錢

寶慶方鷄舌香散治嬰孩小兒驚風搐搦用藥却退再被驚者仍要發搐

鷄舌香一錢焙　黃耆一分用蜜炙　辰砂二錢

五靈脂半錢

右為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三五歲一錢糯米飲調下不拘時候

治小兒驚風不省用藥無効者

蝎梢　朱砂

右並為細末地龍水浸取涎和作丸子放地龍於舊穴煎金銀薄荷湯下

又方

蜈蚣　蝎梢　白附子各一錢　腦子少許

右並為細末每用一字薄荷水調勻吹兩鼻內得睡便安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利驚丸治小兒五歲蘊積作熱暴發驚證手足搐動目睛上視腹肚壯熱大便秘澀乃陽之證也

天南星炮裂取一錢末　巴豆去油並取粉半分

全蝎二枚　白附子炮半錢　滑石半錢

右為細末以水滴麪為丸如麻子大以辰砂為衣每服量大小加減用薄荷湯吞下挨下惡物痰積用黃金散調理

黃金散方治驚後餘熱未退間能驚躍緊搐潮疾氣似煩躁啼哭等證

人參一錢　防風一錢　辰砂一錢　川鬱金一錢

鵬砂半錢　酸棗仁一錢　白附子半錢炮　雄黃半錢

右逐一修製研為細末每服一錢匕薄荷湯調下

治小兒一切驚疾不問陰陽久近急慢證候並宜服此大驚散常服壓驚鎮心永無諸驚

人參半兩　白茯苓二錢　白僵蠶二錢炒　青礞石二錢火煅

全蝎五枚　天南星二錢炮　白附子二錢炮　粉草二錢炙

辰砂二錢　麝香一錢　金薄十片　銀薄十片

右逐一研為細末却入金銀薄麝香和勻每服一錢以薄荷湯調下

金薄丹砂散治一切驚候

人參一錢　白朮　甘草　茯苓各一錢

犀角　南鵬砂各一錢　白藥子　牙硝

甜硝各半錢　龍腦　麝香任意使

右件十三味為末以合收之每服半錢一字用金銀麥門冬湯調下或薄荷湯亦得無病小兒三五日一服永無諸疾

肘後方救小兒一切驚歇

一分朱砂蝎一枚此方偏療小兒哭那堪更用生人血患於手指用針刺一兩滴血如無以鷄冠血代之甚壓驚風敢到來

右件以蘘荷生薑汁化下

劉守真宣明論方碧雲散治小兒驚風有涎

膽礬半兩研　銅青一分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下中風漿水下如吐多不定煎葱白湯投之立止効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青金丸治小兒驚風體熱喘大涎嗽心忪煩赤大小便不利夜臥不寧

膩粉　滑石各一兩　天南星八錢炮　巴豆五十箇取霜
青黛二錢半
右爲細末，白麪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湯下，至十丸，桃心
湯下。微宣取効惡證，水下十五丸。兒大小以意加減
韓義和烟霞聖效方銀白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出妙選方中
白僵蠶　天南星一半生一半炒各半兩　全蝎
白附子各一分　牛黃　麝香　粉霜
朱砂各半分　大棗二三枚蒸
右件爲細末，與棗泥同和成丸，如黍米大。每服五丸至十丸，薄荷湯
下。此藥不可多服，多服者恐小兒後却生瘡瘇
田氏保嬰集急取豬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神効。乳母服防
風通聖散三劑，其驚自銷
御藥院方引風湯，治大人厥顛，口有涎沫，牽引口眼手足，少小驚風瘈瘲，日
數十發，醫所不治
大黃生　乾薑生　龍骨各四錢　桂三錢
甘草炙　牡蠣炒各一錢　凝水石生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石膏　紫石英各六錢
右爲麁末，每服三錢，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清汁食後臨卧溫服。小
兒以意斟酌與服
聚寶散治小兒一切驚風壯熱，涎多，精神昏憒，目睛上視，手足搐搦，飲驗
多驚
朱砂二兩　犀角屑　西琥珀　玳瑁
茯神　珎珠各一分　南鵬砂　龍腦各一錢
牛黃　麝香各半錢　人參　茯苓各三分
紫河車二兩　甘草生一兩　銀薄五片研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兩作三十丸，每服半丸，煎薄荷葉
湯化下，乳後常服。安鬼定鬼，治驚寧神，響音聲，利咽喉，解諸毒，凉上
焦，療驚搐
烏犀丸治小兒驚風癇病，及諸風手足搐搦不定
天南星炮裂　白附子炮裂　乾蝎微炒　烏犀角屑
天麻各一分　白花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焙乾秤
已上六味爲細末，以無灰酒一小盞，同入銀器內煎，令稠，則入後七
味同和爲丸
牛黃　麝香　膩粉　龍腦各一分
朱砂半兩水飛　水銀以棗少許研至星盡
虎睛一對酒浸微炙爲末
右七味都研令勻，入前膏子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用竹瀝下。不
拘時候，量大小以意加減
大水銀珠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多，發癇，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蘊痰
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
黑鉛煉十遍，秤三兩，與水銀結沙子，分爲小塊，用甘草十兩，水煮半日，候冷取甘草細研　水銀　鐵粉各三兩
朱砂半兩　天南星炮爲末三分　膩粉研一兩
右同研細，以麪糊爲丸，如麻子大。每一歲兒服一丸，用薄荷蜜湯，利
爲度。未利再服，乳食後服
水銀槅丸子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甚喘急，或發搐搦，或目睛上視，及因乳
哺不節，胃滿嘔逆，精神迷悶，發癇瘛瘲，並宜服之
水銀　黑鉛各一兩與水銀結沙子　乾蝎全者

膩粉　鉛白霜研　青黛研　百草霜研
牛黃研各一分　香墨燒油　黃明膠炙令黃焦一錢
巴豆一兩去皮心膜醋煑令黃
右爲細末，入研藥末勻，以陳粟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捏褊。每一歲兒
服一丸，二歲服二丸，三歲服三丸，四歲已上服四丸，用乾柿湯下，薄
荷湯亦得。更審虛實加減服，利下青粘滑涎爲度。乳食後服。不得化
破
大惺惺丸治驚癇百病，及諸壞病不可具述
辰砂研爲末　青礞石　金牙石各一錢半　雄黃一錢
蟾灰二錢　牛黃二分半另研　麝香半錢另研
龍腦二分半另研　蛇黃醋淬五次三錢
右研勻細，水浸蒸餅爲丸，朱砂爲衣，如菉豆大。百日兒每服一丸，一
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溫化下，食後
雄黃丸治小兒諸般驚顛癇，初降誕下便與乳母帶辟諸驚忤之氣
雄黃一兩　虎頭骨炙　猢猻頭骨各三分炙
麝香　白龍腦　乳香各一分　降真香末

麝香　白膠香　鬼臼去毛各一兩爲末
大蛇頭一枚炙
右件都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彈子大初降誕兒煎熱一丸次用
緑絹袋子帶一丸於身辟一切驚忤之氣
施圓端幼方大青膏治小兒驚風體熱表中風寒面赤喘麄身熱並當發
散皆可服之錢仲陽方
明天麻一兩　白附子六錢　蝎尾二錢　朱砂二錢
烏蛇酒浸一分　天竺黄　麝香各一錢　青黛四錢爲衣
右爲細末生蜜爲丸如櫻桃大青黛爲衣每服半丸至一丸與牛黄
膏同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牛黄膏治驚化熱涼膈鎮心除咳嗽止煩熱舍濟方
甘草生　明雄黄　牙硝各半兩　寒水石生二兩
鬱金二錢　菉豆粉一兩　片腦二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櫻桃大金薄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水化下
一字散主驚風感風
麻黄　白芷　天南星炮熟　白附子

又爲末荊芥湯下
蹟利經驗良方治小兒驚疾皆因積風熱成疾涎驚藥多用生硃蝎附性
烈力大嬰兒腸胃脆弱多不能堪往往致害近得一方用遠志去心煎湯
隨時飲之遠志性平和益心去涎設誤投之正自無害況有奇效
又欲投藥不問何證先以薄荷湯磨木香烏藥麝香少許灌之使關節通
透然後投藥則藥力無不到不然藥則不及多致偏廢此最利害不可不
知
又方寒水石散小兒之病多因驚則心氣不行鬱而生涎遂成大疾宜常
服利小腸去心熱皆少驚涎亦不成疾
寒水石　滑石各二兩　甘草半兩
右以水研如泔漿細研至無聲量兒大小暑月冷水調下寒月溫湯
調下被驚及心熱生臥不安者服之即安
油珠膏補脾胃潤心肺治氣逆嘔吐風疾作搐
石亭脂即生硫黄選如顆色者　滑石各半兩　附子炮去皮臍
半夏湯泡去皮臍　南星湯泡去皮臍各一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以清虀水半盞滴清油一點如錢大抄藥在油珠

上須臾墜下却去其虀水止服油珠藥再服清虀水三五口並空心
下候一時方與乳如痰涎壅塞眼睛斜視速宜服之此二方救兒無
數
嚏驚散治驚
半夏生用一錢　皂角半錢
右爲末每服少許用管子吹入鼻中立醒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白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香少許
白附子炮　防風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朱砂　全蝎炒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牛黄膏治小兒驚風欬嗽痰涎壅塞咽膈不利精
神昏憒並宜服之
人參去蘆五錢　甘草炙五錢　蛤粉水飛七錢　龍腦另研半錢
雄黄水飛七錢半　寒水石煆五錢　牙硝枯一錢
硃砂水飛五錢

右將人參甘草爲細末入飛研藥令勻煉蜜爲丸每兩作三十丸每
一歲兒服半丸煎薄荷湯化不拘時候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小黒膏治傷風發搐及慢驚脾風鼻流清涕
南星三箇燒存性　川烏三箇燒存性
玄參四錢　大薄荷葉四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化下蘇沈良方與此
同但星烏各一箇薄荷玄參各五錢
烏犀膏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薄荷葉一兩　烏藥一兩燒存性　京墨三錢
硇砂三錢　麝香一錢　朱砂一錢　玄精石一錢
猪牙皂角一兩燒存性
右爲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箇薄荷湯化下入梨汁一滴尤好
九龍控心散治驚風發熱涎盛喉内鳴
蜈蚣一條酥炙　硇砂一錢　鉛白霜一錢　雄黄一錢
乳香一錢　臘茶末一錢　天竺黄一錢　全蝎一錢
麝香一錢

右爲末研合和匀用甆合盛坑地上五日每服一字至半錢牀汁調下急慢驚研薄荷自然汁調下

又方控心丸治證如前

天南星一箇炮爲末　乾薄荷末一錢

大活地龍九條入南星末令滾涎出盡取星末用

右用白麪少許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辰砂膏治驚風痰搐傷風咳嗽

半夏一兩　南星一兩二味用白礬水浸二十一日一日一換曬乾又換浸焙乾

朱砂二錢　全蝎一二箇少　天麻半兩

右爲末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一字散治驚風神困不醒

南星半兩炮　蟬殻一分淨　蝎去毒一分　僵蠶去嘴炒一分

右爲末入大參麪一分入在酸石榴皮內鹽泥固濟燒存性去榴皮不用取藥研細每服一錢湯調下入紅酒數滴和匀服

小黑膏治驚風發搐慢脾風及鼻流清涕方在傷風類

防風丹治驚風神困不睡

全蝎　白附子

右爲末蜜丸如龍眼大每一丸用麝香荊芥湯下

清心散

牛黃半兩　朱砂一錢　麝香一錢　天竺黃

蝎梢　鈎藤三味各半兩

右爲末新汲水調下半錢不以時候

真珠散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朱砂一分　真珠末二錢　雄黃一分　全蝎一錢

蟬退七箇

右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竹瀝調尤好

紅丸子治一切驚癇化痰

白礬一兩枯出火毒　半夏一分炮　雄黃一錢二分半

朱砂一錢二分半

右將半夏末作生薑自然汁煮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以痰不作爲度以一半朱砂爲衣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一錢半

朱砂研飛三錢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匀以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水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痰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慎之

奪命散治一切風痰潮搐

青礞石一兩　焰消一兩

右同入坩鍋內用炭火煆紅爲度令如金色取去研爲細末治驚痰壅上有熱如火者薄荷自然汁入蜜些小調微温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墜下隨大便過痰涎與藥夾和稠粘如膠乃藥之効却用退熱祛風截驚之藥慢驚慢脾亦以痰涎潮上塞閉咽喉藥食俱不可下醫者伎窮勢逼以待盡而已殊不知世有此僊方但用此藥以青州白圓子再研爲末煎如稀糊入蜜調服其涎則墜下入腹次服治慢驚藥其痰過時一如前說不動臟腑不傷真氣但見藥雖其稠涎亦無冀始知此藥之功此藥乃治小兒驚風一要藥然亦可治大人風

痰真僊藥也

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脚後手可治陰陽諸癇病曾用起死廿甚廿甚北人方

曾世榮活幼心書順搐散解男右女左搐不順者

枳殻如前製　鈎藤去鈎　荊芥　羌活

防風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順切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温服或入薄荷同煎

琥珀抱龍丸　抱龍之義抱者保也龍者肝也肝應東方青龍木木生火所謂生我者父母也肝爲母心爲子母安則子安況心臟神肝藏魂神魂既定驚從何生故曰抱龍丸理小兒諸驚四時感冒風寒温疫邪熱致煩躁不安痰嗽氣急及瘡疹欲出發搐並宜可投其藥性温平不僭不燥常服祛風化痰鎮心解熱和脾胃益精神

真琥珀　天竺黃　檀香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五味各一兩半　粉草炙兩去節　枳殼如前製

枳實如前製二味各一兩　水飛硃砂五兩先以磁石引去鐵屑次用水乳鉢內細杵取浮者飛過淨器中澄清去上餘水如此法一般精製見硃砂澄乾用　山藥去黑皮一斤剉作小塊慢火炒令熱透候冷用　南星一兩剉碎用臘月黃牛膽汁釀經一冬　金薄百片去紙取見成藥一兩同在乳鉢內極細杵仍和勻前藥末用

右前十二味除硃砂金薄不入碾內餘十味檀香不過火外九味或曬或焙同研為末仍和勻硃砂金薄每一兩重取新汲水一兩重入乳鉢內略杵勻隨手丸比梧○大一粒塗乾晴霽略曬日色燥甚則拆裂宜頻放當風處取其自乾治法並用葱湯無時化服或薄荷湯痰壅嗽甚淡薑湯下豆瘡見形有驚溫淨湯下心悸不安燈草湯下暑天迷悶麥門冬熟水下百日內嬰孩每丸作三次投二歲以上者止一丸或二丸其品劑修合之時但缺一味不依製度必無效矣常用瓷瓶入麝香同收毋使散泄氣味入珍珠末一兩合和名金珠散蓋珍珠能鎮心寧肝墜痰尤效治法湯使同煎此藥乃家傳秘方審自精製出賣人多信用取者甚衆今推誠刊行願與天下共之非敢自矜特以全嬰爲念耳

截驚丸治驚風搐掣煩燥有熱兩目上視口禁牙關

龍膽草去蘆　防風去蘆　青黛　鈎藤和鈎

淨黃連各五錢　牛黃　甘草　朱砂水飛者八味

薄荷葉二錢半　麝香半錢

右除牛黃麝香外餘八味剉曬或焙為末仍同前二味乳鉢內杵勻煉蜜丸如芡實大每用一丸至二丸溫湯化服或茶清

不驚丹治因驚氣而吐逆作搐痰涎壅塞手足掣縮目睛邪視常服疎風順氣自不作驚和脾胃進飲食

枳殼同上製一兩　淡豆豉略炒　茯神去皮木根

南星同上製三味各半兩　蝎梢五十尾去尖毒

淨蕪荑二錢半先入乳鉢內極細研爛

右除蕪荑外餘五味焙為末再同蕪荑乳鉢內杵勻醋煮糯米粉糊為丸周歲內嬰孩粟米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乳汁下三歲以上者麻仁大每服五十丸及七十丸溫米清湯下候一時得喫乳食

遇諸塗救治驚風　大德戊戌夏因幹出郭至五里外見有夫婦二人抱子而哭於道旁問之答曰入城探親三歲孩兒忽得驚風不省人事觀其面青黯色目閉神昏診之六脈全無按太衝脈沉而微有余顧曰毋慮此子可救且左右竟無人家遂於路側拾得破盞半邊有薑小塊細嚼捻汁盞中用五苓散蘇合香丸寬氣散澆水調和灌下十數次漸覺氣回聲出目開自此蘇矣謾附卷末同志鑒之

危亦林得效方利驚蟬退散治驚風天瘹心熱夜啼驚癇

蟬退六十箇去土足　荊芥穗一兩　甘草半兩炙

大黃半兩紙裹煨　黃芩半兩去朽　蝎梢五十箇去毒

右剉散每二二錢水一盞白茅根煎溫服夜啼蟬退疹瘡紫草得利止驚風形證不明言其陰證渾身又溫若作陽證又不大搐乃陰陽不和宜防風溫膽湯同下大驚丸小驚丸均可用方並見前後

涼驚小驚丸

鬱金皂角水浸煮二箇　黃連　牙硝

木香不見火　藿香　龍膽草各五錢　全蝎去毒六箇

右為末糊丸用雄黃朱砂麝香金銀薄為衣　風癱是驚熱重麻仁蟬退防風　白痢白薑罌粟殼　赤痢甘草烏梅　潮熱桃柳枝　鎮驚薄荷燈心　吐藿香　瀉木瓜陳米　夜啼燈心薄荷竈心土　精神不爽冬瓜子仁　大便不通枳殼大黃朴硝　盤腸瘹氣鈎藤天瘹亦用　嗽烏梅桑白皮　吐不止丁香末炙黃荊葉　常服金銀薄荷並酌量用

鈎藤飲治一切驚風潮搐眼視昏迷但是驚風變易皆可服之

麻黃去節　粉草各三錢　蟬退五箇去土足

升麻三錢　龍膽草二錢　川芎　天竺黃

鈎藤　羌活　獨活　防風各三錢

右剉散每服二錢竹葉三片薄荷三葉煎不拘時溫服

塗顖法不但初生但有風證即用

右以麝香蝎梢薄荷葉蜈蚣牛黃青黛共為末研勻用棗肉膏調新綿上塗勻貼火炙暖手頻熨之百日外兒更可用浴體法

浴體法驚風及傷風不醒漸傳風證僵仆昏可用

右用天麻蝎尾朱砂烏蛇肉酒浸白礬麝香青黛為末每三錢水三椀桃枝一握并葉煎十沸溫熱浴勿浴背

蛇頭丸。若見搐搦不已，驚狂迷悶，眉弓反張，或昏沉嚙齒，雙目直視，頻哭
不省，變為癇證，亟宜服此藥以除之，却不可多進，更須以疎風藥相間調
理。凡服此藥，亦須先以木香、烏藥、枳殼、檳榔磨少許灌之，却服，庶使關節
通透，藥力無不到
花蛇頭 酒浸去皮骨五錢　全蝎 十五箇去毒
紫粉 五錢　生麝香 半錢　五靈脂 五錢　朱砂 三錢
真鬱金　沉香　白附子 各五錢　金薄
銀薄 各五片　蛇含石 二兩，火煅令赤，濃煎甘草湯淬，以手撚淨碎為度，方可用
右為末，煉蜜丸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丸，隨證依後大風
膏湯引下。一方加防風、僵蠶、南星、天麻各五錢，片腦子半分
大風膏 定諸般風搐
花蛇 酒浸去皮骨　蜈蚣 酒浸去頭一條
全蝎 五箇去毒　蛇含石 二兩，燒紅醋淬七遍　天竺黃 五錢
大赭石 一兩，燒醋淬七遍　天麻 三錢　防風 一兩
青黛　紫粉 各三錢　僵蠶 炒去絲五錢

白附子　辰砂 各五錢　麝香 半錢
天南星 三兩，薑汁浸，焙乾
右為末，煉蜜丸，又留用麪糊丸，如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
丸。慢驚，冬瓜子仁煎湯下；搐搦，雞冠血、薄荷；急驚，斑竹葉、薄荷；化誕，
桑白皮湯；退潮熱，薄荷磨刀水；止嗽，北五味子、杏仁；夜啼，燈心、竈心
土；煇退，煎湯濃磨灌下
防風溫膽湯 消痰順氣踈風
半夏　枳殼 去瓤，麩炒　茯苓 各半兩　陳皮
防風 各二錢半　甘草 一錢半　人參 二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生薑、紫蘇葉同煎服，效
人參羌活散 治壯熱涎潮，牙關緊急
柴胡 去苗，半兩　地骨皮 去土　前胡 去苗，各二錢半
天麻 酒浸炙，二錢半　人參 去蘆　芎藭
獨活 去蘆　羌活 去苗　枳殼 麩炒，去瓤　茯苓 去皮
甘草 各半兩　桔梗 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薄荷少許，煎溫服，不拘時候

銀白散 治或吐或瀉，涎鳴微喘，露睛驚跳
石蓮肉　白扁豆 炒　茯苓 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子 炮　全蝎 炒　木香
甘草 炒　藿香 各半分　陳米 炒香，三錢
右為末，每服一錢，薑一片，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此
藥助胃祛風，作慢驚通用
李寔德生堂經驗方 虛陽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
未至於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
妳咬牙；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
究竟其藏受病之處而調理之。有所謂溫驚，則當利之。先用艾灸，是為活
法。臉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治。凡有急慢風證，先用擦牙藥，
驚風首用此一方
治小兒急慢驚風，迷，以男左女右之手第二指屈勾拳，取其第一節
縫頭，用麻子大艾炷一丸灸之，即愈。危者二三壯。此法本堂試用，萬
無一失，其應効如響
治驚神應散

雄黃 二錢　朱砂 一錢　全蝎 七箇去毒　蜈蚣 一條大
僵蠶 十箇直者炒
右為細末，每用半錢，薄荷湯調服
青金丹 治小兒諸風諸疳諸痢。出東坡家藏方，神効
青黛 七錢半　雄黃　胡黃連 各五錢　朱砂
膩粉　熊膽 溫水化　白附子　蘆薈 各二錢半
水銀　蟾酥 各皂子大　麝香 一錢半　鉛霜
龍腦 各一字
右同入乳鉢內再研，令勻，用豬膽一箇取汁，熬過，浸蒸餅少許為丸，
如黃米大，曬乾。一歲可服二丸，量小兒大小加三丸。驚風諸癇，先以
一丸溫水化，滴鼻中，令嚏，戴目者當自下，瘈瘲亦定，更用薄荷湯下。
諸痢，粥飲下。變蒸寒熱，薄荷湯化下。諸瀉痢，米飲湯化下。疳蛻蟲咬
心，苦楝子煎化下。鼻赤爛，口齒疳蟲，口瘡等，乳汁研塗。疳眼雀目，白
羊子肝一枚，竹刀兒批開，入藥，麻縷纏定，米泔煮令熟，空腹服，乳母
忌毒魚、大蒜、鷄鴨、豬肉。此丸療小兒諸疳，至良。予目見小兒病疳瘵
畫但粗有氣者，或下蟲數合，無不即瘥，而肥壯無疾，殺能再生小兒

也用之有益

衛生至寶黃白丹。治小兒驚風

雄黃　白礬各等分

右研細。以黃蠟鎔化入藥丸如菉豆。或黍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大小服。取青綠物自大便出愈

星香散。治小兒驚風

南星七錢半　木香　防風　甘草各二錢半

僵蠶去絲嘴炒　蝎梢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重薑五片。水一大盞。煎服

袁當時大方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中風。口眼喎斜。語言不正。手足偏廢不舉。趙閑閑先生方

全蝎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嘴　川芎　黃芩

天南星炮　甘草炒　赤芍藥　麻黃去根節

天麻各三錢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七片。煎至六分。不以時服

朱砂丸。治驚風搐搦。目睛上視。涎盛不省人事

臘月牛膽南星末二兩　朱砂二錢水飛　麝香一錢

甘草炒半兩

右為細末。水和丸如粟米大。一歲兒一丸。熱湯磨化下

鷄清散。治驚三服見効

赤足蜈蚣一條薑汁浸一夕炙黃　馬牙消別研一錢

僵蠶直者一錢炒去絲　白附削木一錢　定粉別研

石膏一錢半煆為末　蝎尾一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大兒半錢。鷄子清調下。連進三服。人參茯苓湯下

小兒灸法。孫思邈千金翼方。曲澤主心下澹澹喜驚。陰交氣海大巨主驚不得臥。陰蹻主臥驚視如見星。大鍾郄門主驚恐畏人。神氣不足。然谷陽陵泉主心中怵惕恐人將捕之。解谿主瘛瘲而驚。少衝主太息煩滿少氣悲驚。行間主心痛數驚。心痛不樂。陽谷主風眩驚手捲。厲兌主多臥好驚。腋門主喜驚妄言面赤。神門主數噫恐悸少氣。間使主喜驚瘖不能言。三間合谷主喜驚。陽谿主驚瘛。通里主心下悸。大陵主心中澹澹驚恐。手少陰陰郄主氣驚心痛。天井主驚瘛。後谿主泣出而驚。腕骨主煩滿驚。

太平聖惠方小兒癎中驚目不合。灸屈肘横文中上三分各一壯。炷如小麥大。小兒癎中驚掣。灸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各一。炷如小麥大。名厲兌穴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灸小兒身強。角弓反張。灸鼻上入髮際三分。三壯。次灸大椎下節間三壯。炷如小麥大。小兒但是風病諸般醫治不差。灸耳上入髮際一寸五分。嚼而取之。蟀谷穴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十一

小兒急慢驚

論

張子和儒門事親書發驚潮搐證大小兒三五歲時或七八歲至十餘歲發驚潮搐涎如拽鋸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將欲死者內經曰此皆得於母胎中所受悸惕怕怖驚駭恐懼之氣故令小兒輕者為驚弔重者為癇病風搐為腹中積熱為臍風已上證候可用吐涎及吐之藥如吐訖宜用朱犀腦麝清涼墜涎之藥若食乳之子母亦宜服安魂定魄之劑定志丸之類如婦人懷孕之日大忌驚憂悲泣縱得子必有諸疾　小兒手足搐搦證李氏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乃令掃淨地以水洒之乾令復洒之令極濕俛卧兒于地上良久渾身轉側泥涴皆滿仍以水洗之少頃而差　養生必用論急慢驚風小兒驚癇古醫經方論但云陰陽癇而今人乃云急

慢驚今立方一准古聖賢為治陽癇屬腑於治癇方中去溫藥陰癇屬臟於治癇方中用溫藥寒溫等藥皆於治癇方中增損之則無失又小兒急證與癇相類學者審別之載切切新書　閻孝忠附方論小兒急慢驚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類是也陽動而速故陽病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病曰慢驚此陰陽虛實寒熱之別治之不可悞也急驚由有熱熱即生風又或因驚而發則目上目劄涎潮搐搦身體與口中氣皆熱及其發定或睡起即了了如故此急驚證也當其搐勢漸減時與鎮心治熱藥一二服宜訣中麝香丸鎮心丸抱龍丸辰砂丸及至寶丹紫雪之類候驚勢已定須臾以藥下其痰熱宜訣中利驚丸軟金丹桃枝丸之類或用大黃朴硝等藥利下痰熱心神安寧即愈治急慢驚世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藥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溫藥為佐或少用之　萬全方小兒諸風并天瘹客忤方論小兒有急驚候有慢驚候又有天瘹候又有客忤候此數者大同而小異者身體壯熱忽然之間四肢抽掣痰壅口噤謂之急驚身體壯熱心神不安嘔吐痰涎睡中多驚乍發乍靜往往經日謂之慢驚皆由內有積熱外感風邪候有遲速因而為名其曰天瘹者蓋出於驚風之候也以

其手足搐搦眼目上戴如魚之着釣遂以為名大抵因驚而生熱因熱而生風指病而謂之驚風指候而謂之天瘹治法亦同其所謂客忤者取其觸忤之意小兒未有所識外人適至因而驚忤故曰客忤古人論說謂人從外來衣服經履鬼氣或牛馬之氣皆為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腹痛天矯面色變易狀貌似癇眼不戴上其脉弦急數者是其候也故治法有用粉丸并法術者載切切新書　張杲醫說急慢驚風小兒發癇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上視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成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視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溫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　鄭端友全嬰方分陰陽癇證吐虛者曰慢驚風瀉虛者曰慢脾風吐瀉虛者曰陰癇吐熱驚搐曰陽癇慢驚風眼偏喜闔慢脾風眼偏喜開陰癇眼半開半闔陽癇眼半鮮半青急驚風十生一死慢驚風十死一生　論陰陽癇證閻氏云急慢驚古人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風者後世名之大抵治法須判陰陽陽癇急驚陽動而速身熱脉浮口中氣熱或便實而小便赤或食或不食其病在腑而易治也陰癇慢驚陰靜而緩身涼脉沉口中氣冷大

便瀉而小便青或吐或不吐其病在臟故難治也　論半陰半陽身熱脉浮精神恍惚或吐或瀉不思乳食發搐即是半陰半陽合病身涼脉沉精神倦怠不吐不瀉又能乳食發搐者亦是半陰半陽合病正如傷寒半是表半是裏之義也　論急慢驚互變閻氏云治急慢驚風古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錢氏云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此是定法也其間有急驚涼瀉而不愈變為慢驚有慢驚溫補而不愈變為急驚互相更變者多矣所以古人撰一方一藥治急慢驚觀互變之證其意有理惜乎當時有失詳注如兩證交互者宜用通治急慢驚藥　論急驚變為慢驚之因急驚變為慢驚者因壯熱精神恍惚忽發驚搐醫以吐下藥太過多以涼驚藥不愈往往經日脾虛不實昏睡露睛涎鳴氣粗肢冷肚疼時作瘛瘲此急驚變成慢驚也張氏云急驚不除進退不定往往經日乍靜乍發嘔吐痰涎鳴氣潮搐為慢驚　論慢驚變為急驚之因慢驚變為急驚者因傷乳食或吐或瀉時作瘛瘲醫以溫熱藥太過以暖驚藥不愈體熱涎盛面紅目赤大便不通小便赤澀舌白唇紅忽發驚搐此慢驚變成急驚也錢氏云慢驚多因性太溫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者有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已上二證互相更變者

盖小兒易虛易實也李樫小兒保生要方論急慢驚風乃陰陽癇證候小兒發癇聖人首說陰陽癇俗能分别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目上賑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或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既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凉藥陰證用温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施廬續易簡方小兒驚例兒醫之難尚矣急慢深狀之驚風急慢之候皆可畏俗惟慢驚愁殺我為說且如小兒或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或又瀉不吐脾土既虧日漸困悴面青神慢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上視手足輕動此慢風候也蜀方出藥固多兼治急慢兩證皆失乎凉近世明醫以白丸子末與金液丹末等分蒸餅為丸如小菉豆大米飲送下如未能嚥清飲調徐徐飲之痰多加白丸子瀉未止加金液丹風定即當調脾惟四君子湯加稨豆山藥各炒為末每半錢薑棗煎服若欲主風四君子湯加半夏麯炒泆食子等分入冬瓜子數粒同煎若虛甚作慢驚脉來微緩研震靈丹二三粒十分極細米飲調下若困而不醒只以附子半錢切碎水一盞薑三片丁香五粒煎四分温灌之醒即住藥皆量兒之大小加減與之或已作風候雖有既濟丹來復丹二藥品

味稠類可用冀若八神來復丹為佳蓋以來復丹加南星半夏二麯為巧若四肢厥冷黑附子尖二箇生去皮蝎梢七箇熟礞黄末一錢匕十分細末薑汁和丸小菉豆大一歲兒十丸為率米飲下治慢急諸驚大槩如此若急驚候其證身熱面赤或唇紅脉數或搐搦上視或牙關緊急咬齒有聲或身腰反折宜進少蘇合香丸次以白丸子末加全蝎殭蠶末泆生薑湯入參湯任意調服此順氣下痰解熱散風之劑或關格未利宜以麝香當門子研細薄荷湯調下有頃刻十發者以生地龍一條去土入五福化毒丹一丸同研如泥以薄荷湯少許調灌治急驚諸證大槩如此其他不敢專其治詳見和劑類例中僧本璿醫學證類小兒患急驚發熱證蘇合香和青州白丸薑湯調下為妙然或有下痰去熱即愈一味麝香當門子薄荷湯磨下無不定者倉卒只以生薑薄荷研取自然汁灌之自佳若吐瀉後為慢驚慢脾家難治其法惟當温中補氣逐風化痰但當漸止其本藥亦忌於大過蓋脾虛不能腐則證並變亂不可不知小兒以胃氣為主四君子湯乃其聖藥錢氏怪怪散雖壞胃發熱亦必以參苓白术為主若吐瀉痢驚之類須胃氣藥尤不可闕其熱在中寒者理中湯當眸時服之怯甚者可末附湯若脾虛作慢驚慢脾四君子湯加附子或以震靈丹兩

三粒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加減最妙小兒虛實惟以面色察之若面赤唇腫燥眼腫氣喘促為脾有熱面青白眼神慢長噓氣即中寒脾胃虛也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急慢驚風等證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卒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恬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恐懼之多乃抱怔忪怔忪之久則自惕悸惕悸既有癡癡已為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弱累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使面青唇白梲之定睛目無所親聽之關瞶耳無所聞精神頓忘心智全失及至良久收斂且五臟六腑虛處所受驚風而作疾已述前議然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乳耗其心氣作驚以漸凡小兒因水火所加者悸也自跌撲所致者恐也人物之所觸者悸也惕惕不散鬱鬱間於胃堂者怔忪也是知積驚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恐悸悸者蓋自能知之矣不為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觸心神其肝主風其脾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假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為答者何蓋聲相應情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實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為難事

急皆為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古人未備其意或已著于集後人未明者今與詳急本末開陳利害措於逕途直徑可進庶有益於學者胃次務家治產之夫及仕官子弟易曉其理切切陰陽稍有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夭橫暇日熟研可補救急良士一觀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撲亦無緣飾巧偽更無妄論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跡受疾不害惟祈鼓腹歡笑嬉娛父母即無顰蹙頻憂苦之歎怡然順事不勞再三快哉妙哉至誠感獲休爲急驚風證

逆證似順議曰順逆有别陰陽不均證候相加色脉數亂惟是驚風發作揆脉察證以較之陽候證脉俱得其陽陽者順也陰候證候俱得其陰陰者逆也陽候有陰脉者其證欲傳陰候得陽脉者其證反是也謂如急驚風乃是陽癇得脉浮數洪絃陽中之陽又有得脉沉緩陽中有陰慢驚風乃是陰癇得脉沉細遲弱陰中之陰又有得脉浮大陰中有陽所言逆證似順乃謂陰中有陽切陽不醒回陽不生其候偏勝雖則陰中有陽其陽非真脉使疑貳不可致理詳而知之察其可否而後已衞生寶鑑衆古老人辨急慢驚風急驚陽證小兒咳痰熱於胃中是少陽膽府受病謂熱則生風因聞大驚而作所

謂東方寅卦得火氣而發搐。火本動焰。須風而動。當用利驚丸導赤散瀉青丸地黃丸。搐止。服安神丸。慢驚陰證　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則止。若不早治。則成慢驚。名曰瘈瘲。以搐不甚搐。脾土虛損。致被肝木所乘。屬諸臟受病也。用溫補羌活膏主之　玉訣方小兒驚風候歌。面青呵欠即因驚。吼啞饒啼睡不寧。上竄鳴㗜頻發熱。哯乳腸虛瀉痢青。此急先除驚氣。後退驚風次下驚涎。後調胃氣。乃安矣　戴切切新書未當時大方論曰。小兒之疾。驚癇最甚。古所謂陰陽癇者。即今所謂急慢驚風也。陰癇本於胎稟怯弱。或因大病吐利。後或熱極生風。或大驚受恐而成。面青白色。體冷口中風冷。反拗多啼。夜不得寐。手足瘈瘲。目睛上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或嘔逆涎潮汗出。口眼相引。時發時止。心神恍惚。或卵昏塞。此陰癇慢驚也。面色赤熱。見稟素盛。或因痰酸鹹滑膩生硬油麪之物。以致胃膈不利。心氣不通。痰熱相感。紊然發作。或因大叫大驚。恐悸痰嗔。以致膈有頑痰。肝動風熱。發則揚眉瞬目。搐手搐足。反張強直。此陽癇急驚也。大率治陰癇以溫藥。治陽癇以涼藥。大槩如此。然用溫藥者附子硃熊。不容不論。否則寒痰未已。然痰復起傷生。用涼藥者輕粉大黃。不容不論。否則熱未退。冷傷虛人。治法細審盈虛。明知無損。則小兒之疾。無枉已。醫者之德無罪戾

方

玉訣方治驚風候云。此因驚積涎實加胃膈。宜用生銀丸。爲靡膏。行風下涎　方單見本門

仙人水鑑治小兒睡驚丸

天南星一箇大者酒浸秤爲末　乳香　水銀結成沙子
琥珀末各一錢　牛黃　白龍骨各半錢　青黛三錢

右細研入石腦油和。如有小兒急慢驚風。丸如紅豆大。用薄荷湯化破一丸。令小兒服。後睡覺頻安。如大人傷風。亦用薄荷湯。茶嚼下一丸頓安

古方。治小兒急慢驚風歌曰　一雙朱砂一雙雪　一箇大蟲一箇蝎　四味勻研化作塵　和時更用生人血　已上三方載切切新書

右以雀兒飯甕兒空者一箇。量飛過細朱砂一甕兒。膩粉一甕兒。雀兒飯甕兒內取出者蟲子一箇。全蝎微炒一箇。四味研勻。用乳汁調一字。令兒服之

王氏家傳濟方稱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不定。常服解心肺痰壅不利

水銀一兩黑鉛一分結砂子　膩粉一分研　乾蝎一分全整者
黃明膠一片慢火炙令黃　鉛白霜一兩研　青黛一分研
香墨一寸研　百草霜二兩研　牛黃一分研　川巴豆一兩去皮心膜炙令黃色研

右一味。除合研藥外。細杵羅爲末。再一處細研千百下。用粟飯爲丸如菉豆大。捻褊。每服五七丸。乾柿湯下。薄荷湯亦得。更酌兒大小肥瘦虛實加減與服之。唯利下青粘滑涎爲効

鎭心丸。治小兒急慢風驚。搐搦不定。中焦壅熱。化痰理驚

金銀箔各三十片　牛黃一錢研　茯神半兩去皮木
人參半兩　龍腦一錢研　防葵半兩　鐵粉半兩研
雄黃一分研　朱砂半兩研　犀角一分鎊　龍齒一錢
大黃一分蒸

右十二味。都研勻細。煉蜜爲丸如小鷄頭大。每服看兒大小。薄荷湯化下。如大人心神不定。及多怔忪。亦宜服之

乳香散。治急慢風驚發搐

乳香半兩研　甘遂半兩

右二味同研細。每服半錢。用乳湯調下。用小便調尤妙

和劑局方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撮口。潮發搐搦。奶癎壯熱。昏塞不省

青黛研半錢　蟾酥乾者酒浸一宿一錢　麝香研一字
乾蝎全者七箇微炒　白附子炮爲末半分
天南星炮爲末一分

右件細研令勻。以粟米粥和丸如菉豆大。別以青黛爲衣。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後因睡無疑。但有患者。先化半丸。滴入鼻中。嚏噴者必差。一本不用天南星

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

龍腦研　牛黃研　乳香研各一錢　天南星牛膽製者半兩
人參　天麻去蘆　防風去蘆各一分
朱砂研三錢　乾蝎十四箇。湯浸潤去土。微炒爲末
麝香研一錢半

右件研杵令勻煉蜜和丸如大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
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不計時候

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内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
但是涎痰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

全蝎十四箇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殭蠶直者炒
朱砂研　麝香研各一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各二錢
金箔十片　蟬蛻去泥一錢

右為細末入研藥和勻以粳米煮飯取中心軟者搜為丸每兩作四
十丸初生兒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十歲已
上有急候者二丸薄荷湯化下常服鎮心安神化痰除一切驚風證候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抽掣眼睛直視角弓反張證候危急者

蛇含石十箇煅三度醋淬却用甘草湯煮出酸氣研飛為細末
鐵臙粉　神砂研　蝎梢　五靈脂酒浸去砂
白附子炮　鬱金炮各二兩　龍腦别研半兩　麝香研一兩
花蛇頭十箇酒浸用盡并肉

右為細末麪糊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自然汁磨以井花水
化開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辰砂茯神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涎搐搦手足抽掣心膈煩躁及療驚啼
睡不寧怗腹中疞痛

酸棗仁　代赭石燒醋淬研　乳香另别研各一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朱砂研飛半兩　麝香研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研下更量歲
數加減與服常服鎮心安神定志此藥比他驚藥大不同溫平不冷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牙關緊急眼睛上視腹中脹時發氣衆藥
不可治

乾蝎一箇足尾頭甲全用少些不方

右用大薄荷葉包定上用麻線縛之用炭火炙薄荷連蝎香熟為末
入麝香一字再合研為末每服一字臘茶清調下如病大喫半錢更
看兒女歲數多少加減經驗方不用麝香用湯調下莊氏家傳方不
用麝香入生龍腦少許如兒盛臓腦子去茶清用薄荷湯下趙氏家
傳方用竹瀝水下元和紀用經名至聖散治小兒陰陽癇手足抽掣
病後虛風百體積生惡證悉主之仍用緊小乾蝎四十九枚每一蝎

以四葉薄荷包合綿線繫之火炙焦去綿末之金銀湯調之豆許大
三歲倍之量大小加至半匕以麝香牛黃少許調服益佳

麝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麝香一字　朱砂二錢研細　赤頭蜈蚣一條　蝎梢七箇
棘岡子七箇須是棘枝上者炒焙乾用肉不用殼

右為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如常服一字

治小兒急慢驚風

真金箔　銀箔各十片　辰砂半兩　麝香半錢
白殭蠶三十箇炒　赤石脂醋煮　防風
遠志去心各一兩

右件四味擣羅為細末次入先四味一處細研拌和合勻煉蜜為丸
如雞頭子大朱砂為衣用蛙竹水吞下每服一丸忌死物之肉

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金頭蜈蚣不以多少　全蝎不以多少

右件三味為末每服半字鼻内嗃之

又方

白丁香一錢　膩粉一字用生薑自然汁和作餅子慢火炙熟每
二歲已下至三歲重者最實用一字已上三歲已下一字已下
已上各作一貼臨時旋合和一貼入後藥一錢或半錢
木鼈仁三錢　蜜陀僧二錢　水磨雄黃一錢

右三味同為細末五歲已下至三歲一錢三歲已下半錢已來蜜水
米泔調下臨睡

茅先生方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急中用此妙

銅青　朱砂各二錢　膩粉半錢　麝香少許
蝎尾一十四箇去鍼

右件為末每服一字半錢用薄荷臘茶清調下此藥治天瘹牖風客
忤卒死撮口鵝口木舌喉痺腫顋風壅並皆要此藥吐下風涎然後
依形證調理

良方黑丸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膩粉一錢半　墨　白麪　蘆薈各一錢
麝香　龍腦　使君子去殼麪裹炮熟
牛黃　青黛各半錢

右麪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半丸。薄荷湯研下。要利即服一丸。楚州小兒醫王鑑。以此藥致厚産。鑑神之。未嘗傳人。予得之。乃常人家。臻驚丸。小不同耳。治驚風極效。前後用之。無元兒一服即差

保生信效方治小兒驚風

芭蕉自然汁。時時呷一兩口。甚者服及五升必愈

董汲旅舍備要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撮口搐搦。嬌瘸壯熱方。

天麻　青黛各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兩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兩　麝香二字　蠍尾十四箇炮

右搗研勻。用燒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化滴入鼻中。嚏即搐定

又方。通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效垂困

已上十方並載幼幼新書

蛇蛻皮一分　牛黃研一錢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聖濟總錄蠍梢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蠍梢七枚　烏頭尖七枚　半夏一枚漿水煮過

丹砂研半字　附子生去皮臍一分

右五味。搗羅為細散。每服一字匕。煎柳枝湯調下

栖真子嬰童寶鑑滚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慢脾風

白龍腦一字　朱砂末一錢半　朋砂末三錢　馬牙硝末五錢

鉛霜二錢　牛黃一百文　麝香三十文　水銀二錢結沙子

右件都研自然為膏。丸如楊梅大。用梨湯水下一丸

萬全方白龍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并諸般風疾

石膏半斤。火煅過如麪。分為三停。留一停為衣　川烏頭去皮

天南星　甘草各四兩生用　肉桂

甘菊花各二兩　防風　白殭蠶　京芎各一兩半

牛膝　海桐皮去皮水浸　麻黃去節用

甘松洗　川白芷　藁本洗各一兩

右件搗羅為散。研和令勻。用糯米揀擇淨煑粥研爛。旋旋入藥和勻杵為劑。丸如大雞頭大。微乾上衣。每服一丸。空心夜卧。用煨葱酒嚼下。如中急風。用兩丸。薄荷自然汁半盞。酒半盞。磨化灌下。衣被蓋出汗。婦人血風。當歸酒下。傷寒頭痛。葱酒下。常服茶酒任下。小兒急慢驚風。量大小金銀磨下

七寶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化痰鎮心

牛黃研入　真珠末　鉛霜各一錢　膩粉

朱砂研入留一半為衣。各二錢　白附子　天麻

蠍尾炒三味各一錢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裹壓出油

水銀三錢入黑鉛少許。火上鎔結砂入

右為末研勻。煑棗肉研和丸如粟米大。以朱砂為衣。荊芥湯下三丸。量兒大小服之

聚寶方定命丹

生龍腦　真麝香各二錢半　桃柳心各七箇

蟾酥一皂大

右五味。端午日合。不得雞犬孝子婦人僧尼見。細研丸如黃粟米大。小兒急驚天瘹。用中指點水四滴。研一丸。注在二鼻竅中。三嚏已上即效。如三嚏以下。不在醫限。慢驚用濃煎桃柳枝湯。渾頭洗浴。不得揩乾。生衣裹之。用藥如前。三嚏已下。亦不在醫限

金箔膏。治小兒急慢驚風

金箔二十二片　赤足蜈蚣全者一條　鐵粉

白花蛇各三兩酒浸一宿取肉焙　水銀錫結砂子

朱砂研　白附子　輕粉　白殭蠶直者

乳香研各一分　半夏生薑汁浸一宿焙乾半兩　瓜蔕四十九枚

麝香一錢研

右一十三味為末。石腦油為膏。每服菉豆大一粒。煎金銀薄荷湯化下。牙關不開。增一粒揩之自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吊上睛

虎睛一隻酒炙取人　青黛三分　棘剛子肉二十箇

朱砂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牛黃一字

香墨燒一錢　麝香　熊膽各半錢

半夏七枚湯洗七度為末

右一十一味。為末。湯浸蟾酥為丸如桐子大。三歲已下一粒。十歲已下至五歲二粒。用金銀薄荷湯。剪刀鏁左右各研七下灌之。常驚看半粒

生薑丸。治小兒虛風急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　乾蝎全者七箇　蠶蛾十箇
白殭蠶直者　朱砂各一分研　天南星　白附子
麝香當門子各一箇　薄荷心七箇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棘岡子二十箇炒
右一十二味為細末。研令勻。以石腦子油和為膏。單子裹。每服一粒。
如黍米大。冷水調下。須發前服。一二服必效

醒脾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桑螵蛸四箇　乾薄荷葉　乾蝎全者　人參
乾山藥　天南星炮　半夏生薑汁浸焙各一分
右七味為細末。每服半錢。麝香粟米飲下

玉藥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去皮臍　半夏去臍　白殭蠶直者各半兩
定粉一錢　膩粉　水銀同膩粉各半錢研勻
右六味為末研勻。糯米粥丸如桐子大。頭風夾腦風。頭旋目暈涎溢。
用薄荷臘茶嚼下二丸。如要利加至五丸。急風。薄荷酒嚼下十丸。以
利為度。婦人血風。荊芥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金銀薄荷糯米煎
湯化下一丸至二丸效

青金丹。定小兒急慢驚風神效
使君子二枚。白麪一匙。和作餅子。通裹燒麪熟。去麪取之
蘆薈一分研　青黛　麝香各一錢　膩粉
白麪各二錢　蝎梢十四箇
右七味為末。香墨水和為丸。作三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又方
生銀半兩如無以水銀半兩結砂子　辰砂
鐵粉飛過各半兩　全蝎　蟬蛻各十四箇
粉霜　巴豆霜各二錢
以上末之。煮棗肉丸梧子大。每一丸。薑棗湯化下。三二歲一二服。如
要小丸。黍米大三五丸

又為犀青行風下涎
棗子三箇去核。每箇入巴豆三粒。鐵刺上燒過存性
硇砂三錢　輕粉一錢匕　朱砂飛　香墨燒各一錢
粉霜半錢匕　甘遂半錢煨　水銀砂二錢

大青丸
以上末之。煉蜜為膏豆大。如減薄荷水化下。看虛實。非時勿服
天麻　水銀只研　朱砂　天南星炮
鐵粉　白附子　硇砂　好墨
殭蠶已上各一錢　金箔五片　銀箔七片
輕粉半錢　黑附子　全蝎麩炒　粉霜各二錢
半夏十八箇薑浸　腦子　麝香
雄黃酒煮各三錢　蜈蚣一條鹽湯洗去土
右件末。酒糊丸如桐子大。二服一丸。薄荷蜜水磨下。急慢驚癇等疾。
量大小用。如尋常潮熱驚熱。風熱溫壯。或變蒸。一丸可作兩服。傷寒
不得用。如驚風搐搦上視。以鶴頂丹

惠眼觀證鮓湯丸。下涎治急慢風。傷寒嘔逆。壯熱。大小便閉塞。腹脹虛膨。
渴水瘡蟲攢心。赤白滯痢。驚膈。霍亂吐瀉。脾風等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青黛炒末抄三錢半
白丁香炒末抄三錢　水銀　輕粉
天南星　滑石炒末各抄二錢　巴豆三十六粒浸去皮爛研用紙裹去油再研
右藥合和令勻。入巴豆霜內。一向研三四百下。又傾出研腦麝香。方
入前藥都研。復傾出研飯少許。如硬入水數滴令勻爛。方卻用藥為
丸如此。大。一歲下十五丸。二歲二十丸。三歲四歲下二十五丸。五
六歲下三十二丸。餘更隨大小。虛實加減。下瘡蟲攢心。用皂子二十
一箇。炮過搥損煎湯下。赤白瀉痢。小魚鮓煎湯下。其餘候。並以蔥白
煎湯下。一更時與。至天明通下青白黏涎。候眾人食時。先以淡粥補
之。次進勻氣散。忌生硬食。兩日仍進此藥。涎未下。次不得喫水。如患
急驚。只以此藥搥碎下。亦吐涎來。或慢驚至第二日。第三日。補實脾
氣。下此藥壓涎。亦得。不拘時候

劉氏家傳朱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風狂躁熱。風癇。傷寒中舌强風涎
桃仁湯浸二遍去皮尖。麩炒乾一兩研爛　朱砂研
滴乳研各三錢　真紅花頭半兩焙末之
右同研至細。入麝香一錢又研。煉蜜丸。每服一丸雞頭大。煎薄荷湯
半盞化破。和滓服。人參湯或茶調。或含化

蔥湯丸。治急慢驚風

滑石末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半生半熟 輕粉挑一錢
巴豆七粒去油。研爛在紙上。安於石片上用磚乾
天南星一錢半生半熟用 蝎半錢
右末之。蒸餅和丸青麻子大。每服三丸。對歲已上七丸。未出月一丸。熱積金銀薄荷湯化下。驚積燈心湯化下。自然取下驚積

軟青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發病。并一切驚積墜涎
青黛二錢 輕粉挑二大錢匕 天南星炮末一錢
麝香一大錢匕 水銀用銀結砂子二皂子大 乳香三皂角子大
蝎梢十四箇全
右同研勻。用石腦子油和為膏。以油單紙裹。有患二一丸如菉豆大。薄荷水化下。重者不過再服。與薏苡散間服

薏苡散。治小兒驚癇等疾
薏苡仁 桑寄生 白殭蠶 蝎梢
人參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末之。每服一字。煎荆芥湯調下

保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其效如神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朱砂別研 麝香別研各半兩
蛇黄四箇。展地上煆鐵色者。用桔葉研自然汁淬。却大煆令赤。用土甘草水洒出火毒。研令極細
右件可用端午三家粽子尖。為丸如梧桐子。用泼竹瀝磨下一丸。此方神聖不可慢易。一粒可救一人。兼能治丈夫婦人一切疾。薄荷酒嚼下三丸。張氏家傳竹瀝磨下二丸。又張氏家傳方。兼治丈夫婦人。卒中涎潮不語。兩眼䀮上。手足顫掉。及癱瘓手足不隨。頭旋眼暈。口眼喎斜。諸風五癇。惟天南星。用燒石灰內炮裂。去石灰不用。於水洒地上。盞蓋出火毒一伏時。服藥後。忌一切動風物。王璆百一選方云

保生丸。治小兒胎中驚積。蟠腸內弔。偃身返視。啼哭不止。或潮熱風痰驟成急驚。吐瀉日久。變成慢驚。手脚搐搦。哭如鴉聲。脾胃虛極不進乳食。如能常服。令小兒永無驚風之疾。眠睡安穩。乳食增進。雖是傷風瘡痘之候。服之亦能解利寒邪。透肌消毒。大人手足頑麻。運動疼痛。睡中驚悸。心神不寧。以兩粒依方。於臨睡時化下。若肚疼。用弔藤湯磨下。未周晬兒只服半丸。合時勿令婦人猫犬見之

紅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驚癇。涎潮搐搦。直視牙關緊。項背強。喘欬多睡。發熱不時可服此方
朱砂飛研 龍腦別研各一分 半夏修製如前 黄蠟各一錢
粉霜二錢 水銀一錢。入金箔三片。結砂子 牛黄
膩粉各半錢 蝎梢四十九箇微炒
右件杵研極細。先煉蠟去滓。入油三五點。離火內諸藥和攪合勻成劑。有病旋旋丸黍粒大。半歲兒可服兩丸至三丸。荆芥薄荷湯下。大小量力加減。病愈為度

張氏家傳奪命丹又名通天再造丹。治小兒急慢驚風。不可細說
真牛黄 蟾酥 辰砂 天麻
麝香真者 烏蛇真者已上各一分 青黛
甜葶藶微炒各半兩 獨角仙一箇去足翅翼
桑螵蛸 夜行將軍蝎也各十箇 真腦子少許
右為末。細研乳鉢內。用獖猪膽汁。丸如黄米粒大。急慢驚風天瘹風。用新水煎薄荷金銀湯化下一粒。如小兒病極。藥下不以些少滴向鼻中。噴嚏立瘥下。萬不失一神妙

治頭風黑神丸。兼治小兒驚風

烏頭 草烏並炮去皮尖 香白芷
白殭蠶 羌活 甘草炙 五靈脂淨洗。已上各一兩。脩事洗淨一處焙碾為末 麝香一字
好墨一寸同藥為末
右同為新末。用糯米二兩碾為末。煑糊為丸如此大。○。陰乾藥使如後。頭風。茶湯嚼下一丸。傷寒。生薑葱茶嚼下一丸。身上生瘡。蜜酒嚼下一丸。腸風痔疾。煎胡桃酒嚼下一丸。婦人血氣血風。當歸湯嚼下一丸。小兒驚風。薄荷水磨下。每一丸為兩服。頭痛。菊花酒嚼下一丸。老人常服。以好酒嚼下一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兼治一百六十種風。身自搖動。半身不遂。積痰昏眩。瘡癬瘙痒
天南星炮去皮 膩粉用一半拌藥末。留一半丸藥時滾度為衣
半夏去心皮 南粉各半兩 白殭蠶 乾蝎
麝香各一分 龍腦一錢
右件八味並生用。無風處擣羅為末。煑糯米粥放冷。和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兩丸。嚼破溫酒下。如急風口不開。及口面喎斜。研藥三丸。

以薄荷酒調。用葱青筒子灌入鼻內。須臾汗出口自開。如傷寒。薄荷
熱酒下二丸。遂𨒫再服。差。婦人血氣。產前產後。癱瘓風氣。並用當歸
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用牛黃湯化下一丸。入口立差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黃　蘆薈　熊膽各三皂皂大
生蟾酥𠆩開取有可用十箇　朱砂兩皂皂大　龍腦
麝香各用半皂皂大　雄黃五錢　全蝎半兩炒
白礬枯過　防風焙　荊芥穗各一兩

右除腦麝外。一處細研勻。然後別研腦麝細。入前藥內再研。用蟾酥
少添數粒粳米飯和勻。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用倒流水化藥。如小
兒手足牽搐。灌鼻內。良久打嚏即愈。如未定再灌之。三次不嚏。𤼵候
也。別用藥治之。如瘡疥倒靨。及瘡子黑色斑出。急用雞子殼盛酒半
殼。生豬血半殼。合盛一殼。用藥三兩丸化在內。火灰內煖熱溫。時時
服之。晝干日取酥。合藥靈驗也

礬皂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及去風痰。利胃次。常服永無痰疾妙方

北礬一兩半。如無北礬。只南礬亦可。使火飛過　半夏薑汁浸一宿焙

天南星切作片。漿皂角水浸一宿。慢火熬令乾焙
白僵蠶揀直者。方可用一半。醋浸一宿一半生用。各半兩

右件藥。並用碾羅為末。薑汁煮糊為丸桐子大。每十粒。至二十粒。淡
薑湯吞下。如喉痺熱痛。含化嚥。薄荷新汲水衝下。甚者及纏喉風。
皂角水一茶脚。研一二十粒灌下。小兒急慢風涎。皂角水研碎。揩齒
上常服。食後臨卧。薑湯下。不損津液。化痰為水

走馬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及破傷風

白附子　黑附子　天南星　半夏

右等分為末並生使。大人每服半錢。小兒半字。葱茶調下。大人中風
不語。小兒急慢驚風皆可服

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　白僵蠶洗各一錢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件為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煮糊為丸如此大。○。每服一餅子。朱
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計時候

神效貼囟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服藥未效宜用服之

石驚二箇醋一盞燒紅淬乾為度細研　艾心葉七箇
生朱砂一皂子大細研　萆麻子七粒去殼細研

右一處和合極勻。每用一錢匕。用薄荷自然汁調成膏子。貼在鼻山
根囟中。少時膈看候鼻尖頭汗出。即便好安

又方

朱砂六錢用五錢以一錢為衣　人參　沉香
全蝎微炒　白僵蠶微炒　天麻炙各半兩　川芎一兩
天南星一箇半兩者炮　附子一箇六錢者炮
五靈脂一兩只用八錢　乳香一錢半　白花蛇頭
烏蛇頭各一箇連皮頭酒浸三日宿　花蛇項後肉七寸
以後一二兩和皮骨取七錢淨肉連蛇頭一處浸
牛黃　麝香　腦子　沒藥
血竭　硇砂　雄雀一箇去腸胃內硇砂用鹽泥
固濟文武火煅

右各事持淨為末。絕好酒為丸如彈子大。早晨用酒磨下。治中風癱
瘓。大人每服半丸。小兒急慢驚風。一丸分四服。薄荷湯磨下

莊氏家傳軟金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胡黃連　香墨　麝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天漿子一箇炒　青黛　膩粉各一分　寒食麪一匙匕者
是一百五十日好

右為末。用上件麪為丸小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實壯熱

朱砂一分別研　鉛白霜　白僵蠶末　真珠末各炒一錢
輕粉　牛黃　犀角末　青黛
乳香　胡黃連　白附子　香墨燒各一錢研
龍腦　麝香各研半錢

右件擣羅為末。研令極細。以糯米飯為丸如梧桐子大。若急驚。以薄
荷湯磨水化下。若慢驚用乳香薄荷湯化下。心神煩躁。膈實喘麤。用
輕粉腦水化下。若癇用薄荷自然汁金銀湯化下。天瘹驚。水煎荊芥
薄荷湯化下。若有上件患。每服一丸。若常服一丸。分作四丸。薄荷湯
化下

四味散驚丸治急慢驚風

膩粉　滑石　青黛　乳香各等分

右為細末。滴水丸如麻子大。一歲一丸。金銀薄荷湯下。覩見顒昌治

曾元矩之子慢驚。立效

治小兒急慢驚

紅心灰雚音鐵所在有之境陳家謂之鶴頂草

右取自然汁一茶脚許灌下。取下青黄涎立效。兩時辰已上未動。可

再服

金箔丸。治小兒急慢驚。鎮心臟

金箔　銀箔　蠬各十片　龍腦

川消　鉛霜　膩粉　粉霜

晚蠶蛾　天竺黄　白附子末　朱砂

胡黄連各一分

右件一十三味。並擣羅為末。粳米飯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至四丸。

如有急驚風。化破三丸至五丸。薄荷湯下

睡驚丸。治小兒急慢驚

水銀砂子　朱砂水飛　牛黄研　雄黄研

麝香研　腦子研　蘆薈研　輕粉研

天麻末　螺青各一錢　天南星末半錢　川大黄末三錢

石腦油少許

右件一十四味。為末研匀。煉蜜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睡是應

王氏手集鈎藤散。治小兒虛風化涎。牙關緊急。慢驚風

鈎藤　人參　白茯苓　川芎

蝎尖　白僵蠶炒　甘草炙各二錢　羌活

黄芩　天南星薑製　半夏薑製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主效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藿香　蝎梢炒各二兩　麻黄去節一兩　細辛半兩

右為末。每一字半錢至一錢。藿香調下。或先服至聖丸。次服此藥

治急慢驚風天瘹似癇者。並皆神效。累虎子驚藥

天麻　蝎尾　京墨　白附子

龍腦　麝香已上各一錢　真珠末半兩

金銀箔各十片

右件十味碾細。以白麪十錢。滴井花水。調作薄生糊。為丸如雞頭大。

或櫻桃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吳氏家傳神妙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蛇退皮頭尾全者炙細者折覓尤成灰研為細末用半錢

人參實者一錢　麝香半錢　南星去皮臍生用五錢

右麪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麝香米飲下。日午夜卧

趙氏家傳赤龍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黄　龍腦各一錢　犀角末　臘茶

大黄錦文者切作片子濕紙裹煨熟焙乾　五靈脂水飛研細

焙乾秤各半兩　麝香一錢半　朱砂一兩細研一半入藥一半為衣

右為末。滴水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磨刀水化下。量兒大小加

減與服

防風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退風溫邪熱。療驚悸。筋脉跳掣。精神昏悶。涎不利

大天麻　防風　人參各半兩　乾蝎全者炮

白僵蠶各二錢半　甘草微炙　朱砂研

雄黄　麝香各一錢一字　牛黄研

天南星切作片子酒浸三日各半錢　白附子一錢炮裂

右件研擣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不計時。薄荷湯

化下

吉氏家傳通頂散。治急慢驚風。眼目上視。手足搐搦。牙關不開

藜蘆不拘多少

右為細末。用竹管吹少許。入左右鼻。候嚏。服三黄散。并和氣

三黄散。治急慢驚。喉中有涎

鬱金大者三箇。以一箇破作二邊。用巴豆一粒去殼。入在鬱金内

用線繫定。用水一盞。皂角七條截斷。同鬱金煮乾為度。去皂角。又

用一箇。如前入巴豆一粒。只以濕紙裹入火炮。候紙乾取出。又以

一箇生用。并巴豆一箇亦生。通前其熟三箇。先以鬱金焙乾為末

後以巴豆三箇。入鉢内研。入鬱金令匀。每服一字。小兒半字。用冷

茶調下

一字散。治急慢驚風

雄黄研　朱砂研各一錢　川烏生　藜蘆各一錢

右末後入朱砂。急慢驚風。磨刀水下一字

生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渾身掣搐。目睛上視。喉內涎響。手足瘛瘲。見人怕怖。宜服此方

生銀鑛 半兩火煅七過醋淬七過　京墨 煅

全蝎 十四箇薄荷葉裹炙　水銀 砂　生犀 屑

真珠 末　麝香　板青 青黛洗下者

輕粉　朱砂 各半錢　龍腦 一錢　粉霜 半錢

大天南星一箇取臍為末一錢

右為末。秤生薄荷自然汁。煑糊丸如此。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陶善罷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

黑附子　白茯苓　蝎　天南星

僵蠶 各一兩　人參 二錢　花蛇 一錢　天麻 七錢

烏蛇 四錢　朱砂　青黛 四兩　龍腦

麝香 各少許　水銀　黑鉛 二物等分。一處火上鎔結成砂子一料。約用一分。急。入水銀砂子。慢。不入水銀砂子。更不用龍腦

右用石腦油為丸如雞頭大。每用一丸。金銀薄荷湯下。此急驚風。如慢驚。燒青竹瀝油湯化下

長沙醫者胡氏家傳鐵粉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目視上。不省人事。大小腸不通利

鐵粉 二錢　荊芥穗　薄荷　天南星 常法製

全蝎 各一錢　腦子　麝香 各半錢

右為末同研。每服一字。用鵝梨汁調下

安師傳治小兒急慢驚風藥方

用大天南星一箇剜空中。入乾蝎一箇。朱砂一豆許在內。却傾上剜下者天南星末在上。以厚麪裹煨黃熟。未得開。留至來日去麪不用。取南星等并剜下麪上南星末同研細。兒小用冬瓜子二十四箇煎湯調下半錢。兒大即用水一盞半。藥二錢。同煎放溫。兩次服盡。小兒不入食。每半錢。冬瓜子湯調進食。人家常服此藥進食。若專治慢驚風。即以乳香代朱砂。二方皆妙

長沙醫者相鴻傳鐵刷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上視。不省人事

用好者黃丹末下。不以多少。用花葉紙三重包。以線繫。又用生絹兩

重裹了。緊劄定。長江水浸七日。二日一換。數足漉控稍乾。於重五日用炭火三斤一煅。藥上有珠子為度。去火吹去灰研為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濃煎薄荷湯化下。其藥須是頻用手指研。灌方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荊芥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夜卧多啼。急慢風。並宜服

水銀　青黛 炒各二錢　鉛 一錢同水銀結砂子

天南星 炮　荊芥 各三錢　蝎 一錢半　朱砂

乳香 炒研各半錢

右為末細研勻。冷水再研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大小加減。熟水化下

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眼搐。頑涎壅塞。耳聾耳鳴

膽礬 煎白湯浸一宿曬乾細研　石碌 細研水淘泥去及石碌下面者收此末

白僵蠶　雄黃　蝎 末各半錢

右並細如粉。每用一字。或半錢。薄荷湯下。大小加減

紅綿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癇疾。吐瀉不定

天麻 炮　麻黃 去節　全蝎　破故紙 各一錢

右為末。每用半錢。水六分。紅綿少許。煎四分溫服

長沙醫者丁安中傳搐鼻散。定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醒。用此搐鼻

赤脚蜈蚣一條。用溫湯浸軟。竹刀切分於兩邊。各分左右。次用螗螂一箇。亦分左右。各分螗螂蜈蚣左右。其焙乾碾為細末。男發搐用左邊藥末搐於左鼻內。女發搐用右邊藥搐於右鼻內。如兩手搐用左右藥搐左右鼻內

垂柳散。治小兒驚風搐搦。涎潮。及風熱上壅。咽喉腫痛

大黃 炮熟　鬱金 皂角水煑五七沸焙乾　甘草 炙

黃芩 洗　全蝎 去土　白附子 炮　防風 去

桔梗 洗　白僵蠶 直者　雄黃 研各一分　胡黃連 一錢

右件依法製為細末。每服一少半錢。用垂楊柳煎湯。入麝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一字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涎盛。目睛直視。赸時取效救生

乾蝎 四十九箇。脚手頭全不用肚為末　龍腦

麝香 各少許研為細末　蜈蚣 一條全者不用中節。為細末

雄黃 半錢細研為末

右五味為細末。每服一字。用濕生蟲七箇研汁。薄荷少許。同調勻與

服。不計時候。忌一切毒物。紹興己巳春。長沙排岸王忠翊幼子忽患
慢驚。手足時搐。身冷汗出。四肢皆若綿帶。詳其脉極微細。其家以謂
必死矣。但胷前微暖。口中微有氣。爲不忍棄耳。其鄰愈忽授此藥。至
午間已少醒。至夜精神漸出。不三日而平矣

匀氣散。治小兒中急慢驚風。服轉了用補藥。詩曰。丁香白木除痼痢。荳蔻
青皮定粉珠。甘草用和添藥力。不消三服命重甦

丁香七七箇 白木 青皮 甘草炙各一分
荳蔻一箇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白湯點服

牛黄散。治小兒急慢驚一切風。下藥不得用。詩曰。黄巳半分切須真。一分
燒巻三斷金。備治小兒驚急病。憂心須却喜惺惺

右三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湯調下

聚寶方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上視。齧齒弄舌。面青口噤。背強啼
叫。咽膈涎聲。神昏不語。及内瘹諸癇。腹泄瀉。時驚。潮熱。氣喘。並宜服之

蜈蚣薑汁炙乾 花蛇頭酒浸一宿焙乾碎各二十箇
全蝎一十兩淨 天南星十箇薑汁煑一宿焙 鐵粉三十兩

鉛白霜揀淨四十兩 蛇黄八十兩醋煑七次是研
膩粉二兩研 腦子細研 真珠末研水飛各五兩
麝香研 百草霜研各三兩 朱砂研飛
血竭細研 蘆會研各一十兩 白附子五十兩炮裂
雄黄一兩半醋煑水飛焙乾

右一十七味爲末。三家粽子爲丸如雞頭大。初生嬰孩可服半丸。周
歳以上可服一粒。不以時候。並用薄荷湯化下

班防禦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搐搦癇病。應係風證。悉皆療之
用鵰鶚一隻。不去皮毛。於肚下小割破。取盡腸胃。却以白礬一斤。許
填於腹内。以滿爲度。却以麻線縫合。鹽泥渾固濟了。用炭火一秤燒
通赤。烟盡撥去火。候冷取去泥。細研成末。凡有前件證候。以温酒調
下二錢。兒小量多少服

長沙醫者易思信傳奪命丹。治小兒急慢驚癇。手足掣搐。上視昏睡不省。
角弓偏喝。手足拘攣。不時語澀。行步不能。一切風證

乳香研 琥珀研 天南星 防風
白僵蠶洗炒 麝香肉別研 茯神各一分 酸棗仁去皮炒研

遠志去心秤各一兩 芸薹子炒半錢 蟬殼洗淨四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酒浸八錢 白附子三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二條炙 木鱉子肉二錢研

右件爲細末。水煑白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量大小加減一兩丸。
金銀薄荷湯磨化下。如急驚。或加龍腦少許同磨。如慢驚。即加附子
少許同磨化下

王氏手集灸小兒急慢驚風。於兩足大指甲肉間。灸三五壯。須是立灸即
效。已上五十九方。並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開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神昏惡候。宜服此方

躑躅花半兩 蝎尾一分 麝香半字一方加腦子半字尤佳

右爲末。少許吹鼻。嚏噴可治。亦理腦熱頭疼

探生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吹鼻定死生

沒藥 雄黄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少許吹入鼻。眼淚鼻涕俱出者可治

壽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往并經日。諸般癇病。累易醫者無效。但是惡候
不問陰陽。灌藥一服。得睡即效

蛇含石一分 石燕火煅酒淬三五次 代赭石
朱砂 鐵粉 雄黄各一錢 五靈脂
乳香 川烏去皮炮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烏蛇肉酒浸炙去骨一錢 蛇皮炙 蛇頭一箇酒浸炙
僵蠶皂角水浸一夕焙微炒 蟬蛻 天麻
蜂房炒 蜈蚣大赤足者 全蝎二味各二錢新薄荷自然汁
浸一宿焙微炒 白附子 南星薑汁浸一夕微炒半將拌炒
羌活 川芎 麝香各一錢 腦子半錢

右爲末。糊丸雞頭大。金箔爲衣。三歳一丸。薄荷入酒少許磨。或作驚
亦得。如吐瀉之後。加附子炮去皮。隨輕重入藥。一方入酸棗仁炒去
皮二錢

神應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卒中。并五種癇疾。或髮直目視。面如桃花。口
眼俱開。或即俱閉。喉中作聲。汗出如油。驚風下泄。時瀉黑色。已上惡候。但
救服之。灌藥一粒。立效

真牛黄 麝香 輕粉各半兩 金銀箔各百片
磁石 蛇含石火煅醋淬七次 石碌

朱砂淬七次　粉霜　雄黃各一兩　石燕兩箇大煅醋

右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一歲一丸，薄荷湯化，入酒少許，尤妙。癇病，薄荷自然汁和酒化下。

妙香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傷風壯熱，或結胷，五七日已上，面赤，大躁，膜脹喘粗，面易五色者。以龍腦水吞下一丸，下惡物，并藥丸即差。

朱砂一兩　牛黃　腦子　麝香
輕粉各三錢　金箔十片　巴豆三十五粒去油

黃蠟六錢三字

右為末，熱蠟為丸如小豆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或以腦子水下。如驚癇年深，不過五服，更不復作也。如驚熱驚風，小可芥子大三兩丸。驚涎積熱，頰赤口乾，惡經五七日已上，但是驚疳食病，小方脉不能曉者，千歲菉豆大七丸。虛中有積，吐瀉諸痢不止，臟腑疞痛者，服之立效。食前。

虎珀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昏冒，目瞪搐搦，驚吊，腹疼，及和順瘡豆。小可驚哭，眠卧不安，入口立效。驚癇時復發作，常服永除病根。

辰砂錢半　虎珀　牛黃　僵蠶炒去絲嘴
南星水浸，夏三日，春秋五日，冬七日，牛膽中製尤佳　白附子　代赭石　天麻
全蝎去毒　蟬蛻各一錢　麝香半錢　腦子一字
乳香

右為末，三歲半字，薄荷湯調下。慢驚加附子。

麝香餅　治小兒急慢驚風，進退不定，荏苒經日，乍靜乍動，嘔吐痰涎，潮搐甚者，宜之。

麝香　蝎尾去毒　蜈蚣兩條赤足者酒浸酥炙
南星炮　川烏炮去皮尖　白花蛇酒浸一夕去骨皮焙已上
各半兩　乳香　鐵粉　朱砂
牛黃各一錢

右為末，酒麪丸如雞頭大，拍作片子。三歲一餅，用人參薄荷湯化下。

保命丹　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涎盛氣急，精神不爽，病退常服永除根。

牛黃　辰砂各二錢　麝香半錢　腦子
乳香　五靈脂　鐵粉　代赭石各一錢
全蝎錢半　蜈蚣一條　附子炮　僵蠶炒

蛇含石煅醋淬三次各半兩

右為末，白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烏龍丹　治小兒急慢驚風，潮發不時，神昏涎盛。

烏龍尾酒浸去皮骨焙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白附子　人參　南星炮　半夏炮洗七次
天麻　全蝎去毒　防風　附子炮各一兩

右作一處，酒浸三宿，取出焙為末，次用水磨雄黃一兩，辰砂一兩，並飛同和拌，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糯米飯為丸如黍米大。二歲十丸，薄荷湯下。大有效。亦作散子調下，尤妙。

睡安散　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不定，不得安睡。

辰砂　乳香　血竭各一錢　麝香半錢
人參　酸棗仁炒　南星炮　白附子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酥炙黃酒浸一宿

右為末。一歲一字，薄荷汁好酒煎令沸，調下，得睡是效。

一醉散　治一切小兒急慢驚風，潮發進退，并十歲風狂，胡走，揮颺手足。

辰砂　乳香各半兩　酸棗仁炒去皮半兩

右為末，三歲半錢，好酒調下。盡醉服之，睡着，忌勿驚動，自覺即安。亦治大人風狂甚妙。又一方，加蝎三錢。

青龍膏　治小兒急慢驚風，身體强直，涎潮昏塞。

烏蛇尾酒浸一夕焙　蝎尾　天麻
白附子　青黛各一分　附子一箇炮去皮臍
麝香　天竺黃各一錢

右為末，煉蜜為丸，皂角子大。一丸，薄荷湯化下。

黑龍膏　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頻併，胎癇發渴不定。

烏蛇尾水浸去皮骨酒浸一宿　蠶紙一張燒灰　蟬蛻
全蝎各半兩　朱砂半兩　腦子　麝各半兩
金箔二十片

右為末，煉蜜丸如皂角子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香金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來去不定，涎鳴昏瞀。

天麻　雄黃　蝎各半兩　白附子
大川烏炮去皮　鐵粉　青黛　南星炮各一分
麝半錢　石燕醋煅一分　朱砂一分

右爲末。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太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發搐不定。并胎癇差後。亦宜服

天漿子二十一箇炒　蝎二十一箇　防風

天麻　朱砂各半两

右入麝香一錢爲末。三歲一字。乳汁調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心肺中風

蛇頭一箇酒浸　蜈蚣一條酥炙　蝎一錢

草烏二箇去皮尖　麻黄去節一錢　朱砂錢半

右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湯酒調下

龍腦　麝香各一字

膽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目瞪神昏。口眼相引

牛黄　鵬砂　腦子　真珠

水銀砂子各半錢　麝香一字　青黛

蝎尾炒　京墨燒裡薑　南星　半夏并南星薑汁

浸一夕　蛇含石醋淬。已上六味。各一錢。金箔

銀箔各十片　烏蛇尾并項下七寸並酒浸一宿。取出去皮骨。炙一錢

右爲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保安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諸癇涎盛。頭頸强直如弓

蝎尾一錢半炒　蜈蚣一條炙　輕粉　麝香

龍腦各一字　川烏尖七箇生　南星半錢薑汁浸一夕

花蛇肉一錢酒浸炙

右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痰塞。搐搦來去。不問陰陽。但是驚候。服之立效

蛇頭一箇炙　蜈蚣三條赤足者　朱砂三錢

鉛白霜　輕粉各二錢　龍腦　麝香各一錢

鐵液粉　百草霜各半两　蛇含石一两醋淬

一方加蝎一分

右爲末。糯米糊丸雞頭大。三歲半丸。薄荷湯磨下。又一方。加附子半两去皮尖。血竭一分

紅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涎盛。進退不定

天漿子二十箇一錢半　僵蠶半两　蝎三錢

麝香一字　朱砂一錢

右爲末。二歲一字。煎麻黄湯調。日三服。汗出是效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一服見效

白附子　黑附炮去皮　南星炮　天麻

防風　半夏炮七次　麻黄去節　朱砂

蝎新薄荷葉裹。生薑汁蘸炙。三两度黄色。各一錢

右入麝香半錢爲末。三歲半錢。薄荷薑汁更同酒泡湯調下。急驚加朱砂輕粉

龍骨散。治小兒驚風。諸藥不效者可用

天漿子二十一粒炒　蜈蚣一條炙　蝎尾去鈎子

烏蛇酒浸焙　朱砂各一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麝朱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服上涎鳴發搐來去

朱砂二錢　輕粉一錢　麝香一字　地龍一條安磁合

內。朱砂鋪在身上。令遍。合一宿取出。刮身上珠用

右爲末。一歲一字。生薄荷自然汁調下。良久取下黑黄涎。如慢驚。與少許神保丹。補助

蝎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喉中有聲

全蝎薄荷葉裹綿扎炙。薄荷焦爲度　粉霜

輕粉

右等分爲末。一歲一字。薄荷汁調下。良久吐利爲瘥。如慢驚。首尾先以少許神寶丹。急驚不用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扁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積

青黛三大錢　水銀一皂角子大。同黑鉛結沙子

寒食麪　黄明膠炒令焦爲末各二錢　輕粉炒五錢

雄黄　粉霜　朱砂各一两　巴豆一十一箇出油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都研細勻。滴水爲丸如麻子大。捏令褊。曝乾。甆合盛。一歲一丸。隨意加減。煎皂子湯送下。不得化破

保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四肢逆冷。眼張口噤。涎口不止

虎睛一對。炙上安之。又以瓦盞定。慢火逼乾　箭頭朱砂半两

蜈蚣二條去頭足赤脚者　全蝎半錢　天麻一分

麝半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此○大。兒雖貯之。又入腦麝，審定。急驚風，薄荷蜜湯化下。慢驚風，薄荷湯化下。各三丸。更量兒大小，加減與之。些少驚悸，亦可服之

又方
赤脚蜈蚣一條去頭尾　蝎梢半錢　草烏尖七箇
半夏三箇
右焙乾爲末。入麝香三十文，輕粉半錢匕。用生薑自然汁丸如此○大。每服三丸。金銀薄荷湯化下。次用生朱砂調塗。病兒脚中心妙

陳敏濟急捷用單方治小兒急慢驚風。幷慢脾風
右用青州白丸子，幷金液丹等分爲末。飯飲調。量度實大小與服

黑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猪牙皂角不拘多少
右用燒爲炭爲末。入麝少許。金銀薄荷湯調下一字。量大小與服。燒時令帶性不得過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奇特六神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氣壅。安神養魄。去風邪。定欬嗽。利膈正氣
辰砂一錢研　蝎梢去尖一錢　白僵蠶直者一錢，洗淨，薑汁浸，微炙
蜈蚣大者一條，去頭足，剉，去腹中物，酒浸炙者　真麝一字
甘草　半夏陳者一錢，剉，去臍，滾湯洗七次
人參去蘆，洗切，焙一錢　藿香去塵中一錢
右碾羅令極細。煉蜜丸如雞頭大。實及周歲兒，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或三二周歲及周者，可以意加減。若疾勢已危者，不可守此例也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累藥無效者
天南星大者一二枚。竹刀刮去黑皮，成片切。風頭掛乾。大地龍三四十條淨入瓦椀內。用去皮了，大草烏三四箇。每箇作四片在椀中。却以微火逼，椀出涎滿椀內了。放去地龍，再以慢火逼椀乾，刮下。如鏤突成片起收之。每遇患人，以地龍涎三許，兎星烏末各一許，多入蝎梢腦射，辰朱各如星烏之半。共研極細。煎薄荷湯調下一字。或至小半錢。量大小加減灌下。半食久，或吐出瀉下。復大困睡，不可驚動。候覺，則以調胃鎮心藥與之。及治卿口臍風，不喫乳者，將上件藥末少許。釵頭以蜜點入口，使開動喫乳少頃，即吐涎而愈

洪氏集驗方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張米助教傳
滴乳香研　龍腦研　牛黃研各半錢　朱砂研三錢
麝香研一錢半　天麻　人參　防風各一分，去蘆頭
天南星黃牛膽汁製半兩　乾蝎十四箇，浸軟，去腹內土，微炒
右細末。煉蜜爲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

楊倓家藏方靈砂救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目睛上視。牙關緊急。頻發搐搦。或吐利生風。手足瘈瘲。喉氣神昏
五靈脂一兩，米醋浸化，去砂石，慢火熬成膏　羌活去蘆頭半兩
曼陀羅花四枚　天麻酒浸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滑石別研　釣藤　白附子炮　防風去蘆頭
零陵香　天南星炮。八味各二錢　白僵蠶炒去絲嘴
全蝎去毒微炒　棘剛子去殼，取蟲，微炒　蟬蛻四味各十枚
麝香一錢，別研　朱砂別研　血竭別研　乳香別研。三味各半錢
右件爲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用前五靈脂膏子和丸。每一兩作四十粒。每服一粒。急驚，加龍腦少許。煎薄荷湯磨化下。慢驚，加麝香少許。煎荊芥湯磨化。入酒三兩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神聖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胷膈涎盛。口眼牽引。手足搐搦
烏蛇頭醋浸一宿，炙黃　蛇黃大煅，醋淬三遍
白僵蠶炒去絲嘴　防風去蘆頭　天麻已上五味各一兩
五靈脂半兩　代赭石半兩，火煅，醋淬三遍
全蝎一錢，去毒微炒　麝香一分，別研　朱砂一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糯米煮糊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金箔爲衣。一歲兒一丸分三服。薄荷湯磨下。急驚，用磨刀水磨下。慢驚，煎荊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至聖保命丸。治小兒胎驚內吊。腹肚堅硬。眠睡不安。夜多啼哭。及治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抽掣。不省人事。悉皆主之
全蝎十四枚，去毒炒　朱砂別研　天麻
白附子炮　蟬蛻已上四味各二錢　麝香半錢，別研
防風去蘆頭　白僵蠶炒去絲嘴。二味各一錢　金箔十片，臨時研入
右件爲細末。用粳米飯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別用朱砂爲衣。初生

兒每服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㕑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乍靜乍發嘔吐涎盛手足抽掣口眼潮搐昏困
甚者
附子一枚重七錢以上者去皮臍上開一竅子入粉霜硇砂各半錢在內却用取下附子末填滿濕紙裹二重於慢火內炮令黃色
天南星一兩炮裂　蝎梢去毒微炒一分
羌活去蘆頭一分　㕑砂半兩細研水飛
麝香一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同朱砂麝香研勻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
丸至二丸薄荷湯入酒兩三滴化下不拘時候
虎睛丸治胎風潮搐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搐搦
虎睛一對酒浸炙黃　天麻　全蝎去毒微炒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焙乾　羌活去蘆頭　白僵蠶炒去絲嘴
獨活去蘆頭　麝香別研七味各一分
右件爲細末麪糊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磨化
下不拘時候

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搐搦嘔吐涎沫神昏貪睡
全蝎去毒微炒　白附子炮　五靈脂去砂石　蟬蛻去土
天南星炮各等分
右件爲細末黃米醋旋滴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陰乾每服半丸至
一丸煎生薑荆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琥珀真珠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留心經上逆下唾目睛直視手足搐搦
及治風癇瘈瘲潮昏塞嚼舌搖頭作聲狂叫
巴豆七枚取霜　附子尖一十四枚半生半炮　半夏十枚半生半炮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白僵蠶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荷葉裹炙焦去薄荷不用　白附子二枚半生半炮
全蝎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荷葉裹炙令黃去薄荷
天南星二錢半生半炮　羌活去蘆頭　白鮮皮
琥珀別研　天麻　真珠末別研　朱砂別研
龍齒火煅七味各一錢　雄黃半錢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爲細末以猪心血同薄荷自然汁麪糊和丸如雞蓟子大每
服十丸煎人参湯送下不拘時候

白附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生涎上氣喘急
白附子微炮　天麻　半夏湯洗七遍　朱砂研細水飛四味各半兩
白僵蠶一兩炒去絲嘴　膩粉一分別研
全蝎二十一枚去毒微炒　麝香一錢別研　金箔十片別研
右件將白附子等五味研爲細末次入研者藥一處拌勻煑棗肉和
丸如黍米大每服一十丸煎荆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蛇黃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驚悸或作癇疾
人參去蘆頭　朱砂別研　蛇黃火煅令赤醋淬七次別研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天南星炮　茯神去木六味各半兩
鐵粉二錢半別研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麪糊爲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丸生
薑湯送下乳食後
利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吐嚥不下神志昏憒目瞪搐搦
朱砂別研　阿魏濕紙裹湯上熏令軟　乳香研三味各一錢
蝎梢七枚去毒微炒　巴豆六枚去皮水浸三日
蜈蚣一條炙黃

右件爲細末次入阿魏巴豆同研成膏如未成即用熏湯煑之旋丸
如黍米大二歲兒每服三丸濃煎雞蓟子湯送下利下涎即效不拘
時候
葱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搐搦項背反折
蚰蜒大者一條　天南星一分生爲細末撈在蚰蜒身上用竹篦子刮下不用蚰蜒　蜈蚣一條塗酥炙黃　巴豆五枚取霜
全蝎七枚去毒用薄荷葉裹慢火炙了去薄荷
右件爲細末生葱涎爲丸如黍米大用朱砂爲衣每服五丸壁上塵
湯送下不拘時候
長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邪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
蜈蚣二條　全蝎一十枚去毒　天南星三錢已上三味用生薑自然汁半盞入磁器中慢火熬盡取出焙乾　棘剛子一十枚去殼只取蟲用前藥末研勻如收下乾者碾爲末用
右件爲細末湯浸雪糕爲丸如芥子大周晬兒每服十丸兩歲兒服
十五丸用千金散作湯使送下
千金散作湯使送下前藥

白花蛇頭一枚焙乾　麻黃二十四莖去節新瓦上焙黃色
右件為細末。如急驚。入研細腦子少許。溫湯調藥一字送下長生丸。
如慢驚。用溫湯調藥一字送下。不拘時候
蚵蚾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頻發搐搦。神志昏憒
白附子一枚炮裂　天麻去苗蘆叉　全蝎去毒炒焦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南星炮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尖。已上六味各二錢　甘草微炙
釣藤　朱砂別研三味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腦麝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用薄
荷荊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醉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涎盛。口眼偏邪。精神昏悶
蜈蚣一條炙　白僵蠶炒去絲嘴　全蝎去毒二味各七枚
香白芷　朱砂別研二味各一錢　天仙子一字
蔓陀羅花七枚　天南星七枚大者。作合子入全蝎在內。將天南星
碎末塞之。用無灰酒浸一宿。濕紙裹入灶坑內。蓋合坑。用炭火

二斤煨。時時取酒澆之。候大盡取出焙乾
右件為細末。每服一字。病甚者服半錢。急驚。薄荷自然汁調下。慢驚。
荊芥湯入酒三五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頭項反折。神志昏塞
螳螂一枚。大者去足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蜣蜋三枚去頭足
翅入雄黃一錢半同研　蜈蚣一條大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石龍子一枚入朱砂一錢半同研。如無以活蝎代。更無以蝎梢四
十九枚不去毒。已上四味。逐旋收用油紙裹窨乾入後藥
真珠末半錢　麝香一錢別研　龍腦一錢別研　瓜蒂七枚取末
白花蛇頭酒浸焙乾取末半錢　細辛末半錢　蟾酥一分
右件同研為細末。取兒孩兒乳汁和為丸。如雞頭子大。每用一丸。以
奶汁磨化。滴鼻中。嚏立差。次用薄荷湯化下五七丸。不拘時候
水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神昏不省
水仙子蝦蟆子是也　瓜蒂各半錢　躑躅花
蠶不食草各三錢　蝎梢去毒半兩微炒
蜈蚣一條炙焦　麝香一字別研　腦子半字別研

右件研為細末。每用半米粒大吹入鼻中。得嚏為度
通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潮作
蜈蚣一條赤者。蔥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麝香一字別研
草烏頭尖一十四枚。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右件研為細末。每潮搐時。男左女右。用一米粒大吹入鼻中
王璆百一選方萬全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輕粉一小盞　全蝎一箇微去梢
雀兒飯甕三箇其狀如雀卵。樹梢上有之。去殼取肉生用。使前三
味研細方入同研
右為細末。以男兒乳汁丸如雞頭大。半周半丸。一周一丸。一歲加一
丸至三丸。止用金銀薄荷湯化下。服藥後必昏睡。雖終日亦不可驚
覺。自醒即無事。其驚涎隨大便出。然藥性微冷。若慢驚宜少服
又方
蜣蜋一箇全者炙黃。碾為細末　朱砂半錢　麝香半錢
右為細末。如一兩歲兒分作四服。四五歲兒分作兩服。六七歲作一
服。以金銀薄荷煎湯調下。慢驚加生硫黃一豆大同為末。急慢則不用

硫黃前二方世所未有。醫者所不知。乃貴家珍祕不傳之甚妙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丁頭大赭石　蛇含石醋淬七遍　鐵孕粉各一兩
全蝎二七箇
右為細末。薄荷湯調下。如身熱入朱砂末少許
治小兒急慢驚風
白礬生用　雄黃半分
右研細。蠟擂丸如菉豆或粟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兒大小取青
綠物自大便出即愈
魏氏家藏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白僵蠶洗各一分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為細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餅。朱
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史載之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人參半兩好者　天麻炮　天南星炮　黃耆

芎各二錢　薏苡仁　獨活　伏神
蔓荊子各一分　鱉甲酥炙黑　木香各一錢半　甘草一分
半夏薑製一錢半　朱砂令研臨服旋入少許
乾蝎四箇全者用糯米同炒米熟為度　麝香同朱砂研
右為細末。如飛塵。入朱砂麝香少許。每服二錢。同煎三四沸。與三匙頭。如更發數。即添麻黃一味并煎服。不入麻黃。如大府冷。即添白朮末一二豆粒許同煎。小兒藥宜服細末。取其氣液之全。唯是止瀉痢乃作丸耳

楊仁齋直指方星香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竄視涎潮
南星丸白者一錢半　木香　橘紅各半錢
全蝎一枚
右剉細。入薑錢四片。慢煎熟。灌下。大便出涎即愈

奪命金丹。治急慢驚風。無藥可理者。一服見効黃嗜傳秘方
天南星為末。用臘月黃牛膽汁拌和。入於膽內。掛當風處陰乾百日可用　天竺黃　防風去蘆
白附子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麻　朱砂別研各一兩

蟬蛻去土半兩　麝香二錢別研　天漿子炒二十一箇
赤足蜈蚣一條脊上開路。入麝香一錢於內。却用紙裹候乾
牛黃半字　蝎梢四十九枚炒　乾蟾一枚炙黃去
右十四味。同為細末。用東流水煑白麪糊為丸。如雞頭子大。金箔為衣。每服先下白末子。即和劑方青州白丸子。研為末每服半錢。薄荷湯下。後用生薑自然汁磨化下一粒。立見功效。量兒大小增減。不拘時

衛生家寶蝎梢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熱極生風
全蜈蚣一條赤脚者　蝎梢半兩　麝香三錢別研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骨淨稱　乳香半兩別研
朱砂半兩別研　天南星半兩煨熟　白僵蠶半兩生用
右為細末。入三味和匀。酒糊為丸。捏作餅如此○大。每服一餅子。煎人參。或薄荷。或金銀湯化下。不計時候。此藥神効

定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弔。臍風撮口搐搦。嬭癇壯熱
蝎尾十四箇炒　天麻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分半
青黛一分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分
麝香二字

右再研匀。用爛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化滴入鼻中。嚏即搐定

保生湯。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効。垂困
蛇蛻皮一分　牛黃一分研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朱砂膏。治急慢驚形候一般皆治
朱砂一錢　蝎十五箇　輕粉一錢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服周歲一黑豆大。生薄荷汁調下。日三服。與蚕半散相間。或間惺惺散。亦得。不退。服羌活膏。與蚕半散。蝎十迭叙用先用丸磨黃丹。將蝎十在上。迭丸將在火上焙乾

朱麝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錢　蜈蚣一條全者　麝香當門子半錢
右為末。棗肉為丸。捏如錢眼大。每服半餅。或一餅。麝香酒化下。尋常小兒驚風。只研麝香當門子一味。用薄荷湯調下。只一二服亦効

劉守眞宣明論龍腦地黃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痰上潮心胷。天弔驚嚇喉風。小兒胷膈不利。一切熱毒。大有神驗。如病不已。與分肢散一二服。吐

利得快。常服此藥
川大黃別擣　甘草各一錢　雄黃水窟者一分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生腦子一錢別研
右五味。各修製了。再入乳鉢內同研細。煉蜜為膏。油單裹。如有前病。煎薄荷湯下。旋丸如皂子大。化下。如小兒大人睡驚。及心神恍惚。煎金銀湯下一丸。常服。新汲水下。大解暑毒。如孕婦人常服。新生男女永無疾病。如有大人陽毒傷寒。加輕粉二匣子。龍腦少許。水化下一丸杏核大。小兒看年紀大小。加減服。立効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護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弔搐搦。痰涎喘促。五疳腹脹。精神昏憒。恍惚不寧。嘔噦吐逆。頭髮稀踈。腦上青筋。臟腑不和。痢下不穩。乳食難進
天南星　白礬枯三錢　乾蝎三錢
朱砂一錢研　雄黃一錢研　巴豆霜一錢　輕粉一錢
右七味為細末。水浸蒸餅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或吐瀉汗効。臨時以意加減

段奇野夫多効方奪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喘壯熱。手足搐搦

朱砂　蝎稍去毒用各一錢　牛黃
輕粉　水銀錫少許結砂子各半錢　麝香
梅花龍腦各一字　青黛二錢　天南星慢火炮裂
中心取二塊如皂角子大
右件先將南星淨乳鉢内研如粉次入蝎稍又研細後入前藥一處
研極細用石腦油和丸如櫻桃大三歲已上兒服一丸煎薄荷湯化
磨開與服只一丸逆下驚涎見効三歲已下服半丸更詳病加減服
韓義和烟霞聖効方玉柱杖散治急慢驚風發時不省
全蝎七箇　薄荷十四葉　麻黃七條
右三味温湯浴潤軟以兩葉裹蝎一箇用麻黃一條縛定炒至焦黑
次入白朮半兩生薑自然汁浸透焙乾同為末每服半錢煎丁香柿
蔕湯調下不拘時候
麝香青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青黛水飛一兩　天麻半兩　全蝎四錢　麝香半錢
白附子四錢
右為細末水和如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二餅薄荷湯化下

御藥院方五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　龍腦各一錢　蜈蚣十條炙　朱砂末一錢半
乾蝎十箇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煎薄荷湯調下不拘時候
七味羌活膏治急慢驚風壯熱發搐
羌活　獨活　烏蛇肉酒浸一宿焙各一兩
天麻　全蝎　人參　白僵蠶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皂子大每兩作五十丸每服一丸煎荊芥湯
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掣痰涎痰實壅塞胷膈不利
全蝎十一箇　朱砂研　乾烟脂各一錢　薄荷四錢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乳汁調下
玄門内照鎮肝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直上視潮搐昏亂不省人事是肝
經風熱也
天竺黃研　生地黃　竹葉　當歸
草龍膽去蘆　川芎　山梔子　川大黃火煨

川羌活　防風去叉　蘆各二錢半
右為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二丸沙糖水化開服之無時大人
三五丸先服鎮肝丸次服天麻散
又方天麻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其効如神及大人中風涎盛半身不隨語
言難不省人事
半夏半錢　天麻二錢半　甘草炙　白茯苓去皮
白朮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入磁器内煮令水乾將數味藥焙乾為細末每
服一錢半煎生薑棗兒湯半盞調下無時大人三錢
旋丸端効方至聖保命丹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潮搐反張涎痰壅塞鎮
心安神除一切風寒傷表證淮南方
防風一兩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僵蠶
朱砂　雄黃　甘草炒各半兩　麝香一字
金箔一片　全蝎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糯米粥為丸一兩作四十丸或煉蜜為丸如櫻桃大每服
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小兒急慢驚風
右以蟬蛻為末正發時水調開攤紙上貼心上自甦
蝎稍餅子治急慢驚風瘛瘲弓角反張危者亦効
赤脚蜈蚣全者一條炙　蝎稍去毒　乳香別研
白花蝎酒浸淨去皮骨　朱砂別研　天南星煨熟去皮
白僵蠶洗淨炒各一兩　麝香三錢別研
右為細末和勻酒糊為丸捻作餅子徑四寸大煎人參或煎薄荷或
金銀湯磨化三周歲以下小兒一餅周歲以下半之詳見夷堅志用
士子事
續刊經驗方湯氏奪命散大控風涎不問慢驚急驚風痰壅塞咽關其響
如大潮百藥不能過咽命在須臾醫者技窮以待其盡殊不知世有妙方
服此藥良久藥裹涎隨大便過如稠涕膠粘乃藥之神效然後隨證用藥
調理如無此證不須服
青礞石一兩　焰硝一兩
右二件入沙窩子用鹽泥固濟炭火煅通紅須待硝盡為度藥冷如
金色取出研為極細末　如急驚風痰壅上身熱如火濃煎薄荷湯

入麝少許調勻。微温服之　如慢驚慢脾風。加青州白丸子三粒。研爲細末。用生薑自然汁調若稀糊。入熟蜜調勻。微温服

延壽膝驚丹。治小兒急慢驚邪風熱痰壅咽膈不利癇癲潮發手足搐搦口眼相引。背項强直。精神昏憒。睡中啼哭。此藥大能安神鎮心定驚控痰每用一丸。濃煎薄荷湯磨下。五歲以下兒分二服。三歲以下。兒分四服。

蛇含石南廣者良每四兩用鍛樹葉下貼上蓋如用黃七日取出將沙窩煆令赤。濃煎甘草湯淬。須二次煆。二次淬。手可撚碎爲度如手撚不碎再煆再淬　白附子一兩沸湯泡洗五七次。切片。以生薑自然汁淹一宿。慢火炒令焦黄色。休燒焦黑。不可用

南星一兩淨　生朱砂一錢大飛過别研　麝香一字别研旋入

右爲細末。五月五日。糯米糊爲丸如許。○大前二方。已宋吉州東廳通判衛常合此二藥。施人甚驗

劉世榮保嬰集驗方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一切諸般發搐。服之神效。急慢驚風。加減方法在内

全蝎二十四箇。新薄荷葉包裹線縛定。用竹片夾住於慢火上炙數次。如無新薄荷。用乾荷葉。酒浸用包炙亦可　僵蠶半兩。先炒去絲嘴。用薄荷葉依前法製之　天南星一兩取末。用生薑一兩切作片子。新薄荷葉二兩。無新者用薄荷葉一兩。一同擣捏作餅子焙乾用。如急驚風。不用南星加大黄　大黄煨一兩若慢驚風不用大黄加製天南星　白附子炮三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　甘草炙　朱砂水飛　川芎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一歲兒服一字。二歲兒服半錢。三歲服一錢。煎薄荷湯調下。量小兒歲數大小。加減服之。安鎮心神。煎金銀薄荷湯調下。身熱發搐。煎火府散調下　慢驚吐瀉後發搐。煎生薑湯調下　急驚風發搐。火府散。加大黄煎湯調下

眞方五色丸。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發搐痰涎壅塞。服之神效。法在癖積條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蘇塞散。解急慢驚風。不省人事

猪牙皂角三錢　細辛去葉　川芎　白芷三味各二錢

躑躅花一錢半

右件剉焙爲末。每以少許。用大燈心三寸長。蘸點鼻内。得噴嚔爲驗。前藥不可焙。焙則不應

鎮驚丸。主急慢二驚。風痰上壅。手足抽掣。口眼喎斜。煩躁生嗔。精神昏悶常服寧心鎮驚。疎風順氣

人參去蘆三錢　粉草半生半炙　茯神去皮木根　僵蠶去絲

枳殼如前製四味各五錢　白附子　南星如前製

白茯苓去皮　鵬砂　牙消　朱砂水飛六味各二錢半

全蝎十五尾去尖毒　麝香一字

右除牙消鵬砂麝香朱砂四味。用乳鉢細研。餘九味焙爲末。入乳鉢内和勻。前四味用糯米粉水煮清糊爲丸梧桐子大。就帶潤以銀硃爲衣。每服三丸至五丸。或七丸。急驚用温茶清磨化。投服。慢驚以生薑熟附子煎湯研化温服。常服薄荷湯化下。或麥門冬湯

却風膏。治急慢驚搐臍風撮口。牙關緊閉。痰涎壅盛。咽喉腫痛

葳靈仙去蘆一兩半。細剉焙研爲末

右用皂莢三兩去皮弦搥損挼温水一盞絹濾過。慢火熬若稀糊。入醇醋半兩。再熬三五沸。去火候冷。用前藥末亭分。乳鉢内杵勻。丸芡實大。先用鹽梅肉擦牙根。次以此膏一丸或二丸。温白湯濃調。抹入右右牙關内。即開。續進别藥。熬時得瓦器爲上。銀器尤佳。及解風痰壅盛。淡薑湯調化。無時少許。含嚥咽喉腔痛。温茶清調下。或薄荷湯

二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二箇　朱砂　輕粉各三錢半　蝎梢五箇去毒

巴豆二箇去殼膜心油

右爲細末。研奶汁爲丸如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水化下

茶花散。治急慢驚風。及十五般天吊風

天麻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薑七片。煎一茶脚許服

省風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如神

赤足蜈蚣四條全而大者　蝎梢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

天麻　防風去叉　麻黄去節　荆芥

羌活　白芷　川烏炮去皮臍　白附

南星各一錢半炮　朱砂水飛　地龍去土各一錢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大小加減。荆芥薄荷湯下。入生薑自然汁少許。調切灌下訖。令於靜室中睡。不許驚動。出汗立差。急慢三服。慢驚二十服

又方 活蜈蚣一條 朱砂末一錢水飛

右為磁盞五隻安朱砂在內將蜈蚣放盞中用一鍾覆之以紙筋濕了固口縫慢火熒蜈蚣死取出候盞冷以竹刀刮去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朱蝎散治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枚去毒 片腦 麝香各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生人乳調下

鶴頂丸治急慢驚風

麝香 朱砂各二錢水飛 巴豆去油心膜一十四箇 全蝎六箇去毒

右為細末用豉丸十八粒冷水泂去皮肥好者與前藥同研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熟水下若非時發搐目睛上視腰背反折者三丸

急救仙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震靈丹二十粒 來復丹十粒 白丸子十粒

三味研勻糯米糊丸菉豆大大者五丸小者三丸 慢驚用北棗陳皮煎湯吞下 急驚用生薑自然汁百沸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兒 小兒證治十三

小兒慢驚

論

錢乙小兒方慢驚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時瘈瘲昏睡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 凡急慢驚陰陽異證切宜辨而治之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世間俗方多不分別誤小兒甚多

又小兒傷於風冷病吐瀉醫謂脾虛以溫補之不已復以涼藥治之又不能已謂之本傷風醫亂攻之因脾氣即虛內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餘日其證多睡露睛身溫風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為瀉當去脾間風風退則利止宜風散主之後用使君子丸補其胃亦有諸吐利久不差者脾虛生風而成慢驚

陰癇緣病東都王氏子吐瀉諸醫用藥下之至虛變慢驚其候睡露睛手足瘈瘲而身冷錢曰此慢驚也與栝蔞湯其子胃氣實即開目而身溫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諸醫以藥利之醫留八正散等數服不利而身復冷令錢氏利小便錢曰不當利小便利之必身冷王曰已身冷矣因抱出錢曰不能食而胃中虛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即脾腎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幸胎氣實而難衰也錢用益黃散使君子丸四服令微飲至日午果能飲食所以然者謂利大小便脾胃虛寒當補脾不可以也後又不語諸醫作失音治之錢曰既失音何開目而能飲食又牙不禁而口不緊也諸醫不能曉錢以地黃丸補腎所以然者用涼藥利小便致脾腎俱虛今脾已實腎尚虛故補腎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痊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慢驚風者由乳哺不調臟腑壅滯內有積熱為風邪所傷入舍於心之所致也其候乍靜乍發心神不安嘔吐痰涎身體壯熱筋脉不利睡卧多驚風熱不除變化非一進退不定荏苒經時故名慢驚風也宜速療之和劑局方論小兒慢驚證慢驚者皆因乳哺不調或食粘膩臟腑壅滯及積熱為風邪所傳入於臟腑乍冷乍熱心神不定脾胃感冷或時嘔逆身體溫壯手足不定睡中弦亂頭目乍赤乍黃此乃慢驚或吐瀉俱作忽然發驚而手足不甚抽搐瘈瘲及睡中露睛唇白手足冷口中氣亦冷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但可與金液丹四粒青州白丸三粒同研以粥飲灌之如稍惺惺減金液丹加白丸子更與粥飲服理中湯益黃散

參苓白朮散。乳食後可與鎮心至寶丹，或與金箔丸無服，令乳母忌生冷動風毒物。亦令乳母服理中丸、嘉禾散之類。陳自明管見良方，然此二藥大寒，既是前面云，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若是要服退驚搐之藥，但可與至聖保命丹。茅先生論曰：小兒生下，有中慢驚風者，雙目上視，雙手搐搦，上喘，喉中涎響，乍靜乍發，心神恍惚，不記人事。此候因驚橫心舍而成，有因吐瀉而成，有大患痢而成，有久瀉痢後脾虛風邪所干，乘虛致此者。如見此候，急用小便和酒調睡驚膏一服，須臾搐定，即吐兩盞以來青沫粘涎，或三五盞已來，方得小甦，急進勻氣散兩服，喉中由有一二分餘涎，即下朱砂膏，次日下醒脾散三服，鎮心丸兩服。若伏熱不退，即下大附散，三日內即安。如見背母搖頭，噓舌出口，咬妳，眼障淚出，偏搐，死候也，不治。閻孝忠附方：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取轉，致脾胃虛損，風邪乘之。凡小兒吐瀉不止，轉成慢驚，宜速治之。似搐而不甚搐，此名瘈瘲。似睡而精神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鵶聲。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祕要指迷論：凡小兒初生下，不問日數，或忽患慢驚，醒後四肢厥冷，不知人事，但心中微暖，即用側子湯服五關貫珍珠囊。小兒慢驚風候：凡慢驚風，身體不大熱，似因而不睡，聞驚哭不止，不肯食乳。

此為慢驚風之候，因風盛而生也。茅先生起生祕要指迷論止載幼幼新書聖濟總錄論曰：小兒慢驚者，癇病發於陰也。由在胎時稟受不足，心氣虛怯，外中風邪，入於腑臟，其發則手足瘈瘲，頭目搖動，牙關噤緊，神情如醉，休作有時，瘛搐不定者，謂之陰癇。其治療也，外以灸法，內以藥餌，臨機制變，可謂上工。若證見息高，氣口泄汗，遺尿者，在所不治。楊真子嬰童寶鑑：小兒慢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瘈瘲，不食乳，或吐，如傷寒之候也。長沙醫者李剛中說云：陰靜而緩，陰慢而遲，錢述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服冷藥取轉，而腸胃虛弱，風邪乘之，似搐而不甚搐，似睡而露睛，手足瘈瘲，或作鵶聲者，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是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表裏俱虛，相合受病，風淫所勝也。人皆以胃氣為本，胃者水穀之海，脾之大淵，乘納水穀，清者為榮，濁者為衛，脾氣屬土而居中州，氣血循環，以灌四旁。今小兒氣血未定，五臟方成，從因乳哺不調，冷熱相搏，而致吐瀉，久而不差，脾胃俱虛，風邪內乘，故面青昏睡，口鼻氣冷，手足瘈瘲，醫或以鐵粉、水銀、龍腦、朱砂之類，是抱薪而救火也。故錢用青州白丸子末，金液丹末，量以輕重，參以分數，二物和合，米飲調之，以主脾胃。候手足溫，即漸減之，復投以醒脾驅風之藥。此錢之垂教通鏡也。又有慢脾風，亦與慢驚相似，但分別輕重耳。亦由小兒脾胃俱虛，風邪內乘也。載幼幼新書鄭端友全嬰方錢氏論慢驚是非：錢氏論慢驚，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鼻氣出亦冷，手足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錢氏云：無陽何用栝蔞根湯？內用栝蔞根，白甘遂。按本草，栝蔞根味苦寒，無毒，主心渴身熱。甘遂味苦甘，大寒，有毒，主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又云：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錢氏既急驚涼瀉，慢驚溫補，何用栝蔞湯？寒毒之藥，又無溫補為佐，首尾亦無補助，兼主對不親，如此治之，俟也。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也。慢驚虛病，寒毒之藥甚虛人，正合難經虛虛之論，乃錢氏之非也。愚常治此病，以神寶丹、宣風湯治之，多愈。錢氏方訣議論優長，甚為可取。其間如治慢驚法，用栝蔞湯，陰癇壞病篇內，亦用此方。錢豈不知栝蔞反為害也？蓋其智識必不如是，償或有此誤，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庶幾不誤後人也。譬之權衡，雖平，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過。是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論慢驚曰陰癇，然慢驚雖曰陰癇，實陰三種而得。三種者，或只吐，或只瀉，或吐瀉俱發，亦因風驚食所作是也。　論慢驚之因：慢驚者，因久吐而胃氣先虛，胃與肺母子也，母虛亦令子羸，二經虛則生黏痰。黏痰者，肺胃所出也，痰

則凝滯在於咽喉，如牽鋸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以慢驚風眼偏喜開者，胃虛生風，通真子云：風能動，能開。慢脾者因久瀉而脾氣先虛，脾與肺子母也，母虛亦令子羸，二經俱虛，則生頑涎，頑涎者脾肺所出也。涎則溢流在於咽喉，如水雞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謂慢脾之風，眼偏喜閉者，驚氣入脾。通真子云：氣能靜，能閉。　論陰癇之因：陰癇者，吐瀉之久，脾胃俱虛，脾與胃表裏也，二經俱虛，則生痰頑涎，相纏如膠，塞於咽喉，故聲鳴而喘，時復手足顫搖，或如角弓之狀是也。所以陰癇半開半閉者，是風氣併行脾胃。飛仙論云：陰癇眼似睡不睡，王氏云：驚風眼半開半合，已上三證，似同而異，並屬陰也。各目精昏暈，脊骨強直，或作鵶聲，證類雖差，十死一生也。凡慢驚有汗多死，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蓋陰證無汗，有汗者亡陽。古人說慢驚瘈瘲是似搐不搐，其間亦有慢驚如急搐者，是死期之速也。一歲受驚者，第十二卷有治法。　慢驚決生：保中秀才三歲，七月中因傷乳食嘔吐數次，而後作瀉，召一醫視之，三日不退，加之眼露多困，顖陷氣喘，面白形青，虛煩腹痛，忽發驚風，進退不定，召愚視曰：此子雖是慢驚，法當斷乳三日，頻與補脾藥可安。主人曰：小兒以乳妳為本，豈可遽然捨乳也？答曰：年非不行，然決濤涉漢則有覆舟之患，非乳不養，然吐瀉過傷則

有傾人之患。波濤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鼓不平之勢作之也。吐瀉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冷不便乳引之也。風息則水勢平，乳光則吐瀉罕。善行舟者不懼波濤而懼舟之不固，善為醫者不懼吐瀉而懼乳之不節。蓋乳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始因傷乳為病，若以所傷之乳乳之，如以酒解酲，轉加昏憒，困能節乳，使藥之速驗也。主人曰：聽用神寶丹、續命湯、安神膏，日各三服，頻與掭揩，至夜驚不再瀾。登日嗳哺尚困，是中脘有食，脾胃有風。主人曰：何知也？答曰：嗳者有食，困者有風，當用宣風散汁送下紫丸子，令微利。再用神寶丹、安神膏、琥珀散，日各三服，調治三日，時與少妳，至五日全安。主人曰：慢驚風何狀？決生答曰：病雖至困，形青而不昏，肚疼而手足常溫，驚搐無痰喘，氣微熱，是胃氣未損。經曰：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故皆以胃氣為本。此子病雖至危，胃氣尚未脫，可以復生也。陳文中養子直訣：小兒誤服涼藥，鎮心宣導，或用帛蘸湯水揩根啓口，因此傷動脾胃，或泄瀉，或腹脹，或腹中氣響　小兒面少紅色，常無喜笑，不看上而視下　小兒顋顖高急，頭縫青筋，時便青糞　小兒肌體肥壯，糞如青涕，或如凍汁　小兒時時肢音孔眼，糞便青白沫，有時乾噦　已上五證，忽然嘔吐者，必成陰癇，俗謂之慢驚風搐，醫患之家不究病之源，因不分陰陽表裏，又不察血脈虛實，妄為熱，即主風，便服牛黃、朱砂、腦麝、鎮心宣導等藥，因此敗傷真氣，搐而不救者多矣。蓋真氣者，元陽也。其藥性溫則固養元陽，冷則敗傷真氣，故宜用溫中下氣藥治之。緣小兒腑臟嫩嬌，皮骨軟弱，血氣未平，精神未全，言語未正，經絡如絲，脈色如毫，不可妄投藥餌，亦不可湯燉口舌。無病者在乎攝養正氣，有疾者先看外證，而為多矣。載切切新書　楊仁齋直指方：慢驚之候，或吐或瀉，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睡則露睛，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或身冷，或四肢熱，或口鼻冷氣，面色淡白、淡青，眉間唇間或青或黯，其脈沉遲散緩，蓋由急驚過用寒涼，或轉下太驟，傳變成之。又有吐利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錢云：夏月脾胃伏熱，大吐瀉者，當解暑熱，不可專日回陽。有臟腑虛洞泄成者，風邪入於腸胃，故大便不聚而瀉。有久痢氣脫成者，有下積取瀉成者，有吐血瀉血成者，有感風不解，誤藥成者，有傷寒傳變陰證成者，有得之久嗽作癇者，有得之發癇不已者，有得之蟲積衝心者，有得之卵腫疝氣腹痛者，其或日夜汗出，脾困多睡，煩燥引飲，四肢浮腫，大小便閉，丹瘤腫毒，龍帶纏腰，走馬急疳，並傳慢候，惟吐瀉積痢成虛致之，則證變甚速。錢經吐瀉，便是慢驚，須用溫中扶裏，或搐來緊急，乃慢驚初傳，尚可陽證

不可誤作急驚用藥。世言搐慢為慢驚，非也。若泥此，往往指慢脾為慢驚矣。凡慢驚男子以瀉得之為重，女子以吐得之為重。治法大要須當審問源流，不可槩曰慢證。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臟寒洞泄得之，則先與術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散；外感寒邪得之，則先與桂枝湯、解肌湯輩，其他可以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亦須準較陰陽虧盛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太熱之劑，惟於生胃氣中加以截風定搐，如全蠍、花蛇、殭蠶、白附、天麻、南星輩為良。　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者，八候尚在，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可冷可熱，均平陰陽而已。太一保生丹、聚寶丹、蟬蠍散、神保既濟丹、乘復丹、王氏惺惺散、醒脾散、太醒脾散、溫白丸可選用之　若吐瀉陰風癇之傳，遠此屬慢驚，無搐掣反引竄視之證，而但昏沉者，與星香全蠍散、定命飲、四聖散、烏蠍四君子湯、天南星散、烏沉湯、沉香散之屬。若手足冰冷者，方可回陽，用硫黃、附子。慢驚下痰，身熱者天南星丸、蘇合香白丸子；痰盛者神保既濟丹、礞石散。虛甚勿不可下痰者，靈脂丸、七珍丸。如腦麝、銀粉、巴霜、寒涼通關利腸輩，一切禁止。麝雖溫，然性屬陰，能化通腸。其有陽已傳陰，或者不知，但見引搐，誤用腦麝、銀粉及寒涼輩，必為慢脾陰逆。若慢驚之候，其眼半開半合，則當預作慢脾風調理之。於斯時也，陰氣易盛，陽氣易微，時刻少延，則藥力不及，頻併投藥，則勢又不可驟進一二劑，須審有無傳變，稍定則和平為愈，勢篤則以剛劑投之。此治慢驚之大要然也　或者慢驚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麤大，脈來浮數，是為陰盛強陽，錯認以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藥下，氣隨痰絕，人以醫殺咎之，此則不識覆燈將絕之證，雖不下藥，亦無生意矣。又有喉中痰涎，響如拽鋸，一兩日間，但閉目不開者，此為虛候之極，虛痰飽養其氣然也。凌遽下痰，亦未可保，姑以蘇合香白丸子輩與之　若慢驚之候，藥服已瘥，尚虛乏數日未省者，或妄攻之，則前功俱廢，是體認之不可不精也。其或傷風、傷寒、傷暑、傷濕、傷食、傳積、痢、驚、煩渴、盤腸、吐瀉、諸瘡疽證，皆因之而發風，須當體認，隨其證療其病，正病去則風自去矣。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加嗽，面黯唇慘，胃痛鴉聲，兩脇動氣，口生白瘡，胃閉損也。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慢驚風候，醫云陰癇也，良由急驚用寒涼之藥太過，轉動深重，乃傳作慢驚，或因吐利不止而成慢驚，或因澡浴感風不解而作慢驚，或因風食二癇不治而變成慢驚，或因咳嗽下痰，轉虛而成慢驚，因由甚衆，藥而舉之，病家怕驚不怕瀉，更醫

怕瀉不怕驚。其瀉不止，則驚風愈盛。若與治驚，更用寒涼之藥，且瀉轉多，病加進重矣。

議曰：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熱吐、冷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煿醃臓，或胃風傷暑飲熱，兒吮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食，即吐。虛吐者，其兒肌豬神困，痞積未消，胃堂又虛，即痰吐。者其兒胃氣本虛，復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胸膈，故吐。食吐者，其兒胃弱，飲食不節，強食傷脾，作熱神困，吐後即逆。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并瀉共作，名曰霍亂。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則乳自流出，謂之哯；哯之不已，即謂之吐；吐之不已，即嘔；嘔之不已，即傳噦；噦之不已，即作噦。於月切 自嘔噦噦皆有出聲動氣，嘔者口開而作，噦者心胃上下氣逆鬱築，噦者無物可出，即獨虛胃寒引氣嗽，嗽作聲。此四候，並宜定之證，變則慢脾。至熱吐者，手去虛冷，冷吐、虛吐與生胃氣，痰吐下却其痰，次與正氣飲。吐宜與補氣，豈可一槩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慢驚，眼合慢脾。治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幼，病察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發者。大抵女孩以吐為急，男以瀉為速。若氣虛暴瀉暴吐，纔作便得之，惟有痞瀉不成風候。又則急無事證，然於壹之先，当帶轉止瀉為良，吐即生胃為正。

截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於不可用，亦不可用大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者裁之，勿候為幸。慢驚風傳變，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證，其陽即斷，不必回陽，又不特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若直使與服附子硫黃之屬，使陽歸陽，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服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丸子。其有四證，且八候稍緩，痰成陰癇者，即與服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證尚在，只實實者，與服定命飲子。若脚手冰冷者，乃四逆候，方可回陽。次第服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靈脂丸。其痰壅熱盛，口角自垂者，白薑丸功效。驚風搐搦，身體雖縱，風痰不化，宜服天南星丸

議嬰孩所受此等證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不魁省，切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盛，藥力不及，使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投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證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以次第緊急藥與服，不可執滯一藥。又不可使換湯餌，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止而後已。今者妙方，不勞檢閱，修合如法，對證投治，獲效萬一

議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陽脫而傳陰，陰重陽斷，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曾服太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洞泄而為。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議理慢驚，當知陰癇之說。其證屬陰，臟寒氣虛，或尚泄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増。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未退，慢驚雖曰難治，蓋醫亦不曾究竟。病作加進，深為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為要。眼睛昏定為重，竄視為重，四肢厥冷為重，睛定不眨為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流亦重，口面忽作黯黯色至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斷，脾經屬陰，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醫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議搐藥急驚諸關竅不通，故以腦子麝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慢風陰重陽斷，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脾風

議醫慢驚不可急攻。急驚陽癇稍易理，慢驚陰證最難治。於藥已愈而尚虛之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過街候發，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劑投之，攻擊則前功俱喪

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間元因所發。若是急驚傳陰為慢驚者，乃陽癇所作陰癇也。當察陽證未絕，其陰證用藥斟酌。如因泄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為重；如因吐逆而作慢驚者，女子為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

之別，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甚也；或有二三日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風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為易；若久瀉漸傳成風候者，為虛為之，故難療理

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藏寒洞泄當服，取瀉成風，留藥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全蝎散愈之。有服寒涼藥成風，下藥太涼，致冷臟腑先寒，過涼藥吐瀉，即傳成風候，以助氣醒脾藥溫之。王氏大怪怪，大喝起散與服之即效。若手足冷，回陽湯、术附湯。驚陽癇傳作陰癇者，急驚傳作慢驚風候，以截風藥治之，服前方截風定搐藥，若在前三昔慢驚候，使以截風往往未為當。蓋由病自虛之傳之，所以云調補之理

議慢驚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述在前。經則四者之議，猶為大槩，智者得之，開發詳其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

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跌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驚熱傳極，所變生風搐搦等候，皆熱所乘，若也順證依法下之，諸候自息。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子細，所以故宜消息為之慢也，不可倉皇恐懼，有乎得夫，非夫治躊躇疑惑之為慢也。又曰：慢驚無急攻，蓋所療至為難事，無妄當何

議醫慢驚不可與諸

無妨疎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恐於人事。但存妙理。究竟深得法度者。投藥必愈。不曉於理。裁度未良者。千萬無順人情。投餌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術者調治。庶不枉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實有匆遽倉皇者耶。陰證反陽。議曰。小兒傷寒惟察表裏而理之。不以陰陽證候。竟竟者。蓋無關前關後之脉。所謂純陽之孩。合而言之。此說陰候者。慢驚是也。凡兒吐瀉疾作慢驚。其候無反證。良由急驚傳來。已成陰癎。藥用寒涼。證入慢脾。藥用燥熱。其候反陽者。反從陽也。其脉愈盛。其證愈逆。故云反也。陰陽俱壞。實謂難治。醫工不知其所以。但見其搐搦。肆意退熱截風。良久却不引搐。但只合眼聚痰。冥冥如睡。證候有如此。何藥理之。請試較之。陰盛強上發陽。議曰。慢驚風候。謂之陰盛。及其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麄大。其脉浮數。其證強陽。待之醫工。將謂陽回。以得其所宜。與下痰藥。用大返痰涎。即時隨藥而下。兒命即時隨藥而死。然言醫款之愚曰非也。謂渠無智不識證絕而用之。雖不下藥。亦死之矣。謝主家實或因久吐瀉不止。或累月咳嗽不止。或大重病後。脾胃虛損。或胎中有驚。頻下青沫糞。或瘡證候。臟腑虛損。並成慢驚。睡臥不靜。卧露白睛。手足微動。頻多呵欠。乳妳時吐。顖顴或腫或陷頻

多驚跳。好睡吼唾。或作潮熱。已上並是慢驚。不可服冷毒藥吐瀉。只宜性怪散。人參膏。睡紅散。大設有虛涎壅。服牛黃膏少許。或進或退。並是陰證候。大凡小兒不可令吐。吐使有驚風欲發之意也。宜急治驚止吐。醒脾調胃。如發搐搦。上視撮口。搖頭上竄。如角弓反張。或四肢軟弱。弄舌或青或黃黑白。弄舌吐出。鼻無涕。魚口鴉聲。腹脹。並不可服陽證藥。慢驚六。內載青州白丸子。蘇合香圓。金液丹。市補胃膏。金丹。即白丸子。金液丹合和用張潔古錢氏補遺慢驚陰證也。俱藏受病。蓋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若不早治。則成慢驚。名曰瘈瘲。似搐而不甚搐也。因脾胃虛損。故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則其利自止。既已失治。則脾肺俱虛。致被肝木所乘。是為慢驚也。當用溫補羌活膏。曾世榮治幼心書論慢驚者考之古書。亦無所據。惟載陰癎而已。蓋慢驚屬陰。陰主靜而搐緩。故曰慢。其候皆因外感風寒。內作吐瀉。或得於大病之餘。或轉於誤轉之後。目慢神昏。手足偏動。口角流涎。身微溫。眼上視。或斜轉。及兩手握拳而搐。或兼兩足動掣。各辨男左女右搐者為順。反此為逆。口氣冷緩。或顖門陷。此虛極也。脉沉無力。睡則揚睛。謂兩目半開半合。此真陽衰耗。而陰邪獨盛。陰盛生寒。寒為水化。水生肝木。木為風化。木剋脾土。胃

為脾之腑。故胃中有風。瘈音熾瘲音縱漸生。其瘈瘲證狀。兩肩微聳。兩手垂下。時復動搖不已。名為慢驚。宜以青州白丸子。蘇合香丸。入薑汁杵勻米飲調下。虛極者。加金液丹。次用沖和飲。同七寶散。火煨薑服。使氣順風散。少解吐瀉。間以胃苓湯。救其表裏。若吐不止。可投定吐飲。瀉不減。宜服六柱散。或日。生陽去胃風。定瘈瘲。清神氣。五苓散導其逆。調榮衛。和陰陽。若痰多唇白。四肢如冰。不省人事。此虛慢之極。用固真湯速灌之。以生胃氣。胃氣既回。投醒脾散。沉香飲調理。有慢脾風者。自慢驚傳變。始因吐瀉經久不治。故胃弱脾虛生風。風入經絡。則手足無時搖動。昏沉不省。面帶痿色。風勢太甚。乃虛之極。急用青金丹。天蘇飲灌服。或六柱散。固真湯。帶悶有熱有痰。皆風入脾經。亦是危證。若痰如牽鋸之聲。面無潤澤之色。唇縮氣麄。項軟搐。其不可治也。鄭氏議古人醫書。不能無失。如錢氏治慢驚用栝蔞湯與病不相主對。是謂之失。以愚觀之。所恃藥性醫者之通曉從有前證。未必肯用。但不容不講明耳。殊不知錢氏既沒之後。其書成於仕路人。閻孝忠編集刊行。屢經異代。況錢氏儒醫名聞朝野。施治之法。如珠在貫。未嘗少差。鄭氏所指慢驚誤用栝蔞湯。然本方下明載治肺熱涎盛。非為慢驚之設。閻孝忠豈不知此。其或居官鋟梓之日。失於參考。訛傳此

劑。致有前議。奈歷年已遠。辛難校正。若論五臟補瀉之妙。却無瑕可指。及諸雜方。有功于世。不為不多。直訣一書。信不誣矣。韓義和煙霞聖效方慢驚風。因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補脾。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即止。後用本事方中醒脾丸。若不早治。即成慢驚。名曰瘈瘲。似搐而甚。因脾脉虛損。故被肝木所居。諸臟受陰證也。急眼觀證云。慢驚形候。乍靜乍發。或吐瀉。或因著撲。或以患痢。脾胃乘虛而作。若見肉瞤。啼聲有淚。手足微微掣動。下。下慢脾湯藥。及以鮓湯丸利之。至次日調氣。兼進醒脾平胃化涎湯藥調理。若先潮熱。後口相牽一邊。手足只搐一邊。喉中作拽鋸之聲。不啼無淚。此候不可治。三日中死。死後眼生障膜。而五藏絕矣。

歌訣。茅先生小兒慢驚風死候歌。慢驚風候實難醫。遍體昏沉壯熱時。睡臥多驚心不穩。手牽脚搐喘相隨。往再時多為此候。速令下藥莫遲疑。玉訣。小兒慢驚虛風候。髮長喔齒面青黃。咒乳涎高胃氣傷。風盛涎高生搐搦。瀉痢頻頻色不常。此患先調其氣。後退驚風。次下涎調臟腑。即無誤也。石壁經三十六種慢驚將發候歌。未發驚時先好睡。四十八候云。未發慢驚先重睡。睡中吐舌又搖頭。面青觀髮如針立。髮類經云。嗲發面紅毛髮立。壯熱遍身脚似鉤。髮類經云。四十八候云。更加

手足一如鈎。此候多因傷寒失治，或嬭母動作不定，是致發熱，或作吐瀉，又後被寒邪苦楚，漸漸多睡，少汗不食乳，手足軟弱，或即曲硬，此當出汗醒脾去風，即愈。

吐乳作腥生氣息，額中千顆汗珠流，通腸表汗兒當差，若取之時瀉不休。仍須先汗下，其下旋旋下之，不可太猛，并與少溫藥生胃氣。此病冷氣傷，腠理不通，蘊結為大患。未發先困，又發面青，頭額有汗，吐乳腥臭，若有此疾，先解表，後用蜘蛛丸一二服，肥大者微與下，次調氣即安。如此不退，成慢脾風也。鳳髓經與此歌亦同，有注云：先與坏煎散表，次烏犀膏粃。

三十六種慢驚正發候歌：噁心纔作便生驚，吐瀉頻頻氣上逆，舌赤唇紅雙眼閉，鳳髓經此三句云：吐瀉纔生便噁心，審乳吐乳汗相浸，舌出唇排雙目閉。搖頭髮直一如針。此後亦主，因傷寒氣已表發汗氣，內滲滿於胃經，內熱切急，所以多吐，氣滿瀉不止，失治則主多搐，因重則發搐不致大跌驚，只是或時發，手足微動，柔半月十日不愈，亦不能絕，多無汗，通身乾燥，當醒脾發汗去驚。悶生氣急搐雙膈，口白生瘡命不任，此候未生宜早治，涎潮肺腑更難禁。鳳髓經此一句乃云：有瘡胃閉命沉況，若氣急，則兩脇微動，動則氣而喘也，只一向用冷藥大甚，遂無氣傷脾胃積，致令口中有瘡出。若赤瘡可治，白瘡滿口如珠子者，目直視，睛不轉，滿面黑色無光必死。

鳳髓經此一篇云：小兒吐瀉後，成慢驚風，慢脾風，仍注云：如口未生瘡不妨，先與白餅子，次白神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吐瀉傳慢驚歌。後說云：此候發時先吐逆，醫人不識，却將調氣衛藥與服，致令口生瘡，成惡候。先將蜘蛛丸下胃膈風涎，不吐後，調氣。已上惠眼觀證起至石壁經止。

我切細新書：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慢驚證歌：喉中痰微響，眉腮垂紫筋，乳時常哯吐，寒熱額浮青，目碧多啼哭，風邪膈胃停，慢驚觀此證，可與鎮心安。小兒欲作慢驚，則咽喉涎響，眉腮間紫，緩乳哺，嘁哯，目碧多啼。辨虛實檢方對藥調理。

慢驚死證歌：弄舌搖頭數，魚睛并口禁，一身全不管，百節似癱垂，臉鼻唇青紫，無時與旋煩，慢驚如有此，何必更尋醫。小兒慢驚若見此證，百不治一，皆為死候。

曹世榮活幼心書慢驚歌：陰盛陽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流甚，此證分明是慢驚

方

太平聖惠方白僵蠶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四肢拘急，痰涎壅滯，發歇不定

白僵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蘆薈一分細研

蠍尾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五靈脂一分

蟾頭一枚塗酥炙令焦黃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辟宮子二枚塗酥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為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下半錢，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散，治小兒慢驚風，心胃痰涎上攻咽喉如呀，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或時發歇抽掣

龍腦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蘆薈一分細研

胡黃連一分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木香一分

丁香一分　天竺黃一分細研　熊膽一分

犀角屑一分　乾蠍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同研令勻，不計時候，煎薄荷湯調二錢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心煩發歇搐搦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雄黃一分　熊膽半分

蘆薈一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夜明沙一分微炒

乾蠍一分半末　天竺黃一分　犀角末一分　胡黃連末一分

白僵蠶一分末

右都細末為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半錢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兼用少許吹入鼻中良

犀角散，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熱，多驚，體瘦，四肢抽掣

犀角屑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麝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晚蠶蛾半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煎龍膽湯放溫，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發不止

牛黃半兩細研　天竺黃半兩細研　犀角屑半兩

芎藭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麝香一錢　鈎藤一分　胡黃連半兩　丁香一分

龍腦半錢細研　龍齒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水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散治小兒慢驚風或發即戴眼向上手足搐搦
烏犀角屑一分　獨角仙三枚微炙去翅足　驢胎耳一分燒灰
雀兒飯甕五枚　乾蝎一分燒灰　白殭蠶一分微炒　蠶紙一張出十重燒灰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羌活半兩
青黛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
小加減服之
麝香散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
麝香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
服之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體熱搐搦
天竺黃半兩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天麻半兩　柏枝半兩微炙　蟬殼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鬱金半兩　乾蠍一分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服
之
朱砂散治小兒一臘後月內忽中慢驚風及無辜之候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乾蠍十四枚微炒
雀兒飯甕二七枚麩炒令黃去麩
右件藥細研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半錢薄荷湯調下亦得更
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真珠丸治小兒慢驚風墜涎
真珠一分　牛黃一分　朱砂一分　雄黃一分
膩粉一分
右件藥都細研用粳米飯和丸如黃米大三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
三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比金丸治小兒慢驚風胃膈多涎迷悶口噤發歇搐搦嚥唾多驚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烏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烏蛇肉一分炙令黃　乾蠍一分微炒　雄黃一錢細研

水銀一分　金薄二十一片　銀薄二十一片已上三味同研為
砂子　雀兒飯甕三十枚內有物者微炒
天南星一分炮裂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
荷汁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
天竺黃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木香半分　丁香半分　雄蠶蛾十四枚
雄黃半分細研　胡黃連半分　朱砂一分細研　金薄十四片細研
膩粉半分　熊膽半分　蘆薈半分細研　犀角屑半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粥
飲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風熱筋脉跳掣精神昏悶風涎不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生用　白殭蠶一兩生用
防風一兩去蘆頭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附子一兩生用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入朱砂等四味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
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之看兒大小臨時加減服之
青黛丸治小兒慢驚風體熱多涎發歇搐搦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蝸牛一分炒令黃　烏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乾蠍二七枚微炒　胡黃連一分　白殭蠶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麝香一錢細研　蟾酥三片如柳葉
大鐵上熔焦　狗膽二枚取汁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狗膽汁與糯米飯和丸如黃米粒大三歲兒以
薄荷湯下三丸日三服三四歲兒服五丸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取風涎積聚
牛黃一分細研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陳橘皮一分湯浸
去白瓤焙　黃連一分去鬚　天南星一分炮裂
白附子一分炮裂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半夏一分湯洗七遍去滑　乾蠍一分微炒　犀角屑一分

水銀半兩先以棗瓤一處研候星盡　金薄二十片細研
硫黄半兩細研　硇砂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十枚去心皮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麪糊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甘草薄
荷湯下三丸至五丸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兼有府氣壯熱，及乳哺減少
母丁香半錢　胡黄連半分　蘆薈半分細研　雄黄半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黄半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蠍梢一分微炒
青黛一分細研　膩粉半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天竺黄一分細研　鉛霜半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取五月五日粽子尖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
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拘急，心胸痰滯，身體壯熱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牛黄一分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天麻半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乾蠍半兩微炒
白附子半兩炮裂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巴豆半兩去心皮研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薄荷汁下一丸，荊芥湯
下亦得，量大小以意加減
保命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
牛黄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微炒　白殭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蟾酥半分研入　犀角屑一分　天南星一分炮裂
青黛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天漿子一分麩炒
炒黄去麩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豶猪膽汁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用薄荷湯
下三丸，又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嚔，後再服，更在臨時量兒
大小增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發歇不定，喉中涎聚，時作聲，漸覺虛羸，不下
乳食，眼澀多睡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雄黄半兩細研　乾蠍半兩微炒
牛黄一分細研　龍腦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水銀半兩以鉛一

分結為砂子　硇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先研水銀砂子令細，即與諸藥同研，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
百日已上兒以薄荷湯下一丸，一歲兒兩丸，二三歲兒三丸，服下粘
涎惡物為効，此藥慢善不瀉，但是虛困瘦瘁，宜與服之，神驗
如聖丸，治小兒慢驚風，精神昏迷，痰涎逆上，咽喉中作聲，有時口噤，發歇
搐搦
牛黄二錢細研　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黄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龍齒一分細研　釣藤一分　羌活一分　蟬殼二十枚微炒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同研令勻，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
時候，煎犀角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七聖丹，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四肢拘急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黄一分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蠍尾七枚微炒
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薄荷湯下三丸，

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水銀丸，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吐涎，脚冷，身熱，頻頻搐搦
水銀半兩入黑鉛半兩結為砂子細研　天南星一分炮裂
鉛霜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黄一分細研　天竺黄一分細研
犀角屑一分　麝香半分細研　牛黄半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馬牙消一分細研　金箔三十片細研
白附子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諸藥同研令勻，用雀兒飯甕內蟲十枚，鍊蜜同
研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量兒大小加減
服之
保生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昏悶，或口噤搐搦，發歇作時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白殭蠶半兩微炒　乾薑一分炮裂剉
乾蠍半兩頭足全者微炒　牛黄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朱砂等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不計時
候，以金銀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吐涎
烏犀角屑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麝香一分細研 胡黃連一分
蘆薈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龍腦一錢細研 天南星一兩用酒一升煮盡爲度
切破曝乾 半夏一分漿水一升煮盡爲度切破曝乾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銚子內火上化石腦油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溫酒化下一丸，金銀薄荷湯下亦得。
延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發歇搐搦，喉內多涎
朱砂一分細研 天南星半兩炮裂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蠍梢二七枚微炒 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以薄荷湯化破兩丸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五靈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鄭端友全嬰方有麝香
五靈脂一兩 附子一兩生用去皮臍 天南星一兩生用
乾蠍一兩生用 蟬殼半兩生用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二大盞，以藥末一兩同煎成膏，入餘藥末和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奶汁化破一丸服，二歲以下二丸，漸大以意加之。鼻上汗出爲効。
龍齒丸治小兒慢驚風壯熱，手足拘急
龍齒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白芥子一分微炒
阿魏一錢麪裹煨麪熟爲度 水銀一分 金薄二十片
銀薄二十片已上三味細研爲砂子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以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酒下二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發歇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半錢細研 熊膽半錢研入 膩粉半錢研入
乾蠍五枚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二枚去皮心細研
木香半錢 白附子三枚炮裂 蟬殼七枚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黍粒大，每服以薄荷荊芥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迴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痰涎壅悶，發歇搐搦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白殭蠶一分微炒
桃膠一分 天南星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爛飯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薄荷酒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返魂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夜啼
蝙蝠一枚去翼腸肚炙令焦黃 人中白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微炙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人中白等同研令均，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乳汁研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黃連丸治小兒慢驚風，心胃痰涎，腹內壅悶，或搐搦
黃連一分末 青黛一分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霜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細，用豬膽汁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府熱
龍腦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末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蟾酥半分研入 牛黃一分細研 犀角末一分 雄黃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都研令勻，用豬膽一枚，剝入黃連末一分，入在豬膽內繫却，以漿水一椀，入銚子內煑盡，取出，與藥末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以溫水下一丸，欲喫乳用一丸子研破吹入鼻內，得嚏爲効。
玉液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熱痞，心驚悸等
白附子一分生用 赤箭一分 白殭蠶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右件藥以三味擣羅爲末，入膩粉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以熟水下三丸，三四歲每服五丸，日二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天漿子丸治小兒慢驚風，發歇不定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令黃去殼 蟬殼二七枚微炙
棘剌三七枚微炒 蠶紙二張燒灰 防風一兩去蘆頭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

丸。連夜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殼二七枚微炙 烏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天漿子二七枚炒去殼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荊芥湯下兩丸。先研一丸。著新汲水化。滴在鼻中。得嚏為効。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麝香丸治小兒慢驚風。上膈多涎。精神昏悶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半兩細研 白附子半兩炮裂 犀角屑三分 半夏一分湯洗七遍去滑 蟾酥如柳葉大兩片於鐵器上焙 猪膽一枚乾者 天漿子十枚炒令黃去殼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麵糊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未差頻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以水二盞。浸入煎至半盞。去滓重煎。以膏丸諸藥末 白附子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天南星煎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二丸。五六歲兒每服三丸。日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雀兒飯甕二枚有蟲者 白僵蠶三枚微炒 乾蝎三枚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麻黃湯調下一字。日三服。汗出為効。三歲已上。即加之

王氏博濟方桃紅丸治小兒慢驚墜涎安蟲。其狀多因久患。脾胃虛弱風邪中入。而作此疾

綠礬一兩半 赤脚烏半兩

右二味同為細末。作糊麵糊為丸如菉豆大。每服用溫米飲下五丸

次與補虛丸

補虛丸

新羅白附子二兩湯洗去皮 大半夏一兩

右二味各用白湯浸三日。每日換水三度。取出焙乾為末。以生薑自然汁。煮麵糊和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溫粟米飲下

牛黃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似癇者

蠍梢二七箇 牛黃半錢 麝香半兩 黑附子尖三箇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二粒好者燈上燒令皮黑去皮用肉

右七味一處研令勻如粉。以食蒸餅和為丸如蘿蔔子大。濃煎荊芥湯下一丸。以衣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閉口不湯者。便用苦柳草絲。入鹽同杵。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絲蒸下餅子蓋之。用手帛子繫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煎湯下之。覺口內絲氣渾身汗出。立差。用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如聖青金丸治小兒體熱。忽發吐逆。夜驚啼。荏苒不解。或泄或秘。變成慢驚。或為瘖疾等狀。定搐搦。療瘖病。墜痰涎。鎮心神

龍腦一錢 麝香一分 香墨一錢半 膩粉一錢 白麵三錢 使君子兩箇以白麵裹煨火煨令熟

青黛二錢 金箔 銀箔各一十片如無少用

右九味同研令細。滴井水和丸如雞頭大。患慢驚。用冷薄荷水化下一丸。服訖。須臾便睡。睡立愈。後更服三兩服。如此。些小驚者及急驚。只服半丸以下。慢驚。隨大便取下涎一合已來。神効

養生必用鈎藤飲子。治小兒陰癇多睡。手足冷。時瘛瘲。直視。乳食不進

鈎藤鈎子三分 白僵蠶去絲嘴炒 川芎 蟬蛻去頭翅足炙 蛇蛻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去頭翅足炙三枚

右為末。藥二錢。水一盞。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量與服。一服作三四次灌。若審是陰癇。即以藥二錢。煨過去皮臍附子指面大。依前煎溫服。日三夜二

治小兒陰癇體熱。虛瘠多睡方

烏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 蠍梢 白僵蠶去頭翅剉微炒 白附子 青黛各二分 蜣蜋五枚去頭翅足炙令黃 蟾酥二豆大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湯浸大棗薄荷水化半丸。灌兒鼻中。候嚏方

可礬用金銀湯化一丸溫服日二三
古方聖聖來復丹治小兒慢驚云此藥二氣配類陰陽均平非獨陰獨陽
有天地中和之氣可熱可冷可緩可急治人陰陽不調冷熱相制榮衛差
錯心腎不升降水火不交養丈夫女人老壽稚嬰危急證候並可救治但
一點胃氣在無不獲安邪熱落上煩躁一服定冷氣攻注痛一服定惡膈
瘡寒熱不可忍腎邪攻脇注痛不可轉動者一服定諸霍亂吐瀉水穀湯
藥不住一服定大吐吐逆手足逆冷脚轉筋兩服定腹氣復生著熱煩躁昏
蹇旋倒不省人事一服定甦已上病證並不踰時見効若瀉痢不問赤白
冷熱量患淺深與服非時吐逆氣痞食不下已上病每服二十粒並早晨
粥飲下甚者三十粒輕者十五粒量推十粒嬰兒三五粒新生一兩粒化
破小兒因驚成癇發瀉多日變成虛風作慢驚者三粒五粒併喫兩服定
慢驚本非氣衰也若已絕者亦一時暫生終不救胃氣在雖困無不救者
大人亦然但是臟腑病一切危急不識證候者此藥非與常藥一同乃靈
聖救人之寶其色隨四時變動深宜寶秘勿輕妄傳甚妙不可述具列方
于後
硝石一兩同硫黃為細末定銚內以微火慢炒用柳篦子不住手攪令陰陽二氣相入　太陰玄精石一兩研飛
五靈脂二兩去砂石　舶上硫黃一兩無砂石者
青皮　陳皮各二兩去白
右用五靈脂二橘皮為細末次入玄精石末及前二氣末拌勻以好
滴醋打糊為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粒空心粥飲吞下甚者五十粒
小兒三五粒新生嬰兒一粒小兒慢驚風或吐痢不止變成虛風搐
搦者非風也胃氣欲絕故也用五粒研碎米飲送下老人伏著迷悶
紫蘇湯下婦人產後血逆上搶悶絕并惡露不止及赤白帶下並用
醋湯下常服和陰陽益精神散腰腎陰濕止腹腸冷疼立見神効應
諸疾不辨陰陽證者並宜服之靈異不可具紀
茅先生治小兒慢驚風膃驚膏
青黛末好者半錢次一錢匕　全蝎二七箇　川巴豆七箇湯浸去皮心膜入用冷水浸一宿紙擲乾
輕粉重半錢
水銀重一錢
右以棗肉四箇研秩水銀星盡可入前藥都為末研成膏用單裹用
周嵌用丸半米粒大兒大小加減用之用薑子小便和酒磨此藥灌
下如兒子牙噤口不開卻將藥三二滴滴入鼻中其口自開便灌下
藥不久通下涎來便依形候次看病用藥
回陽大附散治小兒慢驚風下痰後伏熱不退
大附子炮　人參　前胡　桔梗去蘆頭各半兩
木香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用薑湯調下已上五方載劉氏新書
錢乙小兒方鈎藤飲子治吐痢脾胃氣弱虛風慢驚
鈎藤三分　蟬殼　防風去蘆頭切焙　人參切去頭焙
麻黃去節　白僵蠶炒黃色　天麻　蝎尾各半兩去毒炒
甘草炙　川芎各一分　麝香一錢別研
右同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溫服量多少與之寒多者
加附子末半錢無時
豆卷散治小兒慢驚多用性太溫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有
病愈而致熱証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當問病者幾日因何得之曾以何
藥療之可用解毒之藥無不效宜此方
大豆黃卷水浸黑豆生芽是也曬乾　貫衆

板藍根　甘草各一兩炙
右四味同為細末每服半錢水煎去滓服甚者三錢漿水內入油數
點煎又治吐蟲服無時
又方龍腦散
大黃蒸　半夏湯洗薄切用薑汁浸一日焙乾炒
甘草炙　金星石　寒水石　禹餘粮
不灰木　青蛤粉各半兩　銀星石
右同為細末研入龍腦一字再研勻新水調一字至半錢量兒小與之
通解諸毒本舊方也仲陽添甘松三兩枚藿香葉末一錢金牙石一分
迴生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大天南星重八九錢已上者良
右用地坑子一箇深三寸許用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在內
然後入天南星卻用炭火三兩條蓋卻坑子候天南星微裂取出剉
碎再炒勻熟不可稍生放冷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量兒大小濃
煎生薑防風湯調下無時
又方名梓朴散

梓州厚朴一兩細剉　半夏一錢湯洗七次姜汁浸半日曬乾

右用米泔三升同浸一百刻水盡為度如百刻水未盡少加火熬乾去厚朴只將半夏碾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薄荷湯調下無時

羌活膏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或吐瀉後為慢驚者亦治傷寒無不效

羌活去蘆頭　川芎　人參切去頭　白附子炮
赤茯苓去皮各半兩　天麻一兩　白僵蠶酒浸炒黃
乾蝎炒去毒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各一兩　川附子炮去皮臍
防風去蘆頭切焙　麻黃去節秤各二錢一本作各三錢
肉豆蔻　鷄頭香雞舌香也　藿香葉　沉香
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一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七一本作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一分已上七味各研別入

右為細末熟蜜丸劑旋丸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或麥門冬湯化下實熱急驚勿服性溫故也服無時

古今論雞舌香者同異紛紛或以為番棗核或以為母丁香互相排抵竟

無定說孝忠以謂最為易辨所以久無定說者惑於其名耳古人命藥多以其形似者名之如烏頭狗脊鶴虱之類是也番棗核母丁香本二物以其皆似雞舌故名適同凡藥物名同實異如金櫻地錦之類不足怪也如雞舌二種各有主療番棗核者得於乳香中今治瀉祈藥多用之母丁香即丁香之老者極芳烈古人含雞舌香乃此類也今治氣溫中藥多用之所謂最為易辨者如此

溫白丸治小兒脾氣虛困泄瀉瘦弱冷疳洞利及因吐瀉或久病成慢驚身冷瘛瘲

天麻生半兩　白僵蠶炮　白附子生　乾蝎去毒
天南星剉湯浸七次焙各一分

右同為末湯浸寒食麵為丸如菉豆大丸了仍於寒食麵養七日取出未及養七日合成便服之每服五七丸至三二十丸空心煎生薑米飲下漸加丸數多與服之

蘇齡湯治慢驚

蘇齡根各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研勻每服一字以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聖濟總錄羌活丸治小兒慢驚虛困痰涎不利

羌活去蘆頭一兩　白僵蠶炒半兩二味搗末
硫黃　水銀各一分二味結沙子研

右四味合研勻細鍊蜜和丸如豌豆大四五歲每服二丸三歲以下一丸煎金銀荊芥薄荷湯化下

琥珀丸治慢驚風

琥珀研　犀角末各一錢　真珠末　天南星酒浸煨炒各二錢
牛黃研　龍腦研　麝香研各一字
丹砂研一分　乾蝎七枚全者炒

右九味搗細為細末鍊蜜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煎菊花湯化下

回魂煎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枚重三錢者燒地坑子令赤用醋潑下天南星以瓶子合定勿透氣去皮臍取二錢　烏蛇四寸用酒浸去皮骨炙
白附子三枚生用　蜈蚣一條酒浸　棘剛子三十枚
乾蝎全者七枚炒　水銀沙子兩皂子大
丹砂　膩粉各一分　麝香　犀角末
乳香各一錢　金薄三片共沙子一處研　牛黃
龍腦各半錢研

右一十五味搗研勻細用石腦油為膏旋丸如豌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以水二盞慢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
白附子半兩炮　天麻一兩　乾蝎一分炒

右四味搗羅三味為末入天南星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兒三丸日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蝎炒各三枚

右三味搗羅為散每服一字匕煎麻黃湯調下日三服汗出為效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紫霜散治小兒慢驚風潮發搐搦項筋緊強

白花蛇酒浸一宿去皮骨炙一兩　鐵粉半兩研
丹砂研　白附子炮　蠍梢各一分　麝香一錢研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乾蠍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五枚全者炒　白附子炮各半兩　細辛去苗葉　乳香研各一分

青黛研

右五味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煎冬瓜子湯調下不拘時

羌活煎治小兒慢驚風兼內外俱虛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

人參一分　白附子半兩　乾蠍全者炒　白僵蠶炒各一錢

水銀　硫黃研各二錢

右一十味擣羅八味為末次鎔硫黃成汁次入水銀為沙子放冷細研入衆藥末用棗肉蜜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煎防風湯化下擘參人參湯亦得一方去白僵蠶加茯苓一分

歸魂丸治小兒慢驚風搖頭閉目

金薄十五片研　丹砂研　膩粉研　牛黃研

青黛研　白僵蠶炒　蟬殼去土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　防風去叉　犀角鎊　天南星炮各一分

天麻十兩　棘剛子十二枚

右一十四味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妳食後臨睡服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吐逆不定胃虛生涎多驚饒睡

丁香一分為末　半夏三枚湯洗十遍焙乾為末　水銀

鉛各一分二味結沙子　蠍梢四十九枚炒為末

右五味合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至七丸量兒大小加減並用荊芥薄荷湯下七八歲風定後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七丸至十丸

乳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心神悶亂煩燥不安筋脉拘急胃虛蟲動反折啼叫

乳香盞子內熔過研半錢　胡粉一錢

右二味合研勻細用白頸蚯蚓生捏去土爛研和就為丸如麻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丸煎葱白湯下更量兒大小加減

乾蠍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全者十枚炒　蔓陀羅七朶　天麻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麻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因轉瀉虛極多睡善欠醫所不能療

麻黃七節以兒中指節比　薄荷全者七葉　乾蠍全者一枚

右三味各炒黃色合擣研為細散每服半錢匕溫薄荷水調下更量兒大小加減服後略以衣被蓋之汗出立差

治慢驚龍搐煎方

丹砂研　水銀　天南星炮　膩粉研

薄荷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各一分

右七味為細末用石腦油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薄荷湯化下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潮熱發渴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半錢細研　熊膽半錢細研　膩粉半錢細研

乾蠍五枚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三枚去皮心生研　蟬殼七枚微炒

木香半錢　白附子三枚炮裂

右一十味先擣羅四味為細末次入六味都研令勻鍊蜜為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丸煎薄荷荊芥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殼二七枚微炙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去殼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烏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一十二味先擣七味為細末次入五味都研令勻鍊蜜為丸如黍米大每服兩丸煎荊芥湯下大人風癇服之活蠼螋蟲不拘多少研入泥生熟和丸如雞頭實大捏作餅子塘灰火煨熟每嚼一餅子煎荊芥湯下前藥十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

磨化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潮發

龍腦　麝香　蘆薈　熊膽

膩粉各半錢研　胡黃連　使君子　青黛研各一錢

香墨半兩研

右九味擣羅胡黃連使君子為末餘研極細滴水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煎金銀薄荷磨下徑宜取惡物使安

蘆會散治小兒慢驚風胃膈痰涎咽喉壅塞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時或發
瀉
蘆會研　龍骨　雄黃研　麝香研各半分
胡黃連　青黛研　木香　丁香
牛黃研　天竺黃　熊膽研　蠍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膩粉研　丹砂研
犀角鎊　人參　沉香各一分
右一十八味擣研為散半錢匕薄荷湯調下
再生丸治小兒虛風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炙　乾蠍全者七枚炒
蠶蛾十枚炒　白僵蠶直者炒　丹砂研各一分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麝香當門子各一枚　薄荷心七枚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棟剛子三十枚炒
右一十二味搗研為細末研勻以石腦油和劑油單裹每服旋作一
丸如黍米大冷水化下須發前服三服必効後服睡脾散
睡脾散治小兒慢驚風

桑螵蛸四枚　乾薄荷葉　乾蠍全者炒　人參
乾山芋　天南星炮　半夏生姜汁浸透切焙各一分
右七味搗羅為細散每服半錢匕麝香粟米飲調下
鈎藤煎治小兒虛風
鈎藤　防風去叉　芎藭　天麻酒浸切焙
麻黃去根節各一分　荊芥穗　蟬殼去土
蠍梢炒各半兩　白僵蠶十四枚炒　薄荷心二十六枚
酒浸焙　龍腦　麝香各一字研
右一十二味搗研為細末煉蜜和成煎每服皂子大荊芥紫蘇湯化
下
麝香餅子治小兒慢驚風涎塞咽喉狀利藥過度者
麝香研　膩粉各三錢匕　定粉二錢匕
右三味令勻細以香墨研濃汁和丸捏如編豆大每服一餅煎薄荷湯
化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神識昏塞時發時省手足搐搦目睛直視
天麻　白僵蠶　乾蠍去土炒　白附子各二分

牛黃研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雄黃研一錢
右八味擣研為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量兒
大小加減服
桃紅散治小兒慢驚風手足瘈瘲神情如醉
天南星炮　烏頭炮裂去皮臍　白附子炮
天麻各半兩　乾蠍微炒二十一枚　丹砂研一分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一字或半錢匕旋入牛黃龍腦各少許煎
麻黃湯調下日三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瘥
天竺黃　人參　胡黃連　使君子炮各一分
半夏三枚生薑汁浸炒　藿香半分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蠍梢炒　甘草炙各一分
右一十味將八味擣為細散入丹砂麝香研勻每服一字匕冷蜜湯
調下熟水亦得量大小加減服之
張煥醫方妙選麝香餅子因吐利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川烏頭半兩炮去皮臍　天南星半兩炮　白花蛇半兩酒浸

一宿去皮骨焙乾　乾蠍梢半兩　乾赤頭蜈蚣二條
酒浸酥炙黃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好真麝香半兩另研　乳香一分別研　鐵粉一分別研
朱砂一分細研水飛　牛黃一分別研
右件都一處研細拌勻酒打白麵糊和為餅子如雞頭實大每服一粒
至二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量兒大小加減
烏梢丹因吐利後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烏蛇梢二兩水浸去皮骨　天漿子二十一箇微炒
天麻一兩　白附子一兩　天南星一兩微炒
乾全蠍一兩　川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防風一兩剉
半夏一兩湯洗七遍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十味一處用好酒浸三宿取出焙乾搗羅為細末次用水磨雄
黃一兩辰州朱砂一兩同細研水飛焙乾同上件藥十味三處拌勻
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研勻細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至二
十五粒煎金銀薄荷湯下神驗量兒大小加減

螵蛸膏。慢驚久不差尤宜服之
真桑螵蛸七箇微炒黄　天麻半兩　麻黄一兩去節
蠍梢一分　白僵蠶一分揀直者微炒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乳香一分研　硼砂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龍腦半錢研
右件都一處拌勻煉蜜和成膏如雞實大用金箔裹之每服一粒煎
荆芥薄荷湯化下
青金膏。吐利生風變成慢驚尤宜服之
烏蛇梢肉一分酒浸一宿焙乾　乾蠍梢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　青黛一分研　川附子一枚炮去皮臍
麝香一錢研　天竺黄一錢研
右件先將烏蛇梢肉等五味先搗羅為細末次入青黛等三味拌勻
煉蜜成膏如皂子大煎人參湯薄荷湯化下
大青丹。治潮熱往再不差
蠍梢一分　白附子一分　白僵蠶一分炒黄

乾蝦蟆二箇燒灰　木香一分　檳榔一分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入
青黛一分研　續隨子一分研
右件同諸藥一處拌勻用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十粒煎麝香薄
荷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寧眠散。治潮搐不得安卧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白附子已上各半兩
乾蠍二十一箇　乾赤頭蜈蚣一條酒浸炙微黄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乳香一分研細　血竭一分研細
右件同諸藥拌勻每服一字至半錢用好酒少許浸薄荷煎湯調下
每兒潮搐服之得眠睡是驗次用辰砂膏方相兼服之
辰砂膏。潮搐昏困甚者
大附子一箇六七錢以上者炮去皮臍去頂頭剜一孔竅子入揩
霜硇砂各半錢入孔竅中卻用取下附子末填滿竅子用木炭火
燒存性次用

天南星半兩炮裂　蠍梢一分　羌活一分
右件同搗羅為細末次用好朱砂半兩細研水飛入諸藥內同拌勻
煉蜜如雞實大每服一粒至二粒煎麝香薄荷湯入酒三兩點同化
下
寸金散。吐利後生驚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蛇頭一箇酒浸焙乾　赤頭蜈蚣一條酥炙
乾全蠍一錢　草烏頭一枚炮剉去皮　麻黄一錢去根節
右件搗羅為細末每服一字炒龍腦一字同溫酒調下量兒大小加
減
妙聖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差兩手搐搦不定
乾赤頭蜈蚣一箇葱汁浸一日一夜焙乾　草烏頭尖一十四
箇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同搗羅為細末
麝香一錢　龍腦半錢已上二味各研細入前藥拌勻
右件都為末拌勻每用半字以筆管吹在兒鼻中候兩手定兼服諸
驚風藥
漢東王先生家寶玉珍散。治嬰孩小兒膈膽舌腫驚啼渴瀉驚熱驚汗

石膏半兩煅　甘草一分炙　滑石半兩白者佳
白附子一分　蚌粉水淘去沙石卻連蓋瓶火上煅通紅剉下用
水飛過細研秤一分　白僵蠶直者去絲炒一分
右為細末入腦麝各少許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七歲一錢
麥門冬熟調下如渴瀉不止驚汗燈心湯調下小兒氣怯者腦麝極
少用
栖真子嬰童寶鑑。治小兒慢驚風身體壯熱手足微瘲睡驚丸
白龍腦　朱砂末各一錢　香墨末　青黛末
蘆薈末各一錢　膩粉一錢　使君子二箇
右件以寒食麪為糊丸如桐子大用薄荷水化一丸
九籥衛生黄陸香圓。療小兒虛風慢驚潮搐瘛瘲安神鎮益心氣
血竭半兩　乳香
右件同研細火上炙為丸乾時滴水圓如酸棗大每服一丸薄荷酒
化下兼理婦人產後血暈不省人事載如新書御藥院方如夏月
嬰兒患上件病證為細末薄荷人參湯調下不拘時候
董汲旅舍備要釣藤飲。治小兒吐利後虛慢驚手足瘛瘲多睡眼上視

乳食不進
鈎藤鈎子三分 芎藭 白僵蠶去嘴炒 蟬殼去足各半兩
蛇皮 甘草各炙一分 蜣蜋五枚炙去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臍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附子不用
萬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保命丸
牛黃 腦麝 青黛 朱砂各研
乾蠍 白僵蠶 蟬殼各微炒 天麻
白附子炮 犀角屑 天南星炮裂 天漿子麩炒令黃
用各一分
右件搗羅爲末。用豶猪膽汁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又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嚏。後再服。更臨時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熊膽丸
熊膽 五靈脂剉炒爲末最過 附子去皮

天南星 乾蠍三味生用已上各半兩 蟬殼去頭足生用
一分
右件搗羅爲末。以百沸湯化熊膽五靈脂二味。入銀器中熬成膏。和入餘藥末。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乳汁化破一丸。二歲已下二丸。漸大以意加之。汗出爲効
石壁經三十六種治慢驚。先宜用解表散
荊芥 杏仁去皮尖麩炒黃色別研各半兩
川芎二錢 麻黃去節 防風 甘草炙各半兩
赤茯苓半兩或三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葱白三寸。薑三片。水一盞。煎三五沸。連進二服。汗出避風。或煎此湯調下。如常服葱湯下半錢。慢驚用平涼藥使宜
三十六種慢驚將發。用白术麻黃散
白术炒 乾葛各一分 麻黃半兩去節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荊芥湯下。服後忌衝風。須有汗如水出。再進一二服。如困睡不省。即宜下琥珀散
又琥珀散

上色朱砂 真珠末 芍藥 鉛白霜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又方三十六種慢驚風正發。用治心煩嘁惡方
人參 甘草炙 木香 沉香
藿香葉 白术各一分
右件爲末。每服一錢。飲調下
鳳髓經白鶴丹。治小兒慢脾風不醒。四肢冷。不食嘔逆。漸生風疾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炙黃焦 白附子生用兩箇
僵蠶去絲 天南星去皮紅酒煮 天麻
輕粉
右爲末。法酒煮麵糊爲丸如黍米大。薄荷湯入酒一滴化下。慢驚用錄粉藥量審用之
急眼觀證甘乳熬。定慢風搐搦。先用乳香甘遂壓涎定搐。凡慢驚風木散下落。宜用此二藥相兼服。倚涎不脅不搐。方通利。其方在搐搦門中
白附子 川烏頭並炮去皮各一錢先各以一兩可燒倚二錢 朱砂 鵬砂各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爲末。薄荷湯調下一錢至二錢
國醫李安仁傳酒煎附子四神丹。治小兒慢驚。又治一切虛冷之疾。升降陰陽。順正祛邪。消風冷痰涎。散結伏滯氣。通利關節。破瘀敗凝滯。奔衝失經之血。接助真氣。生續脈息。補腎經不足。利膀胱小腸。秘精固氣。定喘止逆。壓煩燥。養胃氣。滋五藏虧損。下虛上壅。胃中痰飲。臍腹冷積。奔豚氣衝。上下循環。攻刺疼痛。脾寒冷汗。中風癱瘓。精神昏亂。霍亂吐瀉。手足逆冷。陰毒傷寒。四肢厥逆。形寒惡風。向暗臥。乍寒乍熱。婦人產後諸疾。血氣逆潮。迷悶欲絕。赤白帶下。崩漏不止。應久新諸病。未能辨別虛實冷熱證候。用藥未效。悉宜此藥。分勻陰陽。氣正。使遂安和。王不得已詳證乃服
水窟雄黃 雌黃 辰砂 透明硫黃
右四物各半斤。並別研。水飛過。滲乾。再同研勻。用燒藥合子一箇。看大小用。臨時先以杜丹根皮燒烟熏合子。令黳烟氣黑黃色。入前四物在內。約留藥合子口下及一指。以醋調臘茶作餅子蓋定。與合子口縫。者用赤石脂泥固濟合子。用合蓋子蓋之。令嚴。却用紙筋鹽泥通裹合子。固濟約厚一指。放令極乾。初用炭火燒熱。次加少火燒合通赤。常約令火五斤以來。漸漸添火氣。小却添至五斤以來。照顧勿

合炭厚薄不一。可添至三秤。俟清。去火漸令冷。入在地坑內深一尺。已上。用好黃土蓋之。候三日取出。打破合子。取藥細研。約三十兩。別入

胡椒末　蓽撥末各七兩　真赤石脂末三兩

好官桂心末六兩　附子炮六錢。已上裹地去皮臍。取

末十二兩。以好法酒一升。熬至三升。然後入附子末為糊。和前藥

右丸如雞頭肉大。留少酒膏。恐藥乾。候乾。輕病每服一粒。重病二粒至三粒。米飲湯下。空心食前溫酒鹽湯亦得。小兒吐瀉慢驚。研一粒末。飲灌下。如有困冷陳寒。宜常久服餌。如病安愈。不得多服。如覺熱瀉。即加木香桂末一錢。同和服之。趙丞相云。此方得之國醫李安仁。云。此藥比之四神丹。尤為有造化也

張氏家傳治小兒慢驚方

治大馬閘一條。明底裡三伏者中使　蜈蚣且者一條只

用上截半條。首尾者皆可

右二味。用臘餅一箇盛在內。泥固濟。火燒存性。放研細。用麝香薄荷水泔水。只作一服立效。小兒量多少加減

治中風。及腳氣痺弱。不能轉側。兼治小兒慢驚。小續命湯

麻黃湯泡三次焙乾　桂枝　甘草炙各半兩

防風一分半　赤芍藥　白朮　人參

川芎　附子炮裂去皮臍　防己

黃芩各二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取八分清汁。入生薑汁再煎兩沸。溫服。日二服。夜二服。若柔痓自汗者。去麻黃。夏閒及病有熱者。減桂枝一半。冬及始春。去黃芩

治小兒慢驚痓風。羌活膏方

羌活　獨活　人參　茯苓

防風　官桂　乾蠍全　硫黃

水銀已上各半兩　麝香少許

右件八味為末。候將硫黃於銚子內鎔汁。入水銀拌和勻。研為細末。再研細。鍊蜜為膏。每服皂子大。荊芥湯化下

莊氏家傳治小兒驚風。有虛積。緱金丹

胡黃連末　青黛　蘆薈　香墨並研各一錢

膩粉半錢　使君子末五箇　天漿子末三箇　麝香一字

右件為末。同研如粉。鍊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孔氏家傳睡驚丸。治慢驚風中有搐驚尤甚。又此所犯之藥

白附子末　蟬殼末各挑一錢匕　天麻末

朱砂末　大附子炮裂去皮臍為末　青黛

天南星以白礬湯浸一宿焙乾為末　雄黃末

全蠍去尖毒為末各挑半錢匕　麝香別研半字匕

腦子一字匕別研入藥

右一十一味同研令勻。入飛羅麵少許。滴冷水為丸如米粒大。每服一丸。以薄荷湯磨破化下

硫黃丸。治陰癇有二等。小兒小便澀。則硫黃丸入一分茯苓。若小便不澀。只一味硫黃也

解小兒一切傷風。及慢驚脾風膏方

天麻酒浸一宿切焙為末　人參末　川芎末各一分

乾蠍梢炒為末　白僵蠶直者炒為末各三七箇　龍腦各別研一字

麝香別研半錢

右件九味。一處又勻。煉蜜為膏。每服半皂子大。荊芥蔥湯化下。神妙

小兒慢驚脾風。取涎

右用天南星不拘多少為末。用竹瀝油調下。喉涎自出

羌活膏。治小兒胃虛生風。變成陰癇。憂畜肉嚼。目澀饒睛。又療傷風壯熱。寒壅風熱。鼻塞呵欠。精神不爽

羌活　獨活　天麻炙　川芎

人參　茯苓各一分　乾家薄荷　直僵蠶炒各半兩

全蠍一分　防風一兩半

右為細末。煉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大。用荊芥孔香煎湯化下。荊南太醫錢祐方

溫驚丸。治小兒陰癇諸證方

天南星一箇炮　香白芷如天南星多　京墨天南星三分

之一塊過　麝少許

右為末。糊丸作小餅如豆大。薄荷湯化下。丸了外以銀箔或金箔裹之

吉氏家傳治慢驚風。牛黃膏

牛黃[illegible]　[illegible]　生米[illegible]
輕粉一錢匕
右末用煉蜜于內。研為膏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荊芥湯下
治小兒慢驚眼睛不開方
鉤藤　防風去蘆各一錢　蟬殼半兩
蠍梢　朱砂各半錢　麻黃一分去節　麝少許
右件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薄荷湯調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風。喉內有涎。辰砂散
蛇黃一箇大者火煅醋淬用一錢為末　白雞糞
鼠屎　白丁香各一錢燒為末
右都入乳鉢內研勻。每服半錢。麝香湯調下。三歲已上麝香酒調下。
不過三服涎必下。若涎不下。難治
治慢驚風。化涎。牛黃散
牛黃二錢　朱砂　雄黃各一錢　天南星一箇水二
盞生薑一塊搗碎同煮去薑　金銀箔各五片　膩粉炒一錢匕
麝香半字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治吐瀉傳成慢驚。醒脾散
厚朴一兩細剉。用水一盞。硇砂一豆許同煮取出焙乾秤一錢
草果子一箇。麪裹煨。去皮及麪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各半錢　白豆蔻一箇
右末。每服半錢。冬瓜子煎湯調下。棗湯亦得
陶善化傳治小兒慢驚方
右件用猫糞少許燒為末。以麝少許米飲下
趙氏家傳治小兒慢驚。萬安散方亦治慢脾方
全蠍七箇。以生薑自然汁浸　好朱砂半錢別研
麻黃一錢揀細直者。生薑自然汁浸　薄荷去土者。以生
薑自然汁浸。聞每蠍一箇。以薄荷七葉裹道。以麻黃纏繫。竹筯夾
炙令黃色　厚朴二錢去麤皮。生薑自然汁製
白朮一錢。用水七分一盞。銀石器煮盡。切片焙乾
右各杵製了為細末。再入朱砂研細。新生兒半錢。周晬已上一錢。量
兒大小加減。日三服。並用金銀薄荷湯下

安歸治小兒慢驚風藥方
右先研臘茶一錢。入生腦子半錢。以湯點八分一盞。用鐵杓一枚盛
定。將蛇黃一箇。於火邊煅放。候炙極熱。入杓內茶中淬。再三。至茶盡。
碾為細末。金銀薄荷湯調下。一歲以下半字。一歲以上一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治脾風方并歌
孩兒驚久積涎生。傳入脾家事不輕。忽發如雷風雨勢。去涎方可得
安寧
粉霜丸慢驚用銀粉須審用
粉霜　真珠末各半　朱砂　半夏薑汁浸各一分
白附子一箇炒　蠍十四箇全者　水銀一分結砂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蒸餅心為丸如蔔子大。每服三丸。淡薑湯吞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方
夜啼多熱無精彩。口沫涎生病不消。除病莫過靈藥。治驚丸子鎮
三焦
睡驚丸
青黛三錢　僵蠶　乳香　天南星各半兩

蠍十四箇　鵬砂　蘆薈各一錢半　使君子七箇
輕粉　朱砂各一錢　龍腦　薄荷一分　京墨少許
巴豆三箇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蜜丸。看大小。金銀煎湯化下
長沙醫者丘松年傳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困。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大天南星一兩。每一各剉作五六塊。用生薑一兩切作片。厚朴一
兩剉碎。去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冬瓜子一百二十
粒鄭愈方用三十粒　白茯苓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蟬殼煎湯
調下亦得
長沙醫者李剛中傳治小兒因虛陰證慢驚。或慢脾風藥方
附子一箇。重六錢已上。或六分者方可用。頂心剜一竅。入硇砂半
錢在竅內。復以附子末填竅合實。不去皮臍。於淨地上取一竅。如
附子大。入附子在地竅中。以土築實。上以灰火一撮許蓋之。次以
炭火三五莖。於灰火上籃煨。別量附子半熟為度。候地冷。方取出
附子去皮。同硇砂一處為細末　防風二錢半為末

全蝎為末　白僵蠶直者。去絲土。微炒為末各四十九箇
明淨乳香一錢半。別研為末
右六味細末和合作一處。入乳鉢中。細細研極勻。周歲已下服半平
錢。半歲已下嬰孩服一字。周歲已上者服半平錢已上。或一小平錢
量輕重加減與服。並用乳香湯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安心丸。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全蝎半兩炒
右件為末。麵糊為丸如黃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炮去皮臍　白附子炮　全蝎炙微各一箇
蜈蚣一條炙熟
右件為末。用麻黃不計多少去節為末。酒煑麻黃成膏。和藥為丸如
雞頭大。一歲一丸。二歲二丸。用溫酒化下
治小兒慢驚風。臙紅散方
赤脚蜈蚣一條去足　蔓陀羅子一箇　天南星二箇只取
心如指頭大兩塊　乳香一塊如指頭大
土狗子去頭足　全蝎各七箇　朱砂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每服一大錢。分二百服。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救生散。治小兒吐痢。或慢驚風方
全蝎七箇。用薄荷七葉。逐箇裹了。以生薑自然汁浸麻黃七條。縛
定蝎葉上串上。火令焦黃色　白朮塗蜜。炙黃。一錢
厚朴一片。用薑三寸。水一盞。煑七沸。取厚朴一錢
人參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煎青水茄湯調下。或蜜丸如黃米大。飲
湯下
治小兒慢驚風。虛風湯方
黑附子炮去皮臍　天南星大者生去皮各一箇
白附子七箇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水一盞。入蝎梢一箇。同煎至六分。微熱服。已上
三十六方。並切切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神寶丹。治小兒或先吐後瀉。或先瀉後吐。或只吐不瀉。或
吐瀉俱發之後。變成慢驚者

附子米泔水一盞。薑半兩。研。浸三日。以同蛤粉炒。裂去皮臍半兩
羌活　朱砂　蝎尾　麝香
乳香各一分　南星兩箇。各重半兩。去皮臍。剉作十片。酸漿一椀。
薑一分切片子。煑酸漿盡。去薑。焙乾半兩。南星丸炒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者半丸。薄荷湯化下。小可驚瀉。便青
腹疼。與少許立效。如小兒只吐不瀉。發驚。急以紫苏重瀉五七行。後
與此藥。並食前。或以珍珠丸下之亦得
辰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癎病
蝎尾二十一箇生黃　麝香各半兩　附子三箇尖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七箇。好者。麩上燒皮焦。黃去
皮用肉
右為末。寒食日蒸餅為丸如小豆大。一歲一丸。荊芥湯下。衣被蓋少
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閉口不得者。便用蒜入鹽同擣。塗藥一丸。在兒
後心上。以前蒜作餅蓋之。以帛係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
以薄荷湯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者。立效。須是端午日合。忌雞犬婦
人見
交泰丹。治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累服熱藥。上熱下冷。涎鳴氣麤。服
藥輒乏止在膈上。不入中下。此藥治陰陽潮上。發搐未去
黑鉛一兩　硫黃　水銀各二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　朱砂　附子炮去皮臍　鐵艷粉各二錢
全蝎　蛇肉酒浸去骨各一錢　麝香
槐柳枝各二寸細剉。同鉛入銚子。炭火上銷。將槐柳枝各一莖。
不住手打。後入硫黃。次入水銀。煎為沙子。去皮松上出火氣
右為末。薑汁煑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丸。米飲湯送下。食前。如病勢
速。煉蜜為丸如雞頭大。一丸。薄荷湯化下。本法作丸子。鎮墜
安神膏。治小兒心虛多驚。恍惚不寧。腹痛便青。并吐瀉之後欲生慢驚
朱砂二錢　全蝎　人參　白茯苓
天麻　附子炮　川芎　乳香各一錢
麝香一字　坯子半錢　又一方加琥珀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
丙丁膏。治小兒吐瀉之後。精神倦怠。多睡不省。不思乳食。四肢逆冷。啼如
鵝鴨。咽喉不利。丙日作麪。丁日合藥

南星 烏蛇酒浸取肉焙各三分 天麻
麻黃去節 附子炮各半兩 白附子三錢半 蠍一分
僵蠶四錢
右爲末。水一升。浸三日。寒食日麵一升。和拌踏作麴。楮葉罨七日。取出紙袋高掛半月日可用。每麴一兩。朱砂一錢。麝香一字。並爲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竹瀝膏。治小兒久患脾虛發搐。慢驚潮歇
附子炮一錢 厚朴薑汁浸一夕焙乾 白朮蜜炒各一分
麻黃去節炒半錢 全蠍二十七箇薄荷汁浸一夕焙炒
犀角屑一錢懷乾
右爲末。竹瀝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無時
清脾飲。治小兒困吐瀉。多困不醒。欲生風候
人參 白附子 南星炮 半夏炮七次
全蠍 僵蠶 白朮 川芎
羌活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爲㕮咀。三歲一錢。水半盞。薑三片。冬瓜子仁三七粒。煎三分。去滓

無時
一醉膏。治小兒慢驚潮搐。神昏不得睡。亦治大病後。及搐搦。風涎流滯。手足不隨
乳香二錢 天麻二錢 麝香一字 安息香
全蠍 蜈蚣各二錢 附子炮 麻黃去節
酸棗仁炒去皮各四錢
右爲末。法酒同蜜熬熟爲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酒化下。盡醉灌之得睡。是驚效
天王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南星一箇重八九錢已上
右取地坑子深三寸。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然後以入南星。却用炭三兩條蓋却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熟爲末用半兩。天麻末一錢。麝香一字和拌。三歲半錢。生薑防風湯調下。亦治久嗽。惡心可食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治小兒發癇爲陰證方
黑附子一箇六錢已上者。生去皮臍 生天南星二錢

半夏二錢滾水浸洗七遍 白附子一錢半 朱砂二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右六味同研勻。每服一字。薄荷煎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又治陰癇方
大附子。生去皮臍爲細末。每用二錢。以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半盞。分爲三兩服。量兒大小加減。吐者入丁香五粒同煎。乳空時服
楊倓家藏方加減定命丹。治小兒慢驚瘈瘲。目睛斜視。身體強硬。牙噤如醉。及治胎風成癇。發歇不定。往著醒時
蝎酥酒浸一宿 牛黃別研 朱砂別研 甘草炙黃
胡黃連 麝香別研 使君子肉 犀角屑
當歸洗焙 天麻 細松烟墨燒烟盡地上出火毒
羌活去蘆頭已上十二味各一分 全蠍二枚去毒微炒
棘剛子五枚去殼取蟲微炒 半夏湯浸洗七遍
天南星牛膽製者 附子炮去皮臍 虎骨酥酒醋炙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炙乾 乾薑炮 丁香
沉香 肉桂去麤皮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麵裹煨熟 白朮已上十三味各一錢
右件爲細末。煮粟米粥和丸如黍米大。青黛爲衣。每服一十丸。荊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麝香六神膏。治小兒慢驚潮作。口噤不語。手足瘈瘲。發歇無時
麝香一字細研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一宿 烏蛇尾五寸酒浸一宿
全蠍七枚去毒炒黃 蜈蚣一條塗酥炙黃
棘剛子七枚去殼取蟲微炒
右件爲細末。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煎人參麻黃湯化下。不拘時候
麝香餅子。治小兒吐瀉之後。內虛生風。已成慢驚。涎潮搐搦。頭項反折。神情昏困
全蠍二十一枚。每一枚用薄荷二葉裹定。先以生薑汁浸軟薄荷。逐枚以薄荷纏定。卻蘸薑汁於慢火上炙。令薄荷黃色。又蘸薑汁炙。如此三遍焙乾用
乳香別研 朱砂別研
雄黃別研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 天南星炮裂。入生薑汁內浸一宿。切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白僵蠶炒去絲嘴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尖取末已上八味各三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別用天南星末一兩。調生薑汁煮糊與前藥和丸如梧桐子。捏作餅子。略見日色。陰乾。每服一餅子。煎荊芥湯化下。不拘時候

五銖散。治小兒慢驚風。口噤不語。乍靜乍發。昏塞如醉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青黛別研 地龍去土炒
白附子炮 全蠍去毒炒已上六味各半兩 天南星一兩炮裂
附子炮去皮臍二錢 蜈蚣一條炙黃 麝香別研
乳香別研各半錢研細 古文錢一錢火煆淬五次研碎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用蜜和成膏子。以生薑汁并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香蠶散。治小兒慢驚涎盛。口噤昏塞。頂背強直。手足搐搦。進退不定。瞪目多驚

白附子一兩炮 天麻 全蠍去毒微炒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各二錢
甘草炙黃 朱砂別研 釣藤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荊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雀甕散。治小兒慢驚瘛瘲。口眼相引。目睛上視。頭項偃折。痰涎壅閉。神志昏憒

棘剛子十枚取蟲微炒 全蠍三十枚去毒炒
蓖麻子二十枚去皮研 石榴一枚大者去頂如盞盛前三味藥在內。用黃泥裹作毬。慢火炙乾燒赤。候冷透出去蓋。熟候冷取出去泥細研。次入後藥
天南星炮 半夏湯泡七遍去滑 白僵蠶炒去絲嘴 白附子炮四味各一分
乳香一錢別研

右件後四味為細末。次入乳香并煉者藥同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荊芥湯入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截驚散。治小兒慢驚瘛瘲。目睛斜視。口眼牽引。牙關緊急。胎風胎癇。悉皆治之

烏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蜈蚣一條塗酥炙焦
全蠍一錢去毒微炒 川烏頭一分炮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秤一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麝香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煎荊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日久。或大病後生風。時發搐搦。目睛斜視。手足瘛瘲。胃悶昏塞。身體強硬。角弓反張

天南星一枚重一兩者從碎 附子一枚重七錢者從破
已上二味。用生薑四兩取汁。入好酒一盞。於銀石器中同煮。令汁盡。焙乾為末
白附子七枚炮裂 全蠍去毒七枚微炒
辰砂半兩別研 代赭石二兩火煅研細

右件為細末。入腦子麝香各一錢。研勻。每服一字。用酸漿水半盞。入麻油兩滴。冬瓜子三粒。同煎三五沸。放冷約一茶脚許。調服。候少時再服一服。如無漿水并冬瓜子。只用薄荷湯調亦得。不拘時候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燥。多驚多痰

白附子炮 天麻炮 乾蠍炒 人參已上各一分為末
牛黃 膩粉 真麝

右家為末。煎棗湯調下半錢

湯氏嬰孩妙訣治慢驚

真川烏一枚生去皮臍 全蠍去毒一分

右二件㕮咀。分二服。水二盞。生薑四十片。煎至半盞。旋滴口中

又方用驗

赤脚蜈蚣一條頭尾全者酒塗炙 白僵蠶七枚炒
辰砂一字別研 全蠍七箇。頭尾全者。各用生薄荷葉包裹外以麻縷繫定。火上炙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研細 麝香少許別研

右末煎人參麥門冬湯調。急驚加腦子牛黃各少許。煎金銀薄荷湯調

續經驗治法。前件藥如俱用不効。危困可憂。須診太衝脉未絕。在兩足面間。當灸百會。取前後髮際兩耳尖折中。乃是穴也。方書所載。但云頂上旋毛中。殊不審有雙頂者。又有毛旋不正者。庸庸之輩。只循習舊本。誤人多

矣痰後即當控涎青州白丸子末再煎如稀糊入蜜令熱調奪命散良久涎下細研靈砂米飲調旋抹口中如漸有退證風盛服八仙散昏困服醒脾散常令滅乳妳子服醒乳藥如此調理無不更生間有稟受不堅本氣素弱五行修短雖有神聖工巧靈丹妙劑不能奪其造化此乃曉然之理學者不可不審若涎已離膈但在喉中如鋸藥不能入又不可攙當刋法掾之然猶鼻貫涎得出次服奪命散庶免再潮

奪命散

川烏尖　附子尖各七箇生去皮用　蠍梢七枚

石綠少許

右末一處和匀用粳雞翅上藥入喉中逐旋惹出頻用帕子拭之

王璆百一選方韶州醫者劉從周論小兒吐瀉發搐覺有痰者但服五苓散入生薑半夏煎服吐了痰瀉亦止驚自退林謙之祭酒云

治小兒慢驚青金丸

用青州白丸子金液丹等分同研爲細末麪糊丸如黍米大量兒大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薑湯下

又方

正生大附子去皮臍生爲細末以白項蚯蚓令於藥末內衮候定刋蚯蚓上附子爲丸如黃豆大每服十丸溫米飲下

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曾用極妙

右白朮二分蜜炙至焦須木灰火取出水淨洗切片焙之入蠍梢三七箇天麻白附子各一錢共爲末米飲湯調下

治小兒慢驚百藥不効者葛丞相方

大川烏頭去皮臍生用　全蠍等分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兩大盞生薑五十片煎至三四分去滓逐旋以藥注灌之

十便良方小天南星丸治小兒慢驚風江陽方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微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和藥

白附子半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

右爲散入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四歲兒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三丸日二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魏氏家藏方安心丸治小兒慢驚長沙醫者鄭愈傳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去毒

右件爲末麪糊丸如黃米大朱砂爲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截風生胃湯治小兒稟受氣弱臟腑泄瀉乳妳不化或瀉清水此乃驚證之漸也宜急服神妙

大天南星一箇須半兩已上重者慢火煨熟細剉

好人參不拘多少焙乾細剉

右二味各一錢半水一盞生薑二小片大棗一枚冬瓜子仁十四粒慢火同煎取濃汁注小兒灌下每服作三兩次喫仍先嘗過恐生麻兒口

麯香散治小兒慢驚皆因吐瀉所致若大吐數日不止使作驚候急服此藥即可止吐

赤麯　藿香各半兩去土　丁香不見火

肉豆蔻麪裹煨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一歲嬰孩半錢煎香楠木湯調下香楠木定驚止吐神妙不可言

星香散治小兒吐或兼瀉或獨瀉服前藥未効急服此藥既止吐瀉又能截驚

大天南星藿香葉生薑等分約半兩用水一大椀煎乾取出獨取天南星爲末去藿香葉生薑不用量小兒大小每服一錢入冬瓜子少許同煎一盞至半盞天南星須是極大半兩已上者尤佳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既久用前二藥不効已成驚證手足搐搦口眼牽邪急服此藥十止八九一日之間須數服爲妙

全蠍七箇用龍腦薄荷葉青麻縛之酒浸炙乾去青麻薄荷不用

人參去蘆一錢蒸過　白朮一錢蜜炙黃

附子六錢重者去皮臍取一錢用　梓朴五錢甘草水

煑焙乾取一錢甘草不用

右爲末竹茹煎湯調下半錢立効如急驚切不可服須審證可也

安全散專治慢驚後餘證未退精神不爽與第三第四藥相間日一服凡此五藥隨證用之病者無不全安

人參去蘆一錢焙　白朮炒　白附子炮

南星薑汁一椀煑乾切片炒　天麻炮　辰砂細研

當歸焙去蘆　乳香別研　沒藥別研　吊藤鉤寸者焙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全蠍去毒　白茯苓去皮焙

羌活焙　防風去蘆焙　川芎焙　甘草炙各一兩
麝香半錢
右並秤淨藥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薄荷生薑棗子煎至六分
或只用薄荷湯調下
蠍附散。醒脾去虛風。張氏家傳
大附子一隻炮去皮臍　天麻二錢　大全蠍七箇　大山附子三箇炮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濃煎冬瓜子湯調下
楊仁齋直指方太一保生丹。治慢驚。尚有陽證
全蠍青者十四箇　白附子生　直僵蠶
牛膽南星　蟬殼　琥珀各二錢　麝半錢
防風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如桐子。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聚寶丹方。傳慢驚可用
人參　茯神　琥珀　天麻
直僵蠶炒　防風　南星炮　白附生
蠍炙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錢　朱砂半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湯調下
蟬蠍散。治吝傳慢驚
全蠍七箇去毛炙　蟬殼二十一箇　甘草二錢半炙
大天南星一箇炮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
來復丹。升降陰陽。疎風利痰。方見前
王氏惺惺散。治吐瀉脾困內虛
人參　茯苓　木香　天麻
白匾豆製　陳米炒　全蠍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略煎服
醒脾散。治吐瀉脾困不食
全蠍焙半錢　白附子炮　天麻焙　甘草炙
人參　白茯苓　石菖蒲細節者　木香
石蓮肉　白朮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有熱者去木香

大醒脾散
南星　白茯苓　橘紅各一分　全蠍焙
甘草炒　白附子炮　石蓮子　人參
木香各半分　陳倉米二百粒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驅風醒脾。兩方通用亦可。讓乳小兒胃
虛不消乳食。尤須節約
溫白丸。驅風豁痰
人參　防風　白附子生　直僵蠶
全蠍各焙並一錢　南星湯七次焙乾
天麻各二錢
右爲末。飛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薑湯調下
星香全蠍散。治慢驚風。昏迷痰搐
南星濕紙煨二錢　木香　人參
橘紅各一錢　全蠍炙三箇　甘草炙半錢
右剉細。每服一錢。入紫蘇薑棗濃煎。旋以匙送下。有熱加防風
定命飲。治慢驚吐瀉困重。欲傳慢脾通用

圓白半夏生　茯苓　木香　老生薑切各一分
白朮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
四聖散。治慢驚痰滯虛熱。若有竄視。搐搦證狀。以少許用管吹入鼻中
全蠍七箇　直僵蠶十四箇　大南星七錢半　真川烏三錢三字
並生用
右將南星爲末。水調作餅。裹蠶蠍川烏。外用濕紙重包。慢火灰中煨
令赤色。頓地上一伏時。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湯點好茶清少許調
下
烏蠍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川烏生。全蠍焙爲末。各少許。每服半錢。薑棗煎服。如再
服即去川烏
南星散。驅風豁痰
南星重八九錢以上者用一箇。就地上作小坑深七八寸。用火炭
五斤燒通紅。以好米醋半盞灑入坑中。即納南星於內。次以火炭
條密蓋之。又用盆蓋其上一伏時。取出去毒切如

右爲末。入琥珀全蝎末各一錢。每服半錢。煎生薑防風湯調下
烏沉湯。慢驚驅風助胃
天麻二錢　人參　真川烏生　全蝎焙
南星炮　木香　沉香各一錢　甘草炒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三片。慢火煎取其半與之
沉香散。生胃氣。止吐瀉
茯苓二錢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川厚朴製　甘草炙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
天南星丸。治慢驚痰壅。惟身熱者可服
南星一斤。每重一兩上下者。用溫湯浸洗。刮去裏外浮皮。并虛軟
處令淨。用法酒浸一宿。用桑柴蒸。不住添熱湯。令釜滿。親看氣候
次下任濕酒。常令藥淵七伏時。滿取出。用銅刀子切制一箇大者
嚼少許不麻舌爲熟。未即再炊。候熟用銅刀切細焙乾
麝香研　丁香各一兩　龍腦研一兩半　辰砂別研水飛二
兩用一半爲衣

右爲細末。入研藥勻。煉蜜杵酒圓。朱砂爲衣。每服一豆許。生薑煎湯
調下
蘇合香丸一倍。方見諸氣類　白丸子二倍。方見痰飲類　夾和。每服半錢。薑
湯調下
礞石散。最能利痰。急慢脾風通用
青礞石煆碎一兩　焰硝半兩。同研。入甘鍋內。火
煆。以通紅候冷
右爲末。雪糕薄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丸。急風薄荷荊芥泡湯調下。慢
風慢脾風。用南木香煎湯調下。礞石焰硝。古文錢葉。雖能利痰。然其
性非胃家所好。須以木香佐之
靈脂丸。治慢驚。痰盛搐搦
五靈脂香附者　白附子炮　木香　直僵蠶炒各一分
全蝎焙半分　朱砂一錢　大南星湯浸洗半兩
右爲末。米醋煮生半夏糊爲丸麻子大。每服三丸。薑湯送下
香餅子。治慢驚初傳。涎潮昏搐
全蝎十四箇薑汁浸　麻黃[illegible]去節以火炙乾又蘸薑汁又

炙凡三次　花蛇肉　烏蛇肉並酒浸焙
直僵蠶炒各一分　白附子焙　人參
天麻　防風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末。用南星末煮糊丸桐子大。捏作餅日乾。每服一餅。薄薑湯調
下
蟾蝎散。治慢驚。身熱痰滯
大乾蟾一箇酥塗炙黃　直僵蠶　蟬殼
蝎尾各焙　白附子微炮　五靈脂　蘆薈
琥珀各一分　朱砂一錢　麝半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防風煎湯調下
快胖湯。治慢驚脾困不食。和胃驅風
大南星一箇。剉如棋子塊。用生薑一兩切。川厚朴一兩剉碎。水三
升同煮令南星透。去薑朴。只用南星切焙
木香　人參　天麻各二錢半　全蝎七箇焙
右爲末。每服半錢。甘草生薑煎湯調下
衛生家寶蟬蛻飲。治小兒吐利後。臟虛慢驚。手足時瘛瘲。多睡眼上視。乳

食不進
釣藤鉤子三分　川芎　白僵蠶去嘴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五枚炙去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尖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
附子不用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保命丹。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
良方
白茯苓　朱砂令研　白附子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
加用之　天南星炮各一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炒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鵬砂一錢　腦子
麝各半字
右爲末和勻。薄糊爲丸雞頭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議曰
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藥純和。却驚安神。化
痰定搐。功効非常。然急驚傳來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爲法則。
陰盛陽虧。方謂陰癇。榮虛衛弱。方傳陰癇。心驚神散。方傳熱。熱經柔

絡時方傳熱癎之為病，四體不收，精神失守，百病干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為難事。請究所受，療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為虛設

觀音全蠍散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

黃耆一分　人參一分　木香一錢　炙甘草

石蓮肉炒　藊豆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全蠍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天麻二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一錢，棗子半箇，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脾，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止於危急之際，却作兩餌救之。先與生其胃氣，次服截風定癎，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丸子末，以半和之，乃盡其妙

犀角散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鎊一錢　白朮二錢水煑過　甘草半錢炙

陳皮舊者炙去白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荷同煎三五沸，通口無時。　議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傳。兮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朮陳皮預理脾胃。犀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發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甦省。兼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為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劑。一正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椿首智者作之施功利益而已

醒脾散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

人參一分　木香炮一錢　白茯苓一錢　白朮炒一錢

全蠍炒半錢　甘草炙一分　白殭蠶炒一錢　白附子炮一錢

天麻炒一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沸，通口無時服。　議曰：此良方，最為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痰驚風，神困氣耗，沉沉默默，皆脾經虛之已甚，風痰併聚，故爾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濟丹及觀音全蠍散，俱良。其痰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丸散及腦麝寒涼等藥。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兒疾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絕，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其所謂治人欲子

神保既濟丹治嬰孩小兒吐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効

硫黃　焰消　陳橘皮　青橘皮去白

五靈脂川者良　半夏麴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硫消二味和研令勻，一處用磁器鎔汁，傾出候冷細研，旋入諸藥和勻

右為末，秫米粉水煑糊為丸如○大，每二歲兒服三十丸，大者加之，並溫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氣，多服有益。　議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剋，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脚手漸冷，或眼日欲合，或服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生驚，但胃

氣未脫，逆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服，以愈為度。若脚手水冷，青服之立溫，未止，青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並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使尤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像循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致而行之

定命飲子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半夏㳘半塊者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炙

白茯苓　白朮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煑令水乾，將半夏天麻白朮茯苓切焙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生薑棗子湯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効如神。醫工少有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變者方用之。俗夫使言好藥，殊不知腦麝，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利關竅，開閉塞，疎腠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瘡痢藥用之，虛者亦禁。惟有痓痙癲癎宜用。定命飲子屢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

深智高明。往往欽羡。疾猶迷併。脉息虚怯。不敢頓下者。宜與靈芝丸
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治法之樣
也
跃奇野夫多效方神效方。治小兒慢驚風。手足搐搦。諸藥不效
大天南星一箇
右用好酒一大盞。椀內浸四十九日取出。後用活蝎四十九箇。用竹
笑子夾定。教蝎獨螫天南星。令蝎無力動。便換一箇蝎。又螫。用四十
九箇蝎都螫遍天南星。不用蝎。將南星劉乾。椀內放定。上用紙數重
封定椀口。用綿繫定紙。放椀在屋梁上。陰多時。約自然乾取下。不得
見日氣。研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一日三服。不拘
時候必効
御藥院方三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蝎各二十箇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麻黃湯調下。或薄荷湯丁無時
通聖餅子。治小兒慢驚風癇。涎多。咽喉不利。手足搐搦
天麻　使君子去皮　白僵蠶炒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一分　乳香　青黛　蝎梢炒
膩粉　水銀各一錢　黑鉛半錢與水銀結沙子
蕪食子一對去皮　麝香　腦子各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餅子。用薄荷湯
化下。食前臨睡服。量兒大小加減
乾蝎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蝎全者十枚炒　曼陀羅花七朶重一字
天麻二錢半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搗研爲細末。每服半錢匕。薄荷湯下。不拘時
釋繼洪澹寮方慢驚。小兒吐瀉後成慢驚。或昏睡。手足似搐而不甚。用金
液丹半兩。青州白丸子三錢重。同研極細。生薑米飲湯調下三錢。多服乃
效。服至一二兩無害。候胃氣生。手足漸溫。漸減金液丹。加白丸子。以意度
之
績刊經驗良方芎蝎散。治小兒腦髓風。顋顱開解。皮肉筋脉急脹。青縫青
筋起。面少血色。或腹中氣響。時大便青白沫。或嘔吐痰涎。欲成慢驚。風搐
足脛冷者。或大合氣上衝胸。頭面腫痒。亦宜服之

川芎　蓽撥各一兩　細辛去蘆苗淨一兩
蝎梢一錢　半夏湯泡去皮臍二錢半淨生薑自然汁製一宿
右研爲細末。每用一字。沸湯調。熱服。量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吐瀉痢後。將傳慢驚。慢脾神昏脉弱。飲食不進。睡露
揚睛。晝輕夜重。急宜投服
北南星一兩剉碎用器盛東壁土同醋煑少時濾乾切片焙
人參去蘆　冬瓜子仁炒碎二味各二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慢火煎七分。候溫無時少與
緩服。投之急必吐。此後應諸湯散丸劑。所述服餌次序。不過言其大
畧。然前更調化。分數湯使下法。尤在臨機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或多
或少。隨病輕重用之。餘皆倣此。再不繁引
危亦林得效方慢驚風證。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及過服寒涼之藥。其
證眼慢騰騰。或露睛。手足瘈瘲。面色青白。渾身四肢冷。默默不聲。其脉沉
遲。用白术散。益黃散。防風。冬瓜仁煎服。安神丸。冬瓜仁湯磨化。方並見後
南星飲。宣利過多。脾困服慢。涎盛。四肢不舉。不思飲食
大南星三箇炒赤令熟　冬瓜子仁　白扁豆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生薑二片。防風少許。煎湯調服
防風丸。治慢驚不省。手足微動。眼上視昏睡
天麻　防風　人參各一兩　全蝎去毒七箇
僵蠶炒斷絲　粉草各五錢　朱砂　雄黃各三錢半
麝香半錢
右煉蜜丸小指頭大。人參湯化一丸。不以時候。冬瓜仁湯尤妙
觀音散。治胃氣不和。脾困下瀉過多。不思飲食。乳食不化。精神昏悶。四肢
困冷
人參　白术泔浸焙　扁豆炒各二錢半
白茯苓　冬瓜子仁　酸棗仁去皮蚌粉炒
甘草炙各半兩　藿香　枳殼去穰各二錢半
紫蘇葉少許　木香不見火　石蓮肉去心　嫩黃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烏梅湯冬瓜子仁陳米湯調。皆可
五苓散。止吐瀉。每服一錢。紫蘇粳陳米湯調下。方見大方科傷暑類
小鈎藤飲。治吐利。脾胃虛風慢驚
鈎藤三錢　蟬退十箇　人參二錢　麻黃二錢

防風二錢　僵蠶　天麻　全蠍去毒
甘草　川芎各三錢　麝香少許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寒加附子少許，乳食前服。

南附湯。治洩瀉虛脫生風，名慢驚風，及因服冷藥多者。

南星　生附子二錢　全蝎五個去毒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五分。量大小旋服。

蘇合香丸。治風搐搦，必須理氣。蓋氣下則痰下，關竅自通。方見諸氣門

灸法。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者。

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髮際眉心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脚後手，亦可治陰陽諸癇病，艾炷如麥子大。

衛生至寶神朮散。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

白朮五錢，蜜炙至焦，須木炭火取出，洗淨，切片焙　白附子各二錢半　蝎梢三七箇
天麻

右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服。

（五十二）

本當時大方羌活丸。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多，或病吐利後，為慢驚，兼治傷寒初感。

羌活　川芎　人參　白附子
赤茯苓各半兩去皮　天麻　白僵蠶炒去絲
乾蝎去毒　白花蛇各二錢半　大附子炮去皮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肉豆蔻煨　雞舌香
藿香　沉香　南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二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二錢半

右為細末，煉蜜旋丸如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化下。

黃鋌子。治小兒慢驚。

天麻　防風去叉　人參各一兩　乾蝎全者去毒
白僵蠶半兩炒去絲　甘草炒　朱砂
雄黃　麝香各二錢半　牛黃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作鋌子。量兒大小加減丸數。未過百晬者，與小豆大一丸，作一服。人參湯化下。

佛茄花散。治慢驚風神効。

全頭蜈蚣　蝎梢　佛茄花曼陀羅花是也
白附各等分　片腦少許

右研極細。三歲兒半字，三歲已上一字。薄荷水調，手按左鼻搐右，按右搐左。立少頃，汗如雨，困睡勿驚，永不發。

蚯蚓丸。治慢驚風立効。

蚯蚓一條，活者去泥盡，入膩粉少許，焙乾研細，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

硫黃散。治慢驚大效。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　全蝎七箇去毒　硫黃皂子大一塊

右為細末，薑汁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一歲兒一丸，米飲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兒 小兒證治六十六

小兒衄血

論

巢元方病源鼻衄候小兒經脈血氣有熱喜令鼻衄夫血之隨氣循行經脈通遊腑臟若冷熱調和行依其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也血性得寒即凝澀結聚得熱即流散妄行小兒熱盛者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於鼻者謂之鼻衄凡人血虛受熱即血失其常度發溢漫行乃至發於七竅謂之大衄也孫思邈千金翼方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即衄聖濟總錄論曰小兒體本挾熱或熱含於經絡血脈傷溢則為鼻衄蓋血與氣循行經脈通於府藏邪熱乘血血得熱則妄行隨氣上溢出於鼻者為鼻衄血虛受熱散漫失度出於七竅者為大衄鄭端友全嬰方夫鼻衄者是五藏熱結所為也血隨氣行通流臟腑冷熱調和不失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血得寒而凝結得熱而流散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出於鼻竅也又有因傷寒溫疫諸陽受病不得其汗熱毒停聚五臟故從鼻而出也

衄血立效沈氏子十歲鼻衄不止召二三醫或以茅花煎湯或以犀角地黃湯并龍骨末吹鼻數法皆不效其血注下召愚視曰急以晨鹽水下龍膽丸一服減半再進全除主人曰鹽水有何效愚曰夫血得熱而流溢鹽水鹹冷能凝其血譬之屠豬就血得鹽水而凝結黃連龍膽味苦寒能堅其血所以知其鹹苦入口即立效也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心熱肺氣實血隨熱入肺經為鼻衄惠濟論小兒鼻衄候歌欲衄之候脈弦洪鼻中乾燥響如風氣衝積血停留肺臟腑煩冤邪脈攻數合出紅猶可治更加升斗命須終明師若欲知調治涼血清胃始有功亦青肯肺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人少小患鼻衄小勞輒出

右用桑耳無多少熬令焦擣下篩每衄發輒以杏仁大塞鼻數度即可斷外臺法同用為丸亦得

仙人水鑑方小兒百日內鼻中出血方

葵花一字急吹之白礬水浴更相宜此是鼻風不消藥莫救虛誤妳頭兒

外臺古今錄驗方療小兒鼻衄不止

以馬屎綿裹塞鼻孔中

又方

燒髮灰末吹鼻孔中亦佳本草聖惠嬰孺法同甚妙

又方

單服白馬屎汁三合甚良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鼻衄或唾血

川升麻半兩 羚羊角屑 甘草炙微赤剉 黃芩

赤芍藥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淡竹葉七片煎至五分去滓入地黃汁半合更煎一兩沸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生地黃煎治小兒鼻衄不止

生地黃半斤取汁 剌薊半斤取汁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別研 阿膠半兩擣碎炒令黃燥為末

蜜一合

右件藥都入銀鍋中以慢火熬為膏不計時候用新汲水調下一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剌薊半兩 亂髮灰一分 蒲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桂心散治小兒鼻衄心悶

桂心一分 亂髮灰一分 乾薑半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羅為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更隨兒大小以意加減

梔子仁散治小兒卒熱毒氣攻腦鼻衄

梔子仁一兩 槐花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用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治小兒鼻衄不止

亂髮灰半兩 伏龍肝一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新汲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刺薊汁一合　地黃汁一合　生薑汁少許

右調和令勻徐徐服半合仍將滓塞鼻中即差

又方

炒桑耳令焦熟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亦吹少許於鼻中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譚氏殊聖方小兒鼻衄數還頻顔色青黃漸改移忽尔發時饒奔躁連忙走起索東西只緣積熱三焦壅凝水川消貝母知更有荷衣煎五合蜜調頻服定無疑

凝波散聖濟總錄名玉屑散

寒水石　貝母　知母爲末各一分半

馬牙硝細研川消亦得各一分　荷葉一兩以下一件煑五七沸篩

乾焙亦得

右爲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

絳雪丹治小兒陽毒煩躁吐血衄血漸生赤斑

丹砂研半兩　焰消研一兩

右二味各研令細再同研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沙糖水調化服取下涎即安

張涣經方妙選抵聖散治不以疾病常衄不止

盆硝研　亂髮灰燒灰研　紅藍花取子各一分

右用研勻細以綿纏搵藥塞鼻中湯調下

槐花散治衄血

槐花一兩炒　蒲黃半兩　川麵薑一分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服半錢新水調下

張銳雞峯方治衄血

右每用石榴花末一字許搐鼻內

又方

每用龍骨末少許吹鼻中

惠眼觀證方調榮散治衄血不止

血餘人女頭上者一團用球竹尹設一中末吃之

右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新汲井華水下已上二方並出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龍膽丸治小兒衄血不止

黃連　龍膽草

右等分爲末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或作散子以濃鹽水送下

三黃丸亦效一方研好墨滴鼻中一方燒亂髮吹鼻內茅花湯亦得

青苔散治小兒鼻衄吐血亦治淋瀝小便不通

右以船底青苔日乾爲末三歲一錢藕節汁入蜜少許調下淋瀝木通湯調下

椶皮散治小兒衄血至一二升悶絶

椶灰一兩　梔子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三歲一錢水半盞煎三分去滓服一方剪金花菜陰乾不煎服又一方白芨末水調塗鼻上并顖門立止又一方單麻黃塗油炙熱熨兒顖上血止

膠黃散治小兒大衄口鼻耳出血不止十五六歲兒陽盛多此病

阿膠炒　蒲黃半兩

右爲末三歲半錢生地黃汁微煎調下以帛急緊兩乳頭隨血左右兩竅俱出拉緊兩乳

又方

煳寒水石煅　牡蠣煅

右等分爲末三歲半錢冷水調下連進二服一方人中白燒灰爲末吹鼻立止一方青竹茹燒灰入麝香吹鼻效一方蒜去皮研細攤餅子如錢大厚一豆許左鼻出血貼左足心緊定右亦如之兩鼻出血兩脚如之血止急洗去

又方白芨　金底墨吹鼻即止

吉氏家傳黃藥散治小兒鼻衄不止

右黃藥一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井水調下已上並出幼幼新書

李璽小兒保生要方治鼻衄　滑石爲細末

右用飯爲丸如蘿蔔子大每服三五十粒微嚼破新水嚥下未能嚼者搥碎與之

又方

生蘿蔔切研取汁

右入酒相當量兒大小溫溫與之立止

湯氏嬰孩妙訣此候乃血熱不循經而壅從鼻出也血隨其氣而肺主氣外屬鼻故自鼻出而衄春冬衄者只用生地黃細研取汁加生蒲黃少許砂糖井水浸服之愈秋夏鼻衄但用車前草一握洗淨研取自然汁同

生薑一處研取汁。入生蜜一匙先用滓塞兩鼻。次用新汲井水和蜜。并車前草薑汁飲之即愈。凡有此候皆由榮熱宜服凉血地黃湯

地黃湯。治榮中有熱。及肺壅鼻衄。生瘡一切丹毒方

生地黃　赤芍藥　當歸去蘆酒洗　川芎各等分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鼻衄臨熟入生蒲黃少許。生瘡遍體加黃芩一處等分同煎丹毒加防風去蘆等分同煎用之累驗

又方

右用生蘿蔔取根搗自然汁仰頭滴入鼻管中衄止次以新汲井水和薑蜜蘿蔔汁飲之良

又方

右用車前草葉一握。生薑一塊切研取自然汁入蜜新井水調和飲一盞許仍用滓塞鼻中即止

袁當時大方治鼻衄吳提舉傳。龐茅紙裹乾馬糞塞鼻中即止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治小兒心肺蘊熱。及心血妄行鼻衄出血不止良方

右將紋紙藤被一片。作撚子包麝燒熏入鼻或吹入鼻中又令患人吸呷尤佳故藤紙被至舊亦得或燒內小瓶中留性。每服二錢入麝酒調服極妙

小兒吐血

論

巢元方病源吐血候小兒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熱則流散妄行。氣逆即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聖濟總錄論曰。小兒陽氣盛壯上焦有熱伏於肝心二臟播流脉中。血得熱則妄行下入胃中胃受之則脹滿與氣俱上衝擊。故令吐血錢乙小兒方論補下不同云。段齋郎子四歲病嗽身熱吐痰。數日而咯血醫以桔梗湯及防己丸治之不愈其涎上攻吐喘不止。請錢氏下褊銀丸一大服。方見痰涎門中後以補肺散補脾散治之。方見胃氣不和門中令段氏咯血肺虛何以下之。曰肺雖咯血有熱故也久即虛痿。令涎上潮而吐。當下其涎若使不吐涎為甚便也。蓋吐涎能虛。又生驚也。痰實上攻亦使發搐故依法只宜下痰後補脾肺心涎止而吐愈若先補其肺為逆。先下其痰為順。先下後補為良也。鄭端友全嬰方病差後嗽血咯血下血者。此熱毒積聚。犀角地黃湯主之。福病亦宜服。未吐血者由榮衛氣逆也。榮者血也衛者氣也。榮衛相濟不失常道一有所勝則致妄行血者水也。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氣之使血其勢如此。巢氏云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熱則流散妄行氣逆則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又或飲食大飽之後脾胃內冷不能消化忽吐所食之物。氣血相衛因傷脾胃亦令吐血若久嗽氣逆面目浮腫而嗽吐血者是肺虛損也。嗽部有方曾世榮活幼心書小兒九道出血何為而然。蓋人之所有者血與氣也心者血之主肺者氣之主。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榮養百骸灌溉絲脉。升降上下。榮衛諧和。自然順適一或不調疾由生矣或外為六淫所侵內因七情所汩氣乃留而不行血乃壅而不濡內外抑鬱不能流注以榮於身必有妄動之患叔和以芤脉為失血之義在七表屬陽故也陽明主乎多氣多血。豈有不因熱而得蓋氣血俱熱熱鬱內逼。失其常度是以妄行　有在襁褓患此證者固非七情所傷皆因乳母執着不自寬釋及啖辛辣之味流於乳絡兒飲之後停滯不散鬱蒸於內亦能動血　或居重幃暖閣火氣熏逼不令常見風日積溫成熱熱極則湧泄或吐或衄或大小腑亦多血來者　有氣虛而邪熱乘之則血不得循流故道滲於諸經亦生走失之證其面㿠白。脉沉微血淡紫口氣緩是也　又況嬰孩脆弱易虛易實因熱內攻。血隨氣行或壅而上

逆。或下而忘通遂有吐血衄血瀉血溺血之證。然而血不自動。因氣使之風不自生。因熱而起。由是而論。可以類推治法先明虛實審得病源隨經施治藥餌無差。不失其機要。實則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絲茅根。或苦參亦好妙用水煎服。或㕮咀五苓散合五和湯。亦加絲茅根苦參煎。及投消毒飲次用局方雞蘇丸。三黃丸間服　虛則理中湯及人參芎歸湯皆可服間有醫者見其血盛以為熱極。過投凉劑。遂使血寒不能歸源而妄流其色紫黯而凝滯或成小塊。當服姜附之劑以溫之。自然流暢毋致妄行為佳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吐血歌　血為榮兮氣為衛。二氣相隨無住滯忽然出被氣來侵所以忘形不依位。血隨氣上夯心來吐下如屠爭忍視使須服藥好看承。解熱須令依次第。鄭端友全嬰方吐血氣逆詩曰血虛氣盛不和同。熱毒流心引肺風。忽爾氣虛榮衛逆。吐出鮮明點點紅曾世榮活幼心書失血詩曰。九道何為血妄行。蓋因抑鬱熱邪生隨經施治明虛實氣順如常血自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吐血。燒蛇蛻皮末以乳服之。并治重舌

又方　取油三分。酒一分和之。分再服

簡要濟衆方治小兒吐血不止

右蒲黃細研每服半錢用生地黃汁調下量大小加減進之

治小兒吐血不止

右用黃連一兩去須擣爲散每服一錢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進已上二方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犀角散治小兒四五歲已上非時吐血

犀角屑　梔子仁　生乾地黃　子芩

紫參　刺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蒲黃散治小兒吐血不止

蒲黃一分　伏龍肝半兩　亂髮灰一分

右件藥同研令勻細不計時候煖生地黃汁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茜根散治小兒吐血心躁煩悶

茜根半兩　犀角屑　川升麻　川大黃剉微炒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黑豆三十粒淡竹茹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溫服

又方

刺薊自然汁不限多少

右件藥取汁一合煖令溫不計時候調下玄明粉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右取生地黃汁一合煖令溫調下麪塵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又方

右以亂髮燒灰細研每服以溫水調下一字

嬰孺方治少小欬嗽中有血欬冬湯

欬冬花　乾薑　阿膠炙各二兩　吳茱萸一升

桂心五寸　艾一雞子大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

右杵細酒和置魚肚中銅器中蒸熟取汁大人服一升小兒一合以

意裁之

豚肺散治少小欬逆甚者血出鼻衄

右以豚肺好酒浸一宿平旦取炙乾爲末一服一撮飲下

升麻湯治小兒熱病鼻衄或唾血

升麻八分　淡竹青皮　羚羊角各五分　生地黃七分

甘草四分　芍藥六分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一歲兒爲三服

治小兒汗出如漿衄血吐血小便出血垂死者

鬱金香　乾地黃各二兩　紫菀　桂心

人參　青竹葉　從蓉已上各一兩

右爲末酒服方寸匕日進三服夜一服可至二匕四方出幼幼新書

聖濟總錄黃連飲治小兒心肺有熱吐血

黃連去鬚一分　豉二百粒

右二味將黃連麁擣篩每服半錢匕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取三分去滓溫服日三叓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吐血不定方

刺薊自然汁不計多少　朴消半兩

右二味先研朴消爲末二百日兒及晬兒每服用刺薊汁調朴消末一字至半錢匕日再服叓量大小加減

大黃湯治小兒吐血

大黃剉炒　黃芩去黑心各一分

右二味麁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七分入黑豆三十粒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日三叓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積熱攻肺脅吐血

飛羅麪二兩　生地黃汁二盞

右二味相和勻暴乾研爲末每服半錢匕新汲水調下日三隨兒大小加減

又方

刺薊花暴乾不拘多少

右一味擣羅爲末每用黃牛乳調下一錢匕日三

地黃飲治小兒吐血

地黃一升研取自然汁

右一味。一歲兒服半合。二三歲每服一合。量兒大小增減。日三

張渙󠄀賢方妙選謹按小兒内有邪熱。流散妄行。若氣逆。卽血隨氣上。或口中吐血。鼻中衄血。今有經效方治之

紫參散。治吐血病

紫參一兩　山梔子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刺薊一分燒灰

亂髮一分燒灰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用

蒲黃一分　伏龍肝一分絲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半錢至一錢。煎竹茹湯調下

張銳雞峯方治吐血

右用伏龍肝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治吐血。衄血

右用白茅花。每服秤一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又方

右用新綿燒灰研細。每服一錢。旋入少麝香溫酒調下。米飲亦可

王氏手集青金散。治肺嗽喘息有音及熱搏上焦。血溢妄行。欬唾血出。咽嗌疼痛煩渴嘔吐。寒熱休歇。減食羸瘦方

白芨末　青黛研各半兩

右同研勻。每服半錢或一錢。糯米飲調下

黃芩膏治小兒衄血。吐血下血

右以黃芩爲末。鍊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濃鹽湯下。一方梔葉石榴花爲末吹鼻治衄血吐血。一方定州甆器末。治嘔血破血止血。又方鼻衄久不止。用劉耳許入鼻立效。又治小兒面目黃。得黑丹如芥狀。不急治遍身卽死。以猪脂調塗之卽愈

梔枝散。治小兒衄血吐血

梔枝乾者　藕節乾者

右等分爲末。三歲。半大盞藕汁入蜜沸湯調下。一方白芍藥爲末。磨犀角汁調。治咯血衄血。又方龍骨爲末吹鼻。治衄血。如咯血吐血。藕汁調下半錢。又方治吐血止及唾血。蒲黃冷水調。生地黃汁調下尤妙

獨聖散治小兒吐血欬血

右以赤芍藥爲末。藕汁入蜜少許調下。食後。又方桔梗煎湯調下。及

治衄血下血

寶黃散。治小兒吐血。百治不差。十無一失

右以大黃爲末。取生地黃汁微煎。入蜜調下。量大小加減服之。三兩服立效。又一方以白膠香爲末。新汲水調下

桂心膏。治十歲以上久吐血。氣虛胃鬲不利

右以桂心爲末。取生地黃汁薑汁蜜等分。熬稠爲丸如雞頭大。十歲兩丸。取藕汁入蜜白湯化下

辰膠散。治小兒吐血

阿膠炒　蛤粉等分　辰砂少許

右爲末。和粉紅色。三歲一錢。藕汁和蜜調下

一方藕節日乾爲末。人參蜜湯調下。能消瘀血

刺薊散。治小兒九竅出血

右以刺薊一握絞汁入好酒合和服之。如無青者。乾者爲末。冷水調下。三歲一錢。十一方幾如細新者

楊仁齋直指方蒲黃散。治小兒吐血咯血

生蒲黃　油髮灰等分

右研細。每一錢。煖生地黃汁調下。或米飲亦得

地黃汁方。治小兒吐血衄血

生地黃汁取一合。調髮灰半錢。分作兩服。食後少頃灌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人參芎歸湯。治九道血妄行

人參去蘆　川芎　當歸酒洗三味各半兩

荊芥二錢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小兒欬血

方

王氏手集解肌丸。治外搏風邪。内挾痰飲。寒熱往來。煩渴頰赤。心忪減食。熱在上焦。欬嗽有血方

防風　地骨皮各一分

右件燒沙糖爲丸。每服一丸。食後煎紫蘇湯下

圖參丸。治欬血方

阿膠　蛇兒黃　人參各半兩

右除膠爲細末。湯少許洋膠和如雞頭大。白湯化下

朱氏家傳雞清散治欬嗽出血下涎

鬱金半兩用皂莢漿水一盞煮乾爲度　滑石半兩生　雄黃半兩醋煮半乾用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常服薄荷湯調下止欬螺粉水下欬血雞子清調下二方並錢氏加減新書

小兒大便血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血者爲心主於血脉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血流滲於大腸者故令大便血出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血者是大腸熱結損傷所爲也臟氣既傷風邪自入或蓄熱或積冷或濕毒傳於脾胃或痞食傷於臟腑因茲冷熱交擊痞濕互作致動血氣停留於内凝滯無歸滲入腸中故大便下血也　又有或臟腑冷氣在内攻衝亦令大便下血又因風冷乘虚客入脾胃或痰血腸胃濕毒下如豆汁又痞傷於臟亦能使血若上焦心肺積熱流注大腸亦令大便下血也亡血脾弱必渴久則血虚其人必肌體萎黄頭髮不黑矣郭稽明方便集一小兒年踰十歲夏月便血醫者以涼藥治之雖皆輕減然而下血不止近及一年每如臟毒涼藥愈進而其證自若醫無策處之忽有人來自遠方且云先乃熱疾令延日久又服涼多合是臟寒生風反下惡血血濁者五臟風毒也法當微溫去風則安矣遂令服四物湯旬日乃止蓋當歸地黄有溫性而勻散血氣使之不聚于臟而下也芎藥川芎有溫性而除去風血使之不滯于臟而毒去也醫療之術亦當窮理知變豈可執一偏之見乎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兒生七日之内大小便有血出者此由胎氣熱盛之所致也母食濃酒細麪炙煿醃鹹等流入心肝兒在胎内受之熱毒亦傳心肺且女子之臟其熱即入於心故小便有之男子之臟其熱即入於肺故大便有之血出淡淡有似坯水盛則其血加鮮凡遇有此不可它藥盡以生地黄根研取自然汁五七匙一二匙蜜半匙和勻溫溫與服移時安愈男女皆効不請疑猜甘露飲宜兼與服不必它藥萬一無恙勿自怨還妄投丸散徒咎矣鄭端友全嬰方大便下血歌風冷腸間又熱攻交相繫作糞須紅痞腸臟腑令便血錢氏云蒲石湯血而反孫氏云痞傷心肺腸中下血濕毒兼傳在胃中古書云腸胃有濕毒血下如赤豆汁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脫紅瀉血證詩曰脫紅瀉血積因傷冷熱攻脾作滑腸消渴口乾焦上熱氣攻虚腫面青黄若有此等候可服槐仁散并

陳槐花藥或瀉後變作赤白顏色不一可服前項諸瀉痢等藥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大便竟出血方鼈頭一枚炙令黃黑爲末以飲下五分匕多少量兒大小日三服外臺救急作鼈甲

又方燒車釭一枚令赤内一升水中分二服

又方燒觀帶木傳乳頭上令兒飲

仙人水鑑小孩子遺血呼爲胎風宜使此方人多不識每因上廁犯之至三歲以上解行後有少鮮血宜用此散子方

胎腸風最忌日久殺孩兒如後有鮮血宜取一甘梨梨内安琥珀并蜜封燒之宜待交梨碎取研救孩兒

右取一顆好梨去心入少許琥珀末并蜜即以麪裹泥毬之火中煨一伏時取出去皮研以水調服立效

子母秘録治小兒下血

右取雌雞翅下血服之已上二方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小兒大便出血體熱黄瘦不欲飲食

羚羊角屑　黄耆剉　川升麻　黄芩　地榆剉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生乾地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苦竹茹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之

槐花散治小兒大便出血腹痛黄瘦不欲飲食

槐花微炒　白朮　熟乾地黄　芎藭已上各半兩　黄耆剉　木香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卷栢丸治小兒大便出血久不止面色萎黄肌體羸瘦或時腹痛不欲飲食

卷栢半兩　赤石脂半兩　阿膠半兩擣碎炒令黄燥　槐花微炒　黄牛角䚡炙黄焦　當歸剉微炒　黄耆剉　芎藭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大便後出血方
鼈甲一枚，塗醋炙令黃焦，去裙襴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鹿角燒灰
右件藥細研，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太醫局沒石子丸治小兒腸虛受熱，下利鮮血，或便赤汁，腹痛後重，晝夜不止，遍數頻多方
沒石子　地榆各半兩　黃連剉，炒，一兩半
黃柏剉碎，微炒，二兩　酸石榴皮一兩
右件搗羅為細末，以醋煑麪糊和丸如麻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溫米飲下，食前服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下血
枳殼去白，麩炒　荊芥穗　甘草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飯飲調下

九籥衛生方紫參散療小兒下血腹痛
臭椿根皮　貫衆　紫參　酸石榴皮燒灰存性，各等分
右同為細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腹痛，煎艾湯調下
孔氏家傳神效散治小兒大腸有血，上後有血，如痢疾相似，但不拘十歲以上，皆治之
芍藥　地榆　甘草炙　陳橘皮
黃連　乾薑已上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飲調下，日進三服
槐黃散治小兒便鮮血
黃耆一兩　當歸　槐花　白术
人參　芍藥各二分
右為末，米飲下一錢，小兒半錢
朱氏家傳小兒熱氣攻大腸，其病瀉血，臟腑疼痛，漸如茶色。雖治此病，是傷寒出汗不盡，或因瘡子出不足，令熱氣行於大腸，所以瀉血。如治先解汗後下氣，攻大腸散方

鬱金一兩　乾薑半兩　大腹皮一兩半
右為末，每服半錢，陳米飲下
吉氏家傳治瀉血不定，是脾胃氣冷，大腸風毒，宜服此方
沒石子一箇，大者　肉豆蔻一箇　茶末一錢
樗根白皮二錢，炙
右件末，不計時候，以水如茶點一錢灌服，立差。已上六方出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桂心散治小兒吐血，或便血
右以桂心去皮，不見火，為細末。三歲半錢，藕汁同蜜半匙調下，立效
胃風湯亦治下血。方見瀉痢類
箬葉散治小兒大便中有血，或純下血
右以茶箬燒灰存性為末，米湯調下，食前
五倍丸治小兒大便下血，如腸風臟毒
右以五倍子焙乾為末，鍊蜜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米湯空心下
訶灰散治小兒因瘡，大便有血
右以訶子燒存性，一半為末，米湯調下，食前。三歲一錢。一方橡斗子合白梅，濕紙裹，燒灰存性為末，米湯調下，食前服之

史載之方治小兒久便血
黃連一錢，炒，半焦　白蒺藜去刺，半兩
槐花炒焦　獨活　訶子炮，取肉　枳實炒焦
荊芥穗　蔓荊子各一分　木香一錢半　白芍藥三錢
甘草二錢，炙
右為細末，食後水一盞，煎三錢匕，取七分，和滓服。或鍊蜜丸如梧子大，清湯下三四十丸，無時，日一服或二服
魏氏家藏方梅連丸治小兒大便下血
黃連去鬚　當歸去蘆，各二錢半　烏梅肉半兩
右為末，鍊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不拘時候
表當時大方胃風丸治下血不下乳食
人參　白茯苓　白术　天麻
防風各半兩，去叉　乾蠍一箇，去毒
右為細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米湯下
小兒大小便血
論

巢元方病源心主血脉，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流滲於大小腸者，故大小便血也。血性得寒則凝澀，得熱則流散，而心主於血，小兒心臟有熱，乘於血，血滲於小腸，故尿血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小便者，蓋心主血，與小腸相合，血之流行，周遍經絡，循環臟腑，若熱聚膀胱，血滲入脬，故小便血出也。郭獮明方便集，廖人之子，年十歲許，尿血三載，管簡澀痛，醫作熱淋治之，竟未取效。不免相呾。予曰：夢寐驚悸否？曰：然。每驚又甚。予曰：是其證也。本因驚而入心，心與小腸為受盛，心通小便，心因驚而有熱，熱隨小便而行，故尿血，血熱故澀也。此特輕耳。若使驚甚，則外腎吊入，腸道萎縮，小便或血或赤而澀痛也。赤者，血之餘，無非熱耳。人徒知治熱淋，而不能鎮靜其心也。今投龍齒散，以鎮心，心安而凉，水道自無熱矣。是清其源也。又用石韋丸，以寬滑水道，管簡自無澀矣。乃治其源，旬日心安，不悸，便乃滑矣。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血　燒鵲巢灰，井花水服之。亦治夜尿牀

又方　尿血灸第七椎兩傍各五寸，隨年壯

姚和衆方治小兒尿血　用甘草五分，以水六合，煎取二合，去滓，一歲兒一日服令盡

又方　用蜀升麻五分，水五合，煎取一合，去滓，一歲兒一日服盡

太平聖惠方阿膠散治小兒尿血，水道中澀痛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黃芩二分　梔子仁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用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四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榆白皮半兩　生乾地黃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苦楝子一兩　鬱金二枚。一枚生，一枚炮，上用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煎葱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又方

生乾地黃　黃芩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半

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紫菀洗去苗土　黃連去鬚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豉三十粒，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葵子　車前葉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又方

牛蒡根洗去土

右擣絞取汁一中盞，入生蜜一合，各相和令勻，每服半合，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增減服之

又方　取蒲黃末，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車前葉半斤，擣，絞取汁　沙糖一兩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生地黃汁每服暖一合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下血方

生地黃汁小半兩

右作一服，用井華水下。截切如新者　輕粉半錢上

張渙醫方妙選車前散治熱盛積於小腸，甚則尿血

牡蠣半兩，燒為粉　車前子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候

吉氏家傳尿血地黃散方

菉豆粉　滑石各一兩　生乾地黃二兩　甘草半兩，炙

右為末。此病小兒是心藏積熱，并脾藏、肝藏積熱，如大人脾藏受病，傳腎。有三陰三陽之脉，小兒八歲以下只有三陽之脉，無三陰脉，所以心、脾、肝三藏受病，不傳腎藏，傳小腸，小腸風熱之極，所以尿血。每服半錢，新汲水下，二錢二服止。忌熱食、酸鹹

鄭端友全嬰方蓄灰散治小兒尿血，陰莖中痛

右以多時茶鉼中蓄。燒灰存性用一兩滑石末半兩並爲末三歲一錢燈心煎湯調下

十便良方雙金自然液療小兒尿血方

生地黃汁一升　生薑汁一升

右二味相和頓服不差更作。此法計令公處云極效

郭稽明方便集龍齒散

龍齒半兩　赤茯苓三兩　遠志去心取皮半兩

茯神去木半兩　半夏曲半兩　甘草半兩

右爲細末和勻。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入薑三片熟水葱一莖同煎食後臨卧溫涼服

石韋丸

石韋一兩銼去葉上毛用葉　滑石半兩。不用青黑者

木通半兩　葵花葵根可食者用花半兩　豬苓去皮半兩

黃芩二分　茯苓一兩

右爲細末水煮薄荷米糊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白湯下量歲數加減小便少者。加車前草湯下

楊仁齋直指尿血方

生蒲黃　生地黃　赤茯苓　甘草微炙等分

右剉每一錢水一小盞煎七分調髮灰食前服

小兒大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便不通者腑臟有熱乘於大腸故也脾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華化爲血氣其糟粕行於大腸若三焦五臟不調和熱氣歸於大腸熱實故大便燥澀不通也聖濟總錄論曰水穀皆入於上焦至中焦而腐熟下焦而化出小兒腑臟挾熱三焦壅滯津液枯少不能傳道實熱之氣歸於大腸故大便燥澀而不通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紫雙丸。主小兒身熱頭痛飲食不消腹脹滿或小腹絞痛大小便不利或重下數起小兒無異疾。輩飲食過度不知自止哺乳失節。或驚悸寒熱惟此丸治之不差復可再服。小兒欲下是其蒸候哺食減少氣息不快夜啼不眠。是腹內不調悉宜用此丸不用他藥數用神驗千金不傳方

巴豆去皮心熬　蕤核仁各十八銖。別擣　麥門冬十銖去心

甘草五銖炙　甘遂　真珠各二銖　牡蠣熬

蠟各八銖

右八味。以湯熟洗巴豆研。以新布絞去油別擣甘遂甘草牡蠣麥門冬。細篩畢。擣巴豆蕤仁令極熟。乃內諸藥散更擣三千杵如藥燥。入少蜜足之。半歲兒可服如荏子一雙。一二歲兒服如半麻子作一雙三歲兒服。如麻子一枚作一雙四歲兒服如麻子二丸五六歲兒。服如大麻子二丸七八歲兒服如小豆二丸九歲十歲兒。微大於小豆二丸。常以雞鳴時服至日出時不下者。飲熱粥汁數合即下。丸皆雙出也下甚者飲冷粥止之

又方

療小兒大便不通

右用豬苓一兩以水少許煑雞屎白一錢匕與服立差

太平聖惠方大黃散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燥大便不通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當歸一分　赤芍藥一分　紅雪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溫服一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日三四服以利爲度

芎黃散。治小兒大便不通。腹脇妨悶

芎藭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溫水半盞調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以利爲度

又方

陳橘皮一分。湯浸去白瓤　牽牛子半兩微炒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煎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日三兩服以効爲度

丹砂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神煩熱。卧忽多驚。腹脇妨悶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續隨子三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都細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溫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通中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卧即煩喘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霜三分　皂莢一兩不蚛者去皮子塗令焦黑

右件藥大黃皂莢擣羅爲末入巴豆霜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四五歲兒以溫水下二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臟腑壅滯腹脇妨悶大便不通

犀角屑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巴豆丹砂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以溫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大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熟水下五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葉湯治小兒大便不通臍腹妨悶宜用

桃葉一握　木通二兩　川朴消一兩

葱白七莖　燈心五莖

右件藥細剉用醋漿水三大椀煎十餘沸去滓傾向盆中稍溫使坐兒在盆內將滓以手帕裹熨於臍下冷即出之後喫地黃稀粥半盞良久便通

走馬煎治小兒大便不通連腰滿悶氣急困重

羊膽一枚　蜜一合　鹽花半兩

右件藥同煎如餳撚如筋麄可長一寸內下部中須臾即通

牛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心中煩熱

牛黃一分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擣羅爲末

右件藥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七丸以利爲度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大便五六日不通心腹煩滿宜用此方

右取青顆鹽末於臍中以手摩良久即通大人用之亦得

蜂房散治小兒卒大便不通

蜂房十枚炙令微焦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朴消三錢　大黃一兩生用

右爲末周歲一錢半水五分煎四分溫服

治小兒大便不通目赤瘡癤癰腫熱毒心熱並宜服之大人加用

大黃一分　黑牽牛半分　檳榔一錢半　朴消二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蜜熱水調下

嬰孺方治小兒大便不得

周半夏一分炒黃爲末以蜜爲丸黍米大乳服一丸日再服此方頻救垂困功效不可具言

小兒大便不通方

杵白花胡葵子爲末煑汁服之

又方　用豬脂一斤水煑取一升服五合日三服小兒量之

又方　煎蜜令可索索之捻如匕柄內下部中二寸許立通

又方　取羊膽汁灌下部中須臾通

丹參湯治小兒大便不通腹滿

丹參　消石　甘草炙等分㕮咀爲末

右以水二升煑棗三箇三沸去滓下末三方寸匕又煑三沸去滓五歲兒服五合不差再服

大黃丸治小兒腹大鳴及內熱堅不得大便更衣

大黃七分　葶藶四分炒　牛黃三分　人參

厚朴炙　芫花炒各二分　桂心　黃芩各一分

右爲末蜜丸小豆大飲下三丸不知加之

治小兒胃中熱更衣起黃赤而難或四五日乃大便難方

大黃　甘草炙　[illegible]各三分　大棗三十箇

右以水二升半煑一升每服一雞子許日進三服

牛黃丸治小兒調中利大便

牛黃　大黃　麝香

右三味等分爲末蜜丸如小豆大飲下二丸日再以利爲度

漢東王先生方金花散治小兒大腸秘不通糞血痢

郁李仁一分炒　檳榔一箇生　甘草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砂糖熱水調下已上十二方出幼幼新書

聖濟總録大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大黃剉炒一兩一分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郁李仁炒去雙仁皮尖　大麻仁研各三分
右五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熟水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滑石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滑石研　大黃剉　冬葵子　甘草炙各半兩
右四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盞。入燈心七莖。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　牽牛子炒　甘草炙　大黃剉炒各一分
右四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擘碎。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未通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木通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木通剉炒　大黃剉炒　陳橘皮去白焙各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二分　大黃剉炒半兩
右二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二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調中
大黃一兩剉炒　牛黃研　甘草炙　人參各一分
右四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小菉豆大。每服二丸。米飲化下。日再服。得利即止
黃連丸治小兒風熱壅滯大便秘澁
黃連去須　大黃剉炒各一分　巴豆二粒去心膜皮出油研
右三味擣研爲細末。麪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至五丸。臨睡柳枝湯下
代赭丸治小兒大便
代赭研　丹砂研　大黃剉各二兩
木香　當歸焙各一兩一分　桂去麤皮一兩
生犀角鎊三分　巴豆炒熟去皮心。擣爛一兩半
右八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空心米飲化下。六七歲三丸。二百日兒半丸。但得溏利爲度
鼈甲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鼈甲醋炙黃去裙襴　防葵　訶梨勒煨用皮
大黃剉炒　人參　當歸剉焙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微炒別研入
右七味等分。六味擣爲細末。入郁李仁和勻。鍊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五丸。微利即差
牛黃散治小兒大便不通。口燥頰赤
牛黃研一分　大黃剉炒　甜消研各一錢　甘草炙剉
人參各二錢
右五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新水調下。乳食後服
張銳雞峯方治大便秘結不通
用麻子以水研汁飲之
莊氏家傳治小兒大腸風熱秘不通
大黃一兩　防風一兩　朴消二兩
右件爲末。用蜜湯或葱湯調下
孔氏家傳治小兒大便不通。於消風散中入膩粉一二寸。遂通。蓋腐醫見小兒大便不通。多服涼藥與疎轉藥。積於中。涼轉藥一併發。則其人困矣。此方最佳
危亦林得効方沒藥散治風與滯血留蓄上焦。胃膈高起。大便不通
沒藥　大黃　枳殼炒　北梗各二錢
木香　甘草炙各一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薑二片。水一盞煎服
曾世榮活幼心書寬腸丸治痢後裏急大腑閉澁不通
枳殼用上製。仍用清油浸過一宿。焙乾五錢　麻仁去殼
木通去皮節　大黃半生半炒　檳榔　大腹皮淨洗焙乾
五味各二錢半
右除麻仁。用乳鉢極細杵外。五味。檳榔不過火。餘焙同研成末。入乳鉢中與麻仁再杵勻。鍊蜜丸菉豆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仍以枳

煅甘草煎湯空心下。一二月嬰孩溫蜜湯化服

枳殼丸。治大腑虛閉氣閉。連日不通前後裏急用之亦効及疎利小便熱閉

枳殼 不拘多少。剉麩炒過。仍以清油浸過一宿焙乾

右焙為末。鍊蜜丸作芡實大。兒小者用甘草糯米煎湯。化下一丸至二丸。兒大者菉豆大。每服三十丸。或五十丸。食前溫米清湯送下。小腑熱閉。用車前子煎湯候溫空心投之

通聖餅。治大腑閉澁。連日不通。滿腹膨脹。氣粗悶亂。服藥罔效

淨黃連 三錢　巴豆 如數七粒　生蒜 一瓣　生鹽 半錢

右以黃連剉碎為末。同後三味石鉢內爛杵。捻作餅子。寸半闊。貼臍緊捱乾艾。切作菉豆大五枚。作五次安臍間餅子上。以火炙之即通

小兒大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小便不利者。腑臟冷熱不調。大腸有遊氣。氣壅在大小腸不得宣散。故大小便澁不流利也。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大便祕澁者為何。荅曰。乳食失度。使之四大不調。滋味有貪。遂五藏受甘甜聚食鹹酸滯涎。食滯留結。胃腸風壅漬聚於心肺。氣脉不順。水穀不行。雖不逆於上焦。即祕結於下部。小兒不知疼痛。莫說因由。驚啼叫以頻頻。但怒脹而不乳。不知孩兒痛刺連臍。則面色青黃。但按脉息與治。若不見病源。只依外變用藥。必魁安效。田氏保嬰集。便難燥結。兒或服澁藥。腹脹悶亂。命在須刺可用握宣丸。以男左女右手握之。不移時大小便自利也。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凡小兒大小便不通。內經謂三焦約。約者不行也。可用長流水煎八正散。時時灌之。大小便利則止。若不因熱藥所攻而致此者。易治。或因多服熱藥而燥劇至此者。非惟難治。不幸夭耳。亦可用審水調益元散送通高丸。鄭端友全嬰方。屎難糞結。歌。結熱在腸中屎難糞不通外加身壯熱。內必引驚風。湯氏望嬰孩妙訣。熱氣還逢府氣衝。使成結毒在腸中身體若須多燥渴。更兼屎糞不能通 此證宜利下。輕則剉之。用四順飲。重則下之。用金豆丸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擣白花胡葵子末。煑汁服之

又方 右末雞屎白。服一錢匕

王燾外臺秘要方。主小兒大小便不通妨悶

用白蜜一合。以鐺中煎為丸。內下部中即通。小便不通。嚼生葱以綿裹少許。內小便道中即通

子母秘錄。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用蜂房燒末。酒服一錢。日再服

錢乙小兒方。郁李仁丸。治襁褓小兒。大小便不通。幷驚熱痰實。欲得溏動者

川大黃 一兩。去麤皮。用實者剉碎。酒浸半日。焙乾炒。為細末

郁李仁 一兩去皮　滑石 十兩細研

右先將郁李仁研成膏。和大黃滑石丸如黍米大。二歲服三二丸。更量大小與之。以乳汁或薄荷湯下。食前

張渙醫方妙選。芎黃散。治臟府有熱。小便澁兼大便不通

芎藭 一兩　川大黃 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 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溫水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朱砂丹

朱砂 半兩細研水飛　續隨子 半兩　膩粉 一錢

右件藥都研令勻。煉蜜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以溫水下。量兒大小加減。乳後食

惠眼觀證芎藥散。治小兒大小便下藥不通者

芎藥　大黃　甘草 炙　當歸

朴消 各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瓦器中煎至半盞。去滓服即通

吉氏家傳治大小便不通

甘草節 炮　槐花 洗各一兩

右件末。每服一錢。茶半盞湯點下

又方

滑石 一大錢　燈心 一握

右以水二椀。煎至一盞。溫服 已上二方載[illegible]新書

阮霖經驗良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以甘草。木通。梔子仁等分。為粗末。水一大盞。燈心十莖。連根葱白七箇。煎半盞服之

田氏保嬰集健宜丸治小兒大小便難嘔吐藥食不下命在頃刻

巴豆一錢半 硫黃 良薑 附子

檳榔 甘遂各等分

右為細末粟米飯和丸菉豆大用椒湯洗小兒男左女右手握之用綿裹定看行數多少置藥洗去不用即止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捻頭散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延胡索 川苦楝各三錢 皂角子灰三錢

右為末每服三二錢捻頭湯調下以意加減自利効

曾世榮活幼心書透徹膏治大小腑秘澀投諸藥無驗不拘老幼並皆療之

穿山甲尾足上者佳炮透二錢重 五靈脂淨者二錢重

右二味碾為細末次以巴豆二錢重去殼研碎和前藥末仍用大蒜四錢重去上粗皮三五層於砂鉢內爛杵如泥丸作一餅納臍中以絹帕繫之外以掌心火上烘熱熨至八九次聞腹中微響即通

小兒大小便數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脾與胃合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以行經脈其糟粕水液行之於大小腸若三焦平和則五藏調適虛實冷熱不偏其脾胃氣弱大小腸偏虛下焦偏冷不能制於水穀者故令大小便數也

小兒大便青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青者因驚氣及脾氣不和大腸虛冷乳食不消冷氣搏於糟粕故令大便青色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青臟冷也或初出微黃良久則青者亦然也靈蘭秘典云瀉下如藍澱胎中受積驚蓋心受驚心主驚心驚則膽怯膽者與肝為表裏也膽怯則肝冷肝傳脾脾受邪故大便初出微黃脾之本色良久從青肝之本色也肝熱則外發目赤肝冷則內作便青又有不因驚而得此證者蓋稟胎氣怯弱內受風寒故也有便青夾白膿稠粘如涎者亦是腸寒久則令兒面白形青腹痛驚啼失治則變陰癇也李檉小兒保生要方小兒青糞者冷也亦是肝剋脾之證也肝屬木其色青脾屬土其色黃糞黃脾家之本色也若脾受肝剋則其糞青肝木主風宜早治之不爾成脾風發癇也然所謂青糞繞下便青若初下時黃良久乃青小兒安樂者皆然不可認為青糞也可服白附子丸羌活膏張渙醫說載小兒糞青此脾虛生風之證也脾屬土其色黃糞黃則是脾家正色今乃青肝木剋脾也肝屬木其色青肝盛脾虛受肝之剋故糞青也當服益脾去風藥如半硫丸加白附子蝎梢可以治之雖然如小兒青糞繞下便青者是風冷也良久然後青者非病也小兒糞自然如此田氏保嬰集便青因驚氣內感脾氣不和治法宜服白术湯鄭端友全嬰方糞中雜色詩曰糞雜元因積釀酸是食傷驚深青澱沫府白臭非常五臟糞色詩曰肝冷傳脾糞綠青焦黃脾熱土之形肺腸寒積膿粘白赤黑因心腎熱成

方

太平聖惠方白术丸治小兒大腸虛冷乳食不消大便青色

白术 白芍藥 木香 當歸剉微炒已上各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搗羅為末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訶梨勒丸治小兒內冷腹脇妨悶大便青色不欲乳食

訶梨勒一兩煨用皮 白术半兩 白茯苓一分

當歸一兩剉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厚朴半兩去粗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芍藥半兩

右件搗羅為末鍊蜜丸如梧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陳橘皮丸治小兒內冷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陳橘皮湯浸去白瓤焙 當歸剉 人參去蘆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芍藥

右件藥搗羅為末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溫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木香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木香 蓬莪茂 白术 當歸剉微炒已上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白芍藥一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二歲兒每服以溫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芎藭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芎藭二分　黃耆三分剉　中黃半兩細研　䗪蟲三分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白芍藥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五
丸。日三服。看大小以意增減
當歸丸治小兒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當歸剉微炒　人參去蘆頭　白芍藥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擣羅爲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以乳汁下三丸日三量兒大
小以意加減
吉氏家傳治小兒驚瀉青屎
用硃砂米粒大細研入輕粉少許荊芥湯一茶脚調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白附子丸治小兒青糞及吐而有冷證多者
白附子二錢半末　蝎梢二錢半末　舶上硫黃半兩研細
半夏半兩生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成劑拍作小錢大餅子湯
內下。候裏熟不麻人爲度取起研成膠
右將前三味一處研勻入在半夏膠內和得所。乾即添湯丸如蘿蔔

子大每服三五十粒米湯或乳汁下
楊倓家藏方溫藏湯治小兒因驚滯乳氣不宣導冷搏腸間下利青沫或
乳多傷脾嬭癖不化常服溫藏府暖脾胃化宿冷進乳食
人參去蘆一兩　白附子炮　白朮　陳橘皮去白各半兩
丁香二兩半　神麯炒黃　麥蘗炒黃　甘草炙黃四味各
右件爲細末每服半錢煎棗湯調下空心食前
小兒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便不通利候小便不通利者腎與膀胱熱故也此二經爲
表裏俱主水水行於小腸入胞爲小便熱氣在其臟腑水氣則澀故小便
不通利也聖濟總錄論曰腎主水與膀胱合爲表裏膀胱者津液之府其
氣下通故能滲泄而作小便或胞絡有熱津液內燥氣不宣暢故水道熱
澀甚則不通十便良方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者小兒小便赤澀不通者
由膀胱與腎有熱故也腎主於水膀胱爲津液之府此二經爲表裏而水
行於小腸入於脬爲小便令臟腑有實熱熱入於脬故令小便赤澀不通

也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小腸乃心之府也水實流行隨其氣而利之
心氣若壅。小便不通。心氣若冷。小便多洒音訃謂洒淅也。心氣若寒小便
多旋心氣若熱小便緊澀心氣積熱小便白赤先赤而後白者是所言閉
小便者腎謂下結腹肚脹緊膨滿不通其結熱盛用力努旋點滴而出乃
是閉不通利乎心疼痛精神昏悖速用生大地龍數條蜜少許研傅莖卵
仍燒蠶蛻紙灰留性米砂腦子麝香同研煎麥門冬燈心湯調與服移時
見效鄭端友全嬰方大小便赤澀歌并四[illegible]八正散氣壅生風熱大便
不踈洩小水澀難通須刻成驚搐
方
顖顱經治孩子小便不通
茯苓　通草　冬瓜子　車前子各等分
右水四合藥半兩煎一合半作二服忌油膩
葛洪肘後方治卒不得溺取垢灰二刀圭以酒若米飲服
又方　以髮灰酒下之又以雞子白亦佳
孫思邈千金要方地膚子湯治小兒熱毒入膀胱中忽患小便不通欲小
便則澀痛不出出少如血須臾復出

地膚子　瞿麥　知母　黃芩
枳實　升麻　葵子　猪苓各六銖
海藻　橘皮　通草各三銖　大黃十八銖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一日至七日兒服一合爲三服
八日至十五日兒一合半爲三服十六日至二十日兒二合爲三服
四十日兒以此爲準五十日已上七歲已下以意加藥益水
治小兒小便不通
車前草切一升　小麥一升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煮粥服日三四
又方　以冬葵子一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服入滑石末陸銖
仙人水鑑小兒百日忽患陰腫疾多被人尿不利若以熱治之其疾轉甚
也何以知之孩兒在胎中時計父母之陰陽毒氣或犯孩兒生下百日而
有斯疾醫者不辨根源必言是熱用冷藥轉之不安長大成人遂患陰㿉
之疾蓋由此也小兒因此招禍不亦難乎其疾多尿澀及痛一尿一餘節
是也屬腎多作淋疾遂與石韋草犀角之類全乖其志宜須用此方
詩曰附子燒灰使半枚水精一分刀難排父母手煎添水煙一分

功加須得土衣臺 土衣臺是瓦屋上衍出瓦松根向海者收為度用
右量兒大小日數與服之並見神效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忽不得小便急悶
葱白 三莖　通草 一兩　冬葵子 一合
右三味切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去滓量服

外臺廣濟方滑石湯療小兒熱極病小便赤澁或不通尿輒大啼呼
滑石 十六分　子芩 十四分　冬葵子 八分　車前草 切一升
右四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一歲至四五歲服一合日再服甚良

太平聖惠方赤芍藥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冬葵子　赤芍藥　遂參　陳橘皮 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 微炒　木通 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梔子仁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妨悶心神煩熱
梔子仁 五枚　茅根 半兩剉　冬葵根 半兩　甘草 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又方
滑石 一兩半　木通 三分剉　川芒消 三分　葵子 二合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冬葵子散治小兒卒小便不通小腹急悶
冬葵子 一兩　木通 半兩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乳煎葱白飲子治小兒百日內小便不通心神煩悶臍下痞滿宜服之
葱白 一莖切　乳汁 三合
右一味同煎至一合半去滓分溫為三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以利為度

浸甖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木通 一兩　生薑 一兩　葱白 七莖　陳橘皮 一兩
川椒 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二大椀煎五七沸去滓傾入盆內看冷煖坐兒於盆中浸之將滓於兒臍腹下熨之立通

葵根散治小兒小便三兩日不通欲死者
葵根 一握剉　壁魚 七枚研
右以水一大盞煎葵根取汁六分後入壁魚同煎五七沸去滓放溫量兒大小臨時分減服之

地膚子散治小兒積熱小便不通
地膚子　遂參　冬葵子　知母
黃芩　川升麻　木通 剉　川大黃 剉微炒
猪苓 去黑皮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腹滿悶坐臥不安
滑石 半兩　甘草 一分炙微赤剉　葵子 半兩
川大黃 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五寸燈心一大束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溫服一合量兒大小不計時候加減服之

木通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堅滿喘急
木通 剉　甘草 炙令赤剉　葵子 已上各一分
川大黃 剉碎微炒　滑石　牽牛子 微炒已上
各半兩
右件藥都細擣羅為散每服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服之以利為度

車前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車前子 切半升　小麥 二合
右以水二大盞煑取一盞去滓入少粳米煑作稀粥時時量力與服

又方
石韋 半兩去毛　遂參 半兩　小麥 一兩
右件藥都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取汁一合調下滑石末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黃 已上各半兩

右件擣細羅爲末。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葱白飲子治小兒小便澀少妨悶不通

葱白二莖　木通半錢　冬葵子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

又方治小兒小便不通小腹妨悶

用葱白一斤。連鬚細切煑令熟。以綿裹於臍下熨之立通

又方

桑螵蛸十枚炙令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用頭垢半錢以溫酒調服之。三歲已下服一字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右芥菜子爛研以紙花貼臍下。相次通妙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山梔子　滑石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濃煎燈心湯調下

嬰孺方通草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通草　甘草　滑石各二兩　葵子三分

右以水三升煑六合二百日兒服半合日三夜一服

瞿麥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瞿麥　石韋去毛。各一兩　滑石一兩

小麥二合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服一合日四服夜再

桃仁湯。治小兒暴不得小便

右用桃仁二十箇去皮尖。以酒一升煑三沸。去滓。量兒與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滑石擣末。以水二升掏如澤米泔。石末澄取上汁二件

榆白皮各一兩　葵子二兩

右切取滑石上汁煑二味四沸。絞去滓。調水中滑石服之。水中澄得

者滑石也

麻黄浴湯。治小兒小便不通。熱發腹滿

麻黄　苦參　石膏各一把　滑石一升

大黄五兩

右以水二斗煑一斗。去滓放溫浴兒妙。先自臍淋之

治小兒小便不通泥臍方

右用滑石一升末。以車前草汁和如泥泥臍方廣四五寸。少覺乾即

除之。別上新泥。冬月無車前草汁只以水和

治小兒小便不通方

葵莖半升　葵子一升

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下滑石末一分研服半合日進三服

滑石湯。治小兒熱病。小便赤澀不通尿輙啼呼

滑石十六分　子芩十四分　冬瓜子八分　車前子一升

通草十二分　茯苓五分

右以水四升半。煑一升二合。一二歲爲三服百日一合。已上十歲

以意加減

錢乙小兒方捻頭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玄胡索　川苦楝各等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捻頭湯調下。量多少與之。如無捻頭

湯。即湯中滴油數點食前

聖濟總錄石韋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毛　瞿麥各一兩半　滑石一兩

右三味麄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八分。入小麥一百粒同煎

至五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小便淋閉不通。神散方

石燕一枚。先爲細末再研　石韋去毛半兩

右二味爲細散每服一字匕煎三葉酸漿草湯調下。甚者三服差一

方。有海金沙一兩

冬葵子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黄各半兩

右四味擣羅爲散。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匕。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淋澀不通及小便血

滑石研　車前子各半兩

右二味細擣羅爲散如二三歲兒。每服半錢匕。空心食前粥飲調下

日二服

萬安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欲死

海金沙　滑石　續隨子炒各半兩

螻蛄七枚炒令黑

右四味擣羅為細末每服半錢匕煎燈心湯溫調下空心食前服

木通黃芩湯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小便數大啼呼疼痛

木通剉一兩　黃芩二兩去黑心　滑石一兩半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二兩　赤茯苓去黑皮二兩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一服更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瞿麥湯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瞿麥穗　赤芍藥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炒　木通剉　冬葵子各一分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中盞入葱白一莖擘碎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大小以意加減

茯苓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赤茯苓去黑皮　冬葵子　木通剉　車前子各半兩

右四味麤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鄭端友全嬰方治小便黃赤不通

用石韋車前子等分水煎去滓服

又方治小便不通及脬轉　梁上塵去烟遠者一撮水調服

十便良方子芩散治小兒壅熱小便赤澀不通水道中澀痛不可忍

子芩　冬葵子　車前子　茅根剉已上各一兩

滑石二兩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分減服之

大青散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躁小便赤澀不通

大青　川升麻　蘧麥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川朴消三分　滑石三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朱砂散治小兒心藏熱盛煩躁不安小便赤澀不通

朱砂細研　鉛白霜細研　犀角屑　黃芩

車前子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滑石半兩細研

川朴硝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煎苦竹葉湯調下半錢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三分　滑石三分細研　梁上塵半兩　黃芩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生地黃汁一合　牛蒡葉汁一合　蜜一合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一合調下滑石細末半錢臨時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尿數大啼水道中痛

滑石一兩　子芩半兩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

赤茯苓半兩　木通三分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車前子散治小兒小便赤澀服藥即通無藥即澀宜服

車前子一兩　子芩一兩　滑石二兩　木通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琥珀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宜服此方

滑石二兩　木通一兩　葵子二合

右件藥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張渙醫方妙選葵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悶亂

葵根一握　滑石　木通各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右件擣為麤末每服一錢以水一大盞入燈心葱白各少許煎六分

去滓放溫服乳前食

朱砂丹治小兒心神煩燥小便赤不通

朱砂一兩令研細　滑石半兩　犀角屑

黃芩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入朱砂同拌匀每服半錢煎竹葉湯調下食前

張銳雞峯方治小便不通

用大蒜不以多少研爛攤在紙上臍下貼之

聚寶方治小便不通

、獨顆大蒜一枚用頭　鹽花少許　山梔子仁三七枚

右三味擣爛攤紙花子上貼臍良久通未間更塗陰囊上立通

莊氏家傳治小便不通

用白礬為末每服一錢溫漿水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石韋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皮　瞿麥　滑石　甘草各一兩

燈心一小把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小麥一百粒同煎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

小加減

湯氏嬰孩妙訣凡此條皆因心經不順或伏熱或驚起心火上炎不降濟腎水故使小便不通溺血者由膀胱熱極故也家傳木通散方治小便不通腹痛

木通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滑石一兩

右為麤末燈心葱白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服

王璆百一選方趙使君云其子年十餘歲因小遺為犬所驚當時雖無事後旬日忽小便不通大便初覺自利後復如常率半月餘方一小遺飲食起居間皆無所苦亦無腹脹肢體腫滿之患凡服通利水藏治淋澀藥並不効移書閩一醫姓劉忘其名寄三方來第一方用地骨皮一兩防風半兩甘草一分為細末煎麥門冬湯調下不四五日即通服之不已即三日一通終劑乙兩日一通矣再服第二方用青皮陳皮通草之類不能盡記數服即平愈第三方不曾用也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犀灰散治小兒心經虛熱小便澀痛莖中內疼不可忍者宜服此方

蠶蛻紙不拘多少

右燒留性為末入麝每服半錢七燈心湯調

曾世榮活幼心書薑豉餅治久因濕氣中於膀胱復為風邪客熱攻激小便不利臍凸腹脹食減作痛先投解表散

生薑一兩碎切　生葱九莖切碎　豆豉七錢　同者　生鹽一錢

生蒜二瓣切碎　酒酵糟一塊無則以好酒代　穿山甲同上製

右件入石鉢內同杵爛捻作餅子二寸闊用微火烘熱帶溫貼臍上外以絹帕兜住如冷依前法換帶溫者貼之或再以火器烘煖亦好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三

兒　小兒證治六十九

小兒卒死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卒死者，是三虛而遇賊風，故無病倉卒而死也。三虛者，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時之和三也。有人因此三虛，復爲賊風所傷，使陰陽偏竭於內，陽氣阻隔於外，而氣壅閉，陰陽不通，故暴絕而死也。若臟腑未竭，良久而蘇。亦有禁扶兒神氣者，皆有頃邪退乃生也。凡中客忤及中惡卒死，而邪氣不盡，停滯心腹，久乃發動，多變成注也。茅先生方卒死候，眼合精[illegible]，遍身如綿，觀面青黑，口鼻冷，此候因本生下而過者，無[illegible]因有驚患，醫人一向退熱，不曾下得驚積及疏積，遂積聚并那氣上此候。右前件五箇[illegible]末一錢，只是要[illegible]兒如[illegible]

[illegible]　方見慢驚風門下

[illegible]中如有伏熱未時，即下大附散與調理二三日安樂。方見慢驚風門中

前件三箇形候只是此一般調理。上件疾見鵶聲上啼，偏搐，汗如珠，不得睡，眼障淚出，死候不治。出幼幼新書

栖真子嬰童寶鑑方小兒三虛歌

乘年之衰兮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兮三虛之中，卒中賊風兮成卒死，乘候鬼氣兮候亦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令醫治兮莫匆匆。

鄭端友全嬰方三虛卒中歌

乘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三虛被鬼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絕兒沉痾。

湯氏嬰孩妙訣

小兒氣稍命中衰，急急多因被鬼忤，其候喉黃頻哭泣，衝人冷氣早須醫。來早衰兮逢月空，失時和兮三虛中，遇賊風兮逢卒死，一如鬼氣候須同，臟腑未絕兮須再活，急須救療兮莫匆匆。卒死候

方

張仲景金匱要略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右以馬屎一圓，絞取汁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葛洪肘後方治救卒死而壯熱者

右用礬石半斤，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脚，令沒踝。

又方救卒死而目閉者，用騎牛臨面，擣薤汁灌之耳中。

又方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

右取牛洞一升，溫酒灌口中。洞者，稀糞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卒死無脉，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

右用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差。牛不肯舐，著鹽汁塗面上，即牛肯舐。

又方　灸熨斗熨兩脇下。備急方云又治尸厥

治魘死不自覺者方

右用慎燈火，勿令人手動，牽牛臨其上即覺。若卒不能語，取東門上雞頭末之，以酒服。

治卒魘死方　擣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張仲景云灌口中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許吹鼻中，嚏則氣通，起死人。集驗方云治中惡

治鬼魘不寤方　以末伏龍肝吹鼻中

已上十方，俱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卒死者，取女青末半錢，用牛乳汁調服之。

又方　以牛黃[illegible]取汁，[illegible]少許口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研取汁服

又方　以苦參醋煮取汁少許，內口中即蘇。水煮亦得

又方　以桐棺木板酒煮取汁，服少許效。

又方　煎鹽湯令極鹹，以物拗口開灌之，令入腹即活。

又方　以熱湯和灰厚擁身上，從起即蘇。

嬰孺方治小兒不知所病使死絕方　出幼幼新書

右取雄雞冠臨兒口上，割血滴入口下即活。

[illegible]肘後方灸法：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兒小者隨年。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死，針間使各百餘息。

又法　灸鼻下人中，一名鬼客廳。[illegible]

小兒卒暴中惡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中惡者，是鬼邪之氣卒中於人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理，榮衛平和，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精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先無他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也。凡中惡腹大而滿，脉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餘勢不盡，停滯臟腑之間，更發後變爲注也。聖濟總錄

論曰小兒無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絕者中惡之也由兒陰陽氣血不調神守不強故鬼毒惡氣得以中之

方

葛洪肘後方救卒死或先病痛或常居寢臥奄忽而絕皆是中惡救之方

右取葱黃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小兒度量之若使目中血出佳扁鵲法同是後吹耳條中葛言此云刺鼻故別為一法

又方

右令二人以衣壅口吹其兩耳極則易人可以筒吹之並捧其肩上側身遠之莫臨死人上

又方

右以葱葉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無血難治有血是候時當捧兩手忽放之須臾死人自當舉手撈人言痛乃止又男刺左鼻女刺右鼻中令入七八寸餘大效小兒量度之亦治自縊死此與扁鵲方同

又方 以綿漬好酒中須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令驚

又方 視其上唇裏弦有白如黍米大以針決去之

三

又方 以小便灌其面數回即能語此扁鵲法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吹其兩鼻中嚏則氣通矣

又方 割雄雞頸取血以塗其面乾復塗并以灰營死人一周

又方 以管吹下部令數人互吹之氣通則活

又方 破白犬以搶心上無白犬小雞亦佳

又方

右取雄鴨就死人口斷其頭以熱血瀝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極則易人氣通下則活

又方

右取牛馬糞尚濕者絞取汁灌其口中令入喉若口已噤者以物強發之若不可強者乃扣齒下若無新者以人溺解乾者絞取汁此扁鵲法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忤方此病即今人所謂中惡者與卒死鬼擊亦相類爲治皆參取而用之

右鹽八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得吐即愈備急方云治鬼擊若小便不通筆頭七枚燒作灰末和服之即通

王燾外臺古今錄驗黃帝護命千金丸療羸瘦歷年胃滿結疹飲食變吐宿食不下中風鬼疰疾疫方

野葛七寸炙 班猫二十枚去足翅熬 雄黃

雌黃 丹砂各研 瓜丁 鬼臼

礬石泥裹燒半日 沙參 茆草炙

椒去目汗各一兩 地膽十五枚去足翅熬

右十二味搗下篩蜜和搗三千杵爲丸如梧子服五丸日二卒中惡氣絕不知人服如小豆二丸老小半之牛馬所觝蛇蟲蝮若蠱毒所嚙取一丸着掌中唾和塗瘡中毒上立愈正月旦以酒半家中大小各一丸一歲不病若傷寒身熱服一丸若欲視病服一丸病者共臥不恐忌生血物

太平聖惠方桃奴散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疼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桃奴五枚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麝香一錢細研

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桔梗去蘆頭

赤芍藥 黃芩 柴胡去苗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鬼箭羽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以利為度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鬼箭羽散治小兒中惡心堅強卒痛欲困

鬼箭羽一分 真珠末一分 桃仁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羚羊角屑

桔梗去蘆頭 川朴消 川升麻 赤芍藥

柴胡去苗 黃芩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雄黃丸治小兒中惡心痛辟除邪氣

雄黃半兩細研 真珠末半兩 麝香一錢細研 牛黃一錢細研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入棗瓤及煉蜜和丸如粟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嬰孺方鬼箭羽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強卒痛欲困已上一十八方並出幼幼新書

鬼箭羽三分 朱砂一分 羚羊角屑 桔梗
鬼臼 朴消湯下各四分 升麻
芍藥 柴胡各五分 黄芩六分 大黄八分
桃仁四十九箇炒去皮尖
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二歲兒爲四分更量兒大小與服之
聖濟總録芍藥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痛顔色青黑大便不通
芍藥 桔梗炒 桃仁七枚去皮尖雙仁炒
黄芩去黒心 柴胡去苗 升麻各一兩 大黄剉炒二兩
鬼臼一兩 甘草炙半兩 杏仁四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麝香半錢研
右一十一味内十味麁擣篩入麝香和匀一二歲兒每一錢匕以水
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温服空心午後各一服以利爲度隨兒大
小加減
湯氏嬰孩妙訣即服蘇合香丸末醒隔異次服藥沈香降氣湯加人參
茯苓又宜服辟邪膏方藥不作效各十甘寸服之
降真香 白膠香 沈香各半兩 虎頭骨炙
鬼臼 龍膽草 人參 茯苓各半兩
右末次入雄黄半兩麝香一錢錬蜜丸乳香湯化及令兒帶及燒卧
内尤妙
危亦林得效方卒暴治卒然腹皮青黑而死灸臍上下左右去臍各半寸
幷鳩尾骨下一寸凡五處各灸三壯仍用酒和胡粉塗其腹
又中惡暴死葱白納下部及鼻中立活或用菖蒲末著舌底及吹入兩鼻
兩耳中效
又中蠱欲死甘草濃煎湯服立驗
葛氏肘後方灸法以繩圍其死人肘腕男左女右畢伸繩從背上大椎度
以下又從此灸横行各半繩此法三灸各三即起又令爪其病人人中取
醒不起者捲其手灸下文頭隨年壯又灸鼻中三壯也又灸臍下究究中
名承漿穴十壯大效又灸兩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壯此華陀法一云三
七壯又灸臍中百壯也出如切折書
小兒鬼持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神氣軟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錄其狀不覺有
餘疾直爾瘦黄多大啼喚口氣常臭是也楠真子嬰童寶鑑歌小兒氣弱
命中衰魂魄多因被鬼持其候瘦黄多哭泣不須用藥可求師 又小兒
鬼氣歎鬼氣皮膚裏相傳臟腑間腫虚如水病瘵疾似驚癇熱發渾身溢
痛連心腹攢小兒還有此服藥急醫者
方
圖經治鬼持 用虎睛爪幷指骨毛以繫小兒臂上辟惡鬼
外臺深師五邪丸療邪狂鬼魅妄言狂走恍惚不識人此爲鬼忤當得殺
鬼丸方
丹砂 雄黄各別研 龍骨 馬目毒公
鬼箭羽各五兩 鬼臼二兩 赤小豆三兩 芫青一枚
桃仁百枚去皮尖熬別研
右九味擣下細絹篩合諸藥拌令和調後内蠟和之大如彈丸絳囊
盛之繫臂男左女右小兒繫頭合藥勿令婦人雞犬見之所服蜜和
丸如梧子一服三丸日三忌五辛生血物已上二方出如切折書
小兒疰
論
巢元方病源注之言住也謂其風邪鬼氣留人身内也人無問大小若血
氣虚衰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間連滯腑臟之内
或皮膚掣動遊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沈滯至死死又注易傍
人故爲疰也小兒不能觸冒風邪多因乳母解脱之時不避温涼暑濕或
抱持出入早晩其神魂軟弱爲鬼氣所傷故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疰方 用竈中灰鹽等分相和熬熨之
太一備急散主卒中惡客忤五尸入腹鬼刺鬼痱及中蠱疰吐血下血及
心腹卒痛腹滿傷寒熱毒病六七日方
雄黄 芫花 桂心各二兩 丹砂
蜀椒各一兩 藜蘆 巴豆各一分 附子五分炮裂去
皮臍 野葛三分
右九味巴豆別研如脂餘合治下篩以巴豆合和更擣之合和調以
銅器中蜜貯之勿泄有急疾水服一字已可加至半錢匕老小半之
病在頭當鼻衄在膈上吐在膈下利在四肢當汗出此之所爲如湯
沃雪手下皆愈祕之非賢不傳

治疰病相染易及霍亂中惡小兒客忤長病方

獺肝一具　雄黃　莽草　丹砂
鬼臼　犀角　巴豆各一兩　麝香二分
大黃　牛黃　蜈蚣一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丸空腹服如麻子大二丸加至三丸以知爲度

小兒尸注

論

巢元方病源尸疰候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尸蟲爲性最惡多接引外邪共爲患害小兒血氣衰弱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爲病其狀沉默不的知病之處或寒熱淋瀝涉引歲月逐至於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爲尸疰也聖濟總錄論曰人有三尸能爲人患無問老幼但精神衰耗血氣不足者率多被害小兒血氣未具精神未全固有尸注之病其狀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所苦或寒或熱循引歲月遂至於死死復注易傍人故名之爲尸注也張渙醫方妙選小兒亦有注病與大人所病無異久復疰易傳人傳染骨肉如尸注蠱毒之類是也。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疰兒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爲性最惡多接引外邪而共爲患小兒有此即血氣衰損精神萎顇沉沉嘿嘿不自知病之處且又注易傳人凡驗蠱蟲者以器盛毒蛇雜類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爲蠱涉歷歲月心懈生天疰易傳人宜深念矣經濟小兒保命集尸注狀或因胎受或相傳有似驚風項仰者驚病後拋饱生紅赤腫疾漸而臉已如藍時時目上如乾噦不噦風拘急筑搐偏搐額青唇眼顫徒勞用藥保生全　小兒尸注者狀若驚癇而後拋紅赤腫黑矣如大人傳尸注之患或胎中而受或相傳而得檢方對藥主之若見偏搐唇眼俱顫滿頭赤腫死候不治

方

王氏外臺秘要方走馬湯治大人小兒飛尸

巴豆去心皮熬　杏仁去皮尖各二枚

右二味取綿纏搥令極碎投熱湯二合捻取白汁服之須臾瘥未瘥更一服老小量之通療鬼擊有尸注者常畜此藥用驗忌野猪肉蘆筍

備急同

太平聖惠方木香散治小兒尸注心腹滿脹疼痛不可忍

木香半兩　鬼箭羽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當歸半兩剉微炒　紫蘇莖葉半兩　檳榔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生薑少許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尸注及中惡諸病皆主之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桑根白皮半兩剉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散治小兒尸注鬼癖心腹往來疼痛或加寒熱恍惚形色多敬

桃仁三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木香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虎頭骨一分塗酥炙令黃
檳榔一分　京三稜一分微煨剉　白芥子一分微炒
款冬花半兩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乾桃柳葉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臨時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尸注鬼癖驚癇魍魎三十六種無辜天行急黃並宜服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光明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真珠末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炙令微黃　甘遂半分煨令微黃
赤芍藥半兩　赤茯苓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巴豆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麻子大三四歲兒每服以荊芥湯下二丸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丸治小兒尸注及諸蠱魅精氣入心腹使兒刺痛黃瘦

雄黃一分細研　雌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麝香半分細研　白頭翁一分　徐長卿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以青羊脂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尸注邪氣入腹疞痛主効方

雄黃一分細研　梔子仁十枚　赤芍藥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研入雄黃令勻每以溫水調下半錢更量兒大

小加減服之

鬼臼丸 治小兒尸注勞瘦或時寒熱

鬼臼半兩去毛 川升麻三分 麝香一錢細研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煖酒下十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湯 治小兒尸疰勞瘦或時寒熱

桃仁一十枚湯浸去皮尖生研用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與服，當吐為效，如不吐即非是疰也

鶩頭散 治小兒尸疰

鶩頭一枚燒為灰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

又方 取雞子一枚打破，生吞之，已困者內入喉中，搖頭令下即差

聖濟總錄 太一神精丸 治小兒客忤，霍亂腹痛脹滿，若尸注惡風顛狂鬼蠱毒妖魅溫瘧，無所不治

丹砂研 曾青研 雄黃研 雌黃研

磁石煅醋淬三伍待研各四兩 金牙研二兩半

右六味，各研羅為末，先將丹砂等五味，用釅醋漬之，唯曾青用好酒銅器中漬，以紙密封頭，日中暴經夏，急待用，亦須五日，無日以火煖之，其丹砂等五味，日數亦然，各研如粉，以釅醋拌令乾濕得所，內土釜中，以六一泥固濟，令密候泥乾，然後安鐵環腳高一尺五寸，置釜於環上，初取熟炭火兩枝各長四寸，置於釜下，待三分消盡二分，更加熟火兩枝，如此三度，然後用生炭燒，漸增之，漸多乃至一伏時，火近釜底，即使滿其釜下，炭經兩度即罷，待火盡極冷，然後出之，其藥精飛化凝著上釜，光明皎如月，潔如雪者最佳，若飛上不盡，更合與火如前，以雄雞翼掃取，多少不定，和以棗肉丸如黍米大，平旦空腹服一丸，又常以絳囊帶之，男左女右，小兒繫頭上，辟瘴毒惡氣村工，小兒患可以苦酒和之，塗方寸紙，貼兒心腹上，亦有已死者，冬二日，夏一日，與藥得下，使活，若服藥悶亂，可煮防己湯飲之，則定，兼治大風惡癩，偏風，風癩，歷節，鬼擊，疥瘡，小兒驚忤不能乳哺，癲癇，痔瘻，腹內積冷，婦人產死未經宿，狂狗所嚙，丁腫，蛇蟲寸白，惡腫邪鬼精妖，并去一切惡

竈煤散 治小兒尸注

竈突中煤二兩微炒 鹽少許

右二味同研為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以熱水調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張渙 朱砂送雄黃丹方 治尸疰病

雌黃一兩 雄黃一兩細研 川大黃一兩煨大炮裹

鬼臼一兩去毛 桃仁三十箇湯浸去皮尖 白頭翁半兩

已上各擣羅為細末，次用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紙裹出油 麝香一分研

右件都研勻，以羊脂五兩鎔和諸藥成膏，如黍米大，每服三粒至五粒，荊芥湯冷下，量兒大小加減

立效湯

川大黃一兩炮剉 乾桃柳葉各一兩洗焙乾

梔子仁半兩 赤芍藥半兩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朱砂一兩研細水飛 麝香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用麥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之

小兒蠱疰

論

巢元方病源 蠱疰候：人聚蟲蛇雜類，以器皿盛之，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為蠱，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小兒有中者，病狀與大人老子無異，則心腹刺痛，懊悶，急者即死，緩者涉歷歲月，漸深羸困，食心臟盡，利血，心臟爛乃至死，死又疰易傍人，故為蠱疰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 范汪 更生十七物紫參丸，療大人小兒蠱疰百病，癥瘕積聚，酸削骨肉，大小便不利，卒忤遇惡風，臚脹腹滿，淋水轉相注，殫門盡戶，延及男女外孫，醫所不能療

紫參 人參 半夏洗 藜蘆

代赭 桔梗 白薇 肉蓯蓉各三分

石膏 大黃 牡蠣熬 丹參各一分

蝦蟆炙 烏頭炮各四分 狼毒七分 附子炮五分

巴豆七十枚去心皮熬

右件藥擣篩蜜和爲丸以飲下如小豆一丸日三服老小以意減之蜂蠆所螫以塗其上神良忌豬羊肉冷水一方無蝦蟆有乾薑四分

太平聖惠方殺羊角散治小兒中蠱毒腹内堅如石面目青黄小便淋瀝變易無常

殺羊角屑一兩　蘘荷一兩　梔子仁七枚　赤芍藥一分

牡丹皮一分　犀角屑半兩　黄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聖惠方聖濟總錄名鼓皮散治小兒中蠱腹内堅痛

敗鼓皮三分炙令黄　苦參一兩剉　蘘荷根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初中蠱毒宜服

川升麻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蘘荷根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黄散治小兒飛蠱狀如鬼氣者宜服

雄黄半兩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犀角末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每服以温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五種蠱毒惡主之方聖惠總錄名馬兜零湯

馬兜零根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空腹頓服當時隨吐蠱　未吐即再服

又方

敗鼓皮一片燒爲灰

右細研如粉空心以粥飲調服一錢病人須臾當吐蠱主姓名病便愈

又方

蘼蕪一兩

右擣羅爲末以粥飲調下一錢其効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畏忌中蠱欲死方聖惠方名甘草湯

甘草半兩生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分爲二服當吐蠱出若平生預防蠱者宜熟炙甘草煮汁服之即内消不吐神効

治小兒中蠱毒令腹内堅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病變無常方聖濟總錄名神功散

桃樹寄生二兩

右擣細羅爲散如茶點服之日四五服

又方

麝香半錢細研

右於空腹以温水調服即吐出蠱毒未效再服

治小兒中蠱下血欲死方

右取生赤雌雞翅下血服之立效

又方　擣青藍汁頻頻與半合服

嬰孺方雄黄丸治小兒疰病諸蠱魅精氣入心入腹刺痛黄瘦骨立出幼幼新書

雄黄　雌黄各四分　丹砂　野丈人

徐長卿各三分　大黄五分　麝香五粟大　羚羊角五分屑

右爲末以青羊脂和丸百日兒酒服黍米大三丸日進二服武五大齊丁

張渙醫方妙選雄麝散等治蠱毒病

雄黄一兩水磨者細研　麝香一兩細研　殺羊角一兩屑

赤芍藥一兩　敗鼓皮一兩炙令黄　馬兜零根半兩

蘼蕪半兩　鬼臼半兩去毛

已上除雄黄麝香外擣羅爲細末

右件同二味一處拌勻研細每服半錢濃煎甘草湯調下食前

又方麝犀湯

犀角屑一兩　鬼箭一兩　安息香一兩　苦參半兩

牡丹皮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用

水磨雄黄一兩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温時時服之

小兒攧撲損瘀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落床損瘀候血之在身隨氣而行常無停積若因墮落損傷即血行失度隨傷損之處即停積若流入腹内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凡瘀血在内顔色痿黄氣息微喘濇濇小寒噏噏微熱或時刺痛也曾世

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憂常論十歲已上兒飲酒喫熱因熱動血醉飽
桝椷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內因外因之使然乃自服過耳法先
用百解散去桂加黃連水蔥燈心煎服涼利熱毒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
黃或稱節水薑煎下定吐止血其證自除　有長成小兒偶因他物自傷
或戲走失足觸損兩目血脈腫痛晝輕夜重扶速效飲即快仍忌鷄酒羊
麵三五日庶易痊也　有孩兒食啗因弄刀錐或來高墮地致傷皮破血
出輕者先用桃花散傅之仍服活血散以勻其血毋使作膿潰爛肌肉
有僅十五歲者恃其血氣方剛惟務馳騁多致落馬墮車或鬬狠跌折肢
體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　不內外
因歌人身一或纔傷損重則宜其血亦多不內外因然有自各分證治在
專科　破血傷風歌跌撲皮膚因破損外風侵襲在傷痕隨時發腫儆加
痛活血疎風是要言

方

葛洪肘後方若墮落有血腫熱不食乳哺者方

大黃　黃連　蒲黃各二分　芒硝一分半

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三服大小量加即愈

孫思邈千金要方蒲黃湯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陰陰寒熱不
肯乳哺但啼哭叫喚方

蒲黃　大黃　黃芩　麥門冬各十銖

甘草各八銖　芒硝七銖　黃連十八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三服消息視兒羸
瘦半之大小便血即愈忌冷食

當歸散主落馬墮車諸傷腕折臂腳痛不止

當歸　桂心　蜀椒　附子炮去皮各二分

芎藭六分　甘草五分炙　澤蘭一分

右七味並熬令香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凡是傷損皆服之十日
愈小兒亦同救急方云治墮車馬被打傷腕折臂叫喚痛聲不絕
服此散寸候之間不須大痛十三日筋骨相連也

孫思邈千金翼方馬蹄散主被打腹中瘀血方

右白馬蹄燒令煙盡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亦主女人病
血消之為水

蒲黃散主被打腹中有瘀血方

蒲黃一升　當歸　桂心各二兩

右三味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

太平聖惠方蒲黃散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痛

蒲黃　川大黃剉微炒　當歸微炒　琥珀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地黃散治小兒落牀傷於肢節青腫疼痛

生乾地黃半兩　川大黃　當歸二味各剉微炒

桂心　赤芍藥　蒲黃　甜瓜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各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用酒半合生地黃汁半合相和
暖令溫調下半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落牀體熱疼痛

犀角屑　赤芍藥　芎藭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茯神散治小兒落牀體熱驚悸

茯神半兩　龍膽　人參去蘆頭　子芩

犀角屑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微赤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加減溫服

嬰孺方治小兒墮地有瘀血在腹中天陰則翕翕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叫方

蒲黃　大黃　甘草各十銖

黃連十二銖　麥門冬十五銖

右以水二升煮一升為三服量兒大小與之忌生冷菘菜冷水

張渙醫方妙選蒲黃湯方治打撲或落牀墮地呈損血氣羸瘦痿黃或時
刺痛遊走不定

蒲黃　生乾地黃　當歸焙洗各一兩

赤芍藥　琥珀　桂心各半兩

右件擣羅為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

小加減

又方茯神丸

茯神　麥門冬湯浸去心　當歸洗焙乾各一兩

人參去蘆頭　黄芩　龍膽草各半兩

已上為細末次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炒香熟半兩

右件同再細研拌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用生地黄汁少許同酒下，量兒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珠風散治小兒因爲跌撲頭腦，或弄刀鑱，因而破血，感風致面目傷痕浮腫

荊芥穗一兩　防風去蘆二錢半　甘草生一半炙二錢

右剉焙為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調服，或葱湯亦好

活血散解破血傷風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黄酒洗　川芎　紅花

赤芍藥　蒼木六味各半兩　甘草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illegible]損傷[illegible]血出作痛

好石灰用炒淨兩十兩　清油一小半盞

大黄五錢剉碎水浸透二十大半盞

右石灰先用鐵鍋炒令帶熱，次入大黄汁清油和勻，仍以慢火炒如桃花色，為盆盛水傾出在內，浮而不沉，鵝翎拂聚紙上，别著瓦器收藏，但是破損傷痕，用盆立效，仍服珠風散、活血散

速效飲治長成小兒因他物或跌著觸損兩目血脈腫痛

荊芥穗　薄荷葉二味各半兩　草決明一兩微炒

甘草五錢生用

右為麁末，和半生半炒芝麻等分，抄二錢，在掌中，或以乾嚥咀嚼味盡吐去查，如此法投三五次即效

小兒骨哽

論

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有因飲食中誤吞骨哽，吐不出，嚥不下，氣鬱生痰，痰裹其骨，內則作痛，外則浮腫，啼聲似啞，亦為可慮，投備急散取效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哽　以鸕鷀杀服方寸匕

又方　口稱鸕鷀鸕鷀則下

又方　服橘皮湯即下

又方　服沙糖水即下

又方　燒魚網灰服方寸匕[illegible]

治骨哽在喉中衆治不出方

右取飴糖丸如鷄子黄吞之，不去更吞，漸大作丸，可至十丸止

又方　燒虎狼屎服之

又方　吞豬膏如鷄子，不差更吞，差止

治食中吞髮嚥不去繞喉方

右取亂髮燒末，酒服一錢匕

許叔微本事方治骨哽

白茯苓

右一味，臨時細切為末，以所哽骨煎湯調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一切物哽喉中玉屑無憂散方

玄參　貫衆　白茯苓少去　縮砂

滑石　川黄連　荊芥　[illegible]

甘草　硼砂十味各半兩　寒水石[illegible]

[illegible]土中出火毒七日

右件十一味同為細末，大解百藥毒，治一切咽喉塞滯，口內瘡，心腹脹滿，脾積癥塊，喉閉纏喉風，涎上不止，小兒妳癖，誤吞叫子魚骨鈍棗核等，只用藥末半錢，抄於口內，次用新汲水一口嚥之，但是毒藥硬物，皆可除化，如喫巴豆杏仁石頭鐵札麥鐮棘針粘丸，諸般飲人之藥，并蛇蚋諸蟲咬，氣入腹，但是心腹有疾，諸藥不能治者，只服此藥立見效驗，備潤三焦，消五穀，除九蟲，辟瘟疫及涼痰風，俱皆能治之

治小兒魚骨哽危甚者大者亦然

黄犬繫其頭，并足摔開口，使涎出，以瓦刮取之，將少蜜和勻服

邵甫明方使集磁石丸治骨哽針鐵等

磁石二錢細研水飛　龍骨二錢煅三五次皆淬細研之

右為末和勻，熔黄臘丸如小指大，煎豬膏湯下

寶應方治大人小兒魚骨哽痛方

豬桃為末，新水調下一錢

曾世榮活幼心書備急散治小兒諸般骨哽致咽喉腫痛

五倍子末二兩　先春茶末半兩
右二味和勻抄一錢溫湯半盞調化無時少與嚥下依此法服餌不過三五次即效如骨出或刺破處血未多者硼砂末一大錢水煎消毒飲調服血止痛住膿消食進

小兒食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食土
右取肉一斤繩繫曳地行數里勿洗火炙與喫之姚和衆候市人合時買市中羊肉一斤二法以水洗炙依料與喫未喫食者即煮汁餵之

續刊惺惺良方治小兒喫泥
右以膩粉一分　砂糖搜和丸如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一丸良久瀉出泥土差

姚和衆治小兒食土者[illegible]
[illegible]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落水死

方

灰以竈中灰布地令厚五寸以甑側著灰上令死人伏於甑上使頭小垂下抄鹽方寸匕內竹管中吹下孔中即當吐水水下因去甑下死人著灰中壅身使出口鼻即活

又方　竈中灰二石埋死人從頭至足出七孔即活

又方　屈兩腳著生人兩肩上死人背向生人背即負持走行吐出水便活

又方　熬沙覆死人面上下但出鼻口耳沙冷濕即易

又方　倒懸解去衣去臍中垢極吹兩耳起乃止

又方　裹石灰內下部中水出盡則活

又方　綿裹皂莢內下部中須臾水出

又方　解死人衣灸臍中凡落水經一宿尤可活

治冬月落水凍四肢直口噤尚有微氣者方
右以大器中熬灰使暖盛以囊薄其心上冷即易心頭氣通目得轉口乃開可溫米粥稍稍吞之即活若不先溫其心便持火炙身冷氣與火爭即死

又方　掘地作坑熬數斛灰內坑中下死人覆灰濕徹即易之勿令大熱煿人灰冷更易半日即活

又方　但埋死人暖灰中頭足俱沒惟開七孔

又方　倒懸死人以好酒灌鼻中又灌下部又醋灌鼻亦得已上十二方
[illegible]

小兒狐臭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狐臭候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易着於人小兒乃是乳養之人先有此病染着小兒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有天生狐臭有為人所染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然須三年醋傅礬石為散勿止并服五香丸乃可得差勿言一度傅即差止可傅藥時暫得一差耳忌食葷辛五辛治之終身不差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五香丸治口及身臭令香止煩散氣方
白豆蔻　丁香　藿香　零陵香
青木香　白芷　桂心各一兩　香附子二兩
當歸半兩　檳榔二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和丸常含一丸如大豆嚥汁日三夜一亦可常含咽汁五日口香十日體香二七日衣被香三七日下風人聞香四七日洗手水落地香五七日把他人手亦香慎五辛下氣去臭

治狐臭方
辛夷　芎藭　細辛　杜衡
藁本各二分
右五味㕮咀以淳苦酒漬之一宿煎取汁傅之欲傅取臨臥時以差為度

石灰散主狐臭方
石灰一兩半　青木香
丁香各二兩　橘皮
右八味治下篩以綿作袋子粗如指長四寸展取藥使著袋上以絹盛着腋下先以布揩令痛然後夾之

又方
青木香　附子　石灰各二兩　礬石半兩

又方　右四味爲散著粉中常粉之

又方　赤銅屑以酢和銀器中炒極熱以布裹熨腋下冷復易

又方　槲葉切三升水五升煮取一升洗腋下即以白苦瓠燒令煙出熏之數數作

又方　辛夷　細辛　芎藭　青木香各四兩

右四味治下篩熏乾粉之

又方　用馬齒莧一束擣碎以蜜和作團以絹袋盛之以泥紙裹厚半寸曝乾以火燒熟破取更以少許蜜和使熱勿令冷先以生布揩之夾藥腋下藥痛久忍之不能然後以手巾勒兩臂

又方（肘後方云合椒塗之）

牛脂　胡粉各等分

右二味煎令可丸塗腋下一宿即愈

又方　以伏龍肝作泥傅之

又方　以三年苦酢和石灰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諸腋臭

石灰五合　馬齒草貳兩　礬石三兩燒　甘松香貳兩

右四味合擣篩先以生布揩病上令黃汁出拭乾以散傅之滿三日差永除

又方（已上千金翼一十三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二月社日盜取社家糜餘一團猥地摩腋下三七遍擲著五道頭勿令人知永差人知不效

小兒諸蟲咬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蛇蝎螫

右服小蒜汁滓傅上（肘後方亦治蝮蛇螫）

又方　熱擣蓼取汁服之

治蛇毒方消蠟注瘡上不差更消注之

治蛇齒方人屎厚塗帛裹即消

又方　以[illegible]耳中垢傅之

治蝎毒方

右凡蝎有雌雄雄者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若是雄者用井底泥塗之溫則易雌者用當瓦屋溝下泥傅之若值無雨可用新汲水從屋上淋下取泥

又方　取齒中殘飯傅之又豬脂封之又射罔封之又硇砂和水塗立愈

治蝎螫方若著手足以冷水漬之水微暖則易之著餘處者冷水浸故布搨之小暖則易

又方　用生烏頭末唾和傅之

治蜂螫毒方取瓦子摩其上唾二七遍置瓦子故處

治蜂螫方

蜜　豬脂各五合　蠟貳兩

右三味和煎如膏候冷以塗之

又方　燒牛屎灰苦酒和塗之

又方　以豬脂塗之立愈

又方　燒蜂房末膏和塗之（肘後方云先煮蜂房洗之又燒塗之）

又方　[illegible]之

又方　[illegible]塗之

又方　以尿泥塗之

又方　以人尿新者洗之

又方　以反手捻地上土傅之

蜘蛛咬人方以人尿傅又油淀傅又炮薑貼之又蚓螻屎傅之

又方　以烏麻油和胡粉如泥塗上乾則易之

治凡犬齧人方熬杏仁五合令黑碎研成膏傅之

又方　取竈中熱灰以粉瘡中帛裹繫之

又方　燒犬尾末傅之日三

又方　以沸湯和灰擁瘡上

又方　燒自死蛇一枚令焦末內瘡孔中

又方　以頭垢少少內瘡中

又方　用鼠屎臘月豬膏和傅之

又方　飲生薑汁一升亦佳

又方　以熱牛屎塗之佳

又方　以苦酒和灰塗瘡中

又方　以水洗瘡任血出勿止之水洗不住取血自止以綿裹之差

又方　以火炙蠟以灌瘡中

治小兒狗齧方

右於月一日以水一升灌之勿令狗王打狗若月盡日三升水灌之

治豬齧方　用松脂鍊作餅子貼上

又方　以屋溜中泥塗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主狂犬傷人方已上十全等方出異如切折書

右以葛根末或飲其汁或燒葛灰水服方寸匕

謹氏小兒方治蜘蛛咬遍身瘡子方二如切折書

右以葱一枝去尖頭作孔將蚯蚓入葱葉中緊捏兩頭勿泄氣頻搖動即化爲水點咬處差

太平聖惠方小兒蛇咬

　白礬　甘草等分

右件藥搗羅爲末[illegible]以冷水調下半[illegible]

[illegible]

滴如大豉蛇咬瘡未及修合藥用耳塞少許傅在咬著處瘡口內以釅醋一滴滴在瘡內上即止

又方

　合口椒　蒼耳苗各壹兩

右件藥和搗傅之

又方

　生椒三兩去目　豆豉三分炒熟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津調看多少傅之立定

又方　遠志搗令爛傅之并內瘡孔中

治小兒蝎螫方　以半夏水研塗之立定上

又方　以桂心水磨塗之

又方　乾薑搗傅之

又方　大蒜研令爛塗之

治小兒蜈蚣咬方

　頭垢　苦參末各一兩

右件藥研令勻以酒和塗之

又方　以桑白皮汁塗之

又方　以蝸牛活者生研厚塗之

又方　以生薑自然汁煎作濃膏入白礬末少許調厚塗之

治小兒蜘蛛咬方

　棗葉　柏葉五月五日收　土鐵衣等分重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以生油和如膏先火炙瘡然後塗咬處神效

又方

　雄黃壹分　麝香壹分

右件藥細研以藍汁一大盞攪令勻點咬處立效

又方

　五加皮壹兩　半夏肆兩

右件藥燒灰細研以醋和塗之

又方　生鐵上衣醋研濃汁塗之

又方　以穀莠苗一握搗如泥封之

又方　白[illegible]末以津和塗之若有絲出盡差矣

又方　[illegible]以葱汁調厚塗之

又方　生白礬末一兩以醋熬成膏厚塗

治小兒卒被諸蜂螫方

　露蜂房　白礬各半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水煎如膏厚塗螫處效

治小兒卒被狗咬方　乾葛搗羅爲末傅瘡上

又方　以地龍糞封之毛出即差

治小兒卒被貓兒爪損及咬損痛方

右取煎刀草搗取汁塗之

經驗方治蜘蛛咬著已如切折書

右生油調豉末塗傅之差

張銳雞峯方治蜘蛛咬出如切折書

右鹽白嚼爛傅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南星散治蝎螫蜈蚣所傷痛不可忍

　草撥二錢半　半夏生二錢半　南星生一錢　白礬生二錢

　雄黃二錢

右爲細末捻一捻就痛處擦之釅醋調貼之立效

靈聖散治大人小兒風狗咬破瘡犬咬所傷瘡其效如神

天南星 去皮 防風 去蘆

右二味碾爲細末先用漿水葱白槐枝煎湯洗瘡乾貼瘡口上日用二度上用青藥蓋之

雄黃散治蛇蝎蜈蚣所傷痛不可忍貼之立効

雄黃 另研 生半夏 川烏尖 乾薑 各等分

右爲細末乾摻痛處如痛不止用釅醋調搽其痛立止

曾世榮活幼心書救毒散治顛犬惡犬所傷不拘老幼並宜可投

斑猫 七枚去翅足用麥炒令黃入糯米同一處炒少候米黃爲度以乳鉢細研羅過不用米 黑牽牛末 取錢半先研取末

右二味和勻無灰溫酒調作一服空心投其毒自小便中出或從大腸過似瀉蝦蟆形兒毒出盡尚覺腹中有痛即用青黛入乳鉢杵勻仍羅爲末每服三錢井花水調下二服或三服不拘時

小兒滅瘢痕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滅瘢痕

右以豬脂三斤飼烏雞一隻令三日使盡後取白屎內白芷當歸各一兩煎白芷色黃去滓內以鷹屎白半兩攪令勻調傅之日三

又方 禹餘糧半夏等分以雞子黃和先以新布拭瘢令赤塗之勿見風日二十日差十年者亦滅

又方

鷹屎白 二合 辛夷 一兩 白附子 杜若

細辛 各半兩

右五味㕮咀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兩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於傷瘢上傅之日三

滅瘢痕無問新舊必除方 以人精和鷹屎白傅之日二白蜜亦得

治瘢痕凸出方 春夏以大麥麩秋冬以小麥麩好細絹下篩以酥油封之

又方 以熱瓦熨之

又方 以凍凌熨之

又方

鷹屎白 二兩 白僵蠶 一兩半

右二味末之以白蜜和傅上日三慎五辛生菜

又方 以上四方出千金[illegible]新書

右以臘月豬脂四升煎大鼠一枚令消盡以生布拭上皮令塗之不過四五上

譚氏殊聖方療豆瘡瘢痕面黶 [illegible]新書

右以蜜陀僧細研夜塗之明旦洗之平復矣

小兒中水毒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中覺似射工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痛目疼心中煩懊四肢振焮腰背百節皆強兩膝痛或翕翕而熱但欲睡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三日腹中生蟲食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不覺不急治過六七日下部出膿潰蟲上食人五臟熱盛毒煩下利不禁八九日良醫不能治矣覺得之急早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如截肉者陽毒最急若瘡如鯉魚齒者爲陰毒猶小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欲知是中水毒與非者當作五六升湯以小蒜五升㕮咀投湯中消息勿令大熱去滓以浴之是水毒身體當發赤斑無者非也當以他病治之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中水毒

右取梅若桃葉擣絞取汁三升許或乾以少水絞取汁飲之小兒不能飲以汁傅乳頭與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水毒

右擣蒼耳取汁服一升以綿染汁滓導下部中日三

又方 取蓼一把擣取汁服一升不過三服

又方 取藍一把擣水解以洗面目身令遍

又方 以上三方出[illegible]新書

右取大蒜根末飲之并導下部亦蟲者用汁夏月常多將此藥屑入水浴用方寸匕投水上流無所畏又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復毒也

小兒中食毒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飲食中毒煩滿

右苦參三兩㕮咀以酒二升半煮取一升頓服之取吐愈

治食六畜肉中毒方
右各取六畜乾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黃蘗末方寸匕須臾復與佳
又方 燒小豆一升末服三方寸匕神良
又方 水服竈底黃土方寸匕
治食生肉中毒方
右掘地深三尺取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土五六沸取上清飲一升立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右取狼牙灰水服方寸匕良（一作猪牙）
又方 以溫湯服豬脂良
又方 以水煮甘草汁飲之
治食豬肉中毒方
右燒豬屎末服方寸匕犬屎亦佳
治食百獸肝中毒方
右頓服[illegible]一斤佳。亦治[illegible]肉毒

治食野菜馬肝肉諸脯肉毒方
右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又方 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愈
又方 燒豬骨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漏脯毒方（張文仲云茅屋漏水沾脯為漏脯）
右擣韭汁服之良大豆汁亦得
治鬱肉濕脯毒方（張文仲云肉閉在密器中經宿者為鬱肉）
右燒狗屎末水服方寸匕凡生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皆殺人又肉汁在器中密蓋氣不泄者亦殺人
治脯在黍米中毒方
右麴一兩以水一升鹽兩撮煮服之良
人以雉肉作餅臛因食皆吐下治之方
右服犀角末方寸匕得靜甚良
凡食鵝鴨肉成病胃滿面赤不下食者治之方
右服秫米泔良
治食魚中毒方

右煮橘皮停極冷飲之立驗（肘後方云治食魚中毒面腫煩亂者）
食魚中毒面腫煩亂又云鱸魚中毒欲死者方
右剉蘆根舂取汁多飲良并治蟹毒亦可取蘆葦茸汁飲之愈
治食魚鱠不消方
大黃（三兩切） 朴消（二兩）
右二味以酒二升煮取一升頓服之（仲景方有橘皮一兩肘後方云[illegible]結[illegible]下之方亦無橘皮）
又方 舂馬鞭草飲汁一升即消去也生薑亦良（肘後方云亦宜服諸吐藥）
又方 燒魚皮灰水服方寸匕
又方 燒魚鱗水服方寸匕食諸鮑魚中毒亦用之
治食蟹中毒方
右取冬瓜汁服二升亦可食冬瓜
治食諸菜中毒方
甘草 貝齒 胡粉
右三種各等分治下篩以水和服方寸匕小兒尿乳汁服二升亦佳
治食山中木[illegible]毒方

右取人屎汁服一升良
治食百物中毒方
右掘廁傍地深一尺以水滿坑中取廁籌七枚燒令煙以投坑中乃取水汁飲四五升即愈急者不可得但掘地著水即收飲之
又方 含貝子一枚須臾吐食物瘥
黃帝云服大豆屑忌食豬肉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恐竟噉豬肉必擁氣死
孫思邈[illegible]云凡六畜五臟著草自動搖得諸醋鹽不變色又墮地不汙又與犬不食皆有毒殺人
凡食飲有毒者澆地地墳起者殺人
凡脯肉熱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殺人若中此毒者皆大豆灰水服方寸匕良
本草注[illegible]米飼狗兒令[illegible]不生
[illegible]小兒食之腳[illegible]不行
越人[illegible]也不益小兒天行病後不可食又不得與牛乳酪又[illegible]
[illegible]食令人心痛

陶隱居俗傳言食鵝不利人脚恐由閉氣故也今小兒食之必覺脚痛
小兒食鷄肉好生蛔蟲
凡藏器食蝦無鬚並五野鷄病人煑熟色正赤小兒及鷄狗食之脚屈不
行又以熱飯盛密器中作鮓食之毒人至死
食療小兒夏月不可與越瓜食又發諸瘡令人虛弱冷中常令人臍下爲
癥痛不止
鷄兎同食成泄痢小兒五歲以下未斷乳者勿與鷄肉食
楊氏產乳方凡子不得與桑椹子食令兒心寒
孟詵食療小兒食之三歲不行犬食之發虛損消精髓不可
食此物業似暴多並於本已見上爲之一句江左人好生食謂之鱠
又 已上十一方並四十二方俱出切切新書
栖真子嬰童寶鑑凡小兒慎忌
不可多食果以脾氣稍不行遲　不可食黍米飯立無力
不可食麥赤立無力　不可食鷄肉腹中有蟲
不可食越瓜發動故疾　不可食胡瓜黃人也滑中生蟲
不可食炙脊不能行　不可食暴春令腹痛
不可食兎花令臍下痛　不可食蟳魚令復有癥瘕

小兒中藥毒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服湯藥中毒候小兒有疹患服湯藥其腸胃脆嫩不勝
藥氣使然煩毒也故謂之中毒孫思邈千金方論曰甘草解百藥毒此實
如湯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蘆毒用湯
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漿飲訖即止如此之事其驗如反掌要使人皆知
之然人皆不肯學誠可歎息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余每試之大懸絶不
及甘草又能加之爲甘豆湯其驗尤奇有人服玉壺丸治嘔不能已百藥
與之不止藍汁入口即定如此之事皆須知之此則成規更不須試練也
解毒方中條例極多若不指出一二學者不可卒知餘方例爾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解一切毒藥發不問草石始覺惡即服此方
生麥門冬　葱白各八兩　豉二升
右三味㕮咀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分三服
解諸毒鷄腸草散方
鷄腸草三分　薺苨　升麻各四分　芍藥
當歸　甘草炙各二分　藍子一合　坌土一分
右八味治下篩水服方寸匕多飲水爲佳若爲蜂蛇等衆毒蟲所螫
以針刺螫上血出着藥如小豆許於瘡中令濕若爲射罔箭所中削
竹如釵股長一尺五寸以綿纏繞水沾令濕取藥內瘡中隨瘡深淺
令至底止有好血出即休若服藥有毒水服方寸匕毒解痛止愈
治腹中有鐵方　取白折炭刮取末井華水服三錢不過再服
孫思邈千金異方治惡毒藥方
右拘杏草一把去兩頭以水五升銅器中煑取汁搜麪作粥食之
鈎吻衆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
右煑藍汁飲之
養生必用方金虎碧霞丹載之小兒爲害猶大蓋小兒臟腑氣血柔弱不
能支當有毒藥尤宜慎重已上俱載如切新書
解諸藥毒方 解毒方見毒字

小兒多困

譚氏殊聖方歌曰小兒多睡患心中漸困沉沉嗜疾衰孔食每全不
四時無力改形容莫恐神靈并家鬼秘錄分明內印風求取珍珠琥珀散
靈方情捷患寬通

方

譚氏殊聖方琥珀散
琥珀末　真珠末各一分　朱砂　綿白箱各一分
紅芍藥一分半
右爲末每服一字金銀薄荷湯下
保生信效方蘭臺散治小兒胃蒸發熱胃內五心煩躁又大病後或大下
後多睡或全不睡
烏梅肉一兩焙乾　蛇黃一兩醋淬一十遍
右同爲末每服二錢以薑汁調下若小兒睡起不了了者此爲神不
聚此能收斂之
鳳髓經神白散治小兒脾困冷瀉多睡不醒嘔逆心悶亂喉內生涎
神麴炙　人參　茯苓　藿香葉
甘草炒　黃耆蜜炙各一分　白朮一錢

兒　小兒證治七十

小兒諸丹

論

巢元方病源丹候　風熱毒氣客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之塗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爛傷　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熱折於血氣蘊蒸色赤而復有冷氣乘之冷熱互交更相積瘀令色赤黑　厲火丹候　丹發初從臂下起皆赤能移走謂之厲火丹也　飛火丹候　丹著兩臂及背膝謂之飛火丹也　遊火丹候　丹發兩臂及背如火炙者謂之遊火丹也　風火丹候　丹初發肉黑忽腫起謂之風火丹也　暴火丹候　暴火丹之狀帶黑紀色謂之暴火丹也　留火丹之狀發一日一夜便成瘡如棗大正赤色謂之[illegible]丹從[illegible]謂之[illegible]火丹也　石火丹[illegible]

[illegible]久不肤世謂之[illegible]候土夕牀多改飛無丹毒二品者何分之岐伯曰陽解百平一十已上爲毒一十已下爲孩丹毒一也隨其大小分別之治之有毒主依方萬無一失。喻人間男女皆遭丹毒主依此經死者復何限哉良由信邪師之謙仍被怨之意昧之人勿與下藥請依方用之。今出此圖形狀如後　廿火丹從兩脇起　神竈丹從肚起　承竈丹從踝起　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天火丹從腰背遍身起　天雷丹從頭項起　爍火丹從背甲起　胡滿竈丹從膝中起　殷竈丹從曲骨起　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土竈丹從陰踝起　朱黃丹赤色遍身上起　黃火丹從耳起　野竈丹從背脊起　鬼火丹從面上起出如如新書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十種丹毒變易非經治之或緩能終不救余不惜是言能逐一仔細辨證依此方法治之萬不失一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則終不可救不可緩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諸丹者由風熱毒氣在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故號一切丹也丹毒熱毒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皮上赤如丹當以白玉散塗之聖惠方[illegible]錄論曰風熱發丹古方謂

小兒得之衣忌以其氣血未定肌膚柔脆無以勝悍毒故也是以諸丹不問其發無定處俗又謂之溜流走經絡散發肌表如塗丹之赤有法可鍊洩去毒氣不爾則丹毒入腹近心即死但初發於心頭者不可鍊爾[illegible]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丹者風熱積毒所成冬間火烘衣蓋不候冷便以衣兒或夜間蓋覆太暖日間親火或乳母喜食燒炙物飲酒之類皆致兒病丹也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其熱如火輕輕著手即痛不可忍或與破出血爲上累千金有服食丹損湯皆可用之湯氏望嬰抉抄訣大抵丹毒雖有多種病源一也皆風熱毒氣與血相隨有赤丹遍身痒者或女年十五六而經脈未通多要發丹疹皆由血盛而有風毒乘之狀三太斛女十五歲病此諸醫百藥供試而不能偶中訣妻之甚切凡數次羞虞候來召而不往第二三日告急不已遂以故舊不可得而卻往見之再三以女久病懇欲一視余遂看之乃血熱而來冷風諸醫不原其本繼服以土料四物湯加防風黃芩一日而愈用藥如用兵之法又如補伏擒寇稼知其的何患不得此之理也　丹毒[illegible]治　[illegible]毒與血相搏而風乘之所以[illegible]由[illegible]與[illegible]兒不候冷而[illegible]其熱如火

[illegible]入腎之[illegible]使不可救　凡小兒丹[illegible]浮腫毒赤走引遍身者乃[illegible]之毒在內急以[illegible]片[illegible]紫血其病立愈如不愈者後用涼膈散加大黃芒硝利三五行爲妙次用敗毒散椑三五度必愈矣經曰丹煉赤瘡火之色也相火主之　凡小兒有赤瘡暴腫可先用牛黃通膈丸瀉之後用湯起石散傅之則腫毒自消如不消可用鈹鍼砭刺血出而愈矣張子和儒門事親書黃六小兒面赤腫兩目不閉戴人以鈹鍼刺輕砭之除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鍼出血三次乃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欲治病不可謾曹世榮活幼心書經云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心主血而火性熱血熱相搏陰滯於陽即發丹毒心虛寒則痒心實熱則痛自腹生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生於腹者難療先用百解散表之次以當歸散加連翹荊芥水煎服及牛蒡湯加炒麻仁研碎同煎與宣熱拔毒其次赤葛散或初用化丹湯亦好　有身上發時亦如前證不甚燥痒但見出浮於遍體神昏不悅石陰瀉毒證先以沖和飲加南木香水薑煎服次用當歸散雄黃散然此二證不問赤白若入腹入腎多致爲害不可輕視如常自取困爾楊真子嬰童寶鑑小兒諸般丹毒狀　千火初成似火燒天火丹之渾身赤轉饒廿火丹傍邊青黑色厲丹頭上起根

茵贊丹發道爆丹毒如帶賢紅暴火丹調留火丹發時一日甚改變無時
五色不丹螺家火丹火類連雙掖乳天竈內腫到陰戶背升膝赤飛丹病
股內臍陰股竈播　風疹火丹生四肢腹熱盛生風疹炊然發遍身火丹
並赤腫斑毒亦驚人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赤痛丹毒證歌　毛竅風邪觸
皮膚痲疹浮。臓中加熱毒。赤腫精難消。肚腹臍青出。遍身黑點焦。心膨加
喘氣。定兒本昏朝。　小兒赤痛丹毒者。斯其患之始。觀虛實。檢方對藥調
理。若見臍青凸出。肚腹如鼓。通身黑斑。心膨加喘。爲兒候之丹毒　小兒
氣稍。肌膚溥弱。毒來未使發作。急須化毒與消風。毒散內消始安樂　驚
丹　兒在胎時母受驚。驚傳邪熱子帰神。急然赤片微微起。涼解肌膚始
見寧

方

本草治小兒諸熱丹毒。　並以水銀服之。銀少許。切勝諸靈。[illegible]切切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丹毒大赤腫身壯熱百治不折

寒水石十六銖　[illegible]　[illegible]子三銖　[illegible]二銖各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五八銖　[illegible]二兩

[illegible]一升　[illegible]二升　生葛汁一合　[illegible]

右十五味。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煮取三升三合。去滓。內杏仁脂葛
汁[illegible]。微火煎取二升。一二歲兒服二合。大者量加之

麻黃湯治小兒丹腫及風毒風疹

麻黃一兩半　獨活　射干　甘草
桂心　青木香　石青　黃芩各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爲四服。日再

又方治小兒惡毒丹及風疹

麻黃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雞舌香　甘草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三服。日三

搨湯治小兒數十種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沉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
芒消三兩　一兩

右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去滓。內芒消。以綿搵湯中
適寒溫搨之。乾則易之。取瘥止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小兒丹毒
右擣慎火草絞取汁塗之。良。日十遍。夜三四

治小兒丹腫方

棗根　升麻　白歛　黃蘗
黃連　大黃　梔子　甘草生用各一兩
生地黃汁一升

右九味。切。以水一斗四升煮取七升。去滓。內地黃汁。煎三沸。以故帛
兩重內湯中。以搨丹上。小煖即易之。常令溫

澤蘭湯主丹疹入腹殺兒

澤蘭　芎藭　附子炮去皮　莽草
藁本　細辛　[illegible]茵芋各半兩

[illegible]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四服。服此湯然後作餘湯洗之

[illegible]方

[illegible]

右二味[illegible]剉。各得五升。以水二斗煮取三五沸。去滓。細研下黃土塗之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油丹赤腫

右用荻蘇三大兩。以釅醋擣末。以傅之佳

又方　取蕎麥麪。以醋和塗之。差

救急療小兒赤丹。一名丹瘤方

右取小豆擣末。以雞子白和塗之。以差爲度。先以鍼決丹上。然後傅之

古今錄驗療月內兒發丹方

升麻二分。生用一分　黃芩一分。生用一分
犀角八分。生用一分　甘草一分。炙。生用半分
柴胡二分。生用一分　大黃剉炙二分。生用一分
蘭葉切二合。生用一分　梔子仁八分。生用一分
石膏三分。生用一分五

右九味。切。以水一升二合煮取八合。下竹瀝四合。更煎取一半。去滓。
分二服。甚妙

又方　擣藍汁塗之

廣濟療小兒丹毒方

青藍汁五合 竹瀝七合

右二味相和分為二三服大小量之一合至三合

簡要濟衆治小兒丹毒從臍中起方

伏龍肝 是年深竈下黃土研為末

右以屋漏水和如糊傅患處乾即再傅以差為度新汲水調亦得

錢乙秘方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萆麻子五箇去皮研入麪一匙水調塗之甚効

陳藏器治小兒丹毒方

右以淬鐵水一合飲之此打鐵器時堅鐵槽中水

治小兒丹毒寒熱腹內熱結方

右以積雪草擣絞汁服之[illegible]及陰處地

治小兒丹毒方 用被花根苗擣絞汁服之[illegible]

子母秘錄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illegible]一斤水一斗煮[illegible]七八度

[illegible]

治[illegible]及小兒丹方 末[illegible]傅上

治小兒丹方 用鯽魚肉細切五合小豆擣屑三合和更杵如泥和水傅上

食療治小兒丹方 以鯉魚血塗之即差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黃水出方

右焦炒豉令煙絶為細末油調傅之[illegible]

太平聖惠方藍青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大赤腫身體壯熱如火已服諸藥未損宜服

藍青半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一兩 犀角屑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黃芩一兩 梔子仁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蜜生葛等汁共一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藍葉散治小兒月內發一切丹

藍葉一兩 黃芩 犀角屑 川大黃剉碎微炒

柴胡去苗 梔子仁三分 川升麻一分半 石膏一分半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下竹瀝半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一切丹遍身壯熱煩渴

川升麻一分 黃芩一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葛根三分剉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黃散治小兒一切丹遍身赤痛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川升麻一分 黃芩一分 麻黃一分去根節

秦艽一分去苗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膏治小兒一切丹發無常處熱如火燒

川升麻 川大黃 景天草 蛇銜

梔子仁 寒水石 川芒消 藍葉

生地黃 芭蕉根 羚羊角屑 梧桐皮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竹瀝浸一宿明日漉出却入鐺中用臘月猪脂一斤於慢火上煎一食久承熱以綿濾去滓候冷成膏以瓷合盛旋取摩之兼以膏如棗核大以竹瀝調服之

慎火草散治小兒一切丹毒

慎火草半兩 紫葛半兩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用冷水調塗之乾即再塗以差為度

消石散治小兒一切丹遍身體熱

消石一兩 乳香一分 滑石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太陰玄精石一兩 白礬一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水調塗之

又方

以浮萍草研如泥傅之

又方

以藍澱塗之熱即更塗

又方　取灶畦中土以水調塗之
又方　取粟米以水煮濃汁塗之
又方　取地龍煮以水研如泥塗之
治小兒一切丹及諸毒腫方
　鼠粘草根去土去苗
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走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右搗絞取汁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分減服
　馬齒莧
　右搗絞取汁塗之効
治小兒一切丹方
　芭蕉根
　右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蒴藋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搗頻頻傅之
又方　以景天花爛搗傅之
又方　以川芒消以水調塗之

嬰孺方凡小兒病丹比病發起暴卒急者不治凡人養小之家當先審病源初起端倪尋方觀圖視病形豪隨用别藥余少來之紋差者甚衆故復記之曰台丹毒天下極驗無及水中藥但有患熱毒丹腫百藥不差者
　右以水萍不拘多少切爛搗熟傅于上厚三分許乾則易之主差則止
又治小兒丹方
　升麻　柴胡　石膏　梔子仁各七分
　大黄　生葛各八分　子芩六分　犀角屑
　杏仁　芍藥各四分　甘草八分炙　竹瀝八合
　右切以水三升并瀝煮一升為三服此是一歲兒服量之
又治小兒丹毒搨方
　升麻　犀角屑　白蘞　黄芩
　梔子各兩　藍葉切一升　石膏四合碎　生地黄四兩
　右以五升水竹瀝二升煮二升半去滓沾帛搨之乾即易
又方
　蒸菜切一升　豉五合　芒消五分
　右杵以水和如泥封之

又方　以豬槽下泥傅之立已
又方　黄龍湯服三合并塗之
又方　取生麻油塗之
又治小兒惡毒丹赤及風疹方
　右取甘草杵傅之
又方　以小豆屑五合生麻油和如泥塗之
又方　杵蔓菁根傅之
又方　取婦人月水衣洗傅毒處不洗中央散廣去
又方　以白鵝血傅之乾即易之已上十一方載幼幼新書
錢乙小兒方白玉散
　白土一分　寒水石半兩
　右末之用米醋或新水調塗
聖濟總錄藍青湯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治不差者
　乾藍青二兩　凝水石碎　石膏研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柴胡去苗　犀角屑　黄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赤芍藥　羚羊角屑
　葛根剉各半兩　知母一兩
　右一十三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半盞煎至四分下竹瀝少許再煎至三分去滓空心日晚分温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黄芩湯治小兒丹毒遍身
　黄芩去黑心　麻黄去根節　秦艽去苗土　升麻各一分
　大黄剉炒　防風去叉各半兩
　右六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空心分温二服晚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黄耆湯治小兒丹毒
　黄耆剉　葶藶子炒去角　黄芩去黑心　大黄剉焙
　甘草炙剉各壹分
　右五味麁搗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食前分温二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麻黄散治小兒丹若入腹及下部陰卵百藥不差
　麻黄去根節　升麻各半兩　消石研一兩
　右三味搗羅為散每服半錢匕井華水調下空心日晚各一

甘草散治小兒丹毒方入腹

甘草　胡麻

右二味先取油麻去皮研細絞汁下一合調甘草末半錢匕服日再

治小兒丹數十種大黃搨湯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沈香　木香　木蘭皮

芒消三兩

右一十三味麁擣篩拌勻每用二兩以水六升煎至四升去滓以綿二片蘸之更互溫搨丹上令即易日五七度即差

吳藍湯搨治小兒發丹毒熱痛

吳藍　大黃　槐白皮　商陸

榆皮各一兩

右五味細剉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四升去滓入朴消半兩攪勻以綿二片蘸於湯中更互搨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illegible]治小兒發丹

升麻[illegible]剉三合　小豆二合

右二味都用水七升煎至四升去滓溫洗丹上令即再煖日三五度即差

鯽魚塗方治丹毒偏身緋色

生鯽魚一頭　麻油一兩

右二味擣魚令細入油研勻塗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蠐螬散治丹走行皮中浸廣者名丹火也入腹殺人

乾蠐螬

右一味擣末油調塗之以差爲度

藍青散方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醫不差者

藍青汁　竹瀝各一升　生葛根汁　山梔子仁

寒水石研　石膏研　黃芩

知母　柴胡去苗　犀角屑　羚羊角屑

杏仁去皮尖　赤芍藥

甘草炙

右一十五味除研藥并汁外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先煎去滓取三升次內杏仁葛汁及寒水石末煎成煎每服半合至一合木飲化下日三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月內發丹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犀角屑　大黃剉炒

柴胡去苗　山梔子仁各半兩　藍葉切

石膏三分　甘草炙剉一分

右九味麁擣篩每二錢匕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食後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illegible]雞[illegible]方治丹瘤　擣細豆豉水和傅之

又方　梔子去皮爲末水調塗之

又方　生地黃擣爛取汁塗之

又方

大黃末　芒消

右合研令勻水調塗之

劉氏家傳小兒丹毒方

當歸[illegible]　沙苑[illegible]

右擣[illegible]主效

莊氏家傳治丹毒方

右木[illegible]老去皮細研醋調以[illegible]

[illegible]治小兒丹瘤方

赤小豆　蛤粉

右等分爲末用園荽汁調塗

吉氏家傳治小兒丹瘡遍赤方

右末浮炭打鐵者細羅蜜調[illegible]

又方發丹過身熱服前聖惠六味升麻散[illegible]

滑石　乳頭香

右以雞子清調塗之

又方治小兒丹毒癮疹方

右天麻末每服半錢或丈夫婦人每服二錢紅酒調下

鄭[illegible]文[illegible]獨效散治小兒諸般丹毒[illegible]

細細研

右以[illegible]研細塗之[illegible]

又方　以芒硝泡湯拭之亦效

畨皮散治小兒遍身火瘡并赤遊

右以畨皮山梔子等分爲末另水調塗即瘥又方菉豆大黄爲末薄荷蜜水調塗又馬齒莧研塗火瘡又藍澱塗之并藍青汁飲之又平飲水少許飲之并抹身上又黄芩水調亦效

姜礬散治小兒火瘡并一切風疹赤遊腫

生薑五兩切片子　白礬二兩半同上搗少許日乾不見火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調鵝毛拂之又方牽牛末薄荷蜜水調下食後大便利差效

夏子益新生十餘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黄　朴消

右各等分爲細末醋調塗之乾如如新書

丹腫　方書只說焮妙訣丹毒候乃熱毒之氣極與血相搏而風乘之故赤腫及遊走遍體者又名赤遊風入腹腎則殺人也宜服防己散

漢防己半兩　朴消一分　犀角一分　黄芩一分

黄耆一分　川升麻一分

右件㕮咀加竹葉煎犬小以意加減

牛黄散退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去蘆　天花粉

葛粉

右件等分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入蜜調下

淋洗方

防風　桑白皮　黄菊花　丹參

莽草

右等分加荊芥煎湯浴患處

又浴方

棗木根四兩　丹參二兩　乾菊花一兩

右件細剉煎湯避風冷處浴之次傅貼

白玉散治赤遊丹腫

白玉一兩　寒水石二兩

右末米醋調傅上患處或痛至外腎有破處只用水調

又方　行在潘御幹傳尤妙於前方只一晝夜消盡又用花蕊石散上豊

生薄荷自然汁鵝毛刷上患處

又方生料四物湯治血熱生瘡遍身腫癢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黄等冷藥故宜服之

生乾地黄　赤芍藥　川芎　當歸去蘆洗

本方加　防風各等分　黄芩減半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忌酒麪猪羊肉豆腐

火灼瘡一名死瘡此候乃血熱肌熱而又傷熱其狀似火先起疱而火驚咸瘡宜服前方牛黄散仍用此傅

黄連　苦參等分

右末加輕粉和傅患處

洗方

棗葉無葉用根　菊花

右二件煎湯用猪膽水入湯和浴次用前藥乾傅之仍服牛黄散無不瘥者

十便良方治小兒諸般丹毒大竹方

右用赤小豆碾羅極細末以新汲井水調鵝毛掃上大妙

消[illegible]散治小兒一切丹遍身體熱

滑石一兩　乳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取地龍糞以水研如泥塗之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右以馬齒莧搗絞取汁塗之效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　以芭蕉根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蘋藻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搗頻頻傅之

治小兒火丹條伏方　杵黄芩末水調傅之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　甘草半兩上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大黄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炒令紫色　川朴消二分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以醬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冷煖得所洗之
張杲醫說治小兒熱毒遊腫
　右破草鞋人亂髮燒灰醋和傅
楊仁齋直指方治熱毒遊腫
　北梗　天花粉　乾葛　川升麻
　川芎　赤芍藥　獨活　柴胡
　甘草等分
　右剉散每一錢薑二片井水煎服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丹毒王效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及龍帶發作先服月[illegible]
毒飲次用傅之
　黄丹一錢重　朴消一錢重　赤小豆兩頭齊者爲末半合
　右研令勻井水調以雞毛刷立效
陳自明外科精義治小兒丹瘤方
　右將木鱉子新者去殼研如泥淡醋調傅之一日三五次便効
寶慶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黄　朴消

　右等分爲末水調敷腫處
又方　土蜂窠爲末入麝香少許塞調塗之水調亦可尤妙
田氏保嬰集月裏生赤遊肌膚赤如丹塗者先用牛黄散托裏續後用藍
　葉散塗外乳母服清涼飲子三大劑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白玉散治小兒丹毒赤腫
　白玉五錢　寒水石一兩
　右爲細末米醋或新水調塗搽赤腫處即消如乾上用水雞翎掃之
拔毒膏治小兒丹毒赤腫及治頰腫痛
　黄檗一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半兩　甘草一錢半
　黄芩半兩
　右爲細末醋調成膏貼赤腫處或新水調塗亦可
阮孫經驗良方治小兒風丹疹毒調赤土硃入酒一二滴服之又以汁搽疹上
治小兒丹瘤服裏托散消毒飲外用白芨白歛研爲細末搽與病肉上兩
　截之令不得過却用紫浮萍爛研傅瘤上萬不失一
小兒丹瘤骨瘡項頰陰腫等雜方　論曰凡患諸丹瘤腫毒必須先服升
麻飲之類導氣藥以散其毒方可用藥調塗不然恐毒氣入腹則殺

人也
升麻飲治一切丹遍身壯熱煩渴
　升麻　黄芩　大黄各一錢　麥門冬半[illegible]
　葛根各二錢　朴消二錢研
　右爲細末和勻熱水調下半錢
治急驚丹毒玄白扁豆末水調塗若入腹心者宜以慎火草取汁一盞服
　乾即末之水調服
藍青散治一切丹毒赤腫身熱如火已服諸藥不退由風熱毒氣在於腠
理熱毒傳於血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若久不
治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
　藍青　知母　甘草　梔子
　杏仁去皮尖各半兩　黄芩　升麻
　柴胡　寒水石
　右等分爲麤散水煎服
又方　[illegible]

治大人小兒纏蛇丹初發時使用姬[illegible]連皮土蜂[illegible]爛塗即愈
又方　大黄爲末擣爛爲蟲蒐取汁調塗已成丹者亦治
又方　蓼葉燒灰雞子清和敷塗之
又方　桃仁湯浸去皮爛搗塗之清油調白礬末亦妙
治小兒大人丹毒入腹即殺人纔發便用則可
　右水苔生地黄菘菜蓢藿葉浮萍慎火草大黄梔子但得一味研末
　水調傅之皆効取便救之
治丹瘤方
　右大黄朴硝火土蜂窠三味爲末用夏雞子雞定與赤處消乃利破
　令出惡血然後用井水調塗
又方
　白礬乾葛等分爲末用半兩水三椀煎逐日洗
演德翁寶鑑竹堂方治小兒大人熱丹瘡或片可取綠茅草桑枓丹瘡[illegible]
　破即愈
治小兒丹瘤
　綿羊腦子生用　朴消

右二味調勻貼於瘡上。主効

普世茶治幼心書黄芩四物湯理諸瘡丹毒赤瘤燥痒

黄芩一兩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黄　赤芍藥

川芎四味各半兩　何首烏去麁皮　草烏炮去皮

玄參三味各二錢半　甘草六錢　薄荷葉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温服

化丹湯解利丹毒遍身燥痒發熱煩啼

川獨活　射干去皮　麻黄去根節　青木香

甘草　黄芩　石膏末　薄桂去粗皮[illegible]

各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温服

赤葛散治同血熱與風熱相搏，遍身丹毒燥痒，日久不消

赤葛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薑皮酒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温服。不飲酒者，止用水一盞，入酒一大匙同煎。

消毒散解急驚風毒[illegible]紅腫[illegible]外不[illegible]潰爛[illegible]喉腫痛

凡遺有血安[illegible]及遍身瘡疹

牛蒡子六兩微炒至研碎　荊芥穗一兩　甘草一兩

右為麁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温服

危亦林得効方平血飲治風熱積毒聚成，發於頭面手足，熱者如胭脂[illegible]，其熱如火，輕輕着手痛不可忍，加紫草煎，與犀角消毒飲相間服，赤腫入[illegible]痒紫萍痒並治。壯熱煩渴甚，加黄芩、麥門冬去心、朴消各半錢[illegible]

内托散

紅内消　當歸　茹片　甘草節

羌活　黄芩　麝香少許

右為末，每服二錢，茄蒂煎湯調，或生地黄亦可

敗毒散治痒毒初發如白梅樣，遊走遍體，燥悶腹脹焦啼

前胡去蘆　柴胡去蘆　羌活　獨活

桔梗　枳殻　茯苓　人參

川芎　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二片，紫草少許，煎温服

通治平血飲與敗毒散合和，生薑、薄荷、蟬退去足翼、[illegible]風去蘆，細切煎湯

加天花粉少許

又方 角痒遊走不定，掀熱赤腫疼痛，用藥角歸手足上為妙，後取碎

寒水石　石膏　黄連　黄栢各一兩

右為末，水調刷

又方 青黛土末為末，井水調入蜜數角亦可

又方 黄丹不拘多少，磨刀水調刷

又方 痒毒腫痛如火，用大黄、朴消為末，調塗腫處，主効

洗方 用防風、酸車草、赤豆、竈心土，煎水洗

又方洗角後，用小鷄兒壓，非大鷄兒鎮驚方見前

烘針法 取腫用水烘數條，以青苔蓋覆，或濕紙亦可，去血即消，未消再用

痒毒滿身偏黑，入腹入陰難治

衛生寶鑑牛黄散治五種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　天花粉

葛粉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入蜜少許

泰當時大方[illegible]五散治小兒赤腫丹毒[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硝石　大黄　菉豆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用雞子清調傳，淨處如惡物所傷，更有點子加入腦麝硇砂少許同貼

黄丹散

白礬　龍骨　黄丹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為細末，先以綿杖子拭耳内，令淨後，用紙撚子蘸藥入耳内

塗法治諸丹，藍靛塗上即消

汁法治丹毒蛇腰即殺人，為蓋兒擣細絞汁傳之

土蝕丹　方參木公用方治土蝕丹，發兩手指，作紅絲急斷下行，[illegible]使殺人，惡瘡及蟲子咬並治之

大赤足蜈蚣一條　白礬　膽礬各一分

麝香少許

右為細末，每用一剜耳許，先以針撥破瘡口，安藥在内，以醋麪糊紙花子貼定，日一換，好肉生，膿血惡肉盡去，即貼膏藥

眼丹　方洪氏集驗方治小兒眼卒然赤腫上下，箭至有十數箭者，名眼丹

方延收之心花[illegible]

右令患人仰卧以紅線纏直剪刀刃卻安在患人眼上以三姓老婦人各拈艾炷一枚在剪上灸之仍一人視云不灸病人口灸眼丹如此三遍候煙斷將此剪刀棄之定後或無人行處路上隔宿收之神効

五色丹　論巢元方病源五色丹發而變改無常或青黃白黑赤此由風毒之熱有盛有衰或冷或熱故發為五色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五色丹

右擣蘋蘿葉傅之

又方　以豬槽下爛泥傅之乾則易集驗治卒赤黑丹

又方　服黃龍湯二合并傅患上

太平聖恵方治小兒五色丹

川大黃　黃芩　川芒消　梔子仁

乾藍葉　商陸各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以水調塗之立効

治小兒五色丹遍身宜用洗浴棗根湯

棗樹根四兩　丹參三兩　菊花一兩半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又方

蒴根葉一斤細剉　赤小豆五合

右件藥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治小兒丹發惡毒五色無常宜用此方

青栗毬青剉者

右擣碎以水煮洗之

又方　用赤小豆末以雞子白和如泥頻塗

治小兒五色丹遍身熱如火燒遠後即損人宜用此方

蔓菁子一兩細研

右以酒一小盞研取汁塗之

孔氏家傳治小兒五色丹方

右用小柴胡湯如法煎飲清汁滓傅丹上良效我如如折書

伊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伊火丹候丹發於髂骨青黑色謂之伊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伊火丹從兩脅下起青黑色羊脂塗方

羊脂二兩

煅鐵下槽中鐵屎擣研為末半兩

豬糞燒灰一兩

右三味研勻如糊塗之以瘥為度

顯頂經伊火丹從兩脇起

右用豬糞燒灰并鐵槽中泥拌調塗之日三我如如折書

熛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熛火丹候丹發於髀背穀道者謂之熛火丹也

方嬰孺方治熛火丹發從背起或走兩足赤如火

景天草十兩　真珠一分

右和杵為泥封丹上

又方治丹入腹及下至卵者不治

麻黃炒　升麻各二分　硝石四分

右為末以井華水服方寸匕日三一方用大黃半分已上一方我如如折書

茱萸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丹發初從背起遍身如細纈謂之茱萸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茱萸丹初從背起遍身如纈一宿成瘡者雞子塗

雞子白　赤小豆大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瘥為度一方云治水丹

赤丹　論巢元方病源赤丹候此謂丹之純赤色者則是熱毒搏血氣所為也太平聖恵方夫小兒赤丹者由風毒之重故使赤也初發疹起大如連錢小者如麻豆肉上尘粟色如雞冠故謂之赤丹亦名茱萸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赤丹

右用蔓菁菜汁服三合滓傅上良千金翼方用蔓菁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唾和胡粉從外向內傅之

又方　煅鐵屎以豬脂傅之

又方　屋塵和臘月豬脂傅之

兵部手集治孩子赤丹不止

右以上等黃米粉雞子白和傅之黃米粉黃粱米粉也

又方　以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又方　以胡荽汁傅之瘥譚氏方同

又方　研粟米傅之已上四方我如如折書

太平聖恵方升麻膏治小兒赤丹毒腫

川升麻　白斂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黃芩　枳殼　連翹　蛇銜各一兩半

梔子仁二兩　蒴藋二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一斤半入於鐺中以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以篦合盛旋取塗之

治小兒面身卒得赤丹或痒或腫起不速療之即殺人宜用此方

羖羊角屑八兩

右以水五升煎至一升絹濾去滓入鉢了猪脂五兩和令勻摩之

又方　以葛勒蔓輕磨破以醋研訶梨勒塗之妙

嬰孺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以蓼子鹽湯洗了按蓼塗之

又方　車前子爲末粉之

又方　蠶沙以水二升煮汁洗之　已上三方載幼幼新書

張渙經驗方妙選升麻膏治赤丹初發肉色如木色如雞冠又名茱萸丹

川升麻　白斂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illegible]梔子仁各半兩

[illegible]細剉以猪脂半斤入鐺中用慢火煎諸藥令赤色去滓放冷[illegible]取少許塗患處

聖濟[illegible]治小兒[illegible]色純赤爲熱毒搏於氣血馬齒莧汁方

馬齒莧

右一味爛搗絞取汁三合空心溫服一合午晚再服即差

莊氏家傳水輪散治小兒丹瀆如火焰紅赤　載幼幼新書

右赤脚蜈蚣尾上慢火焙乾爲末入石硫末少許研及水調雞子翦塗即止

東當時大方寒傳散治小兒身上發赤色丹

右搗羨爲細末蜜調傳之隨手消

白丹　論巢氏病源白丹候丹發初是熱毒挾風熱搏於血積蓄於赤也熱輕而挾風多者則其色微白也太平聖惠方論曰夫小兒白丹者由挾風冷之氣故使色白也初發痛痒微虛腫如吹胗起不痛不赤而白色一如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白丹

右燒猪屎灰雞子白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白丹

酸母草　五葉草各五兩

右件藥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搗川大黃末以馬齒莧搗絞取汁塗之

又方　香豉一合炒令焦　伏龍肝二兩

右件藥搗爲末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以蘭香葉搗爛塗之

又方　以蓼葉搗爛塗之

又方　以梁上塵以醋和塗之

又方　取鹿角燒灰細研以猪脂和塗之

又方　取猪糞燒灰細研以雞子白調塗之

嬰孺方五香湯治小兒風熱毒腫色白或乃惡核瘰癧附骨癰疽節解下丹白色遊走遍身白癮疹　方載幼幼新書

木香　薰陸香　海藻各一分　麝香半兩

沉香　枳實炒　升麻　射干各二分

大黃八分　竹瀝五合

右以水四升煮下瀝煮一升二合溫服之

[illegible]太平聖惠方夫小兒黑丹[illegible]於肌膚故令色黑也初[illegible]微黑色也

[illegible]太平聖惠方[illegible]治小兒黑丹

川升麻一兩　漏蘆一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蒴藋半兩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微溫以軟帛挾藥搨病上以消爲度

又方　風化石灰二兩　屋四角茅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日三五度効

又方　莨菪子　蛇銜草　護火草各一兩

右件藥搗令爛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以青羊脂熱摩日三五度用之

又方　以猪槽下泥塗之

又方　以豉猪杓子炙令熱熨之

張渙經驗方妙選祛毒散治丹黑色痒痛腫起

川升麻二兩　漏蘆二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一兩

梔子仁一兩

右件搗爲麁末每用兩匙頭以水三盞煎至兩盞去滓微熱以軟帛

捉熱搨瘡上以消爲度

天雷丹　方顱顖經天雷丹從頭項起

右用陰乾息赤末梓腊塗又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戴如切析書）

天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火丹候丹發竟身體斑赤如火之燒故謂之

天火丹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丹發肉中有赤如丹赤色大者如手劇者

徧身赤癢故號天火丹之

方顱顖經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右用榉皮白术和生油調塗之亦用赤石腊羊脂調塗之（戴如切析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火丹肉中有赤如丹色大者如手甚者遍身

或痛或癢或腫

右用赤小豆二升末之雞子白和如薄泥傅之乾則易之一切丹並用此

方[illegible]差

又方　[illegible]之

[illegible]兒[illegible]已[illegible]此方

又方　虎脛二兩　黄丹二兩

右件藥研爲青塗之即差

又方　赤根白皮二兩　丹參一兩　甘菊花一兩半　莽草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三升煎至二升去滓看冷暖避風

浴兒

又方　以鬼臼擣絞取汁赤處塗之

又方　擣荏子汁塗之

又方　取小兒埋胞衣瓶子中水一二合時時與兒服及塗身上有效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天火丹從背起赤點用桑白皮末羊脂調塗

殃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殃火丹候發兩脅及腋下髀上謂之殃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殃火丹毒著兩脅及腋下者

伏龍肝爲末油和傅之乾則易若入腹及陰以慎火草取汁服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殃火丹生於脅腋下

川朴消

右細研爲散每服以竹瀝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浮萍草擣絞取汁時時與兒服之

張渙醫方妙選板蠶散治丹發生於兩脇及腋下及名殃火丹

川朴消一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用半錢好醋調塗患處次用

山梔子膏

梔子仁四兩

右件用生鯽魚半斤同藥擣如泥每用少許看丹發處以醋化塗患處

神氣丹　方顱顖經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右用桔牛骨燒灰羊脂調塗之（戴如切析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神氣丹從項起犬骨灰塗方

犬枯骨

右一味爲末以青羊脂調如糊塗之日三五次

神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神火丹候丹從兩髀不過一日使赤黑謂之神

火丹也

方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神火丹

景天花

右擣絞取汁先微揩丹上後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　以鯽魚半斤擣如泥塗丹上唯數塗爲良

又方　以梔子仁擣末用醋和塗之

神竈丹　本聖濟總錄治小兒神竈丹起兩頰條不出一日變爲赤黑色

慎火草汁塗方

慎火草

右一味絞汁先以刀子微鎌丹上令血出塗藥以差爲度

顱顖經神竈丹從肚起

右用土蜂窠杏仁膩粉生油調塗立差（戴如切析書）

鬼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鬼火丹候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謂之鬼火丹也

方顱顖經鬼火丹從面上起

右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之立差（戴如切析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鬼火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及從面上起戎鹽塗傅方

戎鹽一分　附子一枚

右二味燒過研細用雄雞血調塗丹上日五徧以差爲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鬼火丹

景天草五兩　蛇銜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以雞血調塗之
嬰孺方鬼火丹初發兩臂起赤如小豆及大豆治之方
右用苦桃皮煮汁浴之
又方　用虎脂遍病塗之幼幼新書
經濟驗方妙選戎鹽散治發兩臂赤起如李子乃名鬼火丹
戎鹽一兩　附子一枚　雄黃半兩細研水飛
右件同研細每用少許以雄雞血調塗患處
野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野火丹候丹發赤斑斑如梅子遍背腹謂之野
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野火丹病遍身皆赤者
右用油塗之嬰孺方亦麻油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火丹發遍身斑如梅子狀雄黃塗方
雄黃研　戎鹽研各一兩
右二味以雞子白調塗丹上日三五次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野火丹
雄黃半兩　戎鹽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敷數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竈中黃土一兩　青竹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　白僵蠶二七枚　慎火草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塗之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野山丹從兩腳赤腫用乳香末羊脂調塗
骨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火丹候丹發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謂之骨火
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骨火丹其瘡見骨
右擣大小蒜厚封之看足踝者是
嬰孺方治小兒骨火丹刺腫上入三分
右以大黃末羊膽汁和塗之幼幼新書
家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家火丹候丹初發者兩腋下兩髀上名之曰家
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家火丹發如大指日長一寸偏者兩脅偕兩頰上髀
木灰塗方

梓木白皮　麥蘗各一分
右二味燒灰研末以雞子白調如糊塗之以差為度
嬰孺方治小兒家火丹攻喉入腹大便不利
消石　凝水石各二兩
右研入銅器中熬令乾取研服方寸匕未差加之
又方　烏頭一分　赤石脂五分
右為末雞子白塗丹上日進三服神良已上二方載幼幼新書
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火丹候火丹之狀往往如傷赤著身內日漸大者
謂之火丹也丹火候丹火之狀發赤如火之燒須臾熛漿起是也嬰孺云
火丹者往往如傷赤者身體不從傷火而得名赤如日出時以從其處
又名日丹宜同用千金漏蘆湯治小兒熱毒癰疽赤白末丹瘡癤五香
方見癤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火丹赤如朱走皮中
右以醋和豉研傅之
又方　以鯉魚血傅之良
又方　擣蓼子傅之良

又方　以豬屎水和絞取汁服少許良
仙人水鑑治火丹瘡方
蕎麵　黃連各少許
右同研令細塗之即差切不得入油及鹽載幼幼新書
又方　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燒腰即損人
右杵馬齒菜傅之日二
聖濟總錄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燒腰須急救之蕓薹塗方
蕓薹葉
右一味爛擣和汁塗傅之以差為度
又治火丹鍼挑方
右於兒男左女右大拇指面螺文上鍼挑有筋斷之即差
嬰孺方小兒火丹走皮中赤者
右梔子末以醋和傅之
又治小兒火丹方
右取不犯水羊脂向火上炙傅丹上以白粉粉之大良無忌已上五
方載幼幼新書

衣當將大方小豆散治火丹逺腠大人亦可
赤小豆爲細末雞卵清傅之乾即易
螢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螢火丹候丹發如灼在脅下正赤初從胳起而
長上痛是螢火丹也
方顱顖經治螢火丹方
右用慎火草擣汁塗之聖惠以醋調塗截如切析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螢火丹
赤小豆一合　消石半兩　寒水石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
服之
又方　竈中黃土一合　生油二分
右件藥研和如泥時用塗之以差爲度若痛上陰不治即殺人
嬰孺方澤蘭湯治螢火丹走癮疹入腹殺人
澤蘭　芎各五分　附子炮　甘草
藁本　細辛　茵芋各二分
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爲四服此湯外並用粉粉病上。截如切析書

朱田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朱田火丹候身先發背起偏身。一日一夜而
成瘡謂之朱田火丹也
方顱顖經朱田火丹赤豆色偏身上起
右用慎火草擣汁和酒調塗之。截如切析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朱田火丹病一日一夜即成瘡先從背起漸至
偏身如棗大正赤色者
右濃煮棗根汁洗之已成瘡者赤小豆末傅之凡方中用雞子者皆
取先破者用之未破者無力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朱田火丹
右以藍澱塗之
又方　以雞子白塗之
胡吹竈丹　方顱顖經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右用水茄窠下泥和苦酒塗之截切切析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吹丹從臍上起黃腫用檳榔爲末米醋調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胡吹竈丹從陰下起泥醋塗方
右用磨刀水澱下泥和醋調青塗之乾即更塗以差爲度

胡漏竈丹　方顱顖經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右用屋漏水調竈中土塗之截切切析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用屋漏處土羊脂調塗
土竈丹　方顱顖經土竈丹從陰踝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竈橫麻及雞子白調塗之截切切析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地竈丹從陰下起入踝背上麻擣塗方
麻竈磚末　屋四角茅各一兩
右二味和研勻細以新汲水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差爲度
天竈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天竈火丹候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陰頭赤
腫血出謂之天竈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竈火丹病從髀間起小兒未滿百日犯行
路竈君若熱下流令陰頭赤腫血出
右伏龍肝擣末雞子白和傅之日三度
又方　鯽魚肉剉五合　赤小豆末三合
右二味和擣少水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天竈火丹

蘇芋三兩　赤小豆一合　鐵鏽門上灰一兩
青羊脂三兩　葱白二莖切
右件藥相和擣如青摩之燥再摩之
又方　細辛一兩　糯米一合　景天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塗丹上差
又方　伏龍肝　赤小豆末
右件藥等分細研爲末以雞子白調塗
又方　以車前子末水調塗之
又方　以鹽沙一升水煮去滓洗之
又方　以鐵落末用湯和如青塗之
聖濟總錄治小兒天竈火丹發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葱薺苨塗方
葱五莖和背切研　薺苨五兩土香和梗切研
赤小豆末　竈門上灰研各一分
右四味合研勻細以青羊脂三兩調勻塗之以差爲度
嬰孺方治天竈丹初發着腳踝間
細辛二兩　白朮二分　景天五兩

右同杵如泥傅之

又方　桑根切二升以水一升煮一沸去滓浴之日三不差更合

又方　取生浮萍杵爲泥傅之武取汁塗帷多爲良乃上三方武如切切析書

張涣醫方妙選赤豆散治丹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至陰處乃名天竈大丹與太平聖惠方同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五天竈丹從兩臂赤腫黃色用柳木燒灰水調塗

瘑竈火丹　論巢氏分病源瘑竈火丹候發從足趺起正赤者謂之瘑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瘑竈火丹從曲脊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灰雞子白調塗之武如切析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瘑竈火丹初從足趺起正赤色者

右以棗根煮汁沐浴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瘑火丹

寒水石半兩　粢草一兩　消石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赤小豆末一兩半用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用雞子白調如泥塗

又方　五加葉根五兩燒灰

右細研以鍛鐵槽中水和塗之

嬰孺方治瘑竈丹祓起足趺正赤

右桑根煮汁浴五過武如切析書

尿竈火丹　論巢氏方病源尿竈火丹候丹發膝上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謂之尿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尿竈丹從髁起

右用屋四角顱茅草燒灰伏雞子白調塗之武如切析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竈火丹初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皆赤色者

右以水二升桑皮切二升煮取汁浴之良十七方用小兒十上

又方　燒李根爲灰以田中流水傅之良

張涣醫方妙選二根湯治丹發膝上從兩股至臍間走入陰處乃名尿竈火丹

桑根白皮四兩　李子根四兩

右件細剉每用三匙頭以水兩椀煎至一椀去滓看冷熱避風處淋浴

野竈丹　方顱顖經野竈丹從背脊起

右用柔香茸蒴藋赤小豆末塗之武切切析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竈丹從膝起蕎葉塗方

乾蕎葉末　香薷末　赤小豆末各半兩

生蒴藋葉搗一握切

大孕丹　右四味細研蒴藋入諸藥末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差爲度

方長少醫者鄭愈傳治小兒大孕丹諸般腫毒聖塗散

変青花　萬州花各一兩　苧根半兩切焙乾用

右一處搗研以酒和宴同調服少許塗於丹上立消武切切析書

爾朱丹　方嬰孺方治小兒爾朱丹及一切丹粉散

牡蠣煅赤　烏頭炮　麻黃根各二分　真珠二分

石膏一分　麝香半分

右以六味爲末以粟米粉二升合和爲散火中少炒須冷絹袋盛以粉粉遍身大佳夫丹治爾珠有瘡汁以粉粉之無不立愈以麻油塗病上然後以粉粉之大驗武切切析書

私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私竈丹從背上起竈土塗

竈中黃土研

右一味取打鐵磨刀槽中水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以差爲度

煙火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煙火丹從身起豬槽泥塗

豬槽下泥一分　生麻油一兩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治小兒煙火丹從背上起或走兩臂足赤如火真珠塗

真珠細研如粉一兩　慎火草研絞汁量大是也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飛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飛竈丹從項起鐵槽水洗

右取滓鐵槽中水日洗三五度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飛竈丹從頂頭起腫光用葱白研取自然汁塗

吉竈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吉竈丹從頭上紅腫痛

用赤小豆末雞子清調塗

水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水丹從兩脇虛腫
用生鐵為末猪糞調塗
驚丹　論曰世紊治幼心書嬰兒生後百日之內半歲以上忽然眼胎紅暈微起面帶青黯色向夜煩啼或臉如胭脂此伏熱在內亦有臉不紅者始因居胎之時母受重驚驚邪傷胎遞相傳襲降生之後復受熱毒或再有驚有驚則有熱熱氣內蘊形之於外初發之時散在滿面狀如水豆脚微紅而不壯出沒休息無定次到頸項赤如朱砂名為驚丹用四聖散先洗其目次百解散加五和湯同煎與驚熱丹毒半夢湯當歸散三解散黃芩四物湯皆可為治如驚丹發至胃孔間微有痰喘作搐急宜宣熱拔毒免致內流為害不淺五和湯加升麻生薑地黃水量燈心煎服則自消除仍用前數藥調治不生他症或扶萬安飲
赤流　論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身上或一片片赤色如胭脂染及熱漸引此名丹毒俗謂之流若因熱而得者色赤或因風而得者色白皆腫而壯熱也可用一小鈹刀散鎌去惡血毒未入腹者可療之張渙醫方妙選謹按小兒諸丹毒病由風邪熱毒之氣搏於腠理其皮膚色赤如丹毒之狀遍身壯熱煩渴悶亂

方圓經治小兒避瘟丹毒
右以冷水調剪刀草化如糊以雞翎掃上腫便消退其效殊佳
又方　以老鴉眼睛草葉入醋細研治小兒火焰丹消赤腫即天茄子也
載如細新書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心熱身上赤流色如胭脂皮膚壯熱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朴消各半兩
生犀屑　黃芩　梔子仁　木通各一分
玄參半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黃散治小兒赤流熱如火
川大黃生用　鬱金　黃藥　膩粉
猪牙皂莢去皮子炙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護火草汁五合　赤地利末　膩粉各一錢
右件藥相和量兒大小分減服之良久當下血片為效其半使赤[illegible]

赤佳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川大黃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少　川朴消三合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李子油三兩　朱砂一分末
右件藥調如膏塗之
又方　以蕓汁塗之
又方　以蘿摩汁塗疾隨手便瘥
又方　蕎麥麵以醋調塗之不過三兩上瘥
又方　以胡荽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煮冷暖得所洗之
又方　取燒粉家洗瓮水塗之
又方　取紅藍花末以醋調塗之
又方　以蕓薹葉爛擣塗之

又方　砒霜不限多少細研
右於硯中著水入霜以墨濃研用筆點塗之良久以冷水洗復更塗以差為度
又方　蘇蘇根擣末以醋調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糯米水研如糊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粟粉炒令黑以唾調塗之
譚氏殊聖方消腫散詩曰五遊恩發遍身形恐怯令人怕怖驚作腫剝邪主滿體英寬神鬼錯看取甘泉甘石蒼龍骨感擒消磨去痛疼更取鐵槽連底水調和頻掃使身輕
甘泉消石　白龍骨各一兩
右研細淨器內盛若有患赤瘤丹及毒瘡者以鐵槽水調一錢掃塗立瘥載如細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消毒散治諸丹赤流初發甚者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升麻半兩　黃芩半兩
麥門冬一分去心　川朴消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

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棗根浴湯治發赤流變改無常

棗木根四兩　丹參三兩　菊花二兩

右件藥細剉拌勻每用兩匙頭以水二椀煎三五沸看冷熱避風處浴兒極佳

木通散治身體赤流片片赤色如胭脂染毒氣漸引

木通一兩　川升麻半兩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川朴消半兩　梔子仁一分　甘草一分炙令微赤

右件藥擣羅為麄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又方截毒散治赤流熱如火者

川大黃半兩　鬱金半兩　黃芍藥半兩　膩粉半兩

豬牙皂角半兩去皮子用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用少許看赤處以生油調塗患處

田氏保嬰集赤流治法宜服犀角散一法先鍼去惡血服上藥一法用牛膝一兩去苗甘草半兩生剉碎水煎一大盞去滓調伏龍肝塗之效如如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五十六　二支

池

城池

羅泌路史神農氏國土相望鷄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由中下外循運指建瓴而王者以室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之宋會要東京雜錄乾德三年四月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於通皇為池岳州志大城池在州北六十里　修復城池記宣教郎知巴陵縣事勸農公事兼負弓兵軍正主冲奇記從事郎[illegible]

後書岳之為郡背山並湖據四達之衝北援荊州西控鼎澧南鬧湘潭合敵汚郢三國時為重鎮晉庾嘗以兵屯巴丘其城因山為基北撓州治格東南獨西恃江為固三隅之外因谿為壍險若天造舊圖經謂悉經始於晉公之手侯景之亂王僧辯守巴陵以抗之景兵百道攻城力疲而敗乃知前賢所規度保險捍要至今賴之以安國朝襄因湖冠震擾也十指揮於內列九砦於外承平日久十指揮廢其六城壁亦就墮壞而外之隍池又為有力者泄而墾之入薄少於公帑昔之所恃以為險者皆蕩然不存嘉定丁丑十二月三山陳侯被命守岳土俯甚濯垢修飾百廢起視堞垣毛澤驚嘆良久顧僚屬曰昔庸之所經畫王僧辯之所屯守歲久因循荒圮若是乃今邊遽日至則守禦之備詎宜以置廢於是損廚傳節冗游錙銖積逾明年七月始命都監佀景仁監押御祖昌畫督役乘燥土築基百堵皆興新作重門譙樓屹立藩鎮為之增壯又命縣令趙孟稀蔡汗漫之田謂之直而浚有之未幾就空乃鍬去畦吟疏浚溝域增築長堤撐缺垠堞內圍礫泥外擇延袤一帶之水瀦而為淵汪洋衍溢於兩山之間自句湖下北至關口長廣五百餘丈衡廣二十六丈湖如上湖城高水深始盡復于欲之舊侯念復古之難且懼無以為持久之託也則又伐故土池榜之壤上去湫底而就深曠為亭山椒亭成適遇瑞慶節畫致魚龍諸之清波之中是日也郡人聚觀登亭而望風濤決滂雜嚶炭羣相與咨嗟歎息且曰吾父兄子弟自今得固志而奠居微而鱗介亦且涵泳聖澤若物而自適淺之用心可忘也哉已而眾賓咸壽且贊請仲嵩曰侯當內以外攘之時而能興復魯公城池於千餘年之下三置畫又能畢城池以才魚鱉且推廣君上好生之德於無窮三置畫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入費之外而民不知三置畫子為已書今所見尤侯經畫之詳可不

伐石大書以傳示無極者夫仲儁義不當辭謹書其實僕名士成是對爲天下第一知樞密之孫淳熙庚子爲給事中之季子其子君體國圖自有家法云。嘉定十二年十一月記。

濠池

建安志濠池。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言之也建安爲郡南北帶谿東西地勢延袤故濠有東西之分今二濠廣袤五丈周圍約四里許紺碧澄澈易窺測或云下有泉源遇旱不竭唯府治之北豐樂門之東地多頑石外鑿不合以故不能循環流注或云北乃謙山來乃來山之石骨合或云府山之脈重大王廟記中所謂西峯山乃其傍地潤而流宜於茭芡疏瀹往爲居民所佃湮塞淺多頼有諸溝洩其汎溢耳。

園池

東漢書王翦傳始皇欲攻取荊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晉史揮麈張天錫爲涼州刺史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有得也觀數萊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惏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

奏此史夏侯道遷傳道遷譙國人也魏宣武時封濮陽縣侯好遊宴務口實京師珍羞莫不畢至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舊唐書楊恭仁傳恭仁少弟師道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平陽府絳州志園池在州治北引鼓堆渠爲大池中爲洄漣亭竹木花柳旁植洒然清致唐興宗師刺史于是州刻石以記之蘇州府志張氏園池亦無園故地也紹興間侍郎張幾仲得之今山亭猶扁惹雲池塘猶扁清漣存故實也堂側有凌霞閣奉其父循王塑像四時飾以真服又有水竹道院菁處滄浪亭在府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葉少蘊詩話以爲廣陵王錢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子美得之傍水作滄浪亭歐陽永叔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由此亭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嵌空大石人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

下缺一頁

四方之宇諸亭旗勝奇怪畢萃竹田以道之罪多邇于天子今士者猶多切齒理宗昧於知今而極其華寵之賜以園池之富窮其遊觀之樂不至于敗不已也彼似道者亦懵不知其後來之禍而斯地遂爲荒田野草之區也悲哉燕語考異宋太祖初取僭僞諸國召李煜入朝以煜江南嘉山川今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極寬鹽鐵論園池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并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麗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後半頁缺

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直廢臺壘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氷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棧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圃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覽吾堂者知太守仗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鄴郡之中民閭官寺伽藍雲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暎燦然如指掌之上一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邦我屬歲時休暇優遊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慕茲而休且宛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樂遊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為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　一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

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　蘇東坡集作洛陽李氏園池詩記曰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山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際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瞩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有也李侯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為布衣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威加諸國顯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四年李侯以將家子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木山谷之樂士大夫家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熙寧甲寅侯年八十有三而視聽不衰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昭叙官於濟南實從余遊以侯命求余文余不得辭焉唐韓昌黎集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晋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軒劣切又音畢小聲也其曰莊子惠子大知首者吷而已也夫有人之所聚也道丸有於數等人之莫焉猶一吷也諸藝皓晋人名梁之賢者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吝春秋書王湛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悉定非為落今漢也國公者不自聞窮毛柱智思椅穗奠壞汙

臧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聞上有其聞字墨壞下有闕字方云蜀本聞字下有黃壞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否字而臧字下有不臧字謝本窮字作主閭兩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收之自語後俗非韓本明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為刊落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者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槩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嘈日夜不得閒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今捨得業孔類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閒韋應物詩滁州園池宴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疏林羅一作北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樽前感往在茲會離腸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蘇東坡大全集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南北鑿極照綠波濯纓洗耳不須多天空月滿宜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銅陵縣治東陳侯園池東坡題此詩又日斷陵東賀遊幽處史休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閒下吸司石關不合少恐未之三蘇文無又　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似謫仙回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山谷娃亦題云清前煙九州留石暮夜菁

孝淳諸舊碑今從淺如瀍潭無聞知縣林埽墩題曰衙走來於秀如上望跡城外餘墨尚新以此知二先生集中所遺極多杯和靖詩園池　一逕衙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微風幾入扁舟意新霽難忘獨繭期島上鶴毛遺野跡岸傍花影動春枝東嘉層構名今在獨慨憑欄首習漪文潞公集曾孝寬清明後同秦師端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　洛浦林塘春暮時旋同游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語一任花前盡醉歸　余於洛城建春門內循城得池數百畝其池乃唐之樂園因學徐勉作東田引水一夫灌其中歲月漸滋景物已老喬木修竹森然四合蒼蓬滿芰于沼于沚結茅構宇務實去華野意山情頗以自適故作是詩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灣相接勢無窮便成渺渺江湖趣更有蕭蕭蘆葦風西洛故年為勝境東田今日屬衰翁藥園事跡分明存盡見雲卿舊記中唐沈佺期雲卿藥園詩東西乃其舊地小園池上偶作詩　微吟岸幘思悠然近樹方池遠見山恩與洛陽均逸趣莫言此地是偷閒　依詠園池上即事詩　莫聞竹風來不拋竹間已自絕塵埃貪看池上能言鴨小立橋邊稱意花東元憲公集同吳仲郎小園池上送楊端明歸馬上口占詩　偶作河梁餞別為池上賓歸驂不忍駕新月共留今黃庭堅豫章集題銅陵陳公園池詩

春池水暖魚自樂華嶺竹靜鳥知還眞蹟疊石小風景捲簾看畫網宮山
李處權崧菴集陪德孺遊徐氏園池詩 翁魚花竹靜相參溪雪融春青
出藍月下醉歸休秉燭要將清夢過江南 黃裳演山集次禹翁同遊滕
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競韶華銀燭燒殘始上車堂上舊歡何處
覓春風無計問桃花 徘徊池上昔人非不爲勞生竟自違花下百年緣
分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標的強宗兩鬢華不令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
人何在流水聲中看落花 洪都山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春
春人已得鶯猿空有曉來啼 僧文珦詩貴家園池夏夜 楊柳陰垂館宇
翁主回塘薰風散芡蕖積水生夜涼長歌滄浪曲可洗冰炭腸主人不知
愛白頭猶異方 平齋老先生遊雲城葉氏園池有作俾次元韻詩 名
園無俗情漁子往來疑憑弔古城近屏翳秀石出奔衛山獻青蒼雲水之
碧好景吟不窮煙靄又將久劉公是先生集同貢甫詠丁晉公園池詩 一
死復一生一虛復一盈猶悲門易軌況乃谷爲陵曲池久蕪沒高屋尚崢
嶸自古若傳舍毋爲方歎驚 又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 杜祁文忠
公元弟富之三輔衣冠多俊賢藹來風物故依然君家復在城南社時望
從知尺五天韋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相傳雪殘太一虛無裏歷

重城蒼莽邊修竹萬竿迷暗谷清渠百道散鳴泉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
齋聲覺地偏使節歸來同晝錦扁舟浮去似登仙禪諶適野非無興更把
道遙池上篇 劉攽彭城集黃知録園池詩 幼文無遺者靈光獨巋然寒
池清照日古木碧參天細雨來幽鷺涼風亂蟬鯨知魚樂意仍得離網
筌 游李氏園池賦詩二首 從人問畜本繫馬得名園柳帶晴已綠翁
聲暖更喧臨池照清水拂石置芳樽不畏歸侵夜嚴城未掩門 樹一
成鳩花浮更有蹊來游春尚淺重到客意迷已近無人境深憐快馬蹄武
光不負約攜酒昔長携 張方平樂全集李太尉園池詩 提國叔禮大長公
主之二騄騎子侯第長門大主園煙波二宮賜 仁宗初賜主不后編二宮
賜主尤東池畜之時 衰翰四朝恩 四朝所賜御書刊石在第 禪客常探拂
元都行[illegible]此祥[illegible] 名流必解軒 朝之名勝云集君第 春風與秋月好景不
空樽 趙蕃淳熙藁邢氏園池上作 可意於茲名乃能來此風稻畦初吠
蛤草岸已鳴蟲三徑思茅屋歸艎憶釣蒿淵明寧隱者晉望豈漁翁李復
潏水集和人遊千金公主園池詩 溪流古堞帶林高林下行通小水塢
但有春風催歎酒更無仙鳳伴吹簫花間鳥散驚蒸伏溶涤波回轉桂
塵迹尋餘思一吊楚魂飛盡不能招 後園小池二首 鑿地開方斯

前半頁缺

榮靡安寺猶竹相行藏以道豈孰屈獨醒正渴乏中物薄薄茅柴亦
李詩云未暇偶畫貴清吾明朝同試一瓶茶故末句及之 沈氏三弟
次韻辛著作興化園池詩二首 能文騎省辛讓船多病中散自蕭
播鳥啼深竹裏情諸夢遶楊花邊難分桃杏春滿目不斷水月波如現
須移居速相就已有的的新生蓮 東來重見郭雖船目極滄洲但渺
浪信小梳穿竹去不知佳景向誰邊白頭趨將心仍在多病萊蕪羞不
惟有王家風月地時時客看滿池蓮 興化寺故山湯王之墓石湖大全
青城縣何子方使君同年園池詩 襟懷芋壠意中行浩蕩薰風不計凸
兩腳背入歸玉壘江聲隨馬入青城五播今日新知路千佛當年舊縱
水竹光中同一笑弓君荷露灑瀝嗖 劉景文詩同公域曹子方會王都尉
園池 清風三伏有春樓樓下銀河一派流幽事周旋閑可書故人言笑
老相求雨來柳暗蟬知怨春去花稀蝶慣愁且自論懷終此日晚歸不覺
主人留蔡端明集寄題張景山大卿園池詩 人仰公才世史歸便十步
老舊林池門閑清似當官處心刀強於少壯時物理自宜非寄酒兵謀以
王邦因棋豪遣風月如招隱願拂塵禍從所之 甲辰寒食遊公瑾園一
二月石園翁爵青爲葬主邦比將高處曰湯泉二里遇楚惟

佔明庚靜叢菴深一、　過嘯馬唐千巖主公自意何須道芳物於人
有情張偘拙軒集游西湖李氏園池詩　湖水平春色名園接杳微輕
生草影細雨醒香霏意足休嫌野身閑不覺饑閑舟多妓女歌逐行雲飛
宋孔武仲集遊城北李氏園池詩　池塘春色歸渡水已極目見鴈引下
來畫場舞新綠登臨不憚遠枉徑入重複已見數種花亦堪論今作非昨
野興長彩翠動華屋池園天下名西日館當年築百年種氣暑更有箇華穀
當時千種植但想昔高衣主人況仁賢客主切不速塵緣一畫更移以
蘇綠左右列圖書南北置殽羞夕陽整歸騎尚謂夜可卜明日復勝遊長
歌寄金谷鄧紳伯詩遊仲文園池　曲岸呼舟疾幽園躡屐徐軒窗數條
屋雨露四時疏補塹新移竹穿池旋種魚花間留客晚數杯酒何如中興
江湖集姜夔題華亭錢參園池詩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浦涵滄海
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都世業暇日此夷猶　方
惟深過無爲吳氏園池詩　傍水尋幽徑青林畫掩扉楊花入竹靜鳥影
度塘稀石好頻移坐波清任濯衣沙鷗如有意一一近人飛長留天地間
集香日譚家園池詩　禽聲樂清曉風日閒晨景行無從擇杯酒縱任
真綿綿遠郊綠冉冉流水新園池雖非我興適同主人古時誰此居欲問
迹也燬能來且樂飲安得長青春李處權崧庵集陪德孺過徐氏園池二首
十載吾廬信不通偶來仁里一尊同心驚人物如江左眼淨林塘似洛
中著日晶明松下雪弄波蕭瑟竹間風流花醲酒勤料理作記東園有醉
翁韓維公安陽集會故集賢崔侍郎園池詩　崔園高絕五門西塵外風
光是處宜唐室舊池因地得漢宮遺址上樓知青螺萬嶺前爲障碧玉千
竿近作籬我住鄴臺緣草創一來尤覺悵歸遲　門徑縈紆洞府開了無
塵外景幽閑長楊十丈亂風雨流水數丈鳴珮環入戶好峰誰可畫綴人
新竹不容刪池亭面面圍荷滿簾暮飛香迸客還　強祠部集會故集崔寺
知園池詩　蓟鄉園沼壓淵西上相高章絕景宜當日宮牆流水過至今
花地盡圍知孤花春去猶臨岸野蔓晴來欲占籬菊令鳳凰池吏好不須
遊旆此逶遲　李贊草堂集有懷吳中蘇滄浪園池詩　蘇公昔在宋盛時
文采才名動天地暮年築居向滄浪草聖相傳世尤貴積書爲林墨爲池
長歌散髮髮如絲風流百歲不泯滅及此士論無磷緇憶昔嘗爲吳下客
刺船攜酒訪陳迹卻思重遊不可得臨風悽然念疇昔元倪瓚金淵集題
園野池詩　欲和滄浪孺子歌東風吹皺縠紋波幽禽喚子櫻桃熟浮草
一苗糾蚪多天與一宮　元法春餘幾日春前口少負辛有覓瞬之子

茅亭倩芰荷吳文英詞題錢得閒園池　慶宮春　春屋圍花秋池沿寸
舊家錦藉川原蓮尾分津桃邊迷路片紅不到人間亂蓮蒼暗料惜把行
題共刪小晴簾捲獨占西牆一鏡清寒　風光未老吟潘嘶騎任登臨
憑闌鳴悲傳梧碎那離縷擊船香斗春寬晚林青外亂鴉著斜陽幾山粉
銷莫染猶是秦宮綠擾雲鬟粧相背年光流大白海煙沉處倒殘霞一縷
紋綃和淚織張炎詞題周靜景園池　壺中天　萬塵自遠遲松存芳齡
斜川深意鳥石周遭猶記得竹裏吟安一字暗葉禽幽虛闌荷近著海遲
花影行行且止枯瓢枝上閒寄　不恨老卻流光可憐歸未得翻恨煙水
落落嶺頭雲尚在一笑生涯如此樹古梅荒山孤人共蕭浦船閒衣劃然
長嘯海風吹下空翠洪光衙郡陽集遊汪德邵園池在饒州作　謫仙姿
詞　試問春歸何處蜂懶蝶忙來去婉娩倦尋芳滿逕涉園成趣鶯語鶯
語喚起小魚吹絮　乍到園亭處處面面此君忘去把酒挹幽人仰止七
賢高趣異語吳語帶兒滿城風絮　小憩書齋胡處閒取響泉調去是事
不關心自得曲中深趣無語無語回首暮雲飛絮　燕歇華堂深處花艾
不知歸去忍醉作歌詞要引遏雲奇想嬌語嬌語似勸老人休絮　園輞
高李迪金鳴集晚步園池詩　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澤
忘舊讀叢林爭移樹鳥避池學食淨魚無限悠然意長天獨步餘劉崇詩雲
亭蕭氏園池次韻　竹底雛鶯盡日啼水風涼動小池西蘼香眠處殘花
落吹蝶飛來碧草齊二水風鳴湘珮合三山雲壁楚鬟低水盤宴客清陰
裏取次詩成石上題○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絳郡東雍爲
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硗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圍又叢楪
不可全州地或自有與廢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說我平理與益侈心
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絹孤顛蹶倔玄武踞守居
剔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豪渾中癸次木腔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
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覷蠡碾佷島坻海海委委莎靡縵羅薔翠
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孚寢睟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
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雹文雷風黑山震將合
右胡人鬅黃帶累珠丹碧錦襖身刃囊韡檛貂白豹玄斑飫距掌胛意相
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負護蔚靄蓊後頫渠決綠池西直南折
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
士擁列與槐朋友嚱陰洽色比倚渠僮僮委例　及迴西迆蹴對黃原吠

撰者者也元盧疏齋集云山樹守居園池記辭習郡閣曆歲劉子以樊述唐順宗振昌黎矯唯紹述辭衆要艱述著見未偉見獨是矯不甚哉文雄陽子耽商鍾奇珍古儒樊記刻劃跋以柳城姚燧端父涿郡盧子摯宋歐陽公詩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留題字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偶異哉樊子惟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僅幽入有無二一作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自方言爾雅不訓詩幾欲古樣從東齊兩句荒埋古木蔚遺塵我來嗟抵一作止得其餘楷梗一作梓端莊偉丈夫蒼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八虎傳一作謄豈足一作知道詑錄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草陸一作開豐唐虞豈不古異萬世摹旋世妝巧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群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梅聖俞宛陵集寄題絳守園池 老柏寤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廢圬墨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累石鍋辭溢如勒今昔往來人誰識峻晴欲扶無盤形既不可問不可聽嘆泉瀉實晝來傳飛土貯藍光入屏蘸潭泳島甲癸丁葦判交綴垂組縱茨官廨瑰朋任庭風蟲日鳥聲要寧卉苑木果粘枝葉集臺耽熱昏病醒甦

文肆許恆若是徑取一二傳僕伶仍許河東辟太守更然肆酌無閑向范文正公集絳州園池詩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觀池魚戲躍金水藻長布兩畔柏鎖蛟虬醜石開貌虎李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依舊

西園池

閩唐古三山志西園池在福州府之西左高而右卑忠義堂前池恒通潮汐凡府右諸貫之水皆歸焉已上嘉祐二年蔡家塹裏開河有記立于左院之碑亭自清水堰西至萬濟門橋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北岸百五丈七尺泥面三丈六尺底二丈四尺深三尺兼濟至利涉門橋南岸百七十六丈北岸加一丈六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四尺利涉至清遠門橋南岸百四丈一尺北岸加八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三尺清遠門至髮苗橋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六尺髮苗橋至清泰門橋南岸四十八丈五尺五寸北岸四十二丈六尺泥面二丈底一丈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後河口閘元寺前小石橋南岸九十二丈九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泥面二丈底藏六尺深五尺小石橋至經院前橋十八丈八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五尺經院橋至南禪寺斗門南岸百七十六丈二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泥面三丈深四尺髮苗橋至樂輸門橋百六丈五尺五寸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樂輸門至鹿項門墻九十八丈四尺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宜興門橋東岸九十五丈八尺西岸加五寸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宜興門至州衙墻七十八丈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小石橋至定安門六十三丈六尺泥面八尺底六尺深六尺定安門至東康門橋首九丈六尺泥面丈有五尺底減三尺深六尺延平志西園池在沙縣縣宇之西屢產瑞蓮

東池

元一統志東池在漢中府褒陽縣東三里鄭國有詩輿地紀勝東池在潼川永川縣東周圍二里四時不涸舂陵圖經東池在永州府道州宅堂之後方輿勝覽東池在重慶府開元寺白樂天有東池春草詩記慕淵海東池在漢中府沔州長樂縣東最爲佳處柳宗元集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畢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文苑英華符載作長沙東池記 諸侯之封第受脈於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注拱車服之盛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況長沙大郡也江山亘千古道湮控百越有王人焉有大賢焉潭澤四泰學職磨轄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許人以爲褊哉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踐右軍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然也以素望曆盛拜敍倖語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嗟下車之日童老慶恭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邦觀池沼

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業有泉湓焉，陰滀沮洳(渟不肯出方)加以隙田數百畝，磽瘠滲漏，不産嘉穀，荒沙(一作笈沙)蒲稗根藉組織，以重價償僧，而求之，僧滿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阜環築高岸，畫東真帑，淳深注淺，公以美利衍民而營之，民悅隨之。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瓶)平澄無邊，天空鏡明，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遠思)著人襟靈。右有青蓮梵宇，巖巖萬構，采黃寶刹，錯落清畫；左有灌木叢林，陰翳芊眠，不究幽深(一作深涼)。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眾絃。自北徂南，曼迤悠悠，鶴(一作鵠)鷺鳧鷖，差池海流。夕陽晨曦，金波嘆洋，氣象詭譎，恍惚瀛洲。湘西有山，岳色沉沉，或時無風，影墮池心。中間乃皆城闉之局，東追風物之選，擴武疇(?)，廣容之舟，而遊程彩汪，動蕩撓道，迭遠去，與遠趣偕，縈涯遠嶼，不記沿泝。賭言如數，間以壺觴絲桐，緣雲以凄切，羅綺從風而舉。燦(然作綷)繚有美一人，娥眉蟬娟，綺袖自障，清歌揉蓮，聲發波中，窈窕神仙。當是時，憂者忘(?)，禱者頌，勞者逸，倦者寐，錫七情之底滯，蕩百骸之痾恙，豈比武高陽習家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隰，賠(?)播神君子之樂(一作虐)也。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勝陵宇宙，鼓鑄萬物，且並地也。朝焉蹄涔，夕焉蓬壺，茫茫乎(一作乎叉)鴻波瀾在我，識者覩公之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二十三

後半頁缺

光橐環流瀏復深，蝶飛蓬草住魚戲，見人沉。宣城總集孫鍔東池詩。一片滄洲景，寒光湛碧流。有時獎(?)裡躍，畫日炙鶩浮。綠荇千點蓉紅菓萬朵(?)。調琴尊約佳客，乘月泛歸舟。業清臣東池詩。園林日將暮，將懷池上駒。輕煙隱孤嶼，綠水徑虛闊。人閒山鳥靜，風餘岸花落。稚子晚溢歸，扁舟自飄泊。蘇爲東池詩。謝塘疏鑿時，滄洲聊可擬。高有智者情，淡如君子旨。秋光夜初永，漁唱幽且起。白鷺閑不驚，圓荷翠相倚。宛然江上色，親爲覽歷衷。待月泛潺湲，觀魚戲清泚。樓塗仰窗(?)幪，潤影明霞綺。預想及从神，悠悠誠無已。宋韓維南陽集宿西京府署晚遊東池詩。(時安丸獻容)牢落悲春盡，蕭條作晚遊。清光溢平沼，涼思近高樓。碧樹森將合，朱欄渺若浮。公來慰羈寓，筆月許賡酬。張文潛詩東池。東池暮春風景妍，澗淺浮鳴細泉。舊蒲遠堤青似剪，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看(衣)方未已，楊柳飛絮狂飄然。鄰翁有藥正足兩(?)，預計閑時須醉眠。張耒(文潛)東池詩。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摵摵。悠悠岸邊菊，灼灼好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聊自得。業恐白日晞，曉葉霜餘亦無人。野竹蒼積雨平播，側嘒嘒(?)雲邊鴻，歲晚雪霰迫。乘閑輒獨遊，當閑幸無責。詩海繪章武興，東池入蜀之勝，趙南正曾興是郡，往來熟遊詩。東池風物往來親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二十四

興在那能計酒興，塵外留心曾待月，壺中滿眼只知春。小詩前後題青竹，幽夢尋常訪白蘋。鷗鳥亦知今日恨，主人別得兩木鞠。李忠愍公集次韻馬循道遊長安東池詩。詩先逢人細細謄(?)，溪看色定能佳。丈風無迹秀芳草，野鳥不言銜落花。柏柏濃愁渾似酒，悠悠短夢不禁茶。漫羅衙(?)者歸來晚，千古風流繼習家。蘇穎濱詩與州新開古東池詩。山連與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花開鶴自生。波暖跳魚擊鼓(?)人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初春遊李太尉宅東池詩。蓬島靈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葉，樓影動雲霞。清淺遊魚過，參差垂柳斜。移舟更尋勝，遠見小桃花。胡銓詩東池即事。小圃(聊日)濃鷗鳥共忘機，芊長畦丁晝眷餘。菜甲稀幽花禁霧雨，華簪誘風漪。步屧橫塘路，游魚覺昨非。泛舟東池坐客賦詩次其韻。逐客生涯一釣蓬，野塘幽絕小樓東。柳邊新過清塵雨，水面徐來送月風。遠興似窮千里遠，勝遊還倚五人同。子虔已結煙波社，白酒何妨日日中。侯用前韻。放逐歸來戶已蓬，夢魂時到浙江東。心如止水偏閒處，身似庄耆逐風雲路自通。飛鳥倦，山盟誰與白鷗同。管城本之封侯骨，八道中書卻不中。翁靈舒詩題東池。一池寒水綠粼粼，池上初梅白未勻。誰念酒旗